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八一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2003/10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八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0.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 經部第一八一冊目次

## 經部·四書類

四書講義尊聞錄二十卷(二)

〔清〕戴鉉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六年至七年懷新堂刻本

..... 一

四書窮鈔六補定本十六卷

〔清〕王國瑚撰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順治八年刻本

..... 二八九

四書講義尊聞錄二十卷

(二)

〔清〕戴鉉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六年至七

年懷新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四書講義

尊聞錄二十卷》提要

四書講義尊聞錄卷之十五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章

總旨 翼註此章以齊王由反手也斷上是斥伯功以崇王道。下是明易王以時勢也。○說叢德是根本時勢是其所乘孟子之能使齊王者是德其反手處是時勢有德然後可以論時勢不可以時勢德三平看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

吾相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丑蓋設詞以問

四書尊聞錄

孟子公孫丑

懷新堂

也

本義 公孫丑問曰吾夫子固有志用世矣設使今日得當要路而乘齊國之政如當日管仲晏子之功業可復自期許乎  
附錄 西山真氏曰齊宣既慕桓文丑復慕管晏蓋霸者功利之說深入人心已久故不惟時君慕之而學者亦慕之也○  
蒙引 許猶期也謂自許也自期也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

本義 孟子曰齊人之所知者管仲晏子今子亦以管晏為言子真齊人也但知有管仲晏子而已豈知聖賢之學術事功有高出於管晏之上者乎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



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粦然不悅曰爾何曾比子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子於是

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楚不安貌先子曾子也粦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術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其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

#### 四書章句

孟子公孫丑

二

懷新堂

也昔者或問乎曾西曰聖門有子路者吾子自度與子路孰也曾西粦然不安曰子路之才之學乃吾先子之所敬畏者也豈予之所敢比者乎或又問曰吾子既不敢比子路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粦然不悅曰爾何乃比子於管仲且以管仲之事言之凡人功烈不至於大就者或以得君不專或以行政不久耳夫管仲桓公之君桓公委心信任其得君如彼之專也獨操國柄四十餘年其行政如彼之久也宜其功烈之遠且大矣今考其功業不過假仁義以成霸功而已其功烈則如彼卑陋而無足觀也管仲之為人如此爾何乃比我於是乎

附說南就賢都論人品不論事功管仲得君三句把專與久兩路相形見得無解於功烈之卑耳重功烈卑句專指

霸業說○翼註畏只是不敢忽他非謂曾子不及子路也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

曰孟子言也願望也

附說孟子曰以曾西此言觀之則管仲之功烈曾西之所不為也曾西與我同道曾西不為而子何乃為我願望之乎附說翼註不可說曾西不為况我又賢於曾西者只說我與曾西同一淵源意○新安陳氏曰且並論管仲孟子只及管仲而不及晏嬰之事功又在管之下不必言也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顯顯名也

附說丑猶未之達也曰管仲相桓九合一匡以其君霸晏子相景布德綏刑以其君顯功亦盛矣猶不足為與

#### 四書章句

孟子公孫丑

三

懷新堂

附說翼引當晏子時五霸俱沒中夏諸侯惟齊最強大景公在位且五十八年諸侯莫敢侵侮之者其任晏子或用其省耕省斂之言而興發或用其履賤踴貴之言而寬刑或增其室或更其宅此皆賢君所為如夾谷之會能歸侵疆亦庶幾知強仁義者在當時宜其視他諸侯為獨顯也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反手言易也

附說孟子曰若我當路於齊而得君行道則輔佐齊君以成王業其易猶反手也豈特霸顯之功而已哉附說翼引此是孟子自負也以言能輔佐之也以字正承上文以其君霸顯二以字說來○存疑以齊王猶反手言霸顯之不足為也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

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文王三分天下才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

公孫丑曰夫子以管晏爲不足爲弟子既已惑矣乃復謂王翁反手之易則弟子之惑益甚其管晏姑無論且以文王之德可謂極盛矣又享壽百年而後崩則其德之施亦不爲不久然三分有其德猶未備洽於天下而待武王伐暴救民周公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則王業成就固若此之難矣今乃言齊王如反手之易則雖聖如文王猶不足法與  
附說統德兼政說○蒙引文王之德蓋指治岐之政九一世祿不征不斂之類下文德行速亦指仁政也且與未洽

#### 四書尊聞錄

孟子公孫丑

四

懷新堂

及大行字意相符不只就文王一身說○百年而後崩不可謂在位百年在位無百年只言其壽之長以見其在位之久也○四書脈大行就文德洽天下說不重武周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

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閒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

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七世故家舊臣之家也

本義孟子曰文王之德何可當也但其所以不及殷王者非其德有不足所值之時勢然也商自成湯開創以至武丁中興中閒太甲太戊祖乙盤庚聖賢之君凡六七作其累世德澤深洽於民心天下歸殷久矣久則人心固結難以處變故當武丁之時一加振作遂能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相去七世尚未久也其在下則舊臣之故家與舊民之遺俗其在土則前哲之流風與保民之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同姓之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異姓之膠鬲皆賢人也相與同心戮力以輔相之故紂雖無道而不速亡必待日久而後失之也見當紂之際天下尚然一統民地莫非商之有也一民莫非商之臣也然而文王僅守侯邦由方百里之地而起是以微王亦難也豈可謂文王不足法哉  
附解蒙引賢聖之君六七作則其教化之陶習民心者厚惠澤之周結民心者深故紂之日天下歸殷云云○說統故家以勸善言遺俗以治言言澤之在下者流風以脩齊教化言善政以紀綱法度言澤之在上者○蒙引是以難也此句只

#### 四書尊聞錄

孟子公孫丑

五

懷新堂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

鎡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

本義知文王所以難則知今日所以易矣子齊人也抑問齊人有言曰作事者以智慧然難有智慧不如乘事勢之便乃可以有爲而建功不則智慧無所施種田者以鎡基然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之至乃可以力作而有獲不則鎡基無所用觀齊人之言可知王天下者必有資於時勢矣若今日之時勢真有至易而無難者吾故曰猶反手也

**附錄** 家引雖有智慧二句以作事言雖有德基二句以種田言今時則易然也此時字又該時勢說統夫德者王天下之本也作事之以智慧力田之以德基豈非本哉而齊人乃有待時乘勢之說何哉蓋為有智慧有德基者言也若無智慧無德基雖有時勢何益故後面又把德之流行說出來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於四境言民居稠密也

**四書尊聞錄** 孟子公孫丑 六 懷新堂

**本義** 何以見其勢之易昔夏后殷周之盛王畿之地未有過於千里者也今齊地亦方千里有其地矣且民居稠密雞鳴狗吠之聲自國都而達乎四境處處相聞則齊有其民矣有其地則地已辟而不待再辟矣有其民則民已聚而不待再聚矣地廣民衆澤可遠施以視尺土一民皆商之有而文猶方百里起者不待次由是行仁政而王天下莫能禦止之也

**附錄** 雙峯饒氏曰勢是指事力而言有地則有財有民則有兵地廣則財富民衆則兵強所以舉事易文王百里地狹民少所以難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

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為飲食言飢渴之

甚不待甘美也

**本義** 不但此也且周自文武至今七百餘年無有聖君撫世是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濶於此時者也王者不作故諸侯分爭而干戈賦斂無時休息民之憔悴於暴虐之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又不比商之賢聖繼作善政猶有存者於此仁政一行不待深思厚澤而民即感德歸心譬如饑者易為之食渴者易為之飲致王又何難哉蓋時之易也又如此

景光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置驛也郵駟也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

**附錄** 時勢固易行仁而況仁政之行本自速者昔孔子又有言曰人君之德出身加民其流行之機更速於置郵而傳命

**四書尊聞錄** 孟子公孫丑 七 懷新堂

蓋其誠於此而動於彼不待疾之而自速不待行之而自至也德行之本速如此況又有時勢之可乘乎

**附錄** 雙峯饒氏曰德之流行即是應前而文王之德底德字蓋德是本全靠時勢不得有智慧而後可以乘勢有德基而後可以待時若無德雖有時勢何以行之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

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

易而德行速也

**本義** 是以當今之時亂極思治時則易矣齊國萬乘地廣民稠勢又易矣於此而行仁政以慰民心則民心悅悅如解倒懸一般又不但如饑食渴飲而已故所行之事只半於古人而長駕遠馭其成功必較古人而加倍之惟此日之時勢易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北宮姓黝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懼也言無可畏懼之諸侯也黝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本義** 嘗聞北宮黝之養勇也其膚不至被刺而撓屈其目不至被刺而轉睛逃避不但為人所刺推其心雖一毫小挫辱於人即若撻之於市朝之大辱而在所必報即其不肯受辱之心非惟不受挫於褐寬博之賤必欲有以報之亦不受

四書章句

孟子公孫丑

十

懷新堂

性於萬乘之君之貴必欲有以報之以故視刺萬乘之君之貴一若刺褐夫之賤視天下又安有可嚴憚之諸侯乎非惟不受挫而必欲刺之也雖人以惡聲加之已必以惡聲報之况挫辱之不止於惡聲者乎此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附錄** 說約不膚撓目逃便見必勝意不當如存疑謂自思以一毫下方皆見其必勝且存疑又云不膚撓目逃是不怕痛不怕死之意則依舊是無懼非必勝矣俱不可從○陳陽詩氏曰一毫挫於人謂所辱者至小也不受者必報之也不惟必報於賤者雖貴者亦必報之惡聲至必反之謂不惟辱來必報雖言小不善亦必報也○雙峯饒氏曰惡聲必反不專謂諸侯於褐寬博萬乘皆然○講意視刺萬乘若刺褐夫亦非此時就刺了只是意在必勝視之若無難耳須看一視字此正助視諸侯處故遂接以無嚴諸侯云○翼註此節一步進一步看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

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盡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本義** 又聞孟施舍之所養勇也其自言曰人貴敢戰我之於敵莫說既勝後能不懼就使戰不能勝而以我敢戰之心視之亦如勝一般必勇往直前也若量敵之少而後進兵慮已之能勝而後合戰則設有三軍之多彼必不敢進與會矣是畏三軍之衆者也勝敗兵家之常舍豈能保其必勝哉但能無懼而已矣此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附錄** 朱子曰量敵慮勝是畏三軍者此舍識別人舍自云我則能無懼而已○說統量敵慮勝正與視不勝猶勝相反末二句又是自解其說不勝猶勝意○東陽許氏曰黝舍不動心本又在告子之下公孫丑以直道比孟子故孟子亦以勇士之類言之

四書章句

孟子公孫丑

十一

懷新堂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

黝務敵人舍專守己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黝為得其要也

**本義** 自二子之氣象而擬之孟施舍取必於己其氣象似曾子之反求諸己北宮黝取必於人其氣象似子夏之篤信聖人二子之所以為勇者有不同如此夫二子之勇均出於血氣未知其孰賢然北宮黝之所守在於必勝不如孟施舍之所守在能無懼之為得其要也蓋力可得而竭心不可得而奪在人者有時而難必在己者無往而不自由也

**附錄** 翼註似曾子。似子矣。只在人已二字彷彿相似。非真可同日語也。○雙峯饒氏曰。凡言守約。不是守這約。約要也。言所守者得其要也。守得其約。則守字活。言守定這約。則守字死了。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棺束縮三衡。三憚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

**本義** 夫孟施舍之所上。固優於北宮黝。然要而言之。二子之勇。皆非勇之大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夫子有言曰。天下之物。皆無足恃。惟理最可恃。苟自反而理不直。則所敵天下之物。皆無足恃。惟理最可恃。苟自反而理不直。則所敵

四書章句

孟子公孫丑

十一

懷新室

者雖褐寬博之賤。吾豈得不憚之乎。蓋理曲而氣不伸也。自反而理不直。則所敵者雖千萬人之衆。吾亦往而敵之矣。蓋理直而氣自壯也。理直氣壯。正所謂大勇也。乃吾子之所當好者也。

**附錄** 固勉錄。自反。只指臨時。但本於平日所爲耳。○雙峯饒氏曰。縮不縮。指理言。不憚。指氣言。理者氣之主。○翼註。自反。不縮。不過設言。以起下文耳。重在理直氣壯一邊。○蒙引。吾不憚焉。猶云吾得不怕他。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

**本義** 今以曾子之所謂大勇者觀之。則曾子之所守者。理也。孟施舍雖似曾子。其所守比於北宮黝。固爲得其要。然所

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所守。尤爲得其要也。此以理爲主。而不動心者也。

**附錄** 朱子曰。守約只是所守之約。孟施舍就氣上做工夫。曾子就理上做工夫。○蒙引。不是以氣字對約字。言舍所守雖約。猶是氣耳。其守約。又不如曾子也。○雙峯饒氏曰。政問孟子之不動心。如何原於曾子曰。浩然之氣。便是大勇。以直養便是自反而縮。行有不慊於心。則慊便是自反。而不縮。○東陽許氏曰。章首至守約爲第一節。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師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己意而告之。

四書章句

孟子公孫丑

三

懷新室

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爲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爲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爲至極。而氣卽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



不妄 公孫丑又問曰斃之不動心其道在反身循理此固可以見其道在無懼曾子之不動心其道在反身循理此固可以見不動心之各有其道矣然夫子之四十不動心與告子之先夫子不動心其道可得聞與孟子答之謂夫告子之言有曰已有所言而理不達若反求其理於心則必用心爲之揆度而不安矣故不得於言則當舍置其言而勿求於心物有所感而心不安若更求其助於氣則必用心爲之檢制而心愈不安矣故不得於心則當力制其心而勿求於氣此告子之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今以其言而斷之心爲本而氣爲末既有本末之分則差有緩急之序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則是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若夫言發乎外而爲心之聲心有乎內而爲言之本言之病皆心之失不得於言正當反求於心而乃勿求於心則是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所謂不可者固不可其所謂可者亦歸於不可何則志統乎氣而爲氣之帥志有可否氣皆隨之而轉移也氣充於身而爲志之輔氣有盛衰志亦因之而進退也夫

懷新堂

志爲氣帥則志固爲至極氣爲志輔則氣亦卽次之所以固當敬持其志使之卓然清明而不至於放逸又當無暴其氣使之充然完好而不至於衰頹內外相資本末交養然後爲盡也若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乎哉

**附解** 雲峯胡氏曰或疑兩言字不同告子不得於言已之言也孟子知言天下之言也愚嘗應之曰理一而已告子於已之言且不能反求其理如何能於天下之言而求其理孟子於天下之言能究極其理則於已之言可知也○存疑不得於言者口欲言而不得所以言由心中義理不明也正宜反則不達事之理是也不得於言由心中義理不明也正宜反求其理於心審思明新使義理精明而達之於言可也告子以爲如此則心爲之動矣故寧舍置其言不必及求其理於心不得於心如應一事差失於心有所不安或接一人差失於心有所不安也不得於心由氣之應接失其道也正當更求其助於氣悔過謝愆而補其差失可也告子以爲如此則心爲之動矣故力制其心不必更求其助於氣事也隨他差失人也隨他差失更不悔過謝愆以補其差失也○慶源輔氏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氣固有時能動其心然心之不

懷新堂

矣。故曰氣體之充也。○問志至焉氣次焉。此是說志氣之大。小抑志氣之先後。朱子曰。也不是先後。也不是大小。只是一箇緩急底意思。志固是至。然氣亦次。那志所爭亦不多。○持其志無暴其氣。是兩邊做工夫。○翼註持其志。操靜存動察工夫。暴字暗與善養字反置。而不養固暴也。養而不善亦暴也。○蒙引夫志氣之帥也。至無暴其氣。全是破他不得於勿求於氣之說。其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一句已斷以爲不可了。故不復論。○朱子曰。此一節只言告子所以先我不動心者。皆是以義爲外。故就告子所言以辯其是非耳。○蒙引五問是兩平。孟子只述告子之不動心者而論斷之。亦就見得已之所以不動心者也。○新安陳氏曰。下文知言養氣其相已安於此。告子不得於言。即不求其心是。不知言也不得其心。即不求其助於氣是不養氣也。孟子告子其不動心之名雖同。而其所以不動心之本則相反。而今不同者在此。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豈

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  
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顛蹶也趨走也孟子言志  
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爲之  
動如人顛蹶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  
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

一  
**朱** 丑猶未達志至氣次之說又問曰夫子既曰志至焉氣  
次焉則志重氣輕專持其志可矣又曰持其志而兼以無暴  
其氣者何也孟子曰志與氣本是相關而志之所向專一固  
足以動夫氣氣之所在專一亦足以動夫志此可見志至而  
氣次也今夫人之步履至於蹶顛奔走至於急遽此蹶者趨  
者是氣失其平所致也而反能震動其心豈非氣動志之

四書章句

孟子公孫丑

夫

懷新堂

一驗乎此所以既持其  
志又必無暴其氣也  
**簡** 朱子曰志動氣是源頭濁者故下流亦濁也氣動志者  
却是下流而濁者反源頭清者故上流亦清也氣動志者  
主不好者蓋以激者趨者之反動其心爲說是不然也氣  
之所在不善則心爲之靜此固見氣之不可暴氣之所  
在者善則心便爲之靜此亦可見氣之不可暴也志至而  
氣亦然○氣動志不止於蹶顛凡視聽言動無不事到勝處  
皆能動志○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此氣之不出於志者○  
朱子曰持志所以直其內無暴所以防於外兩者各致其功  
而無所偏廢則志正而氣自完氣完而志益正其於存養之  
功且將無一息之存矣○蒙引問持志與無暴其氣孰重  
曰論理持其志爲重論孟子上節之意則無暴其氣爲重蓋  
以破告子勿求於氣之說也此節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  
亦重在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  
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性於  
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  
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  
養故餒惟孟子爲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  
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  
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

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  
**朱** 公孫丑又問曰告子之不動心出於強制如此則見夫  
子之不動心異於告子矣敢問夫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

四書章句

孟子公孫丑

七

懷新堂

子者果何所長而能然乎孟子曰告子謂不得於言勿求於  
心是不能知言也我能窮究天下之言而於是非得失之指  
歸能悉知其一定之理告子謂不得於心勿求於言是不能  
養氣也我能善養我身之氣而於盛大之體流行之用能復  
全其本然之初知言則遇事有真見而心無所疑養氣則臨  
事有濟當而心無所懼吾所以異於告子而能不動心者如  
此

**簡** 說約兩我字緊與告子對針○蒙引註是非以義理言  
得失以利害言○慶源輔氏曰盛大言其體流行言其用才  
法小則便非氣之本體才學寡則便非氣之本用○集註疑  
置二字應第一節註文疑惑懼四字○雙峯饒氏曰孟子  
之言善養氣是以成德言非是說做工夫處○說約此節以不動心爲  
綱以知言養氣爲目  
若顧子而失却印非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  
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  
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

**本義** 丑曰敢問浩然之氣其狀如何孟子曰此固難言以言語形容也

**附錄** 達說此節問答俱就孟子身上說止不問善養而問浩  
然之氣是問浩然之體段光景淺說欲微言其妙則恐其  
入於晦欲顯言其似則又恐其涉於粗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  
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

**四書章句**

孟子公孫丑

大

懷新堂

作為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程子曰天人一

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

為私意所蔽則歇然而假知其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

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

**本義** 聊試言之其為浩然之氣也是極盛大底初無限量又

是極剛勁的不可屈撓此乃人百生之初所得於天地之正

其體段本如此人但自反常縮順其自然以直養之而無一

毫作偽之害則其剛大者上而天下而地中而人物皆其運

道所及而充塞乎天地之間矣夫豈尋常可疑者哉

**附錄** 雙峯饒氏曰人得天地之氣以生天地之氣如此剛大

人之氣亦合如此剛大其所以不能如此者不善養之故也

○存疑至大是極盛大他那力量隨其度事都做得難旋乾

轉坤事也做得故曰初無限量至剛是極剛勁他要這等做

隨甚麼人都止他不得故曰子不居撓○蒙引至大至剛即  
是浩然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即是復於浩然者  
矣○蒙引直養無害只一意非直養了又要無害○存疑既  
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又必曰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  
之間者明必得所養然後復其浩然也雖曰必得所養然此  
處方欲明其為浩然處初未重在所養故至下文是集義所  
生二條方言所養之事○蒙引此處不可說教下文配義與  
道方是說效則塞于天地之間只是至大至剛道理○蒙引  
其體段本如是也體段猶云  
形像模樣耳非體用之體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後也

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後  
饑乏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

為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障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為

**四書章句**

孟子公孫丑

充

懷新堂

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

不足以有為矣

**本義** 人能養成此氣則其為氣也足以配義與道蓋道義雖

具於人心而不能自行惟有此氣則見道義所當為者便奮

然為之無所疑懼氣因道義而發憤道義得氣而贊成實兩

相配矣若無是浩然之氣則體有不充索然自便將道義無

所配而不免於疑懼何足以有為哉

**附錄** 朱子曰兩箇其為氣也前箇是說氣之體段如此後箇

是說道氣可將如此用○道義別而言則道是物我公共自

然之理義即吾心之能斷制者所用以處此理者也○集義

是平時工夫配義與道是卒然臨事氣配道義行將去此兩

項各自有頓放處○新安陳氏曰無是後也是字指浩然之

氣言○說約上言塞天地只說得箇懸空境界至配道義方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倏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之襲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爲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

四書尊聞錄

孟子公孫丑

手

懷新堂

於言勿求於心卽外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

本義蓋氣之養成也理固資氣以行而氣之始養也氣資義以生故所爲浩然之氣必由一事之合義積而至於事之合義則自反常直心無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蓋所行只一事合義則其不合於義者固多反之於心豈能快足心既不慊則氣不充體而索然倏矣如何可掩襲而取之哉夫心之慊與不慊由於義之集與不集可見義本吾心所固有之理而不在外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謂義爲在外也外義則不能集義而浩然之氣何由生哉

附釋新安陳氏曰是集義所生是字正與下句非字相呼喚猶言是如此非如彼耳○宋子曰生字正與取字卦生是裏面生出取是在外面取來○存疑集義者積累以至於無一不於理順心安浩然剛大從此發出如諸其根以達其枝一般○問配義與道是氣助道義而行又曰集義所生是氣又自集義而生宋子曰初下工夫時集義然後生浩然之氣

氣已養成又却助他道義而行○義襲是於一事之義勇而爲之以壯吾氣然無生底道理只是些客氣耳不久則消矣○讀書錄凡事少處處不得其宜此心即不快必皆得宜此心乃快然自足也○梁引候字與上候字皆謂體不充○存疑行有不慊於心則倏正是發明非義襲而取意義襲而取是行尚有不慊於心也故倏○行有不慊於心何亦上兩句而發其意言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何也行有不慊於心則倏矣行有不慊於心則倏故氣必集義而後生非義襲而可取也○困勉錄按此節自則倏矣以上言氣之生必由於義自我故曰以下則言告子既不知義則自不能養氣矣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入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

四書尊聞錄

孟子公孫丑

主

懷新堂

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爲句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顯災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爲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作爲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閔憂也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

有事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為者也然不枉則失養而已損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強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本義**夫氣由集義而生非由義襲而取故養氣者但當以集義為事求其極於心時時自反其端而勿預期其氣之效久之當自充也其或末充則是集義之功未至但當勿忘其事只當一心集義而不可作為以助其氣之長此集義養氣之節度也夫有事勿忘皆集義也所謂直養者此也勿正勿助皆非義襲也所謂無害者此也然人多知忘之為害而不助正助之害視忘其有事者為尤甚也養氣者慎勿若宋人然宋人有問其苗之不長而振之使長者若芒然歸謂其家人曰今日病矣苗之不長而振之使長者若芒然歸謂其家人苗則已槁矣由宋人之事觀之天下之養氣不如宋人之助苗

四書尊聞錄

孟子公孫丑

三

懷新堂

苗長者寡矣彼以集義為無益於氣而舍之而不事者猶不耘苗者也未甚害也至於氣之不充而妄有作為以助之長者正如振苗者也非徒無益於氣而反害於氣矣知助長之害則知非義襲而取之矣知非義襲而取則知當以集義為事矣以集義為事而勿忘勿助我所為善養浩然之氣者以此彼告子之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則亦悍然不顧而已何足以語此哉

**附錄**朱子曰集義是養氣之丹藥必有事是養氣之火法○勿正勿助也勿忘勿助以集義為事也助長待之不至而拔之使長也正者等待期望之意如一邊集義一邊在此等待那氣生等來等去却便去助長氣未至於浩然便作起令張下謂已剛毅無所屈使更發揮去做事便是助長必有事焉勿忘是論集義工夫勿正勿助是論氣之本體上添一件物事不得不要等待不要催促○雙峯饒氏曰有事勿忘是說以直養勿正勿助是說養而無害必有事焉而勿忘是集義工夫正而助長是要養襲而取集義襲兩句乃是一段骨子以集義為無益而忘之者不耘苗者也以義襲為心

預期其效而助長者害苗者也惟其是集義所生者故當必有事焉心勿忘惟其非義襲而取之故當勿正勿助長以直養而無害是養之之正道集義所生是養之之成功有事勿忘是做工夫處○南軒張氏曰學者多知忘之為害不知助之為害尤甚故引程子曰心字亦不重言其心勿忘其所長其行善上說心勿忘也時說重拈心字者非雙峰謂忘有事正欲行善上說心勿忘也時說重拈心字者非雙峰謂忘便是不能持其志者亦非○說心字者有事焉而勿正養氣之始之事心勿忘勿助也養氣之既之事觀其其或末充四字可見大段四下件兩對不必以有事為一頭而正忘助相因也○蒙引人謂當養氣而養氣者只當於義上著工夫不於氣上著工夫正與助長者正是於氣上著工夫其志者又不能於義上著工夫到厥○翼註天下不助苗以下俱就養氣言○蒙引重在助長之害不可以無益而舍之者對看用或詳善養之工夫只完箇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一句

何謂知言曰誠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

四書尊聞錄

孟子公孫丑

三

懷新堂

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誠偏陂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沈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為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

於心至為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於堂下眾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

**本義** 丑又問曰夫子養氣之說既開命矣如何謂之知言孟子曰人之言語皆本於心心明乎理然後其言無病若任其偏曲之見說者一邊遺却一邊是謂說辭者知其心中見理不透為私欲之所障蔽故也說之不已至於高談闊論放蕩而無所歸宿是謂浮辭者知其心之蔽愈入愈深為私欲之所迷陷故也淫之不已必好為異說與正論相背是謂邪辭吾知其心之陷全與正理判然離異故也邪之不已因而支吾遷就屢易其辭以求勝是謂遁辭吾知其心既離正理自

四書章句

孟子公孫丑

孟子

懷新堂

覺其困窮而難通故也夫此蔽陷離窮之失既生於其心不但發於言者有蔽通邪淫之病而已必且害於其政而所設施之開大綱從此俱壞既發於其政大綱不整則根本壞而枝葉隨於是眾目俱差而害於其事此機決然相因而至雖聖人復起亦必從吾生心皆政事之說而不易矣我所謂知言者如此若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則亦冥然罔覺而已何足以語此哉此吾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也

**附錄** 朱子曰蔽謂心有所蔽只見一邊不見一邊如楊氏為我墨氏兼愛各只見一邊故其辭說皆是偏談此理本平正他只說得一邊蔽則陷陷深入之義也是身陷在那裏如陷於水只見水不見岸了故其辭放蕩而過說得過遠如陷於地只見地不見天了一向背却正路問去愈遠是過路用不得其辭那既離去了正路他那物事不成物事畢竟用不得至於窮窮是說不去了利其辭道是既離後走所不能利夷子本說愛無差等却說施由視始佛氏本無父母却說父母皆是通辭○雙峰饒氏曰說尚有一邊是道理

邪則并這一邊亦離了注是說之深道是邪之極○朱子曰說知言又只說是說淫邪道四者蓋天下事只有一箇是與不是而已若辨得那不是底則便是底了然非見得道理十分分明則不能辨得親切且如集義皆是見得道理分明則動靜去處皆循道無非集義也○雲峰胡氏曰所謂害者皆指異端之害而言說淫邪道之言即異端之言也其害或先政而後事或先事而後政但言無大無小無不有害不必拘先後也○蒙引此政字不是有位者之政有位者位皆不政也只是大綱政之與事猶有寸言小事大事一般○聖人復起必從吾言此句只帶生於其心四句不連帶上四句說大註云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說約養氣知言兩處結尾俱要回顧不動心處方見本領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此一節林氏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說辭言語也德行得

四書章句

孟子公孫丑

孟子

懷新堂

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

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

**本義** 丑問知言養氣之說乃疑而問曰孔門弟子若宰我子貢據理立言善為說辭若冉牛閔子顏淵身有德行而言之親切而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今夫子知言則是有言語矣又善養氣則是有德行矣然則夫子豈不既聖矣乎

**附錄** 蒙引善為說辭大槩只是善言德行善言字輕德行字重○困勉錄夫子既聖之言非如子貢之真見只因孟

子自任而因以推尊之耳。○陳輔氏曰：知言則在我在人，一也。知其如此，則於言語辭命何患不能？養氣自集，義生豈非德行乎？○梁峰曰：此以後因公孫丑提出一聖字為問，故專發明一聖字。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

**本義** 孟子不敢以聖自居，乃驚歎曰：惡！以我為聖，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四書章句** 孟子公孫丑 庚 懷新堂

曰：聖豈易到得此非吾所能也。我但以聖人之道學諸已，汲汲求而不致有厭教之意，以聖人之道教諸人，循循善誘而不敢有倦怠之心，此則我之所能而已。然孔子雖不自任而實有難掩者，子貢乃贊美之曰：學不厭，正是聰明天縱深知義理之無窮，乃夫子之智也。教不倦，正是一體自然不見物我之有間，乃夫子之仁也。仁者聖人之體，智者聖人之用。仁且智，則是體用兼備，既已優入聖人之域矣。子貢之言如此，可見聖人之名雖實有聖德如孔子者，尚不敢居，而子乃輕擬我為聖，是何言也。

**附錄** 雙峰陳氏曰：不厭不倦，須精上聖字說。言學聖人之道而不厭，又以聖人之道教人而不倦。○折衷註曰：自明日及物乃就解仁智見學不倦教不倦，所以為仁智意。○梁峰曰：學不倦，見聖心之明通，即教不倦，見聖心之公溥，不是由不厭不倦而造於仁智，亦不是由仁智而後不厭不倦。○說約通節專注夫聖孔子不居句，以明已之不致當意。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

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此一節，林氏亦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

**本義** 丑曰：夫子既不敢以聖自居，昔者非嘗竊有所聞矣。孔子弟子皆學聖人，但其學力不同，所得亦異。如子夏子游得聖人之文學，子張得聖人之威儀，皆有聖人之一體。如冉牛閔子顏淵則氣質不偏，理義完具，已得聖人之全體，但未若聖人之大而化之無限量之可言，而微焉耳。夫子既不敢比孔子，不知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乎。

曰：姑舍是。

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

**四書章句** 孟子公孫丑 毛 懷新堂

**本義** 孟子曰：立志貴高，取法貴上。數子雖賢且姑置之，吾未肯以之自處也。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

**本義**丑又問曰夫子不以數千自處則若伯夷伊尹二子夫其肯處之否乎曰二子所行之事與我不同道試以其出處之大節言之如擇君而事非可事之君則不事擇民而使非可使之民則不使世治則進而仕世亂則退而隱然則使何所使而非吾民世治事進而仕世亂亦進而仕既無救世以任爲道者伊尹也若夫出處不係於一偏行藏惟安於所遇時可以仕則仕而用世時可以止則止而潔身時可以久留則久而不以爲遲遲時可以速去則速而不以爲悻悻然無進得時中之道者孔子也此三人之所造皆不思不免造乎其極爲古之聖人也我豈能全體而遂行之哉但我之心只願學孔子之進退咸宜變化無方也伯夷伊尹道之所願學哉

#### 四書章句

孟子公孫丑

天

懷新堂

**附解**蒙引不同道言與已不同道就是姑舍是之意○伯夷無治則進之實事此只是伴說蓋論亂則退則治而進必然矣○仕止以出處言久速以去就言○賽合註乃所願則學孔子句要渾融不要說三子不及孔子得下班字只說孔子之道乃吾之道所願學者在此若夷尹則與我不同道矣是亦在所不處也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

**本義**丑又問曰伯夷伊尹二人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不可得而班不但伯夷伊尹蓋自生民以來聖人雖多求其道德事功之盛未有如我孔子也

**附解**固勉錄若是班乎與然則有同與俱從皆古聖人來後敢問其所以異是欲顯學孔子來○說統未有孔子不是說凡民中未有孔子自天地生人以來聖人不知有了多少皆未有如孔子○賽合註未有孔子舍下宰我曰三節意在此當以道德事功入講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

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

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

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其根

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爲聖人矣

**附解**丑又問曰二子之於孔子雖不能盡同然既皆謂之聖人則豈無一二之同與孟子曰也有同處假如得百里之地而君臨之此三聖人都有經天緯地之才濟世安民之略皆能朝服諸侯而一統天下蓋其德既盛自然天與人歸也若使其行一事之不義殺一人之無辜其失甚小而便可以得天下之大三聖人皆不肯爲蓋其心既正必不苟取而貪得也此其根本節目之大三聖人無有

不同者於此不同爲在其爲聖故

#### 四書章句

孟子公孫丑

天

懷新堂

事然行不義殺不辜却是推原其心如此○問伯夷伊尹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何以言之朱子曰以其遜國而逃諫伐而飲非道義一介不取與觀之則可見矣○困勉錄註德之盛德字即大學明德之德以其爲事業之本故曰根本心之正心字即大學正心之心以其爲明德之一節故曰節目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

其所好

汗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汗下必不阿私所好

而空舉之明其言之可信也

**本義**丑又問曰夷尹之與孔子其根本節目之同則既聞之矣敢問孔子之所以異於夷尹者何如孟子曰孔子異於羣聖非我一人之私言也即宰我子貢有若之言可見矣蓋此三子者識見高明其智足以深知聖人凡所稱揚一一都有



實據。縱使智識下而不高明。亦必不至河  
私所好而容譽之。則其言之可信也明矣。  
○朱子曰。汗  
是汗下不平處。或是當時方言。當屬下句讀。○慶源輔氏曰。  
此反覆極言之。以明  
三子之言必可信耳。

宰我曰。以子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

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

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

○本義宰我有言曰。自古聖人。皆稱堯舜。以予觀於夫子。賢過  
於堯舜遠矣。蓋堯舜以道治天下。其功業在一時。夫子又推  
其道以明述六經。垂教萬世。則其功業在萬世。以一時之功  
較諸萬世之功。夫子豈不賢於堯舜遠乎。宰我之知孔子之  
四書章句  
孟子公孫丑  
手  
懷新堂

異如此。  
○慶源輔氏曰。語聖則不異。以其德言也。事功則有異。就  
其所為事與成功而言也。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  
教萬世。此言事功久遠之不同也。堯舜之道。非得孔子  
則後世亦何所據哉。此言事功始終成就之不同也。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

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

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遁其情者。而見

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

○本義子貢有言曰。自古聖王。世代久遠。其所行之政。與其所  
存之德。固莫得而知之矣。然而禮所以飾政。見其所制之禮。

則其所行之政可知。如禮之尚質者。其政簡。禮之尚文者。其  
政詳。是也。樂所以象德。聞其所作之樂。則其所存之德可知。  
如樂之盡善者。必性之德。樂之未盡善者。必反之德。是也。我  
持此法以論前代。由今百世之後。差等以前百世之王。其政  
其德。皆莫有能逃我之見者。但見自生民以來。作者雖多。未  
有如夫子一身而備帝王之政。一心而兼聖神之德者也。子  
貢之知孔子  
之異又如此。

○本義有疑見禮知政。自王者言之。政是紀綱法度。所以為治  
者。禮是文為制度。所以文飾治道者。如體國經野。設官分職。  
取臣取氏。皆帝王之設施。以為治者也。尊卑上下之等。車旗  
服色之辨。賓祭婚喪之儀。皆帝王之制。作以飾治者也。其飾  
治者如此。則其為治者可知。故觀乎樽俎杯俎之習。上古朴略  
之政可知矣。觀邊豆簠簋之美。後世尚文之政可知矣。○  
樂知德。德須兼功。說蓋樂以崇德。象功也。以崇武。求看最明  
○○樂引見禮知政。聞樂知德。此正是子貢由百世之後。等百  
世之王。的款子。○○竊聞編夫子分上。不復更說禮樂。蓋夫子  
不得位。未嘗制禮作樂。况子貢親炙夫子。又豈待見禮聞樂

而後知其  
德政哉。  
四書章句  
孟子公孫丑  
手  
懷新堂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  
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

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埴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

水也。出高田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眾

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廣前聖

所未發。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  
○本義有若言曰。天地間豈惟民哉。即解如麒麟之於走獸。  
之帝靈如鳳凰之於飛鳥。之泰高如泰山之於丘垤。之平大

可以明我志

孟子公孫丑

副

懷新堂

孔子至章終  
爲第五節

總旨 異註舊說上節言王霸感人有誠僞下節言人之應之

亦有誠傷也。近見一說云：下節卽足上節之意，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云云，能不待大乎？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云云，又何待大哉？此見甚高。○黃氏洵饒曰：此章重在力德。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

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爲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

無適而非仁也。

**附纂**孟子曰王霸之稱其來久矣然其實不可不辨以土地甲兵之力假托於救世安民之仁者是謂之霸霸者必有大國然後威勢足以制人名號足以鼓衆苟非大國則力小不足以假仁矣若以躬行心得之德行其救世安民之仁者此謂之王王者則至誠自足以感動善政又足以招徠不待土地之廣甲兵之強亦足以有爲如成湯之興不過七十里文王之興不過百里而已此可見其不待大也

附錄朱子曰以德行仁德非山謂有救民如水火之誠心這德字說得來濶是自己身上事都做得來是無一不備了所

五

懷新堂

以行出來便是仁。且如湯不避聲色，不殖貨利，至彰信兆民。是先有前面底方能彰信兆民。救民於水火之中，若無前面底，雖欲救民不可得也。武王亶聰明，作元后是亶聰明，方能作元后。救民水火之中，若無這亶聰明，雖欲救民其道何由。○存疑行仁所該亦廣。養民亦是仁，教民亦是仁，伐罪弔民亦是仁。○翼註仁字主事功說德字在心以德行仁卽是以天德行王道也。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

也如七十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贍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僞不同。故人所  
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鄒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

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

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

**本義**以力假仁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

得人之服者人非真心愛戴而服之也迫於強大力不足以外

與之敵不得已而然也以德而得人之服者其服不徒在外

乃由中心愛悅而至誠以相服也就如孔子布衣耳初無

勢力位號又當時亦極流離困苦而七十子咸心服之毫無

所強者然也誠服如此荷有云王者之化自西自東自南自

北無思不服夫無思不服心服也此即

以德服人之謂也王不待大不可見耶

**附解**存疑上只說以力假仁以德服人下突說以力服

人以德服人蓋以力假仁中已含箇以力服人意思以德行仁

中也已含箇以德服人意○蒙引以力服人者謂以力得人之

服也非謂用這力去服那人也○義亦小異當辨○存疑以德

服人是以德得人之服不是懷箇心要去服人以善服人是

懷箇心要去服人此其不同也○劉上王曰四自字就篇京

言言自篇京而東而西云○蒙引無思不服言無不心服也

○說義警與引詩總是申王者以德服人之意非兩層語○

讀書錄孟子深辨其誠偽

所以橫天理遏人欲也

**仁則榮章**

**總目**說說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榮辱之機自心之仁不仁

決之人心之仁不仁又自開暇時決之孟子提醒世主處全

在及是時三上兩路相形指出自

求二字無非勉世主及時行仁意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

也

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求其得之之道不能免

也

**本義**孟子曰人情孰不好榮而惡辱然榮辱無常惟人所召

在仁與不仁而已使人君脩德行善事事皆出於仁則身尊

名顯不期榮而自榮矣若驕奢淫佚事事皆出於不仁則身辱

危國亂不期辱而自辱矣今之人君皆有惡辱之心而所為

却是仁之事雖欲去辱勢必不能是

猶惡濕而仍居卑下必不能免於濕也

**附解**說說仁不仁就行事上看榮辱就國勢上看榮辱即人畏辱

即人倚兩則字便各含自求意○朱子曰此亦只是為下等

人言若夫上等仁人他豈以

榮辱之故而後行仁哉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

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

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溫仁之事也貴德猶尚德也士

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

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

**四書尊聞錄** 孟子公孫丑

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脩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有

為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

**本義**夫人君誠知惡辱則莫如去不仁而為仁於是貴德而

尊顯有德之士士之賢者德成於內者也則使之在輔弼之

位士之能者德運於才者也則使之在百司之職斯則治人

得而治道可圖矣如幸而外患少息國家閒暇此正可以有

為之時也及是時而與賢能之臣脩明其政事使綱紀秩然

不亂脩明其刑法使刑罰咸得其平如此用人行政務以自

強可謂仁矣由是邦本以固國勢以張雖強大之國亦必畏

之而聽命不暇矣何榮如之所謂仁則榮如此

**附解**說說如惡之三字極有力正借他這羞惡之心去鍊

動他貴德尊士一直說尊士即是貴德賢能便是士賢位能

職便是尊○**翼註**莫如字直貫至政刑註正君善俗脩政立

事且勿露出蓋此即下明政刑事也○存疑德是人之所具

士則指其人德字兼下文賢能預收賢能正為脩政明刑用

也○**義合註**位輔弼之位職庶司之職○說說國家之事一

日二日萬義至。如何得開政之門。家者。盡。無。國。外。忠。而。言。○新安倪氏曰。黃德以下。皆。無。仁。之。事。日。○新安陳氏曰。此一節。應。仁。則。榮。也。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詩。勸。風。鳩。鷦。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綢。繆。補。茸。也。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爲。巢。如。此。比。君。之。爲。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爲。知。道。也。

四書尊聞錄

孟子公孫丑

美

懷新堂

○本義及時國治詩言之矣。昔周公託爲鳥言。曰。及天未陰雨。之時。而往取桑根之皮。以補茸巢之戶。牖使之堅固。以避不測之患。今此在下之民。寧或有侮我而擊射之乎。詩人託爲鳥言。如此。孔子讀而讚之。曰。爲此詩者。其知思患預防之道乎。夫人君能及時而治其國家。亦如鳥之及時而爲巢。則根本牢固。無隙可求。誰有肆其侵侮者乎。由詩及孔子之言。觀之。吾所謂仁則榮者。益可信矣。

○附錄說統字正與及字應。○索引鳥之巢在民居之上。故曰。下民。○以迨天之未陰雨。比及時。以徹彼桑土。綢繆牖戶。比明其政刑。以今此下民。或敢侮予。比雖大國必畏之。○翼註。知道是知治國之道。但意在下二句。且慢說。○說約能治二句。亦孔子語。能治者。云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也。○存疑引詩及孔子之言。是證上節之意。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

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

○本義當今之爲國者。不能預收人才。以究其困。俟國家閒暇。便謂可以久安長治。乃及是時。而般樂以縱。欲怠敖。以偷安。政荒而不知之。問刑。而不知之。恤不仁。如此。則國事日非。國勢日蹙。而侮之者至矣。是自求禍也。吾所謂不仁。則辱如此。○附錄家引般樂。蓋樂而又樂。樂而忘返。故有般旋之意。此所謂縱欲也。怠敖。所謂偷安也。般樂怠敖。不恤政刑。也不恤政刑。無求於賢才。而惟茲諛是崇。是用矣。自與上文相反對。○新安陳氏曰。此一節。應。不。仁。則。辱。也。

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結上文之意。

○本義夫榮即福也。以已之及時國治者。致之辱。即禍也。以已之及時般樂怠敖。致之可見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附錄達說。謂自已求。須切未雨閒暇。意乃是若泛泛說。箇自已求。便非旨。

詩云。求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四書尊聞錄

孟子公孫丑

毛

懷新堂

詩大雅文王之篇。求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福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書作道。道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

○本義詩云。人能長念。合乎天理。則盛大之福。自我致之。太甲曰。已無罪。而天降之災。猶可修救。以挽回。自爲不善。而陷於禍。則決不可得生。詩之言。即禍自已求之謂也。

○附錄家引天作孽。如水火盜賊之災。

尊賢使能章

○附錄說約此章。是深望諸君行王政。意上五節。歷舉行王政之足以得人心。求諸君力行之效。重信能行一句。欲其以實

心行實事也。說統五悅字與類字相照願生於就王道以得人心為本日悅曰願皆是得其心也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

### 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

本義孟子曰王政在得人心如賢能之士乃國所以輔治也必於賢而有德者降禮以尊敬之能而有才者分任而器使之使此才德出衆之俊傑皆濟濟在位則野無遺賢朝無倖位不但吾國之士悅之也天下之士皆悅吾用人之政而願立於其朝矣

附錄雙峯饒氏曰俊傑謂人中之俊傑者即指賢能而言專賢使能便是俊傑在位存疑尊賢是降之以禮貌不但委之以事任也使能是隨才任使非無禮貌但此賢有問爾四書脈既與願皆以心言未便立其朝

### 四書尊聞錄

孟子公孫丑

美

懷新堂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

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

廛也

本義由士而下過財用者商也於市則有市商之政或逐末者多則賦其市地之廛稅以抑之為其厚於利也而不更征其所貨之物若逐末者少則但治之以市官之法而已而不并稅其廛則上下安法下不病商不但吾國之商悅之也天下之商皆悅吾厚商之政而願藏於其市矣

附錄問市廛此市廛在何處朱子曰此都邑之古國都如井田樣畫為九區而朝市在左而市在右而一區為市官官室前一區為外朝朝會藏庫之為皆在焉後一區為市市四面有門每日中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惟民得入公卿大夫士

皆不得入入則有罰市官之法如周禮司市平物價治爭訟議察異服異言之類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外朝一區在則宗廟右則社稷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概也○存疑廛而不征法而不廛之廛是活字廛無夫里之布之廛是死字

開議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 解見前篇

本義往來者旅也凡衆途所會之地則立關以限之但議察異言異服之人以防姦究而不征其往來之貨稅不但吾國之旅悅之也則天下之旅皆悅吾治遠之政而願出於其路矣

附錄雙峯饒氏曰行旅有節傳方可度關節是使者所持之節傳如今解引及州縣移文或用節或用傳周禮所謂以節傳出納之者是也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 四書尊聞錄

孟子公孫丑

美

懷新堂

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

本義以耕為業者農也其於耕者但使通力合作以助耕公田而不復橫稅其私田不但吾國之農悅之也則天下之農皆悅吾薄稅之政而願耕於其野矣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

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

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

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今戰國時一切取

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今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

氓民也

本義以粟爲居者張也。市宅之民各有常業，非無常業而游手游食者也。則無令出一夫百畝之稅，以其不在無常業者之例也。其所居之屋，乃積貨之所，原非種桑麻者也。則無令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以其不在種桑麻之例也。則天下之民皆悅吾厚民之政而頌爲之民矣。

附錄此章。屋宇皆同，均爲在市之宅。○（變孝饒氏曰）家征是力役之征，如今應役大征是粟米之征，卽百畝之稅。如今輸租里布是布稅之征，卽五畝之稅。如今納絹○（翼註）無夫無里之布，只照大文作二項，不依諸家補一家力役之征爲簡提。○摘訓就市中交易。故曰商就市中居處，故曰民。

附考周禮地官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以時徵賦。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

四書尊聞錄 孟子公孫丑 罕 懷新堂

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

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

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爲父子，不行王政

則赤子爲仇讎。

本義五者之政，能使天下無不歸心。如此今之人，若信能以實心行實政，于此五者一一見諸施行，則鄰國之民若士農若商若旅，皆仰而愛戴之。若父母矣。大既仰之若父母，則鄰國之民卽是我之子弟。他鄰國之君欲率其民以攻我，是率其子弟攻其父母也。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其事者也。如此則天下誰能敵之？無敵於天下者，乃奉行天命之吏也。則凡逆天害民之國，皆得奉天命而誅伐之。然而不王天下，豈有是理哉？

附錄說統信能二字。重看謂實實落落能行，不徒虛文粉飾。惟信可以動人，民字包士農商旅，卽之若父母，從上五願字生來。天吏專以征伐言。○張寶王曰：對民而言，則曰父母，對天而言，則曰吏。民之父母，天之吏也。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

附錄此章大抵亦如仁則榮，及失人豈不仁於困人哉。二章皆爲當時諸侯發。○存疑此章首兩節當做一章大旨看。重在擴充上。看程子總註，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爲能擴而充之。句可見，自所以謂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爲能擴而充之。有以推不忍人之心，人有四端，於我者以下，是申說人當如先王有以推不忍人之心，人之有是四端，節是結上文起下文之意。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

四書尊聞錄 孟子公孫丑 罕 懷新堂

爲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

附錄孟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人又得天地生物之心，爲心。故不忍害人之心，人人皆具而有之，無聖凡之殊也。

附錄說統曰：人則無古今爾。我曰：皆則無彼此異同。曰：有則非本無加益。○（翼引）不忍人，不忍害人也。○（翼註）不徒曰不忍之心，而必加一人字者，同類尤相親也。○（朱子曰）無天地生物之心，則沒這身，纔有這血氣之身，便具天地生物之心。○（或問）不忍之心，卽惻隱之心也。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

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閒，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

無非不忍人之心也

**本義**人有是心而私欲開之故不能達之於用惟先王全體周流隨感而應纔有不忍人之心即有不忍人之政矣不待充廣更無過抑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則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天下雖大運以此心治之而有餘豈不如運之掌

**附錄**案引人有不忍人之心此句如云人皆有之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此條如云賢者能勿喪乎非為先王詳也故下條即接云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不然是隔著先王一段了○雙峯饒氏曰斯猶印也聖人之心無物欲之蔽纔有不忍人之心即有不忍人之政不待充廣而後能也若衆人則須待充廣○李袁一曰以不忍人之心二句只重上文說下○因勉錄運掌句乃是言此皆有之心即所以運天下於掌上而天下運掌之治不過滿吾皆有之心非徒錯張先王之效也此節總不重在先王上

四書章句

孟子公孫丑

聖

懷新堂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

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

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

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

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

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

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

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

**本義**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何以驗之試觀今之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無論賢愚皆必為之怵惕而驚動不寧

惻隱而痛傷甚切登溺於目沒於委其真心有不忍已者此非欲交結孺子之父母使之感激而為之也非欲鄉黨朋友之稱譽而為之也非惡此不仁之名而為之也夫不忍人之心其發也一無所為如此然則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斷斷乎其然矣

**附錄**說統今人正與先王對看○雲峯胡氏曰集註與謝氏皆看得乍見二字緊蓋惟倉卒忽然而見之時此心便隨所見而發正是本心發見處若既見之後稍稍安排商量便非本心矣○慶源輔氏曰怵惕心驚懼而起念之意緣卒乍而見故心驚懼而動也惻隱由傷切而痛深自淺而深皆所以名狀不忍人之心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四書章句

孟子公孫丑

聖

懷新堂

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以

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爲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爲非也人之

所以爲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

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

**本義**由此乍見一事觀之可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人則必有惻隱之心矣惻隱之心無所不貫而所謂羞惡辭讓是非者皆待是心之動而始有也故既有惻隱之心則自有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矣若無羞惡之心非人也人則必有羞惡之心矣無辭讓之心非人也人則必有辭讓之心矣無是非之心非人也人則必有是非之心矣

**附錄**田黃氏曰由是觀之是字指孺子入井一事說○朱子曰羞惡辭讓是非雖與惻隱並說但此三者皆是自惻隱中發出來因有惻隱後方有此三者惻隱比三者又較大○翼註非人也不是說名雖爲人而實無異禽獸意只是失言



其必有與可離  
非道也一例

側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  
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側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  
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  
見於外也

然四者之心為人所必有者以惻隱四者皆情也而情  
實本之於性蓋性蘊於中而情發於外即其發之已然而其  
中之本然者可得而見矣故性中有仁却是肫然慈愛之理  
發出來方有惻隱故惻隱之心是仁之端緒外見也性中有  
義却是截然不易之理發出來方有羞惡故羞惡之心是義  
之端緒外見也性中有禮却是秩然不亂之理發出來方有  
辭讓故辭讓之心是禮之端緒外見也性中有智却是昭然  
不與之理發出來方有是非故是非之心是智之端緒外見  
也使非有此仁義禮智之性又安

四書章句

孟子公孫丑

四

懷新堂

附錄 孟子曰仁義禮智是未發之道德惻隱羞惡辭讓是非  
是已發之端倪如桃仁杏仁是仁到得萌芽即是惻隱之端  
義禮智本體自無形影要捉摸不着只得將他發動處看却  
自見得程子云以其惻隱知其有仁此八字說得最親切分  
明也不道惻隱便是仁又不道掉了惻隱別取一箇物事說  
仁仁字是箇生的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仁之於物  
本體義則仁之於物則仁之於物則仁之於物則仁之於物  
能統都是一物所以外邊幾動其中便應如赤子之事感則  
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形如楚爾等兩之事感則義之理  
便應而羞惡之心形如過朝延宗廟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  
而恭敬之心形如妍醜美惡之事感則智之理便應而是非  
之心形益由其中間眾理渾然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  
隨應析而四之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繁然有條如

此賦性之  
善可見矣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  
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

本義然此四端非本無而將有者也人之心必有是四端也  
猶人之身必有是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是不引其  
身於不善之地而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是不引其君於  
不善之地而賊其君者也為臣者其忍賊其君乎愛其身者  
其肯甘心於自賊乎不

附錄 孟子曰四端不但於其必有正見不容缺一若缺一便不  
成人故繫水人不當談於不能意○家引謂其君不能者不  
勉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也○劉上玉曰不能即下  
指君而言蓋此亦為當時諸侯發也○劉上玉曰不能即下

四書章句

孟子公孫丑

四

懷新堂

能充不能充意但且渾○養令註首二句結上文必有意在  
起下文自賊賊君與下節當擴充意自賊與賊君語意重在  
自賊邊謂其  
君二句帶看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  
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

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矣能由

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

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

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

**本義** 但人爲私欲所蔽不能察識而擴充之耳若使凡有四端於我者不甘自賊知惻隱是仁之端羞惡辭讓是非是義禮智之端從此推廣務要充盡其本然之量則本體昭融其機活潑其日新月盛之機若火之方熾而不能撲滅泉之方出而不可壅遏此量擴而充之機勢也苟能卽此已之機而遂充滿以極其量則仁無所不愛義無所不宜禮無所不

懷新堂

敬智無所不明。舉四海之大。自足保之。而無難苟不充之。則雖至親父母。且不足以事之。况四海乎。皆有是心者。其以先王自勉焉可也。

人極是○朱子曰知皆擴而充之即是苟能知去擴充則此道漸漸生長如火之始達泉之始達中間矣○字文勢不斷○問推與充字曰推是從這裏推將去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律充則填得米滿子如注水相傾推是注水下去充則注得器滿了○存疑知皆擴而充之重在知與擴上是方知去推廣欲使其充滿也苟能充之是承上面知義說來蓋既知去推廣使其充滿用功久之遂能充滿也知與擴是用功之始能與充是用功之成○若火始然若泉始達言善端之發物勃充其日新月盛其勢不可遏也○彷彿生則意可已意○充之與致中和一般禮樂刑政皆在所充之內○饒果饒氏曰集註即此推廣是釋擴字謂其本然之量是釋充字曰新又新新字是發明○始字之意○象引大註知皆即此而充滿其本然之量此字指上文四端在我

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章

**總論**新安陳氏曰此章以尊爵安宅論仁其理甚精微勉人爲仁其意甚切至既言莫之禦而不仁又言反求諸己皆言爲仁由己其機在我不在人也仁固包義禮智然人所以爲不仁者由於是非之心不明與並惡之心不正耳故孟子先言是不智也欲人以是非之智而擇爲仁之術繼言如恥之欲人以羞惡之義而決爲仁之機也○**審合註**擇術莫如爲仁爲仁決當由己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懷新堂

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爲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爲棺槨。利人之死。

**下義** 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彼矢人之心其初豈不仁於函人哉乃卽其爲矢爲函之心而言之矢人惟恐其矢之不利而不傷人函人惟恐其甲之不堅而至於傷人是矢人果不仁於函人矣然不特矢人函人然也卽彼重利人生匠利人死亦有然是匠者果不仁於巫者矣此非其初本心之異也其所爲之術有以使之而異其心也故凡人之術業不可不慎而審之也

附館翼註衛字承矢固亟而推廣之凡人所肄習者皆衛  
也不止曲藝○不可不愼言當就其全吾仁者去其累吾仁  
者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

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為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為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為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為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為之豈非不智之甚乎

術何以慎正以慎所擇耳孔子嘗曰里有仁厚之俗擇居者尚以為美若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則本心之明已

四書章句

孟子公孫丑

吳

懷新堂

失安得為智乎孔子此言何謂也謂夫仁也者自其天所與而言則天地生物之心為最先所以統四德該萬善而為良貴之首天之尊爵也自其在人而言則有天理自然之安無欲陷溺之危為日用常處而不可離者人之安宅也仁之關切於人者大矣莫為之禦而自不處仁棄其所至尋舍其所至安是是非之心不明而不智也孔子之意蓋如此

矢人而恥為矢也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

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

夫不智而昧於擇術固所由以不仁而不仁則物欲日蔽本心日昏而益以不智夫既不智則不復知禮義而動必越禮行必乖義又將無禮無義矣四者俱無則人道已喪自置其身於卑賤之地而天下之有德有力者皆得而役使之豈不為人役乎既為人役則雖有愧恥之心終不可免就如業弓之人而恥為弓業矢之人而恥為矢雖欲不為不可得也

如恥之莫如為仁

存疑上是不仁由於不智此是不智由於不仁○蒙引以用功之序言則先智而後仁以自然之理言則先仁而後智○慶源輔氏曰不仁則頑然不覺故不智不智則惛然無知故不知禮義所在○說統仁義禮智有則俱有無則俱無○倪伯昭曰由弓人而恥為弓二句只甚言恥必無益

四書章句

孟子公孫丑

吳

懷新堂

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如知人役為可恥而必求所以免之則莫如反其不仁而為仁所尊者天爵始可去卑而為尊所居者安宅始可易危而為安自強之計無出於此

開闢達說莫如者兩相比較而見其不若為仁正孟子為人擇術處

仁者如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

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

本義夫仁者之於仁有如射然射者之於射不遠發矢也必內正已之志外正已之體極其審固而後發矢苟發而不能

中則不怨人之能中而勝已者。惟反求諸己。以爲吾志客有未正。吾體客有未求。所以正之直之而已矣。爲仁由己而不由人。何以異此。

**存疑** 既曰如斯之莫如爲仁。又曰仁者如射云云。是示以爲仁由己之意。使自勉也。○案引仁者如射一句之下。皆就射上說。而爲仁由己之意。在於言外。○困勉錄注引由己不由人之言。乃是釋所以正己反己之故。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章

**達說** 賢樂善。無有窮盡。只當高向上去。此處雖不可太分別大小。然由由而進之。再再而進之。舜語意自是。如此若只平看。便不見得愈進愈無窮意。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

四書章句 孟子公孫丑 手 懷新堂

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

**本義** 孟子曰。聖賢樂善之誠。皆同。而分量則異。昔子路勇於自修。其心惟恐己之不善。失於不知。而不能改。故人告之以過。則欣然喜其得聞而改之。

**南軒** 張氏曰。聞過則喜。非能克其驕吝者不能。驕則自以爲善。而惡人議己。各則安其故常。而不能從人。子路用力於克己。其功深矣。

禹聞善言則拜

書曰。禹拜昌言。不待有過。而能屈己。以受天下之善也。

**本義** 夏王大禹。則聖人也。其心惟恐人之不善。於不聞而不能行。故一聞人之善言。則至誠屈己。升而受之。一喜一拜。其樂善之心。皆出於誠如此。

**南軒** 張氏曰。至大舜有大德。先賢非此。樂善已不可及。乃大舜有大德。不可先取。由禹而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

言舜之所爲。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爲私也。已未善。則無所繫吝。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強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目也。

**本義** 由禹樂善已不可及。至於大舜。則胸襟度量。又有大焉。善者善本。公理舜則以天下之善。公之天下之人。而與人同焉。如兄己之未善。便舍己而湖然從人。一毫無所繫吝。若見人之善。便樂取於人。而爲之於己。一毫無所勉強。所謂人已兩忘。而善與人同如此。

四書章句 孟子公孫丑 聖 懷新堂

**南軒** 張氏曰。善與人同。此善字。以天下之公善而言。不可認作舜之善。故曰。善者天下之公理。舍己從人。舍己字。動從人。即是樂取諸人也。蓋二句本一事也。舍己之未善。而取人之善。以爲善也。○朱子曰。舍己從人。不知善之在己也。樂取於人以爲善。不知善之在人也。此二者。善與人同之目也。○姚承菴曰。舍己樂取。亦是旁人看聖人見其如此。若聖人與善爲一方。忘乎其從也。安知其舍忘乎其舍也。又安知其取。

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

舜之側微。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

**本義** 然舜之取於人。不但一時爲然也。側陋之日。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以至登庸。爲天子。一生所行。無非取諸人以爲善。蓋有窮達不移始終無間者。

經 181-26

**附錄** 孟子曰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是說他平生為人都是如此

取諸人以爲善是與入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入爲善

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爲之於我則彼益勤於爲善矣

是我助其爲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勤於爲善君子之善孰

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故其在人

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有以及於人

**本義** 夫取人之善而爲之於己未嘗有助入爲善之意然天

下善者以見取爲榮自然益勵於善未善者以不見取爲恥

亦皆勉而爲善是乃助人之爲善者也夫使天下之人皆勤

於爲善則是聖人成已成物之事矣君子之善孰大於是人

而自勉哉

**四書章句** 孟子公孫丑

**伯夷非其君不事章**

**微音** 此章見君子不爲一偏之學之學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

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

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

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不屑就已

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汚也屑

趙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以就之爲潔

而切切於是也已語助辭

**本義** 孟子曰昔伯夷者擇君而事非其可仕之君則不事擇

友而交非其可交之友則不友然不但不事其朝亦不立也

不但不友亦不與言也若使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

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有不能一息安者其惡惡之心如此誠

由其惡惡之心推之又不但惡人他之心即思與鄉人並立

其冠不正雖少失體耳非有甚可絕之行也亦必望望然去

之若將汗累及已而遠之惟恐不速也惟是恐浼之故又不

但鄉人彼天下諸侯雖有善其詞命而來聘者初無少失禮

矣亦必不受其聘所以不受也者蓋其視今之諸侯皆非其

君也皆惡人之朝也是亦不以就諸侯之爲潔而切切然必

於就

**附錄** 孟子推之也思伯夷自思見得如此也○推惡

惡之心云云至浼焉此無實事而孟子本其心而形容之如

**四書章句** 孟子公孫丑

此耳是故諸侯云云此却是實事只就諸侯說衆人亦可知

解其不受之故由其心之不屑也○困勉錄按不受也者二

句只結得末段但不屑二字意則上三段內俱有也○新安

陳氏曰此言伯夷之清嚴於惡惡而不輕與人羣也○存疑

前之道豈君子所願學者哉  
 朱子曰不恭是待人如此其心玩世視人如無也○孝  
 陰惠不恭不必言效之而不至者其弊如此只二子所爲○

○趙氏惡曰戰陣之法背孤擊虛則吉○家引甲子旬中遁





於天時也

### 孟子將朝王章

說此章大旨欲以道德佐其君先以道德自重而齊王召已之非通章意在不可召上○達說通章是託疾以辭而又欲自表其辭召之意其言根子只在以負師自處上來朱註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數句要香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進朝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

孟子在齊居賓師之位一日日本將朝王王不知而使人來曰寡人當往而就見者也以有寒疾不可以風故不得就

### 四書尊聞錄

孟子公孫丑

堯

懷新堂

見今朝將視朝不識夫子肯一來而使寡人得見乎是託疾以召孟子也故孟子亦託疾以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進朝  
附說約寡人如就見者也如字通解作往○問莫是齊王不合託疾否朱子曰未論託疾孟子之意只是說他不合來召為其賓師有事則王自來見或自往見若王召之則有自尊之意故不往見在他國時諸侯無越境之理只得以待其聘故賢者受其幣而往見之答陳代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此以在他國而言答萬章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此以在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

孟子又恐王以已為真有疾故明日出弔於齊大夫東郭氏使其知其非疾以警悟之公孫丑疑而問曰昔者夫子方辭以疾今日即出弔或者不可乎丑蓋不知孟子者故孟子亦不以本意告之而但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子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進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孟子仲子趙氏以為孟子之從見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已言

王果不知而使人問疾且使醫來治之孟子仲子亦不知出弔之意而權詞以對曰昔者有王命適吾夫子有采薪之

### 四書尊聞錄

孟子公孫丑

堯

懷新堂

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已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又使數人要孟子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欲以實已言也  
附說達說孟子仲子之對孟子所極惡他的在昔者有王命二句若趨造於朝及請必無歸等語孟子只是不理他使了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太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歎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

夫孟子出平其意本欲齊王之知其非疾今仲子權辭以對則孟子此意不明而無以警齊王故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以景丑氏乃王之臣可因之以達其意也景子曰凡入內而家庭則有父子外而朝廷則有君臣人之大倫也父慈子孝而相愛以恩君禮臣恭而相敬以敬今丑見王之致敬於子也未見子之所以敬王也其如君臣之大倫何孟子曰惡子以我爲不敬王是爲何言也子未知我之敬王也彼齊人無以仁義告王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固曰王但知有功利不足與言仁義也云爾是以凡庸待其君則不敬其大乎必若我則以充舜望王若非充舜仁義之道即懷惕於心而不敢陳於王前是蓋以古聖望王故齊人莫有知我之敬王者奈何子以不敬加我也

四書尊聞錄

孟子公孫丑

李

懷新堂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

景子曰否我所謂不敬王者非不以仁義與王言之謂也禮有云子承父召則唯而無諾臣承君召則不俟駕車而行是急趨君命者乃禮之當然也今子本將朝王也及聞王命而遂稱疾不往此與不俟駕之禮若有不相似然以是爲不敬

王也

景子曰否我所謂不敬王者非不以仁義與王言之謂也禮有云子承父召則唯而無諾臣承君召則不俟駕車而行是急趨君命者乃禮之當然也今子本將朝王也及聞王命而遂稱疾不往此與不俟駕之禮若有不相似然以是爲不敬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

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懼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

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

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嫌恨也少也或作嫌字書以爲口銜物也然則嫌亦但爲心

有所銜之義其爲快爲足爲恨爲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

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

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爲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

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

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

四書尊聞錄

孟子公孫丑

李

懷新堂

孟子曰以我不赴召爲不敬子言似是也而我不應召之故別有在豈如子與禮不相似之謂與亦以我不可召王

不當召我爾曾子嘗曰晉楚大國之富誠不可及也然彼以

其富我以吾至足之仁仁統萬善不啻富也彼以其爵我以

吾至貴之義義起萬物不啻貴也吾何不足而嫌然於彼乎

哉曾子之言如此世人但知富與爵耳曾子獨伸仁義於其

上夫豈不合於義而肯言之乎是別有一種道理超乎勢分

之外者在也其道何在蓋通天下之所尊敬者有三樣人有

爵位者一年齒高者二道德全者三在朝廷之上以貴臨賤

名分不可或踰所尚莫如爵爵所以爲達尊也在鄉黨之中

以少事長先後不容或紊所尚莫如齒齒所以爲達尊也若

夫輔佐一世而致治安長育萬民而成教化惟有德者能之

所向莫如德德所以爲達尊也德便是曾子所言之仁義此

說不但僅備相當而已○說總是或一道不是疑高質作自重之道看○達說天下有達尊三一段雖是推會子之意却是說自家了○達更端起話故下就接以惡得云云○固勉錄朝廷三句只推明各成其尊無隨在致隆之意若曰各不相值始成其尊則非達尊矣○輔世長民在事功說輔世輔翼世道長民長育生民

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

大有為之君大有作為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也為是故耳

惟有一不得慢二故從來將大有作為之君必有所尊禮而不可召之臣如於民社之事欲有謀焉則就見而諮之此不可召之禮也夫為臣者必欲君致禮如此豈故自尊大哉蓋有謀則就正所謂尊德樂道也君必如是其尊德樂

四書尊聞錄 孟子公孫丑 奎 慎新堂

道乃可與有為若其尊德樂道不如是則任賢之心急望治之志荒不足與有為也此大有為之君所以有不召之臣也  
○存疑必有所不召之臣言有所不可召之臣也不可說不召臣不召之意在言外○蒙引欲有謀焉則就之正是不召也帶上文看○說就尊則崇奉欽承事事遵依不敢撓以己見也樂則欣慕愛樂念念殷勤不厭煩不難也○存疑德以人之所得言道即其所得者也德如心道如性○蒙引氏曰不如是指謀焉則就之○達說其尊德樂道二句雖是說賢士自重語意仍歸重在賢君身上言尊德樂道不如此賢士猶以君為不足有為而不肯來輔了為君者豈得少自驕慢焉得有謀而不就乎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為臣任之也

本義故古來大有為之君如湯之於伊尹知其志在覺民而從而受學焉而後任之為相故七十里為政於天下湯遂不勞而王矣桓公之於管仲知其才可託國先從而受學焉而後任之為相故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桓公遂下勞而霸矣王霸之功雖不同要之尊德樂道可與大有為也

附錄說學焉而後臣之不必泥先後字及臣字只是尊禮而且委任之耳不是先以之為師了然後以之為臣也臣字不是卑之之詞○存疑學焉而後臣之尊德樂道也不勞而王霸者是與大有為也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

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己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己之所從學者也

四書尊聞錄 孟子公孫丑 奎 慎新堂

今天下諸侯以地則相類以德則相等莫有能建伯王之業而超越當時之君者此無他只為君好臣彼起走承順為己所教之人而不好臣彼起走承順為己所受教之人也夫既不好臣其所受教是無不可召之臣此所以地醜德齊而不能大有為也

附錄存疑地醜言無一人能辟土地德齊言無一人能奮發有為故曰莫能相尚好臣其所教二句正與學焉而後臣者相異此所以不足與有為而莫能相尚也○蒙引德齊之德以所就功業言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况不為管仲者乎

不為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當任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

為恭而以貴難陳善為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尊士為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本義**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皆學而後臣未嘗敢召之來見也夫伊尹為王者佐其不召固宜至如管仲一霸者之佐桓公猶且不可召而况不為管仲者乎可召而見之乎予奈何以人臣應召之禮律我也

陳臻問曰章

**說統** 此章全為齊發而借宋薛形之只在有處無處上見出皆是意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

四書尊聞錄

孟子公孫丑

奎

懷新堂

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也

**本義** 陳臻問曰辭受者君子之大節也夫子前日於齊王餽以兼金一百鎰而夫子不受今於宋餽七十鎰而受又於薛受齊者是則今日之受宋與薛非也若今日之受宋與受薛者是則前日之不受齊非也夫子必居一非於此矣

孟子曰皆是也

皆適於義也

**本義** 孟子曰辭受何常惟義之歸耳吾之不受與受均適於義皆是而無非也固未可謂辭受之迹以議我也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贖辭曰餽贖予何為不受贖送行者之禮也

**本義** 我言辭受皆是何以明之哉當在宋時將去之他國有遠行禮送行者必有贖以資途費故宋君致詞曰餽贖則餽為有名矣何為却之而不受是受於宋者是也

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

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為孟

子兵餽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

**本義** 我當在薛時偶遇軍旅之事方有戒備之心薛君因致詞曰聞戒故為備兵之資而餽則餽亦有名矣我又何為却之而不受此受於薛者是也

四書尊聞錄

孟子公孫丑

奎

懷新堂

**附錄** 說統故為兵餽非薛君語是孟子叙事之詞○蒙引兩箇辭曰字重看正與宋有處相應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猶致也○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予唯當於理而已

**本義** 若前日於齊則既無遠行之役可以餽贖為辭又無所虞之警可以聞戒為辭是我於交際之禮未有所處也無所處而餽之是貨之也夫庸人見利而動或可以貨致者有之焉有守義之君子而可以貨結其心而致之者乎是齊之餽乃義不當受者亦未為不是也薛何疑焉

**附錄** 蒙引處字一說是孟子無所處一說是齊王之餽無所處然以上文予將有遠行予有戒心照之則是孟子未有處

也○朱子曰取是羅致之意  
受之便是被他以貨賄籠絡了

### 孟子之平陸章

**傳**說此章前三節。見責不容辭。非諷之去。後一節。諷齊王處直欲其行典發之大政。以救溝壑流離之民。非徒博罪己之一言而已。惜乎無改悔之實。孟子望齊之意孤矣。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

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

**本義**孟子在齊。一日之平陸。見其民不聊生。乃謂其大夫。距心曰。凡事各有職守。設子之持戟之士。於行師之時。一日而

### 四書尊聞錄

孟子公孫丑

秦

懷新堂

三次離失行伍。則以兵法誅之否乎。距心曰。失伍。雖次法所必誅。是吳待於三失乎。

**附錄**索引失伍是不在伍也。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

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

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為也。

**本義**孟子因詰之曰。士之行列。士之伍也。臣之職守。臣之伍也。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何也。子之職在養民者也。今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而死。壯者散於四方。以求食幾千人矣。子為民上而失職。若此。其如國法何。距心曰。民之死散。距心非不知。懼也。但舍康非奉命不敢發賦稅。非奉命不敢。此非距心所得而專之也。

**附錄**存疑。子之失伍。是借其失伍之言。而責其失職也。○更案饒氏曰。凶年說得調如水旱疾疫之類。饑歲只是五穀不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

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

**本義**孟子責之曰。子勿以不得為諉也。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地與芻草以養之矣。假使求牧與芻而不得。則以牛羊反諸其人而去乎。抑亦立而視其牛羊之死而不顧乎。吾知必當反其人而不當立視其死也。明矣。

### 四書尊聞錄

孟子公孫丑

空

懷新堂

子為王牧民。既不能請於君以贖之。又不去而坐視民之死。此其罪將安歸哉。距心乃悟曰。我以牧民為職。不得其職而不去。此則距心之罪。

**附錄**說約兩為之一樣。猶常言替他求牧。誠有不吝辭者也。

**附錄**說約兩為之一樣。猶常言替他求牧。誠有不吝辭者也。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為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孔大夫姓也。為王誦其語。

欲以風曉王也。○陳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為善國者。豈非說而不釋從而不改故耶。

**孟子** 孟子因欲警悟王也。曰：又自平陸之齊，見於王曰：王之大夫為都者，臣所知有五人焉，而能自知其失職之罪者，惟孔距心一人而已。於是已之所以責距心距心之所以自責者，一為王誦之。王乃自任曰：不能發政施仁而使民不得聊生，臣不得盡職，此則寡人失政之罪也。敢不承夫子之教乎？  
**附錄** 案引為王誦之此句記述之言非孟子曰為王誦之也。

### 孟子謂蚺龍曰章

**集注** 合註此章上二節蚺龍感孟子之誠，因可以去而去。下二節孟子因或人之譏，明可以久而久見，守官守道之不同，守官去就聽命於官，守道進退聽命於道。

孟子謂蚺龍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

### 四書尊聞錄

孟子公孫丑

矣

懷新堂

蚺龍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為近，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

**本義** 孟子謂蚺龍曰：人臣之義，惟君所使，乃子之辭靈丘之邑，宰而請為士師，其所為似亦有理也。蓋為士師司刑，而又在王左右，凡刑罰有失中者，可以隨時救正，因事納忠，為其可以言也。今在位已數月矣，王之用刑，豈能事事皆當？子向未可以進言與？居得言之地，有當言之事，而猶默默無所建明，此我所未曉也。  
**附錄** 說統似也。器其迹而諒其心也。且虛說意在。下句上未可以言，從數月中就來正使激之使言。

蚺龍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

致猶還也。

**本義** 蚺龍因此感動，乃進諫齊王。王不能用，遂致其職而去，可謂得進退之義矣。

齊人曰：所以為蚺龍則善矣。所以口為則吾不知也。

議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

**本義** 然蚺龍之去，實孟子激之也。齊人遂譏孟子曰：蚺龍當言而使之必言，當去而使之必去。孟子所以為蚺龍而成其去就之義，則誠善矣。然在齊而道既不行，去又不果，其所以自為者，則吾不知也。何明於為人而暗於為己乎？

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

**本義** 公都子以齊人之言告孟子。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 四書尊聞錄

孟子公孫丑

矣

懷新堂

官守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責者，綽綽寬裕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尹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

**本義** 孟子曰：君子出處進退，各有一理。齊人豈足以知我哉？吾聞之也。人臣有官守者，則修其職，若不得盡其職，則去。人臣有言責者，則盡其言，若不得盡其言，則去。蚺龍為士師，正是有官守言責者，不合則去。乃人臣之義當然也。若我於齊，既不以官為守，又非以言為責，人固不得以臣下之職事責望於我。我亦不肯以一身之去就受制於人，則我或進或退，皆由自己主張，豈不綽綽然寬裕而有餘裕哉？齊人安得以蚺龍之去議我也？  
**附錄** 案引進退則去就也。○單註進退二字活看，不退便進也。○雙舉健氏曰：徐裕是寬裕不迫之意。賓師從容規諷以漸而入，如今朋友相似少焉不入，亦當去，但寬得些子不如那有官守言責者，恁地逼迫不得其職，不得其言，則目下便

休著

孟子為卿於齊章

孟子與之同使不惡也不與之言嚴也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

蓋齊下邑也王驩王嬖臣也輔行副使也反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

孟子為卿於齊為王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進見山往而返予齊滕之路孟子竟未嘗少假詞色與之言出弔所行之事也其待之之嚴如此

四書尊聞錄

孟子公孫丑

丰

懷新堂

說統反字中兼往字意○慶源輔氏曰行事謂祭弔之禮邦交之儀凡禮文制數皆是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

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

本義公孫丑不知而問曰人之相與若勢分懸絕或周旋不久則言有不能盡者王驩大夫今攝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既非懸隔而不得言又非倉卒而不及言乃自往至反終不與之言及行事此何意也孟子有難於顯言者乃託詞曰我與彼奉命而出若使事有不治與之共議可也今彼有司既或已治辦而儀文器數皆得其宜矣予又何言之有哉

附錄慶源輔氏曰夫既或治之正答公孫丑未嘗言行事一句

孟子自齊章

總旨新安陳氏曰此章當味盡於人心句人子事親至葬而終凡附於身與棺必誠必信勿之有悔蓋不如是無以盡於吾心也盡於人心盡天理而已矣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贏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

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贏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美太美也

四書尊聞錄

孟子公孫丑

丰

懷新堂

日事正嚴急夫子方在哀痛迫切之中虞故有疑而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以釋其疑也向者所用之棺木若似乎太美然治喪恐不必如是其過厚也

附錄翼註止於贏是勿作觀望說只是同觀邱墓餘哀未忘不能遽前意○說約嚴言喪事勿勿也屬孟子敦治也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梓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

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梓稱之與棺相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為人觀視之美而已

本義孟子曰喪非之從厚其來久矣矣商以前禮制未備其棺槨尺寸無一定之式至中古定為喪葬之禮棺木計厚七寸梓亦與之相稱自天子至於庶人不可厚薄此非但為人觀視之美而已也蓋必如是然後堅厚久遠而人子



之心藉此  
少盡耳

**附錄** 禮記檀弓曰古者棺槨無度思是過於厚觀易喪葬取之大過可見棺槨之亦七寸也○雙峯饒氏曰周七寸只如今七寸許○翼註人心是人子之心非他人之心

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為有財言得之而又為有財也或曰為當作而

**本義** 於此而有不待自盡者除是限於法制分有所不得為只得安於我分不敢過厚此不可以為悅也或是缺於財用力有所不能為只得稱家有無不能從厚亦不可以為悅也若使法制既在得為財力又足有為此正人子盡心之時古

四書尊聞錄

孟子公孫丑

圭

懷新堂

之人皆用其厚者吾何為獨不然哉棺槨之美亦猶行古之道也

**附錄** 蒙引不得無財二句輕不過設言以起得之為有財句○四書脈何為為字要分曉言為無財耶抑為不得耶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悛乎

比猶為也化者死者也悛快也言為死者不使土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

**本義** 吾謂送終之禮不可不盡者為何益人子於父母要便

附於身者堅厚久遠不使地下土壤得親近其肌膚則人子之心獨不快然自是而無所悔恨乎

**附錄** 說統對人而言之曰獨與吾何不然相應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送終之禮所當得為而不自盡是為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

吾親也

**本義** 向使得盡其心而不自盡是為天下惜此棺槨之費而薄於其親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財物而儉其親蓋慎終之禮必當盡心也則吾何用木之美者正盡人子之心而不放以薄為道耳子何疑焉

**附錄** 蒙引以儉為也天下猶云世上○註此物二字泛說葬禮不專言棺槨

沈同以其私問曰章

**本義** 說統此章當以天字為主燕之私授受是不奉天命齊之桓桓伐是不奉天討非堯舜而世遷故召齊之師非湯武而征誅故發燕之師孟子說燕非可伐又說齊非伐燕之人未嘗輕發燕亦未嘗輕與齊此處要識得聖賢大公之心○正解上節就燕論燕見燕有可伐之罪下節就齊論齊見齊非可伐燕之人

四書尊聞錄

孟子公孫丑

圭

懷新堂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曰可子喻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喻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喻子之事見前篇諸侯土地

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

仕為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

**本義** 燕王子喻惑於邪謀傳位於其相子之國內大亂沈同以其私意來問於孟子曰燕可伐與孟子據理答之曰可伐夫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在子喻之為君也未請命於天子不得私與人燕在子之之為相也未奉命於天

子不得私受燕於子。如有來仕者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彼上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於理可乎。今燕國君臣之授受何以異於是。此燕之所以可伐也。

**附錄** 漢源輔氏曰。沈同問燕可伐否。固不問以齊伐燕爲何如也。若是以王命來問。孟子必當詳告之。不但曰可而已也。○達說不得與燕不得受燕全重王命。觀下文不告於王而私與之亦無王命而私受之可見。注把天子先公並言亦大概義理之辭耳。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否。

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

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

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

**四書尊聞錄** 孟子公孫丑 壹 懷新堂

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

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

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楊氏曰。燕固可伐矣。

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

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

矣。

**本義** 齊人借孟子之言而伐燕。或疑其計出孟子。乃問曰。夫子勸齊伐燕。有諸。孟子曰。我未嘗勸齊伐燕也。但謂我勸者亦自有由。前者沈同問燕之無道。可伐與否。當時我應之曰。可。彼遂以吾言爲然。而伐之也。彼如再問曰。孰可以伐之。則吾必將應之曰。惟天吏可。若罪之天吏。方可伐之。苟非天吏。是以暴易暴。亦不可也。譬如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此殺人之

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再問曰。孰可以殺之。則必將應之曰。惟天吏可。若罪之天吏。方可伐之。苟非天吏。是以暴易暴。亦不可也。今燕伐燕之罪。誠爲可伐。然齊非伐燕之人。以齊伐燕。是卽以燕伐燕也。吾何爲而勸之哉。

**燕人畔章**

**總論** 折衷上二節。是陳賈因齊王有慚而諷以釋之下二節。是孟子因陳賈釋慚而深以責之。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爲王。

**本義** 齊取燕後。燕人共立太子平爲王。乃畔於齊。齊王曰。吾初欲取燕。孟子嘗勸我順民心及諸侯。謀殺燕王。又勸我

**四書尊聞錄** 孟子公孫丑 壹 懷新堂

置君而去。我不曾用其言。今其言皆驗。吾甚慙焉。而無以見之也。此亦其悔悟良心。可以爲善之機也。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

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

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

解之。

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

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

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

**附錄** 陳賈乃逢迎曰。王無以無可解慚爲患。焉。試問王自以爲與古之周公孰仁。且智。齊王驚歎曰。惡。是何言也。我豈敢

望周公哉陳賈曰昔武王克商立紂子武庚以嗣商後周公使其兄管叔監守殷國及成王初立管叔遂與武庚同謀而預知其欲畔而故使之是則管叔於先不仁之甚也假使不知而誤使之是無先見之明不智之甚也非不仁即不智智即周公未之能兼盡也何況於王乎賈請見孟子而爲王解之又何慚焉

**附錄**達說執仁且智且字與義義章仁且智人子既聖矣且字不同既聖處且字是仁智並說此處仁且智則倒重智上下面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亦只要形起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句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亦只相形引出不知而使之不智王意全認定不知一邊蓋欲以周公不知而使管叔解釋賈王不知而取燕耳○仁智周公未之盡句要以不智爲主說況於王乎句亦須重不智一邊乃是論齊事本旨見而解之言請見孟子而以周公事爲王解之也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

四書章句錄 孟子公孫丑 美 懷新堂

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耶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

**本義**賈因往見孟子問曰周公何如人也孟子曰德如周公乃古之聖人也賈曰聞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反以殷畔不知果有此事否孟子曰有之賈乃放問曰周公用管叔之時亦預知其將畔而使之與孟子曰周公不知也賈遂問曰然則公聖人也且有不知而誤使之過與孟子曰凡待他人可以逆料其惡而棄之今周公於管叔爲弟也管叔於周公爲兄也公以愛兄之心誠信而任之實不忍料其惡如此然則周公之過豈非天理人情之所宜有者乎非後世所可以之藉口也

**附錄**存疑周公果是不知其將畔而使之蓋愛兄之心蔽之也若謂本知其將畔但不忍以不仁待兄而姑使之是以惡善天倫若莊公之於叔段其不仁甚矣○四書脈有過指不智且字見公且然下於公者可知○齊合註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便有他人之過則不宜意○雷池錄衆引謂不智是過若不仁則不止於過也此說亦甚拈○此章論周公事專以使管叔說不必牽涉管叔說

四書章句錄 孟子公孫丑 美 懷新堂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而爲之辭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爲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過也○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己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爲之曲爲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

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

置之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

**孟子致為臣章**  
且人之處過亦有古今之不同焉古之君子有過則就自家改之知之未嘗復行今之君子有過就自家順從了只依他做去古之君子其過也無所掩覆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而及其改之也復於無過如日月復明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但順之而已又從而為之飾詞以文其過即一過也而古今不相及如此可不省哉  
孟子註古之君子說不指周公宋段民皆見之固不肯為之飾更也民皆仰之又何必為之飾如此云方與下面有情

孟子致為臣章

孟子註首二節婉答齊王見行道之心下面深拒時子見守道之義

四書章句

孟子公孫丑

朱

懷新堂

孟子致為臣而歸

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

孟子為卿於齊見道不行故改還卿位而歸齊

存疑孟子於齊先處賓師之位後亦客為卿雖不受祿畢竟是臣位故曰為臣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

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夫子未到吾國之時寡人願一見而不可得及到吾國使寡人得侍賢者之側不但寡人喜悅比吾同朝之臣皆甚喜今又以寡人不足為賓棄之而歸雖夫子高尚之志已不可回不識此別之後尚可復來使寡人得再見否乎孟子對曰繼見之期但不敢請以為請耳然此心固所願也此可見行道為君子本心而枉道為君子之大

也或

孟子曰吾雖不敢請者恐有十過二難見無任道之意固所願者出於愛君之誠是有行道之心焉句俱承前見來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

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

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殺祿之數也鍾量名受

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

孟子雖欲去而猶不忍即去至他日猶在齊也王因謂時子曰我待孟子以卿相之位他猶不肯留我今欲當國之中而授孟子居室養其從游弟子以萬鍾之祿使上而諸大夫下而國人皆尊之為師有所尊敬而取法焉子何不為我言之而使

孟子公孫丑

朱

懷新堂

四書章句

附錄困勉錄前此不留他日留之安知其非自悔自艾乎但觀其詞絕無悔過不安之意則可知其不誠耳不必在他日字上穿鑿也○室與祿不平重祿上故下只以萬鍾言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陳子即陳臻也

陳子時子雖以陳子因記陳子以轉告孟子陳子亦不知孟子欲去之心即述時子之言以告之

困勉錄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

是為欲富乎

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

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欲使我欲富則我前口為卿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為此也

**朱義**孟子以道自任義在己去邪又難以顯言乃婉言以拒之曰子所請時予之言是如此耶彼時予惡知我之不可以復留也夫王以卿辭留我不過以富誘之而已如使我欲富則前口為卿辭十萬尚辭之而不受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辭多而受少也欲富者固如是乎況我本非欲富也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

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問壘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為

四書尊聞錄

孟子公孫丑

全

懷新堂

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為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

**朱義**且我既辭卿位復以萬鍾留者是不得於彼而求得於此與子叔疑無異矣昔季孫嘗譏子叔疑曰異哉子叔疑之為人也使已得位為政至不見用則亦已焉矣又必百計使其子弟為卿以代已專政此其志不過為富貴耳夫人情亦就欲富貴而子叔疑獨於富貴之中存忠得患失之念展轉營謀有私龍斷焉不亦異乎季孫之言如此

**朱義**困勉錄引謂兩使字不同上使字是如使之使下使字是子叔疑使之也已指子叔疑此條非也蓋叔疑事乃實事豈可用如使口氣愚意上使字乃國君使也不然則使已為政不用則亦已矣此句乃是泛論叔疑事當補在言外則又不得謂已指叔疑也○慶源輔氏曰季孫所譏子叔疑之事以見我不敢效此之意辭辭而受愧雖多寡之不同畢

竟是不不得於此而又求得於彼也

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為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為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

四書尊聞錄

孟子公孫丑

全

懷新堂

**朱義**夫所謂龍斷者何也蓋古之為市者集民間貨物彼此更換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彼有司不過平物價理爭訟以法治之而已初未征其稅也有一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最窮處而登之以左顧右盼而網取一市之利人皆惡其專利而以為賤故從而征之以示裁抑後世因此遂有商稅是征商實自此賤丈夫始矣季孫所謂龍斷如此今我既辭十萬之祿復受萬鍾之饋是亦一龍斷矣如之何其可哉

**朱義**龍斷以其所有二句見古無專利之心有司者治之見古無征商之法○雙峯使氏曰左右望是欲全得之萬一不得於此亦可得於彼不得於此是譬喻辭十萬得於彼是譬喻受萬

孟子去齊章

**總論**說統通章重在無主命上

孟子去齊宿於晝

畫齊西南近邑也

孟子已去齊而仍宿於畫蓋遲遲吾行未忍遽去也

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

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臥也

不義乃有不奉王命而自以其意欲爲王留孟子之行若坐而言其所留之意是不知留賢之道也故孟子不應其言且隱几而卧若

留孟子方可留也今徒以己之私意爲王留行如何留得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

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

四書尊聞錄

孟子公孫丑

全

懷新堂

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道達誠意於

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

之不如子思然二子義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

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

客不悅曰弟子以夫子之行不敢輕率而留亦成越宿而後敢進言夫子乃臥而不聽拒人如此請從此辭不復

見矣孟子曰申子知我所以不應之意乎我明告子大凡賢者之去就非苟焉已也昔者魯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於

子思之側以通其敬賢之忱所以能安子思也若使無人在

子思之側道達其誠意則子思必不能一日安於其國矣泄柳申詳在魯義不苟容時有爲賢者常在繆公之側稱道其賢而啓君以直道之意所以能安其身也若使無人在繆公

之側以維持調護之則二子亦必不能一日安其與矣可見賢者居人國其上必有好賢之君其中必有薦賢之臣而後

可留也

而私留者○說統看泄柳申詳三句要看得好非謂二子之賢倚君側之人也二子當時亦只見魯君信用他故樂爲之

留初不知中間維持調護之故而究竟觀用之故則以有人

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爲王留我是

所以爲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絕我也我之臥

而不應豈爲先絕子乎

四書尊聞錄

孟子公孫丑

全

懷新堂

不義今子未嘗出於王命而欲以一人之私意決賢者之去留是子爲長者謀盡視繆公之待子思不及遠矣子試思之

留我而實輕我豈非子先絕長者乎而顧可謂

長者先絕子乎此可知我隱几不應之故矣

絕○困勉錄繆公自能尊子思齊王不能如繆公如何責留

行者之不及子思曰繆公自能尊子思則不待維持調護也

齊王不如繆公則必待維持調護之而後呼故爲各計者當

以留泄柳申詳之法而責王以尊禮子思之事上文所以

必帶說泄柳申詳者蓋爲此也其意實重在子思邊耳

尹士語人曰章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

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

後出畫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

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

**孟子**去齊而遲遲其行尹士私語人曰去就乃士人之大節甚不可苟王之不可為湯武人皆知之使孟子不知而來見則智不足以擇君是不明也若既知其不可然且至齊則是志在利祿而干澤也且千里而見王本欲行道今不遇而去便當潔身却乃遲遲其行三宿而後出畫是何依違進退若是其濡滯也上則因此節而有所不悅於心也

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孟子**高子以尹士相讓之言告孟子

四書章句

孟子公孫丑

金

懷新堂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

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

**孟子**曰夫尹士惡知予之心哉昔者千里而見王誠不敢料王之不可為湯武而因之以行道濟時是予之本心所欲也至於不遇故去豈予本心所欲哉

反予

予三宿而出畫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

**孟子**惟不得已而去故三宿出畫在尹士以為濡滯於予心猶以為速蓋以王之所以使我去固王之過然人孰無過而過無不可改王庶幾改之乎王如改諸則以下道為必可行以吾言為必可信必將反予而看道之遇未可知矣此三宿出畫之心即千里至齊之心也而安容遲遲出境也

**孟子**徐廣泉曰此節正明其非濡滯也此是未出畫時心事

夫出畫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尊倉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曰望之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為善

四書章句

孟子公孫丑

金

懷新堂

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為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為

**孟子**夫至於出畫之日已越齊境而王不見追也則王心終於不悟予到此時然後浩然有歸志而長往以決也雖然我雖決去亦豈忍終舍王哉蓋王之天資朴實推其不忍廢其所好猶足引用之以為善也使王果有志於為善而用予以輔之則保民而王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湯武之功未嘗不可致也王庶幾改其過予自方日切望其反予而能終舍之耶

**附說**說統孟子主意在安天下王由足用為善實思所以用齊王耳故三宿出畫尹士謂其濡滯孟子則謂其出畫之後此心益不令王王如改諸則是速予心猶以為速之意王由足用為善是速王之意○**翼註**王如用予則舉安非自負是正見王之足用為善也○**說**畫用是用孟子之王道則安是



改功利之習若說有甚大體處而欲其改此便看得小了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

悻悻怒意也窮盡也

夫予之民生在念而故主情深豈若是規模促狹之小丈夫然哉有所諫於其君而君或不受則心懷忿怒悻悻然不平之色見於其面去則盡一日之力而後宿惟恐其行之不速哉我寧受滿滯之名而不忍為此也

李震一曰此小丈夫不要看他低了亦是要君好的但主意只爲自家一身所以傷於過激君子之心全爲天下連自家滿滯之迹都不計較以此對君所以爲小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四書章句

孟子公孫丑

六

懷新堂

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

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達之之情而荷賁者所以爲果也

尹士聞之乃自悟其失曰我之所言但見得去就之際不可不明耳豈知行道濟時愛君澤民之念固倦倦不舍如此哉士誠小人也

附錄

翼註小人即小丈夫但上以並言此以識言畧異○震源輔氏曰集註本心謂其初本欲如此也餘意則後來不得已之意耳

已之

充虞路問曰章

世邊樂天意不重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而曰虞聞諸夫子

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路問於路中間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

本義孟子不遇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出書以來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窮通得喪天也君子不得於天而不怨天用舍予奪人也君子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以此言觀之則當無時而不豫也而今不有豫則與前日之言戾矣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

彼前日此今日

本義孟子曰彼一時尋常無事之時也此一時吾道行止之時也有不可以一律論者

四書章句

孟子公孫丑

七

懷新堂

附錄說統時分彼此只以充虞問見時言○義合註天固不可怨而天命實足悲矣人固不可尤而人窮實足憫矣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爲之輔佐若皋陶稷契伊尹萊

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

附錄

此時何時乎自古明良相遇必有一定之期大約五百年真元會合必有王者受命而興然王者不能獨治其間必有他業聞望可名一世者出而輔之是氣數之必然而不可易者也

附錄說統五百年重王者上蓋有聖人出則名世必因之而顯孟子自是名世者情無王者興以爲之輔佐不豫意本此未說出也下文方見之存疑五百

年二句是爲下節數與時張本

出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周謂文武之間數則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為

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為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

本義乃由周以來七百有餘歲矣以五百年之數計之則已過其曆矣以當今之時考之則亂極思治王者當興而名世

可以自為之日矣於此時而不得有為以立名世之業此所以不能無不豫也

附勉錄按時數只平說自妙不必事○註云亂極思治如禮樂久衰則必振民生久困則必復詐力久用則必繼戰

征久用則必息戰戰國時勢著想方今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

吾何為不豫哉

四書傳開錄

孟子公孫丑

宋

懷新堂

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

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為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

不豫然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

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

本義夫世之治亂皆天為之當此時而我猶不遇是特天之

未欲平治天下也有如天心厭亂而欲平治天下則當今之

世懷名世之具者舍我其誰也天意未可知則平治固有日

而其具又在我則大行猶有時隨吾所遇安意以待之耳又

何為不豫哉  
附詳憂源輔氏曰不能無不豫憂世之志也實未嘗不豫樂

天之誠也憂樂自常情視之則相反自聖人言之則並行而

不悖也○自上節觀之則孟子不能不豫

然也自此節觀之則孟子未嘗不豫也

### 居休章

案合註據總註云仕而受祿也。不受齊祿義也。則通

章俱只重不受祿有為是不可以未節為不去之由與不受

祿並重總見得去齊我志而久於齊非我志此其所以不受祿也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休地名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君子居其位則食其

祿今夫子既仕於齊而又不受祿豈古之道有然乎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有去志變謂變其

四書傳開錄

孟子公孫丑

宋

懷新堂

去志

案孟子曰非古道也吾之所以不受者以吾始來齊於崇

邑得見齊王談論之際即知其不能用我退而有去志矣此

志不欲變故故不受其祿也

說統志不欲留齊而復受其祿便是苟

祿所以不受非但是恐受祿便為他藉原也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孔氏曰仕而受祿

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

端裁之不亦誤乎

案但因見王之後繼而有師旅之命上下戒嚴不可以請

勢有所阻不得不久留於齊實非我志也此所以不受其祿

也。

附錄 說約退而有去志久於齊非我志也兩志字相照應○  
南軒張氏曰孟子之去齊三宿出書而以爲速此章云云何  
也初見齊王之情必有不從用者則可去之幾未嘗不先覺  
也又以其質亦有可取故不受其祿姑留以觀其感悟與否  
也豈徒爲苟留而已哉

四書尊聞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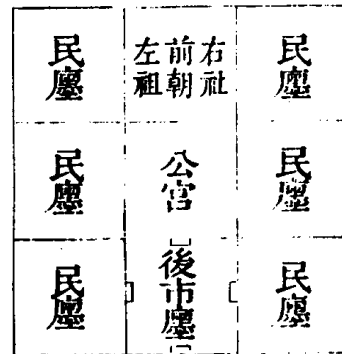
孟子公孫丑

卒

懷新堂

四書講義尊聞錄卷之十五終

都邑之圖



蒙引曰左右各三區皆  
民所居此是廛無夫里  
之布之廛後市之廛是  
市廛而不征之廛市四  
面皆有門



四書尊聞錄

孟子公孫丑

卒

懷新堂

四書講義尊聞錄卷之十六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爲世子章

孟子曰：性善爲上，前二節略世子以性善而實其人後三節詳明性善而勵其志。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太子也

滕文公爲世子以定公使將往楚國脩交鄰之禮時孟子在宋文公慕其賢乃過宋而見孟子。

前章引或謂天子之子爲太子諸侯之子爲世子非也周公立教世子之法成王亦稱世子則世子太子天子諸侯之

四書尊聞錄

孟子滕文公

懷新堂

子通稱矣故曰世子太子也後世乃分○困勉錄裏合註四書豚俱謂楚宋不同路乃是迂道以見孟子麟士則謂不必

如常解作迂道來見麟士爲長但麟士欲以過宋二字連上讀而見孟子四字另讀則亦不必也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

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

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

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

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程子曰性

卽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

不善發而中節卽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爲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孟子見滕世子欲從本原上啓發他故所與言者大約人有此生卽有此性性本有善而無惡於言性善之時又必

稱堯舜以實之所以互相發明也其意蓋曰知性善則知堯舜之必可爲矣知堯舜之可爲則性之本善益見矣

附錄朱子曰孟子見滕文公便道性善他欲人先知得一本原則爲善必力去惡必勇○易言柔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雖曰已生然其本體初不相離也

○新安陳氏曰性善是虛說其理解堯舜是指能盡性之人以實其說○說統道性善與稱堯舜二句正相表裏言這性充得去時便是堯舜蓋堯舜與人同是一性卽做到唐虞事業不曾於本體上加得分毫可見人人此性人人此善卽人

四書尊聞錄

孟子滕文公

二

懷新堂

人堯舜矣語意只要世子以堯舜自期不重堯舜能盡性上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爲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

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

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

無復有他說也

本義世子問性善之說本能了然且堯舜之聖益加疑畏故自楚反復見孟子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曰世

子得非疑吾言乎吾言固無可疑也夫道之在人同出於天無古今無聖愚一而已矣道既無二吾安得有二說哉附錄朱子曰此道字正指性也道者德行性命之總名何者不是道此處不必拘於中庸性道之分

成蹊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

豈欺我哉  
成蹊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爲者亦若是言人能有爲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爲必不可師故謂周公之言而欺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

本義道一之說非我之私言也不觀古人之言乎昔成蹊謂齊景公曰今人見說聖賢便懷然畏之不知彼固丈夫也我

#### 四書傳問錄

孟子滕文公

三

懷新堂

亦丈夫也其性本一吾何畏彼而不敢擔當哉顏淵曰古今稱聖人必曰虞舜然舜何等人也予何等人也性非有二人能立志有爲亦若舜矣公明儀曰周公謂文王我之師法可學而至也自我言之我性中自有文王信乎文王可學而至周公之言豈欺我哉夫此三人之言所以如此者正以古今聖愚本無二道也然則世子復何疑惟篤信力行以師聖賢而已

附註四書傳問錄之言爲景公發勿認我吾字是自道丈夫只當人看○夏註畏字是不敢擔當意○案合註我師謂我可師而至之非爲我之師也○夏註周公豈欺我哉蓋周公固能師文王吾人亦能師文王意○存疑彼丈夫我丈夫舜何人予何人等處都要以性入說○案引吾何畏彼哉者以其道之一也有爲者亦若是者亦以其道之一也周公以文王爲我師者亦以其道之一也此集註所謂既告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者也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者言外意也○朱子曰孟子引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

這裏此外更無別法若如此有箇處方有田地可下工夫不然則是畫脂畫水無真實得力處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厭眩厥疾不瘳

絕猶截也書而書說命篇厭眩憤亂言滕國雖小猶足爲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爲善也○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

本義然欲師聖人惟思無奮發之志不患無努力之資今滕絕長補短將有五十里也國雖云小矣苟本之於身而達之

#### 四書傳問錄

孟子滕文公

四

懷新堂

於政以其所以治己者而治夫人則雖小國猶可以爲善國但恐立志不高自治不勇見天理而不肯進德人欲而不忍割則人欲日長天理日消身之汗濁固不足以爲善人而紀綱廢墜亦不足以爲善國故書曰若藥不厭眩厥疾不瘳有志於復其性而爲聖賢者當知所以自勵云

附註夏註猶可以爲善國且陳理問問說而勉世子奮發有爲之意却引書內○朱子曰人要爲聖賢須是猛起如服眼眩之藥以除深痼之疾直是不可悠悠○勉者黃氏曰歷引三人之言所以釋滕文之疑終以藥眩所以屬其志

#### 滕定公薨章

總目說統通章大旨重親喪固所自盡一句後不可他求是在世子是誠在我何句相應○世子志行喪禮根原全在於心終不忘處得來此正真情所發見可見人性本善處惟性本善故孟子說到悲惻處足以動世子世子行到悲惻處足以動當世之人人心可見人性之無不善而堯舜真可爲矣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傳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

本義 滕世子見孟子之後其父定公薨世子謂其傳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其性善堯舜之說猶在於心而終不能忘今也不幸至於當先人之大故不知喪葬之禮如何方合於聖人之道吾欲使子往問孟子然後舉行喪事庶免於悖禮之失也

附詳 達說於心終不忘便隱然有盡性希聖之志故欲問孟子而行事

然友之鄉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

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

四書尊聞錄 孟子滕文公 五 慎新堂

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飢粥之食自

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爲問故孟子善

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

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己也但所引曾

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

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

三年也齊衣下縫也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疏麻也麻布

也飢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此古今貴賤通行

之禮也

義 於是然友之鄉問於孟子孟子曰當喪禮既壞之時而獨能以此爲問不亦善乎然父母之喪其哀痛迫切之情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而無待於勉強者宜乎世子於此有所不能自己而必欲問焉以盡其心也然盡其心者在盡其禮會子有言曰父母生時左右就養當事之以禮沒後衣衾棺槨當葬之以禮祭時輪祀蒸嘗嘗祭之以禮禮無不盡則心亦無不盡可謂孝矣此皆子汎論人子之禮我嘗學之若夫諸侯之喪禮典章殘缺其詳悉吾未之學也雖然禮之大經一定不可易者吾嘗聞之矣父母之喪必以三年爲定三年之內所服者必齊衰之服所食者必飢粥之食上自天子達之庶人貴賤通行而三代以來未之有改也我所聞

附詳 翼註固所自盡泛就人子自然之心說不可加一當字玩註宜乎可見○論語自致自字是自然此自字是自己觀註非自外至可見而自然盡心乃在固字上○達說諸吾嘗聞之句要本通行意發之○翼註三年之喪句是主齊疏飢

四書尊聞錄 孟子滕文公 六 慎新堂

粥皆在三年內○趙氏曰自天子達於庶人是無貴賤之別三代共之無古今之異○朱子曰孟子說制度皆舉其綱而已如田之什一喪之自天子達之類○自盡其心喪禮之大本也三年齊疏飢粥喪禮之大經也

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

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

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爲長兄

弟宗之故滕謂魯爲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

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

意以爲所以如此者蓋爲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

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

**本義** 然友反命於世子。世子以孟子之言為必不可行。遂定為三年之喪。是時古禮久廢。同姓父兄異姓百官皆不欲曰。如今稱秉禮之國。莫如魯。乃吾滕之宗國。三年之喪。魯先君莫之行。吾滕之先君亦莫之行。至於子之身而悉反之。是違魯先君與吾先君也。斷然不可。且志書有曰。喪祭之禮。當從先祖志之意。蓋曰。上世所行之禮。有所傳受。不可改也。今子遂自改之。欲行古禮而先悖古訓。如之何其可哉。

**附錄** 梁引定為三年之喪。則所謂齊疏之服。軒裳之食。在其不中矣。若定為三年之喪。只是世子行。未有子行。而臣下不行者。然此處所重。即在君上親視喪。固所自盡一句可見。○困勉錄。志言先祖是指立法者。說父兄百官所認之先祖。指康法者。說吾有所受之也。是父兄百官解志之意。即體先祖的口氣。謂先祖教人從其禮者。其意謂吾上世有所傳受。

四書尊聞錄

孟子滕文公

七

懷新堂

此其意未嘗不是。但誤處在錯認壞法之祖為立法之祖耳。○翼註。舊字指先祖。先祖有所受。則後人不可違註。上世即先祖也。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

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

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已。冢宰六卿之長也。歆飲也。深墨。甚黑色也。卽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伏也。孟子言但在此世子自盡其哀而已。

**本義** 世子見羣臣不從。乃反躬自責。謂然友曰。凡人平日為人。敬服然後有所舉動。無不信從。吾他日未嘗勤學好問。只好馳馬試劍。素行不足。取信於人。故今日欲行大禮。父兄百官皆不滿足我。我也衆志未孚。恐不能盡送終之大事。子為我問孟子。曰。如何可以服人而成就禮也。然友復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喪禮久廢。一旦驟行。誠難免於衆議也。然為世子計者。但當求之於已。而斷然行之。不可以他求於人也。孔子有言曰。君薨。之曰。嗣子以百官政事聽之。於冢宰。自己居次守喪。飲粥。湯而色深墨。卽喪次之位。朝夕哭臨。惟自盡其哀而已。於是百官有司莫敢不哀。所以然者。以在上之哀。痛有以先之。而感發其良心也。蓋上有所好。則在下之觀感。必有甚於上者矣。在上之君子。其德能感乎人。譬如風也。在下之

四書尊聞錄

孟子滕文公

八

懷新堂

小人其德惟應乎上。譬如草也。草上加之以風。無不偃。小人被君子之化。無不順從。此理之必然也。孔子之言如此。今世子乃在上之君子。若能自盡其哀。則莫敢不哀矣。是在世子而已。豈可以他求哉。○附錄。梁合註。悉是世子自恐其格於衆議。而不能盡心於喪禮也。子為我問孟子。求所以息衆議而使已得盡心行禮之意。或說云。欲不行。則無以盡我之心。欲行。則又沮於衆人之議。如此。則是不欲行矣。此語未安。○雙峯饒氏曰。君薨。君子統天子諸侯而言。聽於冢宰。是國家政事皆聽命於冢宰。非聽政聽訟之謂。○梁引卽位而哭。位喪位也。○達說。孔子曰。君薨。中節。要卽親喪。自盡意。而關發之前三年之喪。齊疏之服。軒裳之食。重一禮字。若聽於冢宰。云云。重一哀字。故然友反命而定為三年復古禮也。五月居廬。云云。未嘗而致其哀也。顏色之戚。云云。既葬而致其哀也。○蒙引。孔子曰。君薨。直至草尚之風。必偃。皆是孔子之言。惟是在世子一句。是孟子言。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

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有  
命令教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  
○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  
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唯其溺於流俗之  
弊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葬葬  
之說則固有以啓發其良心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  
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  
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

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  
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  
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

**○**然友復命於世子世子悟曰孟子之言極是誠在我  
之自盡而不可以他求也於是斷然行三年之喪凡五月居  
廬守喪未有命令告戒而父兄百官皆已感悟皆稱曰知禮  
及至葬期四方咸來觀之但見世子顏色慘戚哭泣哀痛凡  
諸侯賓客來弔者亦無不喜其盡禮而相與悅服焉蓋能自  
盡而人應之真所謂上有好下必甚而人性皆善於此可見  
矣

**○**說統五月以下一是未葬時能自盡而感近人一是方  
葬時能自盡而感遠人正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處○**○**  
思自曰百官族人可謂曰知與前皆不欲相關○**○**  
書脉觀是四方來觀禮者皆是鄰國來弔者勿混看

**○**禮記喪大記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苦枕塊非喪事不言

滕文公問爲國章

**○**存疑民事不可緩一句是一章大旨引詩是說民事不  
可緩之說民之爲道也節是說民事所以不可緩處民之陷  
罪由於無恒心無恒心由於無恆產此民事所以不可緩而  
民之恆產不可不制也故承之曰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民有  
制自夏后氏五十而貢至商周亦助都是說此事設爲庠序  
一節又是說既富而教之事不在民事內蓋必教養兼具然  
後爲治法也然終歸重在此事上故自使畢職問井地後只  
說井田不復言學校○徐斂莊曰通章大義只重急民事而  
行助以養其民上前段論制產說到明倫後段論正經界說  
到百姓親睦總見助法之善若以養與教對說則失本枝之  
辨若以助對貢說又失立言輕重之辨

滕文公問爲國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

**○**滕文公問位之初以禮聘孟子至滕因問爲國之道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  
始播百穀

民事謂農事詩幽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綯也亟急也乘  
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爲緩而忽之故引詩  
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爲此  
也

**○**本義孟子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民事乃有國者所當  
亟圖而不可少緩者也幽風之詩連農家相勸之言曰當此



農隙之時。往往取半。青則以桑。而治之。蓋以來春將復始播。而不敢為此也。可見民自以農事為急。如此然則為君者。可不以此為急乎。

附錄四書。孟子。事指制產。行助。論內全要。合經。因處以應下面等意。勿泛講。蒙引。書。爾雅。朱。古。爾雅。爾雅。冬月事也。故云。來春將復始播。而不敢為此也。可見民自以農事為急。而推其所急。在此。故君當以急也。○蓋紫溪。曰。七月之詩。周公欲成王。知稼穡之艱難。而作也。即其詞而玩之。則知有周盛時。臣所以告。而告戒者。惟此民事。君所味歎。而圖維者。惟此民事。古人急之。而今可緩耶。全是要文。公以此為法。

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

四書章句  
孟子滕文公  
三  
懷新堂

本義且民事之不可緩者何也。蓋以民之為道也。有此衣食之常產者。則有所藉以爲善。而固有之恆心。以存若無恆產。即無恆心。此理之必然也。苟無恆心。則凡放蕩淫靡邪妄侈肆之惡。將無所不為。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不時不能制。恆產以養民。使民迫於飢寒。而犯法無畏。張羅網而聖之。使入其中也。焉有仁人在上位。而為此罔民之事也。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

本義惟民不可罔。是故古之賢君。其恭以持已。不致以貴而驕。儉以自奉。不敢以富而侈。雖其恭也。故能以禮接下。雖其儉也。故能以儉自下之心。雖其儉也。故取民有節。雖其恭也。故求以傷小民之生。不如是則罔民。而不得為仁人矣。

接下。不可以為指恭儉之實也。有則能。○上言仁人之急於制民產。只是儉德下復兼恭儉言。皆五分田制條二首。相和。制民產。下之事。分田制。○紳民產之事。故於此兼言之。

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

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為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為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

本義陽虎未必知仁。然其言亦可鑒焉。曰。為富則必多取病民。即行不得仁矣。為仁則必損上益下。即致不得富矣。可見天理人欲不容並立。為國者可不體下與取民有制。而甘於罔民。致同於為富不仁者哉。

附錄四書。孟子。滕文公。三。懷新堂。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為貢。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為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

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為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

**朱鑑**今以制民恆產與其取之之制言之夏后氏每夫受田五十畝而其取之則行貢法殷人每夫受田七十畝而其取之則行助法周人每夫受田百畝而其取之則行徹法貢助徹名雖不同而究其取民之實則皆什分中而取其一分以供上皆中正之制也夫以下貢上貢義易曉而所謂徹者何耕則通力合作收則計畝均分取義於徹也所謂助者何不稅其私田但借民之力以耕其公田取義於藉也取民有制三代之仁政如此

**附解**或問三代受田多少之不同何也宋子曰張子嘗言之矣陳氏徐氏亦有說焉然若有可疑者蓋田制既定則其

懷新堂

溝涂畛域亦有一定而不可易者今乃易代更制每有增加則其勞民動衆廢壞已成之法使民不得服先賢之田畝其煩擾亦已甚矣不知孟子之言所以若此者果何耶陳氏曰夏時洪水方平可耕之地少至商而濫廣及周而大備也徐氏曰古者民質用約故田少而用足後世彌文而用廣故授田之制隨時而加焉○存疑貢助徹是三代之法之名三句是渾論說言夏后氏受田每夫五十畝而行貢法殷人七十畝而行助法周人百畝而行徹法註是細解不可用他說本文觀孟子自解曰徹者徹也助者舉也可見○貢法每夫受田五十畝就中出五畝之人以爲貢是十分中取一分也助法每夫受田七十畝外掛公田七畝已得七十畝以七畝之入供十是十分外取一分也曰其實皆什一亦概言之爾○說約此節必重其實皆什一句存疑云貢助徹是三代之法之名者其實而言也百畝而徹不必達兼貢助蓋此處方以徹與貢助二者一類並列亦不重能兼耳○達說什一也公上是徹三代之賦其實同下是釋其義也則雖以達力今作計數均分有徹字亦當在徹者徹也內說書須有分字步釋概如此○達說制民厚生就落在取民有制之內言取民

附考周禮夏官司徒達人凡治野夫間有達遂上有逋萬夫有川川上有磳有大有澮澮上有達千夫有溝澮上有逋萬井非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澮方有里爲甸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

懷新堂

之以足取盈之數也稚幼子也

**本義**然貢與助雖皆什一取民而貢法又不如助法之善也龍子嘗曰古來治地之法莫善於殷之助莫不善於夏之貢何以見貢之不善也蓋年歲有豐歉則收成有多寡貢則計數歲中豐歉之所獲就中定一取民之規則其流弊遂有不可言者如遇豐年穀米狼籍百姓充然有餘便多取亦不爲虐乃拘其數而寡取之遇荒年收穫不多以此供糴田之費尚且不足乃拘其數而必取盈焉人君爲民父母使民踴躍然恨視將終歲勤動之所獲盡以輸之於官而不得以奉養其父母又稱貸以足取盈之數致使公私交迫仰事俯育一無所資而老者稚者皆轉死於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貢

法之不善至此若助法則公田所得之多寡而取之  
安有此弊哉即龍子之言觀之可見助法之當行矣  
**附錄** 蒙引校數歲之中謂樂歲與凶歲二者之中也蓋數歲  
之內自有凶歲之不同此亦近於十莫之說中矣○四年養  
其田而不足謂以其所得者供填田之費尚不能給也○說  
統樂歲非寡取也拘於常數也凶年非加賦也必欲滿其常  
數也○**蒙** 註為民父母至節未俱跟取盈來○**賽** 合註為民  
父母以下單就凶年說不得以養其父母承取盈來轉手講  
察承解貸來助助然連著不得養父母此非日終歲勤動而  
盼盼也○**雙** 孝德氏曰解貸而益之如常年五石納官凶年  
折了只納四石而公家必取盈五石之數則又貸他人一石  
來泰納以足其數此所以見貢法之害○說統自古隨時立  
法無非變通以宜其未有不善者而後世泥其制以定賦則  
貢不若助之善故引龍子之言而斷其必當行助也要知貢  
法不善乃當時行貢法之弊非禹貢之弊如夏賦之錯出者  
不在常數又觀其豐凶而補助不足可見○**蒙** 註龍子曰三  
節總見得  
助法當行

四書章句

孟子滕文公

五

懷新堂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

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  
者授之上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為表裏所以

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

**本義** 夫助法必有公田而世祿者正取之公田與  
助法相為表裏者也今世祿之制滕固已行之矣

**附錄** 蒙引夫世祿滕固行之矣此不必是公田所需者蓋當  
時助法不行那有公田只是於貢法隨俗加賦而取之正是  
取民無制者也○貢法無公田而集註乃曰蓋世祿者授之  
土田云云此蓋正言之○說統此不重世祿上只舉世祿之  
既行以見助  
法之當行也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  
也

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兩也言順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  
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  
亦用助故引之也

**本義** 惟是助法未行得無以商人之法非我周之故典乎不  
知助法正不獨殷行之也當藉小雅大田之詩云順天有雨  
澍我公田遂及我私田夫貢法無所謂公田惟助內有公田  
由此詩觀之可見助法不特行之於商雖周家盛時亦行助  
法也蓋以見助法之善為當代之  
所宜行滕固常舉其廢而復行之也

**附錄** 統所謂周用助者當時助法之廢已久孟子特因詩  
中兩語而想傳出來講中須得此意雖字亦字要味言法之

四書章句

孟子滕文公

五

懷新堂

不若未久而不變者自殷至周時亦久矣而助法尚未之  
變則法之善可知且以文武君而周公相豈不能制立法  
而助却仍殷之舊則法之善又可知總明助法之善所當行  
意○說統惟助為有公田雖周亦助而不及微者承上文莫  
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而言也且惟貢是取之於民無公田助  
與微皆有公田則行助亦即是行微故下曰諸野九一而助  
而又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則固未嘗判定七十畝者方謂  
之助時至戰國蓋又不同春秋時亦不必拘曰益微乃從周  
也制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  
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  
小民親於下

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學也學

**本義** 誠能舉行助法則民得其養矣既有以養之則民不失其恒心而教化可興矣必也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夫所以名之爲庠者取養老之義使民知尚齒尊年也所以名之爲校者取教民之義使民知三物六行也所以名之爲序者取習射之義使民知序賢觀德也三者皆鄉學也其實本非有但三代相繼各舉一事爲名所以在夏則曰校在殷則曰序在周則曰庠至於天子諸侯之國學則三代共之而無異名也夫庠序學校之設名義雖殊而原其立教之意皆所以講明人倫也蓋人之所以爲人者正以其有倫耳誠使建學立教人倫昭明於上則小民莫不率由於倫理之中以恩相與以分相繼而親睦之俗成於下矣此教民之法也養以達民生教以復民性爲國之道盡於此矣

懷新堂

附解蒙引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以設爲二字提端而夏商周字在下還當作使文公設學教民云兼舉庠序學校文公若行時聽其自擇一名也○古者國學惟天子之都以及諸侯之國都有之鄉學則隨所在而酌立之鄉子弟之秀者則以次升之至於國學而待用其不能者則歸之農而士農分矣○問鄉學如何朱子曰皆是農隙而學曰孰與教之曰鄉大夫有德行而致其仕者教之○說統養也三句釋其意而三代異名亦自有故夏當禪受天下禮讓成風直是教人六德六行興仁興讓而已按字有倫次等第激發造就意殷當革命後欲消天下干戈之習故借習射觀德陶之禮讓中也周道尊尊而親親又當播棄羣老之後則養老爲先○員註人倫明於上只是明之以教人非主躬行言也○雙峯饒氏曰小民親於下者蓋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所以教以人倫使之君與臣自相親又與子自相親長與幼自相親非尊君親上之親○說約設爲句總說庠序者至共之中庠序學校四字皆所以句中教之二字人倫明二句攝其當明也○說統此節見行助之後便可設學校以教民總見助之當行意教養不可平

大學在鄉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頤宮司徒終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陽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肯以細惡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馬不愛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仕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草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於大樂正大樂正告於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上皆入學不愛王親視學不愛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棗終身不齒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

懷新堂

位定然後祿之○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  
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  
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序虞庠在國  
之西郊○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街有序國有學註  
衍當爲州○祭義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周禮地  
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實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  
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鄉  
大夫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灋於司徒退而  
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  
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  
禮賓之歲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  
受之登於天府內史讀之○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  
以爲道本二曰敬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  
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  
長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分北國之  
貴遊子弟學焉○禮書記曰天子設四學蓋周之制也周之  
辟廱卽成均東膠西序魯宗卽右學成均居中其左  
東序其右魯宗北大學也成序在國之西郊則小學也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

滕國編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與王業然為王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

**本義**以滕國之編小果行此仁政未必能與王業然一有王者受命而起欲養民樂必來取法吾君之養民者以養其民欲教民樂必來取法吾君之教民者以教其民是為王者之師也

**附錄**說約此節言勢下節言理亦有漸致不可知者蓋多方勉之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

國

四書尊聞錄

孟子滕文公

木

懷新堂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踰年之稱也

**本義**然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罔常懷懷於有仁苟行仁政豈特為王者師而已哉詩云周雖舊邦其受天命則維新詩所言乃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乎王政

亦足以受天命與王業而新子之國矣

**附錄**達說此新國字與為國字正相應○東陽許氏曰自民事不可緩至雖周亦助也養之事設為序序至小民親於下教之事下至新子之國總言之答文公者至此下答畢戰却只是言分田蓋畢戰惟掌井田之事也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為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脩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以兼并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

**本義**滕文公因孟子之言遂使其臣畢戰主井地之事又使之來問其詳孟子曰先王仁天下之政莫大於井田今子之君將行井地仁政選擇草臣之中而使子委任責成可謂專矣子必勉力從事可也夫治地分田各有界限行仁政必自經畫其界限始如通水道則有溝洫正阡陌則有道塗立疆勝則有封的上塤植的樹木劇然不可紊亂也若經界不正則公私之田無一定之分豪強者得以兼井於下而井地遂不均矣賦出於田田無定分則賦無定法貪暴者得以多取於上而穀祿亦不平矣是故暴虐之君貪污之吏惡其不便於多取必欲慢而廢之以快己之私也誠經界既正則豪強貪暴弊無所容分民田治國祿可坐而定

**附錄**蒙引此仁政專指分田制祿○雙峯饒氏曰溝塗封植之界經緯錯綜直者為經橫者為緯只舉經字有緯在其中溝洫之類塗道塗封土塤植植木為界○說經界不正則語舊解以不正句為主而以不均不平均分田制祿兩

四書尊聞錄

孟子滕文公

充

懷新堂

均必謂在下者耳汙吏謂貪官井祿吏之吏○四書味一反如一正總則必自經界始意○經畫下字段以經界二字為重遂致誤人

夫滕壤地編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

野人莫養君子

言勝地雖小然其開亦必有爲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爲野人

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

**本義**夫勝壤地雖小必必有爲君子而仕者焉必有爲野人而耕者焉使無君子則莫施政令以治野人使無野人則莫供賦稅以養君子君子野人不

可則無故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

**附錄**家引齊始也非將然之理○豐稔氏曰分田制祿雖平說然却相因穀祿卽井地中公田廢其穀以爲祿分田始可制祿○家訓此節承上言君子小人不能相

無則分田制祿不可偏廢此經界所以當正也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外都鄙

四書章句

孟子滕文公

手

懷新堂

之地也九一而助爲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

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爲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

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

亦不止什一矣

**本義**然分田制祿之法必因地而制其宜彼郊野之外土地廣濶可爲井田請行九一之法以一里之地畫爲九區中一

區爲公田使八家助耕收其所入此卽殷之助法也郊關之

內比閭相屬難行井田則請行什一之法以百畝之田爲一

夫之業使輸其十畝之人於公家此卽夏之貢法也如此則

君子有祿而野人賴以治矣野人有田而君子賴以養矣

**附錄**家引齊始也非將然之理○豐稔氏曰分田制祿雖平說然却相因穀祿卽井地中公田廢其穀以爲祿分田始可制祿○家訓此節承上言君子小人不能相

無則分田制祿不可偏廢此經界所以當正也

則授一夫使自貢其什分之一於上也○家訓九一以田之

區數言什一以田之畝數言此處都有經界在正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

祭祀也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此未備耳

**本義**夫君子世祿各有定分此常制也而世祿常制之外自卿以下必有奉祭祀之圭田而圭田則五十畝所以厚君子

也

**附錄**家引圭田五十畝是卿以下皆同也蓋制祿之法則有定分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惟

圭田乃是分外加厚之田則視同仁無卿大夫之別蓋先

王之特恩也○因勉錄直解謂卿以下其祿漸薄不有以優

之將祭祀不備此謬也圭田所以發其孝思非爲其祿薄也

蓋卿亦在內豈是祿薄者○賽合註圭田餘夫之田皆有經

界所當

正之

餘夫二十五畝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爲率受田百畝如

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

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

厚野人也

**本義**一夫受田各有百畝此常制也而百畝常制之外若有

弟而年十六者則爲餘夫餘夫則受田二十五畝所以厚野

人也此雖在田祿常制之外然分田卽有此

田制祿卽有此祿蓋亦分田制祿一時事也

**附錄**雙峯僉氏曰一夫受田百畝六十歲傳與其子子養其

父但只是長子受父之田次子便是餘夫別請二十五畝若

無子則百畝納之官矣。說苑主田在公田中分得之餘夫田在私田中四分得之。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守望防

寇盜也

本義夫分田制祿固當兼行乎貢助然貢法終不如助法之善以助法言之民有世業一鄉之民凡死而葬者徒而易居者皆不出此鄉之內蓋以此鄉之田八家同井故也惟其同井所以一出入相友讓也近守遠望彼此相助防患密也遇有疾病相與扶持其羸弱救其困急也如此則鄉井之民若樂患難無往不同而視瞻之風成矣井田之有以善民俗如此即此一端亦可見助法之善矣

#### 四書尊聞錄

孟子滕文公

三

懷新堂

附解困勉錄此鄉字不可作鄉遂之鄉看。猶言一方耳。禮書以鄉田同井句證鄉遂之亦爲井非也。○說統鄉田同井句是一節之樞紐。○困勉錄則百姓句未嘗不是效但其效不止此耳。且其所以說此效者亦不重在效其意歸於言井田之有以善民俗耳。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政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爲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時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

本義今欲行之則當詳言其形體之制每地方正一里畫爲九區形如井字一井之田其九百畝其中百畝爲公田以爲君子之祿外八家皆各私百畝以自贍而此八家之民則同出力以養公田凡耕稼收穫之時必先治公田公事已畢方去治私田之事夫先公後私若是其有序而不紊者何哉所以分別野人使不得上擬君子知勞力以治人者其分宜爾也

附解困勉錄方里而井二句以里計之則一里以畝計之則九百畝總是一意。○方里二句是經界之大綱其中爲公田三句是經界之細目公事畢以下則因上言井田形體而又帶言其中寓有別野人之意也。○同養公田四句見得官不侵民民不侵官故亦屬在井田形體之內。○說統此正是經界處所以別野人也。○極妙此便是野人之分宜養君子即此一句已先破許行並排之說矣。○慶源輔氏曰上既言助法之善故此下遂言周之助法也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 四書尊聞錄

孟子滕文公

三

懷新堂

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呂氏曰子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

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苗郵患厚木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則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因略以致詳推舊而為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真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

四書尊聞錄

孟子滕文公

荀

懷新堂

**附錄**然井田之法久廢矣我所謂定中外之區辨公私之等別君子野人之分特其大略如此也顧時勢之變遷不同地方之肥磽不一或宜於古而不宜於今或利於此而不利於彼又有不可以拘泥者若夫變而通之化而裁之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不泥先王之法而亦不失先王之意則在滕君主持於上吾子協贊於下同心共濟各盡其職而已豈吾言所能悉哉

**附錄**家訓此字通承夫仁政以下說○困勉錄大略依註對詳細說不對潤澤說講潤澤句當云蓋使古制詳明亦不可不潤澤也況其大略尤不可不潤澤也淺說以大略對潤澤說不是○或問潤澤之說雙峯饒氏曰前面說底是箇硬局子到這裏須是要會變通使合人情宜土俗可也潤澤非文飾之謂乃是和軟底意思不全是硬局子溫潤滑澤方可行得○案合註前七段皆是敘治法末節歸重治人未有無治人而可以行治法者也與孔子答哀公人存政舉同意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章

**總論**說約通章分三大段落自並耕而食直至亦不用於耕

段至不用於耕中我是言荒僻所憂之大而不必耕然二段相承皆足上文之意至若責陳相之倍師亦從並耕生來而未段同價之說特因其所述而歸之不得平重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白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廬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

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為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為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庶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捺之欲其堅也以為食賣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

四書尊聞錄

孟子滕文公

孟

懷新堂

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

**本義**昔文公因孟子之言欲行三代井田之法時有托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至滕叩文公之門而告曰吾遠方之人聞君分田制祿而行仁政心竊慕之故特來歸附願受一廬之居以為君之氓於是文公以其慕化而來遂與之居處但見其徒有數十人皆以褐為衣且捆屨織席以供食蓋以人必自食其力而後可也此亦可以徵見其意之所在矣

**附錄**程紫溪曰許行是箇大言欺世之徒彼見儒者言三代之說故自倡一說不曰三代而曰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為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為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庶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捺之欲其堅也以為食賣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問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

陳良楚之儒者相所以起士未其柄也

**陳良**又有楚儒陳良之徒陳相者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至滕告文公曰聞君行三代聖人之政是亦今之聖人也願為聖人氓以沽仁政之澤焉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

殽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四書尊聞錄

孟子滕文公

美

懷新堂

養殽熟食也朝曰饔夕曰飧言當自炊爨以為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

**朱**夫何邪說易以惑人陳相一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所學於陳良者而學之焉陳相既學其道乃見孟子稱述許行之言曰滕君有志復古以行仁政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古聖人治天下之食道也彼賢君平時必與民並耕而自其食且朝饔夕飧而兼理治民之事不自逸而為天下任勞此賢君之道也今滕有倉廩府庫皆是取之於民者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為賢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也

**附錄**因趙經耕一句事看以並耕作生食字連義發作通法而又兼治民事作尼○索引陳相許行之言所刺在滕君而其所以刺則在孟子也○四書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

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甌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釜所以煮飯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耜屬也此語八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

**附錄**孟子將折其非先就其身之所不能兼為者詰之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相對曰然許子農家固必自耕而後食也又問曰有食必有衣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對曰否許子衣褐不必織而衣也又問曰有衣必有冠許子冠乎對曰冠又問曰冠各有異制許子所戴何冠對曰是素冠孟子因詰之曰褐與冠皆許子自織之與陳相對曰否以所種之粟易之遂又問曰褐與冠許子何故不自織相對曰許子所務者農若自織則不免害於耕是耕已難兼乎織矣孟子允欲多

四書尊聞錄

孟子滕文公

毛

懷新堂

其說以辯之也又問曰熟食必用釜甌耕田必用鐵器許子之業也亦以釜甌共耕也亦以鐵耕乎相對曰然以器利用猶夫人也又問曰釜甌與鐵亦許子自為之歟對曰否以所種之粟易之此可見許子一身皆必出於易如此

**附錄**翼註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此作一頭孟子非不知許子種粟但以此開辯問之端耳下文衣冠作一腳釜甌鐵作一腳皆種粟之身所不能兼者○自織之與總承衣褐冠素來○存疑許子衣褐陳相本以述孟子之駁也要亦逃不得何也雖楊必須人織也但孟子姑置之○翼註冠素只是無文飾不限白色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

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釜甌之屬也。陶爲甌者治爲釜。鐵者舍止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處也。

孟子遂承其說而仍詰之曰。農有粟。陶冶有械器。各爲一事而各適於用者也。是則農夫以已之粟易陶冶之械器者。固所以濟陶冶之所無。不爲陶冶治。彼陶冶亦以其所爲之械器易農夫之粟者。亦所以濟農夫之所無。豈爲屬農夫哉。蓋有無相濟。固不相勝。有如此矣。我且問子。許子何不爲陶冶治。則凡百器械。止皆取諸家中而用之。豈不省便何爲紛紛然日與百工交易。是何許子之不憚煩如此。陳相對曰。許子耕者也。百工之事。固不可以耕而兼爲之也。此其言畫不覺自戾其並耕之說矣。

問新安陳氏曰。陶冶治農夫之說。乃是因行屬民自養之言。承其屬字而明辨以闡之。○翼註不可耕且爲非言。工不能兼農。乃言農不能兼工。以粟易四句。見農末實相濟。且許子五句。見農末難相兼。然則治天下至路也。見君民難相

四書尊聞錄

孟子滕文公

天

懷新堂

兼。故曰或勞心至義也。見君民實相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於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亂。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

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爲哉。

孟子即從而折之曰。百工各爲其事。尚不可耕且爲之。然則人若自天子以下。其治天下之事。日有萬幾。視百工之事。何如。反獨可耕且爲之。與。蓋治天下者。大人之事也。耕者。小人之事也。大人自有大人之事。小人自有小人之事。大小自不得而相兼也。且以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無不具備。如皆出於自爲而後用之。則既營乎此。又兼乎彼。是率天下之人奔走道塗。無時休息。勢亦有所不能矣。況治天下而可兼爲乎。故古語曰。均是人也。或有爲君子而勞心者。或有爲小人而勞力者。勞心者立綱陳紀而治人。彼勞力者不遇奉令守法。見治於人而己。治於人者。輪資供賦而食人。彼治人者不遇坐享玉食。食於人而己。即此觀之。可見食人者不爲治人者。食於人者不爲治人者。此天下古今通行之義。而不能易也。安有所謂並耕之說乎。

問家訓有大人之事至路也。言勢不得兼。故曰以下言理不必兼。或勞心二句。只重不必兼上說。相濟意就在其中。

四書尊聞錄

孟子滕文公

堯

懷新堂

翼註。且一人之身至路也。言小人不能兼小人。况大人能兼小人乎。百工之所爲備。是條件不可缺。意○勞心應大人之事。勞力應小人之事。○困勉錄。義者宜也。大人宜勞心而治人。小人宜勞力而食人。曰義古今凡爲大人。小人者。皆然。故曰通義。○四書脈。或勞心六句。只作四句讀。或勞心二句。見勢無心力俱勞之理。下四句每二句相連。上一句重在君子。治小人。上下一句重在小人。人養君子。上末句是斷語。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濬濟。深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

乎

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氾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潔。曰鉤盤。曰南津。淪亦疏通之意。濟。潔。二水名。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於江。記者之誤也。

四書尊聞錄

孟子滕文公

手

懷新堂

使治天下而可耕且為。則古聖人當先為之矣。乃自古聖人未有與民並耕而治天下者。且以堯之世言之。當堯之時。去洪荒未遠。天下猶未平也。蓋以其時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於是草木得水而日見長盛。禽獸得草木而日見繁衍。禽獸草木皆妨害五穀。故五穀不登。則人類稀而禽獸備。人比獸蹄鳥跡之道。交備於中國。天下未平如此。堯為天子而猶憂之。然不能獨為治也。乃舉舜為相。而使之命官分治焉。舜以欲治洪水而草木障蔽禽獸縱橫。雖欲治水而無所施其力也。乃先使伯益掌火。益烈山林。藪澤所生之草木而焚之。使禽獸失所依。皆奔走逃竄。而阻於他時。禹於是得以施功於水土。如黃河之水。天下之最大者也。禹則於兗州之域。疏大河之流。為九河。以分其勢。又疏通濟水。漯水。並九河。皆注諸海。而北條之水有所歸矣。又南決汝水。漢水。排淮水。泗水。以去其壅塞。而悉注之江。而南條之水有所歸矣。水有所歸而地皆可耕。然後中國可得耕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受治水之責。勤事於外。凡八年之中。三過其家門。而尚不食。豈可得乎。

所歸而地皆可耕。然後中國可得耕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受治水之責。勤事於外。凡八年之中。三過其家門。而尚不食。豈可得乎。

附錄 堯舜禹行是也。神農做耨耕的佐。孟子是也。把堯舜做耨不並耕的佐。堯舜禹之。伊尹勞心而擇相。舜使益以則下。安曰禹疏九河。後教稼穡。皆舜使也。○兩勉。錄九河濟。澤是北條水。汝漢淮泗是南條水。○堯舜可得而食。是有田可耕。尚未耕也。○堯舜八年於外。二伊尹不重盡忠為國。只要見不敷意。○堯舜引難欲耕得乎。只承禹八年於外。說下文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句亦只承勞來民直輔翼四句說耕字。以照應前篇可耕且為與句。

○新安陳氏曰。雖欲耕得乎。是提撮。

後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

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

三

懷新堂

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後稷官名。棄為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為嘉號也。德猶惠

**本義** 水土既平則民有可耕之地矣於是又命棄爲后稷之官使之教民稼穡習耕耘收獲之事以墾植五穀由是五穀成熟而民皆相生相養無復阻飢之患矣然人之爲棄葬之道也固其自足但飽食煖衣居處安適而無以教之則不知由其道而滅性亂倫近於禽獸故堯舜聖人有憂之舜使契爲司徒之官教民以人倫父慈子孝而有親君令臣共濟而有義夫外婦內而有別長幼後而有序朋友之交而有信此五者皆人所固有之倫必設法以教之而復民性可復也然其教之之方則何如哉放勳命契之詞曰民之用力於人倫而爲勞者則獎勵以勞之民之歸向於人倫而爲來者則誘掖以來之民之立心背乎人倫而爲邪者則約之使歸於正民之所行戾乎人倫而爲枉者則矯之使歸於直凡此勞來

孟子滕文公

科

懷新堂

國立。正所以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之優游浸漬。以自得其固有之性也。既自得其性矣。猶慮其勤始怠終。又必時時提撕警覺。以加曲成之惠焉。堯之命契如此。夫水土方平。卽思所以養之。衣食既足。又思所以教之。堯舜聖人之勞心。以愛民如此其勤且亟也。

**附錄** 趙氏惠曰：稼乃五穀之長，故以稼爲農官之稱。后者有爵土之號，說文種曰：稼，斂曰稼。○翼註：人之有道，謂人皆有秉彝之性也。下「父子有親等五有」字，正應此。一有字皆因其固有而利導之。○存疑：聖人有憂之聖人兼指堯舜。○養合註：君臣父子夫婦朋友兄弟，卽人字。親義序別，卽道。○父子五句，正教以人倫之實放勳所命，乃施教之方。○說：當時舜攝政而堯爲天子，故舜使契爲司徒而命契之辭，則出自堯也。○說：勸勞來匡直，俱貼人倫說。○說：勸勞來以勸共善，匡直以懲其惡。○問：振德是施惠，不朱子曰：是然不是財惠之惠，只是施之以教化。上文匡直輔翼等事是也。○說：統振德字據註，加惠二字，局在上者，說卽教民之德意也。非謂民性之德振之云者，只是無倦意思。○存疑：聖人之愛民如

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已憂夫以百畝之不  
易爲已憂者農夫也

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

本義堯舜憂民急急於使益使禹使稷契如此是堯當日非  
事事而憂之也而惟以不得舜爲已憂舜當日亦非事事而  
憂之也而惟以不得禹皋陶爲已憂則夫得舜得禹皋其先  
務也若夫以百畝之不治爲已憂者農夫之事也豈堯舜之  
所憂哉

孟子滕文公

隆

懷新堂

者農夫也。言非堯舜之所憂也。此句總歸在堯以不得舜爲已憂二句內。故註不解。明是斥許行自爲並耕之說。○劉上玉曰：此節乃承上起下也。曰舜曰禹皋陶是承上節來。曰不得則照下得人是起下去。只宜平平說。註非事事而憂之急先務二句。本節正解止此。至下節爲天下得人謂之仁方音得人。所係之大爲天下得人難方言堯舜所憂之大方是解堯以不得舜爲已憂二句。註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因百畝句相形而預透此意於前耳。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

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皋陶乃所謂爲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矣。此其所以爲仁也。

本義是何也。誠以得人之所係為甚大也。彼分人以財物止。可謂之惠。教人以善道止。可謂之忠。然未仁也。蓋天下得人則思惠及於廣大教化推於無窮始謂之仁。蓋得人所係之大如此。則得人豈容易哉。是故以天下與人。誠若至難者。然自今觀之。猶以為易。惟為天下得人。則必擇之至當。選之至公。而後可以托天下。乃為難耳。此堯舜所以切切然特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也。

附錄 孫合註分人以財。教人以善。亦是治天下者之憂。但憂得小。故止於惠止於忠。○因勉錄為天下得人者句。虛說不專指堯舜。註特舉堯舜以見例耳。玩一若字可見。○以天下與人。只作解讀。說為是。蓋此處是要舉一件事。難者以形容得人之尤難耳。○為天下得人。難亦是虛說。但此句下須繼到堯舜。○舜勉何用。耕意直至下堯舜之治天下三句方繼完此節。何得繼上節。註不惟不暇耕。亦不必耕。又是預透下意而言之於前耳。

四書尊聞錄

孟子滕文公

帝

懷新堂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舜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

本義 欲知堯舜用心之大。觀孔子之所稱可見矣。孔子嘗曰大哉堯之為君。以天道之大而能與之準。則其德蕩蕩乎廣遠。民無能名焉。若哉舜也。其德巍巍乎高大。以匹夫有天下。乃不以位為樂。而若與焉。孔子稱堯舜如此。夫堯舜之治天下也。蕩蕩巍巍。功業之大如許。豈無所用其心而致此哉。蓋以民害未除。思得人以除之。民生未遂。思得人以養之。民性未復。思得人以任之。此皆其用心所在也。特其心不用之於耕耳。夫道莫備於堯舜也。使君與民並耕。乃道之所在。則堯舜當先為之矣。而皆不為。則耕之說何其妄哉。

與天同其大矣。○因勉錄引孔子之言。只是極贊其功業之盛。以起下堯舜之治天下三句。愈見得堯舜之蕩蕩巍巍如此。然其治天下亦只用心於得人。而未嘗並耕。則為君者海不在並耕矣。孔子之言內並無用心意。○家訓用心就指上堯以不得舜為已憂二句。說講用心全要根據字意發揮。○新安陳氏曰亦不用於耕耳。至此三提提耕字以照應收結。獨可耕且為與一句以上已歸倒許行之說下文乃貴陳相也。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縉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夷

四書尊聞錄

孟子滕文公

聖

懷新堂

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縉傑才德出眾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

本義 許行之說。謬妄如此。子乃悅而從之。亦異乎吾所聞矣。吾聞有用中夏之教。以變乎夷狄之俗者。未聞以中夏之學而反受變於夷狄之人者也。子之師陳良。楚所生產也。本南夷之人。悅周公仲尼之道。北遊而學於中國。北方之上。素學周孔者。其造詣亦未能或過之也。彼能用夏變夷。而自投於流俗。正所謂棄其長而取諸人之短也。即終身師之可矣。子之兄弟乃事之已數十年。師死而一旦遂倍之。盡棄其學。是何心哉。附錄 齊合註夏以禮義之教。言夷以風俗言。○夏言可變。夷言不可變。他。說。○未能或先只是齊等。非反不及其也。○

陳良楚產六句不重拾揚陳良之為人只見陳良不呼  
信意。慶源輔氏曰陳良是人而北學於中國則是明夏  
夷陳相素學於陳良乃為許行所學則是使於夷也。說就  
孟子責陳相之倍師正關許行之不可學並排之說之不可  
從也。前後只一意。到上三句。吾聞用夏變夷二句。起直至  
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方是煞落照應處。此處只宜責相  
倍師由孔子沒至南蠻方說到學許行  
因又引周禮以責他變於夷而結之也。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排於子貢相繼而哭  
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及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  
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張曾子曾子曰  
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簡牘乎不可尚已

三年古者為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任擔也場聚上  
四書傳聞錄 孟子滕文公 懷新堂

之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桓弓所  
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  
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也簡  
牘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  
彷彿也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

子之忍於倍師亦知孔門弟子之尊師者乎昔者孔子  
既沒門人在魯皆服心喪三年三年之外各治行將皆將散  
而歸時以子貢主喪事人排解之彼此相向而哭皆至失聲  
然後歸去門人之追慕其師如此子貢亦未忍去又反歸  
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去子貢之追慕其  
師又如他日子夏子張子游子思慕孔子音容以有若思  
行氣象有似聖人欲以平日所事孔子之禮事之以寄其思  
慕之意如曾子亦同事之曾子曰不可師當論其道德不當

求其形似我夫子之道德明著之極而無一點之濁汚如江  
漢以濯之光輝之極而無一毫之障蔽如秋陽以暴之潔淨  
純粹簡牘乎不可得而加已足見有若所能彷彿而欲以夫  
子事之如之何其可乎曾子之尊信其師而不倍更有如此  
暴之乾無一些之濕氣也在聖人則一私不存萬理明淨人  
欲淨盡天理流行。○簡牘潔白也。都是承江漢以濯秋陽以  
暴上說凡物濯不潔暴不乾則不潔白濯之潔暴之乾則潔  
白矣註明著光輝潔白通是就道心上說。○江漢二句  
畢竟是喻簡牘二字則是假借形容。○蒙引此條作三段看  
一言曾子不信師一言子貢不信師  
一言曾子不信師尤重在曾子一段

今也南蠻馭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  
曾子矣

缺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

四書傳聞錄

孟子滕文公

筆

懷新堂

夫有若雖非聖人猶與聖人相似曾子尚不肯以事其  
師者輕事之今許行乃南蠻馭舌之人本非先王所傳之道  
與子師陳良正大相反也子乃倍師而  
從其所學亦異乎曾子之尊其師者矣  
字不訓誠毀

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

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夫人之擇術猶鳥之擇巢吾聞有出於幽谷之卑遷于  
喬木之高者未聞反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也今陳良中國  
之學猶喬木也許行南蠻之教猶幽谷也子乃倍陳良而學  
許行是下喬木而入於幽谷去高明而就卑賤吾所未聞而  
聞之  
子矣

附錄四勉錄白文專就  
鳥說正悉補在言外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

魯頌閼宮之篇也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艾也按今此詩爲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

宋況夷又周公所必膺乎魯頌曰於戎狄則擊而逐之於荆舒則伐而懲之其正夷夏之防如此今許行本戎狄之人畔於正道使周公若在方且膺之今予以是爲學所謂變於夷者也亦不善變矣

四書尊聞錄

孟子滕文公

吳

慎新堂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

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爲市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所賣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爲價也

宋陳相乃又爲之說曰並耕之說固不可從矣然許子亦

易起今皆一粟定價而無異乎且夫尺長短同則價亦相若麻與縷絲與絮但細而重者則價亦相若五穀中石多寡同則價亦相若屨大小同則價亦相若此則市之定價必以端盡意可以還言也而復上占之治矣許子之道如此何爲而不

可從耶

四書尊聞錄

孟子滕文公

吳

慎新堂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佰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

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倍一倍也蓰五倍也什佰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屨小

履同價則人豈肯爲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爲其精者而競爲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事安能治其國家哉  
許子固無一可者也

○說物之不由造化所生有參差人力所成有工拙  
○新安陳氏曰實也非自然之理即所謂物之實理也○  
○樹訓信從什伯千萬正是不齊處不指物價說○義含註亂  
非病即下相主為偽是也○說德藏大小同則假相若是  
許子倘知有大小也巨履與小履同價則假言之以明精  
粗之難混耳○何言屨者緣許行是箇細微的人故就其明者  
通之○相主為偽正反國中無偽之說  
惡能治國家只就相主為偽上見得

墨者夷之章

○說統一本二字通章骨力仁孝二字通章關鍵○沈無  
回曰人以本生愛因本立本一則愛自不能不差等此人心  
自然不容已處故孟子以親其兄之子五句解書詞非愛無  
差等之說又以天之生物三句破墨者愛無差等之非下節  
又以上世埋葬之禮言者正就人心之不容已者挑動之使知本之至一而無二也

四書尊聞錄

孟子滕文公

畢

懷新堂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  
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

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疑

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

○有為墨翟之道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乃北  
詞曰夷子之來吾固願見但今吾尚病未可以見也子為我  
辭夷子侯吾病愈我且往見之夷子不必再  
來蓋欲堅其求見之心以為施教之地也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吾

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

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其所

賤事親也

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言以相  
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棺槨三寸而無槨是墨之  
治喪以薄為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  
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

○本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因其求見之誠乃謂徐子曰吾  
今則可以見矣但夷子來意為吾道也若不盡言相正則吾  
儒之道不明我且未見而先直之蓋吾聞夷子乃學於墨氏  
者墨氏之治親喪也凡棺槨之類繁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  
欲以是道移易天下之風俗豈以是道為非是而不貴哉既  
以薄為貴則必以厚為賤矣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  
賤者事親也學其術而不遵其教是何故  
與毋乃薄道本非貴而厚道本非賤與

四書尊聞錄

孟子滕文公

畢

懷新堂

○附錄說統不直二句乃一正一反之詞盡言以相正固是開  
異端之言然其意切僞墨上說下文方云夷子墨者○(翼註  
我且直之且字對未遂見說○(象山陸氏曰所賤事親句非  
直折語是故意激他若以厚道為是則學於墨者為何若以  
薄道為是則厚葬又為何所行與所學相反必  
有箇緣故只要他自省這一點厚葬的念頭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  
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  
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  
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  
而夷子二本故也

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



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已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已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道辭也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為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

四書傳聞錄

孟子滕文公

墨

慎新堂

孟子滕文公孟子之言告夷子夷子曰夫子以吾兼愛為非是也然儒者之道亦如康誥之言古人保民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不猶吾之兼愛者乎在之則以為愛本無厚薄之差等矣但其施必由親始於此宜稍從厚此吾所以厚葬其親也豈以所賤事親哉夷子既援儒入墨以拒孟子之非已又推墨附儒以釋已厚葬之意其詞亦通矣徐子以其言告孟子孟子解書意以問之曰夫夷子看康誥之語真以謂人之愛其兄之子若愛其鄰之赤子都無分別乎彼書言蓋自有取爾也書言以為小民無知而犯法非小民之罪猶赤子無知而入井非赤子之罪欲保民者當如保赤子耳非謂愛其兄之子真若愛其鄰之赤子而一無差等也謂儒者之道亦兼愛不亦謬乎且天之生物也各本於父母原使之從一本上生出來故愛親之心根於天性非他人所可同耳如夷子之言則是待其親如路人待路人如其親視其親一本待路人如其親又一本是其愛無差等也二本故也豈人理哉附錄達說若保赤子句便要露愛無差等意在下段始時重在施由親始句一末子曰施由親始一句乃是夷子臨時重

出來孟子却不知愛無差等一句已自不是了他所為施由親始便是把愛無差等之心施之然把愛人之心推來愛親是甚道理○達說夷之自相矛盾處家引謂其施由親始則又略有親疏之辨與所謂兼愛者矛盾也○達說兼愛用○慶源輔氏曰夷子蓋以儒者若保赤子是愛他人子如愛我之赤子有似於墨子愛無差等之說故謂其欲引儒家人入墨教中去○新安陳氏曰施由親始一句是儒者實取儒家立愛自親始之意是推墨氏而依附於儒家也○雙峯饒氏曰彼有取爾也是說周書別有所取譬也○下句却解周書本意○朱子曰天之生物有血氣者本於父母無血氣者本於根莖皆出於一而無二者也推其本出於一故其愛亦主於一蓋一體而分春慈之情自不容已自是之外則因其分之親疏遠近而愛有差等此儒者之道所以親親仁民以至愛物而無不各得其所也今夷子之謂愛無差等則不知此身所從出而視其父母無異路人雖其施之先後稍不悖於正理然於親而謂之施則亦不知愛之所由立矣非二本而何哉且何止二本蓋千萬本也○雲峯胡氏曰本文云使之從一本而

四書傳聞錄

孟子滕文公

墨

慎新堂

集註以自然之理釋之蓋纔謂之使便似涉於人為今日天使之則莫之為而為矣○說約夫夷子信以為至非赤子之罪也先辯儒無兼愛之說且天之生物至二本故也亦正愛無差等之誤既辯儒無差等之說則不得援儒入墨也復正愛無差等之誤亦不得推墨附儒也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親有泚視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

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太古也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蚋蚊屬姑語助聲或曰螻蛄也嘬攢

共食之也。額額也。泚泚然汗出之貌。睨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爲心之甚也。非爲人泚言。非爲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元爲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藁土籠也。裸土葬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爲貴矣。

四書章句

孟子滕文公

四

懷新堂

本義 夫夷子固二本矣。而其厚葬之心爲何心。亦自知之耶。蓋上古之世。禮制未備。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子即舉而委之於壑。他日經過其處。但見大而狐。狸食親之肉。微而蠅蚋。噬親之膚。於是頭額之閒。泚然汗出。但仰視而不忍正視。有不能爲情之甚者。是泚也。非謂他人見之而然。乃其哀痛迫切之情。本諸中心而發於面目。初不自禁也。當此之時。既掩其前日委棄之非。而又思爲後日保全之計。蓋歸取藁土而覆之。使不至爲物所殘。此後世埋葬之禮所由起也。夫此掩其親者。若在所當然。則孝子仁人之所以掩覆其親者。必有從厚之道。而不以薄爲貴矣。夫葬禮之所自起。皆由不忍其親之念發之。非以其一本而然乎。今夷子之厚葬其親。原是一本之真情所自見。而乃執愛無差等之說。以自掩其

子仁人每推開就後世言。○建義深明一本只到及葬埋而掩之佳掩之誠是。三句則又因上文而推廣之。然亦須根一本意求見。上古掩親者情動於一木。如則仁人孝子獨切一本之愛。必以厚爲道矣。既明一本之意。又復云仁孝云云者。正欲見厚葬乃仁孝之所爲。而以此道與子厚○沈無回曰。上世之掩與夷子之厚葬。其親皆足於於一本處掩之。誠是則厚葬的誰說他不知厚葬之爲是則愛無差等之說不攻自破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問曰。命之矣。

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爲問者有頃之間也。命猶教也。言孟子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

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

四書章句

孟子滕文公

四

懷新堂

本心復萌而感悟其非以反而歸正如此。○沈無回曰。憮然爲問四字。有昏革初醒。猶定始能言之意。○建義命之矣。須要模寫恍惚惛惛而深以孟子之言爲然意。但直說教我云云。便不得。憮然景象。○朱子曰。之字。夷子名。○雲孝胡氏曰。夷子之學墨非也。而葬其親厚。此一厚字。猶是夷行得是處。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夷之所言非也。然此一始字。猶是夷子說得是處。所以可因其本心之明而教之也。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陳代曰章

存疑此章各陳代大段有兩意。齊景公曰一條是說不見諸侯之義。且大柱尺直尋以下。是說其所稱枉尺直尋之

非枉尺直尋以下又自分言言曰尺直尋是計利之心將無所不至以見不可為者通篇下至如枉道而從彼何哉是言枉尺而直尋者之不可為也下是言枉尺而直尋者之理也蒙引下之事有義理有利害孟子之不見諸侯生義理者也陳代之言生利害者也然上義理者自兼得利害專上利害者不免專於義理而略之則利害所計者亦不完此章自齊景公問以下俱從義理上說至末云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則所計者於利害亦盡矣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明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

四書尊聞錄 孟子滕文公 吳 懷新堂

戰國時惟孟子抱道自重不肯往見諸侯陳代疑而問曰君子不枉見諸侯此固守身之常法然以代觀之宜若小節然使今日但一往見之得行其道大則為伊為周而以其君王小明則為管為晏而以其君稱得志建功將在於此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尋是所失者小而所得者大也即志之言觀之以往見之小屈成伯王之天仲宜若可為而不必過執也

附錄 四書尊聞錄 孟子滕文公 吳 懷新堂 若小然云云此只是枉尺而直尋道理又引志曰云云者明其從來有此說語而誠其為之也○新安陳氏曰孟子平日以不見諸侯自守故以此為問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稍移葉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鬪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言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况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耶此以上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

附錄 孟子曰我非不欲得君行道但撥之於義不當往見耳不觀虞人之於齊景公乎昔齊景公田獵虞人當有職事使人持旌以招之虞人見以旌召非其官守不肯往見景公怒其違命將欲殺之孔子聞而美之曰志士能固守貧窮常念在溝壑而不恨勇士捐軀殉國常念喪其首而不顧正虞人之謂也夫孔子何取於虞人而稱美之如此哉取夫虞人以非其所招之皮冠而即守死而不往也夫招之不以其物在虞人尚且不往况并不待其招而先自往見如何其可哉亦出

四書尊聞錄 孟子滕文公 吳 懷新堂

虞人 附錄 蒙引不忘二字是活句是權了死不顧利害不是說定要死附錄 左傳景公將殺虞人虞人辭曰不見皮冠故不敢進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

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為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為之耶甚言其不可也

附錄 且夫所謂枉尺而直尋者為所失少而所得多此以國利而言也如以利言而有心計之則惟利是圖豈但枉尺直

等甘心爲之。即使枉尋直尺。所失者多。所得者少。亦將不顧理義而爲之。與吾知其必有所不可矣。  
**附註**說約以利言也。是就其言而解之。如以利以下。是反其言而詰之。亦可爲與與前宜者。可爲與與前對照。○**翼註**亦可爲與與。是不義而不可爲。非不利而不可爲也。以得不得。失言者非。○**慶源輔氏**曰。人有一計利之心。則惟利是務。始猶有枉小直大之辨。浸浸不已。終併大小。皆不復計。不至滅天理壞人紀不止也。孟子所以極其流而言之。○**梁無知**曰。此節提出一利字。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澠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禽。』之說遇一朝而獲十禽。尊聞錄。孟子滕文公。吳。懷新堂。

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贊與小人乘。請辭。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倖臣。與之乘爲之御也。復之再乘也。澠而後可。嬖奚不肯。澠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說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說遇而後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今嬖奚不能也。貫習也。

**案**計利忘義。豈特士君子所不當爲。卽一藝之士。亦有不肯爲者。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其嬖奚名奚者。御車以田獵。乃終日之久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於簡子曰：「此天下不善御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爲乘。強奚而後可。」乃一

朝之間。而獲十禽。奚又反命曰：「此天下善御之良工也。」簡子曰：「王良既是良工。我使專與宰汝乘。遂以此命王良。良不可對曰：『御者自有法度。射者自有技巧。始吾於奚也。爲之範。我法度以馳驅。彼不能左右迎射。乃終日不獲。一禽。吾法而爲之。彼道與禽相遇。彼纔會迎者。則去。一朝而獲十禽。是嬖奚之射。必使御者廢法。而後可中也。』言去。不夫其馳。舍矢如破。言御車之人。不失其馳驅之常度。而車中射者。發矢必中。如破物之能。此君子射御之正法也。今必爲之說。遇而後獲。禽乃小人之所爲耳。我不贊與小人乘。請辭。掌乘之命。

**附註**存疑。凡田獵是前驅禽來。我馳車趨而射之。馳車者自有正法。禽獸之來。不皆正。或左或右。此在射者顧盼左右。迎而射之耳。奚不善射。但是禽獸當頭者。方能射之。或左或右者。皆不能射。故終日不獲。一禽。遇是。因他不能左右迎射。舍馳車正法。驅車左右以迎之。所以一朝而獲十也。○**翼引**謂王良簡子語之也。○**不夫其馳**。兩句。要相連說。重在下面。看大註而字。可見講辭。亦王良之言。非孟子記述之言。○**說**終不失其馳。御之道也。良之可重。正在於此。請復。復可權論。以伸道也。引意不重。此○**翼註**小人二字。只在不善射上見。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自重也。枉已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卹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爲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附錄** 由王良觀之不逾一御者耳且蓋與射者屈臂爲此推其心若以此而得禽獸毋論一朝獲十雞積如卽陵之多亦弗爲之也其守法而不肯徇利如此况君子以道自守乃欲計數得失之多寡而枉道以見諸侯反御者之不若矣何爲其然哉且子枉尺直尋之言過矣君子一身乃天下之表率必自處以正方能正人若枉已從人則本原先不正而欲行道濟時以成王伯之功無是理也夫使枉尺可以直尋君子猶且不爲况枉已必不能以直人乎然則不見諸侯正不可視之也

**附錄** 四書脉比而得二句是推其蓋與爲比之心若卽陵指枉尺直尋○翼註直尋之直伸也直人之直正也二字不阿意實相因直人應王伯說人字兼得君民然渾說爲得○徐微註曰枉已未有能直人言非但枉尺直尋亦非但在尋直尺其勢必至從枉而無所直蓋枉者原無直之理也夫在已卽能直人於義理尚且不可况枉已必不能直人其不謬言矣

四書傳聞錄

孟子滕文公

辛

慎軒

景春日章

**附錄** 家訓此章見儀行所恃在權勢俯仰從人孟子所恃在道德主持自我

景春日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

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

諸侯懼也

**本義** 景春日我觀當世之士如公孫衍張儀者豈不誠大丈夫哉何以見之蓋方今諸侯力爭天下多事彼若一怒卽能動大國之兵使弱小諸侯恐懼若安居無事卽能解列國之難以一人之喜怒係天下之安危是何等氣概非大丈夫而何

**附錄** 困勉錄新安謂二人皆被六國之從以爲衛者然按史記犀首常佩五國之相印爲從長則固不必專上連衡說也○說統一怒二句正是景春以二子爲大丈夫處

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

加冠於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爲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爲正道也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

**本義** 孟子曰是一怒安居之爲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禮云丈夫之冠也其父黨而訓之女子之嫁也其母亦屬

四書傳聞錄

孟子滕文公

辛

慎軒

而訓之嫁時母必往而送之於門戒之曰此去往之女家必敬慎必戒謹無違爾夫子之命禮言如此可見以順從爲正者乃是妾婦之道所當然也今二子雖假權力炫耀一時其實皆揣摩諸侯之好惡而順從其意乃妾婦之流耳丈夫且不可爲況大丈夫乎

**附錄** 困勉錄葉引謂引禮重在女子之嫁云云丈夫之冠何帶言之按此說固似是然孟子說丈夫一段正見丈夫且不爲何論大丈夫也非全不重也○四書脉戒之又任命之外○義合註禮在無違夫子止末二句還是孟子之言○翼註以順爲正二句但就女子說下補儀行○蒙註不是阿諛苟容如何能取權勢使得諸侯懼懼是他國諸侯懼也在本國却阿諛苟容始得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

謂大丈夫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已也。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可畏。遂以為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

○吾所謂大丈夫者。何如。蓋仁統天下之善。乃廣居也。後則存心以仁。兼容并包。而無一毫之狹隘。是居天下之廣居矣。禮嘉天下之會。乃正位也。彼則持身以禮。大中正而無一毫之偏倚。是立天下之正位矣。義公天下之利。乃大道也。彼則制事以義。明白洞達。而無一毫之邪曲。是行天下之大道矣。由是得志而見用於時。則推仁義禮之道而公之於民。

四書尊聞錄

孟子滕文公

墨

懷新堂

如不得志而隱居在下。則守仁義禮之道而行之於已。是故富貴不能蕩其心。貧賤不能變其節。威武不能挫其志。此等人論道術。則精粹純美。而無權謀功利之私。論設施。則正大光明。而無阿順依違之態。此之謂大丈夫也。若二子者。何可以此稱之哉。

○朱子曰。此心廓然。無一毫私意。直與天地同量。這便是居天下之廣居。便是居仁。到得自家。立身更無些子不當於理。這便是立天下之正位。便是立於禮。及推而見於事。更無些子不合於義。此便是行天下之大道。便是由義居字。就心上說。這字就身上說。行字就施為上說。○廣居是不欲隘。正位大道只是不偏曲。○四書脈此性善善包羅四端成備。應與民物。實八荒何廣也。○困勉錄玩大至朱子則居廣居是。三句之上。然仁義只是。平朱子是論道理如此。○雲峯胡氏曰。由謂與民共由此仁義也。道即仁義之道。○四書脈真民由之。雖說是必與斯民共居廣居。共立正位。共行大道。只推其所居。以涵育天下。推其所立。以範圍天下。推其所行。以化裁天下。即是與民由之之意。○翼註大道道字是。

路字下獨行其道。道字是道理。兼三者言。○家訓得志一句。見他受用此三者。當富貴。句見他受用此三者之雄壯。不可磨滅處。折衷本句此字總承。○此以首三句為上。是盡性之事。所性既全。則無往而不善。○朱子曰。居廣居以下。惟集義養氣。方到此地位。不能淫。不能移。不能屈。以浩然之氣。對着他便能如此。

周霄問曰章

○正解此章。總見君子不仕道而仕。前五節詳言君子急仕之情。末節推明君子難仕之故。蓋急仕者行道之心。難仕者守道之節。實並行不悖也。重在末節。以道字為上。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則弔。

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

四書尊聞錄

孟子滕文公

墨

懷新堂

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雉也。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

○朱子曰。孟子以道自重。不見諸侯。周霄謂之曰。古之君子。亦欲得位而仕乎。孟子曰。君子志在行道。豈得不仕。傳有曰。孔子當日若三月失位。無君。即皇皇不寧。及其出疆而之他國。則必載質以往。以為見君之禮。又公明儀有言曰。古之人。但三月無君。則人皆憫恤。而未弔。即此以觀。而君子之欲仕。可知矣。

○朱子曰。家訓古之君子仕乎。豈不知蓋將欲以難仕。觀孟子故先以仕詰之耳。○徐徵曰。皇皇如也。連出疆必載質。義。○義合註出疆。就是失位之初。不可不如此。三月後事。惟其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所以出疆必載質。庶不至於三月無君矣。無君。則皇皇如也。所以出疆必載質。庶不至於三月無君矣。而予則未仕者。豈不為己。則國也。○存疑。是他人弔之。○附考。周禮春官。大司馬。以禽作六等。以等諸侯。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鴈。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周霄問也以已通大也後章放此

**禮記** 檀弓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曰仕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

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

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

宴亦不足弔乎

禮曰諸侯爲籍百畝晷而青紘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

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室

孟子滕文公

奉繭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樛受之繅三盆手遂布

于三宮世婦使繅以爲黼黻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又曰

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稷曰黍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

也皿所以覆器者

**孟子** 滕文公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只爲仕之所係 有甚重者在也夫士之有位而失位猶諸侯之有國家而失 國家也何也蓋古人最重祭祀而祭祀必由於有田陳禮曰 諸侯躬耕藉田率庶人終畝以供祭祀之粢盛諸侯之夫人 命蠶繅絲以爲祭祀之衣服禮之言如此假若諸侯失國則 不能行耕助親蠶之禮而犧牲不能肥腍而無以致祭衣 服又無以致備則不敢舉祭祀雖有尊祖敬宗之心何以自 盡乎知諸侯則知士矣禮又曰惟士無田祿則亦不祭禮之 言又如此假若士失其位則無祭田無田則無牲殺之具器皿 之資祭祀之服皆不能備則不敢以祭既不祭則人子之

心必有戚然懷懼而不能一息自安者夫一年有四時之祭 若失位三月便廢一祭而有虧於奉先之孝矣不得於君不 足弔豈不得以祭亦不足弔乎

此古之人所以不得不急也

**禮記** 檀弓 諸侯耕助四句是禮文出記祭義下四句是孟子 解禮惟士無田二句是禮文出記王制下又是孟子解禮

爲籍也亦作繅三盆手者禮記註曰蠶繅於盆中而手三次 淹之每淹則以手振出其緒故曰三盆手也方氏曰夫人之 繅止於三盆猶天子之耕止於三推○說約有田則祭無田 則薦似王制亦因有田失位言之註曰祭有常日薦無常時 祭必卜日薦不擇日祭有尸薦無尸祭以三牲黍稷薦無牲 其隆殺不同固如此亦宜入子之不敢以妄而至於甲也○

氏解不敢以妄謂神不敢以自安者非也上句不敢以祭是 人下句承言亦不敢以妄乃可謂神乎當就人言不敢以祭是 愈見其可弔○則不敢以妄亦不足弔乎兩句只帶惟士無 田一段蓋主意在答三月無君則弔○陽子方曰通節重士

四書傳聞錄 孟子滕文公

之失位上 諸侯陪說

**禮記** 檀弓 祭義昔者天子爲籍千畝晷而朱紘躬秉耒諸侯 爲籍百畝晷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 醴醑粢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周禮天官甸師掌帥其 屬而耕藉王籍以時入之以供粢盛王以孟春躬耕帝籍天 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於千畝藉之爲言借 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耘耔終之益盛祭祀所用穀也案復 也穀以稷爲長在器曰盛○穀梁傳桓公十四年天子親耕 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句栗而內三宮三宮米而蠶 之御廩宗廟之禮君親制夫人親春之記祭義古者天子諸 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 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人蠶於蠶室奉種浴於川桑於 公桑風戾以食之世婦率其妾以事於蠶室奉種浴於川桑於 夫人曰此所以奉爲君服與遂副祿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 及良日夫人練三盆手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蠶 遂朱練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祭先王先 公敬之至也○王制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

進人有薦其夏薦  
參之薦泰冬薦和

出疆必載質何也

周霄問也

**參** 霄又問曰三月無君而不得祭固可乎矣若  
出疆初失位其便必載質何也又未免於急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

**本義** 孟子曰士之欲仕本以行道猶農夫之耒耜本以謀食也  
農夫必耕耕必耒耜豈爲出疆遂舍其耒耜而不用哉然則  
士必欲仕仕必以質士  
之出疆豈得不載質也

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

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

四書尊聞錄

孟子滕文公

義

懷新堂

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  
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  
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晉國解見首篇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霄意以孟子不見諸

侯爲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切之也男

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始亦媒也言爲父母者非不願其男

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

亦不徇利而忘義也

**本義** 霄得願仕之說遂疑之曰時夫子之言君子之欲仕可  
謂急矣然晉國亦君子出仕之國未聞無君則不出疆載質

求仕如此其急仕果如此其急也則君子亦當易於仕矣乃  
又不見諸侯而難於仕者何也曰夫仕固有仕之道也如男  
女居室人之大倫也故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  
爲之有家此父母之心人所固有然在男女必待父母有命  
媒妁通言方可成室家若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甚至鑽  
穴隙以相窺踰牆以相從則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相背而  
之爲其苟合也是以古之君子知君臣之義不可廢未嘗不  
欲仕也但必議去就之義明進退之禮又以其道爲難  
若不由其道而枉已徇人以往見諸侯者與鑽穴隙  
之類也其能免於人之譏哉此君子所以難仕也  
**附釋** 參合註未聞仕如此其急如此二字兼則平載質言君  
子暗指孟子難仕暗指不見諸侯○存疑仕如此其急也君  
子之難仕何也此方是周霄發問之  
本意○四書脈古之人孟子自寓

彭更問曰章

**義** 達說彭更以爲泰暗指無功說至無事而食云云則意  
已盡露矣孟子以爲非泰暗指有功說至入孝出弟云云則

四書尊聞錄

孟子滕文公

義

懷新堂

意已盡露矣然彭更復以爲論其功雖不容掩論其志本不  
在食要亦不必食也總是不欲食士意孟子則以爲但宜論  
其功不宜論其志安得以志而掩功也總是不可以不食意須  
知末二節即申士無事兩節意要之通章大旨只是士有大  
功而不可不食之以報  
其功一言以蔽之矣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

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

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

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

**本義** 彭更問於孟子曰以介之上而隨行後車有數十乘  
隨行從者有數百人傳進而食於諸侯之國不以爲泰乎而  
過於侈泰乎孟子曰君子於世解受取予只視道何如耳非  
其道之所得則雖一簞食之微亦不可受受於人如其道



之所得即舜受堯之天下亦不以爲泰  
子泰傳食之心將以舜受天下之大爲泰乎

**附錄** 孟子註後車三句雖泛言之其實暗指孟子非其連四句當抑揚看車舞一邊○少墟馮氏曰從者是弟子後車即如釋傳之傳泰字猶云過分

曰不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言不以舜爲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

**附錄** 彭更曰吾不以舜爲泰也吾但以士於人罔無所事耳而冥然食人之食恐非道之所宜故疑其泰而以爲不可

**附錄** 說約事字註雖解功字然亦有辨且功字在下方見勿徑作講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誤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

四書章句

孟子滕文公

卷一

懷新堂

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弟守先

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

爲仁義者哉

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義餘也有餘言無所貿

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輿人車工也

**本義** 孟子曰子以士爲無事而不可食乎不知士之功固大也蓋人各有所爲之功與所司之事若使子不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以其義者補其不足則農之耕者自有餘粟女之織者自有餘布皆積於無用而勢所不可子如通之則寧獨男得食女得衣已哉舉凡梓人匠人輪人輿人有功於器用者皆得以其事而食於子矣今於此邪說橫議之時有擔當世教之人焉入則盡孝出則盡悌固守先王所傳仁義之道使不至晦塞於邪說於以待後來之學者使有所師法

以入於道此其繼往開來有功於吾道者其矣乃反以爲無功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之小者而輕爲仁義之大者哉

**附錄** 說統於此有人焉一句應重看吾道值大明之時即繩趨尺步不見所繫之重今黑輪峰起邪說橫流此何等時節乃有人焉起而擔當世教其功之大何如○守如固守之守有防閑之意○崇引守先王之道雖承上入則孝出則弟說又須說得寬如論井田學校之制喪禮封建之法皆是○困勉錄守正所以爲待無兩意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

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

志乎食功乎曰食志

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之

四書章句

孟子滕文公

卷一

懷新堂

**附錄** 更曰吾非敢尊梓匠輪輿而輕仁義之士也誠以梓匠輪輿原其志固將以其事求食耳故食之可也若君子爲仁義之道豈其志亦將以此求食歟曰君子之志固不在食子何必以君子之志爲哉但有仁義之功於子理可以食即當稱其功以食之已矣且子平日之食人也以其志在於食而食之乎抑固其有功於子而食之乎更曰食志當固乎其人之所求也

**附錄** 孟子註子何以其志爲哉三句指定君子說勿泛○四書原且子二句又就平日泛論以詰問他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

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毀牆壁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功則以

士爲無事而食者其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矣

孟子又詰之曰子因食志矣。設有人於此毀子之產。子之毀無功而有害如此。但願其志。亦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更曰否。吾不食之。孟子遂折之曰。然則子之食人。原非為志也。還是因其有功而後食之也。既是食功。則有功於斯道者。亦在所當食矣。乃謂其無事而食。豈非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

**附錄** 孟子引梁璧之飾也。如以自灰蓋之。便是飾之於外。畫如以木石畫成縱橫之文於上。遂說曰。子食志乎。至曰否。上意只要引到子非食志食功二句耳。然非食志食功二句。又只是申明子何以其志為故。二句意見平日本是論功不論志。安得待士乃論志不論功耶。

### 宋小國也章

**附錄** 此章主意。只在不行王政。云爾一句。勿以末節為望宋行仁。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何。

### 四書尊聞錄

孟子滕文公

本

懷新堂

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卽此時也。

**附錄** 當是宋王偃欲霸天下。諸侯忌而伐之。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欲伐暴安民。以行王政。奈齊楚之君皆惡而欲伐之。不知如何始可行王政而不受制於人也。

**附錄** 翼註。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似是奮發有為。欲削平亂略混一區宇之意。故曰將行王政。只淺淺在用兵上說。

趙注。如之何。問宋。

當如齊楚何也。

**附錄** 史記宋世家。自立爲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爲敵。國盛血以韋。幾懸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羣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宋宋其復爲紂所爲。不可不誅。告齊伐宋王。偃四十七年。齊滑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二分其地。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亳。衆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爲仇也。

### 四書尊聞錄

孟子滕文公

本

懷新堂

**附錄** 孟子曰。子以宋小而王政難行乎。試以湯觀之。昔湯居亳。邑與葛國爲鄰。葛伯放縱無道。不祀先祖。湯使人問之曰。國之大事在祀。爾何爲不祀。葛伯曰。祀必備物。吾無以供犧牲也。湯乃使人遺之牛羊。以供犧牲之用。葛伯自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葛伯曰。祀宜黍稷。吾無以供粢盛也。湯乃使亳之民往爲之耕。以供其黍稷。其老弱不能耕者。往饋耕者之食。葛伯反率其民。見有饋送酒食黍稻者。要而奪之。其不肯與者。從而殺之。有一童子以黍肉餉葛伯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附錄** 四書尊聞。問其不祀先祖而遺牛羊往耕。非重湯之事。葛也。所以正葛之罪。而見湯之征葛。非無名之師。葛伯率其民半節。全要發童子無罪而葛伯放縱行暴虐以殺之之意。方見湯師爲伐暴救民之師。有童子以黍肉餉。重在體君之心。說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

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爲富而欲得之也。

**本義** 夫暴虐至殺童子極矣湯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信之曰湯之心非有利於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其無罪被殺之讎也

**附解** 翼註爲匹夫匹婦復讎正是爲小民報怨耳不指定童子之父母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而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後來其無罰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已見前篇

**本義** 然湯不止一葛然也書曰湯始征無道之國特自葛始耳從此討罪伐暴凡十一征而皆無敵於天下東而而征則

四書尊聞錄

孟子滕文公

奎

懷新堂

西夷怨之南面而征則北狄怨之曰我等同困於虐政何爲其征獨後我國觀書所言可見湯師未至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惟恐其不速至也及其既至歸市者不止而商安於市芸者弗變而農安於野只是誅其有罪之君撫其無罪之民所以下師一來就如時雨之降民皆幸其復蘇欣然大悅書曰我民待我君來久矣我君既來庶幾其無虐政之罰乎湯之行仁政而無敵於天下如此

**附解** 翼合註湯始征二句本其始而言意已在上節了此宜重十一征每無敵於天下且虛東面以下正是無敵處○

安陳氏曰此湯行王政而王之事也○折衷湯始征至後我是書謂民望之句是即書詞而言湯師未至而民望之切者如此歸市以下又因及湯師已至而民悅之深者又如此末引書語所以正上章之切而說之深意及其証民大悅不必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

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特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爲臣謂助紂爲惡而不爲周臣者匪與篚同玄黃幣也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匪盛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爲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

四書尊聞錄

孟子滕文公

奎

懷新堂

**本義** 湯之後有武王再以武觀之書云有所助紂爲虐不爲周臣者武王以其爲士女之害而東征以安之但見士女皆用篚盛玄黃幣帛而來迎曰我民苦商之虐政久矣今繼事我周王庶得蒙其恩澤而見休美乎惟心悅誠服而歸於大邑周也觀書所言是武王東征一舉而民心愛戴商之在位君子則以玄黃之幣實於篚以迎周之君子其在野之小人則盛簞食壺漿以迎周之小人夫民之悅武王如此果何爲哉蓋以商紂暴虐民皆陷於水火武王東征之師救民於水火之中惟取其殘民者誅之除殘之外未嘗妄有誅戮而已矣

**附解** 翼引大註紹繼也猶言事也給何以爲事蓋向日事商則繼事周矣○說統紹我周王係士女之言我親之之詞大邑周尊之之詞○翼註其君子是商之臣以迎其君子是周之將帥其小人是商之民以迎其小人是周之卒徒○正解有攸二句適東征之由匪厥二句狀民情之悅有攸至大邑周皆書詞其君子以下至倒釋書詞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邠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

**然**所以取殘者果何以見之書太誓有曰我武王威武奮揚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武王之行王政而無敵於天下又如此

**說**統引太誓只重則取于殘一句所以証取其殘之說也○**案**合語下湯有光蔡傳所謂武王弔民伐罪于湯之心為益明白於天下也舊說謂與湯同有休光亦說得不妙○新安陳氏曰此武王行王政而王之事也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四書尊聞錄

孟子滕文公

齊

懷新堂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為齊所滅王偃走死○尹氏曰為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疆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疆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

**案**觀於湯武而知今宋所行惟不是王政故見惡於大國云爾苟如湯之為匹夫匹婦復仇如武之救民水火以取殘以行王者之政則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而有後我之怨玄黃之迎矣彼齊楚雖大必不能率戴我之民以攻我也又

**附**說統不行王政云爾是直斥之詞齊楚雖大句正是抹煞他那小字○**案**合註此節正是指其不得為王政乃歸重處全無他宋意四海對齊楚看望字對惡字看為君對上伐字看

孟子謂戴不勝曰章

**總**論雲峰胡氏曰此篇言宋事者三章正好通看前章謂宋不行王政後章章不能什一去關市之征見得實不能行王政此章言小人眾而君子寡見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眾楚人咻之雖日捷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獄之間數年雖日捷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傳教也咻誰也齊齊語也莊獄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

四書尊聞錄

孟子滕文公

奎

懷新堂

**案**孟子謂戴不勝曰人臣事君孰不欲引之於當道然薰南非一日之功匡救非一人之力也吾觀子之事王豈不欲使王之為善歟我明告子以善君之道譬如楚大夫於此欲使其子舍休儒而學齊人之語也則將使齊人教之乎抑使楚人教之乎戴不勝曰欲學齊語必使齊人教之曰使齊人教之誠是矣然使居荆楚之地傳之者止一齊人而漢譯雜還味之者有眾楚人則所聞不專雖日捷而求其子之齊語不可得矣若使引其子而置之齊國莊獄之間且至數年之久則所與居者皆齊人所熟聞者皆齊語雖日捷而求其子之楚語亦不可得矣學語如此而况欲善君乎

**附**說統設喻以起下文專與久兩意並重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居州亦宋臣言小人眾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

**孟子**子謂薛居州立心制行誠善士也是必能以善引其君者也多方引進使之居於王所可謂得人而事君之義矣但王所非一人也誠使在王所者皆薛居州之善也則所聞皆善言所見皆善行王雖欲為不善其誰與之如使在王所者皆薛居州之不善也則王雖欲為善其誰與之孟子所使者居州雖善時一薛居州耳就如一齊人傳而東楚人哂也即欲引君於善獨如宋王何哉子其廣善類以成正君之道焉可矣

**陽明**蒙引味謂字及使之字疑居州是誠不勝所引拔也○不勝是得宋柄且有心於國者故孟子告以此欲其旁招羣彥使忠賢畢集庶其成正君之功非徒資其薦居州無益也

不見諸侯何義章

四書尊聞錄

孟子滕文公

癸

懷新堂

**總旨**齊合註通章是箇不見諸侯之義段干木節言過陽貨節言中曾子節言不及當依註三平看○蒙引古者不為臣不見此句正答不見諸侯之義然雖不為臣苟君求見之切則亦可以見矣如孔子之於陽貨亦何嘗絕之而不見但自有其節不至淪於汙賤必俟其禮之至而後往見之也此是數節相承之意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

不為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本義**公孫丑問曰君子以行道為心必欲得君而仕今夫子不肯往見諸侯不知果何義也孟子曰古之為士者不曾為

諸侯之臣則不往見

諸侯此自重之道也

**附錄**齊合註丑之問暗指孟子見者乃往見之○說統緣古以為例

矣

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為臣也已甚過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

**本義**古魏文侯時有段干木是未為臣者文侯來求見乃踰垣而避之魯繆公時又有泄柳亦是未為臣者繆公來求見乃閉門而不納二子之自處如此是皆守不見之義而未免已甚蓋不見者只是我不往見耳如君往求見誠意迫切斯亦可以出而見之矣可以見而猶不見二子之高亦二子之過也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干綸段干越人則段干姓也

四書尊聞錄

孟子滕文公

毫

懷新堂

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

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

見已也惡無禮畏人以已為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

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矚窺也陽貨於魯為大夫孔子為

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

來加禮也

**本義**若夫得禮義之中正者惟孔子昔魯陽貨欲孔子來見而又惡人以已為無禮因禮有云大夫有所賜於士士若出外不得拜受於其家則往拜謝於大夫之門暗指陽貨以大夫自處者也於是使人矚孔子之出而以蒸豚饋之正要使孔

往答可乘此以相見也。孔子心不欲見陽貨，亦矚陽貨之出而往拜之。夫貨雖矚而往，然其饋也亦禮之先加者也。孔子雖矚而往，然其拜也亦禮之先見者也。當是時，貨先來加禮，孔子豈得不往見之？若不先則不見也。此孔子所為得其宜也。

**附錄** 案合註：大夫有賜於士，三句是陽貨見得禮之所言如此。當是時，三句是孟子斷其可見。存疑：孔子矚亡往拜，實未嘗見曰陽貨先豈得不見者，雖然不見其名，則欲見之也。此處不重矚亡意，只重在往見上。

曾子曰：魯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魯肩諂體諂笑，強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為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

四書章句

孟子滕文公

卷

懷新堂

人未合而強與之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已所知，甚惡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汙賤而可恥。

**本義** 若不當見而輕見之，不幾為聖門所譏乎？曾子嘗曰：今有人將肩諂笑以求媚悅，其勞苦比夏月治畦之人更有甚焉。子路嘗曰：與人未嘗深交而強與之言，以邀其寵澤，言則言矣，觀其色則心慙而赧，赧然若無所容，如此之人，非由之所知也。由二子之言觀之，則其平日之所涵養者必光明正大，直道不阿，可知矣。如此而欲二子強顏求合，往見諸侯，豈為者哉？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附錄** 翼：魯有諸侯來而問言，不必指定見諸侯，大抵是超權勢者。○據是良心，雖昧處然仰此明，可知恥而自足，有不可曉解者，故曰非由之所知。四書脈所養，就持身正大立心光明言，不肯往見，愈漸在後。○案合註：由是觀之二句，只從諂笑二子說，為當。而對張氏曰：若不當往見而往見是苟服以求合與魯肩諂笑未同而言者，何以與？○虞源補氏曰：曾子重厚篤實，故視小人側媚之態，如病於夏畦之人，而深憐之。子路剛果勇決，故以未同而言，赧赧其色者為非已所知而深惡之。二子所守如此，雖各因其資質，然亦是學力所就也。

戴盈之曰：章

**附錄** 說統通章以井義二字作斷案，而知字連字意俱重，蓋因其明而激之以勇也。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

四書章句

孟子滕文公

卷

懷新堂

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

**本義** 戴盈之有意革弊而不能決，乃問孟子曰：什一而賦，關市之征，但積習已久，今茲時勢尚有未能驟更者，請先從輕減待，至來年然後盡罷，今之弊政，夫子以為何如？

**附錄** 翼：此何如二字，自謂更張有漸意。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

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

**本義** 孟子曰：子有志於革弊，而日姑待來年，此是後難之說矣。今有人每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取非其有，非君子

所爲之道。橫者曰。此後此相之改。日據爲。月據以待。來平然後已。而不據何以異於是。

**附錄** 沈無回曰。竊取非道。橫。征非義。道義二字相闕。缺。

如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據一雞何以異哉。

**本義** 子之欲去重賦與厚租者。亦以其非義也。使不知其非義。猶無足怪。如已知其非義。在所必已。斯速已之矣。何待來年。夫非義尚能安之於心。而待時乎。願子大夫勿以難難語請可也。

**附錄** 劉上曰。不必說到來年。未必已得成。等語。即來年果已共如眼前。非義何存。此節只就正意說。不必帶橫難。○南軒張氏曰。君子之遠不義也。如惡惡臭。其不敢過也。如探湯。其不敢須臾寧也。如坐塗炭。而其徒義也。如飢渴之於飲食。蓋見之之明。而決之之勇。以爲如是。則不足以自拔。而自新也。士之持身於改過遷善之際。而爲盈之之說。則滑。

四書尊聞錄

孟子滕文公

圭

慎新堂

終身汨於過失之中。人臣之謀國於革弊復古之事。而爲盈之之說。則終陷於固陋。苟且之域。故自脩身至於治國。知仁勇之三德。缺一不可。可知以知之。仁以守之。勇以決之。可不務哉。

外人皆稱夫子好辯章。

**本義** 朱子曰。此段最好看。見諸聖賢遭時之變。各行其道。是這般時節。其所以正救之者。是這般樣子。這見得聖賢是甚麼樣大力量。恰是天地有缺。當處得聖賢出來補救。則全週得稍久。又不免有缺。又得聖賢出來補。這見聖賢是甚力量。直有圓闕乾坤之功。○說就君父二字。是通章大綱。領仁義二字。是通章大綱。錢不得已三字。是通章大綱。細。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子豈好辯哉。

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

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

常也。

**本義** 公都子問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爲如此。孟子曰。子豈好爲辯哉。與人爭論。蓋不得已而然也。夫天下自生民以來。非一日矣。其間氣化人事。相爲循環。當其氣化盛人事得。則天下爲之一治。及其氣化衰人事失。則天下爲之一亂。反覆相尋。理之常也。夫由治之亂。雖聖賢不能止其來。然極亂反治。在聖賢豈能辭其責哉。雖至艱至大之事。亦有不得已而爲者。而況於言乎。

**附錄** 齊合註。何也之問。爲何故好辯也。○說就天下之生二句。是不不得已之故。○真此兩一字。見循理之意。○撒庵程氏曰。氣化在天。若有盛有衰。盛而治。衰而亂也。事理在人。若有得有失。得而治。失而亂也。治不生於治。而亂不生於亂。亂不生於亂。而治不生於治。如環無端。此理之常。固無足怪。所貴乎聖賢之生斯世。亦惟以理御氣。庶幾反失而得。反衰而盛。反亂而歸於治焉耳。

四書尊聞錄

孟子滕文公

圭

慎新堂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

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地上高地也。營窟穴處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洚水。洚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

此一亂也。

**本義** 所謂一治一亂者。何以徵之。當堯之時。洪水爲患。其水壅塞而逆行。以至橫流。氾濫於中國。雖平陸之地。皆爲蛇龍所居。民無有定所。其地之卑下者。則架木爲巢。以居。其在高原之上者。則掘地爲窟。而處。書舜有言曰。洚水警余。彼舜所云。洚水者。正指堯此時之洪水也。此氣化衰而天下之亂也。

**附錄** 說就爲巢爲窟。正是民無所定。○困勉錄。警余二字。雖不可謂不重。然只要見洪水之爲害大。不重聖人之懼災上。

大抵固當時人只知堯時有洪水而不知洪水之名故又著澤水者洪水也一句不然則只引澤水警余一句足矣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菴水由地中行江

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

掘地掘去壅塞也菴澤生草者也地中兩涯之間也險阻謂水之氾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

本義於是帝堯憂之而舉舜舜使禹治之禹思水之性必有所歸乃掘去壅塞疏通河流將此氾濫之水而注之海驅逐蛇龍而放之菴水乃由地中行不復氾濫地上即今江淮河漢是其處也此時水患盡平險阻既遠而蛇龍因以遠遁凡鳥獸之害人者皆已消除然後中國之人皆得平土而居之不至上巢下窟而稼穡明倫遂其樂生之願矣此以人事挽

四書尊聞錄

孟子滕文公

奎

懷新堂

回氣化而天下一治也

附錄困勉錄掘地二句是用功水由地中行以下是成功水由二句本掘地句來險阻二句本驅蛇龍句來險阻句只是過接語不重然後句總承上兩段但當以治水為主而蛇龍若驅之然非真驅之也○真註江漢南條之水河淮北條之水味是也二字是指今日安流者以見當時禹功○實合註

鳥獸即蛇龍之類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

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

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

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也沛草

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

本義夫堯舜之時天下固已治矣然又不能常治也堯舜既沒聖人仁民愛物之道衰歷夏及商暴虐之君代作壞民之宮室以爲池沼治使之無所安息棄民之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至於後害民之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愈多而禽獸且得其所依而交至爲害及紂之身毒痛四海而天下又大亂此固人事之失而亦氣化之衰也又一亂也

附錄四書尊聞錄聖人即堯舜道即仁民有物之道裏是不明不行宮室即民居暴君至又作是人宮禽獸是物害○實合註壞宮室棄田即暴君害民之事○雙峰使民田必有邪說暴行又作通上下字方有歸若○真註沛即園囿汙池

四書尊聞錄

孟子滕文公

奎

懷新堂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奄東方之國助紂爲虐者也飛廉紂幸臣也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壞也此一治也

本義當紂時天下大亂故周公相武王以伐暴教民乃誅獨夫之紂奄在東方助紂爲虐則與師伐之三年乃得其君而討之飛廉乃紂之臣則驅之海隅而戮之又滅紂之惡黨五十餘國而後人宮乃息且驅紂同國之中所有虎豹犀象皆使之遠去而物官以清天下亂極思治之心於是得遂而皆大悅故書曰丕顯哉文王創業之謨丕承哉武王大定之烈



所以助開通我後人於莫非正大之途而無毫之缺畧也凡此文武貽謀非周公輔相而振紀為治以成之者乎此治也

附錄 蒙引三年討其虐是承代奄說○說統驅虎豹一句以紂秦養言○劉註謀紂至五十是除人害下句是除物害謀紂一頭是紂之助飛廉是紂之幸五十國是紂之黨三平春○紂合謀天下大悅悅其無人物之害○有疑不顯哉文王不承武王烈云云只是說上女戲亂之功○慶源輔氏曰正可為也無缺為難此所以正德利用厚生之具無一之不備防偽禁邪正惡之法無一之或擊夫然後可以為無缺○類達孔氏曰引書重武王之烈上而論子意專重周公說美武王有繼承文王之心而周公相

附錄 孟武伯問曰子欲文王之德也○武王以成其業即所以終文王之德也○附錄 孟武伯問曰子欲文王之德也○武王以成其業即所以終文王之德也○附錄 孟武伯問曰子欲文王之德也○武王以成其業即所以終文王之德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

本義 周世既衰而不振文武之道微而不明於是反常逆理之邪說與夫悖理亂倫之暴行又乘之而作以臣而弑其君者有之以子而弑其父者有之天理

附錄 齊合註世衰道微不平道微世便衰矣○說統邪說暴行有作即是道微邪正不兩立也有作承上文一治來與又作不同狀父弑君正是暴行然必造出一種行權通變的說語此便是邪說○慶源輔氏曰前乎此者雖曰世亂然但禽獸聚散有以戕民之生而猶未至賊人之性至此以後則遂至傷人倫將使人盡為禽獸之歸其禍又慘矣此一亂又甚於前日是亦氣化人事之使然也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悖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威矣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

附錄 孔子為世道人心憂懼乃假魯史舊文而作春秋是春秋也假魯史以寓王法敘先後之倫秩上下之分有德者必褒有罪者必貶其大要皆奉行天子之事也惟春秋為天子之事所以孔子曰春秋之作子非得已世有以心而知我者其惟是春秋乎世有以迹而罪我者其亦惟是春秋乎蓋使君子有所勸而為善則知我固所深幸使小人有所懼而不

附錄 孟子滕文公

孟子滕文公

章

懷新堂

為惡則罪我亦所不辭矣孔子作春秋之意如此夫春秋作而可以警人心垂萬世此一治也附錄 家訓孔子懼懼上篡弑之禍不可長也此皆由天子之事不明以至於此故作春秋以明天子之事○存疑春秋如何見得是天子之事如天王下勞晉侯則削而不書晉侯以臣名君則書天王符于河陽皆所以存君臣之分也可見其定眾委之分謹大皆之禮可見其肅禮也名陵之師書次書來盟以序其績城郭之役再序三師以美其善可見其命德也討罪意尤明白凡春秋所貶皆是以是故二字要有着落惟春秋為天子之事所以知之者以是罪之者亦以是知之者以其功也罪之者以其德也○慶源輔氏曰前乎此者雖曰世亂然但禽獸聚散有以戕民之生而猶未至賊人之性至此以後則遂至傷人倫將使人盡為禽獸之歸其禍又慘矣此一亂又甚於前日是亦氣化人事之使然也

百觀者知所勸懲故說哉丁有所懼而不敢犯耳○(案)韓  
胡氏曰集註者一治也此治也此當時之治  
也此言孔子之治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廢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

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

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

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

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

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

四書章句

孟子滕文公

幸

慎新堂

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徧滿

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

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

此又一亂也

孔子既死聖王久已不作故無以肅紀綱而懲惡類  
其一家之學橫議於下如楊朱墨翟之尤者也其  
滿天下天下之言學焉者不始於楊墨則終於楊墨之過人  
如楊墨氏上於爲其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之無君也  
氏主於兼愛則無異於人而無父也大人之所以爲  
人者以其有此君臣父子之大倫也今楊墨之徒以爲  
道滅絕是本禽獸而已其害當何如耶昔孟子曰自庖有  
肥肉廄有肥馬以致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  
也今楊墨之言則又有甚於此者蓋以仁孝說以義事君自

所以來傳之孔子則世不易之通義今楊墨爲我兼愛之  
道而不思則孔子仁義之道廢而不明是事勢之變人心之  
仁義遂爲先惡也仁義先塞則人皆無父無君以而天下  
是爲率獸而食人而人又將相食此則孔子之憂天下生  
其爲生民之憂又豈特

附說說統理王不作一句相通說下原橫議之由以主持道

統者無其人耳○(案)合註橫議與盈天下且就楊墨倡議說

歸楊墨方是天下之人靡然從之○朱子曰楊墨只是差些

子其未流遂至於無父無君蓋楊氏見世人營營於名利埋

沒其身而不自知故獨潔其身以自高然使人皆如此潔身

而自高則天下事後誰理會此便是無君也墨氏見世間人

自私自利不能及人故欲兼天下之人而盡愛之然不知有

一患難在君親則當先救之在他人則後救之若不先後

則是待若親猶他人也此便是無父此二者之所以爲禽獸

也○說統不息則不著正見得彼此勝負間不容髮處邪說

誣民二句即是中解上二句意玩是字自明○(案)楊墨

之道不息四句只承上無父無君說以起下食人○(案)率

獸食人○(案)率獸食人○(案)率獸食人○(案)率獸食人

歌獸字即是禽獸也獸字實指楊墨不是空說○(案)楊墨

未兩食字一例作相戒相賊意看其在實事上說與上文誣民

不同此是由誣民而推其害也○(案)率獸食人亦深探其弊

而極言之非真有此事○朱子曰不然即他之道便能如此楊

氏自是箇退步愛身不理會事度人墨氏兼愛又弄得沒合

殺使天下畏懼然必至於大亂而後已非率獸食人而何如

東晉之清談此便是楊氏之學即老莊之道少開百事廢地

遂啓夷狄亂華其禍豈不慘於洪水猛獸之害又如梁武帝

事佛至於社稷傾圯亦一驗也○(案)統統是禽獸也橫上斥楊

墨立教之非下著楊墨爲害之大通節以處士橫議一句爲

綱以爲我兼愛四字爲案以無父無

君四字爲案以禽獸二句爲結句

吾爲此懼聞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

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閑衛也放驅而遠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孟子雖不

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  
堅是亦一治也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  
楊墨蓋楊氏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  
見故孟子止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  
楊墨之比所以爲害尤甚

**本義** 楊墨之流禍以至於此皆以此深爲天下懷思欲防衛  
先聖孔子仁義之道使之著明於世不爲異端所惑故於楊  
墨之學則深距而痛絕之以放斥其淫蕩無歸之辭使天下  
之人曉然知其爲非而彼之爲邪說者不得起以誣民此予  
衛道之心也蓋邪說之作雖發於言論實本於心術既作於  
其心則凡舉動應接必不得其常而害及於事矣既害於其  
事則凡紀綱法度必不得其理而害及於政矣端甚微而害  
甚大此理之必然雖聖人復起亦必不能易吾作心害事作

四書章句

孟子滕文公

天

慎新堂

事害政  
之言矣

**附錄** 齊合註先聖指孔子道。即君臣父子之道。○**翼註** 楊墨  
指其人淫辭指其言害事者無父無君之一端也。害政者無  
父無君之大端也。害則俱害不分先後。○**開距放三字相映**  
譬如賊自外侵須防守家當此是開。因拒敵驅逐此賊。此是  
距放。距放正所以開也。欲開故距放。距放故不得作。○**存疑**  
距楊墨放淫辭歸於使邪說者不得作。蓋邪說即楊墨之說  
淫辭即其說之淫辭放蕩也。○**齊合註** 作心字爲主害事害  
政皆本於心來。○**三箇作字不同一指天下言一是一心溺於**  
**爲我兼愛之說一是一事偏於爲我兼愛之行。**○**四書脉味聖**  
**人復起不易吾言語意見得聖人必不以今日之言爲無益**  
**之辭不指**  
**生心四句**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  
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止也兼并之也總結上文也

**本義** 合而觀之昔者禹抑洪水則人得乎土而居而天下平  
治天下微禹不能平也周公兼夷狄驅猛獸則人物之害除  
而百姓安寧百姓微周公不能寧也孔子成春秋以垂法戒  
而亂臣賊子有所懼而不放爲惡惡賊微孔子不能正也三  
聖之功如此

**附錄** 存疑周公兼夷狄驅猛獸五十四句曰夷狄者五十國之中  
必有夷狄舉重以見輕也。○前件歷敘三聖之事以已繼之  
至昔者禹抑洪水兩條  
又是總舉上文之意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  
也

說見上篇承當也

四書章句

孟子滕文公

堯

慎新堂

**本義** 況今楊墨之害不止如洪水猛獸之災有慘於夷狄亂  
賊之禍者哉詩有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詩言  
周公正夷狄之防其嚴如此今楊墨無父無君

若與夷狄無異正是周公之所必膺者也  
**附錄** 索引此段直是總起下段以楊墨正是無父無君在所  
膺者也不連上意。○說統引詩不重周公上只申言楊墨當  
意膺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  
予不得已也

**波淫解** 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  
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莫弑  
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

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真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

**本義** 故我在下，亦欲謂明仁義之道，以正陷溺之人心。於是息楊墨之邪說，雖其偏激之行，放斥其淫蕩之詞，以承三聖撥亂反正之功，然則予之反覆與楊墨辯者，豈好為之哉。誠愛之深，言之切，有所不得已而然也。  
**附錄** 困勉錄亦欲二字從三聖來。雙峰饒氏曰：說既事辭，其行必偏激，其辭必見淫蕩。故行淫蕩自邪說上來。問孟子子欲息邪說，而必以正人心為先，何也？朱子曰：此探本之論也。以聖道不明，人心不正，而邪說得以乘間入之也。曰：然則亦明聖道以正人心，而何必為此紛紛乎？曰：此探本之論也。曰：邪說既入，則人心益以不正，聖道益以不明矣。此又其末之不可不理者也。故孟子道性善，無毫髮必使天下曉然知仁義之所在者，此所以正人心而為息邪說之本也。排為我斥兼愛，必使天下知邪說之不可由者，此所以息邪說而為正人心之用也。○達說正人心以息邪說，蓋以正人

明書章句

孟子滕文公

今

慎新堂

心作息邪說之本也。然據本文口氣，當把正人心另提。起言因為正人心，故欲於邪說息之於波行距之於淫辭放之蓋上文仁義充塞，率獸食人，所謂人心不正也。惟人心不正，故欲距楊墨放淫辭，使邪說者不得作，惟意在正人心，故欲息邪說。放淫此正前後相應處。觀此則息邪說放淫為正人心而設，彰彰明矣。○自我亦欲正人心，至承三聖一氣相連，勿斷以承三聖謂已拯人心之陷溺，亦猶三聖拯天下之陷溺一般，蓋把三聖形出自已維世的意思，非謂繼往承先人語意也。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言苟有能為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

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倡為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為邪說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為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

**本義** 此章獨予一人之言，所當與之辯哉。使天下有能立為言論以距楊墨者，則其趨向之正，是亦禹周孔子諸聖人之徒也。此可見異端之教人人得而闢之，豈得以好辯自嫌而遂已於言邪？外人之論可謂不知予者矣。  
**附錄** 存疑能言距楊墨則能立言距楊墨也。故曰有能為此距楊墨之說。○朱子曰：出邪則入正，出正則入邪。二者之閒

四書章句

孟子滕文公

全

慎新堂

蓋不容發。雖未知道而能言距楊墨者，已是心術向正之人。所以以聖人之徒許之與春秋討賊之意同。○羅說道要距楊墨便是聖人之徒，如人逐賊有人見之若說道賊當捉當誅，這便是主人邊人若說道賊也可恕，這便喚做賊之黨。○方孟旋曰：孟子非懼己之力孤，又聖人之口舌以闢之，只是引天下之人共為聖人之徒，見三聖之遺，人人可承，無非正意也。

匡章曰章

**傳** 說此章原不責仲子以中正之廉，亦不責他廢母兄之倫止。就仲子一偏之操而推極言之，以見其決非人之可為耳。○困勉錄圖外註及大全責仲子廢人倫諸條俱屬此章實意。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蝻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

有聞目有見

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於陵地名螻蛄蟻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

**本義**匡章曰廉美節也若陳仲子者豈不誠廉潔之士哉夫人之切於身者莫如食仲子則居於陵之地嘗三日不食耳亦無所聞目亦無所見其貧困如此亦不求食於人適井上有李蟪食其實者已過半矣乃匍匐往取而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以全餘生非至廉其孰能之

**附註**四書豚居於陵是廉其居三日以下是廉其食將取也○說統蟪食句不惟與世無競亦且與物無爭

**附考**高士傳陳仲子字子終大妻爲人灌園楚三遣使以金百鎰聘爲相不往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

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  
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眾小指中有大指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蚓丘蚓也言仲子未得爲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爲廉耳

**本義**孟子曰當今齊國之士滿富貴而貪功利者甚多仲子獨以窮約自守而不溺於流俗吾必以仲子爲齊士之巨擘矣雖然操仲子而論亦惡能自達其廉哉若就仲子如此之操而充之以至於盡則必如蚓而後可成其所爲也

**附解**田充錄首二句欲抑先揚○有疑仲子惡能廉非謂其不廉也如仲子之所欲廉非人之所能雖仲子亦莫之能也仲子既不能亦不得爲廉矣○說約而後可亦只言而後可成其操不是言而後可爲廉也蚓無求意全不宜露着此一句下節自緊接明之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

**本義**吾謂充仲子之操必蚓而後可者爲何蓋蚓之爲物上而食也惟槁壤下而飲也惟黃泉耳纔能一無所求於世若仲子則居必以室食必以粟不能無資於人世矣既不免於居食則其所從來豈能逆料其義與非義乎天下之言義者必歸之伯夷言不義者必歸之盜跖今仲子所居之室其果廉如伯夷者之所築與抑亦食如盜跖者之所築與所食

**附考**說統此正明其不能如蚓處伯夷盜跖字不可泥但合義的便是伯夷不合義的便是盜跖是未可知重在第一邊○蒙引註仲子未免居室食粟一句貼在本文上食槁壤二句內

之粟果廉如伯夷者之所樹與抑亦食如盜跖者之所樹與是皆未可知也是仲子既不能無居無食而又不能必皆出於伯夷然則仲子亦惡能自成其爲廉者哉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績以易之也

**本義**匡章曰仲子之居食雖所從來未必盡出於伯夷是亦何傷其廉哉蓋人只能安貧守約不取諸人此便是廉今仲子之居食乃是親身織屨妻辟績以易之此皆自食其力非小義而取諸人者則雖不必定出自伯夷然非出於盜跖亦佳

附錄 說統何傷何 章代仲子解脫後身  
錄二句言自食已分正見其無傷處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顧曰惡用是鵝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鵝之肉也出而哇之

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宋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歸也己仲子也鵝鵝鵝聲也頻顧而言以其兄受饋為不義也哇吐之也

四書章句

孟子滕文公

禽

懷新堂

孟子曰子以自食其力遂為廉乎不知處仲子之地亦有不必然者蓋仲子固齊之世家也其兄名戴者食宋於蓋有萬鍾之祿此王制常典非得之不義者也仲子顧以兄所食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所居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乃辟其兄因離其母卑妻子而處於陵之地其於天性之親亦既薄矣及他日歸家偶有饋其兄生鵝者是亦交際之常禮已乃頻顧而言曰鵝用是鵝者為哉至他日其母殺是鵝與之食而仲子食之其兄適自外至見面議之曰爾所食者乃是我向者所饋鵝

鵝之肉也仲子於是出而哇之  
附錄 蒙引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孟子此數語非為仲子敘世家也所以明其兄之祿為可食兄之室為可居也○是說鵝之肉也是其兄讓之之言○  
翼註此節只敘事分斷制下節方斷之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甥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為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為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為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嫂然乃為能滿其志而得為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為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人之所以為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為廉哉

四書章句

孟子滕文公

金

懷新堂

居者矣乃以於陵則又居之舍此取彼是尚為能充其不食不居之類也乎不能充其類則必不能充其操矣若仲子者必併其居食而盡廢之如嫂之無求自足而後能充其操者也人安能為甥則亦何至如仲子之廉哉  
附錄 說約按不能充其類言未能由不食不居而充之於所食所居也然則欲充其操亦惟不居於陵而食妻之食然後可然已斷斷不能矣○蒙引若仲子者甥而後充其操者也即是上文充仲子之操則甥而後可者之意

四書講義章句卷之十六終



即堯舜亦是借來說雖堯舜不能

外仁政為治極見法之不可廢也  
**附錄**漢書律歷志律十有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律呂統氣  
類物一曰黃鐘二曰太簇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  
曰大呂七曰夾鍾八曰仲呂九曰林鍾十曰南呂十一曰應鍾十二  
大呂五日夾鍾六日仲呂有統之義焉其傳曰黃帝之所  
作也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  
窠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制十二笛目焉  
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為六此黃  
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為律本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

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

四書尊聞錄

孟子離婁

三

懷新堂

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菜宗廟以麋為犧牲斷死刑必為  
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  
治梁武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  
之道故也

**本義**堯舜推行仁政所以澤被於當時法垂於後世今之為  
君者亦有愛民之念發於中愛民之名聞於外似亦可以致  
治矣然而當時之民不沾其實惠傳之後世亦不可以為  
法者豈其心不若堯舜哉由其不能行先王之仁政故也  
**附錄**存疑法於後世者澤被於當時其良法美意又足以  
垂訓於來世也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正是如此○少康馮氏  
曰孟子所謂先王非專指古之先王不論本朝前代皆是先  
王但求其可法者而已即父有作而子述之是亦法先王也  
○問孟子告齊宣王曰是心足以王矣則仁心者固王政之  
本也今日有仁心而不行先王之道則是所謂仁心者初不

足特而所謂先王之道又在此心之外也朱子曰是心足以  
王者言有是心而能擴充之以行先王之道如其篇末所論  
制民之產云者則可以王爾非謂專恃此心而直可以王也  
○存疑此節是即當時不行仁政不能為治以証不以仁政  
不能不治  
天下之意

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

法程子嘗言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重讀法平價皆

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刑官之法

度正謂此也

**本義**不行先王之道即仁心仁聞不足以成治可見心為出  
治之本政為致治之法故曰徒有仁心而無其政以繼之則

四書尊聞錄

孟子離婁

四

懷新堂

慈祥懷梯之德何從運用不足以為政也猶之徒有仁政而  
無其心以主之則紀綱法度之施祇為文具不能以自行也  
故治天下者有仁心以為治本尤有仁  
政以為治法而後堯舜之治可庶幾矣  
**附錄**存疑此承上文而結其意兩  
句或是否諸引之重在上一句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行不過差

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

**本義**徒善既不足以為政則先王之法信不可不遵矣假樂  
之詩有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是言治天下者於政事之間  
能無錯悞疎失皆由遵用先王之舊典故也可見先王之法  
中正不偏纖悉具備若能以先王之法為準自然有所持循  
而不至於錯悞有所考擇而不致於疎失矣乃猶愆過遺  
忘而不能平治天下者決無是理也人亦何為而不遵哉



附錄慶源輔氏曰：選差謂用意過當，處遺忘謂照顧不及，處選用舊典則有所循，故不過差有所據，故不遺忘。○存疑：選先王之法而過此過字與上過字不同，不能平治天下乃過也。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準所以爲平，繩所以爲直，覆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爲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爲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

四書章句  
孟子離婁  
五  
本義：吾謂先王之法後世當遵者何也？蓋古之聖人繼天立極，開物成務，欲制器以利用天下之用，既嘗竭其目力以繼法

員平直之則矣，然使無法以繼之，則目力有窮而窮故制之規矩以爲方，員制之準繩以爲平直，使天下後世凡有造作者皆據之以爲式，而成器之利，世世賴之，是聖人制器之法不可勝用也。欲作樂以宣天下之和，既嘗竭其耳力以察清濁高下之理矣，然使無法以繼之，則耳力有窮而窮故制之爲律，陰陽各六，以正宮商角徵羽之五音，使天下後世欲審音者皆據之以考驗，而聲節奏世世傳之，是聖人作樂之法不可勝用也。欲爲民生造命，凡遂生復性固已竭盡心思，無所不用其極矣，然使無法以繼之，則仁亦有時而窮，故必以不忍人之政繼之，爲之制田里，教樹畜，以厚其生，設學校，明禮義，以正其德，使不忍之心有所寄而不窮，而天下後世無有不獲其仁者矣。

附錄：慶源輔氏曰：耳目言力，心言思者，耳目之親，聖以力而心之官，則思也。○東陽許氏曰：兩言規矩六律，前此說用法後正言立法。○蒙引：聖人既竭目力耳力，不可與公輪等相干，此皆以制器立法之聖人言，公輪雖妻所用之規矩師曠所用之六律，皆出自聖人，非離妻公輪師曠能制規矩六律也。然重在存疑，蒙引欲於繼之以規矩準繩一

諸載以爲方員平直，屬下文。諸依思見準繩下，用倚以字文勢未斷。況上曰既竭目力，下只曰繼之以規矩準繩，上曰既竭耳力，下只曰繼之以六律，作意亦未完。以爲方員平直，正五音只當連上文讀，是蒙引大言故制爲法度以繼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此法度字該規矩準繩六律不忍人之政，其用不窮，貼二不可勝用仁之所被者廣專貼仁覆天下。

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爲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鄒氏曰：白章首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

四書章句  
孟子離婁  
六  
本義：聖人法度之盡善無弊如此，此正爲治者所當因也。故曰爲高者必因丘陵，以丘陵之勢本高，因而積累之，則易成也。爲下者必因川澤，以川澤之勢本下，因而疏浚之，則易深也。可見天下之事有所因而爲之，則簡而有功，無所據而施之，則勞而寡效。今先王之道，就如丘陵川澤一般，力不知所以因之，是舍丘陵以爲高，舍川澤以爲下，用力愈多而功愈不能成矣。豈可謂之智乎？

附錄：國勉錄：不因先王之道，須兼過不及兩邊說。○吳註：可謂智乎，在勞逸上見。因先王則適而有成，不因之則勞而無功，此之下也。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

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播惡於衆，謂貽患於下也。

附錄：爲政必因先王，是以天下人君惟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而爲仁者則澤及生民，法垂後世，而無虧於元后父母。

之貴其在高位宜也。若不仁而在高位。必且縱情肆欲。破壞先王之法。而無所顧忌。是播其惡於衆。而天下皆受其禍矣。前說統是以二字領上。違先王來說。宜在高位。有臣民胥被其化。意惡對善言。即不仁也。以下文觀之。臣民胥化而爲不仁。即是不仁之惡流播於衆處。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

四書尊聞錄

孟子離婁

七

慎新堂

小人犯刑。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

何以見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蓋人君者百官萬民之統率也。苟上而人君不以道義理度量事物。則下而爲臣者亦法度紊亂。無所遵守也。凡物必用之而後信。若無道揆則道雖人所本存。然不用自玩視而朝不信道。無法守則法雖朝廷所立。然不守自玩視而工不信度。失朝既不信道。則在上君子視道義爲泛常。肆妄行而于犯名義。工既不信度。則在下小人亦視法度爲泛常。作奸作惡而下犯刑憲。是皆相因之勢。而其本則在於上之不仁。以播於衆。如此其國必亡。而不亡者僥倖而已。

新解孟子曰上無道揆則下無法守。雖有奉法守一官者亦將不能用而去之矣。信道信度信如憑信之信。此理只要人信得及。自然依那箇行不敢踰越。惟其不信。所以妄作如臂使分。明知得條法只是冒法以爲姦。便是不信度也。○案引上無道揆以法制而言。下無法守以守法而言。下無法守非果無法也。只是法爲上所奪而不得行其法也。○上無道揆

上之一身無道揆也。朝不信道。則衆朝綱皆不正矣。衆說得廣由是凡有位之人無不犯義矣。下無法守。在下之人因上無道揆而不知所遵守也。工不信度。則凡各衙門事務俱無定準矣。漸說下來由是至於細民亦莫不犯刑矣。○說統此節正是播惡於衆之實上無道揆一句是通節大綱。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爲亂。鄉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

不仁之禍如此。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雖是國勢不富。却於根本無傷。非國之災也。田野不闢。貨財不聚。雖是國不富。却於元氣不損。非國之害也。惟是道揆不立於上。而不知有禮。教化不行於下。而不知有學。由是無良之賊民

四書尊聞錄

孟子離婁

八

慎新堂

起於其間。肆爲邪說。暴行敗紀。亂常而國之喪亡無日矣。其爲災害顧不大哉。然則爲君者當鑒不仁之禍而取法先王政矣。

案引賊民興云。奸民不愛說賊民者。興正是陳涉吳廣黃巢朱溫楊么李全之徒。○說統當時不行仁政之故。病根在國富強。故言此以破之上無禮。應上無道揆。每下無學。應下無法守。工不信度。句賊民興。應上犯刑。句喪無日矣。應上國之所存者幸句。

詩曰天之方蹙。無然泄泄。

詩大雅板之篇。蹙。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天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

案然不特爲君者當以此自責。即臣亦當以此自任。而輔其君也。大雅板之詩有曰上天方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

浩然意緩悅從而無所  
救正也詩戒同列如此  
所引其注泄泄註云意緩悅從又云不急安止之急字反意  
緩故正反悅從然直至事君無義方可發透○張制初曰意  
緩而不真切悅  
從而不緩直

### 泄泄猶沓沓也

沓沓卽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

夫詩所謂泄泄者卽俗語所謂  
沓沓也詞異旨同古今所共諺也

附註其注泄泄猶沓沓也不徒訓字正是引  
時俗所共惡者以深著其緩慢慢事之罪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非詆毀也

### 四書尊聞錄

孟子離婁

九

懷新堂

爲悅不以匡弼爲忠是無義矣進退有當盡之義今以逢迎  
陳力就列而又不能止是無禮矣至其所謀畫皆出於世俗  
功利之私而於先王之道則詆毀以爲不可行全是因循客  
悅無體國盡忠之誠此詩所  
謂泄泄而吾所謂猶沓沓也

附註蒙引進退無禮謂其去就之間不以禮但知爵祿之爲  
重雖不當進而亦進雖當退而亦不退則此進退卽進以禮  
退以義之進退也如此者豈望其能正君哉○困勉錄上泄  
泄猶沓沓只因俗語以互證其義下猶沓沓也乃指此等人  
所爲之  
實如此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爲堯舜之君者尊君之  
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

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  
君之甚也鄒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鄒  
氏曰此章言爲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  
又當各任其責也

附註泄泄沓沓如此君何用是臣爲乎故曰人臣以難事責  
於君必欲使其君以仁心行仁政而得爲堯舜之君是以高  
遠望其君而不以庸常待其君也謂之恭開陳善道言如何  
而爲仁心如何而爲仁政使其君曉然知善道之所在而有  
以開其邪心唯恐其所行不仁而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是以  
誠實事其君而不以容悅事其君也謂之敬若謂其君不能  
行善道而不以告者是害其君之甚矣非賊而何然則爲臣  
者其可不以正君爲己責乎臣能正其君君能信其臣尚何  
患先王之政有不行而  
天下有不被其澤者哉

### 四書尊聞錄

孟子離婁

十

懷新堂

附註說統先王之道原非難事此曰難者對世王言之○朱  
子曰恭與敬大槩也一般只是恭意思較闊大敬意思較細  
密責難之恭是先立箇大志以帝王之道爲必可信必可行  
陳善閉邪卽是做那責難底工夫○問所謂陳善閉邪者泰  
何曰若有邪心所當閉也然不知所以閉之之道而逆問之  
則動有矯拂之患其言不可得而入矣故必爲之開陳善道  
使之曉然知善道之所在則所謂邪者亦不難乎閉之矣○  
人臣之道但當以極等之事望其君責以十分只做得二三  
分者只責以二三少間做不得一分矣若論才質之優劣  
志趣之高下固有不同然吾所以望之者則不得問其才智  
之高下優劣但當以堯舜之道望他豈  
可謂吾君不能而遂不以此望之哉

### 規矩方員之至也章

附註困勉錄上章只言以仁心行仁政此章則專欲以仁心  
行仁政者之法堯舜○翼注前三節言君臣當法堯舜後二  
節言人君當鑒幽厲而人臣可知○達說通章雖遠說下總  
只歸到法堯舜上或以爲堯舜不可不法幽厲不可不鑒則

平於而  
非有矣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至極也人倫說見前篇規矩盡所以為方員之理。猶聖人盡

所以為人之道

**本義** 孟子曰天下事物皆有中正不可易之則如制器者欲為員必用規欲為方必用矩是規矩乃方員之至不可以加損者也若夫五品人倫人皆有之但衆人有之而不能由賢人出之而不能盡惟聖人生知安行察之極精行之極當乃人倫之至不可

以加損者也  
**微解** 翼註至字勿作高遠意看只是的確不可移易之意觀下文不法堯舜便慢君賊民如離了規矩便不成方員可見言外便見人當法聖意○存疑聖人人倫之至是起下文欲為君盡君道意

四書章句

孟子離婁

士

懷新堂

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此孟子所

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

**本義** 人倫莫大於君臣聖人莫過於堯舜如欲為君而盡君君之道欲為臣而盡臣之道二者將何法哉皆法堯舜而已矣蓋堯舜之為君為臣者道之至也若為臣而不以舜之所以事堯者事君是以庸主待其君不敬其君者也臣之道不盡也為君而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是以殘忍害其民賊害其民者也君之道不盡也此為君臣者所以必法堯舜而後可也

**附錄** 蒙引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是二句不是四句欲為君而盡君道者必法堯舜欲為臣而盡臣道者必法舜不說要為君者須盡君道為臣者須盡臣道為君者必法堯不說要為臣者須盡臣道為臣者必法舜○雙峯饒氏曰人倫不說父子夫婦長幼朋友而獨舉堯舜君臣做人倫樣子者其意在當時人君○朱子曰堯舜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觀二典大槩可見是事事做得盡○南軒張氏曰堯舜盡君臣之道非有所增益也無所虧損焉○困勉錄不以舜之事堯四句見不法堯舜便入慢君賊民一路去此就是出此入彼意了故下引孔子云云證之此以理欲相乘之機警人而見其當法堯舜下文極言不仁之禍則以禍福成敗之機警人而益見當法堯舜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

四書章句

孟子離婁

士

懷新堂

**附錄** 孔子嘗曰天下之道只有二端仁與不仁而已矣由此言觀之堯舜之外別無君臣之道不法堯舜即入於不仁矣豈容中立者哉

**附錄** 問不仁何以亦曰道朱子曰譬如說有大路有小路何從之存○慶源輔氏曰仁與不仁只是一箇天理與人欲而已纔出天理便入人欲豈復更有他道哉此古之聖賢所以兢兢業業而不敢不謹也○蒙引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云云此是孟子意不是孔子意孔子是泛說今宜依本文先從孔子說然後以孟子之意綴之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其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幽暗厲虐皆惡諡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

之甚也

**本義** 爲君者至不法亮舜而不仁其禍何可言耶不仁而暴其民甚則身死而國亡不仁而暴其民不甚則亦身危而國削止不但身受其禍而已至於沒身之後定其禍或以其昏昧不明而名之曰幽或以其殘賊無道而名之曰厲雖孝子慈孫欲爲祖考掩蓋前愆亦有不能更改者矣不仁之禍如此

**附錄** 存疑上仁不仁並言暴其民甚以下又專就不仁者言上是舉理欲之防以曉人下是著從欲之戒以警人○名之曰幽厲通言身試國亡身危國削○用勉錄名之曰幽厲還是泛說○便字使氏曰改是要改其惡意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

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爲鑒也

四書尊聞錄

孟子離婁

圭

懷新堂

**本義** 然則生其後者不知所鑒耶詩云殷之鑒戒不遠即

在夏后之世此正人當以幽厲爲鑒之謂也夫鑒幽厲之不

仁以法堯舜之仁

乃克盡君道也哉

**附錄** 困勉錄本節註中幽厲則專指周之幽厲○說約按詩

朱註蕩爲厲王作也殷鑒在夏蓋爲文王紂紂之辭然周鑒

之在殷亦可知矣則云殷鑒實謂周鑒也正欲厲王鑒紂

耳不然汎引一詩而云又欲後人以幽厲爲鑒便無謂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章

**經旨** 慶源輔氏曰上章第言道二仁與不仁與桀紂幽厲之

事而已此章又因其意而推及於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不仁

之禍皆必至之理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

之

**本義** 孟子曰吾嘗歷觀三代其始之得天下也以禹湯文武

之仁其後之失天下也以桀紂幽厲之不仁蓋得失之關於

仁不仁如此

國之所以廢與存亡者亦然

**附錄** 不但天下也國之所以廢與存亡者其以仁以不仁亦然

**附錄** 家引與盛也不止於存廢矣也宋至於亡○存疑國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

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言必死亡

**本義** 是則不仁亦何在而可也如天子有四海者也不仁則

億兆離心四海不能保矣諸侯有社稷者也不仁則身危國

削社稷不能保矣卿大夫有宗廟者也不仁則覆宗滅宗

廟不能保矣士庶人有四體者也不仁則身罹刑憲四體不

能保矣不仁之禍如此

**附錄** 新安陳氏曰不保四海以下皆

不免於死亡非特不保四體者爲然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此承上文之意而推言之也

**附錄** 凡此不能保者皆死亡之禍也夫死亡甚可惡而所以

死亡則由於不仁今惡死亡而乃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愛人不親反其仁章

總論 此章不是泛言正身之功。特爲治政未臻德實望於人者發。○因勉錄上章專爲不仁者發。此章則爲畧能爲仁者發。所謂相承者如此。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放此。

四書章句

孟子離婁

圭

懷新堂

附錄 孟子曰：御人之道在於盡己。如仁者切於愛人，人之被其恩澤者宜親而附之也。其或人不我親，必我仁有未至耳。則當自反其仁，務使立不獨立，達必俱達焉。智者明於治人，人之受其約束者宜順其治也。其或人不我治，必吾智有未及耳。則當自反其智，務使知無不明，處無不當焉。有禮者敬人，人之被其交接者宜報而答之也。其或人不我答，必吾敬有未盡耳。則當自反其敬，務外致其恭，內積其誠焉。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己，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

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

本義 不特此也。凡處事應物之間所行之事，或有不盡得所欲者，皆反求諸己，必每事盡善而後已。則一身之中視聽言動好惡取舍無一不當乎天理，合乎人心，天下皆敬信而歸服之矣。豈有不親不治不答者哉？

附錄 雙峯饒氏曰：上面一句包括未盡，所以下面又說皆當反諸己。添個皆字，○蒙引：天下字說得廣。○說苑：此亦不重極言其效，只見不外一身而可管攝天下，深明其不必外求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解見前篇。○亦承上章而言。

本義 大雅之詩有云：人能常思念合乎天理，則天心佑助，多福自臻。此福是自已求之，非俾致者。其仰身正而天下歸之之謂也。如不能正己而但知責人，欲天下歸心，其可得哉？

附錄 雙峯饒氏曰：永言配命是常思量要合理，求是無間斷之意。○蒙引：此命字以理言。輔氏曰：爲治本乎自反，多福本乎自求，亦太拙。蓋能自反而天下歸之，此便是求言配命而自求多福也。引詩以誅贊之耳。○說苑：此重永言不重無期效之心故也。

四書章句

孟子離婁

夫

懷新堂

人有恆言章

總論 翼註：通章總是迭推其本，不重序意，本一而已矣。大學所謂脩身爲本是也。上二本字，乃是末中之本，特以引起下字一本。

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恆，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上章而推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爲是故也。

附錄 孟子曰：天下之理常寓於恆言，不可不察也。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然人雖常言之，未必知其有序也。吾嘗因其

言而推之其言天下而即事以國者蓋遠由於近天下之本在國也其言國而即事以家者蓋外由於內國之本在家也至於家之本又在於身蓋一身之舉動又遠近內外之所親型也雖脩其身則家國天下可次第舉矣

**附錄** 劉上玉曰：「言是常言不是恆人之言。」○雙峯饒氏曰：「國王蠶之內天子所治天下四方諸侯之國天下取則於國國取則於家取則於身。」○家引家之本在身此又常言之所未及也重在本身。○註兩箇推言之不同前一箇推言只謂天下之本在國二句後一箇推言只言則通指此章連家之本在身也。

### 為政不難章

**總旨** 淺說全章在為政不難一句截下面不得罪於巨室直到溢乎四海正言其所以不難處或要於不得罪於巨室處截則所以不難處已盡盡了到章本便無收繳矣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

### 附錄

孟子離婁

七

懷新堂

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麥丘邑人祝

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慕向也。心

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心

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

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

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脩。吾身既脩則人心之難服

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

巨室擅權為患甚矣。然或者不脩其本而遽欲勝之則未必

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脩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可以及乎天下矣。裴度所謂韓洪與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正此類也。

**總旨** 孟子曰：人君欲為政於天下此固事之至大者然以我觀之自不難也何則為政固不假於勢力唯在於反己正身而不得罪於巨室耳既不得罪於巨室則巨室皆心悅誠服而慕之矣巨室者人情之所瞻屬也巨室之所慕則一國之人皆心悅誠服而慕之由是德教之所施沛然洋溢乎四海而無遠弗屆矣。孰有阻之者哉為政又何難也。人君反躬以求之可矣。

**附錄** 雙峯饒氏曰：「集註世臣大家是兩項世臣非一代之臣大家是貴宦之家。」○潛室陳氏曰：「得罪謂非理致怨所謂不

### 附錄

孟子離婁

太

懷新堂

得罪者謂合正理而不致怨於人非曲法以奉之也。○陳伯玉曰：德教便是政沛然正是不難處。

### 天下有道章

**總旨** 淺說此章勉當時諸侯脩德以自強意。○說統通章重回天不重順天。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有道之世人皆脩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人不

脩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天者理勢之當然也

**本義** 孟子曰：嘗觀天下有道人皆脩德而位與德稱諸侯德之小者見役於天子之大德諸侯賢之小者見役於天子之大賢役人者不恃勢而自尊役於人者不畏勢而自服此尚德之時然也若天下無道人不脩德但以力相尚諸侯國之

小者見役於諸侯國之大者諸侯見役於諸侯力之強者小不敢以敵大弱不敢以敵強此尚力之時然也夫天下有道德不及人而為人所役天下無道力不及人而為人所役斯二者皆理勢之當然天之所任也若能度德量力一聽於理勢之當然乃為順天順天者必能長存矣否則逆天者豈有不亡乎

**附錄** 聖訓德以所蘊言其以人言小大以土地言強弱以甲兵言○役如朝會征伐聽其政令是也○小德小賢指諸侯大德大賢指天子大小強弱指諸侯說○問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亦曰天何也朱子曰到那時不得不然亦是理當如此○翼註順天逆天重在小德小賢與小者弱者一邊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

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今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羞

四書尊聞錄

孟子離婁

尤

懷新堂

與為昏而畏其強故涕泣而以女與之

**附錄** 昔齊景公有言曰凡人既不能昌大其國而出令以使

人又不能屈已自下以聽人之命是與人睽絕而失其和好也於是涕出而以女出嫁於

吳此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

**附錄** 困勉錄出令受命絕物俱切邦交上說○慶源輔氏曰景公之言宜若可取然景公之齊即桓公霸諸侯之齊雖時勢下衰苟振起作新之獨不在我乎而顧為是吳言橫涕孟子始取其說以證小役大弱役強之事其萎爾自棄之罪未

也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言小國不脩德以自強其般樂怠敖皆若效大國之所為者

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

**附錄** 今也小國不自脩德皆若師大國般樂怠敖之為而獨恥受大國之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微不為之役其可得乎

**附錄** 蒙引先師不是已亡之稱即先生先單之先○說統此不是要他去受命只言徒恥亦無益耳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

下矣

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脩德也文王之政布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為差蓋

天下雖無道然脩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為吾役矣

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

四書尊聞錄

孟子離婁

辛

懷新堂

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耳

**附錄** 誠如恥之則莫若反其師大國者而師文王以脩其德

師文王以脩其德則德至可以同天將見國大者所乘之勢

稍易大約不過五年國小者所乘之勢稍難亦大約不過七

年必然人心奮國勢振而小可大弱可強大國反為吾役以

為政於天下矣何

有受命之恥哉

**附錄** 說統源發世主處其位事取之三字○王註師文王且

虛仁字在下節○師訓都是小國大國乃各五年七年

年通是言其速也○存疑引齊景公順天事也今也小國師

大國師是逆天事也如恥之節承上言既不能順天必當有

以同天耳○慶源輔氏曰註所

乘之勢指國之大小而言也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

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眾也夫國君好仁



天下無敵

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  
麗數也十萬曰億維也商士商孫子之臣也商大也敏達  
也祿宗廟之祭以饗之酒灌地而降神也將助也言商之  
孫子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  
商之孫子皆臣服於周矣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於有德  
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祿獻之禮助王祭事  
於周之京師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  
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爲衆猶

四書章句

孟子離婁

三

懷新堂

所謂難爲兄難爲弟云爾

本義吾謂師文王必爲政於天下者豈無據而言之大雅文  
王之詩有云商之孫子其數不止於億上帝既命周以天下  
則凡此商之孫子雖於我周臣服矣所以然者以天命靡常  
歸於有德故也天命既已歸周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  
皆執祿獻之禮助王祭事於周之京師也孔子讀此詩而歎  
之曰商之孫子何其衆也文王能有仁政雖有衆不能當之  
其暴戾民之事念念都在於仁則惠澤旁敷風聲遠播天下  
之民皆親之如父母戴之如冠履  
通作孔  
子之言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

能執熱而不以濯

恥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王  
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  
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脩  
德行仁則天命在我

本義觀文王之事孔子之言則知國君所以能無敵者以其  
好仁也今之諸侯雖爲大國所役而無敵於天下而不師文  
王以好仁是猶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也桑柔之詩  
有云誰能執熱而不以濯然則誰能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  
乎夫亦盡人以俟天

通作孔  
子之言

四書章句

孟子離婁

三

懷新堂

不仁者可與言哉章

本義說統通章言敗亡之禍皆不仁者  
之所自取總是激發他受言懲誡意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  
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爲危菑而反以爲安利也所以亡  
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  
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  
於敗亡也

通作孔  
子之言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民之所欲皆為致之如聚斂然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是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

**卷之六** 孟子曰天下之得失多故當審其致之之本彼桀紂之有天下而失之也由於百姓離散失其民也失其民者由於人情怨怒失其心也由此而觀可見得天下有道惟得其民斯有人有人而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惟得其心斯近悅遠

四書章句

孟子離婁

壹

懷新堂

來得其民矣至於欲得其民之心又有過凡民心有所欲皆與之聚之民心有所惡皆勿以施之我之有愛民之實心實政則民得遂其生而樂屬於我矣得民之心之適不過如是爾也而得民得天下不外是矣

**卷之六** 孟子曰天下之得失多故當審其致之之本彼桀紂之有天下而失之也由於百姓離散失其民也失其民者由於人情怨怒失其心也由此而觀可見得天下有道惟得其民斯有人有人而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惟得其心斯近悅遠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曠也曠曠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

**卷之六** 孟子曰天下之得失多故當審其致之之本彼桀紂之有天下而失之也由於百姓離散失其民也失其民者由於人情怨怒失其心也由此而觀可見得天下有道惟得其民斯有人有人而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惟得其心斯近悅遠

故為淵陂魚者鰓也為叢陂爵者鵲也為湯武陂民者桀與紂也

淵深水也鰓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鵲食雀者也言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

**卷之六** 孟子曰天下之得失多故當審其致之之本彼桀紂之有天下而失之也由於百姓離散失其民也失其民者由於人情怨怒失其心也由此而觀可見得天下有道惟得其民斯有人有人而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惟得其心斯近悅遠

四書章句

孟子離婁

美

懷新堂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陂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卷之六** 孟子曰天下之得失多故當審其致之之本彼桀紂之有天下而失之也由於百姓離散失其民也失其民者由於人情怨怒失其心也由此而觀可見得天下有道惟得其民斯有人有人而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惟得其心斯近悅遠

已陂也特言其理之必然耳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

艾草名所以灸者乾久益善夫病已深而欲求乾久之艾固難卒辦然自今畜之則納或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日益

蔡氏好仁固能致王但今之欲王者平日富強虐政積患已深須是及早悔悟汲汲舉行仁政以愛養生民然後人心可收王業可致論七年之病其病根深矣在乎急求三年之艾以治之也三年之艾旣不畜之於平日自今畜之則猶或可及苟不及將畜之則終身不得而不免於死亡矣然則爲仁者平日旣無積久之功今日不可無必爲之志苟今日不志於仁則民心日離國勞日促終身惟有憂婦相尋以陷於死亡而已豈復有能自振拔之理乎

志字有力人主若立志專確仁心便不肯歇息行仁政便  
 要徹底民有欲惡決然處置停要匹夫匹婦一或失所不肯  
 放手仰此便有致王上之理

圖書傳聞錄

孟子離婁

毛

懷新堂

詩大雅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胥相也言今之所爲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

**本義** 桑柔之詩有云其何能以自善乎惟相與及於陷溺而已此卽不志仁而陷於死亡之謂也有國家者誠能鑒往日之患國將來之善則可以得民而得天下矣豈特免於憂辱已哉

莫與有言也章

○**龜錄**此章重二自字總  
正道本固自而人自失之是也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爲美、而非毀

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爲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爲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非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

**家義** 孟子曰：人性本善，皆當自勉以求盡其道焉。乃世有一等自家暴害自家者，不可與有言；以相爲導，示也。有一等自家棄絕自家者，不可與有爲；以相爲廢，勵也。如禮義至美，乃不知其爲美而言則非毀之，則離與之言，彼必乖戾而拒之，以不信。所謂自暴如此也。仁義在身，乃謂吾身不能居之，由之，則離與之爲，彼必因循而絕之，以不行。所謂自棄如此也。此其所以不可與有言有爲也。

四書尊聞錄

孟子離婁

来

懷新堂

附解 朱子曰自暴者剛惡之所爲自棄者柔惡之所爲○  
引自暴自棄兼氣習言○達說不可與有言有爲此二句是  
絕之之詞非斷之之詞○張註禮義猶云道理是  
通套字仁義二字乃實落故下只申言仁義二字

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邪曲故

日正路

**本義** 彼自暴自棄之絕於仁義者。豈知仁與義固甚切於人者乎。仁爲天理之公處。乎其中無一毫人欲之傾危。是人生至安穩之宅也。義爲天理之宜履乎其中。無一毫人欲之邪曲。是人生至正之路也。

**附解** 建說仁人之安宅。與上孟擇術章要說得有辨。蓋上孟安宅只與危反對便了。此處安宅正路。則自上文言非說義及吾身不能居仁由義生來。見仁義本至美而無可非。亦自有而必可能。此瞻之舍之者。所以爲可哀也。

曠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可哀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也。

水集 夫安宅正路本吾所固有。人當終身居之。由之而不可須臾離者。今乃自暴自棄。雖有安宅。曠之而弗居。雖有正路。舍之而弗由。顛倒錯亂。至此。豈不可哀之甚哉。

曰或問購其安宅則必放辟邪侈而安其所不可安之居矣舍其正路則必行險僥倖而由其所不可由之塗矣安宅正路人皆有之而自暴自棄以至於此是可哀也○蒙引贖安宅而弗居云云兼自暴自棄說

道在爾而求諸遠章

**總旨**說統此爲人之思以道術易天下者發道以本體言事卽體道之工夫

圖書傳聞錄

孟子離婁

无

懷新堂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親長在人爲甚爾親之長之在人爲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

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

長則天下自平矣

**本義**孟子曰幸而之謂道道爲吾之所固有本在爾也乃以爾者爲不足求而求諸遠有迫之謂事事爲吾之所能行本在易也乃以易者爲不足求而求諸難則人之過也不知道不外乎親長之間而親之長之卽其事也但人有親人人親其親人有長人人長其長則家皆孝弟俗皆

留存雲峯胡氏曰此道字是天理之自然此事字是人爲之當然存疑本文道在爾而求諸遠爾句曰虛說註親長在

人爲甚爾至反失之數句解在人人親其親長其長傳○  
註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天下皆孝子悌弟道德一風俗  
同此卽是天下平非  
由此而後呼平也

居下位而不獲於上章

**總旨** 說結此章以誠身爲主明言是誠身內事首節見動物必本於身之能誠下二節是原其身之當誠而決言誠身之必動物以終首節之意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其

四書尊聞錄

孟子離婁

市

懷新堂

所以爲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卽事以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

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

**論義** 孟子曰君子以一入之身事上使下交友事親皆當於  
根本切要處求之且如居下位而欲治其民其道在於獲上  
苟不親乎上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民不可得而治也獲  
於上有事必須察友信服方可受知於若上若不信於友則  
名譽不顯上何由知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必須大節無  
虧方可取信於友若事親弗悅則素行不孚人何由信弗信  
於友矣悅親有道必出於誠身乃可若反身未能真實無妄  
則朋友不與皆是虛矣不悅於親矣夫由獲上信友悅親推  
之而惟在誠身則誠身要矣然誠身有道又在於明善必真  
知善之可為然後惡微無一毫自欺之念若察識之功未至

同爲善之心不實身便不誠矣。但能明善以誠身則事親爲善孝交友爲善信事君爲善忠治民爲善政一誠立而萬善從之。

**附錄**或問後上信友悅親誠身皆以有道言之。蓋有不由其道以求之者矣。若決悅苟容以求獲乎上便各說隨以求信乎友阿意曲從以求悅乎親真行助長而求以誠其身者皆是也。所謂誠身能實踐其所明之善而有諸身之謂。反諸身是反求於心不誠是不曾實有此心如親親以孝須是實有孝之心若外面假爲孝之事裏面却無孝之心便是不誠矣。○說誠誠身局在悅親是步步遞下的工夫法其實各件都本於此而明善又誠身的工夫。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天道之本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人道之當然也。

四書章句

孟子離婁

聖

慎齋

**本義**夫身之所以當誠何也。以此理之在我者本無不實乃天命之初所賦於我。天道之本然也。但在天固無不誠之理而在人容有不誠之心。則用擇執工夫以復其誠者。乃人道之當然也。此誠身之功不可不勉也。  
**附錄**存誠誠者天之道也。此天道自有人者言。天之道本無不實理之在人者無不實是亦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是君子誠之爲貴。意二句總是言理本實而人之當實也。○朱峯胡氏曰此所謂思誠即中庸所謂誠之其工夫皆兼知行而言。思誠者脩身之本是脩身以知行爲先明善又爲思誠之本是知行之中又當以知爲先也。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爲脩身之本而明善又爲思誠之本。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

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

**本義**果能自思誠之功以至於念念皆誠是謂至誠。誠至而自能動物以之事親而親悅以之取友而友信以之事君而君用之以治民而民從而猶有不動者決未之有也。若不至誠則未有能動物者也。人可不思誠哉。  
**附錄**此章引此至誠是言思誠而至於誠者也。誠能動物即中庸所謂至誠動化者一理也。所誠即親友君民也。○存誠此條是言思誠之效以終首飾之意。○困勉錄朱節曰是說略但其所以說此驗者則有貴處於人之意是其不客自也。

伯夷紂章

**附錄**說此章不爲文王說是免諸侯行文王之政以收天下之人望垂在本節。

孟子曰伯夷紂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

四書章句

孟子離婁

聖

慎齋

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作興皆起也。盍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命爲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文王發政必先舉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

**本義**孟子曰今天下莫能定於一者只所行不得其政故也。試以文王觀之昔商紂毒虐四海諸侯棄老成伯夷辟紂之亂隱居北海之濱及聞文王起爲西伯於是奮然興曰何不歸來乎吾聞西伯發政施仁善養老者我可歸之以就其養矣。太公辟紂之亂隱居東海之濱及聞文王起爲西伯於是奮然興曰何不歸來乎吾聞西伯發政施仁善養老者我可歸。



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

**釋**由孔子責之。言觀之。可見其不行仁政而為臣者。又為之。聚斂以當之。皆名教之罪人。而見絕於孔子者也。夫富國者。奪民之財。未至傷民之命。孔子猶惡之。見於為君強戰者。乎欲強戰者。乎地以戰。則必求得其地。而殺人之多。至於土地之故。使人肝腦塗地。則是幸土地而食人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

**釋**蒙引。幸土地。幸字。與幸獸之幸。同。小註。循出之說。非也。○虞源補氏曰。其罪之人。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言罪大。而刑小如所謂。死有餘辜也。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連諸侯如蘇秦張儀之類。辟開墾

四書章句

孟子離婁

壹

懷新堂

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愬盡地方商鞅

開阡陌之類也。

**釋**強戰之罪如此。因罪定刑。可知所不赦矣。故善戰者當服最上極刑。以正其賊。君殘民之罪。至於縱橫游說。連結諸侯。使天下兵連禍結者。即次之。開闢草萊。竭盡地力。使天下民窮財盡者。又即次之。有王者起。按法以誅。所必然者。乃今

之。何。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

**釋**此。節。只。分。兩。等。兩。次。之。亦。次。於。善。戰。者。耳。○問。如。善。戰。者。服。最。上。極。刑。以。正。其。賊。君。殘。民。之。罪。至。於。縱。橫。游。說。連。結。諸。侯。使。天。下。兵。連。禍。結。者。即。次。之。開。闢。草。萊。竭。盡。地。力。使。天。下。民。窮。財。盡。者。又。即。次。之。有。王。者。起。按。法。以。誅。所。必。然。者。乃。今。之。何。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

戰伐之事。故較之善戰。為次。辟草萊。任土地。是專主於富國。上則虧壞先王之良法。美意。下則以民之膏血。如秦之商鞅。論其罪。更天然其之。目下使人肝腦塗地者。未免有問。故亦次於上刑。

存乎人者章

**釋**勿。軒。氏。曰。孔。子。之。觀。人。是。觀。乎。其。內。孟。子。是。觀。乎。其。外。二。章。互。看。君。子。小。人。之。情。狀。不。可。逃。矣。○蒙。引。此。章。重。在。子。瞻。焉。曾。中。不。正。則。瞻。子。眊。焉。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曾中正則眸子眊焉。曾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良善也。眸子目瞳子也。眊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蓋人

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曾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

四書章句

孟子離婁

美

懷新堂

而昏。

**釋**孟子曰。存乎人之一身者。五官百體。皆具矣。而其最良者。莫如眸子。蓋人之善惡。生於心。心之精神。見於目。意念一起。即形於瞻視。故眸子不能掩其心之惡也。如胸中所存者。正則安裕完固。其神之見於眸子者。必精聚而明白。若若者。胸中所存者。不正。則驚搖掩覆。其神之見於眸子者。必渙散而昏眊。為不能掩其惡如此。此其所以良也。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廋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偽為。眸子則有不容偽者。



言之邪正又必觀其眸子以驗其目之明昧則不出乎容貌辭氣之間而君子小人已可得其槩矣人即欲掩其情惡能掩於言而不能掩於眸子亦安得而掩其情哉

**說統**玩本文也字曰氣則聽言只據現成說如云以言而參之眸子則人必無可察閱處人焉戾哉非說人不能掩過說我如此觀人定不爲人所掩過了

**黃註**人焉戾哉戾字重不著一邊世無自匿其善之理

### 恭者不侮人章

**說統**此是孟子因世上淳恭恭儉故借其名以誘之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爲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已聲音笑貌僞爲於外也

### 四書章句

孟子離婁

三

懷新堂

**孟子**曰人君美德莫如恭儉然恭儉不可以僞爲蓋實是恭者心存敬謹必不慢視臣下而有所玩侮實是儉者志在簡約必不輕用民財而有所侵奪是不侮不奪乃恭儉之實也今之人君皆知恭儉之爲美但其平日所行皆侮人奪人之事夫侮人之君自恃尊貴其心必驕只要人非禮奉承順着他便做奪人之君惟務貪得其心必侈只要人曲意逢迎順着他便兼并惟恐人不順已不能快其侮奪之心焉惡有侮人奪人而得謂之恭儉者乎是可見實心謙讓然後謂之恭實心撙節然後謂之儉若只在聲音笑貌之間則不過粉飾僞爲而已恭儉美德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黃註**此不侮人如禮賢下士及匹夫勝乎之類不奪人在實賦上居多或概廉臣民亦得惟恐不順只是侮奪之甚不是欲侮奪之迹

**韓**音是僞爲恭儉之言笑貌是僞爲恭儉之態

**雲峯**胡氏曰書曰恭儉惟德無載爾時不侮不奪者恭儉之實事不以聲音笑貌爲者恭儉之實德有是實德則有是實事無恭儉之實德則聲音笑貌載爾僞乎天理人欲之分誠實虛僞之判也

其事隨天理而過人欲與

### 淳于髡曰章

**黃註**首節借事引起下節是正意歸重道字

**兩**也錄此章禮字只下

**經**字在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以遠別也援救之也權稱錘也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

### 四書章句

孟子離婁

三

懷新堂

**曰**設使嫂或溺水生死之際事在倉卒爲之叔者則親援之以手乎抑拘授受之禮而不援也孟子曰嫂叔至親溺水大變於此不救則忍心害理是豺狼之類也夫天下事有常變君子處事有經權男女授受不親禮也所以守其常也嫂溺援之以手權也所以濟其變也若但知有禮而不知有權豈識時通變者哉

**黃**說統此意不在問禮只要計出簡權字爲下

**黃**言張本

**○**要引禮是常行之道權是通變時所當行之道

**○**朱子曰事有緩急理有大小此等處皆須以權稱之

**○**禮記內則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男女授以儀其無儀則皆生奠之而後取之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

**公孫丑問**行權之端。四問曰。信如夫子之言。則道則當從權。以救之。今天下生民憔悴如溺於水火。夫子言不從權。以救之。何也。毋亦守常而不達變乎。

**孟子**曰。夫予之不長說者。多矣。獨其不也。者。長看註。枉道求合。四字最關。清不學。是得見諸儒。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救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天

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

我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直已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

徒為失已。

**孟子**曰。子以援嫂之溺。與援天下之溺。其具不同。蓋古人所以救世。以有道也。非如教嫂徒以手也。道必自重。然後可以

#### 四書傳聞錄

孟子離婁

美

懷新堂

濟人。今子欲援天下。而使枉道求合。則已先失其援之之具矣。天下非一手可援。子乃欲我徒手以援天下乎。子不知守道又何可言行權也。

**孟子**曰。天下溺。一何重上。何看道字。不外仁義。○困勉錄。嫂溺。援之以手。亦是道之所在。不可謂嫂溺不須用。意只須援之以手。蓋援天下者。以不失已為道。援嫂者。以手援為道。

如冕之所云。則是欲以援嫂者。援天下也。故曰。子欲手援天下乎。○此章言直已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為失已。

之內。是所認權在道之外。事處其變。常道不可行。於是因面通之。而初不少失乎。道是謂在道之內。事處其變。常道不可行。遂越常道。以濟事。功是謂在道之外。

#### 君子之不教子章

**孟子**曰。此章為帝人之父子。言若父子俱賢。則不須易而教。是不易者。其難而易者。其權也。故王氏註及諸氏陳氏之說。則子不肖。雖不可責。善亦須教之。是不責善而易以教者。亦證而戒之者。又權也是皆權孟子言外意也。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不親教也。

**孟子**曰。公孫丑問曰。凡人愛子。莫不欲教。之以有成。乃君子不親教其子何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

父子相夷。則惡矣。夷傷也。教子者。本為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

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

#### 四書傳聞錄

孟子離婁

卑

懷新堂

**孟子**曰。父之於子。非不當親教。但以事勢論之。有所難行。故也。蓋父欲親教。則必於立身行己之間。皆教以正道。若教之以正。而子或不率。從則有以拂其教之之意。而父必繼之以怒。夫教子者。本為愛其子也。今以怒繼之。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而夫子之身。未必盡出於正道。既不幸。效且有後言。則是子又傷其父也。父子相傷。則害天性之理。而陷於惡矣。如之何其可行耶。

**孟子**曰。勢不行也。見非心不欲教。亦非理不當教也。此句總括下文。

#### 古者易子而教之

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為教。

**孟子**曰。夫親教則勢有所不行。不教則情有所不忍。古人有見於此。故已有子也。必易他人而教之。是以教行而德成也。子而教之。於人不必是相易也。

父子之閒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責善朋友之道也○王氏曰父有爭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

所以然者謂何蓋責善乃朋友之道父子之閒貴以恩相決不相責善責善則父子相夷而情意乖離矣家範之內以和順為辭乖離則不祥莫大焉此古人所以易子而教也

翼註責善即教以正也離即相夷也不祥即惡也然上節絕反此節重首句正論其理上下二句帶看○南軒張氏曰養恩於父子之際而以責善堂之師仁之為而義之行也

事孰為大章

四書傳聞錄

孟子離婁

望

懷新堂

新安陳氏曰此章前言守身為事親之本後言養志為養親之大○存疑者來此章大旨只在事親上其言守身為事親之本前故既以事親與守身平說復歸本於守身又舉曾子以為事親之則是皆為事親而發也

孟子曰事孰為大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為孝矣

本義孟子曰凡人有所欲而不敢違謂之事孰為大守身為事親之本前故既以事親與守身平說復歸本於守身又舉曾子以為事親之則是皆為事親而發也

事親者可不

自守身始乎  
翼註事字非行事之事乃承事之事○不失其身先足為親之榮而親心悅矣又加奉養子道斯盡一失其身則先足以為親之辱而親心不悅無論奉養厚薄皆是不能事親者如此以親心立說與下養志相關○新安陳氏曰初言事親為大守身為大二者分開平說繼言不失身則能事親二貫為一分重輕說不失其身即能守身身方能事親此與前章悅親在於誠身同意○蒙引說虧體辱親自是兩意如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此不虧其體之謂也如云將為善恩賜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此不辱其親之謂也

孰不為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身守之本也

下平

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四書傳聞錄

孟子離婁

望

懷新堂

事親何以為大也事君事長何者不謂之事然非事之本也惟能事其親則移以事君可以作忠移以事長可以作順皆事親為之端也非事之本而何守身何以為大也守身守官何者不謂之守然非守之本也惟能守其身則以守家國而齊治之效成以守天下而均平之化應皆守身為之始也非守之本而何惟其為本所以見其為大也

翼註本字與大字有辨大是一件最重本是諸件皆自此一件而生○新安陳氏曰事之本守之本應首四句分二者平說惟其為本所以見其為大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皙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曾

之曾子可見矣曾子養其親曾智每食必有酒肉及將飲必請命於父以此餘者與澤或父問有餘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智元曾元養曾子每食亦必有酒肉及將飲則不請父所與設親問有餘則曰亡矣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以與人也此所謂甘旨爲供特以養親之口需者也若曾子必請所與以進親志於未示之先固又必應曰有以承親志云已示之後即可謂能養其志而不忍辱者也

10

型

五、

蓋志引會元一段只欲引出養口體以形養志則會元  
意不惟在存養養志要不專在於飲食凡舉志述事之類皆  
是舉飲食以示例爾○其註養志兼親志未形而由以探之  
親志既形而由以體之○段爾輔氏曰養父母之口體者其  
事接承順父母之心志者其思深夫子之於父異體同氣至  
親至善故事之者當先意承事必能體於無聲親於無形然  
後為孝也特其言而後從毋已不可尤於先立其志以操  
其德之訣唯口體是養而不恤其心志之虧乎○蓋引會元  
養字皆一條其旨歸在事親若會子者可也不必括者字身  
能盡孝親本於能字身此義上段發之已盡矣不得用贊矣  
以下言事親之本也守身守之本也再不用以守身與事  
親交言之此段特舉付子之善志以示人子事親之法蓋養  
志實事親之  
大綱要也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言富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

夫養志則其精神壹念常與親志流通其至微也而惟  
會子爲能之然則凡事親者必如曾子之養志方可稱孝也  
人可不知所法乎

程子說可也意在言外

人不足與適也章

定議此章論相體當從第一義做起人迫政間不可謂  
不忠但教之於末流不若從本原做工夫則川人行政皆舉  
之矣首二句便題齊格若心說故曰不足言所重不在此規  
謀上一正君而國定正見定國工夫全在正君上與上文兩  
不足相呼應

四書尊聞錄

三、



...

孟子曰：「人不足與邇也，政不足開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趙氏曰過也。聞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

書曰格其非心愚謂閒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

不足過譴行政之失不足非閒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

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

而物正者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

耳心之非卽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

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

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

**孟子** 孟子曰。今之論治者。率以用人行政爲急。忠智之上。見人君於此二者。有過失。即從而適之。開之。適之。亦是也。而抑知人不足與適也。開之。亦是也。抑知政不足開也。蓋人君用人行政之非。其原皆由於其心之非也。惟盛德大人。已無不正其事。若也。至誠以感乎之。納端以開導之。使君之非心。潛消默沮。而不自知。以歸於仁義之正。君心仁。則用人行政皆無私而莫不仁。君心義。則用人行政皆得宜而莫不義。君心仁義而正。則用人行政皆莫不盡仁盡義。而歸於正。大人

四書章句

孟子離婁

聖

懷新堂

有不虞之譽章

**總目** 存疑孟子說此兩句。是欲人於毀譽上斟酌。不可一槩信之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虞度也。呂氏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毀譽之言。未必皆實。備已者。不可以是遠爲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爲進退。

**孟子** 孟子曰。人之是非。固出於衆論。然毀譽之言。亦有不可憑者。如有善於己。人從而譽之。此其常也。乃有本無可稱。而謬叨美譽。是爲不虞之譽。有不善於己。人從而毀之。此其常也。乃有期爲完人。而不免詆毀。是爲求全之毀。然則脩己者。但當自盡。而觀人者。不可不務實也。

**附錄** 說二有字。大有感慨。見人情意料之外。更有如此。不可知者。○**章句** 此毀譽字。不必依論語作過情看。只在不虞求全上。見得不實。觀者未必皆實。可見亦有實者。

人之易其言也章

四書章句

孟子離婁

聖

懷新堂

**附錄** 困勉錄此章爲易言者發。見人當致謹於言。何必待責而始悔耶。一說謂爲喜其無實者發。蓋彼方以無實爲得計。而孰知其大不幸也。一說謂爲惡人之責者發。後二說只可作餘意。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懲於後。非以爲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爲而言之與。

**附錄** 孟子曰。人之言。乃一身之機。最所當慎者也。然有出言輕易。失口於人。或於人之善惡。妄有褒貶。或於事之得失。輕爲論斷。遂至債事失人。與戎召韓者。此是爲何。只因其未遭失言之責。而無所懲創故也。如以失言之故。見責於人。則必當自加儆省。而不敢輕出諸口矣。豈至易言若此哉。

**慶源輔氏曰**謹言謹自是君子之庸行何待於有貴而後然

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章

**從說**此不是論人爲師只是戒人自滿患字生於好字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

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已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爲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

**本義**孟子曰人之爲學莫貴於自脩莫病於自足人而爲人師此以其有餘而及人也若少有所得便侈然好爲人師則自足之念勝必不能虛以受益而不復有進矣豈非人之大患乎

**附錄**雲峯胡氏曰通上章兩人字爲泛然之衆人而言也○新安陳氏曰不得已者不自知其有餘無意於爲人師而人

四書章句

孟子離婁

聖

懷新堂

自師之好云者自見其有餘有意於爲人師而人未必心悅誠服以師之○尤西川曰誨人不倦是愛人之心好爲人師是上人之心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章

**從說**蒙引此章孟子之意只是責其見遲而實則非責其見遲也下章之言特未發耳故曰姑以此責之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子敖王驩字

**從說**孟子弟子樂正子偶從齊之嬖臣子敖之齊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

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

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

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驩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

罪又有甚焉故孟子姑以此責之

**從說**時孟子在齊樂正子來見孟子因責之曰吾以子來齊不我見也今亦來見我乎正子不知而驚問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孟子姑詰之曰子來齊幾日矣對曰昔者方至蓋明其未久也孟子姑責之曰既是昔者其來已久矣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正子自解曰舍館未定故也又姑責之曰子會聞爲弟子者來自遠方必待舍館既定然後求見長者乎是何於舍館急而於長者緩乎

**附錄**說統玩亦來見我口氣言外若舍別有所爲而來意○子聞之也至長者乎作一句讀言急於求安緩於求道○**懷新堂**

四書章句

孟子離婁

聖

懷新堂

註失身之罪最大註乃云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焉何也蓋言罪上加罪也非不早見之罪更大於失身曰克有罪

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善

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辯飾非聞諫愈甚者又樂正

子之罪人也

**本義**樂正子爽然自失曰克來見之遲誠有罪矣其勇於受責如此

**附錄**蒙引其勇於受責固可取然猶未悟其從於子敖之非也所以有待於下章之言

孟子謂樂正子曰章

**從說**南軒張氏曰觀此二章則知君子之處已不可以不嚴而所與不可不謹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餽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餽啜也

徒但也餽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

**孟子**因正子終未悟從子敖之非乃明責之曰君子貴乎守身重道子之從於子敖來何所資益蓋徒以餽啜計也我不意子學古人之道而以餽啜之故妄從人也豈非所見者小而所失者大乎子滋罪矣

**趙氏**翼註餽啜指道路所需言○趙氏曰樂正子能勇於受責然後孟子正其罪而切責之所謂可與言而後與之言也

不孝有三章

**總論**此章專為舜而發上節引起下節非泛論事理而以舜為証也

四書章句

孟子離婁

梁

懷新堂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

無後為大

**孟子**曰禮凡人不可不孝之罪有三一是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是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一是不娶無子絕先祖祀然就三者較之不嫁其親者止於不能成親不為祿仕者止於不能養親無後則父母之宗祀無主矣其為不孝孰大於是

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告也

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范氏曰天下

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

瞽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

**孟子**知無後為不孝之大即可以觀舜孝矣舜當日不告於父母而娶堯之二女原其用心恐告則不得娶為無後也蓋告而後娶禮之經也不告而娶禮之權也君

子以為舜之不告猶夫告也此句務要究其實蓋告而娶孝也不告而娶以無絕其先祖祀亦同歸於孝也故曰君子以

四書章句

孟子離婁

辛

懷新堂

為猶告故曰權不離正

仁之實章

**朱氏**公遷曰此章言仁義之實為道之根本而智禮樂皆在其中故悉言之使人於斯二者知所勉也○朱子曰此一段緊要在五箇實字上○雲峯胡氏曰前兩實字是就人本心上說下三實字是就工夫上說○雲峯饒氏曰此章有

經緯仁義是經智禮樂是緯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

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為為仁之本其意亦

猶此也

孟子曰：天下之道，惟仁與義而已。故仁之爲道，其用至廣。凡所當愛者，無不愛也。然愛心之發，最爲切近而格實者，惟在於事親。能事親，則仁民愛物，皆從此而推廣之。耳。是事親爲仁之實也。義之發，其用亦至廣。凡所當敬者，無不敬也。然敬心之發，最爲切近而格實者，惟在於從兄。能從兄，則敬長尊賢，皆從此而推廣之。耳。是從兄爲義之實也。可見天下之道，皆原於孝弟矣。

附註：朱子曰：實字有對名而言者，謂名實之實。有對理而言者，謂事實之實。有對華而言者，謂華實之實。今通實字，正是華實之實。仁之實，本只是事親。推廣之，受人利物，無非是仁。義之實，本只是從兄。推廣之，受人利物，無非是義。事親從兄，便是仁義之實。推廣出去者，乃是仁義之華。采○蒙引：往來俱以用字對實字看。不知事親從兄，本亦用也。但用中之實者，則在事親從兄。○困勉錄：論語孝弟爲仁之本，仁字與此章仁字，俱是偏言。之仁，然論語總以孝弟爲仁，而此則以事親爲仁。孟子離婁

四書章句

孟子離婁

孝

懷新堂

親屬仁以從兄，屬義者蓋合言之。則二者皆是仁分言之，則一屬仁一屬義。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

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

附註：然無智，則樂又何自？今是孝弟，故智之實，則在於孝弟。知之明，而不差其正，守之固，而不失其初心，是也。禮之實，則在於孝弟之節。其趨而歸之，大中支其不及而底於至善，是也。樂之實，則從容乎孝弟之大，無事乎勉強之力。而至於樂也，樂則生意油然而生，不待憤之而自充矣。生則日新月盛，雖與道之有不能也。由是熱而愈熱，盛而又盛，心與道而相忘，身與道而俱化，是之蹈之，一孝弟之形見，有不知其難之而爲也。手之舞之，一孝弟之動，豈有不知其難之所使也。其樂之之深也，又何如哉。盡孝弟而至

附註：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

四書章句

孟子離婁

孝

懷新堂

於充盛之極，則不假言說，心意自然形見，血脈自然動盪。手足舞蹈，皆自然而不待心使之然，故不自知也。○蒙引：節文只是中無過不及，俗云恰好處。○摘詞：樂之實，樂字不是聲音之樂，此處只以他事與孝弟論。華實，原不曾比到音樂。上言樂別樣事爲樂之華，樂斯二者爲樂之實。○李衷一曰：樂斯二者，不是用此心去樂，孝弟者，弟行來無勉強，有自然樂地耳。○蒙引：惡可已，即生不生已也。○存疑：手舞足蹈，不必說如作樂者之舞蹈，只脚輕手快便是。○說統：生是明動之意，惡可已，是充盛之意，舞蹈不知是形神俱化之意。○困勉錄：樂則生矣，以下數句，俱有節次，故每句須重下截，玩註

天下大悅而將歸已章

附註：此章言舜輕天下而重事親下節言其善事親而因以化天下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



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

言舜視天下之歸已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得者

曲為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論之於道。心與之

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為人蓋泛言之。為子則愈密矣。

本義孟子曰。世人每以勢分而役情。理人極從性分以立極。如天下之大皆欣然喜悅。將歸服於我。故以為君。此當貴之

極。人亦就所欲之也。順乃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之輕而

毫不可動心也。惟舜為然。蓋舜之心。但知有親也。其心以為人

生而不能曲意承順。得親歡心。則人道有虧。便不可以為人

人。子而不能先意承順。視於道則子道有虧。便不可以為

子。此則兢兢負罪引慝之不暇。又何他焉。  
附錄困勉錄。天下悅而歸木。文亦只就勢遇之隆說。○說統

有三。何只懸空說下方指出舜來。○雙孝饒氏曰。順親者子

四書尊聞錄 孟子離婁 聖 懷新堂

所為合乎道。父母所為合乎道。彼此無違逆之謂。非順從之

順也。○朱子曰。人字只大綱說。子字却說得重。固有有人承順

顏色。看父母做事。不問是非。一向不違其志。這是得親之心。

然猶是淺事。惟順乎親則視之心皆順乎理。必如此而後可

以為子。此所以為尤難也。○說約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

順乎親。不可以為子。此舜負罪引慝之心也。舜之心如此。所

以能盡事親之道云云。○真註註曲為

舜盡事親之道。而舜親底豫。舜親底豫。而天下化。舜親底豫而

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舜親愛父名。底致也。豫。悅樂也。舜親至順。當欲殺舜。至是而

底豫焉。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是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

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為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

則天下之為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

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

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為大孝也。○李氏曰。舜之所

以能使舜親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其為子職。不見父母之非

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

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

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附錄天舜之心如此。是以孜孜汲汲。只要盡事親之道。凡所

以曲為承順。與所以論之於道者。無毫髮之不盡焉。而舜親

四書尊聞錄 孟子離婁 聖 懷新堂

至是亦感其誠意。而至於喜悅。則是有以順乎親矣。夫以舜

親之順而底豫。於是天下之為子者。知無不可事之親。莫不

勉而為孝。天下之為父者。因其子之孝。亦皆與於慈。而舉天

下皆化矣。子化於孝。則子止其所。而天下之為子者。定。父化

為慈。則父止其所。而天下之為父者。定。是舜不以一身一家

為孝。而直合天下後世。以為孝。此之謂大孝。非舜其孰能之

哉。○真註。盡事親之道。而舜親底豫。不可得親順。親作柱

蓋得親之事。淺末可以言盡。道與底豫也。故註只云順親。○

存疑。舜盡事親之道。而舜親底豫。上是子孝。下是父慈也。

天下化。稟兼有子孝父慈。天下定。只就天下化上看。出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三章

舜生於諸馮章

附錄宋氏公遷曰。此以道統言。論語末篇之首章。孟子末篇

之末章。皆是此意。但彼則主乎道統而言。故歷敘其相傳之

諸此則主乎聖人而言故舉其相上之最近者以爲例見其無不同也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

孟子曰世統於道道統於聖考古帝舜其始生於諸馮既而遷於負夏其後卒於鳴條是乃東夷之人也

問舜卒於鳴條則湯與桀戰之地也而竹書有南巡不

及禮記有葬於蒼梧之說何耶宋子曰孟子之言必有所據

二書既難悉難盡信然無他考驗闕之可也○趙氏曰諸馮在冀州之分負夏春秋時衛地鳴條在安邑之西○說苑由生而遷而卒蓋一生履歷○說經通義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岐夷畢郢近豐鎬今有文王墓

四書尊聞錄

孟子離婁

壹

懷新堂

又嘗考文王其始生於岐周其後卒於畢郢是乃西夷之人也

新安陳氏曰畢在鎬東非楚都之郢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

若合符節

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爲天子文王爲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

也符節以玉爲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

則左右相合以爲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

太舜與文王山東至西其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可謂遠矣自虞至周其世代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可謂久矣宜其所

行之道有不同也然得志爲天子支得志爲西伯其所以行乎中國者此心此理若合符節何其同也

附說統後字即去字之意不必泥○宋引中國二字集註只訓作天下或謂對東夷西夷說非也○宋子曰古人所爲

恰與我相合只此便是至善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百

世之未來只是此箇道理○凡符節右留君所左以與其人有故則君以其右合其左以爲信也○蒙引謂符節一物乎

分爲二物乎曰一物也何以証曰証曰符節以玉爲之云云可見是一物兼周禮所謂玉節角節虎節人節龍節象節

節周禮惟門闕用符節此符節則以竹爲之○存疑不是得志行乎中國則是其行乎中國者同也古今異時彼此殊勢

舜文所行之事安得盡同然隨事各當其理這便是同也

附說周禮地官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辨王命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

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飾輔之門闕用符節貨賄用龜節道路用旌節註英飾也蕩竹也以竹爲函加以畫飾而盛其飾也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四書尊聞錄

孟子離婁

美

懷新堂

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范氏曰言聖

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

由此以推可見前乎千百世之聖人後乎千百世之聖人雖其迹不盡同然其聖聖心極所在其揆度事理者一也

孰有不如此舜文之合符節者哉

附說統後字即去字之意不必泥○宋引中國二字集註只訓作天下或謂對東夷西夷說非也○宋子曰古人所爲

恰與我相合只此便是至善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百世之未來只是此箇道理○凡符節右留君所左以與其人有故則君以其右合其左以爲信也○蒙引謂符節一物乎

分爲二物乎曰一物也何以証曰証曰符節以玉爲之云云可見是一物兼周禮所謂玉節角節虎節人節龍節象節

節周禮惟門闕用符節此符節則以竹爲之○存疑不是得志行乎中國則是其行乎中國者同也古今異時彼此殊勢

子產聽鄭國之政章

**經** 孟子曰：「梁之僑蓋有餘力，而其事之及人亦有大於乘輿之濟者矣。意者此僑偶有故而未就，又不忍乎冬涉之艱而爲是爾。然暴其小惠以悅於人，人亦悅而稱之。孟子慮夫後之爲政者，或又悅而效之，則其流必將有廢公道以申私恩，違正理而干虛譽者。故極語而深譏之，以警其後。亦救本塞源之意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漆洧。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漆洧，二水名也。子產見人有徒涉此

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

**附考** 昔子產聽鄭國之政，則可以無不爲也。顧乃以其乘輿濟人於漆洧。

**附考** 存疑錄事直書而貶之意自見矣。此書法也。

四書尊聞錄

孟子離婁

卷

懷新堂

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

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

**本義** 孟子卽以其一事而識之曰：治貴識體。乘輿濟人是行小惠，而不知有爲政之道也。

**附解** 變源曰：惟其思之出於私，故其利之及者小。又曰：卽以乘輿本也，施以事官用也。○蒙引：惠字便是誤了，不到不知爲政處，方是識。故註云：惠謂私恩小利。○存疑此句是一章大旨，下皆明此意。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興梁，成民未病涉也。

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興梁，可通車輿者。周

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蓋

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洧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

涉，亦王政之一事也。

**本義** 試以王政言之。每歲十一月農功甫畢，民力可用也。則徒杠可通人行者，此時已成焉。十二月農功俱畢，民力可盡用也。則興梁可通車行者，又已成焉。先事豫圖，及時爲備，民未病涉，就未字上看。○困勉錄註云：

**附解** 雙峯饒氏曰：民未病涉，要就未字上看。○困勉錄註云：時將寒，洧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此亦舉其甚者言耳。非謂本文民未病涉只是不病於冬涉也。○朱子曰：先王之政，細大具舉，而無事不令民心順天理，故其公平正大之體，紀綱法度之施，雖纖悉之間，亦無遺憾如此。○存疑：民未病涉，言不用乘輿濟人行，則人可也。言不必乘輿濟人，則人而濟之及每人而悅之言。

**附考** 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營室之中，上功其始。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

四書尊聞錄

孟子離婁

卷

懷新堂

辟除也。如周禮闢人爲之辟之，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

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已，亦不爲過。況國中之水，當涉者衆，豈

能悉以乘輿濟之哉。

**本義** 卽不病涉一事推之，可見爲政之君子，能爲國家體行先王之政，正紀綱，明法度，使細大之務無不平均，則惠之所及，亦已廣矣。出入之際，雖所除行人使之避已，亦上下之分，宜然可爲也。焉得曲意行私，而以所乘之輿人人而濟之乎。

**附解** 雙峯平字是極其平妥之意。凡當行當止，當車當輿，雖靜安如衡，衡物而無不平也。○有疑：上條雖是先王之政，却是就橋梁一事說。君子平其政，則無所不該。橋梁一事亦在其內。○蒙引：行辟人可也，以出行言，是承子產因出行而以來興梁人說。故朱子曰：興梁與濟人正相反也。

**附考** 周禮大司馬闢人掌王宮之門，禁凡外內命大命，婦出入則爲之闢。闢人主晨昏啓閉，闢開左右行者。

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

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

本義惟不得人人而濟之故為政者但當學其要務其大以盡為政之道若必欲每人而求其悅恐人多日少不能以有限之力應無已之求其勢亦危於不足矣豈為政之道哉

附錄字引句人而悅之亦不專指濟涉一事○說統日亦不足即日日悅之亦難周徧之意不是說一日之內也

孟子告齊宣王曰章

總章此通章中若之施一處只是做人君使厚待其臣若忠臣之自處又當別論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

四書章句

孟子離婁

卷

懷新堂

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

讎

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知

其亡則其於羣臣可謂邈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

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參養

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

矣斬艾之而已矣其賤惡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

本義孟子告齊宣王曰君臣各有當道理然下之報上亦明之所謂何如知君之視臣如手足倚之為用愛之恐傷則臣視君如腹心事相與為命而具休戚矣明良相遇之盛如此不然若君之視臣如犬馬而奔走之奉養之則臣視

君如路人而情日疎矣向可望以腹心之報乎甚焉者臣如土芥踐踏之斬艾之則臣視君如寇讎而避之恐不遠矣豈但如國人而已乎報施之相稱如此王可惕然省矣

附錄翼註視如手足愛惜之任用之也視如腹心推戴之捍衛之也如寇讎謂幸其美而棄其禍○慶源輔氏曰此說特為宣王發所謂有為之言也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

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王疑孟子之言太

甚故以此禮為問

本義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援禮問曰夫臣於見在之君待之如此若舊君則其恩已絕而禮尚為其君有服不知舊君何如視之而其臣斯為之服矣

四書章句

孟子離婁

本

懷新堂

附錄困勉錄集註所引儀禮據儀禮註乃是皆已放而未去者於出疆三年語頗未合集註蓋引以為例耳非本文正解也若檀弓所稱為舊君反服者乃指去國之臣言而儀禮固不載也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

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

則為之服矣

導之出疆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

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

本義孟子曰所謂舊君有服者非無謂也臣當在國時有遇則諫君必行之有善則君必聽之由是弊革利興膏澤得下於民及或有他故而去則君使人引導之出疆以盡防衛之道又先於所往之國稱道其賢以為其謀仕之地至去三

年之久而不反。然後收其田。蘇里居以示其不奉湯望之意。夫既導其出。又稱其賢。又望其歸。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手足之誼重。而臣亦不忘。

**附解** 雙峯蔡氏曰。陳善。○問。諫行言聽。如何。又有故而去。曰。諫行言聽。是平日如此。亦有偶然議論不合而去。○**翼註**。諫行則言聽。則利興。故言澤下於民。○**案**。引田所賦之祿入也。里所居之第宅也。故曰田祿里居。○此之謂三有禮焉。導之出疆。一也。先於其所往。二也。三年然後收其田里。三也。不連諫行言聽。說自是去後。三有禮然如此。云云。通結諫行言聽。以不。只帶三有禮也。

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四書尊聞錄

孟子離婁

三

懷新堂

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銅鞮。盈也。○潘典嗣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為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為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子日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

**本義** 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其在國也。諫則君不行。言則君不聽。上下不交。而後論莫展。膏澤不下於民。至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不使出疆。又窮極之於其所往。絕其仕進之路。方去之日。遂收其田里。不復望其歸。如此刻薄寡恩。不惟犬馬其臣。且土芥其民。故為臣者亦以寇讎視之。既為寇讎。恩義已絕。又何服之有哉。

**附解** 徐徵曰。諫行言聽。宜無可去之理。然亦或有故而去。義也。諫不行。言不聽。宜無可留之理。然亦必有故而去。情也。

無罪而殺士章

**總旨** 南軒張氏曰。非特士大夫當知見幾而作之意。抑將使有國者聞之。悚然不可以失士大夫之心也。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言君子當見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

**本義** 孟子曰。君子去就。當見幾也。如士本無罪。而為君者乘一時之怒。而殺之。則殺士。即殺大夫之漸也。大夫此時宜去。身而去。民本無罪。而為君者用一時之法。而輕戮之。則戮民。即戮士之漸也。士此時宜遠徙。以避蓋。一失此幾。將有欲去而不能者矣。

四書尊聞錄

孟子離婁

三

懷新堂

**附解** 慶源輔氏曰。可以者在時宜為。可也。失此幾。則有欲去而不能者矣。

君仁莫不仁章

**總旨** 慶源輔氏曰。上篇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此章言人君當以正己為先。亦大學共幾如此之說也。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

**本義** 孟子曰。君身為萬化之原。如人君處事一出於慈祥。而無刻薄。是自處以仁也。由是百官萬民。本行從意。莫敢不與於仁矣。人君處事皆歸於正大。而無偏陂。是自處以義也。由是百官萬民。遵守成式。莫敢不與於義矣。夫一國化為仁義。而其端始於君身。為人上者。可不以正身為本哉。

**附錄** 困勉錄按上章莫不仁義諸君心說此章則君仁君義就君身說而莫不仁義主民感化說

### 非禮之禮章

**雙峯饒氏**曰此章緊要在大人弗為上大人對小人言○說錢正是可與權處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

豈為是哉

**孟子**曰道以至是為歸學以析非為要如禮未合於中正即非禮也然其名又喚做禮是為非禮之禮義未得於變化即非義也然其名又喚做義是為非義之義徇名執迹人皆為之惟盛德之大人平日審察既極精明體行又極純熟則隨事順理因時處宜歷萬變而不膠於其迹豈為是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哉此所以立古今禮義之則也

### 四書尊聞錄

孟子離婁

奎

懷新堂

**張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皆是也時中之宜甚大須精義入神始得觀其會通行其典禮此方是真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湖南講**非禮之禮非義之義雖說箇非禮非義畢竟是禮義與似是而非的不同以大人對看乃是小禮小義大人者大而化之已造到聖人大賢地位他的識見大作用大故小禮小義在賢人君子所必為者大人却弗為○**製註**註時事不分貼禮義所重在察理精上

### 中也養不中章

**困勉錄**此章本為父兄知教而子弟不賢因而棄之者說若未嘗知教與夫教以難堪反激成其過者此又是一種非此章所指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閒不能以寸

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為之謂才養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已也為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閒能幾何哉

**孟子**曰人之氣質不齊中才者少不中才者多如以我之中也而養子弟之不中抑其過引其不及從容涵養使之自至於中而後已以我之才也而養子弟之不才開其昏蔽其情優游漸漬使之自成其才而後已故人樂有賢父兄之成及見其難成遂舍之而不教是棄之而已則教之無方養之無術父兄之賢與子弟之不肖相去幾何哉為父兄者慎不可輕棄其子弟矣

**東陽許氏**曰中以德言才以能言○**南軒張氏**曰養之云者如天地涵育萬物其雨露之所濡風雷之所振和氣之

### 四書尊聞錄

孟子離婁

奎

懷新堂

**董陶**寧有閒斷乎哉故物以生遂焉父兄養子弟之道亦當如是也寬裕以容之義理以漸之忠信以成之閒其明以祛其惑引之以其方面使之自輸夫豈歲月之功哉彼雖不中不才涵育之久豈無有萌焉如其有萌養道益可施矣○**徐**微弦曰樂字正從養字來○**蒙引**註候其自化意重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正為子弟資質遲鈍志氣昏惰不前父兄多有不能耐煩忍待之意故養字要看得與棄字相反對待始得

### 人不為也章

**李厚庵**曰此節正意大要是擇之明則守之固守之固則發之果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程子曰有不為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為是以可以有為無所不為者安能有所為邪

孟子曰天下之事有當為者有不當為者人必能審擇焉於不當為者有所不為也然後於當為者可以毅然有為而達所生而皆歸於正矣為當為者哉

**附錄** 朱子曰橫渠先生云不為不仁則可以為仁不為不義則可以為義○雙字俱氏曰凡人既不肯為惡則必勇於為善上面是有守下面是有為先有守而後有為○達說程註言所擇非以決擇正解不為惡蓋有不為操守定也是他賢中決擇明乃能如此故云然

### 言人之不善章

**附錄** 新安陳氏曰隱惡忠厚之道亦遠害之道也夫舜隱惡而揚善夫子言謹要謹譽下文但言如有所譽而不言豈可見矣若當官而行有奸惡當言又不可顧後患而執默也

###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四書章句

孟子離婁

奎

懷新堂

### 此亦有為而言

**附錄** 孟子曰人有過失當隱而不宣若聞人不善喜談樂道攻發陰私不惟非忠厚之道亦取禍之道也其如後患何哉

**附錄** 程氏復心曰如字訓奈○問所謂後患者謂得罪於其人耶抑恐其亦言己之不善耶朱子曰是皆有之

### 仲尼不為已甚者章

**附錄** 說就此舉至聖以

###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

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為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

**附錄** 孟子曰聖莫過於仲尼宜其有高世絕俗之行矣然其生平所為皆事理之至當本分之當為者初不求奇取異驚

聖賢所為已甚之事也為已甚則則求如於下分之外而不合乎義理之中矣豈足為聖人哉

**附錄** 或問所謂本分者事理之至當非苟然而已也學者且深察之○有一小差則流而入於邪惡之風德矣○南軒張氏曰夫子非不欲為已甚自不為已甚也何也聖人範圍天地而不遺應曲當不過其則其不為已甚者聖人固大則之所存也世徒見夫子答賜貨見南子等為不為已甚獨不思靈公問陳則遂行季和子受女樂則不脫冕而行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聞陳恆弑君則沐浴而請討此謂之已甚可乎不深求聖人之權度徒竊語之近似以文其奸此賊仁義之甚者也

### 大人者章

**附錄** 徐微強曰此是大人精義之學

###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四書章句

孟子離婁

奎

懷新堂

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

**附錄** 孟子曰凡人行但當隨事順應不可先有成心且如言貴於信使不悖是非而必期於信則拘泥而不通矣行貴於果使不量可否而必期於果則固執而不化矣惟大人理極其精而心無偏主其言也不先期必於信其行也不先期必於果但惟義之所在耳義所當言則從而言之而自無不信之言也義所當行則從而行之而自無不果之行也與道為一不著安排此大人之言行所以為天下法也

**附錄** 說就此舉無病病在兩必字無必心便是惟義所在無病病在○家引合當信果處便是義大人言行主於義不主

於信果主於信果則有所混而不必合於義矣雖然大人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章

**釋** 說此指出初心以示只是要人保任之意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足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

**釋** 孟子曰大人者盛德大業非人之所能及殊不知大人之所以為大人者正以其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蓋赤子之心純是天理自物感之後而純一之心失矣大人內不蔽於私欲外不奪於物誘時時刻刻保此純一無偽之心而後無

四書尊聞錄

孟子離婁

卷

懷新堂

所不知無所不能也欲為大人者不可勿保全此赤子之心哉

**附錄** 朱子曰大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赤子無所不知無所能此二句正相稱如何蓋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却是不失其無所知無所能底做出赤子之心純一無偽而大人之心亦純一無偽但赤子是無知無能底純一無偽大人是有知有能底純一無偽○大人事事理會得只是無許多巧偽曲折便是赤子之心

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章

**釋** 新安陳氏曰孟子此言非謂養生為輕但以此常變從容急遽較之則送死此養生為重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為大事而必誠必

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釋** 孟子曰人子於親生事死葬罔無不當自盡然葬於子道之常今日不及明日可補尚不足以為大事惟至送死乃事親盡頭處設使一有未至悔將何及此真可以當大事而不可苟者也為人子者其知必誠必信之道哉

**附錄** 朱子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蓋以人情言則服膺而有措以事勢言則雖失而可贖惟送死可以當大事者以人情言則倉皇而顛沛以事勢言則其勢不可追

**釋** 禮記檀弓上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君子深造之以道章

**釋** 朱子曰此章自得因重深造以道尤重蓋自得全要深造以道也

四書尊聞錄

孟子離婁

卷

懷新堂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為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己也自得於己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



○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優游厭飫於其間，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則是私己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

**本義** 孟子曰：義理有無窮之趣。為學有一定之方。君子之於學也，格物致知，必有事焉而不可終闕。其功進取力行，必循序而進，不躐其等。深造以道如此，正欲其有所持循，無所迫逐，真積力久之餘，一旦豁然貫通，向見其舊者，今則會而為一。力到功深之後，一旦超然而領悟，向見其異者，今則合而為同。自然而得之於己也。夫理以強探力取而得者，則心與理不相浹洽。居之未必安也。惟其自然而得之，則心與理浹，萬變不可得而搖。理與心一，外物不可得而奪。居之自極其安。居之不安者，則此理或有時而出入，未可資之以為用也。惟其居之安，則心源靜深，足以用之而不窮。理本牢固，足以取之而不竭。資之也自極其深，資之不涸者，則中有不足隨所往，未必皆有而值也。惟其資之深，則何所不有。將見事感於

四書章句

孟子離婁

卷

懷新堂

外理應於內事，當如此，則有此理以應之。事當如彼，則有彼理以應之。或左或右，隨其所往，無不值其所資之本也。學惟至於自得，則其妙有如此。故君子之學，必深造以道而欲其自得之也。  
**附錄** 朱子曰：道是進為之方，此是趨岐之說。蓋循此進進不已，便是深造之趣。以這方法去深造之也。以道是工夫，深造之是做工夫。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次序，便是以道之方法。若人為學，依次序便是以道不依次序，便是不以道。○能以道而為之，不已造之愈深，則自然而得之。○蒙引深造是勿忘以道則有勿助在矣。○君子深造之以道，五箇之字同，是指此理也。○若安資深造，原非可謂自得之功。效也。蓋自得便是功效，更無自得之效。○資之深是未接物之時，取之左右逢其原，則正當應接之時。○存養資之深，言藉者深造無窮也。所藉為何物之以應物也。所藉者深言道理在胸中，充足有餘，是以備言應物之用。○原不外乎所資道理在胸中，是為吾資藉應用，這便是原及我要應用。這道理便在這裏，便是逢其原。原是那本來底物，逢其原

是推著那本來底物。○困勉錄看來原字，還只是萬物各有。一原之原，未是萬物總體。一原之原，其所以能左右逢原者，則由於統體一原也。陳伯玉謂逢原二字，不必偏重，是

博學而詳說之章

**總旨** 慶源輔氏曰：承上章言博學詳說，則是深造之意。反說約則是自得之事。○蒙引此章要緊，把博字詳字對約字看。人約說重在反說約上。思謂博學而詳說之，更重。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闢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

四書章句

孟子離婁

卷

懷新堂

**本義** 孟子曰：天下之理，不求之於博，則識見不能旁通。不反之於約，則工夫無所歸宿。善為學者，凡天地民物之賦詩書六藝之文，無不旁搜遠覽，又於所學之理，逐一講究，辨晰詳明，以說之。此豈徒誇多而闢靡哉？蓋正欲融會貫通，由支派而窮其本源，由節目而得其要領，反而說到吾心至約之地耳。使不博則約無所施，則博學而詳說之，其容已哉。  
**附錄** 蒙引：學就謂言說就謂明言。○慶源輔氏曰：集註所謂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理。謂詩書六藝所載許多道理也。○程子曰：博是多識多聞多見之謂。約只是使人知要也。○朱子曰：約自博中來，通貫處便是約。不是通貫了又去裏面尋討箇約。○潘室陳氏曰：不博則約無所施，學到約後許多博處方有受用。○獨理本約先博了，仍回到約上來，故曰反。○新安陳氏曰：此所謂博學與孔子所謂博學於文同。所謂反說約與孔子所謂約之以禮不同。蓋約禮以行言反說約以知言也。

以善服人章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私

小異而人之嚮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

**本義** 孟子曰有國者皆當爲善然其善有不同如以己之善去勝人使人屈服於我者此不是誠心爲善未有能使人心服者也雖是以其所自盡之善養人使人同歸於善此則以曲成萬物爲心以兼善天下爲度然後不必有意服人而自誠服天下若天下有不中心誠服而能成王業者未之有也

四書尊聞錄

孟子離婁

主

懷新堂

**附錄** 朱子曰以善服人者惟恐人之違於善如張華對武帝恐吳人更立令主則江南不可取之類是也以善養人者惟恐人不入於善如湯於葛藟之牛羊又使人往爲之耕是也○說述末二句言王天下者必須得天下心服而後可若天下不心服而乃能致王者未之有也此見必須以善養人切不可以善服人也

言無實不祥章

說統此章示  
自國者信疑一戒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爲不祥之實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爲不祥之實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

**李益** 孟子曰人之言無有實不辭者吾所之實惟憂亂忠良而蔽賢者之言足以當之甚矣蔽賢之爲禍大而罪重也聽言者不可不知所遠哉

附解南軒張氏曰蔽賢出於妒疾之私方其欲蔽賢也私意橫起不祥之氣固已充溢於中矣天生斯賢以爲人也蔽賢之人妨賢病國不祥孰甚焉

徐子曰章

○**慶源**輔氏曰此章指意都結在後兩句上故集註只以虛名實行爲言而引林氏鄉氏之說以明之蓋孟子之意專欲救徐子躐等千仞之病耳孔子之稱水固不專在此也然由是觀之雖一物具一理亦隨人所取如何爾理固無盡也○**翼註**在可立而待也截以上通就水說末二句方就人說不必於是之取爾之下補出人有實行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四書尊聞錄

孟子離婁

七

懷新堂

亟數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

**本義**徐子問孟子曰嘗聞仲尼每觀於水而數稱之曰水哉水哉若有深辨於心而不覺其屢形於贊歎者不知何取於水而亟稱之也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

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也。

盈滿於此而後漸達於彼無壅滯也。由是進而不已則沛然莫禦必至於四海而歸宿焉。此何以能如是也。蓋有原之水其蓄聚者深故能常出而不竭其發生者遠故能漸進而不窮有本者固如是也。仲尼取之不以是乎。

**附錄** 蒙引原泉同是有本者然且放概謂發露出此意至有本者如是方好叮嚀着實說至下文苟為無本便是承此有本者說出。○困勉錄不啻其皮三句以出之不窮進之有漸承接上意有本者指原泉如是指混混至放乎門海是之取爾答徐子何取於水也之問本文只是說水注如人有實行以下因結語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二句推出孟子借水以後規徐子之意而與下節注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聲譽不能長久也相對言之。○困勉錄下節無本與原泉相反七八月雨集與不舍晝夜相反溝澮皆盈與盈科相反澮可立待與相反。

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閒雨集溝澮皆盈其澮也可立而待也故

四書尊聞錄

孟子離婁

圭

懷新堂

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集聚也。澮田閒水道也。涸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

林氏曰徐子之為人必有蹶等干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

○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孔子嘗以問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

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

**附錄** 苟為無本之水而非原泉也。當七八月之閒驟然雨集溝澮皆盈既與不舍漸進者異矣。及雨止水退則溝澮之乾澮可立而待也。又與放乎四海者異矣。水之無本者固如此觀於水而君子之為學可類推矣。故人能反身修德使養深

而蓄厚然後資大聲宏而名與隨之。如道德水無足障而聲譽反過其實則一時雖能掩飾日久必然敗露君子所以深恥之而必務本也。

**附錄** 新安陳氏曰水無原本人無實行之譬也。溝澮皆盈而澮可立待暴得虛譽而不能長久之譬也。○朱子曰所謂聲聞過情這箇大段務外更就中間言之。如為善無其實想憫之意為學而勉強苟且徇人皆是不實就此反躬思量方得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章。

**附錄** 說統歷叙古今道統而先以幾希開端此章語意全要人下存幾希底工夫把舜來做箇存底樣子。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幾希少也庶眾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

四書尊聞錄

孟子離婁

圭

懷新堂

以全其性為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

眾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為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

**附錄** 孟子曰人與禽獸其類固異矣然究其所以異者豈甚遠哉不過於均稟同賦之中惟人得形氣之正此心虛靈而能全其性禽獸得形氣之偏此心蔽塞而不能全其性是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只在此幾希耳。即此幾希所在正人所謂當存而不可去者庶民惟不知所以異在於幾希也而怠惰放逸以失其所性之全是去其異於禽獸者也。則實無以異於禽獸矣。君子惟知所以異在於幾希也而戰兢惕厲以全其所受之正是存其異於禽獸者也。故不惟異於禽獸而且卓超乎庶民矣。

**附錄** 朱子曰人與萬物都一般者理也。所以不同者心也。人心虛靈包得許多道理。通無有不通。雖間有氣稟昏底亦可

克治使之明萬物之心使也。許多道理不通。雖其間有稟得氣。猶正者亦止有一兩路。明如禽獸中有父子相愛。雖有別之類。只有一兩路。明其他道理。便都不通。便推不去。人之便。便明便推得去。就大本論之。其理則一。義氣便有不同。○繫引說。証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此。則知孟子所謂幾希者。其言甚重。而非輕之曰幾希也。○存是存其所以與於禽獸之道。理今日謂能存只是存其與禽獸同者耳。飲食渴飲之類。皆其與禽獸同者也。○新安陳氏曰。集註知之一字。示人以存之之關。戰兢惕厲四字。授人以存之之法。○家引註。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云云。正是存之之功。不是存之了。方戰兢惕厲。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

四書傳聞錄

孟子離婁

義

懷新堂

詳略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為美。而後勉強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

○本義。稽之。上言其自。然存心而開。君子之統者。其舜乎。幾希之。聖散之。為庶物。伏之。為人倫。而貫徹於倫物中者。為仁義。舜則生而知之。自明於庶物之理。而處置極精。自察於人倫之道。而經綸各當。安而行之。其慈解惻怛。從心上發出。來隨所行而無非仁。其裁制區畫。從心上運出來。隨所行而無非義。非以仁義為美。而有心以行仁義也。此舜所以開萬世心學之傳乎。

○集註。翼註。庶物。是事物。非禽獸草木仁義。即貫徹倫物也。○達說。倫物者。幾希之散見也。仁義者。幾希之統體也。○南軒張氏曰。行仁義。猶與為二物。由仁義行。則如目視耳聽。手持足履。身與理一。而非二也。○繫引。由仁義行。仁義以在心者。言由此而行出來也。○宋子曰。明物察倫。由仁義行三句。以學言之。則有序。猶格物致知而後。意誠心正也。自聖人言之。則生知安行。不可先後言也。

禹惡旨酒章

○集註。說統緒之傳。在心不在事。通章歷敘。聖事。特各舉其切要者。以見其心耳。非謂其事盡於此也。其中發出憂勤惕厲。存存不已之心。來方見得保全幾希之理。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

四書傳聞錄

孟子離婁

美

懷新堂

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

○集註。孟子承上章而言曰。繼舜之後者禹也。以禹一二事言之。於旨酒則惡焉。惟惡欲之或熾也。於善言則好焉。惟忍理之或遺也。禹之憂勤惕厲如此。

○說統緒。虞廷微戒。不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幾語。惡旨酒。過繼之嚴。是峻人心之隄防。好善言。延訪之勤。是開道心之門。○繫引。此雖二事。所該甚廣。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

○集註。繼禹之後者湯也。以湯一二事言之。其行政也。惟執其所謂中者。而不失焉。不敢過。不敢不及。蓋不欲禹幾之或差。

也其用人也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焉蓋今天位難觀與賢共理惟恐失天下賢人之心也湯之憂勤惕厲如此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聖

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

孟子曰湯之於民也如傷而視之猶若有傷必欲一民無不稱所而始慰也其脩己也緝熙敬止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必欲無一理不造其極而始愜也文王之憂勤惕厲如此

四書傳聞錄

孟子離婁

老

慎新堂

視民如傷處○朱子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是文王望道如未見之事望道而未之見與上視民如傷爲對孟子之意曰文王保民之至而視之猶如傷體道之極而望之猶未見其純而不已如是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狎也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

盛仁之至也

本義以武王之事言之邇者易於泄也武王則心思縝密而不泄如特御必擇正士而端皆有錄銘謹之至也遠者易於忘也武王則心思縝密而不泄如特御必擇正士而端皆有錄銘謹之至也遠者易於忘也武王則心思縝密而不泄如特御必擇正士而端皆有錄銘謹之至也

隨身而在邇也如民生休戚國家利害近在千里之外耳目所不及見或在數十年之後事幾之未露者遠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

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

行也○此承上章言舜因歷敘羣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

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

不死也○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

能執中立賢湯却泄邇忘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

四書傳聞錄

孟子離婁

夫

慎新堂

亦無不盛

本義承文武者周公也周公之事何如周公則監夏監殷觀揚文武思兼三代之王以施其四朝所行之事其事或有時勢殊隔而不合者則仰而思之每至夜以繼日以思必得至於思極而通幸而得其理之合矣則又仰欲見之行事而坐以待旦焉周公之憂勤惕厲如此夫由三王以至周公事不一而心則一此幾希之理所以克存而道統所以不墜也

○陸賈前曰思不足容容愚想便有斟酌變通在內○南軒張氏曰不合者思而未得也未得之思之惟恐不得既得之行之惟恐不及也凡井田封建取士建官禮樂刑政雖起於上世而莫備於周是皆周公心思之所經緯本諸三王而達之者也周公之心此章發明至矣

###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章

說此章教孔子作春秋以繼聖之統變繫在木句義字上

###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

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

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 四書尊聞錄

孟子離婁

堯

懷新堂

孟子曰孔子之道莫備於孔子孔子之事莫著於春秋春秋何為而作也蓋成周盛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雅詩作於上及平王東遷政令不及於諸侯王者之迹熄而雅詩亡矣詩亡則上下凌夷名分倒置而世道之亂人心之變有不可言者孔子憂之然後春秋一書因而作焉於以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也

詩亡乃謂雅詩不復作非謂之雅詩亡也○清室陳氏曰雅詩多是王者制言無繁榮章或是公卿大臣規諫獻納之所作東遷以後朝廷既無制言公卿又無獻納故雅詩遂亡獨存氏俗猶其制言與外國之風同故止可謂之王風非聖人能降之也○說雅詩要在王者之迹熄一句上王迹是春秋的骨子詩亡只見得王迹熄不把詩與王迹並重曰春秋作者非魯國原目之春秋乃孔子所筆削而以隱公元年為始之春秋也然此詩只將明作春秋之故具所以存王迹之盛春秋以繼王迹之衰

###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

乘義未詳趙氏以為與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惡獸名古者因為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意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開書之名也

然春秋之作非孔子創之也當時列國皆有史書記事如晉國之乘楚國之檮杌魯國之春秋名各不同而共為史一也是春秋原魯史也

### 四書尊聞錄

孟子離婁

今

懷新堂

列國之史異蓋未經聖筆之前同為列國記事之書也已經聖筆之後遂為王者經世之典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之事五霸迭興而桓文為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

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言斷之在己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尹氏曰言孔子作

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

為百王之大法○此又承上章歷敘聖聖因以孔子之事繼

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

春秋之義春秋同為列國之史故其所載之事多是齊桓晉文征伐會盟之事其文體是史官編年紀月之詞其中功罪賞

君子之澤章

謂不容假借之大義則未之明言不足以爲勸戒也孔子曰其義則丘嘗竊取而裁定之矣蓋審天下之功罪定一王之賞罰收既喪之權還之天子使王迹雖絕而不思詩雖亡而不亡其所傳遺不大哉孔子之愛功勳焉如此

**附釋**存疑春秋始終之事皆五霸迭興上之此獨稱桓文舉其最盛者言也三其字皆指春秋文即記事之文義即其文之義○淺說其文則史二句意輕只是起下文耳○蒙引竊取者謙詞也不必依蔡氏謂夫子有德無位故自以爲竊取

○邵二泉曰天下有王者則此義著焉王者之迹而播爲詩歌天下無王者則此義素於伯圖而聖人因定爲筆削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爲一世三十年亦爲一世斬

四書章句

孟子離婁

全

懷新堂

絕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楊氏曰四世而絕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服窮則遺澤寢微故五世而斬

**本義**孟子曰人之德業在當時而其遺於後世者謂之澤故有位之君子其澤之所遺大約相傳至五世而後絕無位之小人其澤之所遺亦大約相傳至五世而後絕此理勢之必然也若在五世之內則其澤固未亡也

**附釋**四書脈君子小人俱指人之賢者但以有位無位別言之耳○蒙引父子相繼爲一世三十年亦爲一世此蓋以父子相繼者言○大註引楊氏曰四世而絕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此非是王解五世而斬之義乃是以服制亦至五世而斬以証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也

○則孔子之澤雖萬世不斬何爲斬以五世曰孟子此語主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上說故舉以五世而斬之義見於孔子猶在五世之內也

子未得爲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

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爲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自

孔子卒至孟子遊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

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子雖未得親受業於孔

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

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

此又承上三章歷敘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

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

**本義**子去孔子之時猶在五世之內雖不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而爲之徒也然遺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予得私

四書章句

孟子離婁

全

懷新堂

聞孔子之道於人以善其身也敢不願學以求進於君子之林哉此孟子之愛勤惕厲以繼孔子而存之者如此

**附釋**雙峯饒氏曰私淑諸人者我私取之以善其身今人或把作教者說謂以此私淑他人非矣○徐儼強曰孔子言竊取則不敢當作者之聖孟子曰私淑則不敢當述者之明

可以取章

**總旨**南軒張氏曰服與死生之義有均然易判者有在可否之間者在可否之間非義精者莫能擇也蓋其幾間不容髮

一或有偏則失之矣是以君子貴存養於平時而後辨幾於審處也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

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

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西華受五采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

**本義** 子曰天下之理中而已矣失之不及因有害也失之太過獨無害乎夫不苟取之謂廉彼其體物之微初見若可取矣猶未審也及再思之其實不當取焉既不當取則執而勿取可也乃不能自斷而竟取之是謂苟取而有害於廉矣以物與人之謂惠彼其將有所與初見若可與矣猶未審也及再思之其實不當與焉既不當與則執而勿與可也乃不能自決而竟與之雖曰惠而非惠之正也則亦反害其惠矣不愛其死之謂勇彼其受敵之來初見若可死矣猶未審也及再思之其實不當死焉既不當死則執而勿死可也乃不勝其忿而竟死之雖曰勇而非勇之正也則亦反害其勇矣夫過取則傷廉也至於過與反傷惠過死反傷勇可見天下之事惟中為貴而失之過者猶失之不及也人可不擇其中而

四書章句

孟子離婁

金

慎新堂

守之

**附錄** 或問過取之傷廉過於此而侵奪於彼者也過與之傷惠過於此而反病乎此者也蓋奪乎彼者其失為易見而病乎此者其失為難知故孟子舉傷廉以例二者是亦過猶不及之意耳

逢蒙學射於羿章

**東陽許氏曰**此章專為交友發羿不能取友而殺身猶子能擇友而免禍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

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眾也羿善射冀自立後為家

眾所殺愈猶勝也薄言其罪差薄耳

**本義** 逢蒙學射於羿而盡得羿善射之道乃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以專其名孟子因論此事曰逢蒙以弟子而害師罪固不容誅矣乃羿以射教人反致殺身之禍是亦有罪焉昔公明儀曰羿為逢蒙所殺罪在逢蒙非宜若無罪焉夫公明儀所謂宜者若謂羿罪特差薄於逢蒙耳羿惡得為無罪乎

**附錄** 四書脈盡羿之道以射道言○逢蒙是亦羿有罪也包有自取意但未可用上下引公明儀不是引他說無罪正要辨他說有罪宜若二字極斟酌薄乎二句皆是發明公明儀宜若二字不然曰字云爾字說不去矣

四書章句

孟子離婁

命

慎新堂

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庖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庖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庖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庖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庖公必不害己小人庖公自稱也金鏃也扣輪出鏃令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



罪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弑之賊蒙乃逆倚庾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

**附錄**何以見羿之有罪也試以子濯孺子之事觀之昔鄭人使其將子濯孺子詣師伐衛見勢不利而遂遁衛使其將庚公之斯追之孺子曰今日不幸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其何以禦追兵吾死矣夫因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人也其僕曰是庚公之斯也孺子曰若此吾得生矣其僕曰庚公之斯是衛之善射者也夫予既遇疾作乃不畏其射反曰吾生何謂也孺子曰我非為彼不能射只以情度之可保其不傷我耳蓋庚公之斯原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又原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其平日立心制行乃端正之人也既為端人則以類相從其所取之友亦必端正可知矣安有端人而肯背本邀功者哉此所以自諒吾生也及庚公之斯至果然問曰夫子何為不執弓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以實

四書尊聞錄

孟子離婁

章

懷新堂

告也庾公因自敘曰向者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是人之善射皆夫子授受之道也我不忍即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來追之事乃君所命之事也我不敢以私恩廢公義於是抽矢扣於車輪去其金鏃使不傷人虛發四矢而後反是孺子以取友而免禍如此向使羿之教射亦如孺子則所交無非正人何至於殺身哉此罪之所以不能無罪也

**附錄**蒙引謂之侵者將以攻人也而乃示云衛使庚公之斯追之何也蓋是子濯侵衛見勢未利而遂遁故衛追之或謂逆擊者非也○四書脈今日我疾作二句是以已而料其死問其僕至吾生矣是以人而料其生庚公之斯至必端矣是問友以觀友孺子料人之明也夫子何為至末是因師以及師庚斯報德之厚也端人泛就立心制行之生言道即善射之道○蒙引舉失古人一舉則四馬故謂四馬為乘○說統此是罪非誅案重在孺子上然孟子亦只取其不肯帥耳未可謂合於義

西子蒙不潔章

**總旨**慶源輔氏曰上節戒人喪其本有之善下節勉人以改過自新深玩尹氏之言令人惕然而懼聲然而作○新安陳氏曰此章似詩六義中之比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西子美婦人蒙猶冒也不潔污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

**附錄**孟子曰善惡雖有一定之質然其變化之機又在人之自處何如耳如西子本美人也若使被以污穢之物則人皆掩鼻而過之不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善而勉人以自新

四書尊聞錄

孟子離婁

余

懷新堂

也

**本義**雖有醜惡之人苟齊戒沐浴而致其潔則可以祀上帝貌雖惡何嫌哉可見人之德行本善者當自保而勿喪其善有惡者宜自新而勿安於惡也

天下之言性也章

**總旨**存疑通章大意是說理本自然而智者當順其自然也故程子謂專為智而發首節言理本自然二節言人當順其自然末節言順自然之不難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

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

形而難知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迹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為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

**孟子**曰學莫大於明性性自是簡難言的物事以其無形也然從無形而欲發形見為已然之迹乃可得而言是謂之故天下之言性也只就故言之而已矣然同是故而有客逆而為已然之迹有順利而為已然之迹蓋逆其變也順利其初也故所謂故者又以自然順利為本本之順利以言故乃為性之故因其故以驗性乃可見其性此天下之言性必以此若其故之逆亦不足以言性矣

四書傳聞錄

孟子離婁

全

樓新堂

**朱子**曰性自是簡難言底物事惟惻隱羞惡之類却是已發見者乃可得而言此即性之故也只看這簡便見得性故集註下箇跡字若四端則無不順利若殘忍之非仁無恥之非義不遜之非禮皆惡之非智即故之不利者也○存疑此節雖先說故後說利却歸重在利上總是利之故也○然下二節方是言人能順其自然之理乃為智也若言謂性以故利為本亦是智則下文是就處事上說智而此章之智俱是牽捏

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為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

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為害也

**本義**惟以利為本所以吾性中有智之德本出於自然者也而所惡於智者為其務穿鑿而不順利也如智者之處事若大禹之行水也則智通還其自然無所惡於智矣蓋禹之行水也雖有疏濬決排之勞要皆因地勢而通之順水勢而導之和不築隄設障以私意造作於其間行其所無事也此禹之智所以為大也如智者於日用事物之間亦循理之自然而行其所無事則智之大亦將與禹並稱矣尚何惡於智哉

四書傳聞錄

孟子離婁

余

樓新堂

**附錄**雲峯胡氏曰孟子本欲言智而必先言性者智五性之一也言智而先言性猶言水而先言水之原也鑿字與利字相反利者天理之自然鑿者人為之使然言性而必本諸天理之自然者所以言智而深惡夫人為之使然者也○蒙引所惡於智者與下文兩箇如智者皆指當時之所謂智者言畢竟是小智也○存疑言禹之行水是舉聖人之智以示法

非譬喻也蓋行水是天下一大事禹之行水是古今一大智故舉以為行智者則例○翼註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況就應事接物言○蒙引此節似言利然利即故之利也下節似言故然故即其利者也決不可依新安之說強分故與利○達就此節言可順而不可鑿嚴重下文不必鑿特立論之餘意耳故總註不及末節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跡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況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為哉必言日至者造歷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歷元也○程子曰此章專為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為大智若

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爲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

**附義** 智以無事爲大。可見智不當鑿矣。又何必鑿者乎。卽以治曆言之。試觀天之在上至高也。星辰之麗於天。其去下至遠也。若至難測矣。然天之運行。卽常度。星辰之次。舍有定位。所謂故之自然者也。治曆者。苟求其天與星辰之故。雖由今而上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而爲造曆之元者。可坐而致。而不苦於步算之難矣。況事物之近。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哉。不鑿之智斯爲順性之智矣。

**附釋** 存疑天之高。星辰之遠。是舉至難以明至易也。此所謂故卽順利之故也。○朱子曰。千歲之日。至謂冬至之日也。○義舉之日。至謂夏至之日也。○蒙引。千歲之日。至是既往者。○淺說。千歲亦大槩言其久耳。上古日至。豈止千歲耶。○新安陳氏曰。夜半卽甲子時。歲月日時皆甲子爲曆元。蓋以建寅月爲歲首算之。則是癸亥歲十一月以建子爲一歲之最初。

#### 四書章句

孟子離婁

朱

懷新堂

算之則甲子歲之氣候已始於此矣。故云歲亦甲子也。

#### 公行子有子之喪章

**附義** 朱子曰。孟子言王驪而不與言。固是然。朝禮既然。則當時雖不與之亦不得與之言矣。○鄭王驪於出弔處已見此章。意則以朝廷之禮爲重。時事不同。理各有當。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 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驪也

**附義** 齊大夫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王驪往弔。方其入門之時。有進右師來就己位。而與右師言者。有往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附義** 孟子曰。有子之喪。不與言。乃有子之喪耳。而父兄之於子。其言必多。○蒙引。有進而與右師言者。非已進也。進右師也。○蒙引。上句是有師未就位時。下句是有師已就位時。

**附義** 孟子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驪言。孟子獨不與驪言。是簡驪也。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驪言。孟子獨不與驪言。是簡驪也。

#### 簡略也

**附義** 孟子由未就位及已就位。始終皆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驪言。孟子獨不與驪言。是有意簡驪也。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教以我爲簡。不亦異乎。

#### 四書章句

孟子離婁

朱

懷新堂

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蒞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

**附義** 孟子聞之曰。禮凡人在朝廷之上。有各人站立之位。次不得更歷而相與言。有衆人排列之位。行不得踰越而相揖也。今之來弔。君命所在。卽朝廷所在也。我欲行。不歷位不踰階之禮。而子教以我爲簡。不亦可怪之甚乎。

**附義** 存疑位與階不同。位是本身之位。階是朝官序列之位。行階而相揖也。兼言排與言者之異。異位者。○蒙引。不踰階而相揖也。兼言排與言者之異。異位者。○蒙引。也。揖而後言者也。此兩句亦禮之義也。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章

**附義** 就統存心二字是一篇。孟子存心不可見也。於三自反處見之。而發之一字。正是發明君子變的念頭。君子所以異於人者。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

**附義** 孟子曰：均是人也，而君子獨異。夫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不同也。何以存心？君子則以惻隱之仁存心，以辭讓之禮存心，而無頃刻或離此皆非他人所能而君子能之，是其所以異也。

**四書章句** 孟子離婁 孟子離婁 孟子離婁 孟子離婁

於用說約禮字，即應照敬人意說。存疑以仁存心二句，是總攝下文三自反。正是說仁禮存心處。觀後註存心不苟，可見一句。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此仁禮之施

**附義** 君子以仁禮存心者，何如？凡仁者必能愛人，有禮者必能敬人，蓋因心以為施，固如此。

**附義** 淺說：施字是對驗字說，不是對存字說。存疑仁者愛人至敬人者，人恆敬之，愚意四句一氣緊繫說下是欲起下文三自反意，且未重。

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

此仁禮之驗

**附義** 且愛人者，則人亦恆愛之。敬人者，則人亦恆敬之。又通勸以爲驗者如此。

**附義** 新安陳氏曰：我感而人應，可驗我之得人，不應可驗我之失。驗字已含下文，必不仁必無禮之意矣。○達說：仁禮之驗，因人省已故。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

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

**附義** 然報施固有其常，而事變多出意外，設或有人於此，不惟不相愛敬也，而反加我以暴橫悍逆之事。君子必自反曰：天下未有無因而至者，我必不仁而不愛人也。我必無禮而不敬人也。不然，此橫逆之物，何爲至我前哉？

**附義** 雙峯饒氏曰：集註云：強暴不順理。順理是順簡文理，橫逆是橫簡文理。是橫簡文理，是倒來皆是，不順簡文理。○新安陳氏曰：橫逆者，

愛敬之反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

我必不忠

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

**附義** 君子於橫逆之來，因其不親而益致其愛，已自反而仁矣。因其不答而益致其敬，已自反而有禮矣。宜足以感化乎人矣。乃其橫逆由是而不改於前也。君子必自反也。

**附義** 新安陳氏曰：忠非出於仁禮之外，仁禮無毫之不容其心即忠也。○雙峯饒氏曰：理無窮盡，人有作輟，一息不存，一物不體，便是不盡其心。○四書章句：自反不是欲免橫逆而然，正是存存不懈也。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

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

**○**其自反而忠矣其人之橫逆由是也君子且曰此人不能感德不能動是亦一妄誕之人已矣人既妄誕則名雖爲人而實與禽獸何別哉我見同類之人而陷於禽獸爲之哀痛且不暇又何必以其橫逆之來而留難於心耶吾惟求盡吾之仁禮而已

**○**四書尊聞錄 孟子離婁 孟子曰人三句非置不校也不忍校也自勝之意原不作手○**○**統妄人三句非置不校也不忍校也自勝之意原不作手○**○**蒙引又曰何難焉言不爲之橫於胸中也○達說仁者愛人五節勿以愛人敬人爲仁禮施於常三自反爲仁禮施於變作兩項平看語意乃是○節深一節以形容君子之存心耳

四書尊聞錄

孟子離婁

壺

懷新堂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愛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

是則可憂也愛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  
**○**由是觀之是故君子有終身不解之憂而無一朝驟至之患也乃若所愛則有所以用其憂者在焉以爲立人之極者無過於舜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盡仁禮而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之仁禮未盡猶未免爲鄉里之常人也則可憂也憂之如何亦惟反己自脩求其如舜而已矣一日不如一日之憂未已也故曰君子有終身之憂也若夫一朝之患在君子則無矣何也蓋其以仁存心而無非仁無爲也以禮存心而非禮無行也宜乎得人之愛敬而無一朝之患也故

若橫逆率然來加而有一朝之患在君子亦知自反而已置之矣人而已處之泰然略不少動其心而爲之戚戚也故曰君子無一

**○**其自反而忠矣其人之橫逆由是也君子且曰此人不能感德不能動是亦一妄誕之人已矣人既妄誕則名雖爲人而實與禽獸何別哉我見同類之人而陷於禽獸爲之哀痛且不暇又何必以其橫逆之來而留難於心耶吾惟求盡吾之仁禮而已  
**○**四書尊聞錄 孟子離婁 孟子曰人三句非置不校也不忍校也自勝之意原不作手○**○**統妄人三句非置不校也不忍校也自勝之意原不作手○**○**蒙引又曰何難焉言不爲之橫於胸中也○達說仁者愛人五節勿以愛人敬人爲仁禮施於常三自反爲仁禮施於變作兩項平看語意乃是○節深一節以形容君子之存心耳

禹稷當平世章

四書尊聞錄

孟子離婁

壺

懷新堂

**○**困勉錄此章只是以時中言幸與惜意亦不重○存疑此章同述本說事上說集註屢提心來解者心道之所從出也聖賢之心同皆中無私主故能隨所寓而盡其道

事見前篇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其樂孔子賢之  
**○**困勉錄此章只是以時中言幸與惜意亦不重○存疑此章同述本說事上說集註屢提心來解者心道之所從出也聖賢之心同皆中無私主故能隨所寓而盡其道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改其樂孔子賢之

**附錄** 顏子當春秋無道之亂世居魯之東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獨不改其樂孔子賢之為其能於修己也

**附錄** 四書脈此以退處言不重安貧意○新安陳氏曰賢其世而樂已之樂存其二孔子賢之是謂事者因孟子禹稷顏回同道之言先置此亦猶惠而不和為政先置子產聽鄭國二句一微

###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脩己其心一而已矣

**附錄** 孟子從而斷之曰禹稷顏回其出處不同矣而孔子皆賢之者豈無謂哉蓋以其道無不同也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

### 四書尊聞錄

孟子離婁

奎

懷新堂

是以如是其急也

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為己責而救之急也

**附錄** 何以見禹稷顏回同道以禹稷之所處言之禹任司空之職以治水為己責思天下有溺於水者由己溺之也稷任農官之職以教稼為己責思天下有阻於飢者由己飢之也惟身任其責如此是以心發救民如是其急也若顏子則不任其職亦何不自樂於箪食陋巷乎

**附錄** 蓋兩篇思字須身為己責身為農官來○四書脈由已二字全在責字上說○蒙引惟身任其責如此是以如是其急也要說得是以二字分明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顏子

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也

**附錄** 是則禹稷顏子之不同者所為之也使禹稷處顏子之地固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處禹稷之地亦必能憂禹稷之憂惟其易地皆然此所以謂之同道也

**附錄** 新安陳氏曰禹稷有官守故曰任顏子居陋巷故曰處○責了凡曰易地皆然語意不重禹稷能為顏子只重顏子能為禹稷○蒙引意亦盡於此下文只是譬喻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

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

**附錄** 試取而譬之今有同室之人鬪者自當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何也蓋其地甚近則其情甚急也禹稷之救民何以異於是

孟子離婁

奎

懷新堂

**附錄** 新安陳氏曰遇沐不暇束髮冒冠於所被髮上結纓而往救

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喻顏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

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

**附錄** 至於鄉鄰之人有鬪者亦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不達於理矣雖閉戶不出可也何也蓋其地少疎則其情少緩也顏子之倫已何以異於是此禹稷顏回之道無不同而孔子所以皆賢之也

**附錄** 猶訓被髮纓冠及閉戶皆其之辭故各下雖字可字

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章

總旨 在此章五段。節言匡章無五不孝之節。言不得父之故。四節言其亦有罪。五節言其雖有罪。却能自責。則此皆未見其可絕之狀。但見其有可哀之情。然則孟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未為過也。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

本義 公都子曰。匡章之為人。也。通齊國皆稱其不孝焉。通國論之。公者。不孝罪之大者。若在所當絕矣。夫子乃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以敬之。敢問何也。

附錄 蒙引曰。匡章。又曰。章子者。蓋匡是姓。章字。是字。章子。猶仲子之類。

四書章句

孟子離婁

卷

懷新堂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情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

戮。羞辱也。很。忿戾也。

本義 孟子曰。子何以通國之言。而遂謂章子為不孝哉。夫世俗所謂不孝者。有五情其四支。意棄子職。不顧顧父母之養。此知有身而不知有親。一不孝也。為博奕。為飲酒。以自流蕩。不顧顧父母之養。此知有交遊。而不知有親。二不孝也。貪好貨財。私妻子。不顧顧父母之養。此知有室家。而不知有親。三不孝也。縱肆其耳目聲色之欲。身居下流。以貽父母羞。此虧體而辱親。不顧失養而已。四不孝也。逞血氣之私。好勇鬪狠。以危父母。此忘身以及親。又不但辱之而已。五不孝

也。今即章子素行觀之。果有一於是乎。

附錄 新安陳氏曰。五不孝之序。從輕漸說至重。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為父所逐也。

本義 夫章子。無不孝之事。而彼不孝之名。亦非無因而致。然也。蓋章子。嘗以善道責望於父。其所以見忤於父。而被逐者。惟其責善。而不相合耳。

附錄 雙峯饒氏曰。先說子父責善。是言子責父之善。下說父子是泛言。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

四書章句

孟子離婁

卷

懷新堂

本義 責善。原朋友之道也。若父子以責善之道行之。必至相夷而傷天性。是為賊恩之大者。章子徒知責善。而不顧賊恩。此其罪之不容辭也。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

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

子已矣。

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為身不得

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則其心以為不如此。則

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眾所惡。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

至公至仁之心矣。楊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

志而不與之絕耳

**本義**然責善不相遇之後。章子未嘗不自知其罪也。彼身有夫妻之配。其子有父母之屬。章子豈不欲有此。只因得罪。為父所逐。而不得近。父以奉養之故。逐出其妻。屏其子。終身不受妻子之養。焉原其設心。以為不能養。諒回觀。既有罪矣。乃又不若是。出妻屏子。而安受妻子之養。豈非罪之愈六乎。夫其設心如此。是始焉責善於親。既非有世俗不孝之實。繼焉引咎於已。則又有人子怨慕之誠。是則章子之所為而已矣。我所以與之遊而禮貌之者。亦何過哉。

**附錄**孟子引子有子母之屬。此子謂匡章之子。此母即匡章之妻。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云云。蓋章子亦自知其有罪也。但在章子之自責。則如此。在他人。則猶當矜其志而略其罪也。○存疑。是則章子已矣。是則章子之意。言此乃章子之所為也。已矣。無他之辭。○雙舉。饒氏曰。章子通國稱其不孝。仲子通國稱其廉。孟子於此二人。所謂眾惡之必無。饒氏曰。至公也。不與與絕。至仁也。

四書尊聞錄

孟子離婁

堯

慎齋堂

曾子居武城章

**淺說**此章當與禹稷顏回章並看。○說統上兩節。只敘事末一節。斷案。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

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為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

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

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賓不與臣同。

**本義**昔曾子居武城。以設教。適有越人入寇。或告曾子曰。寇且至。何不去而避之。曾子從其言。但語守舍者曰。無使人寓居於我室。毀傷其室中之薪木。及聞寇退。又先語守舍者曰。脩我之牆屋。我將反而居之。寇退曾子遂還武城。當時門人私議曰。武城大夫之待先生。內盡其誠。外盡其禮。如此其忠且敬也。乃寇至則先去。以為民之觀望。寇退則反。患難之際。漠不相聞。厚施薄報。或者不可乎。弟子有沈猶行。獨喻其意。乃解之曰。先生之去。及良有深義。非汝等所知也。昔先生曾舍於沈猶氏。與今日居武城。相同時。有負芻者作亂。與今日越寇相同。當時從者七十人。夫子皆引而去。未有與其難者。觀昔日之處。沈猶氏則如今日。之處。武城矣。是曾子之去。難如此。

**附錄**孟子引曰。無寓人於我室。此語其守舍之人也。寇退則曰。脩我牆屋。亦即語其守舍之人也。左右云云。此門人私議之。

四書尊聞錄

孟子離婁

百

慎齋堂

辭。非對曾子言也。故曾子無言。沈猶行亦門人也。乃以其所見解之云。○昔沈猶有負芻之禍。不必說沈猶行或偶同姓。亦未可知也。○翼註。思在心。敬在貌。

守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

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

**本義**昔子思仕於衛。國適有齊人入寇。或告子思曰。寇且至。何不去而避之。子思曰。食人之食者。當愛人之憂。今國方有難。與君共守者。假也。如伋舍而去。之保身之計。得矣。君誰與共守此人民社稷也。是子思之守難如此。

**附錄**說統居武城。是居鄉。居於衛是居官。兩句便不與當時世當亂世一樣。當重人因地殊之意。○此二節只敘事。勿用一語斷其是非。其微意。却露在先生字字上。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爲之○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爲同也

**四書章句**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甚微豈有臣子而不急君父之難者乎是各有所處之地也使曾子處子思之地則必不避患以自全使子思處曾子之地則必不捐軀以赴難易

地皆然此所以爲同道也

儲子曰王使人瞞夫子章

**總指** 此全是視吾

儲子曰王使人瞞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

哉堯舜與人同耳

儲子齊人也瞞竊視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爲之○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爲同也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章

**四書章句**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章

莫之覺也學者深明義利之辨充吾羞惡之心而養吾剛太之氣然後知孟子此言誠末俗之鐵砧也○南軒張氏曰意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

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

瞞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

卒之東郭墻閒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

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

其妾諷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

驕其妻妾

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饜飽也。顯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播塚也。顯望也。訕怨詈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人每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曰富貴人也。其妻疑之而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及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夫富貴者顯者也。既飲食之則相交際。宜其有往必有來矣。乃但見良人往也。而未嘗見顯者來。其甚可疑。將私視其所之也。於是蚤起。乘其夫出之時。從旁竊窺其所往。但見徧國中無有與之並立而交談者。立談無人。則富貴之與其無可知。然猶未悉其飲食所從來也。及其卒也。乃之東郭墻間之。祭者乞其祭餘而飲食之。其欲未足。又顧而之他。所以其所以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我

四書章句

孟子離婁

四

懷新堂

等所仰望以終身者也。今其所為若此。我與若將何望乎。固與其妾誦詈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尚未知也。乃施施然自得從外歸來。

附錄 達說前之告其妾者。疑夫之所為也。後之告其妾者。悲夫之所為也。○翼註驕字意輕。○上節引起下節。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

四書章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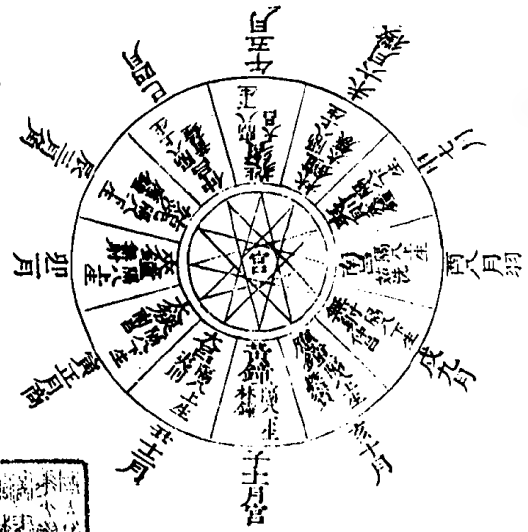
孟子離婁

四

懷新堂

本義 當今之世。富貴利達之人。意得志滿。誇耀於時。此人自視固不知辱。即常人視之。亦惟見其榮也。然山有道之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其情其德。大有不堪言者。特其妻妾未之見耳。使其妻妾見之。有不可以為可羞。而不至於相泣者。幾希矣。豈不可恥之甚哉。

此人之立身。當以齊人為鑒也。○附錄 翼註君子觀之。之字指富貴利達之人。須先將此一流埋伏在前。然後說到君子方順。○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重在一求字。見其可羞。趙註云。昏夜乞哀。驕人。白日則是以求與驕並言。故在圈外。



四書尊聞錄

孟子離婁

章

懷新堂

四書講義尊聞錄卷之十八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章

總旨 翼註通章以怨慕二字作上文節辭其怨已而非怨親三節四節極言其怨慕未節斷其為大孝也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

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閭下謂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呼

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怨慕怨已之不得其親而思

四書尊聞錄

孟子萬章

一

懷新堂

慕也

宋義 萬章問曰嘗聞舜耕歷山時以事親也每往于田便號泣而呼旻天不識舜於父母之間有何故而號泣也孟子曰人情有所抑鬱未達則怨有所懷念不舍則慕舜當日不得乎親怨慕之切是以呼天號泣以明其不得已之心也

附錄 說統怨者戚戚然如有所歎慕者皇皇然如有所求此二字包盡一章之旨然此處且莫說明是怨已故萬章誤以為怨親○困勉錄 慕而不得則怨怨而求得則仍慕二意當兼用○存疑 思慕是思慕乎親必欲得之不是思慕欲得親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

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

天子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

孝子之心為不若是忍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

不我愛於我何哉

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皆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怒無愁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已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為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孝也若自以為孝則非孝矣

萬章不悟怨慕之旨又問曰吾聞人子事親見父母愛之則喜得親心而不怨父母惡之雖至於勞而不怨然則舜之號泣猶不免怨其親乎曰非也昔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於夫子矣若號泣而呼曼天又呼父母則吾不知其何心也公明高曰是聖人至孝之心非爾所能知也昔推公明高之意以孝子之心每欲得乎親既不得乎親必不若是怨然而無愁其心以為我竭力耕田不遇父母之常而已此外未盡道者甚多今父母之不我愛必我

四書章句

孟子萬章

二

懷新堂

於子職猶未盡而有罪以致之也但不知我罪何在耳求其故而不得此所以呼天呼父母而號泣也公明高之意蓋如此然則我所謂怨慕者蓋怨已之不得乎親而思慕耳豈怨父母哉

四書章句父母愛之四句重不怨句○翼註然則舜怨乎疑其怨親長息則吾不知也亦是疑其怨親○孝子實指舜說○我竭力耕田二句言子職無窮竭力耕田只其一端但可塞責未足慰心須說得淺方見孝子之心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畝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

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又言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

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

初帝堯使其子九男事之於外二女妻之於內凡百官有司之使令牛羊倉廩之供奉莫不備具以事舜於畝畝之中其際遇之非常如此且天下之士翕然向慕多歸附而就之者其人心之歸服如此帝知其德之可以禪帝位也將欲與之相視天下而遂遷以與之焉其帝心之簡在又如此常情於此宜何如其樂者而舜只為不得順於父母之故戚戚皇皇如窮人之無所依歸而不勝怨慕迫切之甚也已

四書章句

孟子萬章

三

懷新堂

得舜之情不得以自達身不得以自安心不得以自釋其為怨慕迫切之甚可知○蒙引帝使其子至事舜畝畝之中一也天下之士多就之二也帝將胥天下而遷之三也此三段作一類看正下文所謂人悅之好色富貴者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

如窮人無歸之心之憂甚矣其如何以解之哉夫天下之士悅之人情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之憂好色人情之

所欲也。帝妻以二女而不足。以解舜之憂。富人之情之所然。舜之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情之所然。舜之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舉無足以解憂者。舜之憂原不為是。而為不順於父母也。則亦惟順於父母。論親於道而得其權。心然後可以解其窮人。

**附解**王麟州曰。說怨猶有怨親可疑。憂則別無可議。故拈憂以替怨字。○慶源輔氏曰。上文是說舜之實事。此又孟子推述舜之心。以解上文之意。言舜之心事實有如此者耳。○翼註。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已見得舜終身慕父母。了未節不過因此。其意為大孝也。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子於大舜見之矣。

四書章句

孟子萬章

四

懷新堂

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為能不失其本心也。艾。美好也。楚辭。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眾人之所欲為已。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為已。愛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

**本義**舜之怨慕如此。其孝豈常人所能及哉。大凡人生少時。嗜好未開。其良知良能。止知思慕父母。此純一無偽之心。不為他念所奪。乃天性之本然也。及稍長而好色。即移其慕父母之心於少艾。而此心為情欲所誘。矣既壯而有妻子。即移其慕父母之心於妻子。而此心為室家所累。矣出而求仕。即移其慕父母之心於功名。而此心為利祿所惑。矣熱中而求仕。自抑而此心又溺於功名。得失之際。夫人情因物有遷。如此惟大孝之人。自少至老。終身只慕父母。其後提愛親之本。

心始終如一。情欲不能為之牽。窮達不能為之變也。若此者。其誰乎。彼年至五十而猶慕者。子於大舜見之矣。蓋舜自微庸之後。年已五十而猶慕其親。猶如一日。然則舜其大孝也與。

**附解**翼註。人孝則慕父母。此是良心。五十而慕。即是大孝。不失其赤子之心。○四書脈。大孝終身慕父母。何曰。泛言勿指舜。○說約。按集注。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蓋言此後已無可移之者。○達說。此節贊其異於眾人如此。而其始之非怨親。益明矣。要之孟子許多說話。只發明初答怨慕二字之意。○慶源輔氏曰。心纔有一毫物欲之累。而於其親有一毫之不能順。則於吾固有之性。便有不盡處。能盡其性。則能不失其本心。而為人倫之至也。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章

**總旨**翼註。通章總是。述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意前二節。以父母為主。後二節。以做象為主。前而不得娶者。變也。而處之以權。後而謀殺兄者。變也。而處之以滅。權與經合。滅與明合。所以為聖人。

四書章句

孟子萬章

五

懷新堂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

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對。讎怨也。舜父頑母嚚。若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讎怨於父母也。

**本義**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而後敢娶。信如此詩之言也。則盡人子之禮者。宜莫如舜矣。舜乃不告父母而娶。帝之二女與。詩言相告。此何說也。孟子曰。告而後娶。婦禮之常。而舜之所違人倫之地也。告則為父母所阻。而不得娶矣。夫男女居室。上以承祖考之統。下以衍嗣續之傳。乃人之大倫也。如告則不得娶。而廢人之大倫。惟徒取怨於父。

母耳是以不告也。不告則得娶而不至廢天倫矣。此聖人待嫁之禮。不可以常理拘者也。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以女爲人妻，曰妻。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

章又問曰：舜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以女妻舜而亦不令舜告其父母，是何意也？孟子曰：欲妻其子，宜適言於其父。帝堯豈不知此？但舜之親既有著舜之心，則妻以三女必其心所不欲也。使帝告而後妻，舜雖不敢以臣而抗君，將必以父而制子。此時舜既不敢違親之命，堯亦不能強舜之從也。故但以君治之，不必問其親之知與不知耳。此所

四書尊聞錄

孟子萬章

大

懷新堂

以不告而娶也。亦豈可以常禮槩律之哉？

命只是恐舜不敢逆親之意。不若大家相安於無言。反是兩全底道理。委曲以爲舜地。古聖人成人之孝有如此。○釋竹山曰：腹之令不行於君而得行於子，舜之孝必發乎父而不從乎君。故告則不得妻，在舜不在堯腹也。

○翼註：舜不告是主堯不告是賓，勿平說。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廬，捐階，墮屨，焚廬，使浚井，山從而拊之，象

曰：謨蓋都君，威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厥琴朕瑟，朕二

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忼悵舜

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

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完治也。捐去也。階梯也。拊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塗廩，墮

從下縱火焚廬，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

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山，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

舜從匿空中出去，卽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

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威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

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爲已功也。干盾也。戈戟也。琴舜所

彈五弦琴也。珣珣弓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

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爲已妻也。象往舜

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既出卽潛歸其宮也。鬱

四書尊聞錄

孟子萬章

七

懷新堂

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已思君之甚，故來見耳。忼悵

慚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官，故舜見其來

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已，但見其

憂則憂，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言

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辯

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爲至。

章又問曰：舜處父母之變，固子道所難，乃其處兄弟間亦有非常情可測者。問舜之父母聽象之言，每設計害舜一曰：使舜完治倉廩，待其上屋，瞽瞍微去階梯，縱火焚之，時舜已先下，幸得不死。又使舜浚井，舜已別出，腹未之知，乃從而下土以掩之。象以爲舜已斃，井中乃自誇於父母曰：設此謀以誅蓋都君者，皆我之功。凡都君所有父母當與我共

四書章句

孟子萬章

八

懷新堂

之如牛羊則歸父母。父母如干戈則歸父母。與張  
則歸於二親。使治於父母。於是往入。舜官以分取之不意舜  
先至官。在牀鼓琴。象既見舜。無詞可解。乃飾詞曰。我因思君  
之其氣結而不得伸。故來見耳。然真情發見。不覺有怵懼之  
色。焉舜乃喜而謂之曰。惟茲庶幾。我一人不能獨理。汝其代  
予治之。舜之言如此。當是時。不識舜不如象之將殺已與孟  
子。曰。舜豈有不知者哉。蓋象人愛弟之情。根於天性。見象之  
憂則已亦惻然而憂。見象之喜則已亦欣然而喜。休戚相通。  
有非形骸之所能隔者。是以象喜為思君之。而舜亦喜為思君之。  
○附錄。仁山金氏曰。完腹已下而腹焚之。後井已出而腹揄之。  
蓋舜之事親。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不使父母有殺子之惡也。  
○附錄。薛在牀琴。重象見舜。向生說子治。只是照管意淺淺。  
看○四書脈。懸問思。是臨時機出。受兄之言。以掩入官之  
罪。而色有怵懼。終不容偽也。○南軒張氏曰。象之憂疾舜而  
謀害之也。舜亦憂者。憂已何以使象至此也。象之喜者。彼云  
思君。而以喜來。舜固不逆其言。亦從而為之喜也。○附錄。象  
憂二句。寬說。泛說。就不日休戚相關。意言勿以談蓋為憂鬱。則  
為喜。講完二句。方找出鬱陶之言。是象之喜。舜臣庶之治。是  
舜之喜。象歸重。與下文偽喜相應。○西山真氏曰。世儒  
疑堯在上。二女嬪。象象無敢殺舜之理。不知孟子也。  
論舜之心。使其有是處之不通。如此豈必真有是哉。  
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  
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  
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乎。既  
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  
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  
校人主池。治小吏也。圉圉。困而未舒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  
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

四書章句

孟子萬章

九

懷新堂

誰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味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  
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偽。故實喜之。何  
偽之有。○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  
○附錄。章又問曰。舜既知象之將殺已。乃見其來而喜之。或者  
偽喜。而非出於誠心者歟。孟子曰。謂喜為偽者。不也。觀子產  
處校人之事。可知矣。昔者有人以生魚饋鄭子產。子產使校  
人畜之。於池。校人私烹之。乃飾詞反命曰。方魚始舍於池。中  
圍圉焉。罔而少頃。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子產信其言。而欺之曰。魚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乃  
曰。孰謂子產智乎。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  
得其所哉。明於料事。不當不如是矣。由此觀之。非校人智而  
子產愚也。校人所偽者。常有之情。而子產所據者。可信之理。  
故君子雖明。無不察。而或誑於理之所有。則亦罔為所欺。雖  
未嘗逆詐。而或昧於理之所無。則必不為所罔。象執轡。陶思  
君之言。而以愛兄之道來。此正理之所有。舜實心信。而喜之。  
此正可欺以其方。也。夫何偽之有哉。  
○附錄。陳伯玉曰。悠然而逝。非魚水相忘。乃急避網釣之狀。唯  
恐復失所也。若果魚水相忘。何不緩游而連逝耶。○蒙引。故  
君子可欺以其方。說而子產事在其中。○達說。君子二句。  
重可欺。以其方。上難罔。句是帶說。○馬君常曰。象雖非愛兄  
之弟也。而弟原有愛兄之理。彼以愛兄之道來。是非以象來  
乃以弟來矣。天下無真情。而有真道理。此要看出聖人一種  
真切念頭。有觸感而應之妙。○蒙引。不要將信字  
帶誠字。信字與喜字相連。謂真實信之喜之也。  
象曰。以殺舜為事。章  
○附錄。周勉錄。此章只照吳註為是。但欲  
常常一段。又是說仁處。兩意錯綜說。  
萬章問曰。象曰。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  
之也。或曰。放焉。

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為放也。

本義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此法所不容。舜既立為天子。即明正其罪。亦不為過。乃僅止於放逐。何其輕也。孟子曰。舜當日實封之也。或者不知。乃因其迹而以爲放焉耳。夫放之且不忍。况有重於放者乎。  
附 折衷萬章方疑其放爲罪之輕。而不知其并放亦傳之誤。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庫。有庫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庫。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四書尊聞錄

孟子萬章

十

懷新堂

流徙也。共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周。相與爲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其君也。殛。誅也。鯀父名。方命圯族。治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庫。皆地名也。或曰。今道州外亭。卽有庫之地也。未知是否。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庫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怨。

本義 萬章又問曰。聖人。不以私情害公法。當舜之時。若共工。驩兜。三苗。伯鯀。天下所謂四凶也。舜於共工。則流之於幽州。

於驩兜則放之於崇山。於三苗則殺之於三危。於伯鯀則誅之於羽山。罪此四人。而天下莫不悅服。蓋以其所誅者皆不仁也。今象至不仁。矣乃封於有庫。使之治民。有庫之民。何罪而受此荼毒。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之。不仁則誅之。以除其害。在弟之。不仁則封之。以貽其害乎。孟子曰。弟與他人原不同。仁人之於弟也。雖可怒而不怒。無怒之可藏於心焉。雖可怨而不怨。無怨之可宿於心焉。惟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則必欲其貴。使勢分不隔。有以遂其親之心也。愛之則必欲其富。使實惠流通。有以遂其愛之心也。今舜封象於有庫。富有一國。貴爲諸侯。正所以致親愛之意也。若使身爲天子。而弟爲匹夫。則兄弟之間。一富一貧。一貴一賤。勢分遠而情義疎。是豈親愛其弟者乎。舜之封象。正仁人之用心也。  
附 象引殺三苗當依書作實三苗。蓋三苗卒死於此。故孟子曰殺也。鯀之殛初亦只是貶逐。而禁錮之。此曰殛。誅也。其致一也。程子遺書云。殛。誅也。言貶死耳。○四罪而天下咸服。罪是活字。猶云四誅也。○翼註。誅不仁也。也要見除民害意。方與有庫之民。奚罪焉。相對。○象引仁人固如是乎。一句帶下。不帶上。所謂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是謂如是者也。○

四書尊聞錄

孟子萬章

十一

懷新堂

不藏怒焉。不宿怨也。○四書。脈仁人之於弟也。六句。且泛說以下。方明言舜處弟之厚。○翼註。貴則勢位不隔。見親近意。富則所享不薄。見愛厚意。故親之欲其貴。二句分屬如此。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庫。此之謂也。

孟子言象雖封爲有庫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爲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庫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覲也。不及貢。以



政接于有庠。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蓋古書之辭。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

**本義** 章又問曰。如夫子之言。則舜之封象。明矣。方或人不謂之封。只謂之放。何謂也。孟子曰。舜封象於有庠。固所以富之貴之。然未嘗任以政事。而不得有為於其國。惟使吏代治其國。而納其貢稅於象。自其貢言之。固封也。自其不得有為言之。則有似於放。故或者謂之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象亦豈得暴虐彼有庠之民哉。汝謂有庠之民。奚罪焉。其疑呼。釋矣。雖然。舜之使吏治其國。固使象不得暴其民。而其意尤有在也。蓋舜念弟之切。欲常常而見之。故不煩以民事。不暇於常期。使得源源而來。可以不時相接耳。古書有云。舜不待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

四書章句

孟子萬章

主

懷新堂

有庠之君。正此源源而來之謂也。何其親愛之無已耶。此可見聖人仁之至矣。

**附解** 存疑。雖然。又是一轉。語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不及貢。以政相連。下凡諸侯朝貢於天子。皆有政事。朝於京師。則述其所受之職。朝於方國。則有正時。月同律度。量衡。許多事。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言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常得無事。類見也。○達說。故謂之放。此正答或曰。放者。之問。豈得暴彼民哉。又足其意。以釋有庠之人。奚罪之疑。重處在雖然。一轉。下原歸到親愛其弟上。○朱子曰。月之有庠。當貢之是不以公義廢私恩。所以為仁之至。使吏治其同納貢職。而不得肆暴。是不以私恩害公義。所以為義之盡。

咸丘蒙問曰章

**本義** 咸丘蒙問曰。古語有云。盛德之士。德雖過於君。亦當尊其君。不得以君而為臣。德雖過於父。亦當尊其父。不得以父而為子。夫何舜即天子位。南面而立。竟本君也。幸天下諸侯北而而朝之。是臣其君矣。替嫂本父也。亦北面而朝之。是臣

得謂之臣父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而而朝之。替嫂亦北面而朝之。舜見替嫂。其容有憾。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古語也。堯耄。堯不自安也。岌岌。不安。

四書章句

孟子萬章

主

懷新堂

堯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為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徂。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為徂落。遏。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音也。

**本義** 咸丘蒙問曰。古語有云。盛德之士。德雖過於君。亦當尊其君。不得以君而為臣。德雖過於父。亦當尊其父。不得以父而為子。夫何舜即天子位。南面而立。竟本君也。幸天下諸侯北而而朝之。是臣其君矣。替嫂本父也。亦北面而朝之。是臣

其父矣。此時舜雖安於堯而不能不動心於父望見舜腹朝  
己其容有變然不自安者孔子有感而歎曰於斯時也若夫  
其爲君父失其爲父天下是安乎其危哉蒙所聞如此不識  
此語果有其事否也孟子曰否無是理也此非君子明理之  
言乃齊東野人之不觀禮義耳不聞訓典者之語也蓋當時  
堯老倦勸舜只代攝天子之事耳堯與舜攝位二十有八  
載放勳乃祖落穰內百姓哀慕追切如喪考妣三年至於四  
海之民雖無服亦皆斷絕八音不作樂焉是以孔子嘗云天  
無二日重淵之理民無二王並治之事據孔子之言而斷堯  
典所載之事可見堯崩之後舜始仰天子位也若舜既爲天  
子矣乃堯終之後而舜又率天下諸侯以爲堯服三年喪則  
堯一天子舜又一天子是一時而二天子矣於民無二王之  
義何在乎

四書章句

孟子萬章

西

懷新堂

其所謂如此非真古語也○(懷新堂)堯老舜攝如代之主祭代  
之主事之類○(說統)堯老句已斷盡非臣其君了○(國體錄)  
堯典以下只是證上句○(雙峯饒氏)曰百姓是畿內百姓○  
在而無臣父之理亦可并見矣咸丘蒙猶未喻故又有下  
疑文之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  
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  
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  
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  
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  
子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不臣堯不以堯爲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

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  
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  
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爲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  
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也雲漢大雅篇名也  
子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  
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  
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  
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  
民也

四書章句

孟子萬章

主

懷新堂

若不以堯瞽瞍則尚有可疑者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  
之濱而居者莫非王之臣舜既爲天子矣則瞽瞍亦王臣中  
之一人耳乃獨不謂之臣此何說耶孟子曰是詩也非天子  
可臣其父之謂也乃當時行役大夫爲王事所迫不得歸養  
其父母而作也詩之意若曰今此莫非王之事凡居王土而  
爲王臣當均任之何獨以我爲賢而勞之也是莫非王臣乃  
詩人之辭而行役失養則詩人之志詞所以宣志而志爲要  
矣故凡解說詩者不可以一字之文而害一句之詞又不可以  
一句之詞而害作詩之志惟是虛心平氣以我之意迎取作  
者之志或於言之中探討或於言之外推求乃可得古人之  
心於千載之下矣若但泥其辭而不求其意則如雲漢之詩  
曰周家所餘之黎民至此無復有子遺信斯言也是周民真  
無遺類也惟以意逆之則知雲漢爲憂旱之故而甚其詞也  
奈何泥堯非王臣之詞而疑天子可臣其父乎

附錄(懷新堂)文是一字辭是一句重在不可害志上○(蒙引)志  
與意不同志者詩人之志也意者讀詩者之用意也所謂意

會者也。○朱子曰：逆是前，去追逆之意。將自家意思上，而而等。候詩人之志，來如等人來相似。今日等不來，明日又等，須等得來，方得。今人却是硬捉他來，便不是逆志。所謂逆者，其至不逆，遠不敵自必而終於彼也。○徐渭川曰：以意逆志，謂或置身於異代，以俯仰其景，或移事於今日，而想像其情，懷或於言之中，探討其所已述，或於言之外，推廣其所未發，乃是一段真精神，與相迎處。○說統勞於王事三句，是原作詩之志。說詩者四句，是示以說詩之法。如以解五句，是又示以說詩之病。○折衷此節，只是解詩，舜不臣父意，尚在下節。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言瞽瞍既為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以為尊。

四書尊聞錄

孟子萬章

末

懷新堂

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為天下法則也。

且子謂舜之臣父者，以舜為天子也。豈知舜為天子，正所以成其至孝者乎？夫孝子之於親也，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故竭力以事其親者，亦可言孝。然未可謂之至也。孝子之至，則莫大乎尊親。其親焉有那家以顯其親者，亦可為尊。然未可謂之至也。尊親之至，則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既為天子，而尊養親為天子之父，尊之至也。富有四海而養瞽瞍，以天下之養養之至也。尊養並至此，舜之孝所以為至而可為天下後世人子所取法者也。詩曰：人能永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為天下之法。則此正舜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臣父之理哉。

目○雙峯饒氏曰：尊親養親，雖是二事，然尊與養相須。養之至，乃所以尊之也。○雙峯饒氏曰：尊親養親，雖是二事，然尊與養相須。養之至，乃所以尊之也。○雙峯饒氏曰：尊親養親，雖是二事，然尊與養相須。養之至，乃所以尊之也。

永言話頭，亦不必靠著武王。○達說：後面孝思句，正與首句相應。○此之謂也。言下武之詩，即舜為天子以成其尊養之孝之謂也。○慶源輔氏曰：上節言詩之法，以破成丘業之惑。此又言尊親養親之至，以見舜無使父朝已之理。

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罔敢言非。此言舜之敬也。○書大禹謨篇也。祇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栗，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敬謹如此，將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咸丘蒙之說也。

本義：夫舜固無臣父之事矣。而所謂父不得而子者，亦有說也。書曰：瞽瞍既為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以為尊。至由是積誠所感，瞽瞍亦信而順也。即書所言可見。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是所謂父不得而子也。

四書尊聞錄

孟子萬章

七

懷新堂

豈如子所說之意哉。附四書脈，祇載以常時言。見瞽瞍夔夔齊栗，以見時言。○翼註：此發古語本意，以見臣父之謬。

堯以天下與舜章

總旨：翼註：通章以天字為主，而究言天之所以為天者，則民心而已。故末二節歸到民上。○朱氏公遷曰：此章天字以主言。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

本義：萬章問曰：人相傳堯當日以天下與舜，果有此事否乎？孟子曰：否。無此理也。蓋天下雖統於天子，而實天下人之天下。凡為天子者，不能以一己之私而以天下與人。豈堯獨能與舜哉。

**附釋** 孟子此所答非所問意也。萬章所問只是下章不傳子之意。孟子不直告以事之有無。但言其無此理。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萬章問而孟子答也。

**本義** 萬章曰。堯既不能以天下與舜。然則舜之有天下也。果孰與之乎。孟子曰。天與之也。蓋天者。至大而無外。至公而無私也。故能以天下與舜。而堯不能也。

**附釋** 堯舜當時以傳子為德。堯傳舜為盛事。子喻子之事。所由來也。孟子直斷為無此理。而兩處皆歸之於天。至究竟所以天與之者。則又以人歸之。本此等議論。杜好雄視。竊之心。堅仁賢策勵之志。皆關千古。不但評論往事。為有判決矣。

天與之者。淳淳然命之乎。

萬章問也。淳淳然命之貌。

四書章句

孟子萬章

木

懷新堂

**本義** 萬章曰。帝王傳位。必有叮嚀。諸職之言。乃見其為與今舜有天下。為天所與。則天亦淳淳然命之乎。

**附釋** 翼注。天非淳淳之命。章豈不知此。乃究天與為何據也。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行。事而示。

以與之之意耳。

**本義** 孟子曰。否。天豈有言。以命人哉。但因其行之出乎身。與事之措諸天下。各示以與之之意。於不言之表耳。

**附釋** 蒙引。體之於身。謂之行。措之於天下。謂之事。若以下文觀之。主祭治事。皆事也。然莫不自身出行。固在其中矣。所謂出命字者。以言授為命。以意授為示。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

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

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

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為天人所受。

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之意也。

**本義** 萬章曰。所謂以行與事示之者。必有可見之迹矣。不知如之何。其示之也。孟子曰。欲知天之命舜。但觀舜之得天可知矣。蓋天子能薦人於天。然天意之從違。未可知也。不能使

天必與之。天下猶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必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必與之。大夫家國且然。况天位之重乎。昔者堯以舜之德。可居天位。使之攝行大事。以致薦舉之意。然不能必天之受也。乃其行事合於天。而天即受之。以舜之德。可治夫民。使之歷試諸難。以示其暴

四書章句

孟子萬章

九

懷新堂

揚之意。然亦不能必民之受也。乃其行事合於民。而民即受之。夫薦舜於天。暴顯於民。此行與事所在也。至於天受之民受之。則天之所以示舜。而非堯所能使矣。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附釋** 說統以諸侯大夫薦人為言。特以形出天子。其所不能處。即天也。天受周天民受。亦是天。蒙引。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其中行有暴顯之於民。而民受之。其中亦有行有暴顯如使之主祭。其誠敬之心。屬行。其所以處夫祭祀之品物。度數。則屬事。如使之主事。其所以為之主宰。本根之地。者。屬行。若夫紀綱文章。律曆審量之類。則屬事也。慶源輔氏曰。上

只言天此又并民而言者。天民一理。天實以民為視聽也。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

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百姓安之。是民

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本義** 萬章曰數問萬之於人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孟子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之暴之於民也誠無不格而百神皆欲其祀而享之非天受之乎克己復禮之事是暴之於民也事無不治而百神皆欲其祀而享之非民受之乎天受之即天與之也民受之即人與之也天與人交與皆天意所命在帝堯不得而與焉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附解** 朱子曰問百神享之曰只陰陽和風雨時便是百神享之存疑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即書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備於羣神之類也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類也五典五典克從納於百揆百揆時敘資於四門四門移穆之類是也說統生祭主事正彝行事所在而所以神享民安者正天所與之之實也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

**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即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  
**本義** 然不但百神享其祭百姓安其治為足以見天之所與也觀舜之相堯至二十有八載其歷年之多而施澤於民者最久此非人力所能為天實為之也是天與之意見於為相之時如此至於堯崩之後三年之喪畢舜以為有堯子丹朱在避居於南河之南若不敢當堯之禪而退居以聽天下或天下思堯德而歸其子也乃天下之諸侯朝覲者不朝見堯之子而皆來朝見於舜訟獄者不赴堯之子而皆來赴堯於舜謳歌功德者不謳歌堯之子而皆來謳歌於舜人心翕然求歸有莫知其所以然者故曰天與之也舜見天意如此夫然後自南河之中國而踐天子位焉向使乘堯之崩而竟居堯之宮逼堯之子則是篡位也豈得為天與乎是天與之意決於為帝之日又如此

**附解** 萬章曰二十有八載重在施澤久上下交朝觀訟獄訟之咸歸正根於此○蒙引謳歌舜非至舜面前謳歌也只是朝野間謳歌舜之德耳○故曰天也此天字非是應上文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乃是應舜有天下也就與之曰天與之○存疑使之主祭一節是言舜之得天也故堯二十有八載三句又是言其所以得天處堯崩以下又即舜為人心所歸以見其得天也

**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

**本義** 何以見人心之歸舜而為天與耶泰誓曰天無視也其視皆從民之視天無聽也其聽皆從民之聽民心之所歸即天意之所在民心之所歸即天意之所歸也斯言也即吾所謂舜為人所歸即為天所與之謂也知舜之天下出於天與

**附解** 建說以民歸為天與其說似涉茫而難信故引泰誓而中決之全要見得民歸為天與乃鑒鑒可據之理

**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章**  
**本義** 萬章曰此章以禹益為主而堯舜傳賢與仲尼伊周不有天下皆客也天與賢四句乃一章之大指皆客者至君之子也只敘事而未斷制升朱之不肖節承上斷其為天意也此則正意已畢而下四節仲尼有德無薦而不有天下伊周雖有德有薦而遇繼世之賢君亦不有天下皆是餘意不節總結上文正與天與賢四句相應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

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觀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

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啓禹之子也楊

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

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堯舜禹故能公天下以傳賢至於禹而其德猶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禹之德果衰乎孟子曰否決無是事此言大不然也與賢與子但看天意何如若使天意欲屬之賢則從而與賢不能違天而與子也若使

四書章句

孟子萬章

三

懷新堂

天意欲屬之子則從而與子不能違天而與賢也何以見與賢與子之皆天也昔者舜薦禹於天任之爲相十有七年舜之心固欲與賢也及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乃天下之朝觀訟獄謳歌者皆不從商均而從禹亦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民心之歸禹如此若爵益之時則不同矣禹亦薦益於天任之爲相七年禹之心亦欲與賢也及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但見朝觀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此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此吾君之子也民心之歸啓如此

附解四書章句與賢與子句重與子一變○翼註二則字主聖

八承天說然亦不著力觀下文啓之定位乃在禹既崩之後可見○吾君之子也說禹與堯舜皆欲與賢但堯舜與民從禹與賢而民不從以見禹未嘗欲與子也不言堯舜與民從者已見在前○樂引天與賢二句與上章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一句皆是揆之極後言之一章之大旨也昔者舜薦禹於天至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是言與賢之事禹薦益

於天至吾君之子也是言與子之事其下條丹朱之不肖至施澤於民久是言天所以與賢者也堯舜能敬承繼禹之道至施澤於民未久是言天所以與子者也○附勉錄自昔者舜薦禹於天至下節施澤於民未久皆不當露天字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

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

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

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爲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

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啓所以有

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爲而自爲非人力

四書章句

孟子萬章

重

懷新堂

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

本義夫民之從舜禹而不從益者其故何哉蓋堯之子丹朱其德不克肖堯舜之子商均其德亦不克肖舜已不足繫民

心矣而舜之相堯二十有八年禹之相舜十有七年歷年多施澤於民久以相之賢而遇子之不肖此民所以不從堯舜

之子而從舜禹也若啓之賢能以敬德承繼禹之道已足繫民心矣而况益之相禹不過七年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以

子之賢而又遇相之不久此民所以不從益而從禹之子也夫均之爲相而益之相不久異於舜禹之相久均之爲子而

禹之子賢異於堯舜之子不肖此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蓋凡事在人莫之爲而子孫去就有一自然之理而不可測

者天也在人莫之召致而窮通得喪有一定之數而不可移者命也可見從賢從子皆由於天命此所謂天與賢則與賢

天與子則與子而非禹之有意於傳子也

**附錄** 孟子兩不肖只不如堯舜便是多太說堯舜賢少能敬承繼就是賢只重敬上帝上相傳心法只是箇敬○四書脈理禹益二句總括上來作過文○翼註莫之爲二句又推開說爲是作爲故是招致○慶源輔氏曰天則天理之本體命則天理之命於人者○說統通節當重在子之賢不肖邊爲相帶說子賢則爲相者不論久近皆無得天下之理故下四節專以繼世明禹益之事而不及爲相也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之德雖

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

**本義** 益不有天下固由於天而自古聖人不有天下者非獨一益爲然也凡起匹夫之微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

四書尊聞錄

孟子萬章

章

懷新堂

有天子如堯如舜以薦之者故大聖如仲尼其德雖無愧於舜禹然而上無堯舜之薦則終不有天下

**附錄** 陳伯玉曰匹夫不分有位無位俱是舜禹爲相時亦匹夫也對天子言之耳○建說昔者舜禹於天兩節是言禹傳子不傳賢一出於天匹夫四節則言自古傳子不傳賢者非獨一禹以推明之然曰推明只是旁意其正答萬章問專在首二節此節畧輕只引起下節意

繼世以有天下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

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啓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

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

**本義** 若夫有德有而亦不有天下者何也蓋天欲與一匹夫則必奪一繼世故凡繼世以有天下其祖宗之功德未泯則人心不亂未壞若天之所廢必大惡如桀紂者也苟不至如桀紂則天亦不輕廢之况其賢者乎故益與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又有天子之薦而遇嗣君賢亦終不有天下

**附錄** 翼註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重在苟能嗣業即不輕廢意因先世有功德故報之也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

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放

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

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

四書尊聞錄

孟子萬章

章

懷新堂

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

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

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顛覆壞亂也典刑常

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芟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

毫湯所都也

**本義** 以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言之伊尹相湯伐桀以王天下其功業盛矣宜其有天下也及湯崩之後長子太丁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早廢不久於其位於是立大丁之子太甲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於是因謀陰之制而放之於桐官三年欲其顧乃祖之墓而興思也太甲乃翻然悔悟自怨自艾其既往自艾以治其將來居桐之日遂能去不仁而處於仁去不義而遷於義三年之間惟聽伊尹之訓已也伊尹乃復自桐官而迎歸於亳焉此伊尹所以不有天

干亦由太甲能嗣先業也。知伊尹則知益矣。

附錄陳伯玉曰：相湯以王於天下，說尹有舜禹之德也。○附錄引伊尹放之於桐者，蓋藉天子諒陰百官聽於冢宰之義，非顯然放之也。自然自艾，句絕於桐連下讀。○附錄自怨是追楚已往自艾是格治方來。○說蓋處仁以存心，言達義以成事。○附錄說此及下節不遇中明繼世以有天下，一併意。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

附錄周公之不有天下者，蓋其值成王之賢，猶益之於夏有啓伊尹之於殷有太甲故也。知周公則愈知益矣。以此觀之，則有天下與不有天下，固皆天也。

附錄唐士雅曰：伊尹述其事，而周公言其意。此虛實相生法。且伊尹二節本借各形主而猶益之於夏，又借主形客可見。

四書章句

孟子萬章

孟

懷新堂

文之變幻處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尹

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

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

孟子而已矣。

本義孔子有言曰：唐虞禪以天下傳賢，夏后殷周繼以天下傳子。迹雖不同，其為無私之義則一也。皆以奉天命而已矣。○附錄觀乎此，則知禹之繼無異堯舜之繼也。又何疑於傳子而謂之德衰哉。○附錄吳省庵曰：其義一也，義字本天來。蓋天命與賢，是義所當禪也。堯舜非私於賢也，天命與子是義所當繼也。夏后殷

周非私於子也。○附錄言人命也。加一奉字，乃長下在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附錄意於其間，便是奉天命矣。○附錄建說此引孔子之言，以明禪繼之義，與上與賢與子句相應。禪繼須抑揚重疊，繼合於禪可見。○附錄心不昧於禪之心也。

伊尹以割烹要湯章

附錄通章樂堯舜之道，一句是頭腦。凡厚己以正天下，手便是歸結。聖人之有以天下為歸，而後復證伐夏，救民之事可見。○附錄重在下也。

舊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有莘氏之

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為此說者。

四書章句

孟子萬章

孟

懷新堂

本義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未遇湯，欲見湯而無由，因為湯妃有莘氏之媵，臣執鬻之役，以要湯，果有此事乎。

附錄虞源輔氏曰：戰國之時，人不知有理義之學，汲汲然志於功名事業，以求富貴利達，推己厚身，有所不顧。故設為此等議論，上以誣聖賢，下以便己之私耳。○附錄新安陳氏曰：湯妃有莘氏女也，所以有隨嫁從臣負鼎俎，蓋庖人之類。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

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

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莘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也。○附錄

四匹也。介與草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

義而不苟也。



**本義** 孟子曰：「不決無是事。」此言大不然也。伊尹本仕之去，躬耕於有莘之野，其心所欣慕而愛樂者，則在堯舜之道焉。所樂既在堯舜，則凡陷溺受非與必捨之堯舜之道，義設使其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不但不為小利所動，即緣以天下之富弗顧也。樂焉千駟之多，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不但不為大者不肯苟且，即一介不以與人而傷忠，一介不以取諸人而傷廉，其律已之嚴自耕莘時而已然矣。

**附錄** 說統樂不是空想慕，直想洗刷屬屬意思，不肯一息放手。若非真樂，便有厭苦之意。豈肯以此上致君下澤民，微始微終，都是這箇物事。新安陳氏曰：「詩如康衢之謠，舜皋之歌，類書如典，是也。」存疑道：「即理也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道是體義是用。○（蒙明）天下弗顧千駟弗視，舉其至大者言。一介不取，與舉其至小者言。○存疑此條，即其窮居之所守，以其無制焉之事也。緣之以天下四句，要只是樂堯舜之道內事。

湯使人以幣聘之，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

四書尊聞錄

孟子萬章

天

懷新堂

猷猷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猷猷無欲自得之貌。

**本義** 伊尹窮居，無所倚，故其出而用世，尤不肯輕。當時湯聞其賢，使人執幣，意以將之，乃抱道自高，器器然曰：「我人出處審乎？」已何用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獨處於猷猷之中，誦詩讀書，由是以樂堯舜之道，而自得哉？此非欲終於猷猷也，不敢輕出以樂堯舜之道也。

**附錄** 虞澤輔氏曰：「伊尹以堯舜之道自樂，故常無欲而自得。」○（蒙明）然則曰：「吾者以觀湯意之度否也？」若論伊尹堯舜君民之心，則自猷猷中誦詩讀書以樂其道時便已惘然於懷矣。○困勉錄：觀湯誠否，正所以重始進也。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猷猷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便是民為堯舜

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嚮慕之而已也。

**本義** 湯三使往聘之，伊尹見道之可，有也。既而幡然改其前言曰：「吾人出處，又關於世與我終處猷猷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以其道致君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以其道澤民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致君澤民便是堯舜之道，於吾身親見之於今日也。」

**附錄** 四書脈：幡然亦不是感湯聘之殷，蓋度湯之必可為堯舜而已。○（蒙明）然則曰：「說約前節，豈若內重外輕之別？」後節豈若容言實事之別。○存疑：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頂上二句，說使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便是吾身親見其道之行也。

四書尊聞錄

孟子萬章

天

懷新堂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子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子覺之而誰也。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

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

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

之而已。

**本義** 吾所以欲應聘者，受之君度之民而實度之天也。天之生此民也，知覺同具，而先後難齊。天欲使先知此事者，啓迪

大後知之人先覺此理者格通大後覺之人使之同歸於知覺也天所學於先知先覺如此子於天所生民之中幸而為先覺者也豈容負大之意而不以覺民之責承乎天哉子將以斯覺舜之道出而覺斯民也若使非予覺之則迷者益深而悟者亦何賴誰為予受其責哉我今日有不得不出者以此

**附錄**朱子曰程子云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如事親當孝事兄當弟事也其所以當孝所以當弟理也○中央兩箇覺字皆訓喚醒是我喚醒他○說性善雖無不同而知覺則有先後○說統斯道即覺舜之道也上以君民分言此單言覺民者蓋為君以覺之也正使民為堯舜之民處而使君為堯舜之意即在此覺民事業中○達哉子將以斯道覺斯民全不敢負上天負託之意一節俱重天意發揮乃是本旨○翼註此與上節俱是一時之言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四書章句

孟子萬章

辛

懷新堂

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為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

同義則一也

**本義**即尹之言以推其心尹思天下之民皆吾一體必皆達生復性各得其所而後已之分盡使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由已不能以道濟之即若已推而納之溝中一般其情不能安義不容諉以一身而自任天下之重如此惟其重於自任是以急於救民時見夏桀無道民不被堯舜之澤者多矣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焉正欲使斯民皆被堯舜之澤而在已無負先覺之任也

**附錄**說統統天下中舉出匹夫匹婦見一民亦所矜憐直是萬物一體之心真切篤志如此○達說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言其身任世道真切如此不是言其所任之大○天下五句是因其言而推其心故就湯一句是因其心而實其事總為下一句張本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

辱已甚於枉已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湯辱已甚矣何以正天下乎遠謂隱遯也近謂仕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

四書章句

孟子萬章

辛

懷新堂

**本義**伐夏救民伊尹之所以正天下也割烹要湯辱已甚矣吾未聞枉其在已而能正人者也况辱已則不止於枉已而正天下又不止於正人乎即尹之能正天下而其不辱已可信矣夫凡古來聖人之行固不同也或遠而遁於山林或近而居於君側或不屑就而去或不屑去而不去迹雖各異要其歸則遠而去者固不肯苟同於流俗即近而不去者亦不肯輕變其生平總歸於潔其身而已矣尹固聖人也豈有辱身之行哉

**附錄**達說吾豈若兩節是伊尹欲正天下之言思天下之民五句是推伊尹欲正天下之心而伐夏救民則其正天下之事也故緊承正天下斷之况辱已以正天下謂辱已必不能正天下也意實言正天下必不辱已也蓋因伊尹能正天下而推其決無辱已耳○存疑遠近以未仕而方仕者言去不以既仕而去就者言○說統聖人之行數句見自古聖人無有不潔身者何獨於尹而疑之專重近與不去上○存疑自湯使人以幣聘之至况辱已以正天下是舉伊尹從湯之始末以闡其無割烹要湯之事也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又不得而子之意

本義即如人言所謂要湯者吾聞其耕莘時惟樂堯舜之道道在尹而湯不得不求之是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附錄新安陳氏曰承其要湯之語而正之謂伊尹所以要湯在堯舜之道而非割烹也其實伊尹未嘗要求於湯如夫子之求之與又不得而子語脈相似故集註引以爲証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官朕載自毫

四書尊聞錄

孟子萬章

三

懷新堂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官作

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毫也

本義使尹有割烹要湯之事則必不能成伐夏救民之功矣然伐夏救民之事固非無微也伊訓載伊尹自言曰湯奉天誅始攻桀於牧官由我相湯始其事於毫都也觀書所言理明義正自任之重如此辱已要君者而能爲此乎割烹之說何其敢於誣聖人也

附錄慶源輔氏曰此伊尹所自言於此可見任重之意則其不肯枉道自汙以要君必矣

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章

得引此一章孟子亦折萬章之疑凡三節第一節即孔子之不主癰疽而安於義命見其無主癰疽之理第二節即孔子之當既難時猶擇所主而見其在齊衛無事時決無主癰疽之理第三節承上言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既是孔子必

不主癰疽既主癰疽便不足爲爲孔子所以盡上二節之意也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

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爲主人也癰疽瘠環也侍人奄人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

本義萬章問曰或謂孔子至衛主於衛君近狎之人爲癰疽者至齊則主於齊君近狎之人爲侍人瘠環者果有此事乎孟子曰否並無是事此言大不然也乃好事之人欲誣聖人以便已私故爲此說也

於衛主顏雋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

四書尊聞錄

孟子萬章

三

懷新堂

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

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

顏雋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彌子衛靈公幸臣彌

子瑕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斷制故退以

義難進而易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

存焉

本義吾聞孔子於衛主於賢大夫顏雋由之家彼時衛幸臣彌子瑕者其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因謂子路曰孔子若舍雋由而主我則我爲先容於衛君衛卿之位可立致也子路述其言以告孔子孔子曰衛卿之得有命存焉非彼所能爲也吾何必主於是夫孔子平日凡有進也必從容避讓而

也。禮義在我者也。吾惟盡其在我者而已。至於爵位之得與不得。則曰有命。孔子之爲孔子。蓋如此。若主癰疽與侍人瘠環。則是義之當退。而不以義退。是無義也。命之不得。而不受命。是無命也。而謂孔子爲之乎。

**附錄** 翼註子路以告者。子路亦非欲附勢。只以孔子志在行道。或亦從權。如往公山之類耳。朱子曰。聖人以義處命。本不待斷以命也。所以曰有命。對彌子取言之也。○南軒張氏曰。聖人非擇禮義而爲進退。聖人之進退。無非禮義。禮義之所在。固命之所在也。此所謂義命之合一者也。○猶謂進以禮三句。是固上文有命二字。而申言之。進退與得不得。禮義與命。當各開說。不專指衛卿言。蓋進退因決之於已。而得失則付之於命。惟知盡其在我者。而不取必於天也。蒙引存疑。把下三句作推原說。未是。○翼註前有命。專主衛卿之得言。後有命。泛指衛祿之得不得言。○蒙引上言禮義。下只言義者。蓋此處只消用義字。非是言義以落禮也。

孔子不悅於衛。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

四書尊聞錄

孟子萬章

荀

懷新堂

孔子當阮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

不悅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魋也。司城貞子亦宋

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齊人饋女

樂以間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魋欲殺孔子。

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孟子言孔子雖當阮難然猶擇

所主。况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

**本義** 且孔子不特無事之時。不苟所主也。又觀孔子不悅居於魯。去而適宋。遭宋司馬魋將要而殺之。孔子遂微服而過宋。以至陳國。是時孔子正當阮難之際。宜不暇擇人而主矣。而猶且主於宋司城貞子。時爲陳侯周之臣者。况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瘠環之事乎。

**附錄** 翼註不悅於魯。衛指女樂。乘二車去魯。適衛去衛。因適宋。○說統微服。正是聖人達權處。亦正聖人安命處。若梓梓自還。便非順受。○孔子當阮難最重。○新安倪氏曰。宋以武公諱改司空爲司城。○邵二泉曰。司城宋大夫。註却云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蓋貞子時爲陳侯周臣也。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

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

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

其所爲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

**本義** 夫孔子於衛主類。雖由於陳主司城貞子。由此觀之。可見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吾聞之。觀近臣之爲何人。如人必觀其爲遠人之主。或君子與。或小人與。而近臣可知矣。欲觀遠臣之爲何人。如人必觀其所主之人。或君子與。或小人與。而遠

四書尊聞錄

孟子萬章

壹

懷新堂

臣可知矣。夫孔子何如人也。所主必其類也。若主於癰疽。瘠環。何足爲孔子。若是孔子必不主於癰疽瘠環矣。又何疑哉。

**附錄** 翼註所爲主。卽遠臣所主。卽近臣也。○陸寶甫曰。註中類字最妙。以觀近臣之法。推之。則知癰疽侍人必不爲孔子所主。以觀遠臣之法。推之。則知孔子必不主癰疽侍人。

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章

**本義** 說統此章議論。都是無中生有。做盡斷案。只在百里奚不諫一句。從不諫上看。出智來。又從智上推出賢來。層層翻駁。總以明其無食牛下主之事。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

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

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

**本義** 萬章問曰人有言百里奚欲致君而無由乃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爲之食牛因以干穆公使穆公知其賢而用之信有諸乎孟子曰否並無是事此言大不然也乃好事之人欲借古人以自掩其汗辱之行故爲此說也

**附錄** 蒙引以要秦穆公謂以五羊之皮去使用以入秦穆公也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

虞虢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虬產之乘屈地所生之夏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勿許虞

孟子萬章

柔

懷新堂

公不用遂爲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

附解說統官之奇諫句亦是爲百里奚出脫有奇之諫而不  
行然後百里奚可以不諫也敍列假道一段總見虞人黷貨  
復諫以見奚之不諫爲智○存疑此條先說百里奚之出處  
然後卽其事而斷之○說約註云奚知其不可諫及去之秦  
是透下文語  
此處勿漏

附考左傳僖公二年晉荀息諱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乃使荀息假道於虞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五年晉侯

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爲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虞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惟偏乎親以配偏猶尙害之况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馨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憑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十

二月晉滅虢館於虞  
遂襲虞滅之執虞公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

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

四書尊聞錄

孟子萬章

三

懷新堂

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  
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稍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  
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  
之手

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爲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爲之。如百里奚爲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

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汗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辯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

夫奚之不諫非不能諫也虞公不可諫也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因去之秦當其時年已七十矣是其歷練老成非少年不更事者比乃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為汙也尚可謂之智乎不智則必不能知諫之宜奚知虞公之不可諫遂止而不諫當默而默非有見幾之明者不能豈可謂不智乎不智則必不能知去就之分奚知虞公之將亡非惟不諫而又先去之可行則行非有保身之智者不能不可謂不智也不智則必不能知廢與之機當其去虞而舉於秦知穆公

四書章句

孟子萬章

美

懷新堂

之可與有為也遂委質以相從可仕則仕非有擇主之明者不能豈可謂之不智矣乎其智如此必知食牛干主之為汙矣且奚非獨智而已其相秦也取威定伯顯其君於天下而餘休遺烈且可傳諸後世不賢而能之乎則其為賢也決矣既賢者必能自重若自鬻其身以成就其君之業即鄉黨間稍稍自愛者亦不肯為而謂賢如奚者而肯為此事乎人言之誣斷可知矣

用此章註知虞公之不可諫知字不重。因勉錄不可諫而不諫。蓋若一殺荆禍奔國二十拓地千里是顯君之賢歷康景悼孝皆憑藉先世之威是傳後之賢于是求用於始進之初成是成就於既用之後。說統此節前四段以下一段為起下三段反覆以明其意相秦二段以下一段為主上一段為起其案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伯夷目不視惡色章

章以孔子為主前歷敘聖聖而斷其異歸重聖之時上復明孔子之所由又歸重聖字上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懦柔弱也餘並見

四書章句

孟子萬章

美

懷新堂

前篇

孟子曰聖人之德本無不盛而其制行則各不同古有伯夷者其特已也目不視非禮之惡色耳不聽非禮之惡聲其處世也擇君而事非其可事之君不事擇民而使其可使之民不使世治則進而效用於世世亂則退而獨善其身其於橫政所出之朝橫民所止之地不忍一朝居也特橫政橫民所在不忍居其心即思與鄉人同立亦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若將免已也當紂之時正汚濁之世也於是避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而後出此其志操蓋廉而立志人也故後世之人聞伯夷之遺風者雖頑鈍無知之夫皆化而有廉辨懦弱無守之夫皆化而有特立之志而莫不興起焉矣其孤介既足守已而流風又足感人伯夷之行蓋如此

附解蒙引澄色說得廣自其已身動為處言也。非其君不事二句以已對人言治則進二句以處時言重下句橫政之所出三句以所在言。蒙引當紂之時三句總證上文之意日所句是處暫有別。蒙引當紂之時三句總證上文之意日所

接者大抵皆是惡色。其所接者大抵皆是惡聲。君非其君民非其民有亂而無治。觀於其朝大抵皆橫政之所出也。觀於其野皆橫民之所止也。○說統緒者貪昧無恥以知言。儒者委靡不振以守言。○蒙引此節自曰不親惡色以下一節密節。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子天民之先覺者也子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

### 四書章句

孟子萬章

卑

懷新堂

宋趙古有伊尹者嘗曰苟可事即是我君何所事而非君乎苟可使即是我民何所使而非民乎其言如此故遇治世固進而仕遇亂世亦進而仕其一於進而不退者為何其意若曰天之生斯民也將使先覺者啓迪後知先覺者啓迪後知予今幸而為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舉此道以覺當世之民而不容諉其責也由其言以推其心思天下之民但有匹夫匹婦不與被堯舜之澤者就如已推而納之溝中有一物不能一日自安者矣是其舉宇宙之大兆庶之衆無一民一物不在其擔當負荷之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此伊尹之行也

附錄達說何事非君猶云那處君不可事見得一事是君即使之為堯舜之君意也何使非民亦即是使民為堯舜之民意總是見他自任○蒙引何事非君二句述其言也治亦進亂亦進承其言而狀其行也曰天之生斯民以下皆是言其自任以天下之重此其所

以治亦進亂亦進者也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

陋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問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

宋趙古有柳下惠者雖過汙汙亦事之而不以為羞雖與小官亦為之而不以為卑其進而事汙君為小官也不肯歸隱以蔽己之賢必期直道以行己之志雖人遺佚之而不以為怨雖身處陋窮而畧無所憚其事上者然也至於與鄉人處和光同俗由由然與之偕而不忍去也其平日常自言曰爾自為爾我自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之側亦爾之無禮耳安能浼於我哉此所以不忍去也其處衆者然也柳下惠之遺物無作如此蓋寬大敦厚人也故後世之人間柳下惠之遺風者雖鄙陋之夫亦化而有寬大之量雖刻薄之夫亦化而有敦厚之情而莫不與起者矣無所異於已而有所化於人

### 四書章句

孟子萬章

聖

懷新堂

柳下惠之行蓋如此

附錄達說首六句是事上之和次六句是處衆之和鄙寬以量言薄敏以情言鄙字他處只訓陋此對寬言故訓狹陋是不能容人之意○折衷爾為爾四句述其言正見其所以不忍去之意○說統緒此由立朝說到居鄉上總之是不分爾我不懼世流之意此正惠之寬處敦處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接猶承也漸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或曰孔子去魯不稅冕而行豈得為遲楊氏曰孔子欲去

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膳肉不至則可以微罪  
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本義** 若孔子則又不同當景公不能用而去齊也則欲俟未  
熱遂承水取米而行至定公受女樂不朝而去魯也則曰遲  
遲吾行也大孔子遲遲者為去父母國之道情義不容忍然  
與他國不同也即此觀之可見孔子之生平凡其去而或速  
也非失之急迫可以速而速而或久也非久之滯滯可以  
久而久或處也非以隱為高可以處而處或仕也非以位為  
榮可以仕而仕

此孔子之行也  
**附錄** 蒙引遲遲吾行也蓋因于路趨行曰夫子可以行矣故  
夫子言此以曉之非在路上遲遲也遲遲其行正待微罪而  
後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孟子解辭與去他國之道也相  
對為類計舉此一端兼去齊去魯或泥計專指去齊大謬○  
徐君泉曰四可  
字時也四而字因時也合看方見聖心神化莫測處然此處

四書尊聞錄

孟子萬章

聖

懷新堂

且未可露時字○蒙了凡目敘述三聖語無低昂至論孔  
孔子處未獨以孔子也三字然之便舍三聖不可語此意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  
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  
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  
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為己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  
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  
名也或疑伊尹由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為聖時何也程子  
曰終是任底意思在

**本義** 孟子因隨之曰夫夷尹下惠與孔子其行事自然造極  
如此皆古聖人也然自後觀之聖亦不神伯夷節高天下無  
一些點污是聖人中之清者也伊尹身荷天下無一些退讓  
是聖人中之任者也柳下惠量容天下無一些岸異是聖人  
中之和者也若孔子推移變化措之咸宜

**附錄** 蒙引四聖字俱是造其極而無所勉之意註中無所雜  
者四句前二句是言造其極後二句是言無所勉○此聖字  
兼知行言與下聖字單以行言不同○時字根聖人心求說  
此心全體太極而時出不窮非如他處時字只以所遇言觀  
上文清任和三字皆是聖人之德可見○四書脈註云兼三  
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此處且勿用則集大成句方言兼  
總意○說統上文只是敘事至此方顯其聖有不  
同然清任和時四字從聖字分別出來倒轉便非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  
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

四書尊聞錄

孟子萬章

聖

懷新堂

聖之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眾音  
之小成而為一大成也成者樂之終書所謂韶韶九成是  
也金鐘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  
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脈絡指眾音  
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  
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為始終而為一小  
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  
金石為重故特為眾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詘然也故



四書尊聞錄

孟子萬章

四

懷新堂

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鈔鐘以宣其聲俟其既闕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宣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間脈絡貫通無所不備則合衆小成而爲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兒寬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

本義夫清和爲聖之偏而時則聖之全者盛德渾備合羣聖於一身孔子之謂集大成而非小成比蓋樂有八音若獨奏一音則一音自爲起落是爲小成集大成也者當衆音未起之時則擊鈔鐘以宣其聲俟衆音既闕之時則擊特磬以收其韻金聲而玉振之也金有八音何以能集衆音之大成蓋金不鳴則衆音無由而始自鈔鐘一擊然後衆音翕然而作是金聲也者所以開衆樂之端而爲之始條理者也玉不振則衆音無由而終惟特磬一擊於是衆音訖然而止是

玉振之也者所以收衆音之節而爲之終條理者也始終之間脈絡貫通無所不備此樂之所爲集大成也因是而知始條理者即孔子之知無不盡智之事也蓋孔子智由天縱凡清任和之理條分縷析無一理之不精是智以啓聖之始與金以開樂之先者一也終條理者即孔子之德無不全聖之事也蓋孔子德本性成凡清任和之事經緯錯綜無一事之不當是聖以要智之終與玉以收樂之止者一也智聖兼全此孔子所以爲集大成也彼三子者不過衆音之小成耳豈能比德於

附錄孟子曰孔子集大成只就時上見之蓋變易運用隨時迭出則萬善衆理統會全備自其出之而無不宜謂之時自其兼之而無不備謂之集○困勉錄依註則孔子集大成句即就樂上說非影借事也○朱子曰金聲有洪殺始震終細玉聲則始終如一扣之其聲訖然而止○問始終條理日如今樂之始作先撞鐘是金聲之也樂終擊磬是玉振之也始終如此而中間乃大合樂六律五聲八音一齊莫不備舉孟子以此譬孔子如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柳下惠聖之

四書尊聞錄

孟子萬章

聖

懷新堂

和都如樂器有一件相似是金聲底從頭到尾只是金聲是玉聲底從頭到尾只是玉聲○始終條理本是一件事但是上二截爲始下一截爲終○蒙引小成之始終只在一音之內大成之始終則通八音而言始於金而終於石也○存疑八音各有條理欲並奏八音必先擊鈔鐘引起他然後衆音隨之而起是以一鐘而引起衆音故曰始條理衆音既作臨了聲一聲特磬衆音由是而俱止是以一磬而收衆音故曰終條理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是知所以引起這行猶作樂擊鐘以引起衆音也故以始條理爲智之事聖以地言造其極之名也力行所如而造其極這便是結爲聖之事○蒙引○聖字要見全覺意聖字要見全體意方與三子一偏之聖相照○蒙引○聖字要見全覺意聖字要見全體意方與德之所就謂行之結果成就也智與聖是知行之已成名目知與行都是用工名目○張侗初曰集大成也者六句是說樂之集大成始條理者四句是說孔子之集大成○東陽許氏曰此一節以樂比孔子知之至行之極條理即八音聲振始終皆是動用字惟其知之至故能始萬物惟其行之極故

能終萬事是爲聖智兩全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中非爾力也

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

本義孔子之聖智吾得其全而又得其所所以全矣試取而譬之孔子之智神明內蘊與機巧中藏者相似譬則巧也孔子之聖造詣純至與強力遠到者相似譬則力也聖人之道必知之外其發矢而至于手者乃爾射者之力也其發矢而中者乃非爾射者之力也其得心應手之巧也夫射之能中者不專在於力而力巧則孔子所以為聖之全不專於聖而實由於智矣彼三子力有餘而巧不足此所以倚於一偏而難以語時中之聖也

附說約由射之由與猶通已說譬而又云由者上文射字未出也○四書鏡由射句當先講聖由於智方得○問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還是三子只有力無智否朱子曰不是無智知處偏故至處亦偏如孔子則箭箭中紅心三子則每人各中一邊○蒙引此一條亦主孔子言蓋此聖智即上文之聖智若以上文聖智亦兼三子則三子亦安得有始終條理特一音自為始終條理亦文始終自不同也故斷通主孔子說而三子之不得為全者自見於言外○存疑上節是說孔子

四書尊聞錄

孟子萬章

吳

懷新堂

之兼全衆理此節是推孔子之所以兼全衆理處○劉上玉且上節聖智平說此節智譬二句亦仍是平說到其至二句於智耳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章

總旨文于子曰此章論班爵祿之制天子權輕自是周之末世事與周初定制意不甚相涉○困勉錄錡爵祿皆自天子出天子二字固重然亦不必專主尊天子說通章惟重天子之制通於天下若一位至六等是班爵之制施於國中天子之制節是班爵之制施於天子之國中下三節則施於諸侯之國中末節輕看因庶人之祿而帶言之耳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

北宮姓錡名衛人班列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之制莫備於成周周室之所尊祿最重其制如之何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

當時諸侯兼并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已之所為也

附義孟子曰周初之制其詳今已不可得聞也蓋制度之詳載在典籍自諸侯放恣僭竊名號者以卑而擬尊兼并土地者以大而吞小反厭惡先王之制以為不便於已之所為遂滅去其籍是以無所考而知也雖然文獻之遺猶有存者軻也亦嘗於殘篇故老之傳而得聞其大略也

附義孟子曰周初之制有妨僭竊則於班爵之制有妨然兼并必僭竊二者勢實相因○說統然而軻也二句要看得關係蓋諸侯之敢於去籍也其意不惟無王而已并欲滅其迹以杜天下之日也然而學古之儒傳聞之下猶能得之傳而得聞其大略也

四書尊聞錄

孟子萬章

聖

懷新堂

其大槩典籍雖滅清議猶存正可以維持一綫於不墜矣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也

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

附義試以班爵之略言之爵之通於天下者天子之貴自為一位尊無二上矣然非天子一人所能獨理也自天子而下有公一位公之下有侯一位侯之下有伯一位伯之下有子男一位凡五等也爵之施於國中者天子君於上幾諸侯君於列國各自為一位矣然亦非君一身所能獨理也自君而下有卿一位卿之下有大夫一位大夫之下有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此班爵之大略也

附義趙氏德曰疏父天母地而為之子者天子也爵位盛大以無為為德者公也斥埃於外以君人為德者侯也足以長

人者伯也其德足以養人者子也男任也任安也而其德足以安人者男也出命足以正衆者君也知進退而其道上達者卿也知足以帥人者大夫也才足以事人者士也○說統天子一位君一位俱提起○蒙引位猶言級也子男同一位猶即中員外皆五品但有正從○有疑五等通於天下專自爲君者言上自天子下至子男附庸皆是爲君者六等通於國中合君臣而言自天子之國下至附庸皆有君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也○蒙引註云六等施於國中兼王朝與侯國言觀下天子之卿一段可見不必以無公爲泥蓋公在五等之列矣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

四等不能五十里

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

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若春秋邾

四書尊聞錄

孟子萬章

吳

懷新堂

儀父之類是也

本義以班祿之略言之祿之施於天下者天子食賦於畿內其制地方廣千里蓋天子爵爲至尊故其地至廣也公侯以下則皆食賦於列國故公侯之地方廣百里其田賦之入視天子而殺矣伯之地方廣五十里其田賦之入視公而殺矣凡有此四等此外又有地不足五十里之數者凡遇朝聘聘問不能自達於天子但附於大國之諸侯以治民之功通於天子者曰附庸則其爵愈卑而其祿愈薄矣附庸說統天子之制地方千里提起看居重取輕強幹弱枝亦是尊無二上之義○蒙引地方千里言其地有千里也方字帶下非謂地方也觀下公侯皆方百里又意自見○南軒張氏曰所謂方千里者先儒以謂王畿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是也蓋方千里則爲方百里者百爲方百里者百萬夫之地受田者八百萬人百倍諸侯之國夫如是而後可以爲天子都畿鎮撫天下而卿大夫元士之采地皆有所容焉故公侯之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者皆以其

田言之也獨以其田言之則地雖有廣狹之不齊山林川澤之相間而制田之多寡則自若也王制謂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者則傳者之失矣○賈註周禮民功曰庸附庸者蓋以治民之方附達於天子如諸侯之進也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

本義祿之施於王國者王畿之內天子以一人宰治於上而有卿大夫士分治於下其效忠宣力本與外臣均勞而地近職親比之外臣尤重故王朝之卿所受采地比於大國之侯侯百里卿亦百里也大夫所受之地比於次國之伯伯七十里大夫亦七十里也元士所受之地比於小國之子子男五十里元士亦五十里也蓋諸侯入則爲王朝之卿士卿士出則爲列國之諸侯其分本相等故其受祿不得不同耳

四書尊聞錄

孟子萬章

吳

懷新堂

附解趙氏曰食采邑於畿內祿之多少以外諸侯爲差不言中下士視附庸也○存疑天子之卿以下所受之地皆在王畿千里之內者○說統此節大抵是尊天子而重王畿意

附考孫疏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鄭玄云王之上士三命上士即元士也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十倍之也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三十

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

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

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

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  
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  
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  
而已

本義 祿之班於列國者公侯之國爲大國其地方百里提封  
十萬凡君卿大夫士及庶人在官者其祿皆取諸此焉君享  
一國之奉爲田三萬二千畝比之卿祿蓋加十倍之多卿享  
三千二百畝較之於君才是十分之一而實四倍於大夫大  
夫之田八百畝較之於卿才是四分之一而實加倍於士  
上士之田四百畝其祿則倍於中士中士之田二百畝其祿  
則倍於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其祿相等皆得食百畝之  
入焉蓋下士庶人身不能自耕因給之以祿使足以代其耕  
而已

四書章句

孟子萬章

手

懷新堂

附錄 爲田當九百畝所謂提封萬井也○朱子曰君十卿祿者  
猶今之俸祿蓋君所自得爲私用者至於貢賦賓客朝覲祭  
享交聘往來又別有財儲爲公用○說統身不能自耕而準  
之以祿必使其足以代其耕而後可足以字當味見先王體恤  
意○淺說祿足以代其耕兼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祿無五等只等  
以庶人在官者言而不及下士者想下士之祿無五等只等  
上農夫耳○蒙引注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云云  
按此當以百畝食九人起數推加上去○此  
所謂田皆指助法之公田而言除起外八區  
附考 孫疏王制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二卿命於  
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一卿皆命於其君皆下大夫五人  
上士二十七人○周禮天官宰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  
一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府治  
民服畜養者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

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  
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

本義 伯爲次國其地方七十里較之百里之地狹矣而國中  
之有卿大夫及在官之庶人則與大國一也故其因田制祿  
君之祿亦十倍於卿得田二萬四千畝卿之祿則止三倍於  
大夫得田二千四百畝至於大夫則一倍於上士而得田八  
百畝上士則一倍於中士而得田四百畝中士則一倍於下  
士而得田二百畝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皆得以食百畝之人  
使足以代其耕則與大國之制無  
附錄 爲田當九百畝所謂提封萬井也○朱子曰君十卿祿者  
猶今之俸祿蓋君所自得爲私用者至於貢賦賓客朝覲祭  
享交聘往來又別有財儲爲公用○說統身不能自耕而準  
之以祿必使其足以代其耕而後可足以字當味見先王體恤  
意○淺說祿足以代其耕兼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祿無五等只等  
以庶人在官者言而不及下士者想下士之祿無五等只等  
上農夫耳○蒙引注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云云  
按此當以百畝食九人起數推加上去○此  
所謂田皆指助法之公田而言除起外八區  
附考 孫疏王制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二卿命於  
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一卿皆命於其君皆下大夫五人  
上士二十七人○周禮天官宰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  
一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府治  
民服畜養者

四書章句

孟子萬章

至

懷新堂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  
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二即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  
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

本義 子男爲小國其地方五十里較之七十里之地又狹矣  
而國中亦有卿大夫士與庶人在官者亦與次國一也故  
其因田制祿君之祿亦十倍於卿得田一萬六千畝卿之祿  
則止二倍於大夫得田一千六百畝至於大夫則一倍於上  
士而得八百畝上士則一倍於中士而得四百畝中士則一  
倍於下士而得二百畝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皆得以食百畝  
之人使足以代其耕則亦與次國之  
制無不同矣小國班祿之制又如此  
附錄 爲田當九百畝所謂提封萬井也○朱子曰君十卿祿者  
猶今之俸祿蓋君所自得爲私用者至於貢賦賓客朝覲祭  
享交聘往來又別有財儲爲公用○說統身不能自耕而準  
之以祿必使其足以代其耕而後可足以字當味見先王體恤  
意○淺說祿足以代其耕兼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祿無五等只等  
以庶人在官者言而不及下士者想下士之祿無五等只等  
上農夫耳○蒙引注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云云  
按此當以百畝食九人起數推加上去○此  
所謂田皆指助法之公田而言除起外八區  
附考 孫疏王制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二卿命於  
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一卿皆命於其君皆下大夫五人  
上士二十七人○周禮天官宰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  
一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府治  
民服畜養者

曰由卿而上三等之國異由大夫而下三等之國同者蓋卿而士其祿厚苟不為之役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大夫而士其祿薄苟為之役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大夫而士之所養不能自給也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為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戰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

四書尊聞錄 孟子萬章 聖 懷新堂

撥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為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

本義然庶人在官之祿亦豈盡同於下士而無所差等哉祿足代耕吾以耕者之所獲言之每夫受田百畝百畝之田必加以糞糞多而力勤者是為上農夫計其所獲可以食九人稍次於上農者其所獲可食八人中等農夫其所獲僅可食七人中大農夫其所獲僅可食六人若下等農夫其所獲不過能食五人而已人事之勤惰不齊而收入之多寡隨異大約有此五等若庶人在官者事有煩簡力有勞逸其受祿之數即照農夫以爲差等事之煩者食以上農夫之食其食以次遞減事最減者亦不失下農夫之食焉所謂祿足代耕者又知地大列爵有尊卑而中外殊其制班祿有多寡而上下異其規此吾所謂之大畧也

附錄存疑農之五等以力之勤略而分官祿五等以事之煩而分○四書尊聞錄明祿足代耕之義其因上說而略

而未明說同祿之中有不同祿處故又說此一節○因勉錄按所謂同祿之中有不同者蓋庶人在官雖云與下士同祿然下士之祿無差而庶人在官之祿有差此其不同也非指九人至五人之不同也○新安倪氏曰周禮一書劉歆以爲河間獻王得之李氏女子劉歆以前世無傳習之者朱子謂周禮底是南軒嘗謂當以孟子爲正朱子恐非定說以周書武城分土惟三證之周禮之說恐不可信若王制則漢文帝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而作將以與王者之制度成於漢儒之手宜其有與他說不合者又按朱子謂嘗疑周禮一書方是起草未曾得行蔡九峯亦曰周禮首末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竊意此說爲是然則冬官之闕蓋其所未嘗筆者歟

附考周禮地官草人掌土化之濃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凡糞種辟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澤用鹿鹹用用粗塲壤用狐墳壤用豕墳壤用黃輕壤用犬○何氏曰天下之地土不同化之之法或用牛羊等皆焚其骨爲灰以清種實則燒麻爲灰以漬種也

四書尊聞錄 孟子萬章 聖 懷新堂

敢問友章

總旨說就此章論交友之道只是一箇友德而不可挾本文友其德也一語是通章大綱而末節把尊賢貴貴並言正見得尊賢之義同於貴貴則貴之不可挾明矣孟獻子惠晉平帝堯正以古之不挾貴者立個尊賢的樣子不必分優劣○翼註賢即德也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

本義萬章問曰敢問交友之道孟子曰交友之道無他只在去其自恃之念而已如已雖長也不可挾其年齒而與人友已雖貴也不可挾其貴介而與人友已之兄弟雖盛也不可挾其兄弟之勢而與人友蓋以友也者特因其人之德而

友之以爲吾進德之資也。若一有挾之心，則取友之意不誠而有德者亦不肯與之友矣。故不可以有挾也。  
附錄 憂源輔氏曰：兼夫有與恃二者之意，方謂之挾。但有之而不恃，則未謂之挾也。○西書脈長以齒言貴，以位言見弟，以勢言。○說統挾不是挾以驕人，只一念自負能下賢之意，便是挾。○新安陳氏曰：三者之中，挾貴尤常情所易犯，下文四節皆不挾貴者，但有小大之差耳。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收仲其三人，則子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

四書章句 孟子萬章 荀 慎新堂

有獻子之家，則反爲獻子之所賤矣。

本義 然能無所挾固難，能不挾貴尤難。試歷言古之不挾貴而能盡友道者，魯有世卿孟獻子者，百乘之家也。可謂貴矣。當其時有友五人焉，曰樂正裘、曰牧仲、其餘三人則子偶忘其姓名矣。獻子與此五人友也，豈漫然與之友哉？正以此五人者能以德自重，不動心於勢利，其心中全無獻子之家者，也。此獻子所以與之友也。假使此五人者其心亦有獻子之家，則獻子方且鄙之，豈肯與之爲友乎？不挾貴而友，役於百乘之家者有如此。

附錄 存疑無獻子之家，視獻子之家如無有也。猶云日中無人，意有獻子之家者，把獻子之家來當事而慕之也。○猶忘我之貴，則與之友不忠，我之貴則不與之友，這正見獻子不挾貴處。○家引此條，不必以獻子之志勢與五人忘人之勢相對說。當主獻子不挾貴說，蓋獻子所重五人者，在於忘人之勢，此正所謂友其德也。則獻子之不挾其勢彰彰矣。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

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

本義 然不但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不挾貴者，吾費惠公嘗曰：尊賢之禮不可一舉而施。吾於子思則師事之以其德，足以型我也。吾於顏般則友，資之以其德，足以切磋我也。至於王順長息，其才僅可供我之使，令則事我者也。豈敢混於師友之列乎？觀惠公之言，其不挾貴而友微之小國之君者，又如此。  
附錄 存疑或師或友言無所挾也。王順長息句是帶說蓋引費惠公成語耳。○說統惠公不敢躋王順長息於師友之列，正是尊子思顏班處此，何不重却要與他幹旋。

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

四書章句 孟子萬章 孟 慎新堂

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

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遣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疏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

本義 然又不但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不挾貴者，吾晉平公之於亥唐也，言慕其賢而造其廬，執禮甚恭，受命惟謹，當其至門，唐命之入，則入，及其既入，唐命之坐，則坐，方其進食也，唐命之食，則食，其所食者雖疏食菜羹之至薄，未嘗不飽。蓋敬唐之命，不敢不飽也。夫以起居飲食一惟賢者之命是從，可謂曲盡尊賢之禮矣。然此特儀文之末耳，惜

乎其終於此而已矣。天位以官有德而公不與之共焉。天祿以任有德而公不與之食焉。其所以尊之者不過造詣承順之間。此乃士人無爵土者之尊賢也。非王公採用人之權者之尊賢也。然平公雖未盡尊賢之道而已。曲盡尊賢之禮。其視世之負其位不肯下交者。固有間矣。不惟貴而友。微之大國之君者。又如此。

**附錄** 翼註然終於此而已以下亦不其重耳。平公還是取其不挾意但微致不滿意耳。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官也。堯舍舜於副官而就饗其食。

**四書會聞錄** 孟子萬章 堯 懷新堂

**本義** 進而上之則又有堯之於舜者。昔舜自歷山上而見帝。帝妻之二女。以舜爲甥。館於貳室。亦嘗就其館而饗舜之食。其館舜也。是舜固爲賓而堯爲主。其饗舜也。是堯若爲賓而舜爲主。夫更迭爲賓主如此。是堯以天子而友舜匹夫之德也。此真不挾之至也。

**附錄** 蒙引此節不可以爲此正是承上文言王公之尊賢處。蓋堯之於舜。固能與共天位。治天祿。然孟子此節本意只在無所挾上。故曰是天子而友匹夫也。上文所以著箇非王公之尊賢者。蓋不如此貶之。則平公之於亥唐其尊賢爲僞矣。又孰知其爲有所未至者耶。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尊賢其義一也。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

友匹夫而不爲誦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爲僭。此堯舜所以爲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

**本義** 歷觀古人之不挾貴如此。夫豈不合於義而爲之哉。大抵天下有分位。所以崇德而有德所以輔仁。以下而敬上位之所在也。謂之貴。貴以上而敬下德之所在也。謂之尊。賢其事若有不同。然貴當貴而貴之。固爲事之宜。賢當尊而尊之。亦爲事之宜。其義一也。世之人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亦昧於義之所在矣。

**附錄** 蒙引用上敬下不必謂用上之禮以敬下。只謂以上敬下也。○通章是用上敬下。止是尊賢。其言用下敬上而貴貴者。主意在其義一也。○總註單舉以天子友匹夫者。舉重以見輕也。

敢問交際何心也章

**總旨** 蒙引此章之言。萬章始終以爲當卻。孟子始終以爲可受。蓋仲尼不爲已甚之學。而其義之精則在於夫謂非其有

**四書會聞錄** 孟子萬章 堯 懷新堂

而取之者。蓋也。充類至義之精也。一條。○**翼註** 前五節詳言交際不必卻而以孔子爲準。下因孔子仕魯而詳言其委曲以行道之意。亦以見餽可受也。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

**本義** 萬章見孟子不仕人國而猶受其交際。故問曰敢問人以禮儀幣帛相交際者。果何心也。孟子曰人有恭敬之心存於中。而後假幣帛之儀將焉外。交際之禮其心主於恭而已。

**附錄** 達說交際何心之間。便道是未必好心。孟子曰恭也。便道是一團好心。此雖開端之詞。便已各露大意。○**說統** 交際卽指諸侯說恭以致餽者。言下不恭以卻餽者言。

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

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

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之間有所卻者人便以爲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爲不恭也

**本義**萬章曰交際固所以將敬而辭讓亦所以明禮乃有卻之而不受者人便以爲不恭何哉孟子曰凡人之處僇未有無故而卻者如尊者有賜於我而我心私自忖度曰此所賜之物必是取於人者不知其果合於義乎抑不合於義乎必所取合義而後可受如其非義則卻之矣夫尊者以恭而賜我我乃逆計其非義而卻之是乃卻其物而輕其人故慢莫大焉此卻之爲不恭也惟以此爲不恭故寧受之而不取卻以卑承尊之禮宜然也

四書尊聞錄

孟子萬章

孟

懷新堂

**附解**劉上玉曰卻之卻之堅也○說統何哉語氣承恭字來此是疑其當卻意○摘訓曰其所取之者曰字乃心竊計之意與下節以心卻之曰字一樣以是爲不恭乃君子當尊者有賜之時自家見得這卻爲不恭也○存疑而後受之下含箇卻意故曰以是爲不恭註不然則卻之正補其意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萬章以爲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辭間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邪交以道如餽賄間戒周其飢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受陽貨蒸豚之類也

**本義**萬章又曰尊者之賜固不可卻而不義之物終不可受於此而求善處之得而無以言辭顯然卻之以心隱然卻之心竊計曰此物乃不義而取諸民者無可受之理而外姑托他詞以無受則在我既無不義之字在彼亦無不恭之罪不亦可乎孟子曰交際之際亦何必已其但觀今日其交也以道而非出於無名其接也以禮而不失之苟備斯孔子亦受之矣何

以卻爲哉

**存疑**交接只一般道是大綱禮是節文道如義以爲質之分也○說統引孔子作證只是申明上節不須卻之意不必以不當卻不必卻分曉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閭不畏死凡民罔不敵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

其受之

四書尊聞錄

孟子萬章

孟

懷新堂

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萬章以爲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今書閭作將無凡民二字敵怨也言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閭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殷受至爲烈十門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爲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思意其直爲衍字耳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



**本義** 萬章又問曰：若所從來而但觀其交際，設今有人於國門之外，截人而殺之，且奪其貨者，乃其交我亦以道愧我，亦以禮斯可。不問其所從來而受其禦人所得之物，豈孟子曰：禦人之貨，固不可受。康誥有曰：殺人而輒越之，因取其所有之貨，固然不知畏死。此等入凡民無不敬，恐由書言觀之，可見禦人之盜，乃王法之所不容，是不待教戒而仰當誅之者也。夫此誅禦之法，殷以受夏，周以受殷，三代相承，不待辭說，細鞠至今，其法猶顯然明烈如之，其可受乎？  
**附解** 說統引禦以爲例，只爲下文諸侯猶禦句埋脚，亦可受禦，何是倒跌語，不是疑詞。○翼註衍文十四字，趙氏說以辭字應教字，以周字應康誥字，亦細。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

四書尊聞錄

孟子萬章

卒

懷新堂

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况受其賜乎？

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爲真盜，其謂非有而取爲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爲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况

受其賜，何爲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爲田獵和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爲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

**本義** 萬章又問曰：禦固不可受矣。今之諸侯，其取之於民也，橫暴不義，亦猶大禦也。苟善其禮，以相安，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孟子曰：今之諸侯，取民固多不義，比之於盜，則亦太甚矣。試以王者之法論之，子以爲有王者起，而脩明法度，將連合今之諸侯而盡誅之乎？抑先施教令，不改而後誅之乎？若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固不同矣。且以理論之，義固一毫不可苟者也。今以取非其有而誅之，盜者是充不義之類，至於義之極精極微之處，頭處而極言之，所以稍涉不義而即加以盜名也。豈可遽同於禦人之盜哉？夫諸侯與於禦人之盜，則諸侯之僂亦與於禦人之貨矣。向何疑於君子之受賜乎？昔者孔子之仕於魯國也，魯人之俗，每當祭祀時，必相與田獵，較奪禽獸以供祭品，孔子亦從其俗而聽其獵較焉。夫獵較乃取物之不以禮者，尙猶可從而况諸侯之賜，豈以道接以禮，何不可受之有乎？  
**附解** 說統猶禦數語，是章發問本意，指諸侯暴征橫斂說。○存疑子以爲有王者作三句，是就法度上辨其非真盜。夫謂非其有也，二句是就義理上辨其非真盜。○說統法與義雖是二項，却相承說，言以法而例論之，固未同於盜，以義而極言之，方似於盜。若從常論之，畢竟諸侯不是盜也。○非其有而取之者，二句指定諸侯言。○譚梁生曰：孔子亦獵較，非孔子身在田獵，乃適中謂孔子爲乘田時，職其事而不禁革其俗。○四書脈講獵較須見是取物不以禮者，方與受賜有關，若覺不切。

四書尊聞錄

孟子萬章

卒

懷新堂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爲事也。事道奚  
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  
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  
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否也。  
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  
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  
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  
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

四書章句

孟子萬章

奎

懷新堂

本義章又曰。君子之仕。將以行道爲事也。今孔子之仕。如此  
母乃不以行道爲事歟。孟子曰。孔子身任斯道之責。其仕固  
以行道爲事也。章曰。既以行道爲事。則獵較者非道中之事。  
宜在所革者也。奈何反從俗而爲之乎。孟子曰。孔子於從俗  
之中。自有變俗之用。蓋魯人之獵較。以祭者因祭無定器。實  
無常品也。孔子先立簿書。以正其祭器。使器中所實之物。只  
是常品。不以四方難得之物供其祭。所以正者。則獵較者知  
異物無用。其俗將不替而自廢矣。此孔子所以暫同於俗。而  
不違安可謂非事道乎。章曰。孔子欲變俗而爲是。委曲之圖  
則行道之志不遂矣。何爲不去乎。孟子曰。聖人非難於去也。  
但欲行道於天下。而輒舉其小者更張之。是使人疑其難於去也。  
終難行矣。孔子所以不去者。蓋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  
使人知聖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  
之。然後決意以去。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其去留不  
苟如此。何莫非  
事道之心歟。

附說統非事道與句。根上文獵較生來。且渾渾說。○(實註  
先簿正祭器。如太廟邊豆各十二。羣廟邊豆各八。之類。是使  
器有常數也。不以四方供簿。正是使更有常品也。實字印。應  
實豆實之實。○摘訓四方之食。即獵較之物。供簿正指器言。

謂簿書所正之祭器也。○存疑爲之兆。在先簿正祭器外。蓋  
聖人欲試行道之端。以示人於獵較一事。且姑置之。而陰爲  
之。先簿正祭器。正是陰爲之圖。更有試行道之端。在若前  
所云是也。此聖人作用之妙處。○四書脈兆。足以行而不行。  
非是不能行。其兆蓋兆既行。則知吾道有可行。而又不行。大  
行其道。則是知而不能行。而人終不足以有爲。故不得已而  
去之。速也。未嘗終三年淹是。又因魯事而樂其所仕之國。不  
輕也。○說統先簿正以下。俱是說孔子委曲以事道之事。  
爲之兆也。五句只重不可行。  
而不爲憚憚意。不重決去意。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  
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  
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秋

四書章句

孟子萬章

奎

懷新堂

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  
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  
其交際間餽而不卻之一驗也。○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  
自好者爲於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按此  
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強爲之說。

本義且孔子事道之心。不特於仕魯見之也。吾嘗歷觀其仕  
進之跡。大槩有三。有見其道之可行。而委身以仕者。次之有  
因其君能接遇以禮。而仕者。次之有因其君能養賢之典。  
而仕者。於何考之。其仕於魯也。於季桓子執國政之時。而孔  
子爲司寇。攝相於魯者。乃見行可之仕也。其仕於衛靈公者。  
乃際可之仕也。其仕於衛孝公者。乃公養之仕也。夫孔子在  
當時。若是乎委曲以行道。則若  
子於交際之間。何必爲已甚哉。

**附解**達說謂之見行可者謂其道略有可行即便仕了不必求全責備○**義**註際可公養俱是萬一其道之行俱是事道○**困**勉錄按行可際可公養不可說得太好若說得太好便與下相子虛公孝公不對誠須說得分寸○**問**孔子仕於定公而居於相子何也○**朱**子曰當時季氏執國柄孔子相魯皆由相子○**困**勉錄此節是歷舉孔子生平仕進之跡以結上文之意見行可應上仕魯際可公養應上交際見行可

### 仕非為貧也章

**總**章別此章蓋為當時有為貧而苟祿者發○**存疑**首節言為貧而仕中三節言其所宜居末節則明其意也抱關擊柝只是上辭尊居卑意說孔子是舉其人以實之也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

### 四書尊聞錄

孟子萬章

齋

懷新堂

仕本為行道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為祿仕者如娶妻本為繼嗣而亦有為不能親操井臼而欲資其餽養者

**本義**孟子曰君子之仕也係於君民國家之大非徒為貧之故欲借資夫升斗之祿也而有時乎志違遇否不得已而為貧亦猶人之娶妻非徒為養之故也而有時乎不得已而為養

### 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為道已非出處之正故其所居但

當如此

**本義**夫為貧而仕既非得已之情則擇官而處宜安退讓之分奚可昧於所居哉要當辭得之尊而居於卑辭祿之厚而居於薄官卑則職事易樸祿薄則分煩稍安為貧而仕者其自處之道當如是也

###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章

柝夜行所擊木也蓋為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為所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為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

### 四書尊聞錄

孟子萬章

齋

懷新堂

**本義**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果以何者為分之所宜居乎惟守關之吏以擊柝為職者其位既卑而事不難於理其祿甚薄而食不浮於人此為貧而仕者所宜居也

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此孔子之為貧而仕者也委吏主禾積之吏也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也茁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為賤官不以為辱

者所謂爲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

**本義**不觀之孔子乎昔孔子嘗爲貧而仕焉亦嘗爲主委積倉廩之吏矣意蓋曰委吏所司者錢穀之事耳吾惟於出納之間料量惟平而會計當焉吾職盡矣又嘗爲苑囿之吏主畜之務牧矣意蓋曰乘田所司者芻牧之事耳吾惟於牛羊之畜孳息蕃盛而苗壯長焉吾職盡矣此孔子爲貧而仕惟取其職之易稱如此然則抱關擊柝豈非辭尊富而居卑貧者之所宜也哉

**附說**說統兩日子是孟子度其意而言之○四書脈會是總計計是分計○要引長謂生息滋蕃言肥壯而且其益也○達說要看稱職與行道所以異處蓋我大小隨在皆可以自盡道必大行須事成康濟乃謂行道故委吏乘田職已盡而道不行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四書尊聞錄

孟子萬章

奎

懷新堂

以出位爲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爲恥則非竊祿之官此爲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尹氏曰言爲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富者必欲以行道

**本義**爲貧而仕所以必辭尊富而居卑貧者非無故也小臣之與大臣其責任固自不同耳蓋職卑者分亦微使身在卑位本無行道之責而乃高談闊論上與主人爭是非下與國家謀理亂則位之所在不可言而妄言難免越職之罪也若夫爵尊者任自重使身立乎人之本朝既非竊祿之官而乃職急事上無以輔益君德下無以康濟民生則道之所在可行而不能行亦有素餐之恥也夫出位爲可罪則卑貧固易稱之官道不行爲可恥則尊富非苟祿之地此爲貧而仕者所以當辭尊富居卑

**附錄**莊忠甫曰位卑而言高者心雖自信無他而不能解於僭越之議故無隱愧而有明罪立本朝而不行道者術雖可

以爲位而不能逃乎金影之漸故無人諫而自貶○蒙引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亦正爲爲貧而仕者發或有不察見其言以廢道爲恥則非竊祿之官遂認與上文作對仗者非也○困勉錄蒙引言不當與上文作對仗者謂不當與上文數節作對仗也若對位卑而言高罪也看則仍當作對仗矣○說約首節云仕非爲貧則是爲道矣故以不行爲恥又云有時爲貧則是不爲道矣故以居卑爲宜到底只是明此意○蒙引註此爲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所以二字重

士之不託諸侯章

**總旨**困勉錄此章總是言士之所以自待與仕之所以待士不必分某節爲士之自待某節爲君之待士或就士之自待言而君之待士者在其中或就君之待士言而士之自待者亦在其中矣○問末節似不見得士自待之意曰士之自待正當以舜爲極若區區僥倖有道固非士之所志也

四書尊聞錄

孟子萬章

奎

懷新堂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

謂之寄公士無爵土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

**本義**萬章問於孟子曰賢非后不食士當未仕時雖寄身於諸侯而食其祿似不爲過乃不肯寄食於諸侯者果何謂也孟子答曰士之不託諸侯非其心之不欲乃分之所不敢也蓋諸侯本有爵土之封不幸失國出奔託身他國他國之君待之以寄公之祿歲有常廩此乃諸侯之禮也若士本無爵土乃寄寓於諸侯不仕而食其祿是以區區夫而擬邦君之尊犯分而非禮矣此所以不敢也

**附錄**禮記郊特牲諸侯不臣萬公故古者寄公不遷世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

周救也視其空乏則周卹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

**本義**章又問曰士之不託諸侯固矣若國君餽之以粟則受之乎孟子曰君餽粟於士上固當受之也章又問曰士於諸侯既不敢以寄食而餽粟則又可受取問何義也孟子曰君之於民也分若相懸則君之餽士是亦周之之意也如之何不受乎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

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

四書尊聞錄

孟子萬章

卷

懷新堂

不恭也

賜謂予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

**本義**章又問曰周與賜皆出於君乃士於所周之粟則受於所賜之祿則不受此何謂也孟子曰亦分有所不敢也章曰敢問其不敢受賜何謂也孟子曰人臣受職任事雖抱關擊柝皆有所守之常職自當有所賜之常祿以食於上此人臣之分也若士無常職而受所賜之常祿是以庶人而上同於在位之臣不恭其爲上之以禮自處當如此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

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

亟數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標麾也數以君命來餽當拜受之非獲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復來餽時應使者出拜而辭之犬馬畜伋言不以人禮待已也臺賤官主使令者蓋繆公愧悟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也舉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况又不能養乎

四書尊聞錄

孟子萬章

卷

懷新堂

**本義**萬章又問曰士不敢受君之賜獨君餽之則受然不識所餽者可常繼繼乎孟子曰君之餽士固不可不繼亦顧其所以繼之者何如耳昔魯繆公之於子思也數使人問候以通其意且數餽鼎肉以致其養子思有所不悅於心因於其末後來餽之時應使者出於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後受乃言曰始吾以君致餽於僕待僕甚厚也今而後知君之於僕食之而弗愛也但以前犬馬畜之而已繆公聞言悔悟從此不敢復遣臺官而致餽也夫人君悅賢之道固貴於能養尤貴於能舉今繆公悅子思之賢既不能舉而用之始則亟問亟餽終遂絕而不餽又不能曲盡誠意以養之也可謂悅賢乎此可見餽可常繼而繼必以禮也

**附錄**劉上玉曰子思不悅自是爲使已拜受之勢然此處且舍糊說去方有下節子思以爲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句地○何謂亟標使只是不納於內非逐去之謂○就統問子思標使不受何以必於卒也焦循曰目前此還望繆公之悔悟卒之一字可見聖賢發之不暴處稽首再拜終是何等氣象○又臺無餽雖是悔悟却又并廢其禮○困飽錢又不能養也內兼亟餽無餽兩意○陳伯玉曰悅賢不能舉數句意且虛說下二節後說明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煩猥貌

章又問曰不餽既不可而常餽又不可敢問曰若欲養君子必如何斯可謂之養乎孟子曰國君養賢始而不將之以君命則為簡禮故當始餽之時於凡粟肉之賜必遣人以君命將之使道其禮意之誠而賢者敬君之命再拜稽首而受此始餽之禮宜然也自後則但命有司供其饋之使廩人繼之以粟庖人繼之以肉不復以君命將之使免拜賜之勞此繼餽之禮宜然也終公昧於此禮數以君命致餽子思意以為鼎肉之微而使已僕僕然拜賜之不服非養君子之道

四書尊聞錄

孟子萬章

牛

懷新堂

也此所以標使者於門外而不肯受其餽也知子思所以不受穆公之餽則知國君養賢之道矣

○說統初以君命將之所以重賢後不以君命將之不敬勞賢子思三句是推當時卻餽之意以見所以為養賢之道○蒙引廩人繼粟庖人繼肉或問如此則有常數矣曰非也雖云繼肉終喚作餽不喚作常祿

竟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惟堯舜為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法也

○本義然所貴乎國君之悅賢者豈徒曰養之已乎必若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且二女女焉凡百官牛羊倉廩無一不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乃舉而加諸高位此能養能舉所以謂之王公之尊賢也豈但繼粟繼肉徒飾問餽之文

而已

○用蒙引加上位謂上相之位非天子之位○建說穆公兩節不重貶穆公之非只因穆公以示養賢之則未節亦不重贊帝堯之盛只因堯以示悅賢之極

敢問不見諸侯章

○徐微曰此章以禮義二字作骨首節指出禮字大節指出義字後義路禮門正與正面相應通章皆言不可往名職二字正發明士不可召之意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

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鶩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內莫非

四書尊聞錄

孟子萬章

圭

懷新堂

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費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

○本義萬章問曰敢問士亦諸侯之臣而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士生諸侯之國其在國都者曰市井之臣其在田野者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夫庶人亦君之臣也但未通質為臣與已仕而在位者不同故不敢見於諸侯蓋以德自重而其志不可屈以道自居而其身不可辱此禮之所在也

○四書脈不見諸侯兼未召不求見既召不往見○新安陳氏曰市井草莽之臣與詩率土莫不王臣同未仕之臣也傳質為臣乃已仕之臣也○蒙引皆謂庶人庶人即士也以位而言曰庶人故往役義也以德而言曰士故往見不義也此士字與下文士以所以上之招招庶人上字不同蓋此士字是未仕者彼二士字是已仕有仕者乃上中下士之士也故朱註云士謂已仕者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

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

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

**本義** 章又問計上以庶人自處則當惟君命是從矣乃國君召庶人而役之庶人則往役君欲見士而召之士則不肯往見何也孟子曰凡此皆準之義庶人以賤承貴法當給役故往役則得其分之宜而為義也庶人非臣也不當見君故往見則失其分之宜而為不義也所以不往見也

**附錄** 存疑上曰庶人不往見諸侯乃守已之禮下當日往見非禮為是乃曰往見不義者何也不守禮而往見便是不義也失禮故不義不義緣無禮而生也下文俱是明往見不義之意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

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

四書尊聞錄

孟子萬章

圭

懷新堂

賢而召之也

**本義** 吾且問子君之欲見士也何為也哉章曰為其多聞而能知道也為其賢而能體道也君以是欲見之也孟子曰如為其多聞也則將資之以考道問業是可師矣雖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如為其賢也則將資之以興道致治當就見矣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

**附錄** 蒙引為其多聞也以所知言為其賢也以所行言下文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德又兼多聞與賢言○說統多聞與賢共在一人身上說○蒙引此節所以明上文往見不義也之意又自此以下五節皆所以申明此一節意也○南軒張氏曰在我則當守庶人之分在君則當隆事師之禮

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

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與

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

**本義** 昔者魯穆公如子思之賢而數見之因問子思曰古有千乘之國乃下友於士何如穆公此言分明有自矜之意於是子思慨然不悅曰吾聞古之人有言曰國君之於賢者當尊之以師道事之云乎豈但如召見乎乎納交友之云乎吾想子思不悅之意豈不以召見為將位言則子尊而為君我卑而為臣勢分懸絕何敢與君友也若以道德言則我繫師表之望子當以師道事我者也奚可與我平交而為友乎由子思之言推之可見千乘之君求與為士者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之使往見歟

**附錄** 說統事之云乎二句不可通作古人之言蓋謂古人只說簡事之豈曾說簡友之所以闕一友字豈不曰以下孟子

四書尊聞錄

孟子萬章

圭

懷新堂

子推子思之意重在以德上千乘以下是就上文斷之已放開說曰况可召與則是同顧召之則不往見之處勿粘子思看繆公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

說見前篇

**本義** 又嘗觀昔者齊景公田使人以旌招虞人虞人不至景公怒將殺之孔子贊美曰志士固窮不忘死在溝壑勇士輕生不忘喪其元若虞人者足以當之矣夫孔子奚取於虞人而美之如是耶蓋旌本非招虞人之物招非其物雖死不以取之也

**附錄** 存疑引繆公之事言賢者不可召引景公之事言賢者不可赴各皆以明往見不義之意也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旂士以旂大夫以旌

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

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旂士謂已仕者交龍

為旂析羽而注於旂干之首曰旌

本義章又問曰敢問招虞人當用何物孟子曰虞人以田獵

為職則招虞人者當以皮冠從其所事也若庶人未仕者

則招之以通帛之旌蓋有取於朴素之質士已仕在位者則

招之以交龍之旂蓋有取於變化之象然皆不敢用旌惟大

夫方用旌招之蓋以大夫制儀制字有文明之德故招之以

旌以明其不同於士庶也景公乃以招虞人此虞人所以雖

死而不改應其招耳

附錄孟子引左傳則所謂招虞人以旂士以旂大夫以旌者

皆是也舊時招但傳云可以招士此云士以旂不同耳○說

四書尊聞錄 孟子萬章 帝 懷新堂

統通節以虞人為主備言之以明旌之不可概用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

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

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

本義景公以旌招虞人是以招大夫者招虞人也而虞人守

死不致往以此推之若以招士之旂而招庶人庶人又豈敢

不安其分而往應其召哉夫旌之與旂貴者之招也以貴者

之招招賢人乎即虞人之事而見士之不可往見諸侯也○

翼註兩段引証歸重而况可召與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

人乎二句俾俱輕看○因免錄註以不敢往不可往為

說此亦是分言之耳若合言之則不可往即不敢往也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

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

子所履小人所視

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礪石也言其平也矢言其直也

視視以為法也引此以明上文能由是路之義

本義故國君欲見賢人近則就而見之遠則以幣聘之必以

其道也若不以其道而欲召見之彼豈肯往哉猶欲其人

而閉之門也彼惡得而入哉何則義以制事坦然為善平之

道是人所共由之路也禮以治躬截然為中正之閑是人所

當出入之門也惟君子見之明守之定能由是路以往而出

入是門之中也大東之詩有云周道之平如砥其直如矢

在上之君子所為率履在下之小人所為視微正君子能由

是路之証也而出入是門固可知矣夫君子動必以禮義如

此豈肯往見諸侯哉此欲

見賢者之所以不可召也

附錄說統所謂道即禮義是也引詩只重君子所履而發明

上文唯君子三字○案引夫義路也禮門也自君子而言不

必以見賢上言○存疑義與禮何分別此理為人所宜行是



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  
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為詳悉  
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

**本義** 萬章曰賢者既不可召之使往見奈何孔子問君命召  
則不俟駕車而行然則孔子非與孟子曰孔子所以不待駕  
者孔子當仕位有官職之事而君以其官召之安得不  
趨應也士則不傳賢為臣而無官職之寄也惡可召歟  
**附解** 摘訓當仕有官職則非若市井之臣非若草莽之臣矣  
以其官召之則非以其多聞而召之非以其賢而召之矣  
不赴召為禮義居官時則又以赴召為禮義也

孟子謂萬章曰章

**總旨** 牛春字曰此章言友善之量宜廣由鄉國而及天下由  
今而進於古總見善量無窮愈進愈見不足故章內未足二

四書尊聞錄

字是關鍵○微引此章  
之言集似主成德者言

孟子萬章

美

懷新堂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  
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言已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

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為廣狹也

**本義** 孟子謂萬章曰有進善之資方能好人之善有容善之  
地方能取人之善故善蓋於一鄉而為一鄉之善士斯能盡  
友一鄉中之善士善蓋於一國而為一國之善士斯能盡友  
一國中之善士善蓋於天下而為天下之善士斯能盡友天  
下之善士隨其所處之高  
下而為所友之廣狹也  
**附解** 紹聞編上善士以本身言下善士以同類言要看得活  
非謂必善蓋一鄉後方可取友亦言若無蓋一鄉之識見器

量則無以盡友其人耳○說統三斯字不可作當字看又不  
可作彼自來友我蓋友字還是我去友彼○新安陳氏曰廣  
狹有異勢而善無異理雖千萬人同此心此理也惟善蓋一  
鄉始能友一鄉之善士不然則吾所取之友必有所偏或有  
所遺不能盡得而友之矣一國之善士即一鄉之善士中其  
善不止蓋一鄉而足以蓋一國者也推而至於天下皆如此  
友也者友其善也善之所存聲應氣求自  
有天然不容不合者而非可以勉強合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  
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向上同言進而上也須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  
言既觀其言而不可以不知其為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

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眾矣猶以為未足又進而取於

四書尊聞錄

孟子萬章

老

懷新堂

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為一世之士矣

**本義** 夫友天下之善士所友亦云廣矣猶以為未足又進而  
尚論古之人焉尚論古之人如何古之人言見於詩者則誦  
而誦之古之人言載於書者則讀而求之然徒觀其言而不  
知其為人之實可乎是以又論其當世行事之迹如何庶知  
其為人之實而不徒徇其言也如此是能進其取友之道  
而非止為一世之士矣蓋其取善無窮而進善亦無窮也  
**附解** 微引又尚論古之人兼下文論其詩讀其書誦其詩讀  
其書觀其言也論其世考其行也○詩指賦詠而言書指文  
辭而言如禹謨伊訓之類是書皆以為言也○說統論世亦  
在詩書讀讀上善蓋只是教他於頌讀時加一段揣摩工夫  
不離詩書文不泥詩書○說統觀言考行不離本文不知  
其人可乎一句側重考行為是○南軒張氏曰自友一鄉之  
善士至於上論古之人每進而愈  
上也所見者愈大則所取愈廣矣

齊宣王問卿章

**說**此周是論為卿之道然提也。不聽二字正所以寒驕主之膽。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為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

**本義**齊宣王問為卿之道孟子曰王之所問者果何等卿也王曰卿有不同乎孟子曰卿之列尚雖同而其分則異有同姓而為貴戚之卿有疎遠而為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何如孟子曰所謂貴戚之卿者與君有親親之恩幸而君

四書尊聞錄

孟子萬章

夫

懷新堂

無大過與國同休。同其願也。設或君德不脩有大過彰聞於外則當正言以規諫之。然不以一諫塞責也。必至再三反覆匡救務期悔悟而後已。使或執迷而不肯聽忠言。既無可入之機。此身又無可去之義。安忍坐視其亂而不為之處。則當易置君位。更擇宗族之賢者立之。庶以扶社稷於將危。全宗祀於未墜。此親臣義同休戚達權救變之道當然也。所謂貴戚之卿蓋如此。

**附說**說統反覆所以明忠。易位所以存祀。總為宗社之計。○朱子曰孟子所謂易位者言其理當如是耳。世或疑此言有以起篡奪之禍者。則孟子豈不嘗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新安陳氏曰古人所謂親戚重指天屬之親。

王勃然變乎色

勃然變色貌

**本義**王問易位之說疑其言之太過不覺勃然變乎色。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孟子言也

**本義**孟子乃正言以安之曰王勿異臣言也。王既問臣臣不敢有所避諱而不以正對。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親疎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然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

四書尊聞錄

孟子萬章

夫

懷新堂

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

**本義**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何如孟子曰異姓之卿與貴戚之卿稍異其引君於道非必有大過而後諫也。君有過而少違於道則必諫。然不以一諫塞責也。必再三開導以庶幾其一改。或執迷不聽上無受善之誠斯下無可留之義。安能戀戀爵位而久居其國乎。則有見幾而作浩然長往而已。所謂異姓之卿蓋如此。夫卿雖有不同然一以宗社為重一以正君為急其忠愛之心固無二也。人君誠能體親賢之意以思自立於無過則可以貽宗社永固之休。成君臣始終之美矣。

**附註**西山真氏曰反覆二字最宜深體。前世人臣固有見君之過失姑一言以塞責者曰吾亦嘗諫之云耳諫而不從非吾責也。此其用心既欲苟且爵位又欲歷塞公言張華之所見屈於張林不能自免也。必反覆而諫諫而不從則去此

人臣之正法孟子之言胡可易哉。○存疑曰易位曰去都是就遭變上說蓋就義理之所極言也。○（註）貴戚之卿以宗社爲重君爲輕故行權異姓之卿以道爲重位爲輕故守經

四書尊聞錄

孟子萬章

今

懷新堂

四書講義尊聞錄卷之十八終

四書講義尊聞錄卷之十九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章

（註）告子論性病在爲字故孟子緊從爲字生出賊賊字以折之而告子之說窮矣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

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桮棬屈木所爲若厄匱

之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

四書尊聞錄

孟子告子

一

懷新堂

之說也

（本義）告子有疑於孟子性善之說因辯之曰今之言性者必言仁義矣自我觀之人生而有性也其知覺運動不過感然一物猶杞柳之質也人之行事而有仁義也其舉動措施皆非出於自然猶桮棬之器也人性本無仁義之名而強以之爲仁義猶杞柳本無桮棬之形而強以之爲桮棬也皆人力使然而已矣

（釋義）說性猶杞柳二句虛至下二句方可見人性本無仁義意且其言性亦即後章生之謂性是也不可用降衷秉彝等語○存疑義猶桮棬只是一義字誤了仁字不是脫漏○（朱子）曰告子只是認氣爲性見得性有不善須拘他方善○（詹喬）王氏曰註釋性字指性之全體而言不是解告子所言之性○（索引）註矯揉矯者矯曲而使之直揉者揉直而使之曲

（通考）荀子性惡爲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栝桮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栝桮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栝桮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爲害性而不肯爲是因子之言而爲仁義之禍也

**本義** 孟子辯之曰杞柳栝桮何以比人性吾且問子子能順杞柳之性而自然以爲栝桮乎必將斬伐之屈抑之戕賊杞柳之本然而後可以爲栝桮也如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栝桮則亦將戕賊人之性而後可以爲仁義與戕賊可施於杞柳而不可施於人性明矣子乃謂仁義出於人爲此言一出人皆謂性中本無仁義始將棄仁義而不肯爲是率天下之人而爲仁義之禍者必自子之言始也其害可勝言哉

四書尊聞錄

孟子告子

二

懷新堂

**附錄** 異註子能二句非兩問之辭乃是言子豈能如彼必將如此也是決詞○慶源輔氏曰不言戕賊人之性而言戕賊人者人之所以爲人者性也○雙峯饒氏曰禍仁義與傷墨充塞仁義相似○達說此段雖未言性善然謂之不可戕賊則性善亦顯然在言外矣

性猶湍水章

**附錄** 蒙引告子之言以性無定體可善亦可惡孟子之言以性有定體有善而無惡其曰人無有不善此章之要指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湍波流潔回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

**本義** 告子以性爲惡因有杞柳之喻問孟子之言乃小變其說曰人性謂之爲惡固不可謂之純然爲善亦不可看來性無定體猶之湍聚之水湍洄旋轉本無定向決而引之於東則流於東決而引之於西則流於西人性無分於善不善願人所習何如猶湍水之無分於東西願人所決何如耳告子之言如此是以性爲無善無不善也

**附錄** 蒙引註波流潔洄謂水勢旋轉未有所之也故曰決東則東決西則西○慶源輔氏曰告子本以氣爲性此說亦然故曰因前說但前說以性爲惡必矯揉而後可爲善而此說則以性爲本無善惡但可以爲善可以爲惡耳此其爲小變也○朱子曰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無而生於習

子以善惡皆性之所有而成於脩亦有小異故曰近善人脩其惡則爲惡人其性也善惡混脩其善則爲善人脩其惡則爲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歟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四書尊聞錄

孟子告子

三

懷新堂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卽天理未有不善者也

**本義** 孟子曰水之流信無分於東西矣然豈無分於上下乎蓋衆流之所歸皆地勢之最下所以決諸東方則東流者必東方之地勢爲最下也彼人性之本然善也猶水性之本然就下也地勢爲最下也彼人性之本然善也猶水性之本然就下也蓋人性必善初無有不善者有不善則非人之性矣水流必下初無有不善者有不善則非水之性矣

**附錄** 說統孟子以上下字換他東西字便明○蒙引人無有不善猶本然之性言總註所謂順之而無不善順字因下文反字意照出此句且莫用順字○翼註無有不善三字是決詞不重同意○達說人性之善四句口氣相連語意却歸重人無有不善二句上二句只渾論說簡性善下二句則決斷其詞而信其爲必善也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額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

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搏擊也躍跳也額額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爲搏擊所使而逆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爲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爲也

然本無有不下而亦有不下者何哉今夫水人以手搏而躍之可使上過乎額激而行之可使上至乎山過額在山則不就下矣是豈水之本性哉其迫於搏激之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爲人所逆亦猶水之爲搏激所使也豈可因人之爲不善而遂謂人性無定體乎

有惡者一牌須者如此解破○說統水之過額在山由於搏

#### 四書尊聞錄

孟子告子

四

懷新堂

激來則水之無有不下也明矣爲不善而出於使可見天下卽有爲不善之人決無有不善之性

#### 生之謂性章

知覺運動者形氣之所爲仁義禮智者天命之所賦學者於此正當審其偏正全闕而求知所以自貴於物不可以有生之同反自陷於禽獸而不自知已性之大全也

#### 告子曰生之謂性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畧相似

意曰凡吾所謂性者不求之於外而求之於人一身其有生

之初爲知覺運動這便是性生外豈別有所謂性哉

附錄 雙峯饒氏曰生活也總言之都是精神分言之則知覺爲心運動爲身○蒙引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而言依大文講可且未露出人物字以起下文○存性生不是人物之知覺運動乃人物所以知覺運動也○朱了曰生之謂氣生之理之謂性○或問子以告子論性數言皆本乎生之謂性之一言何也曰性之爲說吾既詳言之矣告子不知理之爲性乃即人之身而指其能知覺運動者以當之所謂生者是也始而見其但能知覺運動而非有善惡之分又以孟子爲未喻已之意也則又於此章極其立論之本意而索言之至於孟子折之則其說又窮而終不辨其非也其以食色爲言蓋猶生之云爾而公都子之所引又潛水之餘論也以是考之凡告子之論性其不外乎生之一字明矣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

#### 四書尊聞錄

孟子告子

五

懷新堂

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白羽以

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

孟子因詰之曰汝謂生之謂性也猶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與告子曰然孟子猶恐其意未明而說未定故復申之曰白之謂白者如白羽之白即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即猶白玉之白與告子曰然告子之言如此是徒泥其色之同而不思其質之異固亦甚矣

附錄 真註白之謂白是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則羽雪玉已該在內了孟子恐告子遺詞故再問以實之○新安陳氏曰白羽至輕之白與白雪不堅之白白玉堅潤之白質本不同○趙說白羽及白雪白玉各二字連珠不必以上白字作稱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

孟子因而折之曰若果如此則是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夫有知覺運動者亦有知覺運動人之性何異於牛之性牛有知覺運動人亦有知覺運動牛之性何異於人之性與人爲萬物之靈而貴於萬物者汝爲大牛與人之性同乎不同乎同人類於大牛可乎不可乎告子於此若以爲不同則生之謂性人與物實無不同也若以爲同則人物不分貴賤無別於言者有不顧焉故

理屈詞窮之不能對也  
此語只是牽過一步以起下句觀大註大牛與人不取區別大牛之不同處可見之矣朱子曰大學中庸首章或問皆以爲人物之生理同而氣異而此則以爲氣同而理異何也朱子曰理同而氣異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氣之異者粹然之不同理之異者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大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曰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今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爲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膠戾紛紜舛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

偏全之或異也嘗因是而推之蓋自大本大原上說大化流行賦予萬物何嘗分人與物此理之同也但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氣之偏且塞者此氣之異也人物既得此氣以生則人能知覺運動物亦能知覺運動此又其氣之同也然人得其氣之全故於理事全物得其氣之偏故於理亦偏則人與物又不得不異矣理同而氣異是從人物有生之初說氣同而理異是從人物有生之後說朱子之說精矣

食色性也章

因勉錄異因之云此章是論仁義不是論性愚謂論仁義正所以論性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爲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

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

告子以知覺運動者爲性故於此又曰性非有他也人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也夫既以食色爲性則愛食色之心生於內而食色可愛之宜由乎外以此推之凡心之愛皆曰仁而仁皆在內也非在外也仁既在內則但當力於仁矣凡物之宜皆曰義而義皆在外也非在內也義既在外則不必求合於義也

孟子曰性之謂人也者即其性也知即知覺也甘與悅即運動也○告子胡氏曰告子所謂仁義亦粗甘食悅色是自家心裏愛那食色愛便屬仁便是仁愛之心生於內至若食色却有可愛者有不可愛者則是事物之宜由乎外也○蒙引語類亦以食色入仁義說有人註一故字但不可局限如此說如下文所謂吾弟則愛之長是人之長都說得仁內義外意須活看雲峯之說亦是但欠活食色特知覺運動之兩端○仁者心之德愛之理而告子只以心之愛爲仁德字理字都無了此

正是以生為一類。義者心之制事之宜而告子只以事之宜為義心之制都無了。蓋事物之宜雖若在外而事物之所則不在外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我長之以彼為長也我白之以彼為白也

本義大告子以食色為性即前章生之謂性之意也孟子既歸之矣故此不復替其言仁雖非而言在內則是矣故亦在所著特義外之說不得不辯故反詰之曰子何以謂仁在內而義獨在外而不在于告子曰彼有人焉其年長也我乃從而長之曰彼誠為長也因其長在彼而不在我也譬猶彼有人焉其色白也我乃從而白之曰彼誠為白也蓋從其白於外而不在我也故謂義在外也

#### 四書尊聞錄

孟子告子

八

懷新堂

附錄四書脈何以謂仁在內而義獨在外重開義外邊○翼註我長之且只說以彼為長勿露敬字直至長人之長方可露敬字○故謂之外也指義言遙承上長長非近接白白也○存疑告子只是就長上認義却不就長之上認故以為在外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

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想按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

本義孟子曰彼長而我長之豈真如彼白而我白之乎今試言之人有白者馬亦有白者白馬之白與白人之白皆不過以彼為白耳固無異也不識長馬之長也果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吾之長馬之長特以彼為長耳至於長人之長必有恭敬之心而與長馬不同也即此長人不同長馬而有恭敬之心是乃所謂義也且汝所謂義者果安在乎人在於彼而年長於我是謂長者因人之長而有恭敬之心是謂長之者不知汝以長者為義乎抑以長者之有恭敬之心為義者則義誠在外矣如以長者為義則義誠在外矣如以長者為義則義誠在外矣

附錄朱子曰彼白而我白之言彼是白馬我道這是白馬如若白衣服底人我道這人是著自言之則一若長馬長人則不歸長馬則是口頭道這人是著自言之則一若長馬長人則發自於中推誠而敬之所以謂內也○達說白馬二句甚輕只起下○附錄錄白馬四句是謂其以白喻長之非以白喻長所以為非者蓋白馬白人無異而長馬長人則必區別於人與馬之際其權度悉由中出便可見義之非外所以以白喻長之為非也須發得此意遂蓋關其以白喻長之非即是

#### 四書尊聞錄

孟子告子

九

懷新堂

附錄其意外之非也○四書鏡且謂二句兩平字須實斷義之非外○達說通節口氣順遞說下而存疑諸書作兩段意可怪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

本義告子又變其說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愛主於我之心也我心所愛者則自然愛之我心所不愛者安能強我使愛之乎故謂仁在內也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敬主於人之長也凡遇長者皆在所敬也未必盡出吾之本心也故謂義在外也

附錄存疑此條是再伸義外之說必帶仁內說是欲因以開義之在外耳○告子總在長上認而道長之一邊

曰者秦人之疾無以異於者吾疾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者  
矣亦有外與

言長之者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爲性故因其  
所明者而通之○白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辯屢屈而屢變  
其說以求勝卒不問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  
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莽而不得其正也

孟子曰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人固有然者者秦人  
之疾亦者吾疾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矣固在外矣然則者  
亦在外矣矣在外而者之則在內矣在內而者之則在內矣  
不在外矣矣在外而者之則在內矣在內而者之則在內矣  
食色不可爲性矣

四書尊聞錄

孟子告子

十

懷新堂

與長我之長亦自有是等此可見義之在內處但孟子始即  
其所未明者而通之且不及此

孟子問公都子曰章

此章行吾敬字極重孟子兩執已見只是要  
在吾義內說箇在人則義外論義大關鍵正在此○困勉  
錄下文因時制宜之義雖重然亦歸到吾字上蓋謂因時制  
宜亦是吾也所  
謂皆由中出也

孟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孟子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問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

本義孟子問孟子義之說而本達故問公都  
子中人皆曰義外而不知夫子何以謂義內也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  
在外也

公都子曰義主於敬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  
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是敬由心生故謂之內也  
蓋當時彼長而我長之之說公都子與季子皆熟聞之故公  
都子亦即就敬長一  
端以發孟子之意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  
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

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

四書尊聞錄

孟子告子

十一

懷新堂

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孟子曰又問設若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公都子  
曰敬兄蓋敬以親疎爲厚薄况鄉人之長於吾兄者不多也  
季子又問曰酌則誰先公都子曰先酌鄉人蓋酌以年齒爲  
先後况鄉人又爲外賓也季子曰所敬既在伯兄當酌之時  
所長又在鄉人如此則敬長之心皆不得以自主  
惟困在人之長而爲之轉移義果在外非由內也

太泥敬與長之別故註總曰敬長之心○達說此與下節俱  
把鄉人伯兄並言然難難敬切處都在鄉人一邊所敬在此  
二句及敬叔父則敬二句俱要相連貫下看不可平○困勉  
錄告子之意是謂敬因人轉移而非吾得主敬者不同  
子之意則謂敬因人轉移而非吾得主敬者不同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

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



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爲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斯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也。

孟子公都子屈於其辭而不能答乃連其言以告孟子孟子曰敬之曰敬長之心不在於內而季子以爲在外卽如所言亦何難辯之有子試問彼弟與叔父皆至親也將敬叔父乎敬弟乎吾知弟雖親不可加於叔父彼將答曰敬叔父又問之曰弟爲尸以象祖考則將誰敬乎吾知叔父雖尊必不可加於尸彼將答曰敬弟又問之曰既曰敬弟則叔父不得伸其尊矣安在其爲敬叔父也彼將答曰我所謂敬弟者以弟在尸位故也子便可以前所問先酌鄉人者以鄉人在賓客之位故也蓋兄在家庭之間無時而不敬是庸敬在兄也就如叔父有常尊一般鄉人在酌酒之時有時而當敬是斯

四書章句

孟子告子

主

懷新堂

須之敬在鄉人也。既如弟在尸位暫時崇奉一般因時制宜通變之權皆由中出義之在內明矣。

禮記禮記公都子行吾敬之言雖已得其意然至於不能答畢竟是認吾字不透。存疑庸敬在兄二句是解所敬在此二句言所敬在此者當時之敬在兄也所長在彼者暫時之敬在鄉人也。困勉錄此處所謂因時制宜者只是制其當敬不當敬之宜不是制其敬之輕重之宜。時當庸敬而庸敬時當暫敬而暫敬皆憑心上裁制故由中出。

季子問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此亦上章耆炙之意。○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畧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爲堯舜矣。

孟子季子問孟子之言心猶未審又問公都子曰敬之施誠如夫子之言當其尊在叔父則敬心由叔父而生而因致敬於叔父及弟在尸位則敬心由尸而生而因致敬於弟以其所在因用其敬義果在外非由內出也。季子之言如此此卽執上文所敬在此所長在彼之說也。公都子以易見者曉之曰子以敬爲在外何不觀飲食之事乎冬日可飲湯也則從而飲湯夏日可飲水也則從而飲水湯水之宜因時而變易正如當敬叔父則敬當敬弟則敬致敬之禮因人而化裁也。今子謂敬在外而不在內然則飲食之宜亦在於物而不由於我也。不知湯與水雖在外而所以斟酌冬夏之宜而可飲則飲者皆由心而生也。叔父與弟雖在外而所以斟酌常幣之宜可敬則敬者亦皆由心而生也。義可謂在外哉於是季子理屈詞窮。

附錄徐玄扈曰長楚之說就同者言外則孟子亦以時之同者言內。○存疑要知季子總是就長上認而道長之一節爾。

四書章句

孟子告子

主

懷新堂

性無善無不善也章

總旨李東一曰通章只情性才三字。惻隱四端是情仁義禮智是性情之能運夫性曰思曰求是不才詩之則字彝字德字是性好是情能好是德是才孔穎達曰性情才三者合而言之則一物也分而言之則有三名。○翼註此章重在因情以驗性上才字對情字不遺。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

本義公都子問孟子曰吾觀天下之言性者不一矣告子則曰人性渾然中藏止能知覺運動而已本無所謂善而不可以不善名此一說也。附錄翼註此言性之渾淪。○新安陳氏曰只認能知覺運動言食色者卽爲性而任意爲之無所謂善惡。

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與則民好善陶厲興則民好暴

此卽湍水之說也

**本義**或又曰人性本無定體可以便爲善可以便爲不善是故文武在上率民以善則民皆奮然而從於善其性之本善習俗使然也陶厲在上率民以暴則民皆奮然而從於暴非其性之本惡亦習俗使然也此又一說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

四書章句

孟子告子

南

懷新堂

父而書稱微子爲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

**本義**或又曰性有一等生來是善有一等生來是不善是故以堯之聖爲君而有象之內微是象之性本惡而堯不能改也以瞽瞍之頑爲父而有舜之聖子以紂之惡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與王子比干之賢是舜與微子比干之性本善而微子比干不能累也此又一說也

以明不可專謂性善以彼孟子之說也

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

**本義**由諸說觀之或言善惡皆性所無或言善惡皆性所有未有以性爲善者今夫子獨曰性善然則諸家之說皆無一言之當與

**附錄**家訓公都子見性未達雖聞孟子性善之說而不能無疑惑於家論故仰意一說之非而求其非仰信孟子之

是而未能力領其是徒無端于非端論有是處而反疑孟子也講此二句全要得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

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爲善而不可

以爲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

**本義**孟子曰吾謂性善夫豈無所驗哉蓋性蘊於中無形而難知情發於外有迹而易見乃若人之情感物而動自然發見者則皆可以爲善矣情既善則性之本善可知矣此吾所以謂性爲至善也

四書章句

孟子告子

孟

懷新堂

是感物欲而動不從本性發來便有不善○新安陳氏曰性渾然全體在中未發無形象可見動而爲情方可見耳因其情之善而知其性之本善蓋潮流而知其源也此乃若其情至乃所謂善也已包下文惻隱之心至我固有之也之意下文乃盡發此意耳

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

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

人之爲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本義**夫無不善之性宜無爲不善之人矣而亦有爲不善者何哉或者歸罪於才殊不知才本無不善若夫爲不善者乃物欲之累有以陷溺而然非才之罪也知才之善則知情之善知情之善則知性之善而三說者乃致疑於善惡之間其謬乎

附錄 孟子曰性之本體理而已情則性之動而有所歸者也其能為善者也性則理之可形容也故以二書言之誠知二者之本善則性之善必矣○雙客隱氏曰孟子是指那好底才說如仁之能愛其親義之能敬其兄所謂良能是也○附錄 孟子曰性之本體理而已情則性之動而有所歸者也其能為善者也性則理之可形容也故以二書言之誠知二者之本善則性之善必矣○雙客隱氏曰孟子是指那好底才說如仁之能愛其親義之能敬其兄所謂良能是也○附錄 孟子曰性之本體理而已情則性之動而有所歸者也其能為善者也性則理之可形容也故以二書言之誠知二者之本善則性之善必矣○雙客隱氏曰孟子是指那好底才說如仁之能愛其親義之能敬其兄所謂良能是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鑲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鑲以火銷金

孟子告子

去

懷新堂

四書尊聞錄 孟子告子 去 懷新堂 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算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為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正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

耳 吾謂仰情之善可以驗性之善者蓋以人有此性則有此情此情則同此善故遇可傷可痛之事則惻隱之心人皆有之遇可愧可憎之事則羞惡之心人皆有之遇可敬可畏之事則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此情之可以為善也而實根之於性惻隱之心可驗性之有仁也羞惡之心可驗性之有義也恭敬之心可驗性之有禮也是非之心可驗性之有智也然此仁義禮智非從外面鑲入乃吾固有之天性也惟其為固有之理

所以發而為才無有不可以為善者但人自不思而求之於已耳故曰思而求之便得此仁義禮智之善弗思而求之便失此仁義禮智之善惟舍之而失故卒歸於惡而與善相去之遠或至倍蓰而無算者由人不思不求不能因善端之發而擴充之以盡其才也豈才之罪也哉

附錄 孟子曰其未發也性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覺何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有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於過廟朝之事感則有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於過中問衆理理其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為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然有條若此○慶源輔氏曰仁義禮智性也惻隱至是非性之動而為情也皆謂之心心統性情者也○雙客隱氏曰鑲字要體自外至內意言四者雖因情始見非情後見非如火之鑲金自外而入也二句一反一正○存疑弗思耳矣思字帶箇求字求則得之求字帶箇思字此云然者有文也集註得此意故曰人自不思而求之上文非才之

四書尊聞錄

孟子告子

去

懷新堂

罪解物欲陷溺弗思弗求莫何處見得物欲陷溺但曰弗思弗求便是陷溺於物欲而失之者若未失不消言思求看來說弗思上當補陷溺於物欲之意○雙客隱氏曰以心言求以用力言○翼註或相倍蓰句主舍則失之去求則得之者之遠言下句方接得○問不能盡其才朱子曰才是能去他底做底性本好發於情也只是好到得動用去做也只是好不能盡其才只是發得畧好便自阻隔了不順他道理做去若盡其才則必當至於博施濟眾盡善盡美之則必當至於一介不取子孫之天下弗顧千驛弗視這是本來自台意地滔滔做去止緣人為私意阻隔多是有發動後便遏折了○存疑不能盡其才者不思不求而擴充其善端也但不可謂不能盡其思求之才當改云思求便是用其才處○雙客隱氏曰仁之心人皆有之四句是解乃所謂善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鑲我也以下仁也四句是解乃所謂善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鑲我也以下善非才之罪也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

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丞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彝

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

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

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

皆不辯而自明矣○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

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學

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

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

四書章句 孟子告子

太 懷新堂

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有

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

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

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爲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

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

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爲密蓋氣

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

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

朱子曰即情善以驗性善也蓋嘗微讀詩與孔

所執之常性無不好是懿美之德人物之與則或已判於精

粗秉夷好德心已分於寂感而詩顧合言之者必有深美於

其間矣孔子讀其詞而因釋其旨也乃贊之曰性情之德未

易知也爲此詩者其知性情之道乎故天之性人與之氣以

成形而有物焉則必與之理以成性而有則焉未有物其而

則不具者矣惟其民之秉彝也受中於天地分之所以一定

而不移命之所以常存而不息故理義之悅自由中以達於

外蓋達諸天下而固則亦達諸天下而固也通乎古今

而皆其則亦通乎古今而皆其則也聖復有不好是懿德者乎

四書章句 孟子告子

太

懷新堂

善處緣此就見得人心之善也即上文之意○固勉錄此處

集註所謂聰明之德慈孝之心似俱當於性上說也○新安

陳氏曰於好字上見得是情集註此情字與上文乃若其情

相應○蒙引程子曰性即理也指心中之理也○讀書錄註

論性不論氣不備言孟子論性善固得性之本原然不論氣

則不知有清濁昏明之異故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言告子

以知覺運動之氣爲性而不知性之善故不辨○宋子曰論

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

之氣質之性即此理暗在氣質之中耳非別有一性也○雙

峯饒氏曰人未生以前不曉做性既生以後方曉做性機

能不害於氣。雖有不善理之善者。未嘗由孟子言才自理。言也。程子言才自氣言也。自理言之。才固本善。特害於物欲。然人固有生來便不善者。孟子未之及也。自氣言之。人之才雖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然其理之本善。皆未嘗不在於孟子之言。固未礙也。此程子所以為密。而孟子為疎也。與。○家引註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皆明以知言強弱以行言。

富歲子弟多賴章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四書章句

孟子告子

年

懷新堂

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為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為暴。

孟子又明性善。曰。人性本有善而無惡。常情每因物而易遷。試觀豐稔之歲。人家子弟雖未必盡為善。然多所賴藉而為善。凶荒之歲。人家子弟雖未必盡為惡。然多所賴藉而為不善。夫子弟也。而凶歲多暴。獨異於言。以之多賴藉。非天之降才厚於彼而薄於此。如是其殊異也。良由凶年衣食不足。有以陷溺其心。故如是也。○附註。豐稔多暴。處空說。謂衣食不足。則在陷溺其心。內看來多賴亦不可說。明以賴字當善字。說如人暴橫者。謂之無賴。或云無藉。即此賴字意。○因勉錄多暴。即是非僻之心。生不兩說。到事為而後為暴也。○家引多賴多暴。多字有斟酌。此兩句重在下一句。故下文云。非天之降才爾殊也。云云。○存疑才與心如何分性。是心之理。才是心之能。心盛於性。性才心明。則性失不能發之才。矣。是心溺則才表而為暴。非天降才之殊。而為暴也。○然字指為暴陷溺其心之心。即下文

同然乎理  
義之心

今夫楚麥播種而稷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

楚大麥也。稷。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薄也。

孟子曰。性之同。觀諸物理。而自見。今夫楚麥之為物。播種而後生。由苗而秀。以至於日至之時。則不先不後。而成熟之期。又同矣。蓋同一楚麥。則同一發生。則同一成熟。成。熟之期。物性之自然者也。雖其間收穫多寡。小有不同。亦不過土壤有肥磽。雨露有厚薄。人事有勤惰。之不齊耳。而楚麥之性。則何嘗有

四書章句

孟子告子

主

懷新堂

孟子曰。性之同。觀諸物理。而自見。今夫楚麥之為物。播種而後生。由苗而秀。以至於日至之時。則不先不後。而成熟之期。又同矣。蓋同一楚麥。則同一發生。則同一成熟。成。熟之期。物性之自然者也。雖其間收穫多寡。小有不同。亦不過土壤有肥磽。雨露有厚薄。人事有勤惰。之不齊耳。而楚麥之性。則何嘗有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

孟子曰。性之善。無不同也。○附註。即楚麥觀之。可見凡天下物之同類者。其性未有不相似者。也。何獨至於人而乃疑其不相似乎。雖聖人為人之至。與我同類者。其性之善。無不同也。○附註。存疑。故凡同類者。放開說。不止楚麥。聖人與我同類。道裏就舍其才相似。意。○翼註。同類以形言。相似以性言。聖人

與我同類就形  
說而舍性意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黃也屨之相似天下之  
足同也

黃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為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似  
足形不至成黃也

論惟其人類之同故龍子嘗有言曰屨屨者不知人足之  
大小任意而為之屨雖未必適中然我知決不至失其形而  
為黃也龍子所云不為黃者正以

屨之相似由天下之足同故也  
釋蓋此故字承聖人與我同類來○存疑龍子之言只是  
引起下文於義無取觀總結只云口耳目可見○蒙引屨之  
相似天下之足同也此二句孟子承龍子之言  
而釋之者而自此以下三條皆孟子之言也

四書章句

孟子告子

圭

懷新堂

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如使口之於  
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  
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

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釋豈惟足為然哉口之於味亦有同嗜也雖易牙最為知  
味亦不過於衆口之中先得我之所嗜也如使易牙口之於  
味也其嗜好之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易牙  
所調之味宜易牙嗜之未必人人嗜之矣何天下所嗜皆從  
易牙所調之味也至於味天下皆期必於易

牙是嗜味之性不殊而天下之口相似也  
附新安陳氏曰易牙齊桓公之寵臣能調滋味此先得  
我口之所嗜已為下文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張本矣○翼  
註如使口之於味也則句是  
反言以見其同宜一氣讀下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本義不但口相似也惟耳亦然今觀耳之於聲舉天下無有  
不期於師曠者至於聲天下皆期必於師曠是聽德之聽不  
殊而天下之  
耳相似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  
目者也

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

本義不但耳相似也惟目亦然古之言美色者莫過於子都  
天下無不知其容色之姣好者若於子都而不知其姣好則必  
昔目之人耳是天下  
之有目者舉相似也

四書章句

孟子告子

圭

懷新堂

附四書脈子都  
卽鄭大夫公孫闕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  
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  
也義也理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  
之悅我口

然猶可也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黍犬豕是也程子曰  
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  
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  
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

得理義之悅心真猶芻豢之悅口始得

**本義** 惟其舉相似如此故曰凡口之於味也人有同嗜焉凡耳之於聲也人有同聽焉凡目之於色也人有同美焉夫口耳目乃形氣之粗者尚皆有同然之性如此至於心為衆體之宰獨無以一人之心合衆人之心所同以爲然者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吾心所固有而即物而存之理也謂吾心所固有而處物處宜之義也理即心之體義即心之用未有人心而無此理義則未有不以理義爲然者矣彼聖人不遇外故故理義之悅我心知之而必嗜好之而必樂於我性之悅我口味之而必嗜嗜之而必飽也天下無不悅芻豢之口則天下豈有不悅理義之心此聖人所以與我同好也

**附錄** 聖訓故曰六句乃孟子取上文諸點醒同字以起心之同然意先字對陷溺之後言非是聖人先得此理義而人後得之也降才原無先後也故理義故字緊頂上來非重悅之深只重悅之同上此二句皆要見得自有而自悅之非在外

四書尊聞錄

孟子告子

四

懷新堂

牛山之木嘗美矣章

**集註** 通章即山木以著人心失養之害而申言其係於養末引言人心之難養以見其當養也○雙峯饒氏曰此章緊要在三箇存字首節存乎人者是說此心本來存於說夜氣不足以存是說衆人不能存此心終說操則存是教人用力以存此心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其未嘗有材焉

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其未嘗有材焉

此豈山之性也哉

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爲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葉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

**附錄** 孟子曰人心本自有天理之良而善端每狀於物欲之害觀之山木可知矣齊有牛山其林木茂盛昔嘗見其美矣但以其隣於大國之郊斧斤之斬伐者衆而山木之盛者遂失其常尚能如昔日之美乎然其根株之未盡拔者日夜之

四書尊聞錄

孟子告子

五

懷新堂

所生息雨露之所浸潤滋滋暗長豈無萌蘖之發焉使此萌蘖無害則林木或可復生而牛羊又從而踐踏之於是併此萌蘖之生亦不得遂爲長養之性而牛山之上遂濯濯然光潔更無材木之可觀矣人止見今日之牛山濯濯也以爲昔日之牛山原未嘗有材木之生此豈山之本性哉

**附錄** 梁無知曰以其郊於大國向最宜着眼正斧斤牛羊所自來也○翼註日夜所息以氣化言○淺說雨露所潤潤即謂其所息也○以山木例人心各有兩層意未伐而保之已伐而復之是也○新安陳氏曰此全是引起以譬喻下一節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且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

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

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

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

也幾希不多也。格械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

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

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且晝所爲之不

善又已隨而格亡之如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

也晝之所爲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

晝之所爲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衰薄而不足

四書尊聞錄

孟子告子

孟

懷新堂

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

人遠矣

不特山木膏有是美也雖存乎人者其初豈無仁義之

良心哉但爲外物所誘情欲所牽其所以放失其良心而不

存者亦如斧斤之於山木也今日伐之明日又伐之向得保

全其美乎然物欲能爲人心之害而不能使善端之終泯也

故其日間紛擾到得夜間寧靜其良心亦必有所生息當平

旦一物未接其氣清明之際此時善念萌生其好惡與人心

之公好公惡相去不遠但放失既久發見其微所有者僅幾

希而已使於此培養而擴充之則良心猶可望其復全也夫

何夜氣之清明無幾而且晝所爲復將幾希之善端隨即禁

格而亡失之亦如萌蘖之牧於牛羊者矣由是晝夜之所息

不知人情之常但可以爲善不可爲惡其善惡而能去

禽獸不遠者乃由於其晝之格亡以至此耳若曰爲未嘗有

才豈人之情也哉

也而孟子以心言者心統乎性也良心即仁義之心即所謂

性也○蒙引且曰指日間言與晝字同與且字異

○存疑良心定於賦子之初如何生得物欲外場而心爲之

喪物欲既退此心寧靜而義理復明便似復生也○困勉錄

其日夜之所息曰夜二字只平說此句內不必連晝在夜也

四書尊聞錄

孟子告子

孟

懷新堂

蓋有五換更迭之意○蒙引格之反撥專指晝言言其格

而又格曰復日也○存疑日間心擾於物氣爲之昏到夜來

心靜而氣復清因其復清故謂之夜氣夜來氣清到得平旦

未與物接這一段清氣猶在故稱曰且氣非有二也○朱子

曰夜氣不足以存是存箇甚人多說只是夜氣非也這正是

說那本然底良心○氣只是這箇氣曰裏也生夜間也生只

是那裏不曾耗散所以養得那良心且如日間生底則聚得

裏說語手足運動若不曾操存得無非是耗散底時節夜間

則停智得在那裏如水之流夜間則關得許多水住在這裏

這一池水便滿又曰又放乾了到夜裏又聚得些小若從平

旦起時便接續操存而不放則此氣常生而巳若日間不

存得此心夜間雖聚得些小又不足以勝其且晝之格亡少



你存夜氣上却未有工夫只是其理會這工夫日  
間添得一分道理夜氣便添得一分日間只管進夜間只管  
添這氣便盛○此章以仁義之良心為主其存其亡皆以心  
言之下文引孔子之言以明心之不可不操則其意益明矣  
但日夜所息以下只以好惡相近為良心之萌蘖不從  
更著心字故說者謂氣有存亡而欲致養於氣誤矣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

### 山木人心其理一也

由此觀之山木伐而萌蘖之生良心放而猶有幾  
希之善可見人心之與物理其生息之機皆未嘗亡顧所以  
養之者何如耳苟其生息之機得所培養則不但山木之萌  
蘖待雨露之滋潤而益滋也即吾心幾希之理亦將與夜氣  
而常存而可漸復其仁義之良矣其何物之不长乎苟其生  
息之機失所培養則不但山木之既伐加以牛羊之牧而遂  
濯濯也即吾心清明之氣亦將隨其盡而帶  
亡而去禽獸也不遠矣果何物之不清乎

### 四書尊聞錄

孟子告子

宋

懷新堂

在維持之久消不待漸磨之久只一念自為轉移耳○蒙引  
山木人心其理一也辭俱平說意則重在人心本文是如此  
集註亦是如此辭所以必兼平說者以無物二字明也○新  
安陳氏曰所以養其心者不外乎下文之操存  
而已此結上二段只起下文所引孔子語之意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舍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  
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  
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  
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過而非仁義矣程子曰心豈  
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愚聞

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維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之  
間不至枯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  
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  
宜熟玩而深省之也

宋義養有得失而心之消長因之然則心可頃刻失養乎孔  
子嘗曰天下之物容有操之未必存舍之未必亡者今纔一  
操持隨印收斂而存纔一舍置隨印放失而亡即出也存  
何物哉亦惟心如此而已蓋克念此心固念亦此心是以或  
存而或亡也一息此心千里亦此心是以無時而無鄉也非  
心之謂而何山木之既伐而猶有幾希之善可見人心之  
其易而保守甚難所當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矣  
是為氏人定坐禪操存者其是於應事接物之時非事理則

### 四書尊聞錄

孟子告子

宋

懷新堂

便是存若處事不是當便是心不在若只管兀然守在這裏  
葛忽有事至於是於前操底便散了却是令則亡也問於未應  
接之時如何曰未應接之時只是戒謹恐懼而已又問若戒  
謹恐懼便是把持曰也須是持但不是硬捉在這裏只是提  
教他醒便是操不是塊然自守○亡不是硬捉在這裏只是提  
去了○孟子大意只在操則存舍則亡兩句上心一放時便  
是斧斤之伐牛羊之牧一收斂在此便是旦晝之息而露之  
謂他是要人於旦晝時不為事物所汨人心能操則常存豈  
時夜半平旦○存豈出人也無時莫知其鄉只就操則存舍則  
亡上見得存入也亡出也只繫於操舍無有定時故曰出入  
無時入則在內出則在外只繫於操舍無有定時故曰出入  
其鄉○孟子曰孔子此四句只是狀人之心是倚難把捉底  
物事而人之不可不操由人便是上面操存舍亡入則是在  
這裏山則是在外此大約之旨人心如此非指已放者而  
言亦不必要於此論心之本體也○翼註曰四句懸空說未  
句方可露心字○四書義此節重在欲人存養意○蒙引註  
神明不測兼得失言○惟其得失之易故保守之難也非謂  
上二句專謂得失易下二句專謂保守難○新安陳氏曰註

不可頃刻失其養六句是推廣孟子言外意。是上文收結一章之意。○程註收以直內。本文未有此意。乃程子揭要義以補之也。○潛室陳氏曰。謂人理義之心。未嘗無以下一段境界。乃指示喪失良心者。欲其認取此時微段。從此養去也。無或乎王之不智也章。

**總論** 勿斷熊氏曰。此見孟子格心之學。須就有萌上著力。善端之發。正須正人。賢士輔翼而開廣之。○有疑二條。雖前就生物上。時後就教養上。雖然只是意。不可依新說。謂前是交脩者。不得常用其力。後是自脩者。不肯專用其力。○達說此章。承上文心字來。大都亦是論心見專一之心。不可無而鴻鵠之心。不可有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

**附錄** 孟子曰人君之德莫貴於智今齊王之不智亦無怪其然也

四書尊聞錄

孟子告子

辛

懷新堂

**附錄** 蒙引無惑乎王之不智也。據見在言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言非其本然不智也。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詭譎雜進

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

**本義** 何則蓋君心惟在所養何如耳譬有物於此雖極天下之易生也若使一日暴之才得陽氣之潤和即乃十日寒之不能其陰氣之肅殺必然枯槁零落未有能生者也今吾見王之時少矣雖有忠言諷諭從容獻納就如一日暴之一般反吾既退而譏諂面諛之人左右雜進却能盡忠告心敗壞君德就如十日寒之一般故王雖善端發動非無萌蘖之生然一時之間不勝衆欲之交攻我將如之何哉王之不智有由然矣

**附錄** 蒙引暴之陽氣之發舒也故生寒之陰氣之閉固也故不生○翼註以陽明喻君子以陰濁喻小人故曰一暴十寒○四書脈吾見亦罕矣全重歸告王疎君子而親小人

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弈圍棋也數技也致極也弈秋善弈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也○程子爲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熏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疎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

四書尊聞錄

孟子告子

壬

懷新堂

**本義** 夫忠言啓迪固在於賢者而專心聽信則係於人君今我之進見日少亦由王聽信不專故也今夫弈之爲數乃數之至小者也然學弈者不專其心之所主致其志之所向則不得其數之精也如弈秋通國中無不善弈者也設使他教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言是聽其一人雖在旁同聽乃一心外馳想將鴻鵠將至欲援弓繳而射之是學在弈秋而心又在鴻鵠也雖與他同學不及多矣是豈其生稟之智弗若彼一人歟我以爲非然也蓋以心不專故之專志不若彼之致也今王雖有爲善之資而無必爲之志與學奕而分志於鴻鵠者等矣安望其親君子遠小人以成明

哲之德哉故無惑乎王之不智也

**附錄** 雙峯饒氏曰心以所主者言志以所向者言專心是心之所主專在此致志是操其心之所向直到那田地○張引使非秋使字是設使之使非實事也○本文為是其智邪若與曰非然也是示上文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者說來上段不智直就王說此段語未見王之所引不智處○四書脈此節重學亦不重誨齊上

**魚我所欲也章**

**四書章句** 此章以本心二字為上六節言人有本心末二節傷人失本心舍生取義乃人之本心本心不昧則此身且非我何現身外物字則得生死富貴間便為勿喪之資○翼註通章以義字作主末句本心謂羞惡之心即是義之端也○梁引牛山之木章是存養之功魚我所欲章是取舍之分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能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

**四書章句**

孟子告子

章

懷新堂

取能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

**附錄** 孟子見世人徇利忘義往往失其羞惡之心乃就生死之際指其良心不昧者以開導之曰今夫魚之味美我所欲也熊掌之味尤美亦我所欲也使勢有所限得魚則失熊掌得熊掌則失魚兩者不可得兼則寧舍魚而取熊掌也就如人有此生乃軀命所關同我所欲也而義尤為守身之大關亦我所欲也使勢有所限全生則害義全義則害生二者亦不可得兼則寧舍生而取義也

**四書章句** 此四節所說且勿露熊掌尤美義尤重意此意遍在下文○說統舍生取義不是勉人之詞蓋人心自然如此所謂本然之良心也○翼註舍生取義所包甚廣不專在君父之難上說觀一節節可見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欲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眾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彝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為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

**附錄** 人之所以舍生取義者何哉蓋生本我之所欲而本然之良心覺義之可欲尤有甚於生者故不肯苟且以得生也死本我之所惡而本然之良心覺不義之可惡尤有甚於死者故當患難而有所不避也

**四書章句**

孟子告子

章

懷新堂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

設使人無秉彝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

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之矣

**附錄** 如使人無好義之良心而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將何不用也又豈肯為義而舍生哉使人無惡不義之良心而所惡莫甚於死則凡可以辟患者將何不為也又豈肯為義而就死哉

**附錄** 困勉錄此節是反言以見良心之必有不是反言以見良心之必無○翼註此及下節不過即次節之義而反覆言之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

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

孟子曰其有是心故能舍生取義雖可以生而不用也不然豈樂於輕生者耶由其有是惡不義之心故寧死不赴雖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然豈樂於就死者耶

蓋指秉彝之良心而言也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眾人汨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

人情莫不好生而惡死而今由秉彝之良心觀之義之可欲尤甚於生不義之可惡尤甚於死即此欲義惡不義之

四書尊聞錄

孟子告子

書

懷新堂

心非獨賢者有此心也秉彝之良原無豐虧人皆有之但眾人汨於利欲之私多有喪失其良心者唯賢者獨能操存而勿喪

說統是故二字結上起下重人皆有之句○說約賢者能勿喪耳與前章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語意一般俱

是要見其同處不是要見其異處○慶源輔氏曰註羞惡之心即所謂秉彝之良心也秉彝之良心是指其全體而言羞惡之心則又於全體之中指其所謂義者言之也○存疑上雖有四節不過只是一意反覆說人有羞惡之心耳故遂以一語結歸曰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噍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噍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豆木器也噍咄咄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噍賤賤也乞

人巧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爲潔也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

欲義惡不義之心人人皆有何以驗之今夫一箪之食則死其爲命所關則其重也宜乎以得食爲急不暇計義之何如矣設使置豆羹於旁大聲招呼而與之便是行道之月人也不肯受以其噍爾之可羞也甚至棄簞豆於地用足蹴踏而後與之便是乞巧之人也不屑受以其噍爾之可羞也夫路人乞巧至微賤者猶不肯以生死之故而受其羞惡之心此可以驗良心爲人之所必有也

噍爾故乞人亦不受○存疑此條又是即義心之激發處以明之與言人皆有不忍之心明以孺子入井之事一般

四書尊聞錄

孟子告子

書

懷新堂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

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眾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蓋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

夫簞食豆羹生死所係尚知以噍噍爲可取而不受至於萬鍾之祿豈特簞豆之微辭受之則其當辨宜何如者乃不辨禮義之當得與否而甘焉受之夫萬鍾之得非如簞食豆羹之有關於生死者也於我身又何所加益焉而甘焉受之者卻是爲何將爲富室計而欲極其華美爲貴計而欲極其奉承爲所識窮乏者計而欲其感我之周濟所以不

辨禮義而受之與

附註存疑萬鍾則不擇禮義而受照行道弗受乞人弗屑說於我何加焉照得之則生弗得則死說爲官室之美三句是說喪其良心由此三者既亡於我何加耶乃爲此三句可見無謂故下文有是亦不可已乎之論○說統生死且於決斷故單言義辭受主於達淡故兼言禮○照正於我何加言得失無係於生死不作性分之上不容一物存○因龜錄末句與字作斷詞不必作疑詞

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爲甚輕鄉爲身死猶不肯  
孟子告子  
四書尊聞錄  
懷新堂

受嘍蹠之食。今乃爲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

本義夫同此人也。同此心也。鄉爲身死而不肯受辱。蹴之食。今鄉爲官室之美而受無禮義之萬鍾。鄉爲身死而不肯受辱。蹴之食。今鄉爲妻妾之奉而受無禮義之萬鍾。鄉爲身死而不肯受辱。蹴之食。今鄉爲所識窮乏者得。而受無禮義之萬鍾。大率是有條於生死是不可已。於臣民之而不受矣。而二者不過身外之物。儘可已者。獨不可已。而不可受乎。不可已而已。此之謂私欲。銅鐵何購不受。辱蹴之本心喪失而無存矣。豈不可哀哉。

附解四書原鄉爲今爲只就一人看。朱子曰官室之美。妻妾之奉。窮乏得我三者或物欲之尤人所易溺。或意計之私。

人所不能免者。自非燭理。素明涵養。素定而臨事。有存察之功。未有不以此而易彼也。○四書脈。失其本心。言非無欲惡之本心。乃是失其本心也。○紫引總註言善惡之心。人所固有。是釋前五節之意。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晏安之靖。則釋後三節意也。

仁人心也章

**四書**。此章專是教人求放心。分言之有仁義合言之是一箇心。○新安陳氏曰。此章歸宿在求放心上。四心字皆是指仁而言。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見

四書尊聞錄

孟子

卷一

懷新堂

其爲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爲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

舍矣

**孟子**孟子曰仁義之心人皆有之而能存之者少殆未知其切於人耳蓋心爲一身之主宰人皆知其至切也至於仁則視以爲外物若與心不相干的一般不知人心方寸之中出其有這仁之生理在內方能兼總四端包括萬善而靡然有大公順應之體仁卽人之心也路爲日用之率由人皆知其至切也至於義則視以爲難行若與路不相似一般不知出入往來之際必以這義之裁制爲準方能處常知經處變知權而坦然有平正通達之途義卽人之路也

**駢辭**朱子曰仁無形迹底物事孟子恐人難理會便說道只人心便是不是把仁來形容人心乃是把人心來指示人以仁也○潛室陳氏曰道以路言謂事物物各有當行之路義亦言路者謂處事處物各就他當行路上行故皆以路言

然道若大路則取其明易如義為人路則取其往來必由  
○朱子曰仁人心是就心上言義人路是就事上言○義註  
而人字最見仁義切於人身心○存疑註仁者心之德則仁  
是心所具之理此心又出一步不是心也曰人心者反而名  
之也反名者以心所具之理反而歸之心也自其具者歸  
於具之者故曰反所以反而名之人心者欲人知其切於  
也仁雖人心所具之理實心之所以為心也所以心之所  
言則仁自仁心自心二語固有分矣以心之所以為心而  
則心即仁仁即心而實未嘗有所分也  
故謂仁為心之理可謂仁為人心亦可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

**本義**夫仁為人心則人當操存而不放義為人路則人當率  
由而不舍矣乃置之實行徑趨者將義之正路舍置而不由  
却乃由於邪曲之途徇欲忘理者將仁之良心放失而不知  
求却乃求夫身外之物則是自暴自棄名雖為人而實失其

四書尊聞錄

孟子告子

美

懷新堂

所以為人之理去禽獸不  
遠矣不亦可哀之甚哉

**附錄**雲峯胡氏曰爾其字仰是上文兩人字  
○困勉錄二句只平說為是與首節一例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

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愚謂上兼言仁義

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

矣

**義註**仁義其切於人而人自失之總之只是放心於外不知  
照管而已如雞犬為物其輕放失於外人尚知求之至於心  
乃任其放意而不知檢點以求之愛其  
所輕而忘其至重其亦弗思之甚矣

**附錄**朱子曰存得此心便是仁若此心放了又更理會甚仁  
今人之心靜時昏動時擾亂便是放了放心不簡是走作喚  
做放縱昏睡去了便是放○慶源輔氏曰能求其心則心存  
心存則無適非天理之流行而應事接物之際必能令時措  
之宜故曰義在其中  
蓋有德必有川也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

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

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

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人身來自能尊向上

去下學而上達也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

四書尊聞錄

孟子告子

美

懷新堂

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本義**彼學問之道非止一端然其所以如此者非有他也  
凡以求吾所失之仁而已矣外此則何者為學問之道哉

**附錄**朱子曰不是學問之道只有求放心一事乃是學問之  
道皆所以求放心○求放心也不是在外而求而得簡放心來

只是求時便在如我欲仁斯仁至矣只是欲仁便是仁了○  
求放心非以一心求一心只求底便是已收之心○雙峯陸

氏曰上文說仁人心也是把心做義理之心不應下文心字  
又別是一意若把求放心做收攝精神不令昏放則只從知

覺上去恐與仁人心也不相接了勉齋云此章首言仁人心  
是言仁乃人之心次言放其心而不知求末言學問之道無

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言學問之道非止一端如講習討論玩  
索涵養持守踐行擴充克治皆是其所以如此者非有他也

不過求吾所失之仁而已此乃學問之道也三箇心字脈絡  
聯貫皆是指仁而言今讀者不以仁言心非矣○翼註求放

心兼靜存  
動察言

有無名之指章

孟子曰：對桐梓言之，則曰：身自身言之，則有心指之分。隨所在分輕重，使人知所重也。下三章只是此一意重出。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

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

本義：孟子曰：吾人立身，所貴於不屈者，在志意。不在一指也。今有無名之指，卷曲而不伸於身，非有疾痛之苦，於事未為舉動之害，似不必於求伸也。如有人能伸之者，就是秦楚之路，亦不憚遠赴之勞，以求之矣。何也？蓋以衆人之指皆伸而我之指獨屈以指不若人為恥也。

四書尊聞錄

孟子告子

卑

懷新堂

之路，不以秦楚為遠也。不自秦之楚，自楚之秦。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

本義：夫一指之屈伸，無所關係，尚以不若人為恥，至於心為一身之主，少有邪曲，則有愧於人心，同然之良矣。其可惡當何如也？却乃屈於物，欲甘居人下而不求所以伸之，此之謂輕其所重，重其所輕，不知類之甚矣。人不可不反而求之哉。附解：南軒張氏曰：人與聖人同類，以心之同耳。不同者，陷溺之故也。心不若人，而知惡之必求所以免於惡，蓋有須臾不遑寧處者矣。

拱把之桐梓章

本義：說此章喚醒人處，全在一箇愛字。蓋人雖至愚，未有不以身為愛者。然往往置身於物，欲攻取之，雖曰愛之，其

實嗜之矣。孟子從愛字引出一養字，又從養字引出所以為愛也。養乃所以成其愛也。既味其所以養矣，又何以成其為愛也？養人若思量到此，決不肯甘置其身於物欲，故又以弗思二字指點他。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

本義：孟子曰：吾身之與外物，其輕重本是有辨。乃人之昧焉而弗覺者多矣。今有桐梓之木，其大不過拱把之間，至微細也。人苟愛其美材，而欲有以生之，則必培植灌溉，皆知所以養之矣。至於吾身為網常倫理所繫，屬天下國家所倚賴，其當養為何如者？却乃內不知以理義養其心，外不知以中和養其氣，致使良心萌蘖，伐於物欲之斧斤，夜氣幾希，格於且盡之攻取，是豈愛吾之身，反不若愛桐梓之切哉？良由本心之明蔽於物欲，而輕重之辨昧於反觀，其亦不思之甚也。誠

四書尊聞錄

孟子告子

望

懷新堂

一思之舉，凡天下可愛可重之物，無足以前吾身者，而何有於拱把之桐梓哉？附解：新安陳氏曰：此身字內包心，外包動容周旋而言。南軒張氏曰：愛其身，必思所以養之。古之人，理義以養其心，以至動作起居，聲音笑貌之間，莫不有養之之法，所以尊德性，道問學，以成其身也。家訓弗思甚句，與不知類句同意，俱是提醒人意，非徒曉之也。

人之於身也章

本義：新安陳氏曰：此章言人當以養心志為重。養口體為輕。非謂養心志者不養口體也。養心志則口體為主，而人心聽命。雖飢食渴飲，與常人同，而食所當飲，飲所當飲，自與常人異。若專養口體，則人心愈危，道心愈微，不至於窮口腹之欲，而滅天理者鮮矣。孟子於此，欲人不養小以失大，蓋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也。一思之舉，蓋指所養之善言，而不善三句，下只發明此意耳。大人小人，其對正見所養之善言，而已當自審，後獨就養不善一思，以而墜成，蓋申說養小之為小人而

益見當審輕重於已也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

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

孟子曰人固以養身爲貴尤以善養爲難且如人之一身四肢百骸皆吾所愛惜也而兼所愛則必調護培息皆當兼養而不忍有所損壞矣而豆之無尺寸之膚不在所愛之中則無尺寸之膚不在所養之內也然同一養也有養得其道而爲善者又有養失其道而爲不善者所以考其養之善與不善豈有他術哉只於自己身上反而求之審其何者爲善何者爲不善

四書章句

聖

懷新堂

重而在所當急何者爲輕而在所當緩養其所當重則善養其所當輕則不善善與不善特近取於吾身而自得之而已矣使非反之於已而審其輕重之倫有不失其善之宜者哉

○新安陳氏曰無所不愛曰兼愛無所不養曰兼養無尺寸之膚至不養也中兼愛兼養意○說統人之於身也五句樂論人情○新安陳氏曰註輕重即下文所謂貴賤大小是也體有貴賤有大小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

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

○何以見人當取之於已以考其善不善耶蓋所養有得失而人品亦因之以判也彼衆體雖同具於一身然有貴賤之分大小之別考既有大小則大者在所當重不可以小而害大矣既有貴賤則貴者在所當重不可以賤而害貴矣小

大貴賤之間養之善與不善正在於此若使養其小體則所養者既小所就亦小豈不爲小人乎若能養其大體則所養者大所就亦大豈不爲大人乎

○此兼養者不可不知自考矣  
○附註達說體有貴賤二句見體原有不同不是可樂養的○說統貴賤大小註雖以口腹心志言看來還是虛處說分稱獨尊爲貴聽其役使爲賤權無不統爲大各分一官爲小無以小害大二句見當審其輕重養其小者爲小人二句正見其善之善不善處

今有場師舍其梧槨養其槨棘則爲賤場師焉

揚師治揚園皆梧槨也槨梓也皆美材也槨棘小莢非美材也

○萬命之養體者我恐焉試以材木言之今有場師於此舍其梧槨而用之梓而養其槨棘無用之木則是誤不分也

四書章句

孟子告子

聖

懷新堂

以無用害有用也

○非賤揚師而何  
○附註象引今有場師二條正是養其小者爲小人意但未可說出且譬以起之至下文飲食之人云云方說出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狠疾人也

狠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爲失肩背之喻

○又自一身言之養其一指之細而自失其肩背之大而不知也則是輕重反常如狠之疾走但顧前而不顧後也非狠疾之人而何

○附註說統一指肩背乃就小體中又分大小以喻不是實語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觀養本與養指之辨**。可見人當養其大者矣。若飲食之人。為飢渴所困。止渴。是不得不顧廉恥。則人莫不鄙賤之矣。為其專養口腹之小體而失。心志之大體。故從而賤之也。  
**辨**。翼註養小以失大。謂心為嗜欲所汨也。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雖命所關。不但為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

**辨**。翼使飲食之人。而能於大者無所失也。則口腹乃軀命所關。豈適為尺寸之膚而已。又何可賤之有哉。但養小之人。無有不失其大者。此其所以可賤也。翼身言亦審其善養之道而已矣。

四書尊聞錄

孟子告子

爵

懷新堂

**辨**。翼此節是設言。不但為尺寸之膚。只是言所係亦重。以養小者之必失大耳。說約而原。說無尺寸之膚。不愛不養。現口腹不但尺寸。寸手照應理如此也。

鈞是人也章

**翼**。說統此章綱領。在從其大體為大人一語。而先立乎大。四字是工夫下手處。思之一字。則又指出箇機密。正要人從形氣中認出主宰來。則能參能贊的人。即此能觀能聽的人。莫大品格。其主張端。的在自己心上。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

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

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

**翼**。公都子問孟子曰。鈞是大也。其品宜無不同矣。乃或稱為大人。或稱為小人。其故何也。孟子曰。人之一身。有大體焉。

有小體焉。使以大體為主。而從其主張。便進於高明。而為大人。若使以小體為主。而從其馳逐。便流於卑下。而為小人。蓋大人小人之分。惟係於所從如此。  
**附**。翼註為大人為小人為字。作謂字。有不著力。四書鏡大體小體且空講。後露由心與耳目為是。家訓從與養不同。養以用功言。從打養來以成功言。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官之為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

四書尊聞錄

孟子告子

墨

懷新堂

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思。而以思為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為大。若能有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為大人也。然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比。而趙註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比字。於義為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浚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渺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為三才。曰惟心爾。往古來

今孰無此心。心爲形役。乃附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閒抵隙。爲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孟子**公都子又問曰。鈞是人也。其趣向宜無不同矣。乃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又何必也。孟子曰。大體小體之分。惟在能思與不思之間而已。且如耳目之官。各有所司。耳司聽。目司視。然能思其視聽之理。是以聲色之外物。得以蔽之。則耳目亦一物而已。以聲色之外物。交於耳目之物。爲所引誘。而去不難矣。此耳目之所以爲小體也。若心則至虛至靈。其官以思爲職。能盡其職。而思則得其應接之理。失其職而不思。則不得其應接之理。思不思。關於得失之重。如此。此心之所以爲大體也。此耳目與心。稟受於有生之初。無一不切於身。但就中較量。則惟心爲大耳。誠能於物感未交之時。先立其大。使虛靈之本體。足以爲衆動之綱。維則事無不思。而心得其職。耳雖未有所聽。而聽之本已立。非禮之聲。不能奪吾聽。耳雖未有所聽。而聽之本已立。非禮之聲。不能奪吾聽。

有天爵者章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  
**孟子**曰。人情莫不重爵矣。然有性分之分。爲天所與。而子奪不係於人。謂之天爵者。有勢位之分。爲人所與。而得失難必於己。謂之人爵者。何謂天爵。心之德。愛爲仁。裁制爲義。不欺爲忠。無妄爲信。樂此仁義忠信之善。自始至終。而不倦。此降衷之德。不假於勢。而自尊。所謂天爵也。何謂人爵。九命而爲公。六命而爲卿。三命而爲大夫。列此爵命。於朝而得之者。貴失之者。賤。必假乎勢。而後尊。所謂人爵也。  
**新安陳氏曰**。樂善仰樂此仁義忠信。不倦者。樂之至也。○  
**四書會聞錄** 孟子告子 聖 慎新堂  
註樂善不倦。只是秉彝好德。自然之情。切勿涉工。夫○蒙引謂之天爵者。非人所得而貴賤者也。  
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脩其天爵。以爲吾分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之。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  
**孟子**夫爵位雖有。天人之分。而得失則有相因之理。古昔盛時。人心淳厚。學惟爲己。盡夫仁義忠信之理。造於樂善不倦之地。以脩其天爵者。初未嘗有意於人爵也。然道德既崇。名譽自著。公卿大夫之爵。有不求而自至者。此人爵從天爵而兩得者也。  
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要求也脩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

**孟子**今之人不然其始知人爵之由天爵而致也於是脩其天爵以爲得人爵之地及人爵既得志意已滿遂以爲天爵無用而棄之夫假天爵以要人爵是不知天爵之爲尊其心固已惑矣既得人爵而棄天爵又不知天爵之常保則惑之甚者也夫人爵之可要徒以有此天爵耳天爵既棄名實俱虧終必併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而已矣

**孟子**建說則惑之甚矣重終亦必亡句帶言○新安陳氏曰無所爲而爲善者誠也故堅所守而不移有所爲而爲善者僞也故得所求而遂已或曰脩其天爵亦有人爵不從之者棄其天爵亦有人爵終不亡者何也曰脩天爵自有得人爵之理棄天爵自有亡人爵之理其不得者上之遺賢其不亡者下之僥倖豈常理哉

欲貴者章

四書尊聞錄

孟子告子

吳

懷新堂

**孟子**存疑此章是因時人多求在人之貴而不知有在己之貴故特喚醒之下兩條又是說人所欲之貴不足貴在己之貴有可貴乃示人求諸已而不求諸人也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

貴於己者謂天爵也

**孟子**存疑孟子曰人情莫不好榮而惡辱人爵之榮羨慕而欲得之者此人心所同然也乃天下有至貴之理人人各足於己而無待於外者此其可欲爲何如但人多蔽於物欲未嘗反己而思是以惟見在人之貴爲可欲耳

**孟子**存疑因勉錄欲貴之貴主爵位言○湖南譚欲貴即欲人爵的貴○翼註貴於己就是良貴弗思耳非惟人不思正喚人去思耳要得微醒人意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已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趙孟晉卿也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

**孟子**存疑蓋知貴之在己者乃本然之貴所謂良貴也人之所貴者乃外至之貴非良貴也如趙孟爲晉國執政之卿能操爵以貴人者然能以爵與人而使之貴亦能奪之而使之賤人貴之不足恃如此若吾身之良貴人安得而賤之哉

**孟子**存疑謂人之所貴與下人之貴梁人之文繡○人字俱指操爵人之柄者言○說約按通義金仁山曰晉太卿趙氏爲長故春秋時謂之趙孟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四書尊聞錄

孟子告子

吳

懷新堂

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粱美穀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

**孟子**存疑良貴之可貴於何見之大雅既醉之詩有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大飽不日味而口德者何哉蓋言德莫美於仁義君子戴仁而行抱義而處則理義悅心而天下之至味在我矣若他人之膏粱人自食之於我何有焉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仁義既積於躬由是令聞昭宣廣譽四達則實大榮矣而天下之至文在我矣若他人之文繡人自衣之於我何加焉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良貴

之可貴如此世之欲貴者其思之

**孟子**存疑存疑詩既飽以德主恩惠言此作德行之德新章取義也○說統仁義本德說未聞譽又本仁義說來○翼註問譽仁義中所自有不指聲譽說聲譽世不知亦不害其爲問譽○蒙引不願謂無所慕於彼世非謂自厭薄不願就之意○

方文伯曰兩人之字正對上貴於己的已字重○此節正見其爲良貴非在我重而外物自輕之意故凡註在外

仁之勝不仁也章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人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灰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爲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爲真不能勝是我之所爲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

四書章句

孟子告子

季

懷新堂

孟子曰天理人欲不容並立以常理而言則理可以制欲公可以滅私仁之勝不仁也猶水之能勝火乃一定之理也然仁之可以勝不仁者謂其以常理之天理而勝方萌之人欲耳乃今之爲仁者天理之存無幾而人欲之熾方張是猶持一杯之水救一車薪之火火必不可得而熄矣及見火之不熄遂發之日水不能勝火此言一出而不仁之人皆信以爲仁之難成是我爲仁不力

之故反助於彼不仁之甚者也  
孟子曰勉之勉之仁不仁當兼兩人一人說○謂之水不勝火是他人謂之如此非自謙之辭自謙當在亦終必亡內阮莊自見○說統與於不仁何要說得重把別人的不仁都歸到他名下無非深罪之也○有疑助不仁之甚者言人皆謂仁不能勝不仁却去爲不仁豈不是有助於彼○則勉之此節自不勝火以上是其無益不熄以下是其反有害

亦終必亡而已矣

言此人之心亦且自足於爲仁終必并與其所爲而亡之○

趙氏曰言爲仁不至而不反諸己也

然非但有害於人就是自己也不信之不專爲之不力將并其幾希之仁亦度消滅微而終至於亡矣

五穀者種之美者也章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莠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莠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莠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

四書章句

孟子告子

季

懷新堂

穀不熟則反不如莠稗之熟猶爲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爲他道之有成是以爲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又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爲他道之有成也○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

孟子曰勉之勉之仁不仁當兼兩人一人說○謂之水不勝火是他人謂之如此非自謙之辭自謙當在亦終必亡內阮莊自見○說統與於不仁何要說得重把別人的不仁都歸到他名下無非深罪之也○有疑助不仁之甚者言人皆謂仁不能勝不仁却去爲不仁豈不是有助於彼○則勉之此節自不勝火以上是其無益不熄以下是其反有害

之可見貴在人用之工夫。求學非是舉已熟之成。功而與他道較美惡也。但熟之之工夫。又全在心體。滿滿勿增。強強取。○  
【翼註】心如教極。必以存養為栽培。以克復為耘耨。至天機發茂。德性堅凝。方是熟處。○  
【定字】月仁到熟處。動與仁游。靜與仁俱。時時皆仁。處處皆仁。不待安排。方始是熟。○  
【新安陳氏曰】而已矣者。熟之之說。蓋大為仁之功。外此無他也。○  
【周勉錄註】又不可以仁之難熟。一併是餘意。○  
【符主陳氏曰】莊他道如百工。衆技。百家諸子。皆是。

### 羿之教人射章

【翼註】此章即與以見道。見道不能廢。成法教學。邊俱重。○  
【通章要旨】四箇必字。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獲。學者亦必志於獲。

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發已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

### 四書尊聞錄

孟子告子

聖

惟新堂

### 學射

【翼註】孟子曰。天下之事。未有無法而可成於成者。故善教者。必有所據。善學者。必有所循。不觀之曲。代子善射。其過於羿。羿之教人射。宜若有心得之巧。乃其教之之法。只是開弓引滿。期至於發。率學者亦只是開弓引滿。期至於發。率之外。羿不能有異教。弟子不能有異聞也。

###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終止。然况聖人之

### 道乎

【翼註】良工莫過於大匠。大匠教人制器。宜亦有獨運之智矣。乃其教之之法。只是開規矩矩。矩使之為方。圓學匠者亦只是

引規執矩。學之為方。圓規矩之外。大匠不能別有所傳。弟子不能別有所習也。曲終止。然則聖人之道。可知矣。○  
【翼註】說終引弓滿。發凝神不分。乃可命中。故曰志。志無一定之則。大小方圓。惟所用之。故曰以。○  
【漢說】大抵知行。皆道之法也。處廷之務。一孔門之博約。大學之格致。誠正。古今之為師。為弟子者。其能舍是以為教與學乎。○  
【符主陳氏曰】正意不。會說破。

### 告子章句下

### 凡十六章

###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章

【翼註】此章見禮儀之辨。當論其大分。不當較其小節。分則不但常。非變所能。即變之中。而常自在。食色。一非輕而終不重。於禮。誠萬世為常。而終不輕於食色。孟子

### 四書尊聞錄

孟子告子

聖

惟新堂

豈徒以關任人不經之談。而直欲以嚴理欲之大防也。

###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

### 任國名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

【翼註】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甘食者人之性。而食之中有禮在焉。不知禮與食。孰重乎。屋廬子答曰。食雖切於養生。而又賴禮以節其流。無禮則必失之。縱是禮重於食也。

【翼註】此禮重見禮所以品節乎食。而使不至於貪。食。養下禮重見禮所以品節乎色。而使不至於淫。佚。

### 色與禮孰重

### 任人復問也

【翼註】任人復問曰。悅色者亦人之性。而色之中有禮在焉。不知色與禮。孰重乎。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

**本義** 屋廬子答曰色雖人之所欲又賴禮以別其嫌無禮則必至於淫是禮重於色也任人遂欲難以問曰子謂禮重於食則也設使身當飢餓之際此時若拘於禮則必不得食而死不拘禮則可得食而生當此舉命所關之時向必以禮食乎子謂禮重於色則也設使身處窮乏之中此時若拘親迎之禮則必不可以得妻不拘親迎之禮則可以得妻當此怨職無聊之日向必以親迎乎子謂禮重於食色殆不然也

**附錄** 說約不以禮食如啖來之類○孟子曰不親迎則得妻如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周禮荒政十二條中亦有此法蓋貧窮不能備親迎之禮法許如此

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鄉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

四書章句

孟子告子

詩

懷新堂

何有不難也

**本義** 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乃往鄉以告孟子孟子曰禮之重於食色者理之常任人之所詰問者事之變於答此問何難之有

**附錄** 說約於答何有止謂往應一節下三節先答其言而斷之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

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

**附錄** 舊謂有人之問不難於答者何以言之蓋理欲輕重本自一定之分安得而重而食色輕者乃揀其大分而言也如

任人之論則執其偏勝之說以較量一定之理而本末輕重將失其平矣且如岑樓至高寸木至卑為從其根底而比較之也如不從下面揣摩其根本惟就梢末比並其高低則舉方寸之木可升之岑樓之上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

**附錄** 困勉錄下揣二節當平看不可作相承說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鈞金與一兩羽之謂哉

鈞帶鈞也金本重而帶鈞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兩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

**本義** 金之質至重羽之質至輕為其分劑適均而稱量之也豈謂一鈞至少之金與一兩至多之羽而較輕重之謂哉

**附錄** 蒙引此金字五金之總名○說約此兩節亦以興下節正意不可預出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

四書章句

孟子告子

壹

懷新堂

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

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

**本義** 若任人之論則偏甚矣飢而死食之重者也以禮食禮之輕者也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則食乃殞命所關其重於禮甚矣豈但如所云食重而已哉得妻色之重者也親迎禮之輕者也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則色乃大倫所係其重於禮甚矣豈但如所云色重而已哉此正所謂寸木可高於岑樓鈞金反輕於兩羽也豈可為定論乎

**附錄** 蒙引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此本不是輕但言對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則為輕耳

往應之曰珍兒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珍則不得食則將珍

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

珍戾也摟牽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  
以之相較則禮爲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  
大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  
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斷之  
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

**本義** 惟就兩重者相較則禮爲尤重矣汝何不往應之日子  
以飢死爲誠性食固重矣然敬兄亦禮之重也設使當飢餓  
之際珍戾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珍則不得食則將干犯  
禮義忍於珍戾而奪之乎子以不娶爲廢倫色固重矣然以

#### 四書尊聞錄

孟子告子

孟

懷新堂

正相從尤禮之重也設使當饑餓之時踰東家牆而摟其處  
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棄禮法敢於踰牆而摟之  
乎吾知寧可無食必不可給兄之臂也寧可不得妻必不可  
摟人處子也禮之重於食色也明矣又何難於答任人哉  
**附解** 困勉錄總註雖似抑揚重用權邊其  
實正意是要明禮之重於食色勿誤認

#### 曹交問曰章

**總旨** 新安陳氏曰全章之要在爲之而已中言行堯之行以  
躬行言也末言豈難知與病不求歸求以求知言也求知以  
問其爲之之端躬行以盡其爲之之實則所謂可爲堯舜者  
必真能爲之安有不假脩爲而可安坐以至堯舜之理耶○  
言堯舜有於是豈難知與病不求歸求以求知言也求知以  
問其爲之之端躬行以盡其爲之之實則所謂可爲堯舜者  
必真能爲之安有不假脩爲而可安坐以至堯舜之理耶○  
言堯舜有於是豈難知與病不求歸求以求知言也求知以  
問其爲之之端躬行以盡其爲之之實則所謂可爲堯舜者  
必真能爲之安有不假脩爲而可安坐以至堯舜之理耶○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爲堯舜疑古語或孟子

#### 所嘗言也

**本義** 曹交問孟子曰聖人莫過於堯舜堯舜之爲道疑若古  
今絕德非人之所能爲乃有言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不識果  
有此理乎孟子曰堯舜雖聖與人  
同類何不可爲之有信有此理也

**附解** 四書原義有諸不是問有此言否還是問堯舜可爲  
否也○翼註然不徒然其有是言直是決可以爲意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  
則可

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

**本義** 曹交不喻爲字之意乃以形體自負曰交聞自古能爲  
堯舜者莫如周之文王商之成湯文王長十尺湯長九尺是  
有此非常之軀幹方有此非常之武功今交九尺四寸以長  
此文不足比湯有餘似其聖人之體貌矣及揣己力量但知

#### 四書尊聞錄

孟子告子

孟

懷新堂

食粟焉耳更無他長可以表見於世有其形而無其實  
交之有愧於湯文遠矣敢問如之何乃可以爲堯舜乎  
**附解** 四書原義如何則可不是  
問爲之法只是愁不勝意

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  
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鳥獲之任是亦  
爲鳥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

匹字本作鳴鳴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爲驂是也鳥獲古之  
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

**本義** 孟子曰欲爲堯舜奚有於是形體哉亦惟勵作聖之志  
而已自脩其其不如湯文者就其如湯文者而勉焉而已  
矣譬如有人於此向也不用力而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  
力人矣今也肯用力而自任曰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有力

無力在舉與不舉之間。然則有能舉烏獲之任者。不必其形體之相似。是亦今之烏獲而已矣。若使能為堯舜之所為。豈不即今之堯舜乎。人於堯舜之道。往往以不勝任為患。豈知力之不勝。不足為患。患在甘於暴棄。畏其難而弗之為耳。何不勝之足患哉。

**新**安陳氏曰。為之一字。為此章之要。所謂弗為耳。及下文所不為也。皆與為之而已。一句相應。○齊合註。不勝匹。舉百鈞。舉烏獲之任。總在一人身上。○存疑。無力有力。兩篇為字。輕與上下。亦為弗為。○為字不同。○翼註。力不同。料如何。人人能為。此意。只要使其形體之拘。言其論其人能舉烏獲之任。便是烏獲。不必形體似烏獲也。○弗為耳。泛就聖道。說是自暴自棄。而不為下節所不為也。專說敬長。是驕盈躁暴。而不為。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設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四書章句

孟子告子

朱

復新堂

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為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

百姓盡日用而不知耳。

**且**堯舜亦不難為也。今夫長者在。前我徐行。而讓步於後。這便是知敬長之禮。謂之弟。使長者在後。我疾走而突出其前。這便是有敬長之心。謂之不弟。夫徐行者。不過於步趨之間。這先後之序。豈有甚高難行之事。為人者。所不能者。惟其忽長幼之節。是以廢事長之禮。這自不肯為耳。豈知此孝弟之道。近之則吾人知能之。其推之實。聖人盡性之事。堯舜親睦九族。而後有平章之化。舜惟慎微。五典而後有風勵之休。是堯舜之道。亦只孝弟而已。豈得如毫末於其間哉。矣字可見。○存疑。孝弟之理。通於上下。舉其近徐行後長者已。

孝弟也。極其遠。則堯之親睦九族。平章百姓。舜之普愛羣臣。而天下定。此孝弟也。此是實理實事。

子服堯之服。隨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隨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言為善為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陋驕率。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理。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

**堯**舜不難為。而為之機。則在吾子也。子若被服。意之所服。隨堯之所言。隨堯之所行。衣冠言動。一循乎孝弟。則雖不必容貌如堯。是亦一堯而已矣。子若被服。意之所隨。隨桀之所言。隨桀之所行。衣冠言動。一循乎孝弟。則雖不必容貌如桀。是亦一桀而已矣。夫能為堯。則必能為桀。而由堯則必入於桀。子可不慎擇所從哉。

四書章句

孟子告子

朱

復新堂

**曹**交問。孟子之言。有感於心。曰。交初疑聖道難為。幸而得聞夫子之教。乃知堯舜可學。而至此一念求教之誠。有不客自己者。交得見於鄉君。可以假借旅館。以為駐居之所。願暫留於此。而受業於夫子之門。竊庶幾得盡聞聖道之傳。終成學聖之志矣。

曰。交得見於鄉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

**本義**曹交問孟子之言。有感於心。曰。交初疑聖道難為。幸而得聞夫子之教。乃知堯舜可學。而至此一念求教之誠。有不客自己者。交得見於鄉君。可以假借旅館。以為駐居之所。願暫留於此。而受業於夫子之門。竊庶幾得盡聞聖道之傳。終成學聖之志矣。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閒。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

**本義** 夫假借而後受業。則其求道之不篤可知。孟子乃從而拒之。曰。子欲假借受業者。意以道之難知。而求師於我也。不知這箇道理。其於性分之內。著於日用之常。譬如大路。爲衆人之所共明。豈有難知之理。而待人指示。故但人自不知。所以求之耳。子誠歸於家庭之閒。而求此道於事親敬長之際。則行止疾徐。隨所寓而皆道。疾者動。隨所動而皆道。不必身親授受。而師資有餘矣。何必留此受業。而後可求道也。

**附錄** 孟子曰。大道若大路。然如父當慈。子當孝。兄當友。弟當恭。之類。此理昭然。智愚所共曉者。故曰。豈難知哉。此莊指衆人之類。此理昭然。智愚所共曉者。故曰。豈難知哉。此莊指衆人之類。

四書尊聞錄

孟子告子

李

懷新堂

所可與知者耳。若夫精微之蘊。則亦有未易知者。○或言本文道字。恐難專指孝弟。曰。孟子已說在前。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不然。朱子何以曰。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閒。○翼註。大路明白。現前故下句云。豈難知哉。純以知言。不可說大路喻共由。○蒙引。人病不求者。或後於私。或後於氣。自暴也。自棄也。○子歸而求之。或以爲反而求之。非也。歸字是對留受業於師說。故註云。不必留此而受業也。○註。隨處發見。無不可師。只言依他行便。便是道也。

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章

**本義** 說統通章以仁孝二字作主。高子在怨下。其爲小人。孟子在怨上。見其爲仁孝。凱風是借來比。例通章只重小弁上。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

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傅爲作此詩。以敘其哀痛迫切之情也。

**本義** 公孫丑問孟子曰。吾聞高子之說詩也。以爲詩三百篇。多仁人孝子之言。惟小弁乃小人之詩也。孟子問曰。高子以爲小弁爲小人之詩。其說云何。公孫丑曰。高子謂詩之爲教。溫柔敦厚。今小弁處父子之閒。而爲發怨之辭。此所以爲小人之詩也。

**附錄** 襄合註。小人對仁人孝子看。○蒙引。怨只是哀怨。不必直謂怨親也。○翼註。怨是公孫丑連高子之意。如此後凱風何以不怨。方是公孫丑自出已意言之。

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

四書尊聞錄

孟子告子

李

懷新堂

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固謂執滯不通也。爲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

**本義** 孟子曰。凡說詩者。當會其意。而不可泥其言。固哉高叟之說詩也。夫謂小弁爲怨。則可謂怨爲小人。則不可。何者。小弁乃怨其所當怨者也。譬如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此人我雖知其殺人不可不怨。然不過從旁談笑而開導之。初無急迫之意。此無他。以越人與我情分之遠。利害本不相關。故因其疏而疏之也。如使其兄關弓而射之。此人則恐陷其兄於殺人之罪。當必向前垂涕泣而勸止之。不勝其遑遑之情。夫此無他。以兄與我手足至親。休戚本同一體。故因其親而親之也。今小弁處父子之閒。正與其兄關弓一般。故其爲詩哀痛迫切。庶幾動親心之感。悟正是垂涕泣而道之意。蓋親親也。夫親親之心。乃至誠惻怛之念。仁之發也。未有小人而仁者。而可謂小弁爲小人之詩乎。高叟之說詩。所以爲固也。

附錄 註詩雖主於溫厚然亦有當怒者必執彼以例此是  
執一不通故曰問。又註爲詩猶云說詩也。說統越人與  
其兄所射總射有人於此之人。又註越人兩段作四箇人  
看兩已字作旁觀者說重其兄一邊。親親仁也乃一事之  
仁非全體之仁。又引集註云親親之心  
仁之發也依此當以仁爲親親之根源

曰凱風何以不怨

凱風邇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  
責也

附錄 又問曰小弁之怨同是親親至於凱風之詩七子不  
得於其母猶小弁不得於其父也何爲痛自刻責不怨其親  
乎

附錄 新安陳氏曰母生七子而寡不能安其室七子作詩不  
敢非其母引罪自責謂子不能慰其心使母不安以感動之

四書尊聞錄

孟子告子

奎

懷新堂

也。○(翼註)丑非疑凱風只是  
舉以例小弁意不當怨耳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  
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  
不孝也

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

附錄 孟子曰人之情本無親疎而父母之過則有大小凱  
風雖有過然祇以一時之私心而少有虧於父子之天性是  
過之小者也若小弁信議廢嫡則傷天地之大和居父子之  
至性是過之大者也親之過大而漠然無動其念則親既  
絕我我又自絕於親已疏而益疏其薄於親矣親之過小  
而我遂憤然繼之以怒則是以有故水亦不能容乎石微激  
而遽怒其不可磯甚矣以此觀之愈疏是有忘親之心忘親  
不可謂之孝也此小弁所以怨也不可磯是無親親之心不

能順親亦不可謂之孝也此凱風所以不怨  
也怨與不怨各有攸當惡可比而同之手

附錄 又引七子之母過在身家宜日之父過係宗祖七子之  
母所失者不自制其一已情愆之私而宜日之父所失者三  
綱九法數而四海覆矣此其過之小大可見。又註磯是  
借字不可特云不容也。○(集註)磯水激石也當云激水石  
蓋水之行處有石水行不去遂激起  
而叫號矣。○說約石輪於水喻子

孔子曰舜其孝矣五十而慕

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爲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下一  
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  
之怨未足爲怨也

附錄 昔者孔子嘗曰舜其爲孝矣年五十猶怨慕其親  
而不忘夫舜以怨慕而稱至孝則小弁之怨未可謂之不孝

四書尊聞錄

孟子告子

奎

懷新堂

也何可以小  
人目之哉

附錄 淺說舜之怨慕怨已而慕乎親也小弁之怨怨已而亦  
怨親也實未免有不同者孟子亦姑引以爲證而取詩意之  
近厚

宋牼將之楚章

總論 新安陳氏曰此章大意與首篇首章相似利端一開利  
心競發而太倫將不淑讀其詞有甚於交兵者交兵不過殺  
人身耳言利則必傷害人心孟子  
此章於過人欲奪天理之章焉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

宋姓輕名石丘地名

附錄 昔宋牼將往楚孟  
子偶遇於石邱之地

曰先生將何之

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

**本義**孟子因問之曰先生此何意欲何往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王我將有所遇焉

時宋輕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按莊

子言有宋鉏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強聒不舍疏

云齊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卽此人也

**本義**宋輕曰今百戰之皆莫甚於戰爭而列國相爭莫強於秦楚我聞秦楚之戰與兵構怨意將南向而見楚王說以罷

四書尊聞錄

孟子告子

卷

懷新堂

兵息民之說使無攻秦設或楚王不悅吾言我將西向而見秦王說以罷兵息民之說使無攻楚不遇於楚必遇於秦或

者三王之中將必有一處遇合焉

**附錄**四書脈構兵處且漫說兵連禍結恐侵下不利意○遇合也以言聽計從說○翼註二王我將有所遇是說不遇於楚必遇於秦不可倒說

不遇於秦必遇於楚

曰則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將言其不利

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爲說其志可謂

大矣然以利爲名則不可也

**本義**孟子曰先生往說秦楚是輕也道通之際尚無問其詳只

而不見害也我將說以兵連禍結之害使之知其不利而自  
發耳孟子因問之曰當今策士皆以戰爲言尚先生獨於兵  
戈擾攘之時而以罷兵息民爲說意在想天下於安寧之歲  
大矣但策士國家之事宜爲通理不宜爲利害今先生欲言  
構兵爲不利則是以利爲名而欲秦楚  
之王惟利是從名號實有所不可也

**附錄**折衷說箇不利便伏箇利字在故以爲不可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

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

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

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本義**何以見以利爲名者之不可哉蓋有利則必有害也先

生以利說秦楚之王而謂罷兵息民乃國之利由是秦楚之

孟子告子

卷

懷新堂

王欣然說於利以罷三軍之師三軍之師得免於鋒鏑死亡

之憂其誰不樂是士卒亦樂罷而悅於不戰之利也利之名

倡舉國之人皆熙熙然爭鬻於利爲人臣者懷國利之念

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國利之念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國

利之念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之閒終去仁義只懷利

以相交接吾恐見利則爭大利則怨親愛之心既亡篡弑之

禍將起國不至於滅亡者未之有也利之爲禍如此

**附錄**翼註師卽士也勿分將帥卒徒○懷字假說字來最重

○家訓臣子弟不必拘定三軍中人意○利說秦楚利字以

息兵言臣子弟不必拘定三軍中人意○利說秦楚利字以

上只言下之事上而下乃兼言相與者感也○南軒

張氏曰古之謀國者以義理不以利害○人欲之所以

分而治忽所由係也說之以利使其能任事利心不能兵雖

息一時之患而禍

利實傷萬世之身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

是三軍之士樂能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  
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  
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  
必曰利

此章言休兵息民為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  
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

本義利既不可為名則當以何者說之亦有仁義而已矣先  
生若以仁義說秦楚之王而曰殃民非仁過制非義由是秦  
楚之王欣然悅於仁義以罷三軍之師三軍之師得蒙休息  
生養之澤其誰不樂是士卒亦樂罷而悅於仁義之道也仁  
義之名一但舉國之人皆將熙熙然爭趨於仁義為人臣者  
懷仁義之心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之心以事其父為

四書尊聞錄

孟子告子

亥

懷新堂

人弟者懷仁義之心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之朋皆去  
利心只懷仁義以相接也吾見彝倫式敘上下交歡有尊  
君親上之風無悖逆凌犯之俗其不能與王業而王天下者  
未之有也仁義之造福如此先生亦持此以往可矣何必以  
利為言哉

附錄存疑以仁義說秦楚之王只是就攝兵上說其非仁義  
不是攝兵外別說他去微仁義也○家訓仁義說秦楚仁義  
字以不殃民為仁不踰制為義言懷仁義仁義字寬說是一  
點公心無為而為之意○存疑懷仁義以事其君是懷箇仁  
義之心去事君不是把仁義去事君也蓋其所以事君者只  
是見得道理當如此初不為一己富貴之圖便是懷仁義以  
事其君也○套合註何必曰利此句結上上與上兩條

孟子居鄒章

總釋齊桓公曰此章見孟子於禮意之問是否之際權衡  
輕重各稱其宜如此○說義言節為相處守四字及居鄒平

附錄存疑不取章二字是論  
得之鄒不取之平陸是論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  
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

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為之居守其  
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  
報也

本義昔孟子居鄒有任君之弟季任者因其兄有朝會之事  
為之居守其國使人自任至鄒執幣帛以爲納交之禮孟子  
受其幣而不往報焉及處於齊平陸之時儲子為齊相使人  
自齊至平陸執幣帛以爲納交之禮孟子受其幣而亦不往  
報焉其受幣之同如此

四書尊聞錄

孟子告子

亥

懷新堂

附錄存疑居處二字少有別居意當處處皆然蓋都是父母之  
國平陸其所寓也○說統曰居鄒曰平陸曰處守曰為相此  
是敘事中書法都未道破○  
蒙引不報者不往答拜也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廡子喜曰連  
得聞矣

屋廡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附隨而問之

附錄及至他日孟子由鄒之任乃見季子以報前日之禮又  
一日由平陸之齊却不見儲子以報前日之禮其報禮之異  
如此屋廡子喜曰連也仰慕夫子之道每欲請問但無附隨  
之可與今觀處季任儲子之事一見一下見是必有義理存  
乎其間我得其間  
陳而可謂問矣

附錄蒙引連得聞矣謂已得聞而  
問也非謂孟子所處有問陳處也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

言儲子但爲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邪

屋廬子問曰季子儲子同一幣交則宜同一往見也今夫子至任就見季子及至齊却不肯見儲子夫子之舉豈是爲儲子爲齊相不似季子攝守君位之尊故輕之而不見與

折衷爲其爲相與乃故設此問以探其義理所在非真以此疑孟子也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川也言雖享

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于享故也

孟子曰君子交際之義其論道理不論名位我之不見儲子非以其爲相之故也獨不觀之書乎書曰凡人獻享於

四書章句

孟子告子

充

懷新堂

上貴在禮意有餘若物有餘而禮不足是儀不及物即謂之日不享惟其未嘗用志于享故耳書之言如此

此處字指本言故下文便云禮意多厚也不可因多字遂謂是禮文○書所享指天子孟子引之則謂享賢者事也○齊合註曰不享言是謂非享也非謂我不享之也

爲其不成享也

孟子釋書意如此

夫以物享人書乃謂之不享者何蓋人必有恭敬之心將幣帛之物方可以成享禮若不用志於享而徒致飾於幣帛之陳則有文無實不成享禮矣書所謂不享

者蓋爲此也下亦可知我不見儲子之故矣○此章引此句最當玩味要見是發上文未發之意莫與上文不享一般存要深一步正是解那意○存疑惟不役志于享是書自解下不享意爲其不成享也○是孟子解書曰不享意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鄉儲子得之平陸

徐氏曰季子爲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

禮意已備儲子爲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雖以

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

屋廬子得孟子所以不見儲子之故遂欣然有悅於心或人不知其意以爲同一幣交何有咸享不咸享之辨乃疑而問屋廬子曉之曰但觀二子之所處可知矣季子爲君居守若自任至鄉必出境而遠涉越國見賢國雖與守其不得之鄉者乃勢之所不能非心之所不欲也若儲子則異乎是其官則齊相也既無居守之責平陸乃齊邑也又無越國之勞可來而不來是其不之平陸者乃心之所不欲非勢之不能也夫季子不得之鄉則雖以幣交而禮意已備此所以謂之咸享儲子得之平陸而不一至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此所以謂之不咸享也又何疑哉

四書章句

孟子告子

充

懷新堂

附錄翼註季子不得之鄉有居守及他國二意儲子得之平陸有爲相及境內二意○嚴源輔氏曰不得之鄉而不來則是制於禮者也得之平陸而不至則是簡於禮者也制於禮者欲爲禮而不可簡於禮者可爲而不欲君子之所爲一視其禮意之輕重而行吾義而已

淳于髡曰章

說說通章以仁字爲骨上以心理述一字爲目以用仁三字爲關鍵○意約此章三答首答孟子之去爲不仁答言不論去就但無私心合天理則歸於仁矣去亦不必有名實答言賢者於人國必有益也○三答孟子之去爲不仁答言賢者固不可識也孔子見之則知其用意忠厚故去國之故不肯明言直俟孟子再發明之則孟子之去亦亦必有不欲明言者矣周未知宜其曉曉耳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在三卿之

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為先而為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為後而不為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

本義淳于見明孟子仕齊無功而去乃嘆之曰上君子處世只有出處兩端若以功名為急務而先之是心存於救民而為人也若以功名為緩圖而後之是志在於守己而自為也。自為為人總求此心之安仁者之事也。今夫子當路於齊位居三卿之中則非自為之時矣乃上無以致君下無以澤民名實未加於上下忽然致仕而去又不能終其為人之志人己兩無所成進退兩無所據仁者固如此乎。

四書尊聞錄

孟子告子

丰

懷新堂

問說統名實即功名二字名生於實者也。先後作緩急解為人自為免難並言其實致讓重為人邊。蒙引為人似可兼正若教民而朱子於此獨言教民大抵必正君而能教民也。大國三卿是時齊雖僭號稱王卿猶仍舊。困勉錄仁者固如此乎作既不成就又不成出看。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

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

本義孟子曰子疑我其國為未仁是徒泥去就之迹而未能深識我之心也。且以古人言之古有述近於為己寧居下位而不肯以我之賢事君之不肖者伯夷也亦有述近於為人感幣聘而五就湯因湯進於桀而五就桀者伊尹也。伊尹於為己為人不能不兼而必事之不辭小官而必居之於道下思也三子者或去或就或就或去而無所不為也。伊尹之所趨向則一也所謂一者何也乃仁之所在也蓋去者絕俗就者非俗世有去有就者非無定守總歸於心之無私理之當然耳然則君子處世可避則避可就則就有意於為己以名實為先可去則去亦非有意於為己而以名實為後求合乎此心之仁而已矣何必行之盡同乎。

四書尊聞錄

孟子告子

圭

懷新堂

非沽名也天下無道在所當去是其心固無私而其去亦合天理也下惠之不去非貪祿也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不以三公易其介其心亦非有私而於理亦合也伊尹之有去有就其就湯也感湯之聘欲以其道覺民其就桀也以湯之進其悔過遷善也其去而就湯也以桀不悔過而湯有可就亦非為利祿也其心求皆有私於理亦合也。蒙引君子亦仁而已矣說開去不指三子孟子自謂也。蒙引仁字同字俱根人已先後意講。困勉錄何必同是言君子一人之先後不必同不是言君子與古人不必同。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幾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公儀子名休為魯相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堯曠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為也。

不義。淳于髡又譏孟子曰：賢者處世之趣，固難盡同，而其濟世之功，實難取必。昔者魯繆公之時，以公儀休為相，而秉國之政，以子柳子思為臣，而分理庶職。此二人者，皆當世所謂賢人，而繆公用之，宜乎魯之日強矣。乃當時鄰國交侵，疆宇日蹙，魯之削弱，蓋其以此觀之，賢者原無益於人國，其去就未足為重輕也。

附錄：梁引為政者相國之任，為臣則凡有列庶位者皆是。○四書脈：若是乎賢者二句，不專指公儀休等言，正暗寓孟子意。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則何可得與？

### 百里奚事見前篇

孟子曰：賢人去國，國之存亡，彼豈何可謂其無益哉？昔百里奚初仕於虞，虞公貪受晉賂，不聽其言，遂見執於晉，與就

### 四書尊聞錄

孟子告子

圭

懷新堂

俱亡。及其在秦，穆公加之相位，言聽計從，遂霸西戎，顯名天下。夫以虞公一不用百里奚，即至於滅亡，而不救雖欲求如魯之削地，不可得矣。然則魯之備至於削而不亡者，猶賴羣賢維持之力也。豈可謂賢者無益於人國乎？

附錄：說統簡意，重用不用上，百里奚非愚於虞，而智於秦，只與不用耳，不用賢二句，推開說。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驕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豈未嘗觀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見，必識之。

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驕，齊人，善歌，高唐，齊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見以此譏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為賢也。

本義：淳于髡又譏孟子曰：賢者之抱負，難知，而事功易見。使其果有益於人國，豈不知者乎？昔者衛人王豹，善謳，居於淇水之上，河內之人，凡近淇水而居者，皆化之而善謳。齊人驕，善歌，居於高唐之邑，齊右之人，凡近高唐而居者，皆化之而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因夫死於戰，哭之而哀，至於城為之崩。由是一國之中，其俗皆變而善哭，即此三事，推之可見名實相須，有才猷，雖著於內者，必有功業，昭著於外。如有才以實其事，而無功，效之可指者，見未嘗觀之也。看梁當今之世，實是無賢者耳。若果有賢者，則其才猷自足以經世，功業自足以及民，豈必如其人矣。今既未見其人，安望其有益於國哉？

附錄：新安陳氏曰：譏辭有曲折也。歌，長言也。○吳氏程曰：按左傳，禮記皆無華周妻哭之事，不過帶說華周驕，驕善謳，稷過門不入耳。○劉氏註：內以抱負言，外以功業言。為其事，即頂有諸內，無其功，即反形諸外。四句一正一反，作兩層看。○案：合註是故句暗指今日齊國言。

### 四書尊聞錄

孟子告子

圭

懷新堂

附錄：左傳：襄公二十三年，齊侯襲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明日先遇莒子，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日請有盟，華則對曰：食貨棄命，亦君所惡也。吾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厚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處，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劉向說苑：齊莊王攻莒，杞梁與莒戰，遂圍殺之，二十七人而死者，間而哭，城為之陷，而為之崩。

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

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女樂遺魯，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

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燔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  
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燔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為  
為肉者固不足道以為為無禮則亦未為深知孔子者蓋聖  
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為無故而苟去  
故不以女樂去而以燔肉行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  
眾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為豈髡之所能識哉尹氏

曰淳于髡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

孟子曰賢者固未易識也蓋即孔子之事觀之昔者孔  
子為魯司寇魯之君相惑於女樂而不之用孔子之心已決  
於去而猶未去也時方有祭祀之舉而燔肉不領於孔子於  
是孔子不脫冕而行當是時人之不知者以為為肉而去固

四書尊聞錄

孟子告子

書

懷新堂

不知也即知者以為為無禮而去亦未為深知也乃孔子則  
欲在己以輕去之微罪行而不顯其君相之失且去以燔肉  
亦為有辭又不欲為無故而苟去也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  
厚如此然則君子之所為信有出於常情擬議之外者眾人  
淺陋之見固莫得而識其

心也又何輕量賢者哉

從而祭當受女樂時隨後即有郊祭之事非孔子往從祭也  
疑非行旅之服不脫冕而行言去之意也此亦見孔子名實  
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也一榮引孔子以燔肉不至而行其用  
意欲人各其以細故去國而孔子有微罪也非謂以君相之  
微罪而行也此所以為不顯其君相之失以為用意忠厚也然  
雖細故亦其最可去之故也王氏曰以微罪而行仁也不為  
辭於去也孔子之所為仁義而已一黃註君子之所為信心  
不為去也故眾人不知其出於忠義也一四書脈此節亦重為  
此二句特明正當之意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章

總旨 齊合註此孟子第五篇  
不行也要見世變愈趨愈下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  
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商湯周

文武也丁氏曰夏昆吾商大彭豷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

本義 孟子曰自古治世安民德莫有過於三王者三王既往  
五霸迭興雖不無扶義撥亂之功然在當時之天下不可謂  
無功而在三王之世不得謂無罪是三王之罪人也至於今  
之諸侯不惟不容於三王之世亦且不容於五霸之國殆又  
為五霸之罪人也至於今之大夫雖若有功於諸  
侯而實得罪於諸侯殆又為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四書尊聞錄

孟子告子

書

懷新堂

開闢家訓三王提起下將五霸諸侯遞言其罪○說統罪在  
無王處見之此處且未露○新安陳氏曰五霸宜從前一說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  
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  
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讓  
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據諸侯以伐諸侯者也  
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培克聚斂也讓責也移之者誅其  
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帥諸侯



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援率也五霸率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自入其制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

本義所以見五霸巧王之罪人蓋三王之制紀綱與衆法所守之土地也諸侯以時朝覲於天子之廷言述職述職者述其所脩之職事也時乎春也時乎夏也時乎秋也時乎冬也於歲內諸侯省於國中見有播種不足者必賑貸以補益之使其不妨於耕時乎秋也時乎冬也必賑貸以周助之使其不妨於斂於國中見有糧食不給者必賑貸以周助之使其不妨於斂於國中見有思慮故其時之民皆家給人足而無匱乏之患也試以巡狩之事言之天子入諸侯之國內見其未聖之土地能開闢已熟之田野能脩治老耆養之而不至凍餒賢者尊之而回或遠逸日用俊傑有材之士使之布列庶幾分猷而宣力是能克謹侯度有功於王室者

四書尊聞錄

孟子告子

夫

懷新堂

也從無廢乎廢以上地而諸侯莫不勸矣若入其制而土地荒蕪不闢亦不治也老者遺棄而凍餒不免賢者放失而禮意不及惟用指克緊敬之臣使之指下往土盡政而殃民如此是意棄封守違背乎王章者也從無歲乎歲其意尤而諸侯莫不懲矣以述職之事言之諸侯朝於天子本有常期也設或一次不朝是毀上之漸也則貶其爵位以次而降其官再大不朝是陵替之端也則削其土地以次而降其祿如三次不朝則作亂已極不但當削其地而已遂命六軍之衆往誅其人而更置賢者以守其國焉三王之制如此由此觀之可見禮樂征伐之權皆由天子臣下無敢自專者故天子但由令以討罪而不必親興伐國之師諸侯但奉命以伐人而不散擅興討罪之旅此禮樂名分所在三王以來未之改也今五霸不用天子之命率連與國之諸侯以攻伐諸侯之叛已者各稱爲伐實同於討豈非以臣而僭君以下而犯上得罪於王法者乎我故曰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諸侯率引土地辟澗增壤也田野倍指然地言下文土地荒蕪則兼田野不治在其中也養老者無凍餒之老也尊賢者

知重有德也後稷在位者取用人才而不取捨克之徒也此一句專指布列庶位以脩百職者不與尊賢相混○孟子曰入其制者每當提出王章方見當時諸侯皆爲天子舉其職方見處討之權操自天子不然者五霸之命未嘗無尊賢有侯其政過之心○策引五霸之伐諸侯而必援諸侯以伐之者此正假不處也以爲由公也天子則命方伯連帥伐其罪併諸侯之力而以爲由公也天子則命方伯連帥伐其罪五伯則接諸侯以攻伐實違其法而又竊其法離其法而實壞其法也自天子適諸侯日巡狩至助不給是一節省耕省斂天子諸侯之所同也自入其制至有議是一節省耕巡狩之事自一朝至六師移之言諸侯述職之事以上文觀之則責諸侯之詞之極自天子出固無有據諸侯以伐諸侯之事者也故繼之曰是故天子討而不伐云云而繼云故曰是故二字分明承上

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

四書尊聞錄

孟子告子

老

懷新堂

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山防無遏籜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以脩身正家之要也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

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於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爲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遏繹鄰國內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

本義何以見今之諸侯爲五霸之罪人蓋五霸之中惟齊桓公最爲強盛觀其葵丘之會諸侯也。咸信服人但於盟地之上束縛牲體盛載盟書而無事乎殺伐血其書命之詞有五初命曰罪莫大於不孝有則必誅無赦以正綱常世子已告於天子而並不待易以指國本妻乃已之威權不得以妾爲之以亂嫡庶此齊家之事也。再命曰賢才皆有德者也賢者尊之而除其高才者育之而授以庶職於以彰顯有德此貴德之事也。三命曰本國之老者不可慢必恭敬之以爲高年幼者不可棄必慈愛之以恤孤獨四方之賓客行旅不可忽必善待之以柔遠人此施惠之事也。四命曰有功之

四書尊聞錄

孟子告子

朱

懷新堂

士但當世其祿而不可世其官使名器至於冒濫百官之事但當有分職而不可有兼職使庶務至於廢弛欲舉用有德之士必選於衆而務在得人欲謀殺有罪之大夫必告於朝而不可擅殺此取臣之事也。五命曰鄰國有水旱之災無得而防水利使專於已而病於人鄰國遇凶荒之歲無得而還糴取使我有餘而彼不足至於國邑之土地人民皆當聽命王朝無得專擅分封而不告天子此又睦鄰尊王之事也。戒命既畢又復丁寧之曰凡我同盟之人自今既盟之後當同歸於和好既請信於睦以爲鄰國之交尤協力一心以尊天子之命五霸之禁嚴切如此宜乎諸侯世守勿失者乃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恬然不知有葵丘之會矣其得罪於五霸不亦多乎我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附錄葵丘之會葵丘之會諸侯爲一句非諸侯來齊結盟而不歃血也謂和公也。摘調血乃指血之物塗血於口以讀盟書將以質諸鬼神也。和公咸信服人無事於歃血故但束牲而歃之曰歃其血歃血所以讀書也既不歃血故但束牲而歃下文五命即載書之詞。策固賢才皆有德者也俊傑在位便是育亦不必說如今學校育才。○附註老幼是本國者

外國卿大夫至此爲賓庶人至此爲旅。○取士必得其人也。人也有不稱於世類不限於品格二意。○說曲防注以理泉激水爲解然水旱俱有之國利在無水則壅之使不入激之使來而不惜鄰國之旱國利在無水則壅之使不入激之使去而不恤鄰國之旱。○葵丘葵丘五命非和公所自爲一明天子之禁也。○言歸於好言蓋諸神如詩經言旋廣言之類。○言歸於好不得違五命之禁也。○新安解作無構怨也恐不切。

畏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閒有功

四書尊聞錄

孟子告子

堯

懷新堂

昔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宜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爲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爲罪而反以爲功何其誤哉。

附錄何以見今之大夫爲諸侯之罪人蓋諸侯之設立大夫謂其能輔之以正也。若君之過既已彰著不能犯顏致諫却乃面諛順從以助其失謂之良臣之惡此則過木在背而彼爲之贊助乃柔媚之小人其罪猶小若君之過而不敢勸不詰治多嘆息耶乃先意迎合以導其非謂之逢君之惡此則其罪愈重而彼爲之引誘乃無端之奸人其罪且大今之大夫

夫昔逢時之惡而陷之於危亡之地者  
我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南軒張氏曰君南不善之念其始必有未安於心未敢  
遽達也已迎而安之則其發也必果君以爲已意未死於事  
而彼能先之則其愛也必篤故長君惡於外者其罪易見  
君惡於內者其惡難知易見者害於外難知者害不可言也  
○蒙引長君之惡者未必皆達君之惡達君之惡者未必不  
長君之惡○達君之惡所謂賊其君者也安得不爲諸侯之  
人○

###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章

○蒙引通章前八節是論將事末一節是說慎子○徐敷  
註曰章前有殃民踰制二意不乎大旨是勸令勿殃民而推  
本其制以止其  
妄觀之心也

###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

四書章句  
孟子告子

慎子魯臣

○本義昔魯君欲使慎子  
爲將軍伐齊以取南陽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也用之使之職  
也

○本義孟子止之日其內器戰危事古人不得已而用之者也  
然必教民有素乃可以即成若平時不教民以禮義一旦用  
之是舉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也不謂之殃民而何殃民  
之人乃聖王之所必誅而無赦者吾知決不容於堯舜之世  
矣

○蒙引教民註只重禮義者○華國時兵法之教國所有也  
○蒙引殃民者者字分明作人說○○焦澗曰此節是以利

害論齊

不可伐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慎子善

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

○本義止以理論之縱使子有克敵制勝之才但一戰  
而遂有南陽之地於理且有不可而况於未必勝乎  
○蒙引蓋謂日一戰日遂有此是假設之詞其不  
可之故下文始發明○此節是以是非論齊不可伐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盪所不識也

滑盪慎子名

○本義慎子聞孟子之言遂勃然不悅曰戰勝攻取乃爲將之  
奇功今一戰勝齊遂有南陽夫子猶以爲不可則必如何而

四書章句

孟子告子

全

後可乎此其故則  
滑盪之所不識也

○蒙引此則字  
單承不可過來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

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制

也

○本義孟子曉之日吾明告子以不可之故思昔先王建邦設  
都各有定制天子之都邑地方千里則賦稅所入可以供朝  
覲聘問之需是天子所以禮待諸侯者以足於此耳苟不足  
於千里則經費有虧諸侯之燕享賜賚皆無所出而王朝之  
禮廢矣天子且有定制况諸侯乎諸侯之邦城地方百里則  
賦稅所輸可以供祭祀會同之用是諸侯所以守宗廟之典

籍者取足於此耳苟不足於百里則財用不繼國家之機性  
籍者皆不能辦而宗廟之典藉不可守矣先王之制如此  
則宗廟之典藉與宗廟之典藉常法也藉而藉也諸侯祭會同  
之制受之天子藏之方策藏之宗廟故曰宗廟典藉非以宗  
廟為祭祀而帶言會同也○說統此節舉先  
王建國之初雖雖併天子說重在諸侯上

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  
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

二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之  
意也

諸侯百里之制即以齊魯二國微之昔周公以王室懿  
親著魯之典藉報功之典宜如厚也乃其出封於魯地方不  
過百里當時地非不足而止於百里若有所限制而不得  
越者取其能守魯之典藉而已太公以師尚父奮鷹揚之烈

四書尊聞錄

孟子告子

金

懷新堂

報功之典亦宜加厚也乃其出封於齊地方不過百里當時  
地非不足而止於百里亦若有所限制而不得踰越者取其  
能守齊之典藉而已在天子固不得以優厚之恩加於常制  
之外在二公亦不得以親賢之重過於諸侯之等此二國之  
故典也

兩國始封之制言之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魯地之大皆齊魯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

夫古人以百里受之天子則後人當以百里割其先君  
無所容其地者今魯即周公之魯而地之方百里者已  
四倍於始封之魯其受天子之制已甚矣子以為有王者作欲  
脩明法度以整齊魯則魯之地將有所損乎抑有所益乎  
吾恐以百里之制  
之其當損也必矣

魯地之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魯地之大皆齊魯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

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

由此觀之就使不與一兵不費一民徒手而取彼地以  
與魯在仁者猶以為貪利苟得不費何又驅民於鋒鏑  
殺人於原野  
以求之乎

諸侯百里之制即以齊魯二國微之昔周公以王室懿  
親著魯之典藉報功之典宜如厚也乃其出封於魯地方不  
過百里當時地非不足而止於百里若有所限制而不得  
越者取其能守魯之典藉而已太公以師尚父奮鷹揚之烈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

四書尊聞錄

孟子告子

金

懷新堂

夫越而殃民豈皆魯君之過哉子亦與有責矣夫凡君  
子之事君也務在委曲引導其君使之事事合理而非理者  
不可見諸行且念念合理而非理者不可萌諸心使其事不  
教之民以圖分外地其心可謂不仁而事亦可謂過當矣  
豈君子之所  
以引其君乎

說統引其君三字貫至而已作一句讀引字有多方誘  
掖意而已字正與務字相應○翼註當道屬事志仁屬心然  
不可平說乃是淺深文法必志仁始為當道○困勉錄仁與  
道分言之則為二合言之則為一故此章集註分心與事兩  
項而下章朱子小註謂鄉道志仁  
非二事此乃互相發而不相背也

今之事君者曰章

說統前章責臣之  
達君此約責君之用人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公之所謂良

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

辟開墾也

**孟子**曰人臣事君惟當以向道志仁為先不當以富國強兵為事乃今之事君者見其君樂於聚財則以興利之說自誇其能曰我能為君開墾土地以盡地利充實府庫以聚財貨在今日必以為良臣矣然非暴征橫斂窮民之力何由得之是乃古之所謂民賊也何也君方拂民從欲不能向道不能志於仁而但以聚貨為務是一桀而已乃又為之剋制

構奪以富之以貪

**附錄**有疑辟土地是盡地力李惺是也故註曰開墾故以為富桀不是擴境土者開墾境土當屬賊必克矣充府庫聚斂也○蒙引鄉道即當道也○四書

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

四書尊聞錄

孟子告子

金

懷新堂

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

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

**附錄**見其君喜於用兵則以戰勝之說自誇其能曰我能為君適合與國以壯聲勢每戰必勝以樹功名在今日亦必以為良臣矣然非與師助衆糜爛其民何由得之是古之所謂民賊也何也君方好大喜功不能向道不能志於仁而但以鬻武為事是一桀而已乃又為之

勇爭圖以輔之以威助虐是輔桀也

**附錄**就統盡地力則有財故謂與充是一事一事與國之力則可以決勝故約與戰是一事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

**本義**今之人君皆以民賊為良臣者豈不以國富兵強遂可以取天下乎然利民之財以富富殘民之命以為強其道則

權謀功利非先王之正道也其俗則兼并攻奪非先王之善俗也若幸由今日之道而不能變今時之俗則雖與之以天下而人心不歸國本不固自斃力者又將起而奪之危亡之禍可立而待不能一朝居也夫富強之臣其無益於人國也如此而世主顧偏信之貪

**附錄**翼註道以所行言俗以所尚言俱指富強○蒙引由字變字主君言○說統雖與之天下二句是反跌語此全在民賊上見其必亡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章

**附錄**四書脈此章見中正之法不可廢什一乃中正賦法白圭當時之暴斂欲二十而取一意亦美矣但非聖人中正之法故孟子以貉道開之見其不可行於中國○齊合註首節白圭欲輕稅中五節孟子言輕稅之不可行未節言常法之不可易○存疑孟子辨白圭二十取一之非主意只是言其不足用

四書尊聞錄

孟子告子

金

懷新堂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二十分而取其一分林氏曰按

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與童僕同苦樂樂觀時變人棄

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為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

國家也

**附錄**白圭曰國家因地制賦固不能不取諸民然如今之稅法則甚重矣吾欲於二十分之中而取其一使上不妨於經費下不病於請求不

識夫子以為何如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

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孟子曰：為國者當有公平正大之體，立法者當為經常久遠之規。故什一而取，乃先王治中國之道也。如子二十取一之制，則是貉之道，而不可行於中國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孟子設喻以詰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

夫治國之必資於賦，如用器之必資於陶也。且如萬室之國，生齒甚繁，而但使一人燒造瓦器以供其用，則可足用乎？自圭曰：不可。所陶之器，不足以給萬室之用也。

四書章句 孟子告子 圭 慎新堂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

四書章句

孟子告子

圭

慎新堂

侯幣帛，殯葬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

也。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養殯以飲食饋客之禮也。

孟子曰：子光知此則知諸道不可行於中國矣。夫貉之地，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卿大夫士之制，無百官有司之職，故二十取一而足也。

是所費之少，不必於多取。○家訓：惟黍生之穀，不無城郭至有司重者，故二十取一而足。○家訓：惟黍生之穀，不無城郭至有司重者，故二十取一而足。○家訓：惟黍生之穀，不無城郭至有司重者，故二十取一而足。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

今片中國有君臣祭祀交際之禮，以制紀人倫，不可去也。有百官有司之職，以任用君子，不可無也。若二十取一則交接之禮，備盡廢，是去人倫矣。建設之官，局盡省，是併無君子矣。如此則何以立國？何以治人？如之何其可也。

陶以攻且不可以為國，况無君子乎？

因其辭以折之。

彼曰：以攻且不足以於器用耳，且不可以為國。况中國之大，而可無百官之君子以教人倫乎？君子既不可無，則二十取一自不足於用矣。

四書章句

孟子告子

圭

慎新堂

四書章句 孟子告子 圭 慎新堂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桀小桀也。

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小

貉小桀而已。

孟子曰：子光知此則知諸道不可行於中國矣。夫貉之地，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卿大夫士之制，無百官有司之職，故二十取一而足也。是所費之少，不必於多取。○家訓：惟黍生之穀，不無城郭至有司重者，故二十取一而足。○家訓：惟黍生之穀，不無城郭至有司重者，故二十取一而足。○家訓：惟黍生之穀，不無城郭至有司重者，故二十取一而足。

可為前惟法竟

舜之道可矣  
重大小只是一樣意

### 丹之治水也愈於禹章

達說通章只是兩截意。前一截重順通字。後一截重利害字。篇中把禹與丹對較其得失利弊。此孟子最精微處。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為之築堤壅而注之他國。

孟子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為之築堤壅而注之他國。因自誇其功於孟子曰古今稱治水者必歸大禹。然其用力甚勞。歷時最久。今丹之治水。隄防一築。汎溢即除。不必開其之勢。八年之久也。始有愈於禹焉。

###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西書傳聞錄

孟子告子

兌

懷新堂

順水之性也

孟子曰子之之言過矣。蓋禹之治水。順水之道。而行其所無事也。

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

壑受水處也

是故水性就下。而最下者莫如海。乃衆水之所歸也。禹乃隨山刊木。疏河決川。而導之於海。是以四海為壑也。故凡九州攸同。萬世永賴。而功之及於人者。弘矣。若吾子曲為隄防。壅泉激水。以注之於鄰國。是以鄰國為壑也。是逆水之性。矣。其視禹之治水。何如哉。

孟子曰是故禹以四海為壑。正是水之道也。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行。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

夫水性可順而不可逆。逆之則氾濫無涯。謂之洚水。洚水者。即堯時之所謂洪水也。後山襄陵。下民昏墊。乃仁人之所惡。而欲除其害者也。今吾子以鄰國為壑。則水勢逆行。而鄰國受害。與洪水之災無異。是仁人之所惡者。而乃自以為愈於禹。吾子之過矣。

達說仁人所惡。不重仁人。而重洪水害人。○固勉錄。水逆行至所惡也。俱從說白圭壅水害人。與洪水無異。補在仁人之所惡也下。

### 君子不亮章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反言以決其能亮也。此亦人不可不亮之意。

西書傳聞錄

孟子告子

兌

懷新堂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

孟子曰。有是實心。斯有是實事。若上於心者。不忠信。則凡事苟且無所執持。而事不可立矣。是故君子貴乎亮也。

孟子曰。亮以心言。誠以事言。○仇洽注曰。注云亮與諒同。然論語中。字字單就小信言。此處雖有真字。意知明守固所。以亮仰。能執也。

###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章

說就此章見相天下者。不計才而在量。○又註前六節。只重其為人。也。好善一句。孟子與正子為政。以此其許正子。優於天下。亦以此末二節中。明好善所以。優於天下。重前節下。乃反言以決之。輕看。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本義**魯君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樂正子見用於魯是吾道可行之會吾聞之喜甚而不能寐易

甜差四書脈爲政足舉國以聽故孟子喜其道之得行須知此道是公共之道不必說克之道卽我之道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

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尙而樂正子之所短故尹疑而歷問之

**本義** 公孫丑問曰人必有用世之全才然後可以當大任夫子喜樂正子之爲政必爲其才有足取矣不知樂正子之爲

人果強毅有執可以擔當大事者乎孟子曰否強固非其所

智慮固非其所長也。非又曰果其多聞博識可以

理須治者乎孟子曰吾多聞而少見也○  
**閔**家引強如今言有力量也○賽合註強者於政能拮當

有智慮者於政能圖謀多聞識者於政能通達皆以才言非

國書錄解題

問明知樂正子所短在此。

然則奚爲喜而不寐

丑問也

本義丑又問曰今之爲政者皆以強力知慮多聞爲尚而樂正子皆無之然則夫子何爲喜而不寐

曰其爲人也好善

**木義** 孟子曰樂正子雖無可見之才而其爲人則善人也故

此則正子

之所長也

女幸反、

五問也

本義又問曰魯大國也  
好善一節遂足以治之乎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尙有餘力也

**孟子** 孟子曰子無以好善爲未足也善之量甚大而好善之

乎、用無窮由是理人曰、冬、然不何有、方、大、國、

四書脈好善就翁受之量說要切相度上看優與足不

同范滿爲足優則溢於外矣○說兼好者優於天下以下但

就樂正子說

大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輟千里而來歸之以

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爲難也

孟子告子

**本義**何則善之出諸己者有限善之取諸人者無窮大荷是人之善而有以好之則其意氣所孚風聲所感四海之內皆

將輕千里之遠而來告之以善由是以天下之善理天下之事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附解家訓夫苟好善苟字不可忽言

好善之心極其真而無偽也

人於千里之外士於千里之外則幾希而決之人至矣與

蘇人放千畝之外。士山放一畝之外。其畝外。其畝外。其畝外。

國誰面諷之人居國欲治其行

訑訑自足其智不略善之邪君子小人迭爲消長正邪

聞之士遠則譏諂而諛之人至則勢然也○此章一爲政子

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

經 181—227



本義夫苟不好善則人之善者皆將曰彼之爲人也池然自謂天下之事我皆已知之矣往告以善必不見好也但見池之聲言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無有若千里而來告之以善者善士既止於千里之外則議論而說之入矣與議論面說之人居則所聞者皆非善言而所行者皆非善政矣因欲治可得乎此爲政者之所以貴於好善也此吾之所以嘉樂正子之得爲政也

附錄家訓人將曰人字指善人○說統人將曰三字是從旁草擬之詞○附錄錄子既已知之矣有見於聲音者有見於顏色者說統形容子既已知之之貌勿分貼焉是○(案合註距不是我與距人見其狀貌自遠去而不就也說統是謂賢意語是如上前面說其意○南軒張氏曰好善誠篤非令己私者不能能舍己則中虛虛則能來天下之善於爲天下何有蓋善者天下之公也自以爲是則專已而絕天下之公理微就善焉

陳子曰章

四書章句

孟子告子

奎

懷新堂

附錄家訓此章見君子行道之心固切而重道之心亦不輕惟欲行道則不忍以道自私苟可以就則就而不輟去惟欲行道又不肯以道徇人苟可以去又去了擇其可就而就之總是抱一造爲去就而不失其仕之正也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其目在下

本義陳子問孟子曰仕以行義古之君子未嘗不欲仕也不如何如而後仕乎孟子曰君子之處世不必於仕亦不必於不仕只看適際何如如其可就則就之因未嘗絕人而逃世其所就而仕者有如其可去則去之亦不肯仕已以徇人其亦有三

附錄說統三就三去一是說他委曲一是說他毫無遷就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非行也

則去之

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不朝則去之矣

本義何以見去就之有三也如君子至其國其君接遇之既致其敬又盡其禮而且虛懷以聽謂將採納其言見諸行事此正吾道大行之機也君子則委身以就之既就之後或禮貌雖若未衰而言論終不見用則大違行道之初心惟有潔身而去

附錄蒙引迎接也非出迎也○存疑迎之致敬以有禮猶云恭而有禮蓋亦有致敬而無禮者故兼言之○迎之致敬以有禮將以爲行其言之地非○蒙引言將行其言也一說人君許以行其道也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四書章句

孟子告子

奎

懷新堂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圃公仰視蜚鴈而後去之

本義其次雖未必能行其言也然接遇之間既致其敬又盡其禮此猶足用爲善之機也君子亦欣然而就之如或始勤終怠并此禮貌而簡棄焉是亦不可與有爲矣君子能不毅然而去之乎

附錄摘訓其次其下力因所遇不同而言如云此外另有一樣非以此別人語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況此又有悔過

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  
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

**本義** 其下則寓於人國而行之不行也無時使賢者朝不  
得食夕不得食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  
者不能行其所欲行之道次又不能從其因事而行之言使  
飢餓於我土地欲去而不得去是吾之恥也於是自引刃之  
夫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況此又有飢餓之言而吾窮困  
亦已甚矣故亦可受也夫受其所周是亦就也然其所受又  
當有節不過免死而已  
矣此三就夫之道也

**附錄** 其行其道與從其言不同行其道如彼之道明德也  
吾行其明德之道如彼之道新民也吾行其新民之道彼以  
是舜之道望我吾行是舜之道彼以湯武之事望我我行湯  
武之事也從其言只是爲他因事納諫如有所諫諍之類與  
上文言將行其言也言字不同彼御是行其道也○此末一  
段只言就若不如是則不就而去在其中矣然亦只是暫時

四書章句

孟子告子

衛

懷新堂

之就終  
須去耳

舜發於畎畝章

**總旨** 達說通章不重天心仁愛聖賢全重困之乃所  
以成之以見困窮非不令上智下愚皆有所警省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傳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  
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

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傳嚴武丁舉之膠鬲遭亂鬻販魚  
鹽文王舉之管仲因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  
濱楚莊王舉之爲令尹百里奚事見前篇

**本義** 孟子曰歷觀昔聖賢大抵由困而亨者多也如舜爲  
天子實發於畎畝之中降而王佐若傳說爲商賈鬻賣舉

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至於伯佐如  
管夷吾而中於士官之困孫叔敖則舉於海濱之際百里奚  
則舉於市井之地之數人皆困窮相與佐王

**附錄** 新安陳氏曰舜聖人甘苦也故只  
曰發傳說以下五賢皆困也故皆曰來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  
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之絕也拂戾  
也言使之所爲不遂多背戾也動心忍性謂竦動其心堅忍  
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程子曰若要熟也  
須從這裏過

四書章句

孟子告子

奎

懷新堂

**本義** 夫舜說諸人皆天之所爲生以濟世安民者然皆起於  
困窮拂戾之中者何故蓋君相是極大之任必才全德備之  
人纔足以當之而非備嘗艱難更歷變故則無以成其德而  
達其才也故天將以君相之任付託於斯人也則必先苦其  
心志使內不得舒勞其筋骨使外不得息憊其體膚使飲食  
不充空乏其身使財用不足凡有行事則違拂戾亂其所爲  
使不得得意如此者正欲其窮則反本勞則能思有以竦動  
其仁義禮智之心堅忍其聲色臭味之性而德於是乎益純  
矣問歷世故備嘗世味有以知其所未能知爲其所未  
能爲而才於是乎益周矣大任之能勝夫豈無所自乎  
**附錄** 困勉錄家訓謂是人指舜說等來看來不混爲是○  
家訓必先所以字俱根天說大任原指困○達此空乏其身  
財用空乏也蒙引謂總若心志三句未安○存疑爲是作爲  
有經營運用意行是據見成底行去以所爲者見之行也看  
來只是一事○蒙引動心忍性成其德也增益其所不能  
成其才也或謂只動心忍性便是增益不能則欠了才一腳  
未週也○不必如陳新安以若心志爲所以動心勞體空乏  
爲所以忍性勞體空乏之獨不能生善念乎若心志獨不能忍

嗜欲薄滋味乎○有欲動心忍性增進不能俱小窮獨來  
○困勉錄上節已自大字意在內不必至此節然後推本於  
成說由於困窮之故得之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微於色發於聲而後

喻  
恒常也猶言大率也積不順也作奮起也微驗也喻曉也此  
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  
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橫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  
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  
能警悟而通曉也

四書章句

孟子告子

宋

懷新堂

本義抑不特上智之人爲然而中人之性亦必有過然後能  
改而遷於善焉何則蓋其不能謹於平日以免過故必事勢  
窮蹙以至心困而不舒慮衡而不順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  
能燭於幾微以克過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  
人之聲阻折不堪然後能微悟而通曉感概發於德

創之餘悔悟生於蹉跌之後中人之性大抵然也

附錄家訓臣非常常有過言人緣過後改者恒多也○翼註

困於心是憂鬱不能自舒衡於慮是思索不能自通○朱子  
曰困心衡慮者心覺有其過微色發聲者其過形於外○翼  
合註作屬行喻屬知困心衡慮微色發聲正是過處作與喻  
正是改處○翼註困衡者已知有過故言作微發者方知有  
過故言喻○無量山曰動心忍性是自進退困心衡慮微色  
發聲是退轉而後轉步○翼合註此節有二  
句虛下正言其實也全要在中人以上形容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

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弼之賢士也

○困勉錄上節已自大字意在內不必至此節然後推本於  
成說由於困窮之故得之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也  
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

四書章句

孟子告子

宋

懷新堂

○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  
之者多矣

本義由此觀之然後知人之生全多出於憂患而其死亡多  
由於安樂也人能於安樂之中不忘憂患則有生全之福無  
死亡之禍矣

附錄家訓此節雖是結上文味然後知三字乃是自上文看  
出而別立言耳非收拾上文也全要得警悟人意○新安陳  
氏曰憂患未必便生然憂患則警悟而警悟則其慮深慮深則  
安樂未必便死然安樂則多怠肆而其志荒有死亡之理○  
翼引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之意述  
節都不可如新安陳氏分鼎

教亦多術矣章

是言人而體君子不致之教方有進益處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爲潔而拒絕之所謂不屑  
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脩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  
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  
也

**本義** 孟子曰學者之受教不同君子之教人亦異其教亦多  
術矣何以見教之多術蓋人皆知教之爲教而不知不教之  
爲教如不以其人爲潔而教誨之也者雖曰教而不納然其  
心非忍而絕之實將激而進之是亦教誨之而已矣豈非多  
術中之術乎

**附錄** 義合註前字從心來有固經畫處在內首句處下正  
見其多術○四書脈字不必作孟子○固勉錄不屑之教  
四書會聞錄 孟子告子 朱 懷新堂

誨只是訓不屑教之也以不屑爲教意在末句○註其人若  
能感此二句正就教之心言不可泥着蓋我欲其感悟便是  
教誨不必待彼能感悟而後爲教誨也○新安陳  
氏曰不屑教如孔子於孺悲孟子於滕更皆是

四書講義會聞錄卷之二十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

盡其心者章

**本義** 說此章本是因人合天之學○折衷首節是造其理  
之智次節是履其事之仁末節是智仁各造其極總是窮理  
盡性以至  
於命也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  
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

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  
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  
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  
心則知至之謂也

**本義** 孟子曰心體之所以爲大者正以其具有是性而萬物  
之理無不該也故性有未加則心有所蔽而無以盡其本然  
之量矣苟能盡其心者由能知其性也而吾所以有是性者  
又自天而求也夫有元亨吾得之以爲仁禮天有利貞吾得  
之以爲義智天大無外而性窮其全天人一  
理性命一物不知性則已既知性則知天矣

**附錄** 新安陳氏曰心者神明之舍具衆理之體也應萬事  
心之用也大學章句釋明德或問釋致知之知字此釋心字  
大槩三處互相發云○朱子曰伊川云盡心然後知性此不  
然盡字大知字零星性者吾心之實理若不知得却盡箇甚

惟就知上積累將去自然盡心人能盡其心者只為知其性此句文義與得其民者得其心也相似者字不可不仔細看○家引云終謂知性有二大盡心無工夫盡是大段見功知是積累用工過謂積累用工之言作極本說則可若本文知性字亦是樂成功者說故集注云知性則物格之事也又曰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知性之外再無知天工夫○或以性為理之所當然天為理之所以然者殆未察也此處不必依論語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說蓋未至知天亦未足為知性未有知性而達天者幾說者理便究到所以然處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謂操而不捨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

○然心既盡矣又貴乎有以存之使其一動一靜常在於方寸之中而能為一身之主性既知矣又貴乎有以養之使凡事事物物皆順其當然之則而勿喪其本然之真夫心也性也皆天之所與我者存而放之害之則違天矣故存其心

四書章句

孟子盡心

二

懷新堂

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孟子曰存心者氣不遂物而常守其至正也養性者事必循理而不害其本然也○問盡心存心盡莫是極至地位存莫是初存得道心否曰盡心也未說極至只是凡事便須理會教十分周足無少闕漏處方是盡存也非獨是初工大初間固是操存存在這裏到存得熟後也只是存這存字無始終只存這裏○存這存心工夫兼動靜靜亦定動亦定是也養性亦兼動靜或謂如此則靜時存心就該得養性矣愚謂尚有毫釐之差蓋應事接物順其情而不害是動養也事物未感守其理而不失是靜養也心以知覺言性以理言○朱子曰存之養之即是事心性即是天故曰所以事天也○存疑事天與知天稍不同必窮理之極然後可言知天若存養之始就可言事天矣

存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殊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貳惑者知天之至脩身以俟死則

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為害之○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能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己矣知天而不以殊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脩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為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為智矣

四書章句

孟子盡心

三

懷新堂

○然生死壽夭最人心易動而自始至終亦人之未易保全者必也性無一毫之不知心無一毫之不盡或壽或夭器不足以及諸懷心無一息之不知性無一息之不養以脩身為已任直至死而後已焉如此則天賦於我之正理無不全而歸之矣非所以立命而何知天者智也事天者仁也立命者智仁各造其極而人之能事畢矣○附錄朱子曰殊壽不貳不以生死為吾心之悅戚也○既不以殊壽求其心又須脩身以俟方始立得這命自家有百年在世百年之中須事事教是當自家有一日在世一日之內也須教事事是當始得若既不以殊壽動其心一向胡亂做言○此命字以理言○其說身即心性命即天也

莫非命也章

○淺說上章命字以理言此章命字以氣言然盡道而死順受其正乃所以立命也故曰發其未有不盡之意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為正命故君子脩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

**本義**孟子曰凡人生於天地之間皆自一定之數莫非天之所命但要順受其正而盡其在我之當修以聽其在天之自至耳

**附錄**朱子曰莫非命也此一句是活語在這裏引小則為吉凶大則為禍福莫非順受其正不重順受乃重正字蓋同一命也而正不正分焉君子唯當順受其正而修其身者之所獨

**附錄**新安陳氏曰盡其道即上章所謂脩身是也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

之禍

四書尊聞錄

孟子盡心

四

懷新堂

**本義**惟當順受其正。是故知正命者必不肯行險而立於巖牆之下。凡可以致禍者皆不為也。此所謂順受其正者也。

**附錄**雲峰胡氏曰立命是已造聖賢之域。知命是方入聖賢之階。立知後知在立先。慶源輔氏曰立乎巖牆之下。以致覆壓而死。則乃是人自取耳。非天為之也。蓋巖牆有傾覆之勢。自家却去下面立地。便是自取其覆壓也。是故君子戰兢兢兢如履薄冰。非禮勿動。蒙引曉得正命者必不肯行險。以巖牆言。特舉人所易曉者耳。須會其意。凡行險以僥倖者皆立乎巖牆之下者也。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

**本義**然果何如而為正命。蓋人能存心養性盡其自脩之道而不免於死者乃莫之致而至則其死為正命也。

**附錄**新安陳氏曰盡其道即上章所謂脩身是也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死與立巖牆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為也。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

句未盡之意

**本義**又何如而為非正命。蓋為惡犯罪以致桎梏而死者乃其所自取非正命也。是則盡道而死者不立巖牆之下者也。乃順受其正者也。桎梏死者立巖牆之下者也。乃不順受其正者也。知乎此而立命之說盡矣。

**附錄**新安陳氏曰順受其正理也。立巖牆下非理也。盡道而死理也。桎梏死非理也。君子必以理御氣。

求則得之章

**總旨**存疑此見人當致力於其所可求不必勞心於其不可得也

四書尊聞錄

孟子盡心

五

懷新堂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

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本義**孟子曰甚矣人不可不審所求也。有物於此不求則已。求則得之。不捨則已。舍則失之。得失係於求不求如此是求有益於得也。以其所求者在我所固有之物也。惟其在我故求而可得也。而人乃不知求之何哉。

**附錄**蒙引上三句虛說下方指出言。我合註求則得二句。意相連求便得舍方失可見唯不求求斯益矣。二句須有斟酌。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趙氏曰言為仁由己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

所好

**附錄** 若求之有節制之道而不可求求之亦不可必得而得之有命得失不關於求不求如此是求無益於得也以其所求者身外之物也惟在身外故求而不可必得也而人乃切切然以求之何哉

**附錄** 新安陳氏曰命字以氣言○賽合計求有道言有箇義理在不可求非言求之有法也得有命緊連上句言縱求得之亦有命在末可必得是求之與得不相資也○朱子曰富貴身外之物求之惟恐不得縱使得之於身心無分毫之益况不可必得乎若義理求則得之能

萬物皆備於我矣章

**附錄** 折衷此章總是勉人以盡性之學首言理之具於人下節言得之之妙與其求之之方總是言性之所以盡不重勉之等上

四書尊聞錄

孟子盡心

六

懷新堂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

**附錄** 孟子曰天下之物萬有不齊莫不有當然之理大而君臣父子小而事物細微無一不具我性分之內蓋自降衷以來而此理已渾然各足矣

**附錄** 賽合註萬物指理言我指人身人有此身便有此理萬般具備一無欠缺是謂萬物皆備於我不可謂理在事物皆在事物莫非理○家引計本然對當然說其理之本然下二節言人之當然與中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相似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臭好好色之自然

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其為樂就大於是

**附錄** 夫理備於我本無不實也苟或反之於身私意不萌物欲無累而所備之理皆實有諸己無少虧欠則即不愧不慊不忤泰然順適樂莫有大於此者焉

**附錄** 朱子曰反身而誠見得本具是理而今亦不曾虧欠了他底若不反身而誠只是天下公共之理我無與焉○賽合註反身身字即上句我字○翼註誠是實理自然誠云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下學之誠非聖人之誠也特以爲訓耳○朱子曰檢點自家身上果無欠闕事君真箇忠事父真箇孝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其樂就大於此○賽合註次節是舉已成者言三節方是用工夫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強勉強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

四書尊聞錄

孟子盡心

七

懷新堂

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庶

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

**附錄** 反身而誠者自然循理仁者之域也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以責人者而責之於己以己之所欲者而施之於人是雖未能廓然大公也然私由是而可克矣是雖未能與理爲一也然理由是而可復矣求

**附錄** 朱子曰反身而誠自然循理所以樂強恕而行且慈地把捉勉強做去萬物皆備於我下文反身強恕皆此句爲義強恕者亦是他見得萬物皆備於我子只爭著一箇反身而誠便須要強恕上做工夫亦只是要去箇私意而已私意既去則萬物自無欠缺處矣

行之而不著焉章

**總旨** 鄭陽朱氏曰此章勉人知道而為敬之辭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

**本義** 孟子曰日用之間有是事則有是理人皆行是事而不明其理之所當然焉自理之當然必有理之所以然人皆習其事矣而猶不識其理之所以然焉以此言之則終身由於斯道之中而不知其道者眾也此道之所以不明於天下

**四書尊聞錄** 入 懷新堂

也。知道之學君子可不務哉  
**附解** 蒙引行者據成述而行耳習亦然所謂行之猶所謂日用飲食也如父坐而子當立彼見父亦立也臣拜而君受彼見君亦拜也但不知子之立而父之坐者以父者子之所天父固當坐而子固當立也臣之拜而君之受者以君者臣之所元首臣固當拜而君固當受也此行之而不著者也如是而行之不已則習也既習矣於其所當然者或能知之矣而又不能識其所以然如父之坐子之立其所以然非出於安排也一出於天命之性自然然而有不得不然者也君之受臣之拜其所以受所以拜者非出於矯偽也一出於天性之真自然然而有莫覺其然者也養令正行習總是由著是知

人不可以無恥章

**總旨** 折衷此孟子欲人不失其羞惡之心也○蒙引四恥字皆同惟下一恥字作恥辱說似以事言然其實亦是無恥

也皆以心言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矣

**本義** 孟子曰恥者羞惡之良心也恥吾之未能進於善則善可遷恥吾之未能免於過則過可改故人不可以無恥也人若能以無恥之行為恥而惕然悔悟奮然自新則終身無恥辱之累矣人可自失其恥心哉

恥之於人大矣章

**總旨** 朱氏公遷曰此自其固有之心而言無恥之恥則無恥所以慚也不恥不若人則不若人所以慚也二章正相反表裏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為甚大

禽獸故所繫為甚大

**本義** 孟子曰凡人恥心之存亡即分人品之邪正其關於人大矣哉

**附解** 達說人字要重看

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為機械變詐之巧者所為之事皆人所深恥而彼方且自以為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

為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

**本義** 彼陷溺其心者奸險叵測於機械變詐之巧無所不為此正有良心者所深恥而不為者也而彼方自以為得計蓋



恬然無所用其

**附解** 莊子機有制服人意變計有詭譎人意機變便是巧大病在爲字下○榮引下曰無恥而曰無所用其恥者蓋恥者人所固有獨彼自不用其恥耳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不如人

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

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爲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

**本義** 人而至於無所用恥則無恥一事已不能如人將不顧禮義而無所不爲矣更何事可言若人乎其恥之所繫大也

四書尊聞錄

孟子盡心

十

懷新堂

古之賢王章

**總旨** 說約古之賢王至忘勢一截古之賢士至忘人之勢又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

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

而況得而臣之手

言君當屈己以下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反而實

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

**本義** 孟子曰人之取重於人者必當有以自重古之賢士惟知有道德之可好不知有勢分之足恃也其尊士如此若古之

賢士何獨無所好無所忘哉樂已之道而怡然以自高忘人之勢而漠然如無有惟其樂道忘勢故王公內不致傲外不盡禮則雖欲數見之而不可得夫見且猶不得亟而况得以爵祿奔走而臣之手唯賢王能達賢士之高亦惟賢士方能成賢王之大此隆古之盛所以不可及也

**附解** 榮引賢王曰古賢士亦曰古孟子蓋有感於當時而云也○好善者好人之善也忘勢者忘己之勢也樂其道樂已之道也忘人之勢謂君之勢也何獨不然喚下文言亦有所好有所忘也○致敬以心言盡禮以禮親儀物言

孟子謂宋句踐曰章

**總旨** 翼註此章雖從遊說起而後而道理甚大不必粘定遊說○榮合註總註內重而外輕句屬可以爲尊矣上無往而窮不失義三節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

四書尊聞錄

孟子盡心

十

懷新堂

宋姓句踐名遊遊說也

**本義**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說諸侯予吾語子以遊之道

人知之亦尊爵人不知亦尊爵

趙氏曰舊舊自得無欲之貌

**本義** 夫遊說者往往以人之不知不知爲欣戚汝之遊而諫行言聽人知之也亦舊舊然而無以爲欣諫不行言不聽人不

知也亦舊舊然而無以爲成此遊之道也

**附解** 說統舊舊二字欲其先存此心非於知不知時方始有也○榮引此兩句源頭便自厚德樂義來

曰何如斯可以爲尊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爲尊矣

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謂

**木義**句踐曰鶯鶯若木易能也最問何如斯可以鶯鶯矣孟

子性者謂其理有當尊也吾則恭敬奉持而不敢忽所守

之正如進退出處各有所宜者謂義其理本至樂也吾則懼

欣愛慕而不敢忘夫尊德則有以自重而慕乎人向之榮樂幾則有以自安而不備乎外物之可以慕置矣

附錄度源輔氏曰尊如尊德性之尊樂如樂天知命之樂○

蒙引所謂有以自重有以自安者自得也所謂不慕乎人爾

之樂不從乎外物之得才無從也自得  
內重無欲即外輕此所謂豁豁也

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

實也

四書尊聞錄

孟子盡心

士

懷新堂

**本義** 夫誠尊德樂義。亦何往而不宜哉。故士之當其窮也能尊德樂義。而有可貞之守。必不以貧賤而移。豈至於失義乎。

及其達也。能尊德樂義而有可行之  
道。必不以富貴而淫。豈至於離道乎。

附解 衆引窮不失義窮而尊法樂義也達不離道達而尊德

樂義也窮不失義義字猶德達不歸道字耶德者窮達

存疑上而尊德樂義是就其平日用功言此則推出一步就

其行事也觀本文故字及總註內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得已言不失已也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興道致治而今果

如所望也

**本義**夫砥行飭躬士之所以自愛其身也今能窮不夫義不降志不辱身而生平砥礪之節已完士於是乎不失己焉與

道致治民之厚望於上也今能達不離道上不負君下不負民而蒼生仰望之心已慰民於是乎不失望焉士之窮達皆善如

附解新安陳氏曰不失已如云不失其身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此又言士得已民不失望之實○此章

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

**正義** 不觀諸古人乎古之人得行其志則推此德義於人而功澤加於民不得行其志則脩此德義於身而名實著見於世不得志窮也而脩身見世是窮則獨善其身也德義之在我者我自尊之樂之何已之不得焉得志達也而澤加於民

四書章句

孟子盡心

**—विधि**

懷新堂

是達則兼善天下也。德義之在我者與天下共尊之樂之何  
民之失望焉。卽古人之事而可以見士得己民不失望之實

也此士之所以驚而盡遊之道哉

**附錄**家訓古之人卽尊德樂義士也○**齊合**註善卽德義○

失望之實不得志也

善此士得已之實也

待文王而後興者章

**總旨**慶源刺氏曰孟子此言蓋欲學者不以凡民自棄而以豪傑自期也徐自溟曰孟子此語以興不興分凡民豪傑

之品非以凡民豪傑分與不與之計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

興

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惟上知之資無物欲之蔽為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為也

**附錄**孟子曰古來作人風化莫盛於文王而人之親炙文王者固無不感發以為善矣然必待文王之教化薰陶漸漬而後興起於善者此氣拘物蔽之凡民耳若夫豪傑之士則卓然自立才智過人雖無文王在上固自能興起於善也人可不以豪傑自期哉

**附錄**困勉錄獨言文王者舉此以見例耳存疑謂文王化行而發奮然而往意

附之以韓魏之家章

四書章句錄 孟子盡心 古 慎新堂

**附錄**說統此為世之溺情於富貴者發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欬然則過人遠矣

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欬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

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

**附錄**孟子曰凡人識不足者每以外物為重輕有人於此一旦附益之以韓魏之大家自人視之其快意宜何如者如其自視欬然毫無驕盈之念此其識見高明知吾心有至富至貴者在而外物不足以動之其過人也遠矣

**附錄**蒙引附益也非是既富而又益之也止是言以此加之也○存疑自視欬然者自視若不足也是自簡身心不自滿足不是韓魏之家自不滿其願○翼註此富貴亦是道當得者若不當得時辭之不但自視欬然矣○蒙引過人處在內在前不是就此處為過人故尹氏

曰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

以佚道使民章

**附錄**說統本文二道字最重天下惟道足以服人何怨之有不是令其無怨此心自無可怨也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殺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則雖拂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

**本義**孟子曰人情莫不好佚而惡勞宜其勞之而怨也如使之於民心本欲佚之乃不得已而使其所當使是謂以佚道使民非厲民也民亦諒其心而雖勞不怨矣人情莫不好生而惡死宜其殺之而怨也如上之於民心本欲生之乃不得已而殺其所當殺是謂以生道殺民雖死者亦諒其心不怨其殺之矣夫勞與殺之所及且無怨而勞與殺之所不及

四書章句錄

孟子盡心 孟 慎新堂

又可知矣

**附錄**存疑註播殺乘屋之類其曰之類則固有以該聚池築城等事矣○翼註二怨字即指被勞所殺之人其曰雖死不怨殺者亦自其必死之時言之也

霸者之民章

**附錄**新安陳氏曰首以霸與王對說中言王而不及亦未方以小補綴上霸者之事○達說王霸之辨只存心與無心之間孟子論王霸全在此處分別○困勉錄此章自王者之民至不如為之者只是言王民之氣象而含有王道之大意末節則直指王道之大然須知其是言王道之大不是言王道王道在至誠無心上至誠無心意在言外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為

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

本義孟子曰欲知王霸之道當觀王霸之民霸者之民感上之惡其氣象殆驩虞如也王者之民忘上之德其氣象殆皞皞如也

附錄新安陳氏曰三如字似拘拘如跼蹐如之如語助辭也霸者之民感上之惡而驩虞如霸功淺近易悅故也王者之民忘上之德而皞皞如王者廣大深遠而無遠故也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曰遷善而不知爲之者

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豐氏曰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

四書尊聞錄

孟子盡心

夫

懷新堂

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曰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爲也

本義何以見其皞皞如也如刑以懲民惡王者不能不殺民也然爲民除殘爲民去暴因民之所惡而去之而民且忘其爲殺矣自不以爲怨利以厚民生王者非無所利民也然分之以田里教之樹畜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而民且忘其爲利矣自不以爲功教以正民德王者非不尊民以善也然天生蒸民厥有恒性順其性之自然而導之故民曰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爲之者此所謂皞皞如也

附錄存心之利之養也民曰遷善後也不怨不庸不知爲之皞皞如也民不怨不庸不知爲之皞皞如也此節正皞皞如也註中非有心及使自得之見上之忘也本文不怨不庸不知

爲之者見下之忘也合之上下兩忘也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避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爲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

四書尊聞錄

孟子盡心

志

懷新堂

本義此觀之可見君子凡爲教利爲教所經過者物無不化不必久於此而深治之也凡欲殺欲利欲教所存主者有是心便有是政其感應至神而不可測也夫天地以化神而成覆載之功王者以化神而布甄陶之澤德業之盛直與之同運並行豈但如霸者之功小補其罅漏而已哉  
附錄朱子曰經歷不必爲經行之地凡其身之所臨政之所及風聲氣俗之所被皆謂經歷○存疑過化存神通是就其平日所存言○朱子曰上下與天地同流重鑄一番過相似小補只是逐片逐些子補綴○說後流字重要貼註同運並行意見得天地之神化流至此王者之神化亦流到此正與下小補相反○蒙引所過者化一收不是說不怨不庸以前的事亦不是說不怨不庸以後的事只就不怨不庸者贊王進之大如此蓋王道只是公則大矣私則小矣萬古不能易此理○朱子曰自王者之民皞皞如也而王至此皆說王者功用如此

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章

**總旨**家訓此章仁善字原與開說不得牽扯顯撥單釋政教而不釋仁善者以言聲不待釋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之實而為衆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

**本義**孟子曰為治之道固欲其兼全尤當知所尤重如人君有不忍人之心所謂仁也仁之發於語言號令者謂之仁言仁之被於民而歌頌顯揚者謂之仁聲二者皆有以入人也然仁言發於已而未必其然且但出於一時仁聲傳於人而巳有所試且又著於平素仁之入人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附解**蒙引此一句只就入人上說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此以政教得效之小大言

四書尊聞錄

孟子盡心

六

懷新堂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

**本義**然所以為仁言仁聲者不外政教兩端而政教之效又有異者政之善教之善皆有以得民也然善政以紀綱法令整飭民於事進善教以仁義禮樂道化民於性分善政得民之效小不如善教得民之效大也

**附解**翼註政雖是法制禁令之善政則與惡政不同矣亦能得民但不及善教之入人深也禁令政之行也善教註以道德齊禮解之其入人深也禁令政之行也善也齊禮教之具也仁言仁聲字上虛註制外格心即下節意勿出用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

**本義**試以其得民者言之善政所設民皆遵守約束畏之而不敢玩善教所感民皆歡欣鼓舞愛之而不忍忘善政不止民畏已也取之有道用之有節百姓足而君無不足有以得民之財善教不止民愛已也孝弟忠信人以此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或忘其勞或忘其死風俗淳厚教化大行有以得民之心夫畏揚於法也愛生於心也苟至於愛而畏不足矣民心本也民財末也苟得其心而財在其中矣故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而仁言仁聲之入人者從可知矣

**附解**家訓愛之是感於其政而愛戴不忘得心是化於其教而回心向道○陸聚岡曰畏愛在政教之初得財得心在政教既成之後

四書尊聞錄

孟子盡心

九

懷新堂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章

**總旨**存疑此章大意是言在人皆有本然之善以見人之不可失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繫於人

**本義**孟子曰人之生也學而後能有不待學習而即能者其本然之良能也慮而後知有不待思慮而即知者其本然之良知也

**附解**翼註此言人用其學慮自不可廢但不學不慮尤是本體呈露之妙耳吾人用其學慮則常學以復其不學之體慮以復其不慮之體但孟子不曾說及此耳時時說壞學慮大非○困勉錄良知良能俱在用上說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

良能者也

**本義**何以見之彼孩提之童未有知識孰教以孝而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稍長也未有思慮孰教以悌而無不知敬其兄也所謂良知良能也

**附錄**家引長字對孩提言謂稍長也○上謂良知良能二者此知愛知敬只有知字何也曰連愛敬二字說則有良能矣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為仁義也

四書章句

孟子盡心

年

懷新堂

**本義**然是愛親敬長之心非自外至也仁主於愛愛莫切於愛親孩提之愛即是仁也義主於敬敬莫先於從兄稍長之敬即是義也夫親親敬長所以為仁義者無他正以愛敬之心達之天下無不同故也天下同此孩提其無不知愛之心同也天下同此稍長其無不知敬之心同也此其所以為仁義也若有不同則不得謂之仁義矣

**附錄**達說親親仁也敬長義也此親親敬長字而略說得泛便不是須緊根孩提稍長說○賈誼親親即仁敬長即義不可說是仁義之發○潛室陳氏曰此章無推此及彼之意所謂達乃達道達德之達言人心所同然也○說約達之天下無不同只就孩提稍長說○既出乎人之本然必通乎人之同然也○困勉錄達之天下句只是應轉上二節語無兩意也淺說以上二節為言愛親敬長者人之本然未節言愛親敬長人之同然殊誤

舜之居深山之中

**章句**此章論氣與言與回言終日章絕相離一往一來反覆贊美之詞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

**附錄**孟子曰觀聖人者不以其迹而以其心舜當側陋未揚而居深山之中也與木石居與鹿豕為遊深山之野人如此舜亦如此無其異於深山之野人也此第就其無所接寂然不動者言之耳及其偶聞一善言偶見一善行有以感觸其心之善則心與之契意與之合其從之也畧無毫髮之勉強其行之也不容有斯須之凝滯辟如長江大河之決沛

四書章句

孟子盡心

圭

懷新堂

然而遊人孰得而阻之哉此舜之所以大異於人也  
**附錄**達說與木石居相忘於木石直與之同居也鹿豕遊亦然不重所居之陋意○說約及其一轉其提蓋始終皆指歷山時也○家引決江河謂江河之決也非人決之也○家引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惟至虛故渾然之中萬理畢具惟至明故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

無為其所不為章  
**總旨**都陽朱氏曰此章勉人擴充善惡之心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李氏曰有所不為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

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

**本義**孟子曰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則不義之事皆人所不為不欲者也但為私意所蔽不能以禮義制之於是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者多矣或於應事之際心有所不為者便斷然其無為有所不欲者便斷然其無欲則所謂為者皆所當為而事無礙於心所欲者皆所當欲而念無

**附解**雲峯胡氏曰有所不為有所不欲是本來羞惡之心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是能擴充其羞惡之心為是身之動欲是一念之動不能謹其動而且謹其動之長是更能擴充其羞惡之心而義不可勝用矣說約上兩句即擴充矣非又因此而擴充之○蒙引集註所謂義不可勝用者不可以對仁而言此章單言之義也無為無欲字內四德俱入在如此而已矣

四書章句

孟子盡心

圭

懷新堂

人之有德慧術知章

**總旨**新安陳氏曰此章與舜發微章互相發故集註引動心忍性以釋此章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疾疾

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疾疾猶災患也言人必有疾

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

**本義**孟子曰人心莫不有德見之發而能為事義於未然德之慧也處事莫不有術見之明而能為事理之當然為之智也人之有德慧術知者常在疾疾中來也

**附解**蒙引五在之心之謂之德也事之謂之術也此下舉孤臣孽子以證其實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也

孤臣遠臣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疾疾者也遂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

**本義**何以驗其然也嘗觀之同是臣獨彼為孤臣同是子獨彼為孽子者所謂情義陷於君親勢分制於近嫌而常有疾疾者也其操心也危常若禍患之至專一而不敢肆其慮患也深預防禍患之來精審而不敢忽專精之極故能周知人情備存世故達於事理而德慧術知全焉故曰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疾疾也然則當憂患者可不思進德而自勉勵乎

有事君人者章

**總旨**蒙引此章論人品通指為人臣者言○就統此要人取法乎上之意○蒙註各節上句且虛講下正見之也

四書章句

孟子盡心

圭

懷新堂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

阿徇以為容逢迎以為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

**本義**孟子曰臣品不同有事君人者其事是君不務貴難陳華但阿徇逢迎以取君之容悅也此諂諛之臣品之最下者也

**附解**慶源輔氏曰阿徇為容謂長君之惡以求容其身者逢迎為悅謂逢君之惡以求君之悅者○存疑要看箇為字是專務之意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也

**容悅**之臣固無足言矣。有安社稷者其輔君保民計安社稷無所不用其至而精神志念以此為悅者也。此以功名為志而富貴不足累其心。人臣之忠者也。

**附錄**說統此悅字借上文悅字來形容忠臣徇國之念。見得安社稷為悅則雖拂君之欲而亦有所不顧也。意在言外。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

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如伊

呂之徒。

**本義**然猶一國之上也有天民者以道自垂而不欲棄天當其未行之先必親達焉可行其道於天下而後行之不肯徇

**四書章句**

孟子盡心

言

懷新堂

人以小用者也此志於道德而功名不足累其心其品又在社稷臣上矣

**附錄**說統達可行只主道不主時要見他不大行不肯輕試意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此章

言人品不同畧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

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

必惟其所在而物無不化唯聖者能之

**本義**然猶有意也有大人者其德既盛其化自神但正其在已而上下化之物無不正此則功在社稷而無計安之勞道濟天下而無必行之迹所謂大而化之者也洵為臣道之極歟

**附錄**存疑正己無工夫是以見成者言物正亦不大段費力是人自化之易曰德博而化是也。四書脈物正是世道自我主張氣化自我挽回。慶源補氏曰猶有意如程子所謂伊尹雖聖人終是有任的意思在是也。大人則聖人矣如周公孔子方能當之周公在上而能使天下文明者也孔子在下而能使萬世文明者也。至公無私進退以道周公之無意無必也仕止久速無可不可孔子之無意無必也。

君子有三樂章

**總旨**說統此章首尾俱以王天下相形見得存性中自有真樂原與勢分毫無干涉在人認取如何耳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本義**孟子曰人皆知王天下之可樂然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猶不得在其數焉

**附錄**說統王天下只是說得位而已未說到其道大行處若說到道行處便是下章中天下而意定四海之長正為君子

**四書章句**

孟子盡心

言

懷新堂

之所樂者矣傳道猶可樂况親見其道之大行而使萬物各得其所乎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

**本義**何謂三樂父母兄弟人之至親而俱存無故亦人之至願而不可必得者今若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吾之孝友得以自盡而無遺憾焉不

亦樂乎此一樂也

**附錄**蒙引父母俱存則得以致孝孝兄弟無故則得以致友友所謂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說說兄弟無故不專是俱存意

凡無不幸之事皆是若遇兄弟有惡處者亦是有故此亦是係於天者

天者

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本義**克己最難盡性非易俯仰之間鮮有無愧怍者今焉已私既克天理已復完其命於天者而仰焉不愧於天蓋其同於人者俯焉不怍於人心廣體胖浩然自適又豈不樂乎此二樂也

**附錄**存疑今人心中心中有一事不豫便覺不樂俯仰無愧其樂可知然欲俯仰無愧亦不容易故註以克己解之此當以顏子不改其樂孔子樂在其中來參看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已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

四書章句

孟子盡心

五

懷新堂

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為何如哉

**本義**人才難得斯道易孤君子成物濟世之心多有鬱鬱然不得以自遂者今焉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所以樂乎已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固將無不被其澤矣其樂為何如哉

**附錄**翼註天下二字要看見非一鄉一國之善士也○家引英才以資贊言故註曰明睿之才若兼有學力則教育字不見分曉英才謂才之英者○教與養不同既教之又養之俟其成也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怍而已學者可不勉哉

**本義**一樂爲親二樂爲己三樂爲人此皆天性道義之真趣而極人間之至難者王天下特勢分之樂而已烏足以擬此

故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附錄**四書章句此節中上三節要兩意相形與首節虛合不同

廣土衆民章

**總旨**引君子所性章亦爲不得大行而發上章亦如此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

地闢民聚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爲樂也

**本義**孟子曰人惟內有不足斯不能不遷於外耳君子則不然如使得一國而君之廣土衆民澤可遠施君子欲之然所及猶有限所樂不存於是焉

**附錄**翼註欲樂皆是行道澤民但有淺深

四書章句

孟子盡心

五

懷新堂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

**本義**如使土不但廣也而立國中於天下民不但衆也而安民盡乎四海則無一夫不被其澤而吾道無乎不及君子樂之矣然此特樂之自外來者耳所性不存於是焉

**附錄**翼引中天下而立猶云宅中國治不必謂天下四方而我卻居其中央○中天下而立對廣土言定四海之民對衆民言○朱子曰此君子是通聖人而言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

宋 君子所性不存何如。君子所性雖大行而得所欲樂也。亦不為之少加焉。雖窮居而不得所欲樂也。亦不為之少損焉。何則。其所得於天者。分數已定。故也。此所以可窮可達而吾性不加損也。  
附錄 朱子曰。此說生來承受之性。君子所性。只是一箇道理。雖達而為堯舜在上。亦不見加添些子。若窮而為孔孟在下。亦不見減少些子。蓋這一個道理。合下都定了。更添減不得。○說約此節言所性不存之故。下乃正言所性又不加損也。之故。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晬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

四書尊聞錄

孟子盡心

天

懷新堂

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程子曰。晬而盎。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居之。○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

本義 以君子所性之蘊言之。仁義禮智人所同具之性也。但眾人為氣拘物蔽而失之耳。君子氣稟清明。物欲無累。四德皆根於心。植立堅固。不可搖奪。根既內深。則英華外發。其生色也。晬然四德之呈露於面。清和潤澤。盎然四德之充暢於背。而豐厚盈滿。以至四德之施於四體。手容不待言而自恭。足容不待言而自重。有莫知其所以然者。君子所性之蘊

如此豈窮達所得而加損哉。

附錄 蒙引 蘊猶實也。○翼註 根心須照分定。說唯合下便分得來。故仁義禮智種種含在這裏。觸之而生。意自滋。滋欲流。故曰生色。生字從根字來。根深則自有生意。○蒙引 生色二字通貫下三句。○四書脈 辟字益字俱當者在仁義禮智上論。不當者在面字背字上論也。○存疑 註豐厚寬大而厚重也。盈溢從容而有餘裕也。○不言而喻。總是自然不待勉強意。

伯夷辟紂章

總旨 徐巖泉曰。述文王之善養老而仁人歸有欲助時君行養老之政意。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

四書尊聞錄

孟子盡心

无

懷新堂

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者。則仁人以爲已歸矣。已歸。謂已之所歸。餘見前篇。

本義 孟子曰。人君爲政。莫不欲人之歸我也。然未有仁政不行。而能致其來歸者。不觀諸文王乎。昔伯夷辟紂。隱居北海之濱。聞文王起爲西伯。乃奮然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吾其歸焉。以就其養可也。太公辟紂。隱居東海之濱。聞文王起爲西伯。乃奮然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吾其歸焉。以就其養可也。以此觀之。天下有善養老如文王者。則天下仁人皆翕然以爲已歸矣。

附錄 存疑 天下有善養老者。則仁人以爲已歸。是承文王事而泛論箇道理。如此。謂就文王說。固不是。謂說開當時之君也。亦非。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

二母免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

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雞二也餘見前篇

**本義**然養老當何如惟觀文王之所以治其國者則知文王之所以養其老者矣每大授以五畝之宅於樹下墜地皆樹之以桑匹婦蠶之則帛有所出而老者之衣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免無失其孕字之時則肉有所出而老者之食足以無失肉矣授以井田百畝匹夫耕之則穀有所出而八口之家皆可以無飢矣

**附錄**達說樹下以桑專重文王講言文王因樹下可桑而今民樹之桑以備婦蠶之用焉五母雞二母免亦重文王之意也衣帛無失肉皆言老者少者不與也無飢獨言八口之家老者固在其中然於此可見聖人之政少壯者只要得無飢寒耳老者却要他溫飽政中之教也○存疑此條且舉文王治岐之政且莫說到養老上至下條方就上文發出養老孟子盡心

四書尊聞錄

幸

懷新堂

意○達說此節似與養老無與必先著此一節者正爲制其田里三句根本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雞彘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

**本義**文王治岐之政如此則伯夷太公所謂西伯善養老者豈家賜而人益之哉亦惟因民之所利而用之耳如田百畝里五畝文王爲民畫畫之樹桑畜之畜之教民樹畜之由是導引其妻子使仰其田里樹畜之所利而用之爲衣食肉之具以養其老者如是焉止矣凡人年五十衣非帛不煖年七十衣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皆得衣食肉

而無凍餒之老者此正伯夷太公所訓養老之謂也今之君可不以爲法乎

**附錄**存疑導其妻子使養老就在匹婦蠶之雞彘無失其時內○翼註五十非帛四句又泛論老之失所以引起文王之無失所極輕○達說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全在使民各養其老不然文王之思亦有所遺安能使無凍餒哉大抵此節全重非家賜而人益意田里樹畜養其老之所有也制之教之導之使養其老所謂非家賜而人益正在此處見得○翼註此之謂也謂字打轉首句此字指制其田里四句

易其田疇章

**總旨**翼註此章只論養民未及教民也是足民即所以仁民耳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

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

四書尊聞錄

孟子盡心

幸

懷新堂

**本義**孟子曰治天下者莫重於養民如田疇乃民之常產必使各盡力於南畝而無妨耕務之時焉稅斂雖國之常賦必輕減其征輸而務存寬恤之意焉夫田疇易則地利之所獲甚豐稅斂薄則租稅之所供有限民可使富也所謂開財之源如此

**附錄**蒙引易田疇與薄稅斂俱主在上人說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教民節儉則財用足也

**本義**然又不可無以節之也食必以時而非時者有禁用必以禮而非禮者有禁夫食以時則生殖滋蕃用以禮則經費有制凡易薄節儉之財自不可勝用也所謂節用之流又如此

**附錄**達說食以時朝養夕發之類用以禮冠婚喪祭之類然亦上之教之也○蒙引食以時如魚不盈尺人不得食數語

不入於池。以至果實未熟。若教以勿採之。則以。雞豚狗彘之畜。以養老者。非祭祀賓客之需。不安宰。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

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水火民之所惡。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尹氏曰。言禮。

養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

本義。夫民非水火不生活。宜其甚愛之矣。然昏暮叩人之門。

也。夫人不私水火而獨私菽粟者。以菽粟不足。聖人治天下。開其源。又節其流。能使菽粟如水火之至。足焉夫禮義生於富足。既菽粟如水火。則有恆產者自有恆心。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夫一足民而民無不仁。如此則治天下者何可不以。

### 四書章句

孟子盡心

章

懷新堂

養民爲先務也。

附錄。孟子引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上兩條是也。使之。一字正。主易田疇。薄稅斂。食以時。用以禮。說約菽粟如水火。必無之事也。只形容其至足耳。○說統民焉有不仁。句是。反跌語。意不重在仁。民上耳。見得民足。自無不仁。世主欲民之仁。不可使之不足耳。

###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章

本義。新東此。示學者以希聖之方。首節形容聖道之大。次節形容聖道之。學者有本。本節言學聖道者。必以漸而進。不可躐等也。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

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

觀也。難爲水。難爲言。猶仁不可爲衆之意。

本義。孟子曰。人至於聖而止。道至聖人而極。大哉孔子乎。在一國則高一國。其諸登東山之高。而小夫魯焉。一國皆在指。

顧之內。而魯失其爲大也。在天下則高天下。其諸登太山之高。而小天下焉。六合皆在俯仰之中。而天下失其爲大也。蓋所處高。而視下小。如此是故。凡水皆水也。而觀於海者。目擊乎汪洋浩渺之勢。則衆水皆難乎其爲水。凡言皆言也。而後遊乎聖人之門者。耳聆乎仁義道德之宗。則衆言皆難乎其爲言。蓋所見大。則小者不足。觀亦明矣。聖道之大如此。

附錄。說約。孔子二字一頓。存疑登東山而小魯二句。就本身所處上言。其大觀於海者。難爲水。二句。就他人所見上言。其大觀於海者。難爲水。是起下句。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句。○摘訓。故字承上。非兩平意。惟其視下益小。則人皆見其。

### 四書章句

孟子盡心

章

懷新堂

大而小者不足觀矣。○說約集註所處屬聖人所見屬學者。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尤者明之用也。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無。

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

本義。然人徒見其道之大。而不知其所以大者。有其本也。蓋。

大德敦化。乃小德之所以分。一理渾然。乃萬理之所自出。譬之水。惟有源也。故急流不息。焉則觀水之源。有術。必於湍急之處。觀之。而其本可見矣。譬之日月。惟有明也。故容光必照焉。則觀日月之明。有術。必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

附錄。說觀水有術。字不可與明字對。○翼註。體在天。謂之明照。及地。謂之光。容光必照。言有一隙可容其光者。亦必。

○蒙引：滿處正是大其源即是本必照處正是大其明即是本

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達者

足於此而通於彼也○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

必以其漸乃能至也

○聖道大而有本如此學之者豈能一蹴而至乎彼流水之爲物也必盈滿於此而後可流通於彼若積水尚淺未至於盈科則坎止有不行矣水之進必以漸如此況君子之志於聖人之道也而可無漸乎故必日積月累學問成就有文章之美然後可以從容上達以詣其極苟未至於成章則是下學之功猶有未盡於此而遽望聖域特懸空妄想而卒歸於罔得也安能以自達哉志聖道者信不可無循序漸進之功矣

四書章句

孟子盡心

書

懷新堂

○盈科而進流水之爲物也盈科而後進是起下君子之志於道句盈科後進是滿一坎而後進一坎其坎亦不一以前章放乎四海參看可見成章後達亦當依此例看○朱子曰成章是做得成片段有文理可觀○慶源輔氏曰如自有諸己之謂信至於大而化之之謂聖自志學至於從心不踰矩其間次第皆是足於此而通於彼○蒙引：朱子下箇所積者厚又是推原成章所以處蓋成章不是工夫字

雞鳴而起章

○蒙引：此章教人擇術舉舜而而言以見其相去之遠曰利與善之分以見其所爭之不遠孟子示人取舍之機如此

孟子曰雞鳴而起莘莘爲善者舜之徒也

○孟子曰：有人於此當雞鳴之時事物未交便起而莘莘爲善者是雖未必達至於舜而充此向善之心便是舜之徒

也

○蒙引：雞鳴固是夜氣清明之時然自雞鳴而起便去爲善爲利便舍得日夕不已意爲字有主念言者有主事言者亦兼得

雞鳴而起莘莘爲利者瞽之徒也

瞽盜瞽也

○蒙引：有人於此當雞鳴時便起而莘莘爲利者是雖未必達至於瞽而充此徇利之心便是瞽之徒也

欲知舜與瞽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也

程子曰：言閒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瞽之相去遠矣而其

四書章句

孟子盡心

書

懷新堂

分乃在利善之閒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爲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爲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爲善

○蒙引：由是觀之則欲知舜與瞽之分其初豈有他哉惟在利與善之閒而已學者於取舍之閒一昧其幾則差之毫釐而謬以千里矣可不慎哉

○附錄：翼註欲知舜與瞽之分亦承上舜瞽之徒來非正較舜瞽也○朱子曰：閒是兩音相重在這裏一條路做過邊去一條路做那邊去所以謂之閒○蒙引：凡無所爲而爲只見理之當爲便爲善善也若有所爲而爲則雖其所當爲亦利也孟子立善利二字便都該得○說此節是中上二節意不是推其所以之說又一說上二節言舜瞽之相去遠末一節言其分之不遠者亦非

楊子取爲我章

孟子引此章之言蓋以楊墨之害道人多知之而子莫之執中乃甚惑人故孟子特以爲論執一而深闡之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

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爲我者僅足於爲我而不及

爲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

孟子曰今異端之學紛紛矣楊子專主爲我充其爲我之心雖拔一毛而利天下彼亦不肯爲也

孟子曰爲我與爲己不同爲己是脩己爲我只是口說

孟子曰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對摩頂放踵便是假借辭非實說

孟子曰翼註爲我兼愛非楊墨自立此名俱是孟子名之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亦非楊墨自說

要如此亦是孟子就其所執推之則必至於此耳與斷論子莫者一般

四書章句

孟子盡心

卷

懷新堂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

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放至也

孟子曰墨子主於兼愛充其兼愛之心摩其頂以至踵可以利天下彼亦將爲之

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魯之賢者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間而執

其中近道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

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

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應則中央爲中一

家則應非中而堂爲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

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

中不待安排安排者則不中矣

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

中不待安排安排者則不中矣

本義又有子莫者楊墨之失而執中於二者之間非不爲我也而不至如楊子之絕物非不兼愛也而不至如墨子之

徇人執中如此似乎近於道矣然中無定在當爲我而爲我當兼愛而兼愛適時進退因地變通此之謂能權今子莫執

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而不知變亦猶楊墨之各執其一也均之爲失中也

附錄翼註近之近似於道也道中而已子莫執中據其名迹近似於道不作庸賢於楊墨說蓋謂近理則大亂其不可謂

稱賢○附錄錄字語權字對經字說此權字對經字說雖皆

是隨事任理之心然對經字說則只在處變上有對衡字說

則通變在內矣○翼引執中而無權由前而無致中工夫耳

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四書章句

孟子盡心

卷

懷新堂

賊害也爲我害仁兼愛害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

百者也○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禹

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

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爲我兼愛

之中而無權鄉鄰有闕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闕而不知救之

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爲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

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已矣

本義所以惡夫楊墨子莫之執一者爲其有害於道也蓋天

下理一而分殊隨時以變易彼只執其一偏則其餘百端皆

廢也賊道如此此甚

一者之所以可惡也

附錄 案引為其取道也此道字和冲端合指者也○其取道且虛勿如註中更透舉一廢百正是此意○宋明氏曰吾儒之中也隨時以取中與端之中也○中而無權吾儒之一也一以貫焉異端之一也一而廢百

飢者甘食章

總旨 正解此章上節即飢渴以起貧賤而言欲之累心末節言不累於欲者之過人總是欲人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之

口腹為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為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

本義 孟子曰飲食本有正味也惟是飢者得食則甘之渴者得飲則甘之是皆未得飲食之正味也由飢渴害之也豈惟

四書章句

孟子盡心

堯

懷新堂

口腹有飢渴之害而不知正味哉人心有正理猶飲食之有正味也惟以貧賤之故搖亂其心見富貴即不暇快擇而失其正理亦猶飢渴之甘於

飢餓宋子曰飢渴害其知味之性則飲食雖不甘亦以為甘利欲害其仁義之性雖所為不可亦以為可○穀引飲食正味此只淺說如魚餒肉敗不得其醬而食便是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也○魏莊渠曰心之受害只在急不暇擇中失脚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

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

本義 貧賤之害心無異於飢渴之害口腹可見貧賤者人心之飢渴也以貧賤而動心是以飢渴之害為心害也○人於此能以理制欲以道御情而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識見高明守志堅定其過人遠矣又何憂其不及人哉

附錄 淺說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此飢渴就富貴賤字看○穀註只就此安貧賤一事說他不憂不及人不必推開

聖賢末德業

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章

總旨 案註人但知惠之和而不知其介孟子特表而出之故曰關南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有分辨之意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道使不怨既窮

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

之意也

本義 孟子曰柳下惠之為人也人皆知其為和矣自我觀之其直道自守確乎不易雖與之三公之位以易其所守之介

四書章句

孟子盡心

堯

懷新堂

亦不可得也其和而不流

如此豈人所能及者哉

附錄 說約三公設言亦倒句耳正言之則如云不貶其介以換那三公也○穀註介有分辨之意實主守言蓋唯心有分辨故以

正自守

有為者辟若掘井章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

八尺曰仞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為自棄其井也○

呂侍講曰仁不如義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為半途而廢自棄前功也

**本義** 孟子曰：凡人之有為，譬若掘井。何則？掘井必欲得泉，有為必要成功也。若掘井雖九仞，而末及泉而止，猶是自棄其井也。有為者，若始勤而終怠，進銳而退速，則是自棄其功。與棄井者何異哉？故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成也。

**堯舜性之也章**

**總論** 四書章句此章不重辨帝王之安勉，只是舉帝王之誠以別霸者之偽。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堯舜天性渾全，不假脩習。湯武脩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

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

**本義** 孟子曰：堯舜性乎，此道得之於天然也。湯武身乎，此道心體而力行之也。皆實有此道者也。若五霸既不幸乎性，又

**四書章句**

孟子盡心

聖

懷新堂

不能體於身，但假借以文之而已。

**附錄** 存疑三之字，指道性是渾成底物，身便能作為，故取以立言。性身本是死字，此却做活字用。○蒙引：原五霸性分元自有其仁義，乃置真者不用，而外尋簡假者以自文，可歎也。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或

曰：蓋欺世人，莫覺其偽者，亦通舊說。久假不歸，即為真有，則

誤矣。○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

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中也。

**本義** 夫五伯之習於假也，日復一日，久而不歸，如影隨形，以欺人終焉，就迷以自欺，在彼亦不自知其非真有也。惡可以

入堯舜湯武之道哉。

**附錄** 蒙引：久假便是歸，不必說不歸於真。言其假之久而安也，所謂居之不疑相似。○朱兩句是孟子歎辭，承上言五伯本是假之而終不有，知其為假，所以可歎也。

**伊尹曰：予不狎於不順章**

**總論** 說統此章借伊尹論所以立人臣不順之防。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於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

又反之，民大悅。

予不狎於不順，太甲篇文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為不順

義理也。餘見前篇。

**四書章句**

孟子盡心

聖

懷新堂

**本義** 公孫丑問曰：嘗聞伊尹曰：予不忍習見，謂君之不順義理也。因放置太甲於桐，當其時，民大悅。及太甲悔過自新而

賢矣，又反之而迎歸於亳，當其時，民又大悅。

**附錄** 建說：始悅其正君之非，終悅其成君之德。○翼註：伊尹言至不狎一句下五句敘其事。

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

**本義** 由此觀之，凡賢者之為人臣也，設遇其君不賢，則固可放置之歟。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

**本義** 孟子曰：君豈易言放哉？當日伊尹之志，至公無私，為祖宗社稷計，不得已而出此，使為臣者有伊尹之志，則行權濟變，固可也。若無伊尹之志而擅謀廢置，則是簒也。君可易言放哉？



孟子此兩言不惟見伊尹之志如青天白日而百世之下  
姦臣亂賊亦無所逃其罪矣味則可之  
辭亦見處變僅可之意而非正法也

### 詩曰不素餐兮章

鄭陽朱氏曰傳食章則言人之有功者我當食其人主  
食人者而言也此章則言見食於人者必有功於人主於食  
人之食者而言也○說統此章以功  
字為主在師世上說不在用世上說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  
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  
素餐兮孰大於是

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告

### 四書章句

孟子盡心

望

懷新堂

### 陳相彭更之意同

本義公孫丑問曰詩有曰不素餐兮蓋言守志之士不肯無  
事而空食也以此觀之可見君子必居位而有功方可食人  
之食若不仕無功則當耕而食也今乃享國君之養不耕而  
食何也得毋謂素餐之職乎孟子曰子亦未知君子之有功  
於人國甚大也君子居是國也雖不委質為臣然言皆至道  
動皆至教若其君用之而其言得行於上也則治效畢臻而  
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而其教得行於下也則風俗攸隆而  
孝弟忠信上有功於君下有功於民詩所謂不素餐兮孰有  
大於君  
子哉

附錄家訓用之其言也從之從其教俱作已然事方見有  
功非擬度也○存疑安各安其位無禍亂也尊者高居九五  
為人所崇仰無侵慢也若周王下堂見諸侯下勞者侯於踐  
土失其尊安與處對以仁則榮不仁則辱來者雖大國  
必畏之是榮也○家訓當字不  
專是府庫充實人君藏富於民

### 王子鑒問曰章

總論淺說此章之意只在言士雖未得  
為大人之事其志則欲為大人之事耳

### 王子鑒問曰士何事

塾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而  
士居其閒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

本義王子鑒問曰天下之人上而公卿大夫下而  
農工商賈皆有所事士於其閒不知果何事乎  
附錄齊合註王子以何事為問亦不耕而食之  
意也未句大人之事與士何事事字相應看

### 孟子曰尚志

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

### 四書章句

孟子盡心

望

懷新堂

### 不當為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

附錄孟子曰士固未嘗有事惟在高  
尚其志而已尚志便是士之事也  
附錄朱子曰此志字與父在觀其志之志同未見於所行方  
見其所存也○四書脈向非隱居高尚之謂乃是謂身雖卑  
微而志則高大不淪於卑汙  
濯穢也此已包得下節意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  
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

矣

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為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  
所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

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為也

**孟子** 王子然曰何謂向志孟子曰志在仁義而已矣如衆一無罪之人非仁也士之志必曰吾若居位必不致一無罪也非所當有而取之非義也士之志必曰吾若居位必不致一非其有也心之所居何在仁是也歸安孤獨吾必欲使之得其宜也士之志必曰此大居仁者也紀綱法度吾必欲使之得其宜也士之志必曰此大居仁者也紀綱法度吾必欲使之得其宜也士之志必曰此大居仁者也紀綱法度吾必欲使之得其宜也

孟子盡心

孟子盡心

孟子盡心

孟子盡心

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章

**孟子** 折衷仲子一生始末至於廢大倫而不顧而只辨其操不能充未暇罪其廢倫故此又以廢倫斥之在人皆信之哉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節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爲賢哉

**孟子** 孟子曰仲子之爲人也就其平日不食不居之操推之設若非義而與之以齊國必不肯受人皆以此爲大節而信其賢不知此不義之義實含節食豆羹之小廉而已蓋人道大倫惟內而親戚外而君臣上下則人之罪即莫大乎亡親戚君臣上下今仲子辟兄離母不食君祿是負莫大之罪也若以其小廉而遂信爲大節夫豈可哉

桃應問曰章

**孟子** 朱子曰此亦只是言聖賢之心耳聖賢之心合下是如此權制有未暇論然則不得不已處亦須變而通之○存疑此章問答是就各人所處上說都未及權變處是就天理極致處說都未替人講上○與註首節是綱中三節是言

孟子盡心

孟子盡心

孟子盡心

孟子盡心

陶之執法末節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何之

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爲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臯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爲真有此事也

**孟子** 桃應問曰天下之事處常易處變難設若舜爲天子臯陶爲士而遇瞽瞍殺人夫殺人者罪當死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爲舜者將如何以處之臯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爲臯陶者將如何以處之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言皇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本義孟子曰皇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韓退之曰法所當罪必執之而已矣即作執腰何妨

然則舜不禁與

桃應問也

本義桃應曰然則舜為天子獨不禁皇陶之執其父與

曰夫舜惡得而禁夫有所受之也

言皇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

四書章句

孟子盡心

栗

懷新堂

本義孟子曰夫舜惡得而禁之蓋皇陶之法受之於天討其罪皇陶奉天以從事耳非所敢私也雖天子之命豈得廢哉

附解存疑夫有所受之者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法本於天制於聖人法官相傳而世守之便是有所受也常說謂受之於堯極拙謂總是國

法便有所受亦得矣

然則舜如之何

桃應問也

本義桃應曰然則舜如之何皇陶之執固不可聽皇陶之執亦豈可乎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所然樂而忘天下

蹴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

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

互相發○此章言為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為尊

為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為人蓋其所以為心者莫

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討論

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本義孟子曰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其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之無難也必且竊負舜而逃遵海濱而處既

服其父於刑則終身自然快樂而忘其有天下舜之所處如此則既不禁皇陶之法而亦得以全父子之恩矣

附解南軒張氏曰舜之有天下初不以天下與於已循天理之當然而已為舜殺殺人而枉其法則失天下之公若致舜

四書章句

孟子盡心

栗

懷新堂

於皆腰則廢父子之倫是皆雖有天下不可一朝居者也舜去天下而存此義耳舜非輕天下也義所當去視天下猶敝屣也是故在皇陶則使舜得以伸其竊負之義在舜則以此而可以終身夫何求哉循天理而已○汪氏曰竊負而逃

畏天故也訴然之樂樂天故也孟子之對示後世為人臣子之道而已以天子之父殺人且不可舍況其卑者乎以天下

之大且可棄況其小者乎

孟子自范之齊章

附解鄭陽朱氏曰此章勉人為仁之辭○其法通章重此居天下之廣居一句上是感觸下是旁證皆經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

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

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

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孟子自范邑之齊望見齊王之宮中有所感而喟然歎曰居能移人之氣養能移人之體大矣哉其居之所係乎夫非都是人之子也歟

附錄 蒙引其發歎之意全在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惟先有此感然後發此歎非徒歎其勢位之器宇異於凡人而已也。其註居居位養屬祿養又本於居故下單言居。氣如氣象之氣體如體態之體折衷云氣者體之充體者氣之寓說得精。後說天非盡人之子連帶下官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作一串說下計中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耶在其居使之然內

王子官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四書尊聞錄

孟子盡心

吳

懷新堂

廣居見前篇尹氏曰睟然見於面盎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

然也

本義 王子之官室車馬衣服雖華美異於人然亦不過是官室車馬衣服耳其所養用者亦大率與人同乃其氣體若彼之異者特以其所居之位與人不同而有以使之然也夫以勢位之居猶足形氣而與人異如此况居天下之廣居其氣象不尤異乎吾知中心無愧正氣以充睟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矣

附錄 四書脈同是日用所資之同非制度華美之同

魯君之宋呼於埳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埳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為證

本義 居能移氣觀於魯君之事又有可信者焉昔魯君之宋傳呼於宋埳澤之門其守門者曰此呼於門者非吾君也何其阿護之聲之似我君也以守門之言觀之二君之聲之相似者無他以其所居之位原相似也此王子之所以異也然則君子之居廣居不益可信哉

附錄 蒙引引魯君事為證證王子也然居廣居意亦自見於言外

食而弗愛章

總論 說約此章明人君待賢之禮。○蒙引首節言待君者不肯徒食徒愛而貴於敬下二節言人君待賢者不肯實而不貴虛也敬字一章之實字又敬字之實字敬字即在敬字內首節敬字即指其有實者言特末抽出耳又非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

四書尊聞錄

孟子盡心

吳

懷新堂

交接也奇養也獸謂犬馬之屬

本義 孟子曰凡人君之待賢者貴於能愛豕豕非徒祿養以食之已也若第食之而已而無有愛慕之意是以豕交之也即或愛之矣而無有尊敬之誠是以獸畜之也是豈待賢之道乎

附錄 蒙引此節以食引起愛以愛引起敬只重敬上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本義 待賢之道恭敬其所不容已也然所謂恭敬又非幣帛之謂也恭敬有情有文情先於文而文以將情恭敬者乃幣之未將而先存諸中者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為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

**本義**夫恭敬在幣之未將是乃恭敬之實也若徒以幣帛為恭敬而無實是亦妄交獻奇之類耳君子而可以虛支拘留之手待賢者慎無使僕不及物可也

**附錄**東陽許氏曰恭敬者之恭敬以發於心者言恭敬而無實之恭敬以幣帛言○翼註虛拘猶言把箇空套子拘留他拘字是騁縻之意不可虛拘不是說君子不當無只是說人若決不能留君子也要辦得真

形色天性也章

**總旨**說統此章示人以誠身之學把聖人立箇樣子玩惟字然後字都是勉人希聖意

四書章句

孟子盡心

辛

懷新堂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為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楊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

**本義**孟子曰人生天地間莫不有形色莫不有性而形色也則有所以然之故所當然之則焉是皆天性所在也然衆人特於氣稟雜於習俗不能自踐之唯聖人能盡其性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雖於其間是以貌言視聽各協其則而於形色本然之理無不踐也人可不以聖人為法乎

**附錄**蒙引此形色平說故註云有形有色○問形色天性下却云踐形而不言色何也○宋子曰有此形便有此色言形則色在其中矣○蒙引踐形猶云實其形謂不虛之也○以能盡其形之理也○形色天性本都到十分地位人必完得到十分地位方是踐形方滿得那腔子

齊宣王欲短喪章

**總旨**說統通章以註中至情二字為主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君之喪猶愈於已乎

四書章句

孟子盡心

辛

懷新堂

已猶止也

**本義**齊宣王以三年之喪為太久欲減而短之其忍心廢禮甚矣公孫丑乃附會其說曰三年之喪不行已久今若短而為猶豈不猶愈於止而不行喪乎

**附錄**翼註欲短喪尚未定也

孟子曰是猶或紵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

紵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

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

本義孟子責之曰王欲短喪而子曰爲非猶愈於已足猶或有人終展其兄之臂爲不順也而子謂之日姑徐徐終之云爾以我觀之亦惟教之以孝事而示之以天理人情之不能已者則彼當自知見臂之不可終矣徐徐云爾非所以教人也然則王欲短喪子何不以孝弟教之哉

附錄存疑教之孝弟只承上終兄之臂說短喪之意在言外集註喪之不可短乃附說孔子日子生三年以下是就正意解○(案)引自終兄者言只是弟然孝者必弟弟者必孝故孟子并言之非以弟字屬兄之不可短孝字屬喪之不可短也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

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傅爲請

四書會開錄

孟子盡心

聖

懷新堂

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

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纁緣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卽除故請之也

本義當時適有齊之王子有其生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公孫丑因舉而問曰期喪既日不可然則爲諸數月者尚不及期則是非又當何如耶

附錄集註王子二句記者之言○錢說若此者何如不

爲者也

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傅爲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

加我前所議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爲者耳○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則不肖者有以企而及之矣

本義孟子曰是王子者欲終三年之喪而不可得也惟王子報親之心雖加一日之喪亦得伸人子之情猶愈於止凡數月之久乎我前謂子不教王終喪者謂大齊王無所禁止自欲短之而弗爲三年之喪者也豈可與王子並論哉

附錄因勉錄是欲終之是終三年之喪不是終既葬而除之喪○(案)達說欲終之而不可得二句斷請數月者之是謂夫句斷教短喪者之非

四書尊開錄

孟子盡心

聖

懷新堂

君子之所以教者五章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之不同

本義孟子曰君子之教或因人品不同而異其施或因時地相去而殊其澤其所以教者大約有五也

有如時雨化之者

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殖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是已

本義五者何有夫資既高學力又到處道將有所得君子因而發之不先不後適當其可如時雨之化養草木者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冉

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

**本義**有天資純粹德有可成君子為之誦有素陶使之去其偏而入於全去其疵而一於純美以成就其德者有天資明敏材有可通君子為之開導誘掖未就理者使之就理未致其極者使至於極以通達其材者

有答問者

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蘧荅也

**本義**又有資質凡下學力未充不可語之以所難知惟隨其疑而解之不可強之以所不能惟因其明而通之而就所問

四書尊聞錄

孟子盡心

諸

懷新堂

而答

**附解**因勉錄小註謂答問未及師承而存疑謂答問亦是門人當兼用

有私淑艾者

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本義**更有或曰門而相去者遠或不同時而生也後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為教誨之所及者

**附解**朱子曰艾艾草也自艾淑艾皆有斬絕自新之意○翼註註善治其身不是以善而治其身只是善其身治其身也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

**本義**此五者其所教不同而其為教則一此君子之所以為教也

**附解**趙氏曰君子之教人如天地之生物各因其材而篤焉焉天地無棄物聖賢無棄人

道則高矣美矣章

**總旨**翼註此章以教字作主不以道字作主道字提起作原委唯道有定體故教有成法正欲孟子取教非微其既道也是發明教不可貶意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

四書尊聞錄

孟子盡心

章

懷新堂

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

**本義**公孫丑曰君子之道誠高矣美矣宜乎學者之入道若登天之難而不能企及也何不予以卑近易行之法使學者日孳孳焉以求至乎

**附解**蒙引道為君子之道是君子所知所行者○翼註道字泛說不明指孟子

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發率

發率變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以

徇學者之不能也

**本義**孟子曰教不可貶也不觀之曲藝子大匠為人必以繩墨初不為拙工無能而遂改廢繩墨以徇之蓋舍繩墨即無以教工也羿教人射必以發率初不為拙射無能而遂變其發率以徇之蓋舍發率即無以教射也教有一定之法如此

**論家訓**兩簡拙字與後能字相反。○家訓大註言教人者皆不可易之法皆字指大匠及羿若子教人正意却在下文此是此况下是正言也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踊躍而出也。因上文敘事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踊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

四書尊聞錄

孟子盡心

季

懷新堂

**本義**惟其有一定之法是以君子立教但示以學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正如射者教人射但引滿其弓以示之而不為之發矢也然得之之妙即在於學之法之中而其所不告者已如踊躍而見於前也。君子立教一本乎天命人心之正與當然不易之理固非極於高遠而難求亦非流於卑近而易求乃無過不及中乎道而立者也。惟能者由其所引之端以求其不發之妙則力到功深而躍如者可從矣。其不能者君子且奈之何哉亦不容自貶以徇其不能也然則學者亦自勉而已矣

**附說**說統引字不發字躍如字都影射字來。○家訓躍如只是說道理當時可得象似躍躍而出一般。○說兩節總是破丑登天一問不要把不發躍如說得太玄妙了。○家訓中道即繩墨發射即不改變也。○家訓中道而立只是論教法不是論道理。○家訓得之之妙不外乎學之法而其所以得之只在深造之以道力到功深自然心領神會

天下有道章

**論**存疑未聞以道殉人主意在此一句。當時仕者皆以道殉人者也故發此言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則

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也

**附義**孟子曰君子之身與道為一體者也。天下有道正吾身可出之時也則以道從身而顯致君澤民施功實也。天下無道正吾道有屈之日也則以身從道而隱卷懷獨善自守嚴也。進退惟道與俱此吾之所聞也。身出在有道內道屈在無道內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以道從人妾婦之道

四書尊聞錄

孟子盡心

季

懷新堂

**本義**未聞枉己之道以殉乎人者也。彼一意于進而行藏無與于道者可以愧矣。○簡義註以道殉人道字輕看。既曰殉人則必枉道以殉之失其身矣

滕更之在門也章

**附義**南軒張氏曰受道者以虛心為本。則能受有所挾則私意先橫於中而不能入矣。故空空之鄙夫聖人必竭兩端之教而滕更挾二故不容也。使能思所以不容之故於所挾致力以消之是亦誨之矣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

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本義**公都子問曰滕更以國君之弟而知來學其在夫子之門也宜若在夫子所加禮而有問必答者矣乃不答其問何也



**問解** 翼註 禮字至。答問不答其問即是不在所禮了。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勤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勝更有二焉

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

所以不答也○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夫意之不誠者

**本義** 孟子曰學問之心能虛則專不可以有挾也若挾己爵位之貴而問挾己才能之賢而問挾己之年長而問挾己有勤勞於師而問挾己有舊好於師而問則求道之心不專皆所不答也今更來學而所挾已有其二焉此言所以不答也

**問解** 翼註 五問字俱是問道○賢字淺看○四書脈挾長非必長於師只是年之大○有疑乎口雖有勤勞於我然當其有問是其所無欲求益於我也若有所挾是不以所無求益為重從而答之非但已失其重彼亦從而輕之不以為意彼

**四書尊聞錄** 孟子盡心 堯 懷新堂

此皆失其正矣此所以不答也○(蒙引)趙氏曰挾二謂挾貴挾賢也以國君之弟固有貴可挾以諸侯子姓而能從師受業亦可見有賢可挾處

於不可已而已者章

**總論** 雲峯胡氏曰前二者是當用心而不用心之弊後一句是過用其心之弊○(蒙引)於不可已而已者以處事言於所厚者薄以待人言其進銳者以修為言○(蒙引)訓三項各重上句下句意就在上句內見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為者也所厚所當厚者也此言不及者之弊

**本義** 孟子曰君子立身行己固不可不用其心而亦不可過用其心以處事言之凡有關於綱常倫理之當為者此不可

已者也若於不可已者顧止而不為則必至於遠巡畏縮天下之事無一不可已矣以待人言之凡有關於親愛情誼之相屬者此所當厚者也若於所當厚者顧薄之而罔恤則必至於殘忍少恩視天下之人無所不可薄矣此二者不用其心固宜廢弛也

其進銳者其退速

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於廢弛

**本義** 以修為言之此功必以漸進若志意太高工夫無序其進銳者則其氣易衰而其退必速矣此則過用其心者亦同歸於廢弛也可見天下事惟適可而已不及太過各有弊也

**問解** 翼註 軒萊氏曰進銳退速其病正在意氣方盛之時已有易衰之勢不待意氣已衰之後始見其失也○(存疑)進銳不

**四書尊聞錄** 孟子盡心 堯 懷新堂

但進修為治亦然所謂求治太速更張無漸者亦是

君子之於物也章

**總論** 翼註 此章上下兩層只一意總是君子用惠不混其等而必以其等也不以下半節申上半節註中序字即等字以輕重言不以先後言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

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偽也

**本義**孟子曰天下之理本一而分則各殊君子之於物也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其愛之也至矣然品節雖嚴而取用不廢愛之而弗仁也於民也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其仁之也至矣然好惡雖同而恩義未篤仁之而弗親也然則於誰而親之乎君子隆一本之思以親其親而因推親親之念以仁民自不得以待親者樂施之民也擴同胞之度以仁其民而因推仁民之仁以愛物自不得以待民者樂施之物也於無所不愛之中而不失其貴賤親疎之等此聖人之仁所以歷萬世而無弊也

**東陽許氏曰**此章四仁字皆言仁之用程子推已及人正訓仁字推字亦要輕看以己所有推出行去爾○**翼註**弗仁弗親俱要見理勢不可意而兩面字作然而二字看後兩面字作等而下之四字看

四書尊聞錄

孟子盡心

本

懷新堂

知者無不知也章

**翼註**此章注人君圖治而言重一務字○**新**安陳氏曰此章乃平論智仁非論智仁相爲用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常務者爲急則事無不治而其爲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思無不洽而其爲仁也博矣

**本義**孟子曰道莫大於仁智然有要焉知者固無所不知也然欲事事而知之則智不能徧天下之事廢弛者多故惟

當務之爲急急於當務則大者既立其小者亦將以次而舉事無不治其爲智也大矣仁者固無所不愛也然欲人人而愛之則愛不能徧天下之人有遺者正多故急親賢之爲務急於親賢則賢人各供其職修政立事四海皆被其澤恩無不洽其爲仁也博矣古來稱仁智者莫過於堯舜堯舜之知非徧物而徧知之也其所急者惟先務堯舜之知不如堯舜者乎堯舜之仁非人人而徧愛之也其所急者惟先務堯舜之仁不如堯舜者乎

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祭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四書尊聞錄

孟子盡心

奎

懷新堂

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總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歠長歠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曰智不怠於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怠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

**新** 新安陳氏曰不知務是併結上文當務親賢務二務字○達說此之謂不知務句就仁知說○與此節乃不知務底模樣非不知務之實也

**附** 禮記曲禮毋放飯毋流歃謂內高決乾肉不尚決流滿濕也宜高所之乾肉堅宜用手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不仁哉梁惠王也章

**附** 齊合詩此梁惠王之不以仁以為戰爭者陳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四書章句

孟子盡心

奎

懷新堂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附** 孟子曰君德莫貴於仁乃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主於愛人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并不要者亦愛之蓋無往而不愛其恩也不仁者偏於慘刻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并不要者亦不愛之蓋無往而不受其害也今惠王政以所不愛而及所愛非不仁而何

**附** 孟子引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蓋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今乃以民物為所不愛何也此亦所謂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之意民亦吾所愛也視親則為在所不愛矣物亦吾所愛也視民則又在所不愛矣○翼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

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鬪糜爛其血肉也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

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逮親

**本** 公孫丑問曰何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孟子曰仁者用心由親而民由民而物梁惠王以貪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以爭之至於大敗將復戰之又恐民莫用命不能必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夫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此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大仁者之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者何如耶吾故曰不仁也

四書章句

孟子盡心

奎

懷新堂

春秋無義戰章

**附** 說統此章意在尊王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與之罪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

**本** 孟子曰嘗觀春秋一書其中紀戰者多矣或特名以示貶或書人以示譏無有以其義為合義而許之者但就中有假尊王之事以行之者無王之罪以擊之而春秋謂彼之戰善於此之戰則有之矣然總之無義戰也

**附** 孟子引春秋是謂春秋經非指春秋時也故註云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云云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此句要見得總

是無義戰也。○說約無義戰言無義其戰者指孔子書法說○四書脉註與典字勿用恐犯末節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

**本義**夫春秋所以無義戰者何也蓋征者以上伐下之名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諸侯奉而伐之此大義也若彼此相敵之國無自相征伐之理敵國相征則無王矣今春秋皆敵國相征也安得有義戰乎

**盡信書章**

**四書章句**

孟子盡心

卷

懷新堂

**總**家訓此章舊謂概論讀書之法而證以武城非是本旨孟子全為當時好戰者發往往以武城血流漂杵一言藉口不但使仁人之心不自且以滋後世不仁之禍故發此論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戰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

**本義**孟子曰凡戰事之書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大義而已不可執其辭而一盡信之也盡信書則時或有害於義既無以明古人之心而反以滋後世之口實不如無書之為愈也

**附**蒙引此書字不必指書經凡戰事之辭皆書也

吾於武城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城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

**本義**何以見書之不可盡信也彼武城一書其簡編固甚多吾於其間僅取其奉天伐暴發政施仁之二三策而已矣其餘安可盡信也

**附**解翼註全重而已矣字見其餘不可盡信便帶起下節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杵春杵也或作鹵楯也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

**四書章句**

孟子盡心

卷

懷新堂

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

**本義**如武成有云血流漂杵夫仁人之師應天順人無敵于天下以武王之至仁伐紂之至不仁宜兵不血刃而士民歸之矣而何其與商人敵至殺傷之多而血流漂杵也書不可盡信有如此

**附**四書脉仁人句泛論其理至仁不仁方屬武王與紂說○問血流漂杵乃紂前徒倒戈之所為荷子以為殺之者皆商人非周人者是也而孟子之不信何哉孟子曰此亦按本塞源之論蓋雖殺者非我而亦不忍言也程子以為孟子設為是言蓋得其微意

有人曰我善為陳章

**總**存疑此章首言善陳善戰為人罪下引湯武之事以見其不用戰末節言用戰是血說出本意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

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

**本義**孟子曰今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斯人也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大罪之人也

**附錄**蓋時人臣自負之謂善陳是整而不亂善戰是勝而不敗意○折衷大罪重殃民上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

**本義**夫世以善戰陳自負者必謂合戰陳別無可以敵天下矣不知國君特患不好仁耳苟平日好仁而有以感動乎民

心一旦與爭伐之師則天下自無有與之為敵者矣又安用彼善為陳善為戰者哉

**附錄**蓋好仁當兼平時修德行仁與一旦爭伐言但不可平耳○天下無敵謂天下不與之敵也非是敵他不過

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

四書章句

孟子盡心

李

慎新堂

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兄前篇

**本義**何以見仁者之無敵如湯好仁之君也其十一征也南面而征則北狄怨東面而征則西夷怨曰奚為後我孰有敵

者之

武王之伐殷也車馬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輪也千皆序作百

**本義**又如武王亦好仁之君也其伐殷也車馬只

用三百兩虎賁只有三千人其不尚兵威如此

**附錄**蓋武王亦好仁之君也其伐殷也車馬只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書秦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

我來伐紂本為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至

地如角之崩也

**本義**然觀武王入殷之初謂商人曰爾無畏我來除暴以安寧爾也非與爾百姓為敵也於是民皆稽首若崩厥角矣夫

誰與

**附錄**說約王曰至百姓也止若崩句叙辭○蒙引崩不是崩墜只是垂向下之意此條重在若崩厥角稽首一句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民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

**本義**夫國君好仁而自能無敵於天下者何也蓋征之為言正也謂其以仁義之師而正彼虐民之罪也則民為暴君所

四書章句

孟子盡心

李

慎新堂

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又豈有敵之者既無敵則焉用戰既不用戰則焉用彼善戰之人哉

**附錄**蓋正己二字暴國之民自指其國言以仁易暴此便是正○此節不重釋征字之義只由湯武之事看來以決其

耳無敵

梓匠輪輿章

**本義**梓匠輪輿此見學貴自悟也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末如之

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周所論斲輪之

意蓋如此

**孟子** 孟子曰教有可以言傳者有不可以言傳者彼木工梓匠車工有輪輿其教人也但能與人以規矩使人有所持循依據而已至於由規矩而精熟之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是巧也則存乎其人也雖大匠亦未如之何也已足則下學猶規矩也可以言傳上達猶巧也必由心悟若徒守成法而不能默契其妙於法度之中非善學者也

**舜之飯糗茹草也章**

**孟子** 此章全  
是形容聖人之心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袞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回書尊開錄**

孟子盡心

交

慎新

飯食也糗乾糲也茹亦食也袞畫衣也二女堯二女也果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己所性分定故也

**孟子** 孟子曰常人之情未有不隨遇為欣戚者也嘗帶帶舜其始之飯糗茹草也貧賤極矣而舜不自知為貧賤也吾觀其心殆若將終身焉未嘗因處困而有慕於外也及其後為天子也被袞衣鼓琴二女果若富貴極矣而舜不自知為富貴也吾觀其心則一非大聖人所性分定其孰能之也

**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章**

**孟子** 此章教人慎其所施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聞耳

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為而感發也一聞者我往彼來聞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

**孟子** 孟子有所為而感發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取難重也何則天道好還無施不報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其父兄也特聞一人耳其實出爾反爾皆自殺之也殺人之親不亦重乎

**回書尊開錄**

孟子盡心

交

慎新

**古之為關也章**

**孟子** 此章大意還重今一邊蓋即古以歎今非以古今平較也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

譏察非常

**孟子** 孟子曰事有在古為良法在今為弊政者即為關有可見矣蓋古之為關也將欲譏察異言異服之人而以之禦止暴容此設關之本意也

**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征稅出入。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大半之稅此以賦歛為暴也文王之圃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圃為阱國中

此以國圖為暴也。後世為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

本義乃今之為關也，將欲征而貨之出入，而以之為暴，殊失為關之本意矣。夫即一關而古今之仁暴相遠如此，不重可哉。

### 身不行道章

觀音此以化人使人兩開平存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身不行道者，以行是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

### 四書章句

孟子盡心

丰

懷新堂

本義孟子曰：道者理之當然。君子所以行之身而可法，令之人而可從者，此也。身不行道，則觀法無自化，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則處罰失宜，令不行於妻子，夫妻子至近，仰吾以為天者，尚不可化，不可行，況他人乎？  
附義翼註：如身不行孝，難使妻子行孝；身不行弟，難使妻子行弟。是道不行也。如父母使舜完廩，浚井，若子非大舜，必不肯從，是令不行也。○使人不以道，道字屬我，只是我使之者，不合理也。如投以不堪，施以不忍之意。

### 周於利者章

總旨說統此章意。蓋德意之義，引上句起下句正。與論語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若子學以致其道同。

孟子曰：周於利者，凶年不能殺，周於德者，邪世不能亂。

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

本義孟子曰：人貴蓄積，然後有餘用。如周於利者，有以自給，雖遇凶年，不能殺之，故良農不患乎年之凶，而惟患乎蓄之

不厚。周於德者，有以自立，雖處邪世，不能亂之，故君子不患乎世之難處，而患乎德之不充。此君子所以不以一長自足，而必周其德也。

### 好名之人章

總旨此章是觀人之法。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箠食豆羹見於色。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蓋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

### 四書章句

孟子盡心

奎

懷新堂

本義孟子曰：輕視富貴，惟以德者能之。而好名之人，亦能讓千乘之國。然苟非真能讓國之人，則雖能讓千乘之國，而於箠食豆羹，得失之小者，或不覺喜怒之見於色。是豈能舍其大而不能舍其小哉？蓋前日之讓國，出於一時之勉，強而今日之計較，乃其真情之發見也。故觀人者，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  
附義宋子曰：苟非其人，其指真能讓國者，非指好名之人也。○西書：豚見色者，得之而喜，見於色失之而慍，見於色。

### 不信仁賢章

總旨翼註三節，平看仁賢略重。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空虛，言若無人然。

本義孟子曰：為國之道，多端而致治之要有三：國恃仁賢為輔也。苟信任弗專，而存一猜疑之心，則賢者皆懷志解體而

朝廷無復有所倚賴矣國有不空虛者乎

**附錄** 慶源輔氏曰仁者德之者賢者德言其有德耳○四書脈不信或外親而內疎或始用而終疑則賢者弗庸猶之手無耳故云空虛不

必說到賢者去國

無禮義則上下亂

**本義** 國恃禮義為防也苟縱肆弗檢而自壞中正之制將上僭下倖且入於悖亂而莫之救夫國有不亂者乎

**附錄** 說統義即禮中哉物之宜照下文上下亂看專至名分上說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

四書尊聞錄

孟子盡心

圭

懷新堂

為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本義** 國恃政事為具也苟廢墜不修而全無經理之方將民貧國耗日衰匱乏而莫之贍矣財用有能足者乎三者為國之要也

**附錄** 家引政事者政以大綱言事其中節目也○說統政事所該者廣不止理財而理財亦在其中周禮九職任萬民生之有道也九賦欲財賄取之有度也九式節財用用之有節也三意總是開源節流二意

不仁而得國者章

**總旨** 說統當時互相吞噬自謂力可經營天下矣故孟子以仁字喚醒他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言不仁之人騁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以得丘民

之心邵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

**本義** 孟子曰天下雖有適然之數終不能勝必然之理如不仁本不可得國也然或違昏庸之會逞私智之巧或以一夫而盜千乘之國者有之矣若以不仁而得天下者吾恐四海之廣兆民之衆欲以力制之而不可以威屈欲以術愚之而不可以計欺求其成混一之舉

而遂僥倖之圖者未之有也

**附錄** 因勉錄得國得天下俱以土地言○翼註騁其私智兼愚弄人制服人二意如田氏厚施而取齊是愚弄人者如三卿滅智范中行而分晉是制服人者

民為貴章

**附錄** 說統通章專為輕視其民者發全重民為貴一句社稷與君都是借他來形民為貴也下三節總是發明為貴之意

四書尊聞錄

孟子盡心

圭

懷新堂

若將君與社稷平較便無味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蓋國以民為本社稷

亦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

**本義** 孟子曰國之所恃以立者有三曰民曰社稷曰君然就三者較之民無可尊之勢而有可畏之形其至貴者也社稷者報祀為民生而報新穀為民命而祈不可與民並論矣社稷次之至於君雖為神人之共主實由民心之愛戴社稷之安寧又不可與二者並論矣君為輕焉

**附錄** 新安陳氏曰此以理言非以分言也

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



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為諸侯耳是民為重也

**本義** 惟民為貴是故得乎民之心皆為我歸即可以得乎天下而為天子若得天子之心不過命為諸侯得乎諸侯之心不過命為大夫夫以得尊貴者之心反不如得民之心此所以民不可輕也

**附錄** 說統句是一節之綱下把諸侯大夫配說者只見得印民之權印天子不能與之相抗耳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為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

**本義** 諸侯之立所以保民而主社稷也苟淫佚無道不能保民而危及社稷則當變易君位更置賢者以主之而不能有

四書尊聞錄

孟子盡心

書

懷新堂

常尊矣夫君位之存亡係於社稷之安危是君輕於社稷也而其輕於民可知矣

**附錄** 翼註危社稷考跟唐氏說來變置是更立賢君與滅國不同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為民禦災捍患則毀其壇壝

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之意是社稷雖重於君而

輕於民也

**本義** 社稷之立所以依民生也苟犧牲既成粢盛既潔克備其獻享之神春而祈秋而報不失其祭祀之時乃不能為民禦災捍患旱乾水溢則當毀其壇壝使置他所以示更新之意而社稷不能有常享矣夫社稷之更置係於生民之利害此所謂社稷輕於民也而君之輕於民益可知矣

**附錄** 說統純色曰犧全體曰牲成者肥脂之意○雲峯胡氏曰南變置字不同集註釋之亦異變置諸侯者改立其人也變置社稷者改立其祀神也

**附錄** 禮記郊特牲天子大蜡八伊者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養之也蜡之祭也主先蠶而祭司蠶也祭百種以報者也祭農及郵表畷畷畷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以必報之迎蠶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人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

聖人百世之師也章

**總直** 牛春子曰通章就夷惠流風之遠而明其為聖人也○說約聖人百世之師也聖人二字重宜一蠅故開至若是乎正解夷惠之師百世而師其出於聖人也況於親炙何大畏無此一名則似聖人可以師百世而友未必感當時故追論之疑反不甚重

四書尊聞錄

孟子盡心

章

懷新堂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開伯夷之風者

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

世之上句百世之下問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

況於親炙之者乎

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薰炙之也餘見前篇

**本義** 孟子曰行造其極之謂聖人聖人百世之師也蓋其德至善既有以淑人心於既往而流風餘韻自有以表師極於將來求其可以當此者伯夷柳下惠其人也故伯夷往矣矣聞其風之清者頑夫化而為廉懦夫必明也柳下惠化而為立志雖柔必強也柳下惠往矣聞其風之和者薄夫化而為敦皆不偷之民也郵夫化而為寬皆容德之士也夫二子振奮乎百世之上若是其遠而百世之下問者莫不興起若是其神向使清非聖人之清而猶有所難和非聖人之和而猶有

所乘則人仁而清和亦與之俱亡矣安能成化之若是哉夫  
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猶感化之若是而況與聖人共其時  
親近而薰炙之者其感化也又當何如哉  
信乎其為百世之師而非人之所可及矣  
**附錄** 聖人字要見各道其極意方切切患一偏之聖○  
奮字勿作奮發有為只與開文工作之作字相似○說統非  
聖人而能若此乎贊歎之  
詞不足證其為聖人處

### 仁也者人也章

**附錄** 孟子大意孟子是  
開釋仁道二字以示人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  
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

### 中庸章句

孟子盡心

素

慎新堂

謂道是也○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  
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  
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

**附錄** 孟子曰人皆知有仁與道之名而不知皆吾所固有也  
仁也者非他也即是我所以為人之理也有是人之身即有  
是仁之理本無岐出者故合仁於人而言之性以宰形形以  
率性便為天然自有之則至當不易之行而天下古今共由  
之道即此而在矣非所謂道而何世  
之外人以求仁與道者豈不惑哉

**附錄** 孟子引也者人也此平言之仁兼四德萬善在其中○  
仁字最難得又慈于孝見父弟恭之類皆是以至親思朋  
聽思聰等之類皆是○仁所具而皆適以所循而言○有  
物必有則此循則便是物之所循者也故曰合而言之道也  
仁不在人之外而道又不在仁與人之外○孟子曰仁者人  
也非是以人訓仁且如君臣之義君臣便是人義便是仁也

君臣之義即是道所謂合而言之者也○達說知仁者人也  
則求仁者當反諸身知合而言之道也則遠人者不可以為  
矣

### 孔子之去魯章

**附錄** 說約齊魯較前篇一側  
又多去他國句不可為重出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換  
漸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附錄** 孟子曰昔孔子為受女樂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豈獨  
滯哉去父母之國思重於義道當如是也又因嬰之阻而  
去齊則接漸而行當遲遲去他國思不掩  
義道當如是也蓋可久可速聖人之時也

**附錄** 孟子引去父母國之道也去他  
國之道也二句孟子擇之之辭

### 中庸章句

孟子盡心

素

慎新堂

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章

**附錄** 說約下句釋上句  
言外見厄非道之故也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君子孔子也厄與厄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

**附錄** 孟子曰昔君子絕糧於陳蔡二國之間而受厄也則以  
上無禮賢下士之君下無推賢讓能之臣以為之交也是以  
不免於厄也此固上下  
之責也於孔子何尤哉

**附錄** 孟子引厄陳蔡即絕糧時勿依史記蔡兵圍之說上下指  
陳蔡君臣無交是君不下賢臣不薦賢並際可公養之禮全  
然不  
曉意

### 貉稽曰章

**徐微**曰孟子告滕精有兩意一則以聖人尚不免遭  
謗況學者乎一則欲其反觀內省德如文凡何見相益害如  
己德未至則當自反自脩  
而不可專咎之他人耳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

趙氏曰貉姓稽名為衆口所訕理賴也今按漢書無俚方言  
亦訓賴

**貉稽**曰人得衆口之譽則有所恃  
今爲人所訕大無賴於衆口將如之何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趙氏曰爲士者益多爲衆口所訕按此則當從士今本皆  
從心蓋傳寫之誤

西書尊聞錄

孟子盡心

夫

懷新堂

**本義**孟子曰衆口所訕無害也汝之被訕猶  
米多也若爲士者則益多爲衆口所訕矣

**附解**蓋無傷就貉稽言士憎多口  
以下則泛就爲士者以明無傷之意

詩云憂心悄悄惓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文  
王也

詩邶風柏舟及大雅綿之篇也悄悄憂貌惓怒也本言衛之  
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爲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語辭  
隕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大主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愠怒亦  
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爲文王之事可以當之尹氏自  
言人顧自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

**本義**試以古之惜茲多口者言之詩云憂心悄悄然其甚而  
猶曰見怒於羣小此非爲孔子言也而孔子之事足以當之  
又有云故今不殄絕人之愠怒而亦不隕墜已之聲聞此非  
爲文王言也而文王之事足以當之士見憎如此此可見人  
患不爲孔子文王耳羣小之愠與愠之不殄固無  
傷也子誠盡其爲士之道何必以不隕墜已之聲聞爲病哉  
**附解**蓋詩上引詩重愠於羣小句下引詩重不殄厥愠句二  
語字俱是人愠我即愠意也憂心悄悄亦可貼孔子憂道不  
行意不隕厥問亦可貼文王求順  
文明之德無所損意但不重耳

賢者以其昭昭章

**總旨**存疑此指當時之治人者言自諸侯至於大夫  
凡有治人之責者皆然○**翼註**二段抑揚不平看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

西書尊聞錄

孟子盡心

夫

懷新堂

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

**本義**孟子曰人已同明斯爲德化之盛然貴以身先之如古  
之賢者必先自明其德然後推之以新民是以其昭昭使人  
皆昭昭今之爲治者已德不明而徒欲人之明其德是  
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也有治人之責可不先自治乎

**附解**蓋註明不是知識之明是吾性全體大用吾復其性因  
率天下各復其性○**西書**謂言昭昭者明而又極其明也○  
**翼註**兩使字與上使字是引導下使字是驅迫他○  
**案**引在人君則人字兼臣民在人臣則人字兼君民

山徑之蹊閑章

**總旨**就統提醒高子在介然爲  
閒四字見心學不可少有閒斷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閑句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閒不用  
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徑山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倏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爲閒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閒斷也。

**孟子**謂高子曰。理義之心。人所固有。雖易發而亦易窒。有如山中小徑。僅容人之蹊步。閒未見爲大路也。若倏然之頃。人皆用之。遂成大路。雖成路矣。及爲閒不用。以行則依舊茅塞之矣。是路之通塞。一視乎人之用不用。如此。然則人心善端發處。一蹊閒也。體察而力充之。則可以成德。一大路也。否則內爲氣質所蔽。外爲物欲所誘。而遂窒之。一茅塞也。今子之心。未嘗不明。何道亦非無路。若工夫閒斷而氣質物欲之爲。茅者。塞子之心矣。可不思所以自川之哉。  
**附錄**說統爲閒不用。是既由之後復不用也。  
**索引**爲閒不用。則茅塞之矣。是承上句意說。

禹之聲章

附書尊聞錄

孟子盡心

全

慎新堂

**總**章彭山曰。作樂者皆有本原。高子只舉一鐘以驗。又只就追蠡以見樂之優。其論亦妄甚矣。故孟子亦不與深言。而但就輶述之易曉者示之。以明一器之不足以論樂也。

高子曰。禹之聲。尙文王之聲。

尙加尙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本義**高子曰。夏禹周文王所作之樂。雖俱是治世之聲。然自今日觀之。禹之聲殆尙於文王之聲乎。

**附錄**翼註只重禹樂不以文王平看。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

豐氏曰。追鐘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蓋者。謂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蟲齧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

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本義**孟子曰。子以禹樂爲過於文王者。果何所據以言之哉。高子曰。樂之優劣。視人用之多寡。吾觀禹之鐘紐如蟲齧而欲絕。此必聲美而用之者多。故其器乃微也。若文王之樂。則不然。吾以是知禹之尙於文王。

**附錄**翼註蓋乃樂之一器。意來鐘則凡樂可知。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涂。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口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

附書尊聞錄

孟子盡心

全

慎新堂

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

**本義**孟子曰。是一追蠡者。奚足以知樂之優劣哉。試以車轍言之。彼城門車轍之迹。獨深於城中。子之所明也。然城門之軌。豈一車兩馬之力使然。與蓋歲月既久。往來者衆。不求深而自深也。然則禹之樂作於千餘年之前。雖不多用。而紐自微。文之樂作於千餘年之後。雖多用。而器猶新。蓋時之先後不同耳。豈有所優劣於其間哉。

**附錄**翼註城門之軌。貼輶迹深。意在內喻鐘之義也。兩馬之力。與貼口久。車多所致。在內喻禹在文王前千餘年也。日久。故車多也。

齊饒章

○音義此章見孟  
子可止則止之義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

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至此又饑

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

**本義**初孟子居齊時值饑歐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民  
至此又饑陳臻曰國人向因夫子一言得蒙賑恤今歲復饑  
其皆以夫子將復有勸王發棠之  
以臻觀之殆不可復爲請也

**附錄**齊饑要見是再饑○困勉錄臻之  
所爲不可復請非孟子之所爲不可復也

孟子曰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野  
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撓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撓臂下

四書章句  
孟子盡心

全  
懷新堂

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

手執曰搏卒爲善士後能改行爲善也之適也自依也山曲

曰岨撓臂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

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本義**孟子曰以吾今日之遇而復請發棠是爲馮婦也昔晉

人有馮婦者善徒手搏虎卒之改其前行而爲善士是足見

重於士林矣則一日之野適有衆逐虎虎方負嵎險之威

莫敢撓臂望見馮婦衆人趨而迎之馮婦故態復形自車中

撓臂而下以徇其請斯時也衆逐虎者皆悅之其爲士者笑  
之笑其爲善之不終而不知止也使今日復請發棠安知  
爲士者不以我爲馮婦乎  
誠如子言有所不可也  
**附錄**趙註馮婦名也○賈註善士淺看只是改去前日逞  
技角力之陋習意其爲士者笑之不重取笑只見得義不可

耳○兩軒張氏曰世間有勇於爲善者不察夫理義之當然  
與否而必爲之蓋亦足以悅於流俗然發不中節有害於君  
子之道是皆馮婦之類耳學者其無惑  
於衆之悅而有動哉審諸已而已矣

口之於味也章

**傳**蓋性命本是合一的言節不謂性非說全不是性但  
重在命耳次節不謂命非說全不是命但重在性耳故總說  
云各就其重處言之只用此重字作一章骨子○  
○蒙引前段是伸命而抑性後段是伸性而抑命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

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不

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

四書章句  
孟子盡心

全  
懷新堂

爲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

**本義**孟子曰學莫大於性命惟君子能審所重焉如口之於

滋味也目之於采色也耳之於聲音也鼻之於香臭也四肢

之於安佚也此皆吾人有生之初自然稟受豈不謂之性乎

然其間有得有不得皆是造物爲主性也而有命存焉使性

性以自恣則將無所不至矣  
君子不謂此性而徇之也

**附錄**朱子曰此性字指氣質而言此命字合理與氣而言五

者之欲固是人性然有命分既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必求

得之又不可謂我分可以得而必極其欲如貧賤不能如願  
此固分也富貴之極可以無所不爲然亦有限制裁節又當  
安之於理如紂之酒池肉林却是富貴之極而不知限制若  
以其分言之固無不可爲但道理却恣地不得今人只就得  
一邊不知合而言  
之未嘗不合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

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要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邪愚按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皆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脗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衍字更詳之○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為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為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其言約而盡矣

四書章句

孟子盡心

論

懷新堂

本義君子雖不言性然又有當以性為重不可自諉者且如仁主於愛而屬於父子也義主於敬而屬於君臣也禮以恭為主而屬於賓主也智以別為主而屬於賢者也聖人純亦不已而天道屬於聖人也此五者有全有不全有盡有不盡清濁厚薄視其所稟順逆常變視其所遇豈不謂之命乎然皆生理之固有不以聖而豐不以愚而瘠命也而有性存焉使聽命以自諉則皆制而安之矣君子不謂此為命而諉之也此君子退人欲存天理而得性命之正也附錄翼註賢者二字不必作否字以云知賢者之異於不賢則否字意已該了○說此聖人兼性之反之者說勿誤入生安等語○翼註聖人之於天道無兼之由之意○案引仁之於父子也至與不至云云蓋其辭雖兼至與不至其意則至於不至者故曰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朱子曰此命字專指氣而言此性字專指理而言

浩生不害問章

○翼註通章只是斷樂正子為人總見其止於善信而未及美聖神也首節說箇善人信人就有一二之中四之下的意後而說箇二之中四之下只完得首節善人信人二句意○翼註可欲二節正答其問下四節又推類以盡其條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

本義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之所造果何等人也孟子曰樂正子為人據其今日之資稟學力言之殆善人也亦信人也○翼註善人信人勿講明明則不害不必問了

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問也

四書章句

孟子盡心

金

懷新堂

本義不害又問曰何以謂之善何以謂之信○翼註此是問善信名義非問克何以謂善人信人也

曰可欲之謂善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不可欲其為人也

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

本義孟子曰人性本有善而無惡善者人情之所欲也若其人立身行已但見可欲而不見可惡則可謂之善人矣附錄朱子曰可欲是資稟好別人以為可欲是說這人可愛也只是渾全一箇好人○問可欲之謂善若作人去欲他惡與有諸己之謂信不相協蓋有諸己是說樂正子身上事可欲却欲人說恐未安曰此便是他有可欲處人便欲他豈不是果身上事與下句非不相協○有可欲之善然後有諸己而充實將去若無可欲者則充實箇甚物譬如先討得真寶

藥材然後修製以爲丸散膏丹是藥材不真雖百般羅織畢竟不是

### 有諸已之謂信

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

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

本義然善固無惡矣或若存若亡未必能不也必也躬行實踐真能有此善於已而無一毫虛偽之意然後可以謂之信人也

附解蒙引可欲之謂善觀其所以而已有諸已之謂信則所由所安皆善矣到此地位大段高下其註云凡所謂善皆實有之此實字是堅實意與下充實不同凡字皆字勿重看重看則礙下充實

### 充實之謂美

### 四書章句

孟子盡心

余

懷新堂

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

本義夫善信固有可稱然聖賢之學問尚不止此也蓋善雖實有而蓄積未充未足爲美也惟是真積日久而悉有衆善充滿快足而無少間難則章美內含不徒一善成名而已是謂之美

附解蒙引充實二字平說非充之而至於實也充滿而積實猶言廣博而深厚○存疑充實是這信到充滿積實處一二件實亦可謂信十數件實亦可謂信但不可謂充實充實是立身制行無事不實性分內事無一欠缺故謂之充實易之有子盈缶是也美即善也然必善到充實方謂之美此是美重於善處故曰美在其中又謂和順積中○說統美是純懿字樣無瑕疵無虧欠意

###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

### 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

本義然內雖充積而外無可觀未足爲大也惟是積久而著蓄極而通暢於四肢發於事業則誠中形外已至廣大高明之域矣是謂之大

附解蒙引大字全就光輝上說美指在內者大指在外者美人非無外內有餘而外餘未足也大人非無內發於外者本於內即其外可知其內矣○徐徹曰德以發於身者言業以見於事者言但在光輝上見其至盛○存疑此是功夫到後自然之符驗

### 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容

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爲矣張子曰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

### 四書章句

孟子盡心

全

懷新堂

在熟之而已矣

本義然大而未化猶有迹也惟由大而化之至德而無矜持之勢大業而無作爲之迹則是不思不勉而從容中道矣是謂之聖

附解程子曰大而化之只是理與已一其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用之尚不免有差至於化則已便是尺度量度便是已○存疑化是消融變化不見了形迹大而化是暢於四支尚有矜持發於事業尚有造作者在矜持造作便有箇形迹可見到功夫熟然後從心所欲無矜持無造作施於四體不言而喻發於事業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都無形迹可見也○眞註聖字不限定生知安行爲有漸造者在

### 聖而不可知之謂神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

有一等神人也。

本義未至於聖。猶可知也。既至於聖。則至德純於不顯而意象之俱忘。大業溥於無外而聲色之盡泯。是乃無方無體而變化莫測矣。是謂之神。

附錄蒙引。化字與不可知不同。化自我而言。謂不勉不思也。不可知以人而言。莫測其所以然也。○翼註不可知。兼體用而言。則變化而莫測其機。如孔子住止久速。各當其可。是也。以用字只是妙意。○存疑聖神蒙引。欲作兩人說。看來只作一人說。爲是。○朱子曰。此六位皆他人指而名之之辭。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放。則其有諸已者。或未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

四書章句

孟子盡心

全

懷新堂

學所以但爲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程子曰。士之所難者。但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

公案人之所造。其地位不同如此。正子則善有餘。信不足。蓋介在善信二者之中。而學力未充。尚居美大聖神四者之下也。使不以二者自足。而以四者自勉。則所造未可量矣。此吾之厚望哉。

附錄蒙引。二之中是有餘於善。而不足於信。介在其中。言外亦有勉正子意。○雲峯胡氏曰。須看尹氏上下一理四字。善

者人心之天理。始而爲人之所可欲者。此理也。終而人之所不可知者。亦此理也。善非打。淺神非高。虛惟在乎實有此善而力行以充之耳。

逃墨必歸於楊章

總旨蒙引。此章之言。爲當時儒者待異端而不得其術而發也。○翼註首節重受字。次節重辯字。受便不追其既往。辯則追其既往矣。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大畧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

本義孟子曰。吾儒之於異端。距之不嚴。則無以盡開邪之義。待之不恕。則無以開反正之端。方今楊墨之徒。固難望其以

四書章句

孟子盡心

全

懷新堂

吾道爲歸矣。如使爲墨氏之學者。或厭其務外。欲逃而去之。則必慕近實而歸於楊者。其勢然也。爲楊氏之學者。或厭其太簡而欲逃而去之。則必求中正之圖。而歸於儒者。亦其勢然也。夫學楊墨者。既歸於儒。則與楊墨之害吾道者。不可同日而語也。爲吾儒者。當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受而教之。以同歸於道而已矣。豈可復與之辨哉。

附錄說統。逃墨二句。申說到歸儒上。○翼註末句歸字。直作楊墨歸儒受字。只作儒受楊墨。不以楊與墨平。○受之。不是徒受了。有借之大得意。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彘。又從而招之。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豈關也。招臂也。羈其足也。言彼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拒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拒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爲邪。待之



怨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

**本義** 乃今之與楊墨辨者彼往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而不之愛如追放豚既入其彘使不得逸矣又從而招之以歸其是斯不亦已甚乎如此則彼不得其所歸而吾亦不免於過當是豈盡平公之心而得為聖賢之道哉

### 有布縷之征章

**總旨** 此為當時取民無制者發今章重用一緩二上下二段指出兼併之弊正見二之不可緩也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 四書章句

孟子盡心

卷

懷新堂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本義** 孟子曰征賦之法歲有常數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然而君子征之又各以其時而不併取於一時焉如布縷用之於夏則粟米力役在所緩粟米用之於秋則布縷力役在所緩力役用之於冬則布縷粟米在所緩如此則上無誅求苛責之擾下無饑饉流亡之患也若一時而並用其二則小民奔命不給而有一時而並用其三則小民室家難保而父子離矣夫國無民何以為國為國者可不念哉

**附解** 書室未氏曰緩非廢其征但不作一時併征之耳

**附考** 諸禮疑圖識  
麻曰布折絲曰縷

### 諸侯之寶三章

**總旨** 正解此見人君當知所寶意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

**附義** 孟子曰諸侯之所當寶者有三土地所以立國而為基業所由繫人民所以守土而為根本所由因政事所以治民而為紀綱所由樞實此三者則國安而身亦安矣若寶珠玉者內以嗜欲喪志外以徵求剝民攘奪將與危亡立至矣必不慎哉

**附解** 摘訓士寶字以所繫之重言下寶字乃我其寶之也

### 四書章句

孟子盡心

卷

懷新堂

### 盆成括仕於齊章

**總旨** 說此章戒天下之恃才者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盆成括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

**本義**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預度之曰死矣其盆成括乎既而盆成括果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預知括之將見殺也孟子曰夫才不貴有才而貴聞道今括之為人小有才能而於君子之大道茫然其無聞也則必妄作致禍是其才祇足以

自殺其軀而已矣此我所以傾知其敗者也

**附錄**存疑小有不言畧有才也○**翼註**小有才是權謀術數之類大道如仁義忠信是

### 孟子之滕章

**總論**翼註此章重孟子設科上至斯受之其心惟欲曲成後學而已或人雖不能釋竊樓之疑而其心亦終見諄則大道為公之心何如若只歎所遇之窮便非旨

孟子之滕館於上官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館舍也上官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

**本義**若孟子之滕君館之於上官當時偶有竊屨將成置於牖上既而失之館人求之而不得

### 四書章句

孟子盡心

奎

懷新堂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廖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迫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廖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為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

**本義**或人因而問曰若是乎從夫子來者之廖匿人物也孟子曰子以是從者為是竊屨之故而來滕與或人曰殆非為

竊屨而來也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其有既往之失必不追咎以塞其自新之路其有素已而來者必不拒絕以阻其向化之機苟以是向道之心至斯容受以教諄之而已矣然則從者固非為竊屨而來在夫子亦何能保其往哉噫孟子大道為公之心其亦見諄於或人如此

**附錄**翼註或人別一人非館人也○**翼註**不曰設教而曰科者教人各因其材自不得不別其利也○往者是向日之不善也○**翼註**來者非是將來謂來學也來者門是至者不拒即下受字

人皆有所不忍章

**附錄**達說孟子教人盡仁義只達不忍達不為便都說盡了恐人不知所以達故有次節云云又恐人不知所以充故有三四節云云總不出首條之旨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

### 四書章句

孟子盡心

奎

懷新堂

之於其所為義也

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為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

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

**本義**孟子曰仁義人所固有惟在識其端而推廣之今夫入見可哀可憐之事便惻然有所不忍此仁之端也但為氣拘物蔽有不忍於此而忍於彼者必自其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是即吾心全體之仁也見可愧可恥之事便羞然有所不忍此義之端也但為氣拘物蔽有不為於此而為於彼者必自其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是即吾心全體之義也○**附錄**李衷一曰不忍雖在心不為雖在事然而事本於心○**翼註**說說喚醒在兩達字其提醒人處在人皆有三字○**翼註**所為則曲能有誠為全體之仁義矣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充滿也穿窬穴竈踰牆皆為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為以達於所為則能滿其無穿窬之心而無不義矣

本義達之如何如害人所不忍也人能充滿無欲害人之仁心量凡有涉於害人所不忍是謂能達之於所忍而穿窬之心量凡有類於穿窬者皆所不為是謂能達之於所為而無行也

附解蒙引此承上文只是一意但露出害人所穿窬字面以示人知所達耳○新安陳氏曰達如導水自歐達之川自孟子盡心

四書章句 孟子盡心 達之海充如水達海而充滿於其中也惟達而後能充如擴而充之之意○說統不可勝用與仁也義也同上以體用言此以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窬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

人雖或有所食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必有慚忿而

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

適而非義矣

本義然義之為端甚多而穿窬之類非一必如何而後為能充無穿窬之心哉如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也人或有所食昧隱忍而甘心受之然其中必有慚忿而肯受之實是即為無穿窬之心也人能充此不肯受之之實而凡內愧之事一

一盡去絕無可羞愧者隱匿於胸中則所為者必光明正大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附解 無受爾汝之實不是與他相抗只不屈節於他便是○無所往而不為義仰不可勝用意安文耳○蒙引申說上文充無穿窬之心之意非是又深一層只是指出上文所謂充無穿窬之心者如受爾汝之稱以言不言信人此皆所當推而達之而不為者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信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信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

餽探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餽即此意也便佞隱默皆有

意探取於人是亦穿窬之類然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

以見例明必推無穿窬之心以達於此而悉去之然後為能

充其無穿窬之心也

附解 不特此也為士者於應接之間未可以言而強為之言要去勸人是以言鉤致其情也可以言而竟不為之言故為隱默要使他來問我我是不言鉤致其情也此雖細微之事然不直心而私意如此是穿窬之類也充至此而後真由所不為達之所為而義得矣

附解 存疑語然雖細事但有意窺探人心術便不光明所以為穿窬之類○翼註此節只舉穿窬之類充字尚在言外找明

言近而指遠者章

總旨 鄭陽朱氏曰此章明君子之言行○翼註此章言與道平者未何例不善道之病而言可推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

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爲言近而指遠也

**本義**孟子曰垂訓立教必資於言而言有其至善者在蓋有言必有指而近遠殊致如言極切近而其中所含之指却深遠者則既非過高而不合於經常亦非徒近而不根於至理此善言也經世宰物必資於道而道有其至善者在蓋有守必有施而約博殊功如守極簡約而其中所發之施極廣博者則得其至要而道爲有本善其所推而道爲有用此善道也求其能是二者其惟君子乎是故君子之言也止就目前之近事平平立論若不在衣帶之下可謂近矣而天命人心之至理無存於其中焉何其指之遠也信乎其爲善言矣

四書章句

孟子盡心

卷

懷新堂

**附錄**朱子曰說言近指遠守約施博四方八面皆看得見此理本是遠近博約如一而行之則自近約始道理只是一但隨許多頭面去又不可不去逐頭而理會也○**翼註**近遠博約四字只切字義虛虛講若實則犯下文矣○**說**說指是言中含蓄底旨趣施是守中發出底施用○兩點君子只是申明上文以起下意不重君子上○存疑不下帶而道存焉謂只即目前近事論之而理則有至妙者南軒以爲所言只是其身中事似太泥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本義**君子之所守只是脩一己之身可謂約矣而舉而措之則推無不準動無不化而天下自平焉何其施之博也信乎其爲善

**附錄**翼註天下平不作感化說觀一施字只是舉而措之耳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

**本義**田是親之可見人必先治己身而後可以治人猶農夫必先治其田而後可以治人之田也乃今人通病在舍其自己之田不治而欲芸人之田是徒欲人之各脩其身所求於人者甚重而不務自脩其身所以自任者甚輕顛倒如此其去君子之善道不亦遠乎此善道所以必歸之君子而善言可知矣

**附錄**朱子曰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引譬起下○說約此節與與體相似下二句是正說

堯舜性者也章

**本義**說此章以性字爲主把堯舜湯武做箇樣一性一反始別而歸同見人不可不盡其性意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污壞不假脩爲聖之至也反之者脩爲

四書章句

孟子盡心

卷

懷新堂

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本義**孟子曰聖人之德終固無殊而始則有異若堯舜者乃天性渾全不假脩爲之聖人也若湯武者脩爲以反其性而至於聖人也

**附錄**鄒陽朱氏曰此性字以天理自然而言非指性而言也乃所以性其性也○此以德性言聖人身之兼用功而言反之舉成功而言惟其能身之所以能反之也○**翼註**性者與性之不同之字指道言者字指人言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

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而非有意而爲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德也

**朱**性者之事何如如一動容而顏面之間一周旋而動履之際無不中於禮節者乃盛德之至也聖人一身渾全天理故行出來都是禮乃自然曲中而非有意於中也一見死者哭之盡哀蓋聖人誠心激發自然傷切不期哀而自哀非欲生者感我故哀也日用彝倫經常之德皆盡其道而無邪曲自有得祿之理然聖人是稟性自然不問不足欲干祿故不回也一言一語必然信實則言之必行所行者莫非道義之所在而行無不正矣然聖人之必信乃有德之言自然必信不是有意於正行而爲此也此性之德也

四書章句

孟子盡心

朱

懷新堂

**朱**引動容以顏貌言周旋以動履言此皆其小處此等處皆能中禮則其大者可知故曰細微曲折無不中禮○盛德之至言無所勉強也○非爲生者也非以干祿也非以正行也數句要說仔細蓋下文行法侯命亦是非有爲而爲者恐說得無性之反之之別故上數節要說出自然而然而非有意爲之之意須與下節意稍異○存疑經德猶曰庸德如子臣弟友之道之類是也能盡其道便是不同○**朱**引正行者言顧行也○**朱**註必信必字不是期必只是無不信意○**朱**說貌要知正行初無不好只多了安排念頭○**朱**引動容周旋以下只是性之德不是指堯舜言君子行法侯命亦然○**朱**註此節四平看爲是各段俱重自然意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爲而爲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

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

**朱**反之之事如何凡古聖賢之所制皆有法君子行之盡其在我由此而後古與今同而無所徵求由此而推凶與禍亦侯之而無所規避是雖未至於無心而亦不出於有爲也此反之之事也○**朱**引動容周旋自當中禮哭死自當哀經德自當不問言語自當信莫非天理之當然者○**朱**註陽曰而已矣承侯字來全不計較意

說大人則藐之章

四書章句

孟子盡心

朱

懷新堂

**朱**子曰說大人則藐之蓋主於說而言如曰見大人則藐之則失之矣蓋大人固當畏而所謂藐者乃是藐其堂高數仞之類耳這爲世人把大人許多崇高富貴富貴事有言不敢出口故孟子云爾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富貴高顯之貌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

**朱**子曰今遊談之士欲進說於大人之前往往理爲勞屈而言不盡意也自我言之說大人者則當藐之若不介意勿視其巍巍然則志意舒展而言語得盡矣

**朱**子曰勿視其巍巍然即藐也不是禮貌上倨傲待他

堂高數仞標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

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山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橫桶也。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爲。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已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

**四書章句** 孟子盡心 懷新堂  
所以能勿視其巍巍然者何也。蓋彼大人者。堂有數仞之高。極有數丈之長。是宮室之美。巍巍然也。我若得志。弗爲此宮室之美也。食前方丈之廣。侍妾數百人。之衆。是食色之盛。巍巍然也。我若得志。弗爲此食色之盛也。般旋佚樂。以飲酒驅騁。車馬以田獵。後車之隨。千乘是安遊之侈。巍巍然也。我若得志。弗爲此安遊之侈也。夫在彼者皆我所不爲。爲

而我者。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又皆古聖賢之法。制也。是我重而彼輕。我大而彼小矣。吾何畏彼哉。此吾所以當藐視也。

**附說** 說統三不爲是辭之之辭。○四書脈制不是制度。只理之當然處。若有成法。耳以其爲古聖賢相傳而守之者。故曰古之制。○四書鏡吾何其彼非傲視王侯。但此心快然無拘無迫。得以自盡。便是無畏處。正與藐之勿視句相應。○摘訓此節是推原意。

### 養心莫善於寡欲章

**總** 養心莫善於寡欲。當以心對欲。看心者。天理之府。而爲之害。把天理逐出外者。欲也。○說統首句提起。下四句存不存相形。正見寡欲所以爲養心之要處。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

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本義** 孟子曰。人之有心。乃具衆理。而應萬事之本。誠不可以不養也。而養心之法。莫善於寡其耳目口鼻四肢之欲。蓋天理人欲。迭爲消長。其爲人也寡欲。則外感不雜。內境常清。心未有不存者也。其爲人也多欲。則物感既搖。中心無主。心未

有能存者也。信乎養心莫善於寡欲矣。  
**附** 李衷一曰。看養字。縱固不是。養枯槁寂滅。亦豈是養。○其註養心者。養之使存也。養字對哉。書字看存字。對馳騁字看。○朱子曰。欲是好欲。不是不好底欲。不好的欲。不當言。○四書脈以重能存與不存。意勿泥寡字。而面。  
**四書章句** 孟子盡心 懷新堂

### 會稽嗜羊裘章

**附** 鄒陽朱氏曰。會子之孝。見於論孟者。凡三章。養會曾見其順親志。居手足。見其重遺體。養志。是生能致其養。不食羊裘。是沒能盡其思。○家訓此章首二句。只重不忍二字。下羊裘所獨。獨字重看。正是會子不忍之故。

會稽嗜羊裘而會子不忍食羊裘。

羊裘實小黑而固。又謂之羊矢裘。會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本義** 昔曾皙生時。嗜食羊裘。而會子於父既沒之後。遂不忍食羊裘。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裘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會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裘。曰。膾炙所同也。羊裘所獨也。諱

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肉垂而切之爲膾炙炙肉也

**孫**公孫止問曰膾炙炙肉也孟子曰膾炙炙肉也然則曾子何爲忍於食膾炙而不忍於食羊棗也孟子曰膾炙衆人所同嗜也羊棗曾子所獨嗜也爲衆人之所同嗜則不忍之心無所激爲父所獨嗜則思親之念不容遏此所以食一不食也此猶諱親之名不諱親之姓以姓者人所同也名者親所獨也知諱親之名不可不察同於姓

**附錄**說約諱名不諱姓亦是指親之名姓而言

孔子在陳曰章

**章**此章以中道作上中道即所謂經也狂狷未能得而可進於中故孔子思之鄉愿似中而實非中及賊乎中故

四書章句

孟子盡心

章

懷新堂

孔子絕之欲絕鄉愿只在反經則思狂狷者亦欲進之於中以傳經常之道於不戾耳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章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

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蓋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畧於事進取謂求望尚遠不忘其

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

**章**萬章問曰嘗聞孔子在陳曰章歸來於魯乎吾黨之士狂簡求望尚遠知進取矣但猶不忘其初其舊習未能改也

此吾所以思歸也夫既曰狂士則亦非

其土者矣而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傳**優游輔氏曰志大謂狂畧於事謂簡狂簡二字又註指得下兩句進取即是志大不忘其初即是畧於事也○其註註云求望尚遠不能改其舊習即下文嘒嘒慕古行不遠言意此處且勿講明蓋此乃萬章引孔子之言只宜影射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狠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爲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

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狠作狷有所不爲者知恥自好不爲

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

**章**孟子曰孔子之思狂士始有所不得已也孔子嘗曰道以中爲貴今不得中道之人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蓋狂者志不卑而進取狠者毅然有守而有所不爲也由孔子之言觀之孔子豈不欲士之中道者哉不可必得故不得已而思其次於中道之狂士也

**附錄**其大專指狂者孔子之言本兼狂狷孟子引來特要應何思魯之狂士一句○其註孔子不得四句是引孔子

四書章句

孟子盡心

章

懷新堂

之言下是推其意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

**章**萬章又問曰敢問當時在魯之士如何人斯可謂狂矣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雖

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皙見前篇季武子死曾皙倚其

門而歌事見檀弓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牧皮

未詳

**本義** 孟子曰如琴張曾皙牧皮之  
三千者其孔子之所謂狂士矣  
**附錄** 說經此亦只舉其大  
不重徵其事恐妨下問也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

**本義** 萬章又問曰有狂之名必  
有狂之實敢問何以謂之狂也

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嚶嚶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已

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而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

皙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藟藟氣象也特

四書章句

孟子盡心

萬

懷新堂

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

**本義** 孟子曰欲知狂之爲狂惟於其志觀之可見矣其志常

曰古之人古之人動輒慕古也及平考其行則又不能覆其

言也狂之爲狂蓋如此此孔

子思進於中而與之傳道也

**附錄** 其志嚶嚶然註云志大言大者志大形爲言大也

不是兩平語觀自文從其志二字於嚶嚶上可見○動稱古

人有自斯待意夷平也不是平字不貴以過高之意只是據

他動稱古人却將其言與其行比並要他言與行一般高大

他便有不掩其言處○蓋外孟子此言總不出孔子所謂進

取明自與他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獯也是又其次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獯者之意狂有志者也獯有

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屑潔也

**本義** 狂者又不可多得於是欲得不屑不潔之士以與

其不安而與之以道是屑潔也孔子之謂有所不爲而此之

狂者又

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惡字皆讀作愿謂謹愿之

人也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微德而非德故以

四書章句

孟子盡心

夏

懷新堂

爲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爲幸深惡而

痛絕之也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

**本義** 萬章又舉孔子之所惡者問曰孔子嘗曰有人於此過

我之門而不入我之室我至不之憾焉者其惟彼鄉原之人

乎蓋鄉原實害乎德者也孔子深惡鄉

原若此敢問何如便稱爲鄉原之人乎

**附錄** 鄉原引鄉原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曰德之賊德即中

道也○摘訓鄉原德之賊是孔子自解所以不入不憾之意

註中似德非德是預透下文解○其註何如斯可謂之鄉原

究鄉原爲人之實也故下文亦只答以鄉原爲人之實未詳

德也  
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願行行不願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

何爲蹢躅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闕然媚於世也



者是鄉原也

踴躍獨行不進之貌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原譏狂

者曰何用如此営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人耶

又譏狷者曰何必如此踴躍涼薄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

世則但當爲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爲善則可矣此鄉

原之志也闕如奄人之奄閉藏之意也媚求悅於人也孟子

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

**本義**孟子曰欲知鄉原之爲人觀其處世之言行可知矣其

爲人者曰何用是営然也言誇大而不顧其行行謂謂而

四書章句

孟子盡心

真

懷新堂

斯世也即當爲斯世之人使人皆以我爲善焉斯可矣夫鄉

原之意如此既不爲狂者之絕俗亦不爲狷者之潔已惟闕

然深自閉藏與時俯仰以求親媚於世者鄉原之行也

**附錄**孟子曰鄉原是立已嚴峻涼薄是待人疎薄○據註不見

親厚不是說人不來親厚我然畢竟因我不諧俗○善亦是

極其長厚許其圓通之意○蒙引深自閉藏以其收縮退欲

不敢放出一句忤人之詞不敢做出一件及俗之事惟專媚

世以取容故曰云云○四書脈何以是営然五句譏狂行何

爲句譏狷生斯世三句是鄉原總承狂狷而自言其志不可

單處用一邊可矣二字正與上何以何爲相

呼應闕然二句又是孟子判斷鄉原的公案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

**本義**萬章曰一鄉有公論矣今皆稱之爲原人焉必其

行已無所往而不爲原人矣○謹厚似亦無害於德也而孔

子以爲德

以賊德故下文乃詳言賊德矣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

德之賊也

呂侍講曰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

也流俗者風俗類靡如水之下流衆莫不然也汙濁也非忠

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

四書章句

孟子盡心

電

懷新堂

**本義**孟子曰子亦知鄉原之情狀乎其善自矯飾將欲舉

其失而非議之令人無可舉也將欲細指其失而刺責之令

人無可刺也一惟與時浮沉同乎下流之俗隨衆委靡合乎

汙濁之世心之所居非真忠信也而情深厚貌似乎忠信身

之所行非真廉潔也而好名矯讓似乎廉潔此正其闕然媚

於世者衆人不知皆悅而稱之彼亦遂自以爲是居之不疑

而實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夫堯舜之道大中至正之道也今

鄉原猶其似而滑其真在已既不覺其非在人又惑其偽故

曰德之賊也此孔

子所以深惡之也

**附錄**蒙引非輕刺重流俗伏汙世處忠信以立心言故曰居

處已言同流合汙言其巧爲迎合以待人言此四句且輕虛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間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狃人皆以為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

**本義** 孔子嘗有言曰天曰性似是而非者最爲可惡試舉其類言之如莠似苗而非苗惡莠恐其亂苗也佞口似義而非義惡佞恐其亂義也利口之言似信而非信惡利口恐其亂信也鄭聲似雅樂而非雅樂惡鄭聲恐其亂雅樂也紫色似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

四書章句

孟子盡心

莫

懷新堂

朱而非朱惡紫恐其亂朱也至於鄉原似中道而非中道惡鄉原恐其亂德也由孔子之言觀之其所以惡鄉原而以爲德之賊者非以其亂德之故哉

**附錄** 存疑與利口如何分別佞是才智之稱他胸中有智畧本是不義的事他却安排裝點說出都是一段道理全似個義如廟通之說韓信其言整齊可聽此其佞者利口之人無許多心機只是口前口尖舌利假如與人做朋友他說要與你如何真與有同患難同死生底意思聽其言雖管飽雷陳不過人皆以為信不知心中全無實事○其註恐字是自推其惡之心亂者眩惑莫辨之意○德字據註則是中道而上文忠信廉潔亦包了但忠信廉潔乃孟子語不應入孔子口中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惡矣

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與興起於善也邪惡如

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爲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惡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惡不足以惑之矣○尹氏曰君子取夫狂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狷者有所不爲而可與有爲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爲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

四書章句

孟子盡心

莫

懷新堂

**本義** 然鄉原之亂德皆由大經之不正而人心之真是未明耳君子有世道之責者惟在反經而已矣蓋經者人中之至正乃萬世不易之常道君子躬行以率之於上而又修明教化禮樂以導之於下使大經昭昭如日星而後歸於正大經既正則其節日皆可舉則風化之本以端而庶民皆有所觀感莫不興起於善而惟常道之是遵矣庶民既興則人人知反其本而是者知其爲是非者知其爲非則邪惡不能爲之惑而異端之途自銷鑠而至於無矣

**附錄** 眞註君子字是有主張世道之責者建而在上則爲堯舜而在下則爲孔孟不可專主在上位者言失孟子自任之意○存疑經是常道五倫其大者故曰天下大經忠信廉潔要不外乎常道○說統經原無不正只反之便是經正○其註邪惡泛說不止鄉原

由堯舜至於湯章

**本義** 堯舜禹湯曰語孟末皆言堯舜以來相傳之意但論語以行言故歷述其政事之實孟子以知言故歷叙其見聞之真○論先後則不有見之者而孰有聞之者是則見而知之者爲先論難易則見而知之者聚精會神於一時之頃而聞之是則聞而知之者爲難也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

**本義** 孟子曰堯舜相傳大道不息常稽之古精一執中之傳自堯舜始由堯舜至於湯計其時五百有餘歲若禹與皋陶則親見其道而後知之若湯則聞其

**附錄** 家訓五百餘歲大槩以常數言却不重在此只見歷世之遠而以道相接不無待於人耳○家訓知謂知其道其道云何即精一執中而已矣○家訓知謂知其道統之傳乃心契神授之妙知字即契字意○家訓胡氏曰堯言執中

四書章句

孟子盡心

章

懷新堂

此可見堯舜湯明道處至若見而知之言禹皋陶而不言稷契何也或曰稷皋陶或側其餘然考之書稷契不曰談而禹皋陶曰談蓋可見也况洪範九疇禹發之天敘天秩五典五禮皋發之其明道之功固不小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也爲湯左相

**本義**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其道若文王則聞而知其道而湯之道文王傳之

**附錄** 家訓胡氏曰舜言精一而後協於克一伊尹能終之堯言執中而後建中於民仲虺能發之曰勇曰知曰仁曰禮曰義中庸三達德孟子四端已先見於仲虺語中矣是則萊朱即仲虺也○論語之末言武不言文此言文不言武文王謨烈以行道言也武王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本義**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其道若孔子則聞而知其道而文王之道孔子傳之矣

**附錄** 或曰尚父應揚之士也散宜生於經傳不多見亦以爲見文王之道而知之者何也○家訓胡氏曰微滕魯欲之類非太公望發之書曰迪茲獎教則發倫之教散宜生蓋有助焉

四書章句

孟子盡心

章

懷新堂

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鄉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叙羣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言深哉○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頤伯淳卒

潞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

本義以此觀之道在聖人必同時之見如蒼有以羽翼推廣之於前然後後世之間知者得有所考據以續其不傳之緒也乃山孔子而來至於今論其時不過自有餘處去聖人之時若此其未遠也論其居自鄒至魯壤地相接近聖人之居

孟子盡心

॥

懷新堂

若此其甚也宜其有得於見知之真者矣然今於孔子之道已無有見而知之者則如前所云五百餘歲之後豈復有聞而知之者哉斯道之傳蓋深有所憂而有斯道之責者無容自諉矣

用辭朱子曰禹皋之徒本皆名世之士伊尹太公又湯文之  
 師非必見其君而後知之湯文孔子又生知之聖亦非必問  
 前聖之道而後得之也此其曰見而知之聞而知之者蓋以  
 同時言之則斯道之統居當以君爲主以異世言之則斯道  
 之傳後世當以前聖爲師學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至章末二  
 句則孟子之致意深矣觀其所謂然而無有乎爾則雖若託  
 於不居而其實自任之實可見觀其所謂則亦無有乎爾則雖  
 若歎其將絕而所以啓夫萬世無窮之傳者又未嘗不在於  
 斯也○東陽許氏曰爾如是也指見知聞知者而言○蒙引  
 或曰然而無有乎爾豈無顏曾子思三人乎而孟子云然是  
 則無三子而自挽其見知也曰不然孟子固曰聖王不作諸  
 侯放恣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仁義充塞人將相食  
 顏曾子思當孔子在日則以有孔子在今則與孔子俱往矣  
 世道之貴微孟子任之則孔子之道不百年而降矣故曰軻

書著孔子之道尊此孟子所以欲自  
比於見知者以俟後聖於無窮也

四書尊聞錄

孟子盡心

進

懷新堂

四書講義尊聞錄卷之二十終

四書講義尊聞錄二十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戴鉉撰鉉字景亭長洲人以四書大全諸說紛  
錯無所適從因以己意點次之每章列總旨於前  
每節列本義及附解於下總旨附解皆本大全所  
錄諸儒之語附益以元明以來諸說本義則順文  
詮釋畧如直講之體蓋亦科舉之學也

四書窮鈔六補定本十六卷

〔清〕王國瑚撰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順治八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四書窮鈔

十六卷》提要

四書窮抄初刻序  
咎先儒解經要於闡繹道  
真是以言必中縻無漫衍  
之辭自科舉之學興談經  
者始用以譁衆取寵於是  
乎離經日甚今天下解書  
之父奚啻數千百家不過  
衍說八股分之截之合之  
偶之有臆說有敷藻而書  
意之失者十五矣穿之鑿

郭氏十一  
之逆之億之斷章以命意  
因事以逢時而書意之失  
者十八九矣又有淑詭之  
士出不勦成說獨出觚見  
直欲滌程蕩朱上接不傳  
之秘寧不亦環瑋其辭以  
新耳目無乃非聖賢之旨  
弊將使學者詭寔而不得  
返其真是皆制舉之過也  
然則制舉不足以明道乎

郭氏十三  
吾以求道之心修制舉業  
卽舉業亦可以見聖賢之  
心珍吾先生所爲四書主  
意初成余受而卒業典遂  
醇博無奇也而無不奇也  
抉諸肯綮發前人所未發  
以探聖賢之奧卽刻於傳  
註之後亦足補其未脩垂  
教來茲是奚舉業之病道  
哉諸士以秭文誦此書乎

固可以登文苑之壇執牛耳而命之倘以道術誦之也詎不足窺尼山之蘊而洞識宗傳哉不揣固陋僭述簡端聊以識景行之意

云

關中晚學郭九有頓首識



四書窮抄三補序

予讀史至河汾世家六世篤於斯文而未嘗得宣其用迨門人房杜王魏洵用矣而文中子弟若予顧落落亦仕亦隱六籍掌故家藏筆受亦總二而卒不得比跡彤庭大行其說則為嘆其遇之窮廼河汾之學竟爾並派洙泗肇開濂洛



則遇之窮固所為道之通也越千季來吾爰珍吾先生履世其學著述之富誠淑之多昇河汾埒而躬奉廷對受知剛王既昇當季

翁序二

十二策殊遇諸高第駸駸彙征為時良臣長公親受過庭起家接武世稱理學儒宗忠孝大節史氏且橐筆其後視文中子二愛經

仲父門人若弟求附世家於史編而中沮不就既既宏侈哉長公暨諸高第既奉所為授受微言效之庭又欲挈而公之人二問先

翁序三

生當何名此書先生顧與稱曰刪補窮抄問序於余余惟先生遇非窮也窮理則有之夫六經肇起如日中天無須刊木胡刪無須

鍊石胡補易大傳春殊三  
傳已屬註脚第經以起傳  
傳以明經變枝駢也傳足  
明經二不異傳無掛漏也  
不枝則不刪而神全矣不

南序中

漏則不補而理備矣空漢  
蹠出而豹窺宋義行而蛇  
足或枝或漏刪補詎庸已  
乎狀刪補必窮經抄始可  
定窮經必窮理義始可明

窮理者盡性者也先生魁  
岸之才磊落之槩憂時度  
務犂狀中窾綮乃意不屑  
屑也守其剛方寧蹶不回  
其言曰吾不以三公易一

南序中

日養且夫絕學者無憂而  
教思者無窮先生既以是  
恬愉於忠孝而濩落於功  
名又曰以訖定厥子楊厲  
顏門濟二師二為

入乎使以究其奧竅之用其  
所養性者博已性適而閱  
盡皆理窟也理迅而探策  
皆經筭也如是六經亦註  
脚矣四子刪補云乎哉予

書序六

嘗謂珍吾先生講道似河  
汾孝友似太保濟美似監  
田貽興乃今窮抄一書稿  
凡三易而不厭真弄六經  
中說共傳不朽要之經無

竅時河汾當開皇大業日  
聖學薰蕕故湏先迓後合  
先生丁茲盛際文教翔洽  
故一試而致身彤庭再試  
屢試而子弟若門弟子師

書序七

師濟二踵接于青雲則其  
遇不直不竅已也且先生  
竟不以道易遇亦隱亦仕  
廻翔二十季連蹇偃蹇而  
就此書雖謂之竅之亦宜

窮乃所為萬世之通也已  
余故慨擘河汾傳絕學于  
先生而更快其遭也故樂  
為引其端

年弟翁正春書于南

舊序八

宮之景芳亭



四書窮抄四補序

夫適千里者莽若九野左右盼而  
踟躕授以司南駕而前可以臨岐  
而不惑噫吾學胡可無司南也粵  
稽道脉續自仲尼厥有薪傳繼以

舊序一

私淑惜世遠言湮駁于漢棄于唐  
至宋始大明焉學者猥守師說牽  
陳意而不化於是敏慧者心疑大  
拘爭出其意其說以求勝人靈蛇  
家拱璧破碎決裂於新詭之談甚

者借竺乾二氏之唾餘以解聖賢而學之不明逾甚先生有憂之其言曰聖賢往矣吾不逮目炙而耳聆受也然衷于理者千古不能易東海有聖人西海有聖人吾可以意質也其不盡然者不獨弁髦漢詁卽宋名儒之言吾猶將商略之蓋能爲程朱益友者能爲孔孟忠臣者也故其發明傳註者十之七間以已意求合乎聖賢不牽傳註

亦不悖傳註者十之三而于世破碎決裂者不與焉意證神摩窮年浹歲迄今凡四易而叅訂成迨成而授之長嗣鶴朋君余得以年家子卒業焉作而嘆曰先生之於學苦矣深矣于往聖非耀日之宿而于後學非指南之軌耶先生胸羅百家口挾二酉而一稟之于道身負大經綸稍試輒卷而懷之楊雄耽寂虞卿發憤先生非然也蓋將

杜屏裹足益冥心妙契性命之學  
與濂洛關閩下上千秋是則其雅  
志云耳茲之窮抄猶其博采精擇  
之一班余姑論次先生之一班而  
世之學道者不至踟躕臨岐則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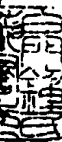
施序四

生之司南後學功偉矣夫

年家子施鳳來頓首拜叙



王氏世家四書定本序



混沌之氣凝於天地者易。人心者難。故鴻  
濛初發。數聖人起而肇書之。宇宙遂轉文明。而格致  
誠正之學。日從事於窮理盡性。千聖不能卒其業。此  
智足知聖者。亦曰夫子賢於堯舜遠矣。正謂堯舜開  
闢在天地。仲尼開闢在人心也。自有孔孟而終古不  
長夜矣。嗣其傳者。濂洛關閩諸公。各極精心。洗發聖  
賢生面。著述立言。守先待後。竟作素王功臣。第智愚  
稟殊。頓漸攸分。經書義意。學人未必一一超悟。或撮  
領總旨。而精微難窺。或詳逐解拆。而要歸未挈。或邊  
見而暗於大全。或隱索而失其三昧。智者自悟。愚者  
仍迷。此人心開而不盡開之處。亦聖道之憂也。我仰  
珍吾王夫子。諱國瑚者。少穎異。書一過不再讀。一切  
質疑辨難。務敲骨髓。不屑拾前人唾餘。識者目爲  
人中龍云。及掇壬辰巍科。曾不色喜。雅甘恬退。晝粥  
咬菜。晏如也。或有勸駕者。曰。吾斯之未能信。敢言仕

乎。局戶肄業。日取經書極力探討。間於聖賢宗旨。微不相肖。危坐沉思。至忘寢食。務期了然。積數年。攻苦而四書易經主意成。五補不已。繼以六補。題曰窮抄。取此義耳。斯稿一出。北方學者確有依歸。負笈從遊。不遠千里。咸號夫子。天下想望山斗者。幾三十年。後以名累薦守延安。夫子淵識遠慮。鑒井解國功擢光祿卿。而窮抄一書。無刻置念。卽易簪之際。猶諄諄言之。蓋不欲家藏。直公諸萬世也。其開闢人心。有功聖

荆序二

道者。豈淺鮮哉。夫子秉性清執。古貌古心。其於庭訓。尤加嚴焉。不第講解與義循循善誘。卽言笑舉止。咸規以正。所以芝蘭玉樹。蒲庭階耳。長公鶴朋君諱春楨。丁未會魁。幾奪大物。次公歷陽君諱巖楨。庚午亦登賢書。孫似鶴君諱含光。以辛未聯捷。秉銓部。素持家風。雖居要職。厥政肅清。至含弘含萬。含美含華。含真若密。與儉諸曾孫輩。內澗外朗。彬彬皆雋才。書香可卜。世矣。粵稽姓代有父有子。難兄難弟。德星聚一門。

者。千古艷稱王氏有焉。所更佩者。夫子中道失偶。義不續絃。歷陽君孝友。天至依依。膝下朝夕周旋。寧惟溫清是修。凡言動一稟家規。毫不敢忘。以拂親心。真可謂養志矣。繼述之大者。尤在山處一節。自膺鄉薦。卽薄仕進。時值北計。勿爲却步。惟是督農課子。猶謂窮抄精義。與泐不便。童習從中裁約。參以心得。庶令發蒙啓覆。小子有造。帙成名曰便家抄。翼蓋以不忍忘親之心。弘敷其錫類之仁耳。據君胸羅二酉。沉酣

荆序三

理窟。生平以斯道斯民爲己任。其先覺覺後。此特文豹一斑。又烏足以盡君也。予生也晚。未及遊夫子門牆。其理學汪洋。茫無有窺。且素不能文。敢文夫子乎哉。然桑梓私淑。竊有真見。闢敬具實錄。聊述其概云。

肯

順治八年歲在重光。單閼夷則上澣。眷晚生迂叟荆可棟。齋沐書於懶雲深處。



窮抄定本凡例

一談經之業期以翼經傳注固不可廢亦非所  
泥若堅守成說明經而經絕此尊古之過也  
乃或借徑標新欲翻程朱之案適騰聃竺之  
波此又徇俗之失也吾師靜悟自舒不傍蹊  
徑日從四子正文朗誦默叅生平畢志于此  
若起杏壇而師授之斯抄具在先後聖之揆

附書定本凡例

一南北海之理同用質同人知非阿好

一覽世與奸名殊肯其真偽殊也學究膚說襍  
陳以爲蒙求津梁竟使墮落坑塹良可憫惜  
若一家自命者或畧而弗詳或博而寡要于  
後學均無當焉斯抄昉自庭訓廣示及門詳  
畧適于中道使上士知理道之原中材亦會  
摘詞之旨遠徧蒙引近講湖南庶可與斯方

駕嘉惠之茲溥且長矣

一立辭所以達志其知之所弗至者弗能言也  
其知之所至者弗能弗言也吾師生有夙慧  
七齡讀紫陽綱目卽自解章句弱冠鄉薦之  
後寢食濂洛遂有此抄比強仕通籍二十年  
中稿已三易不樂膺仕歸養承歡又十餘載  
娛娛斑舞之季政孳孳韋編之日讀書養氣

附書定本凡例

二

積厚流光孝友備躬則神明生焉知其所行  
言其所知蔚爲藹如之言能無觀止之歎  
一古之作者遑遑命世之才弗竟所志退而著  
書以自表見於時吾師生際休明癸酉薦鄉  
壬辰對策柏鄉之棠勿翦勿拜廷評之理以  
允以明司農制國用之通延州比范老之守  
出憲酒泉入高卿月鴻猷駿烈旣已燁燁當



世而性命之學不自滿假則其見於用者惟是編其弗竟于用者亦惟是編爾

一文章得人之盛歷策事詩賦以及八股之業然詩賦近靡制策襍術惟經義一途初若摛詞漸趨原道數百襍罕不可易者以其研幾聖賢之蘊軌模馳騁之才斯云經國大業不朽盛事也吾師情叶陶杜而不以詩見議高

四書定本凡例

三

董賈而不以文見歟殫心此道與多士脩明絕學以惠來茲經正民興豈尋常立言者所可企也

一吾道薪傳匪哲胡作匪賢胡述師門家學源淵崔朋歷陽斯士由興四公墳麓崑山似崔思文諸子振振繩武皆授受過庭者也惜哉斯士由興蚤賦玉樓弗竟厥緒崔朋似崔世

續皇華王事靡盬雖窮抄之業互有脩明而刪述之勞歷陽尤身其任焉計自庚辰以來歷陽長謝公車沉酣庭訓惟窮抄爲兢兢念茲在茲而今題少釋其明發也又出其繹思于書易皆有抄翼嗣卽行世

一此集初刻于郇城再刻三刻皆于沃邑四刻五刻皆于絳郡原以垂世名篇師遜謝之自

四書定本凡例

四

額曰窮抄云徐筆洞彙古今道脉所載王珍吾云者卽先生別號也先是坊刻火齊主意亦多襲三刻而偽增頭面者也茲則五補之後又數易稿迨吾師季齊尚父曾手定學庸本命歷陽定論語本光亦竊從其後定孟子卒吾師旣沒海宇日多事稿秘笈中兵燹之憂歷陽獨苦雖歷秦火之災幸保魯壁之舊

豈非天之未喪斯文也

一柱作述藏之名山自高其藩宇既示知希  
衆詫其幽奇亦駭遠聽至於斯抄以文章世  
運之深思寓布帛菽粟之雅味操觚家一息  
弗可廢者所以事久愈新理全彌永矧茲載  
道之羈顯晦有時光載稿渡江奇緣雲合匪  
我從脩首嘉其事元亮正之太初交賢其成

口書定本凡例

五

念昔及門之言多終日趨庭之鯉無異聞原  
出渡世婆心茲刻行則遠近私淑百世見聞  
猶夫子諄諄耳提之也是用亟縣國門以篤  
宋友

順治辛卯花朝較書于金陵之雨花臺畔門  
人荆光國拜手謹識

刻窮抄六補定本紀事

窮抄一書四書計一十六卷易經計七卷皆先  
君自譜所遇之窮爲是抄也念先君賦性古樸  
疾利若仇性固窮也弱冠鄉薦壬辰成進士別  
歷中外三紀有逾或以人窮或以地窮所如數  
窮而夜思晨書是抄孜孜有如一日易簪前夕  
尚爲不孝輩請買行遠章大肯隱嚙其學而不  
厭者與每恨孤生也晚自先君終養王父詔起

紀事

一

出山之日始徵識睹記猶憶主計北曹時督明  
智一場而五場咸式督中南一倉而入倉吏畏  
雖簿書填委未嘗輟是抄也迨出守延州或謂  
邊地奇窮措置維艱先君慨然曰我甘窮窮亦  
與我習矣最奇者延古無井城飲河汲先君初  
蒞卽鯁鯁是虞召父老而屬之應者半阻者半  
不得已倡鑿城隈而清泉迸溢名厥泉曰惠民  
無何北鞬吉能控弦十萬圍攻七月原計絕水

致困後知有備投款而去當時籌帷之中是抄  
 與劍佩錯列司馬褒歟帝無西顧尋膺內召出  
 窮荒登清掖似不窮已忽魏璫執政羣小又窮  
 之忤時歸來唯手斯編先君嘗自謂生平做人  
 做事都從兩部窮抄得力噫嘻其讀書有用者  
 與是抄也稿凡十脫水已五鐫于今乘箕廿載  
 都人士尊聞受益者經久彌篤孤自庚辰長謝  
 公車課兒卒歲敬求刪次三閱寒暑厥業始竣

孤不敏不能讀父書願與天下見之載稿而南  
 付剞劂氏名仍窮抄存先志也僭增定本敢言  
 定哉永言訓思以引無替嗟予敢忘過庭時也  
 次男嚴楨收淚謹識

較閱姓氏

門人荆光國

衛紹芳

荆世爵

男 春楨

嚴楨

濟楨

周楨全訂正

姓氏

一

孫含光

含弘

含萬

含美

含華

含真

曾孫 密

儉全錄

大學之道章

此章總論大學之道。前二節論大學之極致。必湏知止於至善。後五節論大學之本原。惟在自明其明德。蓋明德之外別無至善。譬之泉為井。體卽此是本原處。亦卽此是極致處。彼推之而新民。特如泉之時出焉耳。若乃逐逐紛紛。求知止於新民之際。是向町畦。溝塗中等覓淵泉。絕不知至善之為何物矣。鳥足與論大學之道哉。看來此章前二節意在引起後五節。而着落只在壹是皆以脩身為本一句。所謂古之學者爲己是也。大意云。學做大人。其道在明明德。以要大必湏明也。又在新民

知止窮抄定本

卷一

以要明必湏新也。乃其究尤在止於至善。誠以知止於至善。纔能定而靜。靜而安。安而慮。一真自如。當機精研。而明德真有得焉。不然。纖毫未淨。一塵飛而蔽天矣。夫是以在止於至善也。第止之在物。有本與末。則止之在事。有終有始。始其當先之所。終其當後之所。乎。纔能知此。便可近道。若此乎。本之爲要也。而物孰爲本乎。試觀天下國家身心意。知何者。非明德中物。格致誠正。齊治均平。何者。非明明德中事。乃古人平先治治先齊。齊必先格致誠正。以脩其身。則以格致誠正。以脩其身。然後脩而齊。齊而治。治而平。明德新民。無不各止於至善。爾以此知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吾所云物有本末者。卽此是也。不然。其本云。然則大學之道。其惟在脩身哉。細玩大註。似有一二可疑處。

據註。知止節重知。物有節重序。自天子節。又從古之二節中。提出脩身爲本。頭緒較多。似無歸着。且知止既重知字矣。下又說格物致知。物有本之本。既明解明德爲本矣。下又以脩身為本。不似重複難說乎。

大學節。大人也。人之本來最大。直通天地古今爲一身。大人者。如其人之本來而已。大學者。學而求爲大人也。道則其求爲大人之路頭也。若以形骸論人。亦似渺乎小耳。乃就裡一掬靈明。直是潛天潛地。亘古亘今。無所不通。大孰加焉。故學做大人。在明明德。既曰在明明德矣。這箇靈通事物。豈局一膜。自非宇宙之間。同生之類。悉耀於光明。可謂明明德乎。故在新民。鏡有纖毫障蔽。止掩纖毫光明。乃明德神妙物也。纔有纖毫障蔽。便令全體不靈。所謂一塵飛而蔽天是也。故要

知止窮抄定本

卷一

明明德。必須由己及物。表裏瑩徹。絕無纖毫障蔽。而止至善。不止至善。不可謂明明德也。學到止至善處。則一掬靈明。依舊潛天潛地。亘古亘今。無所不通。而吾之所以爲大人者。始完此爲大人而已矣。無欲。卽善也。無纖欲。卽至善也。明德之本體也。三綱不是判然三件。乃因相而有歸。重在止至善上。

知止節。上節論大學之道。歸着在止至善。然欲止於至善。果何以得之。所止在至善。至善卽止也。止者。明德之本。德如鏡之明。吾心之靈機也。知則明德中能照還本體處。如鏡之明。而能照人心之覺機也。學者必須以此覺機。還而自照其靈機。灼然知至善之所在矣。然後知在此志亦在此。祈憫惟此一塗。更無岐徑之惑。而有定矣。志分則心如搖有。

定然後寧謐而靜矣。心搖則神若驚。能靜然後閒適而安矣。神驚則思不審。能安然後精審而慮矣。知止是平日明善。慮則臨事之時。再在獨覺處細認本體。務求至善而止之。必知此然後發皆中節。與明德之本體相符合。而得止於至善矣。向非先之以知止。且無所謂定靜安慮也。而胡以得焉。連用五箇而後。極言止之不可不知也。夫定非他。即止之專一處耳。靜非他。即止之寧謐處耳。安非他。即止之閒適處耳。慮非他。即止之精審處耳。乃得則得此明德。即止之歸宿處也。定靜安而慮。此乃寂中起照。虛中生白。狀得明字細而透。總是描寫知止時心境。無二時。

物有節 上文言明及新。自分兩端。夫子恐人因此分用其心。必且內

南書寫抄定本

卷一

三

外貞勝終無以止於至善矣。故特出此節。而下發明之。極論脩身為本。使人專心自明。以收知止之實。而為大人焉。物以本體言。事以工夫言。事因物生。物既有本末。事自有終始。事既有終始。則當先之所在。始當後之所在。終如使不知先後之所。方將置始於終。必且迷末忘本。其違道不日遠哉。才知便近。不待深造之後。專力於本故也。細玩文勢。此節且虛虛說。以見喫緊在本原。未明指何者為本。其下反覆古人之學。然後明指之曰。脩身為本耳。若於本節內明說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下而重疊說不去矣。終始是死字。先後是活字。則字應知字。

古之二節

此承上知所先後論之。言天下國家身心意知何者非明

德中物。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何者非明明德中事。一以貫之。詎非古人之所以欲哉。乃其學却有許多等級。許多節次。如欲合普天而範圍之。則必盡封域而經理之。而以治先平。欲合封域而經理之。則必守閭閻而盡一之。而以齊先治。欲合閭閻而盡一之。則必即當體而整飭之。而以脩先齊。其欲脩也。則以正先。而致虛於方寸之間。其欲正也。則以誠先。而致慎於動念之頃。其欲誠也。則以致先。而求明於獨照之地。其欲致也。則惟格在。而求通於物則之願。一何其徐徐循循之若是也。豈古人迂闊舒緩。不欲盡見其成哉。良以物到格處。幾能勾知至。知到至處。幾能勾意誠。云云。義理之則原有許多等級。進脩之程。原有許多節次。雖欲一躍其等。一凌其節。而不可得。譬之層臺九級。若非層層挨次尋向上去。必無凌虛飛度之理。孟子所謂深造以道。欲其自得是也。有此二節。先用六先字。一在字。次用七後字。上擊下應。辭煩不殺。所以極論先後之當知。以絕萬世喜頓惡漸者之路。

南書寫抄定本

卷一

四

古之節。明明德者。明己之明德也。既曰明德。自是靈妙無方。六通四關的物。事直須與天地流通無間。方是故古人明己之明德。必欲明之於天下。其下治國齊家脩身。承此說去。俱是以己之明德通之。脩身若只說檢束其耳目口體。節制其喜怒哀樂。却與明明德何干。須說賅存之官骸。全具惺存之脈。神發之體質。渾含映發之光。其檢束處。皆其宣明處。其節制處。皆其昭融處。其餘齊即此明之整頓。治即此明之經理。平即此明之普遍。步步不離明字。方是。脩身非他。明其明德而已。

明明德無他。復其靈機而已。乃此身塊然形質。安能復其靈機哉。吾想身之靈機。心爲之主。心之靈機。虛爲之舍。人心正立中央。無少欹側。其冲虛無物之象乎。古人欲復其身之靈機。必先求端於心。欲復其心之靈機。必且勿納於邪。虛能涵靈故也。自不容已曰誠。意念發時。必有獨覺其節度者。所發如其所覺。正要心神安妥。自不容已。此除意中障蔽以正其心者也。知即明德之有覺處。致者欲其毫無障蔽也。聖經揭一在字。務求實際。與六先字不同。蓋爲喜頓之學而設。如禪家云。不起一點脩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其說主於坐照。多少徑省。將謂欲致其知。反在先誠其意。先正其心矣。却不知物理之在性中。至精至密。自非生而知之。誰能不思而得。必須一一研窮。時時省驗。與萬物之理。

卷一

五

融通契合。無少扞格。然後獨覺不昧。而誠正有門。如彼坐照之說。第可用以澄心定慮。爲博文擇善之要。如所謂溫故之溫。游藝之游。毋令爲編物之汎濫。玩物之沉溺可也。格如格於皇天之格。乃潛通無間之意。物格節。八目。凡言如此。而後如彼。俱如火傳薪薪雖不一。畢竟止是此火傳去。斷不在八處做工夫。程子曰。有道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窮獨。有他便字。只字何等直截易簡。真真經之論哉。能照才是火。格通也。何以通之以性靈通之也。物格者。求與物通也。物格者。已與物通也。性靈炯炯。便可知至。何待物格。日日有問。容光必照。容光不照。可謂日月有明乎。物格知所通也。便是知至。問天下之物在外。而

心靈通之何也。曰。萬物與我。獨其形骸似隔耳。乃若靈機惺惺。妙合無兩。卽鳥獸草木。共此靈明中之法象耳。以故物之格處。便是知之至處。非若知至而下。誠正脩齊治平之微分先後矣。意誠者。意之所發。惟於獨知而誠也。若獨知處。先不分曉。却憊箇什麼。故至而後誠。知者意之帥。心分本虛。立於中央。自己發而有私意。纔倚着在一邊矣。意誠者。發如其獨知。而我無私意。故自不容已而誠也。如是則有意。仍如無意。依然太虛同體之初矣。何不且之有。故誠而後正。心虛則靈。若體神明。心何以不正。中有物也。有物則神外馳。而一身皆須冥不靈之物矣。何以明明德於其身乎。故正而後脩。家之不齊。都因從偏生蔽。不能明明德於其身。其偏而生蔽。必矣。故脩而後齊。家齊以下。總是

卷一

六

靈機貫去。家如何是齊。家人靈而能覺。皆就我之私而齊也。然非我身靈而能覺。能使家人靈而能覺乎。夫我之身且不能使家人靈而能覺。況能使國人靈而能覺乎。我之身且不能使國人靈而能覺。況能使天下靈而能覺乎。須知家齊。句非齊家人。去化國人。同治句。非靠國人。去化天下。只一个自明已德。通於家。因通於國。因通於天下也。故齊治章。只藏一恕。治平章。只藏一矩。以上俱會傳意辭之。自天子節。此節說得極狠。言舉一世之人。盡以脩身爲本也。此非刻說。全從上文看出。上文天下屬天子。國屬諸侯。家屬大夫。士庶人及皆須格致誠正。以脩其身。然後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然則舉一世之人。寧有一人不以脩身爲本者乎。必如此說者。以大人通天下爲一身。必其

本與天下人共之。乃為大人之道。問。禮字。語脈從何而來。曰。上文作八件。遞遞說下。此則總收在脩身上。故曰。豈。

其本亂節。此節極言本之當務。以足上節。大學之道。以明德為宗。必須光明四達所在。而治本亂。則虛明之地。先自紛然不理。欲家國天下。悉耀於光明。豈根抵外別有枝葉耶。蓋本外無未。而謂其一亂一治。無是理也。且就末而論。家非其所厚。國與天下。非其所薄耶。夫身脩而後家齊。本亂必先薄其所厚。寧復若厚其所薄者。吾未見不受其親而愛路人者也。故曰。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以下。發明其本亂二句。問。本不亂明耳。何以能厚口。此明非虛見也。乃生機中之覺機也。生機中有覺機。則脈脈與家國天下。痛癢相關。如身癢心必覺。心覺手必搔。伊尹先覺而伐夏救民是也。故曰。成物知也。

克明德章

此章釋大學之道。所以在明明德也。夫大之為言。言乎窮天際地。亘古通今。其人無之而不明也。乃明德之明。直一自明而已。經謂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者何。蓋嘗進階往代。歷選前古。由堯以至千湯。由湯以至於文王。五百歲而一出。千萬世而長有。詎非窮天際地。亘古通今之大人也者。乃如康誥之頌文王。第曰克明德。太甲之速成湯。第曰顧天之明命。帝典之贊堯。第曰克明峻德。一言以蔽之。皆只是自明而已。孰謂大學之道。不在明明德哉。

康誥節。德性原自靈明。文王能如其靈明而已。後章緝熙是也。

太甲節。明命。即明德。以其自天與之。而曰明命。明命上不可加一物。若感想把持。以此顧彼。便不是。只是日新又新。靈明惺然自露。若以靈明還照靈明。而念念不忘者。所謂內視返照是也。其贊常明。便是常日在之。明與禮無兩物。

帝典節。克明峻德。言克於峻大之德。能使之明也。使之明。正所以完其峻。靈則無方故也。不是明德之外。又有峻德。既曰明德。便與太虛同體。自是靈通神妙。周徹八極的事物。即峻德也。帝堯之心。極其靈明。即極其廣大。而要無加於明德之外。本體峻極於明。聖人明成其峻一也。

皆自明節。夫德在自者也。克明。明其在自者也。即明命。特迥其自之。

原書窮抄定本

卷一

八

一拘惺存。則浩乎其無涯際。寸焉無徒者。自而寸靈周徹。則皆乎其無盡藏。大哉。自乎。又笑疑乎。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哉。

湯之盤銘章

夫新民為本。實若小然而曰大學之道。在新民者何。蓋新民必先自新。而自新非半上落下的勾當。如湯之盤銘曰。云。矣。自新則當新民。而新民亦非半上落下的勾當。如康誥於已新之民。又從而作之矣。且所新不獨自與民也。如詩曰。云。直併天命而新之矣。若是乎新民之有極哉。是故新民之君子。無問自新新民新命。無非用極之所也。此極之大。無物堪比。故曰大學之道。在新民。

盤銘節 所謂日新者。非必一日之間。索宿垢而刮磨也。求積習而濯雪之。所謂日新又日新者。非必日日又日之間。索宿垢而刮磨之。求積習而濯雪之。唯是一日之間。性靈自露。其中湛然。澗然。澄澈。潔淨。宿垢若不能染。積習若不能泥。恍在出浴之初而已。由是而日日自露。日日的性靈。其澄澈。潔淨。猶一日也。由是而日日自露。又日的性靈。其澄澈。潔淨。猶一日也。譬如花萼爭妍。紅紫競麗。今日明日。後日。另是一番景色。如必取一日之新。加多而為日日之新。取日日之新。重積而為又日之新。是沿舊也是因陳也。其又何新之與有。成湯稽顙自誓。其意云何。須看到實際處。方好。夫人心在補過。修德之日。其中清爽。澄澈。別是一天境界。與出浴之初。意思相似。故曰新湯。若曰使我心常如山。浴之初。則善矣。

卷一

九

康誥節 民已新而又作之。亦欲其日新者。日日新又日新也。詩曰節。周邦自后稷啓土。由部而而岐。邦雖舊矣。而文王始受天命。邦雖舊。而命非舊也。重命字。是故節。是故二字。直頂上三節說下。極只是至善。至善只是至靈。靈到至處而已也。民也。天也。一以貫之矣。不必分而用之。而要無不用之所也。如千溪萬川。盡是皓月。寄照處。皓平。豈有許多子。須如此章。歸著在極字上。正是大處。故曰易有太極。極故大。

那幾章 全要發至善之大。以明經文在字之意。與上二章同。經文言止而日

止於至善。言止之有所也。大矣哉。止之所乎。其如那幾之無一民不止。乎是止之所。如丘隅立黃鳥之命。不可不知也。而孰為止之所乎。惟文王緝熙之敬。能令為人者。各得其止。斯其止之所哉。君子學如切。磋。脩。琢。磨。乃能以瑟。僊之惇。惇。微。精。喧之威。儀。同符。緝。熙之敬。而盛德之善。為至止之所得矣。民不能忘矣。盛德至善。能使天下萬世無一人不得其所。故不能忘也。夫使天下萬世無一人不得其所。其與千里邦。喪無一民不止者何異。尚不可以為大乎。故曰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大學之道。止至善而極矣。所以傳雖亦引詩中多傳語。獨此傳。只有五節。而五引詩。蓋恐不用言。故一引三與而長言之。

那幾章 開口便言那幾千里已見大學之道。在止至善矣。曰千里大

卷一

也。若曰至善。非小物也。普天下人。都在此會歸。正如千里邦幾萬國朝。宗乃天下當止之所。大矣哉。所字與千里字相應。王業廣大。故能長育群生。幷懷六合。而為止之所。如末節君子二句是也。緝。熙。節。上節重所字。以其包舉寰區。而曰所。此節重知字。以其密切性命。而當知故上以邦樂。此以丘隅。各有攸當。試思未有人先身命從何處來。既有人後身命從何處寄。人心那幾。便是人心丘隅。一息不止於此。即無安身立命處矣。曾是莫知黃鳥。其靈於人乎。何大憤憤也。文王節。聖心空洞。與於穆同體。豈不移穆深遠。極深遠處。就是極清明處。極清明處。就是極收攝處。收攝乃人心至善的光景。止也。不言緝



然不見本體。不言敬又無可想像。故言緝熙而以敬繼之。至精至粹。乃德之極致處。止也。敬如何便是止。蓋文心之敬。直從緝熙中來。則此之爲敬。乃清明之極。而收攝之極處。豈非至精至粹。而爲德之極致處乎。非謂一念惕勵便可爲止。敬德之聚也。人心昏則惰。然即明德也。可見聖人至善只在明德上。新民自在其中。無二止也。爲人君子。須合說。總見一箇緝熙而敬之止。六通四關。一以貫之。與邦畿千里。惟民所止。一般真止之所也。蓋文王之心。常清而無妄。機淨盡生機。自然周流故耳。國人之入。與上四人字相照。夫人曰國人。其情較疎。豈若君之人。臣之人。又豈若子之人。父之人。乃文王緝熙之敬。有孚惠心。猶然以止信之心。交之。其與仁敬孝慈之止一也。

圖書辨定本

卷一

士

瞻彼節。永上言。此止之所。詎可易而驟哉。吾聞詩以倚倚之。桑作典。有斐之君子。其曰如切如磋。則精之極矣。其曰如琢如磨。則密之極矣。固曰瑟兮。今赫兮。今喧兮。則嚴密武毅。宜若盛大之極矣。此有斐之君子。所以終不可道兮。也是詩也。果安所道哉。所謂如切如磋者。其道君子之學乎。蓋君子之學。直欲識明德之至善。而至善。詎可易識。非精如切。磋不可矣。所謂如琢如磨者。其道君子之自修乎。蓋君子之自修。直欲復明德之至善。而至善。詎可易復。非密如琢。磨不可矣。自是而瑟兮。今赫兮。其道君子之恂慄乎。蓋君子之恂慄。如彼其嚴密武毅也。自是而赫兮。今喧兮。其道君子之威儀乎。蓋君子之威儀。如彼其嚴密武毅。故君子之威儀。如彼其宜若盛大也。自是

而有斐君子。終不可道兮。則道君子以如切如磋之學。如琢如磨之修。爲瑟。今赫兮。今喧兮。其德已盛。則善已至。民欲忘之不能矣。而何其不從切磋琢磨之學。脩中來哉。要知此節。以工夫爲主。通要歸着在如切如磋之學。如琢如磨之自脩上。方得極口咏歎。總說所止。非可易到。詩只說如切如磋。未指出何事。如之傳。乃明指之曰。言君子之學。如之也。其餘自脩恂慄威儀。併同學脩等。只是个名目。非謂學便如切磋。脩便如琢磨。恂慄便是瑟。威儀便是赫。喧。道學自脩。歸重在求止上。便自有着落。其體嚴密。無一罅隙之地。其力堅強。無一倏弱之時。總因收攝之極。不受物累。瑟。調之恂慄。何以爲赫。喧之威儀。曰收攝愈固。則煥發愈光。只是前專動。直冬閉。春發之理。有斐。整頓赫。喧。赫。

圖書辨定本

卷一

士

喧便是有斐。夫君子之容。昨而益背。聲律身度。赫然宣著盛大。令人可畏可象。而人宣倚之。此其光華。何等燦爛。天下之文章。莫大乎是矣。故曰有斐。赫兮。今喧兮。言乎容之盛也。容之盛處。便是德盛之處。德之盛處。便是善之至處。善之至處。便是於斯民交相流貫。無少間隔處。雖欲忘之。其將能乎。至善正應完上節止字。民字。應首節民字。正見止如邦畿。言明德既止。至善新民在其中矣。不能忘。不屬情識。乃真性潛相凝結處。於嚴節。此節申明盛德至善。民不能忘。以完上節邦畿之說。見止至善之爲大也。如云。夫盛德至善。何以民不能忘哉。詩云。於戲前王不忘。蓋前王德到盛處。自然善到至處。由是大道宏恩。餘慶深澤。盡從靈机。

中。而靈機何處何時不然而雖在沒世之後能令聞大道潛宏恩賴餘慶彼深澤廣大悠久終古無極而前王之德之善無一日不在人心矣雖欲忘之其可得乎故曰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要重四箇其正是一唱三歎處至於今識大識小何者非賢宜君宜王何者非親以恬以熙何者非樂相生相養何者非利乃賢親之賢親誰之親親誰之樂利誰之利乎其賢其親其樂其利也種種色色都如先王在時矣惡按傳首章三章明經文三箇在字意也明德則自文而湯而堯皆不能外新民則自己而民而天命皆不可遺止至善用自天以下以及後世皆不能忘豈不大哉故大學之道在此三者

聽訟章

四書窮理定本

卷一

主

此章若如註說如何是釋本末曰大畏民志以明德大畏之也而此謂知本則明德之為本可知而新民為末不待言矣故曰物有本末無情句解無訟大畏句解使字無情不得盡其辭只是無訟二字變文用無情者起下畏字也明廷之上公行歌同其肆然無畏可知大畏則無情化為有情訟何自起明德能使民畏此理最妙即緇淵而敬之者問敬屬己畏屬民如何曰心神無兩一攝皆攝此字指聽訟二句言此語灼見治本與求治於聽斷之末者不同而物有本末之旨當自得於言外矣。明意傳者似不應單什物有本末一句且古之三傳本末之義盡明何用再什觀此謂知本下有此謂知至一句其為致格傳無疑今其說於左作文自如註想自聖經有致知在格物之說世必有

疑之者曰格物之云得無徧物窮究求乎物之理耶夫知在內本也物在外末也求知乎物即有知亦知本耳知末雖多終非全知何以能知至也豈曾不知格物之知非知末之知也試即于所謂聽訟不若使無訟者釋之夫物之至難格者宜莫如無情之人茲曰無訟則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可謂格物矣而自已德之明大畏民志者使之乃知此物格之知豈謂知未實謂知本知本則從本該末何所不知譬之日月有明容光必照豈可謂天下之全知矣此不謂知之至哉經所云致知在格物者以此

此謂知本二句

此言靈源一理自當一以貫之叫做知本也得叫做知至也得此所謂

四書窮理定本

卷一

高

舉其本該其末也若乃逐末以求本將必牽制大義沉溺探訪終無大悟之期矣惡得謂知之至乎味曾子語意正為徧物求知者繁益與經文互相發傳五章

格就研究時說知就覺悟時說格物致知以用功言物格知至以成功言格物言把物理要究到極致而一貫處也及其究到極致而一貫處則物格矣致知言要吾心覺悟到極致處也及其覺悟到極致處則知至矣大抵文公此傳只要說到極處窮字與致字相應言欲把吾人覺悟到極處在把物理研究到極處也此一句如破題下文乃細詳之人心四句且淺淺說人都有知物都有理下方說物雖莫不有理而

人不能盡究。故心雖真。不有知。而人不能推極。纔有一毫疎漏。卽爲未窮。纔有一毫障礙。卽爲未盡。格致尚在慎獨前一步。乃學者初下手處。故大學教人必自此始。卽凡以下語。意言不但使學者淺涉物理。自卽凡至其極。以用力言。自至於用力至貫通。以成功言。益窮以物言。物理雖有已知者。未窮也。至此更加窮極工夫。窮字說到盡頭。不可說已窮。益窮其極。以知言。與上已知相應。言不安於所已知。又要以此益窮之功。求到知之盡頭處。則衆物二句。只是描寫豁然貫通的光景。起下此謂二句。又非添一層話。表裏精粗。合說言。或形諸外。或藏諸中。或形而上。或形而下。無處不到。心靈中具理體也。具衆理全體也。應事用也。應萬事大用也。無不字。自全字大字來。舉心靈中所森羅者。四書窮抄定本 卷一 主

是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夫知本卽爲知之至。則妙至不在獨物。明矣。何謂知本。大畏民志。乃盡明在我。自與天下之物通也。此物格也。卽此是知本。卽此是知之至也。此物格之定說也。誠意章 誠意先致知。正心先誠意。不各立傳。何也。曰誠意必慎獨。獨卽知也。心廣自誠。意廣卽正心。然則誠意一章。可當兩傳。何必另立傳乎。章內本意不在形外。卽形外而驗其中之誠也。首節且只說誠意全在慎獨中。二節說獨原是誠的。故欲誠其意。必慎其獨。末節又說獨原是誠的。故欲明其德。必誠其意也。問獨如何是誠的。德如何是誠的。曰夫獨直揭肺肝。人皆見之。毫不隱。小人。有諸中。必形諸外。何誠如之。夫德從廣。四書窮抄定本 卷一 六

佈此。慨與廣如何分懷者。動念如其本心。快足無遺憾也。如是則中無踴躍。坦蕩蕩矣。不亦廣乎。

閒居節。夫君子必慎其獨。其故云何。吾姑無論君子也。亦無論君子之獨也。彼習偽執如小人。寧如君子之率真。謂宜小人之獨。亦與之而俱偽矣。匪非執如小人。寧如君子之易知。謂宜小人之獨。亦與之而俱匿矣。試觀小人閒居。云。則何益矣。此謂小人雖則習偽。而獨覺之真念。毫不自昧。是小人自偽。獨自誠也。小人雖則匿非。而獨覺之靈機。毫不自掩。是小人自匿。獨自形也。閒居二字。不可忽。肆惡只管肆惡。何必閒居。明知故為自欺而已。小人豈無獨知耶。而後遲之之詞。言素不實。做善事。臨見君子。却繞襲取。咎其為計之不早也。要知肺肝之

四書窮理定本

卷一

七

見。不因人視。自以厭然者揭之也。夫稔惡有素。而一旦蓋藏。露手脚處。便是露肺肝處。此乃體之不胖。由於心之不廣。末節正應此。捨其不善而著其善。正是厭然處。如見肺肝。言君子見此厭然之態。便知他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時說以實有是惡為誠。安有惡而可謂之誠者。人心之念。莫真於獨誠也。乃天下之真實者。莫如獨。而光明者。亦莫如獨。故雖曖昧如小人。單力矯飾。而此獨直揭其肺肝。外與中合。豈不少為之揜其惡。信哉存乎人者。莫良於獨矣。則惟獨之誠焉。故也。看來此誠字。與首章末章二誠字同。此節小人二字。極有意思。蓋極言獨為光明之物也。但若言君子之獨。還未見獨之光明。乃曖昧莫若小人。而小人之獨。顯揭肺肝。曾不為小人一揜其惡。則世間光明之物。更安有

光明於獨者乎。光明者德也。所以未節拈出德字。而本旨割露無餘矣。曾子節。即上誠中形外之說。所以獨言。言幽獨為眾指眾視之所獨知者。我之神明也。我與天下無兩神明。安有我知。而天下不知者。雖謂萬眾指視可也。我的獨。饒不得我。何其如之嚴處。便是誠處。蒙引謂。即上文人之視已。如見肺肝意。極是。今人却另轉一意。重已知。不知已與人心靈妙合。已知處。即與人人共矣。

富潤節。承上言君子必慎其獨。則性靈不昧。其有明德可知。而誠中形外將潤身如富之潤屋。蓋其心既廣。其體自胖。無不可與人知矣。此無他。明德之本體。原如是也。君子欲明其明德。安得不慎獨以誠其意乎。此節喚緊在出一德字。全章說話。方纔都有歸着。其要則欲人知

四書窮理定本

卷一

大

獨覺。便是德體故也。富潤二句。要體貼中外字。多藏在中。而外必潤。屋厚積在中。而外必潤身一也。誠意全在慎獨。故結局直曰必誠其意。不復出慎獨矣。

正脩章

本意要說明身之所以不脩。在心之不正。却先詳心之所以不正。在情之有所何也。此正傳者立言醒人處也。夫心之不正。既因有所安。有有所而心在者。安有心不在而視聽飲食猶自靈者。安有視聽飲食塊然不靈。猶可為明明德於身而稱脩者。而要自心之不正來。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首節。首句要分曉。經曰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是謂修身在正其心。

所者謂脩在正的去處也。者的也。所之實際也。自身有所至其味。正是  
一箇者字。以後倣此。連用四箇則字。正是書言。言念懷好樂。恐懼憂  
患。不問那件。但令一有所此。心便偏在。所有之所。不復立乎中央。四  
項一連滾下。分析不得。有所不有所。辟不辟。已不獨知之乎。官街上  
差路。只可責慎獨不到。豈別有正脩齊工夫。

次節。上只說不正。此直以不在接之何也。不正自有所來。則不正必  
不在矣。人心如燈。懸之中央。八面俱照。以其光無在故也。若移向一  
邊。則其光只在一邊。別處都不復在。不在處皆不能照矣。湛甘泉云。心  
也者。神明其百體者也。本以有身之故。有所而移。不正於心。因以不  
正之心。不在而移。不修於身。蓋障蔽由有身起之故。須冥還自身受之。

此說儘自有理。

卷一

九

三節。心之不正。即爲心之不在。心之不在。遂令視不見。聽不聞。食不  
知味矣。吾乃知幾微。爛爛爲能澄澈乎。五官方寸惺惺。爲能神明乎。百  
體經謂脩身在正其心。蓋以此矣。

脩齊章

上章只說箇心不正的來頭。便知不能修身。此章只說箇身不修的樣  
子。便知不能齊家。多少直截痛快。此傳者說理之妙。此傳妙處。絕無  
一語說身說家。說脩說齊。只說箇人情往往從碎莫知。而齊家在修身  
之意。一齊了然。親者其情密切。有相依相戀之意。愛者其意欣悅。有  
若慕若嗜之意。賤卑下之也。惡憎嫌之也。畏嚴憚之也。敬尊禮之也。哀

傷痛之也。矜憐憫之也。敬者氣盛而親乎物。情者意憊而疎於禮。何謂  
辟已之所親愛。與人之可親愛。分數不相符合。而過乎中。是偏向一邊  
也。故曰辟之往也。其本人也。其所親愛。則本人親愛之人。是他親愛  
的去處也。言人情親愛之偏。大抵往他那親愛的去處偏去。蓋世人誰  
能無我。而世情溺於所向。業已親愛之矣。將必比昵之。阿私之。不自還  
而失之。偏是其辟。從其所親愛生也。人只知重五辟字。却不知五其  
字生五之字。五之字生五辟字。與水辜故道相似。自設好至鮮矣。正  
是人之其所五句的實際。蓋之其之其指彼身言。與諺云他字一般。而  
好彼身之好也。即其所親愛畏敬哀矜者也。由是雖有當惡之惡。亦不  
復知一味有好而已。豈非向他那所親愛畏敬哀矜處偏將去乎。惡彼

此說儘自有理。

卷一

十

身之惡也。即其所賤惡傲惰者也。由是雖有當好之美。亦不復知一味  
有惡而已。豈非向他那所賤惡傲惰處偏將去乎。看來人之其五句至  
好鮮知惡。惡鮮知美。方見寔際。正如好鮮知惡。惡鮮知美。至故諺節。方  
見實際。只是愈說愈明白耳。非謂先辟後不知。因偏生蔽。判然作二層  
也。天下鮮語。脉自上連用五辟字來。惟世情種種皆偏。故世人在在皆  
蔽。只說五辟似足。却必落腳在好不知惡。惡不知美。及莫知子惡苗碩  
上。爲末節身不修而設也。不知德不明也。夫修身者。明明德於身而已。  
末節只証故好二句。不分身家二層。舊說此章病痛在誠意正心後。  
非也。安有誠正君子而好不知惡。惡不知美。溺愛不明。貪得無厭者。工  
夫雖有八處。只一慎獨照管。內境常惺。八面無不玲瓏矣。

齊治章

問此章許多說話許多節次而齊治無兩處似難得其要領請明言之曰章內開口自其家不可教至成教於國且只淺淺引起其要領全在孝者三句意若曰家人與國人的心盡在我一人肚裏我心無兩齊治何兩之有其下康誥節出一誠字解此三句只是講明此意一家節只從此意中看出堯舜節只是引為此意之證所引三詩只是咏歎此意而已夫我與家人國人分形異氣而謂他的心在我的肚裏豈不能異駭人然而語若虛幻理極真實嗚呼此我心之所以爲妙而齊治之所以無兩者與章內一人一字便是堯舜節兩字已看此章有一捷法只認定我之心便是家國人之心自然處處靈奇頭頭明了

四書窮理定本

卷一

三

所謂治國節自其家至無之若只說家不齊國決不治還是籠統說須以我心爲主纔得親切其家其字與教人人字相應應其我家也人他人也喘息呼吸吾一氣也屬毛離裏吾一脉也猶然不能感動況別生分類逃居遐處者乎其家不可教身不修而不能感動其家也教人者無之併外人亦不能感動此其成教之機有若必待於家而莫之能易者故君子之教國也豈必坐堂皇而色授之履郊圻而戶說之中庭起化下國風行蓋身不出家而已通觀厥成矣今之疑治國不在齊家蓋曰在家爲人子在家爲人臣在家爲人弟在國爲人少在家爲人父在國爲人君各自爲人如何治却在齊此言人雖各自爲人心非各自爲心人子人弟人父的心便是人臣人少人君的心與說

張三的心曲却在李四的肚裏一般此所以不出家即成教於國也所謂治國不先齊其家哉何謂長鄉曲之間或以齒長如鄉人長於伯兄之長寮采之間或以位長如出事長上之長皆國人之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即慈所以使衆之說也夫保民何以如保赤子哉蓋保赤子者其求之之心必誠求何以誠自其性中出也出自其性母子便自妙合安有求之不中者即不中亦不遠矣試觀世上不學養子而嫁之女能中赤子之心男中出於誠可知誠則安所不通哉可以中赤子之心亦可以中萬民之心故曰如保赤子也而慈者所以使衆明矣孝弟不可類推子不論子而論赤子慈者提眾人處言真慈之心且可通不能自言之赤子況百姓乎說得慈者所以使衆多

四書窮理定本

卷一

三

少痛快此節中字不是帶出字面正起下節與字夫人各有心未有不中其心而能強之使與者孝弟慈而一家仁讓誠有以中家人之心也能中家人之心而不能中國人之心乎能中國人之心而不能與國人之心乎誠則明矣故無言而中中暗合也

一家節仁讓仍是孝弟慈孝弟慈之端端不忍處曰仁孝弟慈之雍雍不爭處曰讓一家仁一家讓承上心誠求之來乃君子以我心誠求乎家人之心而感動其仁讓之心也可見一家裏面暗藏一人在矣所以下面直用一人貪戾接去一國作亂言只此一人之貪戾直令一國之衆貪戾成風相與衙行而捫亂不但一家之仁讓而已然則一國之與仁讓與作亂其機盡在一人耳舊說一家一人平對者未安

者徇私自便。侯者任性乖方。都無肅然雅然的意思。不必分屬仁讓貪  
黷暴戾一膜自封。略無與下民融液的真意。民安得不與之隔絕。而漸  
成凶殘悖逆之風乎。此謂之此緊接如此之此。此字最重。通節命脉  
全在此。即一家一人一字也。此節應不出家句已明。下節又引古証  
一家節。因言君子喻民。只在自已收拾上文之辭。

堯舜節。上節言治機在已。此節堯舜二句。証在已也。是故以下。則承  
已字說去。二節字極重。言自古八君。未有令天下而不以仁者。然天  
下之民所從。全不在此。只看所帥何如。堯舜以仁帥。則民亦仁。桀紂以  
暴帥。則民亦暴。此明效大驗。彰彰可據者。一人定國。豈虛語哉。帥是  
商領頭的人民。其兩瞻者也。領頭的好。誰不群然而趨之。帥取諸已。

四書竊抄定本

卷一

重

令求諸人。堯舜二句。說得治機在已。了然無疑。堯舜豈無九歌之勸  
五教之敷。却如火藥筒子。借他傳導。非所以也。假使已好暴。而令民  
仁。必不從矣。甚哉已之爲要也。所以君子不先令民。而先正已。已若不  
恕。未有能喻人者。所令反其所好。民不從之故也。如心之謂恕。已心  
未有而求諸人。已心未無。而非諸人。則其求諸人。非諸人者。不如已之  
心矣。可謂恕乎。藏字不可放過。問不恕藏之乎。身豈其顯示於人。而  
人竟不喻何也。好藏諸身。令顯諸民。民不從令。而從好。是民不從顯。而  
從藏也。藏身不恕。民又何喻之與有。喻曉也。我欲民善。而民從之。是  
曉吾意也。故四體從心。謂之不言而喻。  
故治節。家國有兩已。心無兩舉。一已孝弟慈之心。誠求乎家者。加諸

國人無不興。無不喻矣。毋庸在國言國。在治言治也。

桃之夭三節。桃夭三詩。各嗟咏歎。總爲心無兩箇。桃夭本咏文  
化行於國。却言之子宜家。誠以宜其云。而非獨桃夭云爾也。蓋本  
言有國之賢侯。却言宜兄宜弟。誠以宜兄云。而非獨桃夭云爾也。鵲  
鳩將言正國。却以其儀不忒先之。誠以其爲父子云。風既吟哦。雅亦  
揚厲。周南既引其端。曹風又參其變。無非垂情於內。則加意於臺範。一  
何洋洋乎。風風乎。其若意不可盡。而其辭若不自休也。毋乃親化之原。  
知風之自作者。先我同然。往哲曠代同調耶。宜家人宜兄弟。其儀不  
忒。仍屬已。天天故慕慕。當桃之少好時。其慕發榮蔚秀。若華之灼  
相輝映。實之黃其芳好。興之子也。文王之化。自宋而國男女以正。婚

四書竊抄定本

卷一

重

姻以時。詩人於此女子初歸之日。知其必有以宜其室家。被化故也。妙  
在之子二字。於時未有家。預卜其宜。宜者。與其家人。相恬以適。相安  
以和。相得相好。如土木之相宜。諸侯朝於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  
惠。故歌此詩。蓋諸侯繼世而立。多疑忌其兄弟。如晉詛無畜。群公子秦  
鍼懼選之類。故以宜兄宜弟美之。亦所以警戒之也。其爲父子句。章  
旨當重父子兄弟字。而以本章釋治國。必先齊家故也。四國之政。將  
必其民取法。而斯民之法。將必其儀足法。乃足法之儀。詎在區區動容  
周旋。聲音笑貌間哉。夫唯爲人父。爲人子。爲人兄。若弟。中有一本真情。  
同胞深愛。最易感化人心。風動下國。君子之爲律爲度。可象可則。莫切  
於此。故足法而民法。必於此先之。二教國人。言併國人。亦宜如家人。

兄弟之宜。并謂今國人皆宜其家人兄弟也。教感動之也。法則象之也。感動自則象矣。宜也。

此謂治國節。此指三詩而言。曰治國。似宜言其教國者何如。法民者何如。而經謂在齊其家。亦有見於家人兄弟能宜。而後可以教國。父子兄弟足法。而後可爲民法。卽此詩人之意也。

### 治平章

全意。首節言平天下。只在某矩。次節。狀某矩之簡要也。樂只三節。總見矩之當繫。然心無寸驛。乃能繫矩。是某矩自明德中出也。矩既當繫。則德當先慎矣。而心無寸驛之德。豈不純粹。安有德而不善者。善人卽善也。則善當寶矣。寶善者能仁親。則仁親當寶矣。其尤要在休休大臣。能

圖書影抄定本 卷一

五

容導人。用能仁親且仁民耳。彼媚嫉之人。妨賢病國。其能然乎。此其可好可惡甚明。然非仁人有忠信之心。孰能好惡而得大道哉。試觀生財之大道。惟仁者能以此發身。而有府庫之財。則可見矣。然則有國者。胡不以寶休休之臣爲利。而乃利於畜聚歛之臣。以招諸害爲耶。大抵文勢步步相生。通連說下。理財就是好惡中道理。用人就是理財中道理。併不分條另說。傳釋平天下。都不言綱紀文章何如。而但言繫心之矩。其推本繫矩也。但言慎心之德。其指實慎德也。但言存心之仁。而以善爲利。總是原原本本的說話。則以心法便是治法。盡之乎自明而已。故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

首節 經謂平天下。在治其國。必有倚焉。處而夫虛的安在。夫平天下

者。使天下之民。盡如其心而已。第上自上。民自民。上自爲上之心。民自爲民之心。乃上方老老長長恤孤。以孝弟慈之心。先民宜與民不相闕者。而民與孝與弟不倍。有如上章與仁與讓者。然則民的心。盡在上人肚裏可知。大哉已心。真可爲天下之矩矣。是以君子之平天下。絕不求之天下。第取已心之矩。繫天下之心。便能使天下之民。盡如其心。如大匠執矩以繫。能使上下四旁。無不如其一者。然而天下平矣。夫治國在齊家。只爲已心。能令民與。乃茲繫矩。天下之道。亦以已心。能令民與有之。故曰平天下。在治其國。上老老四句。只是說明首句者字。是以字不可忽。乃治與平通的關鍵。匠人曲尺曰矩。以矩量物。取方曰繫。心足以方天下。矩也以心度天下。繫矩也。

圖書影抄定本 卷一

五

所惡節。然必何如。乃爲繫矩之道哉。夫大匠之以矩繫。合上下前後左右而繫之者也。乃吾人中處於斯。詎無在上在下。在前在後。在左在右者乎。此其人自爲心。殊爲不一。而已心之所惡。則未始不一也。自是而使下。勿問下之心何如。第無以所惡於上者使之。自是而事上。勿問上之心何如。第無以所惡於下者事之。自是而從前先後。交左交右。勿問前後左右之心何如。第無以所惡於前所惡於後。所惡於左右者。從之。先之。交之。環繞無所不應。而不離一腔。旋轉靡所不到。而不越徑寸。共與大匠正執一矩。而上下前後左右。靡不以此繫之者何異。這箇幾叫做繫矩之道了。問使上下前後左右之施。一或取之所惡之外。安所稱繫矩之道乎。玩此之謂三字。乃鄭重之辭。



樂只節。引樂只。即美繁矩君子也。下節則反言以惕不如君子繁矩者。父母字。正應樂字。至慈莫如父母。今君子之愛民。至可為民父母。洵可嘉樂。試思子見父母樂乎。詩辭民之父母。語意注向民字。世間只有子的父母。那裡有民的父母。其下連用三个民字。應之。書旨喫緊。在此。慎勿順口領過。夫從來世謂父母。皆謂子之父母。今茲詩謂父母。獨謂民之父母。以至尊為至親。以至賤為至戚。美慕譽揚。始若言不盡意者。誠以子之父母。纔能以子之心為己之心。子之所好好之。子之所惡惡之。不圖樂只君子。亦能以民之心為己之心。民之所好好之。即如子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即如子之所惡惡之。以故世謂父母皆謂子之父母。詩謂父母。獨謂民之父母。美哉繁矩之君子。一何至誠仁。

受至於此極也。看下節民具爾瞻。再出民字。殷之節。又出二象字。解明詳諄說民之意。都為喫緊在此。此之謂。自與上節此之謂句。節奏相應。既叫做繁矩之道。便叫做民之父母。節彼節。節彼與嶢嶢。巖巖與赫赫。須細辨到分曉處。截如刀斬斧截。壁立萬仞之象。由是彼山之勢尊嚴。嶢嶢如也。乃太師尹氏冠絕百僚。與節彼南山何異。由是其勢尊嚴。赫赫如也。亦如南山之嶢嶢耳。嶢嶢與赫赫。具字自赫赫字生。此乃高出人頭地的人。故其下萬眾無不屬目。此無他。為有國相故也。況有國者不更為赫赫。而民具爾瞻乎。以此知有國者不可以不慎。全重有國二字。辟則句。正是不可不慎處。曰天下僂。若是其甚。與有國故也。民所具瞻也。匹夫非人指數。雖辟而

得禍猶輕。具瞻而辟天下之所不容。有求為匹夫而不可得者。僂孰大焉。故曰。位高益危。投大遭難於朕身。全要拈起民字重看。

殷之節。詩追當初正款今日語意。則歸着在峻。命不易上。以危辭惕後王也。言世主第見曆數在躬。將謂我生有命在天。係之易耳。試觀今日殷家顛覆。天命皆因失大衆心。億昔未失大衆時。亦曾受天明命。赫然為上帝作配。豈料有今日耶。後王其宜鑒於殷哉。峻命固不易保也。監如。即鏡照形。視往古以自惕也。峻命句。詩人自解儀監句也。

上二節言民此。忽作衆字。極有意明上二節也。夫至微至賤者。民也。乃其同好惡。即為父母。一或辟而失其瞻。即為大僂何也。衆故也。衆人而衛一人。與固甚易。衆人而傾一人。亦何難。蓋得國恒於斯。失國恒於斯矣。彼同其情。即為父母。失其瞻。即為大僂者。以此。積羽沉舟。重輕折軸。

君子節。問樂只三節。無非竄竄得失。以明不可不繁矩耳。此後却說不可不慎德矣。乃用是故字。接下何也。曰。繁矩必須無我。自非清攝無欲之人。能繁矩乎。既不可不繁矩。自不可不慎德。先何也。繁矩居得衆得國之先。德又居繁矩之先。本先故先之也。慎何也。德乃清明之物。清明必收攝如緝熙而敬是矣。本慎故慎之也。即德是慎。即慎是德。初無二物。本體便是工夫。故修德須用慎。非德外又添一慎。有德則以其繁矩者。得衆而有人矣。有人則以其得衆者。得國而有土矣。有土則立得國之利。而有財。因有用矣。豈必以財用為先哉。有財用即

得國處。譬如石而不得食粟。可謂有土。此字下的極痛切。言這

裡絕有那個絕不得分之爲。而

德者節。傳曰。德者本也。其意何居。以見德之爲物。得全全昌。既處高

潔又享富厚。不可不慎。不可不先也。若但如陽虎爲仁不富。說令人

迂視德而倦於先矣。下本末二字。見德宜內財宜外。起下節也。

外本節。外本內末。無二件。舍其本而末是競也。夫既舍其本。而末是

競。求之發矣。末於何生。此無他。民之好利。誰不如我。自上倡之。未有不

交征者。在心裏爲內。不在心裏爲外。爭民句。只味本末。字自見此句。

不止說民爭奪。乃尤上之辭。猶曰。自爭自爭。爭奪界限要明。心不讓。而

競欲取之爭也。如此將必攘臂而強取之。奪也。爭且心鬪。奪乃下手。

我與民爭財。因致民與我爭財。是爭鬪其民也。爭民則我之施於民者。

不以德讓之。教而以劫奪之。教矣。異哉。劫奪乃可施諸民耶。

外本三節。步步與先慎節相反。外本句。不憤德也。爭民句。總說財聚

節。與有人相反。土不待言矣。恃出句。與有財相反。用不待言矣。爭出於

民。故曰。民散。民行其爭。故曰。恃出。反覆言之。見其一無所有。正與慎德

無所不有相反。

是故財聚節。此節全要在民財。互爲聚散。不容並立。上著精神。若實

請自有上節。何須贅說。財聚句。自外本節看出。財散句。自財聚句照

出。蓋民散以財聚耳。財既聚而爲散。民安得不散。散而爲聚乎。離

心便是民散。非必瓦解歸心。便是民聚。不待強負。

言悻節。惡聲相加。民所曾惡。而財賄自潤。民所曾好。好貨之不欲其悻。

入。猶言之。不欲其悻出也。故出悻來。達多藏厚。公未有不反中其身者。

康誥節。此節說命無常。意不在命。總見君德要緊。以結上先慎五節

之意。然則得失之機。豈但如文王之詩之所云哉。康誥云。上文

曰。有人曰。爭民曰。民散悻出。俱就民說。康誥節。忽然說到命上。其說云。

何曰。此與殷之未喪節。峻命不易相應也。夫詩數峻命之不易。只於殷

之喪師。決之分明。說民心之外。別無天命。而曰有人得民心也。便是得

天命了。曰爭民。民散悻出。失民心也。便是失天命了。乃究其所以得失。

第從慎德與外本來。詎非善則得不善。則失也。者。命之不予常。若此峻

命良不易哉。于向也。如龍向海。虎向山。爵向荒。魚向淵。都向常向處。

去其不同。常向處去者。惟有命耳。假令命果于常。是如何。曰。若命操于

天天。或有所特眷。則于常矣。今也。纔作善。即得。纔作不善。即失。全在君

心上轉移。夫且于常乎哉。緣天命。君德妙合。無兩惠。迪卽爲和氣。從逆

卽爲戾氣。故也。繼之者。善天之命也。所以善則得不善。則失。吾人

只一箇本心。以其得諸天。而曰德。以其所得美好。純無妄機。而曰善。而

所得美好的。是何物。則藹藹之生機是也。仁也。此仁根乎中心。天下孰

如其真懇。故曰忠。且曰信。其實只一個本心而已。此五字。易得眩惑。子

故剖而引之。

楚書二節。善爲寶。以論寶於楚國也。仁親爲寶。以論寶於公人也。既

曰。楚國。則必其足爲楚國之重者。乃足寶焉。非善人。其孰能當之。珍

玩習足爲楚國重乎。既曰人人自當卹念。生不能養。死不能殮。何忍又固以爲利。此卽一點仁親之心。二寶字語。脈自上論財貨來。世主外本內末。所寶惟財耳。按楚語。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爲寶也。幾何矣。對曰。未嘗爲寶。楚之寶曰。觀射父能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又有左使倚相能道訓典。以教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況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惡使神無有怨禍於楚國。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羣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彭犯

卷一

三

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天下其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身喪父子。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秦晉節。此節極言大臣之貴有容也。一箇有容。而子孫黎民無疆。惟休一箇不能容。而子孫黎民無疆。惟恤大臣豈不貴有容哉。下半反言以足上段。非兩平話。一箇起下子孫黎民也。言臣之利國者不在多。若得一個能容賢才。後來繩繩繼繼。林林總總。弁受其福。皆此一個造之。斷斷何以無他技。無他技。何以休休。休休何以如有容。其理精微。未易領答。他技乃智巧才能之屬。人之有此。從心計生。以彼其貌。全是率性。而行天者用事。絕無猜防顧慮的意思。烏有所爲心計也。

智巧才能。又安從出。夫既無心計。其中何以不灑落。既以灑落。其心何以不廣大。雖則冲虛之地。一物不容。而恢恢如也。蕩蕩如也。宛如能有容者。細玩秦晉。蓋有感於福心之相稱。人國家如後半節所云。而企慕休容之大臣若此。大臣不比群臣。群臣任事。能一官占一善。皆可用也。大臣任人。要在兼收并蓄。能用可用之人。斷斷者一意直行。無許多猜疑。其計也。真人只一箇面目。凡人有他技。爲他技所使。將必氣驕神浮。容止不能自定。如有所猜疑。不決者然。今也凝一鎮定。有斷然直前之意。一似別無伎倆。而見爲一無所有者矣。乃其心云。却龍兼天下之有無他技。正起下能容。休息也。心閒而念息也。再曰休甚。言其心之閒。本言一個臣之量大。却乃言其心閒。此秦晉善模寫處。大凡

卷一

三

忌刻不能容人的。猜疑最多。其心安有閒時。曰若已有。曰不啻口出極言之也。寔字正從此生。若使人之有。僅以已收心之好。能以口聲。未可曰寔。技人所有也。而視若已有。忘形骸。渾物我矣。其愛財一至於此。已字與人字應。三有字相應。心之德性。出自太虛。太虛中分甚。度人已人之有。技是德性緒餘。何莫非已有者。見有已。乃見有人。見有人。遂謂人技非已有耳。休休者。無以有已。則人之技。依然德性中緒餘。自然視如已有。彥聖粹美靈明。全是德性用事。尤與休休之心。相爲孚契。二人同心。融液交暢之情。實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彼其口之所出。曾足以解其心之所好乎。其心其口。二其字。俱指一個臣。其心句不重。重不啻句。言其心之好之也。直至於不啻云。如此其深也。說于

句好。不如說一句不啻口出。好到極處。口裏如何盡得。故曰。思公子兮。不敢言。寔字與如字相繫。應言其不但如有容而已。此立言者之苦心也。以能以此而能也。容得好人。便幹得是好事。社稷生靈。終必賴之。二能字相應。即以其能容者。能保也。能容。則多士戮力。動符人心。根本固慶。澤長矣。保而曰。子孫黎民。世世永賴。人人咸休。利軌大焉。尚期望之辭。亦者。甚言而故緩其辭。有我之人。自有其技。見人有技。必忌其軋已之長。形已之短。媚嫉。心忌而視之如疾也。惡之亦以深矣。此人純任私心。涉聖者。却純任德性。其不容並立。如水火然。苟不塞其登庸之塗。不已矣。不但心忌之而已。後半。步步要與前相形。在彼則若已有之。在此則惟恐形已。在彼則好之不啻口出。甚於若已有之。在

讀書窮理定本

卷一

三

此則惡之。必不使通。甚於媚嫉惡之。蓋柄臣之胸懷。大遠乎休容之度。故本朝之程。幾迫異乎榮懷之休也。明教之相越。豈不遠哉。唯仁人節。仁。即上文德字。以秦晉休休者。能通天下生機。媚嫉者。能塞天下生機。言仁尤切。故至此方明出之。全重惟仁人三字。其人絕無已私。生理無處不流。而媚嫉隔絕其間。此如眼有疔。肌有刺。必亟拔之。而後快。有雖欲不放流。不達四夷。而不能者。此等處。勉強不得。全從一念真誠。誠惻中流出。下節忽出忠信二字。可謂搔着癢處。人品如金。我心如秤。各如其人之品。而愛惡之耳。媚嫉可惡至極。故必惡到極處。如放流逆夷。然後恰當。而謂之能。不然。不將為已甚之疾乎。言惡則愛可知。不必說惡以成愛。下見賢二節。是除了仁人。論其餘的好

惡

見賢節。四不能。正與上節三能字應。言自仁人而下。豈無見賢見不善者。似亦可與愛惡之能。然却不能舉。不能先。不能退。不能遠。此乃命也。過也。即不謂之能。愛能惡。天下節。拂人之性。其不能自待。言故不復出能字。見字各管二不能。申下。仍重不先不遠。不可以見不舉。舉不先。兩平說。不舉。不使陟台。衡登要樞也。即舉却又遲遲猶豫。仍是那不能舉的意思。總是虛負所見。退放流也。遠。逆四夷也。此節要在二見字着精神。夫有情生於有覺。曰見之。其愛之惡之必矣。然而不舉不先不遠不遲。則亦謂之命。謂之過。不以其能見而即謂之能。受惡也。况不能見者乎。以低回猶豫之意。加於簡在之上士。可謂非怠緩乎。以

讀書窮理定本

卷一

三

愛憎保全之情。虎乎投界之大。慈。可謂非誤乎。好人節。好人二句。要得極言意。命者。過者。但好惡未盡其道耳。然猶人好亦好人。惡亦惡也。又有人所惡而已。顧好人所好而已。顧惡者。蓋不仁之人。私意充塞。媚嫉深當其私意。休容重拂其私意。故顛倒至於此極。既無生機。便絕無機覺矣。是謂何要得極言意。命者。過者。即未與人性相和順。亦未與人性相拂戾也。此則云。好善惡惡。乃人心生機。故曰性。上論愛惡。情也。此忽出一性字。極有深意。情自性出。合於性。乃可曰情。不然。不可謂情矣。情之難以此。曰身。言其為切近。近災也。正與拂字應。好惡而至與。人性相拂。人怒極矣。其有災固不待言。然或身後徐發。誰能忍此。須臾。即令身外。及未足洩其怨毒。將必親於

一念。直如周詩康節之道得失而已哉。

生財節 生財二節。語脈緊。上節上節說君子大道。得以忠信。失以驕泰。且如生財亦有大道。然惟仁者心存忠信。故能得此大道。不務聚歛。而以財發身。不仁者心存驕泰。則必失此大道。專務聚歛。而以身發財矣。則信乎君子大道。得以忠信。失以驕泰也。生財有大道。言君子之於財。自有天下為公的道理。令財自然而生。毋庸剝民以聚。如季世自私自利之為也。自生之者。眾至恒足矣。五句語意云何。若曰。只須務本節用。守此本等生涯。令財自生。其財便用之不窮。下何必外本內末。聚之歛之。與吾民爭哉。問此何以為大道。曰。務本節用。換了外本內末。正是度已心。體民心。天下為公。處非聚矩之大道。而何書味在則字。

其身中之而後甘心焉。緣不仁頑冥。不畏遠禍。故以身後惕之。

大道節 此節自上唯仁人三節看出。能愛能惡。聚矩之道也。乃唯仁人能之。是故道極大。而機極微。此節先說如何是大道。便知必以忠信得。驕泰失矣。夫大道云者。非但招民之好。去民之惡。而直以已心之好惡。聚民心之好惡。所謂排心置人之腹中者也。此必仁人在位。至誠惻怛。其慈和出乎衷曲。而非陽浮之慕。其惠愛入乎篤摯。而非偶觸之情。視民之好。為已之好。故能以已之好。聚民之好。視民之惡。為已之惡。故能以已之惡。聚民之惡。大道以此得之耳。若夫不仁之人。不知有人。但知有己。亢然自高。絕不俯念民瘼。倏然自恣。曾莫敬循天理。誰能以己心之好惡。聚民心之好惡。而得此大道也。其道溥之四方。其機決之。

之若若曰。仁者把財用在這裏。不以之充私。藏積朽蠹也。

未有節 仁者以財發身。言不以財私其身也。夫不以財私其身。宜若不獲有其財者。然而上好仁。下必好義。得其心矣。得其心。必得其財。故事必有終。而長享府庫之有。仁者雖不以財私其身。而亦何嘗不有其財哉。三未有。不是空空說理。皆據從來已事言之。如云。幾見上入好仁。下人不好義者。幾見裏面好義。外面不終事者。幾見府庫之財。不為好仁之君有者。未有府庫句。便是其事有終處。故不用蒙上文。字面以其無二層也。惠心諒而欲流。故曰。仁忠心激而自奮。故曰。義此皆其中不自能已。如有所嗜之者。然故曰。好。急上之事。義所當然。而或有初辭終。必具聚義而非好義耳。好義則表裏如一。自然始終如一。夫

矣。字則便也。矣。了也。讀者慎毋忽。生聚為疾。固利於民。而不與之爭也。食寡用舒。節用於已。而不腹乎民也。理財將以食之用之耳。衆生而不衆食。則食常不盡。其生疾。為而不疾用。則用常不竭。其為入者。廣出者。細。此必足之數。可坐而策也。衆寡疾徐。皆此處彼。與城高則池深。相似各連說。不另說。仁者以財節 一箇如將錢賣命。一箇如割身藏珠。以財發身。本意謂仁者不償財貨。言將此財貨。散之以發其身。不肯封為私藏。作守錢虜也。不重能榮其身。不仁句。則言操命償財。惟知有財。不重箇連其身。未有三節。方漸說向禍福上去。財散則民聚。民聚則身發。是一套事。發身。謂俾其身為下民愛戴之身。上帝寵綏之身。有若發榮之發育。

君之事於始而不底君之事於終。義乎不義乎。始以正供之。出之終。耶不終耶。既好義必終事。既曰終事必無府庫財。非其財者。非仁者以財發身。何以得此。或問曰。此以財發身之效也。味效字。以財發身。只重散財。此節乃言散財而未嘗無財。故曰效。其說甚好。時說却把此節直作發身說。得發身小了。

孟獻子節。夫惟仁者終有財如此。則國之所為利者。果以利乎。抑以義乎。孟獻子云。其家愈大。則胸懷眼界亦愈大。不當與民爭尺寸之利。何以不與雞豚也。以其畜馬乘也。下倣此。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此為言。若有位之人。則不可層累而上。所處愈高。所棄愈大。古人於雞豚牛羊引起聚歛之臣。一句不二乎。

四書窮理定本

卷一

五

此一節析及秋毫。與百姓爭利。與畜雞豚牛羊意思一般。而其害民則什百千萬矣。故例舉之。而獨甚其辭。曰寧有盜臣。雞豚曰察。尤其細也。大夫之富。數馬以對。聚歛之臣。與上休休之臣。遙應。盜臣使君失財。聚歛之臣使君失民。民與財孰重。擇害莫若輕。畜馬乘等三項中。俱埋民字。須知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字字自上文看出。夫聚歛之臣。乃興利之臣。而茲曰不畜。即此是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了。則惟其為百乘之家故也。況萬乘之國乎。乃今之皇皇求利。惟恐不足者。庶人之利也。國之以為利者。不在焉。皇皇求義。惟恐不足者。非庶人之利也。國之以為利者。必在焉。不然。馬乘伐冰之家。猶不察雞豚。畜牛羊豈以堂堂國君。方且崇摯。厚封殖。何可令眾庶見也。獨不思百乘

不畜之謂何耶。此節全重一國字。曰國則四海九州。莫非吾有。又非

百乘之家比矣。不利其利。便是義。言利不在利在義。是相足話。無二件。長國家節。上節至此。方見分曉。非另轉一意。夫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者。何也。大凡長國家者。目不宜財。財是務。而或有務財用者。必自聚歛之小人矣。彼長國家者。方且謂小人為良臣。而善之。却不思小人何人。彼所謂析秋毫。盡錙銖之人也。第使之持籌握算。市廛或亦無大害耳。奈何哉。使之為國家乎。彼且提萬眾之利權。主林藪之生計。而以其析秋毫。盡錙銖之術行之。有不虞萬眾之生。則林藪之命者。乎。以故苗害並至。夫苗害並至。而善者不能救。是何務財用之害。至於此極哉。此無他。長國家故也。此謂國。如此說。方知此節全重

四書窮理定本

卷一

六

箇國字。與上節國字相應。不然。萬乘亦可責其務財用耶。小人即上聚歛之臣。彼為句。明上起下也。二善字相應。善者無如之何。其與善相反。極矣。曾是以為善乎。苗害二句。要得極言。意若曰。不利其大焉。民以財為命。天以財為心。務財用。則拂民之心。因以干天之和。天人共憤。苗害最於厥躬矣。善者無如之何。正以苗害並至也。天怒人怨之極。生理絕。大命訖矣。斷者固不復緒。傾者固不復栽也。即有黎矩慎德者。且奈何。二此謂每難分曉。只如此謂唯仁人能愛人。能惡人之例。便明白矣。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益成語也。前此指獻子之言而言。後此字指長國家至加之何矣。而言前此謂句。言語稱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以既已有國。自不當以利為利。而以義為利。與此獻子所

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同意後此。謂句言。稱國不以利。務利以義。爲利。正以此長國家而務財用之禍。若是烈耳。問未有三節大意。云何。曰。未有節。便是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之說。孟獻子節。則謂獻子之說。亦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如未有節之說而已。然未明言其故。至末節。極言以利爲利之害。繞說到着寔處。而國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決矣。舊謂孟獻子節。且以道理論。長國家節。繞以利害論。者。非也。

四書六補窮抄定本卷之二終



四書窮抄六補定本卷之二

古卯王國瑞夏春甫著

中庸總說

曰中。狀道之真體也。然恐入於玄虛。故又曰庸。二字分析不破。按中庸一書。本出於孔子。而子思發之。亦猶大學本出於孔子。而曾子傳之。篇內若仲尼曰。及子曰諸章。皆孔子特地立言。其餘則子思子。或振其要領於前。若天命費隱二章是也。或發其精蘊於後。若自誠明諸章是也。或總其歸趣於篇末。若尚絅章是也。如謂中庸出自子思。而抹集孔子之言以明之。豈應仲尼諸章。條理井然。如結構而成者耶。又豈應諸章。無一雜見論語者。獨有中庸其至一章。又脫一能字耶。又豈應

四書窮抄定本

卷二

卑出道其不行一句耶。或曰。諸言其畧。如仲尼十章。只是反覆箇中庸難能。都未明言本意。自子思首章。出率性二字。始知其要明道體。與天命之性。爲一人力無所用之耳。若非子思說破。將無謂孔子言難阻人之進耶。又如道不遠人八章。大意謂極道之量。雖能位天地育萬物而實近在人倫日用間。不須遠求。則以道原於天命之性。無形聲。卽無偽妄。無偽妄。卽有靈明。靈明何方何所。寧待遠求。而後位且育哉。如鬼神之德。其一微也。不然。孝庸行耳。毋以此昭格皇穹。武以此奄有萬方。周公以此興禮樂。致太平。至孔子論治天下國家。惟在入道。正與大舜文武周公之道。同于思從此八章。看出造端夫婦。而察天地之義。因一言以括之。曰費而隱。是費隱章。只是提揭道不遠人諸章主意耳。若自誠

則章又承哀公章天道人道說去末章乃總結其意自與首章天字相應。吾故謂中庸山自孔子而子思發之也。首章天命末章天載俱以其宰言不論法象誠字是天字真面目所以鬼神章始出誠字哀公章末以後言誠特詳。

### 天命章

此章本意要人求天於性與孟子盡心章同意大意云人而與天為一至矣而不必遠求之天也。我生有性天莫命之人生但當率此性耳中間戒懼而慎獨正是君子率性之實際末二節言即此所率之性便可上與天通蓋性自天命故天以性令也。世豈有人外之天哉。本是天做了性以故性做了天。夫道安從出哉由太虛有天之名而宇內生

### 中庸章句定本 卷二

機毫無造作源一太虛而已。即此太虛中之生機發之而為人心與水凝為冰相似性非天命之謂耶。人生世上更不須毫有造作第率此太虛中之生機如鳥自飛如魚自躍即此便是吾人合該的處處如大路然道也彼聖人之教祖因道有時而廢墜不得已一整飭之與屋壞而修相似其要令天下萬世之人共率此性依然渾是太虛便了。解令人毫有造作耶。夫使道如珍珠美衣自外添入用而時令之不可不用而時離之亦可乃茲率性為道道即性也。性人之所以生也人不可須臾無生乃可須臾離道哉。夫世人視道如珍珠美衣自外添入故必形聲外交有所睹聞然後在外面戒懼恐懼兢兢做此好事而自附於道君子知道之為性而不可須臾離也其視不睹不聞之所莫非道不可須臾

### 中庸章句定本 卷二

### 三

唯之所而戒懼恐懼何不至矣。夫此不睹不聞之所伏在衷曲豈曰不隱介在幾希。豈曰不微然而有獨覺焉。獨覺機也。彼可睹可聞之所其見顯皆有窮際皆有限量只此不睹不聞之所一點靈機無方無體無之非是直可彈映兩儀光照萬象更莫有如其見顯者此非生機出自太虛何以神妙至此。真性之所在也。君子欲率其性安得不慎其獨乎。夫喜怒哀樂情也。未發性也。當此未發時空空洞洞何從偏倚到一邊斯謂之中。其未免偏倚到一邊者凡以方發之際私意萌生乎其間無復未發時氣象故耳。君子戒懼慎獨則能率性而情之發皆中乎性之節仍自空空洞洞不偏不倚一如未發氣象而已。不謂之和於中乎。是中也。豈君子一人之本而是和也。豈君子一人之道哉。普天之下莫非

君子不居然一天哉。首節首句何意。明人性之大起末節天地萬物育也。夫性即心也。以其渾是生機而名曰性是性也。果安從來哉。巍巍乎惟天為大何所





之達道也。此無他。中即天命之性。和即率天命之性故也。既是未發。便該是中。既是發。皆中節。便該是和。既是中。便該是天下大本。既是和。便該是天下達道。既是天下大本達道。便該致之而天地位。萬物育。君子思此等處。說得君子通極天命。何等直截分曉。

末節致字註謂自成懼慎獨外。更加工夫。愚謂戒懼慎獨論工夫也。喜怒哀節。則就道理論之。若此節又論工夫。文勢似不順。看來只是言道中和道理甚大。究其極。即位育亦不能外。與充類至義之盡。語意一般。論道理。非論工夫也。致字作工夫如何。講君子之戒懼慎獨。直至於無一時非未發之氣象。無一念非已發之中節。其實只一箇率性。心下空空洞洞。致虛而已。叫做致中也。得叫做致和也得。致中和之

四書窮理定本

卷二

六

時便是天地位萬物育之日。不待得位行道。孔子與堯舜一也。夫世界元氣所成。而培養元氣。在其冥中耳。如一念節孝。元氣賴之而存。況盡性之君子乎。

君子中庸章

當日定中庸名目。極有深意。要人即此二字。認取道體分明。蓋道原於天。至冲虛也。而冲虛無可摹擬。姑就心境無着處。居中央象之。而名之曰中。然而人事之外。別無天理。如務冲虛而稿滅人事。則怪矣。故又名之曰庸。想自堯舜命。中字相傳已久。其後異端亦曰守中。而遺人言天。故加庸字以救之。中上達也。庸者下學而上達也。此章本意。非論君子小人。乃仲尼教人認真中庸也。自大道不明。而君子小人並立。

中庸之中矣。然而惟君子方是其中。庸彼小人與中庸相近似處。正與中庸大背。雖處不止凡民之鮮能而已。惡得為中庸哉。反甚辭也。言其與中庸水火。然不但稍開隔而已。反正為似。彌近則大亂。君子之中庸也。非直頂君子中庸。彼說就裏。此說外面。與小人混迹。中庸處言之。故曰君子之中庸。小人之中庸。當重君子小人字面。時中即指君子之中庸。中庸言之無忌憚。即指小人之中庸。中庸言之言君子

的中庸。正是他時中處。故曰君子中庸耳。若夫小人的中庸。正是他無忌憚處。此其於中庸若水火之相反。豈但稍有間隔而已哉。兩而字哭緊。而却也。人性活潑。與世運物情。妙合無間。如草木春榮秋謝。原是一體。故隨時之宜。便是率性。率性中也。小人的中庸。正是他無所

四書窮理定本

卷二

七

忌憚處。彼其悖德傷教。蕩開輪檢。全憑他那中庸為之皮毛。為之窟穴。若非中庸。當不至於此。如曹莽之篡弒。口寔於湯武之征誅。與中庸相近似處。正與中庸相背馳處。夫君子雖無意必固我。而要自戒慎恐懼。安有無所忌憚。而顧可為中庸者乎。

中庸其至章

此章正意在民鮮久矣。首句起此句耳。至自宜能。何以宜能。而久鮮能乎。意在令人認取中庸。不是責人。中庸其至。不懸空說。以民之所宜能者論也。蓋世之持道術者亦多矣。有主於無妄機者。將併其生機而滅之。此道便覺太多。非至也。有主於有生機者。將併其妄機而有之。此道便覺太少。非至也。惟夫中庸。無妄機。亦不生機。庸而曰中。

有生機。却無妄機。非有非無。非多非少。加一毫不得。減一毫不得。斯民之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譬如邦畿千里。惟民所止。真古今與能之準哉。第此之爲道。渾是天者。用事彼民。非天也。纔欲無妄機。亦併其生機而滅之。纔欲有生機。亦併其妄機而有之。故能者之鮮。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意者天能爲能。不可以民之能耶。能字不是小。可如孟子說。乍見乎且時。亦似率性而真。源未淨。理境未融。方來而忽去。發通而旋塞。便失了本。發氣象未爲能也。必須心體渾如美玉。精金無復纖翳寸瑕。伏藏其間。方是。世間生民何事。不可與能。從古迄今。世代曠遠。其間意識之能。揣摩才力之能。擔荷者。曷可勝數。至於中庸則意識才力。無所用之。而民之能始寤。鮮能久。不作二層。歸重久字。甚

卷二

言民之鮮能也

道之不行章

須思自此以後五章。夫子言知必拙行。言行必拙。知步步不相離。翻來覆去。不啻數四。是何緣故。參得透。便是道機。此章細論上章民鮮能句。首節怕人落有。次節怕人落無。細玩本旨。只是說中庸二字。便是妙道。次節知字。正與首節我知之知相應。此章口語淺淡。只是說道之不行。却在不明。道之不明。却在不行。而道之不明。不行。非因難明難行。即人即道。何人不在道中。而習矣不察。舉世罔覺。正如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焉耳。看他說來。說去。都是引而不發的說話。要人伏而思。曰道之不行。如何却在不明。道之不明。如何却在不行。道之在

如何與人莫不飲食相似。自參自悟。自識道爲何物矣。或曰某也。愚請明言。夫子本意何如。曰。夫千本意。要人知率性爲道也。道率乎性。性命於天。天一大虛而已。人心與太虛同體。則毫無障礙。豈不泯然而行。毫無障礙。豈不泯然而明。率性之中。明行一以貫之。不行豈非不明。不明豈非不行。乃性者。人之所以生。如人生皆待飲食。豈不與人莫不飲食相似乎。

首節特出兩箇我知。若謂人皆不知而我獨知之者。蓋欲喚醒人心。使知道之明行。妙合正不嫌於自見也。夫道以中庸爲至。而民鮮能之。凡以今此之民。非過則不及耳。此非我知之人。亦知之者。我唯是人見行而過行而不及。則以爲道之不行。非真知道之不行者也。人見明

中庸章句

卷二

九

而過明而不及。則以爲道之不明。非真知道之不明者也。道之不行。惟我知之。其以智者過愚者不及之故乎。夫知者之過。過於明也。愚者之不及。不及於明也。人知其爲道之不明。而我知其爲道之不行矣。道之不明。惟我知之。其以賢者過不肖者不及之故乎。夫賢者之過。過於行也。不肖者之不及。不及於行也。人知其爲道之不行。而我知其爲道之不明矣。蓋人之所謂行者。皆以泮廟之行爲行。我之所謂行者。獨以不泮廟之行爲行。夫惟以不泮廟之行爲行。則明之無過不及。處其即行之無過不及。處何必賢者過不肖者不及。而後謂道之不行乎。蓋人之所謂明者。皆以推測之明爲明。我之所謂明者。獨以不推測之明爲明。夫惟以不推測之明爲明。則其行之無過不及。處即其明之無過不及。

處何必知者。過愚者不及。而後謂道之不明乎。何謂過。出乎道之上。而不肯俯就也。何謂不及。限於道之下。而不能仰企也。問。二者實際何如。曰。大道清虛空洞。而不滅生機。知者。墮體熱聰。賢者。灰心槁形。併生機而欲滅之。其清虛空洞。似更在大道之上。過也。其下愚者。寒淺不肖者。陋劣尚能上達於清虛空洞之地。乎不及之矣。其貴強滅生機。及成私意。豈真清虛空洞者哉。故曰。過猶不及。

次節。道之真機。近在日用。何人不厭休其中。而賢智者。視真機若不。及故。驚而出乎其上。愚不肖者。視真機若太過。故退而淪乎其下。正如世人。誰不飲食。飲食豈無本味。乃飽者口之。只覺未甘。饑者口之。又覺甚甘。夫未甘甚甘。皆非飲食之本味也。然則賢智之過。其以中庸為未

四書窮理定本

卷二

十

甘乎。愚不肖之不及。其以中庸為甚甘乎。凡此不知本味之人。便是莫不厭休之人。可以道不明不行。而謂道遠人哉。鮮能與鮮能久相照。

道其不行章

緊頂鮮能知味來。其料度之辭。未見其不行而預言之言。其能行者。無有不與明合。今也鮮能知味。是靈臺先塞。若此。則活潑必滯。可知道其不行矣。夫。豈必觀於不行之後哉。只思不知味源頭。便知能便道不行矣。

舜其大知章

舜其大知句。若只說贊舜。便是不識語脉。此緊頂道其不行句來也。蓋

道行必自智始。而竟不之行。豈果天下無智人哉。有智而小。猶之乎不。智則猶之乎不行耳。若稽古舜。其誠大智也。與夫智而曰大。誰可樂言。將必舜之所以為舜者。稱焉。夫舜。云。全是舍己從人。絕無自用的意。斯其舜之所以為舜乎。夫舜之為舜。以斯其為大智可知。有此大智。道豈有不行者哉。若在智者。必且斷絕應緣。謂取人為未虛。其在愚者。又自冥昧不靈。不能如此虛受矣。要緊在大字。大全在不自智上。演

知舜非取諸彼。蓋諸此。借資天下。以成其大也。緣心靈極大。天下善皆其故物。聖心至虛而靈。自然盡天下善。無所不茹。納焉本體。然也。如吾輩。推測意見之知。一膜自封。動與天下相扞格。大舜是空洞靈明。自有周徹八極。洞照千古氣象。問。察就求時說。隱揚就受時說。孰用。孰行。

四書窮理定本

卷二

十一

時說。好問句。全要聖人心境。何如何以好也。夫人一有予智之意。其於人言。非聽為不足。問則距而不能入。即淬精延訪。終屬勉強。神情日不相洽也。乃舜玄德也。無以有已也。與天下交相融液。應知其孰為人孰為我。孰為遠孰為邇。而下問。邇察有不中心好之者乎。蓋惟舍己故。樂取於人也。邇言不必專指好問所得。如孔子聽孺子歌。亦是問隱揚。似於中虛不切。口惡屬陰。主閉。善屬陽。主開。自是人之本性。第一有自智之意。遇惡如逢七殺。烏能隱。遇善如見比肩。烏能揚。夫惟聖不自智。則遇陰而閉。遇陽而開。率其本性而已。非中虛而能若是乎。執其二句。中下。其俱指他人言。用於民施於民。問。孰兩端擇也。擇則權度自舜出矣。安見中虛曰。若非中虛。則直。自己之一意足矣。何暇擇。

人之兩端乎。故雖不廢權度。而亦不礙冲虛。兩段若專屬善。是執其二句。前已先揀擇一番矣。恐非愚意。好問好察。隱惡揚善。只是極狀他心不自有。執其二句。乃言聲言消亂中。自有中道。第拿將起來。揀擇用之。已爾。乃一氣相足之辭。言舜以斯爲何也。正見知以斯大也。孟子曰。大舜有大焉。若非知以斯大。而何舜以斯爲乎。

人皆曰予章

此章承上言舜以能明者能行。惟其無予知之心也。乃若皆曰予知之。人雖亦擇乎中庸。要非真能明者。以故期月不守。卽非真能行者。亦皆曰予知。而竟履危機之類耳。若如回之能擇。而又能守。是真能行者也。道豈有不明者哉。利與害若循環。然明見其利。每隱伏其禍。人皆曰

西書窮抄定本

卷二

三

予知。自謂能辨此矣。乃竟爲回所駭。納之隱禍。而不自知。曾是以爲智乎。蓋智而自謂予智。乃聰明而納之小智。非虛而自謂之真智。故利能昏之也。使爲虛而自謂之知。其心冲然泊然。未嘗有利之心。就能驅之。而就能納之。乃今之號爲知道者。似之。人皆曰予智。豈不人人以爲見維天之命。藏未發之真。已括擇夫中庸矣。何乃能擇而期月曾不能守也。大擇與守。非二事也。中率乎性。還之太虛。虛而自靈。則靈便是虛。卽擇卽守也。擇而弗守。則其所謂智者。或意見之。偶而合。或思索之。強而通。或自謂予智焉耳。真智固不自智也。不然。至道難聞。知味實鮮。皆曰予智。是何知道者之衆也。不辟不守。不是其自誤。正明其不得爲智。抑揀他兩予智也。莫知辟利。引之也。不能守。又意奪之也。既

私意不虛卽不靈矣。其所謂予智者。特揣摩之小智耳。予智卽踰危之根。亦卽失中之路。其理一也。從吾獲陷。非說起其意云何。要與中庸相照也。夫中庸如底如矢。無及無反。斯固平乎生人之坦途。蕩蕩乎終古之周行矣。擇中庸。擇箇什麼。蓋於意念萌動之際。察識我虛明中之脈絡也。此之爲擇。豈非將以守之耶。第擇以應測。非以察照。則當其擇時。先自與虛明隔矣。妄根不淨。乘間轉發。卽期月之間。其能幾何。果能守此虛明中之脈絡耶。期月只是區三十日。言日子少。

回之爲人章

與上章不同。正在擇時。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予智者之爲人。然

西書窮抄定本

卷二

三

耳。若夫回之爲人也。恭亦擇乎中庸矣。彼擇不能守。雖得亦失。乃回擇而纔得一善。便奉奉。擇之際。卽爲守之時。有若合併而來。不待分之。爲兩者。意者回之擇。異乎予智者之所謂擇耶。此乃卽行卽明。又何不明之有。回之擇乎中庸。非以應測。以心虛中之虛明照之也。照出於心。猶中之虛明。則雖洞見性靈。而心齋固自若也。何物能爲心累。而使心失。其所擇乎。總爲擇守同根。若說得萬善。得衆善。中間或有幾希。退漏纖微。間歇。尚可埋藏。今而計其所得。僅萬善衆善中之一耳。而皆服膺勿失。豈復有幾希之退漏纖微之間歇哉。則月不守。吾知免矣。中庸安可着于其曰奉服膺者。只是狀箇常常操存的模樣耳。失字與得字相照。一得則不復失也。

此下二章比前四章更說得入細。前四章言人生之後推測淳樸。在中庸都無用處。此下則作人生之初。氣聚力量亦無用處也。氣聚明敏中之力量能均。氣聚耿介中之力量能辭能踊。而此能均能辭能踊之人却不可與於中庸之能以氣聚之力量至中庸而無所用之也。必也合太極之真體。起形氣而獨有自有無力量之力量如下章君子節方是。曰天下國家何由家而國。由國而天下。盡一世之人矣。至難均也。人情所宸欲者莫如爵祿。所最畏者莫如白刃。至難辭至難踊也。正與中庸相照。生稟近智仁勇的其中各有力量。中庸不可能不是創說。只要就上數章內討出。夫知如舜仁如同而後能行能明乃舜之擇

中用中其玄德匪意識思議之常。回之能擇能守其端才在仰鑽瞻忽之外。皆天者機人力無所用之。自非時中君子皆所謂久矣。鮮能如伏食鮮能知味者也。詎如三者之可能哉。

此章全以而字作主。所謂自強是也。將而去下。跟着南方北方去了。真我不能作主。矯矯之力安在。非真強也。惟君子與我為主。更不跟人。流去倚去變去。方可為而強矣。海水乘風。巨浪如山。海若遂謂其力莫大。却不知水之力不能勝風之力。為其所簸揚震蕩。以至於此。而反自謂是水之力于路及南北方之強似之。

首節 上章均者辭者踊者力非不強而中庸竟不可能。豈中庸之無

所事強哉。亦顧其強之謂何耳。昔子路嘗問強矣。子路問強當重子路字。子路本是強者。而却問強。蓋以血氣之強。認為自性之強。不惟不識強。抑亦不識自矣。故夫子未答其強。而先以三強詰之。若曰。而所自負。自是從北方帶來之強。安得認為而之強乎。

南方節 南方北方正與而字相反。既偏南方北方。南自南北自北。於而乎何與。仰非而之強矣。夫人為方技所局。如身在舟中。東西南北不能自主。乃地氣之偏。自外而薰蒸。非天性之正。從中而主宰。雖亦當身所宗。安得以為而之強乎。世間只有太虛真體。生身立命。乃而之所以為而而之強也。

寬柔二節 數教在寬與柔。而亦必以嚴與剛濟之。有容生言。隱凡而四書第廿章定本 卷二 五

臥則無道亦有當報時。人但知剛有力。而不知柔亦有力。容人所不能容。忍人所不能忍。陰躁者有此力量否。南方之強。雖非而強。而冲襟雅度。亦惟豈弟君子居之。豈強者之所能居哉。死而不厭。正是衽金革處。而字語脉。自上節來。言彼乃君子居之。此却是強者居之。非君子之所居矣。而却也。南曰君子。言此還是好人。北曰強者。言此乃負剛使氣者之所為耳。此即稍示矯偏之意。若曰。如子之強。且出南方下况君子乎。此正并舉三強之旨。

故君子和節 強之高下。即在南北方與而字辨之。夫強之云者。言乎我有力耳。彼南方之強。雖有含忍之力。果敢之力。特以賅存之質。生平方內。遂受方內風氣之轉。惡在其真我之有力者。故夫自強不息之

君子或合同於風氣之中。而不遷乎波靡。或挺特於風氣之表。而我  
不搖其砥柱。或風氣恬熙。而我之堅凝若塞。或風氣凜烈。而我之坦蕩  
若通。此皆而性而命。自主自持。未成受風氣之轉。真可謂有力之我矣。  
其強不亦矯矯也哉。須知和中立。有道無道。通就風氣上論之。方切章  
旨。君子之和也。以並生並育。原無可忤之類。率性而和。非有和之意  
也。何流之有。君子之中立也。乃獨往獨來。原無可偶之神。明率性而中  
非有中立之意也。何倚之有。倚字。還照舊作敎訓說。中立不定也。蓋  
不流不倚不變。皆堅貞不可動搖之意。是一類話如此說。乃於強字爲  
切。幽人處寒素。亦能堅凝如秋。似得真性中之寧謐。一朝快靚清明  
上恬下熙。而堅凝之意散矣。變也。達士履清夷。亦能坦蕩如春。似得真

性中之活潑。

卷二

夫

性中之活潑。一朝適遇厄運。內震外撼。而坦蕩之意沮矣。變也。此皆以  
境寂以境適。未能與性合真故也。若與性合真。則心同太虛。世間誰復  
能令我散且沮者。非天下之真力量。其孰能與於此真強也。故曰而強。  
因強哉矯。不必別求。即從上四不字討出。夫南北方皆有強。而以居  
方之故隨之。流而倚而變。不強者存矣。即此是能矯南北處。亦即此是  
強處。連贊四句。深明而強非南北之強比也。而宜自居之矣。若以矯  
字直解作強字。將云強哉強耶。問舜之知同之仁。子路之而強。何以  
爲中。曰三者皆未發氣象。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也。未達曰知不自  
用。則其知乃虛中之靈。未發之氣象也。即擇即守。則擇非推測。亦是虛  
中之靈。未發之氣象也。強而曰而則強。自性出通乎太虛。未發之氣象

故曰中也。

素隱行怪章

此章妙處何在。曰有之中庸。終無盡頭也。大民鮮能久矣。以其太過乎  
中庸。不及乎中庸也。有非無過不及。遂可謂之能乎。曰未也。試觀隱而  
怪者。子弗之爲。豈非太過乎中庸矣。遵而怪者。子弗能已。又非不及乎  
中庸矣。然且曰。子之中庸。惟聖者能之。中庸之道。終古只一。未能  
之心。中庸而自以爲能。即不能中庸矣。中庸寧有盡頭哉。孔子何有於  
我。漆雕開言斯之未能信。遽伯玉欲寡其過。而未能。都是這箇意思。  
素隱節。素隱行怪。言不庸也。不庸即不中也。其無以與中庸之能必  
矣。或謂隱怪即無忌憚小人。恐非。彼本言在肆欲。而借中自文。若鄉

四書窮理定本

卷二

七

愿胡廣柳宗元是也。此本意在任道。但任非其所任耳。殆莊列之流乎。下  
節遵道君子。亦任道者。大抵皆除却小人。凡民論之。孔子之時。異端  
尚未有述。後世乃豫料之辭。此等人。自開鑿。駭人耳目。當世未必即  
有同調。而寥寥千秋之下。或有高明之徒。彼方厭苦世網。而驟聞清虛  
曠達之論。將必詫爲神奇。以爲曠古知己。相與稱述之矣。此其抱獨往  
之契。結千秋之知。似乎絕倫離類。盡掩前修。然道以中庸爲至。此實妄  
意穿鑿。道所不載。故不爲也。吾字與後世字相應。後世有述。後世必  
有爲之者矣。吾方樹標端軌。以約後世之趨。崇正黜邪。以開後世之統。  
而又躬自爲之乎。

君子遵道節。上節不是君子路上人。故此節出君子字。隱怪墮落坑

不在道上行矣。遵道者即人事以體之。不謂循循在日用間。非若隱居者流也。詎不亦庶幾乎中庸哉。第謂之曰。遵如以我行路。原自爲二。其行也。夫亦想像窺測。稍識其槩。循畔岸而步趨之。傍塗轍而模擬之。云耳。而實際未臻。真趣未洽。形神相持。安能久而不倦。半途而廢。所從來矣。病根只爲毋自欺工夫未透。養得真力。量未完。弗爲弗已。皆自性來。一則投之不欲受。一則息之不欲休。何者。其性則然也。聖人無心也。

君子依乎節。乃君子不惟非索隱而行性也。亦且非遵道而中廢也。蓋即我即性。即性即道。忘乎其爲道。併忘乎其爲行。其於中庸實渾然爲一而依之矣。遜世句。靜脈自半塗而廢。來半塗而廢。何也。力不能

四書窮理定本

卷二

九

勝私欲。故爲其所累而廢也。乃君子依乎中庸之後。塵情俗慮。纖微不入其心。即遜世不見知而不悔矣。更復有何私欲。能令成半途之廢乎。須知此句是極言之。若曰。必不半途而廢。遜世句。與後世有迹相照。中庸平平無奇。知我者希。就令知希之極。五於出人世之外。而絕無見知者乎。亦不悔其以平易取泯沒矣。聖人不能不是兩層。聖者。渾是天性用事者也。即此渾是天性用事處。便是中庸爲一處。全章歸着在此句上。宜重講。

君子之道費章

第一支若曰。道者中而已矣。第二支若曰。中者庸而已矣。曰費。則近不遺於夫婦矣。曰費而隱。則夫婦可察乎。天地矣。靜脈自上生下。非以

下明上也。其後七章。俱從費而隱看破。君子之道。彌天漫地。何其斯也。既曰費。疑其涉於有矣。乃其體却自爲空。爲冥。率乎天命之性。與維

玄維默者。同費而隱者也。是以語道而至於聖人。天地不能盡。豈不費哉。乃弟從愚。不肯夫婦之知能。要其至焉。以斯知君子之道。如神龍然。說他大時。實比乾坤更大。說他小。却比毫髮更小。無內之小。即涵無外之大。大非大小。非小。靈妙無方。有莫測其所以然者矣。彼詩不徒云。鸞魚飛躍。而必曰。戾天于淵者。蓋言。鸞魚雖至輕渺。鸞魚之飛躍。雖至微細。而其精神性情。動盪充盈。高出蒼天。深徹黃泉。活活潑潑。而莫知其鄉。淵淵浩浩。而莫盡其藏焉。緣飛躍處。便是率性真機。故天地爲昭如。此即吾所謂夫婦知能。而聖人天地不能盡者。則信乎君子之道。昭察

四書窮理定本

卷二

九

於上天下地之間者。不過自造端夫婦者。要其至耳。道之靈妙。至於此。非至隱而能若是乎。此章始終。重夫婦上三箇及其字。是子思得趣處。與今夫天節同。

首節。若說至可見處。却有至不可見處。便把費隱分作兩半。此言至可見處。便是至不可見處。試思世宙中。色色形形。紛紛藉藉。厥初何處肇造。究竟何處歸宿。見在何處棲泊。方知幽深玄遠之天。盡在彰明較著之地。而何形非神。何道非費。無復支離分別之見矣。

次節。看夫婦節。大無外。小無內。無之非道。費可知也。乃至小却能至大。疑鬼疑神。靈妙莫測。非至隱而能若是乎。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隱者。費之所以然也。夫婦即指夫婦居室言。不可止當箇人字。夫婦



之愚何以與道。費則無之不在。即愚者之知可謂非道中之一二乎。聖人何以有所不知道。費而隱則與知之出於隱者。其所包涵固無窮也。聖人亦安能盡之下比同。及其至。即以夫婦之所知所能推及之也。聖人知能以曾經聖人心覺之身體之者言。故有限。天地之大亦以知能言。言其易知簡能。比聖人更大。然人猶憾其有所不知不能。猶字語脈。仍從夫婦來。蓋夫婦之知能亦一真之流露。究一真之極。誰能盡之。雖謂高天厚地。不如匹夫匹婦亦可。獨聖人哉。君子即首節君子之道。語大語小。乃旁人說君子之道。非君子自語也。大小莫載其破字面。俱難分曉。道無大小。統言之。則見其大。析言之。則見其小。天下有盡道之物。是能載也。乃天地聖人。且不能盡道。天下豈復有能盡道之物乎。誰能出其外而載之。天下有無道之物。是能破也。乃愚不肖之知能。且莫不有道。天下豈復有無道之物乎。誰能入其中而破之。莫載狀其宏濶無涯際。莫破狀其詳密無間隙。語大二句。不是兩項。乃合大小以狀其妙也。莫破句。若只說微細處。道亦占其分數。何足為妙。蓋謂天下莫能載之道。盡載於至微至細之中。然後謂之莫破也。自夫婦之愚。至有所載。母乃天地聖人。小於愚不肖之夫婦乎。曰。天地聖人乃作用之見在處。作用終有限量。故天地聖人若小。愚不肖之夫婦乃本體之究極處。本體安有底止。故愚不肖之夫婦若大。論天地聖人皆從隱出之本體。則不知其孰大孰小矣。問聖人不知不能。天地有之。實際何如。請明言之。曰。善哉。莫知人方其難時。則亦不之覺矣。

附書第抄定

卷二

三

莫如龍方其潛時。則亦不之覺矣。夫知隱於寂。通於感。耳日未及。而隱體同官。此亦知之方寂而隱。待感而通時也。其聖人之寐乎。夫能藉乎時。乘乎勢。時勢難過。而病傳病。濟此亦能之背時不立。遊勢不形時也。其聖人之贊乎。要不足以病聖人也。然曰。禮曰。官曰。博曰。濟。可以為非道乎。故謂聖人有不足處。不可謂聖人有不足處。亦可。而聖人果不足以盡道矣。至如天地。善不祥。惡不殃。則人曰。老夭何知。早不雨。潦不暘。則人曰。老夭何為。是天地亦若有不足處。令人有遺憾也。然皆神理變化。氣數推遷。方在否泰之時。使然。其亦天地之寐之贊乎。不足以病天地也。乃善而祥。惡而殃。早而雨。潦而暘。可以為非道乎。是天地亦未能盡道也。大抵一屬知能。便有限量。就是孔子不問禮官。堯舜不病博濟。附書第抄定。本

卷二

三

天地善必祥。惡必殃。早必雨。潦必暘。而道中所藏之知能。無窮無極。愈出愈有。亦豈聖人天地所能盡耶。奮飛節。其字直指奮魚。一入有道目中。就為物。就為道。更不分別。說奮魚便是道矣。一奮一魚。便是匹夫匹婦的形子。追端節。此節全要從詩云。節有出。方妙。夫夫婦居室之知能。宜若小。然何以知君子之道。從此追端乎。曰。奮魚小矣。猶然各率其性。知幾知幾。能飛能躍。離君子之道。追端于奮魚可也。而謂其不追端乎。夫婦幾。奮魚。夫天於淵。可察上下。而謂夫婦所造之端。乃不可察乎天地。即二察字。正與隱字相照。所謂莫見乎隱。費處即是察處。道不遠人章。

此章專論治人而治人與自治不同自治每怨治人則多苛責矣故在論不可遠人而以己心為主。大意云道原不遠人遠人便不是道矣。故君子治人只以人治之不遠人焉。顧以人治人非可襲取必須有忠恕之心乃能以人治人而達道不遠焉。蓋世人治人只就別人心上算計易得求之大苛忠恕者施諸己而不顧亦勿施於人只以己心比度人心故能以人治人而達道不遠焉乃已之心何如丘嘗反求諸己一切求之人以內者猶然件件未能若得於此入以內之庸德庸言等情矯輕要於必能即為篤實君子儘自足矣此已之心也以此心度人心尚能求多於人之外而遠人以治之耶可見有忠恕之心者必能以人治人矣彼遠人以治人者惡知道哉此章當場話只要以人治人首

四書窮理定本

卷二

三

節就道上引起忠恕二節則論所以能以人治人處。道不遠節何謂道生人當由處也何謂當由處當日從何而來今日復還來處所謂歸根復命是也由太虛有天之名此是生人來處天人懸絕道亦似遠人矣不知人之一身渾是太虛中生機之所凝成與水凝為冰相似則人身之生機即太虛之生機如下文子臣弟友之類就非人身之生機乎但於子臣弟友間率人身之生機便可復還來處而為生人當由處矣道何遠人之有弟人之為道者但知生人來自太虛而謂子臣弟友之類皆有生後所添入也遂欲一切厭而離之如此其遠人焉却不知厭離子臣弟友便是厭離人身中生機厭離人身中生機便是厭離太虛中生機將何以歸根復命而復還來處乎分明

人之外而與人相遠也遠則難矣難寔在遠之下一層未可訓遠為難不可以為道言非人所當行

代柯節詩云至猶以為遠因上言道不遠人而咏治人之則不遠也夫人猶柯也治人猶伐柯也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夫執柯伐柯即所執而則在焉詩云不遠似乎真不遠矣然既有彼此即有睨視既待睨視猶為遠也詎若道不遠人治人之則即人而已在乎故君子治人但以人治人其人能改即止耳蓋不遠人以為道也堯言伐柯乃詩人咏柯之辭其則不遠在柯字上言所伐即如所執矩矱在握不遠宜莫是過矣睨而二句乃以伐者之心與詩人之辭相較而言之言在

四書窮理定本

卷二

三

詩人即物而咏之固以為不遠乃在伐者旁睨而視之猶以為遠也旁視曰睨以人治人不與以我治人相反與治人以人性之所本無者相反言君子治人不以甚高難行人性所本無者治之第以人性所自有者治之而已鄉也不能復其性之所有今也始能復其性之所有是能改矣止之云者不更於人性之外治以甚高難行人性所本無也或問故君子以上方論伐柯忽然接到治人上文勢恰似隔礙其說云何曰自詩云至猶以為遠雖論伐柯而玩一猶字語脈直自道不遠人來蓋言伐柯之不遠猶未若道之不遠人也忠恕節此節不遠二字自道不遠人來首道不遠人必存心忠恕然後人不遠道耳忠恕不分以已度人心恕也非有由衷之真心能

故曰。無思。無慮。無欲。不出。若要人治人。必須將心比心。

君子之道四節。此節第一。君子字。若只照尋常口頭。忽忽念過。即失

本旨。乃緊頂以人治人。忠恕之君子言之。以彼其人。豈其遠人以爲道

者。而子自謂四未能。然則天下之絕德。豈必窮高極遠。如索隱行怪

者之爲哉。四字起一字。數未能。只是明中庸不可能。起庸德數句

庸德四句語意。言若能如此。不若夫子身上。子。人子。臣。人臣也。弟。人

弟也。友。人友也。以此求人。豈遠人者。空若無難能矣。乃且件件未能

先施者。以我所求朋友者。我先施之於朋友也。自庸德至末。細玩

夫子當日的口語。緊接四未能說去。夫子臣弟友。道匪遠人。乃所求乎

人。一一未能之已。何浮誕也。然則中庸果不可能矣。有如卽此不遠人

四書章句

卷二

三

之庸言庸德。能之於已者。較言不敢加少。求之於人者。較行不敢加多。

言行兩相照。顧君子胡不真實。詎令君子之道。四無能一若斯耶。凡此

皆丘之心也。卽所爲已之心也。惟已之心。以施於人。其以人治人。改而

止必矣。尚復有遠人以爲道者哉。看此際辭意。懸空期望。第求能所未

能而止。總是鄭重兩個庸字。不願遠人爲道之意。庸德四句。上虛下

實。不是兩層說話。不敢忽爲庸德而不加勉。何等皇皇邁往。正是庸德

之行處。不敢忽爲庸言而輒輕盡。何等凜凜退藏。正是庸言之謹處。

二不敢自四未能生。何以敢也。蓋曰。是平平者易能耳。問自君子之

道至四未能。子以爲正說已心。與施諸已之已字相應。是矣。自庸德之

行至慥慥爾。作何歸着。而庸德至不敢盡。何如。曰。言卽求人之言。謹而

不敢盡。正是求人不可。不以已之不願者施於人。真能以人治人者也。

曰。然則庸德之行。不足不敢不勉。要他何用。曰。兩件如掘地築城之爲

低昂。世未有修已之行。重以周而求人之言。不輕以約者。故不敢盡之

言。必自不敢不勉之行。出耳。言行如此。其主忠行恕。而爲慥慥之君子

必矣。彼治人而遠人者。詎非虛僞不情者哉。

君子素其位章

通章歸着。只在反求諸身一句。如崑崙河源。是獨重處。不可籠統說過。

想夫子當日本文。只有末節。而子思子添前四節。以揚其說也。夫人涉

世風濤何限。只一箇反求諸身。一了萬了。多少簡切。居要蓋亦道不遠

人之意。素位而行。如何便不願外。以行素則無入不自得也。故君子

四書章句

卷二

五

居易節。只是贊嘆君子素行。不願外之安閑。與小人異耳。末節反求諸

身。則素位而行之源頭也。玩末節。出一失字。此章當重失一邊。所以

只一富貴是得。貧賤夷狄患難。皆失也。覆授恐失也。怨尤既失而怨尤

也。末節失字。與自得得字相應。失於外而能反求於身。則能素位而

行。得在我矣。

君子素節。固有曰素。舉人世之位。無一爲吾之固有者。而何以曰素。

然而有此成位。卽有此生機。性與位相相妙合。可謂性非固有乎。又可

謂位非固有乎。無位非性。則無位非素。君子者。以性視位者也。世人

營營逐逐。日夜向外。面願望。彼蓋謂世事不如意。十常八九。見在所素

之位。往往弗克如願。故耳。却不知我性融融。動與位俱。率而行之。何位

不是善地。所以君子處世。只就見在所素之位。行所當行。則即此所素之位。自有足乎。已無待乎外者。而人世營營逐逐。向外面的願望。如薄霧春冰。剴然消釋。毋庸力制之強閉之矣。又何願外之有。此所謂不求外來。求見在。真涉世之良方也。須知素位而行。正與願外相反。在內之位。纔可實行。在外之位。祇有虛願。

素富貴。節。須知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不但堪實素位的件數。蓋生人見在之位。猶富貴為得意處。然亦難盈其願。貧賤則失意矣。夷狄患難。則失意而過以甚矣。此皆願外之心。所由生也。故一一指而數之。位之所素。性與之俱。君子各素其位。則各率其性。性無虧缺。中心豈不快足。何入而不自得。豈若求得於所入者。時喜時悲。有得有不得。思得思失。雖得亦不得哉。

四書窮理定本

卷二

三

在上位。節。今人直以下。上天人。解外字。援上。怨天尤人。解願外者。非蓋人情之願乎。其外。凡以身所見在之位。未為如意。而望如意於身所見在之位之外。如在貧賤思富貴。在夷狄思中國。在患難思安樂。是也。乃富貴中國安樂之權操於上天人之手。故援下。援上以求之。求之不得。而怨天尤人。人生焉。是援下。援上。怨天尤人。只是願外之驗而已。外願方殷時。為援為援。外願不遂時。為怨為尤。不援不援。就外面說。即此而想之。則其心但知正已。而無希求於人之意可知。空想只是願有為方是求。此求與願之分也。如在上位。而願下之我奉。則以陵之道求之。在下位。而願上之我顧。則以援之道求之。求有索而致之。

意。援乃求於人的路徑。不援不援。便是不求。正已只為認得定盤星。真知已外無人也。正已無他。素位而行是也。上不二句。承上無怨而推闡言之。一無所求故也。言上言下。言天言人。何不一而足也。極言其不願外也。蓋人世之內。攻取全消。何事可以繫懷。宇宙之間。糾纏盡解。何處可以繫念。想君子胸中。何等脫灑。製是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雖住人間世。超超物外遊者。君子素位不願外。俱一時。非先素位。次自得。次不願外也。問不願外。謂位何在。曰在自得之下。在上位節之上。

故君子節。提醒人心。全在易險二字。素位者。逸。故曰居。出位者。勞。故曰行。以字要看得分曉。位外失得。皆有致命。君子不願外。外是能

卷二

三

俟命之自至也。此因君子素位中。常自得。自家已坐在坦平受用處矣。又何願慕乎外。而與無數爭衡乎。是以其居易者。俟命也。世路茫茫。得何可必。即得亦偶值之倖耳。小人出位妄為。憂勞萬狀。受了多少挫折。歷了多少風波。其心蓋曰。倘可以此萬一有獲乎。是以其行險者。微倖也。且不可測之危。求不必然之利。何其愚也。射有似節。此素位不願外之根也。射者。以反求諸身之心。似君子則君子。反求諸身可知矣。彼其上下天。人行有不得。方自責自咎之不暇。而暇庸心於位外哉。自然素位。自然不願外矣。非徒委之乎適然之數。付之乎偶至之遭而已。上文正已。正自這反已而生。人世顯設乎外。與正鵠之懸。何殊。其為此身正已之符一也。射即未必君子。而失諸

正鶴無不自怨自尤。未有怨尤正鶴者。今人處人世。不如意時。輒輒怨天尤人。不亦異乎。若知人世只與正鶴一般。則有不得反求諸己。只是本等的勾當。夫子此語。真是醒人。射似君子。其心似君子也。凡射者皆然。二諸字相應。諸於也在也。言失在正鶴。反求却在身。不在正鶴。辟如行違章。

君子之道達諸天。前章曰道不遠人。又曰反求諸其身。要之皆人事耳。遠適高卑。天人懸隔。而夫子以爲道在此。將無姑引開劣者之進。而高明或不必爾。非然也。夫世間他事。或可一二凌躐。而循序漸進。必不可易。莫如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乃通極天命自人事始。亦自必不可易。萬萬無可凌躐之理。其與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正相如焉。何以明其然。

四書第抄定本

卷二

天

也。夫一家之中。父母猶之天然。妻子兄弟。猶天所生之人。然試觀詩云。妻子。何曾一言及於父母。而子曰父母其順矣乎。此無他。妻子兄弟。厥初皆自父母而來。故也。彼一切人事。如前章所謂不遠人者。反求諸其身者。其中生機脉脉。活潑融液。有一不自天命來者乎。故通極天命。自人事始。斷斷乎必不可易。開劣者如斯。高明者亦如斯矣。豈不辟如行遠自邇。登高自卑。自早哉。諺云。子采桃花一樹生。可惜此章之旨。首節。此節立言之意。妙處全在連設行遠登高二語。蓋行遠豈能縮地。未有不自邇者。登高豈能飛度。未有不自卑者。世上不可易的。無如此二事。必如此設譬。詳復曉解。方見通極天命。決須從不遠人求諸身處做起。

詩云二節。詩以好人。言妻子可矣。又曰如鼓瑟琴。以既俞言兄弟可矣。又曰和樂且耽。且。從而申之曰。宜爾室家。樂爾妻孥。一言之。而三言之。其意津津。甘。韻。媚。媚。若謂蒲門之內。和氣冲融。薰之蒸之。有不自兄弟妻子而達口者。夫子誦其辭。識其旨。不覺作而嘆曰。父母其順矣乎。要知夫子之言。即從詩人言表討出。此亦遠自邇行。高自卑登之成象者矣。譬之大造之中。百昌並達。萬彙昭融。則其爲太和之大造。豈待言哉。好合既俞。與如鼓和樂二句。界限要明。好合。情相愛而相洽也。俞。亦合也。但就妻子兄弟之情言。如鼓和樂二句。則極狀心之歡暢也。蓋一家骨肉。不比他人。今皆好合既俞。歡暢何如。融融洩洩。宜其至此極矣。如此則宜爾室家矣。言爾之室家相安。如宜水土然。如此則

四書第抄定本

卷二

天

樂爾妻孥矣。言爾妻孥好合。豈不歡暢。

此章部位。如何安路。曰道不遠人三章。總言道在人心。不必遠求。舜其大孝四章。則言即此道在人心者。覺到極處。可以天。可以章命。可以錫類。可以治天下國家。無之而不可通。所以然者。蓋以人心出自太虛。絕無偏妄。故其靈機。無所不通。如此也。而人心靈機。人或不信。乃鬼神之靈機。人皆信之。故此章特謂鬼神以明人心。若說此章。始終是論鬼神。却與中庸何干。乃明費隱章費本於隱之意也。章內不見不聞。微也。即上章所爲隱也。而體物不遺之盛德。流露於承祭之頃。顯而不可指也。即上章所爲費也。乃隱之所以能費。仍未說破。直至末節。拈出一句。

字然後兩章背意盡情了。始知隱之果能費矣。蓋世間有形有象之物。往往以心知生諸妄。有妄便不靈。不靈便凝滯。而不能通。何以能費。鬼神既無形聲。有何偽妄。既無偽妄。自然靈通。以故活活潑潑。無之非是用能體物不遺。顯而不可掩。然則費之本於隱也。豈不信哉。鬼神節。道機只是心機。心機便是神機。三名而實一物。天地間一氣耳。分之則為陰陽。陰陽之氣。則曰鬼神。二氣歸之太虛。未有不靈者。靈則靈矣。不期盛而盛矣。彼其德有而非著。空而非窮。靈通神妙。活潑潑。發見昭著。不可以方所求。涯際測焉。雖甚盛德。度以

四書窮理定本

卷二

三

太虛處。鬼神無他。一陰陽中之靈機耳。既靈矣。夫寧有不虛者乎。既靈矣。夫寧有可聞且見者乎。以故竊今冥今之中。假若有象而實未嘗有象也。即明目而視之。誰有視於無象者。惚兮恍兮之中。假若有聲而實未嘗有聲也。即傾耳而聽之。誰有聽於無聲者。如其可見可聞則亦物焉。而不靈矣。何以謂之鬼神。無形無聲。若希若夷。烏有所謂物者。却乃與物為體。莫可遺焉。蓋惟無物。故能物物。窮其理。其中有精恍惚而其中有象。虛者無不通。故也。異哉。鬼神之道。物人身為瓦甕矣。體物何要親切。試思物外有陰陽乎。陰陽外有靈機乎。是物無體。是神即其體也。又思天下有一物無陰陽乎。有一物無靈機乎。雖欲遺之。恐得而遺之。此句見鬼神旁皇周浹。無之非是。正是上節盛字。下二節

則言鬼神之盛。而顯處驗其盛也。此等界限要明。若直以體物不遺為顯。則非矣。

使天下節。敬承與洋洋。不是兩項。乃一氣相足之辭。歸着在洋洋上。正是末節顯字。下文詩辭亦然。言惟其體物不遺。故能使普天之下。無不敬承其祭祀。當此敬承時。但覺洋洋。靈妙活潑。至於此極。其能體物不遺明矣。雖欲不敬承能乎。祭祀祭鬼神也。此正鬼神之靈機。與人心相會合時。人所易曉。故於此驗體物之妙。人之心鮮不紛雜。而獨承祭則否。誠以人之心。乃鬼神所體之心。故齋明若或使之也。人之身。鮮不蒸煖。而獨承祭則否。誠以人之身。乃鬼神所體之身。故盛服若或使之也。人之齋明盛服。鮮能達之天下。而獨承祭則否。誠以天下之

四書窮理定本

卷二

三

身心。乃鬼神體而不遺之身心。故天下之齋明盛服。若或使之也。問此洋洋者。宇宙之靈機乎。廟中之靈機乎。抑人心之靈機乎。曰天地間只有一個靈機。安可分而為三乎。若可分而為三。則亦不謂之靈機矣。其為物流走幻化。莫可端倪。如電光閃爍。一微忽。知其在此。而忽在彼。此還不是洋洋。此乃活潑流走。莫知其鄉的意思。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相似。此節如何驗其體物不遺。曰凡凝滯之物。有在有不。有在不在。即可遺矣。鬼神之無在。無不在此。又就能遺之。使天下節。驗體物句也。詩曰。節。詔使天下節也。此因鬼神寄寓人。或不信。故驗之又證之也。曰神之格節。格。通也。來享。則靈機與人相通。故曰格。度。度所在也。

物凝於一處。乃可度其所在。既曰神矣。便是個無方無所。無在無不在的物事。而安可度其所在乎。鬼神靈爽。一至于此。則雖稟敬承。猶自不寧。矧可射耶。此節若曰。惟洋洋如在。故齊明盛服。以承祭祀也。射之云者。疑其未必在耳。不可度。則無定在。無定在。則無不在。何可射也。夫微節。世間只有顯者顯耳。微則不能顯矣。乃鬼神莫可見聞。而體物不遺之德。彰彰於祭祀之際。有如詩之所咏。微的却顯如此。此何以故也。蓋以鬼神之根。出乎太虛之真。故靈機呈露。莫可蓋藏。一至於此。知鬼神之所以盛者。其知誠之所爲乎。如此之此。指上夫微之顯而言。微也。却顯如此乎。不可揜矣。就主張是而令其不可揜如此哉。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四書窮抄定本

卷二

三

舜其大孝章

此章若只說福由德致。便欠分曉。乃說福之大。必如其德之大。用成其孝之大也。步步認個大字。方得明隱之費。故也。章內天子四海。次節四其字。及末節受命字。皆如此說。大孝達孝。意在論孝。非論舜與武王同公也。大孝者。充滿孝之分量。無少虧欠也。首節且只說舜之大孝。在德爲五句。尚未明言如何是大孝。其下從德爲五句上。推出大德必受命。福又從大德必受命。上推出大德必受天命。受天命則與天命通矣。大父母生我。原自天命而來。今復與天命通。然則孝之分量。豈不充滿。無少虧欠哉。故曰舜其大孝也與。

舜其大孝節 舜其大孝。至末節受命方明。首節却如何說爲安。曰以

想個大字便了。夫父母之生子也。豈渺小哉。其通極也。遠其體備也。宏。大罔塞天地。橫四海。合天下以成其爲人。而天下無如其大者。舜之德。德爲聖人。原爲天下莫大之德。由是天下莫大之尊。天下莫大之富。天下莫大之享。之保。統會於天下莫大之德之中。依然塞天地。橫四海。以下天下莫如之大。還而致之父母。此爲大孝而已矣。德爲句。勿泛講言。父母生我。原自毓以神。德以兩化。乃舜神明默成。化境優入。完備爲生之理。德福不平。言德是第一等的德。因而福是等一等的福。尊爲二句。尚就舜之本身言之。宗廟句。則併親所自出。養其爲天子。有四海之祭矣。子孫句。則併親所垂祿。保於爲天子。有四海之中矣。玩宗廟二句。用二之字。語脈承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來言。稀黃帝而郊禘。

四書窮抄定本

卷二

三

祖顯而宗。虞思衍商均之封。胡公開田齊之傳。

故大德節。此節且只說聖德必獲全福。下方說何以必之。以天道必之也。下文必字。正與此節四必字相應。舜惟德是聖人之德。而其福亦是聖人之福。以此知其德大者。其所得之祿位名壽。亦必是大位大祿大名大壽。邊如其德之大。如印板印紙。毫釐不爽。祿位名壽俱就天子說。卽上尊富享保之類。名人明明我后。勉勉我王。壽入有道之長。無疆之休等語。四其字指大德。

故天之節。曰因材。見爲之機。在物不在天也。裁者。自有生理。既有生理。自然日日滋長。若天培之者然。其實只是當身的生理。天何故焉。詩曰節。此自上節生來。此人滿腔渾是和氣生理。居然裁者。天道因

材安得不以保佑中重之命培之。其實君子之福亦君子自布而已。既已福之而且保之佑之。中之斯其培之獨薦者矣。然惟令德君子而憲宜人民者受之。非獨天之福。因乎人之德。抑且福之大。因乎人之大也。可不謂因其材而篤者哉。故天二節不作二項平看。言天之眷德。正如天之生物。因材而篤。

故大德節。此節若只說故大德者必受福。便不是受命。乃受天子之命。即武王末受命之受命。正與大字相應。故字頂故天二節來。德而曰大。尚不足以當嘉樂。且民人乎其受福。祿保佑之命必矣。祿位名壽。何不必得之有。說到受命處。始知德為聖人五句於孝為大矣。父母生我。原以天命之性。全而受之受命。則通極於命。子之所受於父母。

四書窮理定本

卷二

三

分量始滿。而毫無虧欠。吾何以知舜幸之大哉。以此。問如顏天距壽。德者不必壽。壽者不必德。何以解之。曰。祿位名壽。皆和氣也。貧賤天札。皆乖氣也。但兩者各有發舒時。亦各有欲藏時。至人全其天性。天地和氣盡在我矣。武如顏天。乃和氣適值欲藏時耳。然和氣在我。其必得祿位名壽之理自在也。惡人賊其天性。天地間乖氣盡在我矣。或如跖壽。乃乖氣適值欲藏時耳。然乖氣在我。其必得貧賤天札之理自在也。章內六個必字。正說此理。自然不爽。不可以微疵不齊之故疑之。

無憂章

此章非論文王。乃言武周能使文王無憂也。總從有天下上說去。方得本旨。武周二節內俱有太王王季。正是文王係心處。周之王迹起。

於太王三季將必集大統典禮。制而其事始完。假令至武王時。竟弗克完。止者如文王能無憂乎。武之緒。厥後克昌。周之成德。孝思不匿。皆所以言太王王季之事。而釋文王之憂。

首節。憂字泛說。不得乃一腔孝思。而木仲者也。如云萬情有涯。孝思不盡。而世德濟美。從古為難。故莫為之作。罔自可憂。即有作而莫為之。亦未有能釋然者也。無憂者。其惟文王乎。此句與父毋其順矣乎。一般。古來如堯舜禹湯。都無聖人為子。只有文王兩子。聖人故曰其惟。其勤之積。明類長君者。已先為之光。大先德。佑啓後人。復有聰明之寶。敬義之勝者。為之丕承。宜申下語。勢注向後二節故也。王季所作。文王當述。文王時未可述。而得武王以述之。則王季之事有終。而文

四書窮理定本

卷二

三

王之心亦慰矣。夫何憂之有。看來武王之述。正是成文王之孝思。述者述其所作也。子述之述。不第一續服。一踐迹之為兢兢。蓋有事不相沿。而川成丕承之烈。理不相襲。而益增至德之光。不述之述。乃其深於述者。

續緒節。只言三后有天下。自三后始也。緒者。業欲就而未竟之辭。

武王續三后之緒。將有天下矣。而一著戎衣成之。此句不重有天下。重戎衣字而起下不失顯名也。若重有天下。却涉尊為四句矣。曰。重者向來只是服事乎殷。而今始一著之言。王業之成。得之武功。雖兵不屢試。師不再興。而要非一服事殷之舊矣。宜其問厥問矣。然而身不失。看來壹戎句。全為起身不失句。至尊為四句。方重有天下上。見能成三



后之緒以釋文王之愛武王之孝也。文王有通駿之聲。維濟之頌。乃我武維揚。猶自於今爲烈。特出身字。起下尊爲四句也。蓋不失顯名。只是武王當身的事。尊爲四句却是太王王季文王的事。至尊爲四句。方正與續太王王季文王之緒相應。言不惟完當身之令名。抑且集王后之大統。大王王季文王之緒。於是乎始成。不止爲武王一身之事矣。所以特用身字隔之。通節語意。歸着在尊爲四句上。尊爲四句要發得續緒有味。人見皇王維辟。四方欣同。南北東西。無思不服。假哉皇考。綏予孝子。穆穆皇皇。宜君宜王。則謂武王始集大統如此。不如從肇基其勤。以至於維新。業已浸浸乎有易侯爲王。化家爲國。新廟貌而綿世澤之氣象。武王固曰。我將光紹前徽。丕承祖烈已耳。此與上章皆論孝

四書辨疑定本

卷二

三

思故皆言宗廟子孫。武王所克集者業。故曰緒周公所而休者心。故曰德。

周公節。須知此節不是周公自廣孝思。只是完武王子述之事。語脉總從上節武王有天下來。文王不制禮。未受命也。乃武王則受命矣。可以制禮矣。然而未受命。未有制禮之暇也。曰未受命者。見周公制禮只是完武王未的事。人臣無成有終故也。故首節但曰以武王爲子。周公制禮未必全在武王身後。未受命而倦勤。周公必行代爲之者。不然周公相武王。豈應都無一事耶。德不泛說孝思也。文武亦不作兩項。其定只是替武王解文王之憂。語脉仍自無憂句來。追王至末。要見公之孝思。無遠無迓。無上無下。六通四闢。無所不達之意。是以下章

用達孝接去。追王上祀。成文武孝。祖考之德。以下。成文武孝。治天下之德。所謂親其親以及人之親。俱是代文武爲之。非周公自爲之也。

二后追王。而先公仍侯祀。太王王季所不安也。如是文武之心亦不安矣。上祀之禮。代文武而體太王王季之心也。斯禮二字。緊頂上祀之禮。而言追王之禮。蓋惟天子行之。不達於天下後世子孫。大夫得以子之官封其父。蓋特恩也。及字亦有意。言士庶雖賤。亦必并及之也。葬尚是送死者之終。祭則盡人子之情。所以不同。父爲大夫。二比重子不重父。重祭不重葬。歸着在祭。以士祭以大夫。上言上祀之禮。達乎士達乎大夫也。葬以大夫。言不以士葬也。葬以士。言不以大夫葬也。達乎大夫。言不達乎天子也。皆只是引起下文之辭。古者諸侯君子

四書辨疑定本

卷二

三

國內則諸父昆弟皆臣也。君爲臣服。非所以肅貴賤之防矣。天子又可知也。天子諸侯雖貴。豈得加諸其親乎。蓋君臣父子。與天地并不得抑此伸彼。使天下有君臣無父子也。都是體心勾當。只言相因難去。因文武已王生出。追王因追王生出。上祀因上祀而達上祀。又因達上祀。并達三年之喪。總是代武王以成文王無窮之孝思。周公之孝也。若不盡體天下孝思。還是不孝。祖考視天下猶一家故也。同一達也。前一達字。自上達下。後二達字。自下達上。其說云何。曰前達字。語脉自上祀來。故自上而下說。若夫喪禮在下者。自當逆行。祇因在上者有達有不達。故自下而上說。

達孝章

此章全在華如何是達處。要看得分曉。夫魯之云者。不彼規。規師心斤斤踐述。而武周之性靈。自達於先王之性靈。故魯也。性靈妙合。千載如新。死與生達。亡與行達。下與上達。明與幽達。近與遠達。其究清四海。致太平。無之而不達矣。世人率乃攸行。亦皆以孝自命。而局之乎一身。限之乎一家。未達也。若我武王。繫緒周公。成德之孝。其詣真精流。神人不隔。神理合同。幽明罔間。可以塞天地。可以橫四海。而為達天下之孝矣乎。蓋以世人率乃攸行。規焉。執人之志。斤斤焉。述人之事。成跡似合。異性未通。斯亦安足為孝者。夫孝者。不繼之繼。其繼乃真。不述之述。其述更深。通方合。得前人之神。而忘其跡。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乃武周之繼之述。何如者哉。夫先王當服事之日。曷嘗有制禮

四書章句

卷二

三

之志之事。至武周所制上祀之禮。則春秋之時。無物不備。宗廟之中。無人不序。似非先王之志之事矣。却不知他踐其位。通方合。變妙契性。靈與先王生存一般。是繼述之善。即孝之至處也。孝到至處。則性靈脉脉無之不通。更無上下幽明之間。以郊社之禮。事上帝。達上帝矣。以宗廟之禮。祀其先。達祖考矣。况於治國。其又何難。而有不達之天下者乎。故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首節 今之孝者。是謂能親其親。乃武王周公。親其親以及人之親。自上而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自下而達乎天子。蓋罔極之愛。教所由生。不隨之思。類所由錫者。此之為孝。其諸孝而達焉者乎。達孝之達。即頂上章三達字來。

夫孝者節 人有性靈。千載如新。先人雖往。自有正。今存者在也。彼當年之志之事。與化俱徂。如芻狗之不可復陳矣。如不繼述。其至存之志。與事而肩肩焉。想像其遺意。步武其成跡。繼述乎如芻狗之志事。何為者也。可謂善乎。不可謂善。而可謂孝乎。夫孝。請問生人與影象孰重。性靈即生人也。此節且據理論之。春秋以下。方著武周身上。春秋節 此節要就遺物上發得孝思有情。春秋沾雨露。履霜雪。有林惕懷。情之感。於是思其居處。思其玩好。思其服御。思其飲食。情者將近祖考之靈。先整飭其居處。為來格地也。陳者如祖考將臨。而出其平生所珍玩以待之也。設者如祖考之臨。垂衣裳於斯矣。薦者既臨而致孝享。少展一日之養也。祖廟修之。若曰今茲有事。庶其獨我而一臨

四書章句

卷二

三

乎。宗器陳之。若曰惟茲國。饒庶其臨我。而一御乎。衣裳設。而洋洋降矣。時食之薦。則儼然先公在上。而吾一視膳。一致樂焉。所為脩之陳之。設之。與仲孝思之萬一者。獨此際耳。宗廟節 宗廟字。案頂上節。時禮謂上是時祭。此是祫祭。別然分屬。非也。此與上節不平。因上節而推及之也。春秋。備物致孝享也。而凡茲祫將之眾。誰非先人之遺體。其遺之也。何以為孝思不貳。永錫爾類乎。舊說禮是位次。昭穆是世次。愚意禮是龍統字面。如何專屬位次。看來有序。便是禮。而禮先親親。故首及昭穆。其下所序。因序昭穆而推及之。總是宗廟之禮。大禮者。序而已矣。凡宗廟中。秋秩有序。處莫非禮也。而斯禮也。夫且惡乎序哉。于姓文昭武穆。原自有序。茲以世次定其

位次因其序而序之焉。蓋太祖東向以下。祖考昭穆攸分。維茲振振。說之倫。自祖考出。詎可以陰禮教敬。而不以陽禮教親乎。宗廟之禮之序。此為第一義矣。推昭穆之序為爵之序。而或崇或卑。班行之辨。秋如即王。爵者差次。察案不嚴。於此以昭穆之序為事之序。而或大或宗。視之辨。如即王。事者甄敘才品。不精於此。清廟殿薦先公。款而享之。矣。有如裸將之舉。不沽宴樂之餘。先公之情。得無有所未暢乎。於是神降之福。旅相與酬。俾人與神交。諸賓與主合歡。甚盛典也。何不曰述初。而曰述賡乎。竊意序事之列。惟有位者得與。而初者多未服官。賡可知也。安得在序事之列乎。故以下為上之禮。逮之。俾亦被俎。且之末光。襄明禋之盛典。燕於殿。如家人父子。旅酬之後。賓則出矣。如

四書廟抄定本

卷二

四

令于姓與之俗出。何以篤宗盟。明親親乎。先公且以為寡恩矣。故以燕終之。宗廟之禮。昭穆雖序。而齒之少長。容有以序爵之故。而未之盡序者。故特以燕毛之禮。序之至是。而序昭穆之意。益加詳矣。

踐其位節

五其字

自二善字來

兩節變作五句。五句變作二句。二句變作一句。此節全要與夫孝節。闢應明白。春秋宗廟二節。皆皇家

規為。創自武周。則其踐者行者。素者敬而愛者。易嘗繼述先人之志事。乃不繼之繼。斯為善繼。不迷之迷。斯為善述。正是踐其位。行其禮。泰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處如此。則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而為孝之至矣。孝豈不在善繼善述哉。踐其位。非謂武周踐先王之位。即如先王自踐其位。下同。若位禮樂。仍如先王之所踐。所行。所奏。即非先王之

自踐自行自奏。此無他。先王之性靈。隨時變通故也。先王死矣。且亡矣。假令斤斤焉。取當年之志事而繼之。而迷之。是以死而事死。以亡事亡耳。乃武周之心。則曰。我先王之性靈。百代長若生存。其在今日。將必如此。而踐而行。而奏而敬。且愛。不復泥當年之志事矣。豈非事死亡如生存乎。孝之至。在事死二句前一步言。此乃孝思。誠切真懇。無以復加。故音容若親。陟降若親。與活見的一般耳。

郊社節。緊接孝之至說。言孝之至處。便是孝之達處。要把事帝祀先說得驚天動地。赫然而上帝臨之。而對越乎其上。下而達乎上。又洋洋乎先靈格思。而駿奔乎其旁。明而達乎幽矣。此無他。郊社宗廟之禮。皆自其至孝之心出之。誠無不通故也。若不看破此意。則郊社四句。却

四書廟抄定本

卷二

四

似天壇裡行禮。是祭天。家廟裡行禮。是祭祖之語。豈不大可笑也。治國如示諸掌。即從上帝與其先字討出。夫治國者。御浩浩之人。冀致時暉之上理。所謂履之而寒。天地溥之而橫四海者也。可謂非天下之至難者哉。顧治國加諸下民。其視上帝之靈爽何如。治國取諸今日。其視祖先之曠邈何如。茲惟郊社事乎上帝。則至孝且達乎上帝矣。安有達乎上帝。而不能達之下民也者。宗廟祀乎其先。則至孝且達乎其先矣。安有達乎其先。而不能達之今日也者。故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哀公章

此章劈頭出一人字。歸着在誠身上。方明誠者天之道。以下四節。則言求誠之工夫也。大意謂天下有治人。無治法。東文武之政。無他存文

武之人而已。存文武之人無他得一爲所以行而已。一無他明善以誠其身而已。顧誠身之道有二。誠者絕不用人力。其道屬天。若誠之者須用人力。擇善而固執之。其道則屬人焉。然所謂擇善而固執之者。可易言哉。其必博學之乎。其必弗能弗措。人一而已。百人十而已。千乎。此皆須用人力。靡不用極。依然仍用誠字。人之道也。果能此道。則愚必明。柔必強。人道亦大道矣。斯真能明善誠身。得其一而人存者也。政安有不舉者乎。他人論政。只是論政之道而止。此章專論道所從出。看他才說脩身以道。便說修道以仁。其下曰。天曰。一曰誠。皆是物也。故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

國書第抄定本

卷二

聖

藉可知也。何患無政。獨治人之難耳。公是以政爲政。夫子直把人爲政也。則其字俱專指文武之君說。不兼臣作義。宜云。一有文武之君。自有文試之。臣輔相之。而文武之政。脩已振起於朝端。政觀於宇內矣。舉非治功成也。行即舉。不行即爲息。纔才人存。便政舉。如影隨形。非謂人存只是箇質幹。自人存而外。尚別有厝置之方在也。看夫子後而論人存。在行之者。一政舉亦在行之者。一。今是發一則字。人道微政節。細玩其人存二句。雖有兩個則字。却且只說此政人存。便舉人亡。便息。以見政今在人之意。至人道節。方就他道能敏政上。發明其人存則其政舉。地道微樹。人皆知之。人道微政。人未必知。所以兩兩對舉。借彼形此。若曰。德機之淵源。無窮不應與上青之苞孕。有種

即生。其不能停待無少遲留一也。試思齊宣王牛通堂下。便要舍之。及聞鑼鐘之難。便以羊易之。真情勃發。其動也直。則政之敏。如蒲盧可想。此意直至仁者人也。一句方見分曉。舊說以君盡君道。臣盡臣道。振振解人道。未是。然則亦將曰。地盡地道乎。蒲盧句。須發得親切。稍快。稍含糊。仍與地道微樹句無異矣。夫地道誠爲敏樹然樹之物性。與地之土宜。微有杆格。將必累有停待。殆若未爲甚敏者。至於蒲盧。則樹之物性。與地之土宜。兩相得。兩相合。本體無少杆格。幾無少停待。斯爲敏之敏焉。茲惟文武之政。原出於文武之人。文武之人。自具乎文武之政。正所謂兩相得。兩相合。本體無少杆格。幾無少停待者也。此其當體而是。應念而來。纔有其人。便有其政。又奚異乎蒲盧之敏哉。臣故曰。其人存。則其政舉。

國書第抄定本

卷二

聖

故爲政在人節。故爲政二句。重身字。修身二句。又重仁字。言政以人爲而人以身取。則爲政全在身矣。乃身以道修。而道以仁脩。則修身尤全在仁焉。仁也者。所以修道。而修取人之身者也。其一言而盡爲政之道焉者乎。此節如插樹尋根。把個爲政道理。通通歸着在仁上。所以下節只接仁字。而三言仁中之要。作六歸重末句。方是若逐句講去。有何意味。爲政者。一日二日萬幾。人主安能一一自爲。全在得賢人而代之爲。此若逸臣勞。斗杓不化爲列星之理。取人以身。此理最妙。自古未有有君無臣者。聲相應。氣相求。雲龍風虎。精神感召。有真知其所以然者。若要脩此身。無令污壞。只須順天常。教人紀。行所當行。

便了。而此修身之道。非可自外襲而取之。若果要修此道。勿令外錯。只須一心之中。渾是生機。率而出之。無非當行之路矣。身道仁。并無三件。人心渾是生意。仁也。從生意中流出。都是天理。即道也。如此而真我無污壞矣。身之修也。道以外所行言仁。以中所存言。

仁者節。要知義禮皆在仁中。義乃生機之截。然有制處。禮乃生機之秩。然有節處。一物而三名。仁生機也。人之一身渾是生機。仁非人存之人而何。親親為大。即從仁者人也。討出以人所最切。無如吾親也。尊賢為大。即從義者宜也。討出以人所宜尊。莫如吾賢也。蓋仁無不愛。將必盡天下之人而親之。然天下之人。特與吾人之人。同其類耳。而吾親之人。則與吾人之人。同其體矣。安有不親吾人同體之人。而能親吾

四書窮理定本

卷二

四

人同類之人者。然則能親其親。然後可仁。覆天下也。親親不為大乎。顧必以賢輔仁。然後以仁親親。是宜尊莫如賢也。尊賢不與親親并大乎。宜是義字正解。當緊接人字說。人身渾是生意。從生意中行出。而應事接物。得其宜矣。此所謂義也。則凡行而宜之者。就不為義。然一事之宜。止於一事一物之宜。止於一物。未為義之大也。至尊賢雖亦宜中之宜。然能薰陶我。能啓沃我。令我親親以及人之親。而夾輔以廣吾仁焉。是一事宜。而事事宜。一物宜。而物物宜者也。義就大於此。尊賢為大。語意自親親為大來。蓋親親為大。而親親必須尊賢。則尊賢與親親并大矣。所以下文結之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日之殺。日之等。皆見成之辭。勿說要有等級。必言等殺者。見親親尊賢。全從仁出。細微曲折。

處皆然也。此禮乃無文之禮。緣親加於親。尊加於尊。恰似白親賢而生。若如此。則親尊皆由外錄。而非人之所固有矣。仁者人也。要他何用。故復原原本本。歸其生於仁中之禮。凡自生者。與天有為者。與人此處特出生字。正見禮即是天。下文曰。一曰誠。曰誠者。天之通。俱頂知天之天說去。與地理結脉處相似。其為語意所歸重明矣。親父母。如親昆弟。尊子思如尊嚴。嚴於心安乎。可見等級。皆吾心之禮。儒生天敘天秩。非人所為。

故君子不可以節。再用四不可字。收拾一番。所以深明其緊緊。俱自上二節看出。不必別求。故君子句。喫緊在君子二字。君子以位言。乃綱紀四方。甄收萬品之人。不可以不取人。不可以不為政者也。茲惟為

四書窮理定本

卷二

四

政在人。而取人以身。如謂君子可以不修身也。亦將謂君子可以不取人。可以不為政耶。修身。完吾身之生理而已。與愛薄於天親。則生理之根本滅矣。性相近。習相遠。與善人居。久而與之俱化矣。試思孟子一齊衆楚。一暴十寒之說。人主如欲篤孝思。隆一本。其必自隆師親友始矣。思知人句。其意何在。言思知人。不須求之於人也。夫天非蒼蒼之謂。吾心天然之節。與太虛同體者是也。知天者。虛中涵靈。即天即知也。以此甄叙群材。低昂多士。自然洞其中。藏管旭日當空。萬象畢照。蓋有心索之者。昏無心照之者。明。毋庸九觀八徵。一一焉求之於人為矣。親親而變文為事親。事親尤親親之所重也。尊賢而變文為知人。不知人。則不知孰為賢之當尊也。禮而變文為天。以禮即吾心天然之節。

天下之達道八節。此八節言天下之五達道所以行之者一。為天下國家之九經。所以行之者亦一也。問其意何在。曰正明其人存。則其政舉也。夫五道行人存矣。乃其行之者一。九經行而政舉矣。乃其所以行之者亦一。然則得一而五道九經無不貫矣。故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天下節。自脩身至知天。脩身中曲折頭緒較多。夫子恐公不知歸着。要說與行之惟一。故此節先把修身條件細數一番。而一言以蔽之曰。所以行之者一也。見一之無不貫也。公自是專心一路矣。此節本意只在末句。前面都是引語。達道有五言不一也。所以行之者三。則亦不止於一也。其究三外無五一外無三。行之惟一而已。嘗即修身之條

四書窮理定本

卷二

聖天

目而細數之。夫修身以道。道非天下之達道耶。乃天下之達道非一也。前言修道以仁。言道之所以行也。然行之始。必有所以啓其端。行之終。必有所以要其成。即仁而細分之。蓋有三焉。三者缺其一。即不成其三。而五達道皆無從出矣。如無源。則無流。其何以行之哉。行字要分曉。行不是推行。乃從中流出之謂。如根生枝葉。非如人走道路。君臣五句上文已有。此又彙括細數以起一字。即細數九經之意。如云取人以身。君有君之道矣。為政在人。臣有臣之道矣。仁以親親為大。則父子有父子之道。夫婦有夫婦之道。昆弟有昆弟之道矣。義以尊賢為大。則朋友有朋友之道矣。修道以仁。盡矣。顧仁非空焉不實之物也。又非假焉不實之物也。我想人性之中。有炯炯靈機。可知此道。知也有

謂諸生意可體此道。仁也有浩浩正氣。可強此道勇也。此乃人所得於天。可不謂德而何人無生意。何人生意中無靈機。浩氣是人人之得於天也。可不謂天下之達德哉。有天下之達德。而天下之達道。從中流出矣。所以行之者三者此也。其實所以行之者。果且有在乎哉。夫德者人之性也。天之命也。藏於無極。蘊於太始。渾渾淪淪。雖曰有三。實無所謂三也。我想天地不貳。故心體惟一。一之中自有炯炯靈機。謂諸生意。浩浩正氣。以此做君。自生仁心。以此做臣。自生敬心。以此做父子。自生慈孝心。一函三三行五一以貫之而已。向使人性中有一知。又有一仁。又有一勇。則此三者先自角立。低悟為凝滯不化之物。又烏能活潑潑。使達道從中而湧哉。上文不曾說天下之達德。而忽出此句。語脉

四書窮理定本

卷二

聖天

自天下之達道來。夫率性之謂道。性即德也。既曰道矣。則所以行之。有不以德者乎。既曰天下之達道矣。則所以行之者。有不以天下之達德者乎。兩行之者。一旦空虛。還他個一字。二達字為下節二一也。張本。

或生節。夫以一行道。豈曰分數各隨其氣質。而不能盡要其成耶。凡行道者。知開其始。行成其功。幾曉得幾分。皆曰知之。幾做得幾分。皆曰行之。乃其所入之門。則甚不一矣。蓋有得氣極清。合於太虛。無少障其靈機。自有生之初。知此達道者。賦質純粹。合於太虛。無少塞其生機。率其本心之安。行此達道者。其次氣稍濁。質稍駁。有知得之研窮。行得之欣慕者。其下則氣其濁。質甚駁。不但研窮。直須困苦而後知。不知於

直須勉勵而後行者。此其相勉。豈不遠哉。謂宜知之之中。自分淺深。行之之中。自分高下。乃投到知之處。成功處。都結果到十分上。一也。蓋智爲達德。故人人可與知仁。爲達德。故人人可與行勇。爲達德。故人人知之。一成功一也。人世之知。每每內倚思慮。外藉學問。而思慮學問皆在生後。謂爲生後之知可也。若乃不倚思慮。而覺機自呈。不藉學問。而悟境自妙。此其知雖發於生後。想其有生之初。素具此覺機。夙成此悟境矣。故曰生而知之也。此何等靈異。何等奇特。非天下之至神。不足與於此矣。誰與之爲一哉。上者滿腔生意。與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交相融液。此道乃心所恬愉順適處。自不容已於行。安而行之也。其次賢不甚粹。未能安行。心慕其爲。吾心恬愉順適處。而摹摹行之。如四次實不甚粹。未能安行。心慕其爲。吾心恬愉順適處。而摹摹行之。如四

四書窮理定本

卷二

聖二

方行實有所利之者。然其下不惟無妄之樂。亦且無利之好。而刻意奮氣力修倫紀。二一也。宜歸重困勉一邊。言不惟學知與生知一。即困知亦與生知一。不惟利行與安行一。即勉行亦與安行一。蓋顯蒙之品。能證默成之神明。凡下之流。竟躋從心之上聖。人人可以與知。人人可以能行矣。人可以自非薄哉。子曰好學節。上節三知之以達德之知。知乎達道也。三行之以達德之仁。行乎達道也。至於知之一。成功一。以達德之勇。知行達道到底也。乃若學利困勉者。流厥初知仁勇之未能。將何由而入此德哉。其好學力行與知耻乎。蓋學非他。求知乎達道而已。學而切切在念。嗜之若飴。將見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性靈日啓。不思乎達道之不知矣。其去知能

幾何哉。行非他躬。行乎達道而已。第萬欲章章以攻一心。而吾以且蔚且却之心行之。欲日近仁日遠矣。必也勃然疾起。奮然邁往。銳志殫精。不辭勤瘁。將見神氣慷慨。萬然追伏。已漸克禮漸復。不思乎達道之不行矣。其去仁能幾何哉。耻非他耻。耻其知仁之不若人。弗克知之一。成功一而已。此非頑冥不靈之人。所能惺惺。乃能振振。與今所云謙羞一般。故口知耻。夫人情倫安每委靡不能自振。一旦激之以耻。疾赴邁往。以好學爲力行。奮迅激昂。不自能已。不思乎知之不一。成功不一矣。其去勇能幾何哉。

知斯三者節。此一節承上八節。起下四節。乃人存政舉。提綱挈領處。此節本意。要說三者可以修身。亦可以治人。極之可以治天下國家。

四書窮理定本

卷二

聖二

是一了百當的勾當。蓋三者功夫。總是惟一。而所以行之者。一行無所不行。故也。今人頭上安頭。却又重个知字。不知知字。只如俗語曉的曉的。這個便曉的。那個不必他求之意耳。修身以道。行道以德。斯三者近乎知仁勇之德。道以之行矣。其可以修身固也。乃三者所以不寧惟是。即推而治人以之。極而治天下國家亦以之矣。看來三者可以修身。只是收拾上文。自不待言。本意重可以治人。治天下國家上。治人中。已涵天下國家。與論語安人安百姓同例。非先說近。後說遠也。必如此作三層說者。只要見三者無所不包耳。

凡爲天下節。治天下國家。既以三者。如何又以九經。曰三者即三達德。以所行言。九者如五達道。以所發言。九從三出者也。蓋人如火。三如

火之性熱九如熱之有餘。以此治天下國家如燄之能燄。首句重九字。言從三者出而爲萬世不易之經者。其具而有法。舉計之。凡有九焉。蓋天下國家大矣。如欲起而爲之。其本源欲清。其注厝欲當。其規模欲大。其條理欲詳。一有瑕纇。滲漏。何以提衡字內。網紀人羣乎。九件細講。自有齊明一節。此處止只發其當修當尊之意。句句與爲天下國家相關。方是如云。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故第一件便要脩身。第一件便要修身。故第二件便要尊賢。以身非尊賢不修也。第一件既要修身。故第三件便要親親。以修身之道。施由親始也。大臣爲我總理天下國家。豈可待之如群臣。故當敬群臣。爲我分理天下國家。豈可視之如國人。故當體庶民。憑我以生。我父母也。故當子。自古無不通工。

四書窮理定本

卷二

季

之國。可憐爲末作而置之乎。故當來念其遠。故當柔諸侯。越在下國。忘之易矣。爲我舛。休戚與同。故當懷。脩身在九經中。非如四時五行只占一件。乃籠統都了的。勾當。看上文。知所以脩身。即知所以治人。治天下國家可見。上文先親後賢。此却先賢後親者。以修身之須於賢者急也。須知尊賢親親。是舉上文所有。如云。吾所稱尊賢爲大親親。爲大是也。修身以道。而有道如賢。最能陶鑄我。訓誨我以進此道。即奉之爲師。保隆之爲賓友。豈細節哉。一體而分。同氣而息。原自親也。則當還以親之道親之。情有所獨深。愛有所獨至。有非臣庶所得同者。敬與尊不同。尊。盛事之也。敬。則優以禮貌。隆以體統。蓋一二元老。德懿端凝。望重台衡。自不得與百司庶府等。群臣。當嚴防絕。其情易感。

獨念多士。夙夜在公。畢力助勤。以襄天下國家之理。此誰非吾之股肱。其遺之也。母亦推心置腹。一如精神血脉之相通可乎。生機血脉。原與爲生之衆不隔。況天生民而作之君。尤爲生民所寄命乎。其必體悉其情欲。軫念其疾苦。心誠求之。有如保赤子者然。國有四民。工居其一。蓋所以通工易事。備物致用。自古有國者。未或以末作廢之。所當甄別徵勵。多方招徠。俾執藝而獻。居肆而成者。輻輳走集。而樂售其技。間關跋涉。至爲勞苦。逆旅寡親。最可矜憐。故王道剛克柔克。用不可偏。而此獨當以柔勝。六服群辟。迭處遐方。非若親賢之倫。小大之臣。日望清光。時被晝接。忘之易矣。而王仁無外。遐邇一體。此誰非天子之兄。甥。舅。與神明之胃。功德之裔。而以遠故忘之。王者忍乎哉。

四書窮理定本

卷二

季

修身則道節。不是空空說箇效驗。明上節也。上節說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此節就效上。明九經可以爲天下國家也。上節既明所以。下節方能行九經。則皇極建矣。帝範端矣。且可啓我心。和我親。彰我英斷。勵我臣工。蒸黎於焉騰歡。格臧於焉充物。極而風聲動乎多方。威靈震乎百辟。此其明效大驗。可一二計。豈易條續陳哉。言道立何也。明其可以爲天下國家也。夫爲天下國家無他。爲之以道而已。修身以道。道先自我立矣。易曰。大觀在上。有孚順若。詩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九經之所以首修身哉。寬聰明。作元后。未有君心惑。而可以爲天下國家者。尊賢。則東承其模範。而心氣清明。嘉納其謨猷。而神智開發。天下國家。



之型。可坐而照矣。特出諸父昆弟字面。見其人非父之同氣。則我之同體。屬毛離裏。於情最親。情親。則所望于我者厚。不有特恩異數。鮮不歛望矣。人主日有萬幾。詎能一一獨斷。所與主持國是者。獨二三大臣在焉。若使體統與群臣無異。發言盈庭。人主何所適從。如臨賊而不。知所付矣。夫惟隆其體貌。俾之冠絕于百僚。則大臣澄思慮。專精神。爲我主持乎國是。群臣有總已以聽。分職以趨。陪末議而左右之。奉成說而承宣之耳。誰復心心逞臆。喙爭鳴以淆亂我。提奪我也。報禮重不可泛說。酬答君恩。須說效忠宣力。共襄天下國家之理。方合本旨。大抵此節皆然。若但以名位文貌待士。上有累功令。修職業已耳。曰體則推心置腹。真有一脉相通的意思。上之禮士。以心不以迹矣。士子感

國書影抄定本 卷二 三

四方歸之。屬近。稟仰亦可曰畏。此則天下畏之。萬國朝宗。普天欽若。寧復有一人之不治者。效何大也。

齊明節 君身自太虛來。毫無污染。修身。非有所增益。祇能治而去之。今依然毫無污染而已。而就是污染其身者。非私欲耶。第萬欲章章以攻一身。而欲之中人。乘其昏惰。非可逆閉之強驅之者。夫惟念無紛雜爲身之主。服無燕嫪。爲身之章。動無戲豫。爲身之度。內外動大無非主敬。以作其所焉。將見其氣清。其神攝。妄機退。陰濁潛消。譬之人睡魔。使人醒。魔退。萬欲自無所容。此身始毫無污染矣。以之修身。詎非此爲之所耶。齊明二句。宜以齊明爲主。中下勿對。心無紛雜曰齊。心無昏惰曰明。以此齊明之心。見之服御。則爲端冕垂裳。而黼黻文章之可象。以此齊明之心。施於舉動。則爲正容謹節。而周折經曲之罔愆。要於無不敬而已。將勸賢之心。先清已之心。何也。賢米有不願忠者。第君心不清。無納諫之地耳。而能使君心不清。孰如三者一切屏之。則心清而賢者樂告以善道矣。勸賢合此何以信說。則媚嫉者。則賢不見容矣。篤色則蠱惑者。深而賢不相入矣。黷貨則排克者。進而賢不並立矣。尊其位三句。皆特恩也。他人所不敢望者。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不得以取貴取富之常限之矣。同好惡與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不同。此乃家人父子。形骸不隔。服食嗜飲之與通。疾病憂戚之與其。宗族親我亦是親。親而以我之親親者。則之。大臣任大責重。爲我總理天下國家。而令其棲遯猥瑣。役役焉與小臣共趨走。而復望其秉鈞持軸。坐

國書影抄定本 卷二 三

而論道能乎。爲之陳殷置輔弼。官設吏第。今提綱挈領。不以細務煩之。此正養尊處優。隆其體貌。使之冠絕百寮處。庶大臣心無所分。形無所役。將事精調。燮一。意實亮。坐收以道事君之功矣。君之於士。而僅欲其效用宜力。則惟臨之以分責。以事足矣。今日勸士。固令其傾心致身。樂於效用宜力者也。自非真懇之懷。潛通其肺腑。優渥之惠。體悉其意願。誰能強之使勸哉。是故勸士。非忠信重祿莫以也。講勸字。俱如此例。人情當其所愛。則勸心生焉。百姓熙熙攘攘。其情非親賢小大之臣若也。獨愛其力若財耳。吾而公旬之用。不奪三時。中邦之賦。不過什一。不盡其力。不盡其財。亦既愛彼之所愛矣。吾愛彼之所愛。法當使彼競勸。而不愛其所愛。吾何以得百姓之勸哉。以此。廩人掌九穀之

圖書第抄定本

卷二

書

數以待稍食。屢省乃成。明試以功。事核於省試。而儀稟稱之。串下勸百姓。在寬以恤之。勸百工。在嚴以勸之。蓋百姓出所有以奉上者。也不寬。則所有易於殫竭。而不勸。百工執所長以事上者。也不嚴。則所長難於表見。而不勸。送往懷方。掌之環人達之。遠人掌郊里之委。藉以待賓客。野鄙之委。藉以待羈旅。何獨若是柔也。以其遠也。其情甚苦。皆非土著之人所有也。逆旅親家。異國跡危。行役苦於間關。勞頓倍於肩擔。往有出疆之虞。來有懷資之費。懷資者。先容無地。見短者。冷落何歸。凡茲建國。非天子之父兄甥舅。則其有大勲庸功德者也。矧爾緒雖微。而土宇猶存。廟社雖墟。而雲仍如故。獨何心視其陵夷傾圯。莫爲念也。紀綱已紊。彌縫其失。而整頓之。撥亡將至。臣救其災而安

全之。繼絕三句。維其衰也。朝聘二句。恤其匱也。朝聘所以稱瑞。述職以尊朝廷。昭侯度。至鉅典也。不欲太疏。亦不太數。疏則隔絕。而不親。數則煩舌。而難繼。於是定爲常期。不令妨廢其職業。神竭其財力也。凡爲節。再出凡爲句。可見前三節。只此一句。此乃拈起再說。以九字振下一字。此一也。與前一也。是前舉後應。若止說九經行之惟一。便失當。元語意。如云九經之行。所以行之者一。亦猶五達道之行。所以行之者一。此一。體用一原。外內無間。故也。詎可謂人存之外。更復有政舉哉。齊明一節。都從無妄中出。無妄者一也。凡事節。凡事二句。全要發个凡字。明上二行之者一。若一事由其範圍。則亦不足爲一矣。達道九經事也。乃行之所以惟一。則事之非

圖書第抄定本

卷二

書

豫不立明矣。而非獨達道九經然也。蓋嘗執一其自如之常。究萬事無窮之變。豫則立。不豫則廢。其途殊。其歸同。其源合。未有一事之不然者。試觀言前定。言前定四句。須一連溪說。纔與凡事之凡字應前定者。言事行道之前。有所以行之一在。所爲豫也。豫則在言固得。於言。在事又利於事。在行固理順而心懽。在道尤資深而達源。萬舉萬當。一以貫之。豫之時義大矣哉。故曰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也。何獨至於達道九經而疑之。殆之云者。不得於言也。何以不得於言。不得於心也。如使未言之前。此一已定。則中心無妄。虛而靈矣。得於心而得於言矣。何殆之有。事清乎世。故曰不困。推必準動必化。其事如意也。行出乎身。故曰不疚。合天理。當人心。其行寡悔也。事之前。此一已定。是

無事之心也。以無事之心應事。事事合乎人心。安往而不如吾乎。何困之有。行出乎身。一不當理。如抱病然。疚也。一在行前。無妄念。自無妄行。何疚之有。道前定句。只想至誠如何無息。自然分曉。窮盡也。與水之涸竭。不繼相似。凡事之當然處。如正路然。道也。未行乎道。先存乎一定於道之前矣。此其真意。根心油然而生。生則惡可已也。愈出愈有。隨取隨足。如原泉混混。不舍晝夜。又何涸竭之有。

在下位節。此節本意。原是證明凡事豫節。因而明露誠字。指出一之實際。如繡麻紡花。不見添入痕迹。下節誠者。即接此誠字說去。前面皆論君道。故此節借在下位者明之。若曰臣道且然。況君道哉。治作去聲讀。帖然就理也。亦獲信悅之類。位雖在下。亦當治民。然豈待臨民

四書章句

卷二

孟子

之日而後求其治哉。將必養上於臨民之前。然後位安志行。民可得而治耳。不然。未有能治者也。有道。言其前有道。非可襲取。於委質之日。立辨於孟管之項。矯飾於承顏之際。至誠身方是歸着處。纓求之人。即僞矣。如單出獲上信友等句。宜用精白風格。於展極惻款。素孚於同儕。隱隱誼誠字為是不然。則容悅而媚之。亦可為獲。善柔而諧之。亦可為信耶。不信乎朋友。言事上之前不信也。不信二句。正說獲乎上有道。誠不曰心而曰身。對親友君民言也。誠則事親之道。皆自真心中流出。一真無間。乃能感動其親。而友而君而民。一由此而通之耳。身何以誠也。人性本善。而意念之發。如之故。懷於心而誠也。不明乎善。且不知人性之善為何物矣。却着那意念之善。如个什麼。身何自而誠哉。

看夫子費多少周折。始露誠字。不肯輕易說出。今人在二行之者。處明指出誠字。誤矣。自反諸身。不誠至已。下之歸着。全在有那學節。看他勇猛堅決。不遺餘力。分明畫出個誠字。所謂以誠求誠也。蓋所求在誠。而非心誠求之。虛費前工。終成何事。曰誠者。曰誠之者。都不離個誠字。有生熟無彼此也。正如偃家還元。仍須以元還之。九年面壁。意正如此。央無惜九成十之理。

誠者節。上節明善誠身。是見成的。此言求誠者。必須很用人力。擇善固執。與誠者不假思勉。與天為一者不同。然欲明善以誠身。宜何如以為功哉。夫誠者。至擇善固報。方說出所以明善而誠身。天人正說誠者。誠之者。各人的面目。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誠則肫肫懇懇。意

四書章句

卷二

孟子

思甚濃。不似無意。何以為天之道乎。曰。世間真意。皆自無意中出。一涉有意。即不真矣。誠者與天同歸於無者也。故曰天之這也。誠者何以為天道。誠之者何以為人道。蓋有所擇而思。有所執而勉。皆屬人力。誠者一切不用。故屬天道。若夫誠之者。必須用人力擇執。安得不曰人之道耶。行合乎理。曰中心。辭乎理。曰得中。道之道。與天道入道之道不同。彼以塗轍言。此以義理言。塗轍各別。義理惟一而已。中道者。行此道。明此道。上面中字得字。便是從容。猶諺云消停。狀中道之自然也。凡到自然處。便消停。若勉強。則必忙迫矣。此段落脚在聖人上。正與天字相應。言雖猶人哉。却是個神明不測之人。貌而天行矣。善而曰擇求精也。執而曰固求一也。蓋不惟思而且深思。不惟勉而且加勉。全以

人力勝矣。詎敢妄擬從容。而以誠者之天道自處哉。何謂善。其性出  
自太虛。絕無妄機。何不善之有。易曰。繼之者善是也。而此善或陷於氣  
質。或障於見聞。或徂於積習。或銷於成心。自非如下文博學五句。就我  
獨覺處。細細揀擇。鮮不以非爲是。以似爲真矣。如朱夫子辛苦一生。兩  
系牛毛。而經書註解。則有不滿人意處。況吾輩乎。書曰。道心惟微。是也。  
自誠之者。擇善至千之。是層層說去。擇善固執。正是說誠之者。博學  
一節。又說擇善固執。言必如此。方爲擇善固執。有弗學節。又是說博學  
一節。言必如此。方爲博學爲審。爲慎。爲明。爲篤也。人一已百。人十已千。正是  
描寫個弗能弗措的樣子。到底只是誠之者三字。必如此。再三申釋者。  
臣之告君。不厭詳也。

四書窮理定本

卷二

五

博學節。正是擇善固執五之字。卽固執之的之字。此且數其條目。下  
節方是實下手處。博學四句。須步步認個擇字。學而必博。如大賈羅  
綺千箱。纔可揀選出上品。若三家之市。何由得之。不博則不能擇也。問  
而必審。如樊遲問仁。知至。知至。三直窮到底。纔信卽知是仁。不審則不  
能擇也。思主意想。浮淺固自茫然。然而太甚。太甚。反足汨亂其虛明。不  
得如明鏡止水。而善無由照矣。不慎。則不能擇也。明善之功。至於博學  
審問。慎思。業已十見其七八。辨者。剖析於幾微。疑似之間。明則幾微疑  
似之間。洞徹分曉。無少疑貳。不明。則雖博學。審問。慎思。竟亦不能擇耳。  
擇善求見本性耳。安事博學。凡天地文理。古今言行。皆是觸發性靈。  
或當體卽是。或比類旁通。卽如一草一木。靜觀。亦有自得。若妄意坐照。

祿薄一切。則寒淺寡味。鮮不偏蔽矣。只管深思。不審。只有一個慎字。  
絕好。此是必得之法。方是狠也。慎思奈何。當研慮時。神明之地。自有  
獨覺其節度者。惟是兢兢焉。望節而趨。如節而止。詳審而不失之多。精  
研而不入於苦。取所思而剖析之。辨也。明辨者。幾微必抉。真似必審。  
灼見其所爲善而後已。篤行之。要與固執之。應得分曉。篤與固  
不同。固。堅守而不變也。人雖能行善事。或浮慕其名。或偶觸其良。此等  
意思。淺薄。如浮雲驟雨。豈能久而不變哉。唯是脆切。真懇。停積於中者。  
深厚。有雖欲不行弗能者。乃能堅久不變。而執之固矣。  
有弗學節。如欲有是五者。豈曰優游而漫從事耶。亦豈曰策勵而稍  
退托耶。弗爲則已。爲之直須能而後已。蓋雖以百當一。以千當十。而亦

四書窮理定本

卷二

五

有所不辭矣。此其勇猛果銳之氣。直至徹頭徹尾。如鷲鳥之必搏。強努  
之必決。先曰弗能。其下弗知弗得。弗明弗篤。俱承能字說去。五個  
弗措。言其氣猛。其意確。迅發而不可止。遏堅持而不可提動。不戢不休。  
有弗學句。頗難分曉。乃就下措字而論之也。言博學者之心。絕無措  
時。如必求其措時。獨有弗學時耳。幾事於學。決無弗能而措者矣。要  
知弗學。是設言其實。則世有大儒。固自目覩圖史。卽在中士。亦豈目不  
知書。寧遠有弗學也者。學之問之等。語脉自弗學弗問等來。言如其  
學之問之。也。弗能弗措四字。拆不開。弗知弗明。亦有分別。知猶曉  
也。明則極其分曉。或曰。思之弗得。弗措。似與慎字不應曰。思之不入。  
思苦亦不入。弗得弗措。正是要善用其思。善用者。慎而已矣。非以苦思。

弗得弗措也。人一能之四句。正是上五項弗能弗措的樣子。盡其  
粹精剖析。竭力操持。不復計筭。程限幾何。分數幾何。直到能了方休。千  
百之內。千百之外。皆可。非如經生。書。限定百回。千回。即工。即志。無兩  
層也。看來。人一能之四句。只是上五項。文氣滿足處。

果能節。玩末節。正曰。誠者。天之道。二句說。誠者。是天之道。誠之者  
是。人之道。是分而言之。此乃合而言之。曰。能此道。則愚必明。柔必強。人  
之造。即天之道矣。世有變化氣質。而終不克變者。必其爲之不力耳。  
眞個肯十分勇猛。如土節。其心勃發。群妄退伏。如燕季引雞刺股。睡  
魔自退。當其淬勵之初。已覺有清明強固之氣象矣。况又徹頭徹尾。弗  
能弗措。安有不終明且強者。人定勝天。愚豈足論哉。道字。即上人

四書窮抄六補定本卷之三

古郁王國湖夏容甫著

自誠明章

子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可見聖門教法。是自明誠者。後學到此。終  
有許大疑難。故子思特地立論明之。聖人之教。復性而已。性本自誠。  
而明乃聖教。却要自明而誠。豈其教與性不相符耶。蓋所謂自誠明者。  
非謂有一誠。又有一明。所謂自明誠者。非謂有一明。又有一誠也。人心  
無妄處。曰誠。無蔽處。曰明。其實無妄便是無蔽。無蔽便是無妄。誠就明  
矣。明就誠矣。正與鑑之空明一般。一物二名。絕不得分之爲。兩特論性  
則重來處。故先言誠。論教則重入處。故先言明。教之所自。正欲合乎性

明事理抄卷之三

卷之三

之所自耳。看來。夫子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立教。似與性差一顛倒。實  
與性若合符節也。後學識此。當不復以意識爲明。而別求真誠。可破紛  
紛支離之障矣。須知誠則二句。是渾淪合說。非以誠則句。承自誠句。  
明則句。承自明句。註說。夫子分言天人。而終曰。愚必明。柔必強。其義  
云何。蓋猶之爲誠身也。猶之爲明善也。而有自誠明。自明誠之分焉。自  
誠明者。無妄機。即有靈機。渾然天命之初。此雖聖人之盡其性哉。即謂  
之性可也。天之道也。自明誠者。先明善而後誠身。依然修道之矩。此雖  
君子之率其教哉。即謂之教可也。人之道也。然果天自天。人自人耶。夫  
誠則無不明矣。性之所自。固兼乎教之所自。明則進於誠矣。教之所自。  
亦合乎性之所自。天也。人也。夫何間然之有。夫子分言天人。而終曰。愚

必明。未必隨者。以此一支。通是此意。總見人可合天。

唯天下至誠章

須從此章討出自誠明謂之性。方得子思子本旨。夫誠以盡性而性中之靈機。直與人物天地潛通。自誠而明也。乃自誠而明。自能盡其性來。則性體之自誠而明可知。故曰自誠明。謂之性。而誠者之爲天道亦可知矣。性卽天命故也。問天下至誠。何以能盡其性。曰。至誠從盡性來。故惟至誠能盡其性也。或曰未達。請詳言之。曰。誠者。其心真懇也。至誠者。其心極真懇。至誠之人。宇宙在手。造化生心。直令天下爲一身。故曰天下至誠。乃世間真懇。無如生機。如仁曰脾。應可應。而天命之性。渾是生機。至誠之心。亦渾是生機。是能盡其性者。故其心極其真懇。而曰至誠也。然則至誠原從盡性中來。自非天下至誠。誰能盡其性乎。下文人物天地正與天下字應。問至誠只盡一己之性。如何能盡人物之性。曰。此從性字上討出。夫至誠與天下之人之物。獨其形骸似隔耳。若性則天下之神物也。流動充塞。莫知其鄉。一己之性。便是天下之人之物之性。能盡一己之性。便能盡天下之人之物之性。乃同時齊到的勾當。一盡無所不盡。非謂先盡一己之性。又去左右生人而盡人之性。曲成萬物而盡物之性也。夫大地能以化育生人物之性。而不能使之各盡其性。至誠乃能盡之。是與天地左提右挈。共此化育而贊助之。總在能盡其性之中。同時而齊到矣。夫天以化育成位乎上。地以化育成位乎下。至誠亦以化育成位乎中。其與天地萬物並立爲三。若此。夫是之謂

中庸章句

卷三

二

其大致曲章

其次致曲章

天下至誠哉。故曰誠者天之道也。

此章見至誠可學而至也。引進人處。全在一曲字。子思子渡人慈航也。此章先說其次致曲。曲能有誠。文勢似完。却又添出誠則形六句。何意要起唯天下至誠一句。明其已到天下至誠地位也。誠則六句。言既已有其誠矣。自然由形而著而明。而動而變。以要之乎化。蓋從誠字上步步漸次說到化上。然後頂此化字論之。而曰唯天下。所以贊致曲之人。竟與參天地之人一般。看來形著明動變化。不作平等。六件歸着全在化上。曲字有趣。蓋真機爲妄機所壅。未能沛然直達。而良心不察終昧。有時婉轉而呈露焉。故曰曲也。註以偏字解之。尚未有誠之

中庸章句

卷三

三

能不歸之致而歸之曲。章旨重曲。可知還真之路也。蓋當有曲之時。火燄泉達。業有全體皆真之誠。其能自當屬曲。特從致之者一驗之耳。形著明等。若只說有誠之妙。尚欠親切。須歸重致曲。方是誠非闕藏無倪之物。其始必有所爲形者。令人恍悟致曲之朕兆。誠非微茫不顯之物。其繼必有所爲著者。令人共睹致曲之形容。誠非宣洩有盡之物。其究必有所明者。令人大被致曲之光華。自是誠之明而動也。亦致曲者之鼓舞。誠之動而變也。亦致曲者之轉移。誠之變而化也。亦致曲者之渾融耳。真機微於已也。其始發爲形。發而顯則爲著矣。顯而盛則爲明矣。此如天運之自元而亨。自亨而利貞然。真機之微於人也。善念方興爲動。動之深而實遷於善。則變矣。變之深而與我交相融液。渾爲一

人則化矣。此如物生之自苗而秀。自秀而堅。實然皆自然之次第也。著顯也。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日引月長。愈出愈新。一寓目而可見焉。非復若有若無。若明若滅。在微茫依稀之境而已。明則動二句。要動字歸着在誠上。非謂動亦借資於外也。夫萬物皆備於我。其中精神之真。原自融貫無兩。惟是我之真精神。未足乎內。始不能感動乎物耳。茲惟誠之形外由著而明矣。暢於四肢。赫兮喧兮。發於事業。幾乎煥乎。則我之真精神。何如彌漫。何如蕩益。自是滿國滿世的物事。而有不令人感動者乎。譬如雷雨滿盈。百果草木。自然甲拆。精相吹。神相盪。誠之本體原如斯也。良心既興。由是釋其回而增美。令其舊而從新。幡然更始。無復積習之氣象矣。化者。我有誠。彼亦有誠。變忘其變。物我融

四書窮理定本

卷三

四

前知章

上章說誠則明矣。此則極言誠之能明也。道字頗難分曉。理所當然曰道。言至誠虛極而靈。據理當知來物。非待形見勢著而後知也。何也。至誠之心。與陽俱開。與陰俱閉。精令禍福原無先幾。至誠亦寂然不動已爾。茲以國家六句驗之。夫興亡而曰將在興亡之前者也。此際曾今冥冥其孰能知之者。然而妖祥之有。有乎其前。若龜之見。見乎其前。四

誠之動。動乎其前。凡此皆宇宙之真機。而能通前亦何不可知哉。乃至誠之心。渾是眞機。亦自靈而能通。其於心內之真機。靈而能通。一也。以故若禍若福。將至未至之前。其爲善爲惡。機耶。其爲不善爲惡。機耶。必將前而知之。寧待禍福既至而後知哉。夫宇宙間禍福。惟神爲能先知。而至誠亦然。則亦與之相如矣。是何其靈妙奇異。一至於此乎。甚哉誠之能明也。可無疑於誠則明之說矣。禍祥妖孽。和氣乖氣之凝而成象也。善不善乎。誠則明之說矣。直以禍福爲善不善者。非專以人事得失爲善不善者。非比福生有基。和氣之潛萌時是也。善也。禍生有兆。乖氣之潛萌時是也。不善也。與今人說機括好。機括不好。相似。一說善不善。就日用人事合理不合理言之。每見世人禍將至時。多有一段

四書窮理定本

卷三

五

論存之

誠者自成章。愚謂此章只是槩論誠中道理。言誠所以自成。亦所以成物。見爲合外內之道。下章悠久所以成物。正與成物相應。所以下章直用故字接去。原不曾專論人道。與上前知章。一天一人。兩比相對。如以誠之爲貴句。扭做人道。何故都無一字。說涉工夫也。且堯舜孔子。豈非天道之聖人。

有不誠之爲貴耶。又如愚而好自用。及王天下有三重兩章。原只是難。時爲大春秋大一統之意。章內明有孔子與王者。而皆曰人道。何哉。大抵朱夫子解經間有一二太板處。大道天下爲公。原非一家之言。所能盡也。敢僭陳以俟後之君子。何謂誠。性體內完。故徹於心而誠也。首二節言誠成乎自。原不爲物。末節言誠雖不爲物。而亦能成乎物。以成物的道理。亦在性體之內故也。看來首節正起末節爲下章至誠悠久成物之張本。人心之真。懸處曰誠。夫誠何爲者也。以自之爲自。本是誠的。而今以此誠復完其自。所爲成身成性者也。自成也。故率此真懇之心。運於行事之際。人皆曰此當行處也。此道也。却不知此道乃自家當行的道路耳。何也。誠者道之本。道者誠之用。誠卽爲自成。故道亦爲

謝書第抄定本

卷五

六

自道也。顧誠何以爲自成哉。蓋自亦萬物中之一物也。而凡物自藏而終處。邇生而始處。徹頭徹尾。渾是一團生機。而生機謁謁。脫然原自真懇。故物之終始全體皆誠。誠乃物之所以有也。如人心不誠。卽失其所以有物矣。失其所以有物。與無物何殊。無物尚可以自成乎。以此知誠乃成身成性。關已切務。君子誠之爲貴。曠此故矣。終始不作始終。正應上節成字。上二節只重誠者自成。恰似誠取爲我。與物不相關涉矣。却不知誠不外爲。亦不內盡。雖自成已而有其真。非自成已而臨其量。卽以之成物。亦惟誠爲之所焉。何也。誠非有他性盡而自真。也。乃所以成已成物。曾有一不出於性者乎。我思已之本體。全是生機。生機完而己完矣。至於曲成萬物。則以此心之靈機。運乎其間。如心下糊塗。

如何。凡人之類。是成已以仁。而成物以智也。仁與性一物二名。總是生機。仁爲性之德。自不待言。而智豈各自爲體。卽此生機中之靈機。要皆性之德也。夫既皆性之德。是仁內也。非外也。智雖行乎外哉。而未始不根於內。此乃合外內的道理。豈有內外之分乎。能誠則性盡。性盡則仁智一貫。合外內之道在我矣。故時而措之於已。固可以成已。時而措之於物。亦可以成物。夫焉有不宜者乎。故曰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自成已仁也。至末俱頂誠者非自二句。一句挨一句。如破竹無住手處。更不須解。更不須疑。上原論誠。下却論性以明之。以心與性合。乃自慊而謂之誠。誠原不外乎性也。性者人之所得於天。故曰德仁知爲成已成物所必由之路。故曰道不曰合內外而曰合外內。以本

謝書第抄定本

卷五

七

論成物之知。亦在性內。不在性外故也。宜字自性字來。與性合則相宜。宜如水土之宜。在成之前一步。措如庖丁以刀解牛。此則以誠施之。已與物也。安有不成者乎。故至誠無息章。此章契緊。全在無息二字。乃至誠之心。不盈一掬。而功業所以參天地處。蓋存者無息。則微者悠遠。悠遠自然博厚。博厚自然高明。而其載物覆物成物。自然與天地參。總自無息中出。正與天地盡之不貳。一一應合。大哉無息。其一言而盡至誠之道者乎。看來至誠參天地。全因無息。故末節就文王配天上。知純亦不已。卽純亦不已上。證至誠無息。所重在無息可知。前六節謂聖人功業。上下與天地同流。而惟寸心無息。





至誠之人之大也。悠久與無疆。界限要明。悠久以功業言。言至誠之功業。從舒徐而長久也。無疆以作配言。言至誠之配天地。萬古無窮極也。乃悠久何故無疆。夫天地之覆物載物。萬古無窮極。是成物獨屬之天地耳。茲惟至誠亦以悠久成物。則至誠之覆物載物。終古無極者。此悠久則至誠之配天地。終古無極者。亦此悠久矣。故天地無疆。至誠亦與之無疆。即乾坤坤寧。終古不毀之法象。何以加諸。須知此無疆。即屬至誠。至誠亦自無疆也。與末節純亦不已。即屬文王一般。

如此者節。如此者要認得真。乃鄭重之辭。舊說此句。只說至誠之功業與天地同體同用。其下不見三句。方贊其妙。非也。蓋世之建功立業者。非不章矣。變矣。成矣。然而有待乎外。如彼兄而章。動而變。為而成者。

四書精義

卷三

十

耳。獨至誠如許多功業。都於無息一言盡之。如此者。纔是不見而章。不測其所以章。不動而變。不測其所以變。無為而成。不測其所以成。詎可望之如彼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語意與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一般。見而成。表暴而後不顯也。動而變。鼓舞而後維新也。為而成。造作而後底績也。至誠雖有禮樂刑政。綱紀文章。皆自無思無為中流出。何見何動何為。動與為不同。為只是我為。動則以我之為。鼓舞乎彼也。

天地節。天地以一言盡道。何須替他分剖。此因上文說至誠功參天地。而惟無息一言盡之。恐人謂法象莫大乎天地。世人謂之大塊。其能廣生大生。宜也。至誠渺焉中處。太倉一粟。米耳。奈何能參天地。不知天

地之道。雖至廣至大。而實至易至簡。亦惟以一言盡之。絕與那大塊無干。而謂至誠之參天地。不盡於無息之一言耶。看來子思替天地分剖。正是替至誠分剖。不盡是一言不盡中之生物。不測是一言之可盡處。若只說不盡而廣生大生。便當不得盡字矣。蓋萬物皆自有盡。而惟天地之道無盡。借令生物可測。即屬可盡。惟不測而至靈至妙。無方無體。不可得而盡。無盡然後能盡。世人有妄。只因有心。天地無心。更有何妄。妄機與真機為偶。而貳之乎。不貳無他。宇宙之內。街是生機。所以真惡之極。絕無偽妄。求禱而已。夫不費堯堯。不煩雕刻。只一個真惡之極。綿綿若存。自能廣生大生。窮天際地。何等靈異。何等神奇。豈非不可測度者乎。若如牛生牛。馬生馬。風吹草動。簷聲鐘鳴。以有生有。却可測

四書精義

卷三

十一

矣。萬物自不貳而生。即此是不可測處。博也。節。道。猶路也。化機運行。如道路也。只因為物不貳。故其道虛極而靈。洋洋乎無之非是。彌漫綿亘。又安有罅隙之處。間歇之期乎。博也。六句就真體之發越處言。全體皆真。故其發越之盛如此耳。宜其生物之不測。如下節所云矣。起下節也。此節不論形體。六也字。修其德也。真機充盈盛滿。博之無垠。探之無盡。舉之無上。宣之莫掩。其來有漸。其往不息。博也。二節。費如許多話。說辭煩而不滯。見盡在不二中。也如此說。纔是萬丈水不瀾半點。可一言而盡矣。

今天節。此節從上節看出。只一個不貳。其道已自博厚高明悠久矣。大生廣生。儘自足用。又奚待於法象之大乎。故取之昭昭撮土一卷

一勾而足也。重昭昭數字樣。此等議論。直要碎碎法象。專屬神理。若不如此說。人將以天地生物。歸功於形體之大。而不見不貳之能盡矣。至誠無息。何以功業如彼。四及其。正是意脉上下相結處。無此則大生廣生。盡屬無窮廣厚。廣大不測。與昭昭攝上。卷石勺水無干矣。安見其爲不測乎。昭昭無窮。俱以天之形體言。夫不貳天下之神物也。無方無體。無小大一也。昭昭雖小。而亦有不貳在矣。則亦有高明悠久在矣。故只須即昭昭推到無窮處。已自象無不繫。物無不覆矣。豈必繫之乎無窮。覆之乎無窮耶。餘可類推。成象而可見曰昭。曰昭昭。宜乎所繫所覆無幾矣。乃卽此而推其極。却又三光萬有。無弗繫且覆焉。何小之非大乎。吾不測其何爲而繫。何爲而覆矣。下倣此。日月星

四書窮理定本

卷三

三

辰。舉成象之最著者。華嶽河海。舉成形之最大者。例其餘也。二萬字。言多也。山川所生。則雜舉見悉備也。不測與前不測不同。此則狀水之深廣也。山雖廣大。亦可登眺。水若深廣。誰能沿沒。而知其就裡。何可測也。詩云節。上文至誠功參天地。總因無息。而至誠所以無息。則未明言之也。故引詩以証之。如云至誠何以能無息哉。試觀周頌維天之命篇。言文王之配天也。謂言天之爲天者如是。則言文之爲文者亦如是矣。乃茲一言而嘆天之命。則曰不已。蓋說不已。乃天之所以爲天。其終古無極者此也。一言而嘆文之德。則曰純。蓋說純。乃文之所以爲文。其克配彼天者此也。蓋以不已言天。却不以不已言文矣。是何其意則

兩相對待。其辭則不相符合。良以人心之不已。非可強勉。藉令其惡之中。稍有偽妄之雜。則雖畢力矜持。堅意淬礪。亦安有終能不已者。夫惟純乎真。惡不少夾雜。將如慈母愛子。一刻不能下懷。雖欲間歇。何由間歇。純者亦自不已矣。故以文德之純。配天之不已也。至誠卽純也。無息卽不已也。純亦不已。又奚疑於至誠之無息哉。世間有已處。都屬情識知。故天道維玄。維默。何已之有。無窮無息。便無始無終。曰不顯。似立就文治之赫奕處說。今却以文德之純當之。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易所謂文在中是。講二所以若說三光。覆萬類。顯西土。光四方。特其粗述。其中別有純與不已。爲之精蘊。是與子母錢相似。精粗爲二物矣。何以曰一言而盡。蓋所謂三光。覆萬類。顯西土。光四方者。盡

四書窮理定本

卷三

三

是不已。與純充溢布濩。粗述渾是精蘊。本體之外。不增毫末。如草木千枝萬葉。渾是就裡生意。豈復有長物乎。不已與上無窮。俱屬聖人大哉聖人章。至靈方爲真虛。工夫豈得踈漏。第三枝。本要人自明而誠。而其做工夫處。雖有致曲二字。尚未明言。如何如致也。此章本意在君子節。細論工夫。而先以大哉五節起之。言聖道如彼其大。故君子修凝道之德。必須如此其密也。看他詞頭不殺。曲盡脩德中委折。正與上文至字相應。洋洋優優。不。言聖道極宏濶。却極精密也。所以極宏濶者。以聖道自德性中山。德性虛而靈。靈而無方故也。苟不尊德性以致虛。其能疑此洋洋者耶。所以極精密者。以此德性中之靈機。周匝飽滿。無後不入。

如及階及席皆坐。皆有節文存焉。然則其德性者。合學與問。幾寧別有。路乎。若不由學與問。辨之路。則必由聖體顯德之路。其心如稿木死灰。爲頑冥不靈之物矣。安能上下治亂。無往不宜。如彼其既明且哲。而凝此優優者乎。不能凝此優優者。不靈也。不靈者。不虛也。則亦不能凝此。洋洋者矣。味此章意。蓋道問學一邊。爲異端頑空之教。而發首三節。先言道。次言人。次及德。君子節。此節。德字說去。末節。明哲。德成也。卽保身而人成也。道不待言矣。人與道。非如高獲與千鈞也。德與人。非如神理與形骸也。有至德。便是其人。而道在我矣。并無二層。末節。方出明哲。加且字。始明白說。出至德矣。得此一句。全章皆醒。豈妙無方哉。大哉五節。上章言至誠。此却變文。爲聖人以洋洋優優。皆從靈妙中。

四書章句抄定本 卷三 十五

出來。末節明哲是也。聖人能明其明德。故道之從德而出。其大一至於此。大哉三節。人但知論聖道之大。却不知全重聖人二字。言惟德爲聖人。故道之自聖人行者。洋洋却優優。如彼其大也。如此方振得起。待其人句。有力而通章血脉。皆有精義矣。聖人與道字。界限要明。其心虛極而望。是曰聖人。而靈機潛通。有幾行之象焉。是曰聖人之道。從來只有天地發育萬物。今日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多少說異。巍巍乎。惟天爲大。惟聖則之。是人而變極於天。惟聖者能之。以故道自聖人出之。依然變極於天。問第三節。特出大哉字。與首節大哉相應。反爲洋洋節所無。其說云何。曰。洋洋節。乃就聖道之全體。統而言之。以故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如彼其洋洋也。其爲大哉。自不待言。若夫美。

洋洋中。折而分之。特在聖道之細微曲折間。宜未若洋洋者之大矣。知發育萬物。而其經紀乎物者。曾無罅隙之不同。峻極於天。而其規模乎天者。初無纖悉之弗到。在在周匝。處處充足。優優者之大。夫何減於洋洋者之大乎。緣章旨歸重優優。起下道問學。爲知中不知庸者而發。故特加大哉二字。與詔書必以奉天承運冠之相似。先王因性作儀。儀卽道也。更不分別。有文處皆儀也。禮儀。所以別親疎。辨貴賤。爲殺爲等。嚴密不容僭差。故其數三百威儀。又就行禮儀時。升降上下之節。周旋錫製之文言之嚴密之中。又嚴密焉。故其數三千。其委折最爲繁浩。其條理至爲周詳。非周爰諮諏。未易一一而折其衷。雖宏肆蒐羅。未易一一而卒其業。此合下問學當道之意。洋洋優優。每難分別。洋洋。

四書章句抄定本 卷三 十五

就空洞處說。虛極而無不通也。空洞至此。疑空疎而無物矣。優優。就密實處說。言却周匝細密。常若有餘。品式明備。條理周詳。無毫髮之參漏。幾微之罅隙。蓋有以成其大也。蓋盡戒妄機。故極其空洞。不戒生機。故極其精實。如非極其精實。却是并戒生機。終成妄機。不惟不成其優優。抑亦不成洋洋矣。待其節。全重其字。語脈自上三節來。聖道之大。一至於此。凡以其道從其人出耳。此詎不問何如人。而皆可以有行者哉。必待其爲人也。不惟不似狗生之人。有紛擾心。抑且不似耽玄之人。有棉滅心。依然又是個有無渾化。虛實變超之人。聖人也。夫然後從心而出者。洋洋之機。合於優優之機耳。大抵此章都是妙合的說話。若說無終擾心。則能行洋洋之道。無棉滅心。則能行優優之道。卽爲支離失旨。

矣。行就發達處說。樂就存主處說。先言行而以樂應之。以不疑乎中。則不行乎外也。與水之蓄極而洩相似。故曰節。雖承上節一直說下。其實發明上節至德乃其人之實。疑乃所以行處。心有所得曰德。道則心之發動處也。洋洋合於優優。道莫至焉。藉令其為德也。有不無紛擾心。併無矯滅心。德之至。未如其道之至。欲至道之樂。為我有得乎。下文尊德性而道問學。正是無紛擾心。併無矯滅心。而脩其至德處。君子節。通節須合說。方了得尊德性三字。此皆君子就心體上刮垢磨光。十分潔雪。十分磨礪。正要極其靈明而止。達天性。却脩人事。至大却至細。至超却至平。故不棄新。賢不藏文。俱反其類。如易雜卦例。大抵此節上半句。如鑑要空。下半句。則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纖翳亦無。

四書章句定本 卷三

大

參處。乃磨礪的細密工夫。非二事也。尊德性句。與洋洋二節相應。惟聖人之道。洋洋中却自優優。故君子之功。尊德性却道問學也。工夫還照本體。都是申落而下。德者得也。德性者。吾人所得於天之性也。德性絕無妄機。源與太虛同體。尊無二上。君子尊之。依然絕無妄機。令與太虛同體。尊無二上而已。第德性無妄機。有生機。凡若禮儀威儀。三百三千。譬非德性中之生機也者。若如異學。絕去聖智。蔑棄經典。併生機而滅之。是亦妄機而已。君子問以辨之。學以聚之。一一精研力踐。於是乎有與無合。實與虛合。然則脩至德。凝至道。徵君子吾誰與歸。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皆所以尊德性也。君子本意。原只在此。盡精微。只是致廣大中之細密處。不盡。則除意必而得意必。未致也。道中庸只是。

高明中之調適處。不違則除榮著而得榮著。未極也。知新只是溫故中之融洽處。不知則除戕賊而得戕賊。未溫也。崇禮只是敦厚中之謹嚴處。不崇則除雕琢而得雕琢。未敦也。何也。戒妄機。併滅生機。究亦同歸於妄也。德性中之靈機。無之不通。何等渾博。何等恢弘。天下孰如其廣大而廣大。或以狹小。則私意從中隔之也。致之無繼。盡去私意而巳。然以盡去私意之故。而盡去私乎理之意。將焉實。翻成間隔。可謂無所不通乎。則盡精微。即所以致廣大矣。德性中之虛體。一無所有。何等卓越。何等澄徹。天下孰如其高明。而高明或以卑暗。則私欲自外榮之也。極之無他。盡去私欲而已。然以盡去私欲之故。而去根乎性之欲。將怪誕復為污染。可謂一無所有乎。則道中庸。即所以極高明矣。理之。

四書章句定本 卷三

七

玄妙者。曰精理之渺小者。曰微。將極高明。而如鮑魚之流。則過而非中。怪而非庸。知一也。舊所已知。曰故。今所方知。曰新。君子取其舊所已知。徐徐玩味。全是優游厭飫的意思。是溫養其故也。此豈強求其知新者。然而其知雖故。厥初出自性靈。性靈非凝滯不化之物。新機固已存矣。彼其徐玩之久。當自躍如。寧無獨得之見。頓超舊知之表者。即不強求乎新。而易嘗不知乎新哉。德性中。生機殷殷。原無浮薄之意。厚也。敦者。存忠體信。依然勿令浮薄而已。此豈有意於為禮者哉。顧忠信之人。可以為禮。禮與厚初無二物。故偽禮雖薄。忠信真禮却存忠信。如文王三朝。所以為孝。孔子拜下。所以為忠是也。然則君子敦厚。能不以其崇尚禮文者敦之耶。或曰溫故二句。不復如致廣大二句之例。却。

當重溫故敦厚。乃君子善盡精微。善道中庸。處蓋執者前識精微。必不可盡。盡之其在知新矣。乃其知新。非由強探。非待力索。第取宿昔之見。聞徐徐潛玩而已。知忽生未知。將令慧性靈源。頓開於言意之表。蓋不求其知新。而知新職此之故矣。其善盡精微。有如此者。厥薄典章。中庸必不可道。道之其在崇禮矣。乃其崇禮。非飾末節。非侈縟儀。第即忠信之惇。款款脉脉深培。而真意溢為真文。將令經等曲殺。立隆於倫物之間。蓋不求其崇禮。而崇禮必此之以矣。其善道中庸。有如此者。夫然後廣大可致。而高明可極也。此等工夫。愈入愈精。詩所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不如是。何以脩至德乎。哀公章末。與此節工夫。何別。彼將以人合天。其意勇猛。此將以無合有。其理淵微。彼且就哀公所可及。此乃聖學

四書第抄宋本

卷三

九

異學之辨。更說入深處矣。

是故居上節。此節特出個身字。最為緊要。正應上文人字。身者人之身也。屬倍與容。俱就身說。居上四項。乃描寫君子尊與道合之心境。回顧首節聖字也。即此是既明且哲。亦即此是以保其身。夫可上可下。無少凝滯。知微知彰。罔或執着。此心之靈通聖微。為何如者。而此從太虛來之身。即以體受而歸全矣。雖謂其以聖人之心為聖人之身。以聖人之身為聖人之道可也。鄉謂大哉聖人之道。詎不待此人而後行哉。上不驕。重下也。迨居下而執此重下之見。則倍矣。下不倍。重上也。迨居上而執此重上之見。則驕矣。有道而言其智彰也。執此意於無道。亦尚言矣。無道而默。其智藏也。執此意於有道。亦尚默矣。君子上既下不驕。

下却不倍。治既言與。却默客員通聖微。絕無因明生暗處。緣上節修德工夫。如琢如磨。心上無纖毫障蔽故也。足與其身也。足容容其身也。

愚而好自用章

此章語脉。繫頂上章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來。蓋禮樂之作。必有聖德。世儒類能知之。却不知有位曰時。有時曰今。生今反古。裁及其身。是不明不哲。而不保其身也。自非道問學以尊德性。其孰能知之。王天下章。又承此章論之。此章為生今反古者發。世有此等人何也。所謂理障也。彼蓋謂天下道而已矣。古道誠是。吾其從之。即讓禮制度考文何難焉。安能泊沒波流。平早為晚。近人乎。乃夫子則謂聖明在御。禮樂炳如日

四書第抄宋本

卷三

九

星而愚賤小臣。輒敢是古非今。橫行胸臆。至無等。至不道也。自取及身之裁。又誰尤焉。將為還古之高蹈。實為盛世之戮民耳。以此知非天子之裁。蓋時制小可損益。而朝廷之體統尊尊。縱已見偶有窺測。而臣子之分義難越。不得以道為解矣。試觀生今之世。為今之民。尊王之制。天下無不同者。故禮樂之作。不惟有位無德者不敢。即有德無位者。亦不敢矣。不然。孔子之德。豈不足以作禮樂。而曰吾說云。亦以天下同用之。不敢獨異。以取及身之裁也。彼生今反古。而甘為倍上之民者。何其蔽哉。愚而節。非必慈子。纔是愚。百姓纔是愚。蓋聖典經制。自關乾坤厥故。匪細。將必聖之哲王之貴合而成焉。不聖便是愚。不王便是惑。自字對朝廷而言。國憲朝章。炳如日星。曾不是訓。是行。而欲我逞其聰明。我植

其事權也。用與專亦有分別。任其智之謂用。擅其權之謂專。自用自專。且虛說。生今反古。方是自用自專之實。不作三項平對。體樂之不相沿。匪細故也。乃世運移所致。如寒煥之序然。我心生機。當必有與之俱者。亦如夏不凝水。冬不生葉而已。若彼生今反古。如夏水冬葉。是乃妖異不祥之物。能不自取消滅乎。非知道者也。要知我及其身。不是以禍湯之。若曰爾等乃作樂的。戮民無誤。認做超世的高士。看能用者。字與如此者相應。是論人之品。非論人之理也。是人豈亦有超軼近代。力追隆古之志。不知分義等於天地。王制豈容踰越。蓋由自取。不得歸咎於當世矣。蓋昧於春秋大一統之義。

非天子節 自上節看出 作禮樂雖須德位時三項。而此章重位與

卷五

子

時所以本文只有天子二字。何以議禮制度考文也。蓋以今之道為未善。易禮制變文為反古之道也。只說為下者。不議禮。云似亦足矣。必出非天子三字者。以除了天子更無第二個人也。緣天子與天一般。宇宙在手。造化在心。有陶鑄今古之權。即生今反古。亦非自用自專矣。如自天子而下。則皆愚賤也。其或反古之道。則皆自用自專。而裁及身者也。議禮制度考文。可乎。

今天下節 此節全要發得上節明白。天下字。正應天子字。同者何也。天下之人。皆曰。是今天子之所議所制所考故也。普天之下。萬象紛馳。曾無一人自異。何也。今故也。今者。世運推移。氣化流轉。適值得令之時。與春夏秋冬一般。假令嚴冬凋落。而一花一卉。獨自榮秀。妖也可謂

既明且哲者乎。軌車所經行處。軌本在地。而自車之度出。故以軌屬車。書寫也。文字也。字能成章。故曰文行。作事也。即行禮也。禮之條理。井不可紊亂。故曰倫。

雖有節 玩雖有其位。雖有其德。二句。是就今天下中。提出或有天位。天德者言之。不是泛論。言今天下如此也。正同軌同文同倫之實。四其字。俱頂天子字。言今天下之人。雖有天子之位。不可謂賤。苟無天子之德。是亦愚者而已。愚而作禮樂。是亦愚而好自用也。敢乎哉。今天下之人。雖有天子之德。不可謂愚。苟無天子之位。是亦賤者而已。賤而作禮樂。是亦賤而好自專也。敢乎哉。何不敢也。生乎今之世。故也。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裁必及其其身。故不敢也。但與今天下之人。同軌同文

禮書第拾定本

卷五

主

同倫而已。雖有其位。雖有其德。易論焉。玩亦字。當側重雖有其德。一段下節孔子。正是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若生乎周之世。反夏商之道。便是作禮樂也。

吾所節 忽出孔子。語脉自上節德字來。生今反古。蓋自負其德。乃德如孔子。猶自從今所用。彼生今反古者。豈其德加於孔子之上耶。在子。周為今。夏殷為古。微徵其說也。援彼國之文獻。為吾說之左驗。今其說可傳信也。有宋存。言宋於殷禮。世其先業。猶有千百之什一。寄之文獻者。令後人得學其大畧。未至如杞之不足徵。大凡好古之家。欲詔來世者。其道有三。一曰說。二曰學。三曰從。說以口。未若學以心之深也。學以心。未若從以身之真也。更禮杞不足徵。且無可說。況學之乎。既

無可學。况從之子。若殷禮有宋僅存。大畧可學。視夏之併無可說者。遂矣。而非今天下之所。與夏同歸於不從而已。曰從周。正見不從夏殷。生乎今之世。不敵反古故也。今天下以下。全重個今字。今用之。即應此句。自前節生今字來。今字與吾字相照。言吾一人既得學之。而今天下又咸用之。串落重下句。識大識小。文獻足於當年。非若夏杞之不足徵。殷宋之僅有存也。在吾既曾學之。有位有時。制作隆於昭代。非若禹服之已為夏。湯式之已為殷也。故在今又咸用之也。蓋今之天子。議禮制度考文。故今之天下。同執同文同倫也。生今之世。為今之民。亦將憲章文武。寤寐周公。居則為從先之民。出則為東周之佐。與天下共用之而已矣。詎得令周而夏殷之從哉。曰學。曰用。何也。起從字也。

國書經傳

卷三

王

私心既已。鄉從萬眾又皆遵行。令周又何從焉。

王天下章

此章語脉自上章來。全重王天下字。只側摭看之。自明動而節。乃奉命並乎天壤。即首節所謂寡過者也。君子何以得此於民哉。以其考諸三王。云也。何以考諸三王。云也。以其本諸身。又徵諸庶民也。何以本諸身。又徵諸庶民也。以其王天下也。然則有三重而寡過。非王天下者孰能之。故曰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玩通章俱是難辭。蓋謂除了王天下者。皆不可有三重也。與上章意同。章內王天下。及上焉者。下焉者等語。乃春秋大一統之說。分明要重時勢。與四時得令者。是成功者。退一般。所以本諸二句。串落而下。重徵諸句。正因上焉者。下焉者。皆道。

雖本諸身。却未徵諸庶民。以致不信不從云耳。時謂能本諸身。自然徵諸庶民。反重本諸身句。全然不顧本旨矣。可嘆。

王天下節。首節開口突出二句。分明自上章來。夫議禮制度考文之三者。提衡宇宙。旋轉乾坤。道莫重焉。豈可有可無之物耶。乃自下有之。遂為自用自尊。滋多倍上之過者何。有之非其人故爾。夫惟王天下者。夫固德躬明聖。履大寶。乘昌運。天下之所信而從焉者也。藉令三重之道。若人有焉。然後一人建極。率普同風。天下之民。莫不信而從之。其有倍上之過者。寡矣。

上焉者節。此節只是反言以足上節。上焉者。下焉者。正與王天下相反。上者。昔曾王天下。而今不王天下。下者。德可王天下。而實未王天下。

國書經傳

卷三

王

以故無微不尊。不能使民信從。其不能寡民之過明矣。然則有三重而民寡過。微王天下。吾誰與歸。何以善有德也。何以無微。非特也。何以不尊。無位也。何謂位。王天下也。何謂時。見王天下也。信心是之也。從身遵之也。百姓的勾當。必須耳目可據。勢分相臨。然後信而從之。有不得專責之德者。

故君子節。故字有自上生下者。有發明上意者。故君子三節。明王天下二節意也。蓋道自王天下之君子出。則不惟有本。抑亦有微。今古幽明。俱莫之能違。而況於民乎。其寡過也必矣。本諸二句。申說重下句。言善而且微且尊。可為民所信從也。按徵諸庶民。或直以民皆信從解。獨不思動而節。世道世法。世則有望不厭。非即民之信而從耶。全



然重複說不去矣。細思微辭句。當就本節君子二字上認之。此之君子。不惟有德。又且有位有時。乃當今現王天下者。三重之道。若自此人。有之。庶民終肯據爲明徵。以爲可信。可從。尚未說涉已信已從。如動而節世道等語也。此節微字。民字。與上節微字。民字之說一般。但上節無微。專以時言。此節有微。兼時與位言之耳。考諸三王四句。卽從本諸身微。諸庶民看出。夫人道無他。明義理。識時勢。兩者交相爲用。而性有三王。來有後聖。明有天地。幽有鬼神。時勢非隨時乘勢。理義無愆也者。假令道雖本諸其身。而未或微諸庶民。義理似是。時勢全非。究亦自用自專。不合義理者耳。其悖謬疑惑。可勝道哉。茲惟君子之道。本諸身矣。且微諸庶民矣。由是考諸三王。建諸天地。質諸鬼神。百世以俟聖人。又奚啻書窮抄定本。

卷五

悖謬疑惑之有此四句。起動而節。若曰。三王天地鬼神後聖。猶然信而從之。而況天下之民乎。何代無法。而上古其風朴樸。寢精宴客。蓋真三王若矣。考者以今日之新政。稽於當年之已事。而觀其相合與否也。不謬者與之符合。無差謬也。譬如昔魯今魚。昔豕今亥。則爲差謬矣。非必襲禮沿樂。亦或哀多益寡。要於時宜之各協。天則之同見。卽謂之不謬可也。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以此道立乎其中。與天地相似。故不違也。質與實正於師之質。同如抱著均。問焉而以言。質諸鬼神也。這受命如響。是鬼神不我疑矣。俟者立百世之上。而懸待之。後聖復起。且曰。此我先我同然者乎。如其心不以爲然。而曰此何爲者是惑也。賢諸鬼神節。上節後。似可徑接動而節。中間却添此節。以鬼神後聖。

幽玄遙邈。又與天地有顯道。三王有成法者不同。故特解之。二知字。語脉自無疑不惑。來知與疑惑相反。曰無疑。曰不惑。是幽如鬼神。遠如後聖。若爲君子之知已矣。其故何也。君子之道。本諸身。又微諸庶民。則其道不惟適美善之歟。抑且審時勢之機宜。皆從既明且哲中出者。也。其知理可知。知理卽知天。先自無疑於天矣。由是而質諸天中之鬼神。又何疑於君子也。知理卽知人。先自不惑於人矣。由是而俟乎人中。之後聖。又何惑於君子也。蓋已知天。天亦知已。已知人。人亦知已。然則君子之道。其已與天人兩相知而成者乎。譬之故人知君。君豈有不知故人者。是故節。此節與知天知人。界限要明。知天知人。君子知天人也。世法世則。天下知君子也。知是心相潛通。不止曉得。典知天地化育之知同。三言世爲天下。又以遠近二句足之。極言之也。若不知此極言。與第三節如何相稱。動函言行。宜對靜字看。惟深居靜處。無所表見。則已一有舉動。世世奉爲周行。而跬步以之。視爲正路。而周旋循之。遵王道。遵王路。出與作。入與息矣。行。注厝也。言訓誥也。法律度也。如玉如金。有森然不可犯意。則楷式也。如絲如綸。有秩然不可過意。遠近二句。緊頂上三句而足之也。宜用但見字。通下。如云。夫寧有爲道爲法爲則。而不相仰戴者乎。其遠之有望可知。又寧有爲道爲法爲則。而或相玩視者乎。其近之不厭可知。此節以得心言。下節舉字。以得名言。得心便得名一也。

卷三

詩曰節。致舉難。舉難尤難。無論人皆惡。引不能。即彼此一或。有之。猶不能也。必也在此。皆無惡射。庶幾風夜。以永終譽耳。凡如此。皆緊接上文。此却還接本諸身六事。何說也。曰。此字。即指詩辭在彼二句。如此者。言君子本諸身六句。今古幽明。無往不合。亦與詩之在彼無惡。在此無射相如也。必須如此。然後人無間言。令名易起。由是法則永垂。遠邇共戴。將風夜之。燭施區夏。名並天壤。為能有譽於天下焉耳。既舉矣。又何過焉。故曰。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過處類譽。休美正相反。未有字說得狠。風夜即譽字。詩辭有垂意。又有永終字。下但言蚤何也。若曰。如此。則終譽且有餘。不如此。即舉舉且不足。況永終者乎。

中庸章句

卷三

三

仲尼祖述

中庸一書。乃仲尼傳心之書。其言淵微廣大。即此是聖人心精所在。故子思此章特贊仲尼。亦可見全書出自仲尼。子思但羽翼發明之耳。非雜引聖言明己意也。首節。極言仲尼之大。次節。言如天地之大。末節。原天地之所以大明。仲尼之所以大。首節。重堯舜文武。天時水土。字。自言宇宙間。吾所稱大至堯舜文武。天時水土。止矣。乃仲尼以一人兼之。然則古。古。今。微上微下。寧更有出仲尼之範圍者乎。此其中。廣矣。大矣。無一物之滲漏。悠也。久也。無一息之間歇。故世間萬象一體者。只有天地之無不待哉。無不覆幬。千古一息者。只有天地之四時。錯行。日月代明。而惟仲尼如之。自餘無復可與仲尼比倫者。甚哉。仲尼之大也。

乃仲尼之所以大何如。試以天地之所以大言之。夫專有一物。專行一。道。何處其害且悖者。乃天地之於物。洪者纖者。高者下者。并育於持載。覆幬之中。天地之於道。秉者煥者。晦者明者。並行於錯行代明之際。矣。藉令化機淵源之地。稍有不足處。必且以並育之故。而於此受虧。於彼受縮。如張三既飽。李四必饑之類。如此其相害矣。乃今大以成大小。以成小。其物各自充足。蓋並育者如斯。而卒勿相害焉。必且以並行之故。而陽不容陰。陰不存陽。如水令火滅。火令水乾之類。如此其相悖矣。乃今陽中生陰。陰中生陽。其道交相協和。蓋並行者如斯。而卒勿相悖焉。以斯知天地之德。其分布於形化氣化而為小也。雖則井井秩秩。其往不息。如川流之千支萬派。晝夜滔滔。不舍。乃化機淵源。所稱大德之處。

中庸章句

卷三

三

其停蓄未洩的化機。却自渾渾淪淪。深厚。莫可測其蘊藏。非川流之所能罄者。彼其大至於持載覆幬。無一物之遺。錯行代明。無一息之間。則惟以此為之所耳。知天地之所以大。其知仲尼之所以大乎。總為太虛中。生機無窮。故用之不盡。仲尼與天地一也。此章贊仲尼之大。五就其所作中庸論之。非泛論其生平也。雖然。仲尼生平。為往而非中庸。祖述四句。句句切中庸。方是如云。時中之印。執中。擇執之印。精一。而戒慎恐懼之心。傳一。兢兢業業之嫡派。方策。於存人。禮度。戒乎反古。而考建質侯之法。守一。郁郁彬彬之司有。善繼。善述之類。主於通變。宛然一天時也。而神明乎中庸之員機。無之而非通變。無之而非天時矣。庸德庸言之類。主於安貞。居然一水上也。而默會乎中庸之定理。無之而非安。

無之而非水土矣。慮者法之有律度而不可犯。慮者法之有準。而不可掩。慮者奉為憲章而守之也。道根於心。萬古不易。法。邦與世推移。如夏且葛。而冬始裘。待時而後備焉。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誥。蓋法至文武大備矣。故夫子專言從周。非但遵時之故。天時變。動不居。聖心之具神如之。如可仕可止。可久可速。母意母必。母固母我。是也。水之動土之靜。萬古如斯。至有定也。聖心之貞一似之。如堅白。不磷不澹。嗚。以濯以暴。是也。上律二句。不是比擬。言聖心自有天。地下節方是比擬。次節從上節看出。直以無不持載。覆轉為並育。錯行代明為並行者。非是。並者彼此相值。與子平中比肩相似。凡彼此。相值。與比肩相似者。斷然此盈彼縮。是相害也。斷然此整彼戾。是相悖。

四書窮理定本

卷三

天

也。獨有天高地下之內。萬物並育其中。而彼此各正。二氣並行其中。而彼此相生。竟莫害且悖焉。害悖皆生於其所不足。問害生於不足。易知也。悖生於不足。奈何曰相悖者。陰陽如水火之不相容。陰陽而不生。陽陽尅陰而不生。陰陰陽不相生。是陰中陽不足。陽中陰不足也。陰陽不足。可謂其中敦厚乎。太虛真體。即天地亦自得之德也。此德在中原是大的。以此分布在外。而生物行道。如一餅切作幾塊。宜若小然。朱註脉絡分明。而往不息八字。解行川流如云。言不亂。故不斷也。凡止水為淵。流水為川。川如四瀆九河。淮泗濟漯之類。千支萬派。易可勝紀。然而各有發源處。各有經行處。各有歸注處。非非秩秩。序或紊亂。真如人身之有經絡。夫是以不舍晝夜。萬古消消。如八身血氣。無思而。

周流。蓋惟脈絡分明。故能其往不息也。藉今萬川紊亂。漫無經絡。必且彼此交爭。壅塞氾濫。而不可行矣。其在天地。則太虛中之生機。亦自非井秩秩。序或紊亂。能令萬物各正。日月不過。四時不忒。乃能生生行行。終古無有已時也。大抵發越主於剗判。乃能隨措隨宜。各當其可。停蓄主於渾淪。乃能愈出愈有。不罄其藏。流水也。化工也。聖心也。其接一面已矣。水向天地字。不可順口念過。須識本意。不在天地。乃借桃明李。非曰坤尼可知云耳。蓋仲尼之大。如天地之大。而天地之所以大。在小德二句。又何疑乎。仲尼所以大哉。問川流教化。聖泉可以擬之乎。曰。未也。夫源泉久蓄。則盈久流。則減。乃聖心一真之休。愈藏愈深。愈出愈有。蓄亦不盈。流亦不減。神理匪夷所思。孰從而窺其際哉。非謂大為用。

四書窮理定本

卷三

天

所以大為休也。唯天下至聖章。此章本只說聖心之小德。亦如川流。而文勢一步。一步相接出來。令人了無可疑。蓋聖者靈也。至聖者至靈也。既為天下之至靈。有不為聰明睿智者乎。既已聰明睿智。則君臨之容執敬別。其脉絡有不井井分明者乎。既已分明。自無壅塞。無壅塞。則無限量。其中之溥博可知。無壅塞。則無涸竭。其中之淵泉可知。無壅塞。則無舛錯。其出之當可而時可知。既溥博淵泉。便自如天如淵。舉萬民之天性。盡在其包羅中。舉萬民之淵泉。盡在其停蓄中矣。由是而目。而耳而行。有一民之不敢信悅者。夫得心得名。人人心中裏敬信。則人人心中裏稱頌。有不聲應夏夷者。

乎既已聲應矣。則雖字音開。事有不尊親之人乎。既已莫不尊親。則其德之流行。與天無極。可想有云。凡觀彼天者乎。而要自聖德之脈絡分明來。就謂聖心之川流。非仰天而地之川流乎。此章只就首節。明其下便如破竹。要如首節說他。非說他富有。

首節。此節妙處。全在仔細分析。乃是如川之流。可使雲機中之天德。分而為四。可使天德中之四德。各分而為四。正與大川未流。一泓清澄。而隱隱千支萬派。相似。俱就未發時說。未涉用上。齊言至聖。以其靈妙能通天下。於川源為切也。當有臨時。萬品會來。萬幾紛至。總莫分曉。立見滯塞。足以有隔。須就有分曉處。條理秩秩。脈絡井井。說是也。寬略入句。正是非非秩秩。有分曉處。寬略入句。言其容是容之德。執是

即書第抄定本

卷三

辛

執之德。敬是敬之德。別是別之德。心下脈絡井然。玲瓏分曉。豈不足以有臨。所以然者。則以聖之至處。即靈之至處。聰明睿智。如日中天。故其玲瓏分曉如此。向非至聖之聰明睿智。將令容混於執。執清于容。敬難於別。別亂於敬。如洪水氾濫。不循脈絡。又何足臨之。有看來仁義禮智四項。正自聰明睿智中出。不可作五項看。王者有臨。如日中天。蓋六合之廣。萬務之繁。靡不兼而照焉。故耳欲善聽。目欲善視。思欲善入。心欲善解。其有纖翳無所容者。乃至聖性靈炯炯。觸處皆微。不聞而聰。通矣。不睹而明。立矣。磨清於未如之始。而智藏於未解之初矣。心如明珠。入面玲瓏。以此有臨。何不足者。聰明睿智。不重如上。只說他清淑潤。值氣秀獨鍾。總狀箇虛明氣象。文理句。方專就知說。有臨總說。臨臨有

別則於其中。一仔細剖析之也。俱不重。不狹隘。不猜忌。不慘烈。

不暴戾。乃粹煥六合。如納萬類的襟期。譬之寬而不裕。壯皮雖大。急性發時。却又不能容物矣。未為足也。下同。奮然而興。其氣不靡。卓然而立。其發不仆。剛者其強不挑。毅者其剛不息。以此操大柄。定大謀。可以獨斷獨行。不撓不沮。特立波瀾之境。獨當實據之衝。非優柔不斷。信懦少決者。齋莊中正。如何是體。曰無雜心。無偏心。無邪心。是無妄心也。無妄心。則神情而攝。即此是聖敬日新處。夫禮者敬而已矣。有敬即是此敬運去。凡若稟天鑒。異凡品。一日二日。就業常存周旋折旋。稍慢不設。縱是這收攝的意思。熾然恭備。文也。非然有條理也。齊者理中之詳細處。察者齊中之精深處。以此研審事機之得失。鑒識人倫

即書第抄定本

卷三

辛

之淑慝。幾微疑似。無不條分而縷析之矣。獨衷全智故也。薄博節。此節時字。從薄博淵泉中討出。其理玄微。未易領略。若但曰積之盛。故發之時。尚屬糊塗。譬之貨藥之家。萬品充棟。若非藥性病情。胸中了了。出而療人。能令藥中病乎。蓋人心全体太極。萬理咸備。豈患儲蓄之不富。正患脈絡之不清耳。藉令許多道理。心下混然清亂。曾無脈絡。則即此許多道理中。自相抵牾。更成壅塞。卒之應用乖舛。翻覺匱乏。是以有餘為不足。非薄博非淵泉也。又安能時而出之。各當其可乎。今觀唯天下至聖一節。或足臨。或足容。或足執。或足敬。或足別。種種色色。各有脈絡。此其無混亂處。便是無壅塞處。無雜處。便是無偏邪處。蓄之何以不廣。真薄博也。資之何以不深。真淵泉也。由是出而有臨有

客有執有微有別。自然各循脈絡。發音中節。又奚不時之有。泉是脈絡分明的。蘊蓄時出。是脈絡分明的。作用未出爲足。既出爲時。源博如天節。又提起源博。淵泉而擬之。天淵正形容他心涵天下。爲四莫不及配。天張本也。泛就理說者。未解書意也。如天浩浩乎。如天之無不包羅也。如淵淵淵乎。如淵之無不停蓄也。蓋首節脈絡分明的。自如天之清通。如淵之澄澈。清通則無凝滯。故如天之無不包羅。澄澈則無壅塞。故如淵之無不停蓄。其存諸心者。原如天之無限量。如淵之無盡藏。故其徵諸民者。莫不敬。莫不信。莫不悅。依然無限量。無盡藏也。正如印板印紙。

附書窮妙定本

卷三

三

者。流動充滿。洋洋而四出。所以施及變。聲施夷夏。即我后之頌。孔邇之歌也。可不謂尊且親哉。乃其尊親。未易明言也。舟車。其尊其親。蓋窮宇宙間。更無尺土之滲漏。一民之闕遺矣。魏魏乎。惟天爲大。惟聖則之。豈不克配彼天哉。如天以所存言。配天以所發言。舟車六句。連用六所字。極口掄揚。只要盡天下。的去處。起下凡有二句。何以莫不尊親也。以舟車六句。的去處。皆聲名施及之地故也。聖德配天。其流無復涯際。所以然者。則以聰明等二十字。脈絡各正。真如萬川之明。哲故也。至聖亦自有川流哉。先五項。次六項。皆極口掄揚。言不盡意。必如此。方見淵漫無涯之象。小德二句。太說天地。故至誠至聖二章。聯着在配天達天上。見與天地合其德也。

附書窮妙定本

卷三

三

惟天下至誠章。首節是大德教化正解。次節乃大德所以能教化處。末節則就大德所以教化處。嘆其非達天之人。不知以見誠者爲天之道。首節。惟天下四句。要說得大德教化分曉。至聖重靈。功用以盡而通也。至誠重虛。本體即虛而完也。天下字。與下二天下字。及天地字相應。化顯于倫理爲經。而其經非一事之經。蓋天下無不往來。大可知也。化藏于衷曲爲本。而其本非一念之本。蓋天下無不停蓄。大可知也。化運于長養爲育。而其化育非一處之化育。蓋天地以此生成。大可知也。乃至誠不越寸心。爲能一以貫之。可不謂敦厚其化者哉。蓋至誠而曰天下。是體段原盡乎天下。故功化有盡乎天下也。要知經綸三

附書窮妙定本

卷三

三

句意不在功用盛大。全在本體玄微。若曰萬有總歸之太空。盡天下之大經。天下之大本。天地之化育。乃靈機妙合。脈絡清通。是無方無所。無窮無極的句當。而問其能經綸。能立能知者。爲誰曰。惟天下至誠也。窮神知化之盛德。歸有與無妄之中。渾一天機而已。豈其稍涉人力。有一倚着之所乎。倚與誠相。反能事出自至誠。便知無所倚矣。夫焉句直頂上文看出。語意相足。非別爲一層。化育之化。正應教化之化。此章本明至誠亦有教化。則直謂至誠爲能知天地之化育足矣。却先從經綸二句說起者。由道而性。由性而天。立言之步驟。自合如此。下節由仁而淵而天。亦此意也。肫肫節。至誠何以能經綸也。誠到至處。則合德之厚。渾是生機。是

仁是其之仁也。既爲其仁。自然懇切不能自己。而肫肫如矣。以此肫肫之仁。流貫於倫理之內。詎不能經綸天下之大經耶。誠到至處。則洗心之密。則無妄機。是淵爲其之淵也。既爲其淵。自然幽深不復可測。而淵如矣。以此淵淵之淵。苞孕於衷曲之中。詎不能立天下之大本耶。誠到至處。則致虛之極。妙合玄機。是天爲其之天也。既爲其天。自然廣大莫之能量。而浩浩如矣。以此浩浩之天。涵綸於宇宙之間。詎不能知天地之化育耶。只說其仁其淵其天。似已足矣。而必加肫肫淵淵浩浩。見其能經綸立本之化也。情意不懇切。其能曲盡五品乎。機誠不幽深。其能停毓萬有乎。胸次不宏遠。其能通極兩儀乎。各有攸當。彼此移易不得。五七分生機。未可曰仁。必須滿腔渾是生機。如桃仁杏仁方是。

四書窮理定本

卷三

三

夫既渾是生機矣。有不懇至而肫肫者乎。夫心如木。經如用。水不汪洋。則田之灌溉不到。藉非仁心肫肫。其慈祥和恒。懇篤不能自解。而何經之綸之無不曲盡其道也。凡用一物不可無本。一物不可有借。今有主之。處情誠意見幾。後未顧令人可測其倪。可窺其朕。則本原先自隱塞。生機且無自出。何以會百出之元。經千變之宗。有人心之天。有宇宙之天。其實無二天也。至誠心同太虛。已自立無間之宇。藏無垠之宅。森羅儀象。包舉寰宇。上下四方。都無涯際。其與天地之化育一而二。而一。又焉有不知者乎。

苟不周節。上節落脚。在天字上。此節達天之天。即接上天字說去。蓋至誠之心。與天爲一。非達天者孰能知也。而仁與淵不待言矣。固守。

只依註。不必如近說作固其神識。不令洩越。蓋曰聰明睿智。便是靈妙無上的。不須更加固也。知知箇什麼。知肫肫淵淵浩浩也。既以聰明聖知達天德。則其心自有浩浩其天。而肫肫之仁。淵淵之淵。在其中矣。乃能知其肫肫淵淵浩浩焉耳。彼聞見之知。臆想之知。豈真能知者乎。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難知正爲他肫肫淵淵浩浩難到故也。若浮薄淺陋隘小。易到亦易知矣。試問人若未到京城。亦能真知京城否。衣錦尚綱章。

通意。時休認性字。庶可理會。全是惡文之著一句貫去。大意云。德者人所不得之性。自天命之者也。人之鮮能合天久矣。此德將終不可與入乎。日非然也。即如詩曰。衣錦尚綱。特一惡文之著之心耳。有此惡文之

四書窮理定本

卷三

三

著之心。其中有不著之著。可知有此不著之著。其知幾微之爲顯者。可知既知幾微之爲顯者。即此便可與入德矣。何也。知幾微之爲顯者。將必不見亦省。不動亦微。不言亦信。惕顯著于幾微。其存于已者。因此惡文之著之心也。行且不實亦勸。不怒亦威。極之則篤恭不顯而天下平矣。微幾微于顯者。其動諸人者。亦此惡文之著之心也。乃此篤恭不顯之德。果何德哉。皇矣蒸民。都未形容到至處。求其形容到至處者。只有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已。夫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然後形容到至處。非曩所稱人所得之性。自天命之者耶。而厥初第自惡文之著來。天下豈有不可與入德之人哉。奏假二節。雖然說微之顯。却正說達天下之人。都化做惡文之著的。了。八引詩。深有味乎闇然之妙也。

衣錦節。上章言至誠之德。非達天不能知。則至誠之德一天矣。然則遂爲絕德。而不可與入乎。詩曰。衣錦尚絅。夫錦文豈曰不美。而乃尚之以絅。何心哉。蓋古君子立心在率性。而性体出自太虛。玄玄默默。繞在外面。炫耀性体。即自內滿。而錦文外著者。似之。故惡之。惡之故尚絅也。大惟惡文之著。故其作善。絕不外而炫耀。輪晦冥然。闇然而已。闇然則性体由此內完。默默與天下潛通。不求章而日章矣。若小人雖似作善。却全在外炫耀。若燬的以示射者。而性体浸微浸滅。日日消亡。無可與天下通者。何由日章於外乎。乃君子之闇然。何以能日章也。夫君子立心在率性。絕不在外面炫耀。故世以澹。我以澹。世以簡。我以簡。世以慧。我以溫。如此乎其闇然矣。而性体內完。自有真意味。真英華。真條理存焉。此其美在其中。可以潛通天下。如之何其不日章也。夫日章者。章於遠。章於風。章於顯也。日章自闇然來。是君子不用心於遠。而用心於近。不用心於風。而用心於自。不用心於顯。而用心於微也。此可見君子洞見性靈。外內妙合。知遠而天下其幾。只在自已。猶未也。又知已之風動乎天下。其幾只由存心。猶未也。又知只在寸心。意念初萌。至細微處。其幾直顯。而風乎天下之遠。而其知幾。茂以知矣。知幾至此。便可與入德矣。蓋德非他。我所得於天之性也。性体出自太虛。玄玄默默。最怕在外面炫耀。君子知幾。在內之近。自微處。將來用功。必如下二節一意。潛脩在內。加謹不在外面炫耀。雖下學立心之始。先認真率性路頭。與之人德。不亦可乎。開口從服色上說起。取其淺近。以見入德之意。闇

卷三

三

焉。此其美在其中。可以潛通天下。如之何其不日章也。夫日章者。章於遠。章於風。章於顯也。日章自闇然來。是君子不用心於遠。而用心於近。不用心於風。而用心於自。不用心於顯。而用心於微也。此可見君子洞見性靈。外內妙合。知遠而天下其幾。只在自已。猶未也。又知已之風動乎天下。其幾只由存心。猶未也。又知只在寸心。意念初萌。至細微處。其幾直顯。而風乎天下之遠。而其知幾。茂以知矣。知幾至此。便可與入德矣。蓋德非他。我所得於天之性也。性体出自太虛。玄玄默默。最怕在外面炫耀。君子知幾。在內之近。自微處。將來用功。必如下二節一意。潛脩在內。加謹不在外面炫耀。雖下學立心之始。先認真率性路頭。與之人德。不亦可乎。開口從服色上說起。取其淺近。以見入德之意。闇

然上狀他立心之始。只在率性。未說入德工夫。工夫在下二節。日亡亦就外面說。方見與日章相反。蓋以粉飾之心。消鑠其真源。以故浸微浸滅。而索然無光。越求章。越無章也。闇與章相反。今闇却能章。故特以澹而三句解之。淡簡溫。是立心要率性的影子。不厭文理。是性体內完的美處。淡對濃說。即今務外者。如加薑醢。諺所云。甘若蜜之類。大凡和藹可親的人。每一視而少區別。故溫與理相反。知遠三句。乃因其闇然。見其知幾。非謂闇然而後知幾。三知一步深一步。知遠二句。只是引知微句。至微字。方是究竟。極言其內照之精也。所以下節只承微之顯說去。遠是近。風有自微即顯。乃性中靈机妙合處。闇在象貌微在衷曲。非以闇爲微也。但闇然者。必能謹微。微性也。知當

卷三

三

謹在此。故可入德。詩云。潛雖節。潛伏二節。是君子闇然處。秦假二節。則併其民而闇然矣。蓋闇性体也。性体入我妙合。如使民未闇然。還是已未闇然。其何以爲率性之君子哉。形影無兩故也。夫知微之顯。何以可與入德也。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非即微之顯之說乎。君子知此。故其入德工夫。絕不在外面炫耀。惟在內之意念。萌動處。潛自自察。毫無放縱。由是志意快足。不自強其有疾矣。夫世人作善。只在外而人見之所。補其塗澤。使人說好便了。若內則人誰見之。而君子內省不疚。無惡于志。如此。然則君子不可及之所。其惟此人不見之所乎。蓋君子用功處。全在人不見之所。故其難及處。亦全在人不可見之所。若說君子謹於人之所見。併

謹於人之所不見。便是內外貞勝。去的然其能幾何。非君子之所以不  
可及矣。要着微字。誰爲人不見之所。意念潛萌於內是也。問內之爲  
言。意念潛萌於內也。君子內省不疚。以潛而孔昭之故耳。君子既惡文  
之著。而又畏潛之昭。豈君子亦有兩心乎。曰不然。此自入德之德字來  
也。德人所得於天之性也。性無炫耀。何以不惡著。性無闇。何以不  
昭其心一而已矣。疚以理言。差錯如抱病也。惡以心言。憎嫌不相容  
也不差錯。則無憎嫌矣。

詩云。相在爾室。爾室。接上人所不見來。爾室人誰見之。而爾室中屋漏  
之光。則人雖不見。而已獨見。正與意動乎內。人所不見。而獨覺惺惺不  
昧相似。室。暗室也。與庭堂不同。此節。近年作者。多謂中明潛伏。若

四書窮理定本

卷三

美

子不見。是圖之意。胡亦謂獨在人心。何時不惺。如謂懷獨之前。更有主  
靜工夫。不思彼時。君子抱獨知置之何地。豈果有稿木死灰之時耶。詩  
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爾室云者。言乎人之所不見也。屋漏云者。  
言乎人不見而已獨見也。不愧云者。言乎謹於己之所獨見也。夫動則  
人見其動。不動則不見其動。言則人見其言。不言則不見其言矣。非即  
所謂爾室人不見之者耶。然而人雖不見其動。而動前之微。已未始不  
獨見。人雖不見其言。而言前之微。已未始不獨見也。非即所謂爾室中  
之屋漏。人不見而已獨見之者耶。是故君子不動亦微。不言亦信。其神  
常攝。其真常凝。誠謂人雖不見。已則獨見。其要內省不疚。無惡於志而  
已。真可謂不愧于屋漏矣。自非君子惡文之著。而知微之顯。詎能度越

恒情。如此乎。其不可及哉。朱子曰。古之室。在東南隅。開門。東南隅爲  
突。西北隅爲屋漏。西。兩隅爲與。一室中。西南最深。故曰與。西北當室  
之白。是光所漏入處。屋漏光明。我心昏昧。是我心不如屋漏也。動  
易弛。故曰微言易偽。故曰信。

泰假節。詩云。泰假無言。時靡有爭。言敬信自能感人。無待乎外也。君  
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故其民亦自攝其神。敬其真。遷善易惡。無待乎  
賞與怒焉。蓋敬信不待言動。妄机淨而性靈先矣。性靈默然。潛與天下  
相通。彼其樂善而勸。乃民性自有之活潑。畏惡而威。乃民性自有之惕  
厲。下之無待乎賞怒。猶上之無待乎言動耳。虞夏刑威。安所用之。引  
詩就泰假時說。極妙。往來民之靡爭。則口上有言。而當泰假時。止是心

四書窮理定本

卷三

美

有敬信。無言。幾曾見當此時。民有爭者。亦各收攝其心神以聽耳。  
以此知人主感民。即心而足。不賞亦勸。不怒亦威。正與君子不見亦  
省。不動亦敬。不言亦信。意思一般。問聖王不廢慶賞刑威。何也。曰。自  
世主出之。則爲慶賞刑威。白人王出之。則無非德矣。風雨露雷。皆天德  
也。  
不顯節。上節言敬信之感。人能令民不賞而勸。不怒而威矣。而不寧  
唯是也。詩又曰。太光爲人所刑。將必刑其顯者。孰知凡物皆顯。惟德  
不顯。却能使天下之君公。亦刑之而不顯焉。是故。鈞是恭也。而其恭  
獨爲以恭之來。處匪夷所思也。夫聖所云恭。率自擊曲。吟持中來。淺之  
乎。與爲恭耳。乃君子不見亦省。不動亦敬。不言亦信。是一意歸根。絕無



炫耀。退藏密矣。由是空洞之極。神清而攝。此其恭在玄玄。默然。泐泐。穆穆之境。恭執焉。以此潛攝天下。所遇者化。所存者神。亦自同歸於玄。玄默然。泐泐。穆穆之境。而太平無象矣。蓋君子不顯。天下亦與之不顯。豈但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哉。在君子無賞怒。併無鋒銳。在天下有勸懲。如無勸懲。一惟獨也。言世間不顯的。只有箇德。併無二箇德者。能得其性也。性原是淵微的。故能得者不顯。稍顯便不是德矣。是故字亦要明白。不顯而百辟自刑。故君子之平天下。只一篇恭足矣。猶云坐致太平。在君子曰篤。在天下曰平。同一玄默的意思。章內凡說日章處。意不在功効。驗德性之有也。看淡微二節。即此是章之至處。即此是問之至處。

四書窮抄定本

卷三

早

末節。上節有天下平。此節氣之。而專贊篤之不顯。以天下平。只是德之章處。而本休惟在不顯之篤恭故也。贊不顯者。贊闇然也。贊闇然者。明德之可入也。三進步而後說至處。所以極其形容。曰。子思引一東字。其意何在。言其非不顯之德也。末枝葉也。可見者也。聲色乃從中發外。如枝葉之可見。即不大豈為不顯乎。若論天子當日本旨。則就化民上評之。言世主化民。專恃聲色。第能宣之。無給之象。已若無餘事矣。却不知化民之道。自有神相告。精相喻。原原本本。蘊蓄于中者。在聲色特中之蘊蓄。發見於外者耳。詎可專恃之以化民耶。於以化民。言其往感動民處用也。精微小也。皇矣。但言不大如毛。則又極小。有形象。則有倫類。謂相家。小暗相如也。毛雖極其精微。而謂之如毛。是猶

有倫類在也。則亦有形象在矣。既有形象。曾是以為不顯乎。氣成容。日聲。成冰。日臭。天猶氣何無聲臭。且不曰天猶天香乎。曰。此以太虛真體先天之妙言也。所謂太古正希玄味方淡時也。故曰無極而太極。聲臭非有形也。僅有耳。併此而亦無之。可謂一無有矣。妙在聲臭二字。若說無形無味。還不算做不顯。須知至矣二字。本意不在詩之盡德。而在德之達天。又不在德之達天。而在德之可入。凡看書以本意為主。須要直窮到底。天字。正與首章大字相應。若曰。是義所稱天命之性者也。

四書窮抄六補定本卷三終



學而篇

此章夫子本意。要人學成君子。而其成非時習不可。試看世間物成皆在熟時。夫學亦在乎熟之而已矣。總論天下快心之事。盡在學中。從俗情引入道情也。妙在三箇不亦。乃足乎已。無待乎外之意。如云世情所悅樂。盡在人知。一不如意。輒以無可悅樂而愠。於是乎生理虧欠。終無真悅樂矣。曾不思我有心學。求復其生理者也。學而時時習之。自然化生爲熟。生理內洽。自家不也有悅乎。悅則生理潛通。朋來自遠。生理

卷四

之內洽者外暢。融融洩洩如也。自家不也有樂乎。我有真悅。人知不足爲悅矣。我有真樂。人知不足爲樂矣。人雖不知。恒安從生。不愠而生理渾全。無少虧欠。自家不也是君子乎。君子而悅樂常足乎已。奚以願外爲哉。此學不是俗學。適是心學。博文而求識其心。約禮而求復其心。大學八條目。皆是以心求心。故以心得心。若如徧物之俗學。體首徧象。何悅何樂。而成其爲君子乎。習與丹家溫養相似。其味甚深。意不欲倦。倦則中輟。神不欲躁。躁則退速。無時不習之學。惟勿忘勿助者能之。日就月將。更無不習之時。自將理與心會。心與理安。其中活潑融液之趣。我自領之。真有未易語人者。詎不亦自能悅諸心乎。彼管管逐逐。日向世味物情中尋說處者。何哉。我心有悅。日與天下之英才類聚。

而共說之。正如滿堂燕笑。暢快何如。乃知大道之應求。名教之契合。亦自融融。亦自洩洩。豈必尋樂於世味物情間耶。孟子以爲玉天下不與存是也。不知不愠。人之沢也。君子天之定也。此乃因其人之盡沢。驗其天之前定。非謂不知不愠之後。方成其爲君子也。

有子章

此章只想春生二字。庶幾可悟本旨。首節且只說凡孝弟之人。無些子乖戾。渾是一團和氣。次節本意。便要接說孝弟是爲仁之本。而先以君子二句。說明本之當務起之。乃有子辭急難容處。言君子仁人也。每欲生機流行。乃其用力。却不在生機之流行處。而專在生機之自出處。誠以生機得所自出。自然流行。故專用其力也。若子所稱孝弟。殆即生機

四書第抄定本

卷四

二

之所自出者與何也。仁正是生機。爲仁非他。只是宣布此生機使之流行而已。試思嚴慘凜肅之中。安有生機。生機必自和氣中出。如春和得令。萬象發榮是也。乃茲孝弟之人。渾是和藹之氣。其爲生機之所自出可知。欲爲仁者。其惟專力於孝弟哉。首節是見成話。言吾每見爲人孝弟的。便不犯上作亂。一毫拂忤。皆犯也。上字所指者廣。犯上且不況作亂乎。斷乎不之好矣。犯亂而曰好。何也。緣他胸中全是戾氣。故犯亂自不能已。如蝎藏毒。欲不螫人得乎。既曰犯上者鮮。又曰作亂未有。見其渾是和氣。甚言之也。若仁一民愛一物。未必融液至此。本亦此生機道。亦此生機也。而生機之凝聚處爲本。生機之流行處爲道。彼流者自流行者。自行人力安所用之。惟有是生機之凝聚本也。而即

本之立也。斯有是生機之流行道也。而卽道之生也。不外無道。君子安得不務本乎。孝弟也者。二句是從上文省悟而踴躍贊嘆之辭。與中庸君子之所不可及者。二句正同。若曰不然。而何孝弟之人。自無犯亂之好也。此處不識此意。而泛論其理者。非。爲仁便是道字。爲仁者推行其仁於天下也。爲仁之本。與仁之本不同。仁主於發舒。須如嚴冬。果列如克復之非。禮勿視聽言動。皆凜冽意也。爲仁主於發舒。須如春暖之冲融。如孝弟之無犯上作亂。皆冲融意也。然而冲融正從凜冽中來。正嚴冬之後。必有陽春。蓋矣機淨盡。則生機活潑。一物不容。則萬象皆春。此理甚妙。讀者宜熟思之。

巧言章

四書窮抄定本

卷四

三

惡似而非者。人但知仁之和。謂如春上二章。是不知有意和。謂便非和。謂生機乃直遂之物。而卑詭邪媚。矯之使出。則其氣靡而不振。其意鬱而不舒。安能暢達發越。而自得其性乎。其與犯上作亂之徒。摧之以暴戾。殘之以忤害者。何異焉。似悅而害真。悅似樂而害真樂者也。易曰。乾其動也直。子曰。人之生也直。孟子曰。以直養而無害。巧令之人。遂於私情。而實壞其本心。以故浸微浸滅。日刃日削。雖有存焉者。寡矣。妄機分數既多。生機分數自少。故鮮仁。

吾日三省章

大學慎獨。正是省身。首章言君子在得仁。二章三章言爲仁在存其真。於孝弟去其妄。於巧令然欲存真去妄。却從何處下手。曾子有言。若

在外面形迹。眾都問處。遂澤補救。雖畢世操修。終歲何事。吾有三件緊要的事。日在吾身。獨知獨覺處。省察。如爲人謀。云是也。全重吾身三字。人字朋友字。傳字與吾身相對。夫爲人謀。與交友。受師傅。似可彌縫形迹。間打發過人。與友與師可矣。曾子却只就吾身。不忠不信不習上點檢。乃師友儕侶之所不及知。而吾身獨知處也。方叫做省吾身。爲人謀二句。不可看得小了。皆視人由已。忠恕之事也。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則傳習亦傳習此忠恕耳。大學絮矩慎獨。盡在此章。

道千乘章

開口便出千乘二字。是喫緊處。蓋因敬事以下。都是經濟要領。故先言此以振起之。國曰千乘。國匪小也。其間幾務幾何。人民幾何。經費幾

四書窮抄定本

卷四

四

何徵發期會幾何。殷繁紛藉。道之似難爲力。然而當幾只一箇無慢。出令只一箇無欺。經用只一箇有制。懷人只一箇有恩。動衆只一箇待時。千乘雖若彼其大哉。而樞要可守。無憂道之難矣。況其小者乎。萬幾雖煩。只一箇小心翼翼。何所不理。萬民雖衆。只一箇真心肫肫。何所不通。國家經用浩煩。而天地生財。止有此數。未有窮奢以逞。而可常繼者。舉處舉諸。不可預期。而要以樽節一念。則有不得而易者。我與人形體似隔。而生機脉脉。則無一息不相流通。故雖時張時弛。時寬時嚴。而慈祥一念。無不在也。國依民。民依食。農其食之所自出也。非時而使民之財力兩殫。則何以爲國。是故有國者重之。與敬信節愛等。弟子章

千層棉花無結果。孩提無不知愛親。稍長無不知敬。此天性之所獨鍾。故首及之。弟子蕩佚之實未闕。其精方攝。機械之習未入。其機方完。謹信者勿蕩。爾精澆。爾機而已。弟子渾渾沌沌。叮咛未立。則胞與宜宏。純純常常。踐徑未落。則堦楹宜豫。曰愛曰親。當主用情說。串落講去。汎字仁字。俱重言愛欲其汎而親則不可汎也。獨屬之仁而已。夫文也。所以益神智。登昭曠。以造力行之端。詎謂弟子可以少此學哉。然而蒙養之正。必先葆其真。敦其厚。不失其赤子之心。藉令有文無行。即或文多於行。又或文埒於行。異日子弟鮮不為浮華者流。何也行實事也。文空言也。空言掩其實事。此習浸漬其中。令人器識淺露。性行猥薄。入於浮華而不自覺。而迷精玄覽之事。反為澆淳散樸之階矣。必

即書第抄定本

卷四

五

也。以其全力修行。以其餘力學文。乃為知所先後哉。六書註云。則字有作然後用者。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之類是也。依此。則重行為是。賢賢易色章。

為務華絕根者。發此真學問也。蓋由平日戒欺求慊。一與渾全。一遇賢親。君友。渾從真心中流出。故其肫肫懇懇。有如此者。非臨時矜意可到。懿德人我無二。交相融液。精與契。情與投。形若就。意若融。有似移好色之心。為好賢之心。非必遠色貴德。牽諸彼以與此也。人于非甚悖德。誰忍不致力於親。然非孝思之篤。則雖渾渾全。若有所斬而未盡。夫惟天性之真愛。不能自己。將驛一腔之心力。悉効之父母。猶以為為歡矣。雖欲不竭。不可得也。人臣之於君。出其身以事之易耳。萍其身以

事亦易耳。茲則要之若集。不復自有。非篤於忠貞。不能自己者。孰能之。非必術相御而面欺。久相忘而背負。即心口稍不相符。未能傾情。嚙吐肝膈。非信也。加一言字。不可忽。曰易曰竭。力曰致。身直。焦懇到。而朋友但曰有信。有信止於不欺而已。蓋朋友非君親比也。親之情親。或不忍欺。君之分尊。或不敢欺。朋友則情稍疎。分相若。其欺易矣。易欺而能不欺。即此是懇到處。非至誠或不能也。此章妙處。正在雖曰未學。蓋謂學者精古考文。致知誠意。無非求得其真心而止。有如賢賢四句。真心得矣。即使未學。而能得真心。便是學了。何必為學。然後謂之為學哉。本意要明真學。故直以未學為學。乃極言心真之為學也。若說此人決智為學。却板板失其本旨矣。弟子章必有餘力。緩去學文。此章未

即書第抄定本

卷四

六

學。就叫做學。皆極言學之尚實也。君子不重章。

此章先說外面。次從外面說入裏面。次又從裏面說到遠。人家之損改。自家之過處。緣固之為言。如隆冬之閉藏。更無一毫走洩工夫。必須如彼。纔成得箇固字。學問之道。無他。求放心而已。而心在腔子中。如舟在海中。不開外面裏面。人家自家。但有關防不到。水便漏入。而舟不能固矣。惟學亦然。如外面不重心。學便自不固。修容誠未可忽也。而欲固其學。詎可僅僅修容。還須裏面忠信為主。然使其於人家。或有不類之損。其於自家。或有迷復之咎。則神偷妄滋。亦何以成忠信之主。而固其學乎。必須在在皆察。處處克治。如長年三老。關防周四。庶幾妄機盡杜。

真體全復。然後能固其學耳。

君子節。二則字相連。語意甚緊。言終不重。即不成。亦即不固。不但。不威而已。固字要認得真。其退藏若絨。其靜翕若結。乃心不妄動之象。每見容止浮華。體貌倚蕩之人。神守飛揚。精爽漂越。寧有如絨如結之意乎。

主忠信節。下箇主字。其意何在。正明其學之能固也。夫人心有主處。如中流砥柱。誰能動搖。可謂有主之非能固乎。然惟真實之人。其神不漫。其氣不浮。確乎其不可拔。屹乎其不可移。可謂有主矣。即可謂能固矣。若彼作偽之徒。其中游移不定。如柳絮楊花。隨風飛舞。無主至此。尚可謂能固其學哉。外之所發。由衷而非粉飾。忠也。中之所存。極誠而

母浮薄。信也。

卷四

十

無友二節。此二句。全要說得固學有味。方是。蓋耽近匪人。非第爲名行玷也。湛溺積習。非第以有悔終也。彼其自由自在。殊無古人咬菜根之意。將令神氣昏弛。而妄念內滋。妄念內滋。則真正外弛。其能使學之不固。不有甚於不重者哉。

慎終章

語意謂。欲厚民德。只須躬行。與孟子滕定公章同。先要認如何是厚。自見強求不得。夫厚之爲言。與偶慕之浮情。乍萌之善念。不同。彼其敦篤肫懇。必由自不容己之心。積之而自不容己之心。果可以文告驅之。刑威督之否。惟是終也而慎。不以存沒二心。遺也而追。不以久近易慮。我

自躬行厚德。無意化民。斯民親感薰陶。亦自敦篤肫懇。雖欲不歸於厚而不可得。奚以文告刑威爲哉。全重終遠二字。慎終追遠。自孝思肫篤中出厚也。厚不必專指慎終追遠。只是仁心綿固。淳風翔洽。無刻薄寡恩之意。便是。

子禽章

此章見聖人感人之妙。重溫良恭儉讓五字。言夫子之聞政於諸邦素矣。然使輒述屢試。而偶與有聞。斯亦無足奇者。乃今一有所至。必有所聞。在在皆然。無一或爽。此乃詭異之辭。當日子禽雖曾親炙夫子。而庸鄙寡識。全然不知夫子如異聞爲恭之問。每私視之。卑視之。此章開口問求。足其本意。謂夫子必自輕賤也。問與如陪客。只是稱帶言

母書第抄定本

卷四

八

之所以子貢只承求字說去。而與則置之不辨。勿作兩項平說。如云。夫子栖栖皇皇。其經紀人國之政甚亟。將必曲意飲客。求而得之。茲以已仰人。其重在人者。與若與。則以人仰已。其重在已矣。豈諸邦君臣中。亦有輕身先於匹夫。而不耻下問者乎。子貢本意。原要說夫子非求。却不明言非求。而但說其諸異乎人之求。是其語意婉轉。善爲說辭。處孟下以堯舜之道要湯。正與此類。感人以心。微心以容。溫良恭儉讓。乃聖心之徵於容。而爲人道之所好處。故令人一見傾心。樂於就問。而國政皆以之得焉。得與問。亦須辨入於耳聞也。而政自我聞。如有所獲。得也求字。自以字上取。異字。自溫良恭儉讓上取。人字與夫子字相擊。應凡得之所以。由人日與。由已日求。夫子得之。所以由已。雖謂之求。亦可

乃其以不由已之曲意不由已之強顏而由已之溫良恭儉讓不格而合不介而親則夫子的求與人的求自不可同日語矣。聖人在當時道高名重乃其氣象間和氣小心如此正是不爲己甚令人可親就處盛德之至故也若使圭角氣岸有峻節自大之意人將畏而不親疑而不與矣誰其樂告之哉。妙處全在一个異字乃難以名言之意。

父在章

細玩章旨爲子之改父者發非爲人之親子者發。真孝子決不把父沒視行放在心裏。父在二句串下不平只是引起下文正意全在三年二句。人子當父在時觀者獨觀其志耳未觀其行也觀其行在父沒時乎夫惟觀行在父沒則我以行觀子子以行自表或且取其父之

四書窮理抄定本

卷四

九

道而驟改之是急於表已之行而忍於泯親之行非孝也必也三年之內無改於父之道此乃哀慕方深痛念罔極絕無以行自表之心乃可謂之孝爾何也人子之孝在心不在行也。道虛位也好友都說得子曰三年無改又曰夫孝者善繼云此皆人子孝思並行不悖顧時宜何如耳若果父行大害事亟蓋前愆可也宋之紹述不識此意以至禍國。禮之用章。此章爲何而發爲世人借口。禮本自和而任情茂禮如拜上請纓以致不復可行者發也言禮之用於天下原自和而美美而由安有不可行者唯是知和而和在禮之外則亦不復可行矣如欲終古可行其唯和

而有節哉。和美由行界限易淆須要字字明白大禮之爲體豈齊嚴肅毫無假借然而當用之時却與人心融洽無少乖忤和也如此則其道甘美不見苦難美也由是人心樂從不論事之大小無不率而循之由也即此是六通四闢無少滯碍處行也。開口從貴字說起以其似不足貴也何以似不足貴以三千三百至嚴至密有若束縛之桎梏之矯矯強世爲人心所本無故似不足貴也乃從古至今皆曰禮重如彼其爲貴者何蓋心之有與無到用時自見與刀之利與否到割時自見相似乃禮到用時却與人心融洽無少乖忤則禮爲人心自有而非矯偽不情之物可知故足貴也。次節正從首節生反處即從好處來知和即知上節其心若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也

信近章

而和專檢合情處去也夫情有從真性中來者有從私意中來者若專檢合情處去則私意橫流溢於真性之外便是不以禮節之了如此則非禮即非和即不美不美即不由。雖關滯碍安有六通四闢之象乎禮雖可行而亦不可行矣美由行三字俱屬禮者節也無節便非禮。

四書窮理抄定本

卷四

十

連舉三項何也若曰世間何事不要謹始。信恭因三字極重始也厥終可復遠耻辱可宗全在此際。今人涉世每每失言失禮夫人貽異日無窮之悔其故何也彼其約信致恭因人之初或人情不欲重違而曲徇其意或事勢不能直遂而譬倖其成而曰吾姑諾之下之收之後

來。遂如覆水難收耳。若在信時恭時困時。慮終而謹其始。則有始自然有卒矣。又安有異日之悔乎。此等處。惟脊骨堅強者能之。如閔子之辭費宰一事。而三善備矣。如信近於義。若將信字略過。而重講近義。卽失本旨。須說其近於義也。在信之時。方振得起下句復字。餘同。約從心出。令人憑而信之。故謂約爲信。信卽言可復之言。信當於義。若與義相親比者。近也。使輕然諾。苟訂盟。後日行不得。必且負諸責。寒風盟行。不如其所言矣。寧可復耶。言而復。才成个信字。不復。則其言爲誑。而非信矣。禮者。恭之節。恭之恰當處也。耻。自羞也。辱。則被人輕侮賤惡。自家有何光彩。與榮相反。問亦字。曰。因不失親。可因明矣。然而可定一時之交。卽可定終身之交。是不但可因而亦可宗也。一時相從。長

由書窮抄定本

卷四

七

依之也。終身相從。是靠他作主也。宗也。

君子食無求章

章末歸好學。則前四句。須字字說到學上。方見親切。如不求安飽。乃其心切切於學。不暇他求也。事。卽學之事。身體平學之工夫也。言。卽學之言。口談平學之義理也。凡學中實做處。皆謂之事。如博學之審問之明辨之篤行之是也。敏慎不作兩項。乃殫精畢力。獨急乎學之實事。而就就守口不輕談學。盡事既多。言自少。如城高池自深也。就而止。卽止其學之是與非也。如斯之學。天下鮮有。惟君子積學之深。得學之趣。其中津津蘊蘊。不能自己。夫然後不求安飽。而惟敏慎就正之是求耳。此而謂之好學。其誰曰不可哉。

貧而無誦章

通章全重一个來字。全要拈未若二字。而歸着在來字上。其旨方明。夫貧而無誦。可矣。而子以爲未若。樂富而無誦。可矣。而子以爲未若。好禮此雖告諸他人。詎不領略其詞。說曉暢其文義者。乃子貢諷咏淇澳一唱三歎。獨有不啻若自其口出者。何哉。蓋未若之告之辭。可得而聞。未若之告之意。不可得而聞。其在莫我知天。何言之地耶。子也告其所可得而聞。若數往者之順然。賜也知其所不可得而聞。若知來者之逆。然不惟樂與好禮洞然。歸宿之中。抑且切磋琢磨。脫然于筌蹄之外。其見此未若之辭。超以越矣。其得此未若之趣。雋以永矣。當是時。子有當于賜。故賜有當乎子。以故相視莫逆。而第曰。始可與言詩也。子不賜

由書窮抄定本

卷四

主

之與而誰之與哉。貧而無誦。何也。吾安吾貧。不以貧之故求人。故人皆有誦之心。我獨無誦之心也。富而無誦。何也。吾守吾富。不以富之故矜己。故人皆有矜之心。我獨無矜之心也。然而無誦與無矜之心。猶然未之無也。豈若我有真樂。自快自足。而自不待求。並無誦之心而無之乎。又豈若我能好禮。自尊自節。而自不欲矜。並無矜之心而無之乎。此節若曰。心今本虛。越無越好。人情已仰人者。誦人仰己者。矜者。早已而媚之也。驕者。恃己而矜之也。病根總因重貨。貧易肉。富易外。恣故言好禮。各有攸當。人心之生機。原自活潑。原自節度。所患妄機未淨。無由自得之耳。妄機既淨。自與生機之活潑者。相融液而樂與生機之節度者。相契合而好矣。他人一聞此未若。彼將必更求增

蓋唯子貢聞米若之說。頓悟此時此際。只合損之又損。于是乎蹶然若驚。躍然若興。而特引切磋琢磨之詩。吟哦而贊嘆之。其感深矣。其斯句是忽然醒悟的說話。蓋第謂貪諂富驕。皆人心難克之瑕類。良為可切可琢。今始知無謂無驕。一人心未化之渣滓。更自可磋可磨。即磨聖之既毫。無口不自警戒。意者亦如斯耳。子如不言。賜且終焉大迷。詎識此詩之何謂哉。賜也對他人之問者而言。始纔也。言如賜纔可與言。詩往來。乃假借字面。如前日後日然。子貢從夫子言。詮中起悟精義。便是告往知來。其實來即在往中。子貢子夏俱因時悟人。故皆許其可與言詩。其實意不在詩。嘉其可證大道也。

不忠章

四書窮理定本

卷四

三

只思病屬何人。便知患在何處。人惟抱病在躬。則隱憂深中。其中而患從生焉。彼人不知已。已不知人。此皆昏塞其生理。沉痾其性靈者。與抱病笑殊。第人不知已。乃人之昏塞。人之沉痾。人之病也。人之病。人自患之。已何與焉。若夫已之不知人。則其所昏塞者。已之生理矣。所沉痾者。已之性靈矣。非人之病。而已之病也。已之病。可謂非已之患乎。一知人要看得細。

為政篇

為政章

開口說為政以德。人將不之信矣。故亟譬以解之。不信何也。政之所正。眾矣。屹屹有為。且虞不我共也。矧德之冥冥默默。端居其者。乃可以之而為耶。子曰。若不睹夫天之有辰耶。眾星之共。共于居所。以此思政。又何疑焉。看來夫子只說一辰。多少涵蓄有味。若添隻語折解。即索然矣。作義正不須顯言為妙。何謂德。真性自太虛來。人主率其真性。不以情識智故參之。此中寂然靜凝。然定。適得那太虛本體。故曰德。為政必以綱紀。必以文章。今但曰以德。然則綱紀文章。皆可廢與。曰何可廢也。綱紀文章。盡從真性中流出。而不以情識智故參之。則綱紀文章皆德矣。眾星何以共也。以居所也。靜極則無不貫通。無不聯屬也。若辰化為星。先自旋轉。星必不共矣。所謂惟天下之至靜。能制天下之至動也。

四書窮理定本

卷四

四

詩三百章

思者動之微。而為所從出者也。先王以詩垂教。正要以詩人之思。觸後人之思。俾其感發懲創。勿納于邪。若曰過此而現於為。即欲閉邪無及矣。此詩之要也。

道之以政章

此章論人主化民。任法不如任道。語脈歸着處。在無耻有耻。耻心強他不得。只須養。人主日取其民。而道且齊之。無非格其非心。而能格



必自有耻始。顧從耻得格。天者機也。既曰天機。豈能力迫。第可徐養而生之耳。彼政刑之於以化民。迫之勵之。劫之持之。全是以法強民。如宋人握苗。其苗必槁。彼民免則有之。耻何從生。耻且無之。胡格乎哉。惟是主上之德意。與先王之禮教。其道謂諸循循。無些子操切意思。以此漸之磨之。聞之錄之。久而良心漸復。耻心自當內動。爾行且格。其非心矣。如良農培養。其苗徐生。寧復有苟免無耻之民哉。故以君迫民者。逆以人治人者。順。問法制禁令。曰。且如今之鄉約官府。立下徵發期會的規矩。使之共赴法制也。禁則禁其不赴。令則令其必赴。所謂令行禁止是也。凡此皆政也。法家之言曰。朝家寬令。凜然衆庶所共。寧謂一有越志。三尺輒隨其後。以此督責。孰敢不易其慮者。詎知劫持之道。嚴則

四書集註

卷四

主

矯偽之情。滋畏避之念。重則羞惡之真隱。未成其貞淑之行。而先予以頑頭之心矣。異日即欲更始。其道何繇。不幾令終爲敝民哉。何謂德上自得其本心也。本心自得。豈故爲道而設。但斯民各有本心。而吾自得其本心。能使民各動其本心。若當先而引導之者。是道民惟德之以矣。然而民之不齊。民之情也。本心雖動。其間淺者深者。厚者薄者。詎能使之較若畫一。亦惟是民之本心。自有其節。因其節而制之節。俾其損之不得。益之不得。抗之不得。貶之不得。其真之以爲度。各循之以爲程而已。格者。心相通。而非心自去。不但革面而已。正與免字相反。五十有五章。丘好學人也。蓋重而習之。不知老之將至矣。乃其由來之漸。則此生猶

歷歷可紀者。蓋人之生也。在十五爲英發。浸長之候。故吾亦其志向上期爲大人。以完生人之事。此學之始事也。自是而三十則壯盛矣。故其力能立。屹乎有收攝之象焉。自是而四十則堅定矣。故真主澄徹。莫我眩惑。蓋與氣俱堅定也。五十始衰。其氣內飲。有復還太虛之漸矣。故心知與天命相通。歸其根也。六十則其氣益飲矣。於時益飲益化。遂併司聽之耳。與知命之心爲一聲。入心通耳。與心莫逆焉。迨今七十則飲之極矣。飲之極。故亦化之極。遂併此身全體。渾與知命之心爲一。縱其心之所欲。此身所行。無不中矩。蓋不惟耳與心順。而一身無不與心順矣。丘所爲自少至老。孜孜好學。以完生人之事者如此。厥初志學之本心。庶幾其不虛負哉。愚讀此章。有一老人拊掌云。我知之矣。十五是十五

四書集註

卷四

去

的事。三十是三十的事。其言殊豁人意。人生十五以後。精神日日向上。志即是向上意思。心雖向上。力弱則仆。立者。其力剛壯。豎起不仆也。雖能豎起不仆。而氣方盛。長尚未凝。然鎮定四十。則氣不復長而定。心亦與之俱定。不惑者。定之象也。所謂不動其心。非入門之知也。此正不發亦不飲。五十則飲而飲元。故心亦如之。知命者。還元之象也。天命無時不在。何獨五十知之。曰天命之本體。靜虛而已。人生自十五而三十而四十。皆從靜虛中發越出一發而英銳。故爲志。再發而壯盛。故爲立。三發而凝定。故爲不惑。五十則發極而飲。復歸於靜虛。是復與天命通也。故爲知命。耳如何內飲。返其聰是也。行年七十。則精神收斂之極。舉身之全體。無不返還於太虛矣。率太虛中之生機而出之。真

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寧徒勉強而後已。矩哉。

### 孟懿子章

此章。要。想。夫。子。當。面。而。不。即。明。說。而。借。人。傳。語。其。故。安。在。蓋。三。家。僭。禮。久。矣。夫。子。每。思。轉。移。苦。無。機。會。至。此。懿。子。問。孝。僅。出。無。違。一。語。而。無。違。何。在。未。遽。明。言。直。俟。樊。遲。之。御。進。其。說。發。其。問。而。後。以。生。事。盡。祭。無。違。於。禮。告。之。一。再。更。端。展。轉。傳。語。以。昭。鄭。重。叮。嚀。之。意。庶。幾。瞿。然。驚。悟。然。悟。或。可。改。於。其。德。移。忠。為。孝。焉。耳。此。善。誘。之。術。也。有。言。必。有。所。指。無。違。云。者。果。無。違。於。親。乎。抑。無。違。於。禮。乎。夫。子。都。不。明。言。而。第。曰。無。違。豈。故。模。稜。其。說。哉。蓋。懿。子。之。親。亦。僭。禮。者。也。乃。親。之。本。心。豈。無。天。理。之。節。則。親。與。禮。原。不。得。分。之。為。兩。且。懿。子。初。問。時。若。即。以。無。違。禮。告。之。是。夫。子。

### 四書第抄定本

卷四

七

先。把。親。與。禮。看。成。兩。箇。便。少。味。了。故。只。渾。渾。說。箇。無。違。以。見。循。禮。便。是。順。親。其。言。含。蓄。而。有。餘。味。懿。子。雖。不。能。當。下。領。略。而。徐。俟。他。日。更。端。再。說。且。托。人。傳。語。尤。足。動。其。警。悟。豈。不。愈。于。合。下。說。盡。者。哉。況。孝。順。德。也。問。孝。而。告。以。無。違。又。何。問。焉。故。謂。夫。子。初。告。本。望。懿。子。再。問。而。懿。子。不。能。始。托。樊。遲。以。發。之。其。說。非。也。一。言。不。如。再。言。而。談。不。如。傳。語。無。違。於。禮。即。為。無。違。於。親。蓋。因。性。而。作。儀。即。吾。親。之。真。性。也。與。吾。親。之。真。性。潛。通。斯。真。能。無。違。者。也。豈。不。孝。哉。

### 孟武伯章

最是父母關心事。惟字啾緊。言父母為其子計。何所不至。然其他縱不如意。差可自寬。乃若其疾。則思之心。驚言之色。慘不啻躬自罹之。食。

不能甘。寢不能安。恨不身自代之。真有一息不能去心。百端無可自解者。人子即不自愛。其如父母何哉。以此思孝。孝可知也。黃介後生。此。

### 憂原屬第一

### 子游問孝章

子游為人高簡。必有謂天性之親。無所事禮。祇篤真愛。而不知尊敬者。父母恩。則天性分。則嚴君。古人所為嚴問。寢三朝之節。致祇敬齋慄之。豈故為文具哉。彼其至敬內結。自有所不容已也。是謂句。自今字。生。人心不古。子情衰薄。往往有不顧父母之養者。故一能顧養。即稱孝焉。皆字。承犬馬說。言並犬馬。亦在養中。而上焉者。無論矣。人子獸畜其親。失匪細矣。彼其初第。謂庭聞真愛。膝下承歡。滿用文之。亦惡知。

### 四書第抄定本

卷四

六

其為莫大之惡。難贖之愆乎。此世俗所共恬習。莫之加察者。女其猛省。亟改圖之。勿汶汶焉。而與俗同。不敬句。正應是謂句。若曰。曾是以為孝乎。

### 子夏問孝章

人心窄則少愉色。子夏坐此。妙在出箇難字。若只說孝要色。養却恐落在色取一邊。夫子言難。便是合內外之道。有深愛。乃有和氣。而愉色生焉。註意極透徹。言難何也。蓋謂色非有根心之深愛。不能以明。唯色可以為孝也。有事以下。則舉兩件不必根心而能酌。不足為孝。所以深明唯色為難。唯色為孝也。只是借彼明此。不是譏諷子夏。止能服勞奉養。服。穿衣也。穿衣者。着衣于身上。今以父兄之事。着在自家身。

上如服其勞也。

吾與回言章

此章見顏子之聰明。與他人之聰明不同。作文要識夫子本意。尤要知夫子口氣。近說唯不違故足發。唯如愚故不愚。蓋謂人如木雞。則神知內完。所謂虛而靈也。此與夫子本意亦似相合。但夫子當日口語始終是猜疑詭異之辭。正不肯明白說出諸子。言外自得。如云。要愚不愚之不可同日語也。所從來矣。愚是愚的面目。到底英發。與之言如斯。省其秋亦如斯。皆可得而窺其際也。若夫顏氏之子。殆不可若此論者。吾嘗與之言矣。又嘗省其私矣。當其與言。第見止潛心傾聽。竟無一語相違。分明像箇愚人。迨退而省其私。則舉吾終日與言之理。一一發出。無少

四書第廿定本

卷四

九

虧缺。却又不是箇愚人。冥然者乎。英發者乎。吾不得而窺其際矣。然則回之不愚。其諸異乎人之不愚也與。孟子曰。居深山。語氣亦當如此。不違如愚。乃平日深藏之象。可見於受教時者。略無意氣鋒穎矣。凡聰明材辨之士。胸中自謂予智。言自外入。豈能全無低語。乃回終日與言不為不多。却只是默然領受。絕無片語隻辭。相抵牾處。則回之聰明何在。才辨何在。不宛然如一愚人哉。省其私者。亦謂進見之時。莫窺其際。故於此省其果與否也。設辭也。亦足句語。祇自上而來。不違如愚。足以藏矣。至是則足以藏者。亦足以發。是何專者之能直。翁者之能開耶。丰神景況。寧復如終日與言之際耶。發如萬物發榮之發。彼其靜專沉寂。生機之停毓者厚矣。發生之本。安所虧欠而不足。發在

外以在中。言其中所謂者。却自儘勾宜洩。以何所以就事盡機。便是發者。發終日所言之理也。視聽言動。無之非是也。

視其章

專重察安一句者。非如其說。只當說察安一句矣。玩全章脈理。乃焉字與三所字相應。書言在運用三個所字。言人自可知也。夫知人則哲。從古難之。何也。蓋曰人藏其心。茫無可知之所云耳。夫人亦何嘗無可知之所哉。顯而出之。有以之所為。潛而前之。有由之所為。密而藏之。有安之所為。果能察視其以之所。又詳觀其由之所。且深察其安之所。其次第可按。其察係可尋。凡可以藏心之所。無復有不到者矣。雖欲度之。將於何所乎。度之哉。觀人觀心也。而心術密於作偽。故視以亦不可廢。

四書第廿定本

卷四

十

隱形迹易節。故必觀由意氣易屬。故又必察安。安者。人情恬適情願之處。所謂人之本心。三所莫復處。亦難察。有日久徐盡其詳者。其品隱密也。有一見全扶其衷者。其操鑑超也。非論特達之目。還是一見全決者。多以這个勾當。大率得之天分。與牙倫。大商看錢相似。溫故章

吾人養心息理。莫善于溫。其實只是不疾不徐。從容玩味。久之成性存存。而我心之靈機開焉。靈機一開。自然新新相生。無有以時叩之。仰明誰能困之以其所不習。受也如響。誰能窮之以其所未聞。以之為師。不亦可乎。知新之後。新新相生。非為師之目。復遇此所知之新也。何也。如在今日為新。在來日又成故矣。

君子不器章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字要認得真。器者凝滯不化之象。如陶土爲甌。不復還而爲土是也。夫君子範圍儀象。搏撝陰陽。豈其無用於天下者。然特因而應之。其先不設。隨而付之。其過不留。所謂大方無隅。大象無形者也。豈有纖毫。不化之意。凝滯於虛明之地乎。而何器之有。不器。自是不落有的話。註以用無不周解之。似仍落有矣。

子貢問君子章

問此章論君子之行乎。抑論君子之言乎。曰論君子之言也。問何以知之。曰玩一箇其字知之。其言者君子的言也。夫人誰無言。但他人的言。

往來言了。總行是以行從言也。甚且言了不行。行更不能從言矣。若夫

卷四

至

君子的言。却是先把合言的行。然後以言從行之後耳。夫是之謂君子之其言哉。看來此章。啾緊全在一箇其字。見君子的言與他人的言不同也。先行後言。何以爲君子。此妄添神變之微也。其言之言字。有來頭。子貢居言語之科者也。若曰勉旃。在行先言何爲。

君子周而章

君子能親厚人。小人亦能親厚人。惟是幾微間。自不可同日語耳。君子之親厚也。乃生機融融。周流無間。苟非自外于覆育。誰不並受其生成。維培覆迭用。而天地之至仁長存。縱彰顯並行。而帝王之宏度自擴。一何恢恢大也。豈其曲附之。詭隨之。存一阿比之意乎。若小人之親厚。似

無別於君子。獨其媚世之葛端。總皆各私之一念。或情有所勝。而庇之以爲歡。或勢有所藉。而援之以爲翼。雖則厚集其交游。廣樹其黨與。哉其要曲。附詭隨人之與比。而衷情曖昧。襟度猥瑣。去君子之周遠矣。如徒因其聲望。而濡亦能親厚。遂與君子同類。而共視之。則市恩沽譽之小人。不將竊比於寬仁哉。周比。非全在所與衆寡。無私則廣。有私則狹。顧心境何如。

學而不思章

學者。做成迹而循習之。未嘗精研其理也。匪思。且冥冥昧昧。如盲人之視。何由入之。而得解乎。是不思。非獨莫釋其理。併其學而無獲矣。思者。憑臆見而想像之。未嘗實歷其境也。匪學。且恍恍惚惚。如夢中之覺。何

由據之。而居安乎。是不學。非獨莫習其事。併其思而無益矣。此其相須

卷四

至

有成。一缺兩廢。與魚必比目。車不隻輪。相似。考文學也。習事亦學也。思書理也。思事理亦思也。考文而不思。則爲口耳之士。習事而不思。則爲日用之民。試與之叩其精微。未有不茫然者。懸空思索。其理雖或有所窺測。而恐其有所偏蔽。若躬歷然。惟日親乎訓典。則有明微。身親其行事。則爲已有。然後信而安之矣。固須說不能真見所學。殆須說不能證明所思。若只說箇說。始有何意味。

攻乎章

春秋孤亂賊之黨。異端奇袤隱怪。語不經見。眾庶未必遽肯信。何其有喜之崇之。專心致志而攻之者。大抵皆爲明所攻。卑闇者望而趨之。

於是二端揚鼓動而惑世誣民之禍始成。不然則異端之能爲害。非攻者其誰屬焉。斯字如纔字看。言有攻者。爲害不攻未也。深罪攻者也。予有一說。備舉異端雖似而非。而意亦行直。亦將自附於道。爲吾儒者。第可婉轉誘掖。從容接引。徐徐俟其自化。彼或還而終與吾道合。即不然。未必顯而大與吾道角。豈遂爲世人心之害哉。惟是忿之疾之排之斥之。若怨敵寇仇而攻之。彼將堅其其說。聚其其黨。力與吾道爲難。而害始成已。程明道有云。新法之害。言黨亦與有力焉。則相激之爲禍烈耳。夫子與老子同時。不聞與辨。而適周問禮。隱隱使知禮重。便是不攻與端的樣子。

由辭章

四書精義定本

卷四

五

章旨若曰。繼自明瑩。只須不着塵垢便了。首句何意。以由錯認知之。故欲誨之也。知之不知。見心本自明。爲知之爲不知。只不欺其本心之明而已。知之句。只是陪客。本意全在不知句。心今本虛。虛則靈。天賦初寧有不完之知者。惟是人情好勝護短。知者固自己爲知。至於不知。輒慊慊掩閉。不肯承認。欲知其何由焉。今惟知之云。知之即應首句知之。爲不知。言不以爲知之也。是知也。乃即心而是不必他求之意。此際心境何等潔清。何等空洞。不惟適得乎知之之體。亦且全消其不知之根矣。譬諸空雲。皓月中天。又安所不知。而不謂之知哉。二爲字。皆是心下自認。子路以無不知爲知。所以不肯自認不知。夫子以知不知爲知。所以要他自認不知。偶思子路強不知以爲知。非如今人

明知其不知而昧心欺人曰。予既已知之也。乃過勇之所使耳。蓋其雄心猛氣。粗疎怕想。無所取裁處。正是好勇過我處。

子張學章

章旨二多與二寡相應。曰。闕曰慎。無非哀多求寡。乃小心守約。自求多福之道。以子張之學。不患其不多。而患其不寡也。

首節。先須看破此節。下節方有著落。君子之學。謀道而已。而子張乃學干祿。豈達志溫飽。遂輕悅如世之至教者流哉。想其意廣才高。馳情兼濟。而欲藉榮祿以爲之階。夫欲藉榮祿。必脩問學。欲脩問學。必務誇張。方且辨博其辭說。以覲言揚。而不必於忠信。侈大其施爲。以希行舉。而不必於篤敬。瑕類叢生。登榮更寒。豈惟無以謀道。抑亦何以得祿乎。

四書精義定本

卷四

五

多聞節。先從多聞見上說起。亦不可忽。古君子尊所聞。行所知。苟非其聞見之所及。誠不敢驟空而言。逞臆而行。即令聞乎見乎。聞見而多乎。詎可謂兼聽宏覽。誰復我如。而遂橫口高談。恣意濶步乎。聞見而多乎。外侮並乎中。將以干祿而或失之耳。必也多聞見以爲言行資。却不逞聞見以爲言行累。疑殆有闕之。即不疑殆者亦慎之一意收斂。不務炫耀。如是則聞見雖多。尤悔自寡。瑕類日消。志行自浮。即此寡尤悔中。而祿在矣。何以干爲。闕慎與多字相照。不特其多而肆也。疑殆等分屬言行互文也。言寡二句。是見成語。夫子從上文拈出兩寡字。乃德愈盛。心愈下處。非故意地願息。不復志上乘也。夫尤悔而日寡。特非刺

不至養生。愧悔稍從未減云爾。夫豈有崇宏之詞說。張大之施為哉。然  
而此之為言。庶幾中律。或且有揚之者。此之為行。庶幾中度。或且有舉  
之者。祿卽此中而在矣。焉用營營逐逐。從事于干為也。毋驢仕路。補  
薪。皎皎之流。日久每每敗露。惟小心收歛。無瑕疵者耐久。

哀公問章

夫子此章與宰我戰栗之對。皆勸哀公之斷。而夫子之言。公正可行。宰  
我之言。決裂速禍。此聖賢之分也。二章錯正應為字。是時政在三家。  
國人憤慨。一有所為。其下必非恭讓。公蓋患民之難服也。而思以為服  
之。此章乃攬權靖民之要。徐思諄諄直打二字。其意何在。天下有道。庶  
人不議。以朝家之政。出于公。不出于私也。乃直者必為公。枉者必為私。

論語集注

卷四

五

有舉直錯枉之為。則滿朝皆乃心於公之臣。而政在公室矣。政在公室。  
群心凜凜。莫何不服之。有舉枉錯直之為。則滿朝皆各營其私之  
臣。而政在私門矣。政在私門。衆口噴噴。煩與何服之。有民服。不但在  
為之當否。一君二民則服。二君一民則不服。問是時當錯無如三家。  
恐急未易錯也。曰公若先能舉直。必舉孔子。孔子攝柄到手。機權從心。  
譬日出而露晞。三家自無所容矣。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非定公  
也。所以掣肘不能大行其道。

季康問使民章

此章只味敬忠以勸四字。可識書旨。敬忠以勸。自下之奉上言之。夫居  
人之上。咸願下之畏威輸誠。且願其樂於畏威輸誠。第人君所願於民。

多財力在外之物。或可驅率而強得之。乃此三者。都是根心的勾當。吾  
卽強之使敬。而神自不攝。吾卽強之使忠。而意自不真。吾卽強之使勤。  
而情自不樂。不惟上不能強取諸民。抑亦民不能強效之。君真是莫可  
奈何。第可莊臨孝慈。舉善勸不能。隱隱動之而已。莊臨。無不攝之神。  
卽子之自處于敬孝慈。無不盡之心。卽子之自處于忠。舉教二意不  
平善者舉之。動其欣慕意矣。彼不能者。誰不思善。恨未有路耳。上又有  
以敬之。則其率吾之敬。以希吾之舉。宜何如其踴躍鼓舞也。若拔誘掖  
之典。不有以助莊臨孝慈之所不及者哉。善卽敬忠者。不能卽不能  
敬忠者。曰舉曰教。只是將進化誨。聽其自起。如曰舉善而錯不能。或  
罰其不能。却涉于使矣。

論語集注

卷四

美

或謂孔子章

定公召公之弟。是時召公薨于乾侯。定公不能討賊而受其推戴。國非  
其國矣。孔子不仕。意在斯乎。下文孝友亦陰刺之也。定公之忘昭不友  
矣。獨不念其所自出乎。不卒故也。故引轉亦只以孝手冠之。惟其孝故  
孝親。而及其親之所生。友于兄弟。焉串下重孝上。夫子雖不明言不為  
政之故。而其政隱然在言表矣。書云孝乎。言書中曾言孝乎。觀惟字。  
則友自孺生。以孝為主。明矣。施自內而施於外也。施於有政。言自己既  
以孝為友。因而以此教家。使皆以孝為友。問答間。發在一為字。何謂  
為。居官而行事也。或問奚不為政。將必居官而後行事。是為為政矣。乃  
書云以孝為友。只是居家行事。却曰施於有政。可見居家行事。亦是為

政了。子矣。必以居官行事。然後謂之爲政乎。蓋有以爲爲之者。亦有以不爲爲之者。懸象魏陳彝極。樹風聲。章物采。此以爲爲之也。父而父子而子。兄而兄弟而弟。此以不爲爲之也。如必以爲爲政。彼善辭何以稱焉。是亦句。且據書論之。奚其句。方說或人論政太拘也。是字指孝友言。四爲字一樣。都是說行政。其指或。夫子口語。只說家居。亦自有政。安見我之不爲政乎。其意則曰。以孝爲友。此政不可行於國矣。吾姑家脩之以待時耳。

人而無信章

此章還是前虛後實。前言不知其可。且只說他不問何地何人。無可行處。大車三句。方說所以不知其可。蓋我自我人自人。其間相維繫處。全

即書第抄定本

卷四

宋

憑我一點真心。正如車自車。牛馬自牛馬。其間相維繫處。全憑車有軌。軌人而無信。正如車無軌。彼此判隔。不問維繫。雖欲行之。則何以哉。故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大車三句。不但管其難行。其無可行之具也。須看箇以字。

子張問章

此章只是理不可易一句。張謂中智所及。不越耳目之所親記。無足奇者。唯是自此十世。則世風迭換。世事日新。其間變態之相沿。莫可窮詰。非有如神之知。恐不能探賾索隱。鉤深而致其遠也。世有不可知之事。殆是謂耶。此是子張好高處。夫子故以其顯易者論之。曰十世何不可知也。夫知來固逆。而數往則順。試觀由夏以至於殷。由殷以至於周。

千數百年之間。世風世事之變。亦已略備。而未或不因其禮。卽有損之益之。之所不過在禮之文爲間。於今皆可知也。有如過此以往。其或繼周。其如殷。固於夏禮。周固於殷禮。自不待言。卽有損之益之。之所不過在禮之文爲間。何論十世。雖百世可知。何必如神之智。然後可知也。禮者先王之道。而非先王之所爲也。天理自在人心。先王特能因之耳。萬古此天理。萬古此人心。綱常卓乎古今。終無改易。文物乘乎風氣。小有變更。以故殷不能革乎夏。周不能革乎殷。時損時益。要無害其爲因也。損益與革字不同。乃分數之加多。加少。稍稍差殊。要無失其爲因也。言繼周何往者可知。繼者不可知。不知其繼。視其往。無不可知者矣。

即書第抄定本

卷四

宋

非其鬼章

非其鬼而祭。誰不知是謂見義不爲。誰不知是無勇。若分條另說。有何意味。此因世人非其鬼而祭。的必昧見義不爲。特明其故如此。大意言非其鬼而祭之。其心誦也。彼其明見義而不爲。乃謂心銷其勇氣故耳。故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二事原相須也。

八佾篇

八佾章

象論記八佾雍徹兩章其意何在記夫子言語之妙也夫魯失其政自大夫出甚且廢之舞象之堂公然用天子之禮樂至公等至不道也然而由來有漸莫可如何夫子第曰于心何忍于義何取極和婉却極剴切就令季氏聞之當亦心惻其非分縱在三家間之想亦自訝其不倫難言而善言之微聖人之妙不及此庶與八家相照與三家之堂一般夫佾之八何佾季之庭何庭此庭而舞此佾何忍心至於此極也向使不舞于季之庭而舞于朝之庭則樂與地相習心與樂相安何忍之有臣子恭順安節此自有之生機也如使一腔之內生機謁謁寧忍

四書窮理定本

卷四

无

悉行僭越自害其生機乎故夫子不說他大膽只說他狠心此洞見季氏病根也未有以仁存心而不以禮存心者不重流弊若曰如此大逆乃忍為之耶其他犯義干名壞法亂紀又何言哉善言其不忍也且如管氏而知禮就不知禮豈重他人皆知禮耶須善看重一是字

雍徹章

此章見聖言善動人與德直者不同夫雍王章也而自大夫出藉令他人忠告將明斥其僭竊第彼方習聘其非而此遂逆其意彼且曰此先王之成命下臣何敢重違先人之已事後裔毋庸輕變計有諱而思通忿而彌堅耳乃夫子但曰相維其辭若淺若緩然令三家聞之却必拊心自訝解頤自嘗庶其悅而釋繹而懷乎此所謂談言微中忠告

而善道者也自成王以周公之故賜魯重祭世世沿而用之三家桓公之後也彼見國之祭桓而歌雍矣遂移而用之家祭却不思采蘋采藻以盛以湘之歌復於何所乎用之雍云有來雖難至止肅肅相維

其地廣壯之祥繫社之介無暇具論只如辟公天子歌此取何意義甚無謂也駿奔裸將有辟公在故天子得以無言奏假令人莫辨其際有穆穆之容焉歌此於天子之堂取其原有辟公天子也取非取雍詩也言歌此雍詩於三家之堂安取義焉歌從口中出義在堂上

人而不仁章

章旨若曰人心既是死的還能令禮樂做活的否外內兩無干涉而終

四書窮理定本

卷四

辛

日行且奏之謂之何哉此要季氏三家諸人心淡也禮樂為我用須看到實際處方得夫玄黃赤白金石未宜與人心初無干涉一旦獻之酬之聲之振之能令見者肅肅聞者融融玄黃金石都做了生動物事是何禮樂之為我用若此哉則我心之肅肅融融者運乎其中也不仁之人安能滅其生機其精偷情其神整重自家先無肅肅融融之意思縱然行禮奏樂正能令其為我感動人心仍如玄黃之未催金石之未宣而已禮樂豈為之用耶譬如手足皆為我用只為生機流貫如使腰痺不仁則觸之不覺掉之不起手足不為我用矣

林放章

夫子終不明言如何是本只說文太多不如文太少使林放自己思量



世間只此一伴。不宜明言。明言便少味。微而更顯。是夫子善言本處。且以宮室一端言之。人心無妄中涵種種生意。有此身。自思以宮室蔽風雨。此節無妄中生意也。厥初文物草創。第次土階。雖甚荒陋。却都從這點生意中出來。其後只要外面觀美。遂窮極壯麗。至為峻宇雕牆。全不自當元生意中出矣。當元生意本也。以本而論。與其峻宇雕牆。寧茅茨土階。雖荒陋猶有本在乎。

林放二節。本還是根本之本。作始字看。有未明。禮屬文。問禮之本。問一切文物。當元何自而生也。若曰。即禮而觀。則品節文章。爛焉為觀於宇宙矣。不知未有禮先何如。周禮在魯。而夫子自少以知禮聞。蓋將藉文存質。漸反皇初。而無如風會之日流。忠信之日薄。何也。禮云禮

即書第抄定本

卷四

至

云。誰復問其何從生者。林放何人而獨能問本。此其見一何超。而其意一何遠也。直究其源。獨尋元始。蓋雖及門諸子。貴和循實之說。起予約我之倫。無復能出其範圍。而天命聖學。一言以貫之矣。大矣哉。禮與其奢。儉戚非本也。然而真意未滿。本在其中矣。曰與其曰。寧非泛泛低昂。就論本而權之也。奢易有餘於文者也。儉戚不足於文者也。如直為觀美。則儉戚似不若奢易矣。惟以禮之本而論。則奢易全在文上致飾。人心。中一種收斂淳固的意思。幾於漸滅殆盡。瑚琏無餘矣。禮之所自生者。安在本之剛無矣。儉戚雖不足於文哉。然敦龐之氣。祖而不流。淳固之意。凝而未散。禮之所以生者。猶然在也。豈若奢易之無本者哉。子弟由儉戚而求之本可知也。禮而曰本。從來有禮前論

也。當日夫子口頭。未把本字明明說出。然其意已躍如矣。蓋太素無文。與無聲無臭同體者是已。此章與奢寧儉。與不孫寧固不同。本以害較。擇害莫如輕也。此以本較。求本莫如近也。

夷狄章

喫緊在夷狄二字。夫夷狄僻在四裔。上國不齒。然而質多文少。惟陋自朴。以故部落醜類。禦禦戴明王。唯謹。尊君之真意。猶有存者。豈如堂堂諸夏。為綱常名教之所自出。無如繁文日勝。本質日微。尊君之真意。幾於漸滅無餘。以致僭亂惡逆。有相比。雖相接也。可勝嘆哉。此書有破此意。方知意謂多文不如少文。與上章與奢寧儉。與易寧戚之意。同所為類記之者也。不然。而夫子一場說話。只說箇諸夏無君出夷狄下。抑夏

即書第抄定本

卷四

至

進夷其說亦似無謂矣

季氏旅於章

此章夫子開口說女弗能救。而末言其以何說救也。曾謂句便是救之之說。不但護其旅之徒。蓋強臣柄國。莫可誰何。僭竊不謂人非。惟以為神所吐揚之。尚其體而自止乎。旅泰山。又比八佾。雖微不同。彼猶曰三桓桓公後也。魯以此祭先公。而三桓效之。曰是先公所習。豈云耳。乃今祭梁父。執玉帛。使魯之人疑於主君。則行無上之事。罪在不赦矣。故曰救急辭也。若為季氏謀也。非謂一進言便是能救。言女度臣主之交。計彼已之量。果能止今茲之旅。俾不陷於僭竊之罪乎。亂臣衛行而就列者。容容循默。莫之匡救。典禮滅名。分裂矣。夫子所謂嗚呼。嗚呼

息而不能平也。泰山無不如林放之理。則不能救其旅泰山者。真不  
如林放矣。夫子曾謂一語。蓋猶激之使救也。非其鬼而祭之謠耳。今  
也不享。則何益矣。泰山享之。如何是不如林放。曰。人而不仁。如禮何。  
季氏忍於無君。仁心滅矣。縱祝史有辭。豈有踐。豈從吾性。生意流出。  
鳥有所謂禮之本乎。此而享之。是不知禮之本也。豈非不如林放。而泰  
山之爲靈昭昭也。從來有說他不如林放者乎。看來魯之久存。全是  
夫子陰扶之力。其令二臣任季氏。不深非之。亦自有妙用。不然則三家  
之爲陳恒六卿。魯之爲齊晉久矣。  
君子無所爭章

極言君子無爭也。夫君子溫溫雅度。抑抑小心。居常只是箇克讓。絕無

讀書窮妙定本

卷四

重

爭的去處。顧其他如爭利爭名。爭功爭能。粗澁不雅。的爭。君子無之宜  
也。至如射之爲爭。特於觀德之場。有祈爵之心。其爲爭甚微。極細。與爭  
名爭利。爭功爭能者不同。必欲求君子有爭之所。意在斯乎。然又始終  
揖讓。絕無急於逞長。忿於見短的意。思爭的却自君子似爭而實無爭  
者也。蓋君子德性純粹。客氣盡融。故謙光流溢。幾微無間。如此至是而  
君子之無所爭決矣。首句不宜細講。起次句也。射正是一箇爭之所。  
與上所字相應。人皆知所字緊。見君子全然讓却。不知所字正。  
自君子字來。與善薩十分慈悲相似。所以章末仍用君子字贊之。與此  
君子字相應。若曰微君子其孰能之。揖讓而升二句。若只說君子在  
射時。始終克讓。便欠親切。須說融融揖遜。不異平日。即此祈爵角勝之

場。仍是推賢讓能之意。此乃人而君子。其中渾是和氣。所以有爭之所。  
而其爲君子者。自在。君子真無所爭哉。見周楨曰。揖便是讓。余爲解  
順。下而飲。謂射畢勝負雖分。先揖而同下。直俟衆耦下畢。却纔更揖。  
而升飲。勝者不驕。負者不忿。多少雍容。末句君子字。仍以人言。不以  
事言。言併他這。兒爭處。依然是个君子。

巧笑章

若說素上加絢。有何可疑。子夏所疑。在箇以字。以如用米做飯。用布做  
衣。素無文。絢有文。作絢如何反用素乎。夫子說繪事爲絢也。而在素後。  
是絢自素生也。故曰素以爲絢。子夏因此頓悟。世間一切禮文繪事之  
類也。既曰繪事後素。然則禮之先。亦有如素者存。而禮生其後。有文以

讀書窮妙定本

卷四

重

無文爲之。亦如素以爲絢耶。看來此章機括。全從以字上撥動。請問  
兩儀萬有。從何而生。方知子夏此際。忽然大覺。所以深當乎聖心。全  
章以素字爲主。當與林放章參看。  
巧笑二節。明眸皓齒。有此天然美質。乃直於靚粧。迺於色澤。如以素  
爲絢者。然此也。爲絢者。必用青黃紅紫之類。以素爲之。何以成絢。所  
以疑而問之。不曰絢後素。而曰繪事後素。此夫子發得爲字分曉處。  
世第見良工圖畫。而五色成文。則曰爲絢。必以繪耳。曾不思爲之所以  
惟居先者是藉。令爲絢而果以繪。則繪宜先之矣。乃未有其繪。先有其  
素。既有其素。後有其繪。是爲繪之事。在素不在繪。爲絢豈不以素哉。  
末節。禮後句。要得忽然省悟口氣。世人信目而舉。自見禮。遂謂禮

居其先。願茲以繪事後素之說推之。意者禮居其後耶。今人每操恭敬幣之未將。以脩禮後。直謂誠敬居禮之先。非也。若子夏所悟止此。何至如彼嘆賞。味上文素字。則居禮之先者。乃空洞無物之心也。夫空洞無物之中。有生機焉。生機肫肫。故曰誠生機肫肫。故曰敬由是發。而爲禮。卽誠敬之成象者耳。此悟卽有識無識。已窺見本始。渾契玄初。從此進步。直可由尚綱而通天載。林放問禮之本意亦如此。起予何嘆美。子夏非但美其論詩知禮。蓋夫子雅意尊素。而說繪事後素時。不曾思量到此。得商纔觸發出來。仍與林放章大哉問之旨同。起予二句串下。起予如何却可與言詩。詩教大抵意在言表。非斤斤文辭問者。商之起予。正以詩辭之外。頓悟禮後。是言表得意。故可與言詩。彼文害辭。辭害意者。能乎哉。賜之知來。議論所不及。而起悟其言也。商之起予。心思所不到。而先觸其意也。

四書窮理定本

卷四

五

夏禮章

言非尋常閒談。蓋將據二代之禮。成一家之言。今與周禮並傳來世。而夫史必闕文。自郭公夏五。猶然慎之。矧收垂無徵不信之文。啓逞臆鑿空之實乎。此乃夫子未遂的心事。以故翻來覆去。悲傷嘆息。其本意則在反忠實。救文勝。已昭已琢。復還其樸。易曰白賁无咎。上得志是也。不然往事已矣。空自殷殷何爲。昔我周監二代之禮。缺二不可。則夏禮殷禮。不從夏之忠。殷之質。華者禮之實者。王之三禮。缺一不可。則夏禮殷禮。不當與周禮並傳哉。然禮之傳也。將必言之者能徵之者足焉。何者。諸家

共明乎國憲。而後其禮可傳。後裔獨守其家乘。而後其傳可信也。就意夏禮吾能言之。是故之杞徵之。而杞且不足之足矣。殷禮吾能言之。是故之宋徵之。而宋又不足之足矣。彼其豈故失職。典籍淪亡。而左史右史之多缺。作人寡術。英哲寥落。而識大識小之罕存。是杞不足徵。宋不足徵。其故惟文獻不足徵耳。藉今文獻而足乎。則吾能言之。又能徵之。自將以徵實言。以言傳禮。今後世議禮之主。識禮之家。有所取法。有所攻信。以彰禹湯之徽美。以存忠質之風流。與周禮並垂無窮也。又何忍能言不庶。坐視古道之淪亡哉。此乃自明不言二代之禮之意。後世有周禮無夏禮殷禮。能徵與二能言能字。應言我能言。又能徵也。聖人每日無能。此却自言能者。三想慕之殷。不嫌自見也。

四書窮理定本

卷四

三

禘自既灌章

妙在灌字。灌降神也。魯禘非禮。神必不享。神既不享。則禘皆虛具矣。有何意思而觀之。夫我魯之五年而禘也。詎不謂先王先公。定式臨之。言幾乎神之格思也哉。然此自其未灌之時言耳。乃若既灌以後。果能受文考之靈乎。果能康姬公之心乎。如其弗受弗康。何以來格來享。此如主人開宴。佳賓不至。而空自趨跽乎其下。獻酬乎其間。何爲者也。吾何欲觀之有。不敬之罪。尚可言也。無王之罪。不可言也。姑言其可爲者而已。而周公其美之悲。有隱然於不言之表者。何謂始禘第一有廟者是。或問禘章。

論天家說不得小話。故論禘便及天下。乃分內地步。自宜到此。問禘之說。與泛問祭義者不同。蓋自古人子享親心。雖無窮。分則有限。故皆祭其所立之廟而止。即天子無敢過焉。獨禘祭始祖自出。推其未有廟者。特典也。故或疑而問焉。其說蓋以祭不上有廟。誠爲定分。而既有天下矣。即特異。下少仲萬不獲已之報可也。不王不禘是也。第魯禘不經不欲顯言。故托爲不知。而云知其然。昧其語意。自見禘與天下相通。隱然不王不禘之意乎。雖謂即禘之說可矣。當日夫子口語。只是極言禘義難言。以祭遍神明。理本淵深。而淵深尤莫如禘。祭及始祖。併及始祖之所自出。是仁孝誠敬之極。潛通於遠遠曠邇之極。其意到此。何物不格。天下可運之掌矣。苟不固仁孝誠敬之極者。其孰能知之而

四書窮理定本

卷四

三

立何足以知之也。乃本意却歸着在於天下三字上。以此祭本爲有天下而起。故不曰於家於國。而曰於天下。若曰還而通於所有之天下云爾。

祭如在章

三如字。俱就聖心說。如在。極言之也。如不祭。亦極言之也。欲知夫子與祭的心。只看他不與祭的心。不與祭而自歎之極。至與不祭相如。則與祭必自致之極。與見在相如矣。

首節 如在如神在。要發出極言之意。一則思慕之極。真如眼裏活見。一則凜肅之極。真如神之格思。其誠一至於此。問聖人承祭。神果在乎。曰神也者。靈妙而不測者也。不可謂在。不可謂不在。不可謂在心。不

可謂在廟。如在而已矣。但此章如在。却只論聖心。非論神之有無。與夫住也。一祭神句。二神字。亦有意。祭先一氣相屬。如在。猶易若外神似有間矣。而夫子亦如神在。

吾不與祭。節。就心上說。註中缺然得之。籩豆有存。祝史有辭。祀事亦既舉矣。而以爲如未嘗祭。則與祭之時。有不致如在之誠者乎。

媚與章

賈招權市重。視君如與。是蔑君也。蔑君即蔑天。是則罪之大者。夫子心裏若曰。皇矣上帝。明威有赫。我則畏其獲罪。而若獨不畏耶。賈有人心。當必稟。此夫子心裏話也。乃夫子當日口頭。則賈說神。我亦說神。據理評論。若不喻其意。又不明指。因何獲罪。辭氣多少。渾融動其惕息。

四書窮理定本

卷四

三

而又不懼其忿怒。非聖人其孰能之。要知賈諷夫子。夫子還而諷賈。其意皆在言表。

首節 諷也不是疑問。

凡曰與寧。皆不得已而權取之辭。若威權在我。無所事媚。則大善矣。必不得已而有媚也。則與其於與寧於寧乎。

與無正神。只是虛位。正是若無威靈之比。祭於其所。近於蕞。止祭於與。又非神所栖。故兩祭以盡求神之道。戶甕中雷門行。

不然節 出其意表。若不論其意者。而足以陰折權奸之邪心。媚不欲出諸其口。而以禱字易之。一天擇媚於與甕之間。蓋謂以位。則與爲上。

以權。則甕爲上也。我想天則無上矣。即與甕能私禍福。其上猶有天也。猶有禱之所也。苟存心制行。不可與天知。對天鑒作孽。迷矣自于天誅。

則以位以權寧有出天之上者。誰復爲禱之所乎。夫天無之非是舉念而即存者也。舉一茂君附勢。謂節行私之念。即已重矣乎。夫而罪無所逃矣。此固聖人陰折奸雄。乃其平日欽崇天命。寔式如此。故曰丘之禱久矣。

### 周監章

此章重二代。言周文自二代忠實中出。故有本而盛也。譬如草木之蕃。自元氣中流出。自然千紅萬紫。潔齊明盛。若周末之文。浸失二代之意。雖則粉飾鋪張。至於不可復加。而索然無光的然日亡。與剪彩之華一般。斯亦不足觀也已。

### 入太廟章

南書第抄定本

卷四

堯

或人以事爲禮。聖人以問爲禮。卽此每事問處。便是禮。而以爲不知禮。禮之真不幾聯乎。聖人不恤已之見。謂而恐禮之不明。故曰是禮也。只此三字。極分曉。又極涵蓄。與聖人之言也。須認箇是字。言禮卽此而是不必他求也。如云若人以每事問爲不知禮。亦思禮之何者爲是乎。夫禮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而何以問也。恐其有愆於禮也。敬也。何以每事問也。恐其稍愆於禮也。毋不敬也。然則不必求禮於事。不必求禮於知。苟求其禮。卽此每事問而是矣。丘也空空無有。誠不敢強附於知。而便便唯謹。亦豈敢自外於禮乎。湛甘泉曰。禮入國問禁。入鄉問俗。入門問諱。入廟問禮。問也。且敬也。禮樂名物。夫子雖嘗學之。至是乃驗其實也。夫子之問。本是入廟中行事差錯。若如時說。專要明魯祭之

非則古之問禁問俗。皆欲明其非邪。且所問知爲何人。何益於事而數數爲繁矣。

### 射不主皮章

叔世相陵相軋。構圖無有已時。皆以恃力之故。故借論射以風之。分明是抑力之意。聞鄉射禮文。有云射不主皮。此蓋爲力不同科。故不主皮也。而此不主皮之道。厥故匪細。乃隆古之世。德讓相先。不欲令有力之人。因主皮討便益。長暴矣。恣睢之氣。啓陵爭奪之風。真古之道也。主專主也。不主皮者。貫革也。能不貫革也。罷射之高下。不係於此也。鄉射本習禮容。故不主皮。若講武。則發此小犯。殲此大兇矣。夫爲力不同科之故。而射不主皮。若曰是趕趕役役者。曾何足道。而令其以穿

南書第抄定本

卷四

卑

札之長。哀然雄視其僑伍。胡可令衆庶見也。爲力句。只輕輕解明禮文本意。全重古之道一句。此聖人規世之法。

### 告朔章

朔。周朔也。萬國奉周之正朔。重其事而告廟。以尊周也。東遷之後。天下莫能宗周。而僅稟其正朔。今又併告朔之羊去之。將不復知有周矣。夫子愛禮存羊。正春秋大一統之意。不可以尊親平對。或人以事爲禮。夫子以問爲禮。子貢以羊爲羊。夫子以羊爲禮。二章機軸相似。都緣所見不同。

子貢欲去節。重朔故藏之廟。因以羊告廟行之。重朔故也。子貢非不知告朔之禮爲重。而欲去此儉羊。蓋直以羊視羊故耳。朔之告也。其

下風傳其物。其上躬獲其。蓋上下相須以成此禮也。文公始不視朔。禮幾廢矣。而有司猶供此羊。其幾廢而猶不盡廢乎。欲去之意云何。若日事不虛飾。物不虛糜。此羊之設。本以告朔。朔不告矣。此羊將焉用之。

賜也節。妙在其羊其禮。為羊計。則允費也。當去也。為禮計。則大典也。不可去也。子貢認羊為羊。故愛之而欲去。夫子認羊為禮。故愛之而不欲去。夫子提醒子貢。全在一禮字。夫朔。有告所以尊王尊祖。甚大禮也。當在視朔時。而告朔之禮。所以將而行之者。惟羊不視朔時。而告朔之禮。所以寄而存之者。亦惟羊。此言羊便是禮。吾何愛一羊而令尊尊親親之典。終古湮滅耶。

內書窮抄定本

卷四

聖

事君盡禮章

夫子當日事君如鄉黨篇所載。恭謹極矣。即拜下一節。人皆拜上。已獨下安。得不以為誦。乃夫子本意。只要禮內不減分毫。故為剖白。如此非解嘲欲明禮也。禮者節也。不惟毫不得加少。抑亦毫不得加多。當事君子。所為翼翼。翼翼者。彼者凡求禮以內。幾微無怠。周折悉中。毋或毫有加少已爾。而質之人言。未為盡乎。見為意在媚君。而加多於禮之外。蓋局內之殷事者一見。而局外之持議者又一見也。而要非翼翼之本心。翼翼之初意。其如此禮何哉。以字頂盡禮而言。言把盡禮說做誦也。

定公章

作泰交謫。此章機括。全在事使二字。與單問君臣之道何如者不同。曰君使臣。必其君之心。有以通於臣也。曰臣事君。必其臣之心。有以通於君也。然君之不通於臣。以其負位而上亢。臣之不通於君。以其懷私而下欺。禮則不亢。忠則非欺。訴合喜起。有如一人。泰和在宇宙矣。或疑是時魯之君臣。下陵上替。而聖言止於如此。將無藥不對症乎。曰非也。夫禮統統森嚴。自然上不下替。夫忠悃款款。自然下不上陵。但聖言渾然不露。其理自無不包耳。晏子論齊之陳氏曰。惟禮可以亡之。亦此意也。若如宰我使民戰栗之說。將必震之以威刑矣。國之禍耶。何日之有。

關雎章

內書窮抄定本

卷四

聖

蓋言詩首關雎之意。先王之有詩教。何也。蓋詩與居常之說辭不同。彼其咏歌之容。曉之一唱而三嘆之故。三百篇中大抵自人情之動而作也。第情自性出。而其流每不歸於性。惟若關雎之詩。其於喜懽愛至於琴瑟友之。鍾鼓樂之。其悲傷懷舊至於寤寐思服。輾轉反側。其情之情歸其性者也。夫情歸其性。是先王以詩教天下之本意也。然則詩之首關雎也。豈無以哉。如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而淑女幽閑。如關雎之摯。而有別。可以配至尊。奉宗廟。理萬物。具君子之好逑也。則其樂不得不盛。哀不得不深。深於情哉。而歸乎性。非泰而澤。陂諸詩比也。哀公問社章

宰我夫子皆爲魯但宰我不善爲耳。宰我蓋見哀公柔懦政在多門欲其任殺伐以張國威所以借論社而諷之不知太阿不在其手而驟動聲色禍不旋踵矣。夫子蓋爲魯懼故云。

問社節 哀公四年六月亳社災。問社問立社之本意也以松以栢本意寄於此木非止言其樹此木也。夏后三句只言其所樹之木歸着全在使民戰栗句。宰我謂古之立社者皆假木而寓其意如夏以松殷以栢彼固各有深意至我周人用粟蓋曰粟有戰栗之意樹栗於社使民望栗而戰栗耳。周家所以肅群下振威靈之意此亦可想計夏殷之松耶栢耶抑亦不相遠也。古者建國左祖右社右陰主殺。魯有二社一日周社一日亳社亳社武王勝商班列其社於諸侯以爲亡國之戒。

卷四

聖

成事節 說者事已成而評說遂事尚與其止故諫答則已往而追咎之各有攸當。諫之去公室五世矣威權之去已成往事驟而收之其有及乎而何用喋喋追咎也且恐復有乾侯之事矣但夫子詞意渾涵不露耳。曰君使臣以禮意深哉。子之聞之也將以予之言爲非耶而發憤出於公正是亦患不均患不和之心將以予之言爲是耶而威權難於驟收不無小貞吉大貞凶之慮故但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若曰事之成而遂者且不可諫說事既往矣又何咎焉味其語意蓋亦悲傷嘆息謂事至今日莫可如何耳不然哀公陰霜之問夫子亦嘗謂其可殺而獨曰於予與何誅耶。

管仲章

器小言其心量狹隘無恢恢博大之意儉在器小前一步意夫子因其清約有制而以爲器小也知禮在不儉前一步言仲惟明習節文故不肯不足於數而爲不儉也俱往好處回互第一解曰儉者奢之反既奢矣又何儉焉第二解曰禮者節也所以哀多節寡而適於中也如其知禮誠不肯不足於數而失之奢矣亦豈敢有餘於數而失之儉乎看後二節可見管仲心量窄小不能容受以故伯圖既成不勝盈滿而奢僭至於此極也故曰管仲之器小哉。

器小節 仲之器小蓋以方寸之中多欲克塞失其空洞弘大之体一朝佐成霸業自謂敵名蓋世從古人臣未有雖窮奢欲擬侯王何不可者蓋中無容受處故滿而溢也。

卷四

器

或曰節 齊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強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惟于是匡管仲故策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然則管仲節 然則管仲知禮乎此問本據三歸不攝之端得儉論之夫子却以樹塞反拈明之蓋此一管氏之心耳當在樹塞反拈時既非謹持而知禮及在三歸不攝時乃獨謹持而知禮耶。大夫之門垂簾而已大夫之好執爵而已。樹塞門者衰龍黼黻之氣象不可褻示乎。

人奔走對越之臣民不敢輕犯其威所以正體統昭嚴尊也。夫既爲邦君則其好爲兩君之好矣。好而出於兩君彼皆南面辟公中朝是翰而令獻酬之際樽俎之前揚輝無措康爵無階何以辭等威於臣庶肅觀望於下僚乎。

子語魯太師章

主意全在可知二字。聲律之學自古難之。況古樂殘缺之後乎。然亦未始不可知也。如下文翁如云。此皆人心自有之節奏。曠世如新者也。豈其終不可知乎。師但依此意以諸聲。古樂可漸復矣。其者情度之辭樂理難知而將言可知。故以情度之辭引之。始以樂之初言。從以樂之中言。成以樂之終言。翁則難純。純則難微。微則難釋。翁如微經要

內書窮抄定本

卷四

單

就易知處說皆天然節奏。人心靡弗有之。翁若解作並奏齊鳴。從之更說簡其翁當作翁衆之翁。言始作時有如涵蓄不盡者。未從也。追其從之則云。蓋雅樂優柔順成。其來有漸。自合如此。純調叶也。純字自從字來。始作聲希欲其調叶易耳。追從之則六律並奏八音齊鳴。則清濁高下之間。或有低昂參錯之處。調叶不亦難乎。茲且六律如一律。八音如一音。從者自從而純者自純也。純者雜之反。條理各正脈絡分明。始終相生周旋無端。以成者以翁如等成之也。登歌闋矣。咏間周矣。

儀封人章

此章乃封人獨高千古之見。與爲夫子知己。非楚狂諸人所可同者。章

內無道之道字。自夫子有之而來。夫子有道而天下無道也。須以道字作主。儀有封人。蓋亦有道而隱者。想其夙聞夫子之道。傾慕獨殷。其于天喪夫子之心。自有獨得其深者。以故懇懇請見。若弗克見而曰。君子之至於斯云。從者之患。正是未識天心。故以木鐸之說覺之。木鐸自之字來。天生夫子爲斯道宗。而天下無道之久。漸染深矣。敲銅極矣。必須周流轍環。如木鐸之循多方。家與之喻。戶與之曉。人人化誨。在在提撕。大道揚于中天。乃可詔之來世無窮極也。寧特如義農而下爲黃鐘爲大呂。置之堂室之上而止哉。然後知天喪夫子而道不喪世。世不喪道。正天使夫子大無喪處。不獨抱關隱逸之倫。而知道知聖知天。獨爲夫子知己。有如斯也。看來儀之封人。無論寥寥當世。卽隱淪中無此人。

內書窮抄定本

卷四

吳

卽洙泗中無此人。向微若人。誰識春秋之有素王哉。

子謂韶章

古者聖王天下既治。和氣充溢。乃作樂以宣其和。夫樂者和而已矣。此章只須細思韶武二字。則盡美之同。盡善之異。皆可想矣。書旨在此。又未二字。微有低昂。而歸着到武求盡善上。以見君臣分嚴。征誅事重。卽順天知武。應人如武。萬不得已如武。而商周之間。竟不與唐虞之際共遊。千太和元氣之中也。其所以尊皇極。右文德。扶世教。正人心之旨微矣。寧徒康重華之遺。悲我武之窮。慕神授之雍容。容取殘之踴躍。軒軒兩朝之制作已耶。舜樂何以名韶。堯之天下大治。舜繼而治也。武王克殷。以名武。紂之天下大亂。武王繼其亂而治也。夫惟



紹堯之治。戡武之亂。則太和在。與周字。市間都。是一樣。故以此宣洩於  
辭容間。兩盡其美也。然惟其紹堯之治。則以和繼和。渾是和氣。故其聲  
容中意思。亦渾是和氣。惟其戡紂之亂。則必去其不和。而後歸於和。和  
微有未洽。故其聲容中意思。未免發揚踴躍。和氣亦微有未洽矣。安得  
兩盡其善乎。

### 居上章

章首若曰。無木之文。與無何殊。即中庸不誠無物。孟子惡知非有之意。  
而與緊全在箇以字。何以乎。竟敬哀是也。如居上之有條教號令也。為  
禮之有揖讓獻酬也。臨喪之有哭踊哀戚也。非世之所謂有而可觀者。  
耶。而究所從來。必自心之寬敬哀始。則寬敬為所以發藉令居上而不  
窮。書第抄定本。卷四。哭。  
寬乎為禮。而不敬乎。臨喪而不哀乎。雖眾有悲具。而吾必謂之若無。既  
曰無之。易又觀之。雖欲觀之。其如無以何哉。寬字要認得真。非故托  
之使大也。乃人心之自慊。自然恢弘溫舒。可以並生並育。無那狹隘迫促  
的意思。譬陽氣澄萌。自然處處皆春。

### 里仁篇

#### 里仁章

夫子本意。謂居能移習。相遠夫里。而曰仁。其里出入守望相愛相親德。  
業規勸。相陶相育。偕其人而和氣雖雖入其室。而淳風皞皞。此鄉之仁。  
可化而為此心之仁。故為美也。擇不二句。要回頭看。不要展腳看。夫  
智者無他。知里之美處。即智也。茲惟里仁為美。而擇里却不處仁。是不  
知里仁為美也。焉得智。看來擇不二句。本意不在不處仁者之非智。只  
要令人知里仁為美耳。

#### 不仁者章

仁者知者二者字。與章首不仁者一者。正相應。章首若曰。惟仁知者能  
處約。能處樂。與下章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一般。以約樂乘乎。過好惡  
發乎情。只有仁能做主故也。不仁者。初約或礪名節。初樂或循禮度。  
第謂之不仁。將必以私欲為中心之願。而安之利之矣。人情誰肯舍其  
心之所安所利。而斤斤拘拘。常礪其名節。常循其禮度者。是故初約或  
礪名節。久處之。則以約之不遂。其私欲也。必至喪檢而求矣。初樂或循  
禮度。長處之。則以樂之得遂。其私欲也。必至恣意而逞矣。無一可者也。  
夫仁者之安安乎仁矣。知者之利乎仁矣。仁者無私欲之謂也。既以  
無私欲為安矣。又安有喪檢恣意之時。久約長樂。何之而不可哉。  
人心無欲。多少清泰閒適。何安如之。知者知其安而欣慕之。如有所利  
之者然。安利二字。自久長來。人情惟心所安利。乃能長久而處之。未

二句。若曰。斯其可與久約長樂者乎。

惟仁者章

此章人只知重仁字。却不知夫子正是鄭重好惡。不許別人與能之意。人情知有好惡。與喫飯看衣一般。故自好惡人者而言。將必人人自負其能。自論好惡人者而言。亦謂人人皆與其能。却不知吾人之形色。只是塊然空質。而胡以能好。胡以能惡。詎非以中有生機在耶。人而不仁。則生機若稿。若滅。若枯。若亡。彼好惡之情。何從而出。即或有所親厚。有所增棄乎。不過游氣紛擾。客情沸騰。要非生機中物也。吾亦不謂之好惡矣。生人能好惡。死人不能好惡。

荀志章

陽書窮妙定本

卷四

光

全重箇志字。即匹夫不可奪之志。仁心偶動。似亦能遏惡者。然而不名曰志也。果能志於仁乎。彼其中勃焉起發。即萬人亦所必往。確焉堅決。雖百折莫之能迴。常斯際也。其中清明棟樑。邪妄自無容處。如大明天。魁題退匿。寧復有作惡之理哉。此是聖人去惡的妙訣。富與果能此道。節參玩。

富與貴章

章旨若曰。惟仁者能審富貴。安貧賤。仍與不仁章一般。自里仁至此五章。俱說仁之美處。其下我未見章。乃嘆人之莫肯用力于仁。而虛負其美也。還是類記的說話。欲富貴。惡貧賤。人情乎。乃富貴。纔不以道。即不知處。貧賤亦不以道。却不知去。少與富貴作緣。多與貧賤爲耦。恰

似惡富貴。欲貧賤者。君子哉。若人。一何度越恒情。至於此極也。此豈

性抑情。力持於富貴貧賤之交哉。乃富貴貧賤之先。其中有前定者。仁是也。仁則一腔活潑。無之而非樂地。富貴不見其可欲。貧賤不見其可惡。故能不處不去焉耳。藉令君子而去仁乎。中無真樂。待外而足。亦將營營苟苟。追逐世人之欲惡耳。安所異於人。而獨以君子成名也。然而天下豈有去仁之君子哉。君子蓋無終食之間違仁焉。何也。凡取彼附此。推此就彼。始雖暫合。其終必違。何者。二故也。君子節情養性。真積者久。惟時即心即仁。無復彼此。亦既與仁爲一矣。故無論終古一息終身。一日即求其通於終食之間。而亦不可得者。何論造次。何論顛沛。而皆必於是矣。造次必於是。則造次不能使之亂。顛沛必於是。則顛沛不能

陽書窮妙定本

卷四

光

使之。惕彼富貴貧賤之際。閉眼自若。非造次顛沛比也。乃能使之。且去哉。不處不去。不是着意砥礪。其先有終食不違仁在也。終食不違亦非着意把持。其中原與仁爲一也。看來此章。通是見成的說話。未及工夫。工夫大其在慎獨如顏之四勿。曾之三省乎。首節全要發出。變絕恒情。方振起次節。懸乎字。

富與貴章

細玩。不可兩平。血脈在兩。不以其道相照。富貴人所欲也。欲則處之意多矣。貧賤人所惡也。惡則去之意多矣。乃此亦不以道得也。而不處。彼亦不以道得也。而不去。不義之榮利。却之如將洗。無妄之匪窮。安之如固有。不謂非道之富貴不處。而非道之貧賤亦不處也。何其度越尋常。一至於此乎。如彌子以衛卿求主。此富貴不以道也。孔

子可受乎。乃聖德卒老於行。此貪賤不以道也。孔子弗之辭矣。二得未是已得。言設若得不以道也。若已得是處之矣。

君子去仁節。上文兩人字。起此節。君子字。若曰其超出人情。若此名爲君子。不虛耳。乃君子之所以超出人情。則以心與仁。一不見富貴之可欲。貧賤之可惡。故也。仁在前一步。乃不處不去之本。惡乎二字。言無可成名處。去仁便不成名。正見君子必不去仁。承上起下也。

君子無終食節。仁猶脈也。一夕而絕。何以生。如使終食之間。違仁。則此間以前之生機。孰爲續之。此間以後之生機。孰爲引之。此處着力。不得着意。不得繞着意。着力。卽遠矣。只是純純常常。渾一生機念頭。絕不涉妄而已。造次二句。正是回顧首節。非但足無終食句。詩云。風來

即書窮妙定本

卷四

注

安得水無波。造次顛沛。何以能必於是。曰生機。則神定。神定者。忙而若閒。生機盛。則氣充。氣充者。危而若安。問造次顛沛。必於是之實際。曰。錯愕自失者。非仁。卽矯情鎮物者。亦非仁。惶怖偷生者。非仁。卽意氣有加。意亦非仁。念念如其生機。與居恒無異而已。

我未見章

此章妙在。三未見。乃聖言之婉轉。動人處。愚意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一斷其下。反覆言其所以未見好仁者。至其身先言好仁者。惡不仁者之難。有能節却言好仁者。惡不仁者之易。蓋有句。再疑其難。末句終論其易。不專言易。亦不專言難。婉婉轉轉。反覆到底。不敢實言。令人自思。自付。而動其自力之心。聖言之妙也。自中心安仁。天下一人則專

言仁之易者。非而仁遠乎哉。欲之斯至。則專言仁之難者。又非唯是。其難而不自力。天下將無仁人矣。夫子幾幸見之。而婉辭以動之。曰。人

心有仁。無不仁。自宜好仁。惡不仁。吾不識天下之有若人。與否。乃以吾所見。則未焉。此果以難之故耶。抑不以難之故耶。如謂不以難之故。乃好至於無以尚。惡至於不使加。曾未見天下之有若人。如謂必以難之故。乃一日而用力。用力而不足。又未見天下之有若人。天下雖未見有若人。而無尚無加之品地。吾何敢終以爲易。則度諸所見之外。蓋亦有之。天下雖間或有若人。而隨取隨取之精力。吾何敢終以爲難。則質諸所見之中。猶然未耳。然則我之未見好仁惡不仁也。無乃以力無不足。人自不用之故乎哉。我見如斯。一何委頓之衆。人力猶在。豈無奮起之

即書窮妙定本

卷四

注

時若無而復若有。且疑而更且信。尚庶幾見之。予曰。望之。我未見節。有仁無不仁。人之性也。好仁惡不仁。人之情也。故語人以仁。有不人人自謂能好。語人以不仁。有不人人自謂能惡者乎。乃我實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吾所謂好仁。惡不仁者。非苟好之惡之已也。夫人心有生機。其名曰仁。其爲物至活潑。至欣暢。舉世間可欲可樂之物。無復能出其上者。果其所好在仁。是已會至活潑。至欣暢之趣矣。則其欲此仁。樂此仁之情。亦必無物能出其上矣。不仁則滅其生機矣。卽滅其所爲至活潑。至欣暢矣。是人情之所甚不欲。甚不樂矣。果其所惡在不仁。則其爲仁也。望其取其甚不欲。甚不樂之事。而加諸其身乎。夫無尚方爲好仁。不加方爲惡不仁。則我之未見好仁惡不仁。似亦不足

惟者然而一日用力却又未見不足分明有無尚不加之精神焉而胡好仁惡不仁我竟未之見也是則深可怪矣

有能節一日對平日而言有字力不足三字俱從首飾來首飾說好仁到不得無尚惡不仁到不得不加天下無一真好惡者都是半途而廢的勾當讀者將謂此由天生精神餒弱力不足之故耳曾不思力之不足須于用時驗之就此好惡不真之中倘有一人一日善念勃發將精神用在仁上能與平日異乎當此之日覺得精神勃勃充滿雖要到無上不加地位有甚不勾用者如日用而不足目中未或觀之尚可

以未見之故懸坐于力之不足哉仁人心也心之真精神即力也真精神之勃發飽滿處力之足也即此便是生機之勃發飽滿處仁也仁與力無二物也

末節玩此節蓋承上文兩箇未見而合論之疑其有却不信其有展轉猜度到底不敢實言而未見在不用力之意隱隱自見於言外此夫子情思婉轉悠然有餘味處若如常說此節只是我未見力不足勾不似贅乎一說一章之內三箇未見疊出安得全然無意蓋第一未見乃無以尚不使加身之好仁者惡不仁者第二未見乃用力而力不足者第三未見乃有能用其力者夫惟見其能用者及其中道而廢纔得見用力力不足者今並能用其力者未見何由見用其力而力不足者用力而力不足者猶然未見況見夫用力力足如所爲無以尚之好仁者不使加之惡不仁者哉故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此說後兩未

見正明前一未見而蓋有之有即接有能之有說去其說乾淨脫洒殊覺有理而前說亦自負融通暢今兩存之至於作文恐碍時服還從前說可也

人之過章過中求仁厚之至也今之以過棄人者蓋曰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無過也既已有過又何異焉不知君子之心肫肫藹藹其區別於小人之黨所從來矣即或有過夫亦敦厚慈愛稍有偏處其視小人刻薄殘忍之過自不可同日語者蓋各於其黨而已以故觀人者第觀此各於其黨之過而君子肫肫藹藹之心即可想而見矣不必觀其無過而後知其爲仁也如謂其有過而棄棄之不幾於棄人乎哉嗚呼陽

和布德寸草知春鷹隼高張神鸞鏤羽彼其陰毒刻深雄據高壘索人寸瑕如獲拱壁況復據虛成實挾私修怨天下寧復有全人哉昔孔子中行以下測思狂狷假令兩人而在誰則相容摧殘善類空虛八國憤夫雄行鄉愿善世瞻焉愛止吾不知其所終矣

朝聞道章世人所重無如生者子曰見道尤重於生也此聞不是小可顏之卓曾之唯蓋得立人之道者也世人之於道若謂可以聞可以無聞云耳却不知若得聞道就令即日便死亦所甘心何也吾人有生者有生生者生者身也此身有成有虧縱百年而必盡生生者道也此道無生無滅亘千古而長存即朝聞夕死此心已有餘適其他貧賤患難一

切有如意之遭。又無論矣。道之至。莫如此。蓋可不聞乎哉。此與下章機軸相似。一欲人識道之快樂。一欲人識道之超曠。

### 士志於道章

此章本意。非要教者勿輕與議。又非要學者勿恥惡衣食。要人從言外想見道之真趣。儼然清遠。絕無紛華靡悅的意思耳。試思屢空不厭之何以底。不耻糲袍之何以臧。自當有領略處。意念偶興。猶楊浮慕。心神自動。乃見真情。耻者。心神之自動。非意念之偶興也。未足句。語脈自士志於道來。言雖曰志道。猶然未足與讓。

### 君子之於天下章

若說君子不要適莫。只要比義。則義仍是適莫了。豈適莫之人。本意與

讀書窮理定本

卷四

五

義分道而馳耶。蓋適者之心。曰事宜如此。我決要如此。莫者之心。曰事不宜如彼。我決不如彼。此皆有意於比義。而義終不與比者也。何者。義之爲物。渾是天機。有心比之。愈就愈遠。與哭者求汗。泪愈不求。一般。惟君子除却適莫。義自與比。如農不種苗。苗自日長。豈其有心以比義哉。義與適莫之分。只論有無。不論是非。

### 君子懷德章

懷德如何與懷土相反。曰懷德。則無待懷土也。懷刑如何與懷惠相反。曰懷刑。則不敢懷惠也。未達曰德。能安土。何待懷土。刑因貪惠。何敢懷惠。懷德不是有德於此。而我懷之。如見美色。而心慕之也。君子一腔之內。渾是生機。德與心相融液。心與德相洽浹。如或維之而不能自釋。如

或繫之而不能自解。乃我有懿德。而我自好之也。此其中融融洩洩。無入而不自得。豈須逸居以求安耶。彼小人好逸惡勞。只想尋箇晏安之地。自由自在而已。雖蔑德其奚恤焉。世間只有利能生害。刑即害也。君子兢兢業業。惟恐陷乎刑害。自然不貪貨利矣。彼小人貪求貨利。如蠅視血。日惟營營逐逐。願得人之貨利。沾其恩澤而已。雖犯刑奚恤焉。今人得人錢財。感其利已。未有不已爲恩澤者。貨利便是恩澤。恩澤惠也。放於利章。

何謂放。將有行也。一切卻尋自己便益處行去。與臨字點畫勾撇。盡依法帖相似。夫人之好利。誰不如我。我把便益去處。盡行占了。則天下之熙熙來來。而以失意返。攘攘往。而以缺望歸者。不知其幾何人矣。其然毒

讀書窮理定本

卷四

美

可勝道哉。然而思還禍將巨測。矧多怨乎。則亦何利之與。有深惕之也。

### 能以禮章

連出兩箇禮讓。乃章旨所歸重處。禮字所包者廣。不但周旋楊襲。主帛交錯之類。凡人主政教。發而有節處。皆是。乃其中退然小心。有不敢不節之意。讓也。禮中有讓。則真意脉脉。何物不動。能令有國之衆。亦自小心。稟承。莫敢衝命梗化者。是靡事之風。所用治也。爲國役何難焉。不然而節文雖具。其中無不敢不節之意。卽此節文之自我出者。祇是糟粕死物。無脉脉生動的意思。與吾心不相管攝。若衡若梗。不爲我用。猶然莫奈他何。矧有國之衆。領能使之小心。稟承。無衝無梗乎哉。又何國

之能爲也。曰如禮何者。政見無如國人何也。問人君有溫良豈弟時亦有嚴威果斷時。安見其一於讓乎。曰不敢不嚴威果斷。亦讓也。

不忠無位章

此章上句至下句方明。意謂有所以立。自當得位。則可患獨在所以耳。何患無位。我能爲可知。自當見知。則所求獨在爲可知耳。何患莫已知也。以何以可何。性靈而已。性靈在我。何事不能做。此卽以立之所也。我與人共此性靈。性靈不蔽於我。隱隱與人潛通。此可以可知處也。此乃事功之根底。聲華之淵源。其他才諳技藝。特其緒餘耳。

參乎吾道章

吾道千變萬化。其數不可勝原。然而只有一件。無之不貫。統之有宗。會之有元。至煩浩。却至易簡。如一一安排。一一布置。則亦不勝其勞。而不足以爲道矣。維是曾子三省日久。幾於得一。既已得一。自知一之能貫。故不待夫子明指。一爲何物。而直應之曰唯此。乃授爲心傳。受爲心領。心心相契。超然都在言表。是曾子之所獨聞。而門人所不得聞者。及其子出云。夫子之道。一人心之道。人心在我。未立時。渾然一則亦融然貫耳。迫人我既立。然後百慮生焉。管管如也。萬緒起焉。擾擾如也。蓋離之歧之。而不能一。扞之格之。而不能貫。無足怪者。夫惟由忠行恕。推我及人。然後百慮忘。萬緒息。既無所爲。離歧而何以不一。因無所爲。扞格而何以不貫。曾子唯時頓悟及此。故爲門人發之如此。恕者以人心爲己心。非可強勉。須有由衷之真念者能之。故恕自忠出。

四書窮理大全

卷四

孟子

君子喻章

二喻字。卽從君子小人討出。其人熟於義。故喻義。熟於利。故喻利。生機之合處爲義。私意之使出爲利。君子洞洞屬屬。無日不察生機之合處。故於義之委折纖微。靡不曉焉。若夫利之所在。正恐其妨於義。而不屑計也。詎移其喻義者以喻之耶。小人營營逐逐。無日不計私意之便處。故於利之委折纖微。靡不曉焉。若夫義之所在。正恐其妨於利。而不遑察也。詎移其喻利者以喻之耶。

見賢章

善學者。心精內攝。常如嚴冬。此章二見字。今人多草草看過。却不知夫子聖學處在此。謂之曰見。最易外馳。故曰人心生於目。死於目。四勿

四書窮理大全

卷四

孟子

首嚴勿視是也。故夫子以內視法惺之。亟令收而近裏。子貢方人。而以我則不服箴之。卽此意。吾人一生合用的工夫。止有一箇修己。直須把精神全注在內。不令一念浮游。一息漂越。其自我遷善改過處。無論有如淑儀在望。卽當懷勵自家的意氣。批德當前。卽當點檢自家的瑕類。蓋內脩之深。切切在己。故所見無非己。若善惡到眼。只作別人的長短看過。卽此便是無親近裏之意。乃切己之實病也。

事父母章

人子不幸。而值父母之過。不諫則恕。恕弗忍也。顯諫則犯。犯尤弗忍也。必也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冥冥而消之。隱隱而化之。使吾親有改之實。無過之名。幾諫焉可也。是固潛轉之於其志者。備心覺其志之不從。遂

謂吾親不可與諫而置之抑謂吾親不可與幾而犯之是皆心與親違而無齋慄小心之忱矣。非微也。又必齋翼翼依然幾諫而無與相違可焉。甚且親以諫怒相繼。子以號泣相隨。此際子情獨苦。其勞為何如者。亦惟負罪引慝。自怨其我無令人而已。寧忍以對父母。自失其幾諫之初心乎。此無他。父子之間。深愛結於天性。非若君臣朋友。庸可直遂故也。夫謂之曰諫。父母已有不是已。諫而不從。父母益不是已。不從而且勞之。父母之不是。不滋甚乎。乃孝子之心。若曰父母與子一體而分。安有至誠格親。而其親不感動者。是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不能皆在人子耳。敢以意氣加諸其親哉。

父母在章

陽書窮妙定本

卷四

孝

男子志四方。家六合。亦無株守之理。首句語意起末句也。言父母在堂。原自不當遠遊。即不得已而遠遊。乎須必方向有定。不致重貽其憂。以曲全不遠遊之心可也。有方有定在也。不移初告之處。

父母之年章

曰不可不知重之也。似無關涉。而實有關係也。須思喜懼交集之後。人子自當何似。方知不可二字之意。惟知父母之年。則既幸其壽而康也。而一則以喜矣。又念其衰而暮也。而一則以懼矣。當是時。雖欲不自致其情。亦不可得已。雖欲不亟致。公情亦不可得已。然則日之養。而不易三公者。惟此年終身之慕。而不殊一日者。亦惟此年。就謂父母之年。而可不知乎哉。

古者章

言之與躬之相呼應。言其慎在言。其意。在躬。可見古人出話時。未始忘躬行矣。今人當其行時。心若在躬。及言時。心即在言。心既在言。不期出而自出矣。乃古者之於言。獨喃喃。一不出諸其口。此豈謂於口而不出。抑豈制於心而不使出耶。古有敦龐淳固。其心如結。躬行之念。息息不能去心。而實踐良難。豈易。惟真覺不昧。豈容自安。以故將言之頃。每以躬之不逮為恥。雖欲出之。其將能乎。然則今人之易出其言也。其亦無所用恥耳矣。

以約失章

失只是履錯。勿涉禍患。約者意思收斂。以放達相反。涉世無成法。惟

陽書窮妙定本

卷四

孝

變所適。時卷時舒。有中存焉。故太放達者。縱太收斂者。拘。約之為言。即日十全而無失。第世路難平。人心易縱。小心照檢。終在妥貼。穩當一邊。故以放之。故失之者。十常八九。若以約之。故而失之者。則鮮矣。試玩于祿章。精義傳發明此意。甚明。約其涉世之善物哉。

君子欲訥章

欲如口欲味目欲色之欲。須思此欲何自而來。要知訥敏雖是兩樣。其實是一箇意思。君子精欲凝氣欲專。而言能搖兩精。耗吾氣。至於躬行之際。能令人心致篤真想。亦豈搖兩精。耗吾氣者乎。故於此獨欲敏焉。猶然精欲凝氣欲專之心耳。

德不孤章

此章先認德為何物。便知其不孤而必有鄰。開口說不孤。須思來頭何在。今有脩德而不自堅者。何也。蓋曰世衰道微。調高和寡。無如其孤立何耳。不知德不孤立。必有同心之衆。群然景而從之。如居之有鄰焉。蓋民之秉彜。好是懿德。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雖曰知德有鮮。而公心直道。終古不可沒滅故也。鄰。聚辭也。一二同心。未可曰鄰。多方多士。群然響應。如孔子三千是也。

事君數章

臣進規。友責善。甚盛心也。然而每每取辱與疏。彼將何意。蓋善者之咎耳。我思天子有爭臣。士有爭友。皆非暴主下士。寧能至善。蓋善者之言。之出也有時。而其入也有機。彼蓋不度其時。不相其機。蓋難矣。數數

四書窮抄定本

卷四

全

演之。幾至於見辱見疏。而向非數也。未必至此。此可專為受言者咎哉。玩書意在二斯字。斯字作幾字解。辱者。見擯棄失其光榮也。疏者。情不親密也。皆以其多有而輕厭之故也。當其數也。蓋期立致君友於善地。若惟恐說之不詳。言之不盡者。豈知既辱既疏。雖欲更進一說。更進一言。而不可得矣。是以君子貴習可諫之地。

四書窮抄六補定本卷四



四書窮抄六補定本卷之五

古郭王國瑚夏壽甫著

公冶篇

公冶章

今之取人者。一何拘拘於問世哉。子之取人。政不爾也。子嘗以其子妻公冶長矣。又嘗以其兄之子。妻南容矣。此其擇子女終身之托。合二姓婚媾之好。孰非嘉樂之親愛之。深有取乎其人者。乃兩人之遇於世。何不齊也。一在縹緲。一免刑戮。倘所云全於世。不全於世。不可同日語者。非耶。子之於長也。既謂其縹緲非罪而妻之。而其於容也。又謂其刑戮可免而亦妻之。以斯知君子取人。第求其如長如容而止。若其全於世

四書窮抄定本

卷五

一

耶。不全於世耶。則遇之有幸。不幸使然。曷足問焉。此章主意。當是刑戮與縹緲字相照。全要兩下相形。公冶長節。玩可妻也三字。語脉在起下句。言長之為人。自是可妻者。隱然有不計其過意。此見聖人取人。度越流俗。尋常擇婚。誰肯取縹緲中人。聖人只問可不可何如。

南容節。容之初。亦載實以朝。厥後從夫子問禮於老子。老子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讒議人者也。博辯閑遠而危其身者。好繁人之惡者也。容與聞。遂三復白圭。故曰敬叔。不廢與足以與不同。只說他小心謹慎。可以不遭損斥。

子賤章



疎此節意不重論子臧上曰。子臧君。全虧了魯有君子。則修德重取。人哉人之言曰。爲仁由己。君子貴獨善耳。乃子謂子臧云。則全歸功於魯之君子。匪直稍有借資者。以此知師友琢磨居處薰染所係殊非淺鮮哉。故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古人卜仁里求仁師良有以也。若直言魯有君子。未見其重。妙處正在反言。兩君子相應。此德恰似自魯君子處拿來者。故曰取斯。父事者三人。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又曰此地有賢子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賜也何如章。

以子貢能自考定爲主。首問至末句方應完。蓋至于瑚璉之品定而賜始自知其爲何如人矣。瑚璉云者言其品地位置乃席上之珍積。

四書章句

卷五

二

中之玉偏宜在廟堂上也。蓋其長於言達於政。英華炳爛。可以輔蔽皇猷。文采輝煌。可以珪璋王化。自是社稷之鎮邦家之光故也。若子路則如金鼓可用之行陣。冉求則如刀錐可用之郡邑。非瑚璉比矣。問夫子此一品題亦有關係乎。曰人須自知其分量乃可求所未至。子貢之才。能爲顯設。不能爲韜晦。宜於朝廷不宜於山林。想亦自知幾分。自瑚璉之品一定。從此求所未至。又去體會子欲無言。知我其天之旨。將素位皆可自得。爲不器之君子矣。瑚璉一語豈不大有造哉。

雍也仁而章。

此章問者若者其意都不在雍。只是借雍作話柄耳。蓋或雖曰雍而意在告佞子雖論雍而意在惡佞。須知以非貶雍之品地。正是慮雍之

遇合。若曰以此保在心精涵養性術則善矣。所以希世逢年群衆取寵。則吾不知也。雖有顯聞之心德行空優不有祝鮀之佞。今世難免雍乎。其如此酒濁者何哉。重厚簡默不可分屬。重厚者必簡默。即此是或謂雍之仁處。亦即此是或謂雍之不佞處。或蓋謂惟雍之重厚簡默。則渾璞之真未散。故曰仁。亦惟雍之重厚簡默。則辨博之口自訕。故又曰不佞也。子之津津於佞。寧復爲持已計。毋亦日用之禦人人將好之云耳。藉令有好無憎用之以擅長利也可。乃今憎於人矣。抑或有憎有好用之以覲偶合也可。乃今屢憎於人矣。持此口給之無將於何所乎用之而不訥無以近仁。大巧爲能鮮仁。又無暇論也。給如給足之給言辭利便隨取隨足也。自謂此足耐世而譁衆矣。人心有真而

四書章句

卷五

三

以無情之口給禦之。其神必有所不受。而其機必有所不入。卽一時或能傾動積久旋疑之矣。私情或爲矜悅。本心實薄之矣。本圖諧媚。顧衆厭射。惡是喋喋利口爲。不有祝鮀之佞。難乎免於今之世矣。此云屢憎佞者亦難免乎。人有私情亦有公心。私情好佞公心終自惡之。彼以私情慨好佞。此以公心恥用佞。佞口屢憎於人。乃仁脉不斷於世處。問焉用佞之意。前清頗明矣。惟不知其仁句。在此章雖是輕帶却未見說明。請言之曰不佞訥也。訥固近仁。然其中便有簡重的意思。令人可知。若仁則渾渾淪淪。退藏于密。併此簡重之意而化之。寧復可知乎哉。有不佞之可知。卽此是雍之未仁處。以後武伯章四不知。令尹章二未知。俱照此說。仁原是不可知的。可知卽非仁也。若說夫子不欲明言

其未仁而始托之不知失其肯矣

漆雕開章

此章喫緊只此信字。吾斯句要寫當日真光景。看他不言何事何理。何典何經。而第曰斯多少舍。若婉轉若把斯字明以斯理解之。便索然無餘味矣。斯與今人說這箇一般。想子若之聞使仕也。愀乎其不自得。球乎其不自寧。師與弟各一意。念心與口自爲証明。于是乎作而言曰。這箇還認不真。敢言仕耶。當是之時。撫心內省。宛若結爲意象。猶已反求。恍可肅其暗聞。言外之所蘄。惟斯意中之所廻。環惟斯落落而鮮宦情。不惟不欲有此仕。過過而應師命。抑且不顧有此使。勿論查之壘。泗之濱。幾不復如斯之體認。卽在顏之卓。曾之唯。亦不過如斯之

何書第抄定本

卷五

四

親切而已。夫子片語會心。相視莫逆。大豈偶然之故哉。聖門多少學人。論語只一箇子悅。自顏曾而下。惟喟然與點同之。子若肚裏獨有這箇。便是出人頭地處。

道不行章

此章說話全爲子路。夫子曉領人案。轍迹幾遍。如公山佛肸。南子在陳。諸童子路每每不悅。蓋謂夫子不能勇退于急流云耳。故特發浮海之嘆。而欲與之相從。蓋試之也。而子路果聞之喜。此其勇于避世不憚險遠。比于夫子之退以義而猶猶。舍則藏而亦遲遲。似過之矣。第生靈淪胥。神州陸沉。而乃付之東流。任之一葉。果情也乎哉。抑理也乎哉。由胡不一載慶之。而遽沾沾也是。豈善用其勇者耶。好勇句似美非美。

與張也爲難能語意同。愚記柳子解取材句。謂但無處取浮海之羽耳。蓋借言以明必無浮海之事也。似婉轉有理。

孟武伯問章

一章命脉全在不知二字。仁生機也。卽天機也。無論人欲物累一毫不着。卽幾微鋒穎。渾然不露。所謂不識不知之境也。此詎可以知知者哉。武伯問子路仁乎。豈惟不識子路之未仁。抑亦未識仁體矣。子曰不知。隱隱明仁體也。寧徒明子路之未仁哉。武伯又問。是謂夫子知而不言也。猶然未識仁體耳。故其下至再至三。夫子畢竟只說不知。若曰三子皆有才能。便有鋒穎。可令人知。可知便是未仁矣。若仁何可以知知哉。而仁體可默識矣。問何謂鋒穎。意氣是也。

何書第抄定本

卷五

五

又問節。古者兵幾合一。兵卽在田賦中。國大則賦多。多則治之較難。卽韓信自謂多多益善。可想子路勇於義。能使之有勇且知方。求也節。十室二句。語脉自上千乘之國來。曰邑曰家。誠非國比。第十室亦可爲邑。而邑曰千室。則於邑爲大矣。馬乘亦可爲家。而家曰百乘。則於家爲大矣。其間簿籍期會。令人苦其苛細者幾何。苟非心計之精巧。詎能以治辦課。效其持籌之長乎。其間盤根錯節。令人畏其煩難者幾何。苟非經畫之優長。詎能以錫利策名。坐收夫迎刃之解乎。亦也節。夫朝非軍賦問比也。又非家邑問比也。禮法出焉。冠蓋萃焉。主君之所臨而御。鄰邦之所聘而集也。郁郁乎彬彬乎。其人文之嘉會。大觀之重地哉。而亦也垂紳鳴佩。其間所爲樹儀望。肅觀瞻。增主君之

光華勤鄰邦之瞻畏。俾二三友邦共景本朝之規。雖一介行李。益畏當朝之尊嚴者。在此付足間矣。

汝與回也章

靈於何生。生於虛也。何以知十。虛而靈也。何以知二。億而中也。蓋性靈一開。萬理潛通。億想所到。只可因此識彼。路頭原來迥別。地位自爾懸殊。乃告往知來。亦從億想中來。而夫子擊節嘆賞。以爲可與言詩。又何說也。曰。子貢億想之知。平昔因此識彼者何限。其他皆億則屢中之類。無足與者。只有告往知來之知。却是自知其未若。與此章何敢望回之知。自知其弗如一般。正是如愚之同。若無若虛的路頭。由是未若求若弗如。求如將必損之又損。安見性與天道之終不得聞乎。所以夫子

四書窮理定本

卷五

六

于彼。曰。可與言詩。于此。曰。吾與女弗如。不可執一而論也。

對曰。節。何謂望。蓋高視其人。而有企及心也。然亦必自揣其庶可企及。乃敢望耳。若賜之與回。地位懸絕。分貴懸殊。其不可企及必矣。即望之庸敢乎哉。尚敢問孰愈耶。兩人分別。只在聞一知一時辨之。兩人之聞一也。其能知一也。但回之聞一而知也。乃性靈之自動耳。性靈動處。即此默然潛通。無復涯際。即回不自知。故曰。知十。非謂取數之多。把天下許多物件。填塞在胸中也。若賜之聞一知一。却從億想中來。故惟理之與一相類者。得觸類而旁及之。知二兩矣。能如回之無所不通哉。知以潛。雖無知也。是知十知以億。雖多知也。是知二。非真限定十。洋兩件也。

弗如節。知十知二。高下懸殊。在女固自謂弗如。惟吾亦謂女弗如耳。度女之意。將無謂如則可與。弗如則不足與耶。不知人不患無高明之地位。而患無沖虛之心源。自以爲如。而弗如者至矣。自以爲弗如。而如者至矣。即女弗如之心。庶幾哉。若無若虛。不施不伐之心乎。吾之與女。正在乎此。豈終于弗如而已哉。

宰予章

禮睡莫奈他何。須思睡魔何從而生。他人見宰予晝寢。但謂其暴息。非時已耳。惟夫子見他晝寢。便知其由于昏惰。故曰朽木云。見他昏惰。又知其由于多言。故曰始吾于云。與良醫識透病根。相似上下兩節。各有于予與三字。其爲一時之言明矣。記者特因夫子更端再統。故

四書窮理定本

卷五

七

加一子曰字。一件事作兩番話。便是書旨深處。

晝寢節。何以晝寢也。若如顏回。曾三省刮磨的心體清明。則其中悚然收攝。自不會晝寢矣。晝寢者。妄念荒穢不治。故昏其中而怠也。夫受善之人。必有清明。英銳之氣。中昏而怠。善何從入。曰何誅。言其無受教之地也。人無立志。木而朽矣。土而糞矣。策之不前。激之不奮。督責將焉用之。意不重。于不受善。只要見他昏惰。所以震悚其心。藥厥心之病。

始吾節。若說今之人心。非始之人心。便失旨。蓋因今思始。而悟向來之售人欺。爲人愚也。若曰。今而後。吾將收信爲觀矣。今字直據晝寢之罔言之。分明假設之辭。非實話也。前四句重今字。言無改觀人之洪。

皆今之爲未句予字即今字

吾未見章

章肯何在要明無慾纔是真剛也。夫勇猛壯烈英氣蓋世者豈日乏人而子曰吾未見剛者明乎剛之自有真矣。追或以根對而遽謂慾焉得剛方知子曰吾未見剛者與子曰吾未見無慾者一般。若曰吾安得無慾之剛者與之仔肩斯道之重云耳。若彼悻悻使氣還是其力不能作主畢竟爲氣所使何剛之有。有德性之剛有血氣之剛血氣之剛其在疆場沸騰時亦自雄猛壯烈挺然莫之能屈一與物交則慾心生焉中之柔脆可知蓋無剛故有慾有慾蓋無剛有慾乃無剛之驗也。夫惟慾心淨盡正氣充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謂德性之剛。

由書齋抄定本

卷五

人

我不欲章

此章喫緊在一箇爾字正與章首我字相應。即就子貢之我論之。子貢得意處全在我二字顛倒。若曰賜也今始得涉世之要領矣。第把不欲人加我的還而不欲我加人萬類無窮之情。即一腔而坐照豈不至坦平至易簡哉。從入得出因受爲施特在一循環一往復間耳。世間道理口道之易心解之難心解之易身及之難夫視人惟我如心而施詎非絮矩之大道終身而可行者哉。然而非可襲取也蓋惟一腔之中渾是生機脉脉乎融融乎其與斯人之徒流貫無少隔閡然後已立立人已達達人自然不以我之不欲于人者復加于人如孔子周流四

方席不暇暖至於楚狂沮溺皆接引之生平無一棄人仁能生怨故也。可易及哉。

夫子之文章

此章見性道之妙口不能傳耳不能受。先要認箇聞字分曉何謂聞耳受之而能領畧也便是箇影嚮生活此惟平日雅言的文章可從耳受上領畧耳。若性天夫子固自罕言即終日言之亦如無聞如夫子言一貫門人便曰何謂是也蓋其理在欲無言其我知的境界惟即心即性即性即天者能心受之一涉聲響即非真詮豈耳受所能領畧耶。子路有聞章妙在慮及後聞當其有聞也第求斯行乎此聞當其有聞而未之能

由書齋抄定本

卷五

九

行也第求能行乎此聞不亦可謂敏行者哉乃子路忽又念及有聞而惴惴然恐之前尚虛懸而豫有以計其後後且未睹而遽以之迫其前若將舉字內無窮之事業立泰於旦暮之間盡生人難竟之進脩畢集於要曲之內故不若前者之執掌而惟覺後者之驚心耳。從古欲善之無厭足而躬行之無休歇者尚復有出于子路之右者哉。何不就方行時說却就未行事說果行的人在未行事其心尤急及方行事稍自慰矣須知恐後聞只是極狀他急前聞勿說得開了惟字亦要分曉言當是時所當情注意處更無第二件事惟此恐有聞之一念耳。

孔文子章

古人取人平恕近時得人一短群而攻之不復計所長矣如國家何

文子短處。問答俱不可明出。問如似有遺行。答如亦自足多等語。敏而二句。總是箇不自恃之心。所謂美在其中。好與不耻。非可矯飾。乃不自賢。習不自尊大。其中虛挹。損可想。如此襟度。才人達士。與之埒者。能幾真。真有一段章美光輝。不可磨滅處。文益虛美哉。重敏字下字。子謂子產章。

章有重君子二字。一行已自合下人。事上自合小心。養民自合慈愛。使民自合嚴肅。皆天理之不可易。人心之不容已。非可揮霍於氣魄塗澤。於伎倆者。故曰君子之道。此章要識子產恭儉惠義。總是一箇體國之心。其意蓋曰。鄭小國也。問于晉楚。乃二三大夫。挾其功能。不相為下。民且疲奔命。徂習滿舉。國各自為心。誰是乃心乎上者。國之危也。何日

內書第抄定本 卷五

十

之有而周旋上下。調濟維持。獨義茲聽政之已在耳。吾將出辭吾僚。入尊吾毛。相與撫綏。整齊乎予遺之。然鄭其尚可為哉。此子產當日的心事。而夫子曰。語還重君子二字為是。已我也。我與人交。是行乎已也。若無人處。靜坐却是格已。推讓皮羽之間。溫溫恭也。周旋簡定之朝。整敬也。惠如植田。時教子弟之類。當時與誰嗣之。歌異代。有遺愛之頌。使非力役之使。乃立法驅率乎民也。義者宜也。如上下宜有章。則使之有章。庶井宜有伍。則使之有伍。皆有截然森然之意。與姑息之政不同。

晏平仲章

此章須識久字來頭。從交字來。夫交一朝投分。自首莫逆。其道不可不

人也。第交久。取且不敬。不敬必無全交。夫子特善平仲。明久敬之能久交也。功施齊國。名顯諸侯。乃其意愈深矣。常有以自下者。益拒拒內。驚。故敬禮不替。非可勉持之也。葉記平仲曰。交友行義。不為苟戚。不同則疎而不排。

居蔡章

不是以蔡為神。蓋以國有守龜。神其憑而報休咎焉。故寶而崇之如此。文仲之意。蓋曰。人依於神。神依於蔡。禍福將至。可以前知。所以洞燭幽微之機者。恒於斯。即崇奉亦奚過焉。禍福前知。可以蚤圖。所以潛移造化之權者。恒於斯。即壯麗亦奚愛焉。蔡而山節藻稅。大可詫異。又與尋常語瀆鬼神者不同。豈鑽卜灼兆之物。可有峻宇瓊室之麗耶。且節

內書第抄定本 卷五

土

稅其小者耳。而猶然若此。其他雕鏤紉紉。何不至矣。不曰不得為智。而但曰何如其智。乃聖言之婉轉。有餘味處。何如何。直說山節藻稅。討出不必泛言其辭。

令尹子文章

此章二未知。却要知未字來頭。何在。自忠盡清矣。來也。蓋凡吾之許之。必其吾之知之。而吾焉乎知之。彼有意而我知之也。如子文之忠。便有慷慨報至之意。文子之清。便有介特持身之意。皆可得而知。故可得而曰忠曰清耳。若仁則全是天者用事。併其慷慨報至。介特持身之意。而化之。未若忠清之可得而知也。既未得而知之。又焉得而仁之。大註以僭王猾夏。責子文。以係累怨悔。疑文子。蓋謂子文為心是理非之。

文子爲半與半假之清也。愚謂子文縱不償王得夏。文子縱無係累。怨悔亦但可謂之忠。可謂之清。而不可謂之仁。何也。忠與仁之分。不在忠之合理與否。清與仁之分。不在清之有私與否。第在可知與未知之間。故也。

令尹節 三仕四句。人只知重兩三字。却不知語脉自令尹來。夫令尹之位。位極人臣。仕已之際。人宜何如其動心者。乃仕者三。而曾不色喜。已者三。而曾不色慍也。何也。蓋人臣如爲身謀。則仕必喜。已必慍。而子文固獨知有國者。故當其仕也。則謂我將任國家之重。何以報稱。方且有慍色也。而美其喜。當其已也。則謂我實負國家之恩。安所怨尤。方且有慍色也。而美其慍。把相位得失。反覆全不在心上。人方代我執政。

四書窮理元本 卷五

五

絕不忘彼。軋我亦不猜彼。疑我而傾心相告。此乃其心專爲楚謀。全然不知爲已。故子曰忠也。

崔子節 曰。弑君亂臣也。潔已者。必不立其朝。居其國矣。遠之皆違邦也。而所以違。則避其人也。至於他邦。對本邦言之一邦。對他邦言之。言另之一邦也。一者更端之辭。始而違之本。避崔子。今之此之彼。皆猶崔子。安得憚再三之勞而不違乎。惟恐惡人免已。至于十乘之棄。再三之違。亦可謂暗然不滓者矣。要知他情。處全在遠惡人。非以不愛財爲清。

季文子章

此章要識當日斟酌的口氣。思貴審也。亦貴斷也。如以思之貴審。而

謂文子是耶。則將何以教斷。如以思之貴斷。而謂文子非耶。又若無以教審。故夫子斟酌其間。而曰。思可矣。其聖人持心之平。立論之審。見理之當乎。若實駁彈文子。即不似夫子口語。人心在初用時。湍激怪。如止水然。所以再思之便。自恰好。必如太多太深。則勞擾汨亂。如止水挽之而濁矣。是故君子慎思之爲貴。斯即也。至再即可。何須三思。只就思上言。言思而如此。便是非謂其可行也。

審武子章

邦有道二句。言無道時之武子。殊不似有道時之武子也。即重恐。問武子在文公時。勸學惠工。通商訓農。註曰。無事可見何也。曰。此皆人臣之常職。不是犯守做的。猶無事也。問無事何以爲知。曰。幸際明君。自宜

四書窮理元本

卷五

五

安閑坐享。而多事自用。空自勞敝。是惑也。以此知無事之爲知。人臣之道。各有時宜。有道利川。知國與身。共享無事之福可也。若夫邦之無道也。國步方艱。在危急存亡之際。如人在虎口。救者常與併命。匪忠不二心。孰與同戚。匪愚能捐軀。何以成忠。若以知巧處此。且爲保身計耳。寧肯冒九死以拯其君乎。故居平何恥於愚。在此際。却正是精忠之極。高出人臣萬萬處。詎與知之可及者。同日道哉。此章程註曰。意思深變。須善識其智。乃爲深於謀國。意思深長。可與朱註並存。

子在陳章

栖栖人寰。凡以行此道也。即此在陳之既。則此道必終窮于此世。自當托之人以垂來世矣。其意歸乎哉。蓋吾黨之小子。惟狂故簡。惟

狂而簡故斐然成章。不知所裁。須知斐然二句。俱就簡上。得親切方得。世俗局曲之士。斤斤循繩。規規稟度。自覺猥瑣。苛細。惟狂而簡。一切能解脫之。磊磊落落。度越尋常。萬其成斐然之章。可知。亦惟其狂而簡。則絕之不循。或越於繩。度之不稟。或軼於度。簡為太簡。曾莫知裁。將令成章而竟不達耳。吾其歸而裁之乎。觀孟子以此章為思狂。則不知所裁。彈駁正是珍惜。將以美錦為輔。飯也。狂簡二字。無褒貶。志大。便忽細。未有狂而不簡。須知天然便是斐然處。成章就祭外說。惟禮期超曠。故氣象磊落。文采流溢。英華宣著。不與凡流為伍。狂簡二字。原自明白。斐然二句。非訓狂簡。義乃就狂簡二字上。評論其人。明已思歸之意。不知所以裁之。正與歸與歸與相應。言不得不歸也。如天

西書第抄本

卷五

古

孫美錦無人裁剪。成衣非予裁之而誰也。予其盡歸乎來哉。問裁之何以曰。未易言也。似當從意。念獨覺處。細認天則。步步奉繩墨。惟謹。庶有以飲其脾。現沉悔之意。而知所裁乎。所謂約之以禮是也。看若微行簡之論。常是所以裁之處。

伯夷叔齊章

從來疾惡多怨。而夷齊獨希。此見成說話。玩本章是用二字。乃原其所以然也。是指不念句。用是之故而怨希也。希直作少字解。惡人之性難移。改者其能幾人。如必待其改而後不念。則世之蒙其不念者寡矣。怨何以希。愚謂惡以事言。藉以時言。藉惡言為惡之事。已往也。說見下。伯夷叔齊之嫉惡也。至於冠不正而望望。人宜何如其怨也。第

夷齊嫉惡。亦惟嫉於為惡之時。及其事往特移。釋然不復在念矣。此其嫉惡如風來波動。原自無心。以故人亦諒其無心而怨之者希。豈待不念之後。而後徐解其風怨哉。每見枝害人者。令人怨之入骨。終身不能忘有心故也。

微生高章

妙在乞醯二字。即此一節。便知他平日外面抗直。全是矯飾沽名。一旦細微中不及點檢。不覺怒露本態耳。費多少曲折。

巧言令色章

上章察偽直之真情。揭之而使莫掩。此章察不直之本象。動之而使自羞。而本文兩項。描寫兩人堪羞的情狀。如畫丈夫之生也。正堂堂剛

西書第抄本

卷五

五

大塞天地之間。磊磊落落。光明日月而上。乃前一人體態輕妍。若媚優之嫵媚。後一人機械傾危。若鬼域之陰賊。一何顏面之厚。城府之深。中情之曖昧。踪跡之密藏。至于此極也。而其人笑罵由人。戈矛在已。寧復知人間有羞耻事。徒令丘與左丘氏。顏為汗。色為赧。心為忤。羞見此媚子。奸人而已。再言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若曰我兩人代為女羞。女兩人曾不自羞耶。世間便益。往往被媚子奸人占了。乃其人。不其以奸人媚子自居也。必且謂大直若誦。道固委蛇。我之小心深心。涉世原宜如此耳。此乃占便宜。又占地步。癢處所謂生斯世也。為斯世也。言斯可矣。即此意也。故夫子特以可耻破之。若曰汝之奴顏婢膝。卑污極矣。避頭掩面。曖昧極矣。靜言思之。寧不忤怩。故左丘明耻之。而丘亦耻也。果

可謂涉世之熟物哉。易曰：履虎尾，不噬人。言與也。又曰：不出戶庭，無咎。言密也。君子涉濁世之波，詎宜負氣招尤，以憤疾賈禍哉。第異可也，異而諂不可也；密可也，密而詭不可也。異而不諂，密而不詭，適如其性之節而止，自然內省不疚，無憾於志。其又何耻之與有。卽此是慎獨之學。獨言左丘明與丘何也？左丘明蓋古以直聞，而丘亦自附於三代之直道，皆正直者流也。見取正直之流，其道之邪僻可知。豈可認爲好路？或云：匿怨而友的人，中含許多心事，不止乘隙而中一端，其說最是。或有所扳附，或有所畏忌，或厚薄相形，令人謂我長厚，或施受迫殊，令彼自生感愧，或陰陽異情，令我坐俟報復。大抵機心機事，不勝暇

四書旁考定本

卷五

六

顏淵季路章

此章選以夫子之大爲主。當與孟子子路人告章同例。玩程註正如此所謂聖賢之分。二賢俱就自家心上打疊私意，猶是脩己境地。夫子則脩己之極，卽以安百姓矣。

查各節。自蓋各至章末，總是不枉了顏淵季路待五字。兩賢一聖，樂群於杏壇之上。此中卽足相成。異日者東周之事業，萬世之太平，實重有藉焉。蓋各一問，欲其辨志之際，相親而得進取。志乃人之真情，所夕所嚮，不能去心處。與世俗耕想富，讀想貴相似。子侍坐章，卽以本領爲主，與此少異。

子路節。問季路之志，與夫子何別。日子路只是意氣慷慨，襟期磊落。

無夢子鄙吝俗情，而盛氣矜心，尚在未能渾然萬物爲體，須想其胸襟何如，非但結好朋友也。

顏淵節。人心與太虛同體，何善何勞。善勞自太虛中流出耳。若伐善施勞，卽失太虛本體，所謂務華絕根者也。

願聞節。言我無願，但使天下各遂其願，而吾願畢矣。平生栖栖皇皇心事，正是如此。子思子贊之曰：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此之謂也。

已矣乎章。

看夫子鄭重此人，若畢世恐弗克見，須深味之，乃得。夫過而罪已，或以謝人之謗耳。卽過而令終，抑將蓋已之愆耳。乃如之人，見之宜若易然。

四書旁考定本

卷五

七

惟夫過而能改，然而內出，殆若攀之疾之，必欲勝之而後快。此之爲悔，悔莫深焉。此之爲念，念莫真焉。不必問其日新又新，皆見行仰者何如，而卽此爲慎獨之至念，誠意之正脈矣。當吾世而處幾一見，詎非生平之一大快哉。

十室章。

當日夫子只勸忠信者好學便了。而必曰如丘不如丘，步步與已相方。其意何在？蓋恐忠信之人，不自信其可以好學，而藉已作明証也。如云：世人之鮮能好學也，將無謂苟不應明才辨，弗克與好學之能乎。殆未自取其氣質問學，與丘一相方耳。夫丘有何聰明，有何才辨，且一淳悶朴茂，循循然忠信人耳。然而忠信之人，其氣不浮，爲能潛心得趣，心誠。



好之。故丘之好學。自忠信始。而今之忠信如丘者。記若聰明才辨之末。易得。卽十室之邑。亦必有之。則何地何人。不可與於好學。惜乎忠信如丘。而好學却不如丘。可以學而自不學。能爲好而自不好。虛負天質。其爲邪人。胡不自取其氣。實問學。與丘一相方也。必乎何從而來自忠信來也。老實。須子豈若生而神靈者之難得哉。問。簡道須用聰明。況夫子天縱將聖。而獨以忠信自居者。何曰。至誠便是至聖。誠明無二道也。若彼機變之小智。其去道不更遠哉。

雍也篇

雍也可使章

後三節。正見雍之可使南面。與管仲器小。章機軸相似。非既許其宜。若又然其論簡也。大意謂聖門諸子。夫子謂其可使從政者衆矣。然而皆北面也。茲獨謂雍可使南面。仲弓蓋然喻其可已。以簡矣。而自知已之簡。與子桑伯子異也。故持舉而問焉。母亦借人考已。証明南面之道云耳。而子曰可也。簡却似以可雍者可伯子矣。故仲弓就所居利白一番。而子曰雍之言然。是不自以可也。簡之言爲然也。然後知夫子之可伯子。乃心覺仲弓問時。胸中已有居敬節話。說故聊可伯子以發其說耳。雍之可使南面。豈不信哉。

四書窮理定本

卷五

元

雍也節。夫執藝獻伎。朝頌。理劇。北面事也。乃南面臨民。則必識體要。挈綱領。曰雍也可使。隱然取其能行簡也。當與三子可使從政。章相形看。

仲弓問子節。可也。簡句。母泛說。當卽以南而論之。言南面之道。職要不職詳。而伯子簡人也。厭紛擾。捐苛細。卽南面而率此道。殆清淨寧一。與民休息者耶。以彼其簡。斯以未爲不可矣。按註以可雍爲真。可以可伯子爲僞。可是一州二例也。恐未安。竊謂章內三可字。俱作可使南面說。其可伯子者。正欲仲弓自發其議論耳。

居敬節。二行簡不必講。只重居敬居簡。居敬之簡。是簡要之簡。居簡之簡。是簡畧之簡。居敬非於持。乃中心无妄。清明中自收攝也。以

此心行事則率性而動如性而止其簡皆當簡者民無多事之機何不  
可焉若先有厭煩踈畧之心則所行之簡併其不當簡者簡之寧可樂  
可之乎但言居敬而行簡似足必加以臨其民四字者何曰存諸已  
曰居加諸民曰行意謂存諸已者務要嚴密毋或尺寸踈畧至於臨民  
却自踈簡淵目不以苛細煩之蓋簡可以臨民不可以自治故也無  
乃句言不可也仲弓只承可字論之言簡只有自居敬而行者可耳不  
可二項平重問居敬在除妄念安知爲妄念而除之曰人心自有真  
覺如多寡節度神明中原自炯如毋自欺焉足矣故居敬只是慎獨  
雍之言節雍之言與子之言相對正良儼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一般曰是曰然聖門多少學人要討此一字不得所謂叩可師門者

四書窮理定本

卷五

三

也使狂簡知此可入聖域異端知此可証正覺漢文知此可並皇王乃  
吾儒中正之道內聖外王盡在此矣所以深有當乎聖心

哀公問章

此章不重論顏子以見好學自有真格君心也須思所以不遷不貳之  
故公問好學亦謂顏子動樂尋常可有耳却不知絕無而僅有僅有  
而竟絕無蓋好學若斯之難也若曰好學自有真尋常安得有如其  
頌讀而已矣則身通六藝孰不爲好學人哉細玩怨過是一類話說  
蓋學心學也凡以調適性情俾其蕭蕭皆和氣耳怨則猶若有戾氣矣  
存養義理俾其融融皆生機耳過則猶或有妄機矣顏回學在克已心  
不違仁幾於滿腔皆和氣舉念皆生機即其怨與過猶有存乎而和氣

化其戾氣一過則不復舊何遷之有生機其妄機一萌則不更作何  
貳之有此非心學得趣之深欲罷不能其孰能與於此鑑無人則不  
晉草拔本則不生開字又進一步言今也則下專指其及門之徒乃  
其所見者耳

子華章

章內其用五箇與字當以夫子與大作主夫可以無與則釜座之外不  
欲其加多及可以與則九百之內不欲其加少則夫子與人真如斬鋼  
截鐵絕無那熟軟徇人的意思冉子梁欽之臣也視粟爲利益之物  
而推以與人原思循介之士也視粟爲污穢之物而解使去已粟之皆  
有心也夫子都無此心可以與則與不可以與則不與耳須想形合看

四書窮理定本

卷五

三

子華節子華爲大子使義也冉子爲其母請粟則利之而已少釜庾  
而與五秉皆利之之意也亦之適齊一節若曰君子義而已矣何必曰  
利是請也念子華奉命行役不違將母而極友之私廣師之仁豈不  
亦於情爲厚於義爲高於薄俗爲僅見者哉而曰釜庾一再與不越  
升斗間若有所靳惜然者蓋初無與之益之意歸以索求之謂云爾  
冉子亦非欸師之吝市已之恩只爲釜庾輕微不好資送故自以意  
多與之如今人蔬菜對客則慚沮食而方丈則泰然俗情也伯高之  
喪孔子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  
誠於伯高  
赤之適齊節夫子有事于齊而子華將命在夫子視爲家人父子之

其事耳。向使子有餘粟，赤乏顧養。夫子當先與之，不必使之而後酬之。請之而後應之也。乃冉子則謂：「既役其子，宜將其母請與之。」且自與之，不幾於有市心乎？夫子蓋心醜之，不欲口出，但謂亦子養自贍，可以無與而已。凡君子與人，先問所與之人，何如？而周之用以補不足，助不給可耳。若彼自富而我又繼之，謂之何哉？君子愛人以德，不啻人以財，有如傷人之廉，則以傷己之惠，何以繼焉？此卽與釜庾之意。

原思二節。思之辭，並非放縱，激以導名高也。蓋曰：昔昔纓絕踵決，亦自匡坐而紆轡，幸有官職以食於上，有得自公委蛇足矣。乃數溢九百，狠戾此環堵間，不幾為長物乎哉？則其辭亦辭其多耳，却不思為一身一家計，則此粟似多，試計及於鄉里鄉黨，其間嗷嗷不飽者若而人？買

四書竊抄定本

卷五

五

買待命者若而人？吾猶慮此粟之不足以給也。而何以辭焉？如此說，鄉里鄉黨方有著落。此節若無正註，似當令一句說，句疑辭也。與後母寧同言，與其以此還之朝廷乎？母寧以此與爾鄉里鄉黨乎？爾其度之。以與爾與字，緊繫此際已與人，又令人與人，鄉里鄉黨若謂與之多，多益善，無復與釜庾斬削節高之意矣。正相應。

子謂仲弓章

此章警策曉人處。今在由川二字，猶曰：若懸斷貴人曰：此沙堤上人也。天之生物，厥初已安排，下用處，故駢角之牛，自是由川上獲，牲由川必不舍他。適種之人，自是廟堂上人，物廟堂必不肯舍他。何也？天之所貴人固不能終抑也。彼世類是問，而欲勿用君子者，徒自示人以不廣。

耳。其何傷於君子乎？不但曰其賢可用耳，而必曰要舍亦不自由。此夫子善曉人處。是時有以仲弓父賤行惡之故，遂欲校計世類，勿用仲弓者，故子設此譬解之。

回也其心章

此章就諸賢心上分割，其說精微，欲其餘者深察就裏，自知所以弗如回處。自吾以依仁立教，二三子皆志於仁矣，然必識其所為心，乃能得其所為仁。何也？吾人止有一心，從其淨是生機而命之曰仁。卽心卽仁，卽心原非兩介，惡自而觀其遠，原非兩分。惡自而促其至，第仁本與心為一，而心每與仁為二。夫惟問也，傳約之誘，服膺者久，克復之功，從事者深，為能卽心卽仁。卽心卽仁，時自小變，心自大常，其心三月

四書竊抄定本

卷五

五

不違仁，蓋得其所為心，卽得其所為仁。回也其庶幾乎其餘，則或日一至，或月一至，道念偶萌，有若從彼而來，涉其藩，不止其所，此其至之時，卽為違之之時，不得其所為心，惡得其所為仁哉？真趣在其心二字。仁人心也。三月不違，收其心常在腔子裏，如此纔成箇人心。假令心而日月一至，腔子裏尚有叫做心乎？曰：日月至，言其不成人心也。三月不違，只是狀其久存，日月至，只是狀其暫到，乃點景字樣。今人解做實，在三箇月又解云：日至是到一全日，月至是到一匝月，何其惑也。可謂痴人說夢。不違與至不同處，不待三月，卽不違時，已自與至異矣。至與不違不同處，不計日月，卽至時已與不違異矣。蓋不違者，心與仁渾是一箇，所以常在仁中，而日不違，既已不違，自能三月不變矣。至者心

與仁自是兩箇。所以偶至仁中而曰至。既已至。自當日月一至矣。將說但知三月字。日月字重。不知三月乃可言不達。日月止可言至。夫子每言不知其仁。何獨知回之不達也。曰回也坐忘如愚。無可知矣。無可知故可知也。

### 季康子章

此章意不在論三子。論使人當歸之也。有三箇使字。當以秉國之政。選舉多士者爲主。乃論人如何使。非論政如何使。夫山也。賜也求也。其人或果或達或藝。賦受不同。質猷爲不同。調而問及於使。皆曰於從政乎。何有。蓋亟收其剛決而不謂達者之。不果。樂取其通明而不謂藝者之不達。嘉納其鋒利而不謂果達者之不藝。正如王司閔卷。雄健者中。

### 四書窮理定本

卷五

四

明暢者中精巧者中。在位在職。蒸蒸共濟。而人無兼荷之營。群策群力。濟濟衆征。而我無求備之意。以此統叙群倫。提衡萬務。天下寧有不可使之人哉。優柔則蒸蒸闕政。則年錯。塞拙則積亂。惟果也。當斷即斷。何事足以統之。惟達也。一徹盡徹。何事足以駭之。惟藝也。隨取隨足。何事足以害之。

### 季氏使閔子章

是時若由若求。皆得而臣之矣。而德望如閔子。无所欲藉重而招致者。夫費季氏之臣也。爲費宰。則爲季氏之私人矣。此其義之不可應。豈顧問哉。第季氏顯執國命。其威力能劫持人。托重高賢。其善意可籠絡人。他人且明知其非。將濡忍不能心決。或囁嚅未敢口出矣。乃閔子

若無一語假借。直以去晉決之。何等峻厲。何等剛斷。夫人也。居常問問如耳。乃大節所關。毅然不可奪。若此。真是折奸權之邪萌。愧諸賢之滿足。除扶宗國之積弱。至振千古之士氣矣。閔子其賢矣哉。善爲句。只是開口和婉之辭。猶云好爲我謝大夫云耳。歸着全在如有二句。看他不能堅辭其名。而且逆杜其復不惟決其出處。而且決其去就。無非示以必不仕之意。

### 伯牛有疾章

此章全重兩斯人。斯疾非斯人所宜有。乃深重斯人之意。按方山人物考。伯牛有癩疾。孔子節小物。則以伯牛侍曰。吾以子自厲也。則牛之爲人。謹飭可想。而避此奇疾人。與疾兩不相當。以故曰斯人也。自

### 四書窮理定本

卷五

仙

肅執其手。重在委曲以全師弟之情上。註中不敢當君禮意。只說自肅的來歷。非所重也。亡字作死之亡。則之字難通。還作有亡之亡。亡字與伯牛有疾有字相應。言疾在牛。原宜亡有亡之。而今有之。則亦命定於有生之初耳。斯人以下方就人與疾甚不相當處。申明亡之二字。此乃痛惜其死。不但辨其非自取也。問假令能人。遭斯疾。獨非命乎。曰莫非命也。此獨歸之命者。只要明斯疾非斯人所宜耳。痛惜其人也。賢哉回章。

此章子之本意何在。非要人學顏之安貧。要人尋顏之樂處也。若曰有生之人。何人無箇樂處。然而有所憂。則其樂改矣。卽不然。而有所甚憂。則其樂亦改矣。乃屢至之回。單瓢陋巷。其貧至於此極。在人爲不堪之

之。而回曾不改其樂。賢哉。將其樂與平人之樂耶。吾嘗直相與學之。契緊全在其樂的其字。其樂何如。曰。顏子克己後。心齊。志忘。心境外。自是空了。由是樂清。俗慮無可掛其胸懷。何等逍遙。何等灑落。天壤之間。何樂可以代此。以此入乎世境之塵空。亦自清虛曠遠。若其心境之塵空。兩兩相得。其樂又何改焉。但夫子當日口語。原無一字明言所樂何物。文中一涉明言。即少味矣。

非不悅于章

開口便言。非不。語有來頭。與直言能悅者不同。乃別別廢道之故也。如云。求之志道有年。而以退成廢。即求亦自知之。乃其故則竊自審焉。夫廢之故有二。一有以心之不悅。意倦而不欲進者。有以力之不足。氣衰而

不能進者。子之道高矣。矣。求獨何心而不悅之無。知。其。力。不

美

從心何耳。君子道進而行。半空而廢。用力而力不足。蓋有之。或。力之不足。必試于用之之時。用之。主于中道。不足乃自廢耳。今求未嘗試用其力。而先言不足。是。也。是志之不足也。而。之不足。哉。夫子蓋曰。志氣之帥也。苟用其力。雖柔必強。所以激勵。求使之自奮。非謂天下必無力不足之人也。

子謂子夏章

儒字有來頭。自文。子夏來。以苦父問交諸章論之。子夏為儒。雖自文學。燁燁。禮節循循。而天性謙。謹守太過。其中未免迫狹。少君子恢恢博大意。將入于小人而不自知矣。故夫子特地謂之。警醒子夏。余

在小人二字。此學人所共鄙。而儒中。猶然有此。可不慎與。要玩用二儒字。意君子小人。分途久矣。既謂之。而宜皆希蹤。君子無復有小人一。其間者。乃謂子夏。云。于以見。誦。法。古。昔。豈盡名流。被服道德。猶有下品。非謂儒即君子不儒。乃為小人也。辨之可不早辨哉。

子游為武城章

此章當以子游善為宰作主。夫俗吏出宰。第知簿書期會。與夫禁令聽斷已耳。誰復問及于得人者。乃子游能得無徑趨。無私謁之人。可以風示士民。可以表正風俗。他日能成絃歌。裨益良非淺鮮。其度越當世之宰遠矣。真可謂學道之君子哉。謂微生于乞。隨取孟敏于墮。皆以細事識其生平。子游意正類此。須重發。即此可識其人意宏遠之度。儼

回書解抄定本

卷五

三

不能盡其詳。吾知其行也。未嘗以徑也。意其人始宦拙而進母巧而速者耶。不然。何一跬步間。曾無少苟且也。則凡計利于尺寸。取徑于目前。諒有辭而不為者矣。貞介之操。儼不能悉觀其真。吾知其至。儼之室也。未嘗不以公也。意其人殆寧方而塞。母圓而通者耶。不然。何以謁見問曾無少假借也。則凡俯仰以隨時。卑婉以失已。諒有鄙而弗屑者矣。世有不徑之士。人將口是固儒耳。迂儒耳。至于非公不至其室。尤嫌其不見親就。其不以為負氣乖方者。幾希矣。惟子。為入高簡。臭味相投。故其所取若此。

孟之反章

此是夫子從策馬上。窺見之反心事。特為表而出之。此亦開幽之意。

哀公十一年齊師伐我北鄙。子渡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人涉泗。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尋常只說有功自誇。未見醒發。須要認箇伐字。敢即伐之根。因蓋伐者。謂已勝人。而勉然誇示也。人莫敢後。而已獨敢後。是勝人也。已本敢後。而自謂非敢。是不伐也。人只知重策馬。却不知全重將入門三字。藉令其策馬也。果以馬不進之故。則當策于右師失律之初。齊人涉泗之際。乃蓋將入門。矢敵入漸遠。而國人場目矣。到此却乃策馬。豈其不畏敵人。而畏國人耶。分明是不居其殿。不伐明矣。子渡即孟武伯孟之反孟氏族也。此敗孟氏爲之。反以爲家門之罪之恥。璆意曰。字不是之反口語。蓋其示人之意。若此。當與孟下曰。穉乎云爾之。

四書窮理定本

卷五

无

曰。同不然。萬家屬目。暇對誰說此話也。殺斷後也。策馬則惟恐其不前。迹正相反。負全師之功。當萬日之屬。能不後車自見。亦已難矣。而反且深藏若此。真未易及也。

不有祝鮀章

只在今字上着意。見時好可嘆。不重難免。不字貫到之美。祝鮀宋朝及而字。重言言之也。世風之降也。愈趨愈下。人情之變也。愈出愈新。景猶有依則已。今且依必期于脫鮀矣。有美則已。今且美必期于宋朝矣。依美有一則已。今且依既期于脫鮀。美復期于宋朝矣。假令有依有美。而求若鮀與朝。即有鮀有朝。而未兼鮀與朝。謂可以免于今之世乎。雖也。景猶疑世變江河。安所底止。乃今風流已極。其又何加。今乎。

今乎。閱世者寧無長太息感。

誰能章

首句纔說戶。次句便說道。分明要人脫道如戶。乃道不離人。人自離道之意。誰字與莫字。上下咬應。謂戶則無一人能不由道。却無一人能由何相似而相反之甚。夫子提醒人處。全在一箇誰能之能字。與說誰能出不由道一般。大道不明。而人每質質罵其之由矣。夫使人能出不由道。則可爲之解曰。道自遠人也。顧道與戶同。天下之人。未有出不由戶者。非戶之強乎人。亦非人之擇乎戶也。戶爲出而設。出待戶而通。舉足是戶。蓋雖欲不出。而自不能者。夫道率乎性。無時不在。無論微出顯出無之而非是也。試一舉足。而道固盎然與俱。悠然與游矣。雖欲不由。

四書窮理定本

卷五

无

其將能乎。戶不能不由。則無一人不由之。道不能不由。則無一人由之。何不能不由者。相若而或不由者。夏與也。此其故真不可解矣。

質勝文章

玩野史君子字。而此章當就做人上說。人心真意在收斂時。則朴茂而日質。在發越時。則盛麗而爲文。其與天地之真機。發爲春華。斂爲秋實一般。而此朴茂盛麗之分數。各有天然之節度。增之不得。減之不得。乃人之言曰。君子質而已矣。是以質勝文爲君子矣。又曰。後進于禮樂。君子也是。又以文勝質爲君子矣。皆非出世中正之論也。夫質勝文云。質勝文。非尊尚質。質之分數太多也。質之分數太多。爲同陋人爲野而。已文勝質。非尊尚文。文之分數太多也。文之分數太多。爲浮誇人爲史。

而已。必也質不勝文。文不勝質。兩相參和。彬彬然適當其可。然後驚賞而光輝。既不可謂之固陋。人輝光而驚賞。又不可謂之浮誇。人真可謂之君子。人耳。君子無他。渾全其本心而已。而文質多寡。本心中固自有節度者。大雅文雖于質。質雖于文。參伍錯綜。調劑到恰好處。然後與節度適相符合。可謂渾全本心之君子耳。論君子者。尚以是為衡哉。彬彬固有同時而併見者。亦有易時而互見者。不然。則拘拘似野。便便似史矣。

人之生也章

天地間他事。皆可偽為。強致。惟夫人之有生。乃天機自然之妙。一毫機極。智巧安所用之。譬之梓木。甲折。秀實。都是自然。故人之生。厥初無不

四書窮抄定本

卷五

三

直者。人若務為機械。智巧。則生理窮矣。自是當死。其不死者。幸耳。未世滋偽。巧詐橫生。使盡心機。無非營遂生計。而心機盡。生機死。問能賊生。雖生亦幸。何危如之。

知之者章

此章人皆知兩不如要緊。却不知要緊。尤在三箇者字。所謂實詣之也。問夫子但言知之好之樂之。不言所知何物。曰言之矣。夫究竟在樂。則本來面目可知。知亦非推測之知。厥初傳文約體。日日刮磨。妄機積而性靈忽露。恍然自見其生機。如也。自知而更進之。則妄機將淨。生機將融。譬珍果垂熟。愛慕生焉。好也。自好而更進之。則妄機已淨。生機已融。此時性命完滿。吾趣深長。笑暢清澗。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樂也。以

此相較淺深可知。然則知固不如好。而好又豈如樂哉。

中人章

此章為何而發。為教者發也。若論教思。必願人人上達。何新語上。而無如人之可語。不可語何也。故夫子言此。以定教者之則。聖人至教微言。原自不可得聞。獨有神明默成。與英與特達之品。襟情神識。賈絕羣倫。片語會心。相視莫逆。自餘株守乎名理。執約其步趨。第可博之以文。約之以禮。令其循循勉勉。徐俟自得。詎可輕責之。強聒之。徒成拘繫之形。更起凌躡之實乎。凡人在高明一邊。皆是中人以上。在庸暗一邊。皆是中人以下。中人上下所指。亦寬。非專指上智與下愚也。如子貢亦中人以上者。故夫子莫知無言。諸章時時與之語上。非必以一貫語參

中書窮抄定本

卷五

三

然後為語上也。看夫子不可一語何等深。非徒謂其無益而已。樊遲問知章

知者不惑。而惑莫如媚神。法當專修人事。自無媚神之惑矣。仁者無私。而私莫如計獲。法當一意圖難。自無計獲之私矣。諺有之。明中修暗裏報人。鬼非二理也。即鬼神之作。亦佑夫人之事之惠迪者耳。茲以其全力用之于民義。至鬼神則敬而遠之。曾不分其民義之力焉。見及此矣。故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不務民義。而欲媚神求福。是欲不種而得瓜豆也。惑也。焉得如難去。莫如私意。私意是微難事也。若因而生一獲利之心。是去私意而得私意也。仁者汲汲皇皇。惟在此去私意之難事。至于獲則徐聽其自至而已。謂之曰難。將必戰兢惕厲。竭全力以赴之。

然後心神常攝已。私自無所容耳。一有計獲之念。參乎其間。即為慢。其偷休而已。私且潛滋矣。非後獲其可以為先難乎。敬鬼句。只在務字中。後獲只在先字中。樊遲近利人也。以利而徵諸神。則望其福而近心。生以利而計諸已。則樂其易而獲心生矣。

### 知者樂水章

知者仁者。以人言。知者得人心之靈機者也。仁者得人心之生機者也。然此都在他心裏。吾將何以致別其孰為知者。孰為仁者哉。凡人各有與致。各有體段。亦各有受用處。就與致上說。知者必樂水。仁者必樂山。就體段上說。知者必圓融。仁者必寧謐。就受用處說。知者必洒落。仁者必長久。即此而想像之。就裏自見。而不可識。仁知之分哉。總是描寫知仁。

### 四書窮理定本

卷五

三

心境情效。勿涉外面去。樂水樂山。非明其在水在山也。若曰想像其心境意興。當若斯耳。人心動盪。則生機絕。樂也。靜息。則生機凝。固壽也。若縱猿猱。獨可悟。

### 齊一變章

當以國勢圖脉立說。魯字自齊字來。道字自魯字來。先王之道。豈有他哉。一切綱紀文章。要從生理中出耳。齊最最勝之條。雖若天下莫強。而以詐力濟其功利。生理斷削殆盡矣。乃周公之禮義。我魯猶至今守之。即國勢積弱。生理尚自存也。故齊雖一變。而斷削殆盡之後。詎能一朝盡復其生理。僅可至魯而已。魯若一變。則自存之生理。更得培養。將兒元氣充周。神理煥發。夫固還至而立有效者。直可至于先王之道矣。

可與齊同日語哉。吾其東周。夫子更不屬之他邦。則此章本意。原只論骨。特借齊相形耳。夫子如扁鵲看病。不以形體強弱決生死。獨于元氣上決之。

### 臧不臧章

若汎就名實說。何必專言臧乎。其為脂韋滑楫之徒而發。必矣。醒人全在第一臧字。人心之德。雖甚渾融。而自有剛方正直稜稜不苟者存。猶之臧也。乃至毀方隨俗。無復廉隅坊表。猶臧之不臧也。物之有稜者。臧夫子當日口頭本只說臧。恰似指臧而責之曰。若而非臧。吾亦奚怪乎。不臧。乃若則臧也。而却不臧。臧哉。臧哉。一何自負自毀之若是耶。玩臧哉。臧哉。乃深嗟之辭。與風兮風兮之語同。泥模稜希世之人。甘心破

### 四書窮理定本

卷五

三

臧那怕不得為臧。還作悲傷存嗟為長。

### 仁者雖告章

宰我意仁者愛人。豈曰不善。第慮世情叵測。往社乘其仁而詐之。其他有益于人而無害于已。即有害于已。而不至危身。詐而告之。固未有不可述者。倘欲陷之死地。而詐以并有人告之。亦將入井而救之。仁之可陷若此。良亦難成也哉。非有人焉之告。重簡井字。意在害仁者之身也。告者原未說從。其曰從之云者。則度仁者之素心。故以此陷之。使從耳。何為句。如云。怎麼他直這等。乃甚不然其說之辭。言從井救人。痴呆極矣。仁者即甚惻隱。怎麼做如此事。夫仁人而告之。使往救人。則可若告之。使從井救人。陷于死地。則不可。蓋君子物我形骸。雖無間隔。而



八已輕重亦自分明。夫無人而爲有人。以此詐之往救。猶以理之所  
有耳。如救人而先自陷。以此使之從。非無論哉。胥及溺。無濟于人。就使  
有濟焉。有亡身而徇人者。君子必能辨之。不可得而罔矣。諒不若欺之  
能售也。豈其可逝而亦可陷哉。予亦憂不仁耳。毋憂仁之陷矣。何以  
仁也。私意無所障蔽。而生機流也。如以用仁之故。可陷障蔽甚矣。仁安  
從生也。故曰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夫仁知同  
出而異名者也。假令夫子答宰我。仁者先覺。哄他不得。便覺誕妄難  
信。且象以愛見之道來。舜何以誠信而喜之。所以夫子但曰。君子可  
逝也。如此平平說去。何等真實妥當。况仁者切于救人。雖先覺豈能  
安坐。如夫子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何以周流席不暇暖。知其不可爲而  
爲之乎。

卷五

三

君子博學章

此章今重文禮二字。所謂循循下學是也。末句不曰得道。而但曰弗畔。  
且先曰亦可。詞意多少斟酌。蓋夫子把文禮兩件認爲家藏。以故宛轉  
迴避。若不敢全認此道者。夫道一性性一天。而性天未易渾合也。有  
如希上達。厭下學。上且遺文。升髦禮法。弊且以妄機爲真機。雖無忌憚  
者有之。以真機爲妄機。一切摘滅者有之。豈不與道相背而馳哉。唯是  
字內之文章。皆從天性中發顯。是有文而載無文之藹者也。吾身之體  
度。皆從天性中裁制。是有體而存無體之真者也。故君子之求道。且不  
向無言無體處求之。第往文上廣博其學。而約此博學之文。則以禮焉。

徐俟其自解自復。卽未遽解且復乎。亦不至如無忌憚。墮摘滅者之  
道矣。然則萬世求道者。尚其以文禮爲宗哉。

子見南子章

口見南子者。見其所見最下。又非見他人之比也。于此而見。無不可見  
矣。何以解之。本文二天字便是。仕其國而見其小君子。禮有之。南子  
女德不貞。而能知君子。蓋嘗聞隣轡止車之聲。而知冥冥不墮之行。其  
于夫子則顯見至再。而環佩禮容。寔自有誠意焉。子路之不悅也。獨以  
招搖艾服。傳播中外。中譁不可道之言。又非公山佛肸諸人之比。淫穢  
宜速嫌。就可畏也。却不知淫穢者人耳。畏嫌者人耳。而夫子則天  
也。天大矣。豈天覆之下。不可置一南子耶。何淫何穢。何嫌何疑。而必遠

四書窮抄定本

卷五

三

之畏之爲也。但此等意思。豈若東周匏瓜之語。可以明明白白。自其口  
出。故但矢之。與今人到難言處。曰惟天可表相似。然何以不稱王  
孫賈。不主彌子乎。兩人市權賣重。非若南子之誠。此而媚之主之。是又  
獲罪于天。而天真厭之矣。凡此莫非天也。夫子何庸心于問哉。

中庸章

此章從天與人合上。討出至之一字。還從天與人合上。討出民鮮久矣。  
一句。須知夫子說來說去。本意非說斯民。要令斯民聞而深思。自悟中  
庸爲何物而已。人之所得于天。原自中與庸合。故曰德。此德乃人心  
之恰好處。令人增減不得。故曰至鮮。而久從民字來。既曰民自合鮮而  
久矣。以此德天能爲能。非人貌天行者。不能故也。

如有博施章

此章夫子與子貢剖析仁體極為精微。且如中天下定四海。正是博施于民。而能濟眾。謂非性分內萬物一體之事業哉。乃孟子却說所性不存。與日月普照萬方而有明。只在如孟處相似。識得此意。方知仁體大行。不加窮居不損。然而夫子未得邦家。安懷竟成虛願。將謂其仁不堯舜若耶。章末歸着在方字上。方知道章問答。只是打整箇方字。方非方法之方。乃方向之方。仁之所向處在此也。子貢以博施濟眾為仁。是謂仁之所向處在普天之下。即堯舜猶然難之。何其遠也。而仁遠乎哉。仁人心也。心只在自已。腔子裏。故仁者之立人。第從自已欲立欲達中流出耳。看來人能進取自已欲立欲達之心。而譬人心。便是哉。

四書窮抄定本

卷五

三

無人不施。無人不濟。即自病不足。堯舜其猶不免乎。然則聖人亦有所不能乎。夫仁者節。因下節論仁之方。故先論仁者。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是已外無人。原自不遠。然則仁之方。亦惟近取諸己。而譬之足矣。何遠之有。乃自上生下。非兩項話也。夫仁者元氣周流。生機淪浹。詎若痼痺偏枯。秦越斯人之徒。而莫之立人。達人者。乃其立人。達人不在人也。更不在天下之人也。故其元氣已之元氣。生機已之生機。將必欲已之立。欲已之達。而此已欲立已欲達之心。與斯人脈脈相通。無少間隔。譬如癢必搔。知疼必避。雖欲不立人。不達人。而不可得者。夫人之欲不遠。即已之欲。而人是人之欲立欲達不遠。即已之欲立欲達。而是然則所謂仁之方者。寧復取諸人耶。寧復取諸天下之人耶。

四書窮抄定本

卷五

三

第能取已欲立欲達之心。譬人欲立欲達之心。即此是仁之所在。而可謂仁之方了。何者。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也。可謂句喫緊在一已字。言仁之方。即此便已。一何至約至簡。若猶未已。又將舍約求博。舍簡求眾。仁且是在是乎哉。非其方矣。

述而篇

自古聖人未有不作者。不作自夫子如。此章自明其意也。作文首句虛說全重信而句末句只是帶及話說耳。稽古義皇而下代有作者。至如丘之無知亦嘗贊焉修焉。刪且定焉。勤勤懇懇無日不從事于斯矣。然皆取古人之所作。誦而傳之。表而章之。述之而已。而作則不為。良以古之作者初無意于作也。彼其時理有所未發則上古之始作者肇起之理有所未盡則終古之繼作者光大之迫于今日已發已盡後有作者無以復加此丘之所心信也。信則上嘉下樂心相契合自有心誠好之者蓋不惟識不能作分不敢作抑亦理不必作矣。竊比句

四書窮理定本 卷五

五

只是完足信而句意者背我老彭。因信而好古故述而不作。我今亦因信而好古故述而不作。竊自比其遺意云耳。老彭好覽古籍以政教大夫以官教士以技教庶人綴以德行不任以言。嘗著祭統樂賦

默而識章

心認得心便是識。識心解也。尋常心解必由講說而入。故默然不事講說而自然心解此從虛生明能自得之者也。自得之則其趣津津與斯理相為融液有難欲不學而不能者又何厭焉。自得之則生機脉脉與斯人交相融液有難欲不誨而不得者又何倦焉。以我之好古敏求亦嘗自謂不厭矣。然第就學之心論耳。若乃由默識而不厭則心與理為一是至誠無息之境地也。我何有焉。以我之無行不與亦嘗自謂

之德矣。然第就誨之心論耳。乃若由默識而不倦則已與人為一。是仁無我之襟情也。我何有焉。夫子每自謂不厭不倦却曰何有於我。只為源頭自默識來故逃避不敢當。令人從默字上深味前上一乘之德之章。

德只是真性。以其得此真而曰德耳。修者去妄以存真也。而真妄之間最易錯雜。不誦學且知德為何物。修德為何事乎。從義改過則即所講而實路之正是去妄存真修德之實功也。學無他博學於文求以知此德也。講者取所學而審問明辨務求真知其德也。與真性合為義與真性悖為不善。二不能字宜玩好事自當健何故不健至事自是常改何故不改緣義之為物變化而無方膠成心則不能徙不善之為

四書窮理定本 卷五

五

物盤據而難拔溺私心則不能改矣。意必忘而後能徙。私欲克而後能改。修德無出乎此。義無定體隨時轉移如自此而徙之彼者若說去不義而遷於義却仍是改不善矣。曰吾憂者要人知四者就裏殊未易盡而細心點檢益精益求精以求盡之也。若曰吾則憂之人獨無同憂乎。

子之燕居章

燕居便是燕居氣象。若着意矜持便不是聖人矣。正如春和景明時天氣自是舒暢和煦。此章既有燕字則居只是所處之地。燕居方是處閒之地。試察其展布之體殆申如者乎。而展布之極不少為容則申如若不足以盡之也。殆申申如者乎。試擬其軒柔之類殆天如者乎。而

柔之極。不少作色。則天如若不足以盡之也。殆天夭如者乎。聖人一心。渾是大和元氣。和氣發于容。則委蛇而舒。和氣發于色。則豈弟而愉。問記此意。欲何明。曰。明聖人氣象的本色也。譬之水有千波萬浪。自因風起。無風時。只是一泓清澈。乃水之本色也。

甚矣章

聖人一身。關係天下。污隆。變時。世雖莫宗。而此身未衰。尚可望于異日。今身衰已甚。如此已矣乎。天下將不復見西周之盛矣乎。此孔子爲天下悲。非但爲一身之老于行也。哭回泣麟。嘆老。皆悲天下。氣之精凝。處爲志。志卽氣也。志之神。嚮處爲夢。夢卽志也。一也。故夫子直以不夢。甚吾衰。

四書窮抄定本

卷五

早

志於道章

此章把學者自始至終的工夫。用志據依游四字括盡。所以示求道之則也。皆心學也。第所欲者異。而志據依游分矣。如丹家火候。除多。少各有恰好處。一毫差錯。不得。於與俗語。朝那裏去之。朝字同。夫吾人之心。一也。吾人之心。乎學一也。孰分其於道。於德。於仁。與於藝者。第厥初得之。未能不可曰德。一之未能不可曰仁。兼之未能不可曰藝。而弟曰道。斯其學亦爲於道矣。於道則前功伊始。後事無難。如平地爲山。一簣未覆。非有銳不可遏之心。可乎。利川志矣。由志道而得之曰德。其學亦爲於德矣。得者不可復矣。非有堅不可拔之心。可乎。利川據矣。由據德而一之曰仁。其學亦爲於仁矣。一者不可復二。非有純不能已之

心可乎。利用依矣。若夫志道據德依仁之暇。而時博其趣。者曰藝。其學亦爲于藝矣。藝亦道德仁之餘。何可空之以爲無。而藝特道德仁之餘。又何可執之以爲有。非有。玩而自適之心。可乎。利用游矣。地有淺深。功有生熟。夫固無一可缺。抑亦無一可混。善學者。兼體而各循之。庶乎道德仁藝。一以貫之也哉。

自行束脩章

語意歸着。全在束脩二字。言直從這裏踏脚也。未嘗言其素也。言吾之設科。蓋亦有年。凡禮來者。不俟備物。自行束脩而上。卽已。未嘗無壽焉。而門牆之外。絕無抱貲空返者。蓋束脩雖甚菲薄。而殷勤執贄。禮際相先。何爲者也。彼其一念向道之誠。卽此足以見矣。雖欲無誨。其將能

四書窮抄定本

卷五

聖

乎。若曰。但有一點求我誠心。我無弗收者。總是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見聖人無棄人。聖弓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註說是也。時說解作。於束砥礪之意。非。

不憤章

此章語脉。自上章來。言我雖未嘗無誨。然非彼無可誨。而能強以無誨附益之。蓋由後觀施教之用。似乎在我。由前觀受教之地。實則在彼。彼若自家不憤。吾不去啓他。彼若自家不悱。吾不去發他。彼若自家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吾不去復他。非隱也。亦非倦也。彼自無可啓。可發。可復之地。卽啓之發之復之。無益也。且塞其覺悟。而啓其玩忽矣。看來全是學者自家要緊。我且奈之何。雖不得于心。而困衡方深。若有所蓄。孰

其間憤也。雖不得于言而疑信相半。若有所嚼嚼其間。排也。此皆殷殷其意。見乎辭色。非可襲而取者。三隅。非限定三件。凡理可類推者皆是。啓憤如吹積燭之火。發排如引將噴之嚏。教往學反。舉一隅。若曰三隅在其中也。須知一隅之舉。非第欲其知一隅也。正謂理可相證。機可互發。一隅之中自有三隅在矣。而彼曾不以三隅反也。卽以三隅復之。猶然不能以三隅反耳。寧望其研慮而說心。旁通而曲暢乎。安用諄諄而讀之爲。

子食章

子食節。要認有喪字。有喪生者也。彼方辯踴哭泣。如何慘怛。而吾介乎其側。惻然有同憂共戚之感。而何能飽。

四書窮妙定本

卷五

聖

子於節。要看是日字。蓋聖人悲痛之情。獨股有竟日愀然不樂。不以一觸而遂已者。

子謂顏淵章

看此章書。須知首節卽爲子路而發。分明借回退由。冀其漸進於時中。若乃子之與回。則二人同心。相視莫逆。又奚以顯言爲哉。用之節。二則字。從何處來。無成心也。當其未用。原無必藏之心。以故纔用便行。如機之發然。當其未舍。原無必行之心。以故纔舍便藏。如藏之閉然。任運因應。而意氣銷鋒。趨時變通。而鋒穎渾化。又安有留滯不化之意。停待不決之時乎。有如子路胸中。先以能行三軍自負。殆如未用而先求行。既舍而猶不藏者。以此與行三軍。將無悍然無懼。率爾無

以成心敗乃公事哉。用之二句。與惟我一句。界限要明。用之二句。且只描寫箇應世的機軸。惟我句。纔說出所以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口語如云。世間一切應世的勾當。如功名節義之類。種種色色。未易枚舉盡數。讓與他人有之。只有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這箇鬼舒隨時。潛見任運。與陽俱開。與陰俱閉的勾當。惟我與爾有是夫。蓋我自母意母必。母固母我。而坐忘如爾。亦既無以有已矣。以故我可東周。爾亦可爲邦。我可疏水。爾亦可簞瓢。二人同心。故同道也。凡乎寧復與他人有是耶。看此節喫緊。在一惟字。言除了我。只有爾。更無第二箇人。分明因子路在側。特以此語激發。宜歸重在爾字上。我有自不待說。章內三與字並同。

四書窮妙定本

卷五

聖

子路節。子路以行三軍難夫子。意謂此時此際。與用行舍藏之際。不可同日道也。若曰當人之用舍我也。行由已。藏亦由已。自可卷舒隨時。徐起而應之。意氣安所用之。以此與回可也。至于三軍之行。則強敵對壘。鋒刃相向。危急存亡之秋。有行無藏。非有直前之勇猛。過往之壯烈。不可。雖欲不用意氣而不可得。亦將曰惟我與爾有是乎哉。看子路此語。便有奮氣而前。雖死不悔之意。若曰天地間。亦何可少此意氣哉。兵凶器。戰危事也。而子路率然自任。可謂無懼無謀矣。暴虎節。暴虎句。暗影子路意氣激烈之狀。曰虎曰河。若曰如女意氣。與倭虎投河何殊。所以深警之也。不與者。以此等人。悍然無懼。又安能謀。豈徒無成。且立睹其敗耳。孰若如履虎尾。如蹈春冰。臨事慄慄如

則好謀而周悉。萬全以成之。豈不真可與哉。安事橫逞意氣。敗乃公事為耶。小心如此。則意氣漸融。中和馴致。異日者。用行舍藏。終將與之。此夫子以回望由之意。子與子路言。每每說箇死字。曰死而無悔。曰死而不厭。其且曰不得其死。然時時提醒。而竟莫如之何也。豈非以動身無前一擲不顧。英雄真難回首之故哉。

### 富而章

前二句及說。後二句正說。文勢上下響應。不是兩截話。本意全在末句。吾字。世人舍吾好。而皇皇求富。吾無暇與之辨。是非矣。獨計人情。凡有所求。將必度其可求者。吾不識富可求耶。抑不可求耶。夫使其誠可求也。即為人執鞭所忻慕焉。如其不可求也。則亦從吾所好而已。蓋富

### 四書第抄定本

卷五

五

在天不在吾。既不在吾。恐未能必其可求者。惟是吾有吾身。即吾有生。理。吾有生理。即吾有真趣。此其中活潑潑。其味自有不窮。融融洩洩。其機自不能舍。夫固即吾即好。即好即從。不係于天。而亦無待于求者。何必包羞忍恥。甘為人役。求彼不可求之富焉哉。夫子亦不謂其必不可求。而但作兩活潑語。令人自己參詳。若曰不可之間。當自有能辨之者。世人試相與審之。執鞭只是聖人詞氣和婉處。其實富即可求。而身為人役。自好者不為矣。從者自由之意。吾將隨意任情。好吾自有之。好不令浮世富厚為拘束矣。

### 子之所慎章

慎與聖言敬者不同。乃小心畏懼之意。事大故小心也。慎者。加謹之意。

誠重之也。天下之事。軍復有大干交神明。奇軍國。關軀命者乎。乃神明軍國軀命之精神命脉。齋戰疾操之。而齋戰疾所以操神明軍國軀命之精神命脉。心操之可不慎與。首及齋何也。世人致齋。第脩三日之常儀。而神明有赫。寔式臨之。其重實在戰疾之上故也。臨事知懼。未達不嘗慎也。即意思安閑。如不欲戰。外身身存。如未嘗疾。尤所以為慎也。

### 子在齊章

說不得。便是妙處。韶何為而作也。堯則天而舜紹之。太和盈宇宙矣。特洩之于韶也。其實宇宙太和。皆帝舜之心之太和耳。夫子之心。渾是太和元氣。太和之氣。交相融液。當是之時。神與交心。與會曠古以來。聞

### 四書第抄定本

卷五

五

知之所不能盡者。獨契于搏拊擊石之餘。虞廷諸臣。見知之所不能窮者。自得于鳳儀歌舞之外。蓋融融洩洩。異代同神。形神且俱化。身世且兩忘矣。又何有于肉味之知耶。聖人到此。直是妙不容言。故不曰如何美。如何美。但曰不圖云。復知韶為我耶。我為韶耶。正是所以三月不知肉味處。不可作兩截意。

### 夫子為衛君章

稱其拒父。不為勿問之矣。乃冉有疑焉。子貢亦不能決焉。何也。此所謂觀其會通處也。夫為之者。將必心以為是也。當是時。衛之國是未定也。賁不可復有國。國不可終無主。而輒嫡孫當立。如曰社稷為重。大義滅親。輒似未為不是。不知賁之不可有國。為得罪于父。稱兵拒父。輒亦賁

耳。獨可有其國耶。申生有言。天下安有無父之國。貨之本心。必有惻然不安者矣。夫人心安處。卽是處。不安何。是不是何。爲此。章不須以父子爭國。兄弟讓國。相形。衛君與夷齊。只在怨父不怨父上分別。夫子節。此節見冉有不能決衛事。卽子貢亦不能決也。仍以子貢爲主。夫子對國人言。言衛之國人。無弗爲衛君者。夫子亦爲之乎。入曰節。夷齊古之賢人。子貢豈待問而知此。乃由淺入深。正問只在怨乎一句。衛君之拒父。蓋自爲生。怨其父之得罪于祖。却來與我爭國也。藉令夷齊厥初。雖迫於名義而逃。而其後心忿失國。亦怨其父之立少致然。則古賢人且怨况衛君乎。情在可原。夫子或爲之矣。醒人處。全在一求字。當是時。父命其子弟。讓其兄。如欲有國。誰則爭之。而四書窮抄定本 卷五 聖

必逃之。若免棄之。若從良。以兄有國。則不孝。弟有國。則不弟。不孝不弟。則不仁。故相與舍之。以求仁耳。至于國失而仁得。仁得而求遠矣。世安有遂其求而怨者乎。夫所謂怨者何也。世守之睦懷。何人蔑有。而外以守義之故。棄置其國。中以失國之故。忿懣其父云耳。註謂怨猶悔。謂失國後悔而怨也。非直以怨爲悔也。衛君怨父。夷齊不怨父。不怨者。惟恐不失國。怨者。惟恐失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夫子既賢夷齊。豈爲不賢之衛君哉。是時子貢之出。但曰夫子不爲也。一言而止。更不明其所以。仍是君子居是邦的意思。與厥初不問衛君而問夷齊一般。

飯疏食章

爲慕不義之富貴者。若曰女之所樂。非樂之所在也。問疏食出枕。此中有何樂處。曰此乃夫子素位而行。安土敦仁。自爾潔清閒適。日用總成天趣。人世樂事。誰能代此。彼不義而富且貴。殫濃勞擾。尚能入太虐之胸次哉。凡聖人之富貴貧賤。夷狄患難。卽聖人之春夏秋冬。處一化齊。素位自不願外。不作兩等觀矣。疏食曲肱。皆本分自有之物。正與不義之富貴相反。此清而安。彼濁而勞。而樂不樂分矣。加我章

聖人作易。本爲教人補過。故論易從過上說起。喫緊在數年。及大過字面。懸想餘生。而僅解後非。乃極論易之未易學處。蓋欲人深思熟玩。不得草草。非但自論而已。無大過。泛說不得。宜卽以易道律之。大哉四書窮抄定本 卷五 聖

易乎。其道潔淨精微。淵深叢渺。其奧變真不易究。而其津涯甚不易涉。如我之學易。亦既有年。生平兢兢。似可幾倖寡過。至以易道律之。則捫漏舛錯。種種多有過端。正未有極耳。倘天而加我數年。予加我數年。而五十以學易乎。卒一生未竟之業。釋當年未窮之蘊。詎敢謂成象成爻。順變化其旋元吉哉。大過吾知免夫。孔子晚而喜易。至于韋編三絕。覺其中淵深浩博。未易究竟。故言此。子所雅言章

此聖人通月之教也。子所雅言。是問辭。下二句。是答辭。若單出詩書執禮一句。卽入雅言在內。便涉雅言句矣。其實詩書執禮。莫非性與天道之理。然而詩教由性。禮教由性。作儀。其理皆

寄之人事。令人有所依。有所恃。循。蓋無人不可與能。故無時不可與言也。若夫說天之微言。惟義文獨得其秘。傳心之要典。自游夏莫贊其辭。自非盡性至命。窮神知化之人。其孰能知之。而可以雅言乎哉。

### 葉公問章

問此章之旨。畢竟歸着在何處。曰。夫子當日口頭。只說我不過是箇好學的人。有何難知。而女奚不曰也。若論夫子心裏。却要人知己之好學耳。其要人知己之好學何也。夫子之心。無人不欲其好學也。且如葉公而知好。必能祛證父之謬。子路而知好。必能通六言之蔽。況令天下之人。皆求如夫子之學之好。其于學不大有裨益哉。而何默不置對。徒使人疑夫子之難知爲也。問孔子問其爲人何如。不對。還就無能名上。

### 四書窮抄定本 卷五

哭

發之爲正。無能名。而子自名之。亦因子路不甚好學。視其說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及六言六蔽章可想。發憤三句。要看到實際處。最難在發憤一句。識得此句。其下如破竹矣。夫天縱將聖。何所不通。若但曉暢文義。領略意趣。有何憤處。而至發之太食乎。終聖人之學。未易窺測。如學琴。句句見文王。問韶三月。不知肉味。此等境界。非可刻苦力索。非可旦夕躡致。奚異乎發憤忘食者。從此到契合處。則融融洩洩。爲人世所未曾有。世間何事。更能爾聖人之愛乎。如斯全慕。如斯慊暢。日子極容易過。荏苒將老。又誰知之。獨恨惟日不足。不獲永有此箇中滋味耳。其他好古敏求。學而不厭。皆當以此意求之。此心凝注之極。無復有分其心者。卽食亦忘之矣。此心活潑之極。無復能戚其心者。卽憂亦忘之。

矣。憤樂相生。更無一息之停。卽老之將至。不知矣。皆極言之也。極言在食憂老三字。云爾言但可如此說。無他奇之辭。

### 我非生而章

劈頭出箇我字。以這場話說。全因子之我而發也。子之言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是知之來處。原自有此兩路。乃世人所推爲知之者。宜莫若子之我。所推爲生而知之者。尤莫若子之我。彼將謂知自生來。非學可求。自是向學沒處。求知之路塞焉。詎非未識子之爲我。故耶。于是夫子喫緊。以我明明而分剖之曰。今人知我乎。夫生而知之者。非我也。好古敏以求之者。是我也。我可好古人。獨不可好古乎。我可好古敏以求之。人獨不可好古敏以求之乎。我願今之人。與我交相勉。

### 四書窮抄定本 卷五

哭

勉。庶幾乎學而知之。慎勿不如我之好學。而徒藉口我之生知爲也。夫子若曰。二三子。你休錯認了我。我怕就開你。古字與生字相照。夫暗室以顯受明。古者知之。屬也。問聖人之好而敏。實自生而神靈來。他人如何學得。曰。好學近乎智。亦下學事也。若有弗能弗措之志。亦可造到好學處。不期知而自知矣。

### 子不語章

聖人出語。要在揭經常。教退讓。以雅馴平寔爲宗。道其常而已。春秋書六鷁退飛之類。乃不善徵應。非怪也。怪者。荒忽幻異。不可以人理測。此而語之。人將謂經不足據。理不足憑。相率而爲誕爲蕩者有之。奮力之雄。醜之不飲。口出。恐買勇者。懷管是。之退也。悖亂之事。秘之不。



令人聞恐不軌者生心是我階之屬也至于神靈爽若不可掩。竊與初不可憑一以示人。高者蕩于荒唐。卑者泥于神利。將焉用之。

### 三人行章

以此章爲論師道者非也。夫子只要人識得此機。則不問何人何時何地皆可爲切已之益。師只是箇益字。此等言語極淺近。却極有益。人幾何時幾何而我師必有極言之也。只要有誠切自治之心。則出門皆有功之交矣。

### 天生德章

天字與桓魋字相照。天地之大德曰生。天而生德於予。且使我生天下萬世之人。生機盡鍾之矣。彼伐木殺機也。豈天盡以生機鍾之。魋乃

### 四書窮妙定本

#### 卷五

#### 手

能以殺機侵之耶。借令殺機能侵。則亦不謂之德。魋之殺機能侵。則亦不謂之天矣。魋卽憑威力肆伎寧乎。實亦默爲天用者耳。魋其如予何哉。問比干何以死于紂。曰自古皆有死。思不得死所耳。致命殉君。比干之死所也。天所以成比干之仁也。死愈于生也。無故而死。桓魋匡人狂暴之鋒。此于仁何當。而豈死之所乎。天烏得不衛。

### 二三子章

章內先出一我字。次出一吾字。末且自指其名。其自白至深切矣。而緊提醒處。尤在行字。門人當日有隱之疑。原疑言之有隱。夫子却不辨言之無隱。而辨行之無隱。蓋夫子當身之內。日用之間。大道顯行至教昭揭。果能在省察時時體認。譬之日月在天。有目共觀。比之言教

明白。奚啻十倍。而門人習矣不察。如在寐中。故喚之使醒。若此。看夫子本意。不但自明無隱。正欲二三子卽行求與更爲親切故也。乎爾二字。當如孟子然。無有乎爾之側。爾者言吾是恁般也。或作爾汝之爾者非。謂吾有言不與者非。丘卽謂吾無言不與者亦非。丘夫惟吾之無行不與。然後是丘焉耳。

### 子以四教章

此章重一四字。是夫子循循然善誘人處。四教。頂針而下。四教首文。非采華也。字甫開精華。盡自真性中出。蓋將博學詳說曲暢旁通。灼見其所爲真耳。然文不實踐。則口耳非真。故行教次之。行不根心。則形迹非真。故忠教次之。忠不率性。則意念非真。故信教又次之。至于信。乃爲

### 四書窮妙定本

#### 卷五

#### 主

與性合真。而文行忠信皆有歸宿。聖教之本意。竭于此矣。信字實難。認世亦有竭其心思。而與本然之生機。稍不相符。則中心不甚情願。便不十分真懇。非信也。

### 聖人吾不得章

四箇人及末節。最要分別明白。俱要歸着在聖人上。聖人神明靈妙。千變萬化。令人莫可測識。莫可企及。人之至也。君子雖未若聖人。而地位卓越。亦自匪夷所思。去聖人一間耳。善人生質純粹。暗合性真。不復踐近。兩人皆有超脫意思。與聖人相近。至有相却。却有些凝滯。無超脫意。似乎去聖甚遠。然而質任自然。面目不改。與假超脫者不同。終可望其超脫也。若夫亡而爲有三句。疑鬼疑神。若超若脫。反與聖人相似。此

本意要示人聖功之本。夫以見聖之思。自君子善人思及有恒。乃為之者。雖平有恒。則入聖者去其為而可矣。

聖人二節。此二節要識文勢。言夫子厥初求見聖人不得。因而通思。通轉歸結在有恒上。蓋有恒之重如此。中間君子善人如過文然。聖人君子以地位言。善人有恒。以天資言。次節不言君子而言善人。各從其類也。始終要見聖人。聖人者。誠故不息。通其變矣。純亦不已。神而化矣。此固不可以恒理測。恒格求者。吾其得見乎哉。其次惟君子德成而上。變化將成。真足為聖之流亞。苟得見之。斯亦可矣。乃今何論君子。即不踐迹之善人。且猶不可得見。無已則有恒乎。彼其人醇質餘行。不逮善人。寧遽望其通變而神化者。然未能通變。而亦無機變。未能神化。

四書章句

卷五

五

而亦無物化。異日者無息之誠。不已之純。庶其可使幾及焉。安知吾之得見有恒者。非即其得見聖人者耶。君子乃學聖人而將成者。如顏曾皆是。其人弘才茂德。復絕群倫。亦既通其變。知其化。出乎類。拔乎萃。若將有神明默成之意。幸而得見其去聖人幾何。雖謂之得見聖人可也。夫善人鍾靈獨萃。賦性最醇。能于迹踐之外。超然自得。使其如君子之學。安見不入聖人之室。然而宇內清淑之氣。未易間值。豈惟聖人吾不得而見之。即善人亦不得而見之矣。予每謂孔門英銳特達之才。不知凡幾。且狂狷高識峻節。未易可及。乃於此獨留厥初一有恒人耳。而一貫真傳。參竟以魯得之。則以有恒之人。氣不虛矯。步步着實。做去此夫子之所以貴忠信也。

亡而為有節。此節何意。上只說願見有恒。未言如何乃能有恒。此乃反言明其所以有恒也。如云。然必何如乃能有恒。夫亡而為有。難乎有恒矣。然則必質任自然。一無所為。乃能有恒哉。亡全未有好處也。

有之反也。虛者好處尚少。未到充實處。盈之反也。約者好處未到。渾化舒泰之境。其中尚有約結意。泰之反也。為者意在欺世盜名。而儒有盈泰之狀也。偽為之善。朝盈夕涸。豈有永久之理。衰喪未能如一。必不能始終如一也。孟子好名之人。章可解此節。聖人之心。一真渾然。真源未窮。乃可漸次培養。彼作為之害。甚於嗜欲。日彫日琢。真源無復存者。却培養箇什麼。此夫子所以思有恒之無為也。

子鈞而章

四書章句

卷五

五

細玩章旨。蓋謂夫子愛物在恰好處也。如云。夫子之于魚鳥。間亦釣而取之。弋而取之。然釣而取之者有矣。而用網以多取之者。則不弋而取之者有矣。而射宿以掩取之者。則不每於取之中。自有不忍取者存其適可有如此者。

蓋有不知章

不知而作。其意云何。蓋曰作者之謂聖。非聖不足與知也。曾不思知之。路有二。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彼非生而知之。而輒吐棄聞見。厭薄擇識。妄附於作者之林。則既非生。又非學。兩下就闕。將焉由知。曷若取古人之所作。聞之見之。擇且識之。即非知之上也。猶可謂知之次乎。豈不猶愈於不知哉。須知知之次。與首章不知字正相應。聞何聞見。

何見擇識何擇識。取古人之所作。而聞見擇識之也。第聞而不多。既以孤陋塞吾聰。多而不擇。又以紛囂溷吾聰。我其聞而多。而擇乎。見而不多。既以寒淺掩吾明。多而不識。又以遺忘耗吾明。我其見而多。而識乎。蓋群言淆亂。未必盡得作者之心。往訓森羅。皆足悅觀作者之面。夫洞然若虛。而自惺然若覺。此德性之知也。若此者。將亦謂之知乎。抑不謂之知乎。將不謂之知。而聞見有得。所為惺然若覺者。何物安得不謂之知。將即謂之知。而聞見未忘。所為洞然若虛者。何在安得。不謂知之。次。強作。則求附於知。而竟淪於不知。能述。則未得為知。而猶次於知。求知者宜何居焉。

互鄉章

四書窮理定本

卷五

孟子

不曰人之不善。而曰難與言。以下文論聖教也。此句便須從夫子樂與人言說起。互鄉難與言。其人皆素蒙不潔。乃童子却得自通。是與之也。所以門人惑之。若曰。今雖進見。而其往日之不善。習與性成。能勿退而復如其故乎。及觀夫子云。乃知夫子與若人。非謂一能進見。遂能終焉。允臧。退不復如往。然後與之也。今日向善。今日便當樂取。前日後日之不善。都不計較。此待物之洪也。愚意與字似解不得。許字見其人。則以其為我儕侶而偕之矣。是與之也。來見曰進。却要舍向善意。回去曰退。却要舍習非意。如其安於不善。彼且無出其邪。與其不善人居耳。今乃進而求見。此何以哉。彼蓋勃興善念。幡然自新。故謂吾徒而來。請是其進以絮已進也。如此。庶得以字意。不與其退。頗難分曉。門人意。

謂童子往者。當難與言。退且復如其往。六夫子不幾乎誤與乎。夫子曰。我之與止。與其今茲之進耳。非與其既退。後作何狀也。未為誤矣。保猶管也。凡保人責有所歸。須收管所保之人。唯獨也。唯何與獨何與同。唯何甚之何字。即從與進不與退上計出。故使退之習非。亦為吾之所與。則於已為比。匪于人為。豈收不與未為已甚。即應之門外可也。茲唯與自在進。原不在退。如此。而猶深避與退之嫌。并失與進之意。立已太峻。求人大苛。是則已甚已矣。吾獨何心。而若此甚為哉。有謂無錯簡者。今具一說於後。童子見與之也。與其進不與其退。則自所與在進。不在退。若與其退而為不善。則誠可感。所與在進。何惑之有。人絮已以下。又申明所以與其進之意。言我與其進。乃與絮也。二三子之惑也。將無保童子之往。而病我之與其退耶。夫我之與童子。本只是與其進耳。非與其退也。有如已進而猶不與。則已甚矣。亦獨何為此已甚事耶。蓋人之進非徒也。乃去垢取新。絮已以進也。既然絮已。便當樂與。不復管他往日為不善矣。所以與其進。而不能為已甚也。

四書窮理定本

卷五

孟子

仁遠章  
此因人有以仁為遠者。故為心口相謬之辭。以動之曰。仁果遠也乎哉。試就我心村度。未有欲而不至者。人心與我心。想亦同然。試反而思之。以察其果遠與否。焉可也。以仁為遠者。疑其精微未易至也。欲仁二字。要討論分曉。果以惻然不忍之心言耶。抑亦幡然向仁之心言耶。曰。若指惻然不忍之心。却是我仁斯仁至了。欲字無着處矣。還屬情然。

向仁爲是。止如平日不弄其親。忽爾清夜思量。中心愧悔。惡不仁也。不仁。卽欲仁也。當此之際。肅然請命。非仁至而何。夫子要人言外思量。仁是何物也。世間不問何物。絕無至與欲俱者。惟有此心在一腔中。勿論已放未放。我欲其至。無弗至焉。操便是存。求便是得。則欲之斯至者。惟心爲然。今却言欲之斯至者。惟仁爲然。正見卽心是仁。不必他求。孟子曰。仁人心也。學問求放心而已。正從此章悟出。欲字極重。欲只是箇向善的念頭。欲時卽爲至時。更無斯須停待。夫何遠之有。

陳司敗章

知禮之對。乃人臣爲尊者諱之常。未爲難也。難處只在末節數語。乃一章歸着處。昭公宗國之君也。可敗他邦之臣也。况知禮之名。昭公已

四書窮理定本

卷五

五

夙負之不知禮之實。司敗未顯言之。孔子爲人臣子。安得不以知禮對哉。顧司敗云。據實行而質言。執名義而端議。不惟過昭公。亦且過夫子矣。斯時也。實倫之失。不容曲掩。爲君解焉。不可諱君之意。不可顯白。爲已解焉。不可詎不甚難。置對哉。乃子曰。不以爲君之過。而以爲己之過。不言其何過。而但言其有過。不專言今日之過。而舉言生平之過。意顯而微。辭曲而中。不枉公非。亦不明己是。而知禮之對之初意。竟婉然而善全之。非聖人其孰能之。公立已十九歲。猶有童心。非義公三。衰君子曰。是不終也。公入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曰。魯侯亦善於禮乎。公蓋習於禮之儀文間者。

孔子退節 此退明知司敗意未但已必有後言。或曰設使司敗

夫子何以置對。曰設使可以置對。夫子必不退矣。卽此是夫子妙處。吾聞二句。語脉自初問來。蓋昭公實不稱名。司敗有慨於中。素矣。茲特問之孔子。爲孔子魯人知禮。而夙稱誰譽。必能秉公守正。直言公之不知禮耳。而孔子亦曰知禮。與其初問之意。大相拂矣。彼時卽欲面詰。而孔子退矣。故持進巫馬與言。以洩其不平之意。而曰吾聞君子云。吾聞二句。滋味全在二君子字。若小人而黨何足道者。君子秉公持正。以垂禮教。何乃至此。公之昧禮。只娶同姓已見。謂之句。不是又添一層。只是揶揄不合娶同姓相足之辭也。如云同姓。而百世不道婚姻。周禮之大者。君轍公行。賁亂。莫之顧惜。却乃曲爲彌縫。強自掩蓋。何爲者也。益足取笑當年。貽嗤來世耳。

四書窮理定本

卷五

五

丘也節。期之以告。亦欲觀夫子知禮之對。究竟何說。末節孔子難置對處。安在曰曲不得直。不得將曲爲君解。而曰君爲吳之強。非昧禮與是枉公非也。心之所不能安也。將直爲已解。而曰我爲尊者諱。非黨君與是揚君過也。口之所不能出也。今任過則曲。而曲而曲。過已則直。而非直。非曲非直之間。此聖言之所爲妙。必字與荷字相擊。應緣差便知也。幸正在必字上。夫子此過。自與他人不同。他人之過。裏情曖昧。人不必知。如上文之過。自可顯白。故必知。

子與人歌章

章首何在。極狀聖人之好善也。與人同歌。覺其善也。恐兩人同聲。無以盡顯其所長。必使他再始復亂。另歌一番。然後依彼之咏。協彼之律。

自歌以和之。全重必使反上。夫區區一人一長。爲善幾何。而夫子樂與之情。一至於此。夫子一身。渾是太和元氣。靡不投也。靡不受也。靡不入也。靡不樂也。故歌入於聖人之耳。則薄技執非元韻。善會於聖人之心。則片長執非天機。和出於聖人之口。則里耳執非同調。藉今天下之善。皆得聖人爲依歸。其所獎進成就。何可勝道。不將令太和在宇宙間哉。

文莫章

不重自謙。要見言之非艱。行之維艱也。夫文者。空譚之。非必實有之也。苟有影響之知。唇吻之捷。皆可襲而取焉。我雖辭命不能。猶人倘底幾乎。若夫躬行君子。非心得者。不能懷安。則急而不欲前矣。游思累則

四書窮抄定本

卷五

五八

牽而不能決矣。庸德之行。雖不敢不勉。而內省茫然。尚未之有得也。然則吾人所宜竭蹶從事者。惟躬行耳。無爲貴文矣。文字不可直作言字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言而有斐。乃謂之文。如六籍之刪述。兩端之叩竭。皆是也。躬行取其文而躬自行之也。躬行加君子字。見徒文未是君子也。

若聖章

全章以指示仁聖路頭爲主。夫子自家既遜謝了聖與仁的地位。又恐諸弟子聞之。因而棄擲了學仁聖的路頭。故其言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然而不敢強認者。此聖與仁。而不敢終讓者。此聖與仁。以此仁聖自爲。却亦未嘗厭。以此仁聖。雖人却亦未嘗倦。津津然。登登然。自非真

到優入聖域。中心安仁的地位。不能自己。今而後。第謂我爲不厭。誨不倦。則可。無容更謂聖與仁矣。蓋夫子嘗曰。若只說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而止。則諸弟子聞之。將曰。夫子且然。况吾儕乎。是視仁聖爲絕德。終無可學之路矣。所以其下又曰。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分明要弟子學之不厭不倦。與同歸于聖與仁耳。惟時公西華從旁聞之。心念不厭不倦。詎可勉強。惟聖與仁者能之。于是作而嘆曰。夫子自謂爲不厭。誨不倦。將欲弟子共學之耶。孰意適道不廢。莫非人力。人人皆可步趨。至誠無息。渾是天機。人人誰能摹倣。夫子欲弟子學之不厭。而弟子不能學的正。惟此不厭。夫子要弟子學之不厭。而弟子不能的正。惟此不厭耳。然則若聖與仁。微夫子吾誰與歸。或曰。不厭不倦。既不能學。然則聖

四書窮抄定本

卷五

五九

與仁終無可學之路乎。曰。要學聖與仁。還須學不厭不倦。要學不厭不倦。却須精思力行。擇善固執。如中庸博學之。二節。久而深造自得。人勝天定。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將不厭不倦。可學而聖與仁亦可學矣。此等意思。都在夫子與公西華言表。其人優入化境。曰聖。其心渾是生理。曰仁。聖人至誠無妄。生理渾全。與仁無二。但以人與心分。聖仁。抑字要分曉。抑之爲言。却與未食膾炙。却自甘悅相似。須味正字。言夫子自謙處。正是難學處。須思不厭不倦。是什麼情趣。弟子之學。是什麼功夫。自見不能學矣。

子疾病章

子路宜禱不宜請。此亦易知。讀此章者。須識夫子言語之妙。方得。禱

出于子路。則爲愛師。禱出于夫子。則爲敬福。禱而必請。將不使禱自夫子出耶。但驟止其禱。是令子路以禱爲非。不以請爲非也。如明非其請。是在夫子知請之非。而猶有禱之意也。故先于問答間。講明有禱之理。而後徐曰。丘之禱久矣。以見今不欲禱云耳。夫既有禱之理。而竟不欲禱。則子路之宜禱。不宜請也。不亦隱隱可想乎。曲而中微而顯。真聖人之言。事涉渺茫。故問有諸。夫子非不知有禱之理。蓋將得其說。而示以不必禱之意。子路不悟。而直應之曰有之。禱者。特悔罪之心。以祈神之佑者也。若我非無此心。固可用此心以禱。然則丘也。平日敬畏天命。兢兢業業。惟恐得罪于天地。有負于神明。此心之存。非一日矣。禱不過此心。在今日又何以禱爲乎。不足聖人自負。素行合于神明。而抗

四書窮理定本

卷五

然以爲無所事禱也。

奢則章。此與與其奢也。寧儉不同。彼以本言。此以害言。釋害莫若輕也。人心有天然之節。而律度繩墨定焉。夫固增一分。卽有餘。減一分。卽不足者也。彼奢之分數太多。主于增而爲泰矣。泰者必驕。少謹節意。其心之不足可知。彼儉之分數太少。主于減而爲嗇矣。嗇者必拘。少通變意。其心之固可知。一則意氣揚揚。出而溢于繩墨律度之外。一則規模戾戾。退而歉于繩墨律度之中。詎不各有害于人心天然之節哉。然而在繩墨律度之外者。何等太膽。殊爲無所忌憚。在繩墨律度之中者。猶自小心。差可有所持循。相提而論。彼善于此。固其較愈于不遜哉。

君子坦章

此論君子小人之分。在樂與憂之間也。君子心超乎物。無入而不自得。以故世路無險巇處。由是世路寬廣。心境亦與之爲寬廣。侮地而不蕩。湯乎。小人心役于物。無入而可如意。以故世路多險巇處。由是世路迫狹。心境亦與之爲迫狹。何時而不戚戚乎。人第見戒慎恐懼。以爲君子之小心。不知順理者。裕正所以自成其湯湯。人第見般樂怠傲。以爲小人之快意。不知從欲者。危正所以自取其戚戚耳。世路別塗。心境殊趣。此也。日休。彼也。日憂。斯君子小人之所以分哉。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惧。正君子所以坦蕩蕩處。

四書窮理定本

卷五

六十一

曰溫。又曰威。又曰恭。時出之也。非謂一齊俱有。聖心一太虛也。易嘗以厲濟溫。以猛戒威。以安調恭。彼皆乘時而出。率性而動。蓋溫無其溫。威無其威。恭無其恭也。溫無其溫。正氣固已存矣。若又見其肅肅而厲耳。威無其威。和氣固已洽矣。若又見其蕩蕩而不猛耳。恭無其恭。客氣固已化矣。若又見其雍雍而安耳。譬之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豈必割量以制其偏。而後知剛知柔。慈慈以會其全。而後慈陰慈陽哉。只爲不曾落在一邊。與春夏長與秋冬寒相似。安閒遠也。亦與恭相反。如溫之厲。威之不猛。訓自然未切。

四書窮理六補定本卷之五終



四書窮抄六補定本卷之六

古邠王國瑚夏器南著

泰伯篇

泰伯章

泰伯一腔忠孝。可對天地。民無得而稱。故夫子之闡潛德之幽光也。試思泰伯不列逸民何故。商日衰。周日盛。以賢以長。有商之天下者。非伯而誰。而不徇太王剪商之志。豈非固遜天下於商。然使明諍顯諫。又恐天下謂吾親爲利商。故托言採藥。戢然而去。天下萬世。但知其爲商之逸民。世之高士已耳。誰測其讓天下之心哉。夫人情小有所讓。一有所讓。輒思有稱於世。乃伯以天下讓。其可稱大矣。且三以天下讓。其

四書窮抄定本

卷六

可稱多矣。而伯爲君計。復爲親計。放言自廢。竄迹難荒。其迹晦。其用藏。故伯之以天下讓者。三民無從得其一。而稱之。此其精忠純孝。天植其性。故不惟四海之勢利不入其心。抑且終古之聲光不係其念。真可媲美虞比。夷齊而苦心更有甚者。雖甚盛德。何以加諸至矣哉。德得其性也。至德者。盡其性而無幾微不自慊也。凡看書要識語脉。所重如泰伯至德。重三讓字。文王至德。重有二字。非以三讓有二。便是至德。三讓却無稱。有二却無服事。故爲至也。然泰伯所處。與文王不同。文王處君臣之間。可以顯行其讓。昭示臣節。泰伯所處。父子兄弟間也。已有讓名。則太王易樹子。王季奪賢嫡。父不隕厥問。弟能安其位乎。故已與雍皆斷髮文身。徃征遠竄。一點克讓真情。真堅如金石矣。與文王俱是

徹頭徹尾。到底不變。故皆曰至德。當日王季生昌。太王遂欲立少而世及之。以克昌厥後。伯於家庭之間。默喻其意。因與仲雍竄迹勾吳。太王遂立季歷。傳昌及發。竟有天下。追本所自。豈非伯以天下讓哉。

恭而無禮章

極論德不可無禮也。無禮則美德變爲惡德。有禮則民德亦如已德。次節獨厚親。故乃用情有等殺處。等殺禮所生也。

首節甚哉禮之不可以已也。寧惟可以閑邪。卽美德必由此成焉。如恭也。慎也。勇與直也。詎非秉彜之懿德。涉世之善物。乃恭變爲勞。云懿德成其疵類。善物害於應感。則惟無禮之故耳。蓋人心美德。皆無妄中生理。禮則其生理有節處耳。既過於禮。卽入乎妄。先失其積美之源矣。

四書窮抄定本

卷六

尚復可以爲美乎。無禮之恭。矯本性而爲之。神安得不苦。形安得不瘁。性中生機。充盛有浩氣焉。慎無其禮。則性失而氣餒。故迫畏不自持。德性原自溫柔。勇而無禮。溫柔之性失矣。安得不逞其恣睢。德性原自寬裕。直而無禮。寬裕之性失矣。安得不入於褊急。恭必力於故。無禮則勞。慎必心小。故無禮則憊。勇者不懼。故無禮則亂。直者無隱。故無禮則絞。各從其類而過故也。

君子節。仁厚德也。亦恭慎勇直之類。禮與德初無二物。故失禮而失德。弊端所由滋也。如能不失其禮。寧獨可以成己之德哉。君子中庸。等殺皆禮所生。則篤親故舊不遺。正是有禮。此節緊要在親與故舊出二民。本意不在民化。乃極言親故當特重也。言君子立乎民上。自

當躬仁厚以先之。然而親豈他人之比。故舊豈途人之比也。若夫親毛裏之離屬。自天恩愛原自深厚。而君子亦與之深厚。故舊休戚之關切。有年情誼原不可遺忘。而君子亦不與之遺忘。此皆天理人情之至。人所同然者。以故至心感動。併其民而化之。與仁焉。不偷焉。其與本心相協可知。夫禮之化民。民德罔不成焉。矧德之在已。寧有入於勞惠亂殺者哉。以斯知禮可以居德。亦可以善俗。甚哉禮之大也。

### 曾子有疾章

請問吾人一生全力。合該注向何處。如使習矣不察。汎如不繫之舟。政恐沉淪萬劫。啓足啓手。作不毀傷。似淺如漸。菴作無生。似幻蓋曰。當元四大。今日完完好。還之造化云耳。乃今日全歸。言何容易。都自平

### 四書章句定本

卷六

四

日戰兢惕厲。克治妄念中來。看此章。方知曾子終世功夫。只有壹是。皆以脩身爲本一句。人之一身。易動惟足與手。心動即與之俱焉。是時曾子病革。而心神寂然。不異居平與鄉。晦宴息相似。真令終之象也。故啓足與手而示之。若曰。吾將全而歸之矣。如臨如履。惡乎懼。懼其不能免也。今而後始知免。則前此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矣。所謂死而後已者也。尚恐忽畧。語畢再致叮嚀。

### 孟敬子問章

此章議論。全自孟敬子三字而生。以孟敬子乃君子。非有司比也。與前章緊論生人之道者不同。此章仍只在身上。蓋其脩己誨人。切切惟此而已。

爲之節。言者不待問而自言也。因上有問字。特以言字別之。上問自是問疾。此言非蒙上問字。曾子動敬子在將死字。人之生也。憂攻其心事。役其形。營營逐逐。殆無已時。比將死而萬念息矣。百慮去矣。獨其本心在耳。故其言每多善。與將死哀鳴之鳥。皆事之必至。而理之固然者。君子所貴節。道無不在。君子在道中所貴者三。要者乎字。君子對有司而言。居上者也。夫君子秉鈞衡。登樞要。國有政。家有事。萬務沓來。百責交萃。幾于不可勝原。乃容貌顏色辭氣。不越當身。而曾子言曰。君子所貴。獨此三者。將無迂遠而濶事情者。孰知容貌顏色辭氣。皆從中出。果能貌淑而慎。色端而誠。辭雅而當。自然心無不正。意無不誠。家無遺行。國無祗德。政善民安。無不由之。此皆實理實事。寧獨亂威儀。修邊

### 四書章句定本

卷六

四

幅令人望而畏之。卽而親之。聽而臨之。以爲揆度丰稜。台衡之律度。當如是而已耶。吾輩學人求志。各須篤信而力行之。異日經濟。自當出人頭地。曲禮曰。無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子曰。君子脩己以敬。修己以安百姓。此之謂也。不然。而何不似人君之梁襄。卒然語孟子。卽知其不可與定天下哉。三斯字重看。謂之斯者。有動卽遠。有正卽近。有出卽遠。無往而不然也。若待動正出之際。而後求遠求近。則把捉所不及。卽有不盡然者矣。夫暴慢鄙倍而不近信。其來有根。中心有妄故也。惟君子無動無靜。無久無暫。剝磨心體。除去妄念。則氣清神靜。惻隱中自有威儀。成象成文。無之非是。蓋絕其暴慢鄙倍不近信之根。安得更有暴慢鄙倍不近信者乎。是故有動有出卽遠。有正卽近也。三斯正是貴



之處誠珍之重之無敢失墜故常常如此也。容貌乃一身模樣動則其張弛舉止處也。暴者恣睢自逞無雍雍之意慢者倘蕩不備無肅肅之意。要知暴慢之遠厥故安在蓋容貌之動心與之俱動而暴其心必有浮氣矣動而慢其心必有佚志矣。有動斯遠皆從淵懿謹持之心來微猷良法所從出矣。是故君子貴之寧徒溫克其氣字尊儼其丰稜哉。正如正色立朝之正乃丰采凝峻之意故曰非色莊不兼溫和顏頰角也。正顏色二句中心達於面目信也。若往生色而始求根心斯字從何處來畢竟面是心非成甚君子尚堪先用情之民興作乎之化也。辭話也。而或高或下或平或危或淺或深或收或放則存乎氣凡陋則聽者唯之謬戾則識者非之。崇論宏議足為台鼎光格言正辭可與讓

四書集注

卷六

五

訓並三項俱要切君子發揮則却也言細事却自有司之者存非君子所貴。看之事二字所該亦廣諸如簿書期會錢穀刑名事屬瑣屑者皆是君子雍容環佩揖讓樽俎豈必越堂皇而代之哉。以能問於章懷昔友動今人也。以能四句前二句且只輕輕虛叙後二句乃大發之夫以能視不能其有無分矣以多視寡其虛實分矣即使其人好問自宜求其更能更多勝已者而問之抑或擇其亦能亦多如已者而問之茲乃併其不能者寡者以其能與多問之果何心哉吾想以彼其能誠不可不謂之有而彼不自謂有若無焉而已以彼其多誠不可不謂之實而彼不自謂實若虛焉而已。問不能與寡果能有益於已乎曰

人心之靈莫不有知遇言之中每有生理苟非滿假堅其中藐忽距其外何人不可以勝吾明達吾聰益吾神知乎人之犯已能力忍之足矣其上則能包容之足矣此乃生機蕩蕩視人惟我有犯如左右手自相觸耳犯如無犯何校之有校猶比也取彼與已而比較其孰屈孰伸也。末句要鄭重簡斯字斯之下問天下之義理無夢兒杆隔斯之忘犯天下之感遇無夢兒芥蒂昔者吾友潛心克己滿腔中皆冲損之懷和藹之氣為能從事於斯耳芳躅如新只朋永隔而今可再觀哉。須知以能五句有前一步功夫當於吾友二字中發之以此知四勿之妙可以託章

四書集注

卷六

六

前三句不必別其孰為不就為節只照末二句二人字上發之可以三句皆相臣極難之事真金在烈火中不變故曰君子。末二句妙在先看君子人與一句先若疑後乃決仔細思量而後定其為君子正所以深決其為君子也。為臣不易自古記之矧在相臣言何容易然使其輔長君易耳佐國命易耳託孤寄命而臨小節亦易耳乃若笑笑乎六尺之遺孤有人焉可以馮几而託之紛紛乎百里之國命有人焉可以居攝而寄之漂漂乎授命之大節有人焉不可以震撼而奪之此之品地是何品地將謂之君子人與抑不謂之君子人與我思人品之大端有四曰識曰力曰心曰德人之識而至此識莫卓矣人之力而至此力莫大矣人之心若此而至此心莫貞德莫厚矣思之思之又重思之其

人迥不可企及。而萬無可疑議矣。若人其真君子哉。不可兩相擊。應臨大節不可奪。正是可託寄處。託孤寄命。亦不是兩事。切主不能施。命必須有人居攝。如周公是也。奪者奪其志也。初受託寄時。必以不負託寄爲期志也。維時主少國疑。權輕責重。其間中外大小。煽惑猜阻。觀望之徒。紛紛而起。其能奪我之初志者。何可勝數。唯是死生之際。節莫大焉。臨死而猶不奪。則凡勞瘁之不能奪也。沮撓之不能奪也。與夫憂畏之不能奪也。皆在其中矣。舉重以見輕也。極言之也。先言君子人與意重君子。君子不可輕許人也。後言君子人也。意重本人。本人非可容易得也。

士不可章

卷六

七

通章說話。全爲一箇士字。釣是人也。而命之曰士。將完其所以爲人者也。乃天之生人。渾是生機。無纖毫非生機。無瞬息非生機者也。藉令心量稍狹。且以片善自足。寧能仁爲己任。纖毫皆生機耶。又令心力稍弱。且以半全自廢。寧能死而後已。瞬息皆生機耶。其如擔荷道路之大者。遠者何。若夫出凡民。志其小者近者。第有尺寸之長。旦夕之守。已足自拔乎。等夷自樹於閭巷。卽不弘且毅。亦可與士同日道哉。須知弘能勝重。非若鳥獲之舉千鈞。毅能致遠。非若健足之走萬里。夫鳥獲舉千鈞。鳥獲自鳥獲。千鈞自千鈞。健足走萬里。健足自健足。萬里自萬里。皆可分之爲兩。乃若仁者。妄機不留纖毫。非所謂仁爲己任。能勝其重者耶。生機不歇瞬息。非所謂死而後已。能致其遠者耶。而妄機不留

纖毫。則妄機全空。其心不冲虛而弘耶。生機不歇瞬息。則生機獨旺。其心不堅強而毅耶。心既冲虛而弘。其機尚留纖毫。心既堅強而毅。其機尚歇瞬息。看來弘毅便是仁。爲己任。死而後已。處仁爲己任。死而後已。便是弘毅處。本以仁成弘毅。還以弘毅當仁。同體異名。不得分之爲兩者也。弘毅卽孟子所爲至大至剛。人心本體原是如此。學者須從慎獨上。日日刮磨。到得心無一物。自然虛懷恢恢。正氣勃勃。弘而且毅。本體復全。非故拓之而使大。振之而使堅也。何謂仁。終其身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則其心渾是一團生機。與桃仁杏仁無異矣。故曰仁也。河爲任重。士當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担子孰如其重乎。何謂道遠。士當終其身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路兒孰如其遠乎。看來仁以爲己任。節

西書窮抄定本

卷六

八

且只說他該挑的担子。該走的路兒。若果挑了這担子。走了這路兒。却便是弘便是毅。便是仁矣。與於詩章。六經原自同歸。而學古皆能有獲。第就中而細分之。其受益處各有攸。當如人參補元氣。白朮補胃氣之類。在詩教咏嘆咨嗟。能感動人在。禮教規矩準繩。能約束人在。樂教歌咏舞蹈。能陶鑄人。善者美之。已足示勸。而以其掄揚咏嘆之意。抑揚於聲歌。能令人好善之真。不覺其躍然興也。惡者刺之。已足示懲。而以其悲悼咨嗟之情。反復於吟咏。能令人惡惡之良。不覺其惕然興也。禮者節也。自人心之兢兢業業中。出者也。令人約束其中。亦復兢兢業業。堅定而不頽靡。樂者樂也。自人

心之融融洩洩中出者也。令人陶鑄其中。亦復融融洩洩。和順而忘私。持雅頌各得。是謂樂正。樂中未嘗無詩。乃詩但能興。而樂遂能成。若何竊意。古人性情動處。皆能作詩。不必聖人。故其益亦專於能動。若夫取其詩而播之金石管絃間。乃聖心神化與天地同流。而作樂以導其和。必非聖人不能也。故其益亦能令人窮神知化。而要之成。試觀孔子學韶三月。不知肉味。學琴數旬。如見文王。又如蕭韶九成。鳳凰來儀。則樂理之淵微玄妙。非詩之比。可想。故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而樂不與焉。毋亦謂其妙不容言。可令學。而未易令人知故爾。

民可使由章

何以可。何以不可。顯與微之分也。由者。為其事。知則悟其所由之理。

四書窮抄定本

卷六

九

也。事在外面。如冬溫夏清之類。皆有顯然規矩。可睹可聞。如以法令驅之。民能趨而為焉。於此用使可耳。若夫所用之理。不在外面。如冬之所宜溫。夏之所宜清。直從真性中來。寧復有顯然規矩。可睹而可聞者。即以法令驅之。而日用之百姓。悉知真性之為何物乎。於此用使。如何則可。第可從容化誨。俟其自得而已。孟子行之而不著章。可作此章疏義。

好勇章

疾貧而亂何足道。只是引起下文。若曰。一聞耳。好勇而終於亂。非勇之罪也。激於疾貧之心。而以其勇敢為不仁也。乃若疾人之不仁。似出於惡感之公者。不知絕之太嚴。束之太急。彼其激於無容。能不敢於

為不仁乎。發大難。生戎心。何不至也。兩者善惡雖不同。利。于以禍生。靈危社稷。一耳。而不得專罪好勇疾貧者矣。須把已甚致亂。說得與疾貧為亂同一機括。方好。疾不止是惡。乃視之如疾。必欲去之。而後快。貧無可疾人而不仁。則可疾矣。却不當疾之已甚。人字不可忽。好勇疾貧。不仁在已。其生亂宜耳。乃人而不仁。雖若與已無干。然以已甚之疾生亂。其與自家好勇疾貧何異哉。

如有周公章

程註甚言在周公二字。但言之才似足。必言之美者。起下觀字也。才

如知勇技藝之類。其中各有一段光采表著。令人可觀處。美也。何才無美。何美無觀。乃才如周公。則其美為古今第一流矣。此其甚足誇特其

四書窮抄定本

卷六

十

足珍惜。卽一驕且吝。似亦無妨於足觀者。然而竟亦不足觀也。蓋德者本也。才特德之餘耳。如彼一面張大。一面閉藏。既要人知。又要人不知。是何態度。是何器宇。已自全無德了。其餘燦而耀。炳而蔚者。祇覺是長傲之資。懷私之藉。蓋皆索然無光。稿然無色矣。譬美色女子。冶容倚市。併其美色。皆可輕賤。又奚足觀之有。周公之才且爾。他尚何言哉。以斯知驕吝之害。不惟內喪其本真。抑且外掩其才美。一肯為尤百美莫贖。懷才者其亟戒之哉。驕吝同根。總要自私其才美。只想驕且吝的嘴臉。便討出不足觀處。不必深求。須思才美何自而來。

三年學章

夫子此章。蓋嘆真學之難。惟無所為而為。乃為真學。滋味深處。在三

年二字。學以誠道。豈曰爲穀。然而脩身見世。人自祿之。亦自與穀爲鄰。焉以故學至於穀。每每而有厥初。學力未深。砥礪方切。不至猶自易耳。惟是三幸而學。則脩身可考其成。見世若值其候矣。此時如農人播種而擾。至於日。至期望有秋。情所固然。乃能惟知有學。曾無一念至穀。此益於所學之中。深得吾道澹泊冲素之味。而人世矜悅濃艷。累不入心。若而人者。夫豈可以易得者哉。古人典學立功。每曰三年。

篤信章

人情無不愛其生。如其信道不篤。誰能至死不變。篤信則能守死矣。然守死却不能善道。則未嘗明其道於好學。所信非道故也。有如篤信又能好學。則守死遂能善道矣。將見以危邦則不入矣。以亂邦則不居矣。

四書窮理定本

卷六

十一

蓋道果可死。君子誠不惜其死。乃若邦已危而冒入之。邦已亂而苟居之。如其死於此邦。則死乃自取。道惡乎善。篤信好學者。詎肯入且居哉。故惟天下有道。無復危亂之邦。方肯入肯居。而見於世耳。若天下無道。邦皆危亂。必不入不居而隱矣。其善道有如此者。不然有道不見。而食且賤。是邦有道我無道也。其可耻固不待言。若無道不隱。而富且貴。是邦無道我亦無道也。其可耻與有道之貧賤奚擇焉。曾足以善其道乎。看來如欲善道。必須好學。無徒輕信。非遁入於磴礪之守可也。此章全重好學二字。如子路結縵。豈不守死而仕衛。輒危亂之邦。以致不得其死。道未善矣。此無他。不能好學。而信非所信故也。危邦節正是善道末節。反言其不善道者。

篤信章。信信道也。心以爲道。應如是也。篤信深信之也。好學者恐其所信非道。而憂於學求知道之所在也。守死者至死不變。如死在此而守之不去也。若非深信其然。誰肯至死不變。善活字。猶莊子善刀而藏之。善諺云。好好的無虧壞是也。

危邦節。危亂之邦。能令士死在危之外者。道不宜投深阱。在亂之內者。道不宜立巖墻。有道無道之道字。與善道之道字。相照。君子好學見道分明。唯是天下有道。道可大行。則從而見耳。若夫天下無道。安所容吾道者。君子有隱而已。寧肯入危居亂。自取不善道之死乎。愚意天下二句不平。重無道句。正是不入不居處。不必作去就出處兩項觀。末節只反有道二句可見。

四書窮理定本

卷六

十二

邦有道節。無道可見。爲明時所棄。固自可耻。而當隱不隱。顏荷祿豈有道之所爲乎。其與有道而貧賤可耻均也。不可兩平。亦重下句耻。耻其不能善道也。

不在位章

玩二其字。如司徒有司徒之政。司馬有司馬之政。凡大小不相兼。彼此不相侵。皆是不止謹窮居者。出位之謀。本心上自過不去。

師摯章

李南黎曰。此當與在齊聞韶參。凡章既成。則撮其大要。以爲亂武王作大武。而推王業之根本於文王。故以闢難爲亂。正撮其大要以收之。也想樂章之初數成。俱是武詩。孔子有未滿其意者。及至武終奏。文其

不滿不傷。雍容和平。俱見。文王修身齊家。所以端風教。基王化之妙。真有不讓韶樂。天覆地載之盛。而孔子平日在茲之思。恍然有如躬逢。故有洋洋盈耳之嘆。是時太師適齊。故夫子追其盛而嘆之。如猶諺云。常初也。看兩之字。鄭重之辭。如此好樂官。做如此好樂章。人與樂兩相得也。猶言玉堂人讀左傳文也。何以洋洋也。關雎咏文德。大武中之盡善者也。而有師如擊。則固調翕純嘏。繹之韻集。千缺陽襄之成。最能闡揚之矣。故當日登歌之闕。咏間之。雍容和平。恍見不謬。不傷之盛。猗與休哉。卽韶舞何以加諸。曰盈耳。狀洋洋也。耳之於聲。有同聽焉。聲不盡善。自不入耳。茲則聲之所傳。皆其耳之所悅。積美在耳。應接不暇。有若盈溢其中者。

狂而不直章

須知夫子深外此人。不在不直。不願不信。在不直。不願不信。而出自狂。侗。恠。恠也。狂直等字。須剖析分曉。儻蕩疎狂人。雖少點檢。却沒蹺蹶。直也。知識如火。其光易露。每有炫耀凌厲之意。儻者。愚無知識。却炫耀凌厲。箇什麼。其人多僞。謹自守。愿也。有才能者。儻巧多計數。而詐僞生焉。恠恠者。既無才能。有何計數。既無計數。有何詐僞。只是箇朴實頭。而已信也。此三人。原非狂。恠。恠。諺所云。狂風狂。恠者。也。其心蓋謂若如鄉愿。假托中行。而中行世不常有人。或不信。獨風顛。愚拙之人。世人每以直愿信目之。反有討便宜者。特故假托於此。政如佛法假銀。不作十成。而作八九成。取售也。其胸中別是一樣算計。蓋又奸人之尤者。夫

麗其人。鄙其情。不欲出言其口。但曰吾不知之而已。學如不及章

嘗謂學。縱如不及。還要猶恐失。添箇要字。便不是了。語脉全重一箇猶字。而猶字。則從如不及來。極言學之易失。以儆學者。不可將心放下也。若只有五六分勤學。恐失自不消說。何以曰猶。不及字。要分曉。如追亡已及時。心乃稍寧。當及追而未及其心。汲汲皇皇。恨不捫起。寧肯一息停待耶。恐只是從旁虞度。爲之凜凜。非謂學者當如此恐也。問學如不及矣。而猶恐失之者。何故。曰道鳥在。在寸心意念間耳。而意念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毋論幾微不檢。旋已放逸。卽檢之。猶未必無放逸也。毋論瞬息弗防。立見滲漏。卽防之。猶未必無滲漏也。蓋有失而不自覺。

覺而不自持者矣。夫至於失不自覺。覺不自持。安得不恐其失乎。詎可謂學如不及。吾已不遺餘力矣。而遂坦然自以爲無失哉。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其嚴乎。

魏巍章

自此至禹。吾無間然四章。乃夫子品題古之有天下者。而自明所得之統。所以特從有天下上說起。與孟子幾希四章相似。大意若曰。大哉之堯。猶之天然。魏巍乎之舜。協於帝矣。至矣之文。其嗣堯舜乎。禹無間然。亦自魏巍。其堯舜之亞乎。唯子武之戡亂。微致不滿。其謂武未盡善。猶湯之漸德乎。然則夫子得文王之統。其祖述堯舜者哉。語脉注向天下字上。奄有大物。而若絕不相關。是何等胸次。曰有者。有其所未嘗

有也。由堯而上。有天下。或以世及。或以革命。獨舜內則勤華在上。而揖讓有之。所謂匹夫而有天下。今人一命之榮。猶然德色一物之獲。且自矜容矧天下之大。一朝奄而有之。其動心宜如何者。乃舜禹澹然漠然。與我全無關涉。如寒暑晦明之代乎。前其視天子之尊。四海之富。盡為偶寄。普天之土。率土之臣。總屬倘來。而于我何如。依然有鰥之夫。崇伯之子而已。此其襟期卓犖。揭日月而行。胸次恢弘。包天地之外。何魏魏也。何以知其不與也。曰以其心知之。夫舜禹致精一嚴危微允執其中者。至矣中之內。一物不容。安得有所為天下者也。而與之。品題人君。却要與天下。何也。諺云。丟得下。學得起。惟無以天下為者。乃可以君天下耳。魏魏乎。其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乎。

四書窮理定本

卷六

五

大哉章

天大堯則俱以德言在天。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所謂太虛之體是也。在堯則與太虛同體之心是也。虛則神神則無方。故其人皆無以尚焉。則天便無名。無名便有成功之貌。文章之盛。是一路說。說正與魏魏之大何言而四時行。百物生。者其大指若此。故曰大哉堯之為君。大哉節。一人而有天下者。君也。域中就如其大為之。而如其所有。乃稱大焉。古來哲后。誰非天作。然先堯而為君者。鴻蒙初剖。若有所傳而未宣。後堯而為君者。儀象漸分。若有所泯而不顯。惟堯一元交會之數。適值其中。萬代熙洽之期。於斯為盛。真能慷慨方夏。包舉寰區。而所為如其所有矣。大哉堯也。萬古一人而已。天之魏魏。非以輕清上

浮法象之高言之。乃以無聲無臭超而獨存言之。由太虛有天之名是也。堯與天同其魏魏。以其與太虛同體也。人心有倚著。即有方所有。方所即有限量。即可名言。聖人人心同太虛。一無所有。是故神運無方。蕩如也。夫蕩蕩者。一無所有。而何所名矣。蕩蕩無能名。正說堯之則天。蓋天之峻絕而高。便是天之廣遠而大。堯之峻絕而高。便是堯之廣遠而大。蕩蕩者大也。其與天豈不適相當哉。故曰則也。蕩蕩廣遠也。如何反無可名。廣遠。自心同太虛而來。故無可名也。

魏魏乎節。二有字。與上無字相應。有生於無也。心德與治道。若形影然。人心才滯於有。則為政治。必有所局。而不能隆起。有所隅而不能煥發。無名則真全。真全則生機充溢。高也。明也。有不期而然者。為物

四書窮理定本

卷六

十六

不貳。即生物不測。皆此道理。魏魏與上節魏魏相應。言其民之無名。處如天之魏魏。故其功之有成。處亦如天之魏魏。如飯熟成功也。當造飯時。汲水漬米。一切作用。可觀處。文章也。

舜有臣章

一自武王征誅。遂令西山有餓士。洛邑有頑民。其間有多少高士。耻為臣僕。才不唐虞。亦有由也。但事涉當代。又武王亦萬不得已。故夫子只客聲嘆息。寄意才難。微寓不滿之意。末節思及文王。其言微矣。舜有二節。平平記虞周人才之數。為才難節。張本。即當重周。治亂二字極重。舜之才。用之於繼治。而武之才。乃用之於撥亂。下文周之才。不唐虞全在此。悲武王之遭也。向使武王亦繼治。如舜之揖讓。而有天

下則伯夷齊微子箕子比干輩皆爲之臣才亦何遜於唐虞當以時字立說如云五人堯之臣也堯有之天下既已治矣維時唐虞禪讓五人復爲舜有于是恭已南面無爲而治安享太平亦如堯天之世是五人之才用之治世謂之治臣可也微獨舜有臣也武王蓋亦有臣焉而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誠以仗黃鉞秉白旄摧如林之旅正獨夫之誅皆此十人爲之是十人之才用之亂世故謂之亂臣云耳才則代有用則殊時時乎武王且如此時何哉

四書窮妙定本

卷六

六

兩商之才周不得而有之十人若見其不足遂令唐虞之才獨高千古於斯蓋爲盛矣此雖滿十人之數猶自遜五人之烈然且十人之中婦人與焉原不在戡亂之列安得備十人之數雖曰亂臣十人其實九人而已以斯知清淑之間氣從古不數值此其才固以人之盛爲難而每遜之昌期從古不再逢此其才尤以時之盛爲難向使周之才而生逢唐虞之際倘可繼唐虞之盛乎古嘆才難不其誠然乎哉際宇妙兩朝不分故盛隱然見商周分而二之故難除却婦人以其非商郊執戈之伍故不得爲亂臣意思只在亂字曰而已少之也言外若曰安得令殷之三仁二老與此九人同心共事庶幾哉師師濟濟一如唐虞之際乎

云此周之才也而非周之德也憶昔九人之才未用止敬之節方堅維時天下大勢業已三有其二藉令率亂臣討獨夫大統豈曰難集然且率有二之衆相與服事乎殷其勢彌大其心彌小其命維新其忠如舊周之才似乎遜唐虞之盛周之德居然一堯舜之心至矣哉服者其心其爲之下事則仰而戴之矣至處全在三分句文王之德似堯舜

尚吾無間章

細玩此章乃申論禹之有天下不與以見其與舜同巍巍也通節須就有天下上論之方得本旨夫四海之廣兆民之衆一朝奄而有之即不窮奢極欲似宜一享有一享之天下者之養乃禹飲食自菲衣服自惡官室自卑澹泊清約與未有天下時奚殊然而飲食雖菲而不非於鬼神衣

四書窮妙定本

卷六

六

服雖惡而不惡於謫免官室雖卑而不卑於溝洫致孝致美盡力不享有天下之奉而未始不盡有天下之分焉此其道心微而能著人心危而能安克儉克勤惟精惟一卽堯兢兢業業何以加此雖欲求其幾微之瑕疵何可得也然則帝降而王特風會之代變云爾哉神禹其依然聖域中人哉然者彷彿若此之辭崇勤儉酌盈虛至于一服一食一財一力之用無不曲當其可一何精密之極也然卽此想之則天下物力盡用之於敬神勤民自己無妄子享用天下於禹何與焉極精密處正是極宏大處盡力溝洫不是平水土

子罕篇

子罕章

言爲人心計也。罕言亦爲人心計也。不言利則順命居仁之念不勸。不言命則順命居仁之道末由多言利則溺之而令人與命仁二多言命仁則玩之而亦人人與命仁二。夫利與命仁不容並立而數數言之將令人生欣羨之心焉。命之靈仁之賊也。若夫言命言仁利心可息而其道漏微廣大未易以言言以知知者此而數數言之祇令人生玩忽之心耳。獨非命之靈仁之賊乎。然則多言命多言仁與多言利之數窮一也。曷若以言引其端以罕重其發。令天下默識命仁而自得美利之爲愈哉。二與字要看理猶欲也。

四書講義

卷六

十九

達巷章

大哉孔子其學蒐羅六藝兼總百家一何恢恢大也。第以博之故不精無可成名之所耳。聲光湮滅政自蘊藉宏深得之詎不深可惜哉。味其意蓋欲子之有執也。乃子母意母必母固母我原自無所執者然不欲顯拂其意第婉辭之而謙承之曰。今而後吾且何執乎哉。將執御乎抑執射乎。竊計射者得心應手雖有機存而省括一釋其機似不在我矣。恐未易以執求也。若御則馳驅之範惟我街策之操惟我故綏曰執綏曰執。其易以執求可想也。然則吾將執御矣。蓋既爲名計安得純執之爲局。既爲執計安得薄御之爲役。雖則六轡在手僕僕一掌乘人哉。而令天下命我以良工我其有以謝黨人乎。問無所成名似是。

正言大哉與堯之大哉在民無能名相類而朱子謂惜其不能成名何也。曰以孔子之言知之。孔子說成名須執執將執御若如前說後却不相應矣。射御應上節所字執御分明畫出箇小字與大哉相照。

麻冕章

變禮何害。要在無害於禮則可。古禮既變而夫子猶自拜下。世蓋有議其泥古而違衆者。故夫子解之。本意自重次節然婉轉動人處。正在首節須首節引次節次節批首節方是。禮者敬而已矣。古者以麻爲冕多少細密此乃鄭重元服是謹持的意思敬也。故曰禮也。今也易麻爲純雖則異乎古哉乃純却儉約非若奢之不孫亦是謹勸的意思。是禮制雖變而禮意則未變也。禮意既未變吾亦何樂于違衆而不之。

四書講義

卷六

二十

從哉。至若古者拜下乃臣敬其君亦是謹勸的意思。其爲禮不猶之麻冕哉。今也易下爲上亦如冕之易麻爲純矣。第不俟君辭而偃然升階此乃後肆不敬無復謹勸意思却與純之爲儉者不同。蓋併其禮意而變之矣。如此而亦從之是將弁髦冠履之防蔑棄天澤之分其漸有不長者即違衆吾敢不從下耶。細審敬也省約亦敬也皆禮也。恭非禮矣。恭與儉正相反儉有清約收斂之意恭則侈然矣。冕而曰麻何也。言及升以十數縷以千數綸緯幾何。纂組幾何而後緇布之象成焉。見此冕之未易爲也。登對明廷母庸草畧則經緯不得不工恭儉有廟非可簡疎則纂組不得不密斯所謂鄭重其元首而有嚴有翼整肅其瞻視而非華非靡者也。可不爲禮乎。



子絕四章

全無曰絕。卽幾微瞬息不有焉。不但寡之而已。母意不是全無念頭。蓋精神於密合志於漠泊。今未兆無將無迎。寂然不動。而何思何慮。其念頭只是天倪自萌。天機自露。未嘗以已起念也。必乃決要如此。適莫之類。聖人虛已而游環中。而應如上章連衆也得。從衆也得。因物什物以事處事。而我無期必焉。固者時移事遷。而前念尚留於胸中。聖人與化俱徂。過而不留。如人去而鏡無影。依然空明境界。試思未生我時。一太虛而已。聖心宵然。不見有我形骸兩忘。情識不有。回視未生我時何異。母意必是說事前之心。母固我是說事後之心。如何反不說臨事之心。曰此正說臨事之心也。何也。人見夫子臨事如在鄉黨而

四書窮理定本

卷六

三

聖人雖蒙大難。却無死地。天付以斯文之重。故也。此是章旨。歸處。問此與桓魋章。皆以天自信。其分別何在。曰天之大德曰生。生德之德。卽大生之德也。天以大生之德生之。應能以殺機侵之乎。此章則謂天未喪文。必不喪予。倚託重。保佑必周也。彼如紅爐中無容點雪處。此如肖子克家。父必深愛而護之。

子喪節。天既定矣。又何畏乎。曰過變而惕厲。乃聖心畏天本體。與天氣在秋自肅相似。非畏匡人也。無惶怖却無戲豫。

文王節。天生德於予。還是渾淪說。斯文則明指典藉有字者言之。如刪者定者。贊者修者。論語孝經之類。皆是。此乃素王所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蓋千古之心傳。惟斯道爲能存之。千古之道脉。惟斯文爲能載之。事業重大淵源悠遠。天心仁愛。詎忍令其淪亡墜地。竟成終古之長夜耶。文字俱與文王之文字相照。文王演易謚文。武王克商謚武。當與文王之所以爲文節參玩。乃知在茲之實。茲孔子自謂也。何以知文在茲也。以文王既沒。知之自古聖聖相承。其來有統。而斯文卽與之俱焉。如堯大聖人也。堯既沒。則文在湯矣。湯大聖人也。湯既沒。則文在文王矣。今文王既沒。則文安得不在此乎。統在茲。故文亦在茲也。看來聖如帝文。如堯文。文王沒而文在茲。正與泰滅而道在漢相似。文王既沒。便知文在茲。文在茲。便知天未喪文。天未喪文。便知匡人無如于何。是一路話說。是時過難。若將有死喪之成。曰後死。自是遇難時的言語時也。問天未喪文之實。口既

四書窮理定本

卷六

三

得與於斯文。行且六經聖訓。一貫傳心。俾萬古不爲長夜。豈非天意。有在。未絕斯文乎。若又使匡人得害。則在茲之文。自後死者止耳。惡在其爲未喪也。故知天之未喪文。則知匡人之不能害矣。天外無人。匡人亦天也。豈惟不能違而勝之也。亦且安能分而二之乎。

### 大宰章

通章以論聖爲主。大宰曰。聖何多能。是此之論聖。居然獨有多之見也。子貢曰。聖又多能。是此之論聖。猶然未去多之見也。迨子聞之。而曰。正與不試。故藝之說符合。則全然無多之見矣。多能道所不載。亦道所不棄。味夫子語意。知絕不要人有見多能的意思。何也。聖道之真。惟在歸根。人世一切藝能。總是大虛作用。要學聖人。須把一切藝能盡情

### 四書窮理定本

卷六

三

放下一意致虛始得。若從多能上起見。便障了太虛本體。終不能證大道矣。想子貢此時。多學而識之習心尚在。夫子有漸引入一貫意矣。太宰節。何字乃神異其事之辭。正與聖字相應。人而如神。則曰聖。今人占一藝。擅一長。往往稱畢世之全力。而後名於天下。乃夫子兼總六藝之美。淹貫百家之長。無弗占也。無弗擅也。異哉。殆莫測其所從來矣。自非神明默成。優入聖域。其孰與斯哉。固天縱節。聖人之道大矣。大宰專以多能當之。小之乎言聖矣。故子貢特出天縱二字。言夫子之所以爲聖。甚不小也。實乃天心有在。眷注獨隆。宇宙清淑之氣。盡鍾於夫子之一身。不復以錫予之常拘之。而俾其庶幾於聖者。此其聖德之廣大。不可以畛域限。不可以涯涘測矣。而

由聖人之德以出之。則又才周萬務。藝貫百家。如彼其多能耳。蓋特聖之餘。而非聖之全也。天縱二字極重。聖由天縱。其大何如。多能豈足以盡之。玩此節語。脈在固又二字相擊應。

子聞節。此條先要想箇故字從何而來。末節故字。正與此故字應。

子乃聞兩人評我。其說未定。而自評其所爲我也。太宰知我句。非真獨

賞大宰。將以深運天縱。只得獨居多能也。此只輕輕引起。其下方以君

子與吾相較。深明多能不足爲聖。而大宰未爲真知我矣。講云。賜也。謂

我天縱將聖。則吾豈敢賜。非知我者矣。大宰只謂我多能。意者其知我

乎。雖然以多能謂我。則可以多能爲聖。則不可。夫我之多能。自以少賤

之故。非以聖之故。而既曰多能。便屬鄙事。曾何當於聖者。若夫希聖君

### 四書窮理定本

卷六

四

子而亦如吾之多能乎哉。將必賤之鄙之。無爲貴多也已。然則大宰果知我乎。抑不知我乎。我且不知。矧知聖乎。問君子不多。畢竟歸着在何處。曰。君子心乎聖道。亦惟與天爲徒而已。天道不貳。聖道何多之有。鄙事者。猥瑣凡陋之事。如釣弋射御之類。非少賤無所事事。何暇爲此。既曰多能。便知是鄙事。既曰鄙事。便知君子不多。到此方知多能之故。止因少賤。全非以聖之故矣。末節又援不試故藝之語。以明之。可見故字契緊。玩夫子本意。只要洗得聖字乾淨。少賤故多能。詞意似已足了。又加鄙事起。君子句也。焉有君子而鄙者。牢曰節。學如梓刀。刃而用之於割。則爲試矣。試者。試其利不利也。夫藝成而下。不過神化中之糟粕。虛明中之緒餘。吾特以時窮不試。無

所事事。聊一涉獵之。經紀之耳。藉令苟有所我。亦將以大道化天下。豈暇爲此。我者哉。牢狂者也。狂者必簡。故有當乎子之云也。異於賜之猶存乎見多矣。

吾有章

此章夫子乃借吾與西夫兩人相對時。摹寫人心的知體。橫渠張先生曰。洪鍾未嘗有聲。由叩乃有聲。真千古之妙悟哉。人見夫子無朋不應。遂謂夫子胸中先有許多知識。待人之問。信如其說是。謂有知而後能事矣。却不知能應正不在有知也。故夫子特爲心口相問之辭。以曉之。曰。人謂我之答問。以有知也。吾自忖之。果且有知乎哉。第覺空洞淵默。一無所知而已。第一無所知。而自無所不應。即如鄙夫問我。其中空

四書第抄定本

卷六

三

空。詎非全靠我之知識。開發于彼。乃無知如我。亦自發動。那鄙夫自有之兩端。而無所不盡焉。不以我之無知。而遂爲問所窮也。由此觀之。能應亦何待於有知哉。須知夫子不是以無知自謙。只要發明人心虛而能應之理。顏子終日不違。而亦足以發大舜深山無異。而若決江河。皆此理也。若必先有知識。以待人問。自家先自膠塞不靈。何以能覺人乎。鄙夫固劣。比下之稱空空。正狀鄙夫之心境也。其指鄙夫是非之心。人皆有之。鄙夫獨無兩端乎。空空如也之下。用我字隔之。空空當屬鄙夫。竭者盡而無餘之辭。言自此以人治人之外。絕無我之知識。附益彼之知識矣。鄙夫且然。况非鄙夫者乎。鳳鳥不至章

余謂鳳至圖出。皆文章煥發之象。兩者皆隱。其間淡焉塞可知。而謂夫子之文章。獨能自耀於光明哉。文不在茲乎。夫子亦鳳圖耳。

子見章

要想夫子見時光景。猶是人。而彼獨衰經斬然。冠服裝然。瞻視瞻然。安非目中所恒見者。以故觸之心。驚。晚之色。變。自有悚然其若惕。雖然其不寧者。雖欲勿作勿趨。不可得已。豈必心以爲是有喪有爵。無目之人也。而故哀之尊之矜之哉。雖少。亦作趨。兩項第二見字。乍讀似多細玩。乃喚下二必字也。謂子之見此項人。也不見則已。見則必然作且趨焉。蓋見者物與我觸。我因物動之。寂。聖心縱有所觸。即有所動。故其作其趨。有無往不然者。惡問其長與少哉。此鄉黨見齊衰不同。此

四書第抄定本

卷六

三

重動情。彼重變常

喟然章

此章須識仰鑽瞻與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如何分別。仰鑽瞻者。謂道自在彼。而我欲從之。只得由我之仰求。及由我之鑽求。入由我之瞻求。見也以文禮博約乎我者。謂卽我是道。第以文開發乎我。以禮檢束乎我。也。乃我有靈機。靈機便是道機。我有真體。真體便是道體。卽我是道。豈在彼哉。道不在彼。而求之彼。所以愈求愈遠。仰彌高。鑽彌堅。瞻在前。忽在彼。是也。道原在我。而以文禮博約乎我。所以至親至切。如有所立。卓爾是也。又須知欲罷不能一節。緊頂二我字。一步換一步。勢如破竹。無住手處。蓋以文禮博約乎我。自然欲罷不能。與果肉在手。雖欲不吃不

得一般欲罷不能。自然既竭吾才。與好奕之人。窮日徹夜。不惜餘力。一般既竭吾才。自然如有所立卓爾。蓋竭其在我。豈不見其在我。見其在我。何等親切。豈不如有所立卓爾乎。卓爾見其在我也。見其在我。便見不在彼。豈不見其欲從末由乎。舊謂欲從末由。另作一轉。今詳文勢。一直而下。則雖欲從之末由。乃卓爾之真光景也。嘖嘖之意。若曰。卽我是道。安用他求爲哉。顏子非真用過仰鑽。鑽工夫。只是假借形容。道體之妙。求及則愈不及。求入則愈不入。求見若見。而旋失其所在矣。要思箇彌字。天機而加人力。愈遠矣。正如臨場求睡。反成終夜無眠。瞻之二句。須看到實際處。推測而求其見。猶之瞻也。此時恍惚之中。似有精有象。而爲我所見。猶在前也。此之謂見。實爲不見。猶在後也。

四書窮理定本 卷六 三

而此見之之時。便是不見之時。非有移置之跡。轉盼之間。已失其故處矣。所謂目不及瞬。意不及注。音也。故曰。忽焉在後。其故何也。道性靈也。性靈無方無體。非可推測而見。如可推測而見。則亦不謂之性靈矣。知之次。可謂知之真乎。真知奈何。曰。雲歛時。空水輪牛。猶如以足碾地。言其誘人不離下學也。循循者。步步不離下學也。夫子恐我獨見之狹隘。而以古今之文章。開拓我之聰明。又恐我多聞汎濫。而以日用之禮法。收斂我之意念。此乃寓神理於糟粕。藏天則於步趨。與以足緣地步。步不離乎下者。無異。故曰。循循。循循要分曉。循循順也。所順爲誰。一順我所自有而已。故曰。君子以人治人。博我二句。總是欲其自得之也。吾見其進。未見其止。顏子何曾欲罷。曰。欲罷不能者。設言以

極狀之也。夫我聽於心。心聽於欲。則罷不能。罷不能。惟欲之所操耳。乃卒悅進之源。至不自由。欲且不能操其權矣。從此卓爾。又是一境界。卓爾者。性靈自露。其見甚真。固非瞻前之比。然猶心辭之耳。從則渾然爲一。若與道相從者然。顏子原未嘗欲從與欲罷。皆假設之辭。末由語。語自上文來。仰之一節。求道原若無由。而以善誘得卓爾。是無由而猶有由也。若夫欲從則不復有由矣。看來顏子之意。始終說聖道無可着力處。

子疾章

此章議論。盡從使門人爲臣字面上討出。大門人自是門人。臣自是臣。門人却使爲臣。卽此是行詐欺天處。其意若曰。死臣之手。乃得大葬。殊勝死於二子之手耳。章句不重責子路。重在夫子自家要得正而斃。蓋治喪雖在生者。而實死者之終事。古人葬用死者之爵。卽此意也。蓋章句曰。子曰。子不一而足。壹似自家使爲臣者。子路以夫子昔官河寇。原曾有臣。今茲望于大故。仍令有臣。與今人傳影。每畫紗帽圓領相似。此亦怙情之常。却不知做司寇。便有臣。不做司寇。便無臣。所以未節有大葬之說。聞者其病較前差減。若有物界其中者。故曰。聞子路忠信。然知不至。意不誠。往往陷于詐。而不自覺。詐者做事虛偽。欺則以此哄人也。又字宜云。自昔行詐。迄今乃猶然耶。歸着在今日爲是言。其言于非而迷復。怙其終而不悛。重懲之也。忽然說天何也。人生本乎天。死則復歸于天也。如御史領勅出巡。差滿繳勅之時。將無作有。真

四書窮理定本 卷六 天

復官見朝何異罪孰大焉。人莫可欺。祇自欺其心耳。而心神之中。帝  
鑒臨焉。吾將欺天乎哉。曰欺天。愕厥咎之匪細也。罪在子路。而引以自  
罪。深責之也。聞此宜若無所容矣。夫無臣而為有臣。蓋欲予死於臣  
之手。而其欲予死於臣之手。要欲予得大葬耳。予試籌之。且予云。前  
且予二句。要得較言彼不如此意。言死於二三子之手。更好何必臣後  
且予二句。言得葬已足。何必大。且者更端之辭。二意用二且字。死  
於道路。不葬也。言大葬不得。豈至不葬有三三子在故也。上節言不  
可有臣。此節言不必有臣。以心論為懷。以事論為無。當却不是判然  
兩段。末節若曰。無而為有。祇為予死。而予死無臣。殊未見其不可。乃空  
以行詐之為。冒欺天之咎。謂之何哉。論語記子疾病者二。而子路皆

卷六

无

與焉。請諱愛之也。使為臣葬之也。獨惜無所取材。不知所以愛且葬耳。  
看來夫子疾病死喪之際。子路與子弟無異。恩可為篤矣。即久矣。行詐  
之語。他人誰能受之。真未及也。

卷六

无

有美主章  
此事乃不決之疑。至此方見明白。自古聖賢。非行則藏。如禹殺則主  
子行矣。如顏子則主于藏矣。獨孔子皇皇柄柄。既不是藏。而不合輒去。  
又不是行。介于行藏之間。泚然如不繫之舟。故子貢特設兩端。以決其  
趨。夫子言我非韞匱而藏。斷然在沽之一途了。但我之沽。也不求價  
而待價。以故介于行藏之間。而未有所決耳。何以韞匱而藏。以其美  
也。若曰如此上珍。豈宜屑越街市。何以待善價而沽也。亦以其美也。若

口如此上珍。豈宜自秘。自當公之清廟明堂上耳。愛美主者。原有此兩  
途。妙在一箇待字。何以待也。沽之權在人。而我不能操。賊之意在我。  
而我不得不決。故待之也。特故中立於不行不藏之間也。待非期待之待。  
乃優哉游哉。需其自至之意。易所謂待時而動是也。

子欲居九章

此章以聖心之廣大。作主。舊說多落城壘。今正之。子之周流也。職迹  
殆遍天下。其于諸夏冠帶之地。幾無不居。其邦矣。自楚而聽。彼人笑。駭  
茲世宙。穆然還思。慨然遠志。至欲并九夷而居之。此際此心。適與道  
真有未易為流俗道者。以故或曰。陋如之何。而子之言曰。君子居之。何  
陋之有。此非謂君子善化。能令醜類革心。又非謂君子有耿光。能令

卷六

无

返厥生色。要以天何所不覆。地何所不載。子何所不容。無非可居之地。  
而已。若謂舉世無所。不忍坐視。東夷之人。吾將與之偕焉。斯亦或人之  
見耳。不亦淺之乎。其宛聖心哉。子路未知事。不慮有故。夫子裁抑其  
茫昧。或人未知心。不必無故。夫子開拓其心胸。

反管章

此章要看自衛反管四字。夫子一生心事。盡在此間。故特自表若此。須  
思自衛反前何心。自衛反後何心。聖心渾是太和元氣。自衛反前。太  
和之思在宇宙。自衛反後。太和之思在千秋。夫子當日正樂人將謂  
其窮無所試。一考定之耳。却不知他意思極大。功業尤偉。蓋夫子之  
得邦家。將必動之斯和。而其所以和。將必上下有章。親疎有等。小大有

叙内外有闕。淑慝有等。非秩秩使天下之人之事。一一各得其所以。而後可以。和天下。此志若行。何暇正樂。直至自衛反魯之際。知其終不能行矣。然後樂正。而雅頌各得其所。即所謂非秩秩使天下之人之事。各得其所之理。以此傳之萬世。或可知焉。世之天下。亦猶和今日之天下。非曰小補之也。然則反魯以後之心。非即反魯以前之心乎。樂以詩爲章。詩即樂也。夫子刪詩時。參衆說。棄獨見。補缺畧。釐錯亂。然有許大功。夫詩之正。即樂之正也。

出則事章

此章正不可往玄微處說。蓋前篇默識而不厭不倦。乃神明默成。自不能已。非可勉而能者。其曰何有於我。宜也。此章出則四句。只是日用人

圖書抄定本

卷六

三

事似可勉而能矣。第負氣易驕。則出學之難。狎恩易玩。則入學之難。哀迷之際。易忽。則能勉之難。耽嗜之情。易流。則不困之難。故亦曰何有於我。註中愈卑愈謙。即此意也。前四句輕叙。末句須就似易實難處大發。所以方得誇人的本旨。若只肯說何有于我。便少味矣。則即也。出有公卿。即事公卿。絕無裝于厭簡。入有父兄。即事父兄。絕無裝于玩忽。用下破上。天下之通義。矧彼立一人之下。一人且改容而優禮。冠百條之上。百僚咸俯躬而承奉。我獨何人。而可驕語貧賤。妄自尊大乎。不事父兄者何。或狎恩而玩。或淳德而違也。不知父之嚴等。於君兄之尊。次於父。至親而亦至尊者也。于此不用其事。烏乎用其事乎。何以不取也。終天之痛。變莫大焉。于此不用其勉。烏乎用其勉乎。故不敢不

勉也。酒以合歡。人情既歡。鮮克有制。遂至沉酒而耽之。厭厭而苦之。是我方樂酒。而酒顧能困我矣。

川上章

此章在川上三字最緊。若在別處。當此嘆。即非時際後言矣。逝者何物。凡若天之運。時之行。物之生。水之流。人之通。皆是以其流行字。只言去了。故曰逝者。逝者之機。豚豚綿綿。無少間歇。原是不含晝夜的。第其他皆隱隱然。無象可見。獨川流。機以象呈。圖畫不啻。故特指示學者。使之觸類。認取逝者之理。看來此章。醒人處。全在如斯二字。逝者不合晝夜。自其固然。第化機。照還無可指證。如斯之云。若曰斯川之流。正是爾爾。逝者機。即欲已亦不能已。此機在人。即爲生機。初無兩

圖書抄定本

卷六

三

物。識得此義。方知古君子。惟日不足。死而後已。皆其心自不能已。不然則亦矯偽而不肯矣。大註欲學者。說入人心。極爲得解。請問逝者。與人心何干。此意須要識得。程子亦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知此義。嗚呼深哉。不須就箇道字。只還他箇逝者。舍。拋離也。兩物相附。有時而舍。雖晝夜亦是逝者。逝者却怎生。本晝夜乎。空洞中生機。無了此其源也。問若如子。說逝水。人心。不爲爲兩。則逝水不合。便是人心不合矣。而上善如水者。幾人。水自逝。心自舍。水自通。心自塞。安在其不分爲兩也。曰逝者。理也。分未始不令。合亦未始不分。若如連鷄相啖。俱飛俱止。則亦物而已矣。矣其神。故水之逝。天也。心之舍。人也。人自二之。何害於天之一乎。譬象變亦變。象昔亦昔。天豈有兩。而舜自友于象自

謨蓋自二之耳

吾未見章

只此一句多少意味。令人思之不盡。曰未見。難之也。慕之也。要人伏而思。曰子何以深致意於若人哉。思之思之。當就好色者之深情。想見真好德者之心情耳。此乃夫子知德之深。深信德之就裏。當令人神情契合。意脉愜愜。而難以語諸人也。故借好色以形容之。章旨全在好色二字。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世豈有不好德之人哉。第德之爲物。非可與他物相如。而德之爲好。非可與他好相如也。我想生機脉脉。交相融液。擬議之不得。名言之不得。必須其慕之也。如弗克見。其見之也。如弗克親。其乍合也。自親。自就。其深交也。愈款愈密。一與好色相如。乃可謂

圖書辨定本

卷六

三

之真好德耳。看來夫子於此。嗟想慕。惓惓不置。要人識真好德之味。若只繼請未見。本意反埋沒矣。

爲山章

全憑二一貫。討出二吾字。夫子本意。要明學之進止由吾。而每被前功寡多之說相混。莫由分割。所以連設兩譬。都究極到一貫。然後了無可執。吾嘗分爲山之兩途。設爲學之兩譬。有如爲山而僅虧一簣。所虧幾何。其視平地之覆一簣。懸矣。然而止者自止。未始樂其易而上進。遠遜若此。尚可誇夸于前功之寡耶。明乎止之爲吾止矣。平地而方覆一簣。所覆幾何。其視爲山之虧一簣。懸矣。然而進者自進。未始畏其難而中止。奮厲若此。尚可歸功于前功之多耶。明乎進之爲吾往矣。爲山如

此爲學可知。有進無止。其惟善學者之自決哉。上一簣見其無推處

下一簣見其無靠處。如子路無恆求。即一簣未成者耳。却乃終身誦之。豈非自止。互鄉難與言。一簣尚未覆也。反能察已以進。豈非自往。譬者。彼此也。如者。此似彼也。覆一簣是見成的。進者一簣既覆之後。只管緊土而上也。未成一簣。乃顛倒文法。言其山已將成。特以一簣之故。未成耳。

不情章

三千之徒。何獨以不情語回。緣此不情。非可力勉。直與夫子學。不服教。不倦。一般。乃生則惡可已的境界。無論自畫願息。即如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猶然不能到此。何也。觀其請益。而子曰無倦。則其進銳

圖書辨定本

卷六

三

退速。終歸于情可知。此無他。其心未能與夫子爲一故也。須知夫子特美一回。要令諸弟子聞之。深思所以不情處何在。吾之語回無他。第發其自有之生機耳。克已如回。生機已具。而生機豈壅塞之物。必有津津然欲見之行者。自吾之未語而已然矣。以故一與之語。皆與其心之欲行者投也。欲罷不能。何情之有。

子謂顏淵章

要從吾見二句上。討出惜字分曉。學者向道之初。嚆無進心。而逝者如斯。不令晝夜。獨患其進之不能不止耳。有進無退。回也。其底乎。奈之何短命而死也。豈不真可惜哉。顏子有進無止。自不能止也。欲罷而不能也。外面有進無止。其中之不情可知。分明畫出箇不情的樣子。

苗而不秀章

學到生機自萌處。纔得如苗。須由誠而入。義襲者。何從有此生機。盛而煥發。乃如秀。生機固而渾全。乃如實。學到如苗如秀處。良未易得。看夫子鄭重兩字。以見無成可惜之意。苗不秀。秀不實。都只爲止。止只爲情。此三章相承之意。

後生章

前二句說可畏。正起後二句不足畏。言由今料後。方見爲可畏。由後驗今。旋見爲不足畏。契緊全在一箇期字。藐茲後生。雖曰今不我如。乃以吾視之。敢遽謂其不足畏哉。彼其于今之年齡方茂。將來之造就難量。卽異日享大名。顯當世。何多讓焉。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乎。而烏得不

中庸第廿章

卷六

三

以爲可畏也。第恐憑藉盛年。因循虛度。亡何而四十矣。亡何而五十矣。老冉冉其將至。名沒沒而無聞。來者之不如今。彼時當知之矣。所謂不足畏者。非卽斯可畏之後生哉。流光倏邁。寸陰可惜。時哉時哉。其弗可失也已。畏者。意其可與上達。而有悚然之意。何以四五十無聞也。改以自謂。年方茂。遂因循延至此。四五十言其來也。言將來若到中年。猶然無聞。此後日子漸少。精力日衰。更有什麼長進。其才能如今必矣。又奚足畏之有。豫言之也。若曰爾後生休悞了。午前好光景。

法語章

此章吾字殊喫緊。口裏說吾。意裏動彼。吾者。彼之對也。若曰若要如之。

何自當屬彼云爾。法語者。據天理而出之者也。何人無天理。而能無

從異語者。酌人心而入之者也。何人無人心。而能無悅。曰能無從乎。能無悅乎。見此自宜然。未足貴也。從與悅。只是人言所感。改與釋。乃是自家用力處。思進言者。本意何居。受言者。實益安在。乃知改與釋可貴處。細玩文勢。末如之何。正與能無從能無說相應。言彼可爲。此不可爲也。說從之機。在言者。改釋之實。在聽者。在我者。我得而盡之。在彼者。吾安其力哉。只是就其不改不釋。而爲無可奈何之辭。不是又深一層。又多一番也。

三軍章

夫子看得志字極不草草。此明志之真也。言三軍何也。諺云。人家不

中庸第廿章

卷六

三

怯三軍萬眾也。萬眾雲合。勢勝而氣自倍。以此揅術其帥。似若難奪。第此氣尚屬客氣。倘爲勢力所劫。威武所屈。如項王喑鳴叱咤。千人自廢。則其氣易餒。其帥可襲而虜矣。亦何難奪之與有。若匹夫其力孤子。其勢單弱。其不若三軍。奚啻百倍。然特患其無志耳。如其有志。則氣自理。生是爲正氣。此氣終古長存。兩間足塞。萬夫辟易。九死如歸。世間雄猛壯烈。誰復與之比倫者。卽有勢力威武。能如此孤子單弱之匹夫何。詎可謂志可奪。亦如帥之可奪哉。

衣敝章

此章文勢。前後擊應。不是兩段說話。大意謂當子路之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也。則不疲不求。此爲何用不減矣。及其終身誦之。則



不伎不求又何足以感。蓋大道之中不可一有所係。係名理與係勢利等耳。故不耻者不係勢利也。方為高瞻之襟情。終身補者。猶係名理也。忽為凝滯之局量。何足以感。豈不即在何用不藏中哉。妙在剛說感便說不藏。言方脫口。輒自反之。正是聖教警策。專子路頓舍成心處。若但責其不宜自足。則將在不伎求上頭增益。豈知在不伎求裡面。把損乎前後一意。只是心下空洞便好。一貴一賤人情乃見。彼方狐裘蒙茸。盛飾富貴之容。而此以食貧之惡衣。介乎其側。謂宜何如其慚沮。而曾弗之耻也。是何度越恒情。至于此乎。論語稱某某也與者三。而由居二。皆特與之也。何以特與也。胸次自別也。不耻的原頭全在其由句發之。子路胸中次第如何。曰大凡嗜欲深者。其人必猥瑣。不振子路

四書窮理定本

卷六

三七

剛勇。其秉性中嗜欲自少可知。所以貧富不動其中。曰耻曰伎曰求。總是一箇病根。嗜欲深耳。嗜欲淺則不耻矣。又何伎求之有。用者用不伎不求。以涉世也。無所伎求于人。人皆宜之用之。何往不藏。一不伎不求也。非前日藏今日不藏也。不伎不求則藏。前不伎不求即不藏矣。得處忽為失處。轉盼成迷。道妙在幾希間哉。

歲寒章

此章口裡說松柏。心裡說君子。只是嗟嘆君子。獨不受變於時。詩云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君子視世之治亂。如寒暑代變。處之如一。非待歲寒而堅其節。但人之知其節。則非歲寒不知耳。後影蓋為松柏。比百昌群卉。生理尤堅。疑完固而殺機不能侵。足平內故也。下章知者

不感云亦是此理。

知者章

夫子若曰。知仁勇不是無左驗的。果如果仁果勇。斷然不感不憂不惧。孟子恭者不侮人二句。語意亦是如此。性靈如然犀。能玄覽。能旁燭。自是無微不入。無遠弗届。的事物。安有知而猶感者。生理滿腔活潑。欣悅。直以悅樂為體。即在困窮拂鬱之境。亦有生理收斂歸藏之境。如明之有晦。暑之有寒。何憂之有。孔顏疏水簞瓢。樂在其中。原自無可憂也。仁體到完滿處。正氣克盈。至大至剛。如比干在剖心時。便能視死如歸。一瞑不顧。其他顛沛。又能使之怖自亂乎。

共學章

四書窮理定本

卷六

三七

學人在道中。如登九級浮圖。每登一級。自謂最為佳境。比及歷階而上。更進更佳。三未可。皆待進步後方知。聖修階級。止有此四項。前三項亦非淺淺可到者。若浮慕道妙。偶與正念。未便可與共學。必須驟然而興。奮然而慕。其他一無所見。而一意獨之。弗得弗措。直如鷲鳥之必搏。才可與之共矣。此則意氣雖新。神情雖銳。然猶未見道在何處。我將安與。造歸乎。吾輩外資。聞見。內倚臆想。即稍窺其似。未便可與造也。必靈源乍啓。恍見天真。真覺悟認的裏道路。乃可與造耳。然知之非難。行之惟難。理欲之路雖明。能必理之不奪于欲乎。一念不檢。即染塵氛。一息不存。即成淅漏。如或纖欲奪理。其中便有昏昧懶散意思。失其所造。而不自持矣。欲其堅貞鎮定。屹然不動得乎。立不是斤斤株守。喫力把捉。

只是念念點檢。息思存。藏欲盡除。神清而極。便是但謂之清靜其中。尚有疑結之意。必須優柔厭飲。併此疑結之意而化之。其中活潑灑落。如鳶飛魚躍。乃從心所欲。無不中矩。正如稱錘無心。而低昂輕重。自然毫釐不爽。此惟聖者能之。學之能事畢矣。立者豈遽至此。時文輕敘前三項。專重權字。未妥。果爾。夫子說許多節次。何為。還層層說去。尋歸重權上為是。

唐棣章

此章本意在論思之妙。而借論詩以發之。蓋人心之靈。無所不貫。苟神情有所凝注。異域猶同室也。于此見一柳非過。八極非遙。心體之大如此。仁體從可識矣。詩人以形跡際隔為遠。夫子以心神契合為不遠。

國書窮抄定本

卷六

三

唐棣節。物華含芳。毓秀與人有生意相似。故先從此說起。反播動也。偏則狀其反之形容也。翻躍搖曳。豈似有情。與下思字也。

未之思節。天下莫大於心。而人心莫神於思。片念而徹萬類。爾我之形骸不能隔也。一息而周八極。室家之藩籬不能限也。彼自未之思耳。寧有既思而復遠者乎。未之句。與豈不句。反。夫何句。與室是句。反。氣下重下句。言思則不得言遠。言遠則不得言思。合思與遠而併言。之寧復知思之為何物耶。全要挑剔思遠二字。

鄉黨篇

此篇開口從兩不同說起。末以時字結之何意。見夫子心同太虛。隨感而應。都無成心。故曰孔子聖之時。此一篇綱領也。

孔子於鄉黨全

言一箇孔子。兩箇面目。兩段另說不得。全要聖心具神。朝與二條同。

一全自鄉黨宗廟朝廷生議論。與山居衣冠在朝衣錦。是一箇道理。

鄉黨條。里閭之間。風貴還淳。桑梓之地。道在居厚。而多口逞臆。加父

兄族姓之上。以滋澆薄。何為者也。曰恂恂如也。似已足矣。又曰似不能

言者。起下便便言也。其曰便便言者。以見條理精明。殊不類裏之似不

能言者矣。何謂恂恂。聖人允恭克讓。不敢以已加鄉黨。故朴茂靜默。

國書窮抄定本

卷六

早

無所表見。乃以信實成其恭慎也。以恂慄例之。則恂自訓謹。但在此

則朴實。正是謹慎不放肆處。恂恂只說容貌。然貌既恂恂。寡言可知。

宗廟條。其在二字。是一章血脉相貫處。其乃更端之辭。如今律文。其

及皆各之例。便便言三字。須從在宗廟朝廷發其所以然處。便便

詳言也。君職要。臣職詳。國家設官。原要把他典禮政事。一一條分縷析。

無少舛錯。若有幾微疎滲。如職守何。故不惟言而必詳言。絕與鄉黨之

恂恂不同。唯謹爾。重唯字。爾字。不重謹字。言其特不至放耳。自與恂

恂不同也。在公盡言。自是常法。時說有謂專為魯政下移。魯祭非禮

者非。

朝與下大夫全

首條上下二字相形說。次條君字對大夫而言。先言下大夫。次言上大夫。最後言君。自下而上。辨其分也。朝廷其如爵。全是辨名分嚴體統的去處。故事上接下。區別各當如此。猶之爲大夫。猶之與大夫言也。當其與下大夫言。則侃侃如矣。及其與上大夫言。却問問如矣。若夫君在。則尊無二上。豈若與諸大夫言哉。又見其踧踖如矣。特其允恭安妥。與與如耳。而要與侃侃問問者。實異也。與與句。與唯謹爾同例。人臣將獨持風裁。昌言端議。而屈意下僚。依違模稜。非所以伸正氣。明直道而定國是也。至尊貴在望。又不可徑情直遂者。則亦寓法於異。藏規於諷。易心平氣婉。轉開陳。要以和裡體國。共佐朝廷之末議云耳。或侃侃或問問。雖則直婉異致。然皆談吐自如。未始不自寧也。迨宸極尊。

卷六

聖一

而祗承頤肅。無復從容論辦之象矣。聖人踧踖。乃率性而出。莫非天則自然。非有所怖而自亂。有所攝而失措者。故其惕厲中。却有閒適意思。

君召使擯全

聞命而凜畏。將命而凝峻。趨事而肅恭。卒事而恭恪。是召也。君以樹國威。修隣好之重托之乎。我敢不敬與。若曰此國家重事。吾何以堪之。故色不覺自變。而足不能自舒。以後自始至終。執事有恪。皆從此生。而猶不足以聲。古者賓主相見。至有擯賓有介。賓立于庫門之外。擯介以次。立于君之東南。南向。君以擯傳命于介。介傳命于賓。賓以介傳命于擯。擯傳命于君。然後賓主相見。主君命上擯。請問來故。蓋難知。

其來朝。不敢自許其朝。已恐爲他事而來。示謙也。傳君命而出。則左其手。傳賓命而入。則右其手。前後與左右相應。言手則左之右之。紛然成交錯之形。而衣則在前在後。無一非嚴整之象。猶如可以想其凝峻。翼如可以想其肅恭。蓋禮莫嚴于賓主。尤莫嚴于朝廷。朝廷行賓主之禮。而一介下臣。蒞乎其旁。趨乎其後。自當以禮法之身承之。當其趨而進也。寧有鳴佩之從容。采齊之節度哉。願皇皇過往。而張拱者不弛。踧踖疾赴。而矜嚴者自在。左右手也。而能稽如趨進也。而能翼如俱重下句。君召使擯。君之命也。復命者。其初受命于君。而今仍還之君也。問賓不顧句。如何是復命。曰君之以擯命我。本爲敬賓。至于賓不顧之時。則君之敬可將。而君之事終。君之事既終。而擯之事亦終矣。

卷六

聖一

其曰賓不顧者。告終事也。豈非復命于君。今御史差滿上本。謂之復命。卽此意。蓋至是而色勃足踴之意。乃爲有始有卒矣。此須回顧首條。以上四條。俱嚴肅之意。擯相之體然也。

入公門全

要想夫子在在凜肅。意思何在。曰君在斯也。君猶天也。臣事君猶事天也。方其入君之門。過君之位。升君之堂。此乃望帝座而趨跪。覲天顏而登對。於君驥而迎。故其敬亦驥而加耳。迨其出也。自降等而沒階。而復位。雖去君漸亦遠哉。乃帝座猶自密迩。天顏猶自咫尺也。故趨翼踧踖。顏色未之盡還。鞠躬屏氣之餘乎。

入公條。甫入公門耳。尚未過位升堂而已如此。帝聞叩矣。王居逆。

肅然有天顏咫尺之想矣。記謂其九重隔萬里。過耶故公門自高。聖心自卑。心卑而併其高者。若卑公門自大。聖心自小心。而併其大者。若小。不敢不調。不敢不踣。  
立不條。一佇足。一舉足。不忘敬也。中。活字。當中而立也。君出入。皆由左。出以東爲左。入以西爲左。士大夫出入。皆由右。出以西爲右。入以東爲右。出入皆與君不同。行必由右。已自與君不同。而立中于門。猶嫌其當尊也。九闕清嚴之地。而僥然加足於闕。何以明跬步有則。周旋有度乎。是履錯之咎。非履道之節也。  
過位條。所過者虛位耳。如見君然。視入門加謹矣。天子屏在路門外。虛位設於屏之內。門之外。此是外朝。諸侯屏在路門內。位在門內。屏外。與天子不同。夫子居恒之言。有餘誠不敢盡。而多寡有則。亦何至于有不足者。惟此時則似不足。蓋人情有所敬畏。則其言自謹。門屏之間。天顏如在。詎可如其從容論說之常乎。然則似不足者。正其適當乎可者與。  
攝齊條。天威伊邇。視過位益肅矣。升堂下。宜用却乃二字。一申說。子之入公門也。亦既鞠躬如矣。然猶曰階未登。陸未納。平地趨踰。即鞠亦便耳。至于攝齊升堂。似宜下虞其隕越。而亢之使高。却乃尚仍其踣踣。而抑之使卑。俯之不可仰之不可殆。不知何如可以措躬。何如可以置足者矣。  
出降條。降一等。君稍遠也。還顏色。顏稍舒也。恰中不爽尺寸。此際公

冬至子半。陽和微萌。前此則天威咫尺。渾是嚴凝。怡怡正狀其還微和也。非天天之比。初進卽爲入。初退卽爲出。此出不是出公門之外。纔下堂。便是還顏色。怡怡要識記者語意。說今之稍和。正見前之極肅。進與怡怡界限要明。收起必肅。放下乃和。降等降堂階之等也。降等恐有傾跌。不可疾行。沒階則當趨而就位矣。然雖趨却自真如與前使。預語同。語曰。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言末路之難持也。夫方在用敬之際。其肅肅易耳。階之沒也。天階盡降。其敬或易於漸弛。趨則猶未弛矣。位之復也。天顏將遠其敬。或幾于無餘。踣踣則猶有餘矣。二踣踣同一恭敬不寧之意。但彼如風初來而波動。非復前之風恬浪靜也。此如風將去而波存。未至後之風恬浪靜也。此處持以敬之餘解之。殊妙。  
四書窮抄定本 卷六 聖二  
漸近而敬有加。漸遠而敬無已。末節言雖怡怡而猶趨翼踣踣。終是和。不勝敬以敬爲主。  
執圭全  
首條與後二條。須合看。上下方相關有情。言夫子敬和並行不悖。發而皆中節也。圭以通信。與主君親臨一般。所以自躬而手而色。而足。靡所不用其凜肅。蓋以君視圭也。及其享禮。却有容色矣。至于私覲。更愉愉如矣。于以見兩君之好。懽然無間。施及下臣。亦獲自效其款曲。而畧無猜防疑畏之意。乃事在脩睦。自合如此。  
執圭條。諸侯時相問以諭志。歲相聘以志好。此在鄰國執圭行禮之時。是圭也。天王脩玉。班瑞而錫之列。主君修睦。講信而授之。

臣敢不重與。同一鞠躬以入門言。則曰如不容。以執圭。則曰如不勝。人情有所嚴重。則僞僞聲折以致敬。非圭之重。圭之所係者重也。太高而過揖。則使臣無疑重之度。非所以肅觀望。太卑而過授。則將命有玩忽之心。非所以尊主。君皆不知執圭之重也。步趨間微有上下要之平衡。色辭戰而勃如。則以宗社安危在此。所係誠重也。今茲輯邦交。修鄰好。詎非宗社安危所係。然則執圭之際。與對壘之日。何殊有戰之色矣。踰躍與國如不同。踰如者。初被重命。如弗克承。行不能安。進不敢輕。如次且前。却者然。踰躍則因執圭在手。恐高下不平。或有傾跌。踰越之虞。不敢高舉其足。自然不得縱步而往。獨步而前。踰躍促狹矣。擬其形容。恰似足下。有物緣而行之。不絕于地。如有循也。

四書窮抄定本

卷六

聖

享禮二條。有容色。雖訓和字。而還字未得分明。今解之。夫氣發乎容。而容之發見於面。是漸有和藹之意。而有容之色也。若執圭時。則氣主欽。不主發。所謂屏氣者也。彼時全是嚴肅的意思。安得有容之色乎。曰有所未有也。此與前恂恂變為優便。都是一樣機軸。有容色。非解嚴也。若到底嚴肅。反不見兩國款洽之好的意思矣。何以愉愉也。兩國輯睦。至令使臣得以自通。尤見款洽交好。此亦成國家之事。非私交也。君子不以緝緼全。總見孔子之服制。絕無苟且的意思。蓋服以文身。如其服之不衷。如身何。重其身。故重其服也。其聖人之心哉哉。若子二條。一別嫌。一崇正。若曰其別嫌崇正。一至于此。

當暑條。本意在必表句。故加必字。言夏欲其清時。直則然。就有當暑而不務給者。乃子之當暑。務給也。却必表而出之。蓋炎蒸之畏。亦與人同。而燕蝶之防。則與人異。其身範之嚴密。表服之周慎乎。聖人謹嚴。無襲慢簡畧之意。苟不蒙被縹緲。幾於裸裎而居矣。

緇衣三條。朝見。自是宜用緇衣。聘享。自是宜用素衣。蜡祭。自是宜用黃衣。言其衣而細。則其裘以羔之裘。其衣而素。則其裘以麕之裘。其衣而黃。則其裘為狐之裘。衣之色何如。則裘之色亦何如。不謂裘已近裏。可以雜然用之。而不必與見美文美者合也。味其詞氣。節奏落腳在裘上。本冬裘與上暑葛相對故也。須記緇衣素衣黃衣。未是服之最在外而者。最在外而乃深衣皮弁之屬。其次為襲衣。又其次為褐衣。裘乃近裏至袍襌。則着體矣。古人之服制。其綢繆慎重如此。又襲褐必無二色。而本文只有衣字。或兼襲褐兩衣而言耶。重朝祭。聘享之故也。然亦在公之裘則然耳。至于襲裘。則取其溫而已。取其便而已。取其適體而已。重襲字。衣而兼衾之用。故其長如此。重居字。聖人無苟簡。亦無矯異。緇衣節表裏必稱。為其非居故耳。至于居。則人欲足輕暖。吾亦與之足輕暖。人欲適溫厚。吾亦與之適溫厚。即未或懷居自便。而要與人情不相遠也。夫子豈為是拘拘者哉。

四書窮抄定本

卷六

聖

去喪條。檀弓云。孰有執喪而沐浴佩玉者乎。單出去喪一條。只以重佩為主。去喪只如非祭肉之制。古人制服。必有雜佩之飾。綢繆之結。亦足以鄭重其舉動。防範其濡邪。或比德。或防身。或利用。無不佩焉。

後世一切從簡。古意衰矣。

惟裳條。重朝祭也。深衣等。俱斜裁。故無襲襖文。鮮十二幅。上屬於衣。

羔裘二條。哀死尊君之誠。在衣服間矣。人心物色。初無二體。心有所慘。則色亦隨之。人方斬焉。在衰經之中。而吾以如濡如茶之色。介乎其側。獨何心而安之。垂紳正笏。衰衣纈裳。有若見行可之日。從大夫之後。與冠蓋鳴佩之倫。共趨踰。同階陛者。豈復章甫縫掖。一如家食之常乎。愚意此乃在家望闕而朝也。若入朝。何待說朝服。且致政大夫。恐不宜每月入朝。齋必有明全。

圖書影抄定本

卷六

聖

全在心裏說話。衣食居處。莫非心之外際。故禮記謂之外心。古者將祭之前。三日致齋。其故何也。祭以事神。事莫大焉。何以事之。惟在此心。此心當居恒時。將無有紛雜不齊。未可對越神明者乎。齋者。齊也。所以齊其不齊之心也。孰為不齊之心。若穢濁。若懈弛。皆是也。乃居恒襲衣。有若穢濁。恐此心亦與之俱穢濁矣。以故裁自聖心。特製此布素之明衣。所以齊其穢濁之心。而使之潔清者也。居恒解衣。有若懈弛。恐此心亦與之俱懈弛矣。以故裁自聖心。特製此長一身有半之緩衣。所以齊其懈弛之心。而使之悚攝者也。至於居恒燕酒之食。亦若穢濁。而令心不潔清。故變之。則必有明衣之意也。居恒燕娛之處。亦若懈弛。而令心不悚攝。故還之。則必有緩衣之意也。聖人之慎齊。一至於此。以此心為

而事神。神豈有不來享者乎。予亦曰。我祭則受福。以此

齊必條。水案則明人心亦然。而衣則從心出。大註以絮訓明得之。當裸獻則服華裘。黼黻之章。齋居用布。一意精白而已。必有明衣。言不御常衣也。褻獨有衾耳。而於齋則有褻之衣。皆特制也。必字宜味。緩衣條。必有緩衣。語意自必有明衣來。齊不解衣。自不待言。而明衣之潔清。詎可當衾綢之用乎。故特設緩衣。

變食條。或曰。聖人平日飲食酒肉。安於常居。皆非乎。曰。聖人不勝食。不及亂。不求安。而何曾為居食累。至此。則又與日用飲食居常作息。頓異。蓋七日之內。一意交神。而特致其敬。猶恐其昏且溺也。加謹也。事當然也。疑問云。四必字重。見予之所慎者齊。

圖書影抄定本

卷六

聖

食不厭全

總言聖人于飲食之際。無一不節也。

食不厭條。不厭二字。要識本味何若。夫揀擇珍美。而必求其精細。固非淡泊之心。窮極厭足。而不問其精細者。亦為苟且之心。要非聖人養正之吉也。只有不厭恰好。食貴於精。膾貴於細。物理如此。人情亦如此。聖人何獨逆物理。遠人情。而不之然者。故愈精細。愈以為善。未始苦其大精細。而心厭之也。不厭精細。便是飲食有節處。以下皆不厭精細之推。

食體條。食魚肉。緊頂上條。食膾二字。自此條至不多食。皆與不厭精細同一意思。食體二條。全要得一節深一節意。色臭之惡。未暇也。

任未惡也。不時之物。未至如失任也。然皆足以傷人。割不正不得其醬。非能傷人也。而非宰割之度。烹調之宜矣。爾雅云。食體謂之饌。然則從氣言曰饌。從味言曰饌。一也。竊意如令。麋食雖無水氣中熱。則熱濕交蒸。而味變矣。如此一連看。未知是否。

割不正條。割不正耳。不得其醬耳。而已不食之矣。其字要看。某肉用某醬是也。芥卵醢。謂魚膾糜腥之美。芥包苦實。蓼之功。惟得醬耳。

肉雖多條。肉雖二句。謂豚又自割不正條來。言雖割正醬得。亦未嘗恣食之也。惟酒二句。又承肉雖二句來。不勝食氣。肉有量也。惟酒則無量耳。然亦不及於亂。則亦與不勝食氣同意矣。只說肉不使勝食氣。

四書窮理定本 卷六

聖九

似足而必曰雖多者。見其常常不多也。言居恒食肉。固自以食氣為主。即或偶值其多。猶然不使勝也。夫豈乘肥甘之足。而縱口腹之欲。因殺蒸之備。而滋饗養之性者哉。有量有限量也。酒與肉不同。肉特輔已之食。酒則合人之性。若如肉之有量。未為權也。此句引下不重。

沽酒條。沽酒條亦須深一步說。又不止於不勝食氣。不及亂矣。

不撤條。門人詳記。天子飲食。大抵主戒損一邊。而此獨曰不撤以薑食。與他食較異。性溫氣辛。申下溫而辛也。蓋溫和之性。非苦寒熱偏勝。不可久用。而辛味清肅。却能通神去穢。試驗辛能取曉。通神可知。而清肅不容穢惡。故能驅逐而善去之。與秋氣肅清相似。秘方薑汁和諸苦膽。能治發背。亦是此理。

祭於公條。不宿。不出。謂氣相連而下。言自公之胙。頒不踰宿。祭肉即差緩乎。亦無出三日。要之速為貴也。愚意此處。只如此虛虛一滾叙去。

其下方言。所以不出三日之故。而不宿之意。可類推矣。祭肉猶可三日。蓋猶若家人父子。朝夕菽水之常焉。不必如公祭之嚴。末句。不是恐人不食。以鬼神所餘。而為人所棄。棄孰甚焉。自食不服精。至不多食。

細玩。只是一箇節字。來三節。言夫子不獨飲食有節也。凡有關於飲食者。無不稟於度。比於禮。兢兢乎制節謹。諸如膳肉之頒。必蚤。寢食之言。必戒。豆間之祭。必嚴。皆以其節飲食者。節之。節之時。議大矣哉。

食不語條。食如何不語。此當從心上論之。夫食自口入。語自口出。而要之心為主也。如一心以為食。又一心以為語。即非主一之衷。靜專之

四書窮理定本 卷六

聖九

手

思矣。矧且食且語。是何態度。豈定命之威儀。養重之容止乎。故含哺之際。咸類必戒。下咽之頃。良輔唯謹也。聖心靜一。無二三之念。

雖疏食條。此條語意。重難。疏食五字。言雖微必謹。正見其無不祭。無不敬也。若曰豆間之祭。其嚴如此。往古茹毛飲血。未有飲食。自有始。

為飲食。萬世遂永賴焉。吾夫子報本反始之念。有一飯未之或忘者。故疏食菜羹。飲食雖菲。而亦先民之所。前修之所。貽也。安得不祭。既已祭矣。先民若將陟降。前修若將居歆矣。安得不齊。如乎。況備物之荐。多儀之哀哉。必祭必齋。如申下重齋。如齋如慎齋之齋。乃其心潔清。

懷攝。雜念自無所容也。詩云。疆場有瓜。是剝是俎。獻之皇祖。古人原有瓜祭。作文且如註。

席不正全

拈起席字重看。若曰其方正一至於此。鄉黨一篇。大抵如磨之旋轉。獨此句如磨之心。蓋人知聖人之圓。而不知聖人之方。故單出句。且置篇之中央。以防世之爲鄉愿者。

鄉人飲酒全

二條說話俱自鄉字上起。

鄉人條。鄉居之間。其道宜厚。尊高年。厚之道也。故曰鄉黨莫如齒。鄉人儼條。人情在朝廷。乃知朝廷之尊。及其混跡里閭。日與比屋者居。不復知有朝廷矣。惟夫子雖在窮鄉。不忘親關。鄉人爲夫子難。夫子主人也。自是當立作階。但其地在鄉曲。其事近嬉戲。似無足甚嚴之

四書窮理定本

卷六

五十一

者不知方相所掌。自我周天子出之。地雖鄉曲。而制在朝廷。事若嬉戲。而禮自森嚴。是故必朝服而立。

問人於他邦全

此見聖人與人全是心交。絕不在外面粉飾。前條如觀人之顏色。後一條如傾已之肺腑。首條語意全在他邦二字。凡知交間闊。則有往拜之禮。然亦行筵而見。聚首而親之際。則然耳。茲而越在他邦。尚自天各一方也。而問之亦必再拜。與行筵而見。聚首而親者何異。大夫有賜拜受自是常理。誠意全在立未達不敢嘗之語。子之所慎者疾。則未達而不敢嘗。聖心原是如此。第饋樂乃相恤之善意。矧自大夫出。尤難於重達其意者。假令他人處此。將母不敢嘗而曰已嘗乎。是權辭而給

之也。非誠也。抑或不敢嘗而姑勉嘗乎。是曲意而徇之也。非誠也。惟夫子心以爲未達而不敢嘗。則直曰不敢嘗而已。心裏如此。口裏亦如此。分明是捫腕相示。推心置腹。寧有形迹之彌縫。不可對人言。纖芥之回互。不可令人知者乎。說的就是心裏話。故曰誠意。

廐焚全

若只說貴人賤畜。書肯還似未盡。泊思廐焚之時。宜何如。夫民吾同胞。物亦吾與。乃子之廐焚也。何以退朝之問。獨問傷人而不及馬哉。吾想子之心。以萬物得所爲極致。即仁民愛物。自有差等。而其不欲馬之傷。猶不欲人之傷也。奚至置馬於不問者。乃廐焚之時。何時哉。不戰之禍。忽生於意外。烈燄之中。何擇於人馬。當是時。情切同類。念急吾徒。苟得

四書窮理定本

卷六

五十二

舍靈之衆。不罹焦灼。戴髮之倫。不化煨燼。斯亦爲上願。有厚幸矣。早獲之物。誠有所不遑恤。惟蓋之念。尚有所未及動也。記退朝於廐焚之下。見變出意外。可以觀心也。

君賜食全

四條連出七箇君字。乃書有緊要處。假令他人問饋。則彼授此受而已。他人式燕。則主先客後而已。人來視疾。則高臥延之。人來見招。則徐起應之而已。今茲必正席先嘗。時酢應接。一一與居恒頓異。則賜者君。侍者君。視者君。召者君。其分至尊。故其禮特隆也。

君賜食條。玉食惟自天庖。本以飽我下臣。故未敢遽頌而先嘗。享者君也。而君之所賜。誰可以荷簡承之。故必正席。宛然主君享士。而吾躬



腐大烹之養。親接式燕之禮者。詎敢視為匪類之。厥節。同於退食之從。容哉。薦非但致孝。賜出於君。祖考實於有光焉。非有所惜而存之。非有所矜而全之。賜自君出。而無故輕殘。誠重有所不忍者。要使吾君。鑒施加惠。益然借物與者。常流油然與成者。仁在蓋以敬君之心。寄之乎愛物也。必畜不重愛物。乃以其飲承之。悅為茂對物與之懷。寄其尊主者也。三必字是斷然如此。非可以然。可以無然者。敬之至也。侍食條。食而侍君。則不惟分太烹於天庖。而且親樂嘗於魚蔬。蓋君之禮臣者。益隆。非賜食比也。故臣之報禮者。更重。亦非正席比矣。凡賓主式燕。主舉而後賓飲。若曰一介下臣。而廁清間之燕。沾日舉之餘。斯亦大踰涯分矣。而復從容後食。惺然如賓主然。恭執甚焉。蓋君尊

卷六

五

如天。臣卑如地。至潤絕也。至森嚴也。故引嫌卑。已一飯不忘。小心非過。東首條。東首只是正東首之禮。不重。重下句。不以疾廢禮也。疾字重看。君而視臣。亦畫接之榮也。乃至采薪之區。伏在牀褥。而主君儼然臨之。禮尤濃。情尤厚矣。若曰。下臣抱狗馬。為我君憂。至親舉玉趾臨視。此非常之渥恩也。即虛憊之軀。弗克力。伏謁。何得惺然。燕娛承之乎。此心奚以安矣。

君命召條。王言不宿於家。人臣類能知之。乃至行不俟駕。則無如夫子之急者。只是聞命便行。

入太廟全

此記事前記言故再出之

朋友全

友誼之重。人亦知之。此則見夫子甚重友誼也。何以見其甚重。以我字車馬字知之。夫子之於斯人。無不周恤。其患難而公共其財求者。然使他人死無所歸。只是從旁哀之。周之而已。如脫蹢以聘。舊館人是也。至於朋友。則曰於我殯。直把自家與他。做了喪主。是視朋友之喪。猶已之喪也。他人之饋。時或拜之。如康子饋藥。則拜而受是也。至於朋友之饋。除拜祭肉外。雖車馬亦不之拜。是視朋友之財。猶已之財也。此等意思。分明看朋友與我。如一家之人。一般。豈但同恤其患難。而公共其財求已哉。兩下都有朋友字。見與他人不同。交友之真。至於死喪財貨之際。而始見。故言交友之義。只此兩條。

四書第抄定本

卷六

五

朋友條。我字有身任其責。不得自諉意。歸申殯也。檀弓云。骨肉歸復於土。蓋無人可倚。無財可資。無可歸之所也。生如來死如歸。

朋友之饋條。夫朋友之交也。所尚。在道德。所契。在肝膽。是交者。直同志。公共之物耳。若乃感激無地。而至於拜。是友之所重。惟財。吾之所重。於友。亦惟財也。不惟我之情。致凡陋。而其待吾友。亦甚淺矣。總見聖人交友。有真情。無俗情也。

寢不尸全

開口從寢。居說起。引下見齊衰等。此乃居常。其下則皆其變也。其曰必變。曰必以貌。曰式。曰必變色。曰必變。皆異乎不尸不容之常矣。問不尸而亦不容。夫子之常度也。及其所感。非常。輒與俱變。則不容而若有

容矣。豈夫子亦不能自堅而顛失其常度乎。曰非也。夫子之心以太虛為常。虛則清而凝。凝固不至於尸矣。虛則清而泰。居亦安所容乎。然虛者必靈。靈者必變。變乃圓神活潑。無少膠塞凝滯之意。正是復還太虛而得其太常處。假令見齊衰等而申申夭夭。自若則其心之膠塞凝滯可知。可謂大虛之常乎。易傳以六爻之動為三極之道。即此意動即變也。

寢不尸條。寢居二句。不平。居不容。自寢不尸來。寢則易尸。寢不尸。居却易為容也。歸着在居不容上。以起下文。下文則皆有容矣。如云當寢之時。容然床第之上。每易偷惰。而加尸。子則神常清。氣常攝。不之尸也。而有一有不尸之心。又將矜持而為容者。乃子無偷惰心。併無矜持心。

四書精義定本

卷六

此下所遇非常見者。故容貌皆變其常。

見齊衰條。狎常常見也。常常變。不但乍見而變也。貌式亦變之類。此比前章加狎變字有意。狎常見之人。變常見之地。人情乍見則變。習見則不變。而聖人必變也。問齊衰言變。冕警言貌。何也。曰人方罹死喪之危。抱終天之痛。觸目傷心。安得不變其常乎。變非禮貌之也。至於冕者。則尊其人而貌之。警者。則矜其人而貌之。各有攸當。凶服者條。車中常度端拱而已。有所敬。則俯而式焉。變也大抵段段要認箇變字。問式負版者。文法與上句不同。何也。曰凶服者式之。蓋以其見齊衰之變。施於在與也。誠重之也。至於負版者。似無足重。然而人為萬物之靈。故亦與凶服者同其式耳。此衆人所忽。而聖人特致

意者。變文之意。若曰併此亦式云耳。見齊衰四條。語脉之次第何如。曰齊衰二條。本言貌因人變。盛饌條。則推其因人而變者。及於人之隆。禮迅雷條。又推其因人而變者。及於天之明威。與前飲食之節。帶及有。關於飲食者。同例。不然。可畏莫如天。何以至末方言。

有盛饌條。必字。與有字相應。蓋聖人棟樑之懷。與主人崇隆之意。交凝無間。非但條恒敬之常。求報禮之稱而已。故無有則已。有則未始不變色作者。

迅雷條。天道之常。清寧而已。迅雷風烈。非其常矣。聖人與天為一。以故常震驚飄蕩之際。悚然興懷。凛然動色。自不能安其常焉。如心以為天威而敬承之。則將有變。有不變矣。而烏乎必之。亦人心自然之

四書精義定本

卷六

機試思中夜風雷交作。轉入之心境何如。

升車全。總見端冕之度。夫子居止端肅。從心不論。固自無乎不在。况當升車之際。其心蓋曰。車命車也。朝廷所以錫名器。辨等威。禮至嚴也。如使吾之升之一有傾軋。變傳之容。變自變。奈原朝廷何。故執綏而升。必正立而執之。及其在車中。則其體不內。蓋以正立之意。推之於體也。其言不疾。蓋以正立之意。推之於言也。其有不親。蓋以正立之意。推之於指也。行足。肩目。在在有倚。衡之。而瞻視自導。指顧聲咳。凜凜有負乘之虞。而主發自變。禮曰。立。戴五雉。式視馬尾。顧不過數。色斯舉全。

完結鄉黨全篇之旨。歸着一時字上。孔子聖之時者也。不重鳥。

色斯來條。何取於鳥也。天機自動。而作止得時。人弗如也。有聖人之  
道矣。色而斯來。何蚤也。翔而後集。何審也。鳥弗靈於人。何能然也。机心  
机事。不滑其中。故一隙之明。自不容蔽也。二句不平。言樂甚易。而集  
却極難。

山梁條。細玩曰字。承上節而嘆之也。時字要分曉。色而不舉。則後  
時矣。不翔而集。則先時矣。不先不後。恰合時宜。故曰時哉。集山梁而  
得時。其翔之集乎。方共向而即作。能辨色矣。證上文也。共當如衆星拱  
之。共作向字。乃指顧之狀。非拱執也。其之字重。言總共便三。吸而  
作。吸與共俱。作與吸俱。所謂見幾而作是也。子路二句。分明畫出箇

四書窮沙定本

卷六

聖

時字。夫晦明寒暑。天之時也。彼其一闔一闢之机候。甫臨而立應。令一  
得而旋隨。曾不能斯須待。瞬息留。雖發机未足喻其捷。轉圓不能擬其  
妙也。茲也。子路方共於此。雌雉已作於彼。非所謂候隙立應。令得旋隨。  
而無斯須之待。瞬息之留者耶。看來鳥便是時。若只說他得時。還未親  
切。



四書窮沙大補定本卷之七

昭陽王國瑚爰書者

先進篇

先進章

天下有道必尚質。天下無道必尚文。尚質則風淳而民富。尚文則風漓  
而民貧。夫子此章意思不小。看他開口從先進後進。進上說起。則從  
先亦微身維世運云耳。先輩後輩。每番上來之人。曰進。日用間整肅  
處便是禮。和洽處便是樂。不必玉帛鐘鼓。野人君子。如孟子將爲君子  
將爲野人。例以貴賤言也。禮樂之物。皆自真意而來。文少質多。則真  
意不散。質少文多。則真意日漓。光岳之完。與缺。風氣之升。與降。靡不由

四書窮沙定本

卷七

此分焉。首節。似是夫子形容古今禮樂意思。如此源首婉轉。殊有漂  
味。程註却以爲述時人之言。作義且從之。予謂用之。若如註說。則禮  
樂不可斯須去身。何故下箇如字。且用既屬吾。其下又以吾字結之。何  
也。看來用字。還如用之。則行之。用乃夫子願得邦家。具展宿昔之意。  
從我章

首節。陳蔡二字極重。乃鄭重之辭。次節。乃言其人皆聖門名賢。哀然各  
極其選。真是夫子一會上人。故陳蔡相從。矢死不二其志耳。如之何勿  
思。看來首節本意。透露正在次節。非但悉數當時之人。而帶及所長也。  
從我節。此節滋味。全在於陳蔡上。須把皆不及門。攬歸此三字上。  
德行節。此節不但紀諸賢有德行。言諸政事文學。當重十人名上。世

間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時亦有之。乃此際之德行。却是顏淵云。此際之言語政事文學。却是宰我云。皆所為卓絕優異。極當世之選者也。豈以今昔無伍之英香。共生死不二之患難。非此厄。不能得此人。非此人。不能遇此厄。謂之窮途也可。謂之盛會也可。十賢一聖。天作其緣。良非偶然而已者。如之何其能忘情哉。四科俱要說歸夫子身上。只說在諸子身上者。未得如德行一條。宜云。彼其四勿請事。三月不違。皆自循循之誘。鑄之可謂淵之仁。非子之仁乎。而無間之言。誰則若魯。謂其得夫子之孝德可也。小物之勤。誰則若牛。謂其得夫子之慎德可也。南面之可。誰則若弓。謂其得夫子之敬德可也。餘可類推。機鋒馳譽。南服推為無有。豈自有若人。而吾夫子之遠賢堯舜。千古且以為知言矣。談笑折衝。東齊因之解申。豈自有若人。而吾夫子之上同日月。奕世且以為定論矣。冉有藝人也。心計之精巧。何所不給。即試之千室百家。弗能格矣。季路果人也。才氣之英發。何所不斷。即加之師旅饑饉。弗能困矣。或以禮樂之文為學。而東魯弦誦。為兆於武城矣。或以風雅之文為學。而西河吟式。且疑於夫子矣。彼其學先務本。學重致倫。誠沃文學之根。而枝葉自茂者也。率直舍芳激濁。擅經生之長。採英擷華。極才人之致乎。文者。屬辭之美。學之英華也。學者。稽古之功。文之蘊藉也。四科分別實際。何如日德行者。生機完具。而自見諸躬行。其中以滋懿勝者也。言語文學。才與識合者也。政事。或以勇。或以藝。才有餘而識或不入也。而才識勇藝。亦皆生機中之一節也。

四也章  
此章引而不發。以見言辭之外。別有悟境。要令二三子言表思量。非喜回之明。乃喜回之深潛也。首句須得夫子謙已。口氣如云。空空如丘。微辨論孰與開發。助我之益。實于二三子有重藉焉。乃回非其人也。云。悅字。正與助字相對。是此章妙處。何以助也。吾之言與彼之心。兩不相洽。於是乎從疑問得起。予焉是助。自不悅生也。回于吾言。無一不悅之所。助又何自來乎。要知助則不悅。悅則不助。兩者如水火然。須思顏子無所不悅之前。心境何似。蓋顏子心齋坐忘。其中一無所有。一無所有。故無所不有。無所不有。故無所不投也。雖欲求其不悅之所。得乎。  
三哉章  
此章若說從外徵內。意味便覺淺了。須知人無間言。全從父母兄弟中流出。乃嘉其積中之深。非美其形外之盛。註中積于中而著于外。最得本旨。看來從外徵內之說。與章旨正犯比肩。慎勿犯之。言子嚙之孝。真意神勃。充滿精實。溢于衷曲。因而溢于庭闈。又因溢于鄉里鄉黨。如淵泉源深。愈出愈有。以故父母言之。兄弟言之。人人皆從而言之。至心感動。內外如出一口。雖古之大孝止孝達孝。將庶幾焉。孝矣哉。首句須重哉字。乃擊節嘆賞之辭。與但言其孝人也者不同。書言正在父母兄弟四字。不可說父母兄弟稱之。外人又稱之。便把內外看做兩件。須知外人稱之。正自父母兄弟稱之來。緣譽之所處。難在得父母昆

第之稱。閔子孝思正在恐三子寒。故兼言昆弟。

南容三復章。

須思聖人愛女。必取三復自主之士妻之何意。易曰言有物。家人中最可畏者。彼婦之口。非夫子慎言。何以刑于寡妻。夫子蓋曰。若而人者。真能刑家者也。是可以托吾兄之子矣。人生不造。或遇多口之婦人。女子未易以口舌化。薛獨有躬行自我。久之至心感動。庶幾感而格焉。季康章。

三千之徒。何故止此一人。所重必自有在矣。釋之深恩。此夫子之本旨也。而比之哀公。章各有詳畧。則記者取其相形。以見聖言之曲當。下四章亦因論顏子而類記之。

田書第抄定本

卷七

四

顏淵死四章。

一章。見夫子無俗情。二章。見夫子隱字分曉。三章。見夫子性情之正。四章。聖情最深處。却是如此。俱以夫子為主。各有攸當。

請車章。

是時顏固簞。孔亦疏水。故無他物可請。而請其車。路蓋痛子之無槨。而謂夫子視回猶子。必不愛其車也。故夫子即以已之葵。而請之。

夫夫子之於顏淵。平生父子相視。恩至篤也。迨死弗克周棺。情至慘也。他人即心知其非。而難於面御。必且勉強而曲循。即不然。亦權辭而回護。乃夫子明告以不可而已。此所謂誠心直道也。此所謂愛人以德也。才不才二句虛說。勿出回鯁字。言子之說來頭何在。以顏路請車。

正是言其子也。路之譏。蓋曰。回吾子也。吾子死而無槨。吾何忍焉。故于視吾子猶子者。請之。却不思爾言其子。吾亦言其子。吾言其子。曾不徒行爲槨。爾言其子。乃欲吾徒行爲槨耶。然則爾言其子。正不必有此請矣。才不才。只是夫子謙辭。夫子本意。原不在才不才上。亦各言句。亦須解得分曉。言爲人父的。但當各言其子。不必言其才不才矣。夫一本之真情。天性之至愛。豈以才與不才。而有差殊耶。參階服衆。列在後明。而竭蹶奔走。僕僕於車塵馬足之間。等威體統。棄非所以令衆庶見也。縱自輕。如辱朝廷。何如之。何其可也。吾不句。重徒行字。以吾二句。承徒行二字說下。言吾不徒行以爲之槨。豈其憚徒行哉。以吾云。若曰。女之視回。第如我之視鯉足矣。何得使我徒行以爲之槨乎。夫子此

田書第抄定本

卷七

五

時若說家貧。不必用棺。顏路且曰。吾師有車。獨不可以周之乎。故夫子宜以車不可無拒之。據理質言。一下說到盡處。使之無可置辭。且引理曉譬。則已於情不爲。慈路於理。可自裁矣。大抵言出聖人之口。便令人加減不得。

顏淵章。

人惟喪子。如喪予。一脈無托故也。世人以形生爲脈。聖人以道真爲脈。顏淵而在。則道真一脈。常留宇宙之間。聖人固未喪也。回死而道真之一脈無托。與喪子何異。喪子如喪予矣。聖人視回猶子。以此。重二子字。對回言再言傷之深也。

顏淵章。

全重夫人二字。情爲人發。各有所宜。哭死而慟。似乎過矣。而以此爲夫人政其宜耳。若爲夫人而猶不慟。則此慟更無爲處矣。慟而曰有慟乎。不自知其慟也。率性也。曰非夫人。發而中節可知。故曰率性之謂道。人誰不死。死誰不哀。誰有天實喪予。如夫人之可慟者乎。予所爲慟。非夫人其誰爲。顏淵四章可參玩。天而喪予。惡得無慟。而喪予之慟。非爲情好也。故請草不可厚葬。不可正是以道相成。視回如鯉。深情非世人所比。亦非世人所知。

### 顏淵章

妙在不可却是猶子。顏淵死四章都是一樣意思。有謂中二章屬仁。首尾二章屬義者。非也。

### 回書窮抄定本

卷七

六

顏淵節。家則屢空。不服而喪具弗稱。非所以安貧者之分。生則簞食白樂而送死獨豐。非所以寧死者之心。

門人節。夫子有成命。而門人竟厚葬之。蓋曰不可之云。夫子特以義裁耳。而我師第之情。安能自己。至末方知義之盡。正是仁之至。

回也節。此節正是不可之肯。全在猶子三字透出。曰猶父極其情之深也。道義相成。正情之所以深也。葬回厚於葬鯉。是不得以道義相成而視之。如子矣。夫回以父視予。而予不以子視回。予豈無人心者。而忍相負如此耶。無奈二子之必欲厚葬何耳。然則使我不得將父子之愛於回者。二三子實爲之。非異人責矣。意在令門人知愛。正不在厚葬。明已不可之意。曰不得心欲自盡。而不獲自由也。非我二句切實。

之也。

### 季路章

此章兩問。意思一般。蓋謂鬼與死。皆在幽隱冥漠之境。事之難知之難。曾不思存則爲人。沒則爲鬼。幽明原自互根。來則爲生。往則爲死。屈伸原自相感。然則幽隱冥漠。即在明白顯易中耳。今于其明白顯易者。猶然未能事。未或知。而遽求之幽隱冥漠。是正畫僂僂。而索觀于昏夜也。豈不悖哉。看來事鬼與死。夫子都未明言。而先教他在眼前人與生上。深思而自得之。季路聞言。却未深思。又問死。便是未之思處。與請益二如斯而已。同。事人的真念。便可事乎神。受生的源頭。卽是所以死。其難知難能。與事鬼及死之幽深無形者一也。蓋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 回書窮抄定本

卷七

七

### 閔子侍側章

夫子造就人才。所托匪細。而任重道遠。惟剛者能之。當時侍側諸賢。在閔子。則外若豈弟。中實勁特。溫潤而栗。然陽德斯爲粹矣。而子路亦雄心猛氣。無少屈撓。內有子貢。亦直躬質行。無少回互。要非謹厚循默之徒。關然媚世者比。有此胚胎。纔可戰勝群陰。担當天大担子。並育門牆。何樂可以代此。行行何以不得其死。性如烈火。終必自焚。生而如此。

安有良死之理。故特戒之。蓋愛之深。故憂之甚。欲其變化氣質。調養性情。勿令不幸言中焉耳。自古皆有死。所貴得死之所耳。不得其死。言不得當死之所。輕生不善道也。如爲衛軫死。豈當死之所乎。非謂爲人所殺。便是不得其死。比于剖心。却正是得其死者。

### 魯人章

魯人之病。全在爲字。爲者。另造之謂。蓋狹小前人之制。大興壯麗之觀。正是改作。而不仍舊貫處。如使敵者。其之廢者。舉之。自是有國者。政事何不可之有。仍舊貫。不是教他停工。只是堂構規模。遵循前日便是。有國者。不欲太多事。亦不欲不事事。太多事。則事煩而民厲。不事事。則事廢而民終厲。調於兩者之間。蓋自有機宜焉。魯有長府。其來已久。而

### 四書章句定本

卷七

九

魯人一旦欲更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故閔子不試。興作而戒。改作。蓋謂舊貫自在。第可仍其間。稍稍葺之。足矣。此政不太多事。亦不事事。正合興作之機宜。而其言爲恰好之言矣。矧魯自初說亂作。立甲以來。時宜物宜。何如更堪此得已之役。無經之費。謂信乎其言之有中也。則爲魯人之爲之故也。向使閔子從諛其興作。卽不然。而盡非其興作。非隨則激。其又何中之與有。言夫人格常沉默持重。不輕談吐。一有談吐。無不恰好。

### 由之章

其辭雖若麾之門外。其意正欲入乎室中。是此章妙處。夫子之官牆。何所不谷。豈真外一仲由。緣渠爲人。剛強鹵莽。若異語微辭。婉而導之。

恐雄心猛氣。未易卒降。粗心浮氣。不能深省。故特爲峻絕之辭。以深儆之。如壯盛有疾之人。利用峻厲之藥。愛之非外之也。由丘二字相應。

夫子意不在一。要他養心養氣。與已同歸。說苑孔子曰。南者。生育之方。北者。殺伐之地。故舜造南方之聲。其興也勃然。紂爲北鄙之聲。而身越圍于子路以行行之氣。而不得其死。人之所養。可不慎乎。子路行義素爲門人所敬服。乃夫子云。有似乎拒而外之者。所以門人迷馳其初。夫子解之曰。我謂由之云。門者。非外由也。蓋以由也。已升吾門之堂。直未入吾門之室。故引之而使人入室。是猶恐其入吾門之不深也。豈其麾之門牆之外哉。二三子奈何不之敬也。堂室。借上節門字生來。升堂未入室。俱就剛勇上見出。彼其過我之勇。兼人之氣。脫去勢利。絕無

### 四書章句定本

卷七

九

世俗軟俗之態。其心事立可對青天白日。何等正大光明。若能降伏其習心。消融其客氣。使圭角渾化。心氣和平。如中庸君子之強。便是聖人致中和。淵深奧妙的境界。不重不敬。重在不解上節。是引進意。夫子正是自明其意。非教他敬也。

### 子貢問師章

總見賢不在過。子貢方人。其于諸子之執賢。計無不取以相方者。今茲執賢之問。獨屬之師與商者。何。以商師兩人之執賢。原自未易定也。蓋立人之大端。凡二。曰博。曰謹。博。博如師。乃少謹。謹。謹如商。復少博。大兩人此短彼長。實足相當。果有未知其孰賢者。故特問之也。然兩人之孰賢。惟道可以定之。道者。人之適可處也。維時夫子不謂師賢。

于商而第曰師也。過謂越于斯道之上而已。亦不謂商賢于師而第曰商也。不及謂其遲于斯道之下而已。乃于貢則謂過者有餘。不及者不足。不足終不若。有餘然則以師方商。抑若愈然。師也賢乎哉。曾不恩道以內不足不得。道以外有餘亦不得。不足於道之內。謹勸必減其傳大則以不足成其不足。商之不及是也。有餘於道之外。博之又減其謹勸。則以有餘成其不足者。師之過是也。子鄉謂師也。過商也不及。正謂過猶不及云耳。過猶不及。師亦猶之乎商矣。孰爲愈而亦孰爲賢乎。看來師商兩人。截長補短。恰好一般。故夫子之品題如此。過不及。最難分曉。大都未至道。謂之都是不及可也。如何乃有過。曰。道雖平平而達諸天。原自高也。見大如師。其中超曠豁達。詎可謂其不高。獨惜其

卷七

十

超曠而失之放。豁達而流於易。未免過於高耳。若商則循循於尺度。斤斤於繩墨。都無那超曠豁達的意思。是所若尚自卑也。若卑而望達天之高。寧能企而及之乎。愈與賢不同。賢猶好也。如春秋無義戰之義字。愈差勝也。特彼善於此耳。過依舊是不及。

季氏章

此章要重周公二字。魯。周公之魯也。今皆爲季氏有。而加之。以廢削。即周公始封全盛。而且過之。魯之式微極矣。求以聖人之徒。仕於其家。無能改於其德。則亦已耳。而且爲之聚飲附益。則周公之子孫益微。周公之人民益瘠。魯事益不可爲矣。夫子所以罪之深也。愈。收人也。聚飲者。聚集衆財。而悉收入之也。以今所聚之財。致於舊所有之處。附也。即

此是增添其富益也。而字。與力說甚之之辭。附益。語脈。自富於周公來。火烈更流油也。濟惡至此。尚是吾儕中人乎。鳴鼓。不但直言顯諫。如朋友之常。乃聲張其罪。使有衆共知。非吾徒之人。宜如此相待也。非吾徒棄之之辭。痛絕之也。可字。自非吾徒生來。乃相足語。非兩截語。柴也章。

此章妙在四子每人各予一字。要他隨症下藥。不可亂投。不是泛泛說。不氣質之偏。愚與達。反魯與敏。反辟不檢也。噉少文也。一執意難開。一見理不敏。一意氣飛揚。而少靜謐。一風致相和。而乏冲粹。柴節。柴詎非篤行人哉。第不知通方合變。殊少圓神意思。蓋意有所執。情有所依。而塞其妙明者也。如避難徑實。亦可何必斤斤。

四書第抄定本

卷七

十一

參節。人心之虛。有觸即覺。有感即通。而參也。魯曾無一頓悟。一提解。何其鈍也。豈非得之天者。渾樸之質有餘。而清明之氣不足耶。問愚主通變。辟主平實。噉主涵養。獨天生魯。鈍似難下手。曰。此不可強也。朴實之人。無機巧。却少檢點。多有照顧不到處。必須日日省察克治。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心毋自欺。久之而靈明自露矣。曾子三省工夫。正是磨鈍之方。對症之藥。

師節。師之辟。亦非色厲內荏者。只因他才高意廣。有凌躋壓塞。傲睨人世之致。故其氣岸。慨然風采。峻厲。覺有虛僞飛揚的意思。而至誠惻怛之意微矣。辟。訓開張自大之意。由節。緣他任其剛勇。殊少陶鑄。所以率爾其容止。野哉其詞氣。有泰



屬部俚的意思。無以昭雅度示令儀矣。此須調其氣而使之平。登其德而使之粹。始得。

回也其庶章

分明以回。賜乃合兩箇而比方之。非各言之也。吾門惟回與賜。聰明特達。皆所謂慧心人也。如其慧而已矣。賜之言而中。奚遜乎回之默。而識惟以道律之。則賜與回。自不可同日語者。蓋天下惟道心與物情。而不相入。未有能近道心。而不能達物情者。亦未有既近物情。而猶能近道心者。回之於道。其殆庶幾者與。吾見其空矣。吾見其空而屢矣。天機漸融。命運自爾。其順受乃賜。且不受命矣。已私既克。貨賄自爾。其渾忘乃賜。且不受命而貨殖矣。命之不受。天光奚自而發。屢空中之妙。

回書窮抄定本

卷七

士

明賜何有焉。貨之務殖。性靈奚自而露。屢空中之全覺。賜何有焉。彼其言而中。而屢者。億耳。詎能與回同其庶哉。回也其庶。句有沉吟。忖度未肯輕許之意。夫庶之爲言。尚未渾合。而三千僅許一回。誠重之也。億則句。正是回顧。庶乎句。言賜也。貨殖。既已不能屢空。然而却能屢中。特亦意相推測之耳。非虛明之自照也。可與回之庶同日道哉。殖是活字。言生殖其貨也。

子張問善人章

學好的。不第善人。善人者。天生的好人。也不賤迹。正說他是天生的好人。此特和子張之意耳。正意全在亦不句。若曰還須務學。纔能盡善。此章先要把學中佳境。看得透徹。方得夫子未肯盡美善人之意。夫學

之用工。非在區區誦讀。學之受益。非在淺淺開發已也。其避志訓誨大

有精研其潛心。涇渭別有玄詣。即聖人之不思不勉。亦未有不由此道。者惟質美如善人。似無待於學矣。固能于先民塗轍之外。超然獨得。而自闢其官。牆亦惟質美如善人。將不屑於學矣。亦未于真性神化之境。渾然妙合。而直究其闢奧。蹤迹者。古有成法。而斤斤摹倣。就與路人。脚踪相似。不踐句。意在起亦不入句。不是兩層說話。若曰超曠則有餘矣。淵深或不足云耳。

論篤章

只爲心口未必如一。是此也。指論篤言。言所與在論篤也。文法與寡人是問之是同。有言即有色。篤實必莊。直色莊者。言莊乃色取之莊。

回書窮抄定本

卷七

十三

非根心之莊。重色字。色者。言之微。莊者。篤之類。天下無浮薄之君子。則人之貴。篤尚矣。然而人之篤。謂其篤於心。非謂其篤於論也。藉令有人於此。未見其果篤於心。第以其篤於論。而遂與其人之篤。是米篤於論。併篤於心。而爲君子者乎。抑或篤於論。未篤於心。而爲色莊者乎。奈何以其論篤。而輕與之一章說話。歸重一箇論字。

子路問問斯行章

赤之惑。以兩人之問言之。夫子之解惑。則以兩人之人言之。若論止載于路問。則夫子論行似專主退讓矣。若止載甫有問答。又似專主勇往矣。今合而觀之。乃知聖人之教人。全是因人變化。初無專主一箇答及其問。逆而折之。如打頭之風。一箇答如其問。順而導之。如順

水之推。有父兄在。只要折倒他斯字。斯無停待。稟命方行。便有停待矣。只要挫折其銳氣。在字要善看。不對亡言。不獨已在可自專也。敢問二字。問字固自喫緊。而敢字却須認來頭。以此惑此問。若未能釋然於夫子與夫子必居一于此。同故曰敢也。退以志意言。今女畫是也。兼人以力量言。勇過我是也。由也兼人四句。如連雞然。一步離不得。若將兩人分作兩比。各自說去。便是全迷書旨。

子畏於匡章

古者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言子為父死。臣為君死。常為師死也。以此身父生之。君治之。師教之也。子畏匡而淵後。此乃危急搶攘中。倉皇相失。所謂死生之際。子蓋憂淵之死矣。忽見其來。不

問書第抄定本

卷七

十四

覺喜而謂之曰。吾以女為死矣。今何幸也。而淵對曰。卽此是親子猶父處。若只說顏子善處其死。還未甚親切。須知回字與子字相應。回之何敢死。政以子在之故。或曰子在而回何敢死。敢問其不敢何也。曰回得夫子之道。以成其身。則回之身。子之身也。在與俱在。死與俱死者也。藉今子之身還而為子死之。回乃敢耳。今天未喪文。子幸在矣。子幸在。回獨死。豈惟輕捐夫回之身。是卽輕捐乎子之身矣。豈惟令回之身不得其死。是卽令子之身不得其死矣。與領袖出朝。退而毀棄者何異。

季子然章

問答意都在季氏。借由求作話柄耳。第二問答。從第一問答中。翻案生來。不作兩平看。宜以道字作主。第一問。若曰如此人物。吾家得而臣之。

魯且如吾家何。第一答若曰。爾家所為不道。兩人若堪做大臣。安能說顏為爾家臣也。第二問。若曰。既具臣。將必順從吾家。吾家可以恣為人道。是亦吾家之助之利也。第二答若曰。爾家專國逐君。不道已甚。只小試父與君。亦將為之。而真其從耶。意都在言外。一山求耳。方卑其品。旋取其節。抑揚伸縮。捷若轉圓。此聖人折權奸扶宗國之妙用也。

季子然節。可謂大臣。以人品言。兩生何曾做大臣。其品固大臣也。吾以子節。異字。自大臣字來。大臣之品。非小臣比。吾子儼然問及吾方謂殊絕優異。為天下之第一流者。必此問矣。而乃由與求之問。一何不倫之甚也。

所謂大臣節

進則弼成台德。舉望冠乎當朝。退則振揚士風。楷範羣

問書第抄定本

卷七

十五

乎百代。與庶府百司。能一官。效一職者。莫異。天下莫大於道。以道二句。總是必以其道。不可句。足以道句。言必不枉道。而苟立其本朝也。俱要識他秉正的意。正則大矣。獻可替否。昭德塞違。正色立朝。無少依阿。一不合。則奉身而退。是何等風裁。何等氣概。真是佐勳華之德。見天地之情矣。問由求之為具臣。子何以知之。曰。以由求為季氏臣知之。夫季氏而事之以道。必無可之之理。而由求皆為之臣。其不能不可則止。可知。不能不可則止。其不能以道事君。可知。不能以道事君。其不可為大臣。可知。何也。天下莫大於道也。

然則從之者節。看然則句。可見以道二句。正與從字相反。從之者。亦以人品言。言既非大臣。則其人僅一從之者。與非明說從季氏。

弑父與君節。言具臣如二子其從之處信有之。至如弑逆大故逆賊倫。却亦不從。大抵世間有的言語。聖人皆可出口。但出於聖人之口。便自恰好。如弑父與君。此是何等言語。聖人何忍出諸其口。緣季氏嘗曰。魯已專國逐君。雖未至弑逆。而亦有其漸矣。獨畏名義。懼誅討未敢發耳。所以聖人一發明出於語。若曰。爾家將至此極耶。所以逆折其邪萌也。行行如由。侃侃如求。亦頗剛正。即不能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乎。亦何肯毀方喪檢。無所不至若此。子然。季孫意如之子。意如逐昭公者。

子路使子羔章

此章全重一箇費字。其下有說他賊。直說他佞。皆從此生。薦人為宰。

四書窮理定本

卷七

十七

乃人臣之常事。即子羔未嘗讀書。第可徐曉其失舉耳。而曰賊夫人之子。何其罪之深也。子路纔一分辨。輒曰惡夫佞者。又何斥之甚也。看來夫子一腹怒氣。皆從費字生來。其曰賊夫人之子者。夫人謂他人對字。路而言。言女既自賊矣。奈何又賊他人之子耶。其曰惡夫佞者。言女自賊而賊人。尚敢擢唇鼓舌。飾說自解。是可惡也。此章機軸。與上章相似。故類記之。總為惡季氏之故。

賊夫人節。賊字須從費字計出。而口語却無侵季氏。如云宰之難為尚矣。而於費尤甚。而以未讀書之柴為之。竊恐曠官不可盡職。又不可徒令英妙之令器。弗克以令名終。敦篤之淑人。終將與匪人等。賊人之子。非汝而誰。夫人之子少辭也。猶云壞人家兒子。

有民人節。臨蒞於其上。而講求其利病。整頓其紀綱。俾之帖然順。肅然理。章緣之士。所謂咄咄而習經濟者。於吾身親見之矣。對越于其下。而被除其志。意明習其典章。俾之罔時怨。罔時憚。憐之儒。所為呻吟而考俎豆者。於吾身目觀之矣。學者讀書無他。只是要明習仕之要。係諸練仕之要。折今當仕時。親身經歷。其明習尤為真實。諸練尤有憑據。即讀書之學。何以加此。而必專以讀書為學。何哉。

是故惡夫節。申甫曰。惡佞恐其亂義也。卑陶稷契。何書可讀。在人情物理上做功夫。即是為學。咄咄章句。祇成迂儒。此說自無破綻。儘足禦人。其實若無平日理會功夫。直到臨時用工。豈不誤人。似是而非。正為亂義。若合下錯認。猶可。子路初使子羔。原無仕學合一之意。今因理

四書窮理定本

卷七

十七

屈而借此自文。是為佞口可惡矣。全要發是故二字。言不出于本心。而依托名理。以文其非。無論巧言亂德。辨言亂政。而言不出衷。一何詭也。我之素惡夫佞。正以此故矣。子路忠信人也。而曰詐曰佞。只因他過勇好勝。未能回頭自認。不是往往陷於此而不自覺。

子路曾皙章

通章以夫子造就四子作主。前半獨與曾皙正欲三子景行其清曠。後半兼與三子。却微曾皙。倘就其平實所謂實者。虛者實之是也。子路節。首節字字不空。三箇才人。參一箇高人。而又侍一箇聖人。即此儘足相成。毋庸他求矣。繼夫子老安少懷之志者。在此一侍。以吾一口節。此節因下節而生。下節與盡各言爾志之間不同。直要

他據今日之抱負陳他日之經綸恐其於師長之前遜避難言故未問而先以忘年誘之

居則曰節居與知爾相照乃平居未達知時也不吾知是度其素心如此須知此句意不在充人乃自負之辭若曰以吾胸中蘊藉充足樹駿流鴻特通知遇之維艱耳豈患知而無所以哉不是恐其無以而負人知乃明知其有以而擇之此際夫子如俗傳丹客得幾種奇藥又得一種丹頭直要點他都做黃金不止空觀所以

子路率爾節此節率爾與爾之正相擊應爾之嗚其率爾也何以率爾也由蓋日吾之齒長矣師之問及矣而吾之長材大器壯心偉畧誰能出吾右者不言何待故不覺率爾如此千乘句即有意言若壤

四書窮抄定本

卷七

六

地福小何足游由之昔刃於由之手足僅得千乘之謂手地廣則民衆民衆則事煩其間戍守之廣億之多自非有長駕遠馭之才欲其概有餘地此實難矣然使操縱在手伸縮從心爲之直差易耳茲大國攝之既已不得自由矣且也兩外交攝如既彼一人繫其左手又被一人繫其右手首尾牽制前後掣肘尤有難爲於布羅霍者今中村當此惟有束手而已兩夫已不得爲矣加之二句則言其時又有甚難爲者加因皆進增之辭福矣更添以兵兵矣更隨之荒二句今說要知是百姓受苦既罹鋒刃又受饑饉兵荒交至民不吐命奄奄才遺之民惟怯可知况望善用其勇哉如此者方振得起可使句比及猶諺云投到此者逼進之云子路勇於義者也惟勇也則雖投大遠數之

日意氣自如合仁慈便仁慈合嚴明便嚴明其民有不感德畏威奮然敵愾者非夫也惟勇於義也則必以孝弟忠信教民而使之勇於義矣彼民也誰無忠義之性節義之氣有不以勇用之於義者乎看來子路亦無他奇巧只緣其爲人剛正合做處後做而所做處又都在正道原是有勇且知方的故能使民如此人形影然可使何不可泛說使民如此血脉從上時勢之難來言如彼難爲之國能成如此功效功遠時而立名特時而彰天不能爲之災人不能爲之害由也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此其抱負何如當是時由必謂如斯作用如斯樹立我之才氣真誠絕世無雙誰復能與比有者雄心方熾客氣方盛故夫子第付之一哂所以挫折其驕陽陶鎔其德性異其養成中和大有所

四書窮抄定本

卷七

九

以子路能使民知方乃不能交之以禮樂者何日子路之勇有些正氣亦有些客氣有正氣故能使民知方有客氣故辭氣殊少謙讓其無敬慎和藹之意可知安能交之以禮樂乎問冉有辭氣謙讓却亦禮樂俟君子何也曰敬慎和藹非退怯也自德性之真方中出也冉有氣稟懦弱真力原自不足且不能使民知方况禮樂哉問夫子哂由魯皆且問之至再記者何以便知哂在率爾曰記此書者在魯皆既問之後故也求爾何如節國何分大小蕞爾之地藝能可辦千乘則須氣稟品格服人方可如五六十又退一步說亦辭氣遜處也註又小卽此意當場正話只在可使足民乃正答何以之問處可使亦重求自度才

歎至此仍挽轉所自效於六七十如五六十者如此君子身有禮樂者以俟言已不能也蓋導利生財或取辦於才猷而化民成俗必淵源於涵養禮只是一箇敬樂只是一箇和君子德性渾全故安乎神攝其中敬慎理會神怡其中和謂禮樂之所以與也若乃莖葉微技瑣瑣薄齋曾不足占君子之萬一與君子之緒餘寧敢浮慕雅化終成不至之虛願哉三子俱要得國而治意思一般詞氣皆相承說

赤爾節上節教民之禮樂此節是廟之禮樂且小相學禮而兼言樂亦不計驛黃矣非曰句語脈自如其二句來學習其事也不以未能而遂已也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故也春朝夏宗秋觀冬遇諸侯見天子皆有常期常期外有時來見曰會王十二年不巡狩六服一齊

四書窮理定本 卷七

來朝曰同蒞其泉云禮廟會同皆天子之事而諸侯相助也依此說是公西華要身為諸侯恐無此理愚意宗廟諸侯之宗廟會同好會同謂同盟諸侯自相會也小相相諸侯行禮從視史之後損今之末也三十得國而治只是要如管仲子達聽其國政樂引後說亦然宗廟會同中感格幽明意實簡和協神人豈容乖戾須有肅肅雍雍的意思真禮樂之會也為小相正是學此意思此節曰宗廟曰會同曰端章謂不是稍帶話說傷言之以自顯其才也禮重地設盛容當此際而為小相自非半神敬候度習問具有華國之才者其何以堪之上二節做此端章甫語不落空禮服也服與事稱也則必人與服稱矣問道莫大於禮樂禮樂一敬和敬和一仁仁自太虛而出點之損是也赤

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其能肅肅而敬雍雍而和必矣而損不點者者何曰禮樂有樂言之者有精言之者樂言之則盜亦有道猶不能無敬和也而況于赤乎精言之則大見如點猶自行不掩言而況于赤乎夫禮樂超乎其外乃能盡乎其中赤欲效禮樂之用已不能超乎其外矣又能盡乎其中耶宜其損之不點若矣

點爾節常是時由之心自覺有勇求之心自覺有藝赤之心自覺有簡禮樂惟點道過灑落一無所有而無所不有莫大焉故曰若哉舜也有天下而不與鼓瑟希鏗爾言許時鼓瑟自若至此方希而餘韻猶自有存狀從容也夫蓋等樂樂之侶方翹然各鳴其所長而點獨靜觀燕處絃奏自如超然脫離乎其中退然徐俟乎其後一何襟情之清

四書窮理定本 卷七

遠風度之雍容若斯也容體比于禮節奏比于樂雖未言所以而襟情自在言表矣夫言異而有傷蓋以其異炫奇於能求勝於偶故耳乃點之言即異乎三子者之撰乎特其志本不同而操實言之凡以自掩其胸懷而非求勝其儕偶也雖異庸何傷哉夫樂羣辨志正欲有懷必吐豈令隨聲附和耶無傷在志字言與人無干各言正自志字生詩云不似世人忙裏老生平未始得閒顏世人塵情俗慮日夜營逐戚戚無有已時而點目前所值便足自得其胸中絕無一物可想無物則生機盎然宇宙同春夫子老安少懷盡從此出似乎一無所以而所以莫大乎此其視三子憑藉才能苟有豎立規規在兵食禮樂之間者可同年而語哉故與聖心深契而喟然嘆曰吾與點也若曰春意無涯吾

與爾共之矣。莫春七句。要說得異字明白。夫三子者之撰。皆待異口之得國而足者也。而點惡乎待哉。卽如今日暮春。三子以有用爲用。點獨以無用爲用。故曰異也。此段乃曾皙虛摹自家胸中。自有華胥春臺。太平淑景。若不知時之爲季世。地之爲幽棲也。春服句。是見成語。春暮于上。而服成于下。被服賜和。天人如一。儼然是順天而適人之適者。此其時矣。冠者五句。總是一團春意。春與人同。而把春水。被春風。行歌歸來。而宜所收之春也。浴風醉。皆心閒無事之象。三子者。出以下五節。總說爲邦之志。自不可少。

三子者出節。看上節曾皙亦知兵食禮樂。皆太虛中自有之生機。第微有簡忽三子之意。卽非有無混合之旨。反爲太虛生障矣。所謂不知

內書第抄定本

卷七

三

所以裁之是也。此等所爭。只毫釐間。如點上節所言。越然整表。而春意充盈。無一時一物一處疎漏。聖人不能加矣。但其胸襟高曠。未免脫畧細微。有疎漏處。故獨後而問三子。若有蔑視爲邦之意。所謂其行不掩是也。蓋得大與見大。稍異。得大自兼乎細。見大或忽乎細。存一忽細之心。卽不克達于太虛。無以成其大矣。點見大未得大故也。故夫子均與三子。以實其虛。裁之也。三子句不重。起下句。言衆出而點獨後也。何獨也。疑三子之言也。何以疑也。爲其異已之撰也。夫子仍照上節以各言其志解之。前重亦各字。此重已矣字。已矣者。無他之辭。言仍舊是各言其志。猶爾之無傷也。講云。夫各自爲人。則各自爲志。各自爲志。則各自爲言。彼之不必強同于此。猶此之不能強同于彼也。吾前謂爾

撰異無傷。謂爾之各言其志耳。乃三子者之言。依然各言其志。與爾之各言其志一也。卽異乎爾之撰。庸傷乎。何必同。

夫子三節。何陋由之問。若曰。由之各言其志。猶求赤也。何以獨見陋乎。唯求唯赤二問。若曰。求赤之志在爲邦。猶由也。何獨不見陋乎。皆步步相批說。非分條說也。何陋何字。緊頂上節亦各曰來。言既曰三子各言其志。則三子皆無傷矣。由獨非各言其志。而無傷者耶。夫子陋之云何。夫子答詞。則猶處全在其言二字。其言與其志相照。言我之陋由自是陋言之不讓。非陋其志之有傷。仍是護持亦各句意。爲國二字。自千乘之國來。言由志在爲國。而不達爲國者之所以故陋之。大哉禮乎。夫禮雍雍肅肅。毋敢先人。能令塵情客氣。消融無餘。是真性所由

內書第抄定本

卷七

三

存而萬化所從出也。洋洋乎宰制萬物。役使羣動。豈人力也哉。修己安百姓。爲恭天下平。卽是此道理。爲國豈不以禮哉。由却其言不讓。雖有長才壯志。所由與爲國之所以異矣。未盡善也。是可陋也。六七十。六十宗廟會同。豈不知其爲邦。何待問也。點意夫子陋由之不讓。豈以其爲邦有任耶。然求不見陋。亦不見陋。獨非邪乎。所以註爾後問。隱隱問非明問也。安見句。須批由所任千乘之國。相形方合。言言方六七十。五六十。比于千乘。特差小耳。乃維藩維垣之辭。列于分土之三一也。安見千乘是邦。而六七十之非邦乎。已言求是邦矣。又問及赤者。無非要打整明白也。諸侯有邦。既是諸侯。則爲諸侯之小相者。其爲邦明矣。苟非六服之長。誰敢主七嚮而享先公。苟非五

等之君。誰敢執玉帛而合羣。諸侯字與問中邦字相照。古者諸侯  
亮采有邦。而亦任宗廟會同。乃諸侯之事。安見亦之非邦也者。此正答  
唯亦非邦之問也。其下亦也二句。則因亦任小相。而計其才品。特爲健  
莖之辭。蓋以亦志爲邦。而夫子于亦尤爲健莖。其不啻爲邦可知。乃知  
亦亦各言其志者。雖與點異。何傷乎。亦也二句。鄭重在箇亦字。

顏淵篇

顏淵章

章旨重一體字。所謂約我以禮是也。

顏淵問仁。節。心之有仁。非如瓶之有水。此心渾是主機。故曰仁爾。顏  
子豈不知此而問仁何也。蓋因生機極難識。夫子欲其就克已復禮  
時認之。乃論識仁之竅。非論爲仁之工夫。人心之初出。自太虛太  
虛之中。渾是生理。生理無可着私意處。天然之節度在焉。是卽心卽仁。  
卽仁卽禮。無兩物也。其有非禮之私意。則自有已以復生耳。果能盡辨  
其機。力致其誠。視如勍敵。一戰勝之。與未有已時無異。令天然之節度  
仍還其舍。此際油油藹藹。融融漉漉。一腔生理。依然太虛之初矣。禮外

內書第抄定本

卷七

畫

章別有仁哉。一日二句。解克已復禮。所以爲仁也。以禮復却是仁。可  
疑故解之也。何可疑也。曰仁之爲物。活潑潑地。盎然以萬物爲體者也。  
而克已復禮。却與樽節之檢束之。至于一物之不容。乃精微之極。  
似與仁不相入者。殊不知極精微處。卽極宏大處。一物不容處。卽萬物  
爲體處。故只須一日內克已復禮。而天下之大。盡歸於吾仁之中矣。蓋  
仁主於通生機之自流也。禮主於節。所以塞有已之妄機者耳。妄機不  
塞。則生機不流。試驗人收攝時。其中清泰寬適。油油藹藹。有宇宙同春  
的意思。故曰爲國以禮。又曰脩己以安百姓。歸者會而聚之之謂。  
由已卽從一日二句。看出大天下歸之仁可知也。而第自一口之克已  
復禮。決之不由乎已。更由乎誰。豈已非已之已。禮非已之禮。克復非已

之克復耶。故曰克已復禮爲仁。問克已之已。妄已也。由已之已。真已也。如何相應。曰克已由已。只此一已。但真已爲主。妄已自無容處。轉妄爲真。直在當體一念間耳。

四勿節。上節恐仁體難識。特與拈出禮字。若曰心之節。卽禮也。然克已復禮。未知從何處下手。故請問其目。蓋細數條件。自可見下手處矣。此切問也。非禮四句。重視聽言動四字。如必體體黜聰。舉視聽言動而悉屏之。則將掃滅乎妄機。先以擒滅乎生機。非仁也。所謂克已復禮者。亦視亦聽。亦言亦動。爲於其妄視妄聽妄言妄動。不合於禮。因有已之耳目口體而生者。一一勿之。則已克復而爲仁矣。非禮在爾覺時見。四勿卽在爾覺時決。仁者人心之元氣也。冲虛洪濶。幾於無可

四書窮理定本

卷七

庚

從事。而子語仁以禮。語禮以視聽言動。愈說愈有實際。此顏淵所以請事也。正是循循然。善誘人處。此際顏奮曰爲仁信由已耳。非回事之而誰。顏子深藏若愚。幾於無我。故自有與力量焉。一聞聖言。譬如陽和百昌。勿萌欲發。一沾時雨。生則惡可已也。其欣然請事。所謂欲罷不能者。

仲弓問仁章

問仁而曰仲弓。是與顏淵不同也。顏淵幾於無己。克己卽已證仁。利用顏耳。乃仲弓雖與淵同問仁。而地位較與淵異。蓋有宜漸而未宜頓者矣。細究敬恕。還作兩項。敬如嚴更警夜。使人不敢爲盜。恕則如盜至而戰勝之。洗心滌慮。其中凜凜。令私意自然不生。此乃未萌而防之。

未發而消之。豫養法也。至人己之交。私意間或竊發。則又推己及人。勇

猛而去之。要于私意無可容處而已。夫怨所從來。皆因己之私意。與人間隔。私意既無所容處。何怨之有。當此生機脈脈。物我無間。是不可以爲仁乎。此迺涵養與克治。交相羽翼。以去其私漸致也。曾記一村民云。我因被人虧。枉許上武當。本欲咒他伸冤。及至今頂望見神威。祇有與泣。那復有咒人意。思此敬生怨也。敬生怨。怨生無怨。無怨乃生理之交相融液處。仁也。看來居敬能行恕。與居敬能行簡一般。本旨的當如此。但已丑會墨。敬恕無串下者。私識以候請正。出門二句。不可看得。慈了。見大賓承大祭。至嚴肅。至寶畏也。出曰門。其地燕襲。使曰民。其分卑微。何至與大賓之見。大祭之承相似者。此乃中心無妄。卽清且攝。卽

四書窮理定本

卷七

壬

未出門使民之先。我心自有主。何人非大賓。我心自有神。何時非大祭。蓋敬自境生。則戰兢者有限。敬從心生。則戒懼者長存。火無處不熱。水無處不寒。可爲此二句的喻。承奉也。祭則以人奉神。故謂之承。仲弓請事斯語。一何當仁之勇。無異於顏乎。仲弓居敬人也。已自有如見如承之意矣。能以居敬之心行簡。乃不以居敬之心行恕耶。故自知其力之能勝。而直以爲已任焉。

可馬牛問仁章

此夫子借詞言以明仁體也。人但知仁之機微。多少活潑。仁之意趣。多少訥聖。乃其體却全是戰兢惕厲。戒謹恐懼的意思。夫子就詞言上拈出箇難字。分明畫出仁來。蓋妄機不淨。生機不流。難者妄機淨盡之象。



也。微夫子之言。牛亦不識仁之在心何似矣。問仁而曰司馬牛。見與類淵仲弓又不同也。淵宜頓弓宜漸。若牛則有頓之不可。漸之不可。且可兼其躁。爰慎其樞機。急攻切已之病而已。其言也。初先淺着一句。令之深思。因牛躁率。未可使與深語。下章同。仁者之言。與世人空談者不同。先行後從。凡皆言其所爲者耳。彼其中心無妄。神清而攝。將有爲也。兢兢小心。惟恐履錯。不敢易其爲也。自是而言其所爲。正其兢兢小心。惟恐履錯處也。尚敢侈口而易其言乎。雖欲無詡。胡得焉。詡可易視乎哉。故曰仁者其言也詡。無所制而可自由。則謂之得。言自心出。而心之難制之。即欲無詡。得乎。見其非強閉也。

司馬牛問君子章

四書窮理定本

卷七

美

上下二章。其辭則謂詡言可盡仁。不憂不惧。可盡君子。其意則謂有難心爲仁。內省不疚。爲君子。問君子與問仁不同。問仁問其心也。故以能詡言。明其心之縝密。問君子問其人也。故以不憂不惧。明其心之卓越。兩下各有攸當。那此移彼不得。君子句。且輕輕淺淺。說他復能恒情。故釣是人而哀然。以君子稱。不憂不惧的源頭。直須發微隱約中。無些子瑕類。方能絕憂惧之根。昔堯兢兢業業。曾省煩勿。所難惟此。尚不足以盡君子耶。牛之易視。不憂不惧。以爲是力制耳。而不知其非力制也。夫憂惧動乎內。而內之能招憂惧者。莫如疚。彼其以私意味其獨覺爲厭。心病而天下以困塞脅之。則戚戚然憂矣。天下以阨險惕之。則惴惴然惧矣。君子獨覺之地。念念自慊。而還省其內。夫且惡有所謂疚者。不疚。

則我無私。而心常通。天下更無寒處。孰復能使之懣乎。不疚則我無私。而心常平。天下更無險處。孰能使之惕乎。譬如浮雲能變。太虛自若。却交他憂箇什麼。懼箇什麼。牛謂不憂不惧。未可以爲君子。亦將謂內省不疚。未可以爲君子乎。故曰君子不憂不惧。何憂何惧。與不憂不惧不同。不者。我不憂惧也。何者。無可憂惧也。

司馬牛憂章

章首出一憂字。以下俱蒙此說去。此章言有次第。先言天實命之。雖憂何益。原是不必憂的。次又進步言之。言若盡其在我。四海且莫非兄弟矣。所以深明其不必憂也。哀公十四年。向躋入於曹。以叛。民叛之。躋奔衛。遂奔齊。雖欲殺宋公。欲殺孔子。惡極矣。而其弟子頑子車。又與

四書窮理定本

卷七

美

之同惡。必無可存之理。人皆有二句。甚言之也。言生人未有之苦。畢萃於我之一身。天乎。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乃不堪其憂之辭。命以人所專愛。言天以帝所主宰。言有命之有字。須分曉。有者。以之反言。人生或沒。或存。或脩。或短。或見爲有生之後。偶爾相值。却不知厥初賦形。天皆以成限之。似渺茫而極其實者。命之謂也。誰可以爲鳥有也耶。在天言不在人。人情在患難中。能信天命。則知其莫可如何。以安受之。其心稍自寬矣。故知天則心息。自己敬且無失。脩謹極矣。恭者。自是宜人。恭且有禮。又爲恰好。凡此皆人道之所好也。以此涉世。同心皆如同氣。試思放恣。則人惡之。寬鬆。則人怨之。卑諂。則人賤之。矣。敬而二句。總是可人意處。何之而非同心。四海照家庭而言。言家庭之

間雖無兄弟而四海之內則自其非兄弟至於四海莫非兄弟尚虞無兄弟乎末節全重君子二字。既是君子自然敬而無失恭而有禮。既敬而云自然四海皆兄弟矣。故人君子始思無兄弟耳。君子又何患焉。祇恐當身非善長。豈愁宇內無昆季。詩云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同胞多故獨何心而安四海之惟乎信是意員語滯。以天命解之又以人情慰之善乎能寬人之憂矣。然憐之醫家僅能緩人之疾耳惟內省不疚不求天一人意內脩乃能拔去病根自無分外憂惱。所以此章抵不過內省不疚一句聖賢之分也。記者似有並舉相形之意。

子張問明章

此章若重浸潤膚受難察却與二已矣不相應了。其意蓋謂人言甚過。

四書窮理定本

卷七

三

而情或叵測。於此不行不離近而得遠矣。孔孟所以難知言也。講云張也問明其意在遠將必以燭遠通洞幽玄而後可謂明之遠耳。却不知明之遠者正不在燭遠通洞幽玄也。即如語也。想也。出于人之口入於我之耳有何遠邇。有何幽玄。詎非天下之至近者。乃語之中或有所謂浸潤想之中或有所謂膚受。此其厚貌深情飾說巧中能令人不覺入而信矣。深不及詳而發之暴然則天下之至近者此語想而天下之至隱者亦此語想矣。此不行焉。便可謂之明了。豈惟可謂之明。便可謂明之遠了。尚安以燭遠通洞幽玄為哉。問明意蓋欲窮其極廣其意固已遠矣。不知意廣而疎巧言易中將於左右近習耳目聽視之際反有忽其近而為其所蔽者。子張口裏雖只問明心裏則欲通神異索渺茫。

謂不如是則明不遠也。故本只問明而夫子添遠之一層。若也。諸人

本無非而讓言誣善想者已本無究而飾說發聽皆小人害人而以其說欺我者也。然驟而語我且覺其有意矣。徐而想我且洞其無究矣。不行亦何難者。唯若浸潤膚受有意却若無意無究却若有究。表裏裏不相符形與影不相象。自非炯炯性靈孰能坐照而使不行故緣此際推測億逆都無可用故也。物之能入者多矣而惟水浸之潤之最為不驟其漸清然也。夫語亦有漸漬法焉。以甘投不以苦投以微中不以倖中或本以播之而若為掩護或本以短之而若為掄揚或發端在他而徐出一言實之或正論在他事而偶出一言附之。大抵令被語者遭之錄金銷骨而我不受。嫉賢如能之名聽諸者信之淪肌浹髓而我

四書窮理定本

卷七

三

不露。塞聰掩明之意其與浸潤何異乎。真實被毒曾以其肌膚受之則合怨者其辭憤以激抱痛者其辭悲以慘。今乃飾為憤激悲慘之狀一似含怨而發抱痛而止者其與膚受何異。不行者彼之語想不能行於我也。若我為其所動則行矣。遠以本體言明到玄微精深處也。子貢問政章

此章末節出一死字則首節三項當就民之生上論之。民無信正與民信相應。大意云政何為也。所以經理其民而俾之胥匡以生者也。故為民生之養計則在足食為民生之衛計則在足兵為民生之本計則在民信之三者無一可去者也。如或必不可得已而去則去衛生之兵可又或必不可得已而去則去養生之食可夫既去其衛生之兵又去其養

生之食其民能無死乎。然而自古無生而不死之民。死亦民之常理。唯是民而無信。將氣餒神索。仰愧俯作。無以自立於天地之間。真有生不如死者。故去食去兵而終不去信也。政其莫重乎信哉。足食等逐字講云。有何意味。須發出根因。夫積無三年。國非其國。國家雖安。忘戰必危。民不夙附。以國與敵。故並舉三者。總是預備緩急的勾當。乃國之所恃以存者。皆急務也。信字。要認得真。乃吾民尊君親上之真心。兵法民與上同意是也。民心若此。始可上下相維。以長守其國。矣字。語脈自政字來。總頂兵食信三件。官節此便是政了。設為事變。窮其所去。正欲觀其所重者何在。已不去也。言事勢萬難。三者決不能兼全。雖欲不去其一。而必不可得也。言不得已。而且曰必者。以三者皆政之

四書窮理定本 卷七 重

如砥柱中流。頂天履地之謂真心不死。正氣充盈。節捐軀。雖首能屹立宇宙之表。挺立波濤之中矣。

棘立成章

子成把文質。看作兩箇。子貢則看作一箇。子成之意曰。人心命脈。惟此一真。朴者存之。華者漓之。漓而至于今日。非取人世浮華。一舉剷滅。而獨留白賁之意。不可是欲去文存質。蓋有激乎其言之也。却不知文與質豈二物哉。夫人心真不外洩。有時乎敦朴而為質。亦不中秘。有時乎敷華而為文。是文質皆自真生。與木之枝幹華葉。皆自根生。相似無差等也。彼君子有真之文。其文煥然。直如虎之文炳。豹之文蔚。若小人無真之文。接之無光。索然一大羊而已。是君子之別於小人。正以有文在也。如謂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無論小人之真。原自不存。即君子亦安所托而存其真乎。至於真不存。又奚以成其為君子。而與小人別也。不然。虎豹犬羊。亦可以空鞞辨耶。吾謂子以君子之說。竟為駟不及之舌者。以此是則可惜也已。

棘子成章 今天下弊至於此極哉。則皆自有文階之厲也。為今之計。習靡競華者。無論即使抱寧儉寧固之思。嚴去泰去甚之防。而文飾稍存。未流復熾。未幾而復如今日矣。吾謂君子但當純任質耳。至于典章禮樂。則掃去之。陋滅之可也。而焉用文之。何以文為。正是完結而已矣。三字。實乃真心之闡然處。文則真心之日章處。舊以質為內之忠。信文為外之英華。非也。請問恂恂非質耶。便便非文耶。此皆自內發外。

四書窮理定本 卷七 重

可謂一專屬內。一專屬外耶。世人蓋因質中易存忠信。故直以質爲忠信耳。誤矣。

惜乎節。君子是意。好駟不句。說言失以存忠信之雅意。而竟成不可追之口過。豈不惜哉。並駕四馬。將欲何爲。若將速收其所失之言也。乃言方脫口。便已不可復收。即駟其有及乎。極言之也。駟不及舌。若只講失言之咎。不可復追。便覺粗淺。竊追須說向民風世教上。

文猶質節。世間一切人文。厥初皆質中所存之真。奮而生光。結而成采。是存真乃文之本体。演真特文之末流。其與質原無彼此。安有軒輊。故曰敦厚以崇禮。文與質等耳。虎豹二句。非怕掩了君子言無文不足爲君子也。夫君子忠信樸實。其外爲辟爲益。爲赫爲喧。誠欲無文而

四書第廿定本

卷七

諸

不可得。藉令不辟不益。不赫不喧。其無忠信之積可知。安見其爲君子乎。如其文不炳。何以爲虎。其文不蔚。何以爲豹。是一犬羊而已。如子之說。豈惟去文抑亦滅質也已矣。若尚是君子而小人相混。亦無大害。細玩虎豹句。言夫子心裏本欲存真。而成其爲君子。夫子舌上將至滅真。而失其爲君子。是夫子君子之說。即自夫子之說壞之。藉令夫子而曰君子文而已矣。何以質爲。其弊亦如是止耳。豈不真可情哉。尊者無毛之皮。質之象也。第三猶字。自上二猶字生來。蓋文與質既相猶。則去文存質之弊。安得不相猶乎。

年饑用不足章。說心說理。不如說事。何謂說事。此章與字是也。當日有若提醒哀公

處全在兩箇與字。與乃財賦到手時事也。大意謂國用之足取與。誠

合併而成者也。取索諸民。尚屬虛擬之象。與歸諸君。乃見實受之形。故未問所取。先度所與。斯善策國計者耳。魯之年饑也。哀公方怒焉。憂用之不足。而有若以盡微進。夫微之取什一。而魯之取什二。猶不足而更欲其什一。不將益重其不足耶。公之乍聞而聽然。曷足怪焉。曾不慮國之用足。必待君之取足。君之取足。必待民之與足。而民之與足。又必待民之自足者也。假令百姓皆足。自家原無不足。却在何處討箇不足。與君。百姓皆不足。自家原無足。却在何處討箇足與君。非不與也。雖欲與而無可與也。臣稱盡微。寧獨百姓之足。正欲百姓之有以與君耳。若無與焉。年而曰饑。饑者爲誰。便令箇百姓不足在內了。末節只是翻

四書第廿定本

卷七

蓋

騰出來。盡微句。故作掩鑒不入語。動君機竅。却正在此。有若所以似夫子。

年饑二節。年饑。百姓饑也。年饑而用不足。百姓不足。而不能與也。公曾不念百姓。而總總然唯國用之不足是患。勢必急通負巧徵求。要於重困百姓焉。爾有若心覺之。故進薄歛之說。令其寬此元元。若不爲君計者。

百姓足節。申明盡微之意。盡微。且只教公寬取。此節。方以百姓字醒之言。臣策盡微。以國用之根在百姓故也。孰字。與百姓字相應。言舉國皆足。與君以不足者何人。子張問崇德章。

德而曰崇高也。惑而曰辨明也。師也過而問此。將必窮高於虛恢之境。索明於玄遠之鄉矣。子則謂尚何必窮之虛恢。毋溺其真性而已。明何必索之玄遠。毋迷於私情而已。語語說向平實處。裁師之過。所謂極高明而道中庸。

崇德節。忠信而曰主。自是堅確不動的意思。義而曰徙。却是圓融善動的意思。此言崇德。要不動。却要善動。夫德從太虛中來。與天同體。天下豈有不崇之德哉。惟是色取而心未仁。既以巧詐搖其真宰。非所為主也。行違而為難能。又有意必。謂其妙明。非所以為徙也。而巧詐意必。總屬染着。其去太虛之極遠矣。以此崇德。其將能乎。夫惟以忠信之心為主。又以忠信之主。徒義既無巧詐。又無意必。自然亭亭而上。超超

四書窮抄定本

卷七

五

而存。依然與太虛同體矣。夫欲崇德。其惟主與徙合哉。

愛之二節。愛之四句。家引作兩層。愚意既欲二句。故綴上二句。無兩層意。言此一人也。當其愛之。則欲其生。及其惡之。則欲其死。大既欲其生。而又欲其死。昔之欲生者。何心。今之欲死者。又何心也。豈造化生死之柄。轉移於吾之意念間耶。假令執彼之欲生。謂人之欲死。當亦不自能解矣。豈不惑哉。是惑也三字。與是知也是禮也。口語一般。皆不必他求之意。言即此是惑。即此是辨矣。彼察察之明。求辨于玄遠之鄉。何為者也。疑惑亦有通用。如赤也惑。及中庸無疑不惑。亦不其相遠。惟此辨惑之惑。與疑變異疑。只是見理欠明。吾斯之未能信。惑則迷謬不鮮。令人可異。亦病之大者。引詩。只是惑句意。生來貪富天實為之。

皆非由心而造者。莫移造物之纖毫。而空承人世之詫異。一何迷謬之甚矣。豈不誠惑矣哉。誠不句。是正語。亦祇句。足誠不以句耳。言僅可取人之異。決不能致富也。若曰異哉。若人將以寸心奪化工耶。

承景公問政章

政乃朝廷所行之事。夫子却以君君等言之。問答若不相蒙者。蓋欲公深思自得。未嘗明言其所以也。而公曰。善哉。便是政在君君等之旨。蓋至於有粟不可得食。則政如竹馬畫餅。要他何用。始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外。更別無政矣。此即夫子引而未發之旨。公於言外領略。多少直截痛快。後人訓釋。恐不到此。獨惜不能允蹈之耳。所以記者特存其說。以為聖言之鑒。看來此章下節明上節也。齊之君臣父子失道。

四書窮抄定本

卷七

五

皆因景公一人無主。張四件皆自一人出。若說君臣等。如何盡道如何行事。恰似自外附益。且成就裏闕。妙在君臣父子。各以本字還之。其君能為臣之綱。而其臣無成。其父能為子之綱。而其子無爭。尊果如天。卑果如地。仰果如橋。俯果如梓。此謂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而要無失乎其為人。其人有存。則其政舉。是亦為政。豈其為為政。信如以下。全要往政上思量。夫政君主之。臣輔之。父作之。子述之。此四人者。皆政之所從出也。得全全昌。固不待言。如使此得彼失。尚可支持。今此四人。無一能如其人者。則政之紐上解。政之柄下移。可知矣。必君不能制其臣。父不能定其子。山開自毀之機。而爭奪紛起。外犯無將之戒。而篡逆萌生。國祚移。天祚終。欲其於食有飢。此實難矣。尚可謂國有政。

哉。雖字自有字生。夫饑者必食。為無粟耳。有之則得食之矣。乃政權在握。詎不謂有粟者哉。顧無期於有。有期於享。

### 片言章

今人居官聽訟。其心察務在得人之情。却不知全重自已。片言屬在上者。一場聽斷之詞。未了與一疋布。僅割一片相似。獄者訟也。訟者在獄。故謂之獄。折如折矢之折。割而為二也。曲直割而為二。猶折之也。無宿請。素有與心之驗也。獄之難折。只因訟者無情。不肯說真話耳。我有真心。自能得彼真心。彼有真心。自然說出真話。折獄之何難焉。待摘發之智。鈎距之才乎。由忠信。故片言折獄。若至誠則無獄可折矣。人信之有淺深故也。俱是自家要緊。此二章相承之旨。

### 四書窮理定本

卷七

天

### 聽訟章

此章就治化上論已德。非分別治化高下而已。玩聽字使字可見。纔聽便是自家虧缺。所以說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有訟可聽。民德不足也。便是已德不足。無訟。民明其明德。便是已明其明德。曰吾猶人者。言無能如吾而亦與聽訟之能。則聽訟非出人頭地事。可知若決要出人頭地。其使民無訟乎。至於使民無訟。則其中匪夷所思。吾不復能猶人矣。

### 子張問政章

居之句。以後念言。行之句。以即念言。居何以終倦也。其始原非自真誠中流出。而於當於意故意至而堅。意盡而弛也。何以不忠也。真意不

足。不得不借飾於文也。倦如殫。非可強。忠如脈。非可變。夫子渾渾說此兩句。今子張自已思量。自尋病根。夫惟欲浮。崇挹損。久而堂堂態度。庶可潛移。而真意從中生矣。此所謂耐其倦之根。培其忠之休者也。

### 君子博學章

改說見語上。

### 君子成人章

此章全重人上。音不在成人。即成人以別其君子小人也。如未知君子乎。觀其成人之美者。是已。如未知小人乎。觀其成人之惡者。是已。君子美在其中。全是浩然生機。益然和氣。而和氣生機。自是與斯人交相融液之物。雖欲不成人之美。不可得。已人之有惡。正與君子之心相拂。方且訓戒之懲。剝之。勿令有成。詎以其成人之美者。成之耶。意謂君子之成人。至於此。非又添一意也。彼怙惡如小人。其中一般機與氣耳。若不破壞人。群傷敗世俗。胡以為殺機。為戾氣乎。氣味相招。臭味相投。有合朋成。不合則不成。如此則快。如彼則不快。不期然而然也。

### 四書窮理定本

卷七

堯

康子問政章。時康子專政魯。上陵下暴。病在其身不正。故云。此章開口說政者。正也。則正字宜拈起。重看。而孰敢不三字。即從正字中討出。蓋民之敵心。強去不得。惟正能潛消之。所謂不怒而民威于鈇鉞。譬如關公忠烈。生氣長存。千古無不響。此無他。正故也。若前師字。便緩了正字。却非

當年本旨矣。上之人居中而制。實先而倡。有帥道焉。

### 康子患盜章

竊柄盜於國也。奪嫡盜於家也。身為我首。盜且生心。子與民。只是一箇心。神民之多盜。其心有欲。而欲心有所自來者。子誠不章寵賂。不事貪黷。不惟外禁非有之取。而實內清有欲之根。是自家心神清明。就是萬衆心神清明。而民無欲心矣。既無欲心。安有盜行。仰賞之使竊。彼豈以穿窬之辱。易一賞哉。大抵聖人論政。即以脩己爲治人。並無兩截事。似虛幻。却極真實。此章盜字。不可放開。若曰逆盜賊。還要正己。

### 康子問政章

全要往輕省處說。不但言其主感主應。上二章。康子只是問。此獨自

### 四書竊抄定本

卷七

四

出議論者何。康子蓋謂。正與不欲。求諸己也。求之於己。安能必其動民。不若殺一警百。爲有事實耳。故夫子言居上者。必能動下。仍是要他正而不欲。無他說也。就還作去就之就。夫子語凡三層。第二層。明第一層。第三層。又明第二層。全重爲政二字。三層須分曉。一層。言惟爲政。故焉用殺。二層。言爲政。則善民只取諸欲。故焉用殺。三層。言爲政者。只欲便能動民。如風動草。夫是以欲善而民善也。焉用殺哉。焉用殺。與不可殺不同。言不須殺也。用字裏分曉。民若強梗。不殺不就有道。是用着殺也。子方居上爲政。能令強者自柔。梗者自順。甚無難乎。有道之就也。安有用着殺處。而理不宜殺。心不忍殺。無論已。焉用仗焉用戰並同。欲字。正替殺字。意念之間。便可轉移。安用刻之以刀鋸威之以誅。

夷乎。善一也。在君子欲善。則爲君子之德。在小人從善。則爲小人之德。風不但狀其德之主感。言其感下。只須箇欲。便能動之。風之而已。草不但狀其德之應。言其應上。只須箇欲。便爲所動。直一草耳。所謂舉而之善。民之從之也。輕是也。若但狀其主感主應。藉曰君子之德。雷小人之德。木獨非感與應耶。子欲善句。是正意。君子以下。則設譬以明之。

### 子張問士章

通章。夫子只要子張認得真達。夫達節。是正答何如斯可謂達之問。夫聞節。但謂其非達云耳。何哉。與何如之問不同。何如問所以達。何哉。且據達字言之。子張說聞與達合。夫子說聞與達分。蓋達必通之以

### 四書竊抄定本

卷七

四

真聞可襲之以爲故也。聞達是見成的。夫達二節中。却有所以達所以聞處。然夫達二節。緊頂是聞一節。可見只是發明是聞非達之意。非兩層話說也。其所以達。所以聞處。只裝在聞達二字中。子張聞人意。廣蓋謂士以六合爲家。八荒爲聞。自非遠迹四達。安所稱恢宏博大之儒乎。然達不始於達之日。必有所自來。不知何如修爲。乃可謂達矣。達之義。子張自謂知之。此乃問致達之由也。須着何如字。二者若如黑白易見。何須分割。此如辨美之非由。聞達俱屬已聞者已之令名。搭於人之口入於人之耳也。達者已之真心。通於人之心也。兩者俱動當世不甚相遠。但一則實意自內而通。一則虛名自外而集。其異之或動。或否自別。個個少又真字自達。全不在外面粉飾。易當自炫其仁哉。

然妄機不害生機。則其牽生機而行事。有油然不能已者。真脩也。真脩高世。宜有上入之心矣。乃務真脩者。每自疑其不真。却又因人自驗。以下人為慮焉。夫然則妄機淨盡。渾是生機。生機脈脈與那家相為融液。焉往而不潛通哉。容貌質朴直達。其中有真意可知。既有真意。則其行而宜之。皆其中心好之。仁中有義故也。不然。則義襲而已。何好之有。察且觀何也。誠知生機通於人心。人心徵於顏色也。此乃無心自疑。常若生機未存。而以出人之下為慮。在邪二句。須說得分曉。言此乃一真流通。精與決而神與契。不但聲名煥赫。而以下節末二句。則言其止于聲名之集。非精神之乎契者比矣。末節病源。只在開張。子張亦知人心渾是生機。恢恢大也。而天性濶達。與之相近。遂有張大之意。四書窮理定本 卷七 望

出其實非仁云耳。在邪二句。須與子張之言相應。言此特爾之所謂。在邪必開。在家必聞者耳。兩人存心分別處。一箇沉着而小心。一箇虛恢而氣盈。須細思乃見。樊遲從遊章。此章道理。大抵以損為主。緣樊遲人品頗卑。種種功利私邪念。慥並為心害。故告之如此。善哉節。遲與子張同問。何獨善遲。曰。子張高明。問此。必有一段道高。的見解。遲魯鈍。無他見解。而問及此。心神清矣。故獨善之。先事節。三項滋味各別。須細辨之。崇德如神前掃地。一毫穢污不得。脩慤如浪中把舵。一刻寬緩不得。辨惑如硝裏握火。一點縱放不得。四書窮理定本 卷七 望

三項總要一箇盤字。治已故也。故曰如琢如磨者。自脩也。子張少誠。故崇德要主忠信。樊遲近利。故崇德在後得。先認德為何物。便知崇在先事後得矣。夫德者得也。得其心休而已。人心從太虛來。原自亭亭。物表迢迢。獨存崇德者。不須分毫增益。只是滌除其塵氛。潔雪其染着。如其心休之初而已。事何事。不溺私意。為所當為。正是滌除塵氛。潔雪染着的工夫。然因事而計及功利。是滌除復生塵氛。潔雪却起染着。德惡乎崇。惟友友孜孜皇皇。惟知有事。絕無求得的念頭。如是。則塵氛日清。染着日淨。行且亭亭。物表迢迢。獨存一如心休之初。豈非崇德功夫。先認慤為何物。便知脩之須用箇文字。夫慤非一事之短錯也。亦非一念之註誤也。或因稟受駁雜。或因習染侵漬。故惡匿於心。其根底極深。



其盤據甚固。自非專心潛除。致志深遠。畢一生之精力而全注之。未有能克者。無攻人惡。只是足上攻字。若攻人之惡。即不為攻其惡矣。身親字。與一朝字相擊。應夫非有不共之仇也。非有難平之怨也。愈生於斯須之偶觸。至微渺耳。當其克氣之勃發。驅揚之沸騰。甚至危其身。不知又甚至危其親。不知以其至輕渺者。忘其至重大者。一何迷謬顛倒。至於此極也。親所係心。就如吾身。而吾不顧其身。是以忘身之故。忘親矣。辨惑。是要別其何者為惑。故只說簡惑便了。更不及辨字。

樊遲問仁章

此章問答凡三層。第二層。解第一層可疑處。第三層。又解第二層可疑處。由淺入深。各有次第。須各剖別到分曉處。首節以知屬智。以愛屬仁。

四書窮理定本

卷七

盟

則知人之擇。便悖乎愛人之則矣。此遲之所以未達也。夫子舉直。言知人之擇。能成乎愛人之用。不相悖也。遲又疑舉直句。特知人之智耳。何以能使枉者直。而收愛人之功乎。子夏言。齊湯以知人之智。能使天下同仁。可見知人之智。豈自愛人之智中出矣。豈其專屬之智哉。看來未嘗是一章。歸着處。全憑兩箇仁字。說破智即是仁。而前面許多說。說了。然無可疑矣。試思。煦育人。群時。生機有不盡。然別材品時。靈機有不爛。然者乎。空談仁智。虛而難據。至於愛人。智人。乃見實際。未達者。覺其中矛盾。而不能曉暢。其意問仁。而曰愛人。本是兩然。合同意。及問知。而曰知人。却是截然分辯。意不幾於以知妨其愛耶。非至化在。而為直之後。方為無妨於愛。其分別直枉。乃能化枉為直。則當其

舉直錯枉之際。全是提舉成就一視同仁之意。即智即仁也。須玩能使二字。便見仁內也。非外也。非以功效言仁也。故曰元者善之長。若全章出題。此處且勿明露此意。再問。則煩瑣而有所不敢。不問。則蓄疑而有所不安。於是姑退息焉。將徐為質正。以求終達焉耳。原問仁知兩件。而單言問知。以可疑在知。不在仁也。遲但知能使句。難通。却不知舉直句。未透。再問知二字。見遲把舉直錯枉。只看做智者。旌別三兩箇淑慝的句。當若曰。惟仁能兼成。遲之所問者知耳。則天子舉直錯枉之答。亦惟論知。何以能使枉者直。而兼成無外如此也。以知之事。收仁之功。須不得其解矣。遲亦知舉直句。為知人之智。能使句。為愛人之仁。却不知知人全是愛人。分析不得。富哉。與上節問知二字相應。若舉

四書窮理定本

卷七

盟

直二句之言。僅答問知。則區區分別好醜。所及幾何。乃枉者之直。即以舉直錯枉。使之是。舉直錯枉。正要陶成一世。並生並育。兼覆兼載。其益廣矣。大矣。如富家之無所不有。然豈止於言知而已哉。提醒樊遲。全在二不仁字。夫不仁者。遠天下莫不仁也。藉今舜之舉陶。湯之舉尹。僅從智中出。何以收仁之功乎。此因夫子只說個直字。樊遲依然未達。故用二仁字。醒之。其實直者。率其生理。直即仁也。兩天下。起下皇陶伊尹也。言舜湯奄有天下。所有一何其眾。乃選於天下之眾。僅舉一陶一尹耳。不仁者。遠須倒捲。說到二聖心上去。觀不仁者。可見他選眾舉陶尹。全是成就天下。使同歸于仁之意。而何莫不自愛人之仁出之耶。

子貢問友章

此章言語來頭。從實善來。實善朋友之道也。子貢亦自知之。此章忠告。句則於實善上進一步。不可二句。却於實善上退一步。所貴乎友者。非直告之道之。曰我能實善已也。告欲忠焉。而道欲善焉。動以真。隱之。懷開以易從之。衍凡可爲友計者。無不用矣。如是而猶不可乎。不可而猶不止乎。將以爲友而先以自辱矣。又當見幾而止。勿自辱可也。友活字。問我如何友人。忠告。不但盡言。必須至誠惻怛。竭其情。慤方足告。只是說道。則有衍以引之。如行者之前導然。善道不止。巽諂或規或諷。或詳或約。或急或緩。要在當機而投。有妙用焉。吾之爲友計者。已至而聽之貌如。如復諄諄。語之。亦何輕且賤耶。玩自字。便知忠告。何是爲友。

卷七

哭

君子以文會章

此章本意何在。若曰惟此會文之友。乃爲輔仁之友。蓋簪請藝。結來自好。若彼以結納會。以微逐會。將無損吾仁耶。試思以酒食游戲會友。亦能輔仁乎。否。看來以文二字最重。夫文非他也。古人以天理之不可易。人心之不容已者。發揮於圖書訓典之中。文即仁也。彼休仁君子。原自循乎天理。合乎人心。而日與二三友生。講習圖書。天理于是滋息。討論訓典。人心於是發榮。合志頌讀。總是存心養性之資。同方問辨。靡非左提右挈之助。使會友而皆以文。將游藝卽爲依仁矣。寧獨藉博洽獵英華而已哉。從文上起。至仁上落。如春止華而秋結實。

子路篇

子路章

夫子與子路言。往往退之。此却欲其先勞。又是一機軸。立教之妙也。夫兼人如子路。豈其安於居後。憚於習勞者哉。而子曰先之勞之。若猶虞其不前而激之使進。慮其自逸而鼓之使奮者。此其意可深長思矣。子路不深恩而遽請益。蓋少之耳。乃夫子第使之無倦。而先之勞之之外。不少益焉。蓋好勇者其進常銳。則厲精之易。先勞之告。似乎益于路之所有餘。進銳者其氣易衰。則倦勤之易。先勞之告。實則補子路之所不足。誠有味乎其言之也。將有終身勉之不能盡者。尚安以求益爲哉。本意謂由須雍容和緩。養成全力。纔是真能先勞者。若但勇猛激烈。其究必至於倦。先勞之不終必矣。但夫子誨習婉轉。意在言表。

卷七

哭

仲弓爲季氏宰章

此章從宰字上看出始終不可有我。夫宰。豈能一官分一事者之比。庶職庶獄。靡不究而聽焉。如必一一焉。自我躬親。煩矣。如必一一焉。自我吹求。苛矣。必也有司先之。小過赦之。而惟賢才之舉。將司存皆可先過。端且自察焉耳。乃若賢才之知而舉。自古惟艱。尤有甚于庶職庶獄之繁而聽者。如必一一焉。自我識拔。是亦我之煩。我之苛也。孰若爾之所知者。舉之于已爾之所不知者。任之乎人。以天下爲公之心。任天下之人。以天下爲公之人。任天下之事。庶幾哉宰之庶職。無所不理。宰之庶獄。靡所不平。雖執此道而爲天下宰可也。矧季氏之家哉。

首節 三言皆自字字。生宰之體然也。夫宰義務。俗來躬親。則力不給。功罪難至。刻核則下不堪。故有以宜先小過可赦也。然非遇其賢者才者。舉之在位在職。不幾令司存之無可先而過端之末由寡哉。

焉知節 仲弓多了簡來知之意。索照於明。不如付明於虛。語上患不知人。正患本原之地。虛明不足。非索照也。仲弓焉知之。應有索照之意矣。夫子舉爾二句。正要他薦賢爲國。與人共之。虛之道也。虛自明明自照矣。書之本味。在人字與爾字。上下呼應。言爾之所知。爾自舉之。爾固弗舍之矣。爾之所不知。人將舉之。人其獨舍之乎。看來人知與爾知。一般。爾與人共之可也。毋庸慮爾之不知爲矣。看來語意。多少和平。而餘味悠然。焉知句。亦不可說。張仲弓仲弓非好事。不讓人做。必

欲我知我舉。亦謂知人則哲。惟帝其難。故慮之耳。但其意欲在智慧上搜索。便覺迫急而狹。夫子教他在意念上轉移。自是寬闊而大。此等處所爭只毫釐間。

衛君待子章 此章以政字作主。于路以子爲迂。卽自首節爲政字生來。若曰既曰爲政。自當就禮樂刑罰有關于民者。擇其急務而先之矣。彼區區名號。曾于民乎何與。而爲政乃先之耶。所以下文。夫子曰禮樂曰刑罰曰民。正與首節爲政字相應。見其爲政中之急務。而非政外之迂圖也。末節而已矣。不泛說言爲政盡之乎此。

首節 言衛君有政。不敢自爲。而待子爲之。虛懷倚望。一至於此。此亦

難逢之機會也。死于此間。蓋心與甫。殊不以其君衛爲非矣。所以仕衛而死其難。

必也節 政者正也。而所正莫重於名號稱謂之間。必如待我爲政。其先此之正乎。名只是箇虛稱。若非洞見名實相須之理。未有不以爲細務而忽之者。子路粗率。宜其見不及此。

有是哉節 凡加哉字。皆甚之之辭。迂者所爲沒緊要。去實務之事。遠也。言夫子之迂遠。濶于事情。直至這等樣的。我想爲政者。禮樂刑罰。化導斯民。其措之爲實事。臻之爲實效者。不知凡幾。彼區區虛名。有何關係。而奚此之正爲。此節上虛下實。奚其正。政說迂處。言名之虛。不若

野哉節 野猶言村野。用哉字。亦甚之也。闕如言與聞相如。極狀其悞也。凡文字有所不知。決然空下闕也。君子有所不知。決然不言。直與空下相如。與之至也。由也本自不知。而恣口詆訶。一何與君子刺謬。至於此極。豈不野哉。

名不正節 文公以名不正二句分節。最是。蓋言事都是名理勾當。下節禮樂刑罰。方說到政上。故也不順不成。不與不與不中。爲一類。乃不與不中之本。所以末節只說可言可行。如以稱名祖。以仇名父。名不正也。稱祖爲稱。稱父爲仇。豈不礙口。言不順也。口裏稱不得。祖而實以稱事。父而實以仇拒。可行乎。不可行乎。事者如其言而實行之也。言不順。心自不安。如何着實行得。

不順。心自不安。如何着實行得。

事不成節。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事而不用。則家無綱常。國無倫紀。本原之地。先自無序而不和矣。尚可以五禮官民。六樂淑民。教之序且和耶。愚意禮樂。還是五體六樂。教民爲善之具。而其本自我能教倫始。事不成。則雖有禮樂。無以感動人心。安能興及教化。教化衰微。必然刑罰煩重。而無辜獲罪者衆矣。安能使刑者當其罪而中乎。化行民善。刑自清矣。夫使刑必加於有罪。民得擇其可違罪者而措焉。今也不然。民將何塗之從乎。民有束手而待。重足而立。聽命於刑戮之自加焉耳。寧知何所措手足耶。無所措手足。只是假借形容。蓋刑罰不中。往往出於意外。法外。民皆錯愕惶怖。若無地可置其身。教廢刑煩。而民無所措。尚可以爲政乎。此正與首節爲政字相應。乃諸

卷七

五

意歸着處。上節言不順。事不成。是引起此意。須知名不正二節。總說名不正。不可以爲政。不可把言不順以下看。做五件混說流弊。又須認箇實字。與名相應。名者實之賓。實於名必害於實。

故君子節。夫以名不正之故。害及於言事。因害及於禮樂刑罰。使民無措。是害及於禮樂刑罰。使民無措者。惟以其名不可言可行故也。故君子爲政。不名則已。一定名。決要言順。事成。可言而因可行焉。夫苟者不可。苟者不苟。求可必自無苟始。君子名之。既期於可言可行。故禮樂刑罰。都未暇及。只把一箇稱名不苟。便無餘事。蓋必無苟。而後可言行。禮樂刑罰。將無之而不可也。由乃以正名爲迂。何哉。故君子名之二。何乃收拾上三節之辭。君子於其言二句。則從上文許多話說中看出。

而據理論之。非謂君子纔去不苟於稱名也。首二句。串下言行不平對。名言是死字。名之言之二字。是活字。定名發言也。言即名也。以其稱名。故謂之言。言無所苟。即正名也。而已者。爲政君子。只一箇稱名不苟。便已了萬了。無餘事也。蓋禮樂刑罰。民措手足。一切爲政之事。都因名不正壞了。看來爲政君子。只把稱名之言不苟。便已了萬了。由曾不知而乃謂之迂耶。

樊遲請章

章古何在。要見秀才家。學術自大也。須知末節民字。正與前稼圃字相應。夫善學者。學爲上不善學者。學爲民。請稼圃。學爲民者也。好禮好義好信。學爲上者也。學爲民者。終日經營。不越乎岐濟町畦之間。學

卷七

五

爲上者。四方襁負。自得于敬服用情之內。何事受命野老。其爲渺小之人哉。

首節。進業儒者也。其所學大學之道也。而請學農圃。亦謂生人本業。且小道可觀。遂欲併及之耳。須知兩不如。不是謙讓。若曰吾與女皆儒者。儒業之外。吾無暇從事於此區區者。而女乃必此之問。吾豈老農圃也。此問何爲及於我哉。拒之深矣。請學圃。不解不如意也。出仍不解。解則必問其說矣。所以末節。夫子自明二不如意。

小人哉節。小人還是說他品地卑下。以其不志大人之學。而欲與細民共事也。若如時說樊遲志在隱逸。則學稼學圃。皆屬虛語。遲雖鈍而確當。必不至此也。夫服田灌園。自食其力。彼蓋以一人之身爲身小。

人之乎其爲人也。而須切切問此。其人可知。

上好禮節。曰民莫敢不。曰四方見禮義信之道大也。上好禮六

句。語意在三上字。正與小人相照。三民字。從三上字而生。若彼小人。各

服其田。各灌其園。日所經營。不越一身一家。疆祗町畦之間。耳老農圃

而止。與民有何關涉。敬者。民心之節。亦禮也。服者。民心之公。亦義也。

用情者。民心之實。亦信也。上之肅肅齊慄處。曰禮坦坦公正處。曰義

肫肫真懇處。曰信。皆所性之懿德。故好之不能自已也。性體无妄。好之

則神清而攝已。若有不敬。不然者有矣。而上之神與民之神。一民之神

又各與民之神。一故一攝俱攝。無一民敢不敬。服用情者。寧獨一人之

齋。陳公正真懇已耶。凡作文辭語相類者。宜各隨章旨別之。如此章

四書歸抄定本 卷七 至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與臨之以莊則敬何別。彼重莊字。以身先之也。

此章重莫不字。見大道可得衆也。稱負之民。即敬服用情之民心向

之故身歸之。其加四方字者。以歸來必遠民耳。非以上三民專爲近悅

下一民專爲遠來也。若非死心搭地。不爲還計。安肯提抱。切于來歸。

曰稱負其子。狀其傾心歸命也。須知此節本意。歸着在焉。用稼一句。

夫所爲學稼與圃者。豈不日吾不爲稼。何以得食。吾不爲圃。何以爲叔。

將有所用之云耳。曾不思稼匪異人。民也。圃非異人。民也。如有好禮好

義好信之上。自有敬服用情之民。如有敬服用情之民。自有四方稱負

之民。如有四方稱負之民。自有五穀樹藝之民。身未易乎百詠。稼已盡

乎四方。性有五常。且體仁足以長人。知臨大君之宜。而此章獨舉禮

義信者。何以義慢私曲詐誕。尤足損尊貴人之威重也。夫驕慢則村昨

而已。私曲則吏胥而已。詐誕則市儈而已。此而居上。令人揶揄而已。

誦詩章

此章開口出三百二字。末以多字應之。正是語意所注。不足稍帶說話。

今人誦詩。蓋有務淹貫。侈該博。而以多爲貴者。不知無取於徒多也。

我想詩教。事理曉暢。能令誦者知政。辭氣婉轉。能令誦者善言。果口誦

之心。唯之。卽片語單辭。何之。非可以者。乃茲誦詩三百。不爲不多。而授

之以政。理不能達。使於四方。對不能專。曾與目不知詩者。無以異。然則

少誦固功。固不必以此誦矣。乃多誦而猶然罔功也。亦奚以此誦爲哉。

夫子本意。要人知詩可以政。可以言。然却不肯明說。而爲此引而不

四書歸抄定本 卷七 至

祭之詞。以見學詩。須別有一段工夫。卽此是善誘人處。問工夫之實。曰

未易言也。想當潛心體認。着已剝磨。勿追求。勿淺涉。期於真見古人之

心。而身有之。其積力久。當自有得。若但曉暢文義。終成何事。何莫二南

兩章。皆當以此意求之。欲令誦詩者。躍而悟曰。誦詩乃可做官說話

乎。而今而後。不敢照常讀矣。士別三日。當刮目。半部論語致太平。可

以想見古人爲學的意思。

其身正章

章內連用二个字。伴二身字。卽此是語脈所注。極言爲政以身不以令

也。須如此說。方洗得身外無政乾淨。大政本諸身。而以令出之。令特

此身所繇。以適於政之路耳。故謂令視身偏重者。非謂身與令時重者。

非即謂身重而令參之者亦非夫身正者不令亦行身不正者令亦不從是政之通案全是一身為之令易與焉行者已德之潛通從則從其令也

### 魯衛章

魯衛之政的政字。若如夫子之道的道字。順口念過。便是不識書意。須知夫子語脈。注向政字上。對國字而言也。言我魯與衛其國固自兄弟。然使國雖兄弟。而其政有一能自奮者。不將難為兄。難為弟耶。奈何其國兄弟。而其政又復兄弟也已矣乎。西方之美。東周之恩。將於何所乎托之。兄弟言無一能邁迹也。如秀才無出色者。今人亦曰兄弟文字。公子荆章

### 四書窮抄定本

卷七

五

此章公子字面。不可忽畧。彼其遙過華胄。赫赫名聞。粉華美麗。習之以為固然。驕奢淫佚。狃之以為當然。誰能苟焉而已者。凡居身居心。毫不可苟。獨居室。則愈苟愈善。彼其室中之有。苦不知足故也。始有僅進於無。尚未積聚而合。少有亦減於多。尚未全備而完。富有方加於少。尚未華盛而美。乃其心已曰。將就令矣。完矣。美矣。儘足矣。蓋沖損而虛滿。覆故身所受。若溢於見在之外。恬澹而絕外營。故心所屬。祇每在乎日益之先。以此存心。又安有貪求之累。驕奢之害也。世祿之家。乃有若人。翩翩乎佳公子哉。其誠善居室矣。二曰字。蓋諒其心如此。子適衛章。向來讀此章。每覺無趣。一夕三子一孫。聚而晚食。始悟父母喜其子孫。

森立。便想他有似吃。便想他做好人。聖人者。父母天下者也。看來此章。

以聖心為主。總在庶矣哉三字裏面。適衛屬意於衛也。衛乃魯兄弟之國。最為王室懿親。夫子凡五至衛。單出冉有僕。見與夫子同心共濟。雖僕僕車塵馬跡。問所不暇恤。庶矣哉。便是未結局口語。譬如三級塔樓。初登而嘆曰。已登第一級了。隱然有二級三級之意矣。二何加。古夫子庶矣之嘆。將欲更何所加。非泛論。富之數之。俱要向聖心發揮。方有意味。兩箇既字。又字。即從庶矣哉中。討出正所謂有加無已。講富之須從既庶來。方得本旨。既庶而不富之。則戶口或漸減耗。生齒將見衰少。所以保吾民之庶者。惟此富。向者庶矣之嘆。意正如此。教之。須從既富中。討出。方有意味。夫以富加庶。無非遂民之生云耳。

### 四書窮抄定本

卷七

五

然而未富之民。其心無逸。既富則逸矣。逸則驕奢淫佚。沉溺昏惰。行且失其所自生矣。夫遂民之所為生。而乃失民之所自生。其如吾以富加庶之心何。荷有用我章。天下莫宗。非盡不知夫子賢聖也。蓋曰。當年莫窮。累世莫殫。非可取近效者。賢者各及其身成功耳。安能邑邑待數十年後乎。夫子解之云。言功可計時而待。使人樂用也。而已字。亦要分曉。言僅止期月。無剩口也。正見求可之易。可猶彰云。像模樣了。如云。整齊其紀綱。而漸有條理矣。振作其章程。而漸有次第矣。有成。謂續有所底業有所就。不至落落無成。俱須得自謀口氣。若曰。并功計效。自度歷歷可數。當不令用我。

者。雖遲暮。願飄落也。而世莫川何哉。

善人爲邦章。

本意言殺不可以勝殘。非論善人也。此章先要認透箇殘字。自知誠哉是言之旨矣。夫殘之云者。非獨身有暴行也。抑亦心有兇性。又非獨心有兇性也。抑亦世有戾氣焉。夫挽回世運。豈是小可的勾當。自非盡之以仁心。重之以積德。漸之摩之。陶之淑之。優柔厭厭。而使自得之。詎能令宇宙之間。盡爲清淑冲和之氣。而戾氣消融。自無兇心與暴行乎。以此知古語誠然。非欺我也。彼有以殺去殺。以殘勝殘。而曰旦暮之間。可以立效。竊恐其戾氣之益滋耳。不識其誠然乎哉。誠哉句。不但說古語良是有深嘉其立言爲仁人長者之言。殊非刻核操切的意思。

四書竊抄定本

卷七

堯

如有王者章

記者因期月三年之說。恐世主生欲速心。故以百年必世之說繼之。如有王者。乃付度之辭。非對王者不作而言。蕭會元用吾試度之。引起甚好。起云吾試度之。卽如有王者乎。意者亦必世而後仁乎。蓋王者之動天下。一動斯和。特俄頃事耳。而一動之和。非仁也。卽天下之感王者。一感遂通。特斯須間耳。而一感之通。未仁也。夫仁者積動之所薰蒸。積感之所浸漬。直令盈宇宙間。全是和氣。無些兒與王者之心相盪。處渾然如一人之身。盎然一元氣之流。纔與桃仁杏仁渾是一塊生機者。相似。此非一世之後。胡以臻此。

苟正其身章

此與其身正意機軸不同。彼是身與令犯比。此是身與人犯比。兩

項拖連合說。只要洗得從政在。身上乾乾淨淨。全然與人無涉。從政者上輔台德。下善民俗。貴在正人者也。以故一日從政。輒慮其難。以在人卽不可必也。却不知人之正與不正。只在心之動與不動。心之動與不動。只在身之正與不正。果然能正己之身。自然能動人之心。從政有甚難處。如其不能正身乎。則我將正人。而人心自不動也。且奈正人何哉。看來政全在身。於人何與。彼徒求之於人者何哉。於何也。何從政上去也。乎。審辭。何有言不打緊易之之辭。如正人何言。沒奈何難之之辭。

冉子退朝章

四書竊抄定本

卷七

堯

問此章之章本謂季氏專政而陽爲不知。以政爲事。辭氣委婉。動人乃其發言本意。蓋欲冉子點喻而善道之。維持調護其間。令魯之季氏不爲齊之陳氏。冉之韓氏。趙氏而已。以故冉季爲季氏臣。誠不若閔子之高。而夫子亦不厚非之。力止之。其爲宗國計。至深遠哉。季氏專政而冉子不能救。夫子欲爲贊一言久矣。然不欲正言其非也。至是詰其退朝之晏。而直曰有政。蓋習以爲常。而莫覺其非矣。夫子爲不知也者。而言曰或者事不足政乎。如果有政。吾嘗從大夫之後。或亦與諸大夫聞之矣。今不與聞。安得以爲有政乎。若曰政出朝廷。爾季氏不與同列。爲公乃與其私人爲密耶。詞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冉子當愧汗浹背矣。二其字皆疑詞。對曰有政是與聞也。曰吾其與聞之。則爾不宜與聞。

之矣。皆在言外。

定公問一言章。

公兩問一言意在知要。蓋謂多言繁稱。難以用力。不如得一總法。要重二字。見有邦者。其善于知難。莫善于莫遠。居與喪之要者也。夫國之命脉。惟在君心。君心之敬肆。與喪所由分也。顧世之出其言善。而可以作敬心。出其言不善。而可以恣肆心者。易可勝數。邦未必遽興喪也。何者。非其要也。惟有為難一言。直令人可無一可肆之時。莫遠一言。直令人君無一可敬之地。其能與邦喪邦必矣。章若曰。其幾如此。可不慎與。

首節 言不可句。重一言字。謂之曰言。非有修意修事。敗禮敗度之

四書窮理定本

卷七

卷七

實也。彼邦之興喪。尚隨其實踐。此言者何如。而若是其幾。謂如食飯之必飽。食毒之必殺。則亦可也。然亦有之。此句輕作轉折起下文耳。不幾之幾。與不可若是其幾之幾。相照。言不可若是其幾。而尚可若是其幾也。

為君難二節。世間只有無事任的閒人。無甚難為。總有些事任。便難了此節。以君為主。臣只是帶及。為君二句。若只講如何難。如何難。便自少味。須就片言居要處發之。方合章旨。如云。人君一日二日。厥有萬幾。嘉謨嘉猷。奚啻千慮。凡可資廟廊之策。規。備聖明之採擇者。詎可縷而悉枚而舉哉。乃今人論道于君。而思其本源。論君子為。而提其樞要。第以難之一言樂之。且以君難之故。併其臣亦曰不易焉。直令人瞿然

驚心。凜然動色。愀然似重有憂。悚然如不遑處。如知難。須重一言。方得本旨。如云。嘉言之為興。資何可勝數。然舉一不該其全。即繼陳不挈其要。以此救偏補闕。可耳。欲幾與邦未也。惟此難之云者。雖曰一言。能令君心戰兢。兢兢更無一念偷情。一息暇逸。邦之興也。日可俟也。即使連章忠告。多士昌言。與之程功責效。寧復能出其範圍。無待煩稱。為矣。妙在難之一字。用之不盡。與着衣只在提領相似。

一言喪邦節。予無樂乎為君。要認箇字。非謂不樂為君。蓋為君之樂多矣。然其他非予之所樂也。此句意在提起唯字。其字即是君字。言莫予違。正從為君二字來。言出于君。誰敢違之。具曰予聖。何快如之。予之所樂乎為君者。惟有此耳。此等言語。那得有克艱意思。

四書窮理定本

卷七

卷七

如其善節。此節以上段引下段。與富而可求章同。言莫予違。蓋樂言之而未暇深計其善與不也。倘莫違而出于善乎。使同聲唯諾。交口都命。而將順其美。君之為善必勸。此邦之承乎于休。終將賴之下。非責諫上非自聖。何不善之有。世上開悟。淫。故違豫。令人君不善之言。亦自不少。然或啓一念之差。成一事之誤。猶自有畏忌也。惟茲莫予違之一言。將令出其言不善者。陷淫。失豫。無所不至。故一言可以喪邦。不善得違。尚可制其肆心。戰其非心。莫違。則其心日肆。其事日非。而其邦將不可為矣。

葉公問政章。諺云。口說無憑。黃河以足乾。言虛說不如實。微也。民以政為標準。政以



民為符驗。必須方之內。驅頌騰歡方之外。極負道路始見善政之實焉。若乃操獨契而本乎于民。民結一二而尚閑乎萬。康雖曰我善為政。吾不信也。此必公之為政有重失乎人心者。故不言如何為政。而但云子夏為吾父章。

子夏蓋見性道中。跬步毫釐。皆有節度。而小心守之。但着意小心。便覺其中迫狹。以此臨政。自少那寬裕宏大的意思。入于欲速見小。而不自覺矣。與子張各從好處受病。欲速者躁不能須。而欲捷致之也。見小利者貪不能割。而欲全收之也。夫速之為欲。詎非厭其速之尚遲耶。小利之為見。詎非虞其利之或遺耶。曾不知天下之事。其求有倫。其成有候。而吾以欲速之心。驟而求之。則未足乎此。易通乎彼。其勢必至于四書窮理定本 卷七 幸

不達矣。夫與其不達。孰若遲達。毋論氣象之非優游。即與汝欲速之心。不亦自相左耶。吾故曰。無欲速。天下之事。利不十全。成不兩立。而吾以見小利之心。薄而收之。則所伸者少。所枉者多。彼其勢必至于大事不成矣。夫與其遺大就小。毋論規模之非宏遠。即與汝見小利之心。不亦甚失計耶。吾故曰。無見小利。

### 葉公章

細玩此章妙處。蓋不言父不可證。而但言父不必證。語意便婉轉動人。若只說父不可證。彼將執人生本直之說矣。葉公開口說吾黨。其意不但直此證父之子。蓋欲引以為重。若曰吾黨之剛方果敢。無少曲徇。猶如此。此因是俗。剝悍故。其好尚之乖方至此。詩人所以懲刺舒也。所

以夫子亦言吾黨以折之。其用夏變夷之意乎。在中二字。亦不可忽。在者不求而自在也。彼證父以成其名。其有求直之心明矣。若夫應與直反。寧復求人之直。我唯是天性至情。不能不為之隱。而性如是。吾黨之父子亦如是。是曲諱父子之惡者。正徑達天地之性矣。直豈在性之外乎。

### 樊遲問仁章

夫子本章。要樊遲就恭敬忠三字。認取仁體。玩語氣。言恭敬忠三者。無地可棄。以仁全在三者故也。居處三句。一件各占一字。其說云何。曰。仁人心也。人心便于偷安。而燕居獨處。則外弛之易。故利用恭。人心莫知其鄉。而專執一事。則旁馳之易。故利用敬。人心獨私乎已。而兼與衆

### 四書窮理定本 卷七 幸

人。則內欺之易。故利用忠。又問三者何當于仁。曰。人心外弛。則生機斃。而內不惺。人心旁馳。則生機洩。越而不疑。人心內欺。則生機隔絕。而不貴。以此為仁。全在三者。棄三者。便是棄仁。無之而可棄也。何論夷狄哉。行已有恥章。

通章行已有恥句作主。士無他。尊名教。服訓典。以自立其已而已。乃真已之立。必自有恥始。不辱。只是有恥之完滿處。恥之完滿處。便是已之完滿處。故曰士也。其次則家稱孝。里稱弟。豈不粹然一善人哉。而其行已之際。能恥天性之虧缺可知。故曰次也。又其次則言必信。行必果。雖則徑徑然一小人哉。而其行已之際。能恥人心之浮薄可知。故曰次也。若彼止符之人。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真已殆不復存。尚可算之為

士耶以此知士。記聖恥士有三品而唯恥之一言盡之大哉。恥乎行已節。行已者以已與世相應。是推行乎已也。已自太虛而來。安有汚染。稍涉汚染。則報焉內愧。而其神有所不受。此其高標峻節已立。生人之大本矣。且其有恥。又非抱咫尺之義已也。有如奉君命而使四方。則正氣誠心之中。達於出焉。月其恥于堅制。不以忿激起。蒙用其恥于奮發。不以異懷納侮。要使九重威靈與有榮施。以有恥成其不辱焉。君子與已字相照。不辱與有恥相照。行已句。全要發出關係重大。意。夫士之已。甚不小也。是擔荷綱常。振起名教之已也。無行說。則市兒耳。有行說而無才華。則村吐耳。行說而兼之以才華。允足秀出乎凡民矣。此士品之最上者。

四書精義

卷七

三

次節。族黨交稱。至心感動。所謂孝友之實積于中。而著乎外。其能孝弟者也。夫孝弟為仁之本。百行生焉。即未能尊主庇民。華國輔世乎。亦足維綱常。扶倫紀。而無忝于名教中人矣。孝弟者和順。理理則順。屬矣。理理渾淪。斗筭則破碎矣。言必信節。小人言其中迫狹。不似大人恢弘博大之意。夫子既取他為士。却先說他小人何意。敬子貢也。子貢再三致問。意有才者。當亦先錄。而聖人竟不單取才也。若曰實意未滿。即如此之人。猶不失為士。而才勝者。且不得與之齒也。甚矣行已之重也。理理狀其小而堅也。執一已之見而必不變也。今之從政節。當時從政。得志者專擅。干進者容悅。遂令名教日墜。世

風日卑。皆此為之。尚可數為士乎。故夫子一問而發不平之慨。言其入競功。利于毫末。開機巧于眉睫。濫浮散樸。絕無渾淪的意思。細碎極矣。理理。空堪計數。猶極算者。到分毫毫去處。便不耐煩計他了。斗筭。非說他吝嗇。狀其小。屬算也。子貢見此等人。亦有才華。聲譽。勳當時者。意節而列士林。不知華生于實。華則榮。而實不知。如其華矣。故無取焉。

不得中行章

此章見聖人與人。另具隻眼處。世之所棄。聖之所取。率性之謂道。與者。借其人而傳此道也。道中而已矣。中行者。志高而無大簡之意。行繁而無太峻之意。彼其心合太虛。與性合。則其志其行。各率其性而止。故

四書精義

卷七

三

也。狂者其志。嚆嚆則有太簡之意矣。指者。其行。踴躍則有太峻之意矣。然而雖有太簡太峻之意。而其志趣之高。行說之潔。却與太虛之真性相近。可與嚆嚆乎。此中擔當乎。此中也。若彼謹厚小過之人。初無太簡太峻之意。似與中行相近。而其氣。靡力弱。與他濟得其事。是故去彼與此。求所未得。如在外取物。進取者。向前取也。不安于見在之地位也。不居不豫。近于能克已者。心高之人。虛誕而無事實。似風子。其狂也。性單之人。充厥而辭。儕儕。真固子也。猶也。

南人章

細玩此章。連作兩段為體。前段以人論。重理。字後段以言論。重或字。皆極言之也。蓋真主一離。則百為盡。修辭心。則恥辱無窮。故其于

人也。至于無一可作。其于羞也。至于不可復計。奈之何。人而無相也。看夫子不須多言。但曰善夫。但曰不占。言愈簡。情愈深。

南人節。此節要識南人之意。又要識夫子之意。南人之意。謂巫醫雖賤。而交神托命。所係甚重。故尤不可無。恒夫之意。則謂巫醫且不可作。況其上者乎。是無相全作不得人也。我想心術一壞。作用皆非。明信不通于幽玄。則冥冥者不格。真精不貫于邪邪。則生生者先亡。明有人非。幽有鬼。神理何附。命脉何存。無論作何如人。作何如事。而要無一可者。善哉乎南人之言之也。方言即格言矣。無恒非固後念不繼。正固前念不真。巫醫即從人字中提出賤者言。併若人亦做不得。不恒其德二節。不恒其德。非有德而不恒也。無而為有。故難乎恒也。

四書窮理定本

卷七

孟子

此等人。非但不獲與純德者同榮。且不獲與不德者同辱。蓋致賴尚可虛誇。無容承羞之眾。殆不知從何而來。故加一或字。極言承者眾也。且人情即不願可否。未有不計榮辱者。乃易辭。而人猶然無恒。殆亦不占而已矣。不占而已。乃聖人動人之辭。非真謂人之無恒。由不占也。

君子而章

若君子容眾。小人及俗。君子特立。小人詭隨。其辨自不待言。茲而君子與人。由由然而與之偕矣。小人與人。亦由由然而與之偕矣。此其類聚交離之迹。人皆見之。唯是幾微之地。鮮有察而別之者。夫子特為剖白之曰。若知君子之由由與偕乎。此乃蕭牆協氣。于人無所隔閡。而自相

融液和也。非同也。若知小人之由由與偕乎。此乃一種柔情。于人有所希冀。而收相依附。同也。非和也。和如陽和之鴉。萬象交暢。其中同如面貌之肖。終有各出之形。角立之意。筆能融液而為一手。只言君子和小人同足矣。必言不同不和者。言不似小人之同。不似君子之和也。正是仔細剖別處。

鄉人皆好草

要知此章。非論半上落下的好人。以皆好取。為其為盛德人也。以皆惡取。為其為高行人也。以善者好。不善者惡。取為其為善純惡淨人也。皆非半上落下之好人也。但前二項。或不可必。後一項。則可必矣。故彼不如此。賜也達。非賢者。其以鄉人之皆好皆惡。取人亦自有說。若曰

四書窮理定本

卷七

孟子

人無可好之實。或一二黨附者好之。而鄉人皆好。將非盛德士與人有可惡之實。或一二公正者惡之。而鄉人皆惡。將非獨行士與。却不知盛德者皆好。而闇媚之工者亦皆好。吾原以必其非倖戾之甚者乎。故其朱可一也。我想人情。方以類聚。物以群分。未有善人而不好善人者。亦未有不善人而不惡善人者。有如善者之好。合于不善者之惡。則其好不曰于闇媚之工。可知不善之惡。合于善者之好。則其惡不出于倖戾之甚。又可知相提而論。其為善人必矣。彼取人于鄉人之皆好皆惡者。能與之相如哉。

君子易事章

兩下對舉。相形。要人說難。易上別其孰為君子。孰為小人。必須彼

此相較與各自另說者不同。用此利同驕泰之屬皆然。爲人上者其權能用人。能喜怒人。故母論君子小人。而其下皆思事且悅之矣。乃論人于事悅之際。吾何以辨其爲君子小人哉。人而君子。易在事。難在悅焉。何也。君子有生意。無私意。無私意則私不能投。而非道不悅。有生意則一腔和藹。些子美善。每優容而使之如器矣。人而小人。難在事。易在悅焉。何也。小人無生意。有私意。則私正相投。而非道亦悅。無生意則一腔刻薄。些子瑕類。皆苛責而必求其備矣。君子善根。只一箇無我。小人病根。只一箇有我。非道不悅。而却器使。非道可悅。而却求備。正言事悅之相反處。二及其字正明二而字。

四書窮理定本

卷七

卷六

俱於氣象不拘處說。但君子是天理既得心廣而體胖。小人是人欲方遂志滿而氣盈。安生舒於生肆俱申下。

剛毅章

特舉剛毅木訥何也。以此等天質。似與仁遠。此言其似遠而實近也。正可與巧令鮮仁參玩。彼乃似是却非。此乃似遠却近。蓋仁生意也。生意油油藹藹。宜令人樂于親就。乃剛毅稜稜如兩木的。固固如兩條之世情。樂就者鮮。將母曰仁遠乎哉。不知生意出自太虛。不與私意而立。而剛毅能勝私意。木訥自少私意。私意勝生意還。私意少生意多。是其稜稜固固者。乃所以養其油油藹藹者。其遠仁也。夫何遠之有。何如斯可章。

此章前後兩段。總是調適的意思。爲子路言之故也。步步要切。子路子路勇者。勇者必疎。其不能切切。惻惻可知。勇者必厲。其不能怡怡可知。勇者必混。其不能別其所施可知。曰疎曰厲曰混。其無學問之養可知。既無學問之養。尚足以爲士乎。切切非泛言情意。乃與人爲善。切切在念。由是責善之言。詳細而勸勉之。此從切生。惻是一套事。若切切另說。安見兄弟之間。不可情意懇到乎。怡怡乃顏色之一圖。和藹親愛之根心。而生色也。與色難同意。不疎畧。亦不暴厲。殆純德性用事者耶。其陶鎔深矣。其涵養粹矣。蓋由好學消釋其客氣。而從德道渾化其主角者也。故曰士也。朋友二句。已涵在上文。此又分別明說耳。講重朋友兄弟字面。朋友之義。相親相勸。切惻自其宜耳。兄弟之情。

四書窮理定本

卷七

卷七

相親相愛。怡怡自其宜耳。朋友句。仍足可謂士矣。句。其八問學知義。理自能斟酌平施。與勇夫雜施者不同。

善人章

不重教民。重善人。言教民出于善人也。放而出于善人。大抵溫良恭。無厚。嚙咻勝耳。豈其武健酷烈。如猛士之尚威嚴者哉。然而七年之內。亦可自即戎。則以治兵之道。先治民心。而善人之放。能得民心之和。故風文中養成神武。元氣固而神氣自振也。何必專尚威嚴哉。楚子玉治兵。可爲永鑒。以不教民章。章內下箇善字。甚之也。言雖謂以之實業之也。而鄭重全在數字。甚。

言戰下可不先放也。不放民三字連讀。夫民命至重。人心好生。自非殘賊無復人理。何至忍棄其民乎。

四書第抄六補定本卷之七終

四書第抄六補定本卷之八

憲問篇

古邨王國瑚夏粹甫著

憲問章

此章闢竅。須將二穀同耻說得分曉。何謂穀。無所事事而空食其穀也。無道不得事事而空食其穀。誠素餐矣。有道不能事事而空食其穀。猶素餐耳。其素餐同。則其可耻同也。故君子在已。遭無道之目。固必有稟。稟清修。高標不穀之節。即未有道之時。亦必有隆降厚抱。預養不穀之才。不然生平咫尺之據。與人世明盛之遇。豈令寒淺堅儒。借為逃耻之地耶。

四書第抄六補定本

卷八

克伐怨章

此章只將不行者與仁者兩箇心境分別明白。昔言便自了然。不行者尚有克伐怨欲之根。而不須與力。其心多少勞苦。難可知也。仁者絕無克伐怨欲之根。而不須與力。其心多少恬愉。何難之有。而以不行者為仁。不亦誤乎。昔節次節。分別在已發未發。深思乃見。四者已萌已發。其根深矣。其勢盛矣。然後制之不行。譬強寇四集。起而與之格鬪。縱能暫見降伏。而其神甚苦。其力甚勞。厥惟艱。設第可以為難矣。若如仲弓問仁章。出門二句。無時無處。無不悚攝其心。豫防於未萌。潛消於未發。自當無此四者。即或有之。而根淺勢微。克伐較易。多少恬愉寬適。仁且在其中矣。曾謂可以為難者。遂可以為仁耶。非吾之所知也。中庸慎

獨以前先有戒慎不勝恐懼不問退於密而發本原意是止與此處但聖言渾渾不露要人深思而自得之

克伐節 不行只是箇止字。慙意仁與克伐怨欲行不俱行止不俱止克伐怨欲既止仁自行矣

可以爲節 可以爲難矣。緊頂可以爲仁。次來。意曰可以仁乎。子曰此只可爲難。乃姑許而起下文之辭。所云先難爲難乃虛明中之收攝清淨中之兢業。非復有潛滋之機。交戰之勢。如不行者之所謂難矣。口裏說難則有之。仁則尚未。其實仁之尚未正於難上見之士而懷居章

二士字相呼應。上是何等人。却乃懷居。譬如大將提百萬之衆。平定四海。何等責任。却先昏睡帳中。不問軍事。如許責任。所恃何人。尚足以爲大將乎。作事以氣。率氣以志。而晏安。是懷其志氣之偷惰頹靡可知。豈任重道遠之器乎。陶侃朝暮運百甕可深思也。看來世間大有樹立的人。必須神氣悚懼。常若有事。又須性地安閒。常若無事。吁微矣。那有道章

以道字爲主。言與行危。直遂其道也。雖以我有道。那亦有道。時與吾道相合故也。若夫無道之邪時與吾道不合矣。故行之危如故。而吾則從其無焉。非枉道也。其君子之曲全其道乎。行惟已自修。一變卽爲預節。言與世相附。不變或以買禍。况操履潔白。亦既能得已矣。而曉曉尚口與濁世爭衡。不亦過乎。其實只是庸言庸行。但流俗不能不取遂

四書第廿定本 卷八

見其高峻耳。若有意高峻。言行皆非矣。言行出乎衆人之上。或足爲危機焉。故曰危。訓高峻者未盡。儉德避難。死不易辭。又是一義。與此並行不悖。

有德章

有德句。仁者句。是見成語。乃世人輕信言勇的來頭。有言句。勇者句。乃解世人之惑。使無輕信也。心得乎理曰德。心純乎理曰仁。實無二物。總是人心生機。言乃生機之流溢。勇乃生機之壯盛處。從中發外。只有一路。故可必。若外面則其路多岐。故不可必。德屬養。言屬識。仁屬理。勇屬氣。養到則識高。天下誠無識昏之養。而識之所統。訓或不盡。自發來。理直則氣壯。天下誠無氣敗之理。而氣之所激發。或不全從理出。須知有言不必有識。如率我是。有勇不必有氣。如子路是非作僞也。若夫作僞之徒。則巧言竊德。賈勇冒仁。有何高識壯氣。併不可謂之有言有勇矣。愚每慮有德句難分曉。偶思自家不善言。語皆因心氣昏塞。心神恍惚。而昏塞恍惚。皆因心有妄機。有德者中心无妄。則其氣清明。其神靜定。自然言必有中。

南宮适章

南宮适三字不可忽。适孟氏也。僖之子。懿之兄也。於時門地榮盛。權勢薰灼。乃能卓然自立。惟德是尚。痛憤同儕之雄行。何其適迹遠。粹一至於此也。豈惟濁世中無此人。亦且世胄中無此人矣。但适意如此。何可面美。若出而終默。或又疑其以成敗論人矣。故俟其出而美之如此。

四書第廿定本 卷八

問意不兩下。歸重孔子一途。言積德行仁。終有大福。與倚勢作威之終  
變異。所以夫子贊其尚德。須知這不是計到後來結果。纔說善果當  
爲若慨然太息而曰。老天自有安排。吾人只合修德。目前之升沉顯晦  
安足問也。善射。盤角。不止說他絕技絕力。正說他有權力處。當日昇  
與蔡同惡相濟。而顛越帝后。蕩滅灌鄩。正憑此技與力爲也。躬稼。言  
其爲民立命。而親於其身任勞瘁之事也。卒之萬世承賴。德孰大焉。  
這所引與泛指缺慶不同。乃同時同事。而其報無一爽。見天道可必  
也。纂夏之惡。弄與蔡共之。設殺身之禍。饒了一箇則禍福或出偶然  
未可必矣。言若人其真君子者哉。而若人之心。其尚此德者哉。向使  
不是自家有德的。必不尚德。既不尚德。胡能畧其目前。要之天定。堅心

四書第抄定本 卷八

作德篤信不惑若此

君子章

此章只把仁字先認明白。便如破竹。蓋仁如桃仁杏仁。渾是生機。絕無  
妄機者也。而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妄機難除。生機易滅。君子雖長存生  
機。而妄機偶發。卽爲不仁。故天下猶有不仁之君子。小人卽偶動生機  
而妄機未發。安得爲仁。故天下絕無有仁之小人。此乃夫子嚴於論仁  
本意。則欲人知渾是生機。絕無妄機。纔可謂仁。而惟精惟一。一也不敢  
懈怠而已。

愛之能勿章

此章人但知重二能勿。却不知全因礙礙愛也二字而生。能勿二字

要分曉。與被人逼迫相似。言惟愛惟忠。原欲勿勞勿誨。而却不能勿勞  
勿誨。如有所迫之者。然誰迫之。仍是愛與忠迫之也。一心之內。自交戰  
也。愛之云者。慈子之情。生于離衷者也。似宜撫之摩之。子之以樂矣。  
詎忍以其勞之者。苦之哉。忠之云者。好君之念。篤於由衷者也。似宜喜  
哉。起哉。效之以順矣。何樂以其誨之者。苦之哉。而不勞不誨。將吾子作  
何如子。吾君作何如君。尤非愛者之所忍。忠者之所樂。雖欲不勞且誨  
其將能乎。能勿言其不得已。勞誨雖苦。能消妄念。

爲命章

妙處不在人多。全在衆人如一人。和衷故也。特紀鄭之爲命。而煩悉  
其辭。何也。志美也。何美也。一命而四大夫共之。倡其前者。不嫌於顯已。

四書第抄定本 卷八

卷八

五

之長。較其後者。不嫌於形人之短。其視辭命若一家之事。其視僚侶若  
一人之身。叔世臣誰有同心體國若此者。卽往古和衷協恭。推賢讓  
能之風。何以加此。此其美不獨在一命矣。蒙引。草創起草也。討論則  
將草稿來探討其故典。而以義理論斷之。然未必無過不及也。過者修  
之不及者飾之。大抵得宜矣。然於文采或不足也。故又加以潤色。謹  
善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將有諸侯之事。產乃問四國之爲於  
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諸乘以適野。使謀可否。世叔美秀而文。尤  
身允宗之論。諸游不暇恤。從豐從省之說。晉人不能詰。晉楚之間。吊  
賀之役。皆皆與焉。張趙善之。趙缺思之。九言如在。行人子羽各推能  
知四國之爲。辨大夫之族。而又善爲辭命。北宮。八聘。以爲數世之賜。

仇舉知儲。竟甘垂鑒之逆。子產潤色。蓋會其成。政場中。總其相似。武問子產章。

此章不重三大夫。當以夫子為主。夫子如天官持衡者也。春秋時。齊有管仲。楚有子西。鄭有子產。彼皆所謂本邦之上相。一代之名流。誰能置品題。定軒輊者。乃武問子產。而子曰。良以人臣功在天下者上也。澤及一國者次也。各私其國而為天下者下也。至是而三大夫之心跡。功罪。淑慝。低昂。萬世始有定論矣。以此見夫子能察心迹。能決取舍。能辨大小。能取人。亦能棄人。以此品臨人倫。寧復有不定之品哉。看此章夫子論人。往往出人意表。子產治鄭。有許多嚴處。此非夫子由述原心。能以惠之一言。舉之乎。子西雖有猜夏敬賢之罪。而鄭國改紀。亦

四書窮理定本

卷八

六

自有許多好處。此非夫子主張外楚。拒能割舍而全棄之。夫子重道德者。宜其薄功名矣。乃至管子之功名。却又極口深服。則以此等功名。乃周之所以不為楚者。非尋常之功名比也。其如管子賢鮑叔遠矣。

武問節。言其人生歌謠。嗣沒留遺愛。全是濟人利物的心腸。所稱衆人之母是也。雖鼎沸。崇恭儉。作封漁。鑄刑書。容有不專於寬者。要以使民之義。成養民之惠耳。

子西節。彼哉彼哉。如謬云。他麼他麼。若曰。彼即功過不掩。彼自彼耳。何與我中國而錄之。

管仲節。味人也。語意便是斤兩特重之意。但言服人至此。善乎表管仲之功矣。習鑿齒論孔明使廖立垂泣。祖此意。人情奪諸彼。以與

此則怨歸焉。然奪而不多。怨易釋也。多而不至於窮。怨未深也。窮而不至於久。怨猶有時而忘也。若管仲奪云云。

貧而章

此乃聖人持論之平處。貧之怨。以不能生活之故。怨也。故無之難耳。若富之。豈亦以不能生活之故。驕耶。無之又何難焉。夫子只是平平說。個人情如此。

孟公綽章

趙魏家也。而大勝薛。國也。而小。老家之臣也。而為元老。大夫國之臣也。而為庶官。庶府之任。詎難於家臣之長。小國之臣。豈難於大家之老。哉。但人之才品。各有所宜。公綽做大家家老。固易。而做小國百司。固難。本

四書窮理定本

卷八

七

只說不可為魯大夫。而納諸婉轉。必盡見他好處。語意多忠厚。不可句。須回顧為趙魏句。言若誤用於此。將以項肩之微瑕。盡掩放大之雅度矣。豈不誤哉。

子路問成人章

孔門諸子。從無問成人者。以何必然三字推之。則子路此問。蓋隱然負如下節所云。若謂我之才氣無雙。為能不二其心。斯亦毅然丈夫。而無忝所生矣。夫子則謂人有所長。無可自負。縱能獨擅長。皆若人之最。還須小心和氣。使之成。章然後庶幾成人耳。豈其一勇。果人可得一體。輒可自負其已成耶。看此節。子路易言成人。而夫子難之。蓋以素抑為激勵。而冀其大成也。然而世風不古。人心日偷。而子路特立於刻



害生死久暫之際竟無二心亦足觀人世之狂瀾迴天地之正氣矣如此議論字內自不可少故於次節發之令與前節並存云

問成人節 此問蓋與君子尚勇乎之問同意看子路分明說兼人如由纔成簡人彼畏先貪財說誠者成人哉即下節之意也 連舉四子何也語意謂雖兼人猶必文以禮樂然後庶幾於成人耳奈何僅有一勇而遂沾沾自喜而失其小心和氣乎若說先兼人長而又文以禮樂便失當日語意矣 若武仲四句要重人道上說又要合說見其能兼人長也下文之句纔得題意如云近世以知著者莫若藏武仲是得人心不昧之體者也而茲若之矣以不欲著者莫若公綽是得人心不滓之體者也而茲若之矣以勇與藝著者莫若卞莊再求是得人心

四書窮抄定本

卷八

八

不撓不窮之體者也而茲又若之矣 一有自恃其長之心則無抑抑小心是無禮也且無藹藹和氣是無樂也無禮無樂便不雅觀是無文也子路勇者不足於禮樂故告之以此 人生本乎天則成之亦如其天耳乃質在天養在人成人不以質勝而以養勝何也曰知廉勇藝雖則賦之自天而特游氣之紛擾中正和平雖則修之自人而實其性之淵源故成人天與人合其要則純乎天而已 今之成節 玩此節語意當是子路語况加一曰字可証上節成人而

盟約之夙心潛移則見利見危又要之日不二其心難耳 人之為人惟在一心人之為心惟在一真當此利害相攻變詐成風之日而有其心不二如若人者乎即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既高出今人之上而無忝為人者矣 亦可句全在今字上搜尋 不受財不抱死不說誠其心便是真人真人便是成人

子問公叔章

此章妙處全在首尾相形 夫不言不笑不取誠非人世希有之事然夫子初問其辭雖疑乃味語意只是照常質問不甚詫異蓋以如此之人如此之事世間容亦有之耳及問曰云而子曰其然豈其然乎一疑之再疑之轉疑轉察視前信乎不言不笑不取之疑變異以此知稿之

四書窮抄定本

卷八

九

絕之離乎性情之外者倘易順之適之調于性情之中者獨難然則人世難能之事豈復有難於時然哉哉或曰請言難能之實曰時然三句只是說他恰好如何是恰好如性而已中庸發而皆中節是也性自天命此惟人而天者能之故曰中庸不可能也 過仰聲聞過情之過所謂言人之善而過其實也時然後六句須識他易視時中方得過字如云夫子為人豈果離類絕倫如不言不笑不取之告哉第能時然云就日用之間各如均節即人情之內曲為調適蓋亦至淺近至平淡矣若乃擬之以奇絕之行破之以孤高之名豈非告者之過哉 五其字俱指文子言三不厭要明人言所自來 三然後字見已無言笑取之心也三不厭字見人亦不覺其有言笑取之心也總見只是後已和

感。的。常。理。所。謂。中。而。庸。也。時。中。則。恰。當。人。心。故。不。厭。其。然。二。句。勿。泛。講。時。中。難。能。須。切。文。子。方。得。疑。詞。肯。察。如。云。時。中。難。矣。民。鮮。能。久。矣。其。在。他。人。吾。誠。不。得。能。然。而。賢。如。文。子。意。者。或。能。然。耶。第。人。情。終。難。調。適。天。機。終。難。妙。合。文。子。雖。賢。恐。亦。未。遽。臻。此。也。宜。其。誠。然。乎。哉。向。也。屏。而。言。笑。絕。而。取。與。吾。獨。疑。閉。情。離。世。之。難。乃。此。之。為。難。尤。非。一。閉。情。離。世。所。可。義。者。如。之。何。易。言。之。也。

### 成武仲章

人。臣。無。將。將。則。誅。矧。斯。闕。之。臣。顯。據。已。去。之。邑。豈。止。於。將。而。已。哉。此。而。寬。之。何。以。訓。矣。子。曰。以。防。即。春。秋。一。字。之。斧。鉞。也。臧。武。仲。之。求。為。後。於。魯。也。公。據。宋。地。明。乎。事。涉。於。嬰。君。矣。第。武。仲。之。罪。原。不。及。於。不。祀。且。

### 四書窮理定本

### 卷八

十

卑。辭。乞。哀。且。得。請。而。即。避。邑。又。有。擬。其。非。嬰。君。者。要。君。全。在。以。防。二。字。要。字。正。應。求。字。言。其。求。為。有。誤。之。求。武。仲。之。意。蓋。曰。吾。之。求。為。後。於。魯。豈。非。欲。後。之。有。防。而。吾。已。自。鄉。如。防。矣。由。是。君。而。從。我。之。求。則。我。離。避。邑。而。奔。防。猶。臧。氏。之。有。也。即。武。仲。不。從。我。之。求。則。我。將。據。邑。而。叛。防。亦。臧。氏。之。有。也。蓋。自。其。求。未。時。先。示。君。以。不。得。不。從。之。勢。矣。先。示。君。以。不。得。不。從。之。勢。而。隨。挾。君。以。不。得。不。從。之。求。矣。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臧。宣。叔。生。賈。及。為。繼。室。生。統。以。孟。氏。之。誅。以。甲。從。已。為。孟。氏。視。除。堊。孟。氏。告。季。孫。季。孫。命。攻。之。統。斬。鹿。門。之。關。以。出。齊。知。自。知。使。告。賈。曰。統。不。佞。失。守。宗。祧。統。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恭。納。請。其。可。已。如。防。使。來。告。曰。統。非。能。善。也。智。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避。邑。

乃。立。臧。為。武。仲。致。防。而。奔。齊。仲。尼。曰。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諺。曰。念。茲。在。茲。順。事。祀。施。也。二。勳。宣。叔。文。仲。也。

### 晉文章

齊。晉。皆。大。國。也。且。天。下。尚。知。宗。周。只。須。堂。堂。正。正。倡。名。義。以。率。列。辟。何。事。不。立。何。功。不。成。晉。文。獨。欲。捷。收。其。功。一。切。以。詭。道。行。之。將。正。天。下。而。先。示。天。下。以。不。正。矣。後。人。效。而。充。之。正。道。漸。滅。無。餘。矣。故。此。章。開。口。先。言。晉。文。所。重。可。知。謂。晉。文。不。如。齊。桓。也。故。曰。五。伯。桓。公。為。盛。即。春。秋。大。居。正。之。意。陰。藏。其。謀。令。人。莫。測。如。羊。腸。之。紆。回。諱。也。顯。出。其。事。令。人。共。知。如。康。莊。之。端。直。正。也。

### 四書窮理定本

### 卷八

士

### 桓公殺公子糾

此。章。是。子。糾。與。天。下。相。對。子。路。以。管。仲。諄。於。子。糾。為。未。仁。夫。子。說。他。厚。在。天。下。仁。不。更。廣。乎。味。夫。子。看。子。糾。只。當。得。一。箇。人。故。以。天。下。對。論。若。是。真。君。父。天。下。如。何。對。得。過。夫。子。雖。不。明。言。仲。可。無。死。而。意。自。可。見。桓。公。殺。公。子。糾。節。倍。公。生。諸。兒。即。襄。公。又。生。糾。小。白。管。仲。曰。國。人。憎。糾。之。母。及。糾。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小。白。無。小。智。而。有。大。慮。天。不。幸。降。禍。於。齊。糾。雖。立。不。濟。非。子。定。社。稷。其。誰。也。忽。曰。犯。吾。君。命。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仲。曰。夷。吾。之。為。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糾。哉。此。皆。仲。勸。鮑。叔。出。傳。白。時。語。看。來。糾。之。無。成。桓。之。伯。仲。之。不。死。平。日。仲。已。決。之。矣。魯。傳。仲。忽。

與齊。忽謂仲曰。齊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吾君。用吾身。是再辱也。子爲生臣。忽爲死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名不兩立。行不虛至。子其勉之。先生有分矣。乃自刻。加一曰字。特出已見也。當時高仲之功。萬口雷同。故云。

次節。子路責管仲未仁。本爲忘了子糾。夫子口裏不說管仲該忘子糾。只說管仲能仁天下。以大易小。隱而未發。以子路達不若賜。未可與之深言。故也。如云。夫仁有爲一人死者。有爲天下生者。此其孰大孰小。不可同日語。由以未仁責管仲。始未計及於天下耳。思昔周道衰微。南風日競。天下岌岌乎殆哉。桓公尊周攘夷。則管仲合諸侯矣。九合諸侯矣。且九合諸侯。而不以兵車矣。其作事極大。其用力甚繁。是皆誰之力哉。

四書窮理定本

卷八

主

管仲之力也。然則管仲之力。用褊福生靈。廓清區夏。存我以存天下。厚我以厚蒼生。孰有如其仁者。而由乃謂其未仁哉。作文桓公三句。且照題面虛敘。至如其仁二句。方明說澤及天下。按史記。桓公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是實有九次。合諸侯而陳師鞠旅。僅有楚鄭山戎二三。舉其他則皆冠裳之會。是大半不以兵車也。註却以九爲糾。作文如註。桓公糾合三句。言桓公不勞而霸。全憑管仲。非謂不以兵車之力。而以管仲之力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其間張四維。申五禁。內謀外斷。無一事不出其手。兩如字。分明與召忽相比。以應子路之間。若曰。仁一人。何若仁天下乎。不然。古之道濟天下者衆矣。豈管仲皆出其上耶。必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仲天下才也。自知當今之世。舍我其

誰也。羞忍耻。以就大功。詎肯死一公。公子哉。夫子雖論管仲。其實提振子路孔悝之難。惜子路之終不悟也。

管仲非仁章

此章問答相關應處。要討箇分曉。子貢疑管仲之非仁也。先責其不死。再進步責其又相。又相乃語意歸重處。所以夫子下文極言又相之仁。末節順風揚帆。因而知其正不須死。蓋重處既解。輕處自如破竹矣。此夫子善分剖處。

管仲非仁節。子路重不死。子貢重又相。甚之也。言糾仲之君也。而桓殺糾。則糾之讐也。君見殺而不死。其難已爲忍。忘其君。乃至易心反面。委身而事君之讐。仲之忍於糾。一何若是其甚。與仲即天下才哉。恐亦

四書窮理定本

卷八

主

難解於非仁矣

管仲相二節。子貢但知仲之相桓爲不仁於糾。却不知仲之仁天下無窮。正在相桓。夷不亂華。冠裳如故。仁孰大焉。即接上相字說下。相生霸。霸生匡。以下皆匡之賜。天下不可一日無仲。而仲何可不相桓哉。全要歸重相字。仲不相桓。桓不霸。安能成加百辟。而與之匡天下乎。時文以一匡句爲當時民到句爲後世作兩項。非也。玩一字。本起於今字。言仲之於天下一匡正開。而從管到今。無不受其匡之賜。一何事之簡功之遠乎。微管仲二句。正於今受賜之實言。若非管仲。則民皆夷狄。吾能獨免乎哉。言吾則民皆知。吾亦於今受賜之一民也。管仲當日內度其才。外度其世。明知糾可以無我之死。而天下不可無我

之生。蓋自魯士幽囚之日。齊郊霽浴之際。舉一代事業。瞭然如在其目。而胸懷自成一宇宙矣。此其神識何如昭曠。襟情何如超超。而世與經綏之匹夫匹婦同乎哉。為臣死忠。死又何妨。唯是許身於與兄爭國之一公。子而一睨不顧。經綏焉輕擲其軀。天下萬世誰復知有管仲氏者。此與匹夫匹婦計。無之甘心。引決雉經。以成其諒者何異。今觀仲之相業。轟烈如彼。此乃自見可以無死。而耻功名不顯於天下。破局曲登昭曠。與大丈夫之所為也。而豈與彼相若哉。看此節全自上節討出。諒小信也。信出於真性。則天下為公。而大矣。匹夫匹婦意思雖真。却只株守一己之見。故小。問晉奚齊少子也。亦非當立。而春秋書荀息死之。奚取焉。曰。巾生既死。晉無嫡子。獻公實命立奚齊。晉非奚齊。

卷八

四書窮理定本

之晉。而誰之晉也。荀息受托孤之命。而晉殺其孤。人臣安所逃死。豈可同日論哉。

公叔文子章

全重臣字同字。二字分析不破。大臣以人事君。而升賢能於公。固美事也。惟升而曰同。則於我為輔。貴將毋忘其逼已乎。同升而曰臣。則於彼為上擬。將毋嫌其卑已乎。夙奉廟氣之使。而與之北。肩於岩廊。素充陪隸之員。而與之交臂於殿陛。此是何等襟懷。何等器宇。師師濟濟。未足以摹其胸次。斷斷休休。未足以釋其形容。即此一事。便足煇耀當年。輝映無極。稱之曰文。可矣。吾猶惜衛人議謚。胡不此之取。而僅僅班制之修焉也。

子言衛章

此章無道。及仲叔圉祝鮀王孫賈字面最重。若竟昇在上。夢龍濟濟。而天下治。猶未見器使有益至此。三人者。圍寶倫。鮀崇倂。賈市權。皆夫子所不足也。而用之各當其材。乃足扶無道之衛靈。而使不喪。況以聖明而得仁賢。其知人善任。器使之効。可勝道哉。晉句畧之辭。玩之字也。字。文氣未歇。只是引起康子言語耳。仲叔圉三句。不是樂其用人。言圉長於賓客。則使之治賓客。鮀長於宗廟。則使之治宗廟。賈長於軍旅。則使之治軍旅。藉令國司祝鮀司兵。賈司賓。則事與人時。人與事。無如以饒辨。如以未變。雖才賢將焉用之。奚其哉。言無一可喪處也。夫喪非細故也。或鄰之所乘。或神之所伺。或兵之所不備。皆足處。

卷八

四書窮理定本

耳而公於三者。治之各得其人。則九廟歆之。四鄰安之。六軍衛之神人。咸和緩急有賴。有何樂端而遽至滅亡乎。其言之不忤章。

此章乃聖人隱言秘訣。其言與其為相照。因此而識彼也。吾謂為不可見。而言可聞。藉令其言之不忤。則其為之也難焉。何也。其心凝一如。猶捕鼠。常以躬之不逮為恥。自有不能出諸其口者。若乃侈口大言。高自稱許。曾無慚思之意。此乃快唇吻。衛聽瞻。不自度其能否。其精蕩神馳。可知。倘復能有為於天下哉。凡聽此不忤之言者。慎勿為其所欺可也。陳成子章。

以聖心為主。帶有賊。似與他國之大夫無干。而一再曰不敢不告。須臾。

不敢者何故。曰。有賊官之所欲討也。里正職在正里。則不敢不告矣。畏官也。邊有賊。君之所欲討也。邊吏職在清邊。則不敢不告矣。畏君也。國有賊。天之所欲討也。大夫職在謀國。則不敢不告矣。畏天也。事關天討。其威有赫。故沐浴而朝。誠重之也。其下再言不敢不告。只是此意。彼表公與三子。烏知天之爲何物。則夫子不敢不告之心。亦惟夫子自能知之耳。噫。二不敢不告。正是請討本意。

晉二節。天王在上。而臣弑其君。無齊即無周矣。真天崩地裂之變也。孔子沐浴請討。生平惟此一舉。蓋卽懼而作春秋之意。聖人之言。有不出戶庭者。有如鳴鐘鼓者。是告也。本以昭明大義。故其言正堂堂如此。是時魯國君弱臣強。此舉必無諧理。而空自請討。竟何所濟。蓋

四書精義抄定本

卷八

夫

聖賢作事。惟問理之可不可。不問事之諧不諧也。

公曰二節。曰告夫三子。不能自命其臣也。弱可知矣。出命討賊。以將天誅。正王法。存天理於城裂之秋。吾君事也。而吾從大夫之後。自當替吾君爲之。何敢不告。是已之不敢不告。正以吾君之故。何意吾君不自以爲事。

之三子節。夫子一聞表公之言。已知事之必不諧矣。然大義與。漂彼其何辭。奉命而告之。倘可萬一乎。卽不然者。亦足折三家之邪萌。昭千古之大分。未爲無益也。不可不以夫子之告爲可也。奉君之命。討賊以將天誅。正王法。存天理於城裂之秋。吾大夫事也。而吾從大夫之後。自當替吾大夫爲之。何敢不告。是吾之不敢不告。正以吾大夫之故。

子路問事君章

欺犯二字。皆因子路而生。子路勇者也。勇者強不知。其犯君或入於欺。勇者敢盡言。其事君每易於犯。欺犯皆非美事。夫子去欺存犯。蓋酌之也。何謂欺。吾知未至而遽以犯君。是欺之也。何謂犯。面折廷爭。致令君有怒色。是干犯君之威顏也。

君子上達章

重二達字。理微分途。而高卑殊品。人皆知君子上。小人下矣。然其上其下。非一成而不之遷也。天理超脫。初無窮極之地。是箇日新又新的物。事人欲陷溺。安有屢足之時。是箇愈趨愈下的物。事循天理的。如御天風。心源日粹。行誼日修。卽躋於高明廣大之地。吾猶以爲不可限量也。

四書精義抄定本

卷八

夫

狗人欲的。如陷泥淖。機械日熟。情識日隱。卽淪於放僻邪侈之歸。吾猶以爲未有底止也。

古之學者章

全重二爲字。學浮而爲切。學同而爲獨。爲者。淵衷之所經營。從此始。從此卒業。神情之所凝注。食息以之。夢想以之者也。古人談經講藝。爲如是。而後識其所爲已。履道勉德。爲如是。而後復其所爲已。耳至今人談經講藝。履道勉德。却是要人知我是識已。復已之人。爲人而已。蓋真已。油然而與人相通。以爲已者。爲學人所嘉樂。揄揚尊奉。而榮寵者必在焉。今人之心。不古。其慕人之嘉樂。揄揚尊奉。榮寵。甚於得已。而竊見其皆從學得也。惡得不沿學之流。忘學之源。爲人而後襲古人之學哉。

通伯玉章

首節 此節當重伯玉以心交立說。

與之坐節 註中但字猶字最得書意。細玩乃見。未能先讀過說。而歸着在過字。字上註所謂愈自卑約是也。若曰。夫子第欲差謬減少。尙自全未。何敢以其爲質之夫子。

君子章

兼山曰。良者止也。乃心之不能止者。則莫如思矣。吾將枯滅其思。而求其強爲止乎。夫心機活潑。而故枯滅之。未止也。抑將馳騁其思。而聽其自爲止乎。夫心體恬寂。而乃馳騁之。未止也。其惟思不出其位乎。以其思之屬於位者。時行則行。而徐調其活潑之機。以其思之域於位者。

圖書影抄定本

卷八

九

時止則止。而復反其恬寂之體。思者。靈明之津梁。從心而生者也。而無制之思。足以蕩亂其心。今不得返其靜專之初。如火生於木。而焚木。君子耻其章。

存一耻心。卽片言已自若矣。存一過心。則百行常覺者少。二字極痛切。要發得透。

君子道者三章

此章謂聖心謙讓未遑者。固爲粗淺。謂聖心空洞無物者。亦欠親切。且後說易涉寂滅。而聖人之心體晦矣。須就仁者不憂三句體會。方見實際。夫子四十不惑。樂以忘憂。萬人必往。天之定也久矣。寧復有憂惑懼之入其心哉。然而真空之心。常清常攝。則固愀然其如有憂。恍然其

如有惑。凜然其如有懼。此乃自家心裡如此。因而自家口裡如此。非夫

子孰能自道之也。不然。自謂不憂。卽憂矣。自謂不惑。卽惑矣。自謂不懼。卽懼矣。曾是以可以語聖人之心哉。看來堯舜舜業。禹祗湯新。文武之敬止敬勝。皆一息不能去心。到此地位。乃真與太虛同體矣。我與君子相照。無與三字相照。言在君子。則其道悉備在我。則其道全未。以我之一無有者。方彼之無不有者。不亦懸乎。仁者三句。不但數君子道者三一句。言仁知勇。不是無左驗的。果是仁者。必然不憂。果是知者。必然不惑。果是勇者。必然不懼。吾未能不憂不惑不懼。其能仁知勇乎。自字最重。言一無所能。原是夫子自家心事。今茲所云。乃自家心事。自家道之。皆肝膈之談。底裏之語。非曰克讓自美事。姑爲是退托已也。

圖書影抄定本

卷八

九

子貢方人章

心無二用。用之方人。其踈於修己必矣。此章妙處。却不如此明說。子貢不是第取賜與我而互方之。還從方人路上。使之自覺自醒。賜而與夫子相方。豈不茫然自失哉。看來我字更重。吾人一生精力。須全而注之。乎已。一毫分向外面。卽非真修。其知人之哲。乃虛明自照已爾。惺然常攝。無一息之間。何暇之有。

不患章

聖人認定盤星極真。凡言患不患處。倣此。我有性靈。萬類潛通。我從不慕乎人知。而人不已知。要亦性靈之歟也。似可爲切已之患矣。却不

完性靈。未有不潛通萬類者矣。故所患在此不在彼。不逆詐章。

妙在不說出所以先覺。令人自思向上一乘。夫詐與不信。事後當自見之。而必先逆之。先億之。欲其先見之者何。誠謂人之見詐與不信。皆在事後。我之見詐與不信。獨在事先。後者非賢。則先者是賢云耳。曾不

四書窮理定本

卷八

子

思我未見人之詐。而先逆其詐。我先詐矣。以逆為賢。將無以詐為賢耶。非也。必也不以逆先。而抑亦先覺其詐者。是乎。我未見人之不信。而先

微生畝章

億其不信。我先不信矣。以不億為賢。將無以不信為賢耶。非也。必也不以億先。而抑亦先覺其不信者。是乎。蓋聰明察知。戒于察察。而茲之逆

幾希間

以聖心為主

微生節

母乃句

自應何字

為者做也

二為字相應

外面做

栖栖隨

世之人

將就裏

微便

悅世之人

侯者

以其口

給悅世

而求合

也

悅世者

必隨世

其迹必

出於栖

栖

鸛棲也

如鳥棲

樹到處

鸛棲故

曰栖栖

非敢為侯節

不惜士節

而侯口悅人

乃謗押喻檢

無所忌憚

詐所云

大擔的勾當也。故曰非敢。人心原自虛明。原自活潑。而必執避世之為。是同世之為非。則固矣。固則與其虛明活潑之心。不相入矣。故疾之也。持此虛明活潑之心。遊乎人世之中。將清世可入。濁世亦可入。淑人可與。惡人亦可與。何地不可以托迹。何人不可以與偕。何異乎兆不行而迹猶隱。會已塞而轍復環。如彼其栖栖也。子第知悅世者之必隨世。亦鳥知出世者之能入世乎。

驥不稱其力章

稱者何。稱為驥也。均是馬而以驥稱。稱德非稱力也。人而以君子稱。不是稱其剛強果敢。有絕人的力量。稱其愿慤謙遜。慈惠純懿。為人道所好云耳。與今人論好人。只論心田一般。夫子借易曉者明之。要人專

四書窮理定本

卷八

至

務修德。只還箇力字。不必改作才字。

以德報怨章

此章見涉世心。如天地無可着意處。如世人之報怨。此有心於薄。而必於修怨者也。其中全是嶮巇。矯而如或人之德報。此有心於厚。而無以報德者也。其中猶自崎嶇。莫若直道而行。平心應之。若德則以報德。何必以德報怨哉。此道如大路。蕩平。明白簡易。絕無夢子曉曉。涉世真同天地矣。以德報怨。欲從厚也。不知但以其直。即與世之睚眦。修隙。怨毒無已。時者異矣。厚在其中矣。何以句。要識語意。歸着處。言若用德報了。怨。更用何物去報德乎。非慮無物報德。只要見報怨失平。須知以直二句。非論報德報怨兩項。只要指定報怨之所以耳。上句重而字。

下句重末一德字。上句爲主。下句只是足之。不重厚於報德。言報怨只當以直至於德。則當留以報德耳。不以之報怨。夫子是以直字提一德字。以直報怨。不止與平人一般。只看理當何如。理當平報。平報之固直也。不然而理當以怨報乎。則怨報之亦直也。如父母之讐。不共戴是也。又不然而理當德報乎。則德報之亦直也。如象日以殺舜爲事。而舜益親愛之是也。若必與無怨無德者同。則仍屬有心。不爲率性。猶然不得其平矣。

莫我知章

此章人但知莫知自下字來。却不知下字還自我字來。夫道不離我。故學亦不離我。凡若修我之德。講我之學。從我之義。改我之不善。事我之

西書第抄定本

卷八

三

父事我之君。事我之兄。先施我之朋友。要於事我之性而止。至平常至閑淡。無他奇也。故曰下也。而性卽是命。自然上達諸天。我達天。天不知我乎。若以人視我之學。則見以爲我而已矣。見我之爲下而已矣。其惡乎知之。故曰莫我知也夫。莫我知不足泛說。言以我所學。人常莫我知也。不可認做充人之辭。不怨不尤。不是付之不借。蓋謂天人皆吾一體。而吾不得不合是我之人事。未盡耳。乃自責之意。中庸反求諸身是也。於是俯盡人事。卽此可與天理相通。我與天通。天其與我通而知我乎。而人第見其不越人事。且烏乎知之。下學而上達。須幹旋歸重在下字上。爲是言我之學。無他。從好學修人事下焉而已。我之學而達乎上。無他。從人事合天理下焉而已。其端極在又玄之中。而從事則不

越日用。其妙合在獨存之表。而體驗不離當身。所謂行遠自邇。卑卑無驚人之鴻。登高自卑。平平非駭俗之調者也。問所言下學。先從不怨不尤引起者。其說何曰。世上炫奇吊詭之事。皆自好名願外之心而生。怨天尤人。願外之左券也。不怨不尤。則不願乎外。自然俯首下學。不爲炫奇吊詭之事矣。末句若曰。既飲天漿。何思村醪。帝心簡在。尚問人世之浮名哉。非但以天知影人莫知也。

公伯寮章

此章見聖人於天人之際。看得分曉。夫聖人而道大莫容。鮮有不尤人者。如景伯公正發憤。若謂伯寮真能爲梗。豈知以天視之。寮卽在命中矣。然則天亦有不是乎。曰寒暑相推也。聖人栖栖非與。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莫非天也。

西書第抄定本

卷八

三

首節 按定公十三年癸卯。孔子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愚意寮之怨。蓋以此也。謂仲由與夫子強公室。弱三家也。是時孔子爲兆於魯。道將大行。若此。怨得行。道且行而旋廢矣。故直以道之行廢言之。若止怨子路。地步恐占不到此。作文曰。渾渾沌沌。亦須說欲沮夫子。須知景伯憤疾。譏人至於此極。不重他公正發憤。亦不重他疾惡已甚。只重他把公伯寮看得大了。夫子與吾字。固字與猶字。相應。夫子雖然被他笑惑。吾一人之力。猶能誅之。卽夫子不得而難我也。道之將行節 命定於行廢之前。故曰將。二也。與寮之辭。命無形。形故先審而後屬之。道之行廢。何以知其爲命。命何以知。寮無如之



何曰既是道便是命。既是命。察便無如之何。或曰。請明言之。曰。道生機也。生機一氣機也。則道即命也。道之將行。生機通矣。可謂非氣機之通。道之將廢。生機塞矣。可謂非氣機之塞乎。故曰。命也。既曰命矣。彼察在命。如子在母腹。呼吸俱呼。呼吸俱吸。命而果通。察欲強為之移。而不得。命而果塞。察欲不為之用。而亦不得。察獨如命何哉。然則道也。命也。察也。一而三。三而一。相須為用。而非各自為物者也。於察與何誅。子大夫其無尤焉。譏人固極。交亂四國。謂小人有口。則可。而天實為之人。乎何尤。謂小人有權。則不可。

賢者章

賢者貴到底。地次於世。色次於地。言次於色。非賢有優劣也。首句護

四書辨義

卷八

五

過起下三其次。重其次三節。天下無邪。不得已。遺世獨立。舉一世無不辟焉。蓋亦有之。而不盡然也。其次。則他國可就。弗辟。但辟其地之亂耳。又其次。則禮親未衰。弗辟。禮親衰始去耳。又其次。則未有違言。弗辟。有違言而後去耳。蓋賢者不忌。輕棄天下。其委曲於去留之際如此。豈盡辟世乎哉。辟地者。不忌。盡辟一世。第擇其地之濁亂者。辟之。辟色。辟言。言地雖濁亂。亦不違辟。惟甚而微於色矣。然後所之。又甚而發於聲矣。然後辟之。

作者七人章

作乃見幾而作之作。起然遐舉。翩然冥飛。出乎人世之外者也。若是尋常際淪。何可勝數。此皆宇宙內有數人物。人所另具隻眼視之者。

鄉黨其左提右挈。同心共濟。今皆相率遐舉。則吾道之羽翊益孤。而世道益不可為矣。其人皆冥冥遺世。不復令姓字落人間。故夫子亦不紀其名。愚嘗謂封人晨門。荷簣接輿。長沮。桀溺。丈人。皆無姓名。恰合七人。當是矣。夫子此言。蓋傷七人之果也。與接輿諸章同意。近查陶靖節說同。

子路宿章

家人病不治。亦無坐視不藥之理。天下一家也。此章全重一箇知字。奚自句。不曰子為誰。而曰奚自。明乎知其有自矣。

子擊磬章

聖人。聖人心事。原自難識。觀其自言。亦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乃世我

四書辨義

卷八

五

舍矣。又若不欲藏者。蓋舍而即能藏。不徇世之義也。舍而不欲藏。不忘世之仁也。仁義並行而不悖。如陽極必生陰。陰中未嘗無陽。終有必藏之心。即入于硯硯而不自知矣。異哉荷簣。反以夫子為硯硯耶。微矣。夫子無限深心。盡在擊磬荷簣。問聲答聲。殆亦寡和之同調。能識其心者。與既而又曰云。却未深識其心也。夫子末節。若論荷簣而擊磬。本心隱隱可想。

子擊磬節

問擊磬二字。語脈將何所屬。曰。此振下有心句也。言夫子直擊磬耳。而荷簣未嘗接聲。咳。瞻丰采。門外問聲。輒能知其有心。不幾令夫子得一同心之侶哉。夫何知其有心。却又鄙其有心云。似知已却非知已。夫子周流。九五至衛。屬意自深。知遇自淺。一腔心事。其可

告語而聊托之乎。若有未易親測者。有心句。要得想像猜疑口氣。如云自廣歌世遠。里耳難諸。冥冥仁賢。無不心與世絕矣。此擊磬者。果何許人。一何愛之深。思之遠。惘乎其有餘悲。惘乎其不自釋也。始寡和中之希聲。絕響中之獨調。斯真有心人哉。

鄙哉節。此節語脉全屬既而二字。既而以後。俱承有心說去。何謂已。有心變為無心。即已矣。荷蕢意謂人而已知。乃可遂其所有之心。人不已知。却當已其所有之心。莫已知而猶有心。豈不礙節哉。鄙言其狹陋無高明。曠達意思。確確正是鄙處。堅執一意。多少凝滯。豈高明曠達者乎。莫已以下。正是確確處。言君子固當有心於天下。今世莫我知。則宜變而適之。斯已而已矣。如所謂深厲淺揭可也。彼乃猶然有心如

西書窮抄定本

卷八

五

此豈不確確而鄙耶。以衣之衣乃專用涉水之衣。揭則褻裳而已。屬變而涉不執一也。有心何心。即此莫已知而不自已之心也。

果哉末之節。果哉。照鄙哉。果字自斯已之斯字來。莫已知而斯已。何其果也。誠如是也。知乃不已。不知即已。特在一引決耳。其又何所復難乎。假令子欲如是。子之已也久矣。安事柄柄皇皇為。難字。要認得真。若得遂其所有之心。固無難也。若能已其所有之心。亦無難也。惟既不得遂其所有之心。又不能已其所有之心。此中轉轉反覆。尤為悒鬱。始不能為心之甚。聖心於是乎獨苦矣。苦處即難處也。口裏說彼果者不難。心裏說我難者不果。

書云章

十世章則曰三代可知。高宗章則曰古人皆然。都是平實說話。與子張言當如此。倚廬中門外。倚木為廬也。大夫士不降階。侯加降。則闕矣。天子又如梁楫。故謂之梁閣。高宗諒闕為句。三年不言。則有詫異之意。

竊疑子張好高喜奇。蓋謂真有與上帝通之事。三年不言。豈其精神對越耶。異之也。子曰此常事耳。君薨以下正說古人皆然。言君之未薨也。百官總已以聽於君耳。君薨矣。而三年之間。百官總已以聽冢宰。自有代之言者。故嗣王皆得三年不言也。此其意蓋出自冢宰。顯而可據。故實沿於歷代。信而有徵。豈皆有神奇之迹。謬悠之談哉。然則高宗之三年不言。楊是惟焉。已。指百官而言。百官盡皆以已聽冢宰之處分。是總已以聽也。三年內仁親為寶。孝思方殷。未忍經紀其政。故

西書窮抄定本

卷八

五

不言也

上好禮章

章音若曰。要。使民忘其勞。只須一箇好禮便了。蓋以禮辨分。以分定志。使自甘心奔走安意趨赴。此省力之法也。上字起民字。穆清酌退遜。却能化草野的強梗。然則民之衡命。豈必迫脅其民。

子路問君子章

此章君子只是說話的來頭。而章音則在把一箇敬修乎已。一言之。再言之。三言之。直說得窮天極地。往古來今。無復能限量之。凌跨之者。其哉已之大也。君子分量至大。而曰修已以敬。約言之也。言君子之道不遠。真已出自太虛。原無纖毫點污。唯是戒謹恐懼。以克私已。不令點

汚真已以敬修之而已已修便是德成尚不可以爲君子乎二斯字俱指修已以敬而言當時是子路之間意在駭驚夫子之答意在收歛所答與所問兩不相投故子路始則曰如斯而已乎少其限于已也既則曰如斯而已乎亦少其限于已也遠視君子易視敬修一再存乎見少雖有夫子安人之說若因問之何率爾一至于此哉蓋勇者心粗氣浮未或深思故耳夫子敬之一言將以小心易其粗心專氣斂其浮氣正是對症之藥安人是籠統語安百姓言其安人直至於此修已而安人安百姓說者每涉影響須看到實際處方得蓋人心在敬修時安機潛消神氣清攝覺得滿腔之中油油滿溢全是已立立人已達達人宇宙同春天地同和的意思安人安百姓皆以之也前篇一日克

四書第抄定本

卷八

无

已復禮天下歸仁大學釋經微止爲君止仁中庸爲恭天下平機軸並同皆實理實事非幻語也若如流俗紛擾異端煽惑其中便自頑冥又安有痛癢相關之意乎言堯舜之意云何堯舜且自以爲不足于路顧自以爲有餘于路豈賢於堯舜乎深抑之也

原壤章

章旨若曰聖人之惡無禮一至於此夫數說生平至名曰賊而且加之夏楚夫子之責人從來有如此其嚴者矣莊莊禮之重也踴躍夷風亡日夷壤蓋曰禮者忠信之薄亂之首也吾將清居閑曠隨吾意之所適而休焉安能習人世苛禮自令桎梏其身爲其人乃素棄禮教者今之夷侯所從來矣故先歷數其生平而責之人生世上自幼而長而

老禮不可斯須去也爾自幼便習爲玩侮長又不悛不齒於人人而無禮胡不速死乃猶久生于世入將有化之者祇足害義傷教爲世大害而已僂僂身世何得盡爲虛幻然此宇宙究將安所歸着哉幼而二句合看言其一生無禮也老而句重老字無禮之人速死猶善也述者善行爲人所傳也夷侯時自謂嗒然冥然無人我相無接擗心投之而莫覺過之而莫知試一叩焉杖加而體受亦知且覺否耶倘亦自省一生之要亦不復作夷侯態矣然母死而歌夫子爲弗聞也而過之曰故者無失其爲故也至此似以夷侯責之聖人之厚也

闕黨章

此章見後生受益處莫如禮也始終莊益字上論之將命只是說話

四書第抄定本

卷八

无

來頭一謗議論蓋從益字說起蓋海納百川惟其善下人若有亢然自大之心其氣已盈益安從受即宿學不免剝後生平夫有速成之欲者正所謂亢然自大也童子二字不可攷過大凡後生第一要循循馴謹若乃倣倪自大斷然終世無成可畏矣吾見二句且說他外面無禮之狀欲速句方就心裏說乃居位並行的心事藐茲小子而復側侍几席之末追隨杖屨之後亦已愈涯分有榮施矣然且正位在上而僂然居之先生在望而亢然並之踞據而自尊大會莫一虛位焉比肩而與顏回魯莫一却步焉此其容止態勢驕蹇寧復知少長之節爲何物退讓之儀爲何事耶或問止是益者夫子加一求字益必求而後得也欲速成正足非求益處夫求益無別法日損而已彼其藐

茲冲人而居位並行此乃少年壯盛之氣目無長上直欲抗上人之衝  
出長者之上以爲彼何人斯我何不可與彼等侶做無禮驕氣方盛尙  
能虛心下氣口損其所當損乎孩提之真性赤子之本心行且漸滅盡  
矣是豈求益者哉渠要與大人長者並列我却使之處僕從間若曰  
女之分第當在卑下以抑其驕氣且令觀禮而習揖遜也倘可因之而  
知悛乎長幼有序禮也履德之基也讓德之柄也

衛靈公篇

衛靈公章

衛陳兩事合爲一章全要前後交互方得書旨夫子適在陳之窮而適  
在衛之去則在衛似宜慮其後而子曾弗之慮也第知義所應違吾爲  
避之時行而已由在衛之去而得在陳之窮則在陳似宜悔其前而子  
曾弗之悔第知遇所當安吾爲坎之心亨而已

衛靈公問陳節自古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而况却菜夷墮三都子固  
戰則必克者也乃一問問陳而明日遂行者何曰公自仰視蜚馬意中  
已無孔子今茲之問非真欲飾戎行簡軍實折衝於廟堂之上也其意  
若曰兵爭之世利用威武孔丘之禮無勇曾莫我王孫買若也是僅僅  
四書窮理定本 卷八

習俎豆者耳故子亦謂其則嘗聞是僅習俎豆而不諳軍旅者耳故子  
亦自謂其未之學此蓋斷其問陳之話以完今日之局順其問陳之意  
以決明日之去可以去而去可以速而速他國之窮耶通耶勿問之矣  
陳與俎豆皆有行列王遵若云俎豆中亦有軍旅蓋精神嚴固志  
意堅卓可以用乎經曲千百之中而不亂則所以行三軍敵千萬人者  
卽此事也

在陳絕糧二節然在衛道雖不行猶有公養也及其在陳云視在  
衛抑又窮矣乃子路愠見而夫子云詞意和平泰然如順適之時志  
念靜定脫然無怨尤之累豈曰吾道之窮至於此極與其來絕糧之陳  
曷若居問陳之衛哉須知說子路不是問語彼其車裘可共技求兩

忘是何如氣。猶然不能無動也。夫子獨希然而已。須知子路非怕  
餓亦非怕死。蓋憤其徒死而謂吾道非也。此節問答相關處。頗難認  
俱是論君子也。子路說君子亦窮。何異小人。必無窮然後為君子。夫子  
說所以為君子者。只在不若小人之窮斯濫耳。非必無窮然後為君子  
也。子路論君子以過夫子論君子以心。凡固字皆順上起下之辭。此  
乃順有窮之問而振起下句。言這理固然。混居那裡自然獨伸也。窮  
與貧賤不同。緣夫子此時如臨。雖千仞寸步無可前處。故曰窮。濫如  
濫觴之濫。酒溢觴之外也。人心有天則焉。妄念稍萌。即溢而出乎其外  
矣。

賜也女以章

四書窮理定本

卷八

重

此章開口從子說起。末還以子應之。始終只是論予。不必如參乎章之  
例。添入箇道字。夫入外無道道外無人。何予非道。何道非予。說予也得  
說道也得。子曰。我好古敏以求之。又曰。信而好古。又曰。多聞擇其善  
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當日三子。誰不以予為多學而識之予者。乃  
茲一問。子貢方正信與疑之間。而直決之曰。非也。者何。夫子好學人也。  
其於古未嘗不學。而初無待乎學。其於學未嘗不識。而非有待乎識。其  
於學識未嘗不多。而非有待乎多。一真自如。而性靈流露。性靈流露而  
萬境森羅。即予是一。即一是。貫正如鵲釣一轉。色相皆新而已。蓋予之  
學。予之識。是火性自能傳薪。非積薪借他助火。惟是火性自能傳薪。故  
於古能聞能見。能信能求。應有無所不有。所謂為不學是也。曾不空其

予於多學而識之外。惟非積薪借他助火。故於古何聞何見何信何求。  
應無無所不無。所謂我何有是也。亦不滯其予于多學而識之中。異日  
曰。我無能。天何言。意正如此。特此予此賜。交相融液。雖欲不學不識。不  
多不能。如所謂吾弗能已云爾。夫子多乎哉。不多也。今而後子貢始聞  
性與天道矣。夫子此章。不但自明知由一貫全要子貢知性靈之中。  
萬理皆通。即吾人去覽。雖記但借以觸發其性靈。非謂讀盡天下之書。  
記盡生平之學。遂可豁然貫通也。此等處所爭只毫釐間。若非夫子道  
破管之倩奴。作主認空為魚。反將自家性靈埋沒不得出頭。其謬以千  
里必矣。一貫化境也。所謂最上一乘也。曾子入于化。故不問而直與  
之。此子貢且不得聞。而曾子獨聞之者也。子貢幾于化。故先問而後語  
之。此諸子所不得聞。而子貢獨聞之者也。蓋詩書執禮循循下學。及門  
皆得聞之。惟一貫乃性與天道。一聞即登彼岸。夫子于此上乘。過而後  
傳。

四書窮理定本

卷八

重

由知德重  
人心從太虛來。德何所得。得此心體而已。此而知之。似亦無難。而不知  
其易也。也要必其心無復一物。空空洞洞。空洞即是靈明。蓋即心即德。  
即德即知。知則悠然會之。性中悠然出乎世外。有若別具一胸襟。自得  
一趣味矣。乃別具胸襟。自得趣味者。目中能幾何人。賦者何均。知者何  
希。可三昧也。由亦嘗深維其故乎。解字自由字來。若曰。以女之果敢。  
衆人慷慨自喜。且不知況餘人乎。要知夫子不但警其慍見。正欲藉

此使之潛心體認。識取已德之真。

無爲而治章

帝王代興而獨曰其舜亦須看到有着落處。其舜也與則萬古只此一  
人矣。是時則天之堯。獨高萬古。且允恭安。寧戒於舜之溫恭。乃無  
獨之治。併堯不得而與。則亦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自恭已正南面之  
外。還須有治人之爲。如舉舜禹。舉稷益皋陶之類。是有治法之  
爲。如明曆象。平水土。明刑數。教掌火之類。是若舜則堯有治人。因而仕  
之。堯有治法。因而行之。只須南面恭已。自攝以攝天下。而其朝師師。濟  
濟百官。已正於朝矣。其野皞皞熙熙萬民。已正於野矣。即欲有爲。大且  
何所爲者。自舜而後。風氣漸清。天下日以多。而後代不乏賢。寧復  
四書窮理定本 卷八

有無爲而治如舜者耶。然則舜之獨享無爲。雖由恭已之盛德。亦由紹  
堯之奇逢。夫子各盛歎美。感慨良多。于稱其類。其發世之意耶。何爲  
與無爲不同。無爲不做事也。何爲無事可做也。下明土也。如云凡有爲  
者。必其有待於爲也。乃舜要爲做甚。只消一箇恭已正南面而已。自了  
萬了。無餘事矣。此固無待於爲者。又何爲焉。恭已句。不是只狀無爲  
之象。乃舜治之所以無待於爲處。當日封山濬川。明刑教。教。皆皆棄置  
一物。荒腔一事也。者。然持以已之恭。默喻夫天下之恭。以已之恭而正  
潛通乎天下之正。因物而非徇物。順事而非生事。是區文物之爲大。且  
惡乎用之哉。正南面者。端立于南面之上也。卽此便是恭已。舜之  
恭。自玄德來。靜攝病愈。何用服藥。

子張問行章

言忠信。節且只說行之道。全在忠信篤敬。立則節。方說真忠信篤敬。自  
常常常見之。更無已時。以忠信篤敬。皆根心之生機。生則惡可已也。忠  
乃生機之由衷處。信乃生機之自慊處。篤乃生機之不薄於妄機處。敬  
乃生機之不馳於妄機處。夫惟去其張大之妄機。則其非生機。而忠信  
篤敬在我矣。看來立則節。不但令師存忠信篤敬。正令師識忠信篤敬  
行之道理。全係於忠信篤敬。故行之功夫。全用於忠信篤敬。  
問行節。何謂行。已心通於人心。無扞格也。問行而出於子張。將必  
宏肆其辭說。張大其施爲。色取。而大野何所不容。的樣子。以求在家必  
聞。在那必聞。而無之不行矣。却不知宏肆張大。真意自微。便不忠信篤  
敬。故子因其病而藥之。  
四書窮理定本 卷八

言忠信節。夫堂堂乎張也。病在張大。才有張大之意。便自浮而非忠。  
誕而非信。假游而非篤。恣肆而非敬矣。忠信篤敬者。反是。總從沉寂中  
來。曰螢螢曰州里。見行全在忠信篤敬。猶言誠則天下去得不誠。則  
寸步難行也。  
立則節。此節從上節看出。上節言行全在忠信篤敬。此節言行。既全  
在忠信篤敬。必須將此忠信篤敬。在在如見。須臾不離。夫然後無之不  
可行耳。何也以行全在忠信篤敬也。若行之理。誠外尚有剩餘。則如見  
之功。誠內或可踈漏矣。不是忠信篤敬。則爲一物。而又加立則兩句。  
工夫如搗小兒。帶日在之。必須立如夢前。在與如倚。倚。是真是忠信篤

敬可。誠則明矣。至誠无息。參前倚衡。狀其見之真也。夫忠信篤敬。只在毋自欺。毋自欺。只在慎獨。天下之見。孰有真于獨知者乎。且獨知之。地須更不離。何論立與在與哉。立與在與。字最重。狀其常帶而見也。當其立也。一竹足間耳。當其在與也。一攬臂間耳。其為時能幾何矣。然且如有所立。卓爾尚復有不見之時乎。其真常凝而不以二三起見。其神常靜而不以偷惰自弛。則神明內照之地。常覺有忠信篤敬在矣。假令立與在與時。未有言行如何。忠信篤敬。曰心無妄念便是。子張若紳節。此節重箇紳字。何不書之別處。欲常帶而見之也。張之意者。曰古者盤有銘。牖有箴。何物不可以自警。而不敏如師。尚虞其有忘時也。乃紳無日不按於日。庶無日不警於心乎。

四書第抄定本

卷八

美

直哉史魚章

此章可卷而懷。句分明。說伯玉勝似史魚。而一則曰直哉。一則曰君子哉。兩下皆贊美之辭。還作兩段為是。若曰史魚時變而不變。真直臣也。遽伯玉時變而能變。真君子也。蓋那有道如矢。易耳。若夫自有道而無道。他人無不屈。而史魚獨不屈。是為不二心之臣。其高標何如。故曰直哉。然那有道則仕。易耳。若夫自有道而無道。史魚且不卷懷。而伯玉獨可卷懷。是為無成心之人。其養養何如。故曰君子。人臣之義。誠不可謂節失度。自損其生平。然人莫我容。其藏亦其宜耳。如必一意危言。矢死靡他。蓋微有凝滯之意焉。彼伯玉以寡過未能為心。心學精密。而心體完粹。無詭隨心。併無亢厲心。故有道則仕。吾見其展而布之矣。

及其無避却可卷而懷之。其中無凝滯可想。

可與章

失人失言。總是小情。亦字一則意主持重。其不與言之人。恒多必能不失言矣。亦能不失人乎。一則意主獎進。其與言之人。恒多信能不失人矣。亦能不失言乎。人言兩兩無失。夫固若斯之難哉。獨有知者。其衷空空洞洞。不先橫一持重獎進之成心。從虛得明。從明得當。因物而轉。轉如圓當。可而施。其發若機。既不欠言。亦不失人。一無所倚。自然兩無所累矣。

志士仁人章

全重志士仁人四字。生死亦大矣。而所欲有甚于生者。則成仁是已。所

四書第抄定本

卷八

毛

惡有甚于死者。則害仁是已。此豈無得於仁者之所能決哉。夫惟剛健如志士。其心必向於仁。純粹如仁人。其心渾全于仁矣。蓋不待較量於此身此仁之間。其重若此。其輕若彼。而慷慨赴之。從容就之。有不容以自已者。寧有求生害仁。而不殺身成仁者乎。仁者生之根。生有當滅之日。如草木彫落。復歸其根。生理固不亡也。此在生與仁。不可兼得之時。

子貢問為仁章

此章人只知重仁賢字。却不知話之來頭。全重在其大夫其士上。蓋其器之其應其事之其。而其大夫其士之其。應其器之其。則以所事所友之人。雖為外借。而事者友者之我。實為先資。如謂為仁由已。而其大夫

其士可以不加之意。將謂工之欲善其事者。第在明其巧。巧其手。而不必先利其器耶。節奏在四其字。不誠便失旨。大凡聰明特達其氣。上人不如已。則出其下。而遜於心矣。故說子貢悅不若已也。蓋謂彼皆在外。無與於由已之仁耳。乃器亦在外。而工之欲善其事。必先之此。譬。契緊若不先設此譬。說破箇先字。雖告以親就仁賢。賜或視爲第二義矣。仁人心也。所事所友。皆在外際。似無與於吾心。然而事果賢友。果仁能令人有所嚴憚。有所切礪。心精脉脉。交相灌注。真爲仁之利器也。此而不必先也。將不出善事之工下耶。

顏淵問爲邦章

此章答爲邦之問。與他章答問政者不同。他章只是論箇爲政的道理。

四書第抄定本

卷八

三

此章則定正朝制車服考聲律取其爲政者而去之。分明與顏子區畫。治天下的樣子。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若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蓋萬世作師事業。實在此。日謂子爲素王。淵爲素臣。可也。行夏四句。是治法末節。是心法。乃治法所從出者。先言爲邦的開架規摹。如人之體段末節。則其說裏收攝精神處。

首節 顏淵天德已備王道可行。故直以爲邦爲問。蓋欲問皇王之規摹神聖之精神。舉而見之行事焉。爾問答皆與尋常異。

行夏四句 俱要見前代皆因時立法。如此則萬世不可易矣。上下於處夏殷周之間。以立一王之法。是何等規模。視帝堯首命義和。敬授人時。蓋所以欽天序。重民事。故論爲邦而甘及之。春之首月。時正也。

三陽交泰。協風乃至。令善也。令者。天道之流行。如政令然。格止於彼。奉故可約。已以節用。敦朴以先民。卽萬世而下。有潤色太平之主。不得復議增焉。則凡爲格之類者。可知矣。見係乎瞻視。故必大明庭之觀。致清廟之美。卽萬世而下。有追復古始之主。不得復議損焉。則凡爲見之類者。可知矣。則字乃轉換之辭。言禮固酌三代矣。至於樂。却泰韶舞。何也。樂者和而已矣。堯中天而舜紹之。太和之在。出於斯爲盛焉。故其樂厚且儀。歌曰。舞自后夔不替其術。揚。鼓如地。覆如天。卽李札未窮其美善。如異世不相泯。樂則各自爲舞。可也。苟欲定萬世之樂。舍韶其誰與歸。

放鄭聲節 方將酌古準今。以憲萬世。而不得帝王相傳之心法。可乎。

四書第抄定本

卷八

三

末節正是處夏商周之君臣。更相戒飭的意思。禮非文物。節也。樂非聲律。和也。君心清明。發爲制作。乃能秩秩而節。雍雍而和。自非然者。就令襲夏殷周之故事。祇粉飾之。刻文耳。其如禮樂何哉。淫始不待蕩人心志。毀人邪之後。其聲原自淫。其人原自始也。如如腹中有餅甲之說。兩者如孫之呼虎。最易中人主之心。而成其害者。尙何以主持禮樂而爲邦。三代一世孔子萬世。亦各國其時也。

人無遠慮章 章首在這近二字。慮無遠。憂却有近。卽此是夫子語意警策處。無遠慮而有遠憂。宜也。何以必有近憂。慮無他。研審諸事。以爲憂計也。有慮不遠。乃偷安之人。幾幸旦夕。可無發難而已。不知憂之形在他年。而憂之



機在今日。如旦夕而遂發難耶。是立見夫憂之形也。近憂固其有也。卽旦夕而未發難耶。亦日禦夫憂之機也。近憂亦其有也。冥冥而哭之時。卽其發而始之口。辟之厝火積薪之下。不問火發與否。寧可一刻安枕。否如此方得必字。

已矣乎章

鄭重令人深思。有三時。好德如好色。吾鄉數其未見矣。然彼一時也。猶謂久當見之耳。由今度之意。背其已乎。如其未已。何自背徂今。竟未見此好德如好色之人也。不惟未見於昔。而且未見於今。將不惟未見於今。而亦未見於後矣。已而已。而吾其奈若人何哉。

藏文仲章

四書窮抄定本

卷八

聖

此章夫子口語。似是下句明上句。乃夫子語意。却是上句明下句。蓋當日衆人俱見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而不曉其故。夫子特以竊位二字發其心事。雖以知字明竊字。實以竊字明知字。若曰非害他人乃護自己。全重一知字。惠之爲人。豈非至賢。不知而不與立。無惑也。乃文仲之於惠。樂亂則問文告。議祀則齊三筴。可謂弗之知哉。而竊之政。曾不與立。何爲者也。竊者之心。獨知其物非己有。而惟恐人之共知者也。文仲之賢。下惠若亦獨知其位非己有。而與惠並立。人將共知之矣。是故恐而不與之立也。何異乎竊者之心哉。立字自上位字來。夫位獨立。則不賢者可藏。與立。則賢者獨顯。

躬自厚章

此在人己之交。時說厚薄上下相足。非躬厚又薄責也。如君子三百。躬自厚也。卽此便是不與人計較處。薄責也。此是何等長厚。何等寬宏。人孰不親之感之。怨行從生。共說既感其德。施又樂其平恕。卽作兩層了。躬自厚句。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先事後得。語意同。怨望人苛求人之意。正於痛自刻責。深自潔雪中化之。

不日如之何乎

如之何。如之何。六字。乃眼前極淺近的話。夫子却如此鄭重。卽此是聖言之妙。吾末句言欲養他不得。只是想他如之何。特以無奈之辭動之。次句如之何。承上文如之何來。言彼不日如之何。如之何者。將必有敗謀。有隱憂。吾誠惻惻焉。憫之。詎不欲代彼如之何哉。第此如之何。如

四書窮抄定本

卷八

聖

之何者。必須彼之心自己如之。何如之何耳。我安能代彼如之何也。嗟乎。彼有心而不用。我欲用而未由。吾其奈若人何哉。群居終日。渾何以群居終日也。居閒無事。故竟日與其儕侶徵逐。若有正事。則工夫各自忙。何暇久於類聚乎。何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也。群居終日。故也。當此之時。無正經言語堪聽。大家說些淫僻的言語。以資談笑。無正經勾當堪做。故大家做些機巧的勾當。以討便宜。凡人說至話。做機事。只爲心閒。獨處於不類。猶或自覺其非。茲則朋儕偕和。視爲固然。安有愧悟之時。偶冒乎不達。猶旋易其轍。茲則朝夕浸漬。久而俱化。安有挽回之漸。二難矣哉。如何分別一箇營營逐逐。心不貞靜。一個昏昏

沉沉心。不清。乃其受病深處。全在兩箇終日。皆所爲習以爲常者也。如使偶入非僻。偶就偷惰。亦未必至于此極。

君子義以爲質章

此章明箇什麼。曰明真君子也。世上邪僻者。固落坑塹。方正者。又負病痛。惟方正之人。却又以衆善濟之。此如其質是玉。又無嬰兒瑕。纔是真君子矣。義以爲質。要認得親切。須就端方正直處發。方是。若只用心之制。事之宜。適莫兩忘。信果不必等語。便欠分曉。質以存心。蓋此乃生人之大體段。如儿以木爲質。蓋以磁爲質。故曰質也。質而一涉私曲。卽百美將安施乎。乃君子秉公持正。守直履方。亭亭落落。絕無浮沉。辟利趨附風流之念。斷已如砥如矢。爲法爲則。自立於端人之地。矣。其

四書窮理定本

卷八

聖

下三句俱頂義字說去。總是善用其義處。行此義。出此義。成此義。蓋義中非無禮孫信。而纔任義。每每少此三件故也。夫義之爲言。言乎天理之宜也。天理必中正。豈其有無禮之義者。第義本乎正直。則徑率之易。而天下無不中正之君子。則又品節文章。秩秩如也。其以禮行此義乎。天理必和平。豈其有不孫之義者。第義主於果斷。則亢厲之易。而天下無不和平之君子。則又雍容退讓。謙謙如也。其以孫出此義乎。天理必真實。豈其有無信之義者。第義涉於作用。則掩襲之易。而天下無不真實之君子。則又敦龐淳固。皦皦如也。其信以成此義乎。義禮孫信。亦只是從旁看來。參和不偏。衆善悉備。如此。其在君子。只是敬以直內。中無一物。自然事卽爲義。義卽爲禮。孫信合併而出。一齊俱有。

無先後節次。亦無附合形迹。

君子病無能三章

三章掛簇在一處。記者良有深意。不欲近名。又不欲逃名。不欲遺人。又不欲徇人。此之謂研義之學。楊註是。

君子病無章

前篇只據理所當患言之。此則君子實以爲已患。病字是活字。引以爲已病也。卽患也。能良能也。心之性也。無之。則心體虧缺。性真耗竭。不啻病瘵在躬。疾病害事矣。真吾病也。不病句。非謂無與於已言人之不知。祇因已之不能。則病痛只在無能矣。故君子以爲已病耳。此句從上句來。

四書窮理定本

卷八

聖

君子疾沒世章

此章沒世字最重。却要貴名。若起手說名不足貴。卽敗興矣。夫世有浮名。有令名。浮名誠不如無。而令名亦何可少。彼其聲名俱茂。休光不朽。能與天地長存。未有寥寥于沒世。終焉無賴者也。乃若少壯不力。淫厲不繼。悠悠歲月。弗克樹立。無何。年與世邁。身隨化徂。一朝奄忽。終歸湮滅。嗟乎。身亦大矣。生亦貴矣。宇宙不垂其名。榮華不被於世。遂與凡流俱盡。庶類同凋。千秋大事。竟歸烏有。君子安得不此之疾哉。疾勿說。疾近名。疾我之虛生也。

君子求章

何謂求索之而冀其得也。君子有求。小人亦有求。但君子要得自家性。

命性命即已。而是故索之已。而冀其得。小人却要得世上功利。功刻行入而遂。故索之人。而冀其得。

### 君子矜章

世人矜者必爭。群者必黨。非以矜生爭。從群得黨也。彼其意本在爭。而借矜以爲。唯異意本在黨。而假群以爲。媒合。君子正氣稜稜。視一已無可自恕。坦懷謫謫。視衆人莫非吾徒。此之爲矜爲群。又何爭與黨之有。看來爭心黨心。都是矜群之萌。此章乃分割初心。非謂矜又不爭。群又不黨。作兩脣也。矜群是外面形迹。不爭不黨。則別自就裡的心事。矜者立身有廉隅風稜。不肯脂韋詭隨的惡思。陳仲子辟兄離母。是矜而爭。鄉愿同流合污。是群而黨。

### 四書窮理定本

卷八

閑

### 君子不以章

大凡書之本味。只在本文。如此章本文。人言二字。上下互換。而人言兩不掩帶。則其本味也。何故以言舉人。蓋曰此言出于此人。如此嘉言其人必有足用者。何故以人廢言。蓋曰此人出于此言。如此匪人。其言必無足采者。却不知此言雖偶出于此人。而言自是人自非。安得以其言之是。而併舉其人。此人雖偶出于此言。而人自非。言自是。亦安得以其人之非。而併廢其言乎。

### 有一言章

一言一箇字也。凡五常百行中。一言而善者。不知凡幾。孰非可行者哉。然皆酌時勢。相儗宜當。可一施已窮。如欲終身行之。如仁過則人玩。義

過則人離。云。便有不合人心處。如何則可。只有恕之一言。却是以已度人。已所不欲勿施的勾當。此雖行之終身。都是恰好。與人心相合者。何不可之有。緣已心與人心妙合無二故也。行我其道以遊于世也。而何謂可行。我行之。而世無以不欲施我者。則道之可行者也。乃恕之爲道。則不以已之不欲者。施諸人矣。夫我不以已之不欲者。施諸人。人豈以已之不欲者。施諸我乎。一時此我心。終身亦此我心。一時此人心。終身亦此人心。即行之終身。矣不可焉。其字乎字。有審之之意。若曰一言而行之終身。言不可若是其幾。必也其恕乎。已所句全要發出終身可以行之意。

### 四書窮理定本

卷八

聖

夫子本章。不在自白。蓋爲世之毀譽人者。而借已以覺之也。若曰我以斯民之故。無毀譽。而世人猶自毀譽。何哉。豈毀譽不向斯民說耶。首節且空空說我無毀譽。次節方明其故。毀譽向誰說。向斯民說也。蓋我有所私惡。而欲令斯民共惡之。我有所私好。而欲令斯民共好之。故特杜直道而毀譽之也。乃斯民所惡所好。各自率其真性。無少私曲。猶然三代直道而行之。民其不吾信必矣。又奚以毀譽爲哉。有所譽之所與二誰字相應。無毀譽者。絕無也。首節人字。乃受毀譽之人。次節民字。乃聽毀譽之人。若善行顯著而明徵之。非試也。此乃善品未成之先。於意向作爲間。微露可善之端。我因察其終當至此。如古人以墮甕不顧。而知其必爲大器之類。斯字與三代字相應。世運雖降。人心不

改今猶古耳。今古同直。不是如兄弟。雙生者相肖。絲脉脉直性常留。宇宙之間。今目的直道。乃是當目的直道。三代之民。其心至今存也。

吾猶及史章

曰。吾猶及幸之也。須知其事若微。所關自大。方得。夫孫臏而仍其舊。改。驟而通乎財。方之淳龐。不過什一之存。計其美善。不過微細之故耳。然而先民傳信傳疑。公人公已之意。即此可想其芳躅。故世自用自專。自私自利之風。即此可障其狂瀾。緬維我生之初。不猶及見之哉。

巧言亂德章

巧言小不忍。若非一類。夫子何以並舉。曰。二者皆似之類也。皆似故。皆能亂也。夫言而曰巧。非理之正也。然當其洋洋纒纒之際。却自若道若。

四書窮理定本

卷八

果

義似出于理之不可易者。故此言從外而入。則內之真德亂矣。不忍而曰小。非情之正也。然其煦煦勃勃之日。却自若仁若勇。似迫于情之不可已者。故此情從中而出。則外之大謀亂矣。

衆惡之章

人而衆惡衆好。似不必察。然且察之。然且必察之。政以其衆也。衆之難。謂所從來矣。故惟大不類之人。乃可伏衆惡之辜。惟甚盛德之人。乃可。則衆好之實耳。茲忽有人焉。衆群起而惡之。忽有人焉。衆群起而好之。良有可詫異者。將謂衆之所惡。果爲大不類之人與。而大不類之人。夫豈恒有于天下者。安知非寡和之獨行。不理於多口。又安知非難白之苦心。甘冒乎不韙也。將謂衆之所好。真甚盛德之人與。而甚盛德之人。

亦豈恒有于天下者。安知非閹媚之大奸。獨巧於同塵。又安知非細謹之。幽士情易於諧俗也。故其察之也。有必然。而不可易者。

人能弘道章

此章先從人道無兩上說。却從能字上分割。而專屬之人。方見明白。此人非但帝王神聖。即匹夫匹婦。皆足以能處全在性靈。性靈何人。不有。盈宇宙間。總是太虛而已。所謂道也。虛者靈。靈者通。能令斯人羅萬。象參三才。似乎道能弘人矣。然須具有心靈之人。致此太虛。乃能虛而靈。靈而通。今此道羅萬象。參三才。如彼其弘耳。夫豈盈宇宙間。無非大虛之道。自然能令入虛而靈。靈而通。爲羅萬象。參三才之人。而如彼其弘耶。弘者生機活潑洋溢之象。臣子人也。忠孝道也。臣子之人能。

四書窮理定本

卷八

果

令忠孝之道。爲格神明。寒天地之道。忠孝之道。豈能令臣子之人。爲格神明。寒天地之人乎。異端不分好醜。不分治亂。齊夷踴彭。而一視之。便是道弘人之說。

過而不改章

當與孟子雖有惡人節。參玩。非貴人。乃引人也。倘有差失。誤耳。若其。估終迷復。曾莫知改。尚可曰誤乎。意若曰。過若能改。尚可謂之無過。自新不忠。無門也。聖人引進人遷善。其恕如此。

吾嘗終日章

聖人非偽亦非誤。如此精思。原不可少。但求實益。必須身習其事耳。此章立言本旨。意味深長。當熟玩之。夫學有口誦其文者。如頌詩。讀書。

之類是有身習其事者。如入孝出弟之類。是思則極深。研幾深維其理而已。學之功在外。似粗似淺。思之功在內。似精似深。今人相提而論。將必謂學不如思者。乃夫子特就一箇益字上。辨明思不如學。其說出人意表。而其理則實不可易矣。蓋益者。實有諸已。全是天機用事。夫固力求之。而彌隱善養之。而徐生者也。乃思主于探索。正是力求的功夫。雖有見解。而性靈自隔。未能實有諸已也。學主陶鑄。即是善養的功夫。其功吟之咏之。步之趨之。真積力久。當自得之。始能實有諸已矣。日夜無休。寢食俱廢。一何其思之苦。誠以理之機微奧妙。有人不及覺。而已獨覺其難竟者耳。益者。昔未有而今有之。是增益之也。苦思如此。豈其無所解悟。然特以心悟之。而豈能以心有之乎。

四書窮理定本

卷八

吳

君子謀道章

特舉食與道對。其意云何。吾人只因日營生計。遂令此道坐廢。然則亂謀道之心者。無如食矣。此謀制之不斷。道心終不可得而親也。謀者。籌畫而求其得。以工未言。憂者。患其未得。以本心言。惟其憂之。是以謀之。言人情有憂斯有謀。世人惟食是謀。以其惟食是憂故也。若君子之所謀而求得者。獨有道爾。至于食。所謀不存焉。雖然耕種有餒。謀食何必得食。學中有祿。謀道何必不得食。食之得與不得。豈盡係於謀與不謀哉。乃君子謀道之初心。第以道之不得為已憂。非以憂食之故。計及學中之祿。而謀道以干之也。既然愛道不憂食。自然謀道不謀食矣。看來此章末句。正明首句中。問耕學對舉相形。只是起箇浪頭。振起本

句一章所重。只在末句。耕學二項。有塵世得喪。每由意見。母庸管之。感。若曰。君不見耕者與學者乎。耕豈全富。學豈全貧。人謀安所用之。二也字。乃夫子顛嘗答嘆。感動入處。不可作閑字念過。吾道大矣。其中何所不有。何所不兼。宇宙間中和休嘉之氣。盡在此中。不鍾門而豐不膏梁而飽。已祿而中若固有。謂之始在不可本祿而中。非本無謂之不在。不可不謀而得食。耕者或弗若焉。道克之富。何富如之。知及之章。

四書窮理定本

卷八

吳

能以不昧之靈。機照我心體。而不能以無私之靈。機操我心體。心體尚少七八分。雖得能無失乎。若夫莊不以莊特在外面。容貌間動不以禮。特在外面。政教間。似與心體無涉。然而容貌政教。皆從心出。故雖知及兼乎仁字。猶無以作民之敬。知仁合於莊莊。猶無以盡已之善。心體虧缺。亦難得必失而已。然則內固與緊。而外豈可忽乎哉。須思隣里荷意。生機中自有靈機。知非在仁外也。第靈機乍醒。而生機未全。可謂知未可謂仁。仁不能守。非謂全不存仁。即終食之閒。違仁亦是仁。不能守。仁不能守。與必失。界限要明。仁不能守。乃私欲竊發。不能操持其知之所及。舍也。必失者。私欲害其生機。而知之所及者。喪矣。舍則凶也。知及乃靈機呈露。亦可曰得。而私欲旋乘其後。本心必不能存。

矣。能保其得者之不失乎。知及二句。不。言。知。及。而。又。仁。守。也。則。民。不。敬。言。其。不。能。攝。民。之。心。也。則。我。非。無。妄。之。衷。可。知。知。及。三。句。亦。不。三。平。言。不。但。知。及。兼。乎。仁。守。而。又。莊。以。莊。之。也。存。主。與。容。止。交。修。可。不。謂。外。合。於。內。者。哉。乃。以。動。視。莊。更。在。外。矣。然。而。一。不。中。禮。猶。爲。未。善。何。謂。善。此。心。渾。是。生。機。絕。無。妄。機。也。如。此。則。發。而。皆。中。其。節。矣。安。有。動。不。以。禮。者。乎。未。善。言。以。善。律。之。尚。有。幾。微。之。間。纖。毫。之。隔。大。醇。而。小。疵。莊。不。以。莊。動。不。以。禮。非。必。義。慢。舛。錯。如。出。入。起。居。稍。有。不。欽。發。號。施。令。稍。有。不。減。便。是。皆。微。疵。也。二。者。外。面。做。不。得。亦。在。念。頭。上。點。檢。不。然。則。色。莊。徒。法。而。已。問。知。及。仁。守。之。後。猶。有。莊。不。以。莊。動。不。以。禮。者。何。故。曰。內。修。之。人。往。往。于。容。止。文。物。之。間。不。甚。點。檢。却。不。知。纔。不。點。檢。

四書窮理定本

卷八

便是神有所不攝。善有所未盡。所謂細行不矜。終累大德是也。

君子不可小知章

此辨君子小人之法也。君子之心渾淪。其計算多疎。何以小知之。然而計算多疎者。其神力恒完。以之自鉅任重。獨恢恢而有餘地。小人之心理細。其神力不完。何以大受之。然而神力不完者。其計算較密。以之角技呈能。每察察而博微名矣。辟之牛力堪任載。而不可博載。盡巧工。嘖。嘖。而不可負山。器各有極。用各有方。辨人於不可不之。間先辨其小大可也。

民之於人章

給其邦就死上較之何也。即此思思可悟。民以仁生。亦以水火。

生。其。能。生。民。一。也。乃。民。之。於。仁。尤。有。甚。于。水。火。者。何。也。水。火。雖。能。生。民。而。溺。之。吾。見。其。死。尚。非。一。于。生。民。者。若。夫。仁。却。未。見。溺。之。而。死。斯。爲。一。於。生。民。者。矣。夫。人。之。所。欲。孰。甚。於。生。奈。之。何。其。不。爲。仁。也。水。火。只。是。借。取。相。形。本。意。要。明。仁。之。全。是。生。機。而。令。民。亟。爲。之。耳。吾。見。二。句。夫子。自。解。上。文。殊。妙。註。中。却。先。替。夫。子。解。之。似。添。足。矣。水。能。溺。人。火。能。焚。人。何。也。民。與。水。火。爲。二。故。也。不。然。水。何。不。能。溺。水。火。何。不。能。焚。火。乎。若。夫。民。卽。是。仁。仁。卽。是。民。何。從。蹈。而。死。也。故。曰。仁。者。人。也。信。乎。民。之。于。仁。也。甚。於。水。火。

當仁不讓章

龍西川云。爲守其師說。不求自得者。發。良。是。若。說。只。是。極。狀。其。勇。何。獨。

四書窮理定本

卷八

至

言不讓師乎。常進而任之也。讓退而避之也。當自是不讓。然別有所當。無不讓其師者。而獨當仁則不讓。蓋弟子事師本爲從事此仁。如以退避乎師。而不進任乎仁。尚安以師爲大。

君子貞而章

君子之臨事也。其始有上。其究有終。屹乎其不可奪。而確乎其不可拔。此人人所共見。而第未察其爲何如心也。夫子則從旁而爲之辨。曰。若知君子爲何如心。此乃執其理之是而貞。初非執其已之意而諄也。如其諄。則確確然小人耳。何以爲君子。有特操。亦有達觀。

事君敬其事章

須知食從事。事如無工。食如工錢。相須而有。人臣所宜兢兢業業。

求自盡者。只有當為之職。若夫以事與食。聽其自至可也。二其。俱頂上君子事。君之事。食。君之食。問食細故耳。何必齒及後食。曰未易言也。試看人讀書。便想做官。做官便想食祿。故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然則事君而不計食者。幾何人哉。

### 有教章

未有教先。則良樸通塞。材品萬有不齊。乃皆無類。既有教矣。則如大鈞。搏物同歸太虛。良者樸者。通者塞者。其可以還醇。益駁。一也。尚安有類之可論哉。如有教而猶有類。無為貴立教矣。有無二字相應。道不同章。

天子立言本意。說者紛然。或曰欲一道德。或曰欲慎所與。或曰欲忘苛。

即書窮抄定本

卷八

至

黃恩謂夫子只是平平說箇常理如此。而一道術以清源。慎所與以慮。敗忌苛責以息爭。皆在其中矣。凡所稱為謀者何也。將必明忠款。忌。猶嫌。周悉籌畫。而必首其成焉。非同心為體此乎。天下未有不同道而。同心者亦未有不同心而。同謀者各是其見。各執其說。彼之不能為此。謀此之不能為彼謀也。此道術之分。相激使然。乃是權焉。

### 辭達章

吾人以心含理。退藏於密。曾何學乎有辭。唯是理不容終秘。而意漸焉。意不能自宣。而辭出焉。辭益自意始也。故大槪守人之致。騁文士之長。要俾吾之心。能發於吾之口。人之耳。如於吾之心。如斯而達。已自千了萬了。無復剩餘。其他舉無所用之矣。又安以修辭為哉。

### 師見章

此章最重階席。某在數字。子曰道只如是而已。而階席某在字。總因師字生來。因物付物。非道而何。所以章首出師字。末二節却以道字應之。師見之見子也。及階而與之言。階及席而與之言。皆坐而與之言。某在斯可謂至瑣。至淺易矣。乃子張以為與師言之道。而夫子慨然其為相師之道者。何蓋道無他奇。當然而已。彼何人不及階。何人與之言。階而惟與師言。則當相之以席。何人不及席。何人與之言。席而惟與師言。則當相之以席。何人不及坐。何人與之言。某在而惟與師言。則當相之以某在。稱物用情。雖瑣細。其非至理。因人順應。將淺易允令真機。故曰道也。某在二句。實重斯字。同席某某。見或知之而不知某所在。故曰道也。

即書窮抄定本

卷八

至

一一詔之。使無失禮。此承皆坐而言故也。

季氏篇

凡看書如做戲文。有開場引子。有正經關目。此章自求無乃至誰之過。與且是師弟問一邊。交季一邊躲避。直過得再求說出伐顓臾的本謀。然後以丘也四節深折伐顓臾之失計。此所謂正經關目也。宜特重之。不好明斥季氏。故始於歸咎二臣。其本意無非說伐顓臾之非。當是時。四分魯國。獨顓臾。公朝季氏。又欲伐之。是無咎也。夫子抱宗國之憂。所以深責冉有。而註得之。冉有季路節。首句駁辭。向猶竊其魁柄。今且剪其屬國矣。向猶陰蓄其謀。今且顯行其逆矣。故季氏之事。冉季未或來告。而今不敢不告。滅

四書窮理定本 卷八

書

備之也。誠重之也。此句作上文。只還他箇有事。勿明出伐等語。亦勿一語侵季氏。只重顓臾二字。見事體大。不敢不告。寓不安之意。

孔子曰。求節。是字指伐顓臾之事而言。

夫顓臾節。上節且過冉求。此節方正答有事之問。言其不宜有事。

註作三項看。愚意且在那城二句。本文作一連說。言先王封國。本不可伐。況在那城之中。卽是我魯之臣。非他國比。伐之於魯何益。不伐於魯何損。何須伐他。夫子全尾爲辭。而辭氣渾厚。正大。又若季氏爲魯取顓臾而曉之以不必然。至後面再申明說季氏之意。不知有魯矣。季氏此舉無益且無周。所以夫子說先王說那城說社稷而又辭意渾然。不置季氏於門外。真聖人之言也。魯頌曰。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

川土田附庸。則顓臾臣屬於魯可知。

夫子節。言過之所歸。欲之者受之。今茲有事。顓臾欲之。獨在夫子。若夫求之不欲。亦猶由之不欲。非求之過也。欲只是要做此事。非謂其患寡貧而欲之。

周任二節。特出陳力三字。正折上文皆不欲之說也。蓋同此上人之履錯。而就列之臣。與旁觀之人。則不同焉。其在旁觀之人。身無官守。第可以心非之。如爾之所謂不欲已耳。若夫就列之臣。亦可曰身無官守。却須匡救其惡。陳力以止之。寧可一不欲而遂已者。不然。而爲替之。相就相之。列雖不欲替之。危而不陳力以扶其危。雖不欲替之。顓而不陳力以持其顓。則將焉用彼相爲哉。意不重當止言。就列必須得陳

四書窮理定本 卷八

書

其力不然。惟有止耳。危而二句。正是不陳力的樣子。則明其不當就列也。周任節。口裏雖還周任之言。言外若曰。爾身就列。而不能匡君之力。格其欲心。要爾做臣何用。此處且只說他不合坐視。是身過下節。又說他不合推諉。是身過言又過也。此冉有本欲辭過。而益增其過。所以又加箇且字。若曰。且爾非直虛就列也。爾謂二臣不欲。爾言抑又過矣。夫爾身在臣列。匡君之職。守攸歸。與以抑中虎兕。積中龜玉。付之典守者何異。曾不能陳力格其欲心。非爾之過而誰。乃曰二臣皆不欲也。以此辭過。爾言不亦過乎。此處方完求無乃爾是過之意。誰字正與爾是過爾字相應。重於抑於積。與在積在外。無人經管者不問。季氏犯無將之凶德。一虎兕之出也。蔑無成之令德。一龜玉之毀



也。而冉有方在就列之日。則出於狎。毀於積矣。冉有以不欲自解。若曰。非求之過也。夫子若曰。非爾之過。而誰之過。與。誰字雖指典守者。其實指冉求。

今夫節。上文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至此而本謀自陳。其情畢露。果然爾是過矣。其視不陳力之身。過與夫不受過之口。過其過不更大哉。看來此章冉求之過。凡三。承上言夫子欲之。亦自有不得已者。不固則非勅敵。固而不近於費。則非近憂。不足深慮也。堅城完壁。既足以老我之師。形勢逼又易以乘我之隙。近承上邦域之中來。言有事。願更正為在邦域之中。今字有意。言及今我之兵力方盛。彼之逆節未萌。取之易耳。有時哉不可失之意。須知自求無乃至誰之過與。

內書第廿定本

卷八

美

許多話說。却未明發。本意只是辨難攻擊。逼得冉求說出箇憂字。丘也以下。即接此憂字說去。言季孫之憂。只在蕭牆。不在顯。而夫子本意到此方盡情吐露矣。

君子疾夫節。求之言曰。顯史固而近於費。則顯史之無他弊端。無他罪狀。甚明也。世安有人國無他弊端罪狀。祇以其固而近我。輒可稱兵伐之者乎。蓋季氏本情。在顯史向自屬魯。不奪不廢。而無可為名。君臣間計其子孫。借為兵端。其實非本情也。故子曰。君子疾夫。云。貪猶可也。貪而濟之以詐。暗昧孰甚焉。

丘也二節。季氏此舉。分明攘奪魯君。使無尺地。魯君雖弱。能不懼而生心。故此下以內憂惕之。代顯史多取之外也。謂可患在貧。寡耳。夫

使貧寡可患。則當多取於外矣。如使不均不安。可患。則當先輯其內矣。乃丘聞有國家者。可患不在貧寡。而在不均不安。良以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故可患不在貧寡。而在不均不安也。夫惟可患不在貧寡。而在不均不安。有如是者。則有國家者。先輯其內之不暇。而暇多取於外乎。哉。是故遠人叛則來。則安。絕不可貪他的土地人民。謂以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也。此二節。言可患既只在內不均和。故不利遠人之有。乃自上生下。是一套語。時說且把上節看做修了內治。迺下云。內治既修。遠人自服。如猶不服。又當修文。云。將下節另做一層。殊不知上節只是說內治當修。何曾是已修。且失了夫如是及故字語脈。可謂痴人說夢。

內書第廿定本

卷八

美

立也節。患從上文憂字來。患是論理言可患也。非實去患之也。蓋均三句。正是不患寡二句之意。通節言語。却從有國有家引起。不可只作引語。忽畧讀過。其均無貧三句。三箇無字。正從有國有家者。一箇有字來。蓋既以有國有家。其財之富可知。原自無貧。既以有國有家。其民之庶可知。原自無寡。既以有國有家。其富庶之安享可知。原自無傾。第在由均而和而安。其分不相凌奪。其情不相乖戾。其心不相猜防。內治修明。上下得道。高坐而享所有之國家。即自無貧無寡。何傾。夫是以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則以其有國有家故也。此與石崇守分。就有飯喫。開老安分。就有官做一般。若不看破此意。將謂乞人窮飢。亦不患貧。孤子伶仃。亦不患寡耶。余謂均說無貧也。得。即說無寡

也得和說無寡也得。即說無貧也得。安說無傾也得。即說無貧寡也得。三項當可通用。所以本文上說不思寡而思不均。下却說均無貧。又變文說安無傾。上下互異。殊自不妨。乃聖筆揮灑靈活。不拘拘處。均非一般之謂。上下各得所應得也。均則情相洽而和。和則上不虞下之陵。下不虞上之軋。帖然彼此相安矣。凡國家以各分爲坊表。以情意爲血脉。以心志爲根本。國家之立。全在君臣同心。如君臣倒置。不得其分。致令乖異。猜防危亡。可翹足而待。夫惟均而和。而安。則君臣一體相維相保。豈惟社稷靈長。而臣下亦各長守其富貴矣。無貧無寡。非加多也。人心待足。何時足。知足則安。享其見在者。無不足矣。上下不相傾擠。長守其國家。何傾覆之有。

兩書第抄定本

卷八

夫

夫如是節。上節說國家長利。在均和安。此節修文德與安之。正是要均和安。如季氏伐顓臾。令魯君爲孤主。正是不均不和不安處。非謂既修內治。又柔遠人。判然作兩項也。來字安字。與伐字相照。言但來之安之。不伐之也。不即伐而來以文。不啟疆而貽之安。亦欲遠人如內之均和安也。誠以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故也。文德對武功。言無所專指。只顧時宜何如。或勤修政刑。如無忌無荒。而四夷王是也。或禮讓化誨。如兩階干羽。而苗格是也。修意修言。修名修刑之類。皆是。服了便是來。非必入內地也。安者使之各有其土。各君其民。與共遊於均和安之天也。

今由二節。言不相夫子修內。而謀伐顓臾。吾恐意多不在顓臾。而在內

也。前二節皆前聞。故用今字隔之。將言由求不似前聞故也。遠人何故不服。季氏不自均和本朝而敢行專擅。顓臾如何心服。能來修文德也。能守修內治也。雖有柔遠人。輯本朝兩項。而文德之修。不取遠人。正是不攘公室。其與修內治。總要自家國內均和而安。以此爲夫子謀。便自無貧無寡無傾。何憂之有。今由與求二者皆未之能。却乃於邦域之中。謀動干戈。此其干戈之謀。動雖在邦域之中。而其翦滅之無遺。實在蕭牆之內。蕭牆之內。豈能甘心翦滅。內變將作。憂且蕭牆之內矣。豈其在顓臾哉。而謀句與不能來。不能守。界限要明。言如許好事。不肯商量去做。却做拳頭自打眼窩的勾當也。今夫顓臾節。正是冉有爲季氏謀。動干戈邦內。即邦域之中。自戰其地也。憂在蕭牆之內。尤近

四書第抄定本

卷八

夫

於顓臾。何以知憂在蕭牆。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也。要知此處正與丘也聞三句相應。非創說也。天下有道章。章內言天下有道者三。言天下無道者一。道字凡四見。夫子語意歸着處。全在此。若曰如欲大備歸一。惟在上以道揆爲天下倡耳。何謂道。天理是也。思昔聖明之世。天子以道治天下。天下無一人不循天理。自無一人不奉王法。而禮樂征伐。于是自天子出矣。厥後天子失道。致天下無一循天理之人。故禮樂征伐。或出自諸侯。或出自大夫。或出自陪臣。此失彼收。各隨世數而互執之。是何滿天下無一奉王法之人哉。則惟天下無道。無一循天理之人故也。當其時。庶邦大夫。操持政柄。下至

草野庶人。即不以其身執國命。亦能以其口議朝常。紛紛藉藉。論議  
訛。四分五裂。無復人理。若天下有道時。禮樂征伐。惟有出自天子。寧令  
决裂至此極乎。看來天下大衆。非大權不能取。天下大權。非大道不能  
收。居今而欲復見聖明一統之世。其惟上有道。探哉。通章皆往事。重  
首必以昔者字貫之。方見明白。自諸侯以下。血脉俱從無道來。須知  
道字要緊。

天下有道節。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却須天下有道。乍看似茫無着落。  
須想到實際處。方得。夫天下有道。非自能有道也。乃天子在上。上有道  
探。日以其道治天下。而一德同風。化行俗美。普天之下。無一非天理人  
心中人也。當是時。四海之廣。會極歸極。誰不翼戴乎綱常。兆民之衆。遵

內書窮抄定本

卷八

卒

道遵路。誰不率循乎各分。世安有異戴綱常。率循各分之人。而不定一  
尊大一統。竊天子之威靈。殺天子之操柄者。即有一二雄行干紀之人。  
或欲僭禮樂。專征伐。其誰與我。蓋不必意喻色授。威脅力劫。而起視五  
禮六樂。七征八伐。無一不自天子出矣。何也。大道之行。天下爲公。真能  
御大物。攬大權故也。天下無道四字。管至節末。自諸侯出以下。皆平  
王以後實事。夫子皆推本於無道耳。非泛論其理也。十世不下二三百  
年。五世亦百數十年。三世亦數十年。就不得失之愈速。此只是紀其實  
也要以無道爲主。自諸侯出。隱桓莊閔之春秋也。自大夫出。禮文宣  
成之春秋也。自陪臣出。襄昭定哀之春秋也。諸侯大夫陪臣。皆天下  
中人而近相僭竊。以天下無道故也。陪臣執國命。見至微至賤之臣。而

直作威作福之權。顛倒之極。尤非人理。

水二節。承上言。是時大權分裂。雜出迭失。朝家之政事。大夫得而專  
之。臣下之專擅。庶人得而議之。無非天下無道之故耳。我思天下有道  
而大夫有專政者乎。又思天下有道而庶人有私議者乎。然則體統之  
所以正。朝廷之所以尊。威靈之所以振。海內之所以一。皆有道之爲也。  
大哉道乎。閱世者能無長太息哉。是時晉有六卿。魯有三家。齊有陳  
氏。大抵政在大夫。故特云。庶人何以議也。天下不可一日無此道。今  
也。自天子而諸侯。而大夫。陪臣。迭操威權。在人上者。不復知有道矣。則  
激爲清議。以存此道者。微庶人其誰屬之。如世有道。安有此乎。夫子  
不是庶人。春秋之說太險。難從。玩本文與政不在大夫平對。只是權不

內書窮抄定本

卷八

卒

在上之意。

祿之去公室章。

三矣字。節奏相應。皆已然事。承上章言。從古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  
者。乃今祿去公室。已五世。政逮大夫。已四世。則三桓子孫。若此之衰微。  
同其所也。蓋五世希不失。往往然也。此不是幸其微。亦不是番戒。若說  
不久而失。爲番戒。專國五世而後微。尚不久耶。權奸甘心矣。何足番戒。  
細玩只是落髮感歎。大數難逃之意。當是五四字重。故夫乃見成之辭。  
益者三友章。  
此章若只說益友當求。損友當舍。誰不知之。比及朋儕相值。仍自泯然  
莫辨而已。所以夫子逐件。明指其益其損。其損其損。令人按名決擇。取

此合與考察賢否相相似下三樂章做此看來喫緊在兩箇者字上其下一細數者字纔得分明矣無忽蓋踈迷日隔爾我自不相關友則耳濡目染而淑儀狃德其觀摩者最切朝夕作合善敗未必遽入友則月移歲易而借資階厲其浸漬者獨深朋友之道本以資善與侃侃無隱之人居其規勸最真其補救獨捷至與朴茂之人居我亦培其真機且漸濡輔仁更易於獨復之操存矣與該洽之人居已亦登乎覺路且立談啟心尤倍於窮年之探討矣便辟習於張大也此等人取友者或高視之而今人虛僞相尚無復近裏者已工夫為害最深故首言之善柔何以損也曰其人無甚不是隨方執圓和顏悅色最好相處令人志日驕過日長而不自知世亦以為好人而親之故次言之

四書窮理定本

卷八

壹

便倭者才智口辨足以動人與若人居令人習口吻騁機鋒而真意散矣彼其以虛僞為廣大友之而浮氣盛矣以諂媚為款密友之而逸志滋矣以巧慧為明哲友之而機心深矣三損友最難辨非具隻眼者得毋以便倖為高人乎以善柔為善人乎以便倭為才人乎故夫子一一指之要人識取

三樂章

重二三字說見上章若偶與一念宜其遽有損益樂則欣慕之篤譬之津津然不能自已者也此而得道安有不日益者此而失道安有不日損者前三樂情符於性之中而真趣融液云胡不樂乃吾性且日增遂矣益也後三樂情溢於性之外而私意縱恣亦若可樂乃吾性遂

日虧缺矣損也先王之制禮非強世而作樂非為懽彼其升降上下高卑疾徐皆人心生機中自有之節而吾循之使中調之使合因其節而節之是節禮樂也如此則還而自養其生機益可知矣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故樂道人之善要言箇多字賢友自好然一二寥落未為滿意惟是濟濟蒸蒸仁賢多有譬之陽和遍地花萼欣榮其聚不亦樂乎涵養資深吾亦因之有節矣欣慕者殷吾亦與之俱善矣薰陶者衆吾亦與之俱賢矣驕樂等三項滋味各別一是誇大無謙抑意一是偷安無勤勵意一是縱欲無節制意謂人莫已若敬不足行盛氣矜容倏然矩度之外以為快相心溢志肆然意氣之間以為過流連而寄賞心遊遊而恣逸與荒寧懈怠日惟徜徉

四書窮理定本

卷八

壹

逍遙而已微逐於酒食之權流連於聲色之美損之三樂要剖析分曉驕樂則其心翹然佚遊則其心頽然宴樂則其心蕩然皆厥心病也病增則心之真體滅矣

三愆章

今重君子二字有道儼隔達人在望凡言之及與未及色之在與不在皆當審視而致承之三愆泛講不得俱要切君子說躁者急遽逞臆若不能須君子之顧問隱者著縮匿端若不令君子之與知昔者目昧恣口若未嘗觀君子之顏色總是不能察言觀色敬而事之之意若不是侍於君子即言未及之而言云未便是躁隱瞞言未及言及之二言俱屬君子

三戒章

此章乃神明作主。不令血氣用事之法。蕩心莫如色。故未定時當戒。用壯莫如關。故方剛時當戒。衰而獨勉者莫如得。故既衰時當戒。君子只爲認得少壯老分曉。曰。蚤服重積。政惟少時。克已戰勝。政惟壯時。體受全歸。政惟老時。色關得。皆慾也。君子過欲。何時不防此三者。然非各隨易勝之時。特嚴力制之功。而汎汎從事。終爲易勝之欲所勝耳。戒如戒酒。力制其所易勝也。佳冶當前。窮窶入目。最能蕩人心。精。逸人神志。惟心志堅定者能忍之。而未定之血氣。詎能有堅定之心。志必且蕩而不自持。逸而不自制矣。闔者何。雄心所逞也。血氣方剛。雄心有所恃而易逞矣。世人湛溺於色。雄行於闔。皆乘血氣之盛。衰則意

四書窮理定本

卷八

奮

盡而倦。自無待於戒矣。惟是貪得一念。乃畢世之所總攝。血氣盛時。其精力足以自充。既衰尙復能乎。是故遲暮之景迫。身家之念重。或慮生計之不克終。或念後人之罔攸賴。蓋有一生砥礪。而未路以墨聞者。君子之老而戒貪者以此。

三畏章

人心卽是天命。知之者鮮。而君子清明在躬。獨能知之。以故清明之中。收攝生焉。爲能戒慎恐懼。其中氣象。常若上帝之臨汝。目擊之在茲者。卽知卽畏。非兩物也。乃大人之人。人爲天。人卽天命也。君子知天命。獨不知大人之爲天命乎。而何得不畏。聖言之言。言爲天言。其言卽天命也。君子知天命。獨不知聖言之爲天命乎。而何得不畏。此無他。要

惟其知天之命故耳。彼小人昏昏冥冥。清靈全塞。但知人心之爲人心。安知人心之爲天命。試執小人而語之曰。若之心。卽天之命。必且玩其習見。疑其欺相與狎之侮之。尙望其知大人之爲天命。聖言之爲天命。而不狎且侮耶。第二節。本意不在小人。特借小人。以明君子之所畏。天命。畏大人。聖人之言。總從知天命中來也。君子無不被畏。則有所尊。而禦禦嚴事之也。狎習見而玩之也。侮者。不信弄也。而土苴之。有戲弄之意。

生而知之章

語脈注向斯爲下三字。是夫子策勵人處。若曰。汝卽不能爲上。何至遽爲人下。而遂謬於不學。可乎。彼其生而知之。靈性全瑩。誠爲最上之知。

四書窮理定本

卷八

奮

然豈生知之外。盡皆發露。卽爲不移之下愚哉。蓋亦有學而知之者。靈性之易開可知。是生知之次也。未爲下也。又有困而學之者。靈性之未泯可知。又生知之次也。未爲下也。夫惟困而不學。乃靈性盡泯之民。斯爲下耳。世人誠鮮最上之生知。安知不可爲次。又安知不可爲又次。何遽爲民之下。而甘以不學自棄哉。如此說。方見夫子勵人以學。只說知之等。有此四者。人將謂氣稟區別。知不可強。典學將焉用之。此又與於不學之甚者矣。

九思章

此章緊繫在一箇九字。蓋思曰慮。慮作聖。能成變化。能通鬼神。在視則作哲。而明。而明能通觀。在聽則作謀。而聰。而聰能兼聽。是故在色。既爲

溫在貌又為恭。在言既為忠。在事又為敬。在解疑為問。在懲忿為難。在見利為義。五官賅存之身。無之而不沁入。百物悉備之理。無之而不流貫。是何活潑真可端倪。推遷無容執著。一至於此也。思之時用大矣哉。九思與三省。總是慎獨工夫。三省言其要。九思言其詳。思與學思之思不同。彼探索而求曉解。此則有此念頭而已。人只一箇靈心。自其為視之德曰明。自其為聽之德曰聰。但恐有物障之。則不明。有物壅之。則不聰。思明思聰。只是要此心與大虛同體。毋令有物障之。而依然明。毋令有物壅之。而依然聰。全是聖源。溫恭忠敬亦然。若說要在通曉。却入馳驟。反能害其聰明矣。溫在和平。其氣恭在收攝。其神口如是。心亦如是。是心之真懇處。事在是心。亦在是心。是心之主一處。

四書窮理定本

卷八

矣

疑而不問者。或耻於見短。或憚於周爰。驅陽勃發。悍不可迴。念及於難。則有以柔其剛矣。利不可取。自家心上。有過不去處。義也。以此測其心。便是念頭在義。非必思如何是義也。

見善如不及章

上面連用二矣。下面一矣。一也。正是語意頓挫。歸重下面處。自古有高人。有通人。乃高人吾猶幸逢。而通人吾竟希逢。然則通人其天下之第一流哉。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而已。章首若曰。士生斯世。要當通天下為一身。非可獨潔其身而已。講見善二句。若只像如惡惡思。如好好色。即非章旨。看他把善字當箇清字。不善字當箇濁字。如不及如揉湯。只狀其好清惡濁之極。其志潔其行芳。詎令人世之塵垢幾微。加乎其

身者。隱居二句。要往大處說去。其在隱居時。已以天下為己任。凡世何如。肩我何如。應異日道濟之作用。皆于尚志中求之。一旦行義。第取求志中之道而達之。不復別有措置。此其度量何如宏遠。品地何如廣大。寧獨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歸潔其身而已耶。前一人如吸露食風。後一人如參天兩地。隱居二句。全要與見善二句相形。以字要明。以用也。言隱居也。却用以求行義之志。行義也。却用以達隱居之道。一窮達合一。合在志道二字。志者。期待乎他日。需行義而出者也。今於隱居時求之道者。涵養於平日。即隱居而存者也。今於行義時達之。

齊景公章

四書窮理定本

卷八

矣

此等書。咿啞悲歌。一唱三歎。誦之使人塵心自遠。作文當以興致勝。要把握字看。得位錢。繁華過眼。浮雲易散。獨磨施所留。庶不與人俱朽耳。千駟固是富字。而魏魏國君所有。唯此長物。庸劣可知。即此是不異。處。餓固是不富。然天下宗周。而獨以諫代餓。卓絕何如。即此是異處。誠真也。祇只也。此章要就二字上。發出極言意。觀近代如齊景公。無異伯夷叔齊。有異一則極富。極無稱。一則極貧。極有稱。是稱之不以富。毫無可置疑。稱之以異。更無可分屬也。彼雅詩不徒謂不以富。而必謂誠不以富。不徒謂以異。而必謂亦祇以異者。意者。即以斯而謂之與。以斯知丈夫處世。自當磊磊落落。絕倫離群。令千秋之下。知有吾儕可耳。安能汨沒波流。苟偷夫隙之光榮。坐使身死名滅。甘與草木同腐為哉。

陳亢問於伯魚章

看此章及二南章可見聖人訓子語語要至實地。夫子平日教人只令循循下學。使自得之。不見有玄微處。亢意得聞玄微處。將必屬之于耳。乃子所獨聞。只是日用說話持身的勾當。猶然循循下學事也。有何玄微而曰異乎。此章時說謂陳亢始疑聖人於子有心於私之終喜聖人於子有心於遠之。始終以私意窺聖人。然則喜得三之亢。依然疑異聞之亢而已。如此作文。俗眼多是之者。但若如其說。則記者專為陳亢記過。有何關係。愚意亢以私意窺聖人。至謂子有異聞。見至陋也。及聞夫子過庭之訓。却又喜聞詩。喜聞禮。且喜聞君子之遠其子。而自幸其得三矣。以此知聖人之言。言言有益。無問何如之人。聞之亦各有得。

四書窮理定本

卷八

矣

僻之人入寶山。未有空手回者。

首節亦字何所承。承平日所聞言也。言子所雅言。子固稔與二三同聞之矣。亦曾有不同之聞乎。

獨立二節。人都知二獨立。却不知言字立字尤重。獨立乃聞可以異言立。則其聞在日用間耳。大抵伯魚之言。從容涵蓄。前節重獨字。後重又字。鯉趨句。言惟鯉在也。學詩乎。學禮乎。只是先問無以言無以立。纔是聖人正語。伯魚所聞在此。未也。比不然婉轉。言向來尚未曾言立二字。正是無異處。言若不學詩。即一啓口容聲間。且不知所聞。若不學禮。即一動容周旋間。且不知所措矣。此皆日用間道理。何異之有。詩曰。風何也。即此而思其可以言可知。彼其托物起興。感事陳情。

大抵發自性靈。故和厚婉曲。能動入於言意之外。彼不能學者。就令曉暢其意。辨博其辭。詎能如風之善入。令人感動而不自知耶。學詩非求言好。蓋不可以言便是心氣失養。動遵矩度。心神自然清靜。無傾欹頹弛之意。

問斯節。上二節且只述其所聞。至問斯句。方見無異聞處。問斯句不止就詩禮見無異。須歸着在言立二字上方透。何謂異聞。夫子平日教人不離下學。必須別有玄妙微渺之談。方可為異聞。乃斯二者。或可以言。或可以立。皆近在言動間。然下學之事。而諸子所共聞也。何異之有。作義要得追述口氣。如吾猶憶及曩之聲歎。宛其在耳。今日之想。係依然如初等語。

四書窮理定本

卷八

矣

陳亢退節。問詩可言。問禮可立。問君子處家人父子間。凜如門牆。授受絕無私溺之意。程子云。讀了後。有得一兩句喜者。陳亢之謂也。

邦君之妻章。

此章五樣名稱。頂針而下。須彼此掩扯相形。纔見各有攸當。與各自另說者不同。邦君之妻。稱者非一。有君稱之者。有自稱之者。有邦人稱之者。稱諸異邦。與異邦人稱之者。其在君稱之曰夫人。此以敵體之尊。昭示乎彼已中外之間矣。然而夫人之尊。特邦君稱之則然。而夫人自稱。詎敢以夫人之尊擬諸邦君者。第曰小童而已。若邦人稱之。則曰君夫人。因邦君之尊而尊之。又異乎夫人之自稱矣。然而君夫人之稱。特邦人稱之則然。而稱諸異邦。詎可以君夫人之尊。加乎異邦。第曰寡小。

君而已。若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因邦人之尊而專之。又異乎邦人之稱。謂其邦矣。若上若下若中若外。若使若已。名如其實。稱如某名。各有父。當無可荷。一何若斯之重。則惟為邦君之妻故也。

四書窮抄六補定本卷之八終

四書窮抄六補定本卷之九

古郭王國朝夏器甫著

陽貨篇

陽貨章

此章章末。方出一箇仕字。乃通章語。之歸着處。則章內俱用仕字作骨。自然處處明醒矣。陽貨欲見孔子。欲孔子仕也。孔子不見。不欲仕于貨也。歸豚。仍欲孔子仕也。時亡。仍不欲仕于貨也。次節懷失時。歲不我與等語。總是欲孔子仕之意。而孔子曰不可。曰不可。曰將仕。却不顯言其不欲仕。聖人之妙用也。想參遇孔子時。貨即知孔子之時亡不欲仕矣。

四書窮抄六補定本

卷九

一

陽貨節。貨巨奸也。知已以陪臣稱亂。夫子必不與已。而謂已方顛執國命。今欲見之。彼或不敢不來。來而奔走僥倖。出我門下。亦足以成吾之重。而國人無敢異議矣。此而見之。是使奸謀遂。公道滅。黨與益成。主勢益孤。而魯事益不可為也。故不見為魯。非直自重已也。時其亡。乘其亡也。要乘其亡。全在無失其時。故時本死字。作活字代用之。過諸塗三字。語脉自上文來。言陽貨之欲見孔子。孔子本不之見。及其歸孔子豚。而時亡往拜。則猶之乎不見耳。孰意其遇諸塗也。謂孔子節。夫子在當時。即庶邦列辟執政名卿。無不敬耳。禮之貨蓋憤其不見。尤憤其時亡。故曰來白爾以挫辱之。迷邦。蓋謂坐視祿去公室。政在大夫。不能公正發憤。一救其亂也。時蓋謂已能囚執渠魁。以張



公室東周機會。惟此時爲然矣。貨之言。俱步步相承。既不忍迷。那是有從事之心矣。好從事而機失可乎。既曰知不失時。而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此其時何可失也。一陽貨言語。俱不泛說。直指上不見言之貨。若曰不見必不仕。不仕便是懷寶迷邦。好事失時。而令日月空自逝矣。那與寶相照時。與事相照。救那真與寶作事莫如時。懷寶原不可爲。仁則亦應之曰不可而已。不辨已之非懷寶也。然不辨其非懷寶。而其不懷寶自見矣。下同。懷作抱負解乎。作閉匿解乎。觀本文加一其字。言懷他那寶也。尤其有心於懷之也。編匿而藏也。作閉匿解爲得。其道能令邦國清明。故曰寶從事。做救那之事也。做事則必隨事之後。故曰從日居月諸。積而成歲。日月既往。便是歲不我與。言其舍我而去。不我

四書精義

卷九

三

性也。

性相近章

性本相近。而以習之故。遂令相近之性。變爲相遠之性。卽此便是箇移字。下章移字。正緊頂此意。世謂性稟有生之初。習出有生之後。天定勝人。習安能使性移者非也。夫有生之初。共稟太虛中靈機。卽氣所值。不無通塞。而要無大不善者。蓋相近也。迨有生以後。如風俗之所漸摩。術業之所專攻。久爲其事而習成焉。以時習善者。善習惡者。惡或愚而智。或智而愚。或智益智。或愚益愚。善惡殊本。性不能自王。昔也相近。今也相遠矣。蓋習之能移性如此。習不慎乎哉。移移性也。不止善惡不同。

惟上知章

上章就性本相近。而習乃相遠。是性雖有不可爲習移者。乃人亦有生而不可移。亦將曰非性乎哉。蓋人之性。未有不可以習移者也。其中獨有上知之性。與下愚之性。兩者本性原不相近。就今日與善惡相習。而清明之極。漸染不能使之塞。昏濁之極。薰陶不能使之澄。知之不移爲愚。猶愚之不移爲知耳。要於世非數數然也。其餘則皆性相近。習相遠矣。詎可因此兩人。遂謂性不受習之移哉。上章有相字。此章有與字。善惡知愚。俱分股不得。

子之武城章

此章要於言外想見夫子心懷。蓋愁中忽逢一喜。與少更思與衆。大道

四書精義

卷九

三

天下爲公。可爲殷殷無已。情見乎辭者矣。看二三子節。仍是莞爾中情。思通以道字爲主。武城絃歌。道行之微也。乃夫子莞爾一笑。而曰。割雞焉用牛刀。似謂蕞爾之地。無用行此道矣。及子游篤於信道。而子曰。偃之言云。夫偃之信道者是。則其行道者亦是。然後知莞爾之笑。正喜其道之行也。豈真謂小邑無用行此道哉。看來此章全重偃之言。是一句正是說明莞爾本意。絃歌聲聞。子游之能用大道可知。夫子莞爾以下。則見道之可用。如此說方與割雞句有情。用字勿忽。絃歌治世之音也。家絃戶誦。蓋惟先王以道治天下有之。世衰而道微。俗吏祇勤簿書。苟能安集其民止耳。此聲則絕響久矣。夫子所謂愀然不豫者也。何意子之武城而忽得聞其聲哉。莞爾小笑也。蓋亦稍開顏也。蓋

因是寡和之雅調。僅存之希聲哉。雖未究厥施。亦一快也。惜其小用。而亦喜其能用。喜其能用。而顧謂焉用。蓋聊以觀試僂云耳。自非知道之明。信道之篤。鮮有不眩於兩端者矣。一君子學道二句。若要認得親切。只把絃歌之聲。想到透處。便了。蓋人性渾是生機。生機渾是和氣。而和氣融融洩洩。原有若歌若咏。若舞若蹈之意。先王作樂。因而被之聲歌。間正所謂率性之道也。人而學此。則以和召和。其心亦渾是和氣矣。又安有慘刻嶮異之乖氣乎。是故仁人在上。其君子莫不愛人。良民在下。其小人莫不易使。是無人而不可學者。此道則無地而不可用者。亦此道。僂特尊昔之所聞耳。今乃曰牛刀不用之割雞耶。道教與言教不同。言教開發而已。道教至于涵養性情。令人欲心以什。躁心以平。

四書精義定本

卷九

四

絃歌之節奏。皆從性出。故于游直謂之道。天下無不慈祥之性。無不和順之性。堯爾割雞之意。到末節方明。只是一意。不可說上因其行道而喜之。此因其信道而是之。二言字相應。言僂之言。白是我前言特戲之耳。下句足上句。須知夫子本意。要見斯道大用之而大效。小用之而小效。在在活潑。人人融洩。自破焉用二字。與二三千大道為公。非第辨其誰是誰非而已。

公山弗擾章

此章于路重公山氏。夫子重我。何知可東周也。所用者我故也。以公山氏論。則不可有往之事。以我論。則不能無往之心。欲者往之心也。弗擾叛臣也。寧不知大聖人不與同惡也者。而召之。彼蓋既叛季氏而惡

不能善其後也。計以為吾叛季氏。非叛魯國。孔子素心為魯。吾召而與之謀。謀而歸政於魯。以身相誘。舉費邑之固。附於公室。奉魯君之命。討其強臣。則名義正。威勢尊。季氏莫于勢也。已夫魯政久在大夫。其可動搖。審若是。彼將委國。我將柄魯。柄魯而修周公之業。周道其復興乎。此其時不可失。機不可再。夫子所欲乘其時。投其機。往而惟恐後者。其後竟不果往。則知其人之必不可共事故耳。聖人有有其心。不必有其事者。此類是也。或曰。既無其事。則當以子路之言為是矣。曰。事不必有心。不可無苟無其心。何以為聖人。聖人仁之至也。

四書精義定本

卷九

五

次節。何必句。自末之句來。方今寡君名卿。所之不知凡幾。而落落無一能用。末一可之者矣。獨餘一作亂陪臣。如公山氏者。豈遂能用而可之耶。豈惟不可之。抑亦不必之矣。曰。公山氏者。薄其人也。言併此人亦往耶。何必至此。

失召節。全重一我字。正與欲字相應。不召他人而召我。將用我也。我而見用。豈比他人行。將以政還魯。以魯輔周。如周公輔西周故事。吾其為東周乎。是不惟魯為一變至道之魯。而且周為一旦中興之周。皆召我之為耳。如之何其不欲往。君子將效用於天下。必先自度其我。周之東久矣。此言東周言赫然中興。直與西周比隆也。

子張問仁章

此章全重行於天下字而分明爲仁字寫真。不可作閑語說過。行字要認得真。不可作身體解。乃已心與人心相通處。與子張問行之行一般。其下不倭得衆人任有。功足以使人已心與人心。豈不相流通耶。此則元氣周流。性靈昭遂。精神命脉。流通四關。絕無滯礙。結縛之意。其可以爲仁可知。看來恭則五句。正是能行五者於天下。而可以爲仁處。若說又言其效如此。却是稍帶話了。蓋子張問行問達。意在利有攸往。故夫子利而導之。如此舊說。以能行五者爲全體於天下。爲不息。覺板實少趣。大意云。仁非一膜中物也。蓋必吾心流行於天下。而無少凝滯焉。乃吾心之流行天下。而無少凝滯處。其德有五。果能令五者流行於天下。而無少凝滯。卽是仁矣。而五者何也。其恭乎。其寬乎。其信敏惠

四書第廿定本

卷九

六

乎恭則不侮。云。觸處流行。何所凝滯。真可謂能行五者於天下矣。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恭寬五字。只是數其條件。不侮五句。正明五者之可行於天下處。見其可以爲仁也。若恭寬等不可行之天下。何以遠天下之侮。得天下之衆。致天下之任。成天下之功。使天下之人乎。恭寬等五字。若只講何如恭。何如寬。有何意味。須就可行於天下發之。但可說我與天下通。未可說天下與我通。恐涉下不侮等。我心恭。便可以悚攝天下。我心寬。便可以涵育天下。我心信。便可以孚契天下。我心敏。便可以振飾天下。我心惠。便可以沾濡天下。能令天下與我周流融貫。無少隔閡。真能行於天下者也。其不能行者。必其褻耳。隘耳。僞耳。懈耳。刻耳。我與天下共一心神。而端凝謹恪。是我之心神攝也。卽天下

之心神攝矣。誰或侮乎。得衆當重衆字。自寬而來。此宏度江洋。何人不在其覆露。何物不入其幷懷。彼並生並育之衆。誰不熙熙於天高地下之間者。而所得豈其寡哉。此句不可就感恩講。恐侵惠則句。睹表而信其裏。不復猜其懷欺。見端而信其委。不復虞其中變。功有決機於俄頃。而一去不再者。惟敏爲能赴其會。功有底績於遲久。而末路難持者。惟敏爲能要其成。湛思闊澤。從慈愛中流出。則人戴其德施。而樂於效力。無德不酬。理同然也。以之使人。豈不取足於惠。而無所虧欠哉。

佛胎章

此章當以夫子心體爲主。心體一物。不容與目相似。日中固着不得塵

四書第廿定本

卷九

七

沙。卽金銀屑亦着不得。不善入之能。故夫子有不入之心。而真善入亦不免。故夫子無必於不入之心。子路執前言以律今日。是欲其有必於不入之心矣。不知不入之事可有。而必不入之心不可有。須知此章論心不論事。佛胎與弗擾是一樣召。而子欲往皆與前同意。但因子路之問不同。故答之亦異。子路節。親字重看。躬爲惡逆。乃亂首罪魁。不比脅從附和之人。弗擾章。子路本意爲弗擾不善。而意夫子急於用行。故曰末之也已。因夫子有東周之說。故直以夫子之言律之。若曰此夫子所自言。亦不之然耶。子曰然節。不善不入。畏其磷且涓也。吾誠有是言也。吾獨不曰堅乎。

磨而不磷耶。吾獨不曰白乎。涅而不淄耶。是不可入者。吾言之所在。而未必不可入者。亦吾言之所有也。言亦何常之有。人心出自太虛。原自堅貞純白。而不善或能浼之。必其柔情不斷。塵心猶存。未能心同太虛。自失其堅白之初故耳。果能心同太虛。堅白如初。即日與不善人處。安能浼已。磨亦不磷。涅亦不淄矣。天全不受人損。真金不怕火。匏瓜節。靈通的。却要他凝滯。是欲水如山之止也。其將能乎。若專執一說。此與匏瓜之繫而不食者何異。夫係而不食。在匏瓜自其宜然。吾則人也。自是靈通變化。無可無不可的物事。毋乃是匏瓜也哉。而令其拘滯不變。與繫而不食者等。弗能之矣。究竟只為聖人心同太虛。無可染污。亦無或凝滯一也。吾豈二句。界限要明。聖人靈明是吾豈匏

因書窮理定本 卷九

瓜由是不必與入。亦不必於不入。圓神通變。自不能株守一端。是為能繁而不食。時說謂不善不入。專為堅白未至者言之。非也。知必因其堅白之未至而後不入。俟其堅白之已至而遂入之。是又有必寸入之心。其與匏瓜之繫奚擇焉。

女問六言章

問此章重言字乎。重不好學乎。曰言者德之名。學者因德之名。察德之真。不學則為言所障蔽。認其近似者為真。如仁入如愚。知入於蕩之類。德機便為妄機。然則當重不好學矣。以子路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之見故也。何不曰六德。而曰六言。德性皆妙明中物。奚而有蔽蔽者。落名言而生者也。學其由言以見性者乎。好仁不好學。則但見仁之言不

見仁之性。安得不蔽於愚也。下倣此。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操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矜之。其入也不亦深乎。

六言節 人但知德幾為能合性。而不知理境亦自迷人。六言而有六蔽。所謂因真起妄也。未可謂一屬德美。即為六通四關之塗矣。

居吾語節 緣六言六蔽。名目頗煩。議論頗多。非可片言而畢。立談而盡。故曰女其居哉。吾得為女一一悉數。庶不至因其起妄。逐流忘源。女其諦聽焉。乃欲從容論辨之意。

好仁節 何以好仁好知。云性有所近。因而慕其名之美也。何以不好學。謂天質自美。安所事學。即子路南山之說。六其字。即指仁知等

因書窮理定本 卷九

言為仁知等言所蔽。而成愚蕩等也。學之奈何。獨覺之地。默認性體。率而行之。還於太虛。氣質不狃。意見不庸。此中如明珠全體瑩徹。八面洞照。蔽安從生哉。好仁只是聞仁之言。而心慕之。學則求真見其仁也。不好學。則我未真見其仁。而第為仁之言所障蔽。將不誤認從井救人為仁。而入於愚耶。其下。則誤認蕩賊殺等為知信直等。似故也。愚蕩等字。要往甚不善處說。夫頑冥不靈。洗洋不經。偏拘有立致之禍。禍急無可容之。人為叛為逆。冒不道之大僇。為肆為蕩。懷不逞之凶性。則不善莫大乎是。乃厥初且自謂好是懿德也。道心惟微。辨之可不蚤哉。是故君子好學之為貴。可陷可罔。無窮無極。有必信之心者。執拘不可復回。尾生以此滅身。公石以此禍宋。則執拘之為禍烈也。但知

人之生也直而徑情自遂必且褊急迫切殊無寬裕含容之意不思率性爲直如證父攘羊言人之不善者信耶非其質矣勇剛皆陽德也豈其不可好者第好之而不好學則所好特勇與剛之言耳非德性中之真勇與剛也以故爲勇剛之言蔽其德性之明發爲悖逆存爲躁率疆陽橫逞適足爲陽德之累矣勇者奮迅於事亂亦以事之悖逆言剛者強勁於心狂亦以心之躁率言各從其類也子路不忍孔悝之難且執食其食不避難之節以致不得其死不亦仁而愚信而賊乎強不知以爲知其智驕矣不亦知而蕩乎弗擾諸章動輒而誦夫子不亦直而絞乎看來子路六蔽俱有不止剛勇

小子何莫章

四書窮理定本

卷九

十

古人讀書非如今日有四書自初便是學詩然學無實益與不學何異故夫子與其門人言若素未學詩者而曰小子云若曰小子須潛思深味實得其益能與能觀云乃可謂之學耳不然未也 可以四句是切要處邇之二句是重大處多識句是細微處詩殆無乎不備者耶如之何莫學夫詩也 可以四句乃淑身心調性情事如風故興如鑑故觀七情何所不有而群易失守怨易傷厚故特言之 興觀只要說到自家身上言自家志意以此感發自家得失以此考見豈直前人得失之林風人美刺之什已耶 興與淬厲爲善者不同乃生機之油然而自動處有此如火燃泉達意莫真焉而詩之辭意宛轉最善感動益人此爲第一義矣 人苦不自知卽人言或弗入也而披吟風雅親覽

昔能令懷然自愧然自失蓋意念內迷古人能曲中其隱行事外眩往跡或明徵其裏卽以詩爲鑑可矣 群怨最難人情不群則已既已群矣由由而與之偕矣將有波靡不能自主者而詩所稱貞夫亮士處網繆同行之際則有跡寄從康而純白不垢於物情投符契而善道不輟於規者更何妨於類聚乎人情不怨則已既已怨矣悒悒而弗之可矣將有憤激不能自抑者而詩所稱怨女勞人處悽苦悲慨之交則有引咎無良而時事諱於指斥自分薄祐而感動寄於微詞者更何嫌於發憤乎 邇之二句重君父字如關雎之夫婦棠棣之昆弟伐木之朋友何所不備然猶稍輕至如父子之恩無所解於人心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尤爲人道之綱紀民彙之統宗而能動其承事之真情者詩

四書窮理定本

卷九

十一

具之矣今誦一蓼莪令人悽然有罔極之感誦一皇華令人悚然有靡盬之思其他可知 邇之三句不復用可以字省文耳 多識節 掉尾淺着一句言不特身心性情綱常倫理實攸賴之卽動植名目如關雎葛藟而下亦可記許多詩殆無乎不有者耶 詩人大抵是托物寄興比類屬詞故種種色色爲博雅資自裨官不及該載宿儒不能暗記焉 子謂伯魚章 易家人利女貞以家之難化莫如女人也文王蓋情無邪僻仁無淺薄防範必嚴化導則漸禮義仁讓真意薰蒸用能感動官中自后妃而下盡成貞淑之行其後西士頤化南國向風屢有治國平天下之漸焉

爲之者。必須潛思深玩。真有所得。取以專修其身。而家亦化焉。如誦習三南。而面牆自若。吾不謂之爲矣。不然。古人自十三。即誦詩。豈以聖人之子。尚未窺首簡耶。

### 禮云禮云章

此章若說夫子胸中先有敬和二字。而故作付屨之辭。令人如猜謎然。意味便覺淺了。蓋禮樂在宇宙間。其道原自甚大。邇其淵源。何處是其從來。要其歸宿。何處是其底止。至玄至遠。至深至微。昔人謂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真有難乎其言之者。所以夫子不說却說。說却不說。令人動深長之思。如此。看數云字。二乎哉。乃沉吟咨嗟。令人自尋其源。一露敬和字。即索然無味矣。到底不說破。爲是。借令玉帛

### 西青集抄定本

卷九

主

即可云禮。何珪璧瓊璫。玄黃在笥。第見其爲玉爲帛已耳。而一行乎獻酬交錯之會。能令人凜凜肅肅。若增玉帛之隆重者。此何以也。借令鐘鼓即可云樂。何鏗匏在懸。黃鼗未操。第見其爲鐘爲鼓已爾。而一奏於登歌咏間之日。能令人融融洩洩。若暢鍾鼓之闡澤者。此何以也。色厲章

本育在發色莊者之隱情。與臧文仲竊位同意。此等人。其位則巍巍。一大人。其貌則稜稜似正人。却不知他就中心事。在小人中。猶爲盜品。如或不察而高視之。不幾令穿窬而豪傑哉。在中而厲其外。何也。蓋惟恐人之知其莊。而故以厲欺之也。此其矜嚴作威之際。盡是掩護其惡之時。端端一念。直是有感。而即動。無觸而亦存。食息寤寐。不能自寧。

就小人中。譬之與穿窬。何異。帶言思之。宜何如慙愧矣。其色似不畏人。其心却最畏人。特出小人字。其警有位者可知。言如此之人。不當於冠裳貴介中求之矣。穿窬之心。在色厲前一步。不然。作色何爲。

### 鄉原章

非警鄉原。恐人誤認鄉原爲德也。所以別秀於苗。德。德性也。其有德者。率性而動。已發仍於未發。以故渾渾融融。絕無嚶嚶出世的意氣。踴躍進世的圭角。乃鄉原。闖然媚世。亦無意氣圭角。而模稜稜稜。酷似渾渾融融。令人認爲真德。喪其所守。是爲賊。似則能亂。亂乃爲賊。賊還作賊人之意。

### 道聽章

### 西青集抄定本

卷九

主

章旨何在。要令聞善之人。以沉心取實益。故戒其尚口也。道聽塗說。猶言屋裏拾得。房中拋却。似謠語。善言入耳出口。與饒者食稍黃相。似不惟外者不能補益入來。亦且內者被他勾引出去。真精潔越神守。飛揚。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不止不爲己有。大凡真心修己之人。深根寧極。退藏於密。聞善必不輕口出。塗說病根。在前一步。

### 鄙夫可與章

鄙夫何須教說他許多。即此可悟書旨。此章爲與鄙夫者發也。夫鄙夫而與之事。君何也。天下有詐僞難識之小人。亦有庸劣共見之小人。詐僞難識者。奸人也。庸劣共見者。鄙夫也。奸人中。情叵測。人或畏而不與。至鄙夫。容有謂其心無機。與之似無大妨者。故夫子特爲沉吟疑。

想之辭。而曰。鄙夫果可與事君也。與哉。夫鄙夫離散。凡。蠅營狗苟。心下只慕富貴。以故未得患得。既得患失。那有一念在君者。夫至于患失。什麼事他不做出來。蓋有奸人或未敢為。彼輒肆然為之。而無復不至之所矣。此是何等破敗。而可與之事君哉。鄙夫二字。不可開闢看過。其未得三節源頭。全從此二字來。凡人臣立朝之心。事。顧其人之素。何如。當元是竭。後來必盤。厥初為狼。無不食羊。謂之鄙夫。其襟情識度。絕無高明特達意思。本是醜態。凡。陋人耳。一日立朝。必然未得患得。既得患失。無窮無通。但知便其身圖。曾無一念及於君者。何者。其人則然也。患得必患失。患失必無所不至。乃勢所必至。

古者民章

四書窮理定本

卷九

古

此章好處。全在而已矣三字。總頂蕩忿戾詐三項。言今之號為狂矜愚者。本意全要恣意逞氣作偽。其中何曾有狂矜愚之疾乎。

古者民有節。闕文惜人。是好事。故但曰。今亡矣夫。此則疾也。故加一。是字。言併此亦亡之矣。偏蔽駁雜之性。且。不古若。何況醇懿者哉。粧成症候。故直謂之亡。若氣質又加習染。但可言其疾益深耳。何以曰亡。古之狂節。蕩忿戾詐。明其非狂矜愚也。故恣無忌。則情致醜態。安見志願之太高。凌轍先人。則意氣飛揚。安見持守之太嚴。機變百出。則知慙多有安見神識之太暗。真狂特少檢束。今所云狂。在本等是蕩焉。無所忌憚。而故托之乎狂。諺所謂粧風者也。原非狂也。真狂特少渾厚。今所云矜。本等是忿焉。意在陵吼。而故托之乎矜。諺所云擎般者也。原非

矜也。真愚特少。婉轉。今所云愚。本等是狡焉。意在欺護。而故托之乎愚。諺所云佯愚者也。原非愚也。看來今人只借古人之三疾。做行私的窟穴。作奸的皮毛耳。又何狂矜愚之有。纔一踰闕。即謂之肆。蕩則恣意。違去。無復界限矣。忿戾。有憤世疾俗之意。若謂天下皆污我獨潔。天下皆靡我獨貞。正理中自有合委曲婉轉處。如君子平日。不徑不實。至避難之際。徑實亦可。高柴仍不肯徑實。此乃任性徑行。不知委曲婉轉直矣。柴也。愚故也。愚者少算。世人多不猜防。今人要討此便宜。而陽為昏愚之狀。全是一腔詐偽。豈任意徑行者哉。此乃厚貌深情。借其愚以愚人。夫愚而借以愚人。則此愚全是詐耳。那有些兒愚處。中行有假的。鄉原是也。乃今併狂猜愚亦有假的矣。此與今人習邪法者。不

四書窮理定本

卷九

主

假做十成。故假做八九成者相似。

惡紫章

此章見人主黃。遠利口。意在末句。以三者皆容易動人。故並舉之。艷麗之色。能移人目。靡曼之聲。能移人耳。辨給之言。能移人王之心。志其易中一也。夫人主心志。乃國祚之根本。而為其所移。顛倒錯亂。可勝道哉。安有不覆其邪家者。朱之正。不能敵紫之妖艷。雅之淡。不能敵鄭之淫佚。試令朱紫並陳。雅鄭並奏。心邪之人。偏喜紫與鄭矣。孟子論亂德。宜重真似。此論覆邪家。自當重動人之易。

子欲無言章

此章要提醒程至明白三字。求述於言。求明白也。原自明白之至。又何

待於言哉。子欲無言與。莫我知也。夫同知子貢肚裏有子。如不言二句也。而子貢果說云。問意。道顯於言。方可得述。不言則不顯矣。何述之有。答意。天雖不言。而顯之四時。顯之百物。未嘗不可述。安見不言之何述哉。故曰欲無言。其實四時行。百物生。正從不言來。一無所有。無所不有。天下之妙理也。子貢說不言了。着述甚麼。夫子說不言。子何嘗無可述。子之有言何也。天地之間。若寒燠溫涼。若飛潛動植。若貌言視聽思親。義序別信之類。總是太虛中生理。道真真焉。夫子欲單以與二三子。不得已而托之乎言。如畫山水。如畫面目。令人想見真山水。真面目耳。如必述子之言。而以爲道。是以畫山水爲真山水。畫面目爲真面目。如前章六蔽。生自六言。有言不如無言矣。故曰子欲無言。非真不

四書窮理定本

卷九

七

復言也。欲其然而識之神。而明之。領取平日所言之爲何物也。子貢之聞性與天道。或自此始。

子欲無節。在多言固屬數窮。即片言已覺枝岐。將盡捐贅麗。而返之乎淵默。一屏支離。而休之乎玄冥。無復以言爲矣。

天乎言哉。節二句言。不與首節無言相同。正與夫何爲哉。夫何言哉。語意相同。言無待於言也。猶云沒說的。若曰。子何以言爲哉。玄玄默默。其妙無窮。凡若四端五常。百行萬善。若汝所爲待言而述者。盡在不言之中矣。子何以言爲哉。四時有言將恐歇。百物有言將恐滅。有形有聲。正爲無聲無臭。看來子欲無言一語。便是子之所以傳述萬世處。而子貢猶曰。小子何述。其與親見夫子。而問子見夫子乎者。何異。真可謂

觀面而相失矣。時曰。四物曰百。後言之也。見天雖何言。而大可述者。自在。正解何述之疑也。聖人之于天道。一也。天道之可述處。便是聖人之可述處。所以此節夫子只說天。更不說子。何等渾涵潔淨。今人却在言外。另補無行不與。以見聖人亦自可述者。似贅勿可用也。

孺悲章

此章如掩人之耳。却揚己之聲。聖教之所以爲妙。孺悲二句。是過客語說。意注向將命以下。而將命句尤喫緊。惟恐其不及聞也。方以疾辭欲見者。亟以非疾示欲見者。寓警省於拒絕。藏成全於峻厲。何愛人之無已也。即此是仁之至處。教亦多術矣。非必耳提之。而命之也。苟有以悚攝其心神。激發其愧悔。則雖峻絕嚴拒。而所以扶持成就之者。意

四書窮理定本

卷九

七

更切益更大矣。不然。彼抱罪而來。我茹柔而授。則道襲而不尊。彼將藐藐已耳。機隱而不露。彼將昏昏已耳。即終日見之。亦弗克由聖也。易若不見之爲愈哉。將命者方出戶。早已取瑟而歌者。其時孺悲正在門牆間也。辭疾之命。與絃歌之聲。同時而入耳。宜何如其彷徨怨艾者矣。問取瑟而歌。使知罪也。顯而斥之。其知不更速乎。何必托疾爲也。曰忿疾於頑。或益生其不肯之心。婉轉於機。將徐收其補過之益。教有異而入之。更愈於鳴鼓之攻者。此類是。

宰我章

通章歸着在末句上。乃以父母至愛。動其仁心。以前說不安處。其故在此。宜重講。



宰我問節 三年句。且舉見今禮制期已久矣。方山已意評之。見其不必三年也。君子二節。總明期已久矣。一句。要知病痛全在宰我心裏。方合章旨。言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久而不習。則度數音節。將必缺有間矣。何以陶淑身心。三年之不可行如此。況期年之內。特物皆變。入子之哀獨不與之俱變乎。期亦可以已矣。崩壞猶言廢墜。只是度數音節。久而忘之。不能行。不能奏。便是。

食夫稻節 此下三節。全是打動宰我的仁心。非以禮制強矯其非。安字與下節二爲字。俱指食稻衣錦言。食稻衣錦於期年之外。便是短喪。此同如人在睡中喚之使醒。曰安。喚之不醒矣。下節如以大杖擊之。此等處。聖人亦沒奈何。文字對上禮樂時物言。女所論禮樂時物。

四書精義

卷九

大

皆外際耳。非女也。第就女觀女。果能自安乎哉。食夫稻二句。要舉寫彼時情景。終天之哀痛。歲序僅見其周。生平之服食。享用頓復其舊。與殺場中唱戲相似。

今女安節 女安句。本是深絕。而口氣却要澀蓄。短喪何事。豈可爲者。而再言女安。則爲之所以深動之也。不其不樂不安。總是不安。故不爲。亦不爲食稻衣錦之類。着他爲比止。他不爲。尤峻厲數倍。若曰女自無人心者。請任女矣。食耳十二字。俱在心裏。非口已食耳。已聞身已居。而心不其不樂不安。

宰我出節 曰出。見無感動意。殊不似夷子憮然。蓋猶然以爲安也。故又以通喪的源頭動之。予之不仁的之字。指前曰安言也。言短親喪而

自以爲安。此天性之真愛已。萬乃予之不仁處也。子生以下。與禮樂二節相照。彼處境此實情。父母之劬勞。昊天罔極。卽沒齒莫報之德。而三年始免於懷。則其九重焉者。以故三年之喪。通之天下。誠以三年之愛。人人有之。於父母故也。不知予也。亦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人人有此愛。而予獨無之。不應有此事。人人有此喪。而予獨短之。不應有此情。奈之何。自以爲安也。末句予正與天下字相應。若得打動宰我的仁心。則禮樂源頭豁然自在。而特物變換。益重悽愴之感矣。故禮樂兩節說話。都置之不便。

飽食章

人皆好閒。却不知閒最害事。動則入於非僻。靜則入於頹弛。

四書精義

卷九

九

此章是故曰路莫仁於羊腸。莫不仁於康莊。飽食終日。狀其久於暇也。何以飽食終日也。此乃責任不關其躬。幾務不營其慮。以故閑閑於罔養。行行於屬厭。食而飽。飽而終日也。此人似無大惡。而昏昏沉沉。虛度一生。其中性真漸滅。心體頹廢。害心之禍大矣。所以夫子難之。至與群居習非之人等。他日數說晝寢。至以糞土朽木相比。蓋與大學明明之旨。合情乎。此人昏冥太甚。或者終不加察耳。吾爲若人籌之。彼既無用心之所。不有博奕亦可爲之所乎。夫博奕小數。誠君子之所深鄙。然却是精專的勾當。寄心於此。尚足攝而使之惺。庶不盡失其所。以爲人視此已。而不用之人。猶爲賢之。夫人而至於博奕者。之不若則信乎其難也已。博奕應上所字。如必也射乎之例。上只說難矣哉。

未見所以難處。不有博奕二句。要人卽此想見無所用心之難也。非說博奕好也。爲者爲博奕也。已者不爲博奕也。

君子尚勇章

此章子路病痾。全在一箇尚字。蓋勇達德也。乃人心中生機之充盛處。豈可少於天下。第一有尚之心。將必至於無義而爲亂。爲盜。無所不至矣。凡看書要于言外得意。如此章義以爲上。是出箇義字。替了勇字。本意則曰。君子不以勇爲尚也。義以爲上。與義以爲質不同。彼有禮孫信在下。故專主端方正直一邊。此則言其率性循理。客氣銷鎔。以無尚勇之心者爲義矣。所以其下遂言有勇無義。爲亂爲盜。正是尚勇的病。痛則尚義與尚勇相反。可知此意細玩乃見。勇不顧義。何所不至。

四書鈔定本

卷九

子

得志則恣睢無制。或攘臂而發大難。不得志則憤滿無聊。或瞋目而身戎首。叛逆劫奪。所從來矣。曾是爲亂爲盜。而猶可爲君子乎。亂盜正與君子尚勇之君子相照。

君子亦有惡章

首節惡的是惡人。次節惡的是險人。而惡人險人。總是兇人。兇人害人。惟目不足。其可惡爲何如者。看來子貢之惡。與君子之惡。意思一般。君子亦有節。子貢蓋有下節之惡。而心疑君子之未必有惡。曰亦者。君子以仁存心。視天下皆所愛之人也。亦有所惡之人乎。其下君子所惡。正自愛人之心而生。而子貢之惡。亦以君子之心爲心者。稱者彰其惡而揚於衆也。稱惡者傷厚。誦上者蔑薄。乃今世自號正人者。或類

此兩人嗚呼。安有君子而不忠厚者乎。單言勇則果敢在其中。今既分言。須剖別之。勇者其氣奮。無退縮也。果者其志決。無猶豫也。敢者其膽壯。無畏怯也。勇者主進。却怕進之太過。故所貴在禮。果敢者肯行。却怕不識路頭。故所病在隘。各有攸當。須思辨。夫人而無禮。雖益於節。然無禮而出之以優柔。害猶淺耳。惟勇而無禮。則所以逞其悖逆爭鬪之行。者必此勇矣。人而中窒。雖則聞於禮。然中窒而出之以與僞。禍猶輕耳。惟果敢而窒。則所以成其顛倒錯亂之爲者。必此果敢矣。賜也亦有惡節。要緊在子貢之惡。與夫子之惡同意。不重惡似是害德。此三人意在索人之隱。出人之上。揚人之惡。而托之德以行其私。殊無忠厚愷悌。與斯人爲徒之意。尤深於伎害者。故惡之。三爲字與

四書鈔定本

卷九

主

亡而爲有之爲同。皆矯飾之意。意在成己之名。而害中於物。故可惡。我欲博知名。而以窺闕之機。心行之。只要我見人不要人見我。與鬼賊何殊。暗昧無甚於此矣。我欲博勇名。而以豪橫之雄。心行之。既以逞兇性。還要做人。與虎狼何異。剛險無甚於此矣。我欲博直名。而以摘發之刻。心行之。要成自己名。那管別人死。與戈矛何異。奸深無甚於此矣。微知訐誦。欲逞稱惡誦上之心者。也不孫爲勇。欲逞無禮之勇。不通之果者也。其心一也。

唯女子章

此章口語。只是說近之既不可遠之。又不可左右不是。是以難也。其意則謂養此輩者。不宜在此輩身上算計也。夫其近之也。謂此輩急須不

可遠耳其遠之也。謂此輩易玩不可近耳。此輩親至意。其捷於影。柳安得不怨且不孫乎。唯夫慈以畜之。莊以蒞之。乃自盡其道。而非就此輩身上算者也。庶不召侮而取怨哉。言易而難也。抑習聽忽之中有捷至之隱憂焉。養若人者。加謹哉。至圖哉。養養育也。意在役使而先養育之也。近有親密之意。遠有疎間之意。遠近須合說。

年四十章

蓋豫言以警動之。何以專言四十也。作善以志爲主。而志之所乘者。氣也。四十以前。氣尚駿盛。長卽有不善。猶可改圖。四十則血氣已定。不復生復長進。如其猶然見惡。則自此以後。寧復能淬厲作善。修其好爵。使爾我共靡之哉。終字語脉。自四十來。言見惡終也。晚年進德。蓋亦有之。此乃約莫說。警少壯者。其亦不敢絕望意。

卷九

主

微子篇

微子章

此章股有二字。是書法。可悟章旨之妙。當與舜有五人。周有八士之有間。首節二之字及諛字。俱指紂言。去之去紂也。爲之奴。爲紂奴也。諛而死。諛紂而死也。微子。商元子也。帝乙嘗欲立之。是時諛必死。如宗祀何。則微子不得不去。箕子之貞明不息。倘可養晦。而圖異日之存乎。則箕子不得不奴。而覆亡無日。寧能立視。詎可不致命一感悟之者。則比干不得不死矣。按書箕子勸微子行。遜比干竟無一言。三仁之志。若定矣。三仁云者。語其心之同也。殷有云者。語其爲殷之心同也。同爲殷之心。則同一許國之仁。死可。奴可。去亦可。分之各成其仁。合之共成其仁矣。何必于道之同哉。

卷九

主

柳下惠章

此節勿斷他好友。且平平說他不屑去。如此首句重三字。甚言其不見容也。問答在人己之分。若曰以茲直道度天下。無復能容者。何若吾親所居之土。土亦可親。由由而偕此邦。視異邦不差勝耶。雍容處尤在枉道二句。殊無自負直道意。大抵其詞和緩。都無怨尤。正所謂遺佚而不怨。末句是有情言語。直道枉道。非謂有正直之道。又有邪枉之道。夫道若大路然。一而已矣。直枉各作活字。直道者端方剛正。徑直其道。必以其道也。枉道者卑諂邪媚。曲枉其道。不必以其道也。事人字。自三出來。惠之黜陟。在所事之人故也。天下大矣。安知其肯三黜。卽皆然。

安忍逆計其皆三黜乎。即此便有玩世意。至于不屑去者也。如下「章齊不用則去矣。魯不用則父母之邦亦去矣。此所以爲孔子。」

### 齊景公章

細玩此章語脉。在第二曰字。乃文字轉滯歸着處。明孔子所以去齊之故也。孔子魯人。故以待魯臣之禮擬之。用字自待字來。言吾但能待之。至于用則不能矣。不能用。宜回顧季孟句。若曰。今茲斟酌禮際。亦空爲其人設耳。竟安所裨益吾國。而收聖人之用乎。當年不能寃其。羅累世不能殫其學。夫賢君成功。各及其身耳。安能邑邑俟異世之後。乎此惑於晏嬰之言故也。夫人王必竭精傾注。銳意登聞。乃可冀其大有爲耳。存一不能用之心。就令尊如阿衡。禮如尚父。將焉攸濟。況乎

### 西書窮抄定本

卷九

焉

季孟之間也。久淹其國何爲。

### 齊人歸女樂章

十年。孔子相定公。會齊侯於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四年。攝行相事。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懼。將致地黎鉏。請先嘗沮之。邊美女八十人。衣文衣。舞康樂。陳魯南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之。語魯君爲周道遊。特出季桓子三字。何也。此所謂木朽蠹生也。當日桓子柄國。其令孔子見行可。雖其一念之良。後來孔子爲政。漸次強公弱私。如十二年癸卯。使仲山。墮三都。收其甲兵。桓子必有非欲者。所謂惑志於公伯寮是也。齊人以女樂間。蓋窺其間而間之也。而桓子果受之。以致君臣皆荒於色。齊人之計行矣。孔子不去。則美女破舌。禍且不測。何道之能行。故曰彼婦之

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詞。可以死敗。優哉游哉。維以卒歲。此時不去。必履危機。非但以其棄禮簡賢而已。

### 楚狂章

通章以楚狂爲主。始終重簡已字。首節從德衰說起。本意只要挽之使已。從政者殆。今故也。正是再言已而之意。次節只是堅執初意。以爲決當已耳。更復何說。能識聖人。却不滿而峻拒之。識極高。而不知所裁也。真狂也。

### 西書窮抄定本

卷九

焉

楚狂節。曰鳳。愛重之也。再言鳳兮。便是顛覆不滿之意。此乃直指孔子。宜隱隱影意發之。看此人感歎長歌。如自家翹翔天表。下見聖人猶滯塵寰。而欲招之度世者。鴻冥而挽鳳翼者也。作文須興致飄飄。無一語塵埃方好。何字。自鳳字生。言凡鳥栖栖。依人夫復何異。鳳甚盛德。同所稱覽輝而下。應運而鳴者。而出非其時。德且下衰。何哉。吾想昔日所爲。業已自盛徂衰。救正不復及矣。乃後日所爲。迷途未遠。尚可挽衰。爲盛如追亡者。猶可及之。未至若往之不可諫也。第在亟更其轍。母令來又如往可耳。再言已而。深望其已也。歸休乎。歸休乎。獨不見今之從政者。往往履危機。尋履轍。或困枳棘。或傷繒繳。或係樊籠。豈其目觀之而躬履之耶。何謂追已往而追之使還也。言從今若能高隱。尚可追往者而使之還。此歌本意。只在已而已而四字。始答其前非未惕以後患。無非欲其已也。鳳兮二句。答其往之周流。然往者二句。文勢便注。荷已而句矣。今之句。如云可已不已。詎非期於從政。獨不見今之從政

者。若衰路險。動履危。機曾是不戒。震動。更復寒寒而就之耶。

孔子下節。趨字與下字相擊。應此也就之。如恐不及。彼也避之。如恐

晚已。何夫子之接引者。嚴而若人之素遠者。果也。接與之終於狂。以此

孔子下。欲與言其不得已。彼則終以爲可已也。蓋曰。挽其衰則當已。

懼其殆則當已。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人而與天行爲一至矣。凡子

所欲與我言者。計無加於我與子言者之上矣。何以言爲。假令得與之

言乎。將何言乎。曰下二章。是不得與言。嗟。拒以挽之也。仍是上節意。

長沮桀溺章

讀此章。乃知夫子栖栖。只爲丟不下斯人。全重問津。中二節。是沮溺

不喻問津之意。末節。夫子自明之也。全重箇人字。人吾類也。何忍盡避

之而不與易。夫沮溺謂滔滔皆是。故欲避世。夫子謂斯人吾與。故欲

救世。以故爾拉我。我拉你。要皆有心人。而夫子則仁之至矣。

長沮桀溺節。天下大矣。非多士同心相與。戮力共濟。弗克也。逐流波

靡之徒。既無足與共。而一二隱君子。又復相率躬耕。維實維好。則斯道

益孤。而斯世益難與易。故使子路問濟渡處。宜真限一水之速津哉。接

引之意深矣。

長沮曰節。孔子知世上有沮溺。沮溺亦知世上有孔子。皆非不知而

問。沮二問。皆其鄙薄之意。曰爲孔丘。若曰。是素憂天下者。曰是也。若曰。

更誰有憂天下如吾夫子者乎。末句。非但識其數數。素裳不知止也。

若曰。彼其東西南北。數數不憚煩。吾方素鄙之。今欲我爲其所爲乎。素

明知問津。意在挽已之趨。故拒之如此。至溺且欲挽孔氏之徒。伊已矣。

皆明知其來意。而以意拒之。兩人沮更亢厲。

問於桀溺節。子爲誰。對孔丘言也。便有株連從坐以孤其黨意。言孔

丘數數不憚煩。栖栖不知止。彼哉彼哉。子既已知之矣。子若臭味自殊。

庶可高蹈而遠引。倘或儕侶與共。未免汙出而沒入。而子果爲誰也。曰。

魯孔丘之徒。隱然譏其非所從而從也。滔滔非止狀其無道。狀其無

道之往而不返。如水之下流。必無還理。不復可與易也。若天下有一二

不滔滔處。或有一二可變易處。今滔滔者。天下皆是。爾將變易誰耶。避

人者。去此適彼。將以易天下也。避世者。如光歛跡。不復易天下矣。天下

既一無可易。從避人。豈若從避世者哉。此自滔滔皆是生來。一人話說。

四書窮妙定本 卷九

其實。是兩人的意思。上非夫子之遊。且而以下。又非子路之從夫子

而遊。故用且字轉下。言彼避人之士。思易天下。鄙哉。輕。吾無望其有

變計矣。且而與其云。云。溺知子路問津。挽已相從。故反引子路從已。

子路行節。子之使問津也。蓋將與沮溺。且與沮溺與天下。其欲同人

之意。至殷殷矣。茲而不受接引。且交口譏議。大拂其問津之初心矣。故

憮然。憮然者。拂其心而心動之貌。此節。正是問津本意。憮然。可見聖

心之仁。若曰。惜哉。兩人。猶隔在迷津也。桀溺曰。天下無一處可易。故辟

人不如辟世。夫子說。吾與惟人世。何可辟。故天下無道。正當易之。若有

道。又何易焉。但是串落說下。不可與同。以我是人。誰字從人。字生來。人

不與人。將誰與耶。問沮溺兩人。夫子末節。只辨桀溺言語何也。曰。是知

渾句如植其杖句。只與不曾答應。一縱故末節只須樂淵言語辨之。

### 子路從章

此章要緊全在末節。破四體三句。丈人蓋曰。道不行矣。但當力田高隱。皇皇求仕何為。不知仕以行君臣之義。不但為行道也。道雖有不行之日。義則何可不行哉。

子路從節。首句見聖賢不遇于世。皇皇求仕。徘徊岐路。悵望窮途。瑣尾流離於行役之際。可謂勞矣。以杖荷篠。與從而後相形。此何勞頓。彼何優游。道之不相謀可知。四體二句。不平言情。其四肢不務稼穡。并菽麥亦不之辨。孰為夫子。嘆其問也。意自家生理不做。而問此栖栖皇皇者何為。植其句。各事其事。不禮子路之意。註所謂接之甚倨是也。

四書章句定本

卷九

末

若謂丈人視子路為行道之人。而不知其笑自。安有邂逅相逢。而遽以倨辭相誚讓者。又安有邂逅相逢。而遂以禮義相款洽者。想其於局宇浮動之間。意氣發揚之際。已默識其為有心援溺。皇皇求仕之侶矣。如此目力。與荷簣耳力。皆非人世所恒有。此節重四體三句。丈人是要以農易仕。

子路拱節。子路拱立。尋常在口頭念過。習而不察。試思當日情景。真可詫異。夫以岐路相遇。率爾一問。而輒痛見詆訶。倨示拒絕。其于我師弟之生平。豈似熟識之而洞悉之者。此非遊心物外。如洗耳投淵之流。何以有此神識。有此風致也。異哉若人。豈一老農者流耶。曩吾諫木之。其浮海若人。殆實獲我心者矣。此子路之所以灑然起敬也。

止子路節。正意在款留致敬。涵養為歡。父子相樂。自是家食風味。

味意。子路拱立。而丈人援留。款待其子如侍父執。雖則敬人入敬之。

恒哉。而行道邂逅之遭。何由若此其款洽。幽人高隱之地。何由一達其。

稷運。道不同。不相為謀。而意氣固有潛孚。實鑑固有獨至者矣。

明日節。察其意旨風味。豈區區老農。盡抱德不偶。潛迹丘園者也。

蓋曰。彼其人。栖栖皇皇。其欲接引人。至無已也。計必令從後者復至矣。

吾道自是。安用數數見之為。

子路曰節。樂淵欲辟乎世。故言人不忍忘。丈人欲隱於農。故言義不。

可廢。丈人責我不農。其實欲我不仕耳。不仕則無義矣。而義果可無。

乎哉。夫君臣之義。與長幼之節。孰重。以彼之見其二子。是長幼之節。猶。

四書章句定本

卷九

末

然不可廢也。獨奈何而廢君臣之義乎。彼特區區欲潔其身。而大倫既焉。以其小者。亂其大者。奚可哉。君子所以皇皇求仕。正為大倫不可亂。而必欲行此義耳。若夫道之不行。已自知之。獨且如此義何哉。首句且只說不仕則無義。長幼二句。方言義不可無。提醒丈人處。全在長幼之節。與孟子稱弟之同。節與義不可廢。但就本心上思之。自見夫此拱立。而彼見子。一何其明於長幼之節哉。其本心有不自能廢者在耳。况君尊臣卑。若天澤然。其本心願自能廢乎。其不可一也。如之何。蒙上不可字來。言其尤不可廢也。欲潔句。只是如之何句。上只說義。而此句出大字。與潔身相形也。言以小亂大也。弛而不行曰廢。素而無別曰亂一也。不仕求潔畏澁。而不入于澁也。惟聖人澁而不澁。斯江漢。

以濯之矣。乃真潔也。此節重君子二句。言仕之本意在此。如作文自有本等題目。行義乃仕之本等題目。正與四體三句應上起此下足此。丈人若曰。而之皇皇求仕。欲行其道耳。道之不可行久矣。而猶未之知耶。此言道之不行。曷嘗不知皇皇求仕。惟義之故耳。

### 逸民章

此章語脉從前三章來。要知夫子與逸民異處。便是與楚狂諸人異處。通章只在箇逸字上打盤。營逐勢利之勞不可有。憂動人世之勞不可無。孔子勤愛人世者也。細玩不降三節。總明其為逸民也。凡人超世者。逸隨世者。勞夷齊超然出世。其逸可知。惠連之不降不辱。雖不夷齊若哉。而中倫中慮。則雖未不降不辱。豈曰隨世不害其為逸也。仲達

四書窮義定本

卷九

三

之中倫中慮。雖不惠連若哉。而中清中權。則雖未中倫中慮。亦自超世。正所以曲達其逸也。故曰曰逸民。此皆以逸為可。以不逸為不可。其要有逸之心焉。夫惟夫子不以塵世為勞。却以道濟為勞。無逸之可。亦無不逸之不可。所謂所其無逸者也。豈與七子之有心於逸者同乎哉。逸民節。夷齊逸民第一流。故開口不覺便言及之。虞仲以下。只以世次序之。下文獨無朱張。其行事不少。緊見故也。想其人尤賴光匿景僅可識其姓名而已。不降節。志何以曰降。身何以曰辱。夫唱婦倚門。何降之有。乞兒納垢。何辱之有。降者志本高尚。而迹於卑。辱者身本歸潔。而迹於污也。茲則其志高尚。其迹亦與之為高尚。其身歸潔。其迹亦與之為歸潔。其志與

然超然勢利之外。伯夷叔齊與。言七人中。只有此兩人若此。伯夷叔齊。聖之清者也。其志其身。其高潔自不待言。即以外面形迹論之。則固且可棄。微物可知。死且可甘。外物可知。此乃抗志宇宙之外。致身塵垢之表。身名並潔。心跡肅然。北海之濱。耿耿乎日月爭光。西山之下。烈烈乎百世如生者也。寧復降且辱耶。

謂柳下惠節。曰降志辱身。恰象做不得逸民了。其下則明其所以為逸民。下節亦如此例。惠連之志之身。亦自高尚。歸潔原與夷齊無異。然而和光同塵。迹於卑而降。迹於污而辱矣。乃言必當乎天理。行必合乎人心。迹於降而實不降。迹於辱而實不辱。其無趨勢顧利之心。一也不為勢利染。亦不為勢利役。彼其既降且辱。而要與夷齊同逸。則惟斯

四書窮義定本

卷九

三

之故哉。言行字面。勿作閑語看過。就惠連自家身上論也。蓋兩人降辱。只是居不擇地。與不擇人。如不羞不惡。與裸裎與偕之類。至于自己發言制行。都在天理人心上。正所謂必以其道。而不為其所況。與涅而不淄相似。謂虞仲節。枯槁離群。放浪玩世。全在準繩律度之外。又非中倫中慮者比。似乎一無所中矣。然而云云。不深藏。不潛迹。此身何以脫世網。遠塵氛。故隱居而身中清。際事勢萬難之日。此身必不可復用。而悠謏洗洋。侈口不經。使人不復用我。將宜然也。隱居者身。故曰身中放言。所以自廢。故曰廢中。我則節。細玩吳子語脉。自上三節來。上三節言七人不異。此節言我

則獨異則如却字轉語也。問聖人有心於勞乎曰非也。夫我有疾病。我能否自安乎。天下嗷嗷。聖人憂勞性也。然則聖人無逸時乎。率性者自得無逸乃逸。

### 大師章

全以聖化之神為主。夫伶人賤工。非若賢人君子之儔也。反魯一正。非有期月三年之久也。乃今一倡群和。心若契符。蹈海踰河。不辭險遠。耻公庭萬舞之奏。為八佾雅微之用。若將與古之逸民相為聯袂。聖化之神至此乎。書官書各書地。頌而不後。志盛也。合看。通章語脉。要進步說去。自魯趙齊。去父母之邦矣。然猶鄰封耳。陸地耳。非有絕域之陋。澤國之險也。至亞飯干以下。則去華即夷。不嫌其陋矣。鼓方叔以下。則

四書窮理定本

卷九

三

踰河蹈海。不憚其險矣。避之惟恐不遠。遠之若恐復及。一何令人之感。動至若此極哉。凡以存神過化之後。恥為三桓之用耳。

太師章節 此節另講。先去為群工望矣。

亞飯節 楚蔡秦為一類。河漢海水為一類。國為適水曰入。楚僭王。蔡從楚。秦從齊。皆春秋損為夷狄。不得與諸夏齒。今乃自華即夷。有托而逃。始亦居九夷意耶。草路藍縷。方城漢水。楚不與會盟。自刪詩。未有與焉。秦起自西戎。至秦仲始有夏音。札聘請觀樂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大能夏則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

鼓方叔三節 重河漢海三字。註謂踰河蹈海是也。彼誠不欲逐波流。甘汨沒。故相與寄遐思於中。流付世故於一葉云耳。

總是 愷悌體恭保全。令人長育寬適。其中絕無那嚴急操切的意思。

思以 課功程效。誠不若絲粟之家。然而規摹遠矣。命脉厚矣。此魯之所以永其祚。亦周之所以過其曆也。開口以君子冠之。皆見成事也。勉魯公意在言外。只就親字大字。故舊一人字上思之。自見書意。親也而施之。將母親不與踈乎。大臣也而不以之。將毋大不如小乎。故舊也而輕棄之。將毋視故人如新人乎。一人也而求備焉。將毋以眾人責一人乎。天性之恩。無所解於人心。若始厚終薄。恩意漸解。如先張之弧。後說之弧。施也。施篤親之不終也。初心未必不親睦。日久則變薄矣。近親未必不鍾愛。孤疎則終遠矣。此誰非先人之一脉。其施之也。君子

四書窮理定本

卷九

三

宗盟之重。終身一日本支之好。百代一人。何施之有。國家置公卿輔弼之臣。肩宏鉅艱大之任。而猜防牽制。展布未由。命天下交謫其尸曠而無可控告。如之何不怨。故怨不以屬之大臣。以大臣非小臣比。彼其茂德豐功。厥施匪細。何忍以一眚掩之。同休共戚。其來已久。何忍以一朝損之。寸有所長也。而復責其尺短。大有所受也。而更律以小知。將必一人之身。靡不投也。靡不受也。百相求也。百相應也。天下安有通材兼長若此者乎。君子真誠无妄。生理醇積的深厚。故其施於親故臣工之間。常在有餘如此。

周有八士章

要發極言其異之意。非以多賢為異。多賢而四乳八子。八子皆賢故異。



也如云。夫秀出等夷。乃謂之士。千里一士。若此肩然。言得士  
室多士。濟濟於斯為盛。其甚異者。則如八士之為周有焉。其在伯也。則  
已有達而有適。其在仲也。又復有突而有忽。孰意夫叔之復有夜夏也。  
孰意夫季之復有隨驕也。昔在元凱。數若相符。然特同出陽辛之族。未  
有一乳而遂得兩士。尤未有四乳而各得兩士者。荷與盛哉。一何殊絕  
尤異。一至於斯也。此乃思文立極。列聖承休。功積而仁深。恩重而治累  
盈宇宙間。太和洋溢。而發其祥於一門。一姓。豈一門一姓。能專有之。非  
周之有而誰之有也。八士。南宮氏。文王時皆為虞官。晉荀臣曰。文王  
之即位也。詢於八虞。及武王克商。命南宮伯達。遷九鼎於外邑。命南宮  
适散塵臺之財。仲突以下。其行事不少。舉見。

子張篇

士見危章

此章喫緊處。先要拈箇士字。說他其道甚大。殊難到究竟處。其下見危  
五句。只照本文一筆喚過。然後於題外重發。能是四者所以可已之意。  
已字下得極。事到盡頭。方纔可已。而以士論之。尤難到盡頭處。此曰  
可已。非使士已。亦非但使士知重。使士知四者之極重也。見危。不必  
是君父之難。只是危公之際。付生死於度外。全不動心之意。百行以  
篤親為本。而惟祭與喪。又篤親中所最重者。誠以曠世無涯之深情。畢  
致於反始之一舉。終天固極之至痛。莫甚於送終之一時故也。觀中庸  
郊社節。孟子養生章。可想。見危二句。成人章重其心。此重大節。思敬  
四書窮抄定本 卷九

執德章

此章論箇什麼。論人也。憑什麼論人。憑其道德之闕于世者。論人也。  
須知弘篤二字。強求不得。弘非拓之而使大。篤非持之而使之堅也。必  
也學如切磋。修如琢磨。勿忘勿助。日日滌除。久之妄机爭盡。則生  
机全收。執不期弘而弘矣。且妄机爭盡。則靈机濤發。信不期篤而篤矣。  
看來曰弘曰篤。總一致虛而已。何以不弘。以其執之後。生滿假也。何  
以不篤。以其信之前。自推測也。滿假推測。不致虛也。性靈出自太虛。  
體段極大。是天地所以立心。生民所以立命也。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  
物育焉。不弘不篤。是未能致虛而完性靈也。即有此人。詎能令天地

有以立心。生民有以立命。即無此人。豈遂令天地無以立心。生民無以立命。故據其所執所信亦似在好路上走。要以真修實踐。徹地通天了。當生人大事則未也。世有若人不覺其重。與無時何殊。能為有乎。世無若人。不覺其輕。與有時何殊。能為無乎。焉能為有。無言傲有。無不起。須有能字。此等書本意只在言表。言外若曰。人須到得那裏方是頂天履地之人。那裏云何。認取本來。便是不弘不篤。只是未到那裏之左驗。

子夏之門人章

子夏論交。重人。人可則與。人不可則拒。子張重我。我大賢則自無可拒。我不賢則無人可拒。既曰子夏之門人。何以問交于子張。胸中便有

西書第抄定本

卷九

美

可者與之二句在矣。蓋因可者二句。過於謹嚴。若泛交一人而不得故。就才高意廣者問之。求於教而思廓其見也。子張一見來問。心知其有說。故先曰子夏云何。而門人果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正是問交之初意。厥後子夏之教。再傳而為莊周。如招笠豚一逸。則走壙矣。可者始與。重可字不可則拒之矣。重拒字。其者更端之辭。可見重拒一邊。君子二句。是張之所聞。我之大賢以下。則明子夏之云。異乎吾所聞。如云吾聞君子尊賢。蓋可者與之。而不可亦不之拒也。必如不可者拒之。將必自以為大賢乎。抑自以為不賢乎。如自以為大賢。自不拒人。如自以為不賢。無人可拒。將持此拒安施乎。豈不異乎吾所聞哉。容矜。矜是與之與衆。則茹納乎群倫。其與為客。與不能。則懷念乎下品。其

與為矜。然曰衆曰不能。皆非匪人也。亦與毋友不如已之說。不相妨矣。言子夏所云。是以人論也。姑無論人。先論我。我若是大賢。安有拒人之事。我若是不賢。人且薄而遠我。欲拒人得乎。賢不賢。在寬不寬。分別抑揚。串下不兩平。問大賢何所不容。與尊賢二句何別。曰尊賢二句。重他人。我之二句。重自己。看來於人句。全要量度之恢宏。非但以世無棄物而已。人將的將字。須說得婉轉。非真謂人必拒我也。言我如不賢。我先自處于不可矣。律以不可者拒之說。人將先拒我耳。于是士類棄而不來。朋儕遠而不親。無人到我面前。我持此拒安施乎。此亦就不賢者之謙度。度其如此。忿疾為激。將有分門別戶之禍。法當以汪洋之宏度消之。模稜為隨。又有保持階厲之憂。法當以蕩平之公道

西書第抄定本

卷九

美

雖小道章

此章可觀。雖是引語。而說話頭却正在此。緣為小而泥。正被可觀勾引。所以劈頭先與說破。次句方說就裡破綻。其幾甚微。其理甚妙。傳記某女。茹黃精。能飛行。一食烟火。遂不復爾。意思正與此類。蓋人生精神與天合體。無遺弗屆。一涉方術。即係其精神。精神有所係。功業亦如其所係。欲復致無窮無極之用。無方無體之功。難以冀矣。如樊須請稼。圃夫子即斥為小人是也。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其惟致中和乎。可觀就作用處說。蓋因其中各有至理。故其作用處亦能有所致。有所通。而可觀也。本旨若曰。人須澄徹其心。乃可平治天下。

日知章

此章是簡驗好學的様子與飲酒者而亦相似。言學到好處。方為有得。然必何如乃可謂好學哉。必也日知云。蓋學而不好者。得趣未深。以故安于所有。不求日新。即有所能。未幾而旋忘之。今也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此如一膏嘉珍。日日索而食之。終日戀慕不能去。此無他。知其甘美故也。不謂之好學而何。日知所亡。是零計。自當屬日無匹所能。是總計。自當屬月。日知二句。非屬探索。不閑記憶。講得一語喫力。便失本旨。好學在日知二句之前。

博學章

博之意廣。篤之意深。一切與近。亦有分別。切對泛言。就緊關處。問不汗

四書窮抄定本

卷九

美

漫近對遠言。就日用間。思不窮冥。生機活潑。無之非是工夫。荷調於過。未有不與之俱者。有如博學於文。可謂宏肆而非淺涉之也。且篤而志矣。又非泛求之也。且切而問。近而思矣。當此之際。非隘非泛。調於天倪。若淺若深。符於真性。一腔內。覺有脉脉若流。惺惺若覺者。雖不求為仁。仁不在此。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之中乎。功用於彼。益收於此。種豆得瓜。相似故曰在中。

百工章

此章要看得學分曉。諺云。士農工商。各歸一業。肆所以一工之業。學所以一士之業。夫紛雜之心。不可以入道。而紛雜之境。不可以淑心。惟是致身庠序之中。而日聯師儒。日新圖史。自然日。日心在道上。道乃可得。

而致矣。若乃登平壘之乎。播耕乎野。灌乎園。能無中亂而外奪乎。然則致道匪學何以。死二以字。當重居卦與學。成字致字。自肆字。學字。來曰成。將必精習之。而卒其業也。曰致。將必深造之。而得其止也。自非術業專攻。用志不分。其可得乎。

小人之過章

章旨非警小人。要人因文過而識小人也。全在發箇必字。問君子過也。皆見小人過也。皆文。兩人就裡。如何分別。君子襟度坦夷。惟求慊已。詎肯曲掩以增其非。小人裏情邪曲。專務欺人。能無巧飾以滅其迹。求諸已。求諸人之分也。必字自小人之過四字求。

三變章

四書窮抄定本

卷九

美

重變字。君子其猶龍乎。吾不得而端倪之矣。望何獨儼。即何獨溫。聽何獨厲。曰儼由莊敬。溫由冲粹。厲由方正。而莊敬冲粹方正。孰非君子在中之美哉。第由中發外。則各有其象焉。夫遠望見貌。而莊敬運於舉動。故其貌儼。近即見色。而冲粹溢於顏面。故其色溫。聽則聞言。而方正洩于談吐。故其言厲。辟之人身五行皆備。而心主火。肝主木。肺主金。腎主水。脾主土。其發竅各別耳。要之莊敬中。原有冲粹。故儼變為溫。冲粹中。原有方正。故溫變為厲也。望之若令人可畏。即之却令人可親。聽之又令人可畏。是望之若一人。即之若一人。聽之又若一人。互參而觀。豈不有三變哉。

君子信而章

二信而句。且虛說。二未信句。方解明之。信者。愛民忠君之真心。素為君民所信。君子居常期會其民。敢決其疑。容可臨時下之。今進以言耳。惟勞與諫。則必待既信之後。其未信以前。寧被姑息之譏。冒容默之諷。可也。夫民果可勞。直勞之耳。君果可諫。直諫之耳。何為而必待其信哉。蓋勞諫與期會。欣佚之常不同。未信而遽勞之諫之。將必以為厲已。謗已矣。是故信而後勞。信而後諫也。

### 大德章

此題若將大德句。細講一番。然後講小德句。便非子夏語氣。宜云。吾人所得於天之性。孰非德乎。孰非宜止於閑而毋庸出入者乎。第在綱常倫理。則於德為大。在日用言動。則於德為小。小大異德。輕重分焉。大德

### 四書窮理定本

### 卷九

罕

果能不踰閑乎。小德雖出入可也。若大德則何可踰閑乎哉。曰不踰。曰出入。可見大德小德。皆就生機之見於行事者言之。不踰。有入無出。出入合說。言未能盡不踰也。言小德出入之可。正說大德出入之不可。如魯昭公習於威儀。而娶同姓。是小德不踰閑。而大德反出入。

### 子游章

看此章書。須知本末先後之際。教者原自易眩。非于夏不能定也。夫本重末輕。則本先末後。子游之言。豈不似平有理。却不知劈頭便教人誠敬。後學將茫無可據。莫若日習察節。庶幾心神漸攝。以故教者之心。不欲其由中以應外。而教者之事。且令其制外以養中。此巽而入之之法。所謂循循然善誘人是也。

子游節。開口子游。識子夏先末後本也。子游為人高簡。重本真。而器文物。味問孝章。及致哀而止之語。可見此蓋曰誠敬本也。容節末也。得其本。而末自兼之矣。安所區區容節為。如之何。猶言這是怎麼。

子夏問之節。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吾輩為學。都須從洒掃應對進退上起手。漸次管攝身心。調養性情。雖到顏子地位。克己復禮。必須在視聽言動上做工夫。決無脫畧容節。都不點檢之理。除是聖人。一容中道。人事就是天理。孰為誠敬。孰為容節。渾渾一貫。不待點檢焉耳。如子游之言。不惟論小子未是。而自家未得切實下手工夫。可知非證聖路頭也。故子夏深慨其過。而終之曰。其惟聖人乎。所以力救其切已躡等之病。不但自白而已。上節子游。蓋識子夏先傳以末。後倦乎本。此

### 四書窮理定本

### 卷九

罕

節孰先二句。則白其初無是心也。君子心同大造。何嘗有所擇而先後之。而眾生區別。有如草木。安得不分先後。而繁以高論相欺誣乎。末二句。只是足不可評之意。以聖人責小子。豈非誣哉。惡乎可。大道渾渾淪淪。本才原非二物。君子為得強生分別。先傳乎此。後倦乎彼哉。焉可自區別來。設譬。重庸下者一。草不卑別於高。小別於大。有若限。闔域隔。封畛以區而別之者。學人為下學所局。而不能上達。亦若限。闔域隔。封畛以區而別之者。下一區字。甚言其不可強同也。夫彼方局于下學。而吾驟語以上達。是以大言相欺誣而已。可乎。誣。有訓。讖者。有訓。讖。此當訓。讖。與邪說誣民之誣同。洒掃應對。是入門事。故曰始始與先字相應。此中有上達之妙。乃究竟處。故曰卒與後字相應。二

有字與首節無字相應。有始。有人事也有卒。有人事即有天理。無形上形下之分也。子游說小子其始有求。其卒無求。子夏說若要求一辭似有。除是聖人。聖心渾是天理。故日用行事無非天理之流行。一以貫之而已。

### 仕而優章

學者仕之體。仕者學之用。兩者原自相須。第仕主作事。學主觀理。將有專圖。心無二用。如未優於此。而遽兼乎彼。則相資且以相妨矣。則字作纔字解。只如註重二優字。

### 喪致乎章

此章要看箇喪字。五禮之中。喪為最凶。此何等時。而假飾文物之觀耶。四書窮理定本 卷九

故曰喪事。欲其總總耳。但當極其哀痛慘怛之誠。諸如衰麻哭踊之數。即不必習熟可也。

### 吾友張章

為難能。以外面言。未仁。以流裏言。此章口語。是先揚後抑言。外面雖有高行。就裏却少生機。其意則謂人心之生機。必自沉寂凝固中來。而張為所難能。意在張大夫意在張大寧復有所謂沉寂凝固也者。雖欲生機之不微。何可得也。張即自謂橫絕人寰。幾驚流俗哉。吾猶以為未仁矣。未仁正從為難能來。

### 堂堂章

本文雖與並意。要就堂堂上。發得親切。器宇軒昂。似能兼收并蓄。而

毫無諸葛近人之意。人且望之而莫敢即矣。譬如梵宇高殿。儘可容人。而寒天要令倍增。不可棲止。正以其高敞故也。今人但知子張務外。未知他務外的意思何在。子張務外。乃志於仁而失之也。仁道廣大。直與天地同流。而實際只在真實元妄。子張未得其真實。而浮慕其廣大。于是干祿好名。無非欲天下相通。夫子所謂色取仁是也。却不知反而存真。自然天下歸仁。所謂毫髮之差。千里之謬。然與世俗貪名貪祿者。胸襟自別。學者詳之。

### 吾聞諸夫子章

此章妙處。全在一乎字。為親喪不自致者。特以此感動之也。致者。盡其當然。無毫髮之缺欠也。自致者。出乎自然。無毫髮之勉強也。莫難抑

### 四書窮理定本

### 卷九

### 墨

如懈心。能無缺欠已難。莫難動如真心。能無勉強尤難。自非至誠胞胞其仁人。安有能自致之事哉。惟謂之曰親。是天性莫解之情也。謂之曰親喪。是終天罔極之痛也。則夫必誠必信。靡不用極。當有不容自己者。必欲得人所自致意者。惟此時為然耳。於此猶不自致。豈其非人子耶。豈其無人心耶。誠有味乎夫子之言。可以惻然動真情矣。可以惕然發深省矣。者字指他事。

### 孟莊子之孝章

二章俱要體吾聞意。發難能。只想莊子不改的心事。便是。人情莫不有已。有已。則必自有欲用之臣。欲行之政。一日得行其意。鮮有無改其父之道者。乃莊子竟不一改也。此乃思其父而不可見。見父所用所

有如釐父盟點之徒。聘未服鄭之謨。如見其父。自不忍以已之意違其其間。忱與承顏養志之日一般。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幸之至也。是以難也。故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老成迂濶。每不便於少年。舊政嚴密。易紛更於後世。

孟氏章

章有重箇上字。見非民之罪也。蓋慨然太息而言。何人作。何人受。民之犯刑。自民心之散始。民心之散。自上之失道始。作君之道。自上失之。因令民失其生養。作師之道。自上失之。因令民失其禮義。莫知親遜交相攘奪。而散所從來矣。又字亦不可忽。言民被上人擔誤。以致離心離德。所從來入遠。詎能於旦夕之間。回心易慮。相親相睦。而不陷於罪。

西書窮抄定本

卷九

書

乎。舜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湯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紂之不善章。

須知首二句。本論不善之陷人。非論商紂之勝枉如是二字。最重。乃指今昔所傳紂之惡德而言。紂之不善。以當身之所為言。言紂之不善也。吾知之。紂之不善之甚也。吾亦知之。第今昔傳其不善之甚。直至如是。而其實未必如是也。此無異故。凡以紂之為不善。為居下流耳。君子能不惡居下流乎。凡以紂之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耳。君子能不以天下之惡皆歸。而惡居下流乎。殷鑒導導。詎敢以惡小而為之哉。今人放心為惡。曰為一惡事。被一惡名而已。豈知勺水滔天。君子之過章。

須知過在前一步說話。君子如日月處。全在兩箇人皆。夫一朝過。誤如寸。譬如何傷。于日月之明。惟是初則掩覆。徒勞。繼則膠結。不化。于是曖昧之已私。自知自欺。始不可與斯人共矣。此無他。則過之障蔽。復而文與吝之障蔽深故也。乃君子之過也。無心之失。原出于不自覺。有何掩覆。君子之過而更也不遠之復。豈出于不自昧。有何膠結。光明之心事。無日不顯。白于天下也。豈不昭昭乎。揭日月而行哉。皆見皆仰。只為日月有明。

衛公孫朝章

魯論將終。故此下四章。專贊仲尼。而堯曰章。遂讀聖統。堯舜以來之統。傳之文武。而夫子承焉。故從文武說起。而文勢注向。莫不字起。焉不

西書窮抄定本

卷九

墨

字焉不字。起何常字。正破首節。焉字。仲尼為萬世師。而無人為仲尼師。以道不擇人。而聖人師道而已矣。此章本意何在。明孔子之學。得統于文武。特借公孫朝作話柄耳。朝問焉。學將叔季之世。必有一人為孔子之常師。不知文武至于孔子。五百有餘歲。孔子恭得文武之統。而學文武之道者也。乃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如近世之賢者。不賢者。品地懸殊。高卑雜處。其人何可勝數。而或識其大。或識其小。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將學文武之道。則此品地懸殊。高卑雜處之人。夫孰非其所學焉。而寧有常師乎哉。子謂仲尼焉。學始未知其得文武之統。耶。文武往而道降。非復中天之盛際矣。然亦未遂湮滅墮地。尚在人。也。賢不賢二句。須滾說。言頑儒固執其綱領。下士亦分其緒餘。其並

存周道不令漸滅無餘一也。賢不賢以識見言。高明者為賢。止下者為不賢。以書譬之。立言之旨趣大也。若字句之訓詁則小矣。二句串下。言不惟賢者識之。即不賢者亦識之。乃道不擇人之意。大小以治述言。而曰道者。道無精粗。精粗亦神理。迹象亦猶也。聖人心同太虛。則凡談訓功烈。禮樂文章。為故老之所傳聞。黎獻之所瞻記。孰非太虛中之故物乎。何所不收。何所不收。何人不學。何學非師矣。焉不學。正應焉學。問曰。仲尼何處學。答曰。夫子何處不學。焉不學。若只謝無所不學。有何意味。須說夫子應五百之選。紹文武之統。而賢者不賢。夫既莫不有文武之道矣。如使有所學。有所不學。是使文武之道為不該不徧。一偏一曲之道矣。其如意章之雅志。從周之夙心何。

四書窮理定本

卷九

吳

叔孫武叔章

此見叔孫不識夫子。正是夫子高不可見處。使叔孫而識夫子。夫子亦及肩易親之賜耳。何以為夫子。設評之。談翻成揚。揚之藉矣。此子貢善為說辭處。問答俱論夫子。特借子貢相形耳。

叔孫節。廷毀使衆知之。沮其用也。若曰。諸君子以仲尼為何如人哉。以予觀其人。平平耳。若朴若鄙。有何蘊藉。有何才藻。驟而見之。其人無他奇也。熟而睹之。其中未必有也。曾不若子貢之才藻聰明。頗有輝煌動人者矣。仲尼豈賢于子貢乎。

子服二節。凡人地位卑者。必淺露易見。地位高者。必渾厚難窺。其故何也。地位高卑。自人心分之。人心起於無。其象形上。故高人心着於有。

其象形下。故卑而洗心密。凝神固。正是起於無而形上處。然則地位高者。安得不渾厚而難窺乎。意氣發揚。機鋒浮動。正是着於有而形下處。然則地位卑者。安得不淺露而易窺乎。此節先要判別得中外分曉。及肩數仞。以外際言。室家之好。與宗廟百官之美富。以中藏言。外際宣露。便是地位卑處。及肩之牆也。外際渾淪。便是地位高處。數仞之牆也。外際既已宣露。只須自外窺之。便見中藏的斐須好處。外際既已渾淪。若非深入其中。何由見中藏之盛乎。宮墻宮之牆也。及肩之牆。中藏不過一室一家。即有佳處。其能幾何。故曰好。寧有所謂美與富哉。曰窺言不待入門也。數仞。要認得真。若只還他箇高字。便覺板板無趣。蓋夫子之心。直與太虛同體。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正與賜之品地。落在

四書窮理定本

卷九

吳

言語知識上者。是別此其卓越。峻絕處。全在渾淪空洞處。而渾淪空洞之處。可令人窺而見之乎。如此看去。則下文不入門。不見美富之實際。亦自了了無疑矣。作文宜與子貢相比方。而就渾淪空洞上發為得。問數仞及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都是假借形容。乃實際處。數仞為何。宗廟之美為何。百官之富為何。請明言之。曰數仞。狀其道之高。德之盛。地位峻絕。品格卓越。舉人世可名可象之才識。有思有識之意見。無不起于其上。出乎其表也。宗廟之美。狀休嘉之燦爛。百官之富。狀蓄積之充盈。却不得說向外面。乃聖心之所結構。含章而美在其中。聖心之所羅列。多藏而富有乎內者也。何以美如宗廟。富如百官。曰以數仞也。何以不見宗廟。不見百官。曰亦以數仞也。蓋惟造位既高。其中必不淺鮮。

將必積之美。蓄之富。寧直比於室家之好。亦惟造位既高。其外必不沒。露將必美。無美富。無富易可見之。窺之。問數。你與不得。其門二。句。界限易混。請明言之。曰。數。你。且狀其高。不可及。不得以下。乃狀其深。不可燒。既曰宗廟。其輪與之壯麗何如。是宗廟即美也。既曰百官。其冠裳之衆盛何如。是百官即富也。

末節。得其門句。與上節不得句不同。上門。此實指今人言之。宜字。自寡字來。此乃辭氣婉轉處。若謂人之所云。各隨所見。得其門者。或寡。何惟夫子之不得。失子之不得其門。何惟夫子之云爾。所云如其所見。宜其宜矣。豈故倒置其高下哉。此等說話。在聖道。則過之而愈揚。在廷臣。則聞之而易曉。即令武叔聞之。亦不至逢彼之怒矣。

四書章句定本

卷九

哭

叔孫武叔章

天人之分。無以爲不是。禁止之辭。言此毀無可用處也。夫毀之一途。本爲人設。他人之賢者。地位雖高。而有形可據。有迹可憑。人能凌而出乎其上。與丘陵之可踰。一般。要未出乎人世之外也。人而毀之。自可加乎其身而傷之。是可毀也。以之可也。若夫仲尼。無形可據。無迹可憑。與太虛同體。超然獨存。與麗天之日月一般。無得而踰之者。蓋出乎人世之外矣。人雖欲自經。以其毀人者毀之。終不能加乎其身也。其何傷於日月乎。祇令人謂具天分量。懸殊絕。曾不自知焉耳。然則此之爲毀。果且安所以之哉。若曰此毀絕不相干。要他自家心淡。仲尼日月。若說擬諸形容。便失當日口語。言仲尼便是日月也。仲尼道大德宏。

何物不入其懷。人或妄肆謗議。是自求離絕於懷之外也。自絕離自外同。直言何傷日月。醒人。若曰日月亦可傷耶。多見句。只是足其何傷句。聖人自在天表。誰能加乎其身。

陳子禽章

玩語意。蓋明上二章意也。若曰夫子神人也。不可測也。故如宮牆之深。不可見。日月之高。不可踰也。上二章未明言此其實際也。首節。子特爲恭焉耳。仲尼豈真賢于子。如子之所云乎。子禽親炙夫子。而其言若此。聖人信未易識矣。

君子一言節。若曰女本不辨聖凡。而恣口品騰。君子將窺女之底衷矣。言者品騰人物之言也。一言之出。似乎甚微。而不知自君子聽之。

四書章句定本

卷九

哭

哲愚斷可議矣。言盛可忽乎哉。不平。重不知一過。不可不三字。自上一言字來。不是教他守口藏拙。逃不知之譏。言以由言之易。胎議有道。宜何如負懸抱羞。奈之何勿慎。一時說直把一言屬君子。未是安有君子而不知者。

夫子之不可及節。夫子之不可及句。加一也字。與夫子字相應。乃鄭重而得量之。緣世上不可及的。亦非一般。至如夫子之不可及。更有重異焉者。子以夫子爲何如人哉。夫他人之賢者。即殊甚絕。而有憑有依。終將企及。猶升高之有階耳。乃夫子之道。猶天然。彼其靈妙神異。莫可測度。憑虛而立。倚空而成。此其終無可及。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矣。及且不可。況可與之論賢哉。天子自賢字來。言吾儕何敢與夫子較。



賢蓋天淵懸矣

夫子之得節。夫子猶天。難以形容。故借感通人心處言之。使之想見其猶天。此節與繫在四斯字。言此感彼應。天動神隨。變出人世音料之外也。治功之成。自有次第。夫子亦自謂期月而可。三年而成。與勉。麥須日至而熟相似。安有纔立即立。纔道即行。纔綏即來。纔動即和之理。曰凡事未有其功。先有其幾。此以立行之和之幾言之。幾者。動之微。功之先見者也。問世尚有立之不立。道之不行。綏之不來。動之不和者。然使立而徐立。道而徐行。綏而徐來。動而徐和。從感得應。猶或可及。茲曰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神速至于此極者。何故。曰子不見今人之喜與憂耶。今人心喜則顏開。心憂則額促。此無他。志氣只此一人。憂喜只此一心故耳。唯夫子之心。同體太虛。至虛便至靈。其與天下合為一人。渾為一心矣。是故誠立于此。機動于彼。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蓋已與人。不分彼此。故感與應。不分先後。則其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曷足異焉。又問。既然如此。却待邦家之得何也。曰子不見陽和布令。萬象發榮。若在嚴冬大寒之時。亦有千紅萬紫否。然則夫子之不得邦家。正嚴冬大寒之時也。彼時權不在我。且不獲立之道之綏之動之。而責其斯立斯行斯來斯和。何由焉。乃其斯立斯行斯來斯和之本體。則未始不在矣。所謂六句。所謂字。直管至其死也。哀皆成語也。立之四句。極言其感人之速。其生二句。極言其入人之深。而入人之深。全從感人之速來。末句。須從聖化說。歸聖心。大發之方。是言即聖人之

四書集注

卷九

辛

化想聖人之心。可見全是靈爽神妙。不可思議。不可卜度的境界。夫天之不可階而升。虛故也。夫子之靈爽神妙若此。其與太虛同體可知。豈不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哉。如之何其可及也。

四書集注

卷九

三

堯曰篇

堯曰章

執中與四海何干。執中則率性而行。體仁足以長人。乃能為四海立命。一不執中。便令四海困窮。無以仰承曆數在躬之意。天祿其能不永終乎。舜之命禹。無以異此。其後湯為萬方而伐桀。武為百姓而誅紂。不令四海困窮。總是允執其中。由是而寬信敏公。無非與四海通允執其中而已。蓋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以之位。萬物以之育。故其道若此。唐虞禪受。商周征誅。其意一也。看來帝王相傳。只此一中。而二十篇之大旨。夫亦傳此中于萬世而已。

堯曰節。聖聖相承。而未語先容。何也。天下重器。王者大統。挈而受人。

四書第抄本

卷九

堯

豈是細故。以故畏天。悲人喟然太息。誠重之也。其下曆數在躬。固窮承終。其辭寧寧。即此意也。不言危微。而危微已獨至矣。九書皆俱在白文。不必別求。如此節。何故允執其中。以天之曆數在爾躬也。四海困窮。何故天祿永終。以天之曆數在爾。而當允執其中也。允執句。不可只講如何允執。全要發出當允執意。百神享矣。百姓安矣。天之屬意明矣。天之曆數在爾躬。非幸之。乃誓之也。言天以四海之重。付爾授大遺難於爾躬也。何謂中。人心同體太虛。自有生機。事而行之。無不適當。其可中也。上天所以立四海之命。即此道也。爾既承天之統。即當奉天之道。允執其中。可焉。倘不能允執其中。則四海生民之命。孰與立之。天以曆數付爾之意。當不其然。不惟四海困窮。而爾之天祿亦永終矣。曆

數寧復在爾躬哉。上下二天字相照。與天下通便是中。與天下不通

便是中。史稱堯曰。存心於天。加志於窮民。此便是堯之如天而用中處。不執中。如何便令四海困窮。執中者。率其生機。不倚着於私意。而生機萬端。與四海無少間隔。不中。即與四海不通矣。究且使四海不得其所。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理荒妙可玩。夫一人接四海。四海以養一人。四海既困窮。則爾之天祿未終。亦與同困窮矣。問允執之實何如。曰。始乎惟精。終乎惟一。常令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便是看來舜命雖益三言。只是發明允執。非有他也。自四海至一人。總是以天下為己任意。

舜亦以命禹節。堯舜禹同一揖遜。故同一咨命。其承天執中。而恤四

四書第抄本

卷九

堯

海之窮一也。故其辭省。看亦以二字。可知全章語脉。重亦字。當是時。天之曆數在禹。則允執其中。而困窮永終之戒。亦在禹矣。舜之命禹。舍此更何以也。其曰危曰微。無非稟允執之坊。曰精曰一。要以恐允執之臨耳。夫寧有他道哉。曰予小子節。總是湯既伐桀。而告諸侯之詞。帝心分前段。言予曾請命為萬方主。後段言不伐桀。則萬方罪予矣。總是曉諭諸侯。使知伐桀非得已。小子。振下文也。二致字。語脉俱從此來。皇皇正與相應。言藐予冲人。童昏何知。輒敢仰于天聽。皇皇后帝。與首節天之曆數相照。萬方與四海相照。其義一也。看湯此節。儼然自己做了皇皇后帝。命德討罪。不平。言桀威德作威。播惡於萬方。有罪不堪為萬方主。予小子不

政違天赦之而不討也。當今可爲萬方生者，有德之帝臣具在。上帝昭臨之下，誰能蔽之？惟帝心簡閱其中，擇而命一人作萬方主耳。嘗曰：監於萬方，敬迓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此帝臣是可做天子者。蓋說作伊尹仲虺之類，言有罪有德，皆簡在帝心，予不敢不討之命之。未是若作文還當從之。愚意朕躬四句，明已伐紂，非得已也。言我之請命於帝如此，則朕躬有所歸罪，無以歸之萬方，而朕躬受簡在之命，萬方屬之矣。乃有罪不討，令萬方不得輯寧，則萬方有所歸罪，當歸罪于朕躬。朕躬伐桀，豈得已哉？若泛言自今罪都在已，與伐桀何干？何須臆告諸侯。

周有五節 武王事 九五節 仍是四海困窮，萬方有罪之意。克商之

四書窮理

卷九

書

初他務未遑，先大資百姓。尤於百姓中之善人富焉。蓋秦誓曰：雖有云是伐商本爲百姓，故克商之初，亦惟百姓是急耳。謹權節爲百姓節治法也。與滅節爲百姓慰公心也。所重節爲崇要務也。大資是大旱霖雨，故首及之。而是數者，次第及之，無非爲百姓而已。湯武皆革命，湯所承者，皇皇后帝，則武王不言可知。故周有五節，不復出天字，省文也。周有節，夫資與補助不同，補者補不足，助者助不給。惟春秋之省凶荒之賑有之，其資猶有限也。大資則普天共被，率土咸霑，無人無地，無不資之。蓋是時獨夫不道，聚天下百姓之財，積爲弘藏，如靡廬然，不得不一決之。于是發鉅橋，散鹿臺，以天下百姓之財，還之天下。與王者之惠弗損益之者，夏與乃朝家特恩，非可常權，有其不恒有者，時宜物情。

不得不然。故周之新政，不逮他及，而首紀之曰：周有大資，至于百姓中之善人，能爲百姓立命，更加惠而富之。仁覆道濟之中，有顯忠遂良之意，令作新之百姓，相與樂于爲善，無非爲百姓而已。

雖有節，是推原上節，故倒說。後三節，又頂此說去。獨夫之不道極矣，有衆皆知其可伐，惟是商之孫子，其麗不億，要皆紂之周親也。意者或有畏心焉，故武王先曉之曰：雖有云云。周親休戚相關，吉凶同患，然亦徒能自盡其心耳。予有亂臣十人，皆仁人，也不惟同心，亦且同德，則能得萬衆之心矣。不戰可以用人，勝敵可以制勝，予有若人，彼周親其向能爲況，彼爲觀感所叛，又皆離心離德耶？不如仁人，須切伐商時，言之仁人能愛百姓，百姓將望之依歸，周親能與之抗哉。正意在百姓。四書窮理 卷九 書 堯 堯二句 周親不如仁人，商不難伐也。而予之伐商，誠有不得已者。上帝作君，既以百姓付子，而今猶夫肆虐，則百姓所歸咎者，必將在予一人。予將率仁人拯百姓，求以這于過矣。謹權量節，假令輕重互異，多寡不平，則欺詐萌生，當因不因，當革不革，則中外沮格，有職無官，有官無人，則幾務荒弛，安能在此行得四達而無滯碍乎？譬如養生之家，必須懷攝心神，振動骨節，不令萎縮，飢餓然後血脉流暢，百病不生。此節以精明爲主，疏濬其底滯也。下節以仁厚爲主，培植其命脉也。此節主精密一邊，故首及權量。若曰其周詳一至於此，法度即政也，以其政之繁而難干也。曰法，以其政之可式也。曰度，天下有治人，無治法，故官不可廢。

典威節。國土無有。曰。滅世。無。人。曰。絕。遺。侯。在。下。曰。逸。故。一。曰。國。一。曰。世。一。曰。民。三。者。非。有。清。澤。下。於。天。下。之。民。也。而。以。歸。心。也。蓋。其。先。世。之。功。德。風。昔。之。抱。負。宜。有。爵。土。祿。位。乃。人。心。所。共。欲。者。而。業。已。滅。矣。絕。矣。逸。矣。論。以。遺。侯。誰。復。憐。而。收。之。而。武。王。沛。望。外。之。恩。德。莫。厚。焉。仁。莫。渥。焉。天。下。之。民。皆。曰。有。君。如。此。真。足。長。育。我。生。靈。成。全。我。兆。庶。為。元。元。之。所。托。命。者。矣。普。天。僊。志。率。士。屬。心。有。甚。於。身。受。其。賜。者。所。重。節。喪。祭。與。民。食。似。若。不。偷。而。何。以。同。重。以。民。之。生。論。也。夫。民。之。所。重。孰。甚。于。主。而。食。厚。生。之。精。喪。祭。培。生。之。本。是。以。聖。王。重。之。寬。則。節。此。承。上。七。節。而。總。論。之。言。當。王。之。心。大。抵。與。天。下。一。機。潛。通。毫。無。間。隔。我。心。寬。便。能。得。天。下。之。衆。矣。我。心。信。便。能。得。天。下。之。任。矣。我。

四書章句

卷九

五

心。敏。便。能。有。天。下。之。功。矣。我。心。公。便。能。致。天。下。之。悅。矣。如。响。應。聲。如。影。隨。形。一。切。明。效。大。驗。盡。自。存。心。操。之。而。謂。帝。王。之。道。有。不。盡。于。允。執。厥。中。者。哉。問。寬。信。敏。公。與。中。何。干。曰。纔。有。隘。心。誕。心。懈。心。私。心。心。便。倚。着。在。一。邊。了。尚。能。中。立。于。四。虛。之。途。乎。此。章。人。皆。知。重。中。字。不。知。為。民。正。是。中。若。曰。二。十。篇。中。無。非。聖。帝。王。相。傳。之。道。皆。萬。世。之。有。天。下。者。而。已。子。張。問。政。章。上。章。自。堯。至。武。皆。為。政。者。夫。子。之。得。邦。家。則。為。帝。臣。土。佐。從。政。而。已。故。此。章。自。從。政。說。起。以。繼。帝。王。執。中。之。統。云。與。前。篇。子。張。問。政。重。子。張。者。不。同。

子。張。節。五。美。總。是。至。仁。是。惟。知。有。天。下。者。四。惡。總。是。不。仁。是。不。知。有。天。下。者。尊。之。屏。之。全。然。存。心。天。下。便。是。四。海。困。窮。萬。方。有。罪。百。姓。有。過。的。意。思。真。能。允。執。厥。中。者。也。由。是。而。為。帝。之。臣。帝。職。何。以。不。懈。由。是。為。王。之。佐。王。職。何。以。不。怠。嘉。唐。虞。樂。商。周。接。堯。舜。禹。湯。文。武。之。統。從。政。不。亦。可。乎。老。子。曰。知。善。之。為。善。則。不。善。矣。不。費。者。節。用。也。不。怨。者。愛。人。也。不。貪。者。清。心。也。不。驕。者。謹。度。也。不。猛。者。平。氣。也。善。也。淳。熟。此。善。將。必。不。專。不。勞。不。欲。不。泰。不。威。而。後。可。乃。君。子。却。從。惠。勞。欲。泰。威。得。之。是。無。心。之。善。也。無。心。之。善。是。至。善。故。曰。美。也。如。其。知。善。之。為。善。則。不。善。矣。所。是。以。為。美。乎。若。但。欲。其。不。費。云。而。已。一。節。省。一。安。靜。一。澹。泊。一。矜。持。一。和。藹。者。能。之。耳。當。味。五。箇。而。字。所。以。掄。揚。其。美。也。掄。揚。其。美。何。也。即。書。第。五。章。本。卷。九。五。

四書章句

卷九

五

何。謂。惠。節。五。美。乍。看。似。不。偷。細。玩。步。步。說。入。裏。面。成。就。一。箇。仁。而。已。利。因。乎。民。勞。撫。其。可。不。忍。民。之。困。于。財。疲。于。力。也。仁。政。也。惟。有。欲。仁。之。心。者。能。之。然。必。能。敬。于。人。敬。于。事。則。安。機。盡。杜。而。仁。心。自。溢。矣。而。非。正。衣。冠。尊。瞻。視。修。已。以。敬。安。能。敬。于。人。敬。于。事。乎。夫。惟。主。敬。自。我。施。於。人。事。心。欲。仁。矣。焉。往。而。非。仁。乎。四。惡。雖。剛。柔。不。同。總。是。不。仁。與。五。美。正。相。反。要。知。因。辨。一。字。源。頭。君。子。之。心。不。令。人。喜。非。必。于。德。之。自。我。出。也。但。求。人。人。各。得。其。所。而。已。其。道。必。出。于。因。君。子。之。愛。民。力。甚。矣。苟。可。與。民。休。息。何。怨。與。大。役。勤。大。衆。者。擇。其。可。而。勞。所。從。來。矣。不。費。自。民。字。看。出。利。自。君。出。謂。之。費。利。因。乎。民。又。何。費。焉。又。誰。怨。非。但。以。勞。當。其。

可即一擇可之心。而君子不忍勞民之意。已自陶然可挹。誰無人心而  
又怨之乎。存一休養生息之心。便覺滿腔之中。生機融液。欲仁便  
得仁。何謂貪其心求多得也。何以求多得也。中心欲之。而其物或難  
于得。不多得。則其物易置。而將無以逞其欲矣。若仁則縱欲便得。豈其  
難于得者。雖有好有樂。有愛有求。而清淨澹泊自若矣。君子無聚寡  
云。若從聚寡大小上起見。安得無所慢。君子中心常清常澹。其視匹  
夫匹婦能勝子。一日二日有萬幾寡與衆。小與大何殊。絕無慢也。  
絕無慢處。即絕無妄處。絕無妄者。心體也。故自謙而心廣體胖。何拘束  
矣。夫無拘束。自無放慢來。乃就楊中關。適恂。中從容。豈自矜肆中來  
耶。何驕之有。驕矜肆也。矜肆即慢也。君子之泰。自無放慢來。如何却是  
即書窮本大本 卷九 堯

矜肆。正其衣冠二句。不是修容。乃中心无妄。清明而收攝自然如此。  
威可畏也。他人要以此可畏示人。必須厲其聲色。峻其法令。從猛得威。君  
子無是也。正其衣冠云。二其字。指君子本身言。人望人字。與其字和  
照。言君子只是正自家的衣冠。尊自家的瞻視。修己也。非凌物也。而儼  
然在望。人自畏之。夫儼然可畏。豈曰非威。而自正衣冠。尊瞻視來。何猛  
之有。君子之出入起居。動容周旋。民具瞻瞻瞻視也。尊者端凝嚴重。  
不自褻也。

何謂四惡節。第一如狼吞虎咽。絕無絲恤意思。第二如驟雨疾風。絕  
無優柔的意思。第三如喊含沙陰伺之。而必于中。第四如寇拔蛇。堅據  
之。而難于出。作文須照此意體會。方得夫子形容惡字之意。不然。只認

作訓釋字。意失其肯矣。天道好生。民命至重。殺之為言。豈為人上者  
所宜有哉。必不得已。宜以教先。教不改。而後得之。庶死者可以無訓。  
吾心可以稍安耳。事之實成于下也。雖在以力起時。尤在以心効力。  
心無所警。誰能自肅戒也。者。所以警其怠。而使之効力者也。未嘗戒之  
而一朝立視其戒。狂躁急遽。其所謂警而入之。徐而化之者乎。  
戒與令不同。戒者督之。令者督之。其如期治。辦令則出命而已。我若  
教諭嚴切。則民得早為之地。未由加之罪矣。今但當有如無分付一句。  
一朝刻期赴之。安能立辦于令。卒取其于旦夕。而何所逃罪乎。此乃着  
意虐民暴民。比之不教而殺。不戒而視成者。尤不同。故稱賊焉。虐與賊  
何別。虐害也。非理殘傷而已。賊則切切害之。不令恐民有辭。急令恐民  
不知命章

通以論君子為主。為君子。要清虛。又要精實。無以立。無以知人。若曰仍  
無以為君子也。人生有命。人人能言之。人人自謂知之。然一臨利害。  
無不動心。非真能知者也。如孔子所謂有命。方謂知命。應請不惑。斯  
道心不堅。終日營營逐逐。汨沒流俗中人。何以為君子。知禮云云。  
但淺淺曉曉度數。別箇好反而已。乃中心無物。而天刑之精。從人言之

即書窮本大本 卷九 堯

底裏卽心坐照。不須檢揣摩。立乃神情收攝。德性堅凝。深根寧極之象。不但耳目有加。手足有措而已。須如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方可能之。不知此者。居常節微。傾倚有事。手脚忙亂。神馳而不宰。形渙而不屬。何從有堅凝鎮定意思。知人云者。知其心耳。乃所謂知言。密微辨其言之是非得失。聽其言。卽知其心也。知其心。則知其人矣。如孟子。誠辭知其蔽一節。說知言也得。說知人也得。問知人似無緊要。曰。人心至靈。無所不照。不知人是本原受病。明德未明。故曰。君子思不知人也。論語一書。教人爲君子而已。故言齊末章。俱說君子之事。甲辰會場。主者必欲三平。謂數日。竟無佳卷。其後始不拘家。以此知看書不欲穿鑿。亦不欲拘泥。

四書窮抄

卷七

四書窮抄六補定本卷之十

古郭王國朝夏器甫著

梁惠王章句上

孟子見梁惠王章

此孟子開卷第一義也。天下之亂。至戰國極矣。誰爲禍本。其源皆爲利耳。故梁惠一言及利。孟子極力折之。視如洪水滔天。然此章以人心爲至。人主所與共國者。惟人而人之自救於國者。惟心。利能使人心不奪。不廢仁義。能使人心不遺不後。痛切處全在而已矣。字。謂利盡屬仁義也。王言利而曰吾國以利乃私已之物。總計利便知有吾。不知有其下矣。故大夫士庶人之言利。亦曰吾家吾身。寧復知有其上乎。若仁義則上。不私吾而與下共之。下不私吾而與上共之。有忠孝之臣子。無遺後之君親。其究利歸於吾之國耳。然則吾國之利。豈不盡屬之仁義哉。看來王亦曰仁義云。須知亦有句。卽承上利國之問。論之不是泛論道理。言若論利國。只有一箇仁義當言。

孟子見梁惠節。孟子居仁由義。而以梁惠之招賢。今一見之。蓋將與之言仁言義。令若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耳。今人都說孟子不見諸侯。却須說箇分曉。所謂見諸侯者。謂無故干謁。與召之而往也。若公事可朝。則朝而見之。如後篇將朝王是也。幣聘可應。則應而見之。如此章見梁惠是也。不然。孟子徧歷齊梁滕魯宋任諸邦。豈都高坐而待君來就見耶。

王曰聖節。亦字如何說。言凡君子至此。如福星然。無不有以利人之國。今幾千里跋涉。亦將有以利吾國乎。何知有以利吾國。以不遠千里知之。以者。圖利之方。所以後用三以字。

孟子對節。王何必二句。人皆知其變。屬却不知其和。統是時梁惠欣。然利國一見先問。若孟子進而折之。以爲不該言利。便自納弊。不相入。了此處妙在何必二字。而亦有句正發明之。舊作這欲存理兩項。非若曰王之欲利吾國也。何必曰利。吾國如欲利吾國。盡在仁義中矣。仁義與利原差不多。仁者其心滿然。不忍遺天下義者其心毅然。惟恐後天下。乃人情當利已時。已身諱然不忍遺已。奮然惟恐後已。豈非仁義之端。第被自私之念。壅闕其中。不能流而與天下通耳。故曰仁者已。

四書章句

卷一

二

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

王曰何節。此節不是從利起。從利落。自王曰至危矣。言利能危國。以下則明利之所以能危國也。說被關礙處。全在不奪不廢一句。大夫士庶須令說。方見一個百和舉國開然。利在天地間。止有此數。不在上則在下。故上欲利國。將必征之於下。下欲利家利身。能不征之乎。上乎而上之。獨無如下之。衆何其危國也。必矣。危國正應前利國言求利。而反危其國也。萬乘六句。乃將說萬取三句。疑問而先鋪敘已。是多是處。不奪句。就心裏在執君前一步。若使執君出于士庶人。日。有心故未廢。如其多則廢矣。乃今多至于百。猶然不廢。必執君。

而盡奪之。難歷至於如此。馮有征利而不危及於國者乎。

未有節。上節如許話說。只此兩句截住。如巨舟橫江。奔騰長年。一蒿而止。上者民之父母。有親道焉。衆之元后。有君道焉。乃至不奪不廢。斯已無親無君。與管遺親後君。此惟懷利去仁義。故至此。

王亦曰節。而已矣三字。須就上二節計箇分曉。言王之問臣。無非欲利其國。藉令利而盡屬之利。專曰利可也。抑令利而分屬之利。兼曰利可也。乃曰利者。致執奪而仁義無遺後之君親。則利國全屬之仁義矣。仁義之外。尚復有可言者乎。

孟子見梁惠章

此章孟子善引梁王使之歡喜同民處。全在講明一箇樂字。樂不樂。

四書章句

卷十

全在民上分別如賓客滿堂燕笑。至情自暢。一人向隅則愀然矣。所以詩書皆民之辭。

首節。首句再出何意。蓋因見惠王而見其立沼上。顧禽虎。遂生此一。揚議論。乃說話來頭。故再出之也。王立二句。時說輒謂立非其地。顧非其物。亦大苛矣。必如其說。將令人主塊處一室。卽一臨一眺而不可。耶何以曰王在靈云也。看來只說此樂不可獨有便了。立顧不平。立沼上而樂沼上之所有也。此二句只是箇樂字。物爲吾與。樂意自相。關也。賢者二字。因見孟子而生。蓋爲古制禽荒有戒。孟子守之。將必以此樂爲非賢矣。

孟子對節。孟子本意。要王與民偕樂。而引君機括。全在接他箇賢字。

說起不拂其情而終合於性。此納約之妙用也。蓋物爲吾與。樂意原自相關。想梁王瞻顧禽鹿。一腔蕩蕩。此亦真性之倪。而可與宇內同春之機也。獨惜壅而私之。不與民偕焉耳。孟子於此。如必逆閉其樂意。而曰賢者不此之樂乎。豈惟不善引君。亦豈深識性體者哉。王未識樂字。王蓋謂君有臺池鳥獸。卽此是樂。不知樂非他也。乃人心生機中之融融。洩洩。與普天之民。合同而化者也。而生機完滿。惟賢者則能融融。洩洩。與天下。新合交暢。亦惟賢者。彼不賢者。自虧其生機。何從有融融。洩洩。與天下。新合交暢之意。然則人主不諱樂。豈必無此始爲賢人。主尤不易樂。豈其有此卽爲樂哉。若不賢者有此亦樂。安見賢者而後樂此乎。此二句相足。分析不破。

四書竊抄定本

卷十

四

詩云節。詩辭乃周民見文王有此臺池。固鹿鳥魚。相與歡樂。而咏嘆之。與欣欣喜色。同意。若曰。吾王臺池花園之中。物物自樂。以樂吾王。非吾儕小人之樂。與蓋物之樂。卽王之樂。王之樂。卽民之樂也。周之先未有靈臺。文王嘗經而始之矣。其經之而營之也。云。經心計也。營指盡而爲其事也。三之字相應。其言經之營之也。皆庶民出力以攻之。似乎落成之難。却乃不日而成。其民日在惠鮮懷保中。猶且視之如傷。今令其從事植畚。爲君築臺。故閔之而戒勿亟。經始勿亟。二句要識口氣。夫民之愛其力甚矣。上卽嚴督求。並且有憚于來者。乃文也。仁不迫民。方下無亟之令。民也。義不後君。更切于來之忱。上固緩之。而下固急之。是何民之樂趨。亦至于此也。不日成之。又何異焉。靈園靈沼。兩

四書竊抄定本

卷十

五

設語。自庶民子來。蓋其始也。庶民樂效其攻。故其究也。庶民樂觀其成。若與鹿鹿白鳥。咸若其天。而動盪充溢之趣。殆有甚焉。樂意相關。滿目皆春。園圃臺池。在在而荷天休。飛潛毛羽。物物而觀自得。攸伏濯濯。鶴鶴。何躍云。何狀鹿鳥魚樂也。民情各愛其力。今古共之。文王之爲臺沼。皆以民力。藉今人有此。其宜何如怨且咨者。乃別民反歡樂之云。其能樂有如此者。一何適異乎。今之人哉。蓋古之人云。上有臺沼。魚鳥。因令民有田里樹畜。便是與民偕樂。而不獨樂處。而民歡樂至魚鼈。正說文王樂也。我樂而萬姓騰歡。王心之愉快可知。謂其三句。俱從歡樂生來。須知古人與民偕樂。非故推已及人。借私成公。乃當元樂處。原與今人不同。夫古人之樂。非如今人賞心悅目。極情縱欲爲也。卽其登高臨深。魚泳鳥翔。皆自其天地同和。宇宙同春之心出之。雖欲不與民偕樂。何可得也。彼民也。熙熙於天地之間。融融於宇宙之內。有不鼓舞謳吟。以暢至上之襟情。踴躍傳頌。以成清穆之悅豫者乎。上言文王。下忽換作古之人。以自文王至魚鼈數句。今人無如此能樂也。能字如何說。若樂而不樂。若欲樂能乎。湯誓節。怨之而欲其亡。亦已甚矣。乃至苟得亡之。卽與之併命甘心焉。怨毒之甚。孰有至於此極者乎。人君使人情至此。自是心下不樂。不必說覆亡之後。方爲不樂也。獨字要分曉。人君通天下爲一身。而民欲與之偕亡。則子而寡助。孤而無徒。直一獨夫已耳。安有獨立登臨飛躍之間。而能暢其欣喜歡愛之情者乎。



寡人之於章

全章歸着在無罪歲三字上。乃行王道而得天下之原頭。

寡人節 玩一耳字。言祇能自盡其心而無益于國也。若只說盡心耳。

字却無着落矣。既為行者計。又為居者計。既為河內計。復為河東計。

河內築建都之地。加意而存恤其民。重根本也。乃河東則非其比矣。

第念兩河皆晉赤子。故視之如一。寡人鄰國不平。言寡人之政。勝似

鄰國而寡人之民。不勝似鄰國。論寡人。非論鄰國也。不加少。不比寡人

少。也不加多。不比鄰國多也。非誇盡心。自解脫也。若曰。饑饉薦臻。道

道相望。上天以多凶之歲殺之。寡人能以寸衷之仁生之乎。天乎。人也

何尤。自多其恩。政欲歸罪於歲。非二意。故下文先折其自多。末乃非其

罪。是孟子言中倫處。卷十

王好戰節 好戰則彼已之情。多少之笑。當自明而熟于計矣。鼓是

活字。以鼓聲鼓舞之也。鼓聲先聲。作其氣。而一其心。豈非欲其披堅執

銳。所向無前。一鼓摧敵人之鋒哉。棄曳。狀其崩潰奔北。狼狽可羞。非

少有披靡而已。無功甚矣。或百步二句。重五十步者。言其與百步之

走。差異直不勾。言只有這些兒小異耳。王民業已告饑。是亦走之類

耳。移彼與此之惠。去鄰國其能幾何。而翹然與加多之望。不亦奢乎。

不遠農節 曹曰。八惠未徧。民弗與也。易曰。弗損益之。得臣無家。故治

世以大德。不以小惠也。五美所以首因民之利。既竭心思者。可不審所

上哉。問時戒違。毋戒數。斧斤戒非時。不過上人一緩力役。一設厲禁

耳。率有絲粟之補助。涓滴之膏潤。而遽曰不可勝食。不可勝用。其說云

何曰。此對移粟而論也。言移民移粟。所食皆民間之粟。而民間之粟。與

甕中死水相似。非日日生息之物。取此與彼。立見涸竭。若夫穀在田。鮮

在川。林在山。却日日生息。與井中活水相似。故惟一緩力役。一設厲

禁。無或勞擾之暴殄之便。已不可勝用矣。豈與移民移粟者等乎哉。

制器之料。曰材。材木可為材之木也。養喪稍有不足。令人抱歉。便有

遺憾。食用不了。心無不盡矣。又何憾。王道之始。其實只在不違農時。

數。豈不入斧斤以時三件。中間許多話。說通遞說下。無非明其為利之

大。見其可為王道之始。夫食用不可勝。而生死無遺憾。此乃以無窮之

長育。給無窮之意。願規模何等宏遠。德澤何等廣大。分明是王者天地

同流的意思。非照照沾沾之惠比也。即未立法定制。盡制盡教乎。王道

始基之矣。末句重王道字。王天下也。王道王天下者。所行之事也。若

非官天地以體民心。何足為王道托始處乎。

五畝之宅節 此節與上節皆與移民移粟相反。上節言利在天地間。

生生不窮。與民間有限之財不同。此節言人人有生。家家有養。山林川

澤。如在宮中。視不遠農時。又加詳焉。非如此有彼。無有待。轉移者。各有

攸當。山林時斧斤之入。未暇教樹也。滂池禁數畝之入。未暇教畜也。

農時有不違之仁。未暇制之田而勿奪也。上節先言五畝。此乃先言

樹畜以老者故也。數口字。而從百畝生來。上文不違農時。是亦能無

奪者。然田之所分無定。則穀之所入難必。雖則不可勝食哉。尚虞人之

數浮於穀之數耳。於時量其口而則壤籍其家而受土。凡稱一夫各得百畝矣。此而無奪其時。則計茲百畝之入。足供數口之養。蓋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又不止於不可勝食而已。謹者章明道術。統一聖真。諸不在六藝之科者。不以並列學官。教之道。惟仁與義。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此乃不學之能。不慮之知。百行之本。根萬善之樞要。故庠序之教。匪一。而其所丁寧告戒。肫切提撕者。惟茲義之為諄諄耳。教只帶說齊滕俱放。此所以七十者二句。教不復出。頒白不負戴。不止衣帛食肉矣。語脈仍自制產來。七十二句。要得見成口氣。如云業已衣帛矣。食肉矣。且不飢不寒矣。上且分條另說。須總收此二句。方見家給人足。宜卑下老有肉帛。其餘亦不失衣食。無一人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

人

不得其所也。國中人人得所。則天下歸心於王。何有向所為王道之始。至是而通觀厥成矣。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語脈自王道之始來。王字與上節王字相應。王以王業言。與王道不同。王道乃王者所行之政。王業則言其有天下也。

末節 上三節言小惠不足自多。章當行王道耳。而王之行王道。則以罪歲之故。故此節先極言罪不在歲。然後從而免之曰。王誠罪已而無罪歲乎。則能行王道。天下莫不歸往矣。寧但加多于鄰國哉。狗彘二句。不重王行虐政。只要見罪不在歲。自狗彘至兵也。不但說王之罪歲。言其不合罪歲也。罪歲自在首節了。狗彘食人食。便是不知檢。檢則不使狗彘食人食矣。塗有餓殍。本因不發。發則塗無餓殍矣。非食

人食而又不檢。有餓殍而又不發也。不檢使致人之死。不發不救人之死。罪有所歸矣。非我也。歲也。正是說出首節惠王心事。盡心二字。便是非我二字。以刃斫人曰刺。刺而斫之曰殺。只一個無罪歲。敬天勤民。修德正事。盡從此念中醞釀。故能使天下民至。寡人願安章。

此章節節有極言意。庖有節。極言其政之虐。獸相食節。極言其心之忍。仲尼節。極言其禍之深。政極其虐。足見心極其忍。心極其忍。自當禍極其深。是相因說下。本意只要打疊了殺人之政。以收此一方民也。看孟子反覆極言一步緊似一步。盡從安字而來。乘機而用。順駭之藥。直欲拔盡病根。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

九

首節 承只是聽受安則傾心聽受。無少違逆也。此節重一安字。感動之極也。蓋狗彘而食人之食。行政而如兵殺人。此等言語十分痛切。故梁王惻然動念。而復請於孟子曰。叟之言苦口而利於行。至言也。寡人願安意承之。更其盡言之。無讓。觀下文反覆挺刃率獸之說。可知其感動之因矣。

殺人以挺二節 此章正話。只在庖有一節。要說梁王政能殺人。若合下言之。王必以為太甚。即便說以刃與政。王猶以為甚也。惟刃之殺人。王必知其無異于挺。而政之殺人。不可知其無異于刃乎。蓋從旁而牘之。其明易起。因明而通之。其蔽易開。自此以後。勢如破竹。此孟子批却導引君之善術。梁王之虐民於死。與刺人而殺之者無異。孟子素

欲救之。未有機也。今日願安承教。可與言矣。願驟而言政。則其機拂而不入。即驟而論政。則其機迫而不易入。故孟子不言政之殺人何如。亦不喻政之殺人何如。先殺人。以挺與刀。有以異乎。夫挺與刀之異。獨在此一形。彼一形耳。乃其以之殺人。一也。王即不以爲異矣。而刀與政之異。獨在此有形。彼無形耳。乃其以之殺人。亦一也。安得獨以爲異乎。此二節。若曰。上有虐政。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乎。至下庖有節。方正說王政。無異於刺人而殺之。要知字面從上章來。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

十

獸相食節。此節全就心說。且字自相字生。獸曰相食。直以獸食獸。同類自殘焉耳。非食人也。而人猶然惡之。矣。惡食之者。以憫見食者。物亦吾與。人心有所不忍故也。惡在何與。且人惡之。應從他惡心上見。其不足爲民父母也。爲民父母。當必有視民如子之心矣。今乃驅縱狗馬。橫肆吞噬。而民不畏死。忽不關情。曾無一惡之之心。尚可謂視民如子耶。王之爲民父母處。果何居焉。

必有已甚。而大爲民害。如懿公之好鶴者。若只如尋常好樂。而遽謂其如刃殺人。如獸食人。且以無後相慶。傲不亦激烈之過與。不然。何鴻雁虞鹿之顧。亦不甚非。而如此獨責之深耶。

晉國天下章

惠王始終是難辭。孟子始終是易辭。蓋惠王所畏。在三國之難敵。孟子所恃。在一仁之獨勝也。玩章旨。不重可王。只是借可王。壓倒三國。若曰。王天下且易。易。秦齊楚曾足爲難乎。此章何處喫緊。曰。喫緊全在彼奪一節。若省割薄。然以施仁政。只與沛然之雲。沛然之雨。一般。至彼奪節。方與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一般。制挺可打堅利。百里可王。到此方有着落。而仁者無敵。全憑慕爲之藉耳。大抵此章機軸。全與襄王章相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

十一

似不然。百里制挺。無敵等語。能不令公孫之惑滋甚乎。

晉國天下節。晉國莫強。遠先人之強也。及寡人抱三敗之耻。則先人積恨含憤之日久矣。故曰。願比死者一灑之。洗與雪宛相似。三國不及韓趙。則晉即指叔虞。策封文公。劍伯之晉可知。但文侯威信。武侯德蔭。亦在其中。三敗亦有次第。尺子生殉。傷心之怨也。喪地七百。殆逼封域之半。亦大多矣。楚即不若是甚乎。而徧師敗我。歟。地質成。亦已受其挫矣。梁王所痛恨者。在辱及先人。第恐三敗之餘。地蹙兵弱。無可爲計耳。

地方百里節。地方句。字字與王問相關。王字自灑耻來。百里字。自三敗來。問意三敗地蹙。我弱敵強。恐不能灑死者之耻。答意雖王天下。僅

可取之百里。矧區區泥趾。乃千里而畏人哉。

王如施仁。民字與首節齊秦楚相照。與其報復敵國。爭強於原野之間。何若捐循吾民。戰勝於廟堂之上。仁政行。則民事治。民事治。則民行修。而尊君親上之民。足以克強敵矣。通說下。省刑二句。人都知重仁政之仁字。却不知重施於民之民字。蓋是時。秦兵第知克敵。不知恤民。皆不知與敵相當。獨有吾民。乃刑罰所加。民之肌膚受之。已自慘然。變色尚忍。深文巧詆。殘民以逞。願主省之而已。稅歛所出。民之脂膏供之。已自惻然。動念更甚。頭會其歛。腹民之生。願王薄之而已。上之人盡除苛政。與民休息。夫民也。刑責不加。誅求不擾。出作入息。安生樂業。耕何以不深。耨何以不易。夫然。則化國之日。舒以長。吾民優哉游哉。有其暇矣。當是時。其神不驚。其天無累。相與攸攸倫理。敦復性真。入固以此孝弟忠信事其兄弟。由卽以此事其省刑罰薄稅歛之長上。而無異父兄焉。向之施仁政於民者。至此民亦興於仁矣。丁壯從軍。故單言壯者。仁之實曰孝。義之實曰弟。孝弟之母。外飾曰忠。孝弟之母。內浮曰信。修其句。重得修。不重能修。修孝弟忠信。卽在入事父兄時。非先修而後入事也。但本句未可入事親從兄字。孝弟忠信入事父兄。更何待言。正要引起出以事其長上。其爲親上死長之民。爲可使句張本耳。可使使此民也。其實擬如何提得。堅甲利兵。只是狀其不戰而屈人之兵也。可使制挺句。正見天下莫強與。同意相應。

彼奪其二節。明上可使制挺句也。言秦楚方強。而吾以制挺提其堅。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

十一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

十一

甲利兵何也。蓋彼奪云云。彼之陷溺其民如此。茲以施仁之王往而征之。是將出之陷溺中矣。我出彼以陷溺。而彼加我以鋒刃。卽萬衆之中。罕有一人如此。與王爲敵者誰也。奪民時者。煩刑厚歛也。彼民莫敵。非畏吾民親上不敢敵也。與吾民同心故也。以上三節。三個民字。要着。梁王要強國勢。孟子要固民心。夫國勢榮衛也。民心精神也。精神和暢。榮衛自克盛矣。仁者無敵節。百戰百勝。不爲無敵。乃彼民皆吾民。無與我作對者。疑者。疑百里不敵天下之強大。不足以王也。乃仁者無敵。則地雖百里。其實四海萬國。無不歸心。天下之強大。抵爲仁者資耳。百里可王。又何疑乎。

孟子見梁襄王章

此章全重時字。惠王殺人以政。孟子勸之行仁政。屢矣。而王疑其濶于事情。故不足與定天下。及襄王嗣位而復見之。蓋望其幹父之蠱耳。詎意登之不以云云。其視惠王之千里勞曳。一樂慚賢。與願安承教之氣象。抑又遠甚。道之不行於梁。決矣。此孟子遊梁結局也。欲昏之而心神不攝。私撓之而心氣不平。故變易輕躁如此。藹藹生機。何從而出。其嗜殺之主也。孟子不嗜殺人之語。蓋藥之也。看來此處道理。關係甚大。君德治道。盡此中。反是就是修己以安百姓。爲恭而天下平。故特筆之於書。垂戒萬世。非帶及之而已。定者。天下安寧。不復擾攘紛爭也。一對分而言。如是時分爲七國。故不定。若合而統於一人。則定矣。勢無

雨大。尊無二上。誰敢矯命而雄行乎。下不嗜殺人。字面極有意。見天下不難一也。夫殺何事而心嗜之。此乃朱榮之流。不仁之甚者也。君而不嗜殺人。亦不至於甚不仁耳。豈逆有脆切之深仁。覆育之厚德而已。足以一天下矣。饑渴易為飲食時也。孰能一之孰以君言。孰能與之孰以民言。主意下有能與之民。而後上有能一之君。彼其不嗜殺民。雖有欲與之心哉。乃封疆之界。何國不設。通逃之誅。何君不嚴。形格勢禁。正恐無一人與。而能與竟屬之誰乎。天下字與孰字相應。王忍天下無一人與。孟子則謂天下無一人不與也。王知句言王即不知民亦知苗乎。雲行雨施。品物流行。天道之常也。而施於大旱枯槁之時。則其與尤速。仁人在位。天下歸心。人事之常也。而施於虐政憔悴之時。則其歸尤切。雲之作油然。而雨之下沛然。則苗之興孳然。蓋枯苗望雨。相須甚殷。故其兩相訴合。不疾而速如此。三然字。節奏是如此。孰能禦須在其如是上。討箇分曉。其苗也如是。指淳然與之言。猶諺云。像這等也。此章喚緊。在今天下之人牧二句。而天下字。正與莫不與之天下相應。蓋不嗜殺人。民固樂與。然使天下之人牧。更有不嗜殺人者。則此亦不嗜殺。彼亦不嗜殺。本邦自有仁君。何事去此與彼。未必天下之莫不與矣。乃今天下之人牧。人情莫苦於殺。莫甘於不殺。然不遭殺者之苦。亦鮮知不殺者之甘。今天下皆嗜殺。而有一不嗜殺者。則即此不嗜殺之心。民且謂再造我者。此君更生我者。此君不啻湯武之復在御。堯舜之至今存。而仰望空何如切矣。寧待湛恩闡澤。至仁厚。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

十五

德者哉。心仰之為望。身赴之為歸。歸自望生者也。望有幾多般。歸亦有幾多般。藉今望為且疑且信之望。則其歸亦為可行可止之歸矣。茲其望也。至于引領。望孰如其切。則其歸也。至如流水。歸孰如其順乎。引領之望。自今天下二句來。若曰。今天下誰復有此君乎。乃缺者為上之意。還望。則其頸長引也。不嗜殺之至在他邦。故還望而將歸。民歸之是未了語。水就下。則沛然沛然。則其禦若水向上流。其勢尚緩。當有能禦者矣。上喻。翼狀出飢渴想望之切。尚未盡其趨向歸往之順。故再以流水譬之。須就二喻上。發透天下莫不與的情。景。夫君不嗜殺。天下皆欲與之。或與或不與。必有能禦之者耳。乃今欣慰之深。至如枯苗之得雨。赴赴之順。又如流水之就下。人情至此。尚復有能禦者乎。莫能禦之。又何不與之有。故曰。天下莫不與也。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

十五

齊桓晉文章

此章王道實際。只在末節制田里。教樹畜。因以庠序申孝弟。如此數事而止。曰保民。曰推恩。曰發政施仁。皆是物也。乃孟子前面話說。却費許多轉折。蓋伯事不足慕。則王道當行。王道不難行。第推是不忍一牛之心耳。然不自識是心。則迷於推。故有自百姓至庖廚也。數節。至於王心戚戚。既自識是心矣。然不知是心之易於王。則憚於推。故有有復於王二節。然有與兵構怨。以求大欲之心。則害於推。故有老吾老七節。到此孟子把齊王心上打疊乾淨。然後明以末節告之。略於政。詳於心。心外無政。故也。

齊桓晉文節。齊王欲辟土。云。亦有意於王天下者。蓋謂大道既隱。王風杳難追矣。二公崛起伯仲。主齊盟。亦聖王後所僅見者。彼其運籌秘。取救捷。賊得尋其遺事。其雄烈。令天下東向宗齊。亦足多矣。有景慕欣艷之意。

仲尼節。抑桓文全在仲尼二字。若曰孔門不齒。曷足問也。須知仲尼之徒。與桓文之事相照說。與淨室不容穢物相似。仲尼之教。存真而已。五伯假之也。假則少仁。不足以道濟天下。君子尚論往事。無不折衷于仲尼之徒。而桓文之事。則固徂詐詭秘。不可以訓。故孔門皆鄙薄之。不欲自其口出。無以須與上文相反。就王道當言上發揮。德何如節。伯以事王。以德德何如句。蓋恐王德淵微。難到不知只須

四書辨義

卷十

十六

愛護百姓。其王便不可禦。何難之有。保民無涉外面。須知一腔德意。能立民命。方與德字相應。王字與民字相照。只恐有倚托的細民。遂集沒遮欄的大統。其德若至易簡。其業却至廣大。寧待取之以詐術。有之以威力。如齊桓晉文之事哉。

若寡人者節。王曰。惟聖王天下為家。萬物為體。乃能保民。若寡人以好色好貨好勇好樂之身。豈亦能然乎哉。蓋難之也。齊王足用為善。豈別無仁心仁政之可言。而僅僅舉一愛牛小事乎。曰。此見王道之易也。下文折技運掌一羽與薪。皆本諸此。必言胡斲者。頌王德者而出於王臣。則口依末光目觀盛舉。其事核。其言信。與聲傳臆度者不同。王之可保民而王必矣。王體仁之主也。王而坐於堂上行仁之地也。見

字極繁。不可忽略。良心發動光景。在見時為最真也。其下孟子兩設問難。要王自識此見之心。而王隨聲附和。不自認識。所以孟子說出見牛一句。正與此見字相應。然後王心戚戚。自識其見之心耳。可見

孟子提醒齊王全因此字。何之之問。亦以此地此物。其時其狀。皆非居恒所宜有。不宜有而有。計必有所以而之者。不然。此物奚宜至哉。將及鼎鑊。禮所在也。然則句。以禮難之也。曰舍之。曰易之。蓋不忍勃起。不能自禁。有至於必遂。而不遑復恤其他者。可以想見仁心發動的光景。若無罪句。原其所以不忍殺豚也。夫有罪而死。猶且哀矜。矧無罪而能忍之乎。若與人相若也。人無罪而死。則必不忍。牛何罪而就死地乎。是與人相若。故不忍也。禮。春夏之交。天子爵弁不冕。而併羊以

四書辨義

卷十

十七

薦血。仲冬之朔。太宰受鐘夾室。而羊人具羊牲。據此則羊亦可饗。所從來矣。以羊易不重金。只是旁移曲借。必欲全牛而已。

曰有之節。本問寡人可以保民。此却以足王應之。保民則王莫之能禦故也。不忍之心。生機也。生機。神物也。惻隱甫觸於殺豚。便自潛通萬姓。至用人極矣。為政時第勿墮闕之阻塞之仁。覆而王即此取足無欠。非人心本微。而擴之使大也。是心勾文勢似足。又用百姓二句。何意。蓋是心固足以王。但當見牛殺豚時。觸物動念。真心固自分明。過此則殺豚之狀。不接於目。惻隱之情。不動其念。或不自認識。是心矣。是心不識。何以為致王之本乎。故又說起愛與不忍兩端。為下文辨難之端。欲王察識而自得其本心也。是心隱衷也。可以為不忍。亦可以為愛。

也。彼百姓有口。藉藉道路之間。無一人不謂王爲愛者。知王之不忍者。獨一臣耳。臣之獨無如百姓之衆何也。王何以自解於百姓耶。所謂作謬其說而微動之。此孟子善引君處。

王曰然節。誠有百姓者。言百姓原有這爲愛的話說。卽字。取前胡說所云猶諺就是之云。問此節。王亦自謂是不忍。必如何方是自得其本心。曰此只是隨聲附和。必須前日堂下光景。心事宛然如在下文我心戚戚方是。王曰然。二節不兩平。厥初孟子謂王不忍。王亦隨聲附和。而自謂其不忍。及聞以小易大。牛羊何擇之說。王且自笑自疑。不自識其何心矣。到此方是下文反而求之。不得吾心處。王無異節。上節王意若曰。我本不忍。百姓以我爲愛。不亦異乎。所以

四書章句

卷十

十九

孟子接說王無異。惡知箇什麼。上節王言不忍其殺。若無罪而就死地。此言王以小易大。迹涉於愛。彼出此百姓。信迹不信心。惡知王爲不忍其殺。若無罪而就死地。有兩樣。乃有揀擇。牛羊都是無罪的。有何分別。是字。指以羊易之。誠何心。言不知當日委的是何心也。我非句。而字。當却字也。字當却字。言我既非愛其財。却乃易之以羊耶。卽寡人不能自解已。百姓以我爲愛。又何異焉。曰無傷節。自百姓皆以王句至此。橫竅全因用羊。此節只說破用羊之故。自知舍牛之爲不忍矣。看上節。王必曰。傷吾之不忍者。必此以羊易牛矣。孟子解之曰。是何傷哉。夫不忍堂下之牛。仁之端也。當其格於盤鍾之禮。仁幾窮矣。王之以羊易牛。豈其愛一牛者是。乃以術之巧。

終仁之窮。正是善用其仁處。故無傷也。蓋牛羊雖曰何擇。而牛已見之。若羊則未見之故也。夫牛羊莫非吾與。則莫非王之所不忍者。何分於見與未見哉。蓋君子之於禽獸。非與民比。民吾同類。則不忍其見聞之所及。併推其於見聞之所不及。至於禽獸。則以愛而弗仁之心。或值舉莫敢廢之禮。詎能如梁武帝。終身蔬素。宗廟麋爲犧牲。全然不見其死。不食其肉。第於日之已見其生。耳之已聞其聲者。其中惕然若驚。惻然若痛。自爾不欲入耳。不能下咽。乃不忍見其死。食其肉耳。其見聞之所不及。卽不得已。而見其死。食其肉可也。故庖厨之間。何日不見其死。何日不食其肉。君子寧能察此庖厨第能遠此庖厨。令我不見其生。不聞其聲。以養不忍見死食肉之心而已。吾王以未見之羊。易已見之牛。此

四書章句

卷十

十九

乃問合君子之意。而曲全不忍之心。其仁術也。卽以小易大。何傷哉。玩此節以仁術字解無傷。以見與未見字解仁術。又以禽獸字解見未見之說。層層說去。至禽獸一段方明。傷與全相反。仁而曰術。是雖難全之仁。且能曲全之地。而顧曰有傷乎哉。夫牛羊無擇。而以羊易牛。如何得爲仁術。蓋牛既接於目。必觸於心。一念慘怛之真。有惻然不自寧。惻然不自禁者。尚能終置之死地乎。若羊則既無所接。卽無所觸。雖用以易牛。亦愛而弗仁之常也。何妨於仁也。既是仁術。便不是愛。借未見羊。便識其見牛之心。尋常講君子四句。只說君子愛物。殊欠分曉。却不知全重見聞字面。方與見牛句相關有情。見生見垂命之生也。聞聲聞哀鳴之聲也。何以遠庖厨也。求不見以養仁心也。王未見羊。此

亦庖厨方遠之時矣。彼羊之見用亦如庖厨中物耳。其何傷於仁術乎。王說曰節。說字自上節見字生。此等書不可耳食。須於言外自得。真實光景。如齊王此際。方是前兩番齊王不自認識。何故事在過後。牛羊俱已不見。生機方寂。牛羊真莫釋矣。自孟子拈起箇見字。纔想起當日自家心上光景。宛然在心。自得之而說。豈言語間能感動至此。看孟子此等處。真是大人格。若心手既。王何說。自得其心。故說也。得心乃真覺明善之真路也。詩重他人字。言予有心而付度易耳。乃有心在他。人形體分矣。肝腦異矣。而予能得其中藏。則其底裏有如披裏而發覆者。引詩嘆美孟子。吾字應上我字。我字吾字重。言我自有心。尚不能自付度。以夫子視我。他人耳。而見牛未見羊之言。頓令我心戚戚。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

子

非所稱他人有心。予付度之者哉。激鯨之形。宛然復接於目。巽鐘之對。恍然復聆於耳。無罪死之情。慘然復出諸口。於時我心怵惕惻隱戚戚如初。今日之此心。復爲他日之此心。向微夫子。寡人終不自識其心矣。王意德能保民。乃可以王。此心僅全一半。與百姓有何關涉。何謂是心足以王乎。有復於王者節。此節尋常只說論齊王易王。却不知王問此心之合於王。全要就此心論之。方見分曉。如云王疑此心之不能合於王乎。夫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乃王之此心。且能併禽獸而保之。於保民乎。何有其不保者。有恩而自不用。則其不王者。能爲而自不爲耳。而此心豈不合於王哉。此節妙處。在孟子都不自說。只設問探王。得一百字。因暢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

子

其說直說到不王非不能處。諺云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有復句。本論王心。而先舉人言。誠以人情恕已。則昏貴人則明。以王論王心。不若以復於王者之論王心也。知其復於王者。則知若人之力量識見。王固可平其衡。而王亦可自識其心矣。復。同話也。此節否字。值錢。百姓字。與禽獸字。相照重讀。卽百鈞一羽。秋毫與薪之類。百姓同生同類。吾同胞也。則謁謁仁心。宜何其切且急者。彼禽獸卽吾與乎。而別生分類。其情自稍緩矣。相提而度。本心難易之懸絕可知。功卽恩及百姓之成績。獨對人而言。言何貴人則明。貴已則獨昏也。獨何與。是設問。爲不用恩而應之也。玩然則字。可見自然則至不用恩焉。卽從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看出。既是那等。便是這等也。玩故字。可見。自故王至非不能也。卽從百姓之不保。爲不用恩看出。因是那等。故是這等也。何以知爲不用力。以力舉百鈞。而不舉一羽。王否之也。何以知爲不用明。以明察秋毫。而不見與薪。王否之也。何以知爲不用恩。以一羽不舉。爲不用力。與薪不見。爲不用明。類推而知之也。夫保民而王。莫之能禦。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是百姓之不見保。便是不爲。非不能了。然則王之不王。獨非不爲。而在不能乎。語脉總頂否字。而來。孟子不曾創說一句。無方可用。是欲爲而不能。有力不用。是本能而不爲。不用力。不用明。與前力不足。明不足。應言非真力不足。明不足也。不用者。有恩而自不用也。不爲。不是病他廢弛。只要見王心原自能王。政與此心之合於王相應。



不為者節。不曰不為與不能者何以異而必加一形字何也。兩者難辨處正在形也。夫不為者其神偷不能者其力弱兩者就裏原有以異然而不可見也。其可見者形耳。如以形則不能者放下不做不為者亦放下不做。其委頓廢弛之形狀都是一樣。吾知其孰為神之偷孰為力之弱而果何以異也。孟子說不為不能之形皆在我之營為與在外之事件合併而成者也。在我營為之形同歸於委頓廢弛則誠無以異矣。若夫在外事件之形如挾山超海乃不可勝之事任謂之不能可也。如為長者折枝却是箇最難勝之事任亦將謂之不能乎哉。故其語人雖則皆曰不能而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則自有以異矣。故字要討分曉言不為者之形異於不能如此王之王之既曰不為非不能故王

四書第抄定本

卷十

王

之不王。非挾泰山超北海之類。是折枝之類矣。都是見成語。末四句。非字與是字口氣甚緊。

老吾老節。通節以善推所為作王。此節承上不為之為字論之。言為之不須遠求也。二以及正是為處。推不推便是為不為。言王之思不但可以保吾老幼而直可以保四海第在推而為之而已。如不推而為之妻子且不保矣。況四海乎。反言足上句也。觀下善推其所為可見此節全是說箇為字。因心為思。即不忍之心。及加保俱屬我勿涉效上在王之前一步。及思到之也。加恩施之也。保以恩愛護之也。老吾老至於掌一氣下二以及文勢未歇倒向天下句上。非有及人及天下兩層言此思固可老幼吾之老幼。即以此思及他人之老幼直可盡

及天下而無難焉。豈是兩層說話。此見思意乃始於家邦終於四海是旁皇無際的體段。便是推思可保四海處。引詩只是證明此意。即以故推思句回應之。刑儀刑也。即型範之型。型所以范土土之則也。至兄弟言自寡妻至兄弟併兄弟亦刑之也。以御之以與以及之以同寡妻兄弟已是家了。言御於家邦者言御於家且御於邦意重那上。保四海且只是愛護四海。未說涉王上王則四海為其所有也。推思句論思非論推如謂火性本能燎原第在吹之而已。語意與亦為之而已矣相似。古人緊接上說言古人容保四海其業太過人者俱有出於此心之外。特其施由親始。惠此下民而庶物但以其餘及之。如此其善推焉耳。要於此心之恩之外毫無增益也。忽出古之人起下今思之

四書第抄定本

卷十

王

今字。今思至獨何與。重出何也。蓋王之思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難易反常處。亦是輕重反常處。但前面論此心之合於王意在易王故以難易反常者詰之。後面要說王與兵構怨不重民命故先以輕重反常者詰之。看來二獨何與。前後後深前不用思且就當下說與兵構怨以求大欲乃究極其所從來尤不用思之病根也。推然後節。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百姓原是心上差錯。然豈愛百姓不如禽獸哉。必有病根深中其心而不能自割者。故此節仍欲其就心上度之。權度然後知以權度度之。然後知也。請王度亦以吾心本然權度度之。知曰然後言物難知也。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懸斷之不得臆測之不得。惟權度其體無為其用有定無私低昂無私盈縮故凡

知物者必於此持平。於此取則。若心之應物。得失必有其故。尤必度之。然後知之。蓋物顯而易見。心微而難知。度只是請王度倒置民物之。故若民物就輕就重。何待於度。

抑王與甲兵節。此節承王請度之一氣而下。似不須另分爲節。抑字。語脈從何而來。曰抑。轉語也。對不忍一牛而言也。與俗語却字相近。如云。鄉也以羊易牛。蓋一牛敵解。甚不自快。今却與兵構怨。將萬民塗炭。始快放心。一王之心。而不仁之懸絕。一至此乎。自非然者。胡爲乎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也。王試度之。然與否。當自知輕重之。所以倒置長短之所以逆施矣。與甲兵三句。一連下與。動因。舉士卒於危地。因而結諸侯之怨。將至兵連禍結。皆人情甚不快之事。須

國書第抄定本

卷十

子四

知此節以心論。非以事論。如以事。則王之功不至百姓。果因三者。蓋毒民莫大於用兵。內必煩賦。煩刑。外必盈城。盈野。故也。若論心。王實不快於此。孟子故意。託他一句。要他自說。將以求吾所大欲。看下節及吾不爲。是雖言山王口其實文勢。卻屬孟子。

王曰否節。何快與不快不同。與諺云。這裏有什麼快活處一般。如云。一物不遂其生。猶然動軫念。于天和。別茲與兵構怨之事。內則殃民。外則樹敵。芥視生靈。屠戮萬衆。是之於吾。有何快心。而吾快之乎。吾雖不快。而猶然爲之。則以吾之所欲者大。自非與兵構怨。恐弗克遂。故耳。曰王之所大欲節。笑而不言。耻大言之不慚。而不欲顯言之也。卽今人口裏不好說多。以笑見意。夫笑。正要不言也。五足字。應大字。便。

譬便於已而私暱之也。乃諸臣媚子。望願氣。承風指。令王指麾如意者。

五者區區在口體間。何足爲大。孟子亦明知王不爲此。但王既不言。不好驟然諒山。辟土地等。用此作說話的浪頭。若曰。吾王何欲不遂。而向求大欲。大欲果安在也。斷當屬辟土地等矣。振起下文也。入王之欲。不在於極情縱欲。則在於好大喜功故也。辟土地四件。一步進一步。俱要往大處說。式廓增矣。延袤廣矣。且其赫赫厥聲。濯濯厥靈。能令強大之鄰。封奉冠帶。祠春秋。欲從而來朝矣。居上而臨之。爲瀆。瀆曰中國。是方夏皆我與國矣。神州皆我赤子矣。四夷匪茹。衡命。第有羈縻之轡。管之耳。撫者。喜其恭順。而慰籍懷來。如以手撫之者。然撫盡四夷。則普天皆王土。率土皆王臣。凡有血氣。莫不尊親矣。欲孰大焉。莊

國書第抄定本

卷十

子五

而撫。卑下宅中而制外也。以若二句。意在二若相照。若欲何欲。其欲最奢者。爲何爲。其爲最下。以最下之爲。求最奢之欲。窳係之不相投。端委之不相顧。一何刺謬。外錯失計之甚乎。綠水。攀緣其木也。求魚者。當俯而臨淵。豈宜仰而緣木。甚言之也。言愈求愈遠也。還與陸行求魚者不同。

若是其甚節。木魚。鄒楚之喻。極言其難。對上折枝運掌等言。是何指緣木求魚也。其何指。以若爲求若欲也。言以若爲求若欲之甚。不可得也。乃至與緣木求魚相若與。王意求魚於木。不可得。莫甚焉。今以與兵求大欲。不勝固不得也。幸而勝則得之矣。勝負未分。安知必不得者。而乃若是甚與。殆只是猜度之辭。有甚言更甚也。殆有之。有當讀如。

又。後字甚字。要挑明。緣水求魚。特有求以前止於無得已耳。惟以若  
爲求若欲。則既求以後。必且膠膠結其解之。遺憂延無休之憂。令智  
者不能善其後焉。豈直前無所得如緣水求魚之甚哉。盡心力。盡心  
之力也。此句意。有若心力。稍有不到。猶曰招。非與兵。憐之罪  
耳。乃畢智竭。精焦心勞。思無所不用其極矣。而後災猶然不免。蓋若爲  
之招災。斷斷不與故也。可得句。王問孟子也。鄒人二句。孟子却問王  
也。大抵此章許多話。說時先問後解。不肯輕易自說。真是曉人之訣。  
小固三句。俱承一箇然字。然承上則起下。既然矣。就小不云。然則  
與然而不同。然而者。既如此。却如彼也。然則者。既如彼。就如此也。楚  
人勝。便是小不敵大。寡不敵衆。弱不敵強。了此。當重個固字。固原來也。

四書竊抄定本

卷十

言小原來不敵大。寡原來不敵衆。弱原來不敵強。理有固然。無足怪者。  
強弱以力言。未有地大人衆而力不動者。集字亦不開。言須把齊  
國各處土地。如仰。墨。鄒。等處。湊合到一處。繼有海內九之一耳。其字  
即指海內二句。須知以一服八。語脈直頂以若所爲求若所欲來。蓋  
若欲在海內。其地八求若欲在齊。其地一。而若爲。則與兵。憐之爲也。  
既以若爲求若欲。必且戰不量力。欲不以一服八得乎。既以一服八。必  
爲海內勝。欲不如鄒。敵楚。得乎。所謂後必有災者此也。何以異句。正  
是後災。天下之羣起收齊者。豈其微哉。不但無異於緣水求魚而已。  
反本仍頂爲字。言其爲不以若爲。而以反本之爲也。推恩而天下運  
其掌上。則天下雖大。皆從君心之仁生也。本也。而天下特其末矣。欲王

天下。蓋亦反而求諸君心之仁。猶良農沃苗之根。然如以若所爲。而求  
天下于天下。何異乎宋人之掘苗哉。求之於天下者。向外。是謂出而  
求之。求之於吾心者。向內。是謂反而求之。  
今王發政節。此節要發得上文本字分曉。夫發政所施者。王心之仁  
耳。而能使天下歸心以成王業。是天下之心。盡從王心停。之也。孕之  
也。豈非王天下之本哉。王何不一反之也。上文只說保民推恩至此  
方露個政字。以爲五絃節制。產之張本。乃保民推恩之實際也。此孟子  
言有步驟處。仁。仁心也。施仁者。以仁心加之於民也。仁心在內。如何  
能施於民。則發於政以施之。發政施仁。究竟只一箇制民恒產。而朝  
野市塗。皆爲善地矣。非有四極。仁政各投其心也。仕者志在輔君行

四書竊抄定本

卷十

仁而王之。朝發政施仁之朝也。商。顧。藏。市。非別有通商之仁。旅。顧。出  
塗。非別有柔遠之仁。總爲發政施仁。其民富饒。而商志平利。旅虞懷資。  
有不願趨富饒之地者乎。蓋以本富政末。以悅近來遠也。使天下五  
句。直說這許多。破上文八字陣勢也。後災。如鄒。敵楚。八爲梗耳。天下屬  
心。八州皆吾人矣。一發政施仁。而天下各項人。盡類屬心。自是天下歸  
之。又誰禦焉。彼海內之大。之衆之強。收足爲仁者資耳。豈非王天下之  
本計哉。王其亟反而無力爭。其如是。天下皆欲歸也。孰能禦之。其歸  
無人阻當也。今天下之人。無不欲歸。則其歸萬衆奔赴。如河決山崩。更  
有何人能阻當之乎。由是而辟土地。朝秦楚。落中國。撫四夷。豈願同哉。  
王曰。吾惛節。此節正語。只在願夫子二句。而獎聚只一箇明字。吾惛

句起此我雖二句足此耳。進於是三字裏說。明白是指發政施仁之言。若不俟更端明言。而言外領略。自知發政施仁之實際。是因已言得未言。比所言又進一步了。而無如吾情之不能進何也。第不能進於此者。吾之情。而必欲行乎是。吾之志。願夫子不棄吾情。輔翼吾志。顯白直指。明明以發政施仁之實際教我。即吾情無從見解乎。請亦少嘗之。姑試之。庶幾日可見之行。非敢自菲薄。自委頓也。夫子其輔吾志。明以教我哉。嘗試相連。嘗亦試也。易註云。試謂少嘗之也。此句乃齊王自表輔吾志的志字。下文王欲行之是也。良心威威復萌。壯志勃勃。如奮何處討來。非孟子之格心不至。

無恒產四節 須記自此以下。非泛論治道。乃專接發政施仁之仁字。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

子九

論之施仁。施仁於民也。故此處先就民上。極言無恒產之害。而歸着在不仁上。若曰恒產不制惡。能發政施仁也。其下論明君。論世王。只是驗明此意。無他說也。然則發政施仁之本。其惟制民之恒產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無恒產節 產即末節田宅之類。以其藉之以生也。而曰產。以其常藉之以生也。而曰恒產。人生自少至老。常由本心而生。故曰恒心。所謂人之生也。直是也。恒產恒心。人生皆不可無。而生以恒心為本。恒產特其藉耳。是恒心自重於恒產也。然惟士人學道。乃能知此。夫民也。但知無食則飢。無衣則寒。饑寒則死。生我實惟恒產。且不知恒心為何物。安望如士人之無恒產。猶有恒心哉。夫為自心生。苟無恒心。云云。初出理外。

曰放放而不已。則偏在一邊。而曰辟辟而不已。則歪路遂成。而曰邪邪而不已。則肆無忌憚。而曰侈無不為。言放辟邪侈。皆其所為也。既無不為。安得不陷乎罪。既陷乎罪。安得不加之刑。獨念加民以刑。無非疾其無良心耳。藉令人至。垂念民瘼。亟令其有恒產。而有恒心。則真見不迷。自不至陷罪而刑之也。今也不然。分明是使之不見。而以刑殘之。其與罔取禽獸。擒其不見者何異。夫民而罔之。恐孰甚焉。仁人在位。寧可為此。尚可以為發政施仁乎。惟士句。重惟字。問士無食飢乎。曰飢。受刺痛乎。曰痛。飢且痛。亂乎。曰否。飢且痛。而亂妄機也。士何事。格致誠正。除妄而已。除之。久而妄復無妄。其視貧富死生。直如風雨寒暑之序耳。上者天定。而人損不受。次亦志堅。而物化不遷矣。世人役役於生。而士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

子九

則求其所以生。得其所以生者。生又足穩乎哉。仁人之仁。與施仁之仁相應。發政若此。安在其能施仁乎。

明君節 忽出明字。何意。恒心既重於恒產。而凡民却難以士律。自非聖明作元后。安能洞察至此。夫民之為道。必不可無恒產。如此是故謂之明君。彼其於民情治道。本末先後之際。見之審矣。則其於民也。豈先驅而之善哉。蓋未講教訓。先厚生養。必使云云。俯仰既已。各足豐凶。又且無虞。所謂可常生之業也。纔可叫恆恒產。樂歲一歲耳。如何飽以終身。日終身自少至老也。而每遇樂歲。皆得飽食。是終身之樂歲。無不飽也。終身。正是恒字。凶年且免于死。其為恒產可知。凡舉輕則不費力。樂趨不苦其難。自覺用力之省。從善既輕。自不陷乎罪。

而刑之矣。何至罔民明君與仁人矣。

今也制民節制民之產。雖明君亦與今一般。但明君必使可常生。今則不能使民可常生。在恒不恒上分別耳。故今亦曰制民之產。暇賸俱以力言。不以財言。何謂力。營營逐逐。竭蹶以制生計。是也。賸者力僅足暇者力有餘。今也終日竭蹶。專救一死。尚恐不能僅足。此外寧有餘力分之而治禮義乎。此惟句極狀情之孔亟。如在焚溺中。

王欲行之節。蓋亦反其本至反其本矣。二本字。要看得融洽。王天下之本在仁民。而仁民之本在恒產。是恒產者所以仁民。而王天下者也。無二本也。故孟子二反本。首尾相應。不把做兩個看。其字應行字行之本也。本字要分曉。乃施仁於民之本。若以為恒心之本則悖矣。

四書精義

卷十

三十一

仁施於民。而須私仁心中。為民制產。仍是還而內取的。勾當。故亦曰反五祿節。此方是正。答明以教我之問。所以制恒產而發政施仁者也。通節皆易之之辭。樹桑於宅。得時於畜。勿奪其時於田。不過以因心之恩。導因民之利。寧俟與兵搆怨哉。乃五十已可衣帛矣。七十亦可食肉矣。八口已可無飢矣。且因而謹庠序。申孝弟。併令頒曰。不負戴矣。家無不給之人。國無不王之理。孰謂是心不足以王哉。五祿至道路矣。前三項併論恒產。後一項帶及恒心。始終歸重恒產。方合章旨。前五十非帛不燬。故先言所以衣帛。七十非肉不飽。故次言所以食肉。黎民日不再食則飢。故次言所以無飢。其謹庠序三句。却只是順風揚帆。蓋上之人。予以恒產。因予以恒心。下之人。有其恒產。因有其恒心。遂令肉帛之

應老。蓋享父兄之安。無飢之八口。各共子弟之職。以暇日治其禮義云耳。孰非自田里樹畜中來哉。五祿句。雖脈句。百祿句。只是產字。而能令五十衣帛。七十食肉。八口無飢。可以為恒產矣。則有樹以桑。無失時。勿奪時之良法在也。三項俱各重次句。乃所以能恒處。一夫授宅五畝。似乎太多。此非獨為衍字計也。古無木綿衣者。全靠桑樹。桑田中。則有妨於稼。授宅太狹。則不足於桑。畜不失時。與在上者何與。朝有苛政。擾及雞豚。人主捐循其民。使得安生樂業。而庶類長遂蕃息。皆上之賜也。帛肉衣食之美。老者非此不飽。煖茲則藥輕煖。嬰兒甘。老者安矣。勿奪時者。省刑薄斂。輕徭時使。使得及時自盡也。可以無飢。語脈從上。衣帛食肉來。言即不得人人帛肉。亦自足養矣。五十七十八口

四書精義

卷十

三十一

等字。應前人之老幼。何謂謹恒心。以內無敢脅虐。恒心以外。無敢駁難。而孝於民之所自生。弟於民之所同生。尤恒心中之最重者。即叮嚀告戒。何憚煩焉。要自有恒心。如謹庠序二句。亦重下句。蓋須自者不負戴。自人知愛敬來故也。

梁惠王章句下

莊暴見孟子章

當日王語莊暴好樂。暴未有以對。而王亦自慙其爲世俗之好。此時齊廷君臣。蓋皆謂好樂匪正。自當撤樂以絕其好。卽不然。亦當減樂以節其好耳。乃孟子不惟不欲其絕之節之。而更欲甚之。不幾乎悖心溢志。極精微欲。而阿其所好者哉。然以齊王不若與人不若與衆之說。推之則與百姓同樂。原自甚可好矣。而得百姓卽得天下。則與百姓同樂。原自無不王矣。揆之天理。既無纖毫虧欠。度之人情。又無幾微乖忤。然後知好樂之甚。果然齊其庶幾也。何必撤樂而絕其好。減樂而節其好哉。要知此章。孟子不曾添說一句。

四書第廿定本

卷十

三十一

莊暴見孟子節。莊暴特地來見。還是不滿意多。首句重孟子字。夫齊廷諸臣。豈無可與晤言者。何必謁孟子而來請哉。蓋齊王之違替王之否。而於孟子之引君當道者。一就正焉。庶令王不遁不確。同藩同游。而與治同道焉耳。甚。猶言縱欲更好。言王若更加欣暢。融洽融融。令無復不快之情。不逾之意。齊國且重有賴。不但娛吾王之心志耳。且矣。暴宜駭而問曰。聞賢君不避聲色。夫子反欲其甚之。何也。惜乎暴不能再問。若以復王。不幾於反縱王之欲乎。所以有他日一見。他日見於王二節。古樂優柔。平中可以滌邪穢。陶性情。而王化出焉。世俗之樂。直以娛心志。悅耳目。取適一朝耳。非能好先王之樂二句。王意今之樂。不能由古之樂也。却不知好樂不問古。不古但問甚。不甚

果能好樂而甚。將今齊其庶幾。至於齊其庶幾。則樂所從出之地與先

王何殊。安見今之樂。不由古之樂哉。古先王一腔和氣。天地同流。故其所作之樂。能使協氣旁流。淳風交暢。有雍熙泰和之盛焉。彼誠得大樂之情故也。須知今樂由古。只從甚字討出。

日可得聞節。好者。好其所可樂也。故上言好。此言樂。孟子若於此

卽曰。與民同樂。樂莫甚焉。王與民同樂。則王矣。王之心必曰。我謂孟子使我縱欲肆志。今使我克己勤民。寡人何快焉。故先以人情所同者覺

之。使其知同樂之甚。可樂始以同樂勸之耳。妙處全在喚醒王心得他不若兩句。其下便如破竹以古政治者。罔淫於樂。今言好樂。而反庶

幾。是必別有說矣。故欲聞之。孰樂問樂孰甚也。答言不若與人與衆之

四書第廿定本

卷十

三十二

甚。我心生機。原與衆人交通。我樂而人衆不樂。便不甚可樂。獨坐而聽之。則有所傳而不甚樂。而俯仰可借。倚懷自解。爾我而共之。則有所限而不甚樂。而廣衆畢集。歡情自暢。此人情也。王獨非人情乎。則其謂不若與人與衆宜矣。此人情都是如此。勿說齊王獨知如此。先從獨樂與人上討出。他箇不若與人。又就與人細較。討出不若與衆。下文百姓俱傾衆字說去。看來此節。歸着在與衆上。作文不平對。更好。與人者。與人同樂也。與衆者。與衆同樂也。後與百姓同樂與字。是一箇部位。如此說。前後自相照應。明醒可無疑矣。臣請爲王節。爲王言樂。言好樂甚。而齊其庶幾之說也。請字。語脈自上節來。獨樂不若與人。與少不若與衆。則好樂之甚。王自知之。甚而齊

其庶幾王自知之。王所自知之樂。臣不可爲王言之哉。

今王鼓樂三節。孟子本意要王同樂。而其妙在更不別出一頭。止就獨樂節內。王心所明。推出不與民同樂。即獨樂與少之類。如是。則其民疾感。而不甚可樂矣。與民同樂。即與人與衆之類。如是。則其民欣喜。而甚可樂矣。合而觀之。非即獨樂不若與人與少。不若與衆之類乎。此把與百姓同樂之甚可樂。到此說得。了無可疑。未節方勸王與百姓同樂。如云。不與民同樂之民情。若彼。是不甚可樂也。與民同樂之民情。若此。是甚可樂也。王果好樂之甚。自當與百姓同樂矣。與百姓同樂。則有欣喜無疾感。近者悅。遠者來。天下之民歸之矣。於王何有。故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上文二庶幾。本說齊將王天下。但未明說到此始明。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

三十四

說之耳。樂。泰樂也。樂以鼓爲主。故曰鼓樂。取爲也。取以田爲樂。故曰田獵。此際可以曉民情。亦可驗君德。二節皆假設之辭。哭笑相形。鼓樂一也。田獵一也。百姓間見乎鐘鼓之音。管籥之音。車馬之音。羽毛之美一也。而其憂喜頓殊。在同不同之間耳。何字從王。王何生。言王自家既好快樂。如何却使我民愁苦之極。不與民同樂。就上文便可討出。已有鐘鼓管籥車馬羽毛。而民無父子兄弟妻子。此其樂與民同耶。不與民同耶。人生至樂。無如一家歡聚。人生至苦。無如一家離散。必言無疾病者。如今人有所感戴。必祝願他既壽且康。此第一要緊者。詩云。荷天之休。百祿是遒。此無他二句。彼亦一鼓樂田獵也。此亦一鼓樂田獵也。而胡欣喜相告。頓異疾感之相告哉。將母彼之鼓樂田

復所好爲世俗。此之鐘鼓田獵。所好爲先。王宜若有他也乎。而其實無他也。好樂其自然與百姓同。同自然。王更無一語與力。請末句。不可用一與力語。須似王自舞自蹈。不能自己方好。此章妙處。全在甚字。須認得心體。始知孟子是真實話。夫心體大矣。生機融融。與萬衆交相融液。故樂與萬衆同之。而後其樂始甚。彼有生之情。各自逐逐。尋樂而莫肯與百姓同。蓋視同樂爲抑已徇世之事。莫知其樂莫甚故耳。

文王章

一國七十里。民猶以爲小。正是此章警策處。若曰花間雖盛。何妨。要在君心撤藩籬。宏禹益不自爲私已所聞耳。齊王意在歸咎於民。孟子意在歸咎於王。第一問。起第二問。歸着在三問上。答亦如之。意俱不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

三十五

在文王

首節。單出方七十里。勿涉大字。却亦重七十字。如云。自昔人王。何嘗不脩寬衍。備觀遊。有固亦其常耳。乃文王則方七十里矣。於傳句。如云。與雲臺靈沼而兼營。與虞鹿白鳥而咸若。自古記之。非無徵也。若是節。王之初問。第謂文王有七十里之聞。已足援以自解矣。若是句。即其意也。孟子更放一步。添出民以爲小。左與充民本意相投。正是孟子引君有操縱處。若是句。意在自解。民猶句。意在諷王。第第二句。且只說恣民樵獵。不設禁厲。下句方說如此。則不自我私此國。而與民同此聞矣。與民同之。不可再講往字。又不可先涉宜字。言此靈囿。不惟王自有之。凡西土有夏之民。皆得而共有之。樵者獵者。人人恣

取其中而無屬。與山麓原。縣有。是。故。謂之民。同此七十里之。而。其。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若。說。從。自。利。上。起。見。其。欲。無。極。其。情。難。厭。而。小。之。是。文。王。以。公。心。起。民。之。貪。心。便。說。壞。了。民。蓋。曰。斯。固。也。是。吾。君。兼。覆。兼。載。之。區。吾。民。並。生。並。育。之。所。也。有。聞。如。此。愈。廣。愈。善。故。見。以。爲。小。耳。蓋。深。當。其。心。而。樂。不。可。支。恐。不。容。口。是。大。同。之。民。當。有。此。歡。情。非。有。所。私。於。若。大。同。之。君。當。有。此。令。與。非。有。所。要。於。民。也。夫。誰。曰。不。宜。臣。始。節。一。節。之。內。起。下。國。中。殺。麋。鹿。如。殺。人。極。狀。私。有。之。害。民。也。勝。字。換。同。字。勝。也。而。四。十。里。何。惟。乎。民。以。爲。大。國。中。不。是。開。闢。夫。當。國。之。中。與。僻。陋。窮。谷。人。跡。所。罕。至。者。不。同。乃。輪。蹄。之。所。走。集。萬。衆。之。所。交。錯。易。令。人。誤。陷。其。中。者。民。心。有。公。誰。能。罔。之。民。實。有。口。誰。能。障。之。豈。可。

四書精義

卷十

三十六

謂民風澆漓民情險薄非復岐周之道哉。

交鄰國章

交鄰有三。大。仁。大。智。大。勇。亦。大。鄰。而。可。交。則。以。仁。事。之。以。智。事。之。事。之。則。與。天。爲。一。而。可。以。保。天。下。保。其。國。一。何。大。也。鄰。而。不。可。交。則。以。勇。怒。之。怒。而。可。以。安。天。下。亦。如。仁。之。樂。天。智。之。畏。天。耳。又。何。大。也。蓋。或。如。湯。文。之。事。葛。事。昆。夷。或。如。文。武。之。過。密。克。商。要。於。從。福。生。靈。天。下。晏。如。而。已。然。則。智。仁。勇。三。者。其。交。鄰。之。善。道。哉。此。章。始。終。在。大。處。說。觀。大。哉。言。矣。收。上。三。節。王。請。大。之。起。下。三。節。可。見。

首節 父何必事。事何以惟仁智也。夫交之云者。將令吾國鄰國各享無事之福。相與解紛脩睦云耳。苟可解紛脩睦。何嫌詘體下人交之則。

必事之矣。顧世方爭強。寧甘詘體。人無好勝。孰肯下人。故雖小者。猶思抗大。矧我居其大。豈能折節而事小乎。大者如不字小。即我居其小。豈能降心而事大乎。夫惟仁者。云。仁。智。字。重。正。應。道。字。湯。文。大。王。勾。踐。皆。仁。智。者。故。能。云。如。講。惟。仁。何。云。彼。其。量。宏。而。心。慈。苟。使。吾。之。國。與。勝。之。國。吾。之。民。與。鄰。之。民。共。享。平。寧。之。福。何。知。計。大。小。較。屈。伸。以。理。則。分。不。可。越。而。非。智。者。不。能。明。理。以。勢。則。力。不。能。格。而。非。智。者。不。能。審。勢。克。仁。如。湯。止。仁。如。文。即。有。不。祀。之。故。猶。勤。乎。問。遺。蓋。自。營。餉。以。前。無。非。扶。持。安。全。之。意。矣。即。有。不。珍。之。愠。黃。苑。於。行。道。蓋。自。維。縶。以。後。益。徵。化。誨。懷。服。之。誠。矣。陶。復。陶。穴。之。日。未。可。櫻。戎。狄。之。銳。故。事。以。皮。幣。事。以。夫。馬。事。以。珠。玉。蓋。荆。棘。可。披。而。終。不。以。養。人。者。害。人。矣。爲。臣。爲。妾。之。

四書精義

卷十

三十七

秋未可犯勾吳之鋒。故持滿與天定。傾與人節。事與地盡。股掌能玩。而姑以其秦吳者。楚吳矣。

以大事小節 此節創出一天字。乃上節所無。要見交鄰之道之大。須拈起重看。方得本旨。蓋大事小者。必樂小事大者。其情必畏。大事小者。自合保天下。小事大者。自合保國。而其樂其畏其保。皆自天來。乃是交鄰之道之大處。天字要識得。天大之恐于凌小。小之敢于抗大。皆人世爭雄之習。如兄弟之問於。然乃自天視之。何分大小。每願大事小。小事大。相安于無事之天。如兄弟既翁。和樂且耽。如伯氏吹簫。仲氏吹埙。而已。豈惟大不凌小。而反事小。是其心融融洩洩。而樂此天小不抗大。而甘事大。是其心兢兢業業。而畏此天。與兄弟友恭。以禮。



心何異是能體天之心者。樂天則大心如天之覆。能令率土皆寧。畏天則小心受天之佑。能令本朝視福。與兄弟安樂。以順親心何異。是能順天之心者。當是時。小大相安。海內晏然。其道甚大。豈但友邦之式相好。無相尤而已哉。樂字自大字來。畏字自小字來。夫天順之則存。逆之則亡。一何特然。其可畏故曰天威。畏而曰天威。威生畏也。保而曰於時。畏生保也。頌其辭。釋其旨。不居一畏。天保國之說哉。

王曰大哉節。細玩大哉。自天字來。好勇未能以天自處。大小相事。惟能恐小念者。能之宜。王。一聞孟子之言。便會得此意。其聰明也。孟子所以快也。

王請無好節。王請無好句。先須扶起好字。好勇未便是疾。第無好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

三十九

其小者。如云與仁智皆天下之達德。故君道貴剛。帝德乃武。所以通事大事。小之窮。濟業天民天之用。其達謂之疾。第恐其害氣強陽。用之於小。斯為疾耳。王請無好句也。假借形容人。君子鋒鏑之勝。俗。睚眦之忿。亦若此類。大字與上節大字相應。仍欲其大也。亦與大一也。天德剛天行健。王與神同。終氣相加。不過欲我加彼。如彼為最當我之意。此乃敵一人之類。勇何小也。若為天下而怒。勇斯大矣。為我則小。為天下則大。

王赫節。斯怒也。常其時。威靈丕顯。斯怒蓋赫怒矣。三以字俱頂。爰整之旅而言。苦亦放也。旅與苦相應。以文之旅。阻密之苦也。周自后稷。世濟仁厚。德在生民。其慶澤長矣。今茲伐暴。勦強。救災恤患。

其祐益厚。與今人言積陰陽相似。客人倡亂。豈但阮民不安。強者則而生心。弱者則而自危。天下之不安。自此始矣。時文王得專征。天下皆望其整旅而過之。而文王如其所望。是能響應天下也。與應平人之應字同。文王之與與。匹夫之勇相照。文王居平。穆穆耳。翼翼耳。即昆夷。蠢動。猶然爭之。不見他用怒的大處。今茲王赫斯怒。遂以之對於天下。則天下之民。只須此一怒。問安之。如飭之。真念。所為徧覆於閭下。有二之深恩。所為施及於海隅者。也是何所怒之無幾何。而所安者之無涯際乎。此蓋以神武廣止仁。以乾剛宏怙。日徂舊之過。曾何異乎昆夷之事也。

書曰節。天居上。民居下。而天生此民。民若自天降矣。天於所降下民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

三十九

中特命一人。做君做師。治而教之。豈有他哉。只是說天能降民。不能自治。自教。庶幾此君此師。助上帝以代其事耳。既使之助上帝之事。安得不使之配上帝之尊。故於四方許多民中。獨能異他。作君師也。夫誅有罪。弔無罪。原自在天。今寵我於四方。使配上帝。則有罪無罪。惟我在矣。有罪無罪。既惟我在。則我之所在。即天之所在。天之所任。天下有德。奉命唯謹耳。豈敢有越厥志也。乃獨夫不道。衡行天下。獨敢越厥志矣。此與無我在者何殊。所以武王耻之。耻其不堪做天也。書辭重上帝二字。自天降至四方。言君師就是上帝。其下言我既是君師。我便是上帝。看曷敢二字。分明以天自處。故人君位曰天位。職曰天職。一人指紂說。若不是紂。誰敢衡行於天下。看武王視紂。只當做一箇人了。耻

天下有橫行者。此與文王之對於天下者何異。是其一。怒安天下之民。猶文王也。非匹夫敵一人之勇比也。

今王節。小國之不恭。我王無怒也。大國之侵陵。我王亦無怒也。如有若狙若橫。能使天下不安者。王則出愛整之旅。奮在我之威。亦以一怒安之。何其功之大也。末句。正破疾字。民字。緊頂民字。極醒。一怒既可以安天下之民。故民惟恐王之不好勇。蓋民情莫不好安。吾王不怒民何以安乎。斯勇也。直令和氣周流。天下通為一身。更無一處癢痺。一人病癢。尚可謂有疾耶。

雪宮章

細玩此章脈理。通從人不得。則非其上之非字來。孟子說。不得而非上。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

四

在民固非。不同而見非。上原自非。雖尤其民。更尤其上。就是孟子之畜君處。其下樂民之樂。愛民之愛。上既無非。民亦樂其樂。民亦愛其愛。民自不非。齊景欲比先王之觀。是亦志在無非者。而先王巡狩述職之外。獨有春秋補助。要于無非事者。正是先王之無非處。所以夏諺交口。謳頌未有或之非者。乃今世恣意漫遊。其上日非。而明賄賂。議民皆非之。如從流節。細解流。迴荒。上之非也。何如。畜者。止君之非。尤者。咎臣之非。可見不與民同樂。上與民同歸於非。能與民同樂。君與臣兩無可非。而孟子援引先齊。勸王無令尤已。真所謂格君心之非者哉。首節。雪宮。乃遊觀之地。樂地也。故齊景以下。全就遊觀說。雪宮蓋宜王遊豫之地。乃館孟子于此。而就見之。是推其樂與賢者同之也。

賢者句。乃王與孟子款洽說話。舊作其詞。顯者未是。賢者句。如云雪宮之樂。寡人有之。今茲賢者乃亦有此樂乎。蓋王與孟子款洽。若嘲其不宜有者。孟子曰。有言賢者宜有也。而豈惟賢者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是人人宜有此樂也。孟子之戲問。無大關係。故止用有字答之。其下全就與民同樂說去。更不復及之矣。人字。不直作民字看。

不得節。二非也。俱頂非其上。非字。下非。上下亦非矣。上使民不得。原自可非。上非字。自上字取。上可非乎。下非字。自民字取。所為誰之上乎。為民上二句。妙在二民字相聲處。

樂民節。通章以此節為主。只是極言與民同者之無可非。與上節相反。便了。不須更添通文。樂民之樂。愛民之愛。為民上而與民同也。民亦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

四十一

樂其樂。憂其憂。人不非其上也。其下又進步說。如此則憂樂通乎天下。而天下可王。是天下所共是也。尚復有非之者乎。何以知其樂民之樂也。以與民同樂知之。若非以民所欣暢。為自家欣暢。詎肯推已之所欣暢。與民同之乎。民亦樂其樂何也。樂民之樂。推君之樂與民同也。然非君有其樂。夫且烏乎推之。而烏乎同之。令吾僻小人。共享此樂乎。安得不樂其樂。憂做此。樂民四句。只說民。未說天下。而曰樂以天下。愛以天下。何也。君以民之心為心。民又以君之心為心。休戚相關。神情妙合。便是化形骸。忘爾我。割藩籬。遊玄同的境界。其愛其樂。即自與天下通矣。豈必訴合青天之雅。然。盡軫薄海之疾苦哉。不可謂之專在君也。不可謂之專在民也。形骸忘。藩籬撤。君民上下。公共于宇宙之間。

吟城去。涯際融休。威儀周流於窮壤之內。此之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者矣。二天下字。正為王字而設。王字要回顧樂字。入荒我闔四海為家。寧獨雪宮之樂。與賢者共哉。

齊景節。此節實講不得。何欲觀也。人主深居簡出。塊處曲房。令人約結而無遠志。而我齊國崇山隱天。勃海浮地。旁連都邑。獨踞層城。亦天下奇觀也。誠一寓目其間。庶亦豁我襟期。曠我睇眄。稱壯游乎。顧維覽雄嶺。山川不改。而遐思盛事。今昔頓非。脩不止訓。為做好事。方謂之脩。此節以下。古人言語自家意思。善哉節。即樂民之樂。民亦樂其樂之實。今也二節。即不與同樂。而民非其上之實。末節。即勸宣王納諫也。更不須自說矣。亦因事在先齊。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

四十二

善哉節。看此問。須識他胸襟何似。吞土山川。景行古昔。亦英王之槩也。早瑣踟躕者。那得有此故學子善之。巡狩述職。與孟下不同。此重出之不輕。彼重權之不分。天子非巡狩之事。不出諸侯非述職之事。不出未嘗有遊觀也。問或春秋觀遊。則亦省民之耕歛。而補助其不足。於是民之頌聲作焉。如是而已。觀下節末節。只與補助相反。相應可見。非事二字相連。非事而空出謂之遊觀。今日巡所待。述所職。此皆國家大典。豈徒真探山海。遊覽都邑而已。無有那非事而出者矣。吾王四句。乃已蒙休助而慶幸之辭。言吾民休助全賴吾遊豫。自非遊豫。何以有此休助也。二一字有味。言無論宵旰之憂勤。廟廊之許謨。足以式是下國。即一遊豫間。似可暫用自適。而猶然為諸侯度也。

今也節。開口說不然。則此節全要與上節相反。夫古以遊補助民之不足。不給。今乃師行糧食。致民弗食。弗息。是使之不足不給也。由是昭昭。胥譏。側目而共謗誹也。是民乃與怨惡之心矣。夏諺休助之頌。可得復聞耶。行。君遊也。君行輒動大眾。是以師而行也。師行不比家居。必須以糧為食矣。夫然則大眾苦於行役。糗糧難乎常繼。必有飢不得食。勞不得息者。民而餓其體膚。勞其筋骨。苦矣。然且不得食。息。枵腹未有已。息肩未有期也。苦之甚也。師行之勞。固也。而煩費能無飢乎。糧食之飢。固也。而轉餉能無勞乎。飢勞分屬者。非。瞞胥譏。不平側目而謗誹也。周天子建國親侯。命之安綏。其民今若此。是方命虐民也。凡物方則難行。衡命之象。夫方命虐民如此。當是時。飲食若流。流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

四十三

連荒亡為諸侯憂。安在其為諸侯度乎。飲食二句。只是說師行糧食時事。非又深一層也。必如此說。要引起為諸侯憂耳。二流字不同。上流字。以餽餉言。下流字。以遊觀言。蓋餽餉不絕。以供流連荒亡之遊也。從流節。此章流連荒亡字。而層層見出。如此節。細細折解。辭煩不殺。其意云何。曰。此自景公之問來也。公將盡攬形勝。吞吐山川。豈不謂之壯遊。第味其語意。直欲徧觀盡識。窮其所至。而後休。若將極情縱欲。有流連荒亡之漸焉。忠臣愛君。必防其漸。今也一節。便是打草驚蛇的意。思末節。諸君之云。畜此者也。以故景公信用其說。出舍與祭而止。而轉附朝饒海兩郡之遊觀矣。此是一章喫緊處。特於此詳之。此節不但訓識字義。乃形容樂樂以為凋戒。句句皆實事也。從流從歌樂酒。

只是遊觀忘反無厭乃謂之流連荒亡。水之流就下。從流下者水下而亦與之俱下。順流之遊也。從流上者水下而不與之俱下。逆流之遊也。荒如荒蕪之荒。亡如亡羊之亡。幾務義勝不理。如田苗荒穢外作禽荒是也。流光空過是遺失此時也。計却以荒屬時亡屬事未詳看來亦是互文作文且如註。

先王節。惟任也。言微惡兩懸法戒具在。襲芳規惟君蹈履。轍惟君耳。此等語似活絡而更激切。先王無三字着眼。

景公說節。晏子開陳下道。而止非心利於行。逆於耳。世王聞之。鮮不以爲尤者。乃景公說云。此節以景公說爲主。大戒至是也。自說字生其詩以下。則原其所以說也。蓋君不以爲尤。而以爲好。故聞而

四書第抄定本

卷十

四十四

說說而見之行事。播之聲詩。遂爲先齊之盛事。近代之美譚也。王亦有意乎。須如此挽轉上文。自景公說至之樂。前後說字相應。入爲居積出爲興發。晏子陳先王之觀。而我行之君臣相悅。一時之盛事也。爾爲我發之管絃。宜之律呂。作君臣相悅之樂。美而彰盛。而傳令奕世之後。知我齊君臣亦有厭歌喜起之遺意可也。齊樂如何用招。蓋依其節奏爲之。如今人作曲用古詞是也。蓋徵招句緊粘上句。其詩以下另作一轉。時說詩樂兩平者非。徵招角招以今日所傳言是也。以當日所作言。言今日所傳徵招角招之樂。便是當日所作君臣相悅之樂。言蓋者。猜度之辭。世遠故也。南音君之非機也。君心之生機與非機不兩立。非機一萌。生機盡闕而不流。人臣抱忠愛之忱。則此心生機

油然然係屬於君。忍令君心之生機盡闕而不流乎。雖欲無畜。不可得已。此其迹若相拂。而情益相親。其又何尤之有。尤字與說字相反。知其好之。故不尤之。既不尤之。是以悅之。

明堂章

此章見王道不遠於人情也。大意謂存明堂。在行王政。行王政。在恤民情。而恤民情。以行王政。豈必空帑藏。屏嬪嬙。強抑乎君之情。曲徇乎民之情哉。卽好貨好色。皆人心自有之生機。原自與百姓攸同。以其原自攸同者。而與百姓同之。卽可以王天下矣。王道果遠於人情哉。看來與百姓同處。畢竟要不殖不通。但孟子欲就恕心。化不欲力與之爭耳。人皆謂我節。齊王有也。明堂。朝諸侯之志。此間不毀意多。山東之

四書第抄定本

卷十

四十五

國齊爲大而明堂在其境內。有坐明堂。而肆朝羣侯之勢。六國之所忌也。議毀者。示無帝天下心。而消其忌也。夫明堂節。王政與王者相應。明堂既是王者之堂。而王行王政。亦將爲王者而居明堂矣。何以毀爲。不然。誰不知明堂爲王者之堂乎。惟王者殷薦上帝。以配祖考。而殷薦之禮。必於此堂乎。致之。惟王者肆朝群侯。以行慶讓。而慶讓之令。必於此堂乎。出之。亦將洞開左个。肇啓青陽。向明而臨萬國。高拱而朝羣侯矣。何以毀爲。王政可得節。明堂周之明堂。文王公劉太王皆周之先君。所以興王者。通節以仁民爲主。皆自視民如傷來。耕者五句。總是寬恤意思。而無告窮民。則又汲汲仁之。誠以情可哀矜。尤非富人比如詩所稱是已。

九而僅取其一。祿而實延於世。開通衢市都會。皆四方萬衆所集。非土著之人比也。恐其中有暴客焉。故不得不議之耳。若因而征其貨。是隘其途而權之。乘其聚而漁之耳。蒙引澤水所滄也。梁水所通也。以石飾水。可絕流而漁者。杜詩曬翅滿漁梁。周門關市。皆有守限。山林川澤。皆有屬禁。禁民取不以時也。然不禁民之取。故曰無禁。祿則世而罪不辜。恩可錫類。而刑不及無辜也。老而四句。要細寫他可憐情狀。故辭煩而不殺。人生相依爲命。莫如夫妻父子。而老之依夫妻與子也。幼之依父也。无不可一日無者。人情有所愁苦。必於其親我而相憐者告焉。此四民者。窮矣。更無親而相憐者矣。愁苦祇自知之。於誰乎告焉。引詩明先之之意。哀之故先之也。何以可哀。窮而無告也。

西書窮抄定本

卷十

四十六

八百王業。實始於此。生民命脉。便是王業根本。文王之仁至矣。真可爲生民立命矣。故曰王政。

王曰善哉節。齊王不忍一牛。蓋以天性近仁。今見孟子所陳。全是惻隱之周流。父母之體恤。令人惻然有如傷之恩。止仁之想。真長人之善物。與王之本計矣。故深有動於其心。而利善焉。寡人二句。正與何爲相應。不行之故也。文王政務寬恤。其貨常在民間。而天地間則貨止有此數。既在民。則不在君矣。王之所好在貨。如何能割舍得。二言者。句當重公劉。太王。周之王也。公劉發其祥。太王肇其基。彼其積功累仁。詎非先得文王之心者。而猶然有貨色之好。則好貨好色。安得遽謂之疾也。看來孟子不是左袒貨色。無非婉轉利導。欲其媲美公劉。接武大王。

以師文王云耳。詩辭首及乃積三句。而以思戢句。隔之。纔說弓矢二句。可見弓矢二句。只是落啓行之裝。與今人琴劍相似。而所以能啓行處。全在乃積三句。所以其下只說積倉聚糧。不復及弓矢等矣。思字管至用光。民惟邦本。哉民即是光國。弓矢長兵。通射敵人。故先言之。干戈戚揚。則短兵相接時所用。皆防西戎之迫而然。干櫓戈能刺。戚斧揚鉞。爰方難辭。血脉直從三乃字來。此公劉自邵邈邈。以逼於西戎故也。二與百姓同。畢竟只是行文王之政。

西書窮抄定本

卷十

四十七

王政而王乎。孟子要王好貨與百姓同之。而王則謂寡人之疾。若止於好貨。消融較易。或能與百姓同之。乃好貨之病根甚深。原自好色中來。膠結盤據。豈且父所可消融。欲與百姓同之得乎。以愛厥妃。證好色。又以詩辭證愛厥妃。人情之愛。必驗於顛沛之際。時方夙興疾馳。危急可知。間開販涉。而妾女子依依相愛。明矣。胥宇與妻女偕居。咬下之字也。須爲仁人者。人有妾及之偶。從如歸市。家有事。求之惟恐間開播越之日。已有天下爲家。四海同室之規模矣。肇基王迹。豈偶然哉。此題對做不得。其始獨太王愛厥妃耳。究也。室家胥慶。士女咸休。寧有匹夫匹婦。不胥宇者。而要自太王愛厥妃出也。蓋厥妃之愛。出乎天性。則其欣喜歡暢之情。原自油然而興。萬室通茲。特如其愛之之量。

而止。毫無增益也。齊民亦有怨。無非貨不足耳。王誠惻然動念。好色而與百姓同之。則不惟以好色之心。溥而恤吾民之饑寒。抑且以好貨之心。化而周吾國之窮民。一法而損二疾。其惟與百姓同哉。

### 王之臣章

此章自前數章來。蓋莊暴四章。前因王之所好。順而導之。同民與與之言也。無如王之悅而不釋何也。至是乃以四境不治。法當棄之已之者。直言而震警之。以試王心。若何不得已而用末一着也。若不看破此意。則孟子前言不幾於太唐突哉。人各有位。位各有任。能勝其任。乃安其位也。自非然者。法當棄之已之。王有四境。而自不治。非所謂不勝其任。不安其位者哉。然未可驟言之也。故孟子由王之臣。棄不勝任之友。

###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

四十九

而及王已不勝任之上師。由士師之當已。而及王之當已。此孟子納誨之次第也。王且顧左右而言他矣。蓋自分其在棄之已之列。而不欲任其棄之已之之罪。明知其有棄之已之之罪。而不欲聞其棄之已之言。忌諱一觸。而遂惶惶乎其中。惶惶莫解。而遂掩護乎其外。是何罪人之易。罪已之難也。此王之足用為善。而終不可與有為者哉。涵箇天字。王字不曾說破。

王之臣節 之楚則由疆遠遊。妻子全靠此友矣。

士師節 士字重。正是士師屬官。責任豈可他諉。凡朝廷設官。人臣奉職。各有司存。

四境節 天立君而屬之。四境不治。安用君為。法曰。是天之所廢。而不

堪為君者也。王也明知其然而又惡聞其然。憐心欲出。而吝心閉之。以故周章無可置身。羞縮幾欲掩耳。倉卒掩護之態。有如是。此際如染疾得藥。將汗而藥力不勝。病根竟未克也。扁鵲之術窮矣。

### 所謂故國章

首節國字與末節民字應。大意謂故國在有世臣。而其機則在始進時。不敢偏聽近習朝貴之口。而兢兢與國人共之推之。退人刑人皆然。此方是愛民如子。民心得而國祚長矣。故曰所謂故國者。有世臣之謂也。中四國人字要緊。起末民字。

首節 此節孟子本意。至下文方知。與下孟子足章。諷王待臣之薄者不同。須知孟子非真取世臣與喬木相較。乃藉喬木之無用。形世臣

###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

四十九

之有用。見故國重諸世臣。不可講得悉了。親臣不過數人。如湯之尹。桓之仲。漢之蕭。曹。唐之房。杜。乃其最愛最信。可共密謀。可共生死。安危者。或此人歷事數世。或其後世篤忠貞。皆謂世臣。世臣受國厚恩。不比他人國休與休。國戚與戚。王無句危之也。故國本於世臣。世臣始於親臣。王且併親臣而無之矣。子焉孤立乎。上而左右前後。無一人可與寄心腹。共宗社者。異日誰為王世篤忠貞。以保靈長之祚。綿鞏固之圖乎。臣竊為王危之。所進非小臣比。蓋將倚為腹心。今昔相去為時幾何。進者亡矣。而曾莫之一知。其絕無可親信之臣可知。使其與王同心。可與為密。且如失左右手矣。何至略不掛意。藐忽至於此極乎。王曰節 王意在明察。孟子意在慎重。慎重則明察在其中矣。

國君節。國君字不開。起下不得已也。已與進相反已者。輟而不進也。不得已者。其心本不欲進。而為勢所迫。欲不進而不可得也。不得已者。將必遲回。却顧千難萬難。茲而國君進賢亦當遲回。却顧千難萬難。故既曰進之已。自是不已了。而其心實與不得已者相如。此節且言當慎下節。乃正言其慎也。細玩二踰字。直說今日血脉自首節來。蓋此一進也。在今日為親臣。在他日為世臣。故國終將賴焉。直將自今早賡蹕途中。一旦陟之台鼎。托之心腹。向之尊者戚者。皆莫敢望之。正如太公自渭濱舉為尚父。豈尋常循資位。一士建一官者之比。而可不慎與。但註不如此私識之。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

五十

蓋以輕信左右諸大夫之言故也。孟子要待國人共賢。然後察而用之。小人之干進也。當緣近習。則自左右進。趨附貴勢。則自諸大夫進。人主輕信其言。俾賢間賢。開塞矣。安所得賢者而用之。若國人其人眾。其心平。眾則難欺。平則多實。如其萬口同聲。大抵有七八分實了。察雖尚在斟酌之境。而嚴其真省其微。漸次有用之意矣。察而曰然後。前此併一察未也。察字要認得真。蓋於羣言淆亂。與論會同之後。而自出其精心銳慮。窮底裏洞神情也。其他皆曰未可。而獨置然後察之。於國人皆曰賢之下。其重國人明矣。見賢焉然後用之。語脉仍從國人皆曰賢來。言因國人皆曰賢。察而果見其賢。纔與國人共用之。不然則求察不得。況用乎。須知見賢之賢。即承國人皆曰賢之賢。前半節是正

進賢如不得已。極言其用之難也。用之難。將去之易乎。而又非然也。左右云。去之抑亦如不得已矣。蓋用者非賢。則名器不可濫。勢必求賢者代之。固不免於踰尊踰戚。賢者不用。則職位豈容久虛。勢必令不賢者充之。亦終歸於踰尊踰戚。親臣所係甚大。所以選之萬分慎重。如此若庶位一一如此。日亦不足矣。自後半節合下節。要知只從上半節推出。仍以上半節為主。說方是。

左右皆曰可殺節。只帶說對不過上節。人命至重。天道好生。尤須萬分慎重。亦以如不得已之意行之。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輕。欽哉。惟刑之恤哉。真仁人之言也。國人曰可殺。而吾亦真見可殺。與國人符。乃不得已。與國人共棄之耳。國君雖生殺在握。實不敢以已意殺一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

五十

人也。國人皆曰賢之下。何以不出未可字。國人皆曰不可。皆曰可殺之下。何以不出勿聽字。又何以曰國人殺之。此便是末節為民父母張本。識得則通章了然。如此節。民即國人也。世臣之根。自民而來。所以所謂故國。蓋民惟邦本。為民正是固國。賢者必仁民。人君視民如子。體其心而用賢。今日用之。能為我仁民而為親臣。他日用之。亦能為我仁民而為世臣。本固邦寧。豈不可稱故國哉。須如此首尾相關。此不是稱許口氣。乃難辭也。血脉仍自可不慎與來。

湯放桀章

齊王心疑湯武以桀紂為君故也。所以孟子只折倒他箇君字便了。

此章只要垂戒人君。若曰苟失其道。一身不能自存。可不戒哉。

首節 第一問如云。後世亂臣衡行。放伐接踵。斯亦不足道矣。乃以予所聞。則南巢之放。牧野之伐。湯武且不免焉。豈不難之行。即聖人時亦冒之。抑慕逆之徒。附會以資口實。而言未必傳信。事未必核真耶。哉。在方策不足為聖人諱也。

臣弑節 前問且據事而問。未有議論。此問方出。君臣字面。蓋以大分律之也。

賊仁節 生機一也。在心曰仁。在事曰義。害於心。則生機盡死。如被殺而謂之賊。害於事。則生機亦虧。如被傷而謂之殘。夫生機在我。無所不通。天下為一身焉。故謂之君耳。既殘且賊。豈復可謂之君。直謂之一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

平三

夫而已。既謂之一夫。則誅之而已。安得復謂之弑哉。

為巨室章

開口下箇巨字。其意何居。識破便可了此一章矣。從我。非令從其極情縱欲。如便發然。蓋以治國家之道論之。若曰我之治國家。所志在富強等。女之治國家。所學在仁義等。仁義美于富強。我豈不知。但仁義大而難成。富強小而易就。姑舍女所學。從我目前。且就此富強。若女之仁義。更俟異日徐圖。未晚也。却不思國家之任。任莫巨焉。學惟大然後勝。國家之任。與木惟大能勝巨室之任一般。王縱不惜輕小夫人之學。獨不惜莫勝國家之任耶。今夫萬鎰之璞玉。其值幾何。然且雕琢付之玉人。曾不教玉人彫琢而使之從我。誠愛之也。至於治國家。寧止治萬鎰

之玉。却不以已從人。而欲以人從已。其與教玉人彫琢者。何以異焉。竊意教玉人彫琢。則不勝治璞玉之任。而璞玉壞。教夫人治國家。則不勝治國家之任。而國家亦壞。明乎彼闕於此。王豈愛國家不如愛璞玉耶。竊為吾王惑之。

為巨室節 大與巨字相應。其任二其字。指所求之木。任指巨室。承載巨室。全在此木。是巨室乃此木之任也。巨室為任。勝何容易。得其大。則能勝。新而小。則不能勝矣。也字與矣字。亦有分別也者。完成之辭曰。不勝其任矣。言却不勝其任了。古來材大者。固難用。而亦未易成也。夫人自其幼時。朝夕培植。積學而成。大材譬之大木在山。豈一日所能長成。固將及其壯年。一當知已。為王國之棟幹。熙朝之柱石。其不欲自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

平三

小明甚。請言學大而勝巨任之實。曰。聖賢之學。先治其心。中心無物。自然渾是藹藹慈祥。勃勃直達的意思。以此治國家。育之正之。能使天下之民舉安矣。但欲行此學。須先格君心。而王心多欲。未能自克。故曰非不悅子之學。第所學甚大。我未之能行也。姑且舍而從我。得小有所就足矣。

今有璞玉節 尋常只說愛國不如愛玉。却不知就裏機數何在。語中能者二字最得。夫萬鎰之玉。其值幾何。然必以玉人彫琢。而未嘗自教之。誠以彫琢此玉。莫如玉人。我弗能如故也。至於國家之重。寧第萬鎰而夫人簪盡有匠心。經濟如應手。斯真能治之玉人哉。正宜御之以坦誠。假之以便宜。舉國委之。聽其自為我治。則善矣。王却要他舍女所學



而從我。此與不使玉人彫琢而自斂之彫琢。有何以異焉。竊恐貽代斷之傷。空情完玉之毀矣。其如王之國家何。愚意末句教字。正與使字相反。使者委任於人。不使從我者似之。教者區畫由已。使從我者似之。蒙引却謂教與使同。言何故與教玉人彫琢王者異也。其說人多從之。

齊人伐燕勝章

自夫子不語怪神。而子產亦曰。天道遠。人道邇。聖賢說話。大抵如此。非但務平實。不欲以荒唐悠謬率天下。道理亦只如此爲蓋。此章後民字與天字應。

或謂寡節。是時燕國無王。人無綱志。齊之勝。蓋幸勝也。而王勝過其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

五十四

望快心之極。幾如古之侯而來蘇。紹而見休也。遂認爲天意有在。而欲乘機利之耳。或謂二句宜滾說。言人言雖不盡。主取第自寡人計之。自有不得不取者。舉是個字法。言其事做得起也。

取之節。二取之上。懸空說下實取。言王之取之也。必須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耳。殷頭二取之。俱緊頂取之。何如取之來。不兩平。當重勿取。言取之可否。不須卜之天意。只須決之民心。如取之而燕民悅耶。則取之可。古武王固嘗行之。如取之而燕民不悅耶。則勿取。亦可。古文王亦嘗行之。服事之日。未遂爲我衣之者。未可謂取者之必是。勿取者之必非也。文王未嘗取商。亦未嘗取之。而民不悅。先武後文。落脚在勿取明矣。悅之機在取前。未取而望其取。乃悅。

以萬乘節。上節且兩活。此節倒在不取一邊。王自度王如取燕。燕

民其悅耶。不耶。以萬乘代。是燕民之不悅也。是王當爲燕史文王。不當爲燕之武王也。如之何其取之。天道遠。人道邇。王第察遠於邇。即不言天可矣。以萬乘二句。與首節以萬乘二句相照。彼以此二句決

大意。此以此二句決民心。何以之迎之。必爲避水火也。自萬乘伐萬乘知之。凡迎之情有二。有畏而迎之。有利而迎之。若國不相敵而迎。則其迎或出於畏耳。齊燕匹也。夫亦安所畏者。而簞壺相迎。其避水火必矣。若說是時尚未殺其父兄。如水二句。乃設言之辭。非也。蓋迎乃勝之時事。豈迎在勝之時。殺略却在取之時。當勝之時。秋毫無犯耶。蓋迎之虐之。皆在勝之時。皆已然事也。運如運糧之運。言流轉而去。不以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

五十五

齊爲棲息安止之所。始也避水火之熱。而迎王師自彼之此。有運之道焉。今也避水益深。火益焚之齊。而迎他人自此之彼。亦運而已。豈其適從乎齊。而不一轉移哉。

齊人伐燕章

齊人伐燕。其先聲惟在一征。湯方一征自葛。大慰天下之望。齊乃一征自燕。而自動天下之兵。一何今古相越之遠哉。則惟齊之虐燕。不若湯之仁焉。不爲天下所信故也。苟非反其虐燕者而復燕。胡以及未動而止之乎。問章言當重臣聞三節乎。重末節乎。曰。宣王因諸侯謀伐之多。而策何待。全是惴惴畏人的意思。故臣聞三節。仔細尤其不能如湯以動天下之兵。若曰王之千里畏人。自取之也。此正話也。觀末節猶可

二字只是輕帶作尾。若曰向使王而如湯。自為政於天下。安用出乎下策。而企幸其止為哉。

首節 諸侯多謀二句。正是齊王惴惴畏人處。臣聞三句。則極論其不宜有此畏也。不宜畏而竟不能不畏。此咎將誰執哉。此乃即今日之不勇。咎前日之不仁。不是笑他膽怯。諸侯謀救燕。非真救燕。惡齊之不利於已。而借救燕為名也。蕞爾毫都。竟割正有夏。而有萬方。彼何人哉。況以最勝之遺。四塞之固。宜何如其發憤。為天下雄。而惴惴焉不自保。今古人之相越。豈不遠耶。自取之而已矣。

書曰師 一字最重。凡征最是。第一征喫緊。後來或順或逆。皆從此起。湯本不惡伐葛。葛惡不悛。不得已而為匹夫匹婦伐之。所以天下信

四書考本

卷十

五十六

之信者。信其征為非利。為志在救民而已。信則人任。所以東面。但曰東征。西怨。南征。北怨。足矣。而曰夷曰狄。何也。曰救民之征。不利遠者。夷在極西。去東最遠。湯即西征。西夷猶弗克先受。矧征而乎東。則日益東。而去西夷。日益遠矣。秋在極北。去南最遠。湯即北征。北狄猶弗克先受。矧征而乎南。則日益南。而去北狄。日益遠矣。益遠則益後。故相與怨。其後我總是形容天下。願湯先征。天下信之故也。大旱望雲霓。信湯之仁。知其不來。則已。來則必為時雨。故也不重。已在水火之中。大旱何望雲霓。以素信雲之致雨。霓之正雨。故也。民亦素信湯至。則仁吾民不至。莫仁吾民。故望之如雲霓耳。歸市二句。乃極狀湯師既至。秋毫無犯。民皆安靖如故。果如雲霓之望。與誅君吊民。是一氣話。說不重民

信湯不殺已。信自在湯師未至時矣。弔慰安也。一征自葛。天下信之至是。則其民皆曰。是襄之望。其誅君弔民者也。而湯果誅其君矣。弔其民矣。若時雨降。而民大悅矣。已至之所悅。一如其未至之所望。待已至而後遂。非待已至而始知也。書曰民之攸徂。室家相慶。曰後我后。後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今燕節 今燕虐其民。與葛何異。王往而征之。而民望其拯已于水火之中。非即一征自葛之時哉。齊果弔民伐罪。秋毫無犯。則仁聲先路。王下信之一征自燕。四海後我后矣。惜哉齊之自失其機也。若字與謬云。似這等一般。上章如水如火。二如字亦然。以殺略毀遷之政。而應單食鹽菜之迎。一倒不相當之甚。故曰如之何其可。須知殺其數句。不

四書考本

卷十

五十七

與歸市數句相反。乃齊師與征葛異。而為天下所不信處。如之何句。且說他率燕民之望。天下以下方說他動天下之兵。此節二天下字。與天下信之相應。湯以一征得天下之信。故能為天下之政。齊以一征益天下之畏。能不動天下之兵哉。天下固畏齊之強。而又信地。則其畏益深。而其兵思動矣。獨患無以為名耳。然且不行仁政。是借之以救燕之名也。豈非自動天下之兵乎。孰動之不行仁政動之也。看來孟子不非他取燕借地。只非他不仁。政苟行仁政。即併天下可也。又何有干倍地哉。問王曰何以待之。問今日之弔兵也。而孟子詳充前日之召兵何也。曰知前日之所以召兵。則知今日之所以弔兵矣。所以末節只是與殺其父兄數句相反。若殺四句。正是首節取字。

王速出令節及字與速字相應。速猶可及。緩則無及矣。一無所利而置君去之。是上下相足。若利其人民。重器則身自君之。不復置君矣。天下之謀伐齊。畏其倍燕而益強耳。今於燕一無所利。則可以解其畏心而止之矣。以有燕而動。則必以無燕而止。此節自上節生來。舊謂此節正應首節待字。尚覺未是。夫與其已動而後待之。何若未動而先止之。王速出令。則猶可及止也。果能及止。又奚以待為哉。鄒與魯開章。君仁莫不仁。

首節。吾有司三句。甚民之罪狀也。兵刃既接。豈無一民死者。此死字活看。言無有死有司之難者耳。疾視。怒恨而視之也。則可二字。四書辨義定本。卷十。五十八。

自上二句來。言盡誅不可不誅。尤不可當何如而後可。言何如處之。可令其懲前毖後。終為親上死長之民乎。次節。若在他入答此。將曰。擇其甚者誅之。懲一警百足矣。如此則不惟就事論事。其道不大。而君心之不仁自若。是使上下交相疾視。無已時也。所以孟子云。君第見戰國之有司。未見凶荒之民也。幾千人與上三十三人作紐對相形容。極醒。充實便是君不行仁。民則展轉流離。而君多藏獨富。可謂仁乎。有司莫以告。亦承望君之風旨。莫以展轉流離之狀告君而請賑救也。慢者視之漠然。無皇皇賑恤之意。出爾反爾。言作者還自受也。夫民句。言此特以出爾者反爾於民何與。兩者字相應。以此而出。卽以此而反。可不戒哉。君無死句。

只味箇反字自明白。凶年至殘下也。是善見之自上出者。疾視其民之死而不救也。則今之疾視長上而不救。詎可謂自民出哉。彼其深然積怒。未嘗斯須忘報復。今特一藉對壘之場。小洩宿昔之憤。得舉上之所出者。復反之上。已爾。夫反者。反其所出也。雖令疾視而自民出。安得不尤。夫民今第反上所出。是上自作之上。自令之上。尤也。於民乎何尤哉。若行仁政節。民反自有司其告來。莫告。自君之倉庫實府庫充。未總只為君不行仁。其尤在一人耳。故但君行仁政。專責之也。君字與斯字相應。甚緊。只消一人行仁。民就親上死長矣。豈待他求以心親之。則以身死之。串下卽下之仁也。以出乎上者。仁故下亦以仁反之也。長上皆有司也。

四書辨義定本。卷十。五十九。滕小國章。

首節。小國自當事大而攝乎大國之間。又非小國所能兼事。勢必擇一而事矣。度其仁孰能恤我。度其勢孰能衛我。此節是謀於孟子。是謀節。是謀非吾所及。以在人。也。則是可為。以在己也。事惟在己。可為在人。吾鳥乎必之。以小事大。智也。非謂不當事人。但欲擇兩大之間。倚一國以自全。則有不可必者。謀。籌畫也。若只講如何策。繫非旨也。語脈須卽屬守死方是。二斯字。對齊楚言。齊楚仲不可悉。俯不可據。吾知其孰為當事。所可令我君民上下相與擁衛社稷者。獨有斯池斯城耳。君其浚墜而深之。增埤而高之。卽無湯池金城。足老兩大之師哉。而計畫無復可之。以此為國存致命之地可也。效死句。且只說事。

民殉國。則是句。方說惟此可以自盡。則轉語也。則是可爲。言這箇却可爲也。世間惟在我者可爲。而死難之。死已之死也。如欲效死。第在勵已之節義。民誰之。民已之民也。如欲勿去。第在勤已之俯仰。今之謀。獨有君爲國死。民爲君亡。求自獻於先公。無愧於天地已耳。如必倚恃東國。憑藉南服。揣摩情形。締結盟好。而圖萬一之存。則吾豈能及之哉。齊人將築章。

全以不得已三字爲主。孟子本欲文公守死。而公甚恐。至此將進遷國之說。而恐公又謂捐棄成業。殊非完。來故先以太王之不得已勸之。若曰。事出無奈。合此更無策也。末節。即不得已說去。言以太王之事觀之。果能不忍殃民。而爲遷國之善。將必如太王之王其子孫。乃君子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

六十一

遷國而創業垂統。本因勢不得已。姑求可繼。非敢望其成功如太王也。方今齊人築薛。君實無如彼何。正所謂不得已之時也。吾豈不知支離故國。飄泊他方。甚非人情之所樂行。而勢至此。只得疆爲遷國之善。爲可繼于已。俟成功于天已耳。合此寧復有他策哉。

首節。此問何從而來。從上章來也。上章孟子本只要文公效死。而公自度不能。此問蓋欲孟子更圖之也。

昔者節。昔者句。如云。夫別自爰方啓行以來。九世於茲。一旦以狄人見侵。而披荆棘。斬蒿萊。漂寓荒山之側。早創若阿之限。可謂至艱難。至勞瘁矣。太王自遷岐下。肇基王迹。恰似擇而取之。而實非也。當其時。醜虜兇陵。來朝走馬。荷得一棲身托命之所。不啻足矣。何暇計及於此。

已不遷也。不得已。欲不遷而不可得也。不得已。即從上文看出本居卻而去之岐。何樂有此。而狄人侵之。雖欲不遷。得乎。

苟爲善節。此節天也。分上泛論其理。末二句乃勉滕文公。以太王之事觀之。爲善誠有可王之理。乃君子云。天也。豈有所擇而取之也。苟爲善二句。因上文說到遷國處。其情可憐。此乃慰安之辭。言不須以蕩析播越。過自悲苦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虧此盈彼。其數不爽。果然存天理爲善事。天必哀而祐之。今雖失其封守。異日者子孫所得。當必視今所失爲多。肇基王迹。何獨岐下然也。何謂爲善。外不擾強大之鋒。讓也。讓罔善之爲也。內不殘於赤之命。仁也。仁亦善之爲也。宜隱隱影遷國意思發之。後世必王意輕帶。只是作個浪頭。起爲可繼。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

六十一

句曰。爲可繼者。見創業垂統。出於不得已也。業。國土也。此業乃世世相承之緒統也。創業垂統者。棄其成業。而自今肇造。以貽後人世承之統者也。夫昔之成業。爲統已久。君子却乃自今肇創其業。以垂後人世承之緒統。其心果何爲哉。蓋國運不造。強暴相侵。成業之統。將不可繼。故特創而垂之。庶幾式微之運。少延。如絰之脈。不絕。不得已而求爲可繼焉耳。若夫子孫必王之成功。則天也。豈君子所敢望哉。總說子孫必王。便說成功。則天可見此處。全要發出不得已之意。而已矣。正從如彼何來。若人如彼何。或可別出萬全之策。今既無可奈何。只好爲善而求可繼。舍此無策矣。此非必所樂爲。須勉強爲之。

滕小國章

文公初問孟子。本要他效死。及其甚怒而再問。只得以遷國告之。然而太王之遷國也。不惟岐山。適有開曠之地。可以邑其中。而君之。且邠民惟仁。從如歸市。竟以此肇基王跡。此真曠古之奇逢。當文公時。七國並爭。兩大交攝。安所得此地此民。而利用為依遷國乎。故孟子雖曰擇斯二者。而述邠民之勝懷。嚴勿去之律令。其微意蓋可想矣。若曰苟無歸市之民。寧為世守之君。畢竟要他效死。

首節。上二章。只有死與走耳。文公意孟子別有奇計深謀。或可存垂亡之國。開口言小國。何也是。惟惟焉。懼不免于大國者也。然厥初謂吾而事之。吾而竭力事之。庶幾其得免耳。乃今截長補短之力。幾何業已殫竭。而無餘。東國南服之師。如故。尚自荒陵而未已。不識竭力而事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一

之外。計將安出而得免也。始而以推結環裘。狄之所習。或者異皮幣而欲之乎。既而以馳騁射獵。狄之所尚。或者樂犬馬而欲之乎。終而以奇珍重寶。狄之所鮮。或者貴珠玉而欲之乎。犬馬重於皮幣。珠玉又重於犬馬。若但紀太王遷國。只說至於岐下。便了。此却添入太王屬耆及邠人歸太王。許多話。說乃暗起。或曰飾為末節。請擇張本。意主守死故也。何以知所欲在土地。以三不得免知之。二三子二句。乃太王微激其民之辭。言自古無無君之地。一君去。一君復立。無君安足患。我將舍此行。遞不能為二三子君矣。爾二三子勉事新君。勿相念也。蓋太王亦欲率民共去。不好明言。故其辭如此。吾君雅志愛民。即所屬耆老之言。其微也。仁人世不恒有。即異域猶將歸往。曠代猶且企慕。當

吾世而失之。更于何地何時覓此君也。

或曰節。此節全要拖搭上節。方得語脈。言太王去。不主守。是或道也。乃或人又自有說。天子分茅胙土。一向先人世守。誠寶之重。奉之持之。而國政肩越失墜也。至於我之身。亦猶是天子之分土。猶是天子之胙耳。其當寶之重。奉之持之。國政肩越失墜。猶先人也。豈其可以為守之為。亦可以為去之為。為能身自專主者哉。非身能為白世守看出。為作事也。作或去或守之事也。如使國自我立。則守惟我。去亦惟我。是身能自為之矣。惟此國土。則受之天子。而世世守之者。如庫藏之利。相傳看管。夫豈身之所能為哉。死守頂身守。以身死之而已。身能為。則身可去。世守。則身不能為。豈能脫然而去乎。以身死之而已。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一

君請擇節。度其地。有如岐山之可遷乎。從而胥守可也。苟無其地。則亦守先人之故土而已矣。度其民。有如邠民之歸市乎。與之偕往可也。苟無其民。則亦守效死之常經而已矣。言只有前二者。為君擇而處之。此外更無方法。

魯平章

此章當思聖賢之胸襟。何如。夫滅公巧謂。魯平桓重。正子稱引貧富。別白非踰。亦可謂知孟子矣。然其心猶曰。是滅氏之子為之也。詎知天人一也。更不分別。孟子直以為天而已矣。于滅氏乎何尤。故夫賢好一晝夜也。治亂一寒暑也。問聖賢同天。孔孟皇皇何為。曰晝夜寒暑。一生意也。

魯平節 首句不曰何往而但曰將出。卽此便是善旨。其將見孟子至下文公方自家說出。若此處明白先露是有司已知所之。臧倉何所借而巧譖。只宜隱隱發之爲是。此節不須說臧倉不是。臧倉何足道。說他反成尤人矣。言若無意而又有事實。正是浸潤之譖。出在命後。命在出前。命有司所之言於其將出時命也。今字與他日字相照。乘輿已駕。只是章首將出二字。言其將出時。他日非若大內之深居。明廷之高拱矣。若如他日。非命有司所之時耶。禮義句。言賢者不是無左驗的。彼其一腔之內。天理渾然。由是而行之行事。一天理之節之宜。禮義蓋由之出矣。故不知其賢。視其禮義也。彼孟子者。天性之親。自分厚薄。至以後喪論前喪。此其出節耶。不節耶。宜耶。不宜耶。斯亦無禮義之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

六十四

大者矣。曾是以爲賢乎。玩出字則賢以所存言。禮義以所行言。淳于髡有諸中。必形諸外之說。與此相類。語與將出字相擊應。厥初不告於羣臣。不謀於左右。是何等果決。而忽爲若人所尼。此豈偶然之故哉。樂正子入見節。入見者。問其中止而猶欲亟挽之也。似問而實解也。露出士大夫字妙。前三鼎後五鼎。只是明指前士後大夫之實。公意不爲棺槨之美。人人得以自盡。與鼎定限三五之數。不得不不可以爲悅者不同。如欲前後一體。夫孰得而限之。而後喪論前喪。明乎原母薄父。故曰踰也。却不知不得固不可以爲悅。無財亦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用。又何爲獨不然。而必令後喪如前喪乎。事莫大于送終。苟可自致安所不川其極。而傷哉貧也。前喪何由自致。乃後之富。非同於前

之貧矣。尚可以天下儉其親乎。想其念前之無以爲悅。將必竭情于後。何恐以後喪之具。而復如其前也。賄後之悅於人心。將必痛心于前。何恐以前喪之故。而併殺其後也。彼以貴賤之不同。而獨靡於數。此以貧富之不同。而獨美於物。彼固非所爲踰。此亦安得爲踰乎。貧富仍自士大夫來。

樂正子節。行或二句。語脉自正子之言來。正子曰。克告于君。君爲來見臧倉沮君。君不果來。是謂君之行。已實使之。君之行而且止。臧倉實尼之矣。夫人世行之止之。總非無因。其行也。或有人爲推挽而使之。其行而中止也。或有人爲沮格而且尼之。第此行而且止之際。吾道之興廢。氣運之污隆。世宙之理亂。關焉。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冥冥漠漠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

六十五

之表。自有宰其柄者。豈真人之所能爲哉。此二句。一須知姑順正子之說。二須知行止不平。歸着到行而且止上。三須知二或乃含糊未定之辭。與說行必使之止。必尼之者。大異也。氣運方塞。必不能成上下之交。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者也。尊侯之止。天實尼之。彼臧氏之子之尼。特天之尼。而成象者耳。而謂區區嬖人。真能侵造物者之權哉。曰之子小之也。夫若人撲滅渺小。何足指數。乃臣至是合。豈曰細故。而在若人口吻間。掌握中耶。



公孫丑上

夫子當路章

問此章參差難看處何在。曰前六節。本論孟子之抱負於已。能易於王。與管晏迥異。後七節。却因公孫丑提文王之事。感反手之說。乃以孟子之遭際於齊。原易於王。與文王迥異者言之。此章乃合抱負遭際而論。至下章。則專論其抱負矣。

當路節。身登樞要。事權在握。舉國家之幾務。靡不經而由焉。如當路然。此節丑之本意。猶自謂高視孟子而厚望之也。說管仲晏子之功。

附錄窮抄定本

卷十一

要得欣艷意。如云以丑竊窺夫子。抱負不凡。成功必倖。假令當路於齊。一當立功之會乎。從前薄有樹立者。誠無足為夫子願。第就齊論其最者。宜無出管仲晏子矣。此兩人赫奕當年。焜耀來禩。丑每私心嚮往之。謂後人恐不可復得。倘可方駕齊聖。前後輝映。令人謂昔有管晏。今有夫子。相傳為美談無窮也。不識可復許乎否耶。許。自許也。未有其功。度其有是具而先自許也。

子誠齊人節。仲尼之徒。蓋稱伯術。而丑以管晏為孟子願。故開口語極峻厲。蓋卽下文軋然不悅之意。知管仲句。不但薄丑之識。仍隱比已非倫意在內。知管晏知其功也。功名之士。以才氣立功。功如其才。而此管晏是也。道德之士。以德性立功。不可得限量之矣。丑何足以知。

之。問人與知孰先。曰人先。凡人之識。見不可強也。各隨其人品何如。如人在堂上。見亦堂上。在堂下。見亦堂下。其人固於齊。則其知亦固於齊矣。誠齊人者。謂不能度越齊偶。特拔等夷也。既從齊偶等夷起。見其見不越齊偶等夷而止。何從超管晏而止之。

或問乎節。或人先以子路比曾西想。亦見曾西平日慷慨壯烈。不伍庸流。與子路相彷彿也。卽本節言語可想。此節重功烈一句。正與首節功字相應。或人與丑皆高當世之賢。而用前賢相擬也。或人先子路而後比及管仲。比丑之識稍勝。但不知曾西耳。子路不是引語。見管仲人品不逮子路。遠甚也。子路剛正無術數。正與管仲相反。曰吾先子所畏。深致推尊之意也。人生惟勢利難克。而子路緼袍不取。惟生

附錄窮抄定本

卷十一

夙難決。而子路結纆。不顧是何等力量。是何等氣節。多少光明俊偉。卽吾先子獨得聖道之宗。猶然微畏推服。吾何人斯而敢望焉。爾何句。要得深鄙之意。如云予卽甚愚。不肯無所比數乎。亦嘗奉先子之遺教。景子路之高風。庶幾乎仲尼之徒矣。何至卑不及格。重自菲薄。至於此極也。非吾所望於爾矣。一則蹙然。一則軋然。一則曰先子所畏。一則曰何曾比予。此相去遠矣。士君子處世。當建光明俊偉之功。烈寧肯卑卑已耶。然使得君不專。猶曰功不能遠勢而獨彰也。行政不久。猶曰功不能背時而獨立也。如是而功烈之卑。猶未可深責之矣。得君專行政久。是管仲之當路於齊處。曾西軒輊兩人。以心術為主。子路之功烈止於治賦。其不逮管仲遠甚。何獨以管仲為卑。曰以王道論也。

王道以誠意爲本。子路心存忠信。自是王道胚胎。但雄心猛氣。不能自克。有入于妄而不覺者。故爲勇所局。僅可治賦云耳。管仲之功。雖不止治千乘之賦。却是才氣詐力。襲取而成。其中誠意漸滅。終不能成王道。矣。子路五穀未熟。終屬美種。管仲雖熟。夷釋耳。孰高孰卑。必有能辨之者。管仲得君四句。暗應夏后殷周二節。若曰。仲也得時。則功如彼。其早我也得時。則功視古而倍。當路所就。相越豈不遠哉。功烈功倍之功。正應章首功字。

管仲曾西節。管仲曾西不爲。不是泛論人品。乃即管仲之功。單管仲之品。以爲人不及格。不屑與之相比。上節功烈如彼。其卑。爾何曾比。于是是也。不爲者。下視而鄙夷之。以爲不足爲。下節猶不足爲。正從此

四書窮理定本

卷一

三

來。頗則高視其功。而以其人爲不能爲矣。直指可復許句。泛說不得。尼谿之封。平仲沮之。且惜豚肩殺三士。其品又出仲下。故不復道。君霸節。管仲二句。對上卑字看。言管晏之君。其初與列國之君等夷耳。孰使之赫然主盟於區夏。俾當世之諸侯。無敢矯命而雄行乎。則管仲以之也。而威權無出其上矣。孰使之哀然表著于寰中。俾當世之諸侯。無能較隆而論列乎。則晏子以之也。而名譽無出其上矣。無出其上。何謂功烈早哉。玩此二句。可見或問節全重功烈早一句。丑之初問。尚恐孟子不能爲及孟。云。則以爲不足爲矣。此言管晏功高若此。猶然不足爲與。此而猶不足爲。誰復足爲者也。猶字自顯顯來。以齊王節。要知此節。比前管晏不足爲。更進一步。進步不在王字。在

猶反手三字上。如云。子後管晏之功。而以猶不足爲。相詮。蓋第見管晏之所以未見吾之所以也。夫管仲之所以能以齊之君霸耳。晏子之所以能以齊之君顯耳。若無之所以。真能以齊王焉。此其威五登三。規天係地。高出伯顯萬萬。管晏已自不足爲矣。然且以齊王猶反手。然威三五。不出指麾。規條天地。僅歸掌握。併王亦不足爲矣。豈止於管晏之不足爲哉。如此說。方得進步之意。而下節始有來頭矣。

曰若是節。此節要看得甚字。滋字明白。若如常說。却只是甚字了。言管晏是何等功烈。而夫子以爲不足爲。弟子惑已甚矣。至王又是何等功烈。而猶反手。豈不滋甚乎。何以滋甚也。王猶反手。是併王不足爲也。王不足爲。是併文王不足爲也。豈止管晏之不足爲哉。故滋甚也要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一

四

知則文王不足爲。與前管仲晏子不足爲。句相照。而又進一步。此節論難王。不可以德盛時久。作兩件看。當以論德爲主。言德盛如文王。宜何如其易王者。乃百年在位。當身未洽。兩聖並繼。始克大行。蓋致王之難如此。曾不能以其盛德故易之也。今言王若易然。豈夫子之德。又將遠出文王之上者。即文王之德。猶不足法與。自且以文王至大行。只是一箇難字。然後難辭。向使莫爲之繼。即繼而未至。聖而未必。兩也。尚未知其竟何如矣。大行。即文王之德。洽於天下也。不重武周。曰文王何可節。此節妙處。在本論周之難王。而節內却都論殷。即百里句。亦只是帶及。蓋殷勝國也。周新國也。勝國不亡。新國不亡。勝國之亡。既已屬難。新國之王。安得獨易。止論王重德。孟子則重時勢。文王



何宜輕讓。讓過便是除德。不論之意。言若以德論文。王如何當得。乃文王所以難王。則不在德也。由湯云。自由湯至失之也。全重商。家世德言。紂固宜失。而先德以延之。血脉俱從六七作來。賢聖迭興。人心固結。商之世德厚矣。以故武丁憑藉此世德中興。有如反掌。紂去武丁幾何時。世德豈遽湮滅乎。當其時六七君積累之所留餘澤。猶然有存矣。六七君培植之所留多士。猶然夾輔矣。紂之宜失不遽失。職此故耳。玩武丁句。只是承上起下之辭。歸心也。昔歸心。今難心。則謂之變。久則難變。句與故久而後失之也。相呼應。久則難變。何也。德業之難係人心者深。賢哲之聯屬人心者固。故難變也。今紂去武丁曾幾何時。德業賢哲猶未盡泯。尚可以維係人心。聯屬人心也。若驟而失之。安在其

印書窮抄定本 卷十一

五

為難變哉。故久而後失之也。蓋歸之者既久。非一朝一夕歸也。故失之者亦久。豈一朝一夕失哉。小辛小乙時。商道衰。諸侯多不來朝。自其故家。至輔相之部位。安在何處。曰。在六七作之下。天下歸殷之上。乃殷先王未泯之澤。猶能使天下歸殷者。而六七君在御之日。又可知也。故國有世臣之謂。故家可知。故家遺俗。俱在下流。風善政。俱在上。下所習。為俗上所感。為風上所行為政。曰。故曰遺。曰流。曰善。總以先王之所留言。而維持人心。仁賢尤要。故又有微子以下。雖亦在故家中。而提出細說一番。其實亦先王之所留也。此兩段雖煩不殺。以見先王燕翼之厚。在末造猶然如此。又有承猶有。毒痛如紂。今昔所罕。即與之天下。殆不可一朝若者。然且久而失之。不失于文王之時者。以此故

耳。自由湯至失之也。俱以人心言。根本之深長極矣。此雖偏安之地。割據之國。亦自未易動搖。況普天率土。盡為商有。是形勢之全勝。與根本之深長。交相資也。失之不更難耶。猶方百里之猶字。語脉自尺地二句來。夫尺地一民。莫非殷有。縱有廣土衆民。恐亦未易為力。然而文王之初。且猶起自百里。於殷特百分之一耳。勢力之相越。豈不遠哉。通節許多說話。總說周之難王。與文王之德無干。齊人節。此下明齊王由反手而即從齊人之言說起。在齊言齊也。亦可見此章齊字不可忽畧。公孫丑論文王一節。所重在德。蓋曰德者王天下之本云耳。不知作事之以智慧。力田之以鉉基。豈非本哉。而齊人之云。顯以時勢為重焉。此善喻也。雖小可以喻大矣。無勢智慧何

印書窮抄定本 卷十一

六

措無時。鉉基何施。此章雖有時勢兩項。而所重在時。不必說。此節今時本節。此時含時勢二意也。況末節解倒懸之急。與勢何干。權藉萬物之率。機會百事之長。則轉語也。易與是難之難相應。言今時却易然不比文王之難矣。夏后殷節。盛字。蒙引云。宜重看。盛時且不過千里。則齊之千里為廣矣。其字指夏后殷周夏后殷周王者也。而齊有其地。與民未王。而王之規模已具。愚謂雞鳴二句。承夏后殷周之盛來。若直指齊說。而齊字與其字如何可通。作義姑從時說。不改而即辟聚言。見成有辟聚也。以德行仁者王。則能行仁政。固有足王之理。然使其地偏小。其民凋敝。強大者或能禦之。今齊之地。辟民聚若此。苟行仁政。則不惟德足

結天下。抑且勢足制天下。其王也孰能禦之。本論齊之土地人民。可爲行仁之藉。不重在行仁政上。卽順風而呼。登高而招之說。且王者節。五百年而後王者興。且其間仁政常少。虐政常多。則王者不作。與生民之憔悴。自古有之。而未有如此時之疏之甚。正如雨旸久無。日又極烈。民之望仁。真同饑渴。假令聖作不大。疏則膏潤之餘。猶存虐政不已。甚則酷烈之焰較緩。未爲如飢如渴也。飢者二句。且只說民之食吾賜。飲吾德也。不須灌漑之恩。汪濊之澤。第行些須仁政。已自不勝甘美。此乃就民之受用處言之。未說涉歡悅上。末節猶解倒懸。方說歡悅之極。德之流節。德意萌動。卽與天下潛通。旁皇周浹。俄頃事耳。非待人皆四書窮致定本 卷十一 七

感悅。方爲流行。彼置郵之傳命。雖速乎。而自此之彼。朝施暮及。猶有彼此先後弗若之矣。上二節說勢與時。能使德之流行速也。此則足之曰。況德之流行。原自有甚速者乎。當今之時節。時勢不可平對。言當今之時。民之危急極矣。藉萬乘之勢而行仁政。危急中得拯拯。民之感悅。宜何如者。倒懸全從時來。萬乘則行仁倒懸之藉。惟此時爲然者。以此時行仁政。民悅如解倒懸。故也。夫得其民。斯得天下。民心悅甚。於王何有。正所謂猶反手者。玩惟字從古以來。止有今此一。時成功最易。正與未有踴于此時。未有甚于此時。二此時相應。惟此時句。與當今之時應。可見易重時上。勢只是帶說。

夫子加齊章。孟子一生本領。盡在此章。首節且只說。孟子當大任。能不動心。而所以不動心之道。非如告子之力制。第在知言養氣。一如其心之本然。而知言養氣。如其心之本然。凡以願學孔子而已。夫孔子之事業。不惟其他賢聖莫之與班。而且高出乎二帝百王千聖之上。曾謂加卿相。成伯王。乃可以動吾之心哉。自古聖賢所以成掀天揭地之功者。何以故。其心靜也。靜則理無不明。氣無不定。舉而措之易易耳。但靜有二途。有出於強制者。告子是已。似靜而實非靜。制一心猶不足。矧天下乎。有出於自然者。孟子得於孔子之真靜也。恢恢乎可以平天下矣。所以下文反覆剖析真似。四書窮致定本 卷十一 八

夫子加齊節。丑見孟子易言王道。因思事業皆從心起。其心超乎天下之外。乃能宰乎天下之中。故特設此問。以觀其心。丑問若說謙昏氣怯。而心動於疑懼。却是把就裡看破了。只說人心在無事時。其中寂然。一旦事自外加。便覺震驚憤亂。況乎加卿相而圖伯王。其震驚憤亂。可勝道哉。而夫子亦然乎否。否字。卽按丑問否字。以異日投大時言。四十字不開心不堅定。難與籌當乎。觀大養不前定。未可力制于倉卒。我之不動心。素矣。自四十而已然矣。卽今加卿相。成霸王。真人世之客。感性分之緒。餘何疑何懼。而復動其心哉。次節。問遠過孟賁。丑意在贊美孟子乎。曰非也。丑初問其視霸王極大。而不動心。極難。乃孟子自謂不動心。故丑詫異驚駭。而有遠過孟賁。

之贊贊之者難之也。所以孟子接說是不難。要知機括從初問來。凡看  
書要識語意。如此節。丑口裏贊孟子之勇。而意在不動心之難。孟子口  
裡說不難。而意在已之不動心。自有道也。大註借言贊難。可謂得之  
言表。不然。而取孟責與孟子相傲。便自涉惹可笑矣。丑若曰。夫子寸心  
中不知有多少氣力云耳。告子二子非輕帶語。下文反覆論辨。分割  
不動心之道。皆從此起。若論孟子之不動心。豈曰不難。但難在所以  
不動者。非徒以其不動而已。丑不完。其所以不動者何如。但贊其不動  
之難。故孟子云。若曰吾之難自有道也。是不難。合下三節不難。正  
在北宮黝二節。見出刺客力士。曾何足道。而亦與於不動心之道。正與  
告子之先我不動心相似。然則心之所難。豈其在不動哉。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一

九

曰不動心有節。丑初時止知不動。不知不動前一步有道在。因上文  
云。故曰不動心有道乎。迷而忽悟。有似禮後乎口氣。凡事非前定  
不立。而況志乎。若平素無涵養的方法。臨時未有不動者。道者平素涵  
養之方法也。須識主客。孟子告子不平。講有字。宜暗重孟子見心學  
有真之意。言不動非苟而已。  
北宮節。中心惴惴。皆因氣餒。心氣剛強。誰能動之。所以不動心之道。  
都要養勇。必勝。只是以心必之。其實勝局可必。縱使猛烈千人自勝。  
能保其終無對手耶。此節以不膚撓二句作主。其下自思一毫至末。只  
是發明不膚撓二句。而一氣相足。滾滾而一。無可住手處。只與一句  
一班。須仔細看破。方得不膚撓二句。乃想像與人結開時。心念氣猛。技

技人誰如我。只有我勝人。使人攬人迹而已。安有我為人勝。而至于所  
撓目迷也者。非謂膚被刺亦不撓。目被刺亦不迷也。思一毫二句。乃未  
受挫時。視至微之挫。如莫大之辱。非謂既受其挫。而羞辱難當。若打之  
于市朝。也不受二句。中落重下句。何以不受。思一毫挫于人。若撓之于  
市朝。也刺萬乘。若刺褐夫。却正是受處。若不刺。便是受之矣。無敵句。  
即接此二句說去。當是之時。寧有可敵之諸侯。惡聲二句。正與思一  
毫二句相應。夫惡聲之至。其挫何而有其至之。無不反之。彼其不受  
一毫之挫。其思固如此也。況乎有之撓。目之迷。寧止于聲之惡哉。此北  
宮黝之養勇。所以不膚撓。不目迷也。問黝刺客。舍力士耳。此章論心  
學而著此。不幾于不論乎。曰此暗影告子。見告子之道。若人等耳。非吾  
儒事也。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一

十

孟施舍節。首句加一所字。見與北宮黝不同道。言力制之心。雖與北  
宮黝同歸。而力制之道。自與北宮黝所力士之與俠客。原不可同日道  
也。黝志必勝。而舍視不勝猶勝。語脈分明。自上節來。勝者制人。不  
勝者制于人。制人之與制于人。相去遠甚。不勝焉得猶勝。然此特在外  
之形耳。乃以我心視之。則有不勝猶勝者。此處且只如此渾渾說。至無  
懼方見明白。總是未分勝負時。其心如此。視不勝猶勝。且只說孟施  
舍養勇之所。其下五句。則論視不勝猶勝。所以為養勇之所也。蓋人無  
懼心。其勇自奮。一有畏懼之心。勇且索然盡矣。若彼量敵後進。慮勝後  
會不能視不勝猶勝者。是有畏懼三軍之眾之心矣。畏則氣餒。何以養

勇乎。故天下未必皆可勝之人。舍詎能於未進未會之前。豫必其能勝。第能不先存懼心而已。舍之視不勝猶勝如此。由是三軍在前。目中視為蔑有。又何不勇之有。然則視不勝猶勝。豈非養勇之所耶。量敵度彼之可勝也。慮勝思我之能勝也。進前行也。會合戰也。問舍豈能句來頭。曰自量敵三句來。夫不量敵。不應勝之道。二有自能必勝來者。曰既能必勝。何量何慮。有自能無懼來者。曰既能無懼。則亦不必量。且慮矣。舍雖不能必勝。而能無懼。則視不勝猶勝耳。又何量且慮之有。二能字相應。豈能必勝句。便是與勦異處。為下文約字張本。孟子言有次序。勦如挺舍如刃。曾如政。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一

十一

宮勦則似子夏矣。人固不倫。而人已之分。彷彿相若。如孟賁之例。氣之奮發處。為勇心之所托。而寧者也。心之操持處。為守氣之所恃。而克者也。何以未知孰賢。以勇論也。何以施舍為約。以守論也。以勇論。則客氣非賢。正氣為賢。二子皆客氣。非正氣。惡知孰之為賢。以守論。則求人非約。求已為約。二子或求人。或求已。吾知舍之較約。天下之為已者。惟一而人則不可勝紀。而必於一一勝之不亦煩乎。倘一人勝。我心即動矣。孰若盡置其不可勝紀者。都不一一求勝。而專持自己無懼之心。已之無懼。可必。則心之不動。亦可以必也。猶為簡而易操也。上文先勦後舍。此却先舍後勦。意重舍上。引起曾子也。勦是舍之陪客。舍又是曾子之陪客。約即在似曾子上。告子不能必其無不得。而能必已之。

無求。孟施舍不能必其無不勝。而能必已之無懼。皆求諸已者也。非若勦之自謂無不得矣。然而舍不如曾子也。告子不如孟子也。似之而非也。此客主相影之意。孟子正是以已與告子分割。真似故此節先言其似而後言其非真。若曰告子之不動心。似我而非也。

昔者曾子節。此節即曾子之養勇。出夫子二字。為下文願學張本。尋常只說理屈氣軟。理直氣壯。却未看到透處。蓋人心渾是生機。不縮者。不率其生機。而屈撓之也。由是生機便不壯盛。即氣之不壯也。雖夫猶憚之矣。以吾為自反不縮之吾故也。豈獨夫之能憚吾哉。若率其生機而縮。生機自然壯盛。便是氣之壯處。豈獨千萬人而不往哉。以吾非自反不縮之吾。而為自反而縮之吾故也。看來理便是氣。二之則不。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一

十二

是二吾字不可忽。或縮或不縮。獨覺殊自分明。及還也。自反者。還而以獨覺自省之也。不縮。還是以反起正。或謂憚獨覺憚。為以怯養勇者非也。夫一獨失且憚。況貴者乎。原是極言其無勇。憚。吾憚也。吾雖欲不憚。其如自之不縮。不能自欺何。孟舍求勇於自。此却求自於縮。求自於縮。則直自得。正氣完。一人有雄萬人之氣矣。安所憚而不敢往哉。千萬人句。則是狀其氣蓋萬夫。正是勇之大處。非謂必勝之也。憚生於氣餒。往出於氣壯。曾子意謂勇莫大於理直區區用壯之勇。直疆陽之憤激。戾氣之馳驟。而獨夫亦憚者自在也。曾足以為好乎。孟施舍之守節。孟施舍虞其氣餒。而以無懼守之。故曰守氣。此雖求之於已。差愈於勦。若用人力把捉。未為全無事也。若夫自反而縮。只是。

率其生機。一毫人力無用處。併一事而無之矣。省事固約於多事。無事不更約於有事哉。問養勇者何。必一事都無乎。曰勇壯氣也。氣者生機之發越。乃天然之物。縱涉作爲。卽害生機。求壯反不甚壯矣。夫惟一事都無。守到至簡約處。則正氣充盈。勇斯爲大。而其心始真不動矣。告子又全不守氣。直在心上力制。乃力制與舍一也。

曰敢問節。此節原問兩人。而所論只是告子。須就論告子處。想見孟子之不動心。方得。告子勿求。孟子求之。明乎告子之不動心。將不想見孟子之不動心哉。告子論性。蓋近虛無之學。此不得於言四句。亦不可說得太粗。若曰人心之初。與太虛同體。蓋愛清愛靜。一物不着。不識不知。一念不起者也。卽我不得於言。不得於心。亦因扭於習心。有生後

西晉書抄定本

卷十一

十三

所妄設耳。若又求心求氣以求得。是妄益妄也。我今一切掃除了。置之若棄。便是直見本體。安事紛紛多求爲。味此人語意。孟子時異端精微動人者。此爲第一。故此章闡明心學。專與此人剖別。以其彌近理而亂真故也。不得於言。說不去也。不得於心。心不寧也。求於心。在心上求得於言也。求於氣。在氣上求得於心也。不得於言。其心蔽也。法當求通於心。而告子謂卽將此言。舍置便了。何必因僕役主。而求其通於心乎。不得於心。其氣餒也。法當求助於氣。而告子謂直將此心。把捉便了。何必僑僕扶主。而求其助於氣乎。其意云何。蓋曰求無他。求其得耳。得無他。有諸已耳。其已一無所有。安以求得爲哉。何謂不得於心。行迹而心歎。心歎而氣餒。以故心失其衛。而不自寧也。此其心已先動也。若

又循理養氣。役役焉求之於氣。以寧其心。是不得之後。又一不得。而動滋甚也。卽養成此氣。其究心亦不動乎。而不動固已遲矣。莫若以心制心。當下便可不動。何必更求助於氣哉。求氣求心。皆以心求。求卽是動矣。只一勿求便了。二不得。俱因義理上過不去。告子外義。以爲非心體自有。故一切勿求。可不可。只就本文於氣於心字面味之。自見勿求於心。不恤言之不得也。然不明諸心。心亦失矣。勿求於氣。不恤心之不得也。然不養其氣。氣亦失矣。二者之勿求。皆非也。第勿求而曰氣較心若輕。以持志之故。而暴其氣。其或稍知差等乎。猶之可也。勿求而曰心較氣獨重。以舍言之故。而迷其心。其更不知本原乎。則有必不可者。雖然。不可者固不可。而可者豈真可哉。精冷心與氣爲兩。則勿求果

西晉書抄定本

卷十一

十四

爲其可。乃志之爲物。主宰於徑寸之中。而使氣從其令。固如卒徒之有主帥。氣之爲物。充盈于一體之內。而使心宰于極。亦如主帥之有卒徒。夫固動靜一體。相須爲用。不得分之爲兩者。試觀志所到處。氣卽次舍其處。如影隨形。如響應聲。信乎志爲氣之帥。氣爲體之充也。所以說人若欲心不動。固當持守其志。而縱要持志。便要循理養氣。勿或暴之。斷不可勿求於氣也。寧獨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之不可哉。心之所之曰志。志卽心也。但心體渾渾淪淪。無可用力。而志可自持。故言心而必以志。要知志氣合一。全從志氣體三字上討出。如輔頰舌。只是一口。志氣體。只是一身。皆一物而三名。如何分得。曰體之充。見氣能持志也。志力有所向。氣未有不隨之者。如一念而愉。便覺渾身暢快。一念而拂。

便覺渾身躁熱。動解得失。無不應念而來。從心而會。如影隨形。如响隨聲。有莫知其所以然者。而使志氣原為二物。何以神速至此。則信乎志為氣帥。氣為體充。一而已矣。至次之說。照註是志為第一。氣即次之。但訓至為極。於第一之義。似未分曉。愚意至到也。志到而氣即與之俱到也。次如旅即次之。言舍於志至之地也。暴害也。告子勿求於氣。是害氣也。問助長助氣之長也。告子勿求於氣。全不在氣上理會。只是制心之動。非助氣之長也。而亦能害氣何哉。曰心與氣無二物。氣之生機。自心而出。強制其心。便成賊了氣之生機。故曰暴氣。告子本要持志。故勿求於氣。却不知勿求氣。則暴氣而志亦不能自持矣。孟子說志固當特。却須持志中。即有勿暴其氣者。在一舉兩得方是。不是持志。又

內書窮抄定本

卷十一

十五

要無暴氣。原無兩件工夫。孟子之學。集義而已。如非禮勿視。聽言動。義也可不謂敬乎。體定不如神全。體定者不動。神全者自然不動。志氣無兩。暴氣神何以全。

既曰節。丑言既說志至。而氣即次。則氣不離志。但持志而氣即在矣。何必兼言無暴其氣乎。孟子說志氣雖不相離。却亦有專主之時。氣當專主時。使人神情不寧。亦能動志。與志能動氣一般。如蹶趨時。心不在焉。全是氣用事耳。而反若驚若懼。不能為氣之帥矣。則信乎氣豈之能動志也。夫持志求不動心。乃竟以暴氣動焉。是無暴之功。即持志之功。安得軒輊於其間哉。孟子本就志至氣次上。明志氣之當兼養。公孫丑即就志至氣次上。明當專持其志。孟子妙處。全在拈出兩箇字。丑

當自了然矣。此章論不動心。則壹字動字。俱就不好邊說。壹字要說得分曉。謂志之所在。不與氣合。氣之所在。不與志合也。夫為氣之主。宰氣受志之管攝。原相合而不相離。然如一心鴻鵠將至。是志馳騁於外。而不為氣之主宰。此志專用事時也。當是時。志固飛揚。而一身之氣亦與之俱飛揚矣。志豈固能動氣也。如下蹶趨是氣。獨奔放於外。而不受志之管攝。此氣專用事時也。當是時。氣固搖蕩。而徑寸之志。亦與之俱搖蕩矣。氣豈獨不能動志乎。二句串下。重下句。言志氣之輕重。雖有定分。然到壹時。各自有權。志動氣。氣亦動志。重有時而下替。輕有時而上侵也。如帥離中軍。卒固擾亂。卒乘步伍。帥亦憂驚。古君子之養氣也。趨以承齊。行以肆夏。今不用心點檢。自暴其氣。而使之蹶焉趨焉。

內書窮抄定本

卷十一

十六

此是客氣沸騰馳騁。全是氣用事耳。而心懷為之搖蕩不寧。則信乎氣壹之能動志矣。苟非無暴其氣。何以完持志之功哉。敢問夫子節。此節要說得箇長字明白。人心之初。靜而能動。與其離動以求不動。莫若順動以求不動。何者。與初心合。乃真能不動者也。告子有所不得。一切勿求。彼謂此言此氣。其道主動。蓋將離動以求不動耳。我思言雖唇吻間物。即此心之脈絡。所以疏濬其性靈者也。我第微始微終。洞見言所從出之竅。如此乎知無不至焉。能知則脈絡既清。性靈自豐。安有疑似之動。其心者是未嘗不得於言。而亦何必求於心乎。斯我之長於告子者一也。氣非軀殼中物。即此心之精神。所以擁衛其元神者也。我第能不疾不徐。允協其氣所從來之脈。如此乎養無不

善焉。善養則精神既固。元神自寧。安有畏懼之動。其心者是未嘗不得于。心而亦何必求于氣乎。是我之長于告子者二也。知言。知人之言也。故養氣加吾字以別之。不養。固漸以消磨。不善養。尤立見戕賊。若疾若徐。有意無意之間。有妙用焉。心學實際。全在涵養。而必以明心先之。然明心之後。即須勇猛克治。却又優柔厭飲。其精力久正氣充。盈自然清明。強固。克堪大任。不然。則察理雖精。見道雖明。而一履撻擻。震蕩之衝。鮮不惶惑。而憤亂矣。所以此章前後論養氣極詳。而知言只一節而止。

敢問何謂節。先問浩然何也。夫人以身盛心。以心帥氣。不越一膜間耳。茲曰浩然。則固周浹旁皇。而莫測其津涯也。則固瀾漫布濩。而靡尋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一

十七

其窮際也。此其名出創立為前古之所未聞。故丑首問及之。而孟子亦曰難言。難言。不是浩然二字。難下註解。緣下文至大至剛充塞天地等語。理極真實。而辭近幻妄。悟之本非虛誇。而說之無可依據。此語上之教。下士所笑。中士所疑。自非其積自得。孰能形容于所言之中。自非神明默成。所能領畧于所言之外。故難之。讀文山正氣歌。令人毛骨悚然。尋常心存天理。亦覺體胖神清。可見浩然之氣。人所自有。心正則本體自見。然只可意會。

其為氣也節。至大至剛。正是摹寫浩然處。以直二句。且不可歸重養善。特借善養以驗其剛大之至耳。夫人眇焉中處。宜若小然。而其為氣周浹旁皇。天下無能限量之者。大孰至焉。孑然孤立。宜若弱然而其

為氣貞固勁特。天下無能屈撓之者。剛孰至焉。以故人之于氣。寧待憂有所增益哉。第在順其自然。如其本然。直養而無害焉。而真心也。遂正氣發揚。充塞乎上天下地之間。無之而非是矣。直養無害者。但順其氣之本然。而毋或戕賊。初非毫有增益也。何以塞乎天地。曰此自上至大至剛來。蓋塞之云者。窮天際地。無處不到之謂。藉令氣原有限。則有限處。便是不到處。氣原可阻。則不阻處。便是不到處。乃其為氣也。至大則盈天地間。無能限之。其為氣也。至剛則盈天地間。無能阻之。故惟順其本然。毋或戕賊。便能自天而下。自地而上。無非此氣之充塞。豈非吾所謂浩然之氣哉。試思丹衷耿耿。正氣獨存之日。直足橫亘八極。光昭千古。乃知孟子真不我欺。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一

十八

配義與道節。塞天地。只說氣配道義。乃其氣之輔翼乎心。而使之不動處。人心全是生機。生機之發揚處。為氣。而義即生機之宜然。道即生機之本然。初非二物。豈不曰合。然養成此氣。却使見義必為。聞道必行。不復以恐懼動其心。豈不令而有助。如夫婦之相配乎。如無此氣。則其氣小弱。如飢餓然。力不足。行不果。安能配義與道乎。是氣能助乎義也。下節却言義能生乎氣。是相須為用之意。道者。天理自然。人心如其自然者。制事即義也。道乃義之本體。配義與道。不平。言配義而併配其義之所從出也。愚意此節。乃發明上節氣必直養之義。夫養氣之必以直何也。蓋直行于人事。則為義。直原于天理。則為道。其實一直而已。而此浩然之為氣。渾是天機。絕無矯揉。原為天下之至直者。豈不與

道義配合而為一哉。人若無此道義。則理不直。氣不壯。其氣如飢餓之  
人大者。小剛者弱矣。尚能成其浩然之氣乎。然則以直養者。其必以義  
養矣。但今人絕無此說。私識于此。愚意自配義節至長也。作三層。總  
是細細發明直義二字。至必有數句。方把直字說透。

是集義節。夫義與氣相配。則養氣必以義矣。顧以義養氣。其道有二。  
一曰集義。一曰義襲。此節承上起下。喫緊在一心字。出此一。字。纔知  
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故即知義之非外矣。集義者。所行之事。  
無時無處。不合於義。由是浩然自然充長。如苗自生。非謂僅行什一之  
義。強求乎氣。如兵家掩襲之術。遂可強致乎氣。如手取物也。何也。人心  
全是生機。而順此生機。便是事之宜處。則即心是義。寧有二物。藉令行

四書章句定本

卷十一

十九

不合義。心體虧缺。其心何由快足。而心帥乎氣。氣未有不餒者矣。然則  
義之在內。豈不明甚。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認義為心外之物。故  
也。豈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哉。集義是絕無不義。義襲是猶有不義。  
氣以集義生。不以義襲取。是氣全根乎義矣。此處且照字面輕淺敘過。  
至下行有二句。方發就裏。心居內而帥乎氣。其非外自不待言。乃義  
不集。心便不懌。心不懌。氣便餒。則即義即心即氣。惡分其孰為內。孰為  
外乎。未嘗字有來頭。言告子杞柳桮棬食色彼我之說。其言義不一  
而足。乃以不際則餒之說律之。其於義是自憤憤。終日言義而未嘗知  
也。必有事焉而節。承上言集義亦未易言矣。說者謂氣乃天機自然。但當

率其自然。無所事事。已耳。不知人心妄機。種種非一。若不力為滌除。終  
被汨沒。何由與天機合。以故養氣。斷然有合做的營生。如四勿三省之  
類。決無悠悠蕩蕩。昏昏沉沉。聽其自然之理。第有養之事。則將有正之  
心。勿正可也。無正之心。則將有勿忘之心。勿忘可也。無忘之心。則將有  
助之事。勿助長可也。此則不疾不徐。若有若無。絕無妄機。渾是天機。自  
是義由內出。不可勝用。斯真能集義者也。夫是之謂善養氣。若在外面。  
今日行一好事。明日行一好事。逐旋湊合。畢竟還是義襲。氣何由生。  
孟子必有事數句。如煎茶煮粥。火候停勻。乃養氣之恰好處。須溪下大  
發善養。必有至正心為一句。心與事相應。事者。養氣之事。正者。期氣  
之長。忘者。心不在氣。助者。助氣之長。勿忘。只是其心惺然常存。便是

四書章句定本

卷十一

二十

勿忘。此氣不是有所繫着。忘。輟其有事也。何謂助長。曰。添養未深。  
時候未至。氣尚索焉。小也。而以意拓之。使大。氣尚餒焉。弱也。而以意振  
之。使剛。一似浩然獨存。充塞天地者。所謂虛憍躁厲。強陽之客氣也。真  
意壞。生機絕。拓之而愈小。振之而愈弱矣。故曰。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註中必以集義為事。似把集字說得易。下便重疊說不去。合必有事  
三句。方能集。譬之沙泥爭盡。源泉自沛。無若句。語意云何。諺曰。前人  
跌交。後人把滑。謂其人何也。蓋謂家人之生計。寔惟在苗。世第聽其  
長於天耳。我今巧奪天工。以握之道長之。今而後。仰事俯畜。家人其長  
有生計矣。孰非吾一握之力哉。自宋人至。寡矣。語意。如云。恐恐舉世  
笑。舉世做愁。宋人一設。言其不能益苗之長。而更滋苗之害。只是



極狀其愚謬可笑。似更無第二箇人了。誰料天下之養氣者。每每以有事生正心。因以勿忘生助長。其不爲助苗長者。蓋寡。是何宋人之多也。此其誤殆不可曉矣。不曰助氣長。而曰助苗長。此孟子覺世迷處。宋人之助苗長。天下無不笑其愚者。至於當身有氣。不欲其浩然則已。纔欲其浩然。往往不用力於義。而用力於氣。強拓之。而求其大。強激之。而求其剛。鮮不如宋人之助苗長者焉。蓋求之於義。似虛。求之於氣。似實。求之於義。甚遲。求之於氣。甚速。故不知義者。固以茫昧恣其強悍。專以助長爲之。卽稍知義者。亦以躁急亂其優柔。時以助長參之。大抵芒芒之故智。予病之風類也。天下豈少宋人之徒哉。何謂益。養氣能令氣長。是養有益也。以爲無益而益。言其心以爲氣長。乃天機自然。安能

四書竊抄定本

卷十一

二十一

養之使長。而舍之不養也。不耘句。言只與任苗之荒穢。不事耘治者同。特無益爾。未有害也。若夫助之長者。觀不耘之喻。可見養氣只是除其妄機。不耘荒穢其苗。豈曰無害。此所謂害。言自我與他添上害。何謂知言節。此節知言。要往深微處說。其爲辭也。由諉而淫。而邪而通。其爲知也。由蔽而陷。而離。而窮。言之原流曲折。無不了了于胸中。才可叫做真知焉耳。若夫有諉之所。便有蔽之所。不知蔽之所。何以知諉之所。舊謂知字在四所字末也。還照今說。爲是。諉者。道本大全。而其辭偏在一邊。此乃見一邊。不見一邊故也。蔽自見生。偏見遮其全覺。故辭亦偏而不全。偏蔽之見。所入者深。故其辭沈沈。蔓延說之也。長。陷之深。而心叛乎正。故和說成爲心之神明難欺。叛正必不自得。故遷就

遷避。以求伸其說。生萌動也。萌動乎蔽。則離窮之心。則凡卿相之作。用霸王之義。務綱領與節目。豈壞矣。若非由諉淫邪遁之辭而知之。其何以當大任哉。愚謂諉辭四句。乃知言的正解。生於其心以下。則深決生心之害。見言之不可不知耳。非謂生於其心等語。亦是知言也。其見於政事。將必濶畧而不周。極重而不反。回還而不經。紛更而多舛。亦如言辭之諉淫邪遁。政事如何分。如戶部所行。總是爲國理財。政也。細分之。則或金或錢或糧或芻事也。假令主計之心。昏塞邪僻。則理財之政壞。而金錢芻糧之事皆壞矣。諉辭四句。其故匪細。乃孟子闢異端以承三聖之事。所以忽然說到聖上。自古聖聖相承。無非正人心以治天下。乃諉淫邪遁者。其心術能害天下之政事。故惡知聖人必從其

四書竊抄定本

卷十一

二十二

言。聖人不是後聖前聖也。復起。猶言再生。夫異端之諉淫邪遁。似不過一時立說之誤。自古聖人未有窮其心術。言其爲政事害者。言之實自予始。顧文章闕乎世。議論通于事功。辭非則心非。心非則政事皆非。理有固然。斷斷不爽。前聖或未目擊處士之橫議。而偶未言及。假令九京可作。必曰先我同然。豈以吾言爲遲。應爲擊空哉。宰我于言節。須知丑以既聖擬孟子。不重兼能知言養氣。全從孟子二我字來。如云吾人難有能。難兼能。而尤難於自謂我能。故宰我于言再伯牛。閔子頌淵。其人皆孔門之選。或知識勝而得於言。其善爲在說辭矣。非卽夫子之所云知言耶。或潛養勝而得於心。其善言在德行矣。非卽夫子之所云善養者耶。孔子立德立言。一以貫之業已兼此二善

矣。然且不敢自謂我能。至併辭命而遜之。今夫子自謂我知言。我善養一何毅然自任。略無謙讓未遑之意也。自非聖域優入。何以臻此。此節只重一我字。看二善字。且說各人好處。不重兩不相兼。自古立言之士。所言無非德者。然或揣摩之。或摹擬之耳。第今有德者言之。則其意懇惻。其味深長。淵然不磨之光。在言語之中。悠然不盡之藏。在言語之外。試取顏閔諸君子之言玩之。自有一種不可到處。兼之句。文勢是振起下句。言孔子所能。業已渾全其本末。而孔子所居。猶自謙讓其緒餘。孔子兼之。如太極兼陰兼陽之兼。其即靈靈即真。妙合無兩。非果有二件塞在腔子中。自此至末。言孟子之不動心。得之孔子。此節先露出孔子字。為下文張本。不重諸賢。問人性真機。與靈機為一如。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一

二十三

鏡之空明。乃人或生來機而不慧。或生來慧而不機。何故。曰字內真機。無時不靈。但靈機如戶之開闔。時通時塞。生稟會其塞時。則機勝。會其通時。則慧勝。大抵五行之變化萬狀。未易臆測。曰惡是何言。此節我學不厭之我字。極喫緊。不可輕易讀過。蓋我知言。我善養。毅然自任。乃孟子本色。直截不學世人矯飾謙恭處。而丑則詭異。然其既聖。蓋自我字生也。故孟子述孔子不敢自聖。而亦曰我學不云。其辭雖避聖字。其意則併明我字耳。其曰智也仁也。言孔子之所自任。即我之所謂知言養氣也。我獨不可曰我乎。若只是不敢自聖。何須說許多話。人情始學。鮮有不於慕者。其得趣也。久之而趣少。于是乎苦其多而厭心生矣。夫惟靈機炯炯。深知義理之味。將愈。

學而趣愈永。何厭之有。人情始教。鮮有不勤劬者。中心願也。久之而弗願。于是乎憊其勞而倦心生矣。夫惟生機肅肅。無復爾我之分。將愈教而願愈殷。何倦之有。要認真且字。若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仁與智分而為二。非真仁真智也。非聖也。今夫子仁而且智。是仁即智之生機。智即仁之覺機。此豈雙寶為仁。意想為智者哉。乃其性中空明合一之妙也。而與性合真者。非聖人其孰能之。大抵且字。不是一仁。又有一智也。且字與上節兼字同說。均是人也。或為智。或為仁。或為仁且智。而聖實際何如。曰人生受命于天。渾然一太虛耳。安有仁智之分。乃太虛中之生機。在萌動時。輕清在凝成時。濃厚生而值其清輕。則為智。生而值其濃厚。則為仁。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仁智之不能合一。所從來矣。而太虛之靈妙。莫可端倪。故其所生。又有輕清而濃厚。濃厚而輕清。與太虛靈妙之機。妙合無兩。不囿于二氣之常者。孔子之天縱將聖是也。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一

二十四

昔者節。諸賢皆學聖人。子夏等。僅僅得其一體。冉牛等。其體矣。而未免于微。語意俱重。學聖人而未至上。因孟子不敢自居于聖。故取以相方如此。一體不可就才能說。三子或謹密。或簡質。或高曠。已于聖道有得。但偏而未全。若才能。但可謂得其毫毛。當不得聖人一體。未至于化。尚為意見方所所局。故微。安字從何而來。曰惡是何言。乃駭然不安之意。若自度其品地分量。足以相當。則居之而安矣。曰姑舍是節。如顏子詎可易到。但真正學道的。不把萬古第一人。讓。

別人做此是孟子勇猛處。作文語。要占地步。又要含蓄。如云諸子自  
顏氏殆廢而下。誰非希世高賢。第彼所歸宿。我所嚮往。此中曲折。未易  
卒畢其說。今且置此勿論矣。

曰伯夷節。諸賢學孔子未成。尹夷則生而自成矣。故問及之。答言二  
人雖各自列成就處。而各一淵源。各一途轍。與我不動心之道自別。我  
之不能安于彼。猶彼之不能安于我也。烏得強與彼附哉。開口先及  
伯夷。高其人故也。論語逸民章同。君民治亂。仕止久速字面。與卿相  
霸王字相照。此節道字。俱就心說。夷尹必有專主。孔子心無專主。夷  
之道主于止速。尹之道主于仕久。孔子都無專主。隨其可而已。伯夷  
非如楊之爲我。伊尹非如墨之兼愛。舊惡不念。亦能濟世。但天性介特

四書章句

卷十一

二十五

之意稍勝。一介不取。亦能潔已。恒天性剛毅之意稍勝。然纔有偏勝。即  
有倚着。與孔子之道便異。非其君二句。生治則二句。何事二句。生治  
亦二句。如單出非其君句。且勿露伯夷。餘可類推。伯夷居北海之濱。  
以待天下之清。誠謂獨夫之毒痛。非其君也。即吊伐之君。猶然以爲非  
其君。殷末之濁亂。非其民也。即承清之民。猶然以爲非其民。湯與桀皆  
可就則皆可事。而孰不爲君。夏與殷皆可救。則皆可使。而孰不爲民。  
何謂可非。以意造。非以誠參。我心之生機。觸于人世之時宜。若有不能  
自己者。即可也。皆古二句。宜側重夷尹。起下孔子字。言不惟孔子爲  
聖之時。即伯夷亦聖之清。伊尹亦聖之任。故吾不惟未能行孔子之道。  
即夷尹之道。豈能行哉。乃私心所願。第以知言養氣。率心體之自然。學

孔子仕止久速。一惟其可之道而已。即既聖則吾豈敢。詎肯自謙乎哉。

行行其道也。有行于三者。一有行也。夫道待其人而後行。我未能既  
聖。安能行聖人之道。可見未能有行。正爲皆古聖人。願情願也。不  
同道。至末句方明。願學孔子。不可泛說。直頂知言養氣而言。言我之  
知言養氣。誠念吾心虛明活潑。原無倚着滯礙。誠得如孔子之無倚着  
凝滯。本心之概適。何如此。吾所爲心同孔子。而道與之同者也。則夫奉  
爲模範。而步趨以之。稟爲法程。而向往以之者。舍孔子其奚願焉。可  
以仕四句。只是箇虛中。虛則靈機不塞。自能知言。虛則生機不害。自能  
養氣。看來孟子雖有知養兩件。只是一箇工夫。致虛而已。  
伯夷伊尹于孔子節。道雖不同。亦有可齊等者。如三分鼎立。不相上

四書章句

卷十一

二十六

下是也。此節全重自有生民句說得極狠。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  
子。言不但伯夷伊尹不能若是班也。若但伯夷不若是班。第可曰自周  
以來。未有耳。若但伊尹不若是班。第可曰自商以來。未有耳。要知自  
生民以來。未有不是與生民較言。自生民以來。其間古聖人挺生幾何。  
間出幾何。要未有若是班者。蓋雖總皇帝王伯之全。無一可與之方。無  
極元會運世之紀。無一不在其下風矣。然則上下千古。寧復與孔子班  
者哉。  
然則節。有同與不同道相照。生民未有與也。此問異中亦有同乎。  
觀節內天下字。而俱就立功業時說。亦與卿相伯王字應。則未數節俱  
重功業可知。此節重伯夷伊尹與孔子同。語意中下。言其德不難于

有天下。却又不苟于有天下也。百里字。二一字。與二天下字。皆極言之。其德盛之極。天下屬心。為能以小成大。心正之極。幾微不苟。不肯托小取大。以其皆古聖人故也。天下寧有德不盛。心不正之聖人哉。夷能作師于百世之上。而何難作君。乃采微清風。曾一灰之不顧。天下又何論也。尹能致君于二帝之隆。而何難致王。乃耕莘高節。曾一介之不苟。天下又可知也。然則斯來斯和。不磷不淄。寧獨素王然哉。是則何語。脉自不同。道來言孔子生民未有夷尹。自不能同。所同惟有此耳。曰敢問節。所以異。不是泛說。言得百里。云。此孔子功業。與伯夷尹同處。而孔子自生民未有。則功業必與夷尹異矣。而其所以異者何如。知足與不阿所好。是一反一正。話其稱美之也。自智足以知聖出

卷十一

二十七

四書窮理定本  
之豈是阿所好。此因下文所引三子之言。十分駭人。故先言此。謂由今而觀三子之推尊孔子者。似乎太過。不知三子所言。乃是真知孔子之聖。果有度越千古者。故云然耳。假令三子人品。汗下亦不至阿私所好。如是其汗之甚也。況其人品又甚高乎。其所稱孔子者。斷出智之所及。而可信矣。汗亦有幾多般。汗而至千阿其所好。此乃朋比之小人。汗斯甚矣。三子稟然聖門之選。豈其曰汗。即使汗焉。亦何至阿其所好。如此之甚乎。  
宰我師。得百節。以功業言之。言其立功業時。所立如許大。而又不苟立功業也。宰我三節。亦以功業言之。言孔子雖無帝王之位。而其功業直可凌跨二帝。折衷百王。千古無如其盛者。其所以異如此。豈若朝諸

侯有天下。令夷尹得而同之哉。如子所稱加卿相。成伯玉。真不足道矣。單言堯舜者。自有生民。聖莫盛于堯舜。堯舜且遠賢之。況其他乎。正應前生民未有意于貢有若二節。俱有生民未有字。面相應。尤為明白。人之觀夫子者。皆以夫子不過功業。莫就為惜。乃以予云。然則夫子之終身不遇者。乃所以萬古獨隆者也。區區一時之升沉顯晦。安足問哉。玩以予二字。力獨得之。見如封人木鐸之說。萬世生民賴之故也。見其禮節。言夫子之德政。吾固知其盛。然未知百王猶謂有與之並者。今我已以見禮知政。聞樂知德之法。盡知之矣。未見有德政如夫子者何也。以禮樂之久近知之。百王禮樂皆為生民。然但及于一代之生民耳。而夫子定萬世之禮樂。則百王遜其經綸。自生民以來未有矣。

卷十一

二十八

何謂政。先王當日之行事是也。何謂德。先王當日之心精是也。今日先王往矣。將何以知其政與德哉。曰先王雖往。而其所制。親疎貴賤相接之禮。與夫宮商律呂相宣之樂。則至今存也。當其行此禮時。皆待政以為之振飾。如禮有朴畧華盛。則政之或簡或煩者。因之。居今而見其禮。不居然知先王之政乎。當其奏此樂時。皆由德而為主。張如樂有和平。則德之或性或反者。因之。居今而聞其樂。不居然知先王之德乎。禮以飾政。樂以象德。耿楚侗說。見其禮至遠也。即是夫子斟酌百王處。似勝前說。見聞禮樂。即知德政。而百王無能違。信非至聖不能惜。大註不如此耳。問如此說。自有二句。却如何說。曰此承上文而贊之也。如云王者之禮樂。孰非聖作。原自未易等者。况等千百世之下。而百王

無一能達此乃範圍神聖。陶鑄皇初。綿亘在千秋之間。神識在千聖之上。除孔子。豈有第二箇人乎。未有孔子。未有孔子之政與德也。百王禮不相襲。樂不相沿。而孔子獨定萬世之禮樂。是自生民以來。未有其禮樂也。則亦未有其政與德矣。未有孔子。言百王之中。曾無一王如夫子者。

有若節。自聖人至其萃。是論民中。聖人說話。都在民上。有若胸中。先有此一段了。所以沒頭沒腦。開口說。豈惟民哉。此倒吊文法也。有若前半節本意。本欲說出於其類二句。以見聖人殊絕靈異。夏越凡民。爲末二句極贊孔子的引語。而恐人有聖人與我同類之疑。故先以麟鳳山海言之。言麟鳳山海。豈非殊絕靈異。夏越飛走流峙之上者哉。然未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一

二十九

嘗非流峙飛走之類也。以此推之。聖人固與民同類。而殊絕靈異。夏越凡民。寔有出于其類。而拔乎其萃者。其與麟鳳山海奚擇焉。夫以聖人之殊絕靈異。夏越凡民。至與麟鳳山海無擇。豈易更盛之者。又豈易盡盛之者。乃自生民以來。其間出類拔萃之聖。不知凡幾。而竟未有盛于孔子。孔子真萬古無兩者哉。蓋嘗縱觀寰區之中。冥擇法象之曠。茫浩浩。總總林林。其間或合或分。或統或辨。自宏覽者。不能盡睹。冷聞者。不能盡述焉。而豈惟民哉。麒麟等四句。以麒麟等爲主。須就相去懸絕處說。方振得起類字。夫麟首四靈。率百獸。步趨擇地。音吐應時。成青震之姿。錯黃離之采。來軒皇之囿。遊祁帝之郊。夫回開天統。而開人文者也。由此而及于走獸。不過咬咬呿呿。躍躍躡躡。生成于周置商

網之中。賒伏于豐草茂林之下。已耳。孰有若麒麟之殊絕尤異者哉。夫鳳生丹穴。止梧岡。儀虞廷。巢帝閭。覽德一下。文治以光。威文一振。符叶應。鳳之爲靈。昭昭也。由此而至于飛鳥。不過搶榆枋。決蓬蒿。棲枳棘。羅繒繒。爲鸞鳩斥鴳之倫耳。其能與鳳爭飛乎。前一民。即生民之民。聖人出生民之類。拔生民之萃。有大功于生民也。然功在一世之生民。則亦拔出一世生民之類萃耳。而孔子功在萬世之生民。則自有生民以來。盡出其類。盡拔其萃。他聖即出類拔萃乎。誰有若孔子之盛矣。須思生民字凡三出。何故。不可作問語看過。

以力假仁章

此章本意。不在分別王伯真假。言仁之假者。無力且不能霸。仁之真者。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一

三十

無力已足以王。以力不能使人誠服。而德能使人誠服。故也。然則人主感動萬衆。肇造丕基。其惟有此真仁哉。世謂真仁固大。則以王。假仁亦小。則以伯。非也。首節。二仁字。皆以行事言。王仁伯亦仁。其分別則在以力假。以德行上。行與假正相反。在外。襲之曰假。從中出之曰行。王降而伯。猶假王者之仁。然非謂區區假仁。真足愚一世。定伯國也。彼亦知入心至神。假仁人未必從。於是陽示以仁。陰脅以力。用以劫持乎天下。天下亦陽慕其仁。陰畏其力。是僞爲之仁。恃吾力而行於人也。故曰以力假仁者。自是主盟中夏。咸加友邦。而伯諸侯。力寔爲之。豈果以假仁之故哉。而要不足以王矣。何謂德至誠無妄是也。至誠無妄。而慈祥惻怛之意。

從中流出。仁似迹于伯哉。乃所以則不以力而以德也。由是家六合子元。爲天下所歸往。自古小國。豈無一二假仁者。未聞有能伯者也。其能伯者。如齊晉諸國。皆大國也。然則假仁而伯。非以力易克焉。力自國出。故以大國爲力。伯必句。王不三句。俱引古爲證。證得以力以德二句了無可疑。

次節。以如藥之有君。問上節無服字。此節添出服字何也。曰服字。自王伯字來。蓋大則以王。小則以伯。皆非細故。未有人不服而能成者。而伯者以力假仁。是以力服人。王者以德行仁。是以德服人矣。但以力服人者。不是真服。以德服人者。纔是真服。非心服言。非被那假仁哄動以爲真仁。而中心誠服之也。力服人之力。屬伯。力不勝之力。屬人。

四書第抄定本

卷十一

三十一

言人之力。敵伯之力。不勾用也。中心悅與誠服。界限要明。中心悅者。仁自德出。與人心內相投而懽悅之。此際此心。必曰吾君其真仁人哉。此乃傾心仰慕。非若陰畏其力。陽服其仁。豈非真實服之乎。如七十子句。緊連上句。詩云以下。乃證之。舊以聖教王化平對者。非。孔子素王無力。東西南北咸服。自是王者氣象。然必係之乎思。此指中心悅而誠服言。謂者。詩人說也。言此詩正說武王之民。是只等中心悅而誠服也。

仁則榮章

此章之妙。與璫高賊自遠一般。蓋曰遠辱莫如自治。以其潛消侮而不待禦也。若般樂怠傲。則不自治其國家。而敵人生心矣。此章因世主偷

安而以廟精惕之。論心不論事。章內明政刑般樂怠傲。只是榮衛勝理。

二及時。則其神守之強與弱也。開口不仁二句。且虛虛引起。正語在

中三節。而喫緊在二及字。未後歸着在自字上。方透露仁不仁本旨。

仁則榮節。人主爲天下所稟仰。多少光彩。與華之豔盛相似。榮也。若

被人卑下凌辱。則抱羞含耻。無可置身處。辱也。我心存生理。即生光華。

我心無生理。即自折挫。彼畏侮之自外來。即我心仁不仁之微實處耳。

喫緊在二則字。此仁字。乃一日二日。惟幾惟康。不容偷惰之私意也。

一有偷惰的私意。則疎於防而示之隙。人將抵其隙焉。荒于嬉而啓之

罅。人將乘其罅焉。敵國輕侮。國勢凌夷。何羞自愧。詎耻有不可洒者。

取喻見其大惑不解。大迷不悟。非但狀其難免。下就是濕的不仁就

四書第抄定本

卷十一

三十二

是辱的。皆當體而是非在外者。惡辱却居不仁。與惡濕居下奚異。胡迷

謬若是其甚。而糾錯至於此極乎。

如惡節。莫如直貫到明政刑處。總是一箇仁字。言居不仁非得策。莫

如云。貴德而尊士。言以貴德之心。尊士。士仰有德之人。尊之者。貴

之也。位高爵也。非賢不稱。職高務也。非能不辭。在位在職。何嘗無人

茲獨令賢者能者在是。所貴在德。而所尊在抱德之士矣。意若曰天下

有治人。無治法。不有股肱之良。安望庶事之康。夫尊賢使能。將以何

爲。寧惟是慎登籲之典。清選舉之路。彼其心貴豫防。畏鄰戒。無一息忘

其政刑。而立政清刑。無如此人故也。幸而際難逢之機。值可乘之便。其

汲汲皇皇。以明此政此刑。宜何如其惟日不足者。尚能虛負乎此時。姑

待夫他時耶。閒暇二字。從戰國難得閒暇來也。幸而得之。此不數值之機會。不再來之遭逢也。時哉。非可失矣。事如何行。罪如何斷。井井有別日明。全要就心上說。畏與大國無干。卽我及時之心。潛而捫之。畏字有味。與兵交而勝者不同。凡善觀人之國者。先窺其心。以我之兢業心。起彼之嚴憚心。心心相攝。折衝於意念之微。戰勝於隱約之際。不待兩陣而決機者也。下節或敢二字。正是此意。大者如此。小者可知。威加悔內。震盪寰中。榮莫榮於此矣。

迨天卽。迨卽及也。稍得閒隙。皇皇自治。是其心無一息不在是也。上下節二及字同。孔子贊他。正爲首句。卽上文及時之意。此講知道全在。箇道字。與其時之及字同。而能治其國家之能字。卽從迨字。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一

三十三

中討出蓋迨之爲言。惟日不足。其心汲汲皇皇。不遑寧處。未陰雨以前。未陰雨以後。雖欲幾微暇逸。瞬息間歇。而不可得。以此治其國家。真可謂之能矣。我不自悔。或敢有悔予者乎。斯哲后危微之真傳。與朝長久之至計也。心機便是道體。非知道何以及此。道無他心是也。看逝者如斯一章。心體之不息可知。味此詩迨字。何等汲汲皇皇。其有事以前。有事以後。都無頃刻暇逸可知。是自強不息。與心體合也。合于心。卽合于道。非知道而何。治國家。正如綢繆繡戶自治故也。而精神則一迨字。運之乃可謂之能治。不然。則雖塗且補救。吾不謂之能矣。悔之形在外。敢之心在中。曰誰敢悔者。言其傷心潛消也。或敢以心言。應上畏字。誰字。與其字相應。不自悔。誰敢悔之。

本國家閒暇節。玩及字。乃常想。般樂怠放。未有暇日。至此云。惟恐時去而不獲自縱也。此其心無一念不在人欲。生意絕矣。不仁哉。或

宴樂。或遊樂。皆樂也。般樂者。其樂盤桓不休也。卽此般樂。便是懈修國政處怠也。卽自般樂。便是蔑視敵國處放也。蓋聞莫益之。或繫之。其禍自外來耳。惟此般樂怠放。分明開戶延敵。撤登招兵。豈非自求其禍。須知自求禍。從上二節照出。蓋及時脩其政刑。能使大國必畏。及時般樂怠放。自合敵國生心。不由乎自。更由于誰。仁不仁全在二及字上。前及時。雖在閒暇以後。如姬公日未出而待旦。其無一念不懼可知。此及時。雖在閒暇以後。如孝先日未入而思眠。其無一念不偷可知。常惺者。百廢振起。其周於防可知。常偷者。萬幾叢生。其疏於防可知。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一

三十四

禍福節。禍福卽榮辱。自從也。與上下自字異。

永言節。此章首言仁不仁。中間用二及時。未用自字。其實一也。爲善而惟日不足。此心渾是天理矣。豈非仁乎。爲不善而惟日不足。此心渾是人欲矣。豈非不仁乎。仁不仁豈在外乎。天之所命何物。仁也。仁者活之機。自作不仁之孽。活機絕矣。

尊賢章

前五條。每條言政。只一二語。又極明白易行。而天下卽屬心焉。易之也。看他用七則字。通到王字上。如破竹然。所以深明興王之易。

尊賢節。人主所與無綏四民。經營玉業。惟在得天下士。故首及之。賢能秀出等夷。故曰俊傑在位。要形容民譽克庭。吉士布列氣象。正

賢路清明。多士彈冠之日也。民譽時髦。布列老廊。君子道長。天下士誰不見之。則其悅而願立朝也。寧俟隆躬旌而旁招之。雖岩穴而物色之乎。要其朝。其字蓋其朝。乃尊賢使能。俊傑在位之朝也。誠得師師濟濟。與之同寅一堂之上。斯上願矣。以後四節其字俱如此。節說市廛節。統於地官。掌於司市。市之有廛。非真刺促較計與爭尺寸之利也。直恐棄本逐末。稍示裁抑之耳。既廛復征。何爲者也。如逐末者少。第令有司者治之。併其廛而弗之取矣。蓋自日中爲市以來。貿遷化居。非通商不可。若必算及市地。厚其征求。若與之交易然者。是君人亦有市心矣。

關譏節。古者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扼關而攘之。貨何爲者也。是使道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一

三十五

路之間。盡爲權取之場。行役之日。亦無休息之地也。耕者節。四民中農家最苦。而王業根本。於是何在。財力皆人情所愛。但田自在官。而下特出力治之。易財已入民。而上復用法出之。難况吾民先公後私。勤動終始。俾我得其力。卽得其財。其情亦可念矣。此誰非吾之赤子。忍必以租稅重困之也。廛無夫節。國都分爲九區。如井田之制。中三區。前朝後市。中爲公宮。左右六區。皆民廛也。前朝一區。中左祖右社。周禮宅不毛者。出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亦布縷粟米力役三征也。但係常征外加罰耳。戰國時。但見從前有此名色。遂不問其游惰與否。一切取之耳。如什一爲什二也。昔以示罰。今爲常賦。黃葵峰謂一夫

而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先王之法。必不如此太酷。里蓋指五畝之宅言。夫里者。一夫所受五畝之宅也。夫里之布。只是一夫里中。合出的布縷之征。其說有理。玩大註。廛仍作後市之宅。官廛也。非左右六區之民廛也。不然。何以曰賦其廛耶。如此說。則無夫里之布。卽從廛字中討出。蓋夫里之布。本爲無職事宅不毛者設耳。茲旣謂之曰廛。其人則商矣。自有六職之任矣。尚可謂之無職事乎。此而併用其夫征。何爲者也。其地則市矣。非如五畝之宅矣。尚可責其宅不毛乎。此而槩取其里布。何爲者也。

信能行節。前五節。泛論其理。信能二句。始着在時君身上。言以吾所陳五者。至顯易至徑省也。而能使天下稅焉。願歸焉。看來人君直患不能行耳。信能云。此節五者字。與王字。首尾相擊。應中間四層遞遞說去。總見五者之可以王也。中四層界限要明。鄰民旣親于我。則鄰民不攻乎我。民旣莫我肯攻。則我自無人爲敵。我旣無敵於人。則我必受命於天。安有受命於天。而不王天下者。而要自能行五者始。則信乎五者之可以王天下也。仰若父母。頂上五悅而願來悅。而願立願藏。願出願耕。願爲氓者。何也。蓋日是能顯遂生全我者也。願復之恩勤也。豈非仰望如父母。鄰民仰望父母。則鄰民皆此君之子弟矣。有如鄰國之君。率鄰國之民。而攻此君。則其所率者。果鄰國之民耶。率其子弟而已。其所率而攻者。果此國之君耶。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而已。濟者。從其率而攻之。幹了此事也。未有濟言。必不肯攻鄰國。治兵相攻。而相敵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一

三十六



之形成焉。彼其民莫我肯攻。天下更誰有作敵者。朝廷設官置吏。必以威權假之。俾之誅鋤強暴。以安兆庶。天之置吏。意亦若此。誰能抗天而與之敵哉。使其有敵。是使之無誅鋤強暴之威權。而兆庶無從安也。非天所屬意者矣。天吏是有威權的。天既命之將天威。則必命之承天統矣。天之所命。誰能違。雖欲無王。不可得已。人皆有不忍章。

此章總論保四海之易也。易在人字上。且細思言保四海。即人便可取足是一腔之內。容保無疆。王道真如運掌矣。

人皆有節。全重頭一箇人字。迦初體也。心體之初寂然不動。蓋自顛連堪念。彼之人以形迹邂逅相遭。此之人以目遇而後不忍人之心。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一

三十一

于是始動焉。然則不忍人之心。于是始有乎哉。曰非然也。夫心之有與心之動與。靜動則待彼之人。接于此之人而始動也。語有則不待此之人。潤乎彼之人而始有也。當其彼未形呈。此未目遇。夫且即人而自有的矣。抑且盡人而皆有之矣。請問火性炎上。水性就下。果屬之火與水乎。抑屬之然與達乎。

先王有不忍節。此節全從上節第一箇人字推出。如破竹而下。無住手處。總爲先王只是箇人。夫先王與天下之人並生。先王亦一人耳。乃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而先王獨無不忍人之心耶。既有不忍人之心。能無不忍人之政耶。以其心之不忍人者。行其政之不忍人者。則天下之大莫非人也。即盡天下之人。咸被不忍人之澤。第取諸人皆有不忍人

之心而止。與運之掌上矣。擇焉此無他。先王只是一箇人故也。大哉人乎其聖明之所以仁覆天下者哉。須知不重先王。稱贊先王。正是稱贊人人。先王有之有字。緊頂人皆有之有字。斯字要有言不忍之政。與不忍之心。有則俱有不待外求也。以不忍三句。橫括全在人字。夫天下雖大。莫非此人。以不忍此人之心。行不忍此人之政。則天下之人舉安矣。又何難焉。何謂治。施不忍人之政于人也。治天下者。施不忍人之政于天下之人。未節保四海是也。掌上與天下相應。至難却至易也。此節本意。言即此人皆有的不忍人之心。便可治天下。如運掌也。所以謂人節。今字對先王言。孺子即人也。見孺子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即不忍人之心也。藉令見之良久。始有此心。或者計及於內交。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一

三十一

要譽惡聲而有乎。未可必其自人有矣。乃茲乍見而皆有之。寧暇計及內交要譽惡聲耶。怵惕惻隱之心。此乃乍見時發動之心。非所以三句則明其爲人所本有之心也。所以下節接說無惻隱之心。非人須知。孺子之父。母等。正與人犯比肩。首節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節變文。言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如何分割。如何關應。曰見人陷危顛連。自家心。神如被刃刺螫。螫他不住。不忍人之心也。當此之際。其心必驚動。而傷之切痛之深矣。怵惕惻隱之心也。是因不忍人而怵惕惻隱也。看來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是狀其見在人。皆不忍人之心。是溯其本來。問怵惕惻隱之心。亦有內交等三件而有者乎。曰亦有之。孟子曰。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可見亦有因生者而動哀心者矣。世間自有這樣半

真半假的心

由是節。須知此節。非謂人當可憫可隱。可羞可惡。可辭可讓。可是可非時。必發動惻隱等心。乃言人之本來。原有此等心也。無惻隱非人。從上節看出。其下又從無惻隱非人推出。

惻隱節。此節只把入字仁字禮義智字。剖析明白。皆有便自了。然夫入之一身。渾是生機。而仁。卽生機之發而爲心處。則仁。卽人矣。生機之截然處。爲義。肅然處。爲禮。惻然處。爲智。則義禮智。卽仁矣。夫義禮智。卽仁。而仁。卽人。然則仁。義禮智。豈非總是一箇人乎。乃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果安從生哉。夫仁。義禮智。如穀種。惻隱等。如穀芽。惻隱等。只是仁義禮智之露其端倪處。然則謂惻隱等。卽仁。義禮智。可也。謂惻隱等。卽人。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一

三十九

可也。故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云。所以下節接說人有四端。如人有四體。分明說做一箇痛到極矣。此節乍見二節。先從外感上驗明人必有惻隱等。此節才原原本本說這四者。都從仁義禮智中流出。如光生千火。影生于形。安得不爲人所必有乎。

人之有節。須知仁義禮智。自入字生人身渾是生意。既謂之人。就是仁。就是義禮智矣。惻隱等心。特人的仁義禮智之露其端倪耳。安有人而無是四端者哉。正與人身渾是生意。生意凝成處。叫做四體。是人便有四體一般。四端就是人。如四體就是人。故自謂四端不能。人曰賊四端。而吾卽曰自賊。謂若不能。人曰賊。若之四端。而吾卽曰賊其君。取喻四體。明皆有也。人之有是四體。分則爲四體。合則爲人。其是四體卽

人耳。故皆有之也。人之有是四端。不猶其有四體乎。大抵此章入字。勿輕放過。孟子曰。仁也者人也。不能只是不能惻隱等。不必添入擴克字面。

未節。此因上文自謂不能。謂君不能。而論之曰。夫四端也。而果不能乎哉。夫能自知生。惟不知。乃不能耳。乃凡有四端於我者。雖未能擴而克之。却都知擴而克之。真覺勃發。其機不能自己。直與始然之火。始達之泉。無異。斯其克。豈難能乎。苟能乘此。不難能之機。而達克之。雖以容保四海。第克此人。所皆有之。四端而足。天下豈有人外之治哉。仁義禮智。皆生理也。生理。脉脉潜通。無際。原是光被四表。周流入極的物事。人惟寂然不動。其倪渾然未露其朕。則亦已耳。有是四端。夫既動其倪。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一

四十

露其朕矣。當是時。善念勃發。欲罷不能。皆知引而伸。觸而長。期滿本然之量。不至被四表。周八極。不止者。蓋人人有此覺性。人人有此靈機乎。其誰不知之。玩此二句。全未有工夫。只就善端動時。論其自有機括。如此。乃人之良知也。至苟能克之。方勉人寔下工夫。知皆之皆。與凡字相應。言四端之無人。不有。故擴充。無人不知。覺性與善端俱來。其爲人之所皆有一耳。夫世間有端于我者。豈惟人哉。端者始也。則然之始。卽火之端。達之始。卽泉之端矣。試觀火然之始。浸明浸昌。皆有燎原之機。雖謂凡有然之端于火者。知皆擴而克之也可。試觀泉達之始。愈出愈有。皆有放海之機。雖謂凡有達之端于水者。知皆擴而克之也可。蓋謂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擴而克之。豈不與始然之火。始達之泉相若。

哉。若火二句。狀其不能不克之機。凡有四端于我者。所皆知也。苟能克之。則乘其不能不克之機。而遂克之。都是省力的說話。絕無疆勉。蓋苟能克之。則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者。不在先王而在我。卽此以保四海。則所謂治天下可運之掌上者。亦不在先王而在我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皆然。豈徒先王能之哉。何以知克之足保四海也。以若火二句知之。夫善端之發。至如火然泉達。則雖未克之時。已自有潛通四海。浩無涯際之勢矣。苟能克之。寧不容保四海。直與先王比隆者。而要取足於人所皆有之四端。寧加毫末於人之外哉。必須挽到首節人字上方是本旨。保四海者。愛護四海。而使之各得其所也。父母對四海言。雖近在庭闈。亦不能事。況其遠者乎。蓋不能克。爲有私意。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一

四十一

辟如有好貨財私妻子之意。尚能事父母者乎。

矢人豈不章

此章自耻爲人役來。首節且輕輕淺淺。說箇術關乎仁。其下方說仁尊而安。術莫美焉。後三節俱頂此說去。而要歸之已。蓋人情不怕已傷人。却耻人役已。乃已之不傷人以仁。人之不役已亦以仁。已之爲人役以已。已之不爲人役亦以已。求已奈何。寧爲惟恐傷人之術。勿爲惟恐不傷人之術而已。

矢人節。重矢匠一邊。矢人惟恐二句。言矢人以術之故。遂使心不如兩人之仁。迴職業未定之初。豈鐵鐵削墨之家。偏無惻隱。祇以術分其塗。而遂心遷其境。所係大矣。詎可以爲外來之職業而忽諸。人但知

心能移人。却不知術能移心。術亦不論上下。凡日用所習皆是。如做官學寬平。仁術也。做官學酷烈。不仁術也。凡業都有巧處。故曰術。

孔子節。上節且只說術關乎仁。夫術關乎吾心之仁。而人莫處仁術。蓋曰仁。只是惟恐傷人耳。已何利焉。故此後以尊安不尊安由已之機動之。處仁術也。擇術也。術與里相照。里在外者耳。術則在我矣。在外者且以仁爲美。矧在我者而不處于仁乎。仁卽惟恐傷人之心。不處仁。不處術之惟恐傷人者也。如幹矢匠富強之事便是。孟子說仁合外內而言。曰尊曰安。解上文美字。而本意起下文人役字。人役卑而此尊人役危。而此安。故原俗情入道情。動擇術而處者之心。天以生理與人。莫非良貴。故曰爵。以其出自太虛。超然而獨存也。而仁乃生理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一

四十二

之始得之最先。且無限生理。無不苞孕其中。是能首出乎爵。而無出其上。兼統乎爵。而一無所遺。爵孰尊焉。宅在內心。亦在內。故人心如宅。而人心如內。欲外誘。皆能令人桎梏。惟是一腔生理。超然欲誘之外。令人心舍其中。多少清泰寬適。宅莫安于此矣。不智從尊字安字生來。人情皆欲辭卑居尊。今乃自失其尊。可見他原不知其爲尊也。下同。智非淺淺。乃性靈真覺。卽仁卽智。

不仁不智節。仁。生機也。智。乃生機之惺然覺處。禮。乃生機之肅然欽處。義。乃生機之毅然宜處。一物而四名。因上文說不仁是不智。此因承之曰。不仁固不智。亦必並禮義而無之。不止不智而已。蓋此四者。有則俱有。無則俱無。原非一物故也。必如此說者。見他無一星尊處安處。

起人役也。役者居卑效勞。今既舍其尊者安者。則先自處可卑可勞之地矣。不俟受驅使而後為人役也。心體大矣。我心尊安處。便是世間尊安處。世間尊安。特我心尊安之成象者耳。反是則以人役招人役。其能免乎。看孟子亦不做兩個看。牛其化虎。其心先已虎矣。人役且就當身說。猶云奴才貨也。為役方是受人驅使。做人役也。矢人與育節。矢人相應。即惟恐不傷人。不仁者也。弓人則帶及之。

如耻之節。耻人役而不免。只為不仁。如耻之。莫如為仁。仁則尊且安者在我。我非人役。誰得而役之。為仁在何處。為仍在街上為之。如習省刑薄飲休兵息民之術。與幽人巫人一般。其心自惟恐傷人矣。

仁者如射節。仁者節本意何在。發如耻。莫如為仁之意也。夫耻無他。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一

望

耻其為人役耳。為人役無他。由己之不仁。原是人役耳。乃仁者其始也。如射者之發。而正已。則其已非人役之已。可知其繼也。如射者之發。不勝而反已。則其已又非人役之已。可知。然則如耻為人役者。孰有如為仁者乎。要知末節全從人役節翻案。看出非射說也。何謂仁有惟恐傷人之心。便是正已者。正此求已者。求此。上節言如耻。莫如為仁。此節言如何是仁。仁者如射。而射者始終求已。則仁者亦始終求已而已。蓋不仁之為人役。以不仁之由已也。不仁由已。而仁獨不由已乎。尋常只說為人由已。尚屬糊塗看。孟子語意極狠。言仁者一副心腸。盡情用之於已。

子路人告章

玩此章。由禹只各說一句。以後全說舜大當歸重舜上。由禹只借以形舜之大耳。與集大成章。論孔子先論三子相似。若曰善之分。至舜始滿云耳。由禹誼至高却只少箇同字。其善之意。若曰此已之過也。今而後。可因人而遷於善矣。是謂善專。屬已而未同也。其拜之意。若曰此人之善也。今而後。可取人而歸諸已矣。是謂善專。屬人而未同也。乃大舜則有大矣。善與人同矣。蓋以其舍已者。取人。即以其取人者。與人。何取何與。何已何人。其善與人同者也。故由禹大舜。孰非君子而孰有如大舜與人為善之大者哉。

子路人告節。人情惟無過耳。有則常恐人知。如有人焉。告之。有怫然怒耳。有報然慚耳。乃子路至以為喜也。胡其度越恒情至此哉。蓋謂吾而批行在躬。其為切身之隱憂。係心之深患。何如幸得藉忠告而蕩滌之。辟如沉痾新痊。多少清泰。多少寬適。愉快可勝道哉。易曰損其疾。亦可喜也。可參玩。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一

望

禹聞善節。喜者。心相投也。至曰拜。則又感動之極矣。昌言之拜。豈古有此禮也者。而襲之。一念感動之極。自有所不能已也。書記禹拜皋陶。拜益。今人投刺俱用拜字。即祖此意。

大舜有大節。要識有大二字。語脈從何而來。上二節。或告過而喜。或聞善而拜。此皆匪夷所思。曠古僅見。樂善似無復加矣。乃大舜更有大焉。曾見有喜人之間過者乎。則喜。乃喜已之聞。猶見已也。曾見有拜已之善言者乎。則拜。乃拜人之善。猶見人也。皆未與人同也。勿說舜

之善與人同。善公理也。善不認在己。亦不認在人。與人同之而已。合已不是。舍己之未善。只是絕無自用之意。便是從。只是其言取則收而納之已。舍己二句串下。宜將從人及取諸人。以爲善讓過。專重舍字樂字。言惟舍故樂。方是。

自耕稼節。自耕一節。證上節也。舍故樂。樂故久。苟非其心之所樂。安能久而不變哉。宜用一故字。一直說下。

取諸人節。取於人二句。正應善與人同。故君子句。正應大舜有大焉。因我之取而益勸於爲善。是取即與也。然孟子本意。却不重此。蓋謂取者入而受之乎已。與者出而施之乎人。乃取却是與。出入妙合。施受渾忘。即已。即人。何人何已。真可謂善與人同矣。此其通極於太初。冥會於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一

聖

元始。蕩乎四海爲家。恢乎八荒。其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君子之善。孰有大于此者。故曰大舜有大焉。與人爲善。不重能感動人。口裏說取。便是與。心裏說我。便是人。只要剖破藩籬。推倒界限。以完善與人同之旨。

伯夷章

前二節落腳在二不屑上。不屑便是隘。與不恭處。君子視斯人無可棄。遠尤視人無可玩忽。所由能不與夷惠異哉。

伯夷節。自非其君。至免焉。是數夷之素行。諸侯以下。則因素行而度其心。如此也不受。以事言。不屑以心言。下節做此。非其二句重二其字。其指夷言夷之清修。萬古無兩。必須與夷同清。方是他的君友。故殷

之君。誠非其君。即引民之君。猶謂以爲易暴。非吾君也。而不之事矣。殷之臣。誠非其友。即應揚之臣。猶若以爲惡。非吾友也。而不之友矣。

立朝一。足耳。未事也。與言一。交談耳。未友也。且不肯爾矣。立於至塗。炭設言以發其不立不與言之心。言其視之汚辱。至於此極。故不立不與言也。其冠不正。小失耳。非惡人也。此段說到極處。故用推字。諸侯句重个善字。設言之也。禮際不先。固自遠之。而不與居。文物不備。固自鄙之。而不欲納。即有善辭命者。吾知其亦不受也。其心曰。舉世滔滔。誰堪共事。獨可潛跡海濱。待天下之清已爾。區區辭命之善。詎可並善其人而受之哉。不受也者。意在著字。乃忖度其故之辭。下節同。二是亦句。尋常多欠分曉。是對非言。亦猶又也不受。在外面不屑。就在心裡。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一

聖

所以下个亦字。夫諸侯之善其辭命而至。凡以望夷之見就耳。夷若心屑於就。則將受其辭命矣。今此不受也者。豈但是外面不受。其心亦必鄙夷之厭薄之。而不屑就已。下節是亦句。做此。受與就相因。若受則必就之矣。止與去相反。既止則不去矣。兩不屑乃兩人心事。其上或獨立。或混俗。說話皆自此生。宜重看。

柳下惠節。此節若重惠之溫夷。即非本旨。全是逢場作戲的意思。伯夷遠惡人。惠玩惡人。意思一般。而惠更甚。不可錯認做仁愛意。莊子載孔子欲見盜跖。而惠止之。雖是寓言。亦誠惠之心事者。惠遠民也。無宦情。亦無熱腸。以汨汨成其幽潛。與辟世金馬門相似。所以此章不駁伊尹。以其志在濟世。其腸熱於夷惠也。不差。不辭。非謂節。非有祿

也。若曰君雖汚矣。官雖小矣。濁亂之朝。安見不可以避世。早冷之局。安見不可以仕隱乎。遺佚二句。正是必字。爾我分形。原自不相開涉。第思我不守道。自絕乃為爾免矣。有必以其道之我在。其能混爾為我乎。抑能移我為爾乎。而能相免也。此處滋味。全在爾我字上。不差二句。和也。進不四句。介也。惟和而介。雖不絕惡人。惡人亦不能免矣。故其自言云。惟其不能免我。故常由由然與之偕。但不自失焉耳。不重介介。乃所恃以和者。由然與偕。即不羞不早之意。正相應。去志未決。棲遲固其所耳。業已啓行。姑嘗試而一挽之。此豈必其止哉。而惡無弗止。易止極矣。不屑去。不是樂與斯人。若曰悠悠濁世。何足與較云耳。其視人如雞犬之在傍也。蓋可去而去。還把他當事。是屑去也。此則

聖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一

吳

全把他不放在心上。不屑去之矣。  
伯夷隘節。此節緊頂兩不屑字論之。天下大矣。天下之人衆矣。豈其無一人可與亦豈無一足與較者。彼其望望者無不絕。有舉世皆濁之想。由由者無不借有玩侮一世之思。夷惠雖百世師乎。亦難免乎隘與不恭矣。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以彼不屑就。不屑去。辭絕之玩侮之或遠之。以有意或空之以無意。是斯人無足與也。非聖人心同天地之量矣。只為少個視人惟我。

公孫丑下

天時不如章

細玩前三節。孟子本意只在人和。勝似地利。先借天時扶起地利。却用人和壓之。若曰彼地利者。僅勝恍惚難憑之天時耳。安能當我人和。所以第三節止說地利。更不及天時矣。占候之不甚重。兵家皆知之。不必深言也。看來此章畢竟還重道字。道者人和之本。即孫子十三篇。一曰道勝是也。

首節。二不如進。比較說得實了。又實。天無形。地有形。地無為。人有為。故也。如云凡兩敵相加。效力惟人。彼時日習吉似可徵天之幸。而渺茫恍惚。令人莫可效力。惟一據形勝。則進戰退守。人始可效其力矣。然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一

吳

而民不親上。誰與效力。即形勝之地。亦如虛無人焉。其與渺茫恍惚之天時等耳。天時固不如地利。而地利又豈如人和哉。  
三里之城。節。看書全看文勢注向何處。如三里節。本意全要振起下節。夫以環攻之天時。竟曲於葦爾之地利。則易守孰如地利者。乃人之不和。且併高城池深足。食足兵之地利。而委去之。又若最不易守矣。安見能挫天時之得者。遂能侵人和之權哉。中二節。三里七里及城非不高。四句最重。孟子從環攻上。討出箇得天時而最固城郭。竟弗克勝。天時真可如何也。天時之不如地利決矣。  
城非不高。節。天時之攻。不足以當地利之守。兵家萬全之策。宜無如城利矣。然而不然也。城非四句。孟子胸中若先無委而去之一句。四

不非不却在何處著落。五句作一句說。方是如云。凡兵家堅守之計。將必地之利。人之和。合併而成者也。藉令其委而去之也。而於不高之域。不深之池。不堅利之兵。不彙之米。則不利之地。與不和之人。其分委去之咎。此其誰不如誰。倘有未可必者。乃今城非不高矣。云。猶然委而去之。則其全困人之不和可知。夫以人之不和。至令高城深池。堅甲利兵。米粟彙有之地。利無所用之。彼堅孤壘。操空拳。恐枵腹觀其上。而死其長者。獨何人哉。相提而論地利。實不如人和矣。彼何小而堅。此何完而瑕。正要擇碎上條。

故曰城民節。玩故曰二字。因上三節說兵計既無如人和。而極言常勝無如道也。問上文既重人和。此又重道何也。曰。人和不可強。斷然以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一

聖

道得之。兵計既無如人和。則常勝自無如道矣。封疆山谿。兵革俱是地利。看父勢末二節。滾滾一氣。至戰必勝矣。方了得三不以之意。極論道勝也。何謂城民。夫畫封疆而界之。城民耳。第是城也。獨能示人不可出之形。非能奪人不可出之心也。如有必欲出之心。則潛通者。境亦可越。顯畔者。土且可崩。曾謂區區分地分民之跡。真能繫民之手足。禁民之跬步耶。三不以見其自有所以得道。以下則明言其所以有道也。忽出二道字。其重可知。率性之謂道。性生機也。生機渾是一團和氣。與陽春相似。能令萬眾欣暢。其中以故多助而天下順。蓋以和召和也。助輔翼順帖服皆和也。畔離去不和也。得道多助。言得道能令人心和。失道寡助。言失道能令人心不和。然寡助幾多。幾百十人也是寡。五

七人也是寡。多助亦幾多。幾千百人也。是多。乃失道之寡。助極而至于親戚畔之。骨肉離德。天下無一人和矣。得道之多。助極而至於天下順之。率普歸心。天下更無一人不和矣。得道失道之效。相越豈不遠哉。須知語脉總自二道字來。助扶持之也。順馴從之也。世未有扶持之而不馴從之者。茲惟助而多。多而至則無人不助。亦無人不順。于是乎順以天下矣。蓋多助自得道來。而道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夫固順乎人。且順乎天下之人者。我順乎天下。天下自順乎我。當是時。普天僕志率土歸心。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誰非此明聽翼為之眾。踴附後先之倫也。然則多助之至。非即人和之至哉。

末節 凡兵家之勝。幾合彼己之人心。而必之者也。假令己之人有一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一

聖

之未順。則此一人者。或有不盡之力。抑令彼之人有一之未順。則彼一人者。或成相抗之形。斯其勝猶未可必矣。茲以此天下之所順。我彼親戚之所畔。則此無一不盡之力。彼無一相抗之形。故得道君子有不戰而戰必勝矣。道不基重矣哉。二所字以君言。君子即天下所順之君。以此攻親戚所畔之君。其勝必矣。

孟子將朝王章

此章要識孟子所見與三人不同處。何在三人以為自重。孟子以為尊君。孟子心事。全得大有為三字道破。而根因則自輔世長民而來。大意謂孟子托疾辭召而出。東郭也。其初公孫丑私止之。既而孟仲子曲捲之。最後景丑氏且明非之一。何眾口不理之甚也。蓋謂爵執如王

尊而偃蹇自大曾莫致敬。即公孫丑孟仲子之意皆然。特於景丑氏發之耳。豈知爵固可尊。而輔世長民之德可尊。豈在爵下。故從古濟世安民而大有爲者。無不觀此輔世長民之德。然則我之托疾。正望王之大。有爲耳。是尊君之大也。亦敬君之大也。其與奔走趨承之敬。詎可同日而語哉。責難於君謂之恭。便是此章斷案。

孟子將朝節。首句極有意。不是閑語。正要振起不能造朝句。言孟子本自將朝。因王使人來托疾以召。遂亦托疾以辭。而竟不果造朝。如往也。與公如齊之如同。辭命多少宛轉。只不合多一點敢召意耳。別有所托。恐王不悟。此若曰臣所害病與王一般。所以傲之者切矣。如此而來。即如此往。不肯少有假借。分明一君一師抗衡之象。看後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一

聖

面曾子節。全是此意。

明日出吊節。厥初豈無他辭可托。而疾往疾來本意。正要王知非獨守已。且悟君也不信宿而出。正欲汲汲明此意耳。而丑但知爲守已。不知爲悟君。故云。非惟不知孟子出予之意。抑亦不知托疾之意矣。此節明日字最重。問答皆從此起。丑問所重。在昔者今日字面。故孟子且就昔疾今愈解之。而就裏緣故。未暇顯白。蓋孟子本意急于王之知其非疾耳。東郭氏王之大夫。其言可使王聞。公孫丑吾之弟子。其言未能使王聞也。彼其日侍門牆。又當自悟此心事。而其言未能使王聞。安用顯白爲也。至下文景丑氏猶東郭氏。則諄諄而與之言矣。王使節。此節出乎本日的事。此節須就此際的情景想見孟仲子

意思。仲子蓋曰。夫子之托疾。原自偃蹇乎王命。而問者臨門。醫者隨至。王何意之殷情之切也。今茲問無可問矣。醫無可醫矣。情形畢露。始於不可掩。齊王而聞此。宜何如其疑訝。孟子而聞此。又宜何如其慚沮者。故爲孟子節說曲解如此。或曰。假令孟子遇使者與醫於塗。則何以應之。是時王以孟子爲真疾。故使問且醫來。仲子權辭巧處。在一小

字。爲下文我不識句張本。曰趨者。因昔未赴王之召。不遑寧處也。要於路止其歸也。使數人必欲止其歸也。仲子所重不在實已之言。政恐孟子歸來。爲王人所見。莫掩其辭疾之本情耳。仲子一夢話說。仍是昔辭以疾今日事。或者不可之意。皆俗情也。不得已節。東郭景丑皆齊大夫。可通于王也。宿予同意。當是之時。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一

聖

將趨造于朝已乎。如本心何。則以趨造已不得。抑竟歸于家已乎。如人情何。則以竟歸已亦不得。兩不得已。于是之景丑氏宿焉。庶幾景丑氏猶東郭氏。宿于景丑氏。猶予于東郭氏。而委曲責難一再悟主之意。寔可修達于王乎。曰倫曰大曰恩曰敬。字義部位。都要分曉。夫父子等五件。雖然是人。而心與人俱。如親義序別信。皆有自然條理。毫不可亂人之倫也。而父子君臣。尤所以主持秩敘。兼總綱常。人之大倫也。而恩即親。敬即義。只是明指出自各條理。非倫外又有恩敬也。景丑氏兩番說話。都扯父子。要孟子事王如父也。若曰臣之事君。如子之事父。大君有命。而偃蹇自如。豈事君如父之義乎。景丑此言。以奔走論。而孟子却以獻納。非不解景丑之意也。若曰。賓師可獻納。不可奔走。我之不往。



召正望王之爲堯舜耳。人生而有君臣父子。非渺小也。彼其秩之敘之。于庭闈朝者。固者。蓋王持五典。提挈百行。直當與天地並立。其爲人之大倫。兩者惟均。詎可謂君臣之倫。稍減于父子之倫哉。顧所以成其大倫者何在。我想君臣之所主。與父子異。父子一體。而分無所解於人。心第在爲慈爲孝。藹然相親。以恩爲主。已爾。若夫朝廷之上。立爲君臣。將以綱紀四方。貞肅百度。乃森嚴之地。肅恭之所也。故尊居九五。猶當飲容恭已。以禮共臣。況一介下臣。趨承殿陛。敢不小心服事。稟彙奉一人。唯謹乎。其若大倫何。父子君臣。恩敬非可偏廢。第父子情不可解。其道尙親愛。君臣分不可褻。其道尙嚴肅。恩敬相形。重君臣。又重臣。此以大倫責孟子。若曰。子素講人倫。以率天下。豈宜躬自弁髦之邪。

四書集注定本 卷十一 五十四

駁歎而曰。此是何等言語。非斤景丑乃儼然不敢承認不敬之意。孟子若曰。我之分。則自當以責難陳善。致君堯舜爲敬。豈其奔走承順。如諸臣之爲敬已耶。隱然是責師言語。用堯舜字。替仁義字。見尊君也。玩不敢字。重心不重言。須重高視齊王上。陳堯舜自就平日說。然今日不應召。無非欲王重道而大有爲。與堯舜比隆耳。其意一也。王自可爲堯舜。何敢以非堯舜之道陳之。與村隱不享大賈相似。景子曰。否節。言我爲子不敬。非以啓沃之心言。以趨承之禮言也。禮以敬敬。仍用父子相陪應上。唯者應之速。詰則稍緩。君父不平。趨命如此其急。敬君如敬父也。此節固將朝三字。極喫緊。本將朝王反。以聞命不果。是王之命。不能遽子不候駕之行。而且輟子將朝王之

獨多少。僣蹻。僣僣自處。尊大母。乃非體意乎。丑謂未見子之敬王。以此豈謂節。此節須與上節相開。上節。要孟子守體敬王。其意云何。若曰。尊莫如王云耳。不知天下之所尊。不專屬之王也。爵齒德並列爲三。而其尊等焉。士以爵之尊敬君。而君以齒德之尊慢士。可乎。豈謂是與與前非此之謂也。相應言此一不敬也。我就納仁義之辭。謂之。而子曰。非此之謂矣。子就趨君父之命。謂之。而我曰。豈是之謂與。彼以其富四句。與上節仁義字相應。以見我之敬王以仁義。而我之守已。亦以仁義也。不可及是。引語言以富論。則我誠不及晉楚。以道論。則我無一不與之相當者。何不可及之有。萬善兼該。取數多矣。纖欲不樂。造位起矣。其富貴也。正是賓師辭氣。若臣子安可如此。但孟子不明言耳。引

四書集注定本 卷十一 五十四

曾子之言。與體相抵。言曾子豈未學禮者。而其言却乃爾。夫禮之所云。尊君之義也。道也。乃曾子顧以我之仁義。當晉楚之富貴。有若各伸其尊。而兩不相下者。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意者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尊君固一道。尊德又一道。兩者當並存天地之間。以耦時勢之變。不可執此而議彼也。蓋天下有達云。天下至莫如德。明是或一道。句爵讓過。另說齒。只帶及起下。本意原重在德上。爵一三句。及朝廷三句。作文俱三千。不得一頭兩脚。亦不得宜散做。或滾做。大抵要見三者。其尊相當。無可輕重。以明曾子之言。晉楚之不可及。其尊不可及也。而天下之不可及者。獨一晉楚乎哉。晉楚之尊不可及。其尊不可及也。而天下之尊不可及者。獨以晉楚之爵乎哉。嘗試較量各擅之體統。提衡

並立之威嚴。其尊之達天下者。凡有三焉。夫皇王維辟。萬國誰不欽承。長上君公衆庶。誰不頌仰。是爵之達天下。統一尊。固也。若乃枝國杖朝。凡國老皆養上庠。執轡執饋。雖天子且禮者。碩。又況乎本仁祖義。何代無師賓友之高風。好善忘勢。何朝無帝王伯之盛節。乃今知寧獨爵一。然且齒一。更自有德一矣。固不謂天下之尊。尊高位。不尊高年。尤不得謂天下之尊。尊人爵。不尊天爵也。曾子謂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詎非謂三者共尊各擅其尊。並立毋容軒輊其間者哉。朝廷三句。明三者所以爲達尊也。莫如何指言莫如其尊也。以朝廷論。則當正名定分。故莫如爵尊。以鄉黨論。則當敦讓存厚。故莫如齒尊。以輔世長民論。則當崇仁尚義。故莫如德尊。曰朝廷鄉黨輔世長民。只是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一

五十五

明三者所以當尊。乃其尊自達之天下。非謂出朝都不尊爵。出鄉都不尊齒也。朝廷天下之朝廷。鄉黨天下之鄉黨。而世天下之世。民天下之民。安得不爲天下之達尊。輔者夾其旁而羽翼之。長者居其上而宰制之。提挈宇宙。控御人羣。乃掀揭旋轉之勾當。惟本仁祖義。通斯世斯民爲一身者能之。輔世長民。正德之可尊處。天下所共依賴。故天下共尊之。孟子出此四字。最爲喫緊。不應召本意。到此盡情透露。後面大有爲王伯地醜德齊等語。皆自此生。惡得句。近說就三達尊上論道理。言尊等耳。何得以一慢二。不明著齊王身上。何謂得我獨尊而可以自由也。二其字。指達尊言。看三箇莫如。三箇之尊等耳。以一遇一一已不爲偏重。況一以遇二。一旦見爲偏輕矣。此詎惟我獨尊。而可以恣

雖自由者耶。而欲有其一。慢其二。胡得焉。

故將四節。前二節作一段。後二節作一段。大意云。凡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如湯桓有不召之臣。得爲大有爲之君。可徵也。今天下無大有爲之君。則爲其無不召之臣焉耳。夫湯桓有不召之臣。不敢召也。而今乃敢召其以不爲管仲者爲可召耶。甚矣夫今之不古如也。故將節。此節血脉。自上節輔世長民以下來。惟輔世長民莫如德。而不得慢也。故將大有爲之君。出大有爲三字。隱然見辭疾正是敬君。難於君謂之恭也。故將二句。若只說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即不得本旨。全要發一箇故字。其故何也。輔世長民莫如德也。大有爲與上節民字世字相應。大有爲者。以斯世斯民爲已任者也。之臣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一

五十六

與之君相照。言其君不世出。直將濟世安民。做天大的事業。其臣不恒有。必可輔世長民。抱天大的蘊藉。蓋君非小可。臣亦非小可。英主重臣。如黃耳金鉉。果能相與以有成耳。不然。而君方咸五登三。參天兩地。乃與奔走承順之臣。呼可來。喚可走者。圖之。其不如蚤之負山者。幾希此無他。輔世長民莫如德故也。謀何謀。謀大有爲之事也。故將三句。且虛虛敘去。有此君。必有此臣。至其尊德二句。方實發必字之意。夫大有爲者。有爲於斯世斯民耳。而輔世長民莫如道德。如其不尊不樂。則必不信不任。即德能輔世長民。此君寧能行其志乎。何足與有爲也。彼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而有謀則就者以此。問尊德樂道。不如是。何故不能大有爲。曰輔世長民莫如德。尊德樂道。亦非一等如

是云者言直至這等也。極言其事且舉也。魏巍乎千乘而式廔。蓋接輕身先於匹夫斯亦曠古之奇達。希世之盛事矣。

故湯節。二學字。正應不召字。學之則師之矣。安有師之而召之者。

問湯以尹為臣。桓以仲為臣。豈顧問哉。而必曰臣之何也。曰此應不召之臣的臣字也。等臣也。此却學焉而後臣。臣而師矣。即天子可以召師乎。可見湯桓有不召之臣。問先學而後臣。豈先貴之而後賤之乎。

曰臣之非賤之也。舉之在位。而使之任政也。然必先受教而後任政耳。臣者任以政而授之官也。夫聘尹於野。舉仲于士。將與共政。詎得終弗之臣然而非所先也。君道講學為急。經政次之。故皆先學後臣。卒也。

七十里而為政。十一征而無敵。如雲如雨。奄有萬方。何其易也。桓亦九

西書窮妙定本

卷十一

五十七

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革。直以衣裳之會。致之管仲之力也。勞於求賢。故逸於得人。

今天下節。地割據而無能混壹。德凡陋而無能卓越。未見大則以王。

小則以伯者。二其字。指君言。問所守。曰士有從我者。他教的在此。士可從學者。他受教的在此。故曰所。奸不好。就心說。負其位而耻自屈。

故也。二臣字。與上節臣字相應。學受教也。學而後臣。是臣其所受教也。今也不然。所受教不召之臣也。不此之臣。而欲與奔走承順之臣。

共建大有為之業。其將能乎。

湯之於節。上節說召。此節說不可召。俱重人君。不敢召。以君心言。不可召。以臣品言。不敢召。正為不可召也。管仲的臣品。且不可召。况不

為管仲者。反是可召者耶。不可召。而君敢召之何也。則亦異於湯桓矣。

管仲雖亦本仁祖義。假之耳。豈真有輔世長民之德哉。然且不可召。

者。謂其亦自援流輩。越僭伍也。况居仁由義。蓋稱管仲。更何如其拔流。

輩。越僭伍者。顧以為可召乎哉。

陳臻問章

此章要知問答分別處何在。陳臻在三國之餽上。算計謂均是餽也。何

以或受或不受。孟子則在自家有處無處上。算計。自合有受有不受矣。

前日於齊節。味兼金一百字。言齊餽之可受也。金而曰兼兼金而曰一百物。非不隆於數儀。非不及於物也。受之似未為不可。乃夫子竟不

受也。至宋餽七十稍殺矣。至薛餽五十又殺矣。夫子却皆受之。不與齊

卷十一

五十八

之不受同焉何哉。從二則字上看。出一必字。一氣下言。夫子之不能

無非不必衡之以理。而深摘其短。不必測之以義。而熟察其失。今與昔

不兩受。受與辭不兩是。是與非不並立。前日不受若是。就是今日之受

非處。今日之受若是。就是前日不受非處。夫子於此兩非。斷斷乎當居

一非而不可避者。妙在自家是處。即見自家非處。

皆是節。發皆字。亦須如問之兩下。拖帶方得。如云。謂前日之不受是。則誠是也。乃前日之非。今日亦明矣。前日之是在不受。而今日之是在受。稱而施之。各有定理。安得執辭以非受。謂今日之受是。則誠是也。乃今日之非。前日又明矣。今日之是在受。而前日之是在不受。化而裁之。自有圓機。安得執受以非辭。

當在宋也節。兩辭曰當看有處則有辭齊則無辭。行者句泛言。言有餽之義也。念其遠也。相與共其行李。給其懷資。亦人情之不容已。而天理之不可無者。

當在薛也節。樵蘇糧餽。蕭然煩費。而介乎其側。寧忍坐視。相與急難。扶危表一時共事之情。不亦可乎。

若於齊節。宋薛之餽。為遠行戒心而來。各有攸當。不在貨也。今無因至前。抵以財貨。是利益人的物事。用相資送云耳。君子胸次中。雖然無一物染着。乃可為貨之者。勸乎。兩貨皆作活字。貨之屬齊。猶言利之也。兼金。卽貨也。彼以貨利我。則為貨之。我為貨所勸。則為貨取。言被貨取去也。君子之心。若被貨引去。就如將君子取去矣。貨如餌。貨取如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一

五十九

被餌釣去。焉有句。與上二何為不受相擊應。言於彼受之則可。于此如何受得。惡得執彼而非此乎。

孟子之平陸章

細玩通章文勢。歸着在此。則寡人之罪一句上為是。夫都邑之間。流亡滿目。誠不可不謂之失伍。而孔距心。輒自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明乎罪之在王矣。迫設牛羊之喻。距心若不能自解。而為距心計。不過反諸其人。流亡仍自若也。其謂此則距心之罪。正見彼非距心之罪耳。看距心兩下說話。步步着王。以此入王之耳。豈不感動。所以孟子特地見王。歷誦前語。而王果曰。此則寡人之罪也。雖欲委罪于為都之五人。其將能乎。看來章內。雖有孔距心一項。只是借作話柄。定齊王之罪案。

當日若重距心知罪。則不須誦此非距心之所得為語矣。今人謂孟子一言。令齊君臣知罪。分作兩頭說去。非本旨也。問本旨何在。曰罪在一。夫縣不治罪。在一。令州不治罪。在一。國不治罪。在一。王。誰得而分其咎乎。何以有罪。貴有所歸也。

孟子之節。持戟之士。蓋如今之隊長。治行伍者也。治伍而失伍。安所逃罪。失伍。象亂也。非身亂行列也。云之。是下文罪字。不待三意謂太多也。所以孟子接說子之失伍亦多。

然則子之節。治伍者。必使之各止其所。展轉流離。不能使民止其所矣。分明失伍之象。失伍而幾千人。視三失者何如。此句正應多字。老弱有終之所。壯者有長之所。安土樂業。死徙不出其鄉。此卽民之伍也。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一

本十

而乃轉溝壑。散四方。其與士卒之崩潰大亂。無復步伍者。何異此孟子描寫失伍。如圖畫然。夫軍有行列。民有室家。皆伍也。溝壑豈老弱之伍。四方豈壯者之伍耶。此非距心之所得為。雖若距心諉罪。却正是中用的言語。

今有受人之節。此喻只是深明前喻。非又添一意。夫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孟子以失伍之罪。罪距心在位故也。此節之意。若曰。子欲辭罪。除是還政於君。不在其位。則可。今猶在位。罪將誰歸。非使之必去也。受字重。夫有所受之也。責在所歸矣。求收與不得。亦如子不得為之時也。竟能辭立視之罪否。子安能以不得為自解脫乎。他日見於王節。先從為都五人上說起。乃辭氣紆徐。善入處。若無意。

然緩辭也。五字起惟字言其人誰非下國之長吏名封之於守為王  
拊循黎元承宣德美者哉。乃其中知罪僅一距心。請與謀不同謀以  
急投如矢射石每堅而難入。請以緩投如風吹草。武輒觸而自動。  
輒謂開而溝壑四方之狀失伍視死之愆得為不得為之辨。求牧豎不  
得之情。真有宛如射鵰而可為心側者。所以討得齊王一个罪已無那  
顧左右言他的意思矣。孔子曰吾其從風諫乎。此則拘與此則此心  
之罪相應。言罪在寡人距心何與焉。

孟子為蜚蜚章

大意謂孟子在齊最久。乃其為蜚蜚謀却使之速去。此豈善為人。不若  
自為真如齊人之所謀者乎。蓋以受職之人臣而虛居其位則雖淹之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一

空

以數月即貽尸曠之譏以無位之賓師而徐觀其後則雖遲之以積歲  
可解濡滯之謂不可一端裁也。此章本意全在末節所以表其久於齊  
非濡滯蜚蜚只是箇來頭。

首節先獎後敵此孟子善誘人處。不曰是也而曰似也。以後來實  
事尚未可知故涵蓄其辭也。至於數月不言則厭閒趨應便已曠官豈  
惟莫之近而似抑且幾於倍而馳矣。可以言如何為似在於王所朝  
夕格君其裨益弘多與邑之宰不同。未可句全自數月字生。須知  
孟子不但責蜚蜚不能盡言蓋曰人臣一日居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  
官子既已為士師矣自當朝拜官夕奏就詎宜經時曠日久而尸素為  
哉全重數月二字。正與孟子久於齊相照。

蜚蜚見于王節。蜚蜚一言不合。輒解官去有不便終日若何勇退也  
孰非孟子一激之力哉。此不重蜚蜚重孟子善為蜚蜚起下文也。

吾聞之節。職有所司官也。此職是專管若看守之者然。官何守。官  
即其守也。職司不可失也。言何責言即其責也。諫諍不容諉也。二有  
字。喚下二無字。言不合就要去的。非謂居人國者皆然。唯是有官守言  
責者。總不得便當去耳。若我云。不得者為君所中制欲盡而不自由  
也。二則字甚緊。總不得便當去不可一朝居也。正與綽綽相反。二  
我字。對蜚蜚言。有官守四句之下。宜云若蜚蜚是也。若我豈其比哉。  
有官守言責的路頭極窄。有之便要得不得便要去。無寬轉的去處。既  
無官守言責則相機而自效也。可普肅而俟後也亦可。留不為濡滯去  
亦不必急速。豈不寬然而得委蛇其間哉。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一

空

孟子為卿章

王驩君側之小人也。厥初同事同行。而朝暮之見。齊滕之反。即使事不  
一道。乃可謂至峻絕矣。及公孫丑問及第曰。夫既或治之于何言哉。又  
何其至渾厚也。此所謂不惡而嚴。真君子遠小人之律令哉。

為卿節。孟子初為賓師耳。後來雖不受祿。而亦為客卿。蓋望齊漸以  
殷矣。使齊王信之篤任之專。不使小人浸潤其間。天下舉安之業。豈足  
道哉。齊以孟子出。蓋謂大賢將命。可增吾國之光。起友邦之重耳。  
王但知報侍從之班。從大賢之後。不知君子將命。而小人參焉。邪正  
不兩立。竟致陷溺之乎。朝暮見另說。反齊滕則氣脉下屬。不可與朝

舉見作兩項數去。言當是時也。風行曉。無一日不與面。能思無可  
言之間哉。乃長途往返。併行事。亦不言及。曾不以朝暮之見時。亦與接  
談也。行事且不與言。則其款言。可極言之也。  
齊卿之位。若孟子明言其故。不惟非慎密之道。殊少渾厚。厚氣  
象矣。此當與孔子是亦為政。及君子居之等語參看。問可以言者。以  
位以路。答不必言者。以事。夫言言事也。豈言位與路耶。如云予之偕齊  
卿反齊。豈非以行事之故哉。如其與言。夫亦言事耳。如其言事。夫亦  
言不治之事耳。乃一切行事。各有司存。夫既或治之矣。無論言不以位  
言不以路。即以位不小。路不近。言亦何得以掣然就緒之事。尚口於  
尊官之前。以井然有條之事。煩稱於長途之內也。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一

孟子

孟子自齊葬章

通以盡心為主。言觀美非所論。天下非所論。而獨欲自盡其心。悅者盡  
其心而悅。悅者盡其心而悅也。其不得節。雖說分與財。兩獲如意。而本  
意歸重盡心。蓋親恩罔極。予心無已。苟可自盡。又安有忘親膚之痛恤。  
天下之情。而不如古人之盡心者乎。問者分別在美人之觀盡已之  
心。充虞以為美人之觀。則太厚。誠為過矣。孟子以為盡已之心。太厚不  
亦宜乎。中古節。原中古制。厚葬之體。本為盡人之心。以下俱頂盡心論  
之。  
首節 反齊。與自齊相應。孟子之遊事齊宣。蓋將事君揚名推恩而保  
四海。無負三遷之教云耳。今也不幸。至於大故。故自齊歸葬。復自魯反

齊。仍求如其初志。即從歸葬。思中。流出慶孝思也。孟子自齊三句。  
送死大事。孟子大賢。以大賢行大事。彼其周身周棺。必誠必信。必有以  
其所思者。茲而窺窺事竣。返旆齊。而於旅次乎。慰息所為。從容論辨。  
聞發其自致之真情者。斯其時矣。前日句。說不知正說誤受知也。不  
肖而敦匠事。謙言才劣而貴重也。本意却重躬親其事。有慨於中意。  
今字承上止於肅來。止則不厭也。大事何疑太美。似有踰前喪之疑。  
得之有財。亦似暗解此意。此章白喻喪下。章白勸齊。蓋類記之也。  
古者節。古者封樹之禮。未備。樂裡之風。猶存。情雖鬱積。文則潤略。故  
無度。此句以時字立說。棺七寸。柳稱之言。葬之厚也。自天子句。言人  
人得為也。備物以表令終。豈盡無觀美之意。然而非直為此。然後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一

孟子

難辭。言人子之本心。如彼方可盡也。著此一。以見中古之禮。自是因  
性作儀。非故強世從厚。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此時此際。此  
際此心。何所不用其極。自非畢致人世之力。何由竭盡而無餘乎。是故  
棺七寸。柳稱之。自天子達于庶人也。  
不得節。須知不得二句。正從然後盡于人心生來。蓋悅之云者。悅于  
心也。盡于人心。故滿志而悅也。茲惟七寸之棺。柳然後盡于人心。倘或  
束於制。若於財。皆無以盡於人心矣。心何由悅。幸而得之矣。制既不我  
束矣。為有財矣。財又不我窘矣。自當盡我人子之心。以悅我心。何為而  
不與古人共用之手。蓋自天子達于庶人。然矣。吾而獨不之然。豈古人  
皆欲為悅。而吾獨不欲為悅。古人皆有人心。而吾獨無人心。耶。不然。而

何爲其不然也。若曰前養得爲而格於無財。於今猶戚戚焉。不可以爲悅也。今茲後養得且有財。豈復不爲悅者。何事與古異耶。

且此節。上節就之與有財上論。此節就親上論。故用且字轉下。且親膚三字。見人子宜何如痛心。且得之猶時制耳。有財猶外物耳。試以化者論之。果可獨不然耶。夫周身周棺。詎非爲化者之膚。有如棺七寸。柳桐之令其堅厚久遠。不親化者之膚。古人必稱校於心者。子獨無校乎哉。又何爲獨不然也。

吾聞之節。此節乃收拾上文。仍自盡人心來。不是避惜財薄親之嫌。物不欲大費。此天下學也。士不使親膚此。言親事也。以吾親視天下。輕重必有分矣。君子孝思懇惻。自不容已。計惟有自盡其心。求爲悅焉。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一

六十五

校已耳。豈其計人世之私情。薄天親之真愛。而以天下之故。儉其親哉。自校本心。乃不以天下儉親的根子。愚意君子是篤於親的人。其自盡于親喪。何所不至。即天下莫諒其喪。不能無疑謗乎。而天下與吾親敦重。終不以天下故儉其親矣。玩此句。亦是說不顧流俗。暗解非踰之意。但大註不然。

沈同章

孟子不勸齊伐燕。非謂首節一言不及齊也。全在二不得及無王命等字上。方以不得者無王命者爲可伐。又勸不得者無王命者伐之情也。乎哉。下節自彼如日以下。全是尤齊不繼已。不待及無王命之說。而率傳代之耳。向使孟子之論可伐。非以不得無王命爲說。即謂之勸齊伐

燕也亦宜。妙在首節論伐燕處。便是次節不勸齊處。翻案而成。不添贅語。是孟子文字警策處。

首節。全章不得二字。貫到底。子喻業已與人。燕之業已受燕于子。喻矣。然而皆非其所得爲耳。不得者。事權出自人子。不自由也。若奉周天子之命。則得之矣。子喻要與人燕。須告于周天子。不得自與也。子之得受燕於周天子。不得受燕於子喻也。子喻既以不得與。則子之不得受於子喻矣。有仕至於。是明二不得之意也。於此而曰。仕是要做官的人。悅而曰子。則非有官人之柄者矣。不可全在得不得上。兩節並同。何以異於是。言不可無以異也。此處不可之意。與燕可伐之可相應。私相授受者既不可。則伐私授受者可矣。問不可之部位在何處。曰在不得之下。可伐之上。兩節俱以奉命爲主。要上下相闕。無君命而私爵祿。無王命而私國土。無天命而私征誅。其罪一也。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一

六十六

齊人伐燕節。想自齊人伐燕而勸齊之疑。藉藉矣。或人來而問之耳。自沈同問至曰。可以見問者答者。僅各一言。是一場未了的說話。不似商量伐國者。絳然而伐之。尤其太匆遽也。則將應之曰。言不得不應之曰。可也。蓋殺人之人。原自可殺。而問者祇問此殺人之人。與沈同之問燕可伐。一也。吾安得不應之曰。可也。須知爲天吏句。不是創說。只從子喻二句推出。言彼問燕之可伐。吾既應之曰。子喻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與子喻矣。而彼問孰可以伐。有不以天吏可伐應之者乎。何也。喻之不奉王命。則不得。天吏奉天命。則得其事可相形其理。

可互見也。天吏奉天命者。士師奉君命者。天吏奉天命則得伐矣。士師奉君命則得殺矣。以燕的燕字對天吏言。言齊非天吏也。齊若是天吏則不是燕矣。燕之不得授受。為其授受以私也。燕私授受不得齊私征伐亦不得。同一不得。是兩燕也。彼燕不得則罪之。此燕不得乃勸之耶。不惟非吾所望齊之意。亦非吾所論燕之意矣。齊伐燕便是燕非論平日無道。孟子亦非不欲齊之伐燕。使能拯民于水火之中。則天吏在齊而可伐矣。國策亦記孟子曰。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

燕人畔章

此章本從解字說起。還須歸着在解字上。方有滋味。夫王之甚慙。慙有過也。而陳賈為王解慙。全憑一個古字。若曰。古聖人且有過。安足慙者。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一

六十一

却不知古人之過宜有而王之過不宜有。此其慙已自不可解矣。且順而又為之辭。傷其日月之明。塞其改過之機。是不惟王之過。出古人下併令王之處過。亦出古人下。而王之負慙無極矣。尚可以為王解乎。看來末節。仍說使王益重其過。若歸着在陳賈上。便少味矣。

燕人畔節。始不能行武王之仁。如孟子之所謂悅民。繼不能存召公之祀。如孟子之所謂置君。故慙其不早見。而用孟子之言。以致事紛紛至此。亦足以自勸齊之誣。

陳賈節。賈何苦若此。孟子一向陳善。未見左驗。今因不用其言。果致畔亂。王曰甚慙。或將傾心而信用之矣。故賈巧為說。以什王慙。正所以沮孟子也。賈解王慙。機括全在王自以句之問。乃先扶起个王所望

而震者。幾說他亦曾與王同過。王自無可慙矣。以為知乎。以為不知乎。如其知是為不仁。過更大矣。如其不知。亦不免於不智之過也。本論智兼言仁。惜不仁逼成不智。稔其罪而置之法。同胞之愛薄矣。即謂聖人無薄道。安在其為早見之明乎。仁智周公句。周公重起下王字。賈若曰。事出意外。誰能前知。古聖人猶然。易慙焉。

見孟子問節。問答處。句句有意。賈前三問。只要討孟子不知也。一語。既曰古聖人宜無致畔之事。且必先知其將畔矣。乃賈一再問云。而孟子曰。然曰不知。若曰此無損於聖人之德。不足為周公諱也。蓋聖人心事。皎如白日。不欲人諱。孟子亦不為之諱也。殷不可信而置之。監豎又不可信而付之叔。誠謂骨肉然親。可親可信。無如叔耳。豈意背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一

六十二

本朝黨殷孽。叔如此其惡。捐成福。求顯戮。叔如此其愚。公烏得而知之。孟子口裡所答。都是陳賈心裡所有。賈之本意。只要振起他。然則聖人一句。此時賈必道然曰。乃今可為吾王解矣。夫奸未萌而早辨之。蒙未兆而逆料之。此在他人或可。乃以屬毛離裏。分形共息之人。而有事付托。先意猜防。此非枝害之深。陰賊之甚。誰忍慮諸其心。而萌諸其念也。使公無此過。則亦不足以為聖人矣。言外若曰。齊燕非兄弟之親。不早見而終致畔。恐乎宜乎。無上事而問周公。孟子蓋心解其意矣。兩節皆陰刺之。使無所解也。

且古之君子節。此節凡兩段。要分說前段。言古人處過以改。而今乃順之後段。言順則必不能如古人之能改也。蓋古人之改。自不文始。今



人既已順之勢必不止於順。又將爲之辭以文之。不文不足以達其順之之心故也。過由心生。將改則必先自逆其心矣。順者若曰人誰無之。過既過何必求改。是不欲自逆其心。故曰順也。今君子有順之心。其不如古君子之改過必矣。何也。古君子所爲能改其過。而終令人皆仰之者。以其不自文飾。未虧光明之體故耳。今君子既不欲自逆其心。亦且不欲人之逆其心。又將爲文飾之辭。欺人以成其順。有不徒順之而已。尚能如古君子之改過耶。蓋逆非而又文之。不體之曖昧甚矣。既不能令人皆見之。自不能令人皆仰之也。此節全重爲之辭一句。改以事言順。以心言順。在不改前一步。改者要認不是其情逆爲之辭者。不認不是其情順。故順者終歸于文。如水決而下。豈能中止。孟子在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一

六十九

齊故不悅于王。至是陳賈筆。又交害之。想此時齊廷諸臣。多有恐王悟而柄用孟子。從中媒孽之者。不去。將履心機矣。記致爲臣於此章之下。似亦有意。尹士章所謂改之。豈卽於此。卽改之相應耶。或曰燕已昨矣。改之何及。曰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王如乘此愧悔。格其非心。內行仁政。外脩隣好。齊其庶幾乎。何不及改之。有孟子所以日望之。

孟子致爲臣章

通章季孫節乃當場正話。孟子發透不受心事處。盡在此中。而根因却在王就見二節。王就見節便是不用爲政的意思。他日節便是又使弟子爲卿的意思。夫時子惡知節。且只說我豈欲富之人。王可輕待若此。而輕待之。實未明言也。季孫節若曰。予所欲本在大用。王如不用。則亦

已矣。却又使我弟子食其萬鍾。相輕甚矣。于若受之。斯又欲富貴之尤異。如私龍斷之賤丈夫耳。大丈夫烈烈有志。寧甘爲此。王乃相輕若彼。何哉。末節只解私龍斷三字。輕帶。

首節難辭也。孟子在齊最久。望齊最殷。無如王之竟不能用。何也。雖賓師進退。綽有餘裕。而人國淹留。終將何爲。於是不得已致爲臣而歸。所以明坊表。索去就也。矧以此感悟王心。尚可庶幾萬分一乎。致爲臣以其向來受命於王。而爲齊之臣。今復致之於王。致與諺云放下相似。

王就見節。若有餘情。殊無留意。得待句。目前日句來。渴慕得見。深喜可知。如此則終身侍夫子。不勝大願。今又棄寡人而歸。近日之喜起。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一

七十

緬成前日之離索。仍做願見不得光景矣。寡人其何以爲情。此指今見而言。繼此而見言。今見之後。再得一見也。味耳字上句起下句耳。不作守已愛君二意。從此封疆隔越。良會難期。且以臣之至愚極陋。望重塵喜起。再奉顏色。誠不敢不自忖度。預請繼見之期。乃臣之私心。無日不在王之左右也。能不以此爲上願哉。

他日王謂節。看他日亦與三宿同意。蓋孟子瞻戀齊國。未忍卽去。至謂可援而止也。乃漫爲緩辭。以留之。聖賢用意忠厚。不深自引嫌。於此可想。王若曰。今而後吾知所以留孟子矣。夫無事而留之。在孟子義所不處。任官而煩之。在寡人情所不安。我欲云云。公武云者。蓋曰其才豈不足以致家會而臨望。尚可以垂儀刑。其無復用之意可想。國中

字起下諸大夫國人字國中乃諸大夫國人所屬目者於此地授之室而厚養之則諸大夫國人皆曰是當世高賢顯被本朝之隆遇者相與起敬而則象之

夫時子節 夫時子句勿傷着時子言時子第見王之尊我位望厚我祿養將謂是王之盛心嘉會宜無不可留者就裏不可留處又烏乎知之因不好說王故只說時子 夫時子三節話說全因他日一節而生須先把他日節意思看破其下自了然矣 齊式與呂后遷王陵為太傅相似名雖尊而實不用也既不用而養以萬鍾是若萬鍾之富孟子亦欲之也是若孟子不得於為卿又將求得於萬鍾也故孟子云此節要說得夫時子句分曉不可不可留也凡欲留人之行必先度人之

內書窮抄定本

卷十一

主

欲時子以萬鍾相留此蓋謂子欲富耳有如辭十萬而受萬此其於富為欲耶為不欲耶此而留之為可耶為不可耶而時子且烏乎知之李孫節 此節古人言語自家意思以不好明說而若倩人代說者以示必不受萬鍾之意若曰王使我為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弟子受王之萬鍾此乃不多見之貪不恒有之鄙無論士人常慶必不至此即紛馳交驚之徒逐逐欲富者斯亦為創開作賭如私龍斷之為矣何其異也子昔嘗辭十萬今乃墮落至此哉 子叔疑賤丈夫不但事利皆怪物也故曰異哉 執字與獨字相應正解異哉 世人營營逐逐孰非欲富貴者然而到不用時亦自罷手而子叔疑不肯罷手又使其子弟為之是獨於欲富之中有私態龍之為即執不欲富賈之人未見有若

是其甚者矣豈不異哉

古之為節 為市主上人說以有易無非使下罔利故上但治以有司未嘗征也 有賤丈夫有字有味從古未有如此者一旦忽有此人正異哉之意 以此龍斷也以此龍斷左右瞻望將擇其有利處而趨之亦不得於此求得於彼如子叔疑之意其究則一市便益處被他獨占如網之絕流而漁然此龍斷之利也他人未知而斯人獨有之豈非私龍斷之利 誰作厲階至今為梗

孟子去齊章

須知章旨歸着當以孟子心事為主喫緊在二人字其容絕長者借作話柄而已 一場說話始終在宿書二字上 聖賢心事未易為俗人

內書窮抄定本

卷十一

主

言久矣孟子業已去齊而猶自宿書此其心誠何心哉望反之情固自痛寐不忘而有淹之念要自纖毫不能客第見其低回棲息不似逆旅中人竊意援而止之斯亦可以止矣輒以其私留之是謂王所宜綸可無入乎孟子之側窮塗緩頰即能安于孟子之身其視孟子為何人哉而宿書之本心晦矣故孟子明目正色援古自白非但辨其誰非而已去齊節 他日未去致王以萬鍾留宿書致客以已意留若使小丈夫處此要博高潔之名致為臣之後瞻然長往安有如許話說蓋聖賢愛世愛君惓惓無已寧身而不避而不忍以薄為道也 有欲節 坐而言與私留是一箇意思大抵見孟子遲留有不甚敬重意敢私留便敢坐設若知孟子是進禮退義之人且囁嚅不敢出諸口

矣。况敢安坐而慢言之乎。所以客自育齋宿。孟子只責他私留隱几而臥。正是不應絕之也。私留便敢坐談。臥几正是不應分明畫出兩個絕字。

客不悅節。此書記明告子者二。此章與慎子章是也。聖賢告人。每婉轉微言。使之自悟。此皆因其不悅而顯言折之。魯穆公一段。不重釋公尊賢。還重三賢自重。夫君子居人之國。直須國君有人。其側目日伺。候道達誠意。然後能使之安也。不然。則不能也。退想子思當日何等尊重。其在泄柳申詳。雖不子思若乎。然亦難進易退。義不苟留。亦須君側有人。推賢揚善。維持之。調護之。幾幸其身之不去。而後能安其身。不然。則不能也。斯亦子思之流亞矣。要之意出穆公。無以其私留者。以彼其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一

十三

人其皆審於慮哉。子為云。柳楊說。以子思為主。泄柳申詳。帶及之耳。

子為長者節。初無王命。而輒以私留。是謂無人乎子思之側。不能安子思無人乎長者之側。即足安長者也。豈非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耶。慮不及子思。與絕字。界限要明。慮不及子思。且只說親已出于思下。如是。則有輕藐鄙薄之意矣。此為誰絕誰耶。子絕二句。口語本是相連話語。此言是子絕我耶。我絕子耶。大註却作歎語。會意解耳。問宿齋既不是望人挽留的。是何意。曰下章是。

尹士章

尹士言語。其能只是引起。而歸着全在三宿出齋上。所以孟子反覆自

白。亦只白三宿的心事。尹士如許譴讓。都為王不可為湯武一件。孟子如許分割。都為王可為湯武一件。則是不明以不識王之不可為湯武也。則是干澤以識王之不可為湯武。然且至也。三宿是何濡滯。以不可為湯武之王。而戀戀不舍也。見王而曰千里。以王不可為湯武。而跋涉來見也。去而曰不遇。以王不可為湯武。致以不相遇之故去也。須思千里見王。何故是予所欲。不遇故去。何故是予不得已。三宿出齋。何故予心猶以為速。出齋不追。何故予日望之王。如用予何故。能令天下之民舉安。如許說話。總從王由足用為善來。夫湯武身之無非為善而已。式九圍清四海皆是物也。王雖未能改。而反予用予。而由足用為此安見王之不可以為湯武乎。此正孔子遲遲吾行的家法。急流勇退。何以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一

十四

為小丈夫。以可為湯武之王而亟去之。尹士自謂小人。亦以可為湯武之王。乃欲孟子亟去之也。

尹士語人節。此節尹士本意。只在三宿出齋。言其去的不該遲了。問何如則去的該遲。曰當日該來。則今日之去該遲矣。問當日如何該來。曰若王可為湯武。則當日該來矣。乃王不可為湯武。而不遠千里。負賢來見。以致不遇。故去。尚不可悔其背至之非。連其今日之去。耶。然且三宿出齋。濡滯謂何。豈猶望王之可為湯武乎。哉。信斯言也。則孟子之千里見王。非其所欲。而所欲在不遇故去矣。所以孟子曰云。不是議其來。又議其去。是就他來之非。病他去之遲。王不可為湯武。據今日言。識不識二項。則尤其當初也。細思識不識二段。起濡滯一段也。言



者乎哉。字仍自登若來。

末節。若只說士是小人。便失語意。與大哉言矣相似。本旨不論尹士。如云鄉也。士第知立身行已。儼然不滓。合則留。不合則去耳。有如孟子所論。抑何其匪夷所思也。其擇主明。其救世切。其愛君憂國。悠悠乎無已時。納垢含疾。慨慨乎有餘地。乃今知士之窺一曲。開大方。淺識狹量。曲謹小廉。正與見而怒。怒而去。怒見于面。去窮其日之小丈夫等耳。何足以知大君子之用心。

左虞章

全章。見聖賢憂以天下。試思天下不平治。于我何事。乃知聖賢胸襟自別。所謂眉攢萬憂。大抵聖賢行藏。關係不小。孟子直欲身爲名世。平治

西書窮抄定本

卷十一

十一

天下而過期不遇。安能若是愁乎。左虞非認孟子爲怨。但謂孟子當時皆俯仰自如之意。而今不然何也。夫子何要說得婉轉。得猜度意。言眉睫之間。聲色之表。彷彿有此。君子處一化齊。不以窮通二心。不以前後易度。彼時在平居。則優哉游哉。俯仰自如可也。若此時。則在憂遑上。畏天下悲人。誰能若是忍。者。詎可與彼時同日論哉。二一字重。言各一其時也。此一其時之時。以不遇言。以其時之時。以亂極言。自不相干。身稽自古以來。每五百年。必有聖明之君。興而爲平治之主。亦必有名世之臣。出而爲平治之輔。上下數千年間。未或爽其數焉。蓋貞元之會。合間俯非偶。固未有先五百而過者。宇宙之太和。無往不復。尤未有過五百而不遇者。乃於今則何如哉。由周云。天生王者爲平

治天下之主。曰王者興。水意說天下將平治也。而天下不平治。不是無左

驗的。此際必有名世出來。佐贊王者。故觀乎世有名世。便是天下將平治矣。此節重名世上。非謂聖賢便是名世。必須聖賢得志。佐成平治。而大名垂乎宇宙。方是。稷契伊傳等是也。如孟子不遇。卽不得爲名世矣。全重五百其間字面。其間者。五百年之間也。下節七百數時字面

正與相應。二必字極重。言自來明良相遇。都如此數。無一愆其期。爽其候者。下文過字。正與二必字相反。言古可必。今不可必矣。數以年數之多寡言。時以時運之治亂言。數過。只說年踰五百。至時可。方以當時之亂言之。言計其年數。遠踰五百之常期。數已過矣。而於此數過之時。猶考時運之汚隆。則王者不興。未有疏如此時。天下之亂已極。極則

西書窮抄定本

卷十一

十一

必反。可以轉而治之矣。以其數二句。且只說天運循環。無往不復。時亂極矣。合有名世出輔王者。以平治天下。夫天節方訖。天特不欲平治天下耳。如欲平治云云。今世除了我做名世。更有誰做名世。言名世斷然屬我也。吾何爲不豫。不是欣喜已做名世。乃因已做名世。而卜天將平治天下。樂以天下也。本意則因自己不做名世。卜天未欲平治天下。以故憂以天下。特反其辭以明之爾。

居休章

通以志字爲主。凡聖賢之於人國。其君之用舍。已之去留。未有不蚤見其幾者。試觀尹士章云。王之足用爲善。孟子終戀之矣。而王之終不能爲善。似未蚤見之也。及觀此章云。乃知孟子有愛齊之仁。而末

始無知主之智。蓋自於崇一。則乃知臣主之不同。而志未決矣。彼久  
齊非其本志。特以師命之故耳。不然。自古仕必受祿。孟子何獨不然  
哉。不是與予日望之等語。自相刺謬。大抵君子之用意忠厚。見幾明  
決。並行而不悖也。

居休節。自古未有仕不受祿者。自孟子始。禮以義起。何古之拘。  
曰非也節。二志字相應。於崇二字不問道合無機。終當引去。自初  
見而已決矣。君子將受人之祿。必先度其人之可就。誠以君可就。則  
道可行。則無愧乎祿也。去志既不欲變。而猶受其祿。是有祿矣。焉有君  
子而可以苟祿乎。

繼而有師命節。不是又明久于齊之故。言志本欲去。其不蚤去者。特  
以為師命之故耳。而去志未嘗不在也。是以仕而不受祿。只是足上節。  
言志本在去。非我志故不受祿也。雖不合于古。庸何傷。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一

十九

四書窮理抄六補定本卷之十二

古邵王國朝夏希甫著

滕文公上

論性善

或問人之昏明慈忍。天實生之。見性之皆善乎。曰。當天生時。此昏明  
慈忍。皆善也。未達曰。天命無差。言曰不善。而無差之生機。千變萬化而  
莫可窮焉。能通能塞。能慘能舒。人得之。則為昏明慈忍分矣。此與蓋明  
夜晦。春煖冬寒何異。而孰不為善也。第人既得其昏。不復為明。既得其  
忍。不復為慈。隨所得而偏勝。若見以為不善。乃無妄之生機。自在則  
其能通能舒。可明可慈者。自在也。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曰善也。

四書窮理抄定本

卷十二

嘗之舍公樂。何物不有。無論參苓。砒毒。藥活人之良劑也。單言砒毒。  
若見以為能殺人耳。嗚呼。舍公不化。砒毒皆良劑。天命不失昏忍皆慈。  
德苟有無妄之生機。安見昏之非沉寢。忍之非剛毅耶。故曰善也。

滕文公章

孟子先說人性之善。與堯舜一再兄仍是此意。無二說也。

首節 文公之謚。在既為君之後。世子之為。在未為君之先。曰文公為  
世子。追紀其與孟子遇之時也。滕小國也。事宜無急于事楚者。而先  
急親賢。此真性之發。入聖之漸。滕國可善之一機也。

孟子道性節 世子資美意誠特。接流俗之表。故孟子一見。輒與談及  
性命。因其材也。若齊宜梁惠。方溺一止。功利之波。安可卒然語此。道性

善乃言必稱堯舜之根因而語脉則歸重言必句以下文許多說話皆自此句生也。如云世人與人主言。但能開之以道義期之以英詠。儘自勾了。乃茲孟子直把萬古無二之人。把做啓口之常談。人見爲山珍海錯。孟子若家常飯耳。驟而聞之。誰不駭且疑者。看此句文勢。分明爲起下節。言必句。正自道性善生來。世人高視堯舜。無敢繁稱。彼固以爲堯舜至善。自其天性。更有何人能與同者。乃孟子獨道性善矣。天之生人。更無彼此矣。既無彼此。安有聖凡。既無聖凡。安事遜避。故雖以則天之堯。協帝之舜。萬古無二。而動輒稱之不置。直將舉世子於助華之隆。勵世子以祖述之烈。不令少有退托。凡以性善故也。當日議論。與世人迥異如此。直要做萬古第一個人。勇猛何如。末節所謂駭眩之藥。是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一 二

意氣襟期如出一人。都只是要爲堯舜的意思。絕不讓人一頭地。只爲人生世上。止有做堯舜的一條路。更無第二途。撒故也。何獨疑於吾言。須知三子皆即我自信。不是高望遠志。一何畏。自丈夫字來。吾人受生天地。既已成乾道。秉陽德。巍然而爲丈夫。矢則其襟期氣槩。直可出聖人神。登三咸五。何所歉於彼。而生一退怯心乎。舜何二句。本意謂舜人也。子亦人也。却須得其口語。若曰舜即明物察倫法。今傳世。豈其別自爲人。同雖不敏。豈其不得爲人乎哉。如此說。二何字。方得明白。有爲者。譬若掘井。如中庸弗能弗措方是。才入王我師。非論文王論我也。言以我自料。可學文王也。與我丈夫也。子何人也。皆高自稱許之辭。欺我二字。何自而來。文王之德似堯舜。何可當也。而周公毅然以爲我師。不少謙讓。似爲大言以欺我者。乃我之爲我。原自如是。周公據實而言之。何欺之有。我字與我字相應最重。世人視聖太高。而視我太卑。試執而語之曰。聖人而師也。有不撫心自疑。見爲太言欺我者乎。乃周公以文王爲我師。而公明儀以周公爲不我欺矣。文王大聖人也。周公亦大聖人也。父子之間。聖聖相承。其曰我師。未足異也。乃儀亦毅然自信。不謂周公我欺何哉。我在故也。有周公之我在。則文王在有儀之我在。則文王又在也。有爲只就我之爲。入處爲之。師文只就我之爲。我處師之。若欲希重華。效文德。卽失之矣。今滕節。此節以圖勢惕之。使之必爲堯舜。絕長補短。諺所云。窮竿計也。將者。庶幾之辭。蓋猶未滿五十里也。絕長補短。而僅將五十里。極

言其國之小也。小之者。危之也。夫以七。雄虎爭之勢。而稱小。至于此極。譬春冰一片。置之紅爐左側。消亡可立。豈不岌岌乎殆哉。然猶可以云。猶可句。言滕雖式微之極。若能勉自振拔。尚可振起積弱。漸自平治。做箇完完好好之國。如所謂新子之國是也。若只說做得好事。即不階八土。誰能禦之。何須就地里上較量乎。其引書意謂滕雖可以為善。而國勢至此危急已極。必須至期堯舜。下十分勇猛。的工夫。然後國可完好。救九分危急的症候。譬垂命之。八須金丹可活。藉令稍稍退托。讓堯舜一頭地。究亦其何能淑。厥疾終不瘳矣。何也。厥疾危甚。非別疾比故也。可不懼哉。可不勉哉。在齊則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在滕則藥不賤眩。厥疾不瘳。孟子言事實。真醫也。智慧信不如乘勢哉。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一

四

滕定公章

上章如字板。此章如印紙。開手用肯者。一句。不是閒語。乃一章河源也。言而終不忘。動於性善之說也。因此先言仁親。而終行孟子之言。無非是這箇意思。卒也不惟百官族人悅服。而四遠感動。人性皆善。豈不信哉。

首節 此節從言於宋說起。便知此章是接前章之言。章末當復挽云。至是則於心終不忘者。不獨一世子矣。嚮之。言於宋者。不其有明驗哉。當時言語。在天理人心上極透徹。今日以諸葛大事。必復然矣。是謂上下相生。滕雖稱小。非維繫維夷之國比。也。魯秉禮而滕宗之。彼其遭喪之已事。先世亦必可觀。而世子仁親為。豈不欲苟安越千里而請孟

子。殆亦堯舜之心也。與哉。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問孟子而後行事。何也。其故大也。然後字。正與大字相應。慎重之意。

然友之節。通節要發出自盡二字。夫自盡者。自盡其心也。而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則喪必三年。乃人心所自有。先王所緣以制禮者也。行人心自有之。禮自盡者。舍此何以矣。不亦善乎。二句上虛下寔。上美其問之善。下原其善之宜。下句明上句也。凡用固字。皆現有之辭。此乃人人自有之真情。所謂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自宰自親。喪二字。來人情莫切於親親之事。莫大于喪。孝以心言。即上自盡是也。孝思出於人心。而禮則先王緣人心而制之者。禮盡而人子之心盡矣。故可謂之孝。三年之喪。言禮為父母喪必三年。齊疏二句。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二

五

則言三年之內。衣不忍錦。食不忍脔。齊疏舒粥而已。緣此際人子抱終天之痛。美衣耳食。自不能安故也。正是說三年之喪處。自天子二句。作兩項平對者。非蓋自天子句。自與諸侯之禮相應。言三年乃天下通行。無一人不然者。吾雖未之學禮。而其為諸侯之禮可知。至三代共之。方說斯禮也。設因於夏。周因於殷。禹湯文武。莫之能易。其為天理人心之所宜行可知。不行將何以自盡乎。蓋勉世子使之必行。便是防有疑阻之意。看來自天子句。且只說禮制如此。三代何。方說此禮極好。當行喪大記曰。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且禮為舊君有服。則此三年之喪。蓋父兄百官皆行之。不獨世子。然反反命節。要識此節文勢。如引弓然。乃振起末節百官族人以下。



數句也。當此之時。中外群情。交口疑阻。且也稱引兩國之先君。援據從前之典故。以為必不可行者。有安見人性之無不善。堯舜之皆可為乎。乃後來世子以身先之。則百官族人。云如陽和一起。冰漸全消。始知孟子不我欺矣。人情樂於自恣。而憚於守禮。通喪久廢。而一旦欲與之共行。故不欲。用先君追世子使止也。如曰吾宗族百官皆不欲。則為卑而殺尊者之禮不順。故用兩先君壓之。蓋祖在則親屈。將仁親而先倍祖。可乎。文公禪制未終。而思娶宣公喪未期年。而逆女魯先君之莫行。蓋自此始。何以必從先祖以喪祭也。人生本乎祖。率乃攸行。孝也。然其他或損之益之。裁自吾心可耳。若乃喪送終祭反始。事莫大焉。此在先祖自有已事。即未必盡合於古誼。而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有其廢之莫敢舉也。詎可與日用之細故。同類而共改之哉。吾有句。吾字不可放開。夫立身由已。脩業從心。何事不憑吾而造。而必斤斤先祖之從何哉。蓋喪祭之禮。吾得而行之。喪祭之禮之行。吾不得而主之。昔吾先祖以來。豈無已事。吾承其後而傳受之。獨可兢兢率由。惟謹耳。如必自吾復古。而曰吾自盡吾孝也。將先祖獨無孝思耶。請然友節。上節父兄百官。據大分稱前聞。亦似鑿鑿有理。世子安得付之不理。此與自楚反復見孟子時。意思一般。世子馳馬試劍。想亦感國勢之積弱。而銳意武功。但非本計耳。不我足何也。若曰彼其素觀武匿文。不學無術。是惡識禮意。何徒取祖宗成法。紛更之為。孝思不匱。承錫爾類。予一人行之。而群心不協。何以廣孝思乎。然予與不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二

六

可句。要分曉。言世子以父兄百官之不我足。歸咎于已。此語誠然。蓋此欲父兄百官我從的事。原非可求之。父兄百官者。世子若已先得其意。矣豈不然哉。言世子所言。已自有不他求的機軸了。故末節曰誠者。字指欲父兄百官之從一事而言。言此不是可他求的事。不是教世子置父兄百官於不管。言但自行三年之喪。彼自從之矣。孔子之言。與前曾子之言。不重複。彼重盡孝在禮。此重感下在上。各因其問也。自君薨至而哭。總是箇哀字。哀而曰莫敢不非威劫也。上人孝思之真。潛攝其心神也。當與大畏民志之畏同。先之謂君以哀先倡。故百官有司。和其後而莫不哀也。世豈無先倡而後不和者。此獨有倡必和。何也。蓋上之動下。與等夷之人不同。只須心有所好。共下已必甚矣。其故何也。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二 七

等夷之人。雖形格勢禁。尚不能使之必從。乃君子在上。小人且聽。出乎操已入乎機。以神往。即以神來。精神意念之間。即為感發興起之地。直與風行草偃相似。故也。上之好。便能動下。故如風下之動。只待上好。故如草。目先之至。必儼作三層。一層解一層。第一層重先字。第三層重上下字。第三層重風草字。不可以他求句。且虛虛說。此事不是可他求的。觀孔子云。可見此事只在世子自家而已。到此方指實着在世子身上。乃上呼下應。首虛尾實之法。須思孟子筆定感動群下。惟在世子。厥故安在。然友反命節。按蒙引。記東坡春秋列國指掌圖。鄒去滕近千里。此事然友往反數千里矣。世子之重大事。此亦可想。此節句句與上節相

照孟子曰。是在世子。世子亦曰。是誠在我。五月二句。即顯於家宰之說。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已不復不足矣。四方觀風草之機。尤著顏色之戚。卽而深墨也。哭泣之哀。卽而位哭也。弔者大悅。言不止於百官族人。也。信乎是在世子哉。諸侯之喪。五月同盟主。此節不重世子能感動人。重人心皆可感動。與孟子之言。若合符節。然後知堯仁舜孝。庸衆皆可庶幾。謂堯舜其心。至今在可也。世豈有不善之人者哉。

原文公問爲國章

此章共兩大段。前段言爲國在不緩民事。而其不緩民事。在復井田以行助法。此蓋以國係於民。民係於事。全是勤民的意思。及論井田。却歸着在別野人上。正經界分公私。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壹似緩民事者。四書窮抄定本 卷上

非真緩之也。蓋以野人之養。易君子之治。則民之力。益得自盡於民之事。必如此。乃能不緩民事焉耳。緩急先後之際。爲國者不可不知哉。前半要上與下。後半要下與上分。國非民不立。急民固所以固國。民非君固治。別民正所以急民。桓文章費多少說話。先在齊王心上撥弄。然後說到制產。此章因滕文以性善之說。仁親而問及爲國。此際仁心諸語。已與民通。故孟子迎機利導。開口便及民事。

民事節。民事對國字說。世主爲國。唯是厚征求。巧催科。曰此國事也。曾不思國于何立。惟民在耳。民於何生。民之事在耳。取給生養。閑切命豚所當風夜。珍念宵旰經營。非可徐徐爲之計者。蓋自古言民事者。無出七月之詩。諸如于邦舉趾。饒飭登進。終歲勤勤。以播百穀。固不待

言。乃徂冬我稼既同。似可稍稍休息。方且宵旰作苦。亟乘屋爲播百穀計。蓋無一息而忘于懷也。爲國者以民之心爲心。民事可緩乎哉。仲葢合說。日夜不寧也。治屋則架而上之。如駕車然。故曰乘其者。豫度之辭。蓋言其事之煩。將不暇復乘屋也。

民之爲道節。此節須知語意歸着處。民事不可緩意。上節引詩已明。此乃極言緩民事者。非仁也。中間許多節次。文勢注向未便。民事卽所以爲恒產。不緩則有緩則無。無則以非心生。非爲以非爲。非罪以非罪。加非刑。是罔民也。曾是以爲仁乎。

是故賢君節。賢君卽仁人在位者。以心言曰仁。以人言曰賢。一也。

章旨重民事。則賢君節恭儉。民臣平對不得。夫仁人在位。是爲賢君。彼

四書窮抄定本 卷上

卷上

九

其以仁存心。能致謙恭。亦能敦清儉。由是以仁立政。有禮于下。亦寡取于民。蓋有君有臣。有民。原相須而爲一體。以君養臣。以臣養民。自相成而可並行。故將仁野人。先仁君子。以其軫恤黎元者。隆敬士尊賢之節。而既仁君子。卽仁野人。以其禮遇臣下者。充軫恤薄賦之風。其要則養賢以及萬民。毋緩民事而已。不賢而能之乎。問賢君仁人也。自不忍多取。卽此能有制了。而必推本於儉何也。曰精言之也。人但知慈祥之心。能行寡取之政。而不知清約之心。能除多取之根。夫清約之心。非屬勉節。蓋自安機淨盡。其神內攝而來者也。恭儉皆由神攝。故類及之。爾夫安機不淨。生機不完。寧有仁不恭儉者哉。如此說。併必字亦明自矣。恭者退讓之心。禮下者退讓之事。有其心。則有其事。矣。如致其

優渥以示體貌之隆。重其厚祿以將忠信之意。是也。窮者必厚歛。虞其不足用故也。存一樽節之心。多取將焉用之。取民有制。正是使民產可常生處。非一授田里便為恒產。

陽虎節。民無恒產。以自富也。卽此便問民而不仁矣。賢君在位。卽仁人也。卽此便取民有制而不富矣。看來為富不仁。為仁不富。上文已有。此却引虎之言。若曰虎之所言。亦若斯耳。蓋仁富相為貞勝。卽不仁如虎。猶能辨之矣。為富不仁。不是抑理以徇欲。有欲卽無理矣。為仁不富。不是抑欲以全理。有理卽無欲矣。如晝則不夜。夜則不晝。不但如水能滅火。火能乾水。若曰仁人在位。應該取民有制。

夏後節。此節本意。只重取民之制。夏后三句。言其取民之名不同。

四書窮抄定本

卷三

十

也將言其實之同。故先言其名之不同也。三代均之分田。均之取民。但夏后之世。洪水初平。地未甚闢。故止五十段。則漸以闢矣。故七十。周則益以闢矣。故百畝。地未甚闢。難以井授。地既漸闢。可以井授。至周。入各因其地。各隨其宜。法制益為明備。故賈助儉之名不同。此不同處。不過與世推移。隨地適變云耳。乃禹湯文武之為君。誰非恭儉並慈。仁人而在位者。故皆取民有制。止於什一。名雖不一。而寔則一也。通節重此句。徹者二句。帶及之耳。徹同也。同力合作。無此疆而彼界。計畝均分。無此多而彼寡。四海猶如一家。萬國猶如一身。蕩乎大同無對之氣象。也。但藉其力。不復稅其私田。輕徭薄賦之風。卽此一字可想。貢賦已自下而獻于上也。周禮八則。吾曰賦貢。以駁其用。百家之內。已鄉土業。

六鄉言縣為遠。百里外曰六遂。遂人主之。

龍子節。夏后節。繁言三代取民之制。龍子以下三節。則合三代而駁論之。龍子一節。言夏之貢。不若殷之助。夫勝二節。言周之徹。亦不外殷之助。總見惟助為善。治地二句。不可只說誰善誰否。須先就貢助相反上說起。助者藉民之力。而無其貢。稅者出民之有。而納之君。兩者正相反也。此在夏禹商湯。固自各有時宜。第據治地而論。則助最善。貢最不善。自貢者以下。一字不復及助。只極言貢法之不善。而助之善。自見。自貢者至取盈焉。且只說貢之不知通變。為民父母以下。乃極言其害民而無以子民。校之數歲。窮收穫之變。用其一中。為賦稅之常第。令上不擬大有而多取。下不准大侵而寡取。毋太病民。毋太病國。已

四書窮抄定本

卷三

十一

耳。而成賦有定。不復以意消息。因時上下之矣。貢之病根。全在一常字。有常則必取盈。取盈則必害民。此下文勢俱相因而生。收其餘而積貯之。為異日凶荒之備。取所羨而儲峙之。為饑歲蠲恤之資。重四年一邊。言不多取於豐歲。却乃取盈於凶年。無論不能完課。額給公上。卽糞田之費。幾何。猶然不足用也。所入之寡極矣。夫為民父母。謂宜視民如子。今却乃使民時時不寧。將字直管至溝壑。乃就取盈之時。豫料其必至于此。非待窮蹙展轉之日而後知也。農家自春徂冬。無一寧日。何作苦至於此極也。豈非為閭室之生計哉。茲而幣私室之藏。為公家之賦。卽父母不得以養。下焉者又可知矣。則以糞田不足之入。無幾故也。民窮若此。亦孔亟矣。而猶未也。私室之藏雖罄。公家之賦未盈。

稱貨而益。又勢之所必至者。夫以石之備內傾。子母之貴外急。展轉無策。生活何賴。彼老稚不能散之四方。欲不轉溝壑得乎。此數句作兩段說一段深一段。極言貧乏為民害也。併父母亦不得養窮也。至使老稚轉溝壑。則其窮極矣。御貸言。或起貸借事也。惡在為民父母處。在使民不得養父母。尤在使老稚轉溝壑。夫民之父母。上之子也。民之老稚。上之子也。曾有父母。而使其子不得養。轉溝壑者。愚意。明作昔竟。及為是言。使民眼睜地。愚意。公田助而不從。誠足便民。但古今事宜不同。在孟子時。或可行之。有如今則力作之勤惰。何以別之。能必其急公。上乎歲入之多寡。何以覈之。能必其無欺隱乎。不問則滋弊。問之則煩刑。似有未易行者。如謂田不井授。終荷道也。恐未必然矣。

四書窮理定本

卷上

三

夫世祿二節。龍子節說賁不如助。助自宜行。且滕不行助。吾竊怪之。夫世祿食乎公田。公田出自助法。兩者相為表裏。今世祿滕已行之。而猶助之不行。豈謂滕人七十而助。非周制耶。乃惟助有公田。而周詩亦咏之。是助不獨商行之。周亦行之矣。而不與世祿並行何哉。井田雖廢。亦有官祿。安見世祿與助法相表裏乎。曰。中古自殷周以後。祿不出於賦稅。皆以地為祿。而世世受之。子所謂天子之卿受地視侯云。即井地中公田之地也。世祿豈不在助法中乎。此一句滋味全在一箇。兩字有獎而勸之意。又有疑而訝之意。雖周亦助。本因良法可久。周不能改乎。發而孟子曉解文公。却在本朝亦然。反古可無疑也。設為庠序。此節輕。血脉仍自行助來。制恒產。因典恒心。乃順風揚帆。

之勢。此時聖道教渥。故曰設。人主作民君。門未有虛范其願。而不寔為之地者。教以庠序學校為地。猶之養以井田為地。庠序學校教之地。所以聯師儒。敦詩書。一心志。習耳目。俾不見異物。而遷教之善物也。庠者養也。六句上三句為下三句而設。言鄉學之義不同。而三代各取一焉。非夏教而不射。殷射而不養。周養而不教。且射也。代不相沿。禮不相襲。用以改文物。新耳目。所損益固如斯耳。夏曰三句。作三項。與下共字照看。庠者三句。庠之字義。原不訓養。蓋以細黨其如齒。而古者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以故鄉學之中。或取義於養。而庠名焉。所以教讓而存後也。校之字義。原不訓教。蓋古者鄉學之中。群一鄉之子弟。誦詩書。習禮樂。主者考校其高下。以示訓誨。義以故鄉學之中。或取

四書窮理定本

卷上

三

義於教。而校名焉。庠之字義。原不訓射。蓋群一鄉之子弟。習射其中。因而序其技藝之孰精。揖讓之孰最。以故鄉學之中。或取義于射。而庠名焉。大抵就鄉學之所有。各取一義。以為名。非謂此事養彼事教。彼專射也。庠有虞氏之學。養老之官也。周蓋沿虞。而命之名。學之名。三代何以共之。蓋學之為言。非若各占一端。各取一義。試思何時不學。如學養學也。學射學也。學校學也。何代不學。如要人學也。設人學也。周人學也。彼其理為共公之理。故其名為公共之名耳。人倫乃人所自有之心。何論鄉國亦民所恒有之心。何論今古。故三代之庠序學校。明倫而已。設學教民。無非使人復其恒心。而人倫慈孝仁敬等。人心自有不容已處。正恒心之所在也。故三代建學。本意總要聯師儒。敦詩書。服禮樂。

觀摩講習。共著於人倫之中焉耳。明者。下知之也。而昭揭義教。顯示紀綱。使天下共知之者。則屬上。故曰明於上。親義序別信。井井有條。故曰倫。而要皆人心自有之生機。以此昭揭于上。使人日聞銘其中。生機復矣。由是行乎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之間。莫非藹藹油油之意。無有漠不關情。恕不動念者。雖蚩蚩小民。何如禮義。而仁心沉貫和氣翔洽。相與親愛於下矣。則惟倫自上明故也。君不可設庠序學校以教之乎。此節以設爲庠序句爲主。其下細論庠序學校歸着在可以明倫而化民上。正見當設庠序學校以教之也。

有王者節。仍重助法。勿以教養平說。有王者二句。與是爲句。界限要明。上且就滕政之善。發揮箇必字。是爲句。方說他與爲王者無異。何

四書窮理定本 卷三

古

以知其必取法也。滕之所行。乃仁天下之政。有王者起。則必以仁天下爲心矣。有仁天下之心。安得不行仁天下之政。爲王者師。則王者仁復天下。皆以滕之仁仁之。謂滕即王者可也。何必臣海內于元元。而後爲王者哉。

詩云節。又恐文公謂師世之澤。無救於垂亡之滕。故再以後效歎之。然終不敢遽許其可王也。孟子言有事實如此。文王句宜就舊邦新命從古獨有文王發之。如云人君建邦與地造合。與天舊則俱備。新則俱新。惟文王國勢仍侯封之初。而天心肇大親之。集然則那之舊。合於命之新。非文王其誰有此也。此卽未以身王哉。王業始基之矣。不狃於國勢之卑弱。而奮然自振。祖烈猶存。可儆刑也。文王其邦舊其命新。

命新而國亦新矣。于力行之。將後世子孫。必有王者。亦以新于之國矣。天命在滕。子其爲周文王哉。而豈獨爲王者師耶。一問爲國至亦以新于之國。二國字。首尾擊應。新子之國。其可以爲國可知。

使卑戰節。前只言助法當行。此來問其制也。使子使主井地之事。也不是使之來問。設專官。詢定制。其銳情復古如此。便是力行的意思。井地取民有制。其政自仁心而出。故曰仁政。仁政之不行於天下久矣。而子之君將行之。意何美也。然而不使他人。而簡在獨屬之子。詎非謂能成此仁政者。莫若子大夫若哉。行仁政而選擇使子所委託于子者重矣。而子其軫念民窮力追古道。俾滕之民。再與七月之歌。滕之邦復膺維新之命。不負行仁之盛心。選擇之初意可也。井地雖分九區。

四書窮理定本 卷三

古

而中外彼此。分數明白。却憑溝金封植之界。非一畫井字卽可爲經界也。不正而不均。不均而不平。通通說下。諺云。不言語的師傳。一正經界。鞏了。多少弊端。省了。多少氣力。故曰可坐而定。井地之設。本爲分田制祿。而經界能坐定之。所以孟子首及于此。其下則承分田制祿四字說去。不復與經界扣干矣。

夫滕節。夫滕四節。奉上分田制祿而論之。夫滕節。言分田制祿。不可無君子野人之別。請野節。正是分田制祿之常法。有君子野人之別處。卿以下二節。又是分田制祿中曲盡其道處。帶及之耳。若說國內有官員百姓。便是將爲君子。將爲野人。何須從壞地說起。此言滕雖壞地。猶小。乃則壞成賊之際。料想也把君子野人分作兩樣。豈因其編小而

遂一祭受地。自耕自食。無復官僚吐糜之辨乎。蓋自古君子治野人。野人養君子。如使則壤成賦之際。不分君子野人。則君子亦與小人並耕。何暇去治野人。野人不與君子代耕。何人去養君子。夫是以壤地福小而亦將為君子。將為野人也。細玩自此以後六節意。重為君子一邊。下節助與自賦。俱要野人養君子。方里節又要先公後私。蓋無君子莫治野人。重君子正所以仁野人。下章許行並耕之說。正從此起。請野節。請字管至餘夫節。總是以井地分田制祿也。而根因則自夫滕節來。惟滕不能無君子野人之分。則當如此分制田祿。分別出野人使養君子。而易其治。奉上節也。圭田節。君子養無所分。而治野人者蓋專餘夫節。野人養無所分。而養君子者蓋裕。此節若只說箇分田制四書窮理定本 卷上

鄉以下節。常祿皆有差等。此無差等者。特恩也。恐以孝先之費。分其養。養之需也。鄉祿特厚。可分以祭。鄉以下則饒薄矣。餘夫節。百畝中恐養活不過。又何以分之。而養君子。須知此二節血豚俱自無君子二句來。死徙節。忽出此節從何而來。乃因請野節。助兼乎貢而言。貢終不若助之善。以起方里節也。此節須與貢相形。而好處全在蓋井。卿之成係於井。故人之居定于卿。能使此卿皆安土重遷之民。一田同此井之為也。不然。故土雖自可懷。詎無易去其卿者。何死徙而猶不出也。語曰十歲樹木。百歲樹德。夫惟以同井。故不出其卿也。則世世相守。何可薄情寡恩。相友相助相扶。特從此生焉。蓋雖未建學明倫。而小民已親於下矣。向使視卿若傳舍。視人若秦越。何以有此美俗乎。方里節。此節正言井田之制。全在正經界上。若地不取方。經界易混。本文開口先言方里。則中公外私。無弗方者。惟方也。兼言制祿。則劃然九區。專言分田。則截然八面。經界孰正于此。此節文勢頗難。認言此一里也。井而為九。以中外分公私。使之以私養公。而無敢後。所以別野人於君子。而易其治也。此乃有君子。有野人。與前無君子二句。正相應。語意俱自一井九區中公外私生來。公田宅中人家環而向焉。上下之象成矣。先公後私。正自此生。公事畢。句正說同養公田。非又添一層。上文九一而助。且是龍統一句。此節乃明解九一而助。勿也。非九百畝。即上九字。中公而八家皆私。百畝。即上九一半。入家同養公田。公

事畢云。即上助字。須字字關應明白。

此其大畧節。正意全在上節。此只帶說。則在句。與此其句相應。

我所陳。正是井地的梗概。至潤澤。却在吾子之君臣。非吾言所能盡矣。

潤澤亦不可泛說。乃經界之中。周詳其條理。經界之外。融通其封畛。

意美而不傷燥烈。法良而不入偏枯。令井地終成仁政可也。有不止區。

區一川。澮溝徑畛塗路之爲兢兢者。

有爲神農章。

此章話說。都從上章野人養君子來。通章以並耕爲主。倍師責其學。

並耕之說也。治市。對不過並耕。相以並耕之說。既屈而求伸於治市耳。

觀末節。則治市之法。既不可行。而並耕之失。益不可掩。

四書窮抄定本 卷三

神農節。神農字商。正與上章三代相照。開口用有字。異之之辭。

道體萬古無二。而治法與時消息。孟子論治而稱三代。豈其不知上古。

之事。母亦因時之宜云爾。何乃有爲神農云。爲神農之言者。治天下。

之言也。孟子之言於滕。三代之政也。而許行爲神農氏之言。若人而。

自楚之滕。其將亂政明矣。厥初踵門之告。受屨之請。雖藉口乎自遠而。

獨風哉。乃待衆倡和。詭異自標。衣必以素。食必以力。隱然皆爲神農之。

意矣。願字自仁政來。願爲氓思被其仁也。衣取其素。食取諸力。以。

身示滕也。若曰。滕君能自朴畧勤。効用以休息其民。一如吾儕之道。則。

滕治矣。其徒以下。正與爲神農相應。行國愚謬。然其初意。直欲度。

越三代。得孟子之說而上之。若曰。天下之亂。自民貪。始民貪。自養。始。

又民爭利。則僞。僞則亂。莫如神農時。耕且並耕。市價不二。則無爲而治。

矣。此蓋竊聞始藝五穀。日中爲市之說。而衍之者。渠視當世之君。謂無。

足與語者。一旦滕文行三代之政。行曰。此可矣。未聞神農大道也。特地。

來。滕欲破孟子之說。非歸化也。

陳良節。陳良字不可畧。過良。名儒也。而相與弟辛爲之徒。想習聞夫。

三代聖人之政矣。特未親見其行之者耳。忽聞滕君行之。故相與盡歸。

而頌美之。全要與上節相形。徒字與其徒之徒字相照。陳良之徒。本。

非行之徒也。而踴躍向風。如觀聖作。詎可與衣褐捆織之意。同日道哉。

而執意其耳。爲許行徒也。亦異之之意。是何等景慕。若曰。相生三代。

之下。昔毋想見聖人。恨無從耳。乃今聞君云。無論沾其深仁。被其闢。

四書窮抄定本 卷三

澤。誠得聖人爲之依歸。得與耕鑿樂利之衆。偕作息爲儕偶。恍然一視。

聖世光華。宜非生平之大快哉。看此人悅行古道。故下文見尤古者。

益悅之好癖也。

陳相節。相蓋曰。我吾所學于陳良者。周孔之道耳。尚費禮樂文物。反。

今得聞神農之道。此真高三代。早孟子用此治國家。熙熙皞皞。還太古。

矣。自古學術。宜無復出許子之上者。故傾心而從之。只還他箇道字。

不必添作神農之道。彼謂道非神農之道。神農特能合之耳。行之道。

蓋亦以虛無爲宗。若曰。大道有因無設。皆生皆得者。因也。有上有下者。

設也。却不知因其無而無之。真能因者也。逆其有而無之。因亦設耳。使。

上下之分。果爲人之所設。豈能亘天地而常存哉。許行論賢不賢。全。

重在民上。不食民之食。則賢。食民之食。則不賢。先姑曰誠賢而竟曰惡得賢。謂賢必有道。而道無分別。有別即非道。非道即非賢也。特此世主取民較爲有制。而曰賢耳。並耕至而治。不是二項。言賢君之食。非有倉廩府庫。只是與並耕自食其力。若其治民。第以樂於爲食君之餘。及其不以治其故而輟其耕也。仍須歸在並耕上。此二句。只是要與民無別。養發印食變文。不滿滕君。印不滿孟子。此自楚之滕本意也。思以並耕易滕政也。一賢者至惡得賢。是欲治天下者耕且爲也。中二節反覆辨難。見百工之事。且不可耕且爲矣。然後同顧云。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

許子必種節 此節如捕猿。此則八百擒擊。彼則八百逃閃。許子之

四書窮理定本

卷三

子

言曰賢君並耕而食。養發而治。蓋欲人君取治天下之爲。兼之乎種粟而食之。年也使種粟而食之。年果有可兼。許子當生。兼之矣。乃茲問之而曰然者。獨一種粟後食已耳。及問織布而衣。則不能兼。而逃之乎。獨矣。頌衣可逃。冠亦可逃。予布可逃。而之。褐素亦可逃。而之。他乎。乃許子且不自織矣。以粟易矣。以爲害於耕矣。然猶在種粟而食之外也。至以釜甑爨。以鐵耕。則又在種粟而食之中矣。而亦不自爲也。以粟易也。彼其曰種粟後食之外。曾有一之能。許子則治天下之爲。何如衣冠釜甑鐵之爲。乃責人君以耕且爲哉。以種粟一句爲至。通節步步同顧。此句其問答各自有意。古人謂之八反。言衣又言冠。又言釜甑鐵。見百工之事。煩故不能耕且爲也。況天下之事更煩。適可耕且爲與。種自

種織自織。非其力不衣食。只說許子妙。許子且然。況人君乎。先舉所

能妙。若開口便以難兼者詰之。又將多方逃躲。必織布句。須拖上必種粟句。方是言於彼自爲。於此亦能自爲。置衣不辨妙。冠一段獨許何也。上露出布字。相驟逃而之。褐故孟子於此都不自說。只敘陳相口說到不可逃處。只因衣褐一逃。添出孟子四問。以粟易之言。以自種之粟易之。猶自織也。害於耕句。亦有意。若曰害於耕。則非其種粟後食之本意矣。末句以粟易之。亦恐其害于耕也。無非欲種粟後食之意。見並耕之是也。不復出害於耕一脚。冠內已明說矣。此作文許畧之法。種粟而食。乃許子本業。安得不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此相曰然之意。大抵相之答辭。句句爲許行解。節末以粟易之言。此釜甑與鐵。以自種

四書窮理定本

卷三

至

之粟易之。亦如冠以粟易。要與自爲無異也。然則許子破綻。却在何處。曰許子無破綻處。正是有破綻處。夫許子之得械器。誠與自爲無異。乃治械器之事。却不能耕且爲。豈不有破綻乎。但孟子却不肯先說。直因得陳相自家說出。百工固不可耕且爲。方纔迎而折之。有此節及下節擒縱詳畧。曲中節奏。孟子真雄辯哉。以粟易械器節。以粟四句。直頂上節末句。易字。先折倒。爲字。自許子至耕且爲。乃折其並耕而食。以粟易械器四句。是就他人筆計。且許子至節末。却就自己筆計。故用且字轉下通節。俱就交易上論。以粟四句。言農工相易。於人原不爲難。於人雖不爲難。于已獨不爲難乎。及陳相謂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乃知若不相易。則已之煩。滋其難。



欲不相易。不可得已。況相易又不爲厲乎。以粟易械器四句。非兩平話。乃從前二句。照出後二句。二厲字。與前厲民之厲相應。不厲卽從易字。討出夫白取人物。乃謂之厲。易者。將東傳西。何厲之有。既曰易。如何是厲。不厲。陶治是見成的。豈厲農夫是額推的。相曰以粟易之。見非白取。陶治的器械也。則農夫之不厲。陶治相自知之矣。則陶治亦以其械器易粟。亦不是白取農夫的粟。第在反而觀之耳。豈爲厲農夫哉。而獨以滕君爲厲民何也。豈滕君之治。不足易農夫之粟。顧出陶治下耶。此處且乘一陣順風。略略先說個非厲的意。再起一浪頭。後面大發之。上節詰難。已不遺餘力矣。且許子數句。又頓跌他一下。討得百工固不可耕。且爲一句。振得下文。益有力矣。以物理言。自爲則簡易。易

四書窮理定本

卷上

五

則煩。以人情言。所好者簡。所憚者煩。吾想許子追淳龐。慕簡質。何不自爲陶治。樂官威給之便。顧與百工紛紛交易。如彼其煩。何爲者也。豈許子至此。又不憚煩耶。吾不知其解矣。舍許子。只是箇簡字。紛紛自百字。生工之家。百而吾一一與之貿易。得紛紛多事乎。三何一氣。然亦須明辨。百工之事。不聞百工之事。至煩。若憚交易之煩。而耕且爲之。則其煩益甚矣。上文許子以粟與百工交易。已自不耕。且爲矣。此言百工之事。委實不可耕。且爲。須認箇固字。固字從百字來。勢不可而亦順之。仍有太上貴因。自附神農之意。看此時陳相如坐舟中。航海漸入深地。而不甚覺。

然則治天下節。治天下者。萬幾之煩。皆待理焉。億兆之衆。咸待命焉。

豈直百工之事。百工之事。今且不可耕。且爲。耕不能兼乎治。與耕不兼乎工。一也。或作治不能兼乎耕。倒說矣。有大人二句。分而爲二。破且字也。蓋自別生分類。正名定分以來。而其犁然各正。判然群分。已如斯矣。小人之事。原不在大人分內也。大人合天下以爲人。故其事亟。蓋乾坤提挈億兆。亦以天下爲已任。若彼渺焉小人。其人爲一身。一家之人。故其事亦爲一身一家之事。計畫不越一膜。經營不出環堵耳。要以精不分馳。業不旁侵。各如其人而止。大之不能兼乎小。猶小之不能兼乎大也。下言卽小人之事。亦不相兼。故用且字。且一人至路也。卽上節陳相百工不可耕。且爲的註解。因所明而暢其說也。若曰百工自爲。勢必率天下而路。子謂其不可耕。且爲。信有之矣。況治天下之

四書窮理定本

卷上

五

事。顧可耕。且爲乎哉。窮天際地。日月交馳。求一人寧息。亦不可得。其視紛紛交易之煩。不又十百而千萬哉。是率天下而路處。便是寸步不可行處。易曰其道窮是也。下文通字。正與此相應。古語前二句。與後五句界限要明。前二句且說心與力不兩勞。只與上人大與小不同事。是一路話。言其兩不相兼耳。其下五句。方說勞心之治。與勞力之養。兩相交易。如農夫與陶治。兩相交易。纔是大通之路耳。又須知君民不平。言勞心之治。決不能兼勞力之養。但以勞心之治。易彼勞力之養。可也。或勞心二句。與有大人二句。相照。勞所以作事。或大或小。夫既各一其事。以故或心或力。亦自各一其勞。世寧有其心孜孜。而又竭厥其筋骨。其力矻矻。而又勤瘁其思慮者乎。勞心者。以人之事。爲己之事。殫精

竭慮而治之何勤瘁也。彼勞力者則安享其治。不任經理之勞。殊自安閒矣。然治於人雖自安閒。却要勞力以食乎人。是以已之食。易人之治。非空享其治而無濟於人也。治人者雖勤瘁哉。而以已之治。易人之食。却只是安享其食。而人未始無濟於已矣。古語且輕輕說箇心力不兩勞。但以治易食。未可方重。發可以通行之意。須重在上一邊講云。若此者。豈其憚於兼為而故若是其相易哉。良以如此相易。則天下之人雖各得其治與食。而暇逸者自在。雖分勞其心與力。而休息者有期。人人無所阻滯。天下之通義也。豈若率天下而路窮於不可行哉。古語見及此矣。必自為而後用。正是且字。勞心至食於人。是換了且字。且則窮。不且則通。治天下果不可耕且為矣。看來通節只是然則一句。

四書窮理定本

卷三

論語

詩子必種三節。重難上並耕行不得。當荒五節。重大上言堯舜惟務可仁天下者安事並耕。

當荒之時節。上文並耕之非已自了然。緣他依托神農。自謂大道。故又用堯舜。破他神農字面也。行意薄三代而希神農。五帝堯舜為盛。亦將薄堯舜乎。猶字有意。古來多少聖人。御世當堯舜時。天下猶然多故。如所謂洪水為患之大。如彼治天下亦太煩難哉。其非可耕且為可知。自當堯至交於中國。語意若曰。天下之艱危。至于此極。豈人主躬耕時耶。節末雖欲耕得乎。語脉正從此來。辟之赤子垂在井中。自合皇皇拔拯。而乃先覓乳哺。豈不迂哉。洪則橫矣。水大而不由地中行也。橫則溢而四出。無處不瀾漫。而氾濫於天下矣。人與五穀正氣也。草木

鳥獸繁氣也。繁氣不勝正氣。則各得其所而平矣。今草木暢茂。三氣顯勝。正氣顯衰。是宜平而猶未平。洪水含萬禽獸含益五穀含稷。收死不瞻。暇治禮義。契在其中矣。有洪水則草木滋長其中而暢茂。有草木則禽獸畜宅其中而繁殖。暢茂則五穀不登矣。繁殖則禽獸逼人矣。禽獸逼人。蹄跡縱橫。人將何所容足乎。逼人可知。此蓋洪荒未遠。泰和未洽。猶有荒毛草昧之象。語脉皆自洪水而來。言鳥獸之害獨詳何也。洪水未平。五穀不登。為害雖大。尚可徐肩。至于禽獸搏噬之害。尤為迫切。故其立言如此。為下文首命伯益張本。當是時。生民有如許患。堯以一人之身。悉取而屢諸其慮。蓋其遍天下為一身。故存心天下。加志窮民。如此顧天下可以一人憂。不可以一人治。而可與共治。

四書窮理定本

卷三

孟子

天下者莫如舜。故舉之而敷治。敷治者。奉一人之德意。而分布其治於天下者。所以分堯之獨憂也。下文使益使禹。使稷使契。正是分布之象。烈熾其大也。焚燒至灰也。烈而焚。使不暢茂也。逃匿則不通人矣。淪肌突排。使不橫流也。江海為壑。則不氾濫于天下矣。須求步與上文相應。方是下節五穀熟。亦應前不登字面。費如許事。方開粒食之漸。不宜重行無所事。然後難辭。禹八年不至不入。不重他切于救民。乃極狀其忙迫。無斯須閒暇。以時言。非以心言也。外字與其門相照。入門則為內矣。須知禹八年三句。語脉自禹疏九河三句來。當是時者。即當禹疏九河三句之時也。得字要認得真。得者得自由也。有一息之少暇。則得矣。以禹八年於外。三過不入之心度之。蓋竭蹶赴救。常如赤子在

井皇皇然無一息之暇也。毋論耕之非所欲。就令欲耕。且得自由乎哉。問禹八年二句與勞之數句何。曰此言其皇皇無暇也。無暇則不得耕矣。彼言其倦倦無已也。無已而不暇耕矣。須思辨之。北條之水。九河。濟源為大。南條之水。汝漢淮泗為大。漢勃百川。朝宗而尾閭。洩之長江。天限南北。皆受水之區。四瀆江河淮泗也。獨獨也。四水皆獨入於海也。河為四瀆之長。其流洪大。猛悍最為難制。禹治河至兗。分為九道。以殺其勢。徒駭最北。南津最難。導河自積石。九河之跡。漢武帝時已湮。濟水南入於河。漯水枝分於河。皆與河通。在兗州之域。書浮於濟。漂於河。兗東南據濟。書淮沂其又。蒙羽其藝。又曰浮於淮。泗達於河。淮水發源於桐柏。泗水連流於淮。淮泗相通。漢水出於

四書窮抄定本

卷上

嶠。家過三澌。至於大別。南入於江。江水發源於岷山。汝連泗入淮。后稷節。樹藝。句。正是稼穡之實。五穀句。則以其成功言之。夫自堯舜而下。若益若禹。皆不為人民立命。而務於稼穡。或非其性。其不並耕而食。宜也。若我后稷。則樹藝少成。合德神農。非以農事開周家之王業者哉。然而躬稼之事。寔本身自為之。第聞其教民稼穡。使之樹藝五穀而已。而五穀既熟。民人固已育矣。斯所謂能並耕。却不並耕者也。當堯之時。所患本在洪水。蓋只是開治水之始。稷只是收治水之成。故叙之稍畧。而禹獨詳。且獨以離欲耕句綴之。此簡自人之有道。至近於禽獸。又提頭說一場。與前洪水相照。言此時人類之中。將復有繁殖逼人者。何減洪水之害乎。所以此後命官敷教。其辭復詳。而亦獨以不暇

耕綴之。與前不得耕相應。聖人有憂之。語脉自堯獨憂之來。言其尚有憂也。自民人言以上。前節氾濫逼人。不登之害。次第盡去。似可無憂矣。然而人之有道。是聖人猶有憂在也。逸居不與飽煖作三項。凡飽煖之民。與饑寒之民不同。饑寒自不聊生。安有逸時。飽煖便自逸居矣。若不以禮義化誨。奪其逸心。則其逸令人昏昏沉沉。無復清明之氣。其違禽獸不遠矣。安能守其所有之道乎。教立而邪可開。邪開而神自攝。故奪其飽煖之逸。而予以乾惕仰懼之衷者。莫如教。如狼虎父子。蜂蟻君臣。一點察見。處甚真。五者即禽獸亦有之。但受氣昏濁。有之而不能全。如忠孝二字。極之可塞天地。通神明。豈可望於禽獸。教民以有此五者。欲其全之也。全之乃不近禽獸。父子五句。俱承上教字來。

四書窮抄定本

卷上

人心生理。蓋然。即萬類皆能合愛。而一本真愛。尤有脫切而不容辭者。朝廷之上。本以綱紀四方。裁正萬品。而非若君若臣。先自懷讓。則何以觀矣。故義之於君。臣性而有焉。別與合相反。夫歸本合。而却有別。所以遠情欲。防淫僻。養壽命。廣嗣續之善物也。我固有之也。小不加大。少不先長。天下有違尊。齒居一焉。况天顯之親乎。同生而有先後。天筵叙之。不可紊也。朋友之交。非有骨肉不可解之恩也。又非有堂陞不可逃之分也。疎迷相與。欺詐易生。然人心有真何處不真。况合志同方者乎。此五者。大抵由之則安。不由則不安。其固有可知。聖人教人。如呼寐者而使之覺。彼本有覺。我何所附益也。中庸先言君臣。以君臣主持綱常。且承上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也。孟子先言父子。以天性真愛。尤

爲切近精實。舜倫之本也。各有攸當。父子五句。是所教之道。勞之八句。乃爲教之心。蓋民之道。卽我之道。民未盡夫道。聖心自有所不容已也。夫民行難齊。有遺教不可。民心易懈。有倦教亦不可。勞之六句。連用七之。須要說見多方敷教。教思無已之意。已力於人倫者。惻惻之方向於人倫者。誘掖之有公不勝私。以私邪教我人倫者。臣之使勿納於邪。有真不勝僞。以同誦亂我人倫者。直之使不終於枉。有志於人倫。而其守易搖者。維持而使之定。有趨於人倫。而其行易弛者。提挈而使之前。自字與五有字相應。自有者。使之自得。一從隨也。勞來匡直輔翼之餘。又以振德隨其後。人情初於習見。視爲故常。往往嬉嬉偷惰。而不自覺。必須時時提醒。儆動。俾之怠氣常新。精神常奮。乃可保其終

西書窮抄定本

卷三

天

人有憂時。亦有已時。已之時。卽爲暇之時。觀勞之云。是未有已之時也。安有暇之時也。暇者。空閒無事之時。凡治人者。無不勞心。寧有忽然無憂哉。乃聖人之憂。直至如此。蓋有獨深獨切。異乎人之所謂憂者矣。自堯舜憂之。至暇耕乎。堯獨憂何。是聖人之憂民。自舉舜至振德之。是聖人之憂民。如此時說。皆如此作文。只得從之。堯以節。上二節。不得耕。不暇耕。只是敘事中帶及此。後三節。方是不並耕的正話。此節且只說堯舜所憂。在不得人分人節。方言得人可以仁天下。故憂之也。夫至於得人。可以仁天下。無論不得耕。不暇耕。卽使得耕。暇耕。堯舜亦必不用其心於耕矣。何也。用其心於大。自不屑用其心於小也。蕩蕩卽仁之溥天下處。巍巍卽仁之起天下處。細玩此節。

不是創立意。論全從上二節看出。夫堯獨憂之。堯之已憂也。而惟舉舜敷治。是以不得耕爲已憂矣。堯獨憂。而舉舜敷治。是舜之已憂也。而惟使益掌火。使禹治水。使稷契勸農敷教。是以不得禹皋陶爲已憂矣。故一則曰。雖欲耕。得一則曰。而暇耕乎。是不以有畝之不易爲已憂矣。均已也。而大小分。堯君也。舜臣也。皆天下托命之已。不得任人之舜。任事之禹。皋陶。則天下不平。故以爲已憂耳。彼農夫之已。只是百畝之已。故其憂只在百畝。不易。豈堯舜之憂哉。上文無皋陶。而入皋陶。與汝淮泗。不入江。而曰江。皆孟子之學識。其大者不計。雖黃虞。非記者之悞。分人以財。節。上節且輕輕淡淡。照字面平鋪叙去。此節方是發其所以然處。此節釋上節全意。天下二字。夫堯舜與農夫。皆已耳。而堯舜

西書窮抄定本

卷三

天

之爲已憂。獨在不得舜禹。而問者何。曰。堯舜之已。天下之已。則堯舜之已。憂其不能仁。覆天下耳。觀分人二句。則仁天下。獨在天下得人耳。惟仁在爲天下得人。故到以天下與人。時仁天下之人。已得堯舜。直欣然與之。有何難者。惟爲天下得人之時。則其心躊躇顧慮。惟恐所得之人。或不足以仁天下。安得不以爲難乎。難之故憂之也。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已憂者。以此。分人教人的二人字。對天下言。自分字教字來。應字忠字。曰二人字。來上只曰人。變文而曰天下。正仁與事忠之所以分。分已分之也。財自己分。所分幾何。詎能分之乎。天下分止於人而已。分止於人。則所施僅涓滴惠耳。未仁也。教已教之也。善自己教。所教幾何。詎能教之乎。天下教止於人而已。教止於人。則所

盡體裏曲忠耳。未仁也。何也。彼一己之分之教。僅可爲人。而不可以爲天下也。如欲爲天下。必無獨分獨教之理。必在得任人任事之人矣。只有此爲天下得人者。乃能使天下各得其所。而謂之仁。所仁者。天下正以所爲者。天下故耳。天下正與天下猶未平之天下相應。蓋至於仁天下。而從前如許患害。始盡除而平矣。難易就順。心說聖人之心。惟欲仁天下耳。而天下之所以仁。不在與之之際。而在得之之初。故聖心之所難。不在彼而在此也。所難在此。則所憂亦在此矣。慎重便自惕厲。

孔子曰大哉節。大哉君哉。沈說不得。須與自古聖作者相形。見神農不出其範圍也。夫自神農而降。聖作非一。孔子未有以大哉稱之者。

四書辨疑定本

卷三

三

亦未有以君哉稱之者。所稱獨一堯一舜耳。誠謂其湯湯巍巍。功業自古爲烈也。夫孔子稱堯舜功業如許。而使用心於耕。恐百畝之中不足成。如許功業。也有天下不與不重。能忘天下。見其盡君道而協帝。後有作者。不可及也。惟無以君爲。乃所以盡其爲君。盡心超乎天下之外。則其治天下者。精也。諺云。旁觀者清。何以知其不用於耕。以孔子之言。知之心所向處也。

吾聞用夏節。自此以下五節。其意云何。若曰。許行楚人。夷也。夷俗不知上下。其欲與民並耕。無足怪者。子本學用夏變夷之陳良。而爲其所變。夫豈善變者哉。此處口裏雖貴陳相倍師。心裏實貳許行。須知夷許行。不是泛說。卽以其與民並耕者夷之。吾聞用夏二句之意。直至不

善變矣。方完。舊說卽於本節完之。非也。夷夏之分。非但中爲夏。外爲夷。如孟子之別野人。文明而有君。臣上下。夏也。如許行之倡並耕。荒陋而無君。臣上下。夷也。用其文明而有君。臣上下者。變其荒陋而無君。臣上下者。堯舜其君。唐虞其民。何其休也。若乃本自文明。而有君。臣上下。顧乃爲荒陋。無君。臣上下者。所變耳。與推結同群。彫題爲伍。此何理也。豈不悖哉。春秋之法。中國而人於夷。則夷之。况真夷乎。只如此會意發之。吾聞未聞字面。只輕點之可也。周孔之道。其人則有。君臣上下。其事則有。禮樂名物。正與並耕之道。無復君臣名分者相反。產而曰楚夷也。周公仲尼之道。皆中國文明之教。則夏也。陳良悅而北學。至今北方未之或先。而於彼遂爲豪傑之士。非復楚產中人矣。豈非用夏變夷。

四書辨疑定本

卷三

三

彼以地言。如云他鄉裡也。語脉自北方未之或先來。言北方之學者。其被服周公孔子之道。登伊朝夕。而良皆可並駕。皆可齊驅。中國之人。如或無出其右。若夫在彼楚中。則又秀出等夷。卓越倫類。遂令韋路藍縷之國。方域漢水之間。翕然謂爲豪傑之士。蓋以北方論。則北方無能先乎陳良。以南方論。則陳良且獨先乎南方矣。兄弟並受其陶鎔。門牆多歷乎年所。其恩深矣。其義重矣。卽沒齒所不能忘。詎意師方死而

尋悖之耶。函吏如在。而回面從夷。獨何心而能至此。昔者孔子節。作三段看。未段尤重相學於行。亦以所事陳良事之故也。沒字從上死字來。而三年字從迷倍來。似且不可。况非者乎。此皆孟子長與引證處。以下孔子周公字面。自上節悅周公仲尼之道來。夫

泰山頽矣。良木壞矣。而門牆之側。相與依依乎三年。卽卽戚歸來。於情豈謂之薄。乃治任將歸之日。入揖于貢之際。猶且相向而哭矣。哭而肯失聲矣。此際此情。亦何減於哲人之初萎乎。場。奄奄之場也。夫子之杯土全歸。於是乎在。先是諸子畢集。不可以室。至此則然。而居之。居而曰。獨見墟墓墳壙之間。形影相弔。索丁蕭索。真不堪處。而如是者三年。其情又獨深矣。江漢秋陽。對世人言。只有江漢之濯。合于秋陽之暴。似之。世人無能似也。夫世間潔淨純白之人。蓋亦有之。然而潔淨之中。不無染着。純白之中。猶有洗滌。既可出其上而尚之。斯可擬其倫而似之耳。乃吾夫子之潔淨純白。與天爲徒。絕無染着。亦絕無洗滌。直從江漢中濯淨。又從秋陽中暴乾。皜皜乎無可出其上而尚之。誰能擬其倫而似之乎。

卷十一

三

今也南轅節。先王之道。三代治華夏之道也。既是南轅缺舌之人。便不是先王之道。與之人相應。人也而缺舌。夷之人也。夷之人自爲夷之道。以故僞爲並耕。無復君臣上下。豈是先王華夏之道乎。何者。人外故無道也。非與上節似字相照。亦字似緩更急。南轅缺舌。只是簡夷字。其下非先王之道。以此入幽谷。以此宜膺不宜學。亦以此不善變。言不如陳良之用夏變夷也。若曰許行一夷狄之人。而子學之。何哉。今也節。言曾子不師其近似。子方師其全非。吾則節。言只有自下而上。那有自上而下。魯頌節。言周公還怕他進來。子今反着我入去。皆言其相反也。總自學夷來。

吾聞出於節。陳良學周孔之道。猶喬水然。許子非先王之道。猶幽谷。然倍其學周孔之道。而學其非先王之道者。猶下喬水而入幽谷。然出谷還喬。吾則聞之。曾聞有下喬水而入幽谷者乎。此與前吾聞二句相應。

魯頌節。且南轅缺舌之人。非所謂荆舒之戎狄耶。魯頌云。公也憂其自外內侵。膺而拒諸夏之外。子也樂於自內外附。學而入於夷之中。從許子之道節。此節雖是說市賈。其實便是並耕意思。若曰並布帛也。則賈相若矣。並麻縷絲絮也。則賈相若矣。並五穀並屨也。則賈相若矣。若與民並人也。而乃不相若哉。下節孟子亦若曰。君與民之不相若遠矣。何得使之並耕。皆當於言外會之。不善變。責其不當從許子。此

卷十一

三

節從字。紫頂上言從許子之道。自有好處。市賈至或欺。先言從許子之道的。好處布帛以下方說許子之道。言其道如此。市賈安得二國中安得僞乎。不二生無僞。雖使句極言其無僞也。僞假也。賈寔廉。而假增之也。以此誣人欺也。專言市何也。一問之市。不勝詐僞。而許子能使如日中時。何况田野之衆。從君並耕者乎。並耕之說。夫亦欲與斯民還於淳風。如治市之意。未可厚非之矣。物之精粗美惡。相去幾何。刺足較計。祇以滋泥。風傷雅道耳。今第就長短輕重。多寡大小定價而已。聽於度。聽於權。聽於量。而履則準之乎形。諺曰。不肖的師傅。此四項仍頂上文。凡若種粟織布細屨。百工交易之事。猶然目中之遺意。使天下各得其所。細思許子學術。只要成箇古字。

夫物之不齊節。物生有自然的機械。如有情然。曰情。言自然如此也。言物之好。不能齊一。乃化工之所陶鑄。有完有缺。人力之所作成。有工有拙。是固有真偽。天然的生意。誰能聚之。益之。斷之。續之。強之。而使之齊乎。比較定其差數也。比而同。比時做一樣看也。是亂天下。極言其弊也。此句血脉。自或相三句來。物情不齊。如彼懸絕。子乃比而同之。為弊不其微哉。亂天下。分上言物不齊。而強齊之。則亂。下言其所。以亂也。不肯為巨的。正見不肯為精的。不為精的。便是相率為偽。無偽則治。有偽則亂。治字正應亂字。為偽。應上無偽。未節若曰。並耕。則無君臣上下。同價。則無精粗美惡。逆人倫。悖物理。其亂天下一也。奈何。統治市以伸並耕哉。

四書窮抄定本

卷三

孟子

墨者夷之章

墨者之道。愛無差等。而夷之。葵親獨厚。其心猶自差等矣。彼其及門求見。辭之而又求見。皆以其有此心耳。所以孟子即從他厚葵其親上。固以賤事其親之說。雖謂儒道中之書教。亦若愛無差等。而不知書教正不爾也。反其原本。葵禮。深言一本之心。遂慨然而感命之。蓋因心動心。故其心自難動耳。

墨者節。是時儒墨抗衡。莫肯相下。夷之獨能謁吾徒而來。似可亟見而收之。顧見之將與有言也。言何容易。將必先有受言之地焉。苟無其地。曉曉祇自褻耳。故辭疾不見。以示吾道之尊。所以頓挫折服。奮動其誠心。似不但觀其意之誠否而已。然一則曰吾固願見。一則曰我且

往見。情思婉轉。藹藹可掬。則其歸斯受之意。亦自溢於言表矣。夷子不來。言夷子自是不來矣。此非耻其拒而不來也。又非憚其煩而不來也。蓋以大賢之門。未見容納。數數賁請。義所不敢故耳。乃其一念傾注之懷。與質正之意。終不能自己。故又有他日之求見。玩夷子不來語。脉正是振起他日求見時說。作孟子口語。云夷子不必自來。非是。

他日節。本節正話。只在然而夷子二句。蓋謂墨之所貴。子若賤之。令其自作警敵。乃以賊攻賊之法。王荊公。五侯濂溪而不見。恚曰。吾獨不可退而求之六經乎。此固以其性之悍。拘難迴。或謂濂溪亦稍甚矣。使當再三求見之後。得坐光風霽月之中。或可銷融其偏性。而異日不為宋禍矣。甚哉當機之難也。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便是仲尼家法。

四書窮抄定本

卷三

孟子

今字對前日言。言時昔夷子過我。而吾未之見。彼一時也。吾固未可以見也。乃今則可以見矣。只如此渾渾說。不必假說病愈。亦不必明說意誠。夫生平紹界未通。警款未聆。而傾蓋接談。直之似為未宜。第夷子一再至此。無非為道之故。不直則道不見矣。我且直之。道是大家的不必說。此道是彼道非。大道不立異同。亦不枉是非。自有至常歸一之地焉。若乃引彼己異同之嫌。而依違回互。則道隱矣。問墨氏兼愛句。利天下且不惜頂踵。至于治親之喪。却乃以薄為道。何哉。曰墨之薄。葵正從墨之兼愛來。蓋墨者謂用愛獨厚其親。人之見耳。以天視之。則親疎奚擇焉。如使葵親獨厚。是愛親却異乎路人。非兼愛之有矣。豈以天白處之道哉。看來孟子口裡。雖說墨者薄葬。而心裡寔說墨者兼

愛夷之亦聰明便識此意。所以下節不論薄葬。直就善愛說起。墨氏  
善愛。本要從厚。而人人厚之。則其愛必有所不繼。故學仁而反歸於薄。  
豈以句。自易天下者出。夫易天下者。旋轉民風。主持元化。其故甚匪  
細也。將必謂此薄道至是。無非嚮背道術。今始歸一。前無古人。後無作  
者。真有足貴焉者。自非然者。豈用此做天大勾當耶。則是句親字。與  
天下字相照。言獨以所賤事親。親反不得與天下等矣。此非真謂賤親  
只要困他。使自悟墨之非是。特把他好處說做反處。使之自思。謂其  
不以所賤事親耶。所貴非所用。所用非所貴。吾不知其解已。謂其真以  
所賤事親耶。以所貴易天下。以所賤事吾親。吾又不知其解已。  
徐子以告節。夫子賤事其親之云。意謂我墨道之兼愛非耶。乃儒道

四書窮抄定本

卷三

三

却也。說若保赤子。何謂也。之謂若保赤子。亦是謂愛無差等。與我墨道  
一般。第施由親始。自無妨於厚葬其親耳。要之兼愛。未為非矣。孟子曰。  
夷子真簡以書意為愛無差等。如視兄子。如鄰子耶。彼書意別有取意。  
蓋取赤子無知人井可殺。與小民等耳。非真取愛無差等之云。如兄子  
鄰子之無別也。不然。何不曰如保子。而必曰如保赤子耶。則以為三  
字。正與何謂也應。施由親始。如何當厚。如苗之根幹枝葉。有何分別。  
但從根起頭。故生意在根較厚耳。夷子厚葬。且一再求見孟子。似亦  
知墨道非矣。而猶推墨附儒。必欲求伸其說。何也。緣墨氏議論。公一身  
於天地之間。不見彼我。道理亦若廣大。夷子習其說而心趨之。寔不能  
釋然割捨故耳。上文孟子是雙推厚葬。與愛無差等本意。却只明愛無

差等之非。此處夷子是雙解厚葬。與愛無差等本意。却只明愛無差等  
之是。夷子總是說愛無差等之是。孟子總是說愛無差等之非。並無二  
意。赤子。即句二句。正說書之所取赤子二字。言如保赤子。在無知  
無識處相如。非在屬毛離裏處相如也。墨氏愛無差等。正是要天下  
一家。以天自處。不知生人而使之一本。自天已差等之矣。物未有不  
自天生者。天生物而使之一本。是無一物不一本也。其不一本者。獨夷  
子一人而已。不然。愛無差等之言。何忍出諸其口乎。所賤事親。與二  
本故皆以理所無者激之。自夫夷子至罪也。且只折其釋書之誤。而  
打動夷子本心處。全憑一本二字發明。一本至情處。又全憑上世一  
節。蓋夷子能厚葬。故即從葬禮上說。夷子之厚葬。因一本。故即從一本

四書窮抄定本

卷三

三

上說皆能使夷子小鹿撞心頭者。  
蓋上世節。講此句句。要與他人相形容。方於一本有情。舉而委  
之於壑。便是不棄其親處。要就上世形容。有此言動情之甚也。若在他  
人。則惻然動色。惻然感額而已。豈其至於此極乎。聲音笑貌。可以偽  
為。此則有不容偽者。此眼乃哀痛不能為心之甚。在他人必不至此。  
為人此。言以此欺人。使人見之而以為孝。發一本至情。全在中心一  
句。如云親非他人比也。他人為異類所殘。或亦惻然動心。茲乃加乎其  
親。其不能為心之甚。宜何如者。由此達於面目。乃有此泚焉耳。豈其為  
人此哉。言葬禮之自親起也。至於不能為心之甚。蓋一本之真情。其  
厚如此。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忍與他人無差等耶。必有道本意說。



必不以薄爲過而辭却含蓄勿直露爲佳。問蘄之掩非厚也何幸。子仁人掩親必從其厚乎。曰蘄雖非厚而蘄親所自起則自迫切至情出之非與他人等也。掩親之禮恐與他人無差等乎。彼蘄特以喪制未起欲厚無從禮若不足情自自餘非若墨者視親如路人矣。徐子以告節。此際如夢初覺蓋曰向微君子之言終身不可爲人矣。所以茫然自失有頃方言前此悔病在心幾不能出語。要者英子此際只說命之矣三字更無剩語此感動之極也。

滕文公下篇

陳代章

此章陳代所計在枉直之多寡孟子所審在人己之重輕夫道之真以爲己其緒餘以爲人己重人輕毋庸較量陳代心斲人之霸王而欲孟子不惜一見往已而曲就之此無他不識己重於人故耳所以孟子齊景一節言其荷蓍且夫二節言其瑣細大意若曰無因而及侯門何苟賤也且猥瑣刺促較計奇贏與賈豎萊佣奚異豈有道者之所爲乎。樊紫在處人御者字面是孟子語意激烈處。柳下惠曰吾亦愛吾鼎此言可深味。

陳代節 陳代以不見諸侯爲小蓋就見字上論之言見特題門上諷

豈遽寡廉鮮恥決性命而潰坊表未大失也。見未爲大失則不見之節小矣。今一見之不過枉此小節遂以諸侯與王國伯取其直於人者還計其枉於己者孰多孰寡相越豈不遠哉。且此非代之臆說也。枉尺直尋志有明徵是輕重多寡自古而計之矣。宜若可爲也。小在見字不在一字一非一次之一言只須一箇見耳。豈如登臺乞墻哉。大則二句要得後言口氣如其大也。直以諸侯奄有萬方克配上帝斯固功彌天壤赫然聲施無極矣。卽小之云乎尚足以諸侯主齊盟震百辟亦不失爲一世之雄也。爲爲枉尺直尋也可字自志曰來言從古已如此較量則此枉尺直尋之事爲之似無不可不然志何稱焉。昔者節 此節只認簡其字便可識孟子意思當身曰其旌之招不足

虞人的其招見之事。豈是孟子的其事。孟子若曰。予何人也。乃令我見諸侯耶。令孟子而見諸侯。則孟子之其。反不如虞人之其。以虞人志勇。只在能守此其故也。此節甚言一見之不可也。自古多少烈士。而獨舉一虞人。其深耻不爲之意可想。特以旌招寵異之也。寵異賤諫。意必欣躍過望。却乃致彼不屑。所以公慚忿而將殺之。將殺不重景公。重虞人不顧其死。下文在游喪元。正與此應。志士二句。要得極口稱意。世非無絳。而明者而臨大節。輒改節。所爲志勇少也。虞人其志士。其勇士乎。其志士不爲。云乎。想其自立之心。堅不可奪矣。吾往之氣。浩不可折矣。此等人與有意爲善而悠悠從事者不同。蓋神清氣爽。愛出塵表。世間何物。更能入其胸中。極之則委身無二。刎頸不悔。於心

四書窮抄定本

卷三

平

終不爲焉。諒爲烈丈夫當如是矣。何意於虞人中見之。志士二句。只是贊美。取乃嘉而收之義。在贊美之前一步。虞人之不往。豈爲無招。獨以非其招耳。有如今一見之。且不待其招矣。夫士也。烈烈有志。仁義獨爲尚焉。浩浩有勇。天地將爲塞焉。乃至區區從微之人。而猶賤焉。遠拜其下風。尚可以爲人乎。謂願學孔子何。玩此句。破宜若小然句也。言往不待招。自賤執甚。此亦任己之大者。尚可以爲小乎。且夫任尺節。君子志意較然。操行凜然。喻義而已。何知有利。不惟畧不萌之於心。亦絕不道之於口。今日任尺直尋。蓋較量多寡。獵取奇贏。有所損棄於此。欲有所希冀於彼。以利言耳。夫利之源。不可開也。利之漸不可長也。一動茲念。長此安窮。任尺直尋。利也。任尋直尺。利也。此亦

一利。彼亦一利。此即可爲彼。彼亦可爲與。問任尺直一尺。何利之有。曰。所任之八尺義也。非利也。如蓋喪廉耻是也。任尺直尋。安知必至。枉尋直尺。以利故也。須思利是何物。方明利者人所甚耳。其流必無所不至。如少年入花叢。尚能自還否。病根全在利字。言枉尋直尺之不可。正言任尺直尋之甚不可也。味陳代枉尺二字。尚稍知愛惜名節。故以限節之甚者激之。

昔者趙簡子節。陳代枉尺之說。意在直人。故取與人乘者喻之。其數目字。眼如一朝終日。一食十食。丘嫂之類。俱自直尋來。此節要識王良是蚤見。不是後覺。厥初簡子命良。豈不知變奚之爲小人。而樂與之乘哉。其心固曰。吾法自在。一試何妨。要不枉之。而從彼耳。以故顛之倒

四書窮抄定本

卷三

聖

之仰之玩之。弄得他悻悻。請讓。又弄得他欣欣。歡樂。直與徂公賦事戲。後相似。其終乃曰。吾不貫與小人乘。此初意也。非既乘之後而始爾也。終日不獲一守法故也。奚曰賤工守法之意晦矣。故請復以明之。此一請妙甚。問王良此請。耻其技之不顯。而欲辭賤工之名乎。曰否。明前意在守法也。乃欲明其直迹於枉而不恤也。一朝而獲十。正明前終日不獲一之意。若曰。向也若肯比汝。一朝即可獲十。止以法不容賤。故寧終日不獲一耳。奚曰良工仍不解其守法之意矣。此兄奚仍不解王良守法之意。與賤工之言同。二天下不閒。言舉世莫如此工之賤之良也。倏而毀爲乘人。倏而譽爲絕技。把箇小人情態。形容如畫。却不料已破執鞭之事。玩弄於股掌之上矣。一朝之聚法。卽任尺獲十

即直擊乃良竟不為也。古者射以觀德。而終日不獲一。奚之不宜於範可知。詭而一朝獲十。奚之宜於詭可知。宜於詭而不宜於範。奚之小人可知。小人而貫與之。乘哉。須知良之辭。乘非因襲。奚不能善射得禽。全為他是小人。御者不失其馳。射者何以舍矢如破。以射者乃正己之人。正與正口相得耳。請辭。仍得終日不獲一之意。不是至此方為中法也。請辭與請復相照。大抵說王良志在守法。寧終日不獲一。毋寧一朝獲十。全無那較計尋尺意。

御者且節。此節道字重與御字相照。御一藝耳。非道也。御而與射者比。枉一藝耳。非枉道也。乃今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推羞比之心。豈惟一朝獲十。就令得若丘陵。亦必自愛其御而不為矣。如以直尋之故。輒

四書窮抄定本

卷上

聖

枉道而從彼何也。豈吾道之貴。會不一藝之御若耶。看孟子反覆力辨。只重不可枉已上。其不能直人。只輕帶一句耳。上節王良一腔心事。被孟子御者數句。盡情道破。其下若曰。即令我以諸侯伯王。亦得禽獸若丘陵之類。爾可枉吾道以易之哉。看來丘陵雖則言多。其意是輕之意。乃知孟子視道極大。視勲業極小。禽獸即若丘陵。於我有何加損。枉已何以不能直人。自古建功立業。樹駿流芳。無不以己心為根本。人心為羽翼。有如今一見之。則心術壞於貪求。何以藏磊落之用。名行虧於荷賤。何以服萬眾之心。而猶令人國大則以王。小則以伯。將無事功節義。判然分為二途耶。

景春曰公孫章

是時萬乘爭時。遊者主事。遊者主事。而淫滅靡。無關當世之重輕者。非夫也。乃公孫衍張儀。布衣馳驚。而震僭侯王。氣焰之熏灼何如。口舌游揚。而傾動寰宇。威權之煩赫何如。真誠大丈夫矣。怒懼一類。是焉得節。是焉得句。要得鄙薄之意。是字與大丈夫字相應。是何如。

景春節。當今萬乘爭時。遊者主事。而淫滅靡。無關當世之重輕者。非夫也。乃公孫衍張儀。布衣馳驚。而震僭侯王。氣焰之熏灼何如。口舌游揚。而傾動寰宇。威權之煩赫何如。真誠大丈夫矣。怒懼一類。

四書窮抄定本

卷上

聖

人大丈夫何如人。以彼其人。鬚眉徒具。顏面無施。秉陽德者。羞與為之。伍得乾道者。藐其不及格。而稟然稱於天下。曰大丈夫。胡得焉。子未。句語意與不占而已矣。同不是空說他未學禮。言子以兩人為大丈夫。母乃未學禮乎。冠於作。以著代也。應於客位。嘉有成也。三嘉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冠自樹剛也。嫁事人柔也。冠父嫁母。陽從陽教。陰從陰教也。命非命之冠。命之嫁。乃於其成人之初教。以成人之道。誠重之也。母命全重。無違句。乃必敬必戒之寔際。以順二句。尚是禮文。勿違夫子順也。女子之嫁。胡然而必如此。順哉。蓋女子既嫁。且將為人妾婦。而妾婦之道。與丈夫不同。丈夫制義。以健為正。妾婦則以順為正道耳。如之何其可違夫子也。此二句。推原勿違句。順是見成。

的重妻婦上。二子取權勢其秘密藏只一順字孟子醜之不欲口出但述禮中說妻婦的勾當而二子爲人可想。視色愉懽察息巨細窺闕迎合情同嫁事靜處何以施顏面獨寢何以顧衾影耻辱無甚於此矣。大夫而如妻婦之順正何藐焉小也得志必將欣欣不得志必將戚戚天下之能淫我移我屈我者衆矣是焉得爲大丈夫乎。

居天下之廣節。居廣居三句言大也得志二句言不論窮達都是這樣大也。言貴三句言富貴等不能蕩之變之挫之而使小也。一氣下不言仁而曰天下廣居見其大也。下倣此不重居立行重天下廣居等以順正存心自私自利者也。隘矣以順正立身自卑自小者也。邪矣以順正制行機心機事者也。小矣。四海爲家八荒爲園寬弘博大無四書窮抄定本

卷上

墨

狹隘的意思言有垣宇行有坊表準繩規矩無苟賤的意思可與天知可與人言光明坦夷無詭秘的意思志字自上三句來夫居而曰天下之廣居立而曰天下之正位行而曰天下之達道則當其居立行時其志必曰異日者遭逢偶際會奇我其天下爲公而與民由之乎一旦遭逢奇矣際會偶矣達而得其志矣有不天下爲公而與民由之者乎即不幸而不得志乎然與民由者不得而獨行則無不得得獨行則獨行之用以養與民由之地可也須知得志二句好處不在與民由之獨行其道全在不離是天下三句言其得志亦大不得志亦大也如行儀得志亦有與民由之處不得志亦有獨行其道處只在以順爲正小之乎妻婦之道而已。塵世間有力而能勝人者無如富貴貧賤

威武而舉莫能勝我則自家真力其挺特剛勁爲何如者是以健爲正而非以順爲正者也以順爲正者既爲妻婦則以健爲正者豈不毅然大丈夫哉。

周霄章

此章單重急仕不得單重難仕又不得須從急與難自相水火處想見其難仕萬不得已方是。夫孟子之皇皇于仕無異孔子至猶諸侯之失國農夫之望歲孰有如其急者而以惡不由道與鑽穴類之故弗克自遂欲與惡自爲交戰故難與急自爲衝突此宜何如徬徨何如迫切一腔迫苦堪向誰說真是不能爲心之甚正與中暑喘渴欲死而嚼冰又復立斃相似難仕豈得已哉。惡不由道只是解箇難仕的因由還四書窮抄定本

卷上

墨

挽歸本心欲仕上方得本旨觀前數節反復此意可見。孟子雖以幣聘至梁而竟不肯仕。周霄節初問與問古君子喫飯否何異霄還嫌孟子仕之不速而其問若此乃故爲不通之問討孟子下文急仕說話。霄言外意曰今君子之不輕仕蓋以古君子之高節自處耳夫古君子誠有高節豈遂鴻冥遺世絕無宦情抑亦未嘗不仕乎無上事而有此問孟子心知其爲已故一言之再言之三言之甚言古人急仕便是隱隱自白意思不然霄問古君子仕乎只用箇仕字答之便了何須引證即引證何用許多也。皇皇句生出繼句惟急于求仕故出繼必載質下文不復問皇皇可見自傳曰至節末總是一箇急字言古君子之仕如此其急豈有不

仕者乎。弔字又進一步。皇皇猶其情之常。戴贊猶其事之常。至于弔者。惟死喪之威。兵火之變。方有之。今三月無君。而人來弔。則本人急急求仕之情。尤可想矣。所以下文先問此句。弔在他人。可弔在君子。三月無君。節。三月無君。會幾何時。而至于使人可弔。君子本仕之情。母乃太急乎。非言弔者太急。

仕之失伍節。失位猶失國家。非謂其失相若。言此時一段可傷情處。相若。下文失祭是也。此時其勢急。其情危。悲傷怨慕之情。真足感流。哀里哀動。姻親不止于一身之遺。伏阼窮者。故足弔也。若曰道之不行。哀我窮民。斯亦未至可弔矣。孟子此答。今人思量不到。乃人子仁孝之至情。而道濟天下所從出者。古人重祭于此可想。愚謂今之士大夫家。似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二

哭

可別置祭田。而躬無妻孥耕蠶其中。其禪風化不淺。耕助二句。見諸侯必親耕。夫人必親蠶。全要摹寫古人孝思。為足弔張本。若只看作有國之故事。即不得其意矣。諸侯君臨萬姓。諸侯之夫人。母儀中宮。即祭案盛備。衣服。豈無庶人。世婦。而相與躬耕親蠶。下同匹夫匹婦之為。豈其苦勞頓而其猥瑣哉。則以此之案盛。此之衣服。將以荐馨香。美黼冕。尊祖敬宗。報本反始。非自致之不可誠重之也。諸侯而失國家。則諸物不備。不敢以祭。如此孝思。末由自盡。其心能安然乎。良足弔也。士失位。則無田。無田則牲殺器血。衣服不備。亦如諸侯之不敢以祭。不敢以祭。亦如諸侯之不敢以宴矣。斯亦不足弔乎。諸侯夫人。共有國家。案盛衣服。得以自致。國家一失。則諸侯不得耕助。夫人不得蠶繅。于是儀莊

不成。云。看來諸侯二句。正起下文。大祭非其文也。古人所以報本追遠。尊祖敬宗。禮莫重焉。情莫深焉。夫既不敢以祭矣。則其心宜何如憂傷。何如慘怛。能安然而已乎。以其憂傷慘怛若彼也。誰不為我心惻者。如之何不弔。禮與自家話組織成一片。諸侯二句。出祭義。惟士二句。出王制。皆攝括其辭。非原文也。係皆孟子之言。副首服編髮為之。祿。首揮。蓋刻繪畫垂形而著于衣。故曰祿與釐通。緹。澤。繭為絲也。諸品備而後祭。祭非夏麥秋黍冬稻荐而已。此節以情言。孝思不容已也。下二節以事言。本業不可廢也。

出疆必載質節。霄問出疆二字。言居國而執質則可。至于出疆。似可暫舍矣。而猶然載質。一何求仕無已。易地而皆然乎。孟子言仕。乃士人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三

哭

之本業。不得為出疆而廢。則亦不得為出疆而舍質矣。諺云。士農工商各歸一業。正經營生在此故也。未節。霄至此方露本意。急不緩也。難。不易也。急者。迫切匆遽。一刻如不能待。難者。慎重遲回。積歲竟不欲前。既如此急。却如此難。一何自相刺謬。若是其甚乎。急與難。以事言。欲與惡。以心言。丈夫二句。重生。生字。言為父母者。願其男女之有室家。白頭老。懣。方設厥初生時而已。然矣。不待著代之日。及笄之後也。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言這父母的心。無人。不有。賤字。妙在與上二願字相應。父母而與國人皆賤之。見其與男子生二句。大相反也。夫男室女家。自生而已。願之殷。殷在念。無日而怠於懷。欲可知也。乃男女淫奔。苟合。自成配偶。亦若有室有

家然而父母且借國人賤之。必若重拂其中心之願者。是何一欲一惡。若此其自相刺謬哉。則不由其道之故也。問荅閑應。要討明白。霄問如此急仕。又如此難仕。如何有兩樣心。荅曰。欲其仕。又惡其荷仕。原自有兩樣心。滋味在一又字。道。正路也。正照上穴字。墻字。鑽穴踰墻。豈由道者仕。而自他途進。倖門入。是不由其道也。君子由義路出入。禮門是以惡之。欲惡俱自本心生來。人心生機。無少間隔。故親親仁民之心。油然而不能自已。而真体無少染着。故敗節喪檢之事。概然有所不甘。末二句。原其所以惡也。夫登莖之詭厲。夷於鴛奔。乞墻之苟賤。擬于聚塵。豈惟不齒於士林。抑且不列于人類。古君子所以惡之也。乃其心焉。嘗不欲仕哉。

因書窮抄定本

卷五

兗

彭更章

此章始終重道。孟子自謂傳食非泰。全憑一个道字。彭更謂道不是功。如何可食。孟子謂道即是功。如何不可食。末二節。只辨明食不以志。以功而道既是功。傳食自不為泰矣。愚謂道者。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在當時固陰扶之。在後世或顯用之。不問何如享受。何所不可。車從雖盛。不為泰也。孟子之功。至今日方知。曰待後學。自信審矣。彭更節。傳食之盛。全因從者。而是時聖遠言湮。孟子將講明絕學。以繼木鐸之響。安得謝徒眾而不與俱乎。亦不得已也。所以下文入則孝。數句。乃講學明道之功。正自從者二字生來。不然一介遊士。而享用如彼。何以明恬澹寡求乎。即謂之泰亦宜。更意一介遊士。而令人國如

煩費。即夫子盛德在躬。庶邦樂於敬本。得無溢於分多於享乎。此問較有商量。更却逃之事。又逃之志。非其質矣。一簞不及數十數百遠甚。天下又過數千數百遠甚。如其道。至學者入孝數句。便是如其道處。以道字為主。一則微典叙揆。襄帝治於時。明至聖之日。一則繼往開來。扶世教於聖遠。言湮之餘。雖則潛見殊途。而其功亦不在舜下矣。

否士節。此節人只知不可在無事。却不知無事正從士來。夫舜堯之相也。其位高其志行。故其事至於微五品。六叙百揆。而重放勳之華。夫士也。而登相之比。一介儒生。安所事事。而食。豈所謂不素餐者。如之何其可也。而不得援舜以自解矣。

子不節。子不二句。要字字分曉。功者。事之所成。如農之粟。女之布。是

四書窮抄定本

卷五

兗

也。事者。功之所自。如農之耕。女之織。是也。農之粟。女得而食之。女之布。農得而衣之。是其功相通也。通之則農以耕之事。易織之事。女以織之事。易耕之事。而各取人所有餘。補我之不足矣。二句血脉俱從通字通說下。所以下句只用通字說去。二有餘。不是說多。正與補不足相照。言空自有餘。不得補其不足。此乃其道窮之意。以見勢不得不通。起下句耳。梓匠輪輿。甚言之也。言其事雖微。猶然見錄於子。曾不曰無事而食不可。此字不可忽略。即指孟子之時。夫先王之遺。孝弟而已矣。此後之學者。所當世世相承者也。第於此之時。先王已沒。後學未生。假令中間無人看守。則此道與先王俱沒。異日後之學者。即有任道之志。如無待之人。何乃有於此人焉。入孝出悌。便守先王之道。守先王

之道卽所以待後之學者無別意。守先待後。事大如天。而第從入孝  
出悌來。何也。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守如守府。守官之守。守先以  
待後。一串下不平。正見事功之大。先無其人。誰其作之。先王不可無也。  
後無其人。誰其施之。後學不可無也。先後之間。無其人。誰其守而待之。  
若人尤不可無也。厥功之懋。視梓匠輪輿。何如。何以知其不得食於  
子也。主無事節是也。食音嗣。屬與人者。輕者。輕其功。不如梓匠輪輿也。  
更所云士無事是也。

梓匠節。此下只要辨倒志字。則止當論功矣。論功。則不爲泰矣。一上  
言事。此言功。爲其事。則有其功。一也。爲則爲事。成則爲功。須知彭更此  
處。非果謂於事而求伸於志。此因孟子入則數句。皆無形無影之事。蓋

四書窮理定本

卷三

辛

問而心哂之曰。此之爲事。如畫餅然。其實以道爲事耳。君子志道。豈其  
用之求食。道而用之求食。卑陋甚矣。尚可以爲道乎。彼其所執者。賤  
役所習者。鄙事則焦神而求博精。極思而甘糊口。無怪也。君子以入孝  
出弟。繼往開來。身而下與。督繩割墨。者同心不亦陋乎。凡食人者。  
不當問其志。在於彼者。但當視其功。及於我者。其有功二句。以  
君子爲主。借梓匠輪輿。與相形。梓匠而有功可食也。子固食之。而君子之  
功之可食。豈出梓匠下乎。亦以食梓匠。有食爾矣。惡問其志。不梓匠也。  
下此同。如更言君子平生未嘗謀食。當使終身不得食矣。  
有人節。此節只要辨明。更足食功。既食功。而曰士無事。真尊梓匠輪  
輿。而輕爲仁義者矣。仁義如不可輕傳。食又可爲泰乎。

宋小國也章

此章要看問答。問意謂宋小而齊大。則王政適足招伐耳。  
却不知以宋視齊。則齊楚大於宋。以齊楚視四海。則四海太於齊楚。  
能行王政。而四海歸心。天下孰能如宋之大者。尚謂齊楚大耶。

首節。王政與五畝之宅節。及耕者九一。等不同。蓋爲民除殘。如下文  
湯武是也。註記。宋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亦必以弔伐爲  
名者。夫子每謂行王政。而王看來。只有大國可行。如曰王不待大窮  
恐未然。如宋小國也。云云。小者行之。大者挽之。力不暇。勢不格。祇足招  
兵運禍耳。今將句言卿也。勸行王政。未見左驗。乃今宋且實見之行  
矣。則如之何。乃無可奈何之辭。猶言君如彼何哉。按國策。王偃恃

四書窮理定本

卷三

壬

雀麟之祥。射天笥地。挑怨連禍。非能行王政者。  
湯居亳節。此節乃甚爲罪案。爲下文征葛張本。不重湯之仁葛。見湯  
自譬。例以前。無非仁葛之心。初無意征葛。葛自罪惡貫盈。始征之耳。  
曰居亳起鄰葛也。烟相望。耕相畔。如居荷氏。近臨晉是也。夫湯仁人也。  
毫之都。隣葛之國。葛且在湯腹中。欲與民共。九國同武者也。自  
非無道之甚。寧忍兼其弱。攻其昧。取其亂。侮其亡乎。伯之不道。他不  
具論。乃至恣睢無忌。無復報本反始之禮。人心死。天理滅矣。尚可以長  
有其國乎。葛之牛羊。自足以供葛之人民。自足以耕。乃湯一再闢之。  
而代之供。代之耕。豈穩伯之惡。而思侮其亡哉。聖人真誠惻怛。以其主  
心感動。伯或伏而思曰。祀之重若是甚哉。何重爲友邦愛也。庶幾惻然

悟惕然懼。因之而少懷乎。則猶吾之隣也。湯仁者也。素能以大事小。而厚其聘問。豐其供億。伯蓋狙而習之。其曰犧牲不備。豈真塞湯之請。解已之責。知其必我餽遺。因而利之云耳。牛羊可遺。黍稷獨不可遺乎。牛羊吾得而食之。黍稷獨不得而食之乎。湯方勤懇無已。用弘天地之仁。伯且要索無厭。益縱溪壑之欲。

爲其節。此節喫緊在四海之內。所謂天下信之也。下節東征西怨。南征北怨等。皆自此生。而根因則自殺是童子來。夫湯之仁。豈至矣。體悉矜全。何所不至。包容化誨。何所不用。蓋自饗餉以前。莫非以大事小。曾有一啓疆之念乎。乃茲童子。何知何罪。而餉耕見殺。伯之情。尚可復原。伯之罪。尚可終赦乎。所以一征而海內皆曰。云。看來殺是童子四字。

四書窮抄定本

卷三

至

正生四海之內四字。匹夫匹婦。卽童子父母也。

湯始征節。不言天下信之者。上節四海之內數句。卽使天下信之矣。惟征葛之師。見信於天下。所以天下望之如此。破竹之勢也。東面至無罪。明所以十一征而無敵之意。其根則從自葛載來。歸市至吊其民。不重湯能仁民。言湯師未至時。天下已預信其仁民如雨。至此則果如所望而大悅耳。非待至此而始知也。所以末二句引書。仍是未至期望之辭。蓋民之戴商。厥惟舊矣。逆知有時雨之降久矣。全重天下素信其仁上。自湯居亳一節生來。此收天下之心之機也。湯居亳三節。自湯居亳至殺是童子而征之。言厥初葛不祀食牛羊。如彼無道。都不征他。直至殺是童子。然後征之。可見湯之征葛。全是爲民復讐。而絕無

利天下之心。此湯之能行王政也。由是四海之內。共信此心。于是師未至而怨後我。師既至而慶無罰。此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湯。欲以爲臣也。湯安得不王天下乎。

有攸不節。昔我周王。誅紂八百會盟。乃東方自奄而下。猶有濟毒痛黨。獨夫而未爲周臣者。士女之不安可知。於是乎東征以緩之。所謂王用出征。有嘉者也。豈不休哉。維時士女莫逆顏行。相與匪玄黃。通紹介。快睹我周王之休美。而惟臣附于大邑周焉。無復有攸不爲臣者矣。此節書辭。全重緩厥一。其君子二句。卽頂緩厥士女。言匪厥玄黃。以其緩厥士女也。此卽周王能行王政。而四海望以爲君處。其君子二句。乃詭異其辭。夫周師東征。殷民不與之執戈相向。足矣。乃至以類相

四書窮抄定本

卷三

至

迎。有如享賓。儲敵者何。蓋此東方之君。助紂殘民。如水火然。武王從水火中。拯救斯民。特取殘民于水火者。誅之初。不與君子小人爲敵。所謂緩厥士女是也。其與怨後我。無罰之意。異。取其殘。正是救民于水火中也。不是上吊民下伐罪。當君子小人。以類相迎時。殘尚未取也。如何却說相迎。以取殘之故乎。看來救民二句。乃殷民心裡所先知。未有寇事。蓋殷之君子小人。見周師之來。皆曰斯師也。非敵百姓也。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正與湯師天下所信一般。以故坦然無畏。以類而相迎焉。

泰誓曰節。用張而有光於湯。全爲取殘。若有富天下之心。安見功之大而有光乎。有光。用張來。膚功揆揭於今。故休光燦燿於古。有光前



後輝映也。

末節。此節不須突力創說。只把湯武事。看得分曉便了。然則而後始征。湯之行王政也。天下信之。而後我后。是四海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矣。取殘而後東征。武之行王政也。天下迎之。而紹我王。是四海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矣。看來子謂齊楚惡而伐之。亦宋之不行王政。故如此說耳。苟如湯武之行王政。則亦如湯武四海舉首而望。欲以爲君矣。齊楚雖大。空國耳。何畏焉。云說也。說齊楚惡而伐之。的話也。玩孟子此節。乃據萬章云。爾上深決宋之不行王政。不行王政。言宋本不度德不量力。挑怨速禍。而妄意吊伐。藉口仁義焉耳。非真能行王政也。齊楚與四海相照。有四海屬心於宋。而尚畏齊楚。齊楚豈大於四海耶。

四書第抄定本

卷上

五

孟子謂戴不勝章

此章正話。雖在次節。提括却都盡在首節。看他反覆辨論。只要打破个一字。諺云。好的不用多。一个抵十个。不勝獨進居州。蓋謂欲王之善。豈在多人。苟得陳善閉邪之士。一而足矣。却不想豈得齊語者。一齊衆楚與莊獄數年。孰得孰失。卽此以三閭反。當自悟善者難靠。一士矣。所以次節好歹兩比。只就首節二比演。出而章末乃歸在一居州無如宋王何上。居州善士。使在王所。卽使齊人傳之類也。而以莊獄數年之說推之。則長幼卑尊。皆居州王必無與爲善矣。以一齊衆楚之說推之。則長幼卑尊。皆非居州王必無與爲善矣。長幼卑尊。皆非居州王既無與爲善。則一州必無如宋王何矣。都是順風揚帆的話說。

首節。子欲何。褒美中微含不美意。以下个欲字明告。告其所不滿也。首句宜含下居州使在王所。意作見成口語。而明字却從欲善來。

如云。吾子素所稱揚。吾聞之熟矣。吾子中所傾注。吾度之審矣。將無欲子之王之善乎哉。此其意一何美。其心一何盛也。第子之善有因。而善之道難竟。吾如模稜回互。不明告子。其何以成王之善。遂子之欲也。請得頭白之目言之。用以匡子之靖猷。翼子之忠善。可乎。映舌得之少成。而復令其域者。謹謹其側。俟倘自其本俗。而更使同聲者。環集其間。卽有一齊。且如楚人之多何。莊獄則齊語衆矣。數年。則齊語益衆矣。耳濡目染。月移歲異。且有與之俱化。而不覺者。其居使之然也。日捷求之。不得極言之也。夏楚日陳。朴責日事。見學語者。敗於獨成於衆。

四書第抄定本

卷上

五

必然不可易也。喻極醒發。下節奉此說去。須知設喻。要就易曉處說。如云。此理甚明。人所易曉。豈以子之智而不乃此哉。乃子欲善子之王矣。若有可異者。

子謂薛居州節。善字與欲善字相應。善士而使在王所。豈非欲子之王之善哉。凡人主爲善爲不善。必非獨爲之也。必有相與爲之者。長幼卑尊。無之非是。正如莊獄數年。必且與齊俱化。不復爲不善矣。就令欲不爲善。彼老成進規。新進補過。元老格心。庶位逆耳。將與誰爲之乎。正所謂求其楚而不得。言要不善亦不能也。下比同。在於王所兩段。且兩活虛說。一薛居州方着實說。云今在於王所者。果皆薛居州耶。抑不皆薛居州耶。直一薛居州焉耳。一則其勢甚寡。其力甚微。卽孤忠。

自効欲王爲善而長幼無可與卑尊無可與王亦靡然不能自主矣此而望其能如王何將一齊可勝衆楚之咻乎哉竊恐無以如于欲子之王之善之心矣一與獨如何分自人而言則居州於數爲一自人之效忠於王而言則居州於力爲獨矣獨如宋王何與上王誰與爲善界限要明白宋王言爲誰與爲善則自居州言爲無如王何矣

不見諸侯章

此章文勢員轉如環無端公孫丑曰夫子不見諸侯豈非行而宜之者其有義必矣乃義匪一端不知於義何居孟子曰爲臣乃宜見若不爲臣而見則苟賤而不宜矣古者所以不見也不見諸侯之義其在斯乎第此不爲臣不見之義亦大槩言之非謂全無可見也古有段干木

四書窮抄定本

卷上

孟子

泄柳皆未爲臣而魏魯之君慕其道忘其勢輕身而往就之一何求見之迫乃仍執不爲臣不見之義或踰垣而避或閉門不納這个却都已甚了蓋不爲臣固不可見至于求見之迫斯亦可以見矣迫之而猶不見故曰已甚矣如孔子則不爲已甚者昔者賜貨欲見孔子而貨險惡非常竊權併欲竊禮若以執國命之威權脅而得孔子之見是自處於無禮貨所惡也心念孔子以知禮聞而禮大夫云于是矚孔子之亡而饋之豚孔子亦矚其亡而往拜之此其亡往誠未墮其術中而其往見也詎不曰往見賜貨乎哉夫陽貨惡人夫豈二君之比且挾數矚亡亦豈求見之迫孔子豈貨之臣而胡然見之良以當是之時蒸豚相饋貨既以禮先矣禮尚往來失禮即爲失義孔子卽夙惡其人明知

其爲豈得不見之乎夫見而曰豈得不見則雖曰見之而義不苟見之心自在也以故曾子子路皆學孔子而其生平議論卽一笑一言毅然耻假借人則二君子所養之厚卽此可想以彼其養卽言笑不苟寧肯不待其先而見之耶然則古之不見者將以不見爲正矣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首節要就不爲臣發出自重意思諸侯雖尊獨可臨制其臣而士越在異國各自一韋布耳身非素隸而俛首伏謁分不相攝而窺足纖趨卑疵苟賤甚矣古賢士之樂道忘勢何如豈能作如此事耶義者宜也不爲臣而見惡乎宜乎

段干木節二子之已甚卽從踰垣閉門上討出夫何以踰垣何以閉

四書窮抄定本

卷上

孟子

門二君已臨吾垣及吾門也魏魏于乘之君而臨垣及門循牆而走踵門而趨求見不爲不迫彼臨垣而此踰之彼及門而此閉之高蹈深藏遠引固距咫尺之間竟令隔絕有不止峻吾道之垣牆立吾儒之門戶者豈不已甚矣哉段干木二句言迫之而猶不見也斯字自不爲臣不見來迫而見之則不爲臣不見的高處自在與君子以爲猶告同何不可者

賜貨節承上迫斯句而進步論之也夫以虛禮先之而且不得不見矚以真意迫之而乃不可以見乎

曾子節曾子子路字面自孔子來先而不得不見不先則可以不見所以曾子子路皆善學孔子者故其言云看來此節氣脈卽從上節

一直下來。曾子子路之言。重个笑字。言與見諸侯相照。一笑之調。體一言之纏。所枉幾何。豈至毀方喪檢。奔走侯王之門之甚。而曾子猶以爲病於夏畦。子路猶以爲由非所知。有肩狀謂笑之可賤也。腰下曰。曾子。上曰。肩人當謂而笑時。有肩皆束起。卑賤何如。病丁夏畦。憫詞也。若曰。上人之寵崇幾何。顧盼幾何。且又不可必得也。而其病先至于此。極彼亦何樂而爲此哉。此句只就魯國者心上發之。便知其病至此。二君子之言。至一言一笑。不輕假借。則二君子之養。必至高至潔。不少點污。看來末三句。當重是字。所字。從是字來。

戴盈之章

通章精義全在知字。而知字印從首節討出。夫宋什一廢關市征。何其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一

堯

述也。而戴盈之獨以今日之輕。期來年之已。不可謂知之者哉。惟是待之爲言。則有殊不可解者。

首節 什一二句。要得盡。當時笑意。如云。成賦。一遵正供。權稅一切。報罷。舉橫征而盡去之。印已也。仍要得義。舉。如將之。每思薄欲之朝等語。何事遂巡。中有卒而不自測可知。欲根本按。終將滋蔓。宿留歲月之害。其小小者耳。張南軒曰。智仁勇三者。一不可。

今有人節。如在學。盈之言。語動人。若曰。要知子言何似。此便是小樣。著或告二句。見或人以道相律。業已知其不義矣。其宜速已可知。此節若只講攘雞。有何意味。須與盈之言。語相影射。方好。如云。鄰人之雞。而攘以日繼。非即今世之多暴征耶。君子之道。而或以非告非。即吾

子之知章故耶。知之而請損之。已之而必待之。此在或人。固將窮其。濡忍。即在吾子。能不深誦其遂巡。第子曰。請輕之。彼亦曰。請損之。是何其有若合符。子曰。待來年。彼亦曰。待來年。抑何其如出一口。

如其節。何以見知非義。便當速已。而何待來年也。曰。橫征非義。猶攘雞非君子之道也。如謂橫征可速已。可待來年。則日攘損爲月。揆而待來年後已者。亦將以爲可也。分明從上節悟出。與薛居州章機軸正同。非創說也。不義之征。重爲元元所患苦。蓋有年矣。此雖弱歟。更始。君子猶恨昨之非。且暮取新。君子猶悲今之晚。大凡經政者。義則因之。不義則已之。乃又有待之一說。此特爲不知者設耳。

外人皆稱夫子章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一

堯

此章與紫處。要知孟子辨非得已。全爲天下之生。蓋禹周孔子。撥亂反治。天下之生賴之。而二氏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天下且將無生矣。雖欲不辨得乎。非好也。通章天下之生四字。步步不可放過。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不闕之。廓如也。說者謂其不獲大行。姑以空言補救一二已爾。却不知功烈極大。直與素王作春秋。亂賊上繼禹周者等。故此章開口便說天下。而其究歸着在承三聖上。

首節 外人對門人而言。外人蓋曰。天地大矣。奚何所不有。何所不容。矧楊墨意真行。直自成一家之言。未爲不可有。不可容也。此在吾儒。第可存而不論。論而不議。而必馳騁其辭。煩浩其說。曉曉焉而與之辨。豈天地間果不可無此議論哉。夫亦雄已之才。闢八之捷。其心好辨云爾。却

不知辨而分門角戶。形短競長。誠不可不謂之好。乃吾之辨。即吾之道。非徒唇吻間物。天下之所恃以生也。天下之生久矣。其間盛不能無衰。得不能無失。治亂相尋。每皆然能令軫念生民。擔荷世道者。惻然抱病。愀然動色。雖欲相忘於無言。其可得哉。吾孟子之辨。而曰不得已。天不得已者。其時孔亟。其事閔已。雖欲說之不長。語之不詳。而其中自有所不能。其意殷其情切矣。嗚呼。楊墨塞路。何與孟子事。而其心至於此極。下士聞之。有不大笑者乎。此之謂聖賢之心。不得已。與好辨正相反。心本不好。而有沒奈何處。天下之生二句。全要發出。予不得已之意。治亂須與生字相照。天下各遂其生。則治。天下不遂其生。則亂也。治亂不平。重亂一邊。以聖賢有言有為。無非撥亂故也。一治一亂。

四書窮抄定本

卷三

本

與一陰一陽同。循環不已。不常治。

禹堯之時節。此節極言洪水害天下之生。見堯不得不使禹也。總是水害。蛇龍自水生耳。故引書此言水。大意謂洪水氾濫。故中國為蛇龍所居。而天下之民。無一平土之居矣。堯以天下之心為心。安得不引為微余之憂乎。微余一心。即為周孔相傳的心事。而孟子所為不得已者也。聖賢通天下為身故也。前章狀水之大。故曰氾濫於天下。此章起下民居。故曰中國生民之居。厥初原在中國。而中國被洪水氾濫。遂易而為蛇龍之居矣。又安得有定所乎。此節重民無所定三句。乃生民受害之寔。前數句生此句。後數句自此句生。下者二句。要模為出民無所定的情景。夫巢穴。猶為一。若鳥之棲。然營窟。擊空而入。如獸

之穴。然全是胡亂裁身的句當。一旦氾濫之波及之。蛇龍之居逼之。巢且飄搖而覆。窟且淪胥而陷。民且亟徙其處。易去其鄉矣。詎若上棟下宇。堅久壯固。可為民之寧居者哉。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之胥溺。是必余之不能仁民。天故以示此微耳。曰微余。則司空之命。不容已矣。起下文也。落水者。洪水也。不是訓字。乃回應水逆行數句。以明微余之意。言降水非他。乃今昔相傳滔天之洪水。正予所謂逆行氾濫。民無所定。止巢下營窟之水。當是時。天下之生。殆岌岌乎。而神堯存心於天下。安得不愀動色以爲天微余也。

四書窮抄定本

卷三

本

逐蛇龍之暴。此是何等作用。多少動勞。不重行無所事。海濱與中國字面相應。海受水之怒。而道。蛇龍之宅也。不宜在中國也。注海放道。使之各歸其所。不令懷襄我中國。盤據我中國。自是而後。水始不在中國氾濫。而由地中行矣。于稽其迹。今之江淮河漢。即當日所謂地中而水由之以行者也。此便是險阻遠處。夫向惟洪水氾濫。故中國為蛇龍之居。今而險阻既遠。蛇龍寧得而居之乎。夫然後。民有所定。不復下巢而上營窟矣。所謂九州攸同。四隩既宅是也。非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菑。安得有此禹功。厥惟大哉。須句句與上節相應。用功全在掘地二句。水由地以下。皆成功也。摠見禹功之大。若曰微禹。其魚乎。堯舜節。堯舜中天之運也。既沒則如日西下。所以夏商不如唐虞。春

教不如夏商。戰國又不如春秋。而其民日不聊生。久道無他。重人以仁天下爲心。卽道也。不仁之君必暴。以其心中不和。故其性行。如疾風驟雨也。堯舜使禹平水土。欲民有官室。田土安息而衣食之也。今盡舉而廢之。是洪水之害復見于今日矣。無安息衣食。前此尚有邪說。微行此又洪水以來所未有矣。緣此時中天之盛已過。而久執之真寢微故也。想亦間一有之。不至如世表道微節之甚。故輕帶一句。下仍理前語。承園圃汗池說。插入邪說句。章法也。楊墨乃邪說故也。說之似而非者。曰邪。蓋惑人心者也。行之非而橫者。曰暴。傷害人心者也。又作。承壞宮室四句來。不惟害民之生。又且害民之性也。下有作。自此句來。作而又作也。末又字。亦有味。自壞宮室以下。亂已甚于洪水。時至紂而又

四書窮理定本

卷三

奎

甚之。若無人救之。其害豈止於無平土之居而已乎。天下至此。其可以生。下節周公只是治紂之亂。先言代作之亂。如許何當乎。曰玩末句。蓋爲紂之亂大抵如上所云。而又甚之耳。是棄田至禽獸至。便是叙紂之亂也。周公相武王節。誅紂以下。有次序。紂元惡也。外之助紂者。無如奄內之助紂者。無如飛廉。其他五十國者。奄與飛廉之類也。三年言其久。海隅言其遠。五十言其多。虎豹犀象言其猛。若曰公之除暴救民。厥惟艱哉。驅虎豹。以物害與人。象。獸類對有非。夫公之膚功。何可勝數。而特出此句。章法也。引。暴元惡自紂而下。誅之伐之。幾之滅之。凡人類中之虎豹犀象。無不誅之之矣。何獨至異類而寬

之此乃惟類而及其餘。提是不容禽獸之意。如此看方合本旨。而機趣亦自圓活矣。瓜牙之毒。搏噬之威。若將與奄飛廉五十國共異毒。而並佐殘賊以害元元。群醜與獨夫並發。而無恤乎曠日之久。有徒之繁。異類與惡黨同職。而不畏其克殘之威。搏噬之毒。當其時。害天下之生。而成天下之亂者。幾靡有孑遺矣。夫是以四海永清。而民悅無疆者也。悅何悅。悅其能生天下也。大悅與大亂。二大字相應。天下大亂。民不聊生。其疾楚愁苦爲何如者。而公畢力勸勤。出之水火之中。宜何如其懽欣鼓舞者。蓋其亂爲往古所絕無。故其悅亦爲往古所僅有。書曰以下頌武功也。不顯二句。文武不平。言武王之烈。能承文王之顯。與前相武王相照。後人與前天下相照。後人且然。況天下乎。後人字。自

四書窮理定本

卷三

奎

三。不字來。諫烈大。故佑啓達也。太平之世。清寧就理。無復濁亂之象。正也。故曰撥亂世而反之正。無缺。與咸字語意相足。咸皆也。皆正卽無欠缺。猶言兼全而無遺也。周公比禹更難。禹與無心者爭。周公則與有心者爭。問不言堯舜湯武。而言禹周。何也。曰爲孔子設也。孔子夢寐周公。非要做天子者。只要得君而相之。禹得堯而相之。天下治。周公得武王而相之。天下亦治。孔子獨不得如堯武之君而相之。不得已作春秋。使萬世之天下治。孟子亦欲繼孔之志。辦不得而已矣。世衰道微。節氣運降。故性真晦。而邪說暴行又作。如夜深盜出。逋逃說下。邪說暴行有作。言亦如紂時之邪說暴行又作也。而臣弑君子弑父。又不比紂時之暴行矣。有之言併此等事亦有之。害漸次入人心

而日以甚。

孔子懼節。此節全重天子之事四字。凡天下之生。獨賴天理之存耳。向之亂。君父害其民人。今之亂。臣子弑其君父。臣子而殺其君父。更復知天理為何物。此而無所懲創。將令人心無復天理。而天下之生遂滅。故孔子懼為天下之生而懼也。作春秋者。所以罪已往。警將來。主持天理之存。幾幸天下之生耳。天子之事。乃詫異之辭。如云春秋之事。果誰之事哉。彼禹周抑洪水。致太平。其責雖重。其心雖苦。乃其事則猶司空事耳。相臣事耳。至于春秋則天子之事矣。匹夫竊取之義。操南面公行之體。自有天下之生。寧有為此非常之事者哉。所以孔子亦自見其非常。而曰知我者。聖人垂世立教。無非為天下者。然猶以言

四書窮抄定本

卷三

空

開人而不以身涉嫌。未甚難也。獨春秋之作。則因人綱決裂。天理滅絕。萬不得已。而身冒不韙。以懼之心。至危情至苦矣。我知者。舍此奚以也。而此心此情。知者能幾方。且律以尺度。昧其裏曲。謂我職亂。僭謂我身戎首。我將安所逃罪焉。受罪處。即在受知處。引知我二句。極言孔子之苦心也。上文人得平土而居之。禹之功也。佑啓後人。成以正無缺。周公之功也。至孔子極天下之生。行天子之事。詎敢論功。方且畏其涉僭逆之罪矣。其情何孔至。其心何滋戚也。從古聖人為生民立命。寧有如孔子之心之苦者乎。正見不得已之意。罪我。即外人皆稱好辨之類。聖王不作節。此節從聖王不作說起。中間如許說話。而歸着在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上。以見此日之亂。自有生民所未有。乃白好辨的正話。

故究而論之如此。世無聖王。主持教化。以仁義綱紀天下。彼諸侯無

所忌憚。貪黷暴戾。踰法亂紀。何所不至乎。于是處士以其憤世疾俗之意。激為矯枉過中之談。家置一官。墻退胸臆。而不執於正。人持一推鑿。恣唇吻而不順其則。方且謂聖王之道。上失之而下收之也。何真不自聖王之不作始哉。如厭薄諸侯之貪黷。其說遂入于枯稿。非笑諸侯之暴戾。其說遂至於虛恢。橫議所自來矣。處士中。楊墨最著。橫議屬處士。盈天下。則天下皆歸之矣。孟楊墨未易識也。彼其有言必奇。有說必詭。既能乘天下之愚暗。而使之驚。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又能乘天下之高明。而使之信。天下素未睹聖王之正學。方俟假焉。莫知適從。而一旦驟聞其說。且見謂真聖道。不啻也。相與崇信傳頌之。遂浸淫布滿於

四書窮抄定本

卷三

六

天下矣。傳之生而未嘗見日。坐長夜中。忽睹燭火。詫為日之光。是也。曷足怪焉。非楊則墨。正是盈天下處。夫楊墨何如者也。臣弑其君。天下猶知有君。楊氏但知有我耳。不復有君矣。子弑其父。天下猶知有父。墨氏視父如路人耳。不復有父矣。人之異於禽獸。惟其有君臣父子。無之與禽獸奚擇哉。是向所謂蛇龍者。虎豹犀象者。今在人類中矣。前商安頓蛇龍等許多字樣。引起是禽獸句。須一一照應。方合本旨。天地大矣。即令楊墨之道。與孔子之道並存。似無不可。何以彼不息。此便不著。蓋孔子之道。無他。仁與義而已。義必急君。而楊氏却以無君之為我。為義。仁必篤親。而墨氏却以無父之義。愛為仁。所著之相為貞勝。如水火然。水不熄。而火自燃。豈理也哉。不著。就天下說。天下之知則著矣。故下

句用誣民紫頂。誣欺也。將假作真。以欺天下。克塞要看得分曉。夫義無不忠。仁無不孝。則忠孝如仁義之住宅。然今楊墨却以無君為義。無父為仁。而其言盈乎天下。是仁義的住宅。全被楊墨占了。真仁真義。何由透露。以上三段。提自無君父來。孔子之道。仁義而已。而楊墨之假仁義。似之。則邪說也。今因楊墨之道不息。而孔子之道不著。豈非邪說之似者。欺誣乎民。而仁義的地面。被他占滿。而蔽塞之。莫由表見於天下乎。夫立人之道。曰仁義。仁義即人也。仁義為楊墨所見塞。是事禽獸如楊墨者。食乎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獸而食人。禍莫慘矣。而不止于獸之食人也。凡此為獸所食之人。又將更相欺誣。互為克塞。而人且相食焉。夫洪水猛獸。夷狄篡弑。能成天下之生耳。而未必滅天下之生。

四書窮理定本

卷三

六

也有如獸食人而人相食。殆將舉天下之生而盡滅之矣。自有天下之生。孰有為害至于此極者乎。

吾為此懼。節。懼與憂。哀不同。憂只是含愁。哀只是情慘。懼則躬逢危迫。剥床以膚。而戰栗不能自持。人情莫如其難堪者。即天下無以為生。第旁觀心惻可矣。而孔孟皆懼。與躬逢危迫無異。此所謂仁之至也。吾為此懼之懼。自孔子懼之懼來。孔子以天下之生為生。而吾願學孔子。亦以天下之生為生者也。豈意今天下之獸也。而乃食人。人也將相食。當是時。殺機滿世。人類欲滅。吾以居仁由義。心孔子之心。安得不以無父無君。懼孔子之懼乎。閑字。要認得。六。閑。門限也。所以分別內外。示人以不可踰也。楊墨洗洋自恣。邪說無以交作者何也。為其似

是而非。竄入聖道之中。人以彼為先聖之道故也。先聖之道。何以開之。以辨開之也。先聖之道。仁不遺親。義不後君而已。而吾詳復煩悉。以其辨指示仁義之真。若謂如此在門之內。如彼在門之外。是為先聖固肩輪峻垣牆。以嚴竄人之防者。閑也。即此閑先聖之道。便是距楊墨而放。其端辭使邪說不得作處。蓋明珠高懸。則魚目自遠也。作於其心。字緊頂。不得作之字。下明上也。邪說之假仁義。既作於心。則發於其事。必為獸食。人人相食之事。發於其政。必為獸食。人人相食之政。民不聊生。大亂將起。吾思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將撥亂而反之治。安得不閑而距之。放之。使之不得作乎。天下之生。全賴政事為之維持。今邪說害心。以害政事。其如天下之生何。前篇先言政後言事。此節先言

四書窮理定本

卷三

七

事。後言政。總為害則俱害。一齊俱有。故橫豎說之皆可。聖人與先聖相應。吾之使邪說不得作也。為其閑先聖之道也。既已閑先聖之道。自能合先聖之心。假令九京之下。先聖可作。必且以吾作心害事。作事害政之言。為先我同然矣。又何易焉。

昔者禹抑節。以上辭意已盡。此下總收拾一番。以足不得已之意。承上言予之閑聖道。距楊墨。其事甚不小也。昔者。此見由堯而後。天下賴禹周公孔子而生。皆所謂旋轉乾坤。陶鑄生靈者。功孰大焉。起承字也。洪水滔天。其勢上疏而淪之。則下矣。百姓寧須自夷狄。猛獸字面上討出。天下之荼毒百姓者。果矣。而孰如夷狄猛獸之甚。彼其皮剝之慘。即聖世僅能羈縻。持噬之威。雖壯夫莫可嚮。其為害寧減。

於滔天之洪水者。而公兼之驅之。于是乎夷不猾夏。獸不逼人。百姓安堵。不至被髮而左。狂弱肉而強食矣。兼夷狄。乃上文所無。此與舜以不得何添入。卑陶同列。古文不拘拘也。非以奄康等爲夷狄也。兼如兼弱之兼。以內復而併臣外夷。一統無外之意。春秋所書。詎止裁逆而天理存。王法正大逆者。知其罪無所容。而稟稟懼矣。是孔子以一已之懼。成萬世之懼也。此如天已崩而再清。地已裂而復寧。其功高出禹周之上。而其難且什。伯而千萬焉。豈曰小補之哉。三聖之功如此。其欲撥亂世而反之治。以安天下之生一也。

詩云。戎狄節。是庸言。庸乎此也。戎狄二句。宜以戎狄爲主。串下講。如云。戎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張捷伐以庸之。俾夷不猾夏。齊不亂華。而

四書集注定本

卷三

本

荆舒剽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能不以其懲之者庸之乎。是周公所庸。自戎狄是庸。推出人而無父無君。豈復華夏中人。真夷狄也。周公戎狄是庸。其庸此無父無君者必矣。言周公則禹與孔子可知。所以下文以承三聖接之。

我亦欲節。正人心至滯。辭以正人心爲主。夫楊墨之邪說。指爲誠行。行爲滯辭。所以能盈天下者何。凡以人心未正。正者離。故邪者入也。故亦欲辨明聖道之真。復還人心之正。而卽此息邪說矣。卽此距邪說之誠行矣。卽此放邪說之滯辭矣。辭家有美玉。誰貨燕石。此不息之息。不距之距。不放之放。脩其本以勝之也。孟子悟夷之正是如此。人心者天下之所以生也。三聖撥亂反正。以立天下之生。正人心以闢異。

則亦有以立天下之生矣。故以此承三聖。任重故說長。吾而已此辨也。正者何人。息者何人。距而放者何人。是使天下之生不復荷平成之烈。慶庸懲之暑。樂聚飲之章也。吾其得已乎哉。而胡云好也。

能言距楊節。上文辭意似完。此乃感人語。已好辨。嘆息而言。外人譏予好辨矣。亦知予之所望於人乎。夫予之不得已。而距楊墨。亦既不遺餘力。第楊墨塞路。未易廓如。彼其人。盈天下。予一人恐不勝也。彼其人之言。盈天下。予一人之言。恐不勝也。當今之世。有能言距楊墨者乎。毋庸深究其蘊藉。何如。彼其懼邪黨之盛。憫吾道之孤。是與我同心而私淑。以閑聖人之道。合志而願。以承聖人之功者。閑聖人之道。承聖人之功。卽此可爲聖人之徒矣。世幾幾有之。予日望之。詎望其莫我羽翼之意。

四書集注定本

卷三

本

匡章曰。章

通章滋味。只在一箇字。先須識破。仲子不居不食。意思云何。方看得剔字親切。若仲子之操。只是內度諸已。擇其居食合義者。食之居之。斯亦何難充者。何待剔而後可。難充處在。必問出自何人耳。如世祿錫自公朝。居食豈爲不義。而出自兄戴。仲子便以爲不義。而不食不居矣。不思平日所食所居。如妻之食。於陵之居。類能必其背夷而無跖乎。蓋既謂之人。便須居室食粟。既居室食粟。便須出自人手。既出自人手。便



難必其皆夷而無距。除如刻之食。壞飲泉。與人無涉。然後能克其操耳。  
曰夷曰距。曰兄曰母曰妻。曰於陵。皆以人言。若刻則與之無涉矣。  
按國策趙威后問齊使者曰。於陵仲子。尚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於  
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  
乎。

匡章曰節。通章全要發一誠字。陽舍厚利。陰求名高者。非誠而以死  
博名。人情其誰耳。之前有棄損。後有希冀者。非誠。而此身已擲。後復將  
焉用之。此其澄徹之至性。天植之矣。純白之雅操。心好之矣。故曰誠也。  
此節皆仲子居於陵時事。故從居於陵說起。只如當在宋。當在薛之  
例。非謂此句屬居其下屬食。作兩項看也。至下仲子所居之室等句。方

四書窮理定本

卷五

十一

分居食兩項。非李增餘與人間污穢之物不同。糟食句。言無幾也。  
匍匐句。不重食。重匍匐。蓋其非世味之物。於義自爲可食。而無聞見之  
人。於勢未能遽食。是故其將食也。則匍匐往焉。其困憊不屬。有如此者。  
卽此踴躍不前之狀。不可以想見其艱貞不貳之界乎。然後二字正  
明仲子守死無二也。爾見皆廢。寧復望生。半李三咽。始不滅性耳。堅貞  
至此。寧滅首陽之餓哉。

於齊節。章曰仲子至索矣。孟子曰。此猶有汚也。要知孟子非欲仲子  
如苦。只是極言其次克不得。易曰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巨擘亦人  
之擘。而此擘較巨。仲子亦齊之士。而此士較潔。以此之潔。形彼之汚。吾  
詎不必仲子爲巨擘哉。第巨擘之二。特如衆擘之中。稍以巨見。要未超

乎齊國之士之外也。也至千廉。則絕類離倫。俯仰莫尚。仲子雖巨擘。亦能  
到此地位乎。廉與齊國之士相照。看言以齊國之士論。則仲子差勝  
之以廉論。則仲子未能之。聖賢大中之廉。仲子已自過之。而猶謂其  
惡能廉何也。蓋匡章之廉。仲子本以仲子之操。謂操爲特操。故廉爲誠  
廉。孟子則卽以仲子之操。駁仲子之廉。如云吾子之廉。仲子之廉。仲子之  
操耳。將必克仲子之操。而後能仲子之廉矣。乃仲子之操。果且可克乎。  
哉。克仲子之操。則刻而後可者也。人必無可刻之理。則此操必不可克。  
操必無可克之理。則此廉必不可能。仲子惡能廉也。克仲子之操。不  
重操字。亦不重克字。重仲子二字。不可克。不能廉。都因仲子之操。  
夫刻節。此節若曰。仲子既是人。便不成其爲廉矣。上食二句。全要與

四書窮理定本

卷五

十一

人相形。刻非人也。非人則居無待乎人之室。亦無待乎人之祭。食無待  
乎人之粟。亦無待乎人之樹矣。若上若下。何處不清。或食或飲。何物不  
潔。雖謂刻惡能廉。其可得乎。仲子所居之室。所食之粟。對所不居之  
室。不食之粟而言。仲子所不居之室。所不食之粟。謂祭室樹粟之人。  
不夷而距也。是仲子之操也。乃仲子所居之室。所食之粟。其祭室樹粟  
之人。果皆夷其人。而不距其人乎。是未可知也。未可知。則不能克其操。  
矣。克仲子之操。刻而後可者也。居室食粟。而論其祭者樹者之人。直  
須築者樹者。皆夷無距。而後居且食之。豈不已甚。分明以仲子之操。論  
之。非謂理宜如此論也。

曰是何傷節。上節仲子操不可克處。以所祭所樹之人。未知其夷與

距也。章則謂士之養廉不必問其所築所樹於人。第在擇其所居所食。於已仲子夫婦作苦以易居食。卽所築所樹之非夷。亦自無愧於夷。卽所築所樹之爲距。亦自不入於距矣。豈以其未可知之故。遂不能克其操哉。却不思仲子居必於陵。食必井卒。正以家之室家之粟。未知築者樹者之爲夷與距耳。夷距屬人身妻屬已。君子居室食粟不必深計其所從來。章之言未爲不是。但不解孟子非真要仲子如彼。只是深明其操之難克耳。

曰仲子齊節。田齊敬仲之後。陳氏也。故陳仲子爲齊世家。旣是世家。故兄戴蓋祿萬鍾。祿而至千萬鍾。豈其無室可居而必於陵之爲居。豈其無粟可食而必蟻餘之爲食者哉。身織屨妻辟繡。非力不食義也。

四書窮理定本

卷三

十一

世家之祿以分得之交際之賜。以禮得之。安見非義乎。於彼則取於此。則卻何也要看二兄之字。若曰物則是人則非。看來第二節論居食計。又經手築室鍾粟之人。到此方有着落。他日之歸。豈天性之愛不忍終絕。久而思其母若兄耶。吾方望其憬然悟。幡然悔矣。何意生稻之饋。受之非害於義。乃以頻煩家議。竟哇母氏之食乎。是其心猶然不食之心。不居之心。辟兄離母。而處於陵之心也。蓋視母之食與兄之居終無一可食可居者矣。仲子啜孤憤厲。距視其兄。其兄含怒之曰。久矣至此。聞其食鵝。故特自外至。而還以其覲覲之言。譏之非偶然而至也。此節正言仲子之操。從生鵝說起。而以出哇終之。極狀其操之矯也。以母節申明夫蚓一節。無二意也。討分曉在一類字。母人也。妻亦

人也。兄人也。於陵亦人也。是妻卽母之類。於陵卽兄之類也。於彼之人。則不食不居於此之人。却食之居之。這還是能克其不食不居之類耶。若仲子者。只除如蚓之與人無涉。纔能克其操耳。非論合義不合義。只論是人不是人。

四書窮理定本

卷三

十二

離婁上篇

離婁章

始終以不行先王之道為主。首三節。只就雖有仁心仁聞。還須行先王之道。纔可平治天下。詩云三節。則言先王之道。出於聖人心思之端。原自至精至當。故一率由間。便可平治天下。彼不行先王之道者。何哉。以上且據理而論。是以三節。方極言不行先王之道之禍。以深惕之。全從在高位生來。蓋不行先王之道。不仁也。在下位而不仁。猶可在高位。則播惡泉得禍重矣。末三節。併責人臣不勉其君行先王之道。釀成播

四書窮抄六補定本

卷十三

十

惡之禍。是賊君也。寧獨在高位者之咎哉。

離婁節 此節先須知仁政出自聖人。千古不可移易。直與規矩六律。為方圓五音之至相似。方見歸重之意。夫平治天下者。財成天地。變理陰陽。其道如明如巧如聰。其政如規如矩如律。誠令居肆之工。成方圓而不規矩之。以即明如離婁。巧如公輸。能乎。又令象成之長。正五音而不六律之。以即聰如師曠。能乎。然則神堯之仁。如天聖舜之仁。協帝。詎不道高乎萬古。然亦婁之明。輸之巧。曠之聰耳。乃其財成天地。變理陰陽。而平治天下。則以仁政為之。規矩律度也。如謂其不以仁政。亦將謂婁之明。輸之巧。曠之聰。不以規矩六律。而成方員。正五音乎哉。要知堯舜三句。即從上二項悟出。全重堯舜二字。與離婁公輸曠同聯。

言之也。三不能須說猶然。不能不以其聰明仁愛。卓冠今昔。而自能之也。明巧如何分。審曲面勢。洞見成方員之理。明也得心應手。善理成方員之技巧也。婁一名朱。察秋毫于百步之外。辨五色於幽室之中。班飛木。擊敵墨守。曠歌南風。而知楚之不競。鐸大鐘。而辨音之不調。其傾而聽也。至于石言。漢鼓洞。曉其情形。其援而鼓也。至于雲起。鶴鳴。響應其節奏。孔子曰。為政以德。此章諄諄重在政上。蓋當時有泥德化之說。遂欲顛恃仁心。坐致太平。而至於遺落實政者。不知要治天下。必須事有宜。適物有節。文下至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少。故孟子曰。堯舜云。所以甚言其政不可無也。其寔既有堯舜如天好生的心腸。自然便有仁政。仁心仁政。可分之為兩哉。

四書窮抄定本

卷三

二

今有仁心節 本意要說世主空有其仁。而不能平治天下之故。所以從古堯舜說起。而以今字接之。因古推今。與殷因於夏節同。仁心因有仁聞。不平。此節闕發。全在今有仁心仁聞六字。不行句。正是解破此六字也。暴主不能擇今法後。自其宜耳。有仁心仁聞。而亦若此。竟與暴主同弊。何哉。則惟其不行先王之仁政故也。蓋堯舜之道。非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彼即有仁心仁聞。猶遠遜堯舜者。不被不法。又何怪焉。故曰節。言徒善之弊。與徒法等。政。即法也。為政者。幹那法的事也。凡為政者。以善為主。以法為輔。有善無法。則有主無輔。却是半邊子。生安得飽滿周匝而謂之足行者。法之運動也。自行者。其法不真。而獨自運動也。法之運動也。乃善念從中運動。而法亦與之俱動。

與鼓轉輪隨相似。如其法而已矣。惡能自為運動也。就令綢繆其品式。潤飾其典章。而精神內倦。先自結為散。勝靡格之象矣。夫欲法之無

戰。勝靡格。必不得之數也。

詩云不愆節。今人不行先王之道。其意云何。蓋謂今昔各有時宜。且往古其風朴畧。先王之法。獨可以治先王之天下耳。施之今日。恐不無差謬。缺遺處矣。試觀詩稱不愆不忘。而本之率由舊章。乃知先王之道。至精當。至周詳。果能遵之。斷然無差謬遺忘處。彼不行先王之道者。亦獨何哉。

聖人既竭節。細玩此節。乃細解離婁一節。以明上節遵先王之法而無過之意。問必細解離婁節。何也。曰上文孟子雖說心法並重。然使世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三

三

主間之終有心為本。法為末之疑。此節要緊。在特出聖人二字。夫先王聖人也。聖人天聰明之盡。其計安天下之心。思宜何如。美善精詳。況復其在當年。既已殫精畢慮。竭之不遺餘力。由此而繼以不忍人之政。自爾如規矩準繩六律。萬古不復可易。而仁覆天下。無窮無極。亦如規矩準繩六律之不可勝用。予前所稱離婁一節。意正如此。如曰遵之而猶有過。然則聖人豈有過與。此節正話。只在既竭心思三句。前耳目之項。只是比倒引起的話。頭與首節同。須知三個既竭。全為要起下。人既先想遵之多少。省力。何須後人費心。豈心力出聖人上耶。聖人將為方員平直。必先殫吾目之明。察其何如。可以為方。何如可以為員。何如可以為平直。目力亦既竭矣。即此既竭之目力。制為規矩準繩。

繼續目力之所不及。則此規矩準繩之所在。即聖人目力之所在。而方員平直之理。無弗盡矣。夫是以不可勝用也。彼離婁雖明。公輸子雖巧。詎能復加於聖人之目力。如不以聖人之規矩。其能成方員乎。聖人將

正五音。必先畢吾耳之聰。察其何如。可以正官。何如可以正商。何如可以正角。徵羽耳力亦既竭矣。即此既竭之耳力。制為六律。繼續耳力之所不及。則此六律之所在。即聖人耳力之所在。而五音之理。無弗盡矣。夫是以不可勝用也。彼師曠雖聰。詎能復加於聖人之耳力。如不以聖人之六律。其能正五音乎。聖人將仁天下。必先焦勞勤瘁。極吾心之思。察其何如。可以仁天下。心思亦既竭矣。即此既竭之心思。制為不忍人之政。繼續心思之所不及。則政之所在。即聖人心思之所在。而仁天下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三

四

之理。無弗盡矣。夫是以仁覆天下。無窮無極。亦如規矩六律之不可勝用也。彼堯舜之道。雖曰如天好生。要即此既竭之心思。而仁政實從出焉。不以仁政。其能平治天下乎。故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看此節。方知心即是法。法即是心。而世主可了然無疑矣。故曰為高節。由上節觀之。為政而因先王之法。更不須自竭心思。便可如先王之仁覆天下。與規矩六律之不可勝用一般。用力少。成功多。真猶為下之因川澤為高之因丘陵哉。此而莫之知。因是則惑之甚者。也可謂知乎。自古無無法之國。今人即不遵先王之法。豈其全然無法。蓋欲自出其心思。以立法故也。即不思我之心思。何如聖人之心思。聖人竭心思以立法。明示我以仁覆之規矩六律。坐而享之。豈不甚便。

而又欲自出其心思何爲者也。豈其求加於聖人心思之上耶。是以惟仁者節。是以二字通管一節。重不仁一邊。承上六節來。言惟治天下者。不可無仁政如此。是以云。此節創出高位二字。且再出之。其語意鄭重可知。夫有位非無位比。而高位尤非庶位比。此位首由庶物萬衆具瞻。托命者幾何人。戴德者幾何人。惟有仁者在此。將秉權而下膏澤。所下者多。履藉而布湛恩。所布者遠。譬龍飛在天。八方霖雨。爲能答萬衆仰望之心。大君之宜此者也。有如不仁而在高位乎。彼其惡德潛蓄。猶爲一腔之疵癘。而得志雄行。遂派九有之毒痛。譬暴風豪中僅占一橐。播而種之。千頃皆稂莠焉。分明是分布其惡于萬衆。爾惡乎宜乎。不仁卽有仁心。仁聞者。亦是有仁心而不行仁政。是以私欲

四書窮抄定本

卷三

五

害其仁心。生意不洽於天下也。亦不仁也。

上無道揆節。上無句是惡。下五句是播惡於衆。朝不四句合說。見朝野貴賤盡是惡人也。無道揆者。特上之一人耳。而其下之無法守也。遂至若朝若工若君子若小人。無復一人慕於道者。是何爲惡者之衆哉。則以上在高位。能播其惡於衆故也。使在下位。則一人之惡而已。先王之法本于道。不法先王。便是不以道揆度政事之宜。人主以理行政曰道。遂爲辟下楷式曰法一也。無法守者。義棄之升髦之。蕩然於繩墨之外也。無道揆。則法官明廷之上。固曰道虛名耳。其寔有何天理。無法守。則百司庶府之間。亦曰法虛具耳。其寔有何王章。由是有位者既淫縱破義爲名教所不容。其編氓遂放僻邪侈。無所不爲。而陷乎罪矣。

當是時。宇宙盡爲惡人。衆惡相煽。其能靖乎。悖逆叛亂之象。兆分崩滅亡之形決矣。卽有不亡。其惟幸免爲之所哉。所字有味。自上六句生來。言當是誰爲圖存之所。將在上耶。在下耶。在朝耶。在工耶。在君子小人耶。雖求一存之所。不可得也。存之所。獨有一僥倖萬一而已。豈不深可危哉。國之所存者幸。極言其禍之重也。其故何也。位高而播惡衆也。譬之從天而墜。雖欲不重得乎。總爲高位要緊。

城郭不完節。上節說播惡者不能存其國。此節只是承上節而暢其說。故用故曰字下。一則捍衛無資。束手擐敵。一則生養無藉。枵腹待斃。單弱空虛。至於此極。國不岌岌殆哉。災害似在斯矣。然而國之本根在民心。而形勢兵食其外藉耳。外藉不備。而本根自固。猶可相依以存。

四書窮抄定本

卷三

六

未爲災且害也。惟如上無禮。下無學。而賊民與本根既發。無復可爲。卽城郭池澤。甲堅兵利。靡盈度美。將焉用之。國之喪也。何日之有。不然。而何不仁播惡。國之所存幸哉。上無四句。遍遊說下。賊仁者謂之賊。以不仁也。然使不在高位。不過自爲賊耳。茲惟以無禮之上。倡無學之下。將蒼赤皆發大難。林總共行戎首矣。則惟不仁而在高位故也。禮者有典有則。卽道揆學者是訓是行。卽法守。

詩云天之節。方蹕承喪無日來。言喪之無日。非獨君之責也。臣亦與有責焉。詩云周失其天。天將蹕之。天下岌岌乎殆哉。諸大夫爲周之臣。食周之祿。尚其畏天之威。而兢兢業業。回天之意。而聞閔皇皇。甚無泄泄然緩爲之圖矣。無然句。豫戒之也。猶曰大厦將傾。當亟扶之也。須

看方字

事君無義節。猶齊者在無禮義非先王之前一步。大凡事必關已。乃能兢兢業業。竭誠急救。彼其視天方。厥在君不在已。而急緩從界。無急救之念。其泄泄與齊者相若也。曷怪乎無禮義而非先王哉。義者侃侃大節。卽下責難。禮者翼翼小心。卽下敬字。言則句承上二句。相足不作三項。此蓋視國之安危興亡。不切於身而無皇皇救正之意。猶世俗所謂齊者。

責難於君節。恭是尊崇其君。敬則臣子小心。惟恐不能補君過。修臣職。吾君不能乃非先王之道本意。難與善何物。行仁而已。萬古一堯舜。而以此責難。非貴之以難。邪不可強。閉善念。興則邪念潛消。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三

七

矣。故君子閉邪之邪。以陳善閉之。賊字自方。厥來泄泄。謂君不能。是使天譴其君也。非賊而何。恭敬在責難。陳善前一步。正與泄泄齊。齊相反。謂之賊者。言不謂之恭敬也。問故曰。字如何說。曰。無禮義而言非先王者。既猶齊者。所以人臣恭敬。惟責難。陳善者。稱焉。其謂吾君不能者。是爲賊耳。安得爲恭敬乎。何也。吾君不能。卽無禮義。而非先王之心。此正泄泄猶齊者。安得不曰賊而曰恭敬也。

規矩方員章

全章以法堯舜爲主。爲君臣卽當法堯舜。不法堯舜。卽爲慢賊。慢賊卽有幽厲之禍。可不鑒之而法堯舜乎。堯矩二節。須思聖人與規矩相似處。何有。方振得起次節而已矣。及

不法堯舜。卽爲慢賊。意須知將言聖人句。先言規矩句。是何意。聖人句。若不明白。只想規矩句。自得開竅矣。夫規能爲員。矩能爲方。自不待言。

然使規矩之外。更有可爲方員者。則亦不爲之至矣。至之云者。方員之理。都被規矩占盡。更無第二個與之並立。與之兩大。作模範而垂楷式者。故曰至也。聖人之於人倫。亦然。聖人能爲人倫。亦不待言。但人倫非半上落下的道理。只有聖人肫肫其仁。發皆中節。直占盡人倫之理。加毫末不得。減幾微不得。更無第二個與之並立。與之兩大。作模範而垂楷式者。其爲人倫之至。與規矩爲方員之至。一也。以故要盡人倫中君臣之道。只有聖人如堯舜當法。不法堯舜。便是慢君賊民。而無以盡君臣之道矣。則惟聖人爲人倫之至故也。借曰不然。世豈有不以規矩而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三

八

成方員者乎。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重二盡字。與上至字相應。而已矣。要發透堯舜之外。卽有諛辟良臣。不足法也。不以四句正說而已矣。三句。山堯舜卽入慢賊。其嚴乎。譬制繩不用規矩。將必苦窳。歛側而不方。不員矣。慢賊者。君臣中之苦窳歛側者也。以舜之事堯。事君豈有他哉。不過責難陳善。使其君以堯之治民者治民而已。所以末二節。只說君道。不復及臣矣。

孔子曰道二節

若仁不仁。中間更復有道。猶可依違而托足。乃道惟有仁不仁兩端。故不法堯舜之仁。卽爲慢賊之不仁也。暴其民節。暴其民二句。不是懸空論理。乃直據幽厲王厲王之已事而論之。幽厲亡。厲危削是也。但二句內。未可明露幽厲字耳。如云君而不

仁得禍其微哉試觀暴其八甚則身弑國亡矣。項子驪而西周遂滅矣。即不甚而亦身危國削矣。子驪而東周寢衰矣。極言之也。弑亡之禍禍莫烈焉。即不甚乎。猶然危且削也。去弑亡其能幾何。昏愚兇殘惡名極矣。曰子孫則欲爲其祖考改矣。曰孝子慈孫則尤欲其爲祖考改矣。曰百世則歲月遠邈。或迹漸湮而可改矣。乃竟不之能也。惡名之難磨何如。大抵此節要得極言之意。幽厲昭堯舜。

詩云殷鑒節。凡後之視昔。遠則邈邈不遠則凛凛。此之謂句。要就不遠上發揮。言世遠事湮。若滅若沒。且以無徵而不信。若幽厲去今。曾幾何時。彼其蒙大像。播惡聲。彰彰若前日事。令人慨然悲。凜然懼焉。詎不可察我。矚睇照我好醜。爲今日之殷鑒乎。慎勿謂仁與不仁之間有。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三

九

可托足而不求如堯舜之至哉。日無所不見。獨不自見其面。而借彼之物。照此之面者。鑒也。借幽厲照見自己。亦猶是爾。

三代之得天下章

此章文義無甚難曉。而章旨重必然之意。是孟子警人痛切處。末節自第三節來。第三節自前二節來。言自古天下與國無不以仁得。以不仁失。可見不仁而死亡。必無一人免者。今惡死亡而樂不仁。豈不猶惡醉而強酒哉。惡死亡却樂不仁。何也。其心必曰。理數之際。恍惚難憑。吾姑恣睢自快云耳。故孟子歷數已然之報而深決之。

三代節。宜把仁不仁讓過。重三代字。言仁則得不仁則失。尚矣。然非或然或否也。蓋歷數夏后殷周之天下。其得其失。無一或爽。三代得。

天下以仁。說得有明驗。且有累證。譬一藥連活三人。其爲良藥必矣。國之所以節。亦往事也。言豈惟天下。試考三代以來有國者。其廢者與存者。亡者。吾不知其凡幾。而與存無不以仁。亡廢無不以不仁。其與三代之得失。天下下一也。

天子節。天子諸侯。從三代二節看出。因而類及於有家有身者。仍以人君爲主。四項連說。見不仁無不死亡者。極言之也。何以極言。以三代及各國皆然也。

今惡節。惡樂二字相應。言既惡死亡。却樂所以死亡。事本同出。而惡樂之兩念交集。與惡醉強酒何殊。何其舛且異也。竊爲今人惑之。比得直恁狠。血脈自上節極口言之來。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三

十

愛人章

或問此章與君子異於人章。皆言反己。却如何分別。曰凡看書要識語意所注。與地理家點穴一般。此章註意注向舜人也。一段言君子直要完其所以此。不必求諸人也。後章註意注向舜人也。一段言君子直要完其所以爲人。如舜之法天下。傳後世。故反己如彼其無已也。

愛人不親節。愛人治人。體人六字不閑。業已以仁愛人。以智治人。以體人矣。而人猶然不親。不治不答。到此易得尤人。而我只是自反。後合仍釋前念也。陽春有脚。無迹不屆。不能使天下萬然。不名爲仁。不能使天下帖然。不名爲智。不使天下肅然。不名爲敬。三其字。與三人字相應。所不合者。人所反。不者却是已。

行有不得節 此節皆字重。夫已之與天下通。蓋無毫髮瞬息不然。故行不得而反求諸已。必須在在時時皆然。此等工夫。只爲認得已字透徹。身卽已。此身物與無妄。毫無顛僻。故其生機融融。與天下毫無間隔。安有既謂之身。而可令有不得于天下者。故必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已。纔是此身毫無顛僻。而此身毫無顛僻時。便是與天下毫無間隔。天下之歸。卽在其身正中。無彼此無先後也。如天下有一人未歸。安得謂之身正哉。其身正句。明其當反求諸已也。正止于一身。而歸盡乎天下。尚安以求人爲哉。是故行有不得者。皆當反求諸已也。下明上也。詩云永言節。引詩何意。明上節所未明也。夫天下歸之。禍就多焉。而乃以已之反求者得之。豈雌伏善下之能宜人哉。吾想其求已之意。若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三

士

曰仁智禮性也。天之命也。維天之命。彼已妙合。而乃行有不得。是不可不求諸已乎。自是而天下咸歸。福斯多矣。自是而歸山已致。求在自矣。蓋君子之配命者。無一息之間。故天命之佑自者。無一人之隔也。非卽詩之所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者哉。永應皆字。多應天下字。

人有恒言章

須知本無三個。通通歸着到身上。總從恒言中味出。夫本在內。末在外。天下之本在國。以天下之內有國也。國之本在家。以國之內有家也。推而家之內有身。尚得謂家之本不在身耶。誦恒言之所稱說。則初未及本。尤未及身之爲本。謂其言爲習矣。不察之言也。可釋恒言之所指歸。則自可知本。尤可知身之爲本。謂其言爲習而不察之言也。可。按此

節若彈駭恒言。卽失說話的興致。恒字卽中庸庸字。中庸其至矣乎。此章有味處。全在恒字。不可輕輕放過。

爲政不難章

爲政難處。每在巨室。孟子卽從爲政難處。討出箇爲政不難。蓋患苦生憂惕。因而反求諸已。能令難者自易。而易者自不待言矣。世主所爲。患爲政之難者。何也。蓋以巨室擅權。莫可誰何。我則行之。彼則梗之。近梗者無遠施。是以難也。而吾以爲不難也。外摯內訐。誠莫爲暨及之地。而盤根錯節。政足爲砥礪之資。第在以勤思審修省。以坦懷釋猜嫌。以深心善調停。以公理正體統。凡毫忽魯尤。纖微疎漏。能令巨室得以罪我者。無不容爲之計。而曲爲之防焉。夫巨室難得其慕。譬如竹之有節。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三

士

吾不得罪于巨室。既爲巨室之所慕矣。彼竹破其節。下皆迎刃而解。巨室既已慕之。而國而天下。寧復有不慕者乎。天下慕之。誰能梗吾之德。教沛然而溢。莫之能禦也。已而要自不得罪於巨室。始爲政又何難焉。玩不得罪字面。還是以小心勝。愚意非謂巨室是人望。故人皆隨其慕而慕之。只是說如此難處的人。我能處置的心服。則一切舉動。寧復有不可人意者。而一國而天下。孰非心服者乎。天下莫不心服。將無一人梗吾化。衡吾命。四海之內。盡如順流。德教豈不沛然溢哉。慕者依依想念。有當其心故也。故沛句全要總歸巨室上。德教只是箇政字。蓋朝家行事。其名曰政。而導政須從心德布之命令。故曰德教波瀾盛而流行自順。誰能阻滯。故曰沛然。此本借水狀政。故其下不曰天



下大行而曰溢乎四海從其類也

天下有道章

通章以天字爲主。不自強。只得順天。能自強。天爲我用矣。重無道邊。夫無道之天。非有道比。小必役大。弱必役強。順之則存。逆之則亡。不亦稟稟乎。其可畏。斷斷乎其不棄哉。乃一師文王。五七年間。即可爲政于天下。向所謂小大強弱存亡順逆。却又全然不論。何也。蓋天下有不可逆之天。而末始無不可回之天。如商家不億之衆。豈曰不大不強。而侯服者。周祿將者。周則以文王之仁。爲能回天之命。不復可以爲衆故也。故國君師文王之仁。天下無與敵者。而謂爲政于天下。不可取必于五年七年之間哉。末節只是回應前今也。節以足之耳。

四書窮理定本

卷三

古

天下有道節。天下有道三句。意起天下無道三句。追論之也。須就想像慕上生情。今天下之君。每每耻爲人役。何也。彼蓋謂役以力。不以道。則役以人。不以天。故不甘爲之下耳。我想相役之際。夫豈細故乎哉。粵惟天下有道。則世爲有道之世。而人爲有道之人。以有道之人。差等有道之人。以故甄敘材品。較然不爽。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真清明之盛際也。公道昭明。其惟此時爲然乎。若夫天下無道。卽人不盡無道之人。而其世乃無道之世。縱時氣運陵夷。否德忝位。朝政昏濁。無復人理。何知德賢。惟有小役大。弱役強而已。夫相役而以有道無道。尚可謂德。役爲天力。役爲非天乎。相役而以天。尚可謂順之不存。而逆之不亡乎。小德二句。卽從有道來。小役二句。卽從無道來。天字卽從有道無道

來存亡卽從天字來。出一天字。定爲役者之志也。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有道而忠順不失。易耳。至于力不勝而聽命。將必有中心不服而思抗衡者。誰知相役自有道無道來。而有道無道。自氣運污隆來。氣運污隆。皆天也。夫皇矣上帝。寔式臨之。有理亂升沉。廢興存亡。惟其所命者。其誰能違之。是故順之者存。逆之者亡。順逆以心言。其爲人役也。心念天寔命之。而甘心服事。無偏強矯命之意。順天也。若不知其爲天。而衷懷偏強。不甘爲役。則逆天也。順天二字。仍重二天字講。問力相役而亦爲天。天亦有不好處乎。曰有。春生必有秋殺。莫非生理也。何不好之有。

齊景公節

此節與孔明勸孫權納降意思一般。骨肉生離。夷夏倒

四書窮理定本

卷三

古

置豈盛德事。若曰既不能自強。只得含羞忍耻。順天圖存云耳。重又不句。絕物是說自己。涕出二字。兄其遭逢無道之世。不敢逆天。雖含悲抱痛。而惴惴行成。竟諧和親之約。今也小國節。此節受命字。乃上文所有。而出一頭以起師文王。全在師大國三字。宜重看。師大國。見他靡焉僂焉。不自振振發憤。自處于受命之地。分明以大國爲先師。而身爲弟子了。大國無道。小國亦無道。共此無道之天下耳。天下無道。自合小役大。弱役強。却乃耻受教命。欲駕齊景之上。豈不惑哉。何也。其耻受命。則是其師大國而耻受命。則非也。如耻之節。師大國。則同一無道。安可逆小役大。弱役強之天。師文王。

則我自有道。而小役大。弱役強之天下。將轉爲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之天下矣。曰五年七年。如醫家說此藥。壯者幾日效。弱者幾日效。極言其效之可必也。言能師文王。則興王可記時。而必尚復受命于人乎。是故如耻之莫如師文王。此節且慢露天字。下節乃明言之。詩云節。首節本論力役皆天。天不可逆。如耻節。却說能師文王。便可爲政於天下。是不復以力相役也。豈天亦可逆乎哉。此節乃明解之。侯服裸將在武王時。而本于文王。故爲文王之事。孫子且然。天下可知。不億與上強。太字應天命。常與上天字應。殷士膚敏。又與本節不億字應。仁不可句。原則詩意。國君二句。從仁不可句中推出。有不億之衆。豈非小役大。弱役強之天。而竟爲文之德。賢役天命。豈有常哉。孟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三 五

子引天命靡常一句。煞有意味。若曰以力相役。雖然是天。而天命却也靡常。不可逆。而天始不可回也。裸將于京。即見侯服于周。處膚敏之士。且然況不億之衆乎。詩辭只說文王受天之命。得衆之服。都未明言其故。孟子特出一箇仁字。前面許多說話。纔都有落處。夫仁者。賢德之寔際也。仁則德能長育生民。天命之天之所命。衆能能達夫居恒視衆。如何做不得。衆有仁者。出衆人皆爲我一人矣。何衆之有。今也節。二今也。前起下此。牧上此節。只以仁不可爲衆三句照之。自明。凡天下之能事。各有所以無敵。以仁猶執熱以濯。荷無所以未有能濟者也。彼天下之衆。皆能作敵。而君國天下無敵。獨以不可爲衆之仁在耳。今也欲無敵于天下。而不以仁。則天下仍可爲衆。而天下莫非

吾敵矣。詩云誰能執熱。逆不以濯。然則無敵而不以仁。能將屬之誰乎。以仁以濯。俱在前一步。是猶句。文氣未完。引詩完執熱。不以濯意。便是完無敵不以仁是猶意。順天女吳之說。弟子執熱之喻。皆激辭。不仁者章。

此章要識類從之理。如人性兇而化虎。性本虎故也。其理甚妙。正話只在夫人節前三節引此末節收此。

首節。首句乃吾末如之何意。安其危二句。原不仁不可與言。不仁而可二句。則言其宜敗亡也。世但見不仁亡國敗家。則相與咨嗟惋惜。而曰如彼危。如彼菑。如彼亡矣。然而非從外來也。我思不仁者可與言哉。夫天下莫安于仁。則不仁爲危矣。莫利于仁。則不仁爲菑矣。莫樂于仁。則不仁爲所以亡矣。何也。不仁只是私意。私意能搖生意。故危。私意能傷生意。故菑。私意能死生意。故亡。言者不過以不仁爲危菑亡動之耳。彼不仁之人。私意克塞。見爲便已。方且以私意之危爲安。以私意之菑爲利。以私意之所以亡爲樂。人情寧有舍其所安。所利。所樂。而聽人言者乎。如之何。其可與言也。夫亡國敗家。卽危菑亡之實也。彼其安之樂之利之。其與危菑亡甚相怡適。則與危菑亡自相追隨。至于今亡國敗家。直安危利菑樂。所以亡之聚而成象者耳。而要自不仁之不可與言始也。向使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曷足怪焉。警策處全在安其危三句。自處于危菑亡。如何不危菑亡。玩而何句。此時已亡已敗。此時追究其宜然。此節次第何如。曰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三 六

不仁。生安其危二句。私情滅其良心也。安其危二句。生不可與言大迷。不復能悟也。不可與言生亡。國敗家。怙終不可救藥也。

有孺子節。夫以安危利害樂亡之故。而致敗亡。然則不仁者之敗亡。果人之敗之亡之耶。有孺子。上節心裡有敗亡。因而外面有敗亡。如辛有見被髮而祭者。知必淪于夷。乃以類相招。自然之理。故有孺子二節。亦以清取清濁取濁。以類相招者為證。

孔子曰節。要識孺子此歌。孔子深有味之者何故。試思人情之受仰戴。也有不曰此人之親我以清貴者乎。人情之被凌轢也。有不曰此人之視我以污賤者乎。乃孺子却說清貴即得清貴。污賤即得污賤。全是於已取之。以我為形。以人為影。語極淺近。而匪夷所思。理極玄微。而人

四書窮抄定本

卷三

七

皆可曉誦其詞。釋其旨。真令人憬然悟。凜然懼。有原筮之思。反求之。感焉。小子其聽之哉。清濁不分。重濁一邊。纓就是箇清字。足就是箇濁字。滋味全在二斯字。言清便清。用濁便濁。用於孺子何與。

夫人節。言人之見侮。家之見毀。國之見伐。皆如水之自取。因上節而推言之也。人雖至愚。誰肯自毀自伐。乃由首節觀之。定則自侮。誰耶。自侮自毀自伐。從安其危二句看出。安之者誰。利之者誰。樂之者誰耶。

太甲節。天雖作孽。而我未與孽為類。或者修德正事。挽回有望。明威誠有赫哉。倘可違也。惟夫身為不善。我自與孽為類矣。而求孽之不我及。得乎。正自侮人。侮自毀人。毀自伐人。伐以類相從之意。

桀紂之失天下章

前四節步步相挨。俱從上文看出下文。更不須別求。夫失天下。在失民心。而得天下。不在得民心乎。欲得民心。而其道不在欲與聚。惡勿施。而體民之心乎。仁者欲與聚。惡勿施。而體民之心。而民之歸仁。其心寧能自已。不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墳乎。民之歸仁。至猶水就下。獸走墳而不仁之為仁。獸民不猶水之為淵。獸魚鰾之為鰾。獸乎。何以知諸侯皆為之。以今天下知之。今天下皆鰾鰾其心。魚肉其民之諸侯故也。諸侯皆為之。獸民則好仁之。雖欲無受不可得。雖欲無王亦不可得。已上數節。極口欲動今之二節。極口震警。一反一正。無非要世主志仁。桀紂節。因失悟得。得言仁。失不言不仁。何也。自古誰有不仁如桀紂。

四書窮抄定本

卷三

大

者其好惡拂人之性。豈待言哉。失民。身背之。失心。心離之。得天下至爾也。宜通說下。重欲與聚。惡勿施。上總是得天下以仁。體其心。乃得其心。聚字註中解得透。蓋凡欲富欲壽欲安欲逸之情。無不畢致於民。

民之節。言民所歸往。必歸其體民之心者。而仁者欲與聚。惡勿施。則民之歸。不容自已。與水就下。獸走墳者同矣。民由不得要歸仁。水由不得要就下。獸由不得要走墳。一也。

故為濁節。不是又添所畏意。言所欲既在仁。則不仁者皆為之。毆耳。玩故字可見。歸仁之心。方不容以自已。而不仁者從而虐用之。豈非毆之而使歸乎。仍以民情樂于歸仁為主。毆字警策。若助仁者然。

今天下節 諸侯向自今天下三字生。以今天下無好仁之君故也。

雖欲無王不可得極言之也。諸侯皆爲之賊。天下且莫不至。當是時。萬眾環擁。多方翼戴。却之則莫可禦。避之則無其所。雖欲無王得乎。

今之欲王者節 此節語脈。從上節來。上節說好仁而雖欲無王不可得。以今天下之諸侯如絃如糾。皆爲之賊故也。今之欲王者。豈異人哉。

即今皆爲之賊之諸侯也。如以爲之賊之諸侯。其可以死亡之病已深。倘不皇皇志仁。蚤自改圖。究且雖欲無亡不可得。而況于王乎。七年

之病求三年之艾。總是狀其姑待明日不可。非以三年之艾比深仁厚澤也。七年病三年艾。不作二層。病久正爲艾不素蓄。一旦需之。豈易

驟求正如國危正爲仁不夙積。一旦需之。豈易驟成。此句未了之辭。下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三

九

支乃明言之。夫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者。其勢孔亟。苟爲不蓄。則終身

不得矣。今之欲王者。其勢亦孔亟。苟不志於仁。則終身憂辱。以陷於死

亡矣。總之無可待。無可推諉。然則今之欲王。豈不猶七年之病求三

年之艾哉。是時六國諸侯。平日不能行仁自強。以致爲秦所恐喝。日

割月削。亦已憂辱。死。必須早早行仁。方可揀藥。苟非即自今日從

事。寧有及哉。此喻亦與前喻相照。水獸猶鷗。極言民情歸仁之切也。

七年三年。極言國勢需仁之急也。皆極言之也。

詩云節 何謂淑。何謂慤。乃熾而目。所謂吉祥善事也。淑也。乃滅而亡。

而昏墊已耳。詩云其何能淑。淑。及溺者其即此終身憂辱。以陷于死

亡之謂乎。其後六國淪胥。盡亡于秦。竟如此詩。

自暴章 此章警醒人處。全在自字。而首二節部位次第。頗難分曉。平心玩之。方

知言非四句。是明自暴自棄者。所以不可與有言。有爲。安宅正路二句。

又明言非禮義。所以謂之自暴。吾身不能居仁由義。所以謂之自棄。末

節則承安宅正路四字。而嘆暴棄者之可哀。語脈所注。全重大仁人之

安宅一節。總爲言非禮義。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者發。大意云。世間無

不可與有言有爲之人。只有自暴自棄者。不可何也。凡所與有言者。不

過與言禮義。而使之信耳。彼所謂自暴。乃以其言非禮義。而謂之既已

非之。又安能信之。故不可與有言也。凡所與有爲者。不過與爲仁義而

使之奮耳。彼所謂自棄。乃以其委仁義于不能而謂之。既已委之。又安

能奮之。故不可與有爲也。夫言非禮義。何以爲自暴。吾身不能居仁由

義。何以爲自棄哉。夫仁者。人心之生意。身由此安。命由此立。正自之所

以爲自人之安宅也。而義非他。即仁之行而宜焉者。豈非吾人當由之

經 181-679

自者也。吾方以此自。極情縱欲。恣意快心。惡用是拘拘子子者爲哉。吾方句如云。吾非以仁義爲不美也。第吾有此身。方將極情縱欲。恣意快心。以取當身之適。而令煦煦。孑孑。子子。踉跄。束縛之拘係之。非吾身之所能也。自字與吾身字相應。謂吾身不能仁義。便是棄吾身。人必自度其能。乃肯有爲。志氣之帥故也。自謂吾身不能志先墮矣。誰能鼓之而使奮激之而使前乎。

仁人節。安宅正路。以仁義便是自也。宅者人所居。居心以仁。故曰宅。而以仁居。心心遠而休。故曰安宅。路者人所行。行事以義。故曰路。而以義行事。事直以方。故曰正路。

賡安節。自如未死。何以令人可哀。哀哉之嘆。正明其爲自暴自棄也。

四書窮抄定本

卷三

三

道在邇章

當曰道術不明。處士橫議。如楊氏曰。天下如我爲我。則平墨氏曰。天下如我兼愛。則平其他類是。皆以我與人求諸遠矣。以我強人求諸難矣。首二句怪之也。所求非所在。其故不可解也。猶言井自家中有却從天上求。求遠難。是見成的。孟子教之在邇在易也。作文若重求遠難。便隔碍。人人句文勢。要緊在人人二字。天下合人人而成者也。人人有親。還而人人各親其親。人人有長。還而人人各長其長。以人治人。因物付物。能令普天之下。坦坦平平。絕無蹊徑坑塹。此真道與。爲道之事之所在矣。只言道與事足矣。必說到天下平處。何也。率性之謂道。而性靈通之天下道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故理不可平天下。不名爲道。

事不能平天下。不名爲道之事。

居下章

自孔子言誠意。而曾子子思。皆言慎獨。所以孟子一生學問。喫緊只一思字。如思則得之。弗思耳矣之類。不一而足。此章釋中庸之說。而深明思爲要也。首節重明字。後二節重思字。大意謂動物以誠。而求誠以明。世未有不明而誠者。寧有不思而明者乎。是故誠者。道與天。一。因自不思而得。若夫以人合天。其道未有不出于思誠者。思則明矣。明則誠矣。誠之至。而無弗動矣。不思何明。不明何誠。不誠何動。若是乎思之爲要也。不然。何動物以誠者。必自明善始耶。看來後二節重思。正從首節重明上悟出。是故二字。乃一章血脉相貫處。慎勿忽之。

四書窮抄定本

卷三

三

居下節

反諸身。謂內省于獨也。卽曾子之省吾身。治民先獲上。獲上先信友。信友先悅親。而悅親則先誠身。通通歸着在誠上。可見治獲信。悅名雖有。四總是一誠感動。而真妄之介。最易錯雜。或局于氣。或滯于意。或移于習。往往認妄爲真。必須虛靈之地。惺然自露。恍見當元。繼善之真。從此下手。乃真道路。妄復無妄。有其漸矣。明只是誠中事。身何謂誠。率我真性。故慊于心。而誠也。然使其性未明。又安所率性。而自慊乎。是故節。此節是故二字。先要分曉。是此也。卽指不明乎善。不誠于身二句。是故者。以此不明乎善。不誠于身之故也。是故之下。本要說思誠者人之道。而先言誠者天之道。以天道引起人道也。誠者其心自是真。

懇的也。誠則明矣。明則不待思矣。這條道路全然不用人力。雖則猶然人哉。渾然一天之道而已。若夫以人力求誠者。其道將安出哉。惟于意念萌動之初。察識吾性之善。若何。庶幾因明求誠。是思誠也。凡以人力求誠者。其道當如此耳。何也不明乎善。不誠乎身。不思何以明乎善哉。故人道當出于思誠也。看來思誠爲人之道。卽從不明乎善二句看出。如此說是故二字方有着落。

至誠節 此節若只說至誠必動。却與章旨何干。須思來頭何在。緣由思而明。由明而誠。乃求誠之真脈。其究與天機合。與性理符。可至誠地位。自是而悅親信友。獲上治民。一以貫之而已。蓋在我心則精思之極。不思而得。在天下則何思之後。無思不服矣。看來動字只是回應首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三

三

節語。則歸重思字爲是。至誠則爾。卽我。我卽爾。如何不動。不誠則爾爲爾。我爲我。如何能動。一正一反深決之也。易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言決然而無容疑也。

伯夷章

此章人只知天下歸周。在得人望。却不知人望歸周。在善養老。所以首節二段俱歸着在善養老上。而未節則勸諸侯行文王之政。

伯夷節 此一伯夷大公也。當商辛播棄。則遵海濱而處。辟之惟恐不遠也。一聞聖作。輒奮然盡歸。交口頌善養焉。下節其子焉往。亦辟紂而與盡歸之願也。

二老節 夫二老之歸。寧獨令西伯得此兩人哉。大字父字子字界

限要明。自二老本身說。德冠天下。與庶老國老不同。大也。如此則仰望而卜其歸者。屬之是天下父也。凡天下仰望之民。卽其子也。父子不言情。言望于人者。爲父。望人者。爲子。凡父在則子望而歸之。天下見二老之往。必曰。彼其于仁暴之際。察之熟矣。與亡之機。決之審矣。今而往其當往必矣。去暴從仁。雖其必然之情。而舍故卽新。詎有決然之起。決之自二老始。首節只說二老歸周。此節乃言其係天下之望。

諸侯有行節 夫天下歸文王。以二老在。二老歸文王。以文王善養老之政在也。今諸侯有能行。亂離之世。與平世不同。老成碩德之人有所歸往。則天下翕然歸之。此收拾人心之一大機括也。二政相應。行文王之政。爲政于一國也。行文王之政。亦必有天下之父歸之。而其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三

三

子焉往者。而文王善養老之政。且得以行之天下。七年之內。見期侯不與。可以取必之意。

求也爲季氏章

本論強戰之罪。而先從富國之臣說起者。何故人臣賊民者可罪。助君賊民者尤可罪。兩人皆助君賊民。令民不堪命。一也。第富國之臣能賊民而未必殺人。卽殺人而不甚慘。爲君強戰者。所以首節說季氏。次節說君正章。皆緊關處。

首節 今世功罪刑賞之際。難言之矣。蓋有罪渠魁。刑無上。而其君方以元功賞之者。孔子之明訓。胡不聞焉。昔孔子操袞鉞之柄。清敬譽之塗。其所棄取。蓋千古功罪刑賞之定衡也。求也藝善賦。故能倍正

李氏所喜爲民臣與下善戰善守相照。古者兵賦取于民。故因以取民粟爲賦。聖人重絕人未有若是甚者。蓋罪之矣。

由此觀之節。若不行仁政而富之。正與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相似。惡而濟之。民何以堪。遂令聖人有棄人。此其罪亦已大焉。而況句內須說其若已自與兵構怨。忍心殺人。而其臣又且爲之強戰。方與上文說富國處相合。都是火上澆油。濟惡的勾當。何至盈城盈野。善戰故也。此正善戰者快意自多。而其君以爲無上之功處。率土地而食人肉。要說得分曉。因爭城爭地。而以戰殺人。是率土地而去食肉也。而所殺之人。果盈此城野中。豈非人肉爲土地所食。一人之死。何足償盈城盈野之慘。由棄于孔子者而適加之罪。豈容于死哉。罪大于

四書窮理定本

卷三

三

死死不足以盡其罪。如冤不能容者。

故善戰者節。下所犯爲罪上所加爲刑。有如按善戰之罪以致刑。卽致之死地。猶未足以窮其辜也。直當于死罪之中。取其重大不可復尚者。使之服之。何也。彼之罪。原不容于死也。二次字從上字來。約與國而構禍難。必有殺人之事。然比于善戰者之躬殺人。則一間矣。盡地而版脂膏。何異殺人之慘。然比于善戰者之真殺人。則又一間矣。故其所服之刑。猶當從末減。次善戰也。信惟善戰者服上刑哉。草萊因經界而生。有此便民。却令數少而賦因之。故開而辟之。使當土地之數。爲富國也。

存乎人者章

首節且據眸子論之。言其可以觀人。次節方實說觀人者。并觀眸子則人莫廢矣。人心未與物接。其神在胸中。既與物接。其神在眸子。看來

眸子與大學慎獨之獨一般。獨便是德。眸子便是獨一也。有乎人者節。形色天性也。安有存乎人而不良者。惟以觀人論之。則眸子獨與天真符。與性靈合。莫良非泛與身相比。宜隱隱對言字。應說蓋謂唇吻之間。談吐之際。雖或可以知人。而與胸中終隔一層。未爲甚良焉者。良其莫良于眸子乎。要知從心神呈露處。辨其差等。不然。血肉膚髮皆可觀人耶。重不正一邊。夫眸子爲物。即人心之靈明所發露也。胸中正時。其心清明。故眸子亦與之俱清明耳。不正則心不清明。眸子何由而清明乎。問觀人將別善惡。而單言不掩其惡者。何曰觀

四書窮理定本

卷三

三

人自惡人之掩惡始也。夫觀之云者。凡以中外未必相符耳。善人有諸中。必形諸外。有甚不相符處。唯是惡人耻受惡名。每以其外之善掩其中之惡。于是惡者或皆其偽。併令善者難信其真。真偽相冒。惡得不觀。則觀人非自惡人之掩惡始哉。而存乎人者。獨眸子不能掩惡。故曰良聽其言也節。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寧有觀人而不聽其言者。第觀人者。觀其胸臆之內。而發言者。發于口吻之間。由口吻以觀胸臆。猶可得而度也。觀上節胸中正四句。則眸子便是胸中。若聽言而并觀其眸子。縱能度之。亦能度之于眸子耶。問人焉。句與眸子不能句。意似相混。何以別之。曰彼且據眸子論之。此方說觀之。則人莫廢也。掩蓋于外也。度匿于中也。眸子不能掩其惡。既莫蓋于外矣。觀其眸子。又

安所墜于中哉

恭者不侮人章

此章本意要說末句。而自上文看出。喫緊在兩箇人字。今天下之君無恭儉之實。而欲襲恭儉之名。每每飾恭儉之聲音。借恭儉之笑貌。其心蓋曰。吾固不可以精神心術實有此恭儉。猶可以聲音笑貌。假爲此恭儉也。却不思恭儉不是無形影的事物。果是恭者儉者。必不侮人。奪人。今世侮奪人之君。還怕人不順其侮奪。其好侮奪如是甚也。而惡得爲恭儉也。卽欲以聲音笑貌爲恭儉。而此侮奪惟恐不順。惡得爲恭儉者。已自敗露之矣。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卑以自牧。此乃謹恪處恭也。自卑則必尊人。安有輕侮乎人者。儉與吝不同。乃其心無欲。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三 七

淳于皃章

當日孟子雖遊諸邦。求行其道。而所至分庭抗禮。義不往見。真如男女之授受不親。然其守道之嚴如此。淳于皃以爲所如不合。致天下之不見援。職此之故。故諷令從權濟世。通不見諸侯之窮。曾不思天下之溺。惟道可以援之。今一見之道先枉矣。却何所以而援天下乎。但孟子口裡却不肯明說。要他枉道。只說兩溺之援。各有所以不得執彼律此。

而決不枉道之意。隱然自見于言表而已。

首節不親。自男女字生。嫂亦女也。自是合迴避的。豺狼自溺字來。與嫂字無干。嫂而曰溺。此危急存亡之際也。此際而坐視。不一引手援之。恐心執甚焉。是豺狼句。且極言其不可不援。其言當此之時。不親之禮已窮。宜通其變。蓋體生于人心。而乘乎時宜。在居恒時。不可無男之別。在急難時。不可有豺狼之心。故也。此時拯溺爲重。別嫌爲輕。今天下二節。皃口裡只說天下既溺。何故不援。而意欲孟子枉道。舍而未吐。孟子先說天下必以道援。未詰之曰。子欲手援天下乎。見舍道無可援天下也。正是刺着皃被刺處。皃所以不復置辨。要知枉道二字。兩人都未肯口出。皃口裡只說援天下。當如援嫂。孟子口裡只說援天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三 八

六

下不比援嫂。皃意重在溺字。言今天下所遭。不是小小患。苦溺亂之極。如水益深。其爲危急存亡之際。亦何異乎嫂之溺哉。而孟子守道不見諸侯。見又不肯苟合。遂使名實不加于上下。皆道之爲耳。若舍道從權。則可攸濟矣。率性之謂道。道者人心之生機也。拯溺守屯。何莫不從生機中流出。是援天下必以道。惟嫂溺乃可以手援耳。非可施之天下也。子欲我推援嫂者。以援天下。母乃欲手援天下乎。甚哉不講于援天下之所以也。以字重援嫂。所以非禮通之可援天下。所以惟道枉之不可。豈惟不能守身。亦終不能濟世。

君子之不教章

此章專爲不肖之子。如夫子未出于正者之云。言之。要知孟子所言。都



是君子心裡話說。蓋逆知不率之子。必至父子相夷。而父子相夷。不祥莫大。以故委曲易子。而終弗躬弗親也。古君子之蚤見幾微。熟酌情勢。如此夫。豈得已者哉。問答俱重字字。

君子節。問意謂君子于人。何所不教。而式敷之思。當必倍切于錫類者。顧獨不教其子乎。

勢不行節。此節教字。頂不教的教字。步步相換而下。既曰教。其以正必矣。而正不行。繼之以怒。必矣。既曰繼之以怒。其爲不肖子之反唇必矣。總以教子之故。勢乃外面形勢。對中心言。言中心原自欲教。無奈被外面形勢所阻。行不將去也。子如木。教如繩。夫既曰教矣。斷然姑息不得。教以義方。弗納于邪。雖奪其情。逆于心。而有所不得顧者。行教

四書窮抄定本

卷三

元

行也。父教而子從也。教本是愛育。繼之以怒。言愛育後。却接續上忿疾也。傷殘虐也。初心在成就。而繼之以怒。却是殘虐的意思。故曰反夷。觀夫子二句。又出正字。方知此節語脉。全從必以正來。父夷子已自不好。至于子又夷父。則子父交害。悖德孰甚。故曰惡。此惡還屬父親教成之故也。

古者節。古人之教。未必皆易子。蓋遇不才之子。蚤見幾微。而委曲處之上。之猶異其成材。次之亦不至賊恩云耳。此節輕帶。回顧君子之不教子。

父子節。上文只說父子相夷爲惡。此乃言相夷之所以爲惡。不足重復說話。全重父子之間四字。夫古者易子而教。以父子相夷則惡也。乃

父子相夷。何以遽爲惡哉。蓋父子之間。與師弟不同。師弟之間。可以義合。亦可以義離。即離亦常事耳。彼其切切惻惻。以善相責。固其所也。若父子之間。而亦責善乎哉。夫父子天性。無所解于心。萬無可離之理。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矣。此父子相夷之所以爲惡也。君子之不教子。以此。易子則爲師弟之間。責者摘其失而深尤之。督其改而取必之。與從容化誨。幾微諷說者不同。如上文父怒子。子謂父是心離也。離心皆乖氣也。凶之兆禍之萌也。不祥也。然離在他人。猶可父子而離心。則賊傷天性。滅裂人理。乖氣孰大于此。而其爲凶兆禍萌。亦莫大矣。

事孰爲大章

四書窮抄定本

卷三

辛

此章無兩箇大。無兩箇本。親身始終串下。非先分而後合也。事孰爲大二節。其他所事。僅如所事而止。其他所守。僅如所守而止。惟若能事其親。自將在國。滿國。在世。滿世。塞天地。橫四海。而皆是物。事親大矣。能守其身。亦將在國。滿國。在世。滿世。塞天地。橫四海。而皆是物。守身與事親並大矣。蓋事親之道。惟在體親之心。而親所係心。孰若吾身。吾聞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未聞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故守身與事親並大也。顧孰不爲事。何獨事親爲事之大。孰不爲守。何獨守身爲守之大乎。夫孝思不匱。永錫爾類。凡若在國。滿國。在世。滿世。塞天地。橫四海。豈是皆以事親爲本。而守吾親所與之身。以事吾身所生之親。正所以植不匱之根底。培錫類之淵源。而爲在國。滿國。在世。滿世。塞天

地橫四海之所從出者是守身之爲本。猶事親之爲本。故守身之爲大。猶事親之爲大也。孰爲大問也。問事守中。那件爲大也。孰不爲事守。疑也。言那件不是事守。何獨親身爲大乎。二爲大只就事親守身之分量極而言之。不必拘拘在事守上。

曾哲二節。曾哲春風沂水。童冠與偕。乃志在同人者。故曾子事親。每分甘推食。錫及同類。隱然是滿國滿世的機括。此真養親之志。與曾元僅養口體者不同。故事親爲大。誠未易盡。而若曾子之事親。庶幾乎立事之本。以成事之大。可謂能事親矣。向非守身若曾子。焉能若此。其事親哉。要知曾子善事親處。不止奉養曾哲一人。蓋施由親始。而有仁覆天下之襟懷。如此說。方與首節大字相關有情。借元形容。元意。

四書窮抄定本

卷三

三

與其分甘推食。惠及他人。曷若留而更進。致養于吾親乎。此其爲養。不欲吾親肯于味適于口。區區爲口體計耳。至于親未發已發之志。都不暇顧矣。却不知心志與口體孰重。事親事之本。其道甚大。彼區區口體之養。小亦甚矣。安所當于事親之道哉。惟若曾子之養志。則分甘推食。錫及同類。推是心也。殆與周公成文武一節相似。隱然滿國滿世。而成其大也。庶其盡事親之道哉。

人不足章

此章與人字政字犯比肩。還是君字心字。只裝在君中。所以章內君字凡五出。而結果只曰正君。言不在正人與正政也。一人定國。所與共國者。大臣也。大臣爲君定國。每每取人之非而適之。取政之非而聞之。

不知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聞也。夫國之定與不定。在人政。人政之非與不非。在君心。惟有大入盛德在躬。潛消默化。能格君心之非。仁非義非正。而若仁君義君正矣。君仁則人政莫非此。仁君義則人政莫非此。義君正則人政莫非此。政矣。至于人政莫非此。正其國安有不定者。君來大臣欲人之國定。只是一箇正君。便了。人安足適。而政安足聞哉。大人無他。仁與義合。克正其心而已。何謂格。不言而信。無意而通。非若適之間。區區以口舌諍者。大人無言自化。處固多。若用人行政。有大闕失。豈得全無諷議。然皆至誠感動。真誠薰蒸。諷議皆精誠也。仁主慈愛。與殘忍相反。義主剛毅。與懦弱相反。正主端直。與頹僻相反。有不虞章。

四書窮抄定本

卷三

三

此章極論毀譽出人意表。見人不必介意也。曰虞曰求。俱就心說。一則我以無心任之。人亦以無心原之。而可毀乃更可虞。一則我以有心完之人。亦以有心缺之。而可譽乃更可毀。其爲意想之所不及。料情理之所不能度。一也。然則惠迪從違。第在我之自擇。至于知我罪我。其又奚恤乎哉。

人之易章

當有貴時。多少窮蹙。多少羞赧。殆無地可以自容。無計可以自脫。其後宜何如。愧怍懲艾者。豈至復易其言哉。然則易其言者。亦無貴而已矣。此只是以貴惕人。使之慎而自戢。非真謂有貴而後不易也。玩耳矣。字宜輕活。看與不占而已。與同例。

人之患章

何以好爲人師也。少有所得。而以爲人莫已若也。炫耀誇張之意。殆有不能自制者。其無戰道之器可知。真切已之深病也。

樂正子章

通章以罪字爲主。而關鍵則在小罪若大罪然。

首節 一場話。盡從子敖二字而生。正子豈是無町畦的人。想亦會逢其適。偶然一扭從耳。然即非遠惡。若將洩焉意矣。

次節 昔者兩段。俱即以其脫罪處罪之。正子昔者舍館之說。却亦不是文過。只是自白其非。敢僣竊云耳。子來句。若曰。子自有所依歸。計無樂乎見我。曠日之久可知。只爲他失身匪人。故開口言極峻厲。既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三

三

而責備禮節間無已言在此意在彼。

曰克有節。終是善信人物。翳障自淺。故一言震動。而勇于受責如此。孟子謂章

先 出此言之本意。至此方明言之。然竟無一語侵子敖。吊騰吊公行亦然。正子善有諸已。豈真以爲飲食之人。若曰。子從他人來。或別有所爲。今從子敖。更復何所爲哉。止是爲舖啜計耳。看來此節。全是子敖二字要緊。責其比之匪人也。意不在舖啜。然置身于苟賤。是亦舖啜之類矣。人而舖啜。是亦至垢辱矣。吾子被服訓典。涵濡名理。謂宜有高瞻之胸次。卓越之襟懷。何乃從人寄食。飲從人寄壓。足卑污苟賤。一至此極耶。

不孝有三章

通章拈起天字重看。如云孝思罔極。舜擇小大。迫二者不可得兼。而舍小取大。則人子之深情苦志。長應行權。委曲以全其孝者也。有隱無犯。仕不爲貪。娶妻必告。禮也。三者皆意在孝。而入于不孝。不知變也。朝之唯喏。何如百代之宗枋。細謹于稟承。何如承圖乎嗣續。爲以心。舜之不告而娶也。果爲庭闈失愛。內有所懟。而然耶。抑爲帝室聯姻外有所慕。而然耶。上承宗桃。宗桃固吾親之宗桃。下廣雪仍。雪仍因吾親之雪仍。無後。不孝之大者。則爲無後。而不告。孝可知也。夫告不過成其孝耳。而爲無後者爲孝。不告豈不猶告乎。彼以舜爲不告者。乃俗子徇迹。曲士泥禮之見耳。君子豈其然乎。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三

三

仁之實章

本意直要人以全力注之孝弟。不但使之知重。道而求之。枝葉道安從生。莫若從其實而求之。實之云者。性有所獨鍾。片念而停毓。萬化情有所最切。寸衷而牽籌。群生者也。

仁之節 或曰仁義智禮樂性也。孝弟情也。實猶本也。奈何反以情爲性。本乎曰孝弟。雖發于情。而性中原本自涵。馬性生意也。孝弟生意之最濃最厚處也。生意無二。故其最濃最厚處。苞孕無限生意。正如草木之實生意。獨鍾首秀枝葉。皆從此出。孔子亦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問吾親吾兄與天下之人。分形異氣。今但事親從兄。而合愛合敬。皆從此出。豈其取諸此。以與彼乎。曰非也。天下萬形似隔。生機無兩。

人心之藹然若流處爲仁。肅然若欲處爲義。皆生機也。生機在我何物不貫。何處不徹。而其事吾親從吾兄。則其藹然者尤爲顯焉。肅然者尤爲真切。乃生機之凝注處也。無窮愛敬。正在此中停頓。故曰仁義之實。智之實節。仁義非人所爲。渾是天機。八按不容障礙。自有炯炯靈明。意智也。天機不容障礙。自有秋節。意禮也。天機不容抑鬱。自有由由和暢。意樂也。是智禮樂與仁義同出。其名初非二物。仁義之實。既在斯二者。則智禮樂之實。亦不外斯二者。大觀孩提皆知愛親敬兄。可見智中之知。在二者尤真。觀內則少儀四篇。其言事父兄獨詳。可見禮中之節。在二者尤密。觀詩云。妻子好合。一節。可見樂中之樂。在二者尤深。是智禮樂之寂淡厚處。而無窮之知。禮樂出焉。故曰實也。凡于

四書窮理定本

卷三

三

天下之道。有所知而弗去。就不自智而小。乃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此愛此敬。一自不能去心。則其覺倍與。而其察尤精。真覺動處。安能去心。弗去方且真知。凡于天下之道。其中有恰好不可增減處。節也有貴飾不可簡處。文也。節文孰不爲禮。乃其于斯二者。其節尤嚴。其文尤爲。如曾子養曾皙。可謂極恰好。極貴飾矣。孝弟自天機中流出。原是自然物。樂者如其本體。非有加也。樂意與生意。原不得分之爲兩。仁義之實。惟斯二者。斯二者皆生意也。至于樂斯二者。生意于是乎融液矣。有不油然而生者乎。恭從生得樂。還從樂得生。夫亦互爲其根焉耳。樂與勉強相反。勉強孝弟。只是外襲成迹。何由內萌生意。外襲成迹。則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

乎有恒。故意至而堅。意盡而弛。雖欲不已。不得也。孝弟自不能已。此心神欣悅之極也。神爲形君。以故形神俱化。不自知其足蹈而手舞矣。勉意無真意。真機無息機。不知手舞足蹈。何不置於樂則生之下。而必置于惡可已之下也。生如穀之初萌。既萌則由萌而枝。由枝而葉。日新月盛。心和氣和。形和併外而手足不自覺其舞躍矣。豈但以其心樂之而已哉。形神交暢。樂之至也。終如其始。故形如其神。末句二之字。皆指孝弟。自樂則生矣。至末極言斯二者之樂。以明樂斯二者所以爲樂之實也。

天下大悅章

此章從天下上起。還從天下上落。正是書旨所在。論孝也。非論舜也。若

四書窮理定本

卷三

三

曰大哉孝乎。塞天地橫四海。皆是物矣。大意云。仁者通天下爲一身。然而非求之天下也。如舜全把天下不在心裡。而獨以其心。全而注之乎親。似與天下不相干涉。乃不惟允若其親。遂化天下而定之。此其仁覆天下。何如其大。而何莫不從事親中出。故曰仁之實。事親是也。可見人生世上。只須專務事親。已自千了萬了。此外更不須別求矣。人情獲一人之悅之歸。其中亦自沾沾。矧天下大悅而將歸。已宜何如其動心者。乃視天下悅而歸。已至如草芥。千古以來。寧有第二個人。惟舜爲然而已。夫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藉令海宇同歡之時。在親聞聚順之日。舜卽有天下不與。獨不樂以天下乎。乃舜不得乎親。不順乎親矣。方自謂不可爲人。不可爲子。深悲極怨。無足以解者矣。憂之

甚則忘其樂。譬如嬰兒獲萬金。而其身將死。樂乎。是故視之如草芥也。蓋舜之心。與舜之遇。合併而成者也。芥小草。玩不得乎親。四句舜之孝思。一何肫切真懇之極。此正是人情之最深處。而千枝萬葉所從出也。故以此仁覆天下。不得乎親。不順乎親。語意注向兩箇親字。而人字字。則于得字順字上別之。夫以子事父。宜何如其欣合。乃至求一當其歡心。而不可得。尚可復立于天地之間。而為人乎。然而子之于親。原非兩人。如不能融融和順。直與親心為一。是猶與親為兩人也。即得親庸可為子乎。二親字。與上天下字相照。得字順字。與上悅字相照。盡字。自不得乎親。四句來。其憂靡不用極。故其事亦靡不用極也。瞽瞍底像。重瞽瞍字。言雖至頑如瞽。終能化之。而九若也。瞽瞍且

四書窮抄定本

卷三

七

化天下。寧復有不可化者。故能化天下之子。以化天下之父。化以心言。感動之意。定以道言。止其所也。化則定矣。父子不平。子化而父亦化。故子定而父亦定。至于父之化而定處。則天下無不悅之親。天下無不順之親。而天下之子。皆可以為人。皆可以為子矣。孝以天下。舜其大孝也與。天下皆化而定。則滿宇宙間。渾是和氣。而無一瘳痺之處。仁之象也。要知大孝。只是舜一人之孝。周浹旁皇于天下。非是舜孝原不完滿。待天下湊合而成大也。

離婁下篇

舜生章

通章俱就治道論。勿泛言。本意說後聖之揆。與前聖一。而特舉文王與舜。地相去。世相後之甚者。決之。舜文不平。以文與舜合為主。先聖後聖亦不平。以後聖與先聖一為主。言文王與舜皆古聖人。而舜生諸馮。遂負夏。卒鳴條。東夷之人也。若夫文王生岐周。卒畢郢。則為西夷之人矣。此其地之相去。千有餘里。且也。世之相後。千有餘歲。從古聖人之地相去。世相後。未有若是其甚者。乃文王得志。自西夷而行乎中國。其與舜得志。自東夷而行乎中國者。如賞延于世。仕者世祿。罰弗及嗣。罪人不孥之類。一一脗合。毫髮不爽。殆若舜執符節于上。而文王亦以其

四書窮抄定本

卷三

三

所分之符節合之。如此乎其揆之一也。即此而類推之。先聖後聖。雖則生不同世。而地之相去。未必千有餘里。世之相後。未必千有餘歲。計後聖之揆。亦必與前聖為一。得志所行。無不若合符節矣。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執前視後。雖千聖可知也。寧獨文與舜一乎哉。二節須兩下相形。一個一生都在極東。一個一生都在極西。各一封域。各一分野。如云重華誕降。自諸馮而發其祥焉。而其遷其卒。亦皆去諸馮而近文王節同。又須說生卒皆與舜遠邈不相及。中國字。自東夷西夷來。言自東自西而行乎中國。得志得行其志也。行即行志所欲為也。志字與地字。世字相照。言地則相去。世則相後。而志則相符也。必從地世上說起。何也。地世東能移志也。夫人之在地世中。如在舟中。令人東西

易而不自覺也。論志必及行時。何也。志藏于心。不行。則不知行。乘乎遇。不得。則不行。得而知之。乃可驗其志之合不合耳。不重若合符節。重在地。世相隔如彼。而相合却如此。宜其大異。却極同。其字指先聖後聖。其揆乃先聖後聖之心。思揆度處。若作後人揆之。其字似說不去。揆者以心度其所行。即志也。在平日為志。在臨時為揆。聖心的揆度。全從真性中流出。真性萬古無兩。揆安得不一。豈問先後。故由舜文推之。而堯舜禹之君臣于一堂。文武周之父子于一家人。又可知。

子產章

子產養民。惠使民義。原非不知為政者。而孟子云爾。只就乘與濟人一事論之耳。章內雖有如許話說。究竟只是一箇意思。曰所濟無幾而已。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三

亮

看他劈頭出箇政字。次即繼之曰不知為政。未仍歸着到為政上。其中曰焉得曰不足。以見政自大惠自小政之中。原不宜有此惠也。首節書法也。聽國政矣。却乃幹如此事。既已赫赫嚴嚴。猶自煦煦沾沾。

惠而不知節。猶言小而不大。惠非許之也。便是不知為政。為政字是虛位。政一也有以大體為者。有以小惠為者。政宜大不宜小。以小惠為而不以大體為。便是不知為政。非以為政即為大也。

歲十一月節。杠梁與乘與相照。乘與之濟。特相國經行之際。斯須而濟一二杠梁之濟。則朝家成難之利。悠久而濟萬眾者也。然此意還不甚重。重在十一月十二月上。未字語脉。自十一月十二月來。夫濟人

而以乘與。豈非以無杠無梁。民已病涉之故哉。茲而或以十一月成矣。或以十二月成矣。商秋之金氣初肅而已。豈計其寒氣深冬之寒威。伊始而已。預防其與民。其民自未有病涉者。何需乎乘與之濟也。

君子平節。君子以位言。乃乘釣當軸之人。與聽鄭國之政相照。平其政。行辟人可也。不是創出議論。乃自上看出也。夫上下有章。體統森然。而相國以其乘與濟人。若無恆乎自彊焉者。詎非憫斯民之病涉哉。乃杠梁時成。民自未病涉矣。可見君子果時成杠梁。均平其政。即行而辟人。亦無不可。何必以乘與濟人乎。何也。國中之水。當涉者眾。一箇乘與焉得人人而濟之。吾自有民未病涉之平政在。奚以乘與之濟為哉。故曰行辟人可也。須知行辟句。與焉得句。不是二層。下明上也。而焉得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三

早

句正與民未病涉相應。平者均齊方正。不偏豈。杠梁之類是也。行辟人句。本意不在辟人。言上人行。還該令人辟已。顧可令人乘已之。所乘耶。此言乘與濟人之不可也。人人而濟。不算兼濟。兼濟非平政不能。

故為政者節。此節從上焉得句看出。為政字。正與前為政字相應。不足。全從為政生。人多故也。若乳母只喂一兒。何出不足。夫濟之者將以挽之也。人人而濟之者。將以每人而挽之也。此而猶真其足。必非為政者矣。每人而悅。言一個一個徧行小惠。以結其歡心也。日亦句。本意不在論日日固是多。然而人之多。更甚于日之多。每人而悅。日亦不足于用矣。況乎惠之少。更甚于日之多。每人而悅。獨能足于

用乎。即上馬得二字。

君之視章。

尊齊王自合如此說。若但說君禮臣忠。藥病又不相投矣。君臣一體相關。自古取喻股肱。蓋其重也。齊王之待臣下。至昔進而今不知亡。薄甚矣。此章特以危言動之。無非欲其視臣如手足。諫行二節。仍申明首節而已。

首節。視臣如手足。自家便是腹心。視臣如犬馬。自家便是國人。視臣如土芥。自家便是寇讐。故臣之視君如之。是臣之視君。皆其君之自處。作者還自受耳。觀末節。本是人君土芥其臣。而曰此之謂寇讐。即此意也。此節本意。原在寇讐二字。而以腹心起之。其國人之云。只與民爲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三

四

貴節之社稷相似。後二項不必平對。言君愈薄。臣亦愈薄。曰寇讐。極言之也。臣怎做手足。君怎做腹心。只有脉脉真意。便覺痛癢相關。犬馬不重。輕賤其臣。只說初無尊之戚之意。祇因機務所在。不得不授之官。職位所在。不得不莫之食。與雇工人一般。如犬不得不養。馬不得不芻。即此便是陌路的意思了。又其甚則如賊人怨家。有意凌轢殘害。土踐而芥刈之。

王曰。禮爲節。王意在一舊字。訝厚薄之懸殊也。何如。何如視臣也。曰有服。親之也。其去寇讐之意遠矣。舊者猶然親之。則見今所事之君。而乃讐之乎。看齊王此言。自是不可易之理。亦是不容已之情。但衰世之臣。鮮不以寇讐報土芥者。故孟子直陳以警齊王。正與易位之說

同。非謂人臣果可自處于薄也。服制不是文具。皆先王緣人情而制之者。

諫行節。諫行二句。讓過說重有故。以下應舊君也。下節同。良臣之心。不比具臣。希恩望寵。彼其一腔生理。能爲生民立命。其視民不見德。不啻痼瘕之在身。故極言敢諫。期于膏澤生靈。凡以民之心爲心而已。故而諫行矣。言聽矣。膏澤下於民矣。臣以民之心爲心。而君以臣之心爲心。真如神情所合。血脉灌注。一手足之親哉。至于有故而去。似宜漸見疎薄。乃舊君不居其薄也。諫行言聽四字。宜合說。逆投順投。靡所不受。法語異語。靡所不從也。要形容君心。所合無間。如賡歌喜起的意思。孤臣逆旅。行李蕭然。而今資斧無懷。暴客見窘。曾不念其夙昔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三

四

之納誨。何如。流澤何如。何以表一時共事之情乎。不穀涼德。我民薄祐。無由聆嘉猷。濡餘潤矣。倘他國行其諫。聽其言。膏澤下于民乎。猶在吾國也。諫言在耳。膏澤猶新。豈其浩然長往。一去不復還乎。或者不我終棄。惠然肯來。予日望之。禮字因去字生。臣且去矣。非後如在國之相須矣。以薄爲道。將必有藐忽之心焉。非禮也。三者皆無有藐忽之意。故曰禮。三字重禮意殷勤有加。無已手足真愛。寧減在國之日乎。爲人臣者。自當仍以腹心視之。安得不爲之服。今也節。搏執極往。逮收總自去字生來。若曰彼既望望去矣。心已離。義已絕矣。故令其欲去不得去。去不若不去。去恨不速去。若之錮之疾。之至于此極云爾。前三有禮。亦照此意。不以其去而薄之也。於此使

不得去于彼使不得晉。發之日二字。如云官聯如在。形色猶新。而果邑已削其籍。宅里已異其表矣。非直愛田里也。忿疾之極。怨毒之深。如不能須臾待也。夫害我則冠。虐我則簪。此則害之切矣。虐之深矣。即戎首怨敵。又何過焉。豈復可謂之舊君。或冠簪也。上節說如此。則爲之服矣。此節說冠簪何服之有。前擊後應。帝脉歸着在此。曰何服之有者。言宜其視之如冠簪也。何也。彼自處于冠簪也。末須繳云。臣故曰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冠簪。

無罪章

人但知淫刑之朝。不可以處。然非必禍迫始可引退也。重大夫士民字面。如必禍中當身。而後去。且徙乎。則剝膚之近。災安救。亦必害延同。

四書第抄定本

卷三

四

類而後去。且徙乎。則株連之危機可虞。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君仁章

只想仁義是何物。便知二莫不意矣。二君字重。一了百當也。人第見仁育之功。至于履露萬類。義正之效。至于肅清寰海。而問所從來。第從宸衷之藹然。截然而出。無待事爲之經紀。人爲之推擇也。

非禮之禮章

章言何在。要人于剖析真似處。認取大人也。禮義之道甚尊。而其名甚美。使非其義也。非其禮也。顯畔于禮義之外。豈惟大人弗之爲哉。苟非無不至之小人。誰肯甘爲之者。惟是非禮義。却是禮義。此惟大人虛而能靈。洞見禮義之真。乃能弗之爲耳。于此可以識大人矣。

中也章

章言喫緊。在關切本身上。今之爲父兄者。其子弟不中不才。往往以教之道棄之。將謂我自中才。無奈子弟之不中不才何耳。不知此其不中不才。不獨在子弟也。夫謂之中且才者。正謂其責望不肯化導有方。優柔薰陶。俟其自化。故子弟涵育其中。不見其苦。欣欣然謂何幸有此賢父兄也。斯真可謂中且才耳。乃中也棄不中。安在其爲中且才哉。養以漸。棄以驟。數教在寬。中也二句。須發得養分曉。徐而化之。酌而提之。如膏雨潤苗。苗自發育。養也。若乃愛之太殷。憂之太勤。迫而求之。不顧其安。施者鍥急。受者憤亂。其心雖欲速成。其寔終歸于棄耳。故人句。重賢字。不重樂字。言必須能養不賢。才能自成其賢。而人樂

四書第抄定本

卷三

四

之也。其發中節。不中而能之乎。其誨有術。不才而能之乎。涵育于寬柔之教。而日以式穀克肖。曾不見其苦難不堪。何樂如之。如萬物在陽和中。長養生成。自是欣暢。不能以寸言相去甚近。用不得寸量也。極言其爭不多也。

人有不爲章

二有字相照。言須有退然不爲處。纔有奮然有爲處。二者有則俱有。脫兎兆自處。女若躁擾。無不頽弛矣。專則直。翕則開。不易之理也。時說以不爲與有爲相照者非。夫收斂鎮靜。男之蓄也。

言人之不善章

須思當如何三字。語脉從何而來。言人之不善者。極力排陷。恣口播揚。



苟非洩之而無餘。加之已甚。其心不以爲快也。以我尅薄之甚。有不懷憤慨者乎。以彼怨毒之深。有不思報復者乎。當其言之出乎爾也。我爲正人。固不能禁乎我。及其患之反乎爾也。人爲正我。亦不能禁乎人。其如此後患何哉。

### 仲尼章

仲尼一身。渾是太和元氣。故雖操履堅白。而自可親可就。心迹簡潔。而實至平至淡。絕無亢厲憤激之意。此仲尼妙處。大抵仲尼所爲。不大遠于人情。重拂乎世事。高世人之爲。世方屬之已甚。不知不爲已甚。乃所以爲仲尼。

### 大人章

四書窮抄定本

卷三

聖

若說言自宜信。行自宜果。只不可多箇必字。還未是。夫言有宜信時。亦有宜不信時。行有宜果時。亦有宜不果時。如孔子去魯。不爲女樂。而曰。勝肉豈非宜不信耶。且遲遲而行。豈非宜不果耶。大人只看宜之所何。若都無必心。宜信則信。宜不信則不信。宜果則果。宜不果則不果。坦然立四虛之途。慨然超一膜之外。此爲大人而已矣。玩惟義所在。只是書出箇不必信果的樣子。不是添一層說話。而根因全從大人來。若彼淺衷自好之人。迫狹褊意。何足以與于此。

### 大人章

此章孟子意思。安在曰。要人識大人之心。作何狀也。如云。鈞是人也。而或爲大人。豈非天下之所望而震者。顧不知其人先識其心。彼大人之

心。果何如其形容哉。我想厥初。大人亦嘗爲赤子矣。當其爲赤子。其心若至蠢然。及其爲大人。其心則至靈矣。却不知至靈全從至蠢中出。彼其中醇醇閎閎。不識不知。渾渾淪淪。何思何慮。一如嬰兒之未孩。此中吟域不立。色相不有。分明太虛氣象。一何恢恢大也。可謂赤子一心。大人又一心哉。滋味全在赤子。

### 養生章

大字。卽從死字生出。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宜何如愛日爲養。詎曰細故。第庭闈有虞。歡可承也。菽水相將。順可聚也。此其事尚未爲大也。惟至送死。則音容頓杳。劬勞之報。焉追幽明永隔。終天之痛。何極。所以寄哀哀之思。竭執紼之力者。僅有此一送耳。此際此情。視養生何啻

四書窮抄定本

卷三

聖

倍之。而不足以當大事哉。

### 君子深造章

異端絕念。卽時超越上達。吾儒慎獨。窮年循循下學。宜吾儒惡頓而好漸哉。此章發明其故。君子之造道也。如掘井。必欲及泉。直欲與太虛同體。吾知其造之深矣。夫深造要在得道耳。如以絕念之頓。教求之。似亦卽時有得。乃君子則必從事下學。博文約禮。循循焉以道。而深造之。豈其惡速而好遲哉。良以頓教絕念。雖似有得。亦強得耳。夫惟循循下學。久之。妄念消融。不知不覺。而入于道。是自然而得也。君子不欲強得。而欲自得。故深造必以道也。夫造道有得便了。何必欲自得哉。蓋強得者。亦若存諸中。而居之矣。待乎感而資之矣。應乎用而取之矣。然而得

由矯強則居亦脆。資亦淺薄。取亦涸竭。非真能有得者也。夫惟得爲自得。則此道常爲我有。常足以待天下之感。而其出不窮。居安資深。左右逢原。一齊俱有。是乃此心真與太虛同體。故生機融液。外內妙合。可謂真有得矣。君子之欲自得以此。安得不深造以道哉。以自字解道字意。又得安深左右字解自字意。不然。頓造較捷。造何必于以道。強得亦得。得何必于自得哉。居存諸心也。安常存諸心也。以存諸心者待天下之感。則爲資以資于中者。應天下之感。則爲取之與居之資之爲一類。左右還就外面說爲安。左右逢原者言日用之間。不問何處。皆與其所資之原相值。未有感自外來。而理不中出者。此與元氣動萬物生金氣肅萬物欽相似。初無二機故也。理之于事。永有資藉。則事之

四書窮抄定本

卷三

聖

于理。動必投合。自得以下。文勢注向逢原一邊。外通才算內決也。

博學章

博學而詳說。申下。歸在說上。二說相應。言多說正。要少說。夫學求見性而已。性靈一徹。萬里無所不貫。此乃見到約處。自能說到約處。如子曰。于一以貫之是也。多少簡易。多少徑省。乃君子博學于文。至紛囂至繁浩也。而必于其中一一討論。一一辨析。如此其說之詳者。豈其馳騁口耳。不知所謂易簡徑省者哉。良以性靈之微。非可襲取。彼詳說其所博學。正欲以此真積之久。一旦豁然于時。性靈炯炯。一徹盡微。見到約處。因而說到約處耳。是一一討論辨析。正要消一一討論辨析也。然則徒博者固不可。而徒約者亦豈可哉。詳說形于口吻。說約會于心。

源故曰反

以善服人章

爲以善服人者。發世主欲王天下。知力不足服人。而以善服之曰。是足以王矣。不知一有服人之心。人便不服。獨以善養人。乃可服天下耳。彼其以善服者。安能使天下心服哉。天下既不心服。誰肯以身歸之。其不能王天下必矣。此章前四句。說以善服人。不能服天下。末二句。說不能服天下。必不能王天下。遍遍說下。總說以善服人。不足王天下。難辭也。試思善是何物。而乃以之服人。此中凌厲虛僞。生機安在。其實不是善了。尚能使人服之。以爲善乎。是故借之以欺世人。將得其僞矣。挾之以上。人人將惡其盈矣。養人云者。非必有意與天下同歸于善。只是事

四書窮抄定本

卷三

聖

從生機中流出。便自油油藹藹。爲長育人群的意思。如此纔是真善。纔能使天下咸服。看來二人不同。只在分合之間。心字不問。以善養人之服。其服出于中心之願。夫是之謂心服。以善服人。雖或有伴服之者。非心服也。

言無實章

出其言不善。人皆謂之不祥矣。然空談未必有實害也。卽有之。亦單詞招尤。片語毀成。豈至爲宗社生靈之憂者。非實不祥也。惟夫詭譎較明。邪曲害正。違賢者而俾之不通。則蠱惑其君。空虛其國。將令天下之事。大壞極弊。而不可復爲。真可謂凶之兆。禍之蒙矣。謂之曰不祥。豈虛哉。徐子章

此章論孔子取水。則當重原泉一節。論孟子本意。則當重聲聞二句。果孰重乎。曰。孟子借孔子之言。藥徐子之病。雖原泉一節。亦歸在聲聞二句上。還重聲聞二句。爲是。盈科後進。與下溝澮皆盈。是章旨最緊。處漸進。正是有本之驗。而所以能放海處。驟盈正是無本之驗。而所以可立涸處。論水落脚。在放海立涸上。水之可取與否分矣。兩株水在人作何狀。如同一清也。伯夷出于真心。故始而避國。既而避紂。終而餓于首陽。其清可常繼。放海之清也。好名者。出于僞爲。故千乘之讓。溝澮盈矣。單豆見色。何涸之速也。

徐子節。偶思中庸不息不測。總是一箇機械。蓋以无妄爲根。皆生機也。亦皆靈機也。生機雖欲息。得乎。靈機雖欲測。能乎。乃川流之綿遠活。

四書窮理定本

卷三

兗

也。此機尤爲躍如。故孔子三致思焉。兩箇水哉。正是重稱。稱替揚也。取在稱前一步。心取之。故口稱之。

原泉節。惟其爲原泉。則前者方出。後者遂繼。後復繼後。相催相推。而爲湧出之泉。混混如也。但見晝復晝。夜復晝。流行如斯。而未或止息。若有止息。恰似拋晝夜而去矣。惟其不舍晝夜也。故雖其進循環。若不見其驟盈。乃其寃則放乎四海。蒸既無止息之時。自有會歸之極也。自原泉至四海。總說原泉無時而涸。悠也久也。惟悠故久。未有放海之水。不出于盈科之水者。如是是字。指混混以下。是之是字。緊接此是字。言有本者。有如許好處。取之。取此好處也。如是雖指混混三句。而歸重在放海上。統有宗。會有元。隱然真脩之符。而久徵之象也。以深有

當乎心而取之。

苟爲節。集乃各處水聯合而來。與原泉一脉。從中流出者不同。溝澮與科相照。溝澮皆盈。無待乎科之盈矣。一何不徐。盈之甚也。溝澮皆盈。借比假聖賢虛而爲盈。涸可立待。借比旋露體象。雖乎有恒。聲聞過情。尚在虛而爲盈之後一步。乃虛而爲盈的樣子。非直以聲聞過情。比溝澮皆盈。耻非耻其名之不繼。耻其以立涸之操。行竊驟盈之虛聲。神明不自安也。情者。意念之萌動處。情動。則神覺。不能自欺者也。聲聞過此。能無愧于心乎。實如形。名如影。虛名不繼處。便是實行不繼處。實行不繼處。便是本心抱歉處。如之何無耻耻。還是自耻。既耻。則必不矯飾以干名矣。

四書窮理定本

卷三

辛

人之所以異章

此章本意在論舜。往大處說乎。往微處說乎。曰。往微處說也。言舜之所以宗于古者。即人之所異禽獸者也。幾于希乎。所係豈其微哉。首節。首句本旨。在尊幾希。恐人之忽其微也。天地之性。人爲貴。其異于禽獸向矣。乃其所以異者。豈其懸絕。夫人物同出于太虛。其真性一也。但太虛中。千變萬化。或通或塞。或純或駁。唯人得秀而靈。一拘惺然。異于禽獸之蠢然。幾希焉耳矣。舜亦曰道心惟微。下禽獸字。便知幾希是靈機。庶民二句。不平。言只有君子能存。君子存之。不是稱道君子。仍是箇危哉微哉之意。夫均是人。而爲君子。所謂人而帝。人而王。人而賢聖者也。乃其所以爲君子。皆其徑庭之殊絕。霄壤之懸隔哉。第

在存此幾希。不若庶民之去云爾。乃今知爲帝爲王。爲聖爲賢。僅僅與  
乃獸乃禽者異。豈非至微而至危者哉。庶民出不知人之所以異  
于禽獸。所以去此幾希。君子惺惺。獨知人之所以異于禽獸。所以有此  
幾希。其究則出便是去。惺惺便是存。存之無他。戒慎恐懼。不令一物  
昏蒙其靈機而已。

舜明節。堯天也。無得而名焉。而危微精一。發明道術。自虞廷之十六  
字始詳。故不言堯而言舜。明察俱承幾希。當就性靈論之。須得極揚口  
氣。明物而曰靈機。一何其周。通人倫而曰察靈機。又何其淵深。明哲  
煌煌。旁燭無疆。舜其大智也與。舜之明。揆可叙。門可賓。山可封。川可  
游。乃至璇璣玉衡。妙合度數。物理雖苦。平庶哉。無不先明諸心矣。

內書窮妙定本

卷三

五

舜之君臣父子。夫婦昆弟間。皆人世變局。而舜一一善處。曲當其可。反  
經合道。蒙難薦親。爲千古人倫之至。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故  
曰察也。須知此節。仁義是見成的。明察是才說破的。見幾希足以盡  
舜也。夫舜叙授徽典。立萬古人物之宗。人知其無行而非仁義矣。乃其  
仁其義。盡在明物察倫之中。舜特由之以行耳。非有行仁義之心也。孰  
謂幾希不足以盡舜哉。舜曰道心惟微。此之謂也。由仁義二句。不重  
舜能安行。只要見其從明察中出耳。非行仁義若只說不是勉而行  
之。却與章有何干。須說存幾希上爲是。

禹惡章

此章仍自幾希二字來。幾希非他。心之惺然處便是。而此惺然之心。不

患無見而患有見。如見旨酒之悅吾口。則不見其可惡矣。見善言之逆  
于耳。則不見其可好矣。見中之無方。則不見其可執矣。見賢之有方。則  
不見其可立矣。見民之無傷。則不見其有傷矣。見道之有見。則不見其  
未見矣。見通。則不見其不可涉矣。見遠。則不見其不可忘矣。見慎重。則  
不見果銳矣。見果銳。又不見慎重矣。夫惟聖人。甘若苦。苦若甘。員若方。  
方若員。無若有。有若無。適若遠。遠若適。持重若處女。迅速又若脫兔。蓋  
聖心至虛。絕不從甘苦方員有無遠適出入上起見。以故靈妙員融。毫  
無滯塞。一如其惺然之初。無見故無不見也。孰非存此幾希者哉。語  
下六言六蔽。都因明處受暗。此章俱說聖心玲瓏。此明却無彼暗。即大  
舜明察一脈。幾希所以存也。

內書窮妙定本

卷三

五

禹惡節。味好惡二字。語意相形串下。旨酒之旨。其初亦幾希中之生  
機也。但派而不節。將必有湯我幾希者。故人以爲甘。禹以爲苦。所以節  
其派。反其初也。至于善言逆耳。似不若旨酒之旨哉。而苦于口。利于行。  
幾希且賴以存焉。禹固心醉之神。而之能不移其好旨酒者好之耶。  
湯執中節。無方與執字相照。執也。而却無方。即湯之心如轉圜。而能  
存幾希處。中無方。然以無方之心求之。或且渙而不屬。而中道將不  
爲我有。而湯則執之。如車有轂。如戶有樞。然後旋轉闔闢。惟其所運。而  
無方之妙出焉。此之謂善用中。

文王節。知文王民安道見的源頭。便知如傷未見之心。蓋文王之心  
之安。非以响濡之恩安之也。太虛中自有之生機也。文王之道之見。非

以推測之。職見之也。太虛中自有之靈機也。生機靈機。自太虛而來。則雖民歌孔運。道配皇天。而盎然常流。洞然常空。豈有自謂已安已見之心哉。

武王節 人情遠者易起。敬畏。邇則泄之。通者。自相親密。遠則忘之。此皆從遠邇上起見。非人心幾希之初也。人心幾希之初。常收攝何處。可泄。邪。常周流何處。可遺忘。故武王無遠無近。視之如一。奚泄與忘之有。

周公節 四事只是一事。幾希而已。其有不合。即四事中之文爲制度不合也。如文質忠實。丑子之類。亦只是發揮四事。玩其字。文勢不在四事外。當如語上所損益例。未得直恁麼慎重。既得直恁麼果決。公

四書窮抄定本

卷三

五

之心。一何靈妙。無少滯塞。若是其能存幾希。與禹惡旨酒。一也。即此是思兼三王。以施四事處。聖人不朽。時變是守。既有不合。謂宜自我速改。日可見之行矣。何事仰思之深。至于夜以繼日爲。易曰。革言三就。有孚。變章之際。其重如此。公蓋熟思精研。期與古今時宜事變。毫法無疑。而後即安。幸而二字。是聖人心裏事。當其思之思之。蓋惟恐弗得也。一旦得之。其幸可知得之。于夜得之也。此時似可暫即寢息。而又生以待旦。恨不即見之行。事汲汲皇皇。寔有不能須臾待者。蓋惟恐一念而驟。則行者未必是一念而馳。則是者未必行。幾希一脈。誰爲存之。其如兼三王以施四事之心何。

王者之述章

孔子作春秋。與生平刪述著書不同。乃繼天立極。以存幾希。真與禹湯

文武在御的一般。故自謂我出獨斷。且曰。丘有罪焉。隱然繼承曆數。擔

當萬世事業矣。若但著書明道。何罪之有。看來孔子即位。在平王四十

九年。自是億萬無極矣。開口便出王者二字。見春秋所載。即王者之

迹也。其下言厥初。春秋只與晉書楚書一般。則其事其文。何以異于列

國。乃其義。子却曰。自取。方知千聖之所未有。丘以獨智開之。是丘即王

者。春秋即王者之迹也。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此中勾當。踐迹

不得。直須晉明出地。幾希舍此奚屬。

王者節 詩亡。是要緊語。不是帶及。言春秋之作。不是小可。王者之

迹。乃天子之行。事而皆于詩寄之。如朝廷燕享。則歌小雅。公卿獻納。則

歌大雅。一自王迹既熄。雅詩始亡。詩亡而春秋始作焉。大哉春秋乎。褒

鉞並應。誅賞有赫。禹湯文武之迹。尚于世而爲烈。其即清朝武燕重康

好我之章。宸宸納言。更賦在天之什者乎。雖謂刪之後有詩。轍之東有

王可也。

晉之節 此下二節。一問一答。明春秋所以存王迹之意。乘椅枕對詩

看經史之分。厥初僅如董狐倚相之著述耳。可與鹿鳴天保。文王太

明諸章。同日道哉。

其事節 此節不但說能存王迹。還要說能存幾希。方合章旨。三其

字相應。言其事雖桓文。其文雖史。其義則裁自聖心。豈復表年首事之

舊已哉。繼雅存王。良有以也。曰桓文。言原非王者之事。曰史。見非雅

詩之文。乃魯春秋之舊耳。至于大義。則聖心獨斷。豈復舊史可同義者。即其事與文而斷之。丘字與王者字相應。春秋之意。出自孔子。則春秋始爲王者之迹矣。孔子即王者故也。取義。把義取在我手也。取向何處。取自聖心。幾希中取之。取而曰丘。正應作字。不然。則亦迷者之明而已。何以謂之聖作。

### 君子之澤章

既說君子。又說小人。不可開開看過。若曰。世間不論何項之人。其澤皆非五世不斬。況大聖人乎。其下遂說。以故子雖未得爲孔子徒。而聖澤在人。得私淑焉。靈性常存。心心相印。則以去聖人之世。若此其近。未及五世而斬故也。然則素王幾希之統。意在茲乎。

###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三

五

首節。道外無澤。而澤與道。亦未可以概論也。道乃幾希一脉。長流宇宙之間。寧復可以世計。澤則日居月諸。閱歷未遠。風流雨化。意態如新。蓋汪濊猶晉乎。滲漏津涯。可挹其涓滴。所謂口澤手澤是也。此澤無論乎顯達之君子。幽潛之小人。皆須五世方斬。不然未也。小人雖無君子之位。而亦有君子之德。則其懿行嘉言。流風餘韻。足以沾溉我後人。涵濡我來學者。當亦無異乎君子矣。

予未得節。私淑諸人。須從人字。歸着在澤字上。非人之力。而澤之力也。言與得爲孔子徒一般。

### 可以取章

此章見取與生死之際。必須灼見其可。而後可以自決。苟涉狐疑。不惟

貪冒者不宜決。卽慷慨者亦不宜決。借傷痛引起傷痛。見其同

歸于傷。祇好不獨愈也。傷最易見。傷惠傷勇難知。只自源頭求之。見夫吝與者傷惠與非吝也。怯死者傷勇死非怯也。而亦曰傷者云何。夫人心種種。聚善其原。盡從生杭來。生杭中之湛然澄澈處。曰廉。藹然慈愛處。曰惠。浩然發強處。曰勇。彼傷廉云者。豈直以其貪非有屑不漂哉。兩可而冒取之。私意也。非生杭也。卽非其湛然澄澈者也。故曰傷也。乃兩可而冒與且死。獨非私意乎哉。纔有私意。卽害生杭。害其生杭。卽害其藹然慈愛。浩然發強者。猶之乎吝與怯矣。不其與可以取可以無取而取者。同歸于傷乎哉。

### 逢蒙章

###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三

美

逢蒙節。首四句。極言蒙惡何意。言蒙之不通極矣。論者宜專罪之矣。乃孟子併罪羿。夫盡道相傳。乃受操戈之報。假令他無可罪。直言之可也。而必曰宜若云儀之意。蓋曰薄乎云。孺子能取端人而羿取不端之蒙。有取死之道。卽此是羿亦有罪處。若以篡夏爲羿之罪。罪且浮于衆矣。何薄之有。

鄭人節。死而生之。生而死之。奉君命而曲全之。還已私而反射之。師再傳而不忍害之。身及門而終殺之。相去不亦遠哉。無鐘鼓曰侵。出不意攻無備也。衛人有備。孺子潛師宵遁。故不曰戰而曰追。曲在鄭矣。況有君之使乎。臨敵被病。自分必死。而一聞庚斯。卽喜更生。旣而盡如所判。則惟能取端人如尹公耳。向令羿之取友。亦如孺子。蒙卽不端。

何由盡其道而殺之乎。看來全章只尹公之他端人一句要緊。正是猶子取友之慎。而罪不能如處。今日對昔日言。言昔日之恩。小人誠不敢忘。但今日之事。非小人之事。雖然以下與鄭人二句應。若曰以茲報命于君云耳。

西子章

曰掩鼻見虛負西子也。曰祀帝見不顯惡人也。本意若曰。雖有宿美。未免為衆惡之人。善可自恃乎哉。雖有舊惡。自足為格天之人。惡可自棄乎哉。舊說如此。自是惡意。自謂形迹好醜。不足憑也。今看真實污潔。何如真有穢惡。則形迹雖美。不免重取乎賤惡。真能潔雪。則形迹雖醜。自足對越乎神明。既其貌。不阮其實。非真倫矣。私識之。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三

五七

天下之言性章

首節言普天下人言性皆當以故之利言之。次節言智者亦天下中之一人耳。顧獨鑿言夫性而不以故之利者。言性故可惡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行所無事。與天下皆以故之利言性。則其智亦大。又何惡乎智乎。且智者鑒言夫性。而不以故之利言性。何也。母乃高視夫性。遠視夫性耶。試思性之高。何如天之高。性之遠。何如星辰之遠。彼天之高。星辰之遠。苟求其故。且可坐致夫千歲之日。至此無他。天無為。星辰亦無為。其故皆故之利者故也。性即高遠。不越寸心。乃不可以故之利言也。故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要知次節只是附和上節。謂天下當以故之利言性。而言性當以故之利。所以然處。至末節方

見分曉。天高星遠。千歲字而正是說得分曉處。通章就言性說。不必別求。次節行字。只是若禹之行所無事說去。非上論言此論行也。

天下之言性節。人生而有本然之心。其名曰性。言性無他。言其所本然也。第可見則可言。本然初無可見。其何從而言之。惟是性之本然。必發為故之已然。已然可見。天下亦言其可見者而已。然而性之本然。雖發為故之已然。乃故之已然。不盡出于性之本然。獨有故之自然。是為性之本然也。然則天下之言性也。亦惟以故之自然。為性之本然可也。詎可驟謂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乎哉。性總是箇生機。言性却言箇什麼。言性之本體。原是何等樣。如醫家言參朮之性。原是何等樣。確黃之性。原是何等樣。以故言性。非獨以性不可見。不得已而借用徵體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三

五八

也。性非偏枯之物。一切發動。有成迹可見處。如有意有情。有視有聽。有持有行。有言語。有政事。都是性體流行活潑的去處。體用顯微。妙合無兩。即此言性。便可窮其蘊。與鑒其中藏。毫無滲漏矣。而已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曰天下曰而已。極言故外無性也。曰故而已。見不必索之于未發。令其恍惚無憑也。故發乎外。抑未爾。未可槩以為本也。只有自然而發。絕無矯強者。此其發外之末。才是由中之本耳。本即性也。豈凡故皆可以言性哉。此句且只就故論之。言故而利者。才是本性。言外見以故言性。當專以故而利者言之。

所惡于智者。此節要與首節相闕。鑒與利。正相反。言性不順其自然。也不順性之自然。則害性之本然。故可惡也。如智者之言性。順其自然。

若禹之行水。順其自然。是實得乎性之本然。而智亦若禹之大也。又何惡焉。言如平性。因乎性所自有。鑿則言逼乎智。設乎性所本無。矣。譬如牆上穿窬。言如其性。不以已之智與之。與自己不曾言一般。正如行因乎水。不以已之智與之。與自己不曾行一般。故曰亦行其所無事。行與行相照。若曰言性者。不得自家私智。二其字。取要緊。總不要已有事也。問何謂已有事。以已之智言性。行水是也。其指禹與水相照。因乎水之道。而已不與。即疏濬決排。皆水之事。非禹之事。是其行水在他無事處行也。智者亦行之。行與上節言字相照。文法與天下之助苗長同。言智者言性。若亦如禹之行。所無事。斯真能以故之利言性者也。則洞見性真。與太虛同體之初合。智亦大矣。又何惡焉。如禹要狀出以

四書窮抄定本

卷三

故之利。言性的真形容也。若曰利者。順派之象也。

天之高節。且智者之鑿。而言性何也。彼蓋曰性藏于內。其理甚精。故發乎外則粗矣。即故之利者。何足以言性也。却不知外與內無二體。精與粗無二機。且高遠如天。則其一陽潛動于內。宜何如其難知者。然而苟求其故。千歲皆可坐致。外之粗處。即其內之精處。況性在人心。非高非遠。而謂外之粗。不足以盡其內之精哉。奈何不以故之利言性。而必鑿之爲也。天字與性字相照。星辰只在天中。不可與天平對。必言星辰者。天行之往來。顯于星辰之次。合如春而斗柄東指之類。日至只是陽氣初動。陽氣在宇宙。性靈在人心。一也。其機械都在裡面。微陽之至。似乎渺茫莫測。然而外面運行處。如一線增長。葭管飛灰。其迹彰彰。

令測豈推歲者。皆得見之。即千歲豈難知哉。此乃由外徵內。不是因往知來。

公行子章

君側小人同朝共趨。風偃波靡。殆不復知有朝廷。孟子即不奉君命。詎不能屹然獨立者。而驕慚沮出聲。母容憤疾于時。援據禮制。徐出一言。曉解。蓋陽以緩辭。平實重者之氣。陰以法言。愧趨炎者之心。不與言而亦不與之爭。其與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之說。宛相符合。所謂方而若員。溫而自栗者也。斯真君子遠小人之法程哉。

公行子二節。公行。朝臣也。有子之喪。大事也。此必爲朝貴之所集。君子于是乎觀禮矣。此節全要識書法。形容當日右師尊重。如畫不書

四書窮抄定本

卷三

卒

名而書右師。彼之爲衆所重。非以其人。以其勢也。往吊書入門。書一往一入。有多少尊重。若曰貴人至矣。以故同朝共吊之臣。屬目注意。盡在右師。或當先而迎接。或輕身而趨承。無不亟欲接聲款。致款曲。引以爲重。而獨一孟子不少假借。彼小人安得不歛望而出聲乎。右師甫入門耳。于時尚未有位也。而已進與之言。其汲汲迎接之意。可想其他爭不到手者。又就右師而與之言。及其汲汲迎接之意。與進而與言者一也。

孟子聞之節。此際取難置對。他人非遜辭曲解。則忿氣相加耳。孟子都不墮此兩路。而所答特出意表。正堂堂據禮正言。又非詭辨求脫者。蓋君子之言如此。真孔氏家法也。是時諸人不復知朝廷。故孟子



云然却渾渾融融只如尋常解說所以為妙何以曰朝廷君命在也何以知君命在一家之喪朝廷豈遂畢集即各以其私吊孟子亦不借右師往矣宸極尊嚴之地而人臣紛紛交錯伸其私款何以明國憲肅官常歷位踰階豈禮也哉禮所以為敬正與簡相反以敬為簡豈不怪異與論語事君盡禮語意相似

君子之所以異章

此章先要認得存心二字分曉存心者仁禮長在心裡絕無忘時註以不忘解之是也仁者愛人四句只是引起下文有人于此三節言任他如何橫逆心裏只有仁禮正是以仁禮存心處乃仁禮存心之所以然則以我之人與舜之人原無兩樣亦可法天下傳後世而一二橫逆曾

兩書窮抄定本

卷三

三

不能化未免為鄉人之等夷以故殷憂在念必如舜而後已由是一朝之患化于終身之憂我之人如乎舜之人而君子果異于人矣茲非其所以者哉看來一章歸着處全在舜人也數語章旨到此盡情透露無可置疑自反三節是君子苦心末節是君子本心三自反只因認得人字分曉

君子六節以其存心句要審箇其字存心者日夕在念不能去心也他人亦有存心君子之與人異則以君子的存心處與他人之存心異耳他人皆有秉彝寧無一念之善乃其日夕在念不能去心者惟是校彼我計屈伸責報于人已爾君子則知真性在我原自謁謁有仁肅肅有禮彼其日夕在念不能去心惟此之以耳以仁禮存心不是心下

常記仁禮只是滿腔冲和一掬惺存常有藹藹肅肅的意思與春和秋肅相似仁禮愛敬界限要明仁如春和愛人則如春和之煦育萬物禮如秋肅敬人則如秋肅之凝結萬物二以字要分曉上言異人以存心下言存心以仁禮仁禮具于已性也愛敬加于人情也問若說以愛敬人存心可乎曰不可君子存心只要完我真性真性者仁禮也若以

愛敬人存心便似有徇人意矣此內外之辨毫釐之差也仁者愛人三節不可只作過文通看蓋謂仁禮二字存于已必施于人施于人必報于已自是人我合為一體無少間隔的道理纔有橫逆即為間隔所以此下三節自反始無已時若曰仁禮中之愛敬人恒愛敬而橫逆一再至我之不仁無禮不忠必矣又若曰仁禮中之愛敬人恒愛敬

兩書窮抄定本

卷三

三

而若人橫逆于自反而忠之後豈其獨好凌人特其真心絕滅無存以故觸之不覺感之不通云耳不然何愛人恒愛敬人恒敬之理至此頓失其恒也看來有人于此三節全從仁者愛人二節生來物直則順橫則逆人或惡我慢我不顧吾意如物之橫而逆也自反不是空自反自反如此其必自修可知三自反全要與他人相比他人至此定是九人君子到底惟知反已此所以與人異此物句足我必二句意也言若非我之不仁無禮此橫逆之物如何該來耶今既來矣是必我之不仁無禮有宜致其來者矣此物句正與恒愛恒敬挽轉相應言我果有仁有禮則恒愛宜耳恒敬宜耳奚宜有此物之至哉妄對真言此亦妄人句不是鄙薄其人乃原情而恕之與赤子匍匐入井之

說同。夫世安有計較禽獸而爲其所難者。且如狗之吠人。人怪他否。因橫逆而心懷不平。多少患苦。是爲其所難也。若一再自反。還不是存。不存何以曰終身。

是故君子節。此節乃三自反之根。憂者。愁我之無仁禮。患者。愁人之有橫逆。由君子自反無已。到底不一。尤人者。觀之。乃知論君子憂已之無仁禮。則無時不然。卽至終身之久。由是若論君子患人之有橫逆。則無時而然。卽一朝之暫絕無耳。如此說。方得是故二字分曉。要知終身一朝字而。竅直言。語憂則有終身。語患且無一朝。倘是憂絕無患也。緣憂與患不兩立。患者。來憂之。間而竊發者也。憂則終身。則其憂無一朝之閒矣。又安有一朝之患乎。乃若句與若大句相呼應。我與舜一樣。

西書窮抄定本

卷三

三

是人鵠鵠肅肅之生機。無聖凡也。自古處橫逆之極者。無如舜。究也頑。以若教以格。負固以服。以此感動天下。罔不從欲以治。至于今。而頌大舜好生溫恭之德不衰。後有作者。弗可及矣。而要惟完其與我同之人而已。鄉字與天下後世字相照。同一人。而大小懸殊矣。舜爲法二句。不重舜之卓絕。見人之體段。原若此。其大人皆可到。人之體段。直合天下後世爲一人。而我猶計彼已。較屈伸。不能感化橫逆。則雖一生砥礪。凡近未脫。做個鄉里常人。失其所以爲人矣。失其所以爲人。則身于何安。命于何立。切已之深病。豈不真可愛哉。如舜只要完自己之人。如舜而已。言其所矜不小。舜法天下。彼亦欲法天下。舜傳後世。彼亦欲傳後世。直至與舜相如方了。此豈朝夕之故。歲月之閒。所可通觀歟。

成者一息自寬。瞠乎後矣。安得不憂以終身哉。是則句文勢似喚下若夫句。橫逆自外來。非若仁禮與生俱生。終身常在者也。或一朝暫至焉耳。君子之心。終身全是自家怨艾。卽有暫至之橫逆。若見以爲可患。而以終身之憂當之。此念自銷。鎔無餘矣。非堅忍之也。如有二句正從非仁二句來。才有患心。便是爲非仁。行非禮矣。如有二字。從無一朝之患。無字來。有一朝之患。而君子不患。是以不患成其無患。有亦無也。故曰無一朝之患也。

禹稷章

聖賢通天下爲一身。宜無弗皇。皇于救世。乃禹稷之當乎世也。三過不入。獨能若是其急。而顏子之當亂世。則陋巷簞瓢不改其樂。優哉游哉。

西書窮抄定本

卷三

六

殊不似禹稷之急矣。而孔子曰。賢哉回也。亦以賢禹稷者。賢之其說云何。蓋聖賢之心。其虛中無所執者。同心之同道之同也。而禹稷獨若是急者。則以視天下之饑溺。由已饑之溺之故耳。此無他。世平而身出。則有天下之責。世亂而身隱。則無天下之責。其他使之然也。假令各易其地。則禹稷亦自不急。而顏子獨不能若是急乎。且如披髮纓冠之救之急。在同室則可在。鄉鄰則不可。彼亦各隨其地也。而顏子之地。詎可如禹稷之急乎。則信乎虛中無著之心。聖賢共之。而禹稷果與顏回同道矣。同道則同賢。孔子獨私一顏子哉。

首二節。居於陋巷三句。只見他隱居家食。未嘗居岩廊而鼎食。乃深藏不出之意。與論語重貧之意不同。門巷相照。一則全不顧家。一則

全不出家。蓋禹稷天下爲家。故有同室之喻。顏子深居窮巷。即閉戶之意。此孟子取譬切當處。

禹稷節 此發兩賢之意。道以心言。虛中觀變。無所倚着之心。一也。

禹思天下節 二已字重。血脉自平世來。生當平世。故以已爲司空。而正天下之責在已矣。天下之責在已。而有弱有饑。安得無已溺已饑之思。雖欲不如是。其急如已何。若顏子可復兩乎。二由已不重切于救民。責已故也。急自己生。自做切身之事。安得不急。

易地節 藉令禹稷居顏子之地。因自無已饑已溺之思。而不若是急矣。即顏子居禹稷之地。乎亦必由已溺之由已饑之能。不若是其急乎。何也。彼其用則行舍則藏。原無隱隱必隱之意。芥蒂于胸中。地既易矣。

四書窮抄定本

卷三

五

又何爲其不然也。宜重顏子一邊。正替顏子分疏。非論禹稷。

末二節 前以易地皆然明同道。此又以二節明易地皆然。試思同

室鄉鄰可不謂之地乎。于此闢在同室。于彼闢在鄉鄰。不可謂之易地。乎乃披髮往救之心。極爲迫切。而閉戶不收之心。殊自安閒。此凡家居

里處之人。無不能皆然者。而謂禹稷顏回不能皆然乎哉。閉戶非怒他家事不好管。恐惹是非。顏子意正如此。皆尸祝不代庖之意。問孔子

何以皇皇曰。天生素王。又是天下萬世的當家人。孔顏各有分則各自了。然故顏潛孔見。禹稷楊若。何可強而同哉。

匡章章

問曰。通國皆稱不孝。則始終就孝上評論。爲是。泛言衆惡。必察者未切。

通章全重爲得罪數句。

世俗節 世俗字重看。聖賢析理精微。蓋有充類至盡。而謂之不孝者。

若世俗所謂不孝。此乃鄉曲所不齒。庸衆且共非。非復有隱微不白之情。可矜而收矣。其一懷寡安缺就養。有逸心矣。然猶未有非心也。其二樂嬉戲。耽湎沉。有非心矣。然猶未有私心也。其三睡床第。忘庭闈。有私心矣。然猶未有悖心也。甚且以悖心聞其家世。而詬厲難磨。是又爲父母戮也。又寧止失父母之養乎。又甚且以兇心忘其身。親疎莫辨。是又令父母危也。寧止爲父母之戮乎。第二不孝。只是不欲勞心。而

下洪飲酒。自享優逸。與從耳目之欲者不同。蓋營精本業。以供甘旨。則心不自在故也。親之愛子。甚于自愛子也。一朝之忿。禍在匪測。親宜

四書窮抄定本

卷三

六

何如其慄慄危執甚焉。五不孝。總是不念其親。以漸而大。皆明即匪

棄親棄名教。即世俗共擯之。章子則從好路上差耳。然亦非小失也。乃

章子又能深自引咎。情實可矜。

夫章子節 要看箇善字。五不孝皆惡也。乃章子之父子不相遇。則以責善之故耳。誠不能聚。順克諧。而其初亦思論親以道。幹父之蠱。比之

悖心兇性。至今世俗莫齒者。亦自不可同日語矣。

獄恩節 此節見孟子心氣平處。言章子之不得于父。誠與世俗不同。然此責善一節。亦非小失。子豈能曲爲之諱。但章子云。振起下節也。

末節 此節語脉。自上節來。章子亦知責善爲賊恩之大。故不能爲心之甚。而痛自摧殘。至于此極。痛自刻責。至于妻子生離。無復生人之

樂室家之歡。至苦矣。孟子哀而不絕全在此。其設心。管至罪之大者。設心者。舊無此心。而一旦起意也。為嫁為獨。曾無一好合之人。一何苦也。此生此世。竟無一歡樂之日。又何久也。罪之大之罪。此與得罪之罪相應。言昔已得罪。而此更大也。父兮生我。將終身之養以之。與我之待養于妻子一也。我業已得罪于父。不獲率妻子以養。此其罪已百口莫贖。舉世莫容矣。如有不如是。出屏妻子。而偃然安其中。饋享其甘。肯此其罪不滋大乎。末句重是字已字。正是憐之之意。言華子為人。只如是而已。自是而外。非復他可訾議。別可指斥。如世俗不類之行也。離則冒不韙。被惡聲乎。其情自可原。而其意良足悲矣。章子戀慕其父。求養之而不可得。正與世俗不孝。全不念其父母者相反。

四書窮抄定本

卷三

六

武城章

武城節 冠至不同威。冠退不負。婉往返自如。其視武城之難。若無與吾事者。忠且敬。待之真懇。而且嚴重也。不分內外。殆于近于也。不可者。謂其不宜相負也。沈猶有負芻之禍。蓋即沈猶行家事也。行在弟子列。而引以與武城相方。蓋即以弟子視武城之大夫矣。末節師也。本此。未有與言。七十人曾無一人與者。况先生乎。書意在從先生三字。若謂談經講藝之侶。非披堅執銳之夫。先生以道重。而從者以先生重也。子思居於衛節 此節。句句須要扯上節。子思居于衛。猶曾子之武城。居衛而有齊冠。猶曾子之越冠也。即或曰冠至蓋去。亦猶或者之為曾

子慮耳。乃子思薪木不關其念。填屋不入其心。而曰。假去君誰與守。若謂君之國。君守之。君之守。假與之分。不容委。厥然軫主憂臣辱之懷。義無所逃。奮然決見危授命之志。是何大節不可奪之曾子。曾未有與于其從。明哲保身之子思。更必欲與于其君。豈曾子子思各自為一道耶。語意全在箇君字。守守國也。子思事曾子。親見其行事。又非顏子禹稷異世。此身任其事。非武城故事。

四書窮抄定本

卷三

六

知師如父。兄。詎可死子弟之難。臣則卑微。自當分君上之憂。如使曾子專執全身之為。是即易師之地。而臣不復能效死矣。子思專執殉君之為。是即易臣之地。而師不復能遠引矣。安能易地皆然乎。易地皆然者。其心皆不執一故也。道之同也。問道同之。是際何如。曰。道以心言。虛中之心。須合未來見在。既往三項。論之。纔得親切痛快。方其未來。則無感無應。如鏡之虛。無人然。當其見在。則隨感隨應。如鏡之虛。無人然。及其既往。則隨應隨化。如鏡之虛。無人然。若說應時。則有應後。則無。却如鏡之受照時。其中真有個人在。了非識心體者矣。看孟子解同道。兩下都用易地皆然。是其善描寫處。假令成心留于胸中。即易地能易心乎。

儲子章

契緊在人字。王之使人相矚。矚我之異于人也。既曰人矣。如何可異。貴人爲人。我獨非人也耶。卽克葬且與人同。克葬亦人故也。要思果字語脉。從何而來。蓋王見夫子其氣浩其辨雄。其行高其望重。宜若異于

齊人章

乞人未必有妻。安得有妾。分明描寫今之求富貴利達者。當日求富貴利達者。自謂得之之時。莫如其光榮而不念求之之時。莫如其詬辱。故特假行乞一段。曲盡其情態。而末節只用數語。歸着在今人身上。全

四書窮沙定本

卷十三

充

章妻妾字重人。而至于妻妾羞以爲夫。其詬辱極矣。問所與二句。驕妻妾也。驕其句言猶然驕也。此首尾相攀應處。乃揶揄之辭。起而不益。則良人與我遠而我迷矣。雖欲矚其所之。無從也。蚤起而不施從。則我又與良人近。而良人覺矣。雖欲矚其所之。而亦無從也。要得遠之不可近之。不可意當其廢足之後。多少誇誦。乃究其所以廢足。則苟賤無行之尤。至不可令妻妾見。猶自揚揚驕人耶。所與飲食。非特與之。乃相與交親燕樂。共醉飽者。徧中國。不止非富貴者。立談。非與飲食之款密。此其句與問所與句相照。向每謂既醉既飽。盡富貴之與偕。至此而知道乃出此矣。所爲竅語飾說。以紿兩婦者。盡得其行徑矣。君子字不必甚重。如今弄桶劇戲者。自高處矚之。則畢露矣。前節只把乞人

情狀。備細形容一場。到次節。更無一語說今人如何求富貴利達。而但云由君子云。若曰要見求榮的醜態。齊人便是梯子。可謂至簡至無行矣。文字多少輕活警策。

下孟十三卷終

四書窮抄六補定本卷之十四

古柳王國朝夏器甫著

萬章上篇

萬章章

此章始終要借恒情相形。總見聖人之大孝。不可以恒情論也。首節孟子開口以怨為慕。便是與恒情迥異。萬章第二問。正以恒情論之。亦猶長息之見耳。豈知子職易供。子心難盡。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此大舜無盡之心也。惟有此無盡之心。以故極生人之榮遇。而如窮人無所歸。曾莫解其不順父母之憂矣。其下人欲字凡五出。正是恒情。乃極論其憂親之心。迥異恒情也。愛親之心。與恒情迥異處。便是慕親之心。與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四

一

恒情迥異處。慕以終身。舜孝於斯為大矣。又何疑於舜之怨乎。末二節若曰。舜之慕親。超出恒情萬萬。子奈何以恒情律之。第一問。即涵疑其怨意。第一答。則言號泣。乃以怨為慕。第二問。置却慕字。不論明言舜不合怨。第二答。借論公明高發號泣。是以怨為慕。其情悲。故曰怨。其愛為故曰慕。分析不破。怨即慕也。帝使以下三節。則言因此以怨為慕。遂爾深憂無解。實絕世情萬萬。孝軌大焉。而要自號泣之怨來。是此怨如仙家苦行。愈積愈佳。又奚以怨為疑哉。

舜往於田節。號泣便是悲惋之意。其為怨。自不待言。章之問。疑其怨也。故孟子特出慕字解之。以怨為慕。此孟子深知舜之心處。一怨慕二字中下。怨正是慕。親若慈然。是忘之矣。言不得乎親。不忍忘也。中心悲

怨。有總總然係心於親者。于田號泣。為此故耳。此怨不是念恨乃情有激。而鬱結悲惋之意。

父母愛之節。章只是因上怨字致疑。原非疑其當怨已。不當怨親。孟子只說怨正是孝。亦非辨其怨已。非怨親。人生本乎父母。一脉流通。無間真慈於我。萬如歡樂可知。中藏歡樂。則風念不去。心欲忘其愛能乎。是非爾所知。即頂則吾不知來。言此原非爾所能知。恒情以勞而不怨為孝。爾則知之。乃大聖人之用心。匪夷所思。彼其明發之苦思。瞻依之深情。比居常致樂承歡。倍為脆切。有不必不怨者。豈爾所能窺測。是與爾相應。慈上有若是字。分明直有所指。豈是泛論孝心。蓋長息之問。正如萬章所謂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云耳。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四

二

乃公明高則以為。凡人子視父母之惡。如父母之愛。視不怨之勞。如不忘之喜。此乃庭闈時愉時拂。人子聚順之常。至於舜之於田。父母方焚之。捨之。無日不欲殺之。是何如變故。借令視惡如愛。視勞如喜。一以聚順之常處之。斯為恬不關情。漠不動念。一何慈也。曾謂孝子之心。而若是其慈耶。小弁章公孫丑但知不可磯不孝。不知愈疏亦不孝。正與萬章言同。此處雖說長息實說萬章。子職者。人子分內之常事。共與君令臣共之。共同有勤謹意。為做也。共為子職者。勤謹而做分內之常事也。與子心相照。夫人子之孝。全在根心之深愛。脆切不能自已。若是竭力躬耕。不過勤謹而做分內之常事。曾是以為孝乎。今父母不我愛。在我者果何如哉。當不知有多少虧缺處矣。杜子美所謂深悲極怨也。

帝使節 賦畝之中。四字不開。夫以執紼耕稼之夫。蕭蕭草野之畔。而帝於環果朝貴紛集。百物羅列。此生入非常之寵遇。曠古無二之遭逢也。看帝堯此時。便不以人臣待舜矣。匹夫所在。輒成都邑。此如辰居星拱。鳳鳴鳥從。莫知所以然者。亦已識帝王之有真卜。層數之攸屬矣。將字正喚還字。胥則遷之漸。蓋薦於天。暴於民。與之共理天下。因以大物授之。此則符命已定。禪受已明。雖元后未陟。其實爲天子。富有天下必矣。如窮人句。狀其憂之甚也。只因然情如我。竭力數句。遂視如此榮遇。只如窮人。此節起下節。下節又起大孝也。世上窮人無歸。便號泣。昊天舜謂不順乎。親不可爲子。若人世無可置其身處。與無歸之窮人何異。能不號泣於昊天乎。

西書第抄定本

卷十四

三

天下節 舜之如窮人無所歸。誠憂之也。誠爲不順於父母而憂之也。天下節。須知皆帝使節所有。天下之士多就。卽天下之士悅之也。不悅何以就乎。帝使二女事舜。卽妻帝之二女也。胥天下而遷之。卽富有天下。貴爲天子也。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卽人悅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惟順父母。可以解憂也。只是細細敲敲。一番咏歎。舜之至情。超出恒情。以起末節。須知許多入欲字要緊。我方窮榮樂極崇高。而令吾親藏怒宿怨。曾不獲藉之一聚順。一承歡。嘗之子有大烹。親無半菽。相對何能下咽。榮樂適增吾悲。崇高政滋吾戚耳。又何解焉。人少節 末節方露出慕字。與憂字相應。何謂憂。鬱鬱之心。懷於我者。也。何謂慕。戀戀之心。結於親者也。憂之懷於我者。至于極生人之欲。莫

之能解。是慕之結於親者。終我生之身。莫之能窮矣。大抵此章說舜怨中。直有如許深情。豈非無窮之慕。而爲大孝乎。章與息知號泣之爲怨。而不知其爲慕。故疑之也。憂者怨之所生。慕者憂之所成。慕少艾。慕妻子。慕君。移其慕父母者。慕之也。慕父母不終身也。大孝二字宜玩。一本真愛。通極於天性之初。渾乎未有情實。渾乎未有蹊徑也。故曰大入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繞有入生以後。私情便狹小矣。曰五十而慕。卽見其慕以終身也。大舜當五十時。媽汨之淑。被諸矣。登庸之崇。階陟矣。諸如少艾妻子。得君之遇。略備而舜父母之慕。一如人少之初。初過此以往。又安有能移其慕者乎。則信乎終身慕父母也。舜其大孝也。與舜之大孝以慕。舜之永慕以怨。又何感於舜之怨乎。至此才應完舜

西書第抄定本

卷十四

四

怨乎之問 要妻章 此章前二節。後二節。各有父母字面。正是舜之最難處。處以夫婦兄弟。總是父母作主故也。夫妻子合。兄弟翁而後。父母順人倫之常也。乃茲舜有夫婦。而父母不欲帝之妻。竟是不欲妻子之合也。舜有兄弟。而父母每欲象之殺舜。是不欲兄弟之翁也。舜方求順乎父母。而父母之心若此。可謂非人倫之大變哉。惟舜權以男女居室之倫。通以憂喜相關之念。變而不失其常。真可謂人倫之至矣。看來舜只是一點孝心。曲全夫婦兄弟兩倫。若曰吾而失愛於父母。幾不獲得其妻有其身矣。又如泥禮棄故。不念父母之後嗣。藏怒宿怨。不友父母之愛子。尚可以爲

人乎。故倫不可廢。親不可對。謨蓋可忘。鬱陶可信。曲余夫婦昆弟。正所以爲父母。

娶妻節。此與前篇無後章。不重覆。彼重孝。此重夫婦。開口從詩說。

起以通之事。父教孝。莫如詩也。不直曰娶妻必告父母。而先設如之何。

之問。此乃質諸天理。揆之人心。以見有娶必告爲千古不易之理也。

信斯言。言若信此必告之言爲是。舜之慕父母也。靡弗至矣。何時何。

事。不以允若爲願。則雖人之不必告者。計亦有不告者也。乃於人之所。

必告者。而獨弗之告乎。不得娶。就當日事勢決其必然。男女以下。乃。

深明其不可不娶。男女居室。則成夫婦。講大倫。只重夫婦。勿侵孝。上天。

地不交。萬物不興。男女居室。所以承宗祧。廣雲仍。繼天地而生人。倫孰。

內書第抄定本 卷十四

大焉。故五典五禮。從來未或輕夫婦者。重廢倫。對父母。帶言。若曰大。

事不可諧。空取父母一場。譬怨耳。此皆將焉用之。

舜之節。此問何意。蓋曰子不可以逆其父。君不可以制其民。哉。不知。

腹雖不敢違堯之命。舜必不忍逆腹之心。堯亦惡得強妻之乎。帝即爲。

天下君乎。而亦有不得妻者矣。故其不告而娶。即從舜不告而娶之心。

來。其與舜不欲廢大倫之心一也。此節須知語意歸着在舜上。言堯亦。

是舜意。不重堯。

父母使舜節。父母至朕樓。極言象之無兄。起惟茲臣庶二句也。象直。

如彼。舜却如此。焚廩之後。父母必相與悔曰。甚哉吾之不習於殺子。

也。稍階焚廩。而竟逸去上者可下故耳。夫上者可下。而入者亦可出乎。

於是使浚井。孝子之事親也。使之未嘗不在。惟索而殺之。則不可得。

舜之出也。蓋曰吾不能禽兄弟。以順父母。業已自貽伊戚矣。如又關於。

守身。不能全歸其所生。且貽吾親吾弟。以殺子殺兄之名。是則罪之大。

者。自父母至捨之。自古父母處子。未有如此甚者。起下謨蓋句也。及謨。

蓋之言出。始知父母初不至此。而皆象之爲矣。分取所有。自戚我親。

來。若曰用以酬吾積耳。鬱陶思君爾之爾字。語脈自上文來。夫謨蓋。

而自爲功。凶心莫甚。入宮而獲所有。貪心更滋。此時象之胸中。寧復有。

都君在。不意舜在林琴。乃飾爲之說曰。今茲天君之宮。寧有他。故鬱陶。

思君之故爾。象且真情莫掩。但恨微色。明察如舜。謂宜坐照其奸。而得。

一好語。輒以臣庶付之。默然若既翕然。是何彼之見害者深。此之受欺。

內書第抄定本 卷十四

者。易母乃既焚既掩。真謂自父母出。不知象之將殺已與。臣庶汝治。

是箇喜字有所向曰。於言汝其向子道裏治之。知字不可閉。看明知。

弟殺已。而纔見弟喜。即喜。親愛之心。爲何如。非聖人之至仁。其孰能與。

於此。象憂入字。狀得至情如畫。分明做一箇人了。須知舜非有意同。

其好惡。祇因兄弟分形。其初皆一人之身。安有一人之身。而忻戚愉悌。

能不相通者。憂喜不平。重喜句。孔子言不逆詐。抑亦先覺乃堯。

不知。然之同。纔舜不知象之。鬱陶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孔明不知馬。

謨之覆軍。故孟子亦皆謂君子可欺何也。曰大聖賢之能先覺必矣。但。

覺機有發越時。亦有沉寂時。會其沉寂則亦有時而可欺矣。其有沉寂。

時何也。聖一天也。天一數也。唐之水宜九年也。周之畔宜三年也。漢之。



誠不宜復燃於四百年也。豈非天數哉。聖賢心與天者游。與陽俱開。與陰俱閉。其覺機安得不與俱沉寂哉。獨臣庶女治之說。先儒固已疑之。夫封之有痺。必使吏治其國。而掄升之後。遽命治其臣庶。何爲者也。且象之兇心。畢露已久。舜卽篤愛。當不復可欺。以其方失。孟子蓋借以明舜之心耳。固不深計其有無也。

末節 問答要關。應明白。問曰。象之殺已。舜既知之。則鬱陶思君之言。必知象之欺已矣。知其欺已。而猶象喜亦喜。豈惟象喜亦喜。母乃象僞亦僞者。與。答曰。舜雖知象之殺已。却不知象之欺已。以象之欺已。以愛兄之道也。愛兄之道。適投其愛弟之心。明爲愛掄。正與子產同心。真實信而喜之。何僞之有。須知舜之事。與子產相似。處何在。蓋子產之死。

四書窮沙定本 卷十四

七

而生之念。惻惻然惟思魚之得其所也。故一聞得所。不覺喜動顏色。而深信其然。蓋象雖以人而聖人之心。則渾是天者用事也。何僞之有。烹之。與得所相擊。應始舍三句。言其以理之所有。欺子產。得其數語。言其爲理受欺。而蒙不知之譏。若曰。此宜然耳。再言得其所。深喜魚之若其天也。正與臣庶汝治之喜相似。魚以池爲所。烹之。則釜中魚耳。求爲枯魚而不可得矣。況若池魚之得所哉。策反命數語。却都是以魚之道欺之。故子產欣然欺其得所。彼誠信而喜之也。非僞也。君子自是智者。似能先覺其詐。然君子亦是仁者。容或愛掩其明。欺以其方無不可者。獨不可以非道愚弄之耳。正在知殺不知僞。上翻騰出舜之至仁。明知焚掩非無主。却把鬱陶當做真。誠字反前問。僞字正。

喚下喜字。不與信爲一類。信乃所以喜也。此句文法。正與將胥天下而遷之同。

象日章

通章以仁人於弟四字作主。而歸重一有弟字。曰。封之言。其原不曾放。曰。或曰。放焉。見放之爲誤傳也。第二節。說封之正是親愛處。仁也。第三節。說所以或曰放焉。更是親愛處。仁之至也。或曰。周公破斧缺斨。豈其仁不舜若耶。曰。管叔來兵叛逆。幾危社稷。重得罪於太王。王季。文王。雖欲不誅。而不可得。非若象之得罪於兄。兄自可以容其弟耳。

象日節 天子爵人於郡國。則封之。移人於邦遠。則放之。刑人於朝市。則誅之。萬章以象之罪。謂宜誅之。何爲僅止於放。孟子以舜之恩。原自

四書窮沙定本

卷十四

八

封之。曷嘗加之。以放。蓋萬章謂放猶爲寬縱。非所以正天子討罪之法。孟子謂放殊爲殘忍。非所以成天子展親之仁。或曰。放焉。正言其實未嘗放也。爲事當做正經事也。弟而欲殺其兄。且無日不然。此所謂罪不容於死者也。立爲天子。語脉自上章來。意謂做象罪不容誅。舜之怨怒深矣。而臣庶汝治。聊相慰喻。以都君未握生殺。弟忍之耳。及其立爲天子。自當秉公討罪。明正天誅。舉風昔之怨怒。而一洩之。何乃薄罰之未減之。僅僅在移郊移遠之列。五流三居之科也。所以孟子下節首言仁人不藏怨宿怨。

舜流節 舜流共工四句。全要頂立爲天子說來。流放等字。承上或曰放之放字來。言舜立爲天子之後。有流之者。有放之者。甚則有殺之

巫之者至於象而獨封之不惟違三危羽山之上刑抑且逃幽州崇山之薄罰。舜流二句以破黨立說。二人比周為黨。故分而竄之。負固稱兵。豈人臣比周之比。即七旬來格。獨有從可罔治耳。渠魁不得不殲也。鯀方命圯族。九載罔功。溺了多少生靈。不殲何以謝天下。天下字與四罪相照。所罪止四凶。而所服盡天下。良以四凶不仁。罪在不赦。舜能秉公誅之。故天下咸服其仁。然四凶雖不仁。獨害及天下耳。乃象日以殺舜為事。則害及同氣矣。此又不仁之至。罪浮於四凶者。却乃封之有殯。何獨與四凶異罪也。且封此至不仁者。其暴彼民必矣。有殯之人奚罪焉。在他人二句只是囊括上文意。而改綴再說。無別意。宜與如是乎相足。一氣說。他人亦不仁也。弟亦一不仁也。於彼則誅之。於此却封之。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四

九

公道廢矣。向所謂天下咸服其仁者。安在。竊恐仁人當不如是。仁人以下全要與仁人固如是句。關應如云。子謂在他人則誅。在弟則封。仁人不如是耶。不知仁人之於弟。與於他人不同。他人則可怒可怨。而亦可誅。若於弟則初無怨怒。而惟有親愛。既惟親之愛之。自欲富之。貴之。封之有殯。正所以富之貴之。行其親之愛之之仁耳。如子以封為非。將使舜身天子弟匹夫。不可謂富貴之。即不可謂親愛之。仁者固如是乎。無怒何藏。無怨何宿。弟雖害已。不芥蒂其中。親者心相戀而不忍。遠也。愛者情相好而不忍薄也。皆仁心之發越也。既曰仁人。其於弟斷止於此。欲貴何獨屬親。欲富何獨屬愛。親者骨肉相依。不忍相遠之意。尊卑濶絕則遠矣。故欲其貴愛者。喜與慕合者也。既喜且慕。施與自

厚富正其施與之厚處。富貴之也。不可脫天子二字。立為天子。則有取富取貴之權。而可以行其欲富之愛。欲貴之親矣。故以其封之者富之貴之。而以其富之貴之者親之愛之。富貴之也。意不在尊其位。重其祿。猶言親愛之也。身為天子三句。要說得虛活。似設言口氣。萬章本意在疑封象非公。有庖人之奚罪。特帶及耳。亦猶下節孟子本意。在明或曰放焉。豈得暴彼民哉。特帶及耳。有庖奚罪。即疑象之暴彼民也。大抵萬章論仁。在秉公道。孟子論仁。在篤至情。在他人合秉公道。在弟合篤至情。合篤而篤之。至情即公道矣。章謂封弟異乎他人。為非仁。却不知封弟異乎他人。正所以為仁。問九載績用不成。堯何能待之。曰洪水滔天。豈可歲月責成。計繇之為人。亦必有益世絕倫之才。治水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四

十

時亦必有大經略。但其剛愎自用。不能行所無事。故弗克成。堯亦不得遽殛之也。其後舜以同列踐位。縣必不服。圯族之凶性。還矣。不殛何待。不比共工驩兜。柔惡可止放流也。敢問或曰。節章意舜即不放象。而人言必有自來。豈其仁亦有所未至與。不知舜之迹於放弟。正深於愛弟。又有不止於富貴之者。立為天子。故能富貴其弟。而立為天子。却能隔絕其弟。夫至於隔絕其弟。是以天子之故。不獲篤其親愛也。故有以天子之權。制吏治之法。使之源源而來。欲常常之欲字。與上節欲富欲貴之欲字。相照。言不但欲其富貴。又欲其常常而見也。至是則仁人之於弟。不惟與四凶異。即群后十二牧。亦不敢望矣。放者置於此。使不得去也。源源而來。可謂置

於此使不得去乎。故不待辭而自明矣。天子接諸侯必及其朝貢之期。而輟政接之。誠以天子雖親。自有常期。諸侯咸就軌奉之。唯謹其見其來。毋敢數然也。有如舜之見。欲其常象之來。得以源源也。寧復在此限哉。蓋向明出治之際。莫非延接天頭之會。而古所稱不及貢以政接於庠者。即此謂也。豈與庶邦家君之連職。六服群辟之朝宗。一槩共視。而親之不止於欲貴。愛之不止於欲富矣。以政接。且治且接也。

咸丘蒙章

臣子而臣君父。其語不經見。故據堯典折臣堯。謂經可信也。蒙乃引詩以伸臣父。若曰詩與書並重六經云耳。不知說詩之法。不以辭而以意。

四書窮理定本

卷一四

士

故北山之詩。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下武之詩。正其天子當尊養其父耳。況書明言舜祗事瞽瞍。以致久若。寧止臣父。此禹謨鑒鑒與堯典等。奈何不此之信。而反信齊東野人之語哉。重二書語。與齊東野人之語相照。

首節 語云之說。在堯未徂落。而舜已為天子。孟子據堯典合聖言。只辨明堯在舜未為天子。堯何由率天下諸侯北面而朝乎。而君必無朝臣之理。舜必無臣堯之心。不待言矣。問單出首節。似少贅。一變當作何如。解據語堯與瞽瞍同時朝舜。堯不曾朝瞽瞍。可知此不攻自破之法也。語之本意。只要說舜臣君父。而先用盛德三句占箇地步。後用舜見至矣。爰乎做干證。無所粧點。以成其說耳。言盛德之士。天生之

以為君父。不復可以君臣父子之常論。舜至孝。孔子正名。故又附會依托以成其說。君子字。自語云來。古語自君子出。蒙第見其說不恒。有說為高談。却不知恣意恣口。草野誕妄。即國中人不道此。况君子乎。齊東野人。與後章好事者不同。只是僻壤村夫。信口胡謔。若稍知禮義。粗涉問學。亦不作如是語。孟子辨舜不臣堯。全在堯典數語看。百姓至八音。此豈待生時。做人臣北面而朝者之禮耶。四海皆通。八音。正百姓如喪考妣三年之實。普天同感。舜帥之也。喪大記曰。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百姓二句。不重人心哀慕。正所謂君老三年。乃舜令天下如禮制行。下文率天下諸侯為堯三年喪。是也。看堯典。且只鋪敘往事。孔子以下。方作議論。其孔子之言。意在起二天子語。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四

士

脈屬下。不與堯典作相對。亦引孔子照上。率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載在堯典。自是實事。而舜既為天子。則姑據語所云。舜南面而言之。是而舜句為設言。又率句為實事。可疑在而舜句。二天子正自此看出。既又二字。嚴綴有味。而緊關全在舜既為天子一句。蓋舜帥句。是從來見有的。舜為天子。是近來創說的。若堯在之時。舜未為天子。而堯崩之後。舜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則堯在之時。獨堯為天子耳。無足怪也。今乃語云。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是堯在時。舜既為天子矣。而稽古堯典云。是堯崩時。舜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也。豈非二天子乎。何也。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堯之喪。如天子之喪也。夫生前既已去天子之位。崩後安得如天子之喪。崩後既已如

天子之喪。生前安得去天子之位。堯未去天子之位。而舜為天子。是堯一天子。舜亦一天子。故曰二天子也。天下無二天子。則堯在之時。舜未嘗為天子。舜未嘗為天子。堯何由帥諸侯北面而朝。看來而舜三句。正是不信舜南面而立。堯帥天下諸侯北面而朝之處。是二天子言必無此理。不可說得。只是決堯在舜未為天子。

舜之不臣節。從不臣堯說起。不是閑話。正以堯與舜腹相較說也。言舜不臣堯。自因堯老受攝。堯在時。舜未嘗為天子。果如天子所命矣。乃替腹在時。舜不既為天子乎。而謂替腹非臣。何以解於北山之詩乎。

家仲臣父之說。全憑詩云二字。謂詩列六經。當與堯典並傳。不得斥為齊東野人之語也。故孟子先就他說詩之謬。極力折之。費了許多話說。

四書第拾定本 卷十四

主

下節始及正意。仍以詩應之。莫非字。自詩辭二莫非來。獨字。又從莫非字來。而本意則歸着在不得養父母上。夫上莫非王之上。臣莫非王之臣。則事莫非主之事也。凡彼食上之毛。就臣之列。何人不可輟一日之養。作移孝之忠哉。奈之何我以賢故獨勞。而不遑將父。不遑將母之苦。曾無一人代之也。是我之賢。政以妨我之孝耳。即人臣義在致身。不辭盡瘁。而人子情在竭力。寧忍忘親哉。父母也之也。字文勢未歇。至此莫非二句。方說出是詩之本志。為不得養父母而發。有懷二人。正與臣父相反。不以文二句。申說重下句。詩教主委婉。忌徑直。每有文然而辭不然。辭然而志不然者。假令拘泥其然者。則必錯認其不然者。是以文害辭。以辭害志也。以文害辭。泥一字。錯認一句也。且如詩云。

於乎不顯。在文則為不在。辭則為豈。不如泥其文。具以豈不為不。豈不以文害辭乎。以意之。以正與以文。以辭之以相照。如以辭正。應上以辭字。害失也。錯認也。得之。得其志也。害之反也。凡說詩者。欲得其志耳。豈欲害其志哉。乃說之所以。則不可不辨也。以辭說詩。必至害志。與以文害辭者同。說詩者不宜爾也。惟以自家意思。揣摩作者之志。何如乃可以得其志而無害耳。人無二心。古今人不相遠故也。以辭者。泥於前日之精粕。以意者。通以今日之精神。正相反。一違迎也。如公如齊。迎女之逆。蓋以我之意。揣摩古人意思所在。如古人意思在某處。而以已意迎之。我心揣摩為意。古人心所注向處為志。迎者。以我意求投彼志也。以意迎志。重意字。言逆古人之志。以我之意。不以詩之辭。末句亦

四書第拾定本 卷十四

主

是回顧北山之詩。言普天率土之眾。豈容盡無存耶。即與子所引詩。相刺謬矣。把箇憂旱之情。認做真無遺民。豈不害於作者之志。此句正說害志。非泛言無此理而已。鴻鴈見安集之休。無羊見室家之眾。民豈真無子遺。孝子之至節。此節妙在即蒙引詩中。翻案而成。若曰土普天。臣率土。正可為舜孝之藉。後二至字。與前二至字相應。曰尊之至。養之至。正見為孝之至。孝子之至。何以莫大乎尊親。夫父母之恩。昊天罔極。一庶孝思。自致何由。唯是隆之以鴻名。崇之以顯號。舉人世之赫濯光榮。畢致於庭闈。教人子之瞻依怙恃。悉致於揚顯。此孝之莫與京而大處。即孝之無以尚而至處。須知孝子之至。四字一連滾下。直管至以天

下養方佳。兩項平對不得。莫大若展無涯之孝思。孝之極致處也。卽至也。莫大方是至。如其更有大者。是未到盡頭處。非至也。牲醴承歡。自救水莫敢望焉。蓋致樂也。亦致隆也。故孝子尊親。無不徵實於養。尊養至而孝思與之俱至。此乃舜孝之無窮無極。而可以法天下傳後世處。詩云。永言孝思。孝思維則。亦是這等說耳。若如子之說。詩是元後元后之日。反爲孝思不承之時。何可訓也。詩美武王續緒也。此之謂正。與上節是詩。非此之謂相懸。言北山詩也。下武亦詩也。下武之詩。是這等說。北山之詩。豈應那等說耶。蒙本以詩仲臣父之說。故仍以詩折之言。詩教自是如此。何可強附會乎。

四書精抄定本

卷十四

五

獨變變齊果。如彼其祇載哉。當此之時。腹未底豫。舜方負罪隱惡。故其畏懼小心如此。不言愛而言敬。此豈南面臨親者乎。孟子極善引證。齊無二心也。果有懼心也。變變猶肅肅狀。其齊果也。總是祇載二字。乃嚴事之意。父嚴君也。至敬感動。故心信信則心與之一而順。却把父不得子。解做敬事其父。對臣父說。父也而反爲子所化。卽謂之父不得而子可也。乃化之則自敬父來。臣父云乎哉。末句語意注向是字。是此也。對彼而言。此節引詩。只是據理評論。未見實事。乃書禹謨與堯典等其紀舜之事甚核。

堯以天下章

須思費許多轉折。何意。凡五轉。至舜相節。又太發一段。而以大誓結之。

乃層層解去。換出箇人與卽天與來。便是主意。帝天之命。主於民心是也。

堯以天下四節。世俗訛傳往事。孟子或多不信。如咸丘蒙章是也。此問蓋謂唐虞相禪。帝典作徵。當必信其有矣。而孟子所答。却又出其意表。涵蓄箇天字故也。天子與天下字相應。天子小而天下大也。夫天子至尊。何物不能與人。惟至於天下則大物也。神器也。天子之威命靈爽。雖則藐乎尊哉。至此亦有時而窮矣。第二問。第三問。不可看得愁了。第二問。非真別與與之人。不信與之非堯也。若曰除了堯。又是誰與乎。第三問。非真疑天諄諄而命。不信與之屬天也。若曰天而與。天會說話耶。天何言哉。我豈謂其諄諄而命之。然雖不顯白其與之之意。於

四書精抄定本

卷十四

六

天之言。而亦隱示其與之之意。於舜之行事。是亦天與之而已。如下文身主乎祭。行也。以此而交神明。是指之天下而爲事矣。夫天人相與之際。至不隔也。人之身。天所疑也。人身之行事。天所運也。故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彼其動無不順。用罔不臧。上天與舜之意。可得而默示之。而已矣。言行事儘足不待言也。

以行與事節。從天子薦人說起。何也。夫天示與舜之意。以行與事。然不有天子之薦。則雖德爲聖人。曷由自見其行事。然天子但能薦人。而不能使天必與之天下。與諸侯大夫薦人一般。大凡位相若。則不能相與。第可薦之。厥初與我者。而聽命焉。彼天子所有之天下。厥初自天與之。卽欲推以與人乎。亦惟還薦於與我者之天已耳。安能使天必與之。

天下正如諸侯之位原是天子與之。即欲與人。但能薦之與我之天子。安能使天子必與諸侯。下同須識授諸侯大夫二項何意。言天子之不能必於天。即此類耳。問答要關。應明白。問曰。行舜之行也。事舜之事也。行事在舜。天何由示其與天下之意。於舜之行事間乎。曰。此如兩家結親。堯在中間做媒也。蓋堯欲天以天下與舜。特以舜之行事昭示於天。見其可有天下。是薦之於天也。而天果示其意於行事之間。而受其薦矣。且以帝天之命。主於民心。又以舜行之事。顯示於民。見其可有天下。是暴之於民。以薦之於天也。而天果示其意於行事之間。而令民受之矣。步步要扯天字。薦而暴何也。若曰。是人可與之天下也。而既皆受之矣。其與之以天下可知。特對堯而言。則曰。受堯之薦與暴也。對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四

七

舜而言則曰。與舜以天下也。漸抑入民。為下文張本。夫天民一也。更不分別。當暴舜於民時。堯就把民做天看。與薦揚於天一般。民受就是天受。

敢問薦節。此節只把薦之天四句。說到實際處。便是妙境。夫天下之有神。皆統於天。堯不使舜助祭。而使之主祭。若曰。大夫也可與昭格百神。為天宗子云耳。豈非薦之於天哉。執意類於上帝。禮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群神。其神罔時怨。罔時憖。靡弗飲而享之。則天已受堯之薦。居可知也。天下之萬事。皆施於民。堯不使舜從事。而使之主事。若曰。大夫也可與兼總萬事。作民元后云耳。豈非暴之於民哉。執意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於百揆。百揆時敘。其民若汝。政若汝訓。靡弗習而安之。則民

已受堯之暴。居可知也。天受堯之薦。則與舜以天下者。天耳。民受堯之暴。則與舜以天下者。人耳。天子第能薦之暴之。其能以天下與人耶。春秋魯郊非禮。至四卜郊。例陋。繆夫一旦主百神之祀。神若不享。必有咎徵矣。事治故民安。萬幾畢然。治辨人心自帖服矣。安之者。帖然相安。與素服帝堯之功。令無異。曾無反側搖動之意。章指則謂受不關堯事。故與亦不關堯事。全要把堯洗得乾淨。觀末句。歸着在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可見。

舜相堯節。此比上節。又進步說。見舜之有天下。全是天也。全是天。則全不是堯矣。然則堯雖谷爾禪授。實與局外之人一般。其能以天下與舜哉。人之所能為者事耳。而數不可為也。彼歷年之多。施澤之久。誰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四

六

能引之而使長。留之而使延乎。堯崩以下。全重避字。避之而不能却。豈非天哉。所以而居堯之宮以下。仍反此字。此機定於相之日。顯於避之日。天下宗舜。自二十八載來。使之主祭者。堯也。使之主事者。堯也。若夫主祭主事。而至二十八載。則非堯之所能使也。觀此。則併薦之於天。暴之於民。天若陰宰其中。堯亦不得而獨擅矣。

泰誓節。天下朝覲訟獄。謳歌之衆。拭目而景從。傾耳而嚮應。即天明。天聰所在。而日鑒在茲。居高聽卑。不復可以他求矣。泰誓不但謂天寄視聽於民。而直謂自我民視聽者。其即此人與。即天與之說乎。

人有言章

此章末節出一義字。與前面天字相照。正是見禹德之非衰處。人言禹

德之衰。蓋曰以天下繼自夏后始。是以天下私其子也。不若唐虞之禪之為義耳。然而與子之出於天。猶與賢之出於天。則繼之為義。猶禪之為義。其天下為公之心一也。安見禹德之獨衰哉。要得極論莫非天也之義。先在舜禹益事內。一一細數。若賢若不肖。若久若近。凡益之有天下。與舜禹異者。無不歸之於天。又在舜禹益事外。推而言之。曰豈惟益哉。若仲尼。若伊尹。周公。從古不有天下者。莫非天也。何獨至於益而疑之。安得以禹為德衰哉。或問此章中。第曰賢與子。何以有天下。天下從也。天下何以從子。不肖而賢之相。久則從賢。子賢而賢之相近。則從子也。子何以有賢。不肖相何以有近。久天也。何以知其為天。此人所莫為莫致也。此章始終重天。與上章歸諸民上者小異。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四

九

人有言節。德心德也。德之盛衰。於心之公私分之。與子而本之德衰。謂禹有以天下私其子之心也。不知禹何心哉。天與二句串下。堯舜順天與賢。其天下為公之心。無可議矣。而禹之與子。豈其顛執神器為一姓之私。開奸大物為一家之有。彼其靈承帝命。以息天下之爭。奉若皇穹。以定天下之統。天下為公之心。猶堯舜也。大抵天以神器付人。亦看時勢何如。與賢與子。亦各有攸當。十七年只說與二十八載同。七年只說與十七年異。多少意。勿明用。自昔者至節末。雖且平平叙事。尚未明發天與賢二句之意。而兩段皆從薦於天說起。前段隱然天受其薦。後段隱然天不受其薦了。作義宜兩下相形。歸重末段。如云昔者舜之薦禹。猶堯之薦舜。而禹之薦益。亦猶舜之薦禹。厥初意在禪授。

諸命於天。蓋皆有天下為公之志焉。禹豈不傳於賢而傳於子者哉。第舜之薦禹。則十有七年矣。禹之薦益。則七年矣。以故避禹之子。猶自如避舜之子。而從禹之民。不復為從益之民。禹方謂塗山之會。泣罪之風。含益誰能我繼。而天下泰最賢成之象。所歸惟啓。曰吾君之子而已。禹方謂河洛之思。夏舞之歡。微益誰能我虞。而天下塗歌巷舞之流。所須惟啓。曰吾君之子而已。

丹朱節。唐虞夏后之世。有天下犯比肩的。惟賢與子。所以此節細細比對論之。堯之子。舜之子。與禹之子。亦各言其子也。即益之相禹。亦猶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乃在唐虞時。既以子之稟。又復引賢之年。在夏時。吾君既已有子。舊相又無深澤。是何禹之子。其德復異乎堯舜。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四

十

之子而禹之賢。其年頗減於堯舜之年也。此處亦須兩下相形。歸重後段方是。上節堯舜皆薦賢於天。正為其不肖。而天下頌吾君有子。正為賢敬承。非上節之所無也。但上節未明說耳。禹祗台德先敬。即禹之道也。啓能敬。便是繼。非別有禹之道。而以敬繼之。曾從那年裏過來。如經由其中。故曰歷。有久遠。亦有不久遠者。是久遠不得一般而相去也。皆天正應上節二天字。言子不肖而施澤久。固為天之為賢子賢而施澤未久。亦為天之與子皆天也。此節全重非人之所能為一句。不止足皆天句。乃言人力不至於此。明其所以為天也。言賢與不肖屬氣稟。久與未久屬親數。人力無可施處。故曰天也。其下莫之為四句。緊頂非人之所能為而樂論之言世間。凡待人力為之而為。人力

致之而至者。未必是天命。惟有人力。莫為其致。而自為且至者。則天命也。迺賢與不肖。久與未久。既非人之所為。安得不以為皆天乎。如習

畢業。為也。以此去求科第。致也。及其既得科第。至也。

匹夫四節。命也。以上天與之意。似已明矣。又出匹夫四節者。蓋歷年相去。無容置議。獨舜有臣五人。益居一焉。其德直流亞舜。禹。啓。即賢能繼禹。豈遂與益相若。而益竟不有天下。何哉。蓋德若舜禹。而無天子之薦。仲尼固不有天下。益雖德若舜禹。又有天子薦之。而天於繼世之君。非若桀紂不廢。啓。即德不益若。而益之不有天下。安得不與伊周同哉。看來匹夫四節。全重繼世三句。匹夫節。只是引起此節。伊尹二節。則發明之耳。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四

主

匹夫節。德若舜禹。語脈從何處來。將論益故也。德若舜禹。已自世不恒有。又必天子薦之。而後有天下焉。亦何有天下之難哉。匹夫故也。

不階尺土。而奄有萬方。非以非常之遇。合於非常之德。其將能乎。

繼世節。匹夫之天下。於繼世之天下。不容並立者也。繼世不廢。則匹夫不與而天之於繼世。不輕廢也。

夫不與而天之於繼世。不輕廢也。云。天即上文天字。益之不有天下。出於天。則禹無與矣。此節仍以益為主。只承子賢一邊。丟了歷年。不

重嗣子之賢。言天於繼世。有天下者。特意加厚。不必德若舜禹而後存

之。啓賢。即未若益。天豈廢之。益安得有天下。

伊尹節。伊尹相湯。句。是德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曰未立。則外

丙仲壬。為立而不永可知。趙說長。蒙君不祿。支子短祚。國統益三絕

焉。而且重以嗣王之否德。伊似有有天下之機矣。然而云。言伊周獨

許何也。以顛覆句。証天之所廢。必若桀紂。允明也。顛覆如太甲。似為天

之所廢。而怨文自新。豈若桀紂。以故復歸於毫。而天不遽廢之也。知啓

賢能敬承繼禹之道乎。須知復歸於毫。全是天意。與伊尹無干。

周公節。益於夏。尹於殷。上文已詳。故此從省。成王雖不公。若而風

夜基命。有密明文。昭定武烈。亦守成令主也。

孔子節。義主公道。言唐虞奉天無私。天下為公。其為義易知。其後世

風。不古。群心易搖。禪讓之事。不復可行。夏后殷周。不避私嫌。定為世及

之禮。其奉天無私。天下為公。猶唐虞之際也。詎可謂禪者義繼者非義

哉。惟天所命。而我不與。得其宜矣。亦可見義與適莫正相反。禪授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四

主

也如廩人散粟。持以與人。而我不可。繼則一家世世相承。昔在唐虞。

大難方殷。微舜禹寧有成功。淳風未散。即揖遜亦無疑議。若乃立中主

於太平之後。世亦坐而理矣。君他姓於叔季之秋。亂可立而待矣。此其

時宜。物情。天且弗違。皆簡在帝心。而聖人奉若之者。可謂禪為義。繼為

不義哉。

伊尹章

通章以堯舜之道為主。劉子要湯。只是辱已二字。言伊尹欲就湯而

辱已。以要之也。孟子說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無大無細。

風節凜凜。初無就湯之心。湯雖以幣聘之。猶自慕然樂堯舜之道。而

不欲就也。迨幣聘三至。然後幡然欲就。而其欲就也。欲以堯舜之道正



天下耳。安有能正天下而顧以不潔辱己者乎。乃今知伊尹原不要湯。即曰要湯。第以堯舜之道要之。非以割烹要之也。看來孟子斷伊尹必不辱己。在正天下而就湯說之。伐夏救民。政是正天下處。故末節特引伊訓爲證。若曰湯之伐夏救民。而正天下。原因伊尹之就湯而說也。不然。而何毅然自任。而曰朕載自毫乎。

首節 割烹字重。若曰大夫欲速其功。其辱賤一至於此。

孟子節 否。語辭不然。則明白說不是也。耕莘字亦不開。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言何曾走權貴之門。求王公之寵。只自耕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也。豈其爲有莘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哉。堯舜其心。至今在彼。其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斯何道也。一我心自有之。生機耳。機相投。則

神相洽。雖欲不樂得乎。非有意於樂之也。所樂在堯舜之道。則非義與道必非其所樂矣。人情非其所樂。則雖大必輕。如萬金不肯換命。是也。又何羨乎天下之祿。千駟之繁哉。人情非其所樂。則雖小必禁。如薄醪不肯入唇。是也。又何忽於一介之取。一介之與哉。若從細大上起見。或能輕置於其小。大則重之而不能什矣。或能勉持於其大。小則忽之而不及檢矣。弗顧弗視。言曾不一寓目也。極言之也。一介與人便是自家苟且處。非恐傷人之廉。非其義八句。若曰其潔身一至於此。何曾有就湯之意乎。

湯使人節 湯使人句。要與耕於有莘之野相照。下說獻畝之中。卽此意也。蕭然草野。忽睹筐筥之錯陳。藐此田夫。儼臨王公之禮際。宜何如

其號號心驚。沾沾色喜者。而驚喜如也。湯之幣聘我也。將陟我於岩廊之上也。夫陟岩廊之上。不過由是以樂世俗之樂耳。豈若處畝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此節若曰。湯雖來聘。猶然弗顧弗視。不取不與之初耳。未或輕就之也。豈若以下。正發何以幣聘爲之意。其性活潑。融融洩洩。世間何樂可以代此。幣聘於我何加哉。豈若言幣聘之可樂。不此之若也。幡然以後。任也。器器似與相反。而責任之根也。捧檄色喜。寧有擔當宇宙之力量乎。

湯三使節 三豈若。俱以耕相較。言樂道於大行。比之樂道於畝畝。更可樂也。三豈若。與上節一豈若。正相反。正是幡然改處。要發得破。上節言求樂者。其樂幻。不若樂於畝畝者之真。此節言獨善者。其樂塞不

若樂於大行者之暢。真者自暢。其實一也。玩此節。只是獨樂不若與人與衆的道理。樂之本體然也。是君是民。今日之君民。對當日唐虞之君民言。吾身對吾心言。昔樂堯舜之道。特於吾心懸思之耳。今日有堯舜之君民。則於吾身親見之矣。便是君是民爲堯舜之君民。便是目擊數華躬聞熙皞。於吾身親見之矣。

天之生此民節 此明上節欲行道於天下之意。纔說天下擔子在我也。只爲伊尹認得道字分曉。堯舜之道非他。我心之生機便是。生機之中。靈機存焉。則道中自有知覺矣。第靈機非隔絕之物。與斯民潛通無間。夫靈機天實命我。而與斯民潛通。則先得此靈機者。便是天使之覺。後知後覺了。非必諄諄然命之曰。爾其爲我覺民也。予今既樂堯

舜之道便是天民中先覺。既是天民中先覺，便是天使我覺後知後覺。子今將以斯道覺此後知後覺之民矣。何也？予爲先覺，予不覺誰覺之乎？予故欲堯舜是君，堯舜是民，而於吾身親見之矣。知覺皆靈機之發露，知曉得也。覺到惺然大悟，如夢初覺，比知更深。先知先覺，言其知覺甚早，自有生之初然矣。生而神靈是也，其必待啓發，故曰後。天甚神靈，爲斯民知覺之宗，則覺民乃天之事，而生先覺以覺之，則天之理。自予天民句來。

思天下節。思天下至溝中，自上節天字而來。匹夫匹婦是亦天之生。尹旣以天自處，而獨漏釋於若人，將天有遺覆乎哉？故若已納之溝中。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四

聖

若已句須與天下及匹夫匹婦字面相關，如其漏釋之衆，自宜引爲已責。乃普天之下，僅遺一人，或見爲勢之難徧，數之偶不齊耳。然且以爲時予之幸。天下如此其大也，匹夫匹婦特天下中之一人耳。乃一不彼澤，輒若已納之溝中，豈非盡天下之民之衆，任之乎已者哉？而負荷良匪輕矣。正所謂天大櫓子也。彼夏之滅德作威，豈其匹夫匹婦在溝中耶？安能不就湯救之就，應聘也。至此方轉顧湯使句，完結上文。人皆知湯之伐夏救民，却不知就湯而說主謀，全是伊尹以天自任，故也。救民正是覺民，民若虐而我若罔知，與痿痺何異？覺何自而通於民。吾未聞節。伐夏救民，乃除殘去暴，肅然就理，能正天下者。若以割烹

得之，是辱已以正天下矣。夫均之有所屑於已也，而在已辱已之小大，可不問而知也。均之有所伸於人也，而正人正天下之小大，亦可不問而知也。屈其已之小，且不能正其人之小，屈其已之大，豈復能正其人之大？辱已之不能正天下，必矣。夫聖人之近與不去，將以正天下也。而辱已既不能正天下矣，以是知聖人之行，或近或不去，雖與或遠或去者異，而聖人之歸，無弗潔其身，實與或遠或去者同。何也？辱已固不能正天下也。枉辱二字，頗難分曉。在已者，曲意降損，稍離乎堯舜之道也。辱已者，甘心苟賤，大違乎堯舜之道也。正人者，以堯舜之道，正人之不堯舜也。正天下者，以堯舜之道，盡正天下之不堯舜也。論恒人，則遠者潔，近者或不潔，去者潔，不去者或不潔。若聖人心同太虛，安有不潔。思論其遠與近，去與不去也。伊尹聖之任，其就湯，近不去之意多，故人以割烹之不潔疑之。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四

聖

吾聞其節。總收拾上六節也。鷄鶩如尹，何曾要湯，卽欲謂其要湯乎。亦當辨其所以何如。夫伊尹樂堯舜之道，而致湯三聘，謂其以堯舜之道要之則可。若曰割烹，則聖人固無不潔也，非所聞矣。以堯舜之道則潔，以割烹則不潔。伊訓節。此節重箇朕字，証明故就湯二句。我先王之政，策天誅之也。當時奉行天誅，始自牧宮攻之，豈先王之始其事哉？始其事者，實皆朕之爲耳。然則湯之伐夏救民，其爲伊尹之所說明矣。予故謂其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也。

或謂孔子章

或謂孔子苟主其意何居。毋亦曰孔席不煖。其欲得位行道甚急。苟則得。不苟則不得云耳。却不知孔子平日知命守義。把這得與不得。全放不在心上。不能使之苟主也。且得與不得。視死生孰重。孔子當死生之際。猶自擇其所主。矧得不得之際乎。大凡方以類聚。物以群分。以故觀其所生。所為主。而臣品居然可見。假令孔子而以癰疽待人瘠環為所主。則癰疽之類耳。瘠環之類耳。尚可以為孔子乎。中二節就平日心事上辨明。末一節就本等人品上判斷。如今之招頭招尾。然須就心事先首節。問意謂孔子三月無君。皇皇如也。以故至於是邦。甚至援係廝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四

七

役。實緣闡覽其安蛇達世。隱忍梯榮。有如此。誰謂生民未有之聖。必不比匪人作先合哉。世間自有一種人。事本無而喜其有。於是無而為有事。本平而喜其奇。於是平而為奇。至聖而此宵人。奇事也。故好奇者

於衛主顏節。衛之變倖得君者。獨子最著。不此癰疽。今而緣門墻之威。挾卿相之重。自致款曲。猶然堅拒。主我之我。對顏雖由而言。冀其易所主也。南子之見。公山之往。于路不悅。此蓋因彌子慙。勉攀援。自求於我。非我求於彼。借而為之兆。似亦無所屈矣。有命要認箇有字。命之說尚矣。但窮冥無憑。人莫能必其真有。孔子說命之理微。而實實有之。非幻妄也。有命非有所凝滯。而以命制我。乃無所芥滯。而以我

任命。若曰成數有定。聽其自至而已。孔子進以禮三句。要看得分曉。此因上文有命一語。而斷其平日心事如此。世之求富貴利達者。謂求則得。不求則不得。急於求則得。緩於求則不得。進必躁競。正是急於求處。退必濡滯。正是不緩於求處。由孔子所謂有命推之。是其進甚難。常有辭遠之心。無躁競也。其退甚易。常有果決之心。無濡滯也。彼其心

蓋謂位之得不得。無關於求之緩急。窮通之成數。有命主之云耳。孔子之有義有命如此。若王癰疽瘠環。却是無義無命了。孔子固有義有命。而豈其然哉。進退得不得。不可相混。進者。出而就乎位。退者。處而去乎位。得則位為己有。不得則位不為己有也。進退自我而行。得不得自外而至。是無義句。非真謂孔子無義無命。只是不信其主癰疽待人瘠環也。不可說得惑了。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四

天

孔子不悅節。是特對前於衛於齊而言。全重當肥二字。危急猶自斟酌。安閒寧肯苟且。既曰天生德於予。却又後服。正是聖人與天為一處。與知命者不立嚴牆之下。同其理甚妙可玩。但此處本旨。却只重晦迹潛行。與居常達道章甫不同。戒心逃難之日。苟得一卽火之所投身托命足矣。而猶然擇貞子主之。猶譬由也。其有義有命如故也。為陳句。愚意只是紀實。言貞子宋大夫。而是時則臣於陳侯周。故孔子至陳主之。今人作貞子擇可事之君。謂士之擇主。猶臣之擇君。便行文耳。非本旨也。

吾聞觀節。同明相照。同氣相求。則各從其類也。鸞鳳豈燕雀為群哉。

吾聞二句。本意不在觀人言在外的交游。便是在我的品地也。籍令在我既是孔子。却又交游非類。以癡疽侍人爲所主。則在我品地。卽爲癡疽者流矣。卽爲侍人者流矣。又何以爲孔子乎。

百里奚章

此與上章俱以爲人之素爲主。其人明睿。必能辨黃綠之辱。其人端良。必不甘苟賤之爲。

首節。不贊其身博五羊之皮。極言其辱賤。五殺之名。牛口之下。其相傳已久。自謫或亦有之。喜傳奇者。因而附會其說。謂奚以此梯榮干進。不耻污賤。欲與烹雉並傳。垂涕交誦。

百里奚人節。此節明百里奚不終爲虞人之故。乃引起下節話頭。

四書集抄定本

卷十四

元

也。如云百里奚。豈素宦於秦者。厥初自是虞人。則虞其父母之邦也。借令虞雖無道。而不至可以亡虞。雖將亡而猶或可以諫。亦何樂乎輕棄其主而易去其鄉哉。唯是晉人壁馬假道之計。其亡虞甚明。而虞弗悟。何其愚也。官之奇。虞府輔車之說。其諫虞甚力。而虞又弗悟。何其復也。既虞且復。虞之亡必矣。夫然後自虞入秦。而不終爲虞人焉耳。晉人二句。不重晉。按只重虞。愚。二年先假晉道。咸夏陽已復假道伐虢。官之奇號曰。楚虞之表也。號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冠不可玩。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其虞號之謂也。弗聽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官之奇凡兩諫不入。以其族行。知虞公節。問此節妙處何在。曰。此節直把百里奚生平。從頭至尾。仔

細分數。無可一置置議處。此解嘲之妙手也。大意云。夫自謂要君爲何如人。大抵庸暗陋劣者流耳。藉令奚之爲人。一涉暗劣。則五羊之誣。誠毋庸曲爲之解矣。乃奚之不諫虞公也。不諫而先去也。先去而相秦也。相秦而顯君傳後也。一生之履歷。繼繼足憑。而無非淵識。番鑒之大驗。畢世之行藏。歷歷可據。而總爲粹行純心之明徵。雖欲一指其庸暗陋劣之處。而不可得。然則奚之干主與否。自謝與否。謂其不攻而自破。不辨而自明可也。而豈非好事者爲之哉。連用五乎。皆懸空猜度之辭。

知虞公四段。後三段之末。須要回顧首段。首段設言。如不知食牛以干秦穆公之爲汚。必不可謂知。後三段言奚之知。章章如是。豈其不知食牛以干秦穆公之爲汚乎。將字先字重。蚤見也。未亡而先見亡徵。

四書集抄定本

卷十四

辛

何智如之。三置晉君。一收荆禍。併國二十。遂禍西戎。後世考秦與者。須翻圖之最勝。讀秦書者。見王道之猶存。賢當重貞白一邊。自非貞心勁質。粹行潔衷。汨沒波流中。必不能堅有主持。安能大有樹立乎。鄉黨與上天下後世字相照。孟子白聖賢之誼事可考。則用正證。如割烹句主二章是也。不可考。則用旁證。此章是也。

萬章下

伯夷目不章

孟子論伯夷伊尹柳下惠處各有攸當。不重覆。伯夷柳下惠節。二風字。自上極言其峻絕。極言其豈弟來。伊尹節末天下字。自前面說話。都是勇猛負荷的意思來。聖人之行。惟孔子無定在。故聖人之德。惟孔子無成名。無成名者。時也。時則大矣。其智無所不始。而其聖無所不終矣。乃孔子何獨為聖之時哉。則以孔子之智。為虛極而靈之智。異乎三聖之所謂智云耳。智之時義大矣哉。

伯夷節。惡聲色。所指者廣。世間萬形萬聲。不合道理者皆是。顏子非禮勿視勿聽。此目不四句更細。此只是極其高潔。彼則無以有已。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四

三

還於天。則併高潔之意亦化。世間不好的聲色。若民絕不與交。彼其衷情潔白。內境澄徹。自有所不能受故也。亂則退。正是不視不聽。不事使處。鄉人未是橫民。如以朝衣句。狀其以至潔蒙至污也。其必不與處可知。不曰不肯居。而曰不忍居。自愛之深。謂其能戕賊我眞性。而惻然不自安也。紂之時。聲色皆惡。君民皆非。民政皆橫。無之非塗炭矣。夷謂盡天下無可置身身矣。北海之濱。四字要緊。遵海濱而處。其遠引一至于此。視天下無一塊乾淨地故也。風字要看。自目不視至清也。說伯夷高潔千古無兩。以故流風猶能廉頑立懦。况於親炙之者乎。况於不頑且懦者乎。極言之也。汚濁之人。為利所昏。故頑為利所屈。故懦。

伊尹節。何事四句。全與伯夷相照。伯夷之治則進。亂則退。以有非其君。非其民者在也。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則無所為非其君。非其民者。皆進而事之使之矣。又烏問其治與亂哉。明王在御而吾事之。

固吾君也。即不然。而感格自我。亦孰不可事。可事而孰非君矣。善良願則而吾使之。固吾民也。即不然。而化導自我。亦孰不可使。可使而孰非民矣。先使知二句。言天把天大擔子。交與在先知先覺身上也。堯舜之道。惟一靈機而已。尹樂堯舜之道。故為先覺。先能覺後何也。靈機妙合。原自相通。有觸即覺矣。天意一段。要解破何事四句。亂世君民豈無知覺。特其後耳。天使我民。先知先覺以覺之。則彼之不善。責在我耳。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而何擇於治與亂乎。思天下至重也。則極言。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四

三

其擔當天下之心。從上天之一段看山。人誰無任。而尹直以天下為已任。任莫重焉。尹不言風功業實。在天下矣。柳下惠節。不蘆不辭和也。進不四句。和而介也。惟其介。故無往不和。知其不能悅我耳。總是成其為和。不蘆污君。與何事非君相似。而意思各別。尹以天下之任在我。即有污君。正當在我轉移。安有非其君者。若惠則士隱也。與僻世金馬門相似。為人坦夷溫良。於世無所不可。苟可委質。惡問其為何如君。苟可棲身。惡問其為何如官。汚弗羞。小弗辭矣。君不羞污。官不辭小。何易合也。豈不迹於降志辱身者哉。然而不擇君。亦不詭遇。不擇官。亦不巧宦。直道而行。即遭伏匿窮弗恤焉。則又處汚泥之中。而耿介自不可易矣。遺佚二句。正是必字。爾為爾。

我爲我非謂分形不能相免。言爾自爲鄉人之爾。我自爲必以其道之我。爾即以鄉人之故。祖揚神祚。全不以道自處。惡能免必以其道之我哉。量狹的人便得。陋可鄙。

孔子節。夷一意高潔。尹一意擔當。惠一意溫夷。始終是一人面目。乃孔子去齊如此。去魯却如彼。不似一人面目。可以四句合說。言其轉如圓無專向處。可之云者。言與孔子無干也。

伯夷聖之清節。此節要從可字討出。時字。從時字。討出與清任和不同。伯夷伊尹柳下惠於孔子。皆古聖人也。聖則優入化境。豈其澄之而使清。齊之而使任。平之而使和。然而犯其丰采。想其襟情。却各有一段嚼然。毅然油然意思。如薑之辛。如醴之酸。令人可以清名。可以任名。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四

可以名。乃孔子且惡乎名哉。孔子遠久處仕。惟其可。而孔子無可無不可。奚而有可之云者。時可以速。時可以久。時可以處。且仕云爾。孔子亦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而已。太和元氣。無所成名。而我強名之曰時。詎若三聖之可以清任和名哉。

孔子之謂節。孔子與三子皆古聖人也。磬厥成矣。孰不可以象樂之成。然三子各成一德。特謂之小成已爾。金玉韋。樂而曰成。孰不先有以聲之。而後有以振之者。而獨曰集大成。則惟其聲以金。而振以玉也。夫金聲玉振。何以爲集大成也。蓋樂之音非一。其分曹而奏。殊調而鳴。條分之而不容紊。猶條理焉。彼樂之聲者。皆有以始之。振者。皆有以終之。然特始終乎一音耳。能始終乎條理也。惟茲聲之以金。而振之。

以玉。何所不開。何所不收。舉所爲分曹殊調。秩秩井井。而猶條理者。無弗始且終焉。故曰集大成也。吾謂始條理。其即孔子知之事。終條理。其即孔子聖之事乎。蓋時中之智。其靈妙無所不開。時中之聖。其凝水無所不收。非始終條理。其孰能擬之。故曰孔子之謂集大成。聲振始終俱活字。始條理如何。却是孔子的智之事。孔子之智。亦能做那始。聚善之條理的營生故也。下句同。

智譬節。智譬二句。不必別求。直頂上節始終二字看出。蓋射始乎巧。終乎力。而始條理爲智之事。則知誠譬之乎巧矣。終條理爲聖之事。則聖特譬之乎力耳。夫射於百步之外。人皆知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乃智譬則巧。聖譬則力。則孔子地位到至處。有聖。聖獨到至處。却在知不。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四

詩

在聖不猶射於百步之外。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者乎。此處順風揚帆。勢如破竹。曉得始條理者四句。便曉得智譬二句。曉得智譬二句。便曉得猶射三句。全然不用解釋。緊接上節智聖字面。仍就孔子智聖言之。非泛言也。智非意識。聖心之虛明也。虛明便是無所倚着。而隨時變化矣。隨時變化。便悉有果妙而大成矣。智即時。時即大。並無節次。其至二句。譬孔子什麼。譬孔子德到至處。則存乎聖。而聖到時處。則存乎聖。而存乎智也。看來此章。雖有樂射兩段。而文勢則從樂之始終。引射之巧力。以明孔子之聖之時。自智始耳。不可板板作兩段說。中字正。譬時字。

北宮倚京

大抵說下不得同上。雖上裏五句亦是此意。大意云夫天子也。公侯伯子男也。與夫卿大夫士中士下士也。孰非周室之有爵祿者哉。天子之爵尊無二上。固自為一位矣。而公而侯而伯而子男。則各一其位焉。上不下因。下不上擬。五等何森然也。由天子一位而推之。則為君一位矣。由公侯伯子男各一位而推之。則為卿大夫士中士下士之各一位矣。此其上之不下因。下之不上擬。六等猶五等耳。若爵有上祿亦有一節。獨可以下因乎哉。爵有下祿亦有一節。獨可以上擬乎哉。天子之制一節。仍與五等之爵同意。天子之卿四節。仍與六等之爵同意。試觀代耕之祿。特為庶人在官者設。猶然有差等也。況自天子至於下士之祿。可無差耶。則自天子至於下士之爵。可無差耶。差即等。等即班。此周室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四 亥

班爵祿之略也。通章只要一班字意透。封建不廣。則無以理天下之政事。故爵秩如許。因而祿賜如許。等差不詳。則無以正天下之體統。故爵秩攸分。因而祿賜攸分。

首二節 班分列也。有等差分明。森然不可僭差意。周室所以公天下之大端。馭天下之大柄也。惡自班而生。謂之曰班。則賤不得擬貴。寡不得加多。彼僭竊兼併之諸侯。何樂有此。如楚最強大。地方數千里。而於爵為子。地當五十里。能不惡其害已。王人馭富馭貴。而詔爵祿。則必布在方策。以杜僭冒。垂永久。籍蓋若斯之重也。

天子一位節 位。即本歷位之位。站立之所也。位隨爵而上下。故班爵以位言之。一位。言各為一位也。正是班列使不混處。天下莫尊於天。

而惟王為天子之子。以故獨一位。除天子與君一位。言其獨尊其餘一位。皆以次而降。不得上擬之意。列爵以德。以功以親。而分土。又視其爵。趙氏小註云。爵位盛大。以無為為德者。公也。為王斥侯。以君人為德者。侯也。以長人為德者。伯也。以安人為德者。子也。以養人為德者。男也。知進退而道上達者。卿也。知足以師人者。大夫也。才足以事上者。士也。三命為上士。再命為中士。一命為下士。五等以天下大勢言。所以差次藩垣。品秩辨驗。是班爵的提綱。六等。則從五等中細分出來。以君而臨卿大夫士。猶以天子而臨公侯伯子男。要令百辟各伸其尊。而益以成天子之尊。總是天子班之。

天子之制節 天子之制節。是班君之祿。天子之卿四節。是班臣之祿。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四 亥

末節言雖衙門中人受祿幾何。猶然有五等。與君臣之受祿同也。天子一位。至尊也。其位至尊。則其祿亦至厚。邦畿千里。式廓蓋獨增焉。自天子而下。位之尊卑懸絕。故祿之多寡迥異。公侯受地。儉於百里。視天子裁什之一耳。至於伯以七十異。子男五十。皆加少矣。凡四等也。四等之外。且有不能五十里。僅附諸侯以達天子。又益加少焉。者。要之無甚大國也。蓋王者有公天下之大端。則錫壤削符。嘉與群后共之。屏翰樹而不虞其孤立。王者有制天下之大勢。則宅中圖大。不令庶邦竊之。曾指運而不虞其不掉。有周盛時。有封建之利。而無封建之害。則惟居重馭輕。所為經制得哉。不能達至附庸不重通姓名。言國之小。有至此者。論班祿故也。

天子之卿節。居重馭輕。要重天子二字。侯伯子男有國之君也。卿大夫元士則天子之臣耳。臣之受地視君。此固重內之意。然而卿獨視侯大夫。則降而視伯矣。元士又降而視子男矣。不惟內重於外。又且卑殺於尊。總見有等之意。此班祿於天子之國中者。侯地雖百里。却與一國有爵者共之。祿人之地。止三萬二千畝而已。視侯者亦三萬二千畝也。不然。十卿且盡天子之地矣。餘可類推。

大國三節。又提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蓋地有廣狹。故君卿之祿三國各異。君十卿祿。而卿之祿則四大夫是大國之君祿最厚於列國。而卿之祿亦最厚於列國之卿也。惟地方百里可以加厚故耳。然自卿以下。若盡如此例。則地又不足以給。故但倍之而已。同之而已。各有攸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四

當大國節之倍上士。言僅倍上士。不復如卿祿之倍而四矣。餘可類推。代耕是說祿數。言庶人在官者之祿幾何。足以代其耕也。末節乃明言之。次國大夫倍上士。口氣與大國不同。言次國大夫之祿。依然如大國之倍上士。餘同小國節同。君主之卿佐之大夫士庶人。相與夾輔之。大國次國小國之所共也。君卿之祿。大國獨隆。次國小國不能同其隆。大夫以下之祿。大國漸殺。次國小國不更爲之殺。蓋大國以下其地漸狹。若盡同其隆。則地之出不足以詔祿。可以異則異也。大夫以下其祿漸薄。若更爲之殺。則祿之所入又不足以養祿。可以同則同也。二。即倍也不言倍而言二。以四降爲三。以三降爲二。乃大國三節。開處故仍出二字。以別於三。見不得與次國等。且令人易曉也。

耕者節。此節是明祿數。自此以上。其數皆可推也。不但解代耕之義。田必加畝以養差等。自此分矣。上農五畝。重簡差字。均農也。均食也。而有勤者惰者。勤惰牛者。勤多於惰。情多於勤者。有農之差。故有食之差。有如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亦計功而與之食。稱事而付之耨者。然零碎細計人數。而後日以是爲差。應班字也。以明其人雖微。其祿雖寡。亦必計功稱事。班班有等。與君卿大夫上士下士之有差者同。謂之庶人。本以力耕得食。今既在官。詎得不詔之祿。第其中煩簡勞逸。各自有差。假令歸農而耕。所食亦必有差矣。是故耕之所獲幾何。則祿之所受亦幾何。若曰用以代耕云耳。蓋雖卑卑下吏區區薄祿。亦必上下其食。班次秩然。不令食浮於人。人浮於食也。自是而倍上士者。倍中士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四

者倍下士者。引伸而加之多。自是而四大夫者。三大夫者。二大夫者。自下而達乎上矣。當年周室之班祿。茲非其造端托始者哉。

敢問友章

論友而但曰不挾。心爲要也。不挾有三。而獨詳於貴。貴尤易挾也。後章又以尚友廣之。皆孟子識友道之大處。或問友也者三句。與末節恰似重復相混。如何分割。曰友也者三句。且只說友以友德。不可有挾。其下言惟有德不可有挾。故古人都不挾。此處只是說箇不挾。貴之樣。子而有德之所以不可有挾。尚未明言之也。末節乃明言之曰。德在則爲賢。賢在則宜尊。與貴之宜貴一段。故不可以有挾也。乃朋友德之所以不可有挾處。天下有達尊。爵一齒一德。通章只認此意。自了然



矣。

首節 本意在不挾貴。挾長句。引起挾貴。挾兄弟。亦挾兄弟之貴也。作文宜幹旋歸重焉。是如云交誼既定。忘年可也。至於貴倨尊大之習。尤非可施於論交者。况挾兄弟之貴而驕之乎。二友之友。應問友之友。言其友也。當不挾。云而友。友德乃友之本意。與君子之仕行其義。一般。友而有挾。不明此義故耳。友而論年乎。論勢乎。論閥閥乎。有挾亦何不可。乃友則友德矣。夫德何物也。而可以所挾加其上乎。友德何事也。而可以有挾參其間乎。只如此虛活說去。纔實請。即挾未節矣。天地間至尊者德。而所友在此。自覺俗情頓釋。解不挾之故。全在拈出箇德字。明誼高懸。萬寶皆輕。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四

五

孟獻子節 此下一步進一步。見世間不開何等貴勢。皆可無挾。極言之也。百乘之家。言其貴也。自有友至忘之矣。輕輕開叙。只是友此五人中話。其下方原其所以友此五人。見獻子能不挾貴。非謂有友五人便是。不挾。夫人自挾其貴。則必自有其貴。自有其貴。則必欲人之有其貴。獻子之與此五人友。果以五人為何如人哉。良以五人操履潔白。襟期超曠。其視獻子之家。漠如無有。儻然灑然。殊非勢利中人。向非有德。何以至此。故獻子友其德也。假令五人亦有獻子之家。獻子將不與之友矣。夫人有獻子之家。獻子且不與之友。况復自有其貴而挾之乎。非惟百乘節。此節重國君字。不止家矣。下節重大字。不止小國矣。吾於子思數句。只似評語的閒話。安在不挾其貴。公之意。蓋曰。吾所師

之友之者。惟子思願殷其人。可重吾故師之友之也。若王願長其入。無足重者。只是事我的人。豈吾所師而友者哉。味其語意。師友全是論人論人者。論其德也。是公知友之為友德也。必知友之不可挾矣。且復挾其國君之貴哉。上二則字。如繞字。末一則字。如却字。轉語也。則事我者也。猶言非吾之師與友也。

非惟小國節 看此節。須識前後兩段。伸縮相生。前段似說他儘自飽滿。後段却說他大有虧缺。蓋外度賢之道。德固當嚴其所以事之禮。內度我之位分。尤當究其所以用之實。不然。而賢者抱道懷德。寧區區博國君之禮際已耶。未命。則承望其顏色。既命。則趨奉其意旨。起居食息。無敢自忘。蓋弟子受命先師之禮。恭謹極矣。夫疏業之為物。海矣。而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四

五

飲我食我。出自君子。則其儀豐。其貺厚矣。始一餐未足。享其儀。屬厥未克。承其貺焉。此而不飽。敢乎。非謂饒饒國君一飽。寒素之家。為光榮也。有此良足多。然人主所當為。不止此也。大上志於此。其次進於此。公則終於此矣。斤斤細謹。莫收敬士尊賢之報。區區辭節。寧追樂道忘勢之風。尊在三字上。見以此位此職。此祿。皆天之所以命有德者。而公縉節空勤。登庸弗繼。謙光嗣美。實用闕門。其如天意何哉。士人伏在衡茅。獨可奉命唯謹。為尊已爾。平公王公也。王公則有天位。天職。天祿在矣。謂宜高厚其祿。曾被以維皇之顯赫。隆重其事。權崇以上帝之寵靈。而區區奉命。何為者也。此特士之尊賢。而豈王賢之尊賢乎。舜尚節 此節天子二字最重。從上百乘小國君。層累到極處。館

之而亦饗之。俱屬堯斯則君臣而賓主之賓主而迭爲之。都無意象形骸矣。不惟不挾而驕人。亦且忘其爲下士矣。貳室。天子之副宮也。帝居崇巖。而以甥故館之。蓋崇顯之極。不復計簾堂之常分矣。大烹以養聖賢。授餐而將嘉樂。猶其常矣。至於身就其館。而從容饗之。則親密款洽極矣。亦字承上句言。不惟把舜館在自家副宮。自家也就饗於舜。堯自是天子。舜自是匹夫。友字從何處討。自迭爲賓主來也。却須說到分曉處。方是世間惟朋友之交。其歲月深。其意氣洽。自爾名位脫略。形迹渾忘。茲以君臣之間。迭爲賓主。名位之脫略極矣。形迹之渾忘至矣。豈非天子而友匹夫哉。若但養於獻殿之中。舉而加諸上位。尚是臣之未必能友之矣。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四

聖

用下節 細玩此節。解上文可疑處也。何可疑也。上文皆上敬下也。夫敬者有所尊而欲承之。世間只宜下敬上。似不宜上敬下。乃古人友不挾貴。都是上敬下的事。蓋用下敬上。因上之貴而貴之也。唯夫上也。却用之敬下。則以其分雖下。其德則賢。敬之所以尊其賢耳。夫論勢。則貴爲上。論道。則賢亦爲上。是用上敬下。猶之用下敬上。皆天理之不可無。人心之不容已者。蓋與貴貴同歸於義矣。詎可疑其倒置上下。而曰非義乎。哉。吾謂友德不可以有挾者。以此。義字。即自貴字賢字上討出。既曰貴曰賢。其宜貴宜尊可知。

交際章

前五節及覆明交際不可卻。末二節。借論孔子明也。所以不卻。交際乃

委曲爲行道計。非苟合於今請俟。

交際二節 自彼而加此曰交。交則兩相接矣。際也。既交際矣。而必問其何心。便是深求苛求。疑其德不及物。隱然以爲當卻。孟子則謂魏王公。何求於士。而儼然禮際相先。其有未將之恭明矣。亦隱然以爲當受也。第二問。若曰。君以尊賢爲義。其以交際致恭宜耳。乃士以守已爲貞。即卻之似未爲不可。而人輒以爲不恭。何哉。第二答。全重尊者二字。彼以恭交。而此以恭受。猶以等夷之人言耳。維茲交際。則尊者賜之矣。賜出於尊者。宜何如其稟導皇皇。敬而受之者。却乃先計其取之義否。而後受之。即此竊計之時。其僣蹇藐忽之意。可想以卑承尊。豈宜有此人之以爲不恭。則以是之故哉。不鑒其今日之交者爲恭。而深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四

聖

計其前日之取者爲貪。求人亦大苛矣。其下萬章到底說當卻。只爲取者之貪。孟子到底說當受。只爲交者之恭。只此兩項辨難。凡五往復。曰。請無以辭卻節。章意尊者之賜。卻之誠爲不恭。不義之賜。受之又爲傷廉。請曲爲之卻。辭卻心卻。要分曉。辭卻直卻之也。心卻則以卻不義之心。托於他辭。是在心裏隱隱卻之。與直卻者不同。故曰心卻。若但心計其不義。與上文何殊。夫易辭爲心。而借他辭以善其卻。特欲解不恭之誚。乃章之意。要以無受爲主也。此無他。蓋以彼之取。權我之受耳。却不知君子受人之賜。不問彼之取於民者何如。第視彼之交於我。接於我者何如。果然以道交。以禮接。即孔子之義。豈不至高。吾度其亦所受之矣。如必紆回。轉而竟歸之無受。將高義出孔子上耶。孟

子不御交際。本是願學孔子。所以此節一露。第五節再露。末二節則全說孔子矣。交際非無處之餽。便是以道者交際。自恭出便是以禮者皆上文所有。

今有禦人節。上節言士之受賜。只可論交論接。不必論取。此言取不可不論也。今有句。正以取言之。交便是接。樊文曰。餽專指送禮時言之。引康誥。言禦人罪狀。若曰。今諸侯豈至此乎。生理滅絕。頑冥不靈。昏不動心。於死矣。何畏。凡民句。言其惡極罪大。無人不恨。當在與眾共棄之列。自殷受至為烈。朱註以爲闕文。衍字。以上下文氣不屬也。是矣。若場中出此。則當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同意。言天下之大也。而殷周受之不辭。乃順天應人之盛事。今人頗義無別於今。猶有耿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四

聖

光焉。區區交際。乃心辭之以明潔乎。

曰。今之諸侯節。此問猶加敢字。以本意要駁孟子其交也三句。故云。如俗語大膽之謂。何以戰之。以小大駁之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者。居然殺越之貨。惡執大焉。彼其以道交。以禮接。區區禮際之善。曾不足贖其萬一。而君子乃斯受之。此區區者。將不爲大盜之藉乎哉。比而誅盡誅之也。教之不改者。誅。改則不誅矣。是不盡誅之也。正與比字相反。子以爲三句。只是借王法。辨今諸侯不是真盜。夫謂至盡也。言其謂之盜。特充類至義之盡耳。上下一氣相足。豈判然理法二項乎。一夫謂非其有句。便是律之大嚴。意言禦人之真盜。不待教而誅。而乃以今諸侯當之。特謂取非其有耳。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果遂爲真盜乎。

哉。此蓋謂禦人取非其有。以義律之爲盜。自不待言。而充滿此禦人爲盜之類。至於義之至精密處。則真盜固取非其有也。諸侯亦取非其有也。夫然後謂之爲盜云爾。果可與國門之外殺越人於貨者。同類而共謂之哉。夫謂句。要得小而大之之意。夫殺越人於貨者。盜也。則不畏死。凡民罔不敵者。盜也。諸侯雖取非其有。寧有至於此極者。而輒以盜

謂之。賄賂惡蒙大誅。如果與真盜同科。將天下之不爲盜者寡矣。充類充盜之類也。如何却至義之盡。緣均是人而謂之盜。以義論也。充類亦是據義推到極處。豈不是至義之盡。此句歸著在盡字上。見非即謂之盜。而盡字則曰充字來。孟子本論賜之可受。萬章以猶禦疑其不可。自義之盡也。以上孟子極力辨析。猶禦之說破矣。孔子以下復理前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四

聖

說而明賜之可受。智人即影今諸侯。孔子與前孔子相應。比其交三句。又出一頭。夫禦人近於爭奪。非若以道之交。以禮之接也。禦較猶可況受交。以道接。以禮之接。饋不可乎。以上五節總說不必深究從來。

曰。然則節。論獵較。即是論交際。說孔子便是說自己。通節只說孔子。仕爲事道。全重爲之兆一句。先薄二句。且只說孔子獵較。自有不苟同處。無害於事道耳。至於獵較。以行道爲事。都未明言。至爲之兆句。方說不去。而獵較意在委曲。爲行道之兆。一節正話。只此一句。其下則完足此句耳。何謂事道。其仕以行道爲事。而非枉道求合也。章三問皆旋獵較也。章初問獵較意。便謂當去。不當獵較。故曰既獵較。將不事

道與日事道也。曰既事道如何。獵較。曰孔子先薄正云。漸化而之道。即獵較無害於事道也。曰如此委曲。畢竟要獵較。奚不去而終獵較乎。悉終不得爲事道矣。即初問意。先字有意。不以變俗先也。正是更化次第。道行自兆始。兆自爲始。婉轉導書而不驟變其獵較。所以藏遇各之用。導信嚮之機。就小試之功。正所謂爲之兆也。此皆道內之委曲。豈道外之苟且。而謂其非事道哉。獵較如此受賜可知。人若來見一二明效。信吾道之可用。誰肯使之大行。如孔子仕魯而三月大治。能使市不飾賈。男女別塗。其君相亦翕然信向。豈非大行之兆。若使仕魯之初。將獵較小事。驟然變革。人情駭異。展布無由。何從有此兆乎。始之不去。委曲爲兆耳。可行而竟不行。行何望乎。然後不得已而去。夫道合

四書章句定本

卷十四

聖

聖

聖

則留不合則去。故孔子生平未嘗三年而苟淹人國也。孰謂非事道哉。是以二字語脉自奚不去之問來。所字指國人言。如其三年淹。則苟淹非事道矣。

孔子節上節。即是見行可之仕。其次際可。其次公養。亦其行可耳。孟子之受交際。卽此心也。行可卽上節兆字是也。見行可者。未任之先。蚤見其有可行之機而仕也。如因桓子嚮用。知道之將行是已。衛靈衛孝亦奚愈乎。今之諸侯。而能禮我。能養我。仕之可也。聖人之不爲已甚如此。上文不說不却交際。到此忽出箇仕字。不是帶及字樣。蓋孔子周流四方。無非皇皇求仕。借令鄙薄獵較。不屑受賜。則立已太峻。令人不樂親就。誰降心汲引。求仕不亦難乎。以故獵較猶可受賜更可。

只要仕之路。須寬然而有餘地。所以後面通就仕上說起。末節又細數讀着。識破此意。孟子之不却交際。纔有着落處矣。仕非爲貪章。

聖賢言有次第。如此章抱關句。未露職易稱意。留在孔子節。孔子節未露不行道意。留在末節。末節出道不行三字。而通章立言之意盡露矣。今人每每先露。以致重複錯亂。失其本旨戒之。

首節朝廷建官位士。豈以此周恤貧士。而補其不足耶。故士非爲貪。如若爲養。則庖厨之人。皆足以供之。何必合二姓之好。備六禮之儀也。曰有時言非其常也。不得已耳。

二節語脉自仕非爲貪來。若仕本爲貪。則爲貪而居尊居富。豈不更利於貪。乃仕非爲貪。則爲貪之仕。第可辭尊富。居卑食。取其儘可濟食足矣。

三節抱關擊柝。何以爲宜。彼不過謹啓閉。慎譏察。節嚴更。警昏曉。皇風夜僕。僕僕道路。而職已稱矣。非有守土之鉅任。振德之偉伐。必待行道而後可者。故宜抱關擊柝。只是說箇居卑食的樣子。非又添一層緊守關隘。如在抱然。

四節辭尊節。言抱關擊柝之宜。孔子節則證抱關擊柝之所以宜也。夫委吏乘田。豈非抱關擊柝之類。孔子皆曾居之。誠謂一會計之當。一牛羊之茁壯長。則可稱塞其職。故宜居也。則抱關擊柝之宜可知。末節上節且言小官之職易稱。故宜居。此節方言小官不須行道。豈

不職易稱而可居哉。此節口語串落而下。兩項平對不得。言惟卑食者乃不須行道。若尊富者却必須行道也。其原頭自爲貧二字來。夫爲貧者遭時之窮。吾道必不得行。其仕本不爲道而爲貧也。此之爲仕。只有責不在行道者。則可。乃位卑以言高爲罪。是位卑以行道爲罪也。其責不在行道明甚。若夫立人之本朝。而做大官者。却以道不行爲耻。可謂責不在行道耶。此爲貧而仕者。所以辭尊居卑。辭富居貧也。

小之不託草

此章只因從託上說起。費了如許周折。如謂食不可虛受。而僅受其周。彼氓寒者。周又不可常受。而僅受其繼自庖廩者。然則國君之養君子。不亦難乎。此無他。良以託之爲言。食其祿。不在其位故也。誠如堯之於

四書章句

卷十四

里

舜始乎供養。後舉而加諸上位。則天位與共。天祿與食。君無獸畜之謂。士無不恭之嫌。無論托於諸侯非禮。而亦何必於託乎哉。通章妙在後面出一舉字。破了章首託字。遂將許多葛藤。一刀兩斷。託者不舉。舉者不託。原自不可並立也。

士之不節。士失位。猶諸侯之失國。而後字。因上諸侯字生。昔也擁千乘。列六服。儼然爲南面之君。今一旦失國。詎不可於友邦一寄公乎。問士如託諸侯。便與諸侯同尊重乎。曰非也。但謂禮大於分。諸侯即失國。原曾做諸侯。寄公亦非過分。士原不曾做官。而儼然受做官的祿。於分何居。故不敢。

君餽節。此節只宜辨明餽之可受。下節方接之以辨不託。氓字要

緊。士未做官。亦氓也。受之不爲非分矣。固者。原有之祿。復固相師之道。同言從來是如此。君既有周之義。士豈無受之義乎。義與禮相照。義者宜也。合於禮則宜矣。此節輕。只是起下援例之問。

周之節。賜與託一般。自下寄祿於上。則名託。自上頒祿於下。則名賜耳。受周受賜。同一受也。受周。爲以氓自處。受賜。獨非以氓自處乎。而不以受周者受賜何也。答言。因士未做官。故不敢受。仍伸首節不敢之說也。問不做官。如何不敢。答言。賜與周不同。周無常數。不問多少。爲氓者皆可受之。若賜。則有常數。必須做官。有常職者。方敢受之。如抱關擊柝。受賜幾何。亦且以常職受焉。既未做官。安有常職。既無常職。安得受賜。受則以爲非分。而不恭矣。故不敢也。首節不敢二字。至此方見明白。

四書章句

卷十四

里

首節雖取諸侯相比。而士所以不敢如諸侯之託。尚未分曉。分曉全在常職的常字。賜乃常祿故也。

曰君餽節。常繼之常。語脈自常職來。有常職而有常祿。此可常繼者也。若夫君餽之粟。此特閔士之窮。將已之敬。時一行之。將亦如常祿之可常繼乎。看來此問。亦知餽不可常繼。究竟餽與託同。不可受等耳。乃回顧本問之意。問餽卑下。餽而以君命將之也。垂字正應常字。當是時。豈不自謂禮義殷勤。恩數稠疊。可當賢者之歡心哉。乃子思云。於卒於其最後一餽也。前此猶勉意受之。標而出之。大門顯拒之。不少假借也。子思之氣岸如此。斯亦壁立萬仞者矣。似即謫劣。無足比數乎。猶意君當以人禮見待。自今以後始云。蓋不惟不以爲禮義之殷。

勤恩數之稠疊而至。視爲厭。拒之深矣。夫亟問亟餽。其意何居。謂庶幾得子思之歡心也。豈非將以悅賢哉。既悅之。卽當舉之。能舉而能養在其中矣。而公不之能也。此雖能養。而未必能悅。矧亟問亟餽。以成大馬之畜。此其重拂賢者之心爲何如。尚可謂能悅賢乎。楊怪子子思之不悅也。蓋自是句。讓其見之晚也。若曰向微子思之拒。猶常常而繼之耳。重自是字。說穆公不能悅賢。見君餽不可常繼也。

曰敢問國君節。敢問國君二句。有左右不足沒可奈何之意。言君子居是國也。既必藉其君之養。而國君之養君子。不出於賜。則出於餽耳。乃君子之於賜也。既以常職之故。而不敢受。君子之於餽也。又以常繼之故。而不悅受。然則爲國君者。將何道之從乎。以君命二句。文勢要

四書章句定本

卷十四

側向其後數句上去。君命將則當下拜。詎不念君子勞且屈哉。顧問遠初加而寵命不逮。非所以隆尊禮。昭鄭重也。當是時。卽幣折飲水。稽首拜受。不顧其勞。不嫌其屈矣。乃其後詎可常繼乎哉。但令稟人云。命不可廢。廢則簡亦不可數數則實。要如其後數句。亦是曲爲之計。非其上者。方振得起末節。

堯之於舜節。末節收煞在舉字極有意。蓋上文許多周折。只爲人君不能舉。舉在上位。則有常職。自合受賜。併庖廚之繼。無所用之矣。餽不可常託。不可受又何論哉。舉義皆極言之。帝子環果。朝貴紛集。百物羅列。自古人君養賢。未有若斯之隆者。把箇養賢的道理。說到十分圓滿處。所以發者未付。如云這纔叫做王公尊賢了。見上二節未滿。

人意。

敢問不見章。

通章要領何在。總爲吾德自尊。何可訓節往見。先言分不敢見。次言道不可見。其分不敢見。首二節盡發之。而道不可見之意。未盡也。其下兩引古語。其辭反覆激烈。總爲賢而多聞。吾道自尊。故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卽接道字說去。禮義卽其道也。末節則言孔子有官職。乃可守官。士無官職。只合中道。安可往見諸侯乎。此章重一箇道字。與天下達尊有三之意同。多聞與賢之道。乃居平抱負禮義之道。乃臨時操持。有此抱負。自有此操持。一也。如美玉便可求買。

敢問節。第一問要認箇何字。言士之不見諸侯。當必有行而宜之者。

四書章句定本

卷十四

平

吾知其爲義。第義之爲用。千變不窮。不識此一不見也。在義中爲那一件乎。答言不見諸侯。在義中爲禮之一件。何謂見。因君之召而往見之也。人臣有見君之義。士而居人之國。詎可不謂之臣。但士方混迹負販之區。踰伏土草之下。雖曰爲臣。但可謂之市井草莽臣耳。其分甚卑。其名甚微。總之爲庶人耳。非若封疆廟廊之臣。傳質見君而爲臣者。詎敢妄自尊大。儼然如傳質之臣。見於諸侯哉。不敢見。乃小心安分處。禮也。如此則行而宜之矣。不見諸侯之義。其在斯乎。禮義字如何分別。曰禮也者。敬也。以謹恪爲主。義也者。宜也。以方正爲主。未達曰退。焉安庶人之分。而不敢往見。乃小心之翼翼處。故曰禮。禮然嚴士子之節。而不肯往見。乃大節之凜凜處。故曰義。

庶人召節。此節接首節不敢二字而論之。萬章說庶人之於君有召皆不敢不從。故君召庶人役則往。役誠不敢不往。役也。乃君召庶人見却不往。見獨敢不往。見也。天子謂庶人不敢見於諸侯。羣卿恐其不敢不見耳。孟子之答仍歸重庶人字上。而義與不義則就役與見上分。之蓋往役固庶人之往也。往見亦庶人之往也。第往而日役。下夷於小人之勞力。自是小小的營生。庶人之所宜也。義也。往而日見。上擬於人臣之利見。却是大膽的勾當。庶人之所不宜矣。非義矣。然則不見諸侯守禮正所以守義耳。豈其洩僇養敢於抗人君之命哉。鋪排禮義二字爲下文張本。

且君節。上二節以位言。則士不敢往見。此節以德言。則君不宜來召。

四書第抄定本 卷十四

五

君既不宜來召。則士亦不宜往見矣。上二節語氣和緩。此節稍激烈。矣。本意重德一邊故也。若曰士固不敢見。亦豈肯見乎。往見不義一句至此纔發得透徹飽滿。上論士此却論君。故用且字。且若句。即接上節君欲見之求。欲見之見。雖曰是召見。不是就見。亦不是容易討得。君也。乃欲見士。當必尊重其人。而多聞與賢。正其人之可尊重處。多聞含芳漱潤。蘊藉弘深。可以啓心。可以沃心。賢則履道通德。品地卓越。可以正己。可以正物。

繆公節。繆公借古自矜。視千乘不勝其重也。故子思亦引古人之言折之。以位暗應庶人不傳質以德暗應賢與多聞。而本意重德一邊。言子思當初算計。亦如我前三節之意。魏魏千乘。願附朋簪。此亦季

世所僅見者。然且求之不可得也。知令趨奉其教令。而况可召與。召之必不可得也。此况字及後况字俱進一步說。

齊景公節。此節從虞人說起。詞氣更激烈矣。虞人二字。語脉自子思來。言子思抱師世之德。其高自表。豈不少假借。固也。乃虞人何人。然且愛其一往。有死無二。若此。不可令吏。君侯門者。愧死哉。

敢問招節。細說一番。正見旌招虞人爲非其招。以皮冠四句。首尾相應。中間旌旂輕輕敘過。引下句耳。如云。彼其羣驥。原園林麓之間。蒙犯風雨。晦明之際。招以皮冠。固其所有事也。不以旌也。自是而庶人而士。以旌旂而已。要未有以旌者。其惟大夫乎。彼其品秩崇矣。黜伐蔑矣。物色已昭。龍其斯爲宜耳。自士庶無與並焉。正可與皮冠之夫。

四書第抄定本

卷十四

五

同類而共招之耶。周尚赤。帛色純赤。通帛言無他飾也。取其質素。象庶人之幽貞。旂而加以交龍爲旂。取其變化。象士之出潛離隱。旂而加以析羽爲旌。取其文采。象大夫之清明。而經綸顯設。以大夫節。何以知庶人豈敢往也。以虞人死不敢往決之也。蓋苟非其招。無一可往。即優以逾涯之寵。錫以異數之光。皆有所不敢也。觀此死字。可見將殺不重景公。三之招。俱是死字。指所招之物件言。夫非獨大夫以下各有招也。蓋亦有賢人之招焉。不賢人之招焉。賤而貴之。且不可。况賢而不賢之乎。此乃無中生有。取虞人與士人而比之。相去遠矣。取賤而貴之之招。與賢而不賢之之招。其相去又遠矣。虞人也。且不敢賤而貴之之招。士人也。乃往賢而不賢之招。設與皮冠之夫。

相對不幾令人魂死哉。

欲見賢人節。自且君之欲見以下五節。總說欲見賢人。招非所以。此下接說欲見賢人。舍道無可以者。蓋從上五節悟出。舍用道字。換了招字也。賢人字不閉道字。正從此生。見賢必以道。猶請神必寧室。若要見不賢人。何須以道。若欲見賢。云。道惡在。予前所稱禮義是也。而此義便是路。此禮便是門。禮義即道字。禮門正應上門字。引詩又不及門。乃古文錯綜。不拘拘處。義主正大。其途無容私。故如路。禮主謹嚴。其閑不可踰。故如門。而君子之心。正大謹嚴。原自有無容私。不可踰者。在故能由是路出入。是門者。唯君子。不重由與出入。重是路是門。人誰無由。然他人則踰路。亦由矣。惟君子弗由則已。由則必於其路。人誰

四書窮理

卷十四

聖

無出入。然他人則曲實亦出入矣。惟君子弗出入。則已。出入則必於是。門則彼欲見賢人。而不以禮。不循欲其入而閑之門哉。引詩本意。不在明君子能由是路。蓋上文曰。路曰門。要見義禮。可由出入耳。未見其所以可由出入也。此處周道便是義路。而此路坦平正直。非傾側邪曲之比。故履之。可以觀視小人也。豈不可由出入哉。周道西周之道也。如底不傾險也。如矢不邪曲也。君子心不傾險邪曲。故足在此。故曰周道。就是平而且直者。人誰無履。而惟平直之周道。則君子之履此爲之所。而小人之視爲法者。在焉。須重所字。二所字。正從如底如矢來。若曰吾所謂路如底如矢。方是。

孔子君命召師。章問重簡君字。終以君命爲重故也。如庶人召之役。

節非與。不是真疑孔子爲非。言孔子禮義之中。正其無可非必矣。今言士不可往召。將謂孔子非耶。孔子既不可非。則往召未爲不是矣。仕爲臣也。當仕。正直爲臣時也。當仕。則有所司之事。是有官職之也。有官職。而君以官召之。安得不急趨其命乎。何也。任有專屬。責有攸歸。誠無庸僂蹇遲回爲也。士不當仕。卽無官職。既無官職。其何以召之。安得以孔子之事爲解。若全章出題。此節却爲傳贊爲臣者事。若彼市井草莽之士。曷可執此而例論哉。

一鄉章

此章須知本意原在次節。首節辭繁處。方有着落。緣尋常說友。只是麗澤朝夕。相與並世之人已耳。未聞以古人爲友者。故首節先作三疊層層累到友。盡天下處。友道似足。却不知君子視之。猶以爲未足。又必尚論古人之世。而求知其爲人之真。是尚友乎古人矣。蓋神情契合。千古有如同方。不在區區形迹間。此孟子之達觀也。

四書窮理

卷十四

詩

一鄉節。兩箇一鄉善士。都是善蓋一鄉者。國與天下併同。蓋識力足。以爲聖。臭味足以爲招故也。若把上善士作品之高下。善士作人之衆。恐不應一樣一鄉之善士。作兩樣說。先言一鄉一國。以形天下之大。下節言又有大焉。

以友節。學者自幼便誦詩讀書。當作見成看。註中既字。是讓過最得。可乎二字。要從三其字討出。大詩誦之詩。書誦之書。總自古人之心。精中流出。是詩乃其人之詩。書乃其人之書也。業已領其人之詩。讀其

精中流出。是詩乃其人之詩。書乃其人之書也。業已領其人之詩。讀其



人之膏。而竟不知其為何如人。無論子秋之胸次。非克開拓。即卿國天下之善。恐亦不能厭飲其中。而籠蓋其上矣。如之何則可。尚友全在論世。古聖賢做人。全是與世推移。而今直須領讀中。尚論他當日處何如世。想見其為何如人。即面觀弗若焉。真尚友也。若以世字作行事之迹。今日讀鄉黨一篇。人人皆尚友耶。尚友亦必萬世之善士能之。振古人家如孟子是也。

問卿章

玩通章本意。不在論卿。全在警王。而嘆察在易位二字。以見怙終復諫其禍至於此極。問卿問臣道也。而孟子謂臣道以君為本。於時未答問卿。而先曰王何卿之問。因論貴戚不同異姓。至可易君之位。所以震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四

孟

警齊王。遂令勃然動色。此乃章有歸着處。其下徐及異姓。結前語。若曰異姓不同貴戚。故不得易位。而過大怙終。其可以易位自在也。可不懼哉。問卿問貴戚異姓。皆問其道也。諫也。諫而反覆也。二卿並同。只輕輕敘過。語意歸着在易位與去上。大字正起下易位。宜重貴戚。發揮當其時。祖宗為重。君為輕。彼其屬在天潢。情關骨肉。豈忍自同疎遠。其為行遜。令祖宗之宗社。一朝淪喪乎。曰王問重之也。從吏回立而不據禮以對。是面諛而懷二心也。臣何敢焉。

四書窮抄六補定本卷之十四



四書窮抄六補定本卷十五

古卿王國璠夏霖甫著

告子上篇

論性數章

問世人實有生而不善者。非蓋習之咎也。安在性之必善。曰人性非他。乃太虛中生機之所凝成也。生機在太虛。無思無為。油油藹藹。為有所為不善也者。第生機千變萬化。如水氣有時偏勝。人得之。則其性懦弱矣。有時金氣偏勝。人得之。則其性剛狠矣。懦弱剛狠。不善也。乃太虛中之生機。曾何不善之有。孟子之道性善。乃溯其淵源。專以太虛中之生機言耳。其於懦弱剛狠之類。則曰是氣質之性。君子不謂性矣。告子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五

一

本旨。只是性無善無惡。孟子本旨。只是性有善無惡。皆不難見難處。全在辨折處。詞鋒正意。首二章都不明言。

性猶杞柳章

告子本意。只要駁箇為字。曰性無為也。孟子曰。則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是仁義亦無為矣。性無為。仁義亦無為。仁義豈在性外哉。不言性善。而性善自明。此孟子詞鋒之妙。

性猶杞柳節。今謂即義是性。人性皆善者。非也。夫性渾渾淪淪。不識不知。沕沕穆穆。何思何慮。居乎立象之先。超乎成器之外。直猶之杞柳。然至於義。則知識用事。象若立于人官思慮當權。器若成於物曲。乃不猶之杞柳。而猶之栝櫟矣。如謂性為本成之義。義為當體之性。亦將謂

杞柳爲本成之栝栳栝栳爲當體之杞柳耶。本是論性與義平對不得。以人性爲仁義二句。正是明解性猶杞柳二句。人性之無分二句。正是明解性猶湍水三句。人無有不善二句。正是明解人性之善二句。與由射於百步之外三句。正是明解智譬則巧二句一般。且如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爲而後成。猶以杞柳爲栝栳必待爲而後成。豈非性猶杞柳而義猶栝栳乎。人無有不善二句。分明說兩者一般。猶字湍在中間。告子亦不說性惡。只說是箇渾淪的物事。

孟子曰子節。告子其說爲不曾說戕賊。孟子說爲必至戕賊。杞柳可戕賊耳。人如何戕賊得。孟子折告子全在拏住箇爲字。而痛快醒人處。則在爲必戕賊人上。戕賊猶言殺害。試看杞柳做了栝栳。還能再生。

四書第抄定本

卷十五

二

芽否。子謂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栝栳。蓋未思爲時。作何狀耳。夫以杞柳爲栝栳者。將必繩之削之。矯且揉之。殘其天質。傷其本形。今杞柳不復可生活。則以人性爲仁義者。亦殘人之天質。傷人之本形乎。哉。而重仁襲義。從古非之。乃其人未嘗不生活也。人性與杞柳果可同類而共爲之否。此何取譬之不倫也。恐子之言一出。則天下之人。皆曰仁義能戕賊人。于是棄捐元善矣。以羽翼乎綱常。蕩滅直方。誰則扶持乎宇宙。世教民風。殆不知其所終已。其貽仁義之禍。豈淺鮮哉。子能句是話難之辭。將戕賊句。則度其當至戕賊。所以上用乎字。下用也字。手疑辭也。夾辭。此節緊關。只在戕賊人三字。率天下二句。特就戕賊人上。容噤以足上意耳。非所重也。用人字替性字。最醒人外無性故也。

也。

性猶湍水章

性猶節。仍是上章心腸。止是換箇面目。湍水不須戕賊。故取喻意。謂決向東西。何曾戕賊了湍水。以人性爲仁義。猶之乎決耳。亦何至於戕賊。湍字喫緊。要認真。乃旋轉向環。未有所向之時也。當此之時。聽人之所決。決之東。則流而東矣。決之西。則流而西矣。豈其流必於東。而與西分。流必於西。而與東分哉。惟性亦然。夫性在厥初。渾淪耳。淪淪耳。無善無不善。有何定向。惟人之所爲。之人爲善。性亦隨而善矣。人爲不善。性亦隨而爲不善矣。曾何分於善不善哉。其與水之無分於東西一也。故曰性猶湍水也。要知決諸二句。雖論已決之水。正明未決之

四書第抄定本

卷十五

三

水可見人性無分。雖論有爲之性。正明無爲之性。皆因流而適其源也。水信節。此亦只因其言而折之。告子說性猶湍水。謂其無分處相似耳。乃水雖無分東西。而實有分上下。則水未嘗無分也。水既有分。則性亦有分。性之必善。分於惡。水之必下。分於上。一也。然則子曰性猶湍水。吾亦曰性猶湍水。人性之善。卽子湍水之說。而可決矣。無分於上下。子句便是水無有不下。乃人無有不善。與水無有不下一般。然則人性之善也。豈不猶水之就下哉。看來子謂性猶湍水。其說自是。第子之解性猶湍水者。非耳。須知人性二句。且虛虛說。人無有二句。方着實說。正是人性之善。猶水之就下處。告子前兩問皆然。今夫節。正話雖在人無有不善。分部却全憑此節。不然則無解於惡。

入常多之說矣。無有不下者水也。而容或有過額之水。則上矣。甚且有在山之水。則又上矣。此果水之無分於上下耶。則荷之使躍。激之使行。有以使之焉耳。是皆二句直據搏而四句言之。非又深一層。水之性。非能爲搏也。非能爲激也。不能爲搏爲激。而以過額在山爲水之性。可也。蓋水之就下。以天下柔弱莫過於水也。柔弱則搏之不得不躍。激之不得不行。水特不能以自主耳。如遂歸咎於性。將固然者。非性而使然者。顧爲性乎。凡在外之形。能凌逼。能拂亂。令人物不得安其性命之情者。皆謂之勢。勢外來者。性本來者。相反看。人之可使與上。二可使相應。使字只淺說。猶諺云。着他也。若說得太深。作強使之然。則下句便重疊。說不去矣。細玩乃見。如云。人無有不善。宜乎但可着他。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五

爲善矣。乃亦可着他爲不善者。豈其性亦有不善者哉。蓋其性爲勢所使。猶水爲勢所使故也。問性爲勢所使之。實曰。內之欲出而與物搏。而勢成乎外。外之誘入而與心搏。而勢成乎內。此與搏激之勢。何其由是真性。既壞而爲仰從之斯人也。始可着他爲不善矣。要其初則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一也。謂無分於善不善哉。生之謂性章。

此章從生之謂性說起。孟子妙在不說他然。亦不說他不然。只就他生之謂性一句。層層詰問。而告子曰。然。最後說到必不可通處。告子不復曰然。而生之謂性之說。自屈矣。蓋生之謂性。以生便是性。無二體也。而白便是白。寧有二體。告子既曰生之謂性。則生之謂性。猶白之謂

白。告子得不以爲然乎。夫性有仁義。因有偏全。人與犬牛所自別也。今言性止是生。更無仁義。則性之無別明矣。告子既謂生之謂性。猶白之謂白。則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告子又得不以爲然乎。夫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告子固以爲然矣。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告子亦以爲然乎。夫犬牛之性。猶人之性。者。不然。則羽雪之白。猶玉之白。者。亦不然。羽雪之白。猶玉之白。者。不然。則生之謂性。猶白之謂白。亦不然。生之謂性。猶白之謂白。者。不然。而生之謂性。何得獨以爲然也。此如簾自上垂下。還當自下捲上。告子到此。雖欲自然其說。而不可得。豈待孟子更置一辭哉。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五

五

告子前後數章。只爲生外無性。言性之爲言。邇所本來已耳。乃萬類之本。來止有此氣。凝神發。能覺能動之生。若夫曰仁曰義曰善曰不善。皆生後之所添入。曾是以爲性乎。吾言性。而杞柳之湍水之者。以此告子本意。不在指生是性。只要說仁義善惡。都不是性。

次節。愚謂生之謂性。告子本是坐名直指。猶言告子者。告不害也。正與白叫做白相似。此乃順其意而詰之也。故告子直以爲然。此處全未露出無分別意。第二詰。方說白固叫做白。而三樣白。亦有差別乎。夫羽雪玉。雖同謂之白。試取玉之白。與雪之白。玉之白。而比之。其色寧無差別。而告子強以爲同何哉。蓋以我云生之謂性。誠以性只是生。更無善惡云耳。既無善惡。便無差別。如謂羽之白。不猶雪。雪之白。不猶玉。是白

復有差別也。吾方謂生之謂性。猶白之謂白。而謂白有差別。何以明性無差別。伸我生之謂性之說乎。故亦心異其不然。而姑曰然。若曰質雖各別。色實無兩云耳。

末節。玩然則二字。須牽扯上文方是。如云子謂生之謂性。猶白之謂白。則謂性謂白。蓋可比而觀也。既謂羽之白。猶雪之白。雪之白。猶玉之白矣。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若性只是生生之中。無復仁義。則蠢然胚胎。有何區別。何犬牛生來。其性已不相似。至于人生之性。尤靈秀過於物。與乎。然則性之有善。即生之謂性。而可決矣。問生非性乎。曰。生外無性也。曰。告子何以見非曰。告子但知生之謂生。不知仁義禮智。皆吾之生意也。如莖之辛。醋之酸。豈非莖與醋之生。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五

六

意乎。使告子而知此。雖謂生之謂性。即形色天性之說可也。

告子曰。食色性也。

此章妙處。全在首尾兩句。自相擊應。蓋食色性也。即章末皆非外之說也。告子外義。全憑此句。其下孟子先辨彼我。雖謂同異。歸着在嗜炙亦在外句上。然則義不獨外。即告子食色性也之說。而可決矣。

首節。凡人性之所固有。每于有生之初。甘之悅之。津津然不能自己。而口之於食。目之於色。皆在有生之初。甘之悅之。津津然不能自己。誰不知其出於性者。乃仁至于愛。令人好而自親。正與食色之甘悅同類。義至于敬。令人拘而多畏。不與食色之甘悅同類。惟人與食色之甘悅同類。以故慈愛父母之類。皆自有生之初。甘之悅之。津津然不能自己。

以此謂其在性內。不在性外。則可矣。惟義不與食色之甘悅同類。以故尊親敬長之類。皆自有生之初。未或甘之悅之。津津然不能自己。以此謂其在性內。不在性外。奚可哉。鄉吾謂性猶把柳。性猶湍水。生之謂性。獨置義于性外者。以此下節言仁愛之心。自我而生。故曰內。事物之宜。因彼而生。故曰外。却不知當敬不敬。心自不安。敬亦人所甘而說矣。皆心之生意也。皆性也。

孟子曰。何節。一仁內而義外。告子已自跟食色性也句解了。又問何也。蓋告子只說仁是甘悅的。故在性內。義非甘悅的。故在性外。尚未的指如何是內。如何是外。故問之。告子說。因彼而應者。為外。自我而出。為內。如云。世儒以義為內。豈以義至於長長。而長之者。我遂謂有長於我。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五

七

耶。不知長之者。我。而所以長之者。非我也。特因彼之長。而我長之。正與彼白我白。從其白於外者。相似。如必以內仁者。內義亦將以彼為內耶。有。固有也。天性中。原有長長之理。今日感於長。而長之。是非有長於我。告子本意。在外義。仁只帶說。所以此節專明義外。長因乎彼。而我。不與乃義與適。莫相反。義之妙用也。告子特不思其由。中山耳。曰。異於白節。凡人之用情。無異者。與彼有異者。與我何則。無異者。槩而施之。或者聽之乎。人有異者。擇而取之。將必酌之乎。已也。惟有白馬之白。初無異於白人之白。無所區別。斟酌果是從其白於外。謂之因彼而生可也。若夫長馬之長。豈無異於長人之長。此其區別者。斟酌者。誰初非從其長於外。謂之因彼而生可乎。長長異於白。白。此我之所

謂也。且子謂義在長者乎。抑在長之者乎。如謂義在長者。第云彼長已足。子何以必曰我長之也。既曰我長。明乎義之不在彼矣。尚可謂彼長我長。猶彼白我白。而曰義外非內乎哉。白馬四句。是辨長之屬我。且子二句。是辨義屬長之。話作二層。故用且字轉下。然長之既屬我。而義屬長之。則義亦屬我而非外矣。意實串落而下。所以下節告子。只辨長之屬彼。

曰吾弟則節。此又因上長馬長人之異。而生議論。言長馬長人雖異。而長人則無不同者。信乎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故謂之外也。而豈與仁同乎。悅心所欲也。愛之異。自我而轉移。是心之欲愛。爲我長之同。隨長而順應。是心之欲長。爲長。不。平。言欲長的心無異。當屬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五

八

彼與欲愛的心有異。而屬我者不同。誰可謂仁內義亦內哉。

末節。告子以長長之。不異外義。故又舉不義之類折之。如云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於人固有然者矣。乃譬秦人之炙。無以異嗜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如以長長無異。而遂謂之在外。然則嗜炙無異。亦將謂之在外與。其如子食色性也之說何。

孟子子問章

須知此章機軸。自上章而來。孟子子見告子以長長之無異。辨義之外。而爲孟子所屈。其心蓋曰。惜哉告子義外之說。自是特其所長。長無異。處論之。乃爲孟子屈耳。所以就長長之異。辨義之外。孟子即就長長之與辨義之非外。末節機軸。亦自上章而來。蓋告子以長長無異之說。屈

季子欲以長長之異伸之。孟子以飲食之無異辨義之內。公都子却以飲食之有異辨義之內。大抵理到透徹處。縱橫說之皆可。此無他。義根於心。異同原非所論故也。辨難處。重所長在彼。敬弟則敬。夏日飲水到底只是辨明吾敬二字。通章以吾字作主。吾字即是內字。孟子子說

孟子何以謂義內。公都子說。義主於敬。敬爲吾敬。在性之內。則義爲吾義。在性之內矣。孟子子說。如使敬爲吾敬。自當無時不在。乃伯兄之敬。可移之而敬鄉人。是伯兄之敬。有時而不在矣。安見敬之爲吾敬乎。孟子說。伯兄之敬。移之而敬鄉人。特以鄉人在賓位之故。與叔父之敬。移之而敬弟。特以弟在尸位之故。而伯兄之敬。無時不在。安見敬之不爲吾敬乎。孟子子說。叔父之敬。可移而敬弟。正如我所敬在此。所長在彼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五

九

之說。安見敬之在吾。而謂義不在外乎。公都子說。冬日之飲湯。可移爲夏日之飲水。其與叔父之敬。可移爲弟之敬。一也。如以敬可轉移之故。而說義在性外。亦將以飲可移之故。而謂飲食亦在性外耶。彼告子曰。食色性也。何以稱焉。章內伯父鄉人叔父弟。皆與吾字相照。季子謂敬因伯兄鄉人叔父與弟而施。雖謂伯兄鄉人與弟之敬也。吾何與焉。即告子彼長我長之說。大抵孟子子內義。謂敬根心而有也。孟子子外義。謂敬緣物而動也。不知緣物而動。正爲根心而有。如麥舍生意。逢春乃長。枯木逢春。亦能長乎。吾儒一貫一體之說。即此可認實際。孟子子可謂與辯爲鬪。不知其非矣。

行吾敬二節。此章先要認吾敬二字明白。非謂我心起敬。便是吾敬。

義至於敬生。性中原有此敬。是吾敬也。特因人而行。非待人而有敬在內也。義豈在外哉。

鄉人長於節。鄉人句。接上節敬字論也。敬有從吾之兄者。亦有長人之長者。今日伯兄則當敬矣。鄉人長伯兄一歲。則亦當敬矣。問誰敬者。問所敬誰為最也。非謂有敬有不敬也。曰敬兄。敬兄為最也。言不以鄉人一歲之長。殺吾克恭厥兄之敬也。天顯之倫。豈鄉人比。僅長一歲。其敬兄必矣。須知誰敬誰先。皆逆知答必如下。問何不直言敬伯兄乎。敬鄉人乎。而必言鄉人一歲之長何也。曰鄉人若無一歲之長。則伯兄之敬獨隆。不須問矣。又問鄉人賓也。即無一歲之長。亦當先酌。何以曰所長在彼。曰先酌。既屬鄉人。則一歲之長。仲矣。是長之也。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五

十

公都子節。步步回顧上節。即妙。內外。就在不在上分。末二在字。與惡在的在字相應。自敬叔父至敬弟。只是照上節。鄉人長至先酌。鄉人句。說箇比方。孟子提醒季子處。全重子曰惡在以下。在位故也。解上句惡在二字。言在敬弟者。特因弟在尸位。故移其敬叔父者。敬之而敬叔父之心。則未嘗不在也。其下曰在位故也。便見非以敬伯兄之心不在之故。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妙在隨聲附和。自家不添雙字。全重庸字。庸者常也。無時不然也。伯兄之敬。無時不在。特以鄉人斯須在位。故先酌以致敬耳。而敬兄之心。即先酌鄉人時亦在也。伯兄之敬。豈非根乎天性。須臾不離者哉。而敬之為吾敬決矣。故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賓位豈久居之位。直一宴會之頃。正與弟在

尸位一般。故曰斯須。

季子問之節。言位在外者也。敬因位而轉移。是亦在外矣。非吾本有之敬矣。不知位在外。時亦在外。如以因位轉移者為外。亦將以飲食之因時轉移者為在外耶。而何以曰食色性也。飲食在外。說嗜味之情。如食色性也。註解作甘食悅色是也。以上五章。皆性善之說。然皆因其辭而攻擊之。尚未明言性善。下章始為公都子明言之。

公都子章

全重情善二字。問孟子只以情善驗性善。便了。却于為不善非才之罪處。分剖甚詳。何也。曰性動于心。曰情動于事。曰為三者相須而生。是一套話。彼三說却不專言性善。正因世人之為。每每不善。遂欲歸罪于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五

十一

性中之才。曾不思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之善。人皆有之。則仁義禮智之性之善。人固有之。善為性所固有。則性中之才。安有可為不善者。若夫為不善。至于與善相去之遠。乃人自不思之罪耳。性之才何罪焉。粵稽孔子詠詩。以性善決情善。則情善可驗性善。明其彼三說之紛紛。尚足與之置辨哉。三說各隨所見。不親大全。然亦各有一段道理。神而明之。謂其一為天命之性。其二為相近之性。其三為不移之性。可也。但孟子本意。要人認取真源。勇猛直復。如此節取。又予以逡巡推委之藉矣。故但曰性善而已。

公都子節。章首三說總說。都不專言性善。告子謂人性與太虛同體。止是生之謂性耳。何善何惡。一無所有。

或曰性可節。此須與告子節有分別。彼說性。是空虛無有的物事。此言性。是遷徙無常的物事。須合說。言不專可以爲善。若只說上行下效。有何意味。須歸着在性上。爲是。夫民有所好。皆出乎性。君有善暴。而民之好隨之。一何所好之無常哉。則以在天爲氣。在人爲性。而氣浮游摩盪。原是變動不居的物事。以故凝而成性。亦復如之。彼一民二君。善暴惟所轉移。特浮游摩盪。變動不居之成象者耳。文武之民。與幽厲之民。皆周氏非異世也。

或曰有性節。有性善二句。亦合說。言性不一。一。專言性不善者。固非。即專言性善者。亦非。二氣五行。雜揉萬變。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故天生性善者。固有。天生性不善者。亦有不專爲善而已。三項極言他善。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五

七

不善不可變也。極言何意。要見其出於性也。凡善不善。自有生後添入。其根基淺。其轉移易。惟自天性中帶來者。如水之寒。如火之熱。移易他不得。如以堯舜爲君。則又極尊矣。極善而乘極尊之勢。天下當無復惡人。即不然。亦宜無極惡者矣。乃當其時。仍有如傲象之極惡。曾不能少損其惡也。況善未如堯舜。未至爲君者乎。下倣此。以此推之。則凡善者。惡者。善惡雜揉者。都是自天而定。其誰能移之。故曰有性善。有性不善。家之宗子。又爲國之共主。

乃若節。情與爲不同。爲猶可勉。未必盡出于性。至于喜怒哀樂等情。都是自然的機織。其自生機流出。必矣。天下豈有情外之性哉。故性在未發。吾亦烏知其善。乃像他性動。爲情。每每善念油然而則。可做得善事。

性之本善可知。乃吾所謂性善者也。如芽有生機。即却教有生機所字。指情說。情自性出。以生理。必能萌動也。爲自情出。以意念。必有舉動也。情可使爲善。則性可使情善可知。可以二字。要說得輕活。以之爲善。要亦未爲不可者。緣下節尚有爲不善者。須如此說方妥。問乃所謂句。無性字。何也。曰。乃若其之。指性而言。故此句不復出。

若夫節。爲不善之爲。與上節可以爲善之爲。相應。言情原可以爲善。却亦有不善者。不盡可以爲善也。爲作事也。作事必用本領。故變文曰。才。才即性中之良能。即性也。非才之罪。且虛虛說爲不善。與才無干。完足上節便了。若如物欲陷溺等語。却涉下不思不求意了。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五

七

有便知仁義等固有。便知人爲不善。由不能思。而盡其才。到底是一路話。惻隱羞惡。恭敬是非。皆情之可以爲善者。如有惻隱之情。可做法。濟天下。的事。有羞惡之情。可做法。一介不取。的事。之類是也。今日性善言人性皆善也。故此節論人情之善。亦曰皆有。善一也。從其藹然者曰仁。蔽然者曰義。肅然者曰禮。惻然者曰智。試思人當惻隱時。其心有不肅然者乎。當羞惡時。其心有不蔽然者乎。當恭敬是非。時。心有不肅然者乎。然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非即仁義禮智而何。一物而兩名。惡得分之爲兩也。此處仁義禮智。且只是箇善字。至我固有之。才明屬之性。仁義禮智。至固有之也。須知全從上文看出。乃見成的說話。固有即自四皆有來。夫性者。情之藏其體。情者。性之效其用。其實情即

是性非兩物也。茲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善。既爲人心之情所皆有。因知仁義禮智之善。必爲人心之性所固有。而豈由外鑠我者耶。鄉使仁義禮智。必待可慙可隱。可羞可惡。可恭可敬。可是可非之事。感觸而後有。如火自外烘。金從中流。是由外鑠我。非我所固有矣。非由外鑠我。乃分割之辭。緣此處仁義禮智。乃據情動時言之。情待感而動。恰似善待感而有。如火之自外鑠金者然。而非然也。吾性之中原有此仁義禮智。其動以感。而其有則不以感也。思之爲言。乃省于獨覺而克治之思。卽求也。學庸所爲慎獨。皆然。孟子一生得力處。全在此字。故言之不一而足。如居下位。章思誠者。拱把章弗思甚也。欲貴章弗思耳之類。皆是。玩爾矣字。則弗思句。只是足上句之辭。言其爲不善。特弗思耳。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五

西

不可謂仁義禮智非固有也。故曰以下。自仁義三句看出。求卽思。舍卽不思也。善爲我所固有。故纔求便得。惟舍之則失之耳。或相信從二句。只是把舍則失之。說到極處。言其失也。或去得而倍。或去得而徒。甚或去得而無筭。此其失可勝紀哉。乃其失總自不思而來。有才而自不能盡才。曷罪焉。

詩曰天生節。歸結在詩與聖言上。與前三說相照。若曰衆言淆亂。折諸聖。彼歟。又何暇一一與之辨乎。道體無他。心體便是。知心體卽知道體。與上孟迨天節同。夫秉彜之中。則與物俱自然。好是懿德。此蒸民之心體也。詩人之見及此。豈非知道者哉。何謂物。蒸民之形色是也。卽此蒸民之形色。卽有恰好的生機。若指式之不論越則也。是乃蒸

民之恒性在我把握中。世豈有無懿德之蒸民哉。惟其有之。是以好之。第一故字。頗難分曉。細玩承詩辭而言也。言惟詩辭如此。故有物云。則與物俱。則恒性當身自有。與在手中相似。故曰秉彜常也。恒性也。若非情自性出。而何懿德之好。由于民秉之懿也。我之以情善驗性善。豈臆說哉。

富歲子弟章

富歲牛山二章。申明上章。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無非爲性白誣。以完今日性善之意。此章首節。且就凶富子弟上分割。非降才之殊。其下言變來惟同類。故其才相似。因推凡同類者。其才舉相似。乃人與人同類。卽聖人且然。何獨疑其才之不相似乎。夫惟聖人與我同類。以故足相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五

孟

似因而履相似。推而口於味。耳於聲。目於色。無一不相似者。豈其心之然理義者。乃獨不相似耶。心之所然相似。則才之相似可知。故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看孟子得手處。全在同類二字。

首節。此亦一子弟。彼亦一子弟。祇因凶富異歲。遂致賴暴爾殊。此與天之降才。有何干涉。乃生計逼迫成妄念。妄念陷溺了本心。使之然耳。如以爾殊歸於才。而才自天降。生而定之。豈其富歲降一才。凶歲又降一才耶。爾然俱訓如此。陷溺其心。以何爲所。饑寒生非心是也。人心自起。而陷之使卑。人心自潔。而溺之使污。以此爲之所矣。

今夫節。此節本借人所易曉罕譬。首節若只把變來細講。便覺礙而難了。從掛種說起。何也。大鈞之播群生。猶農夫之播麥。麥如變麥。猶



而不種。則無以驗其才。種而不播。則無以驗其才之殊與否也。分而有之。渙而植之才之爾殊耶。不爾殊耶。居可知矣。必言地同時同何也。不如是。則雖播種而耨。而才之殊與不殊。仍自錯雜而難明矣。播種淳然二句。皆未了語。淳然句。與播種句相應。言其播種而耨之也。若地同時同。則其淳然而生也。至日至皆熟矣。淳然句。粘帶下句。言自淳然而生。以至日至之時。日至皆熟。正驗難麥之才相似。雖有不同。以下則辨其不同。與才無干也。不同。間或不皆熟也。此節若只與上節比同。有何意味。本意在引起下節類字。若曰都是難麥。故相似若此。若與來牟雜種。則不相似矣。

故凡節。承上言難麥之才相似如此。推其類同故也。故凡同云。舉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五

六

與凡字相應。獨字自舉字生。此章二獨字與。是孟子醒發人處。何獨句。決言才相似也。聖人句。則原其所以相似。同類以物言相似。以才言同類。何故相似。只思類何自同。自知才合相似矣。蓋大鈞以真精播物。其間機緘千變。從此毓爲色象。亦各如其機緘之變而止。以故色相之空質相若。則真精之良能亦相似。如鼠之才。皆能穿牆。獮之才。皆能升木。凡此同類才舉相似。自古及今。未或一置疑者。何獨至于人而疑其才之不相相似乎。則以聖人亦與我同類故也。此節重講。只在聖人一句。必言聖人何也。極言之也。若曰普天之下。無一人不同類也。故龍子節。此章孟子言語有味處。全在類同。故才相似上節。且繫以天下之物例之。此下又就一身之內。同類無不相似。引起至於心數句。

而才之相似益決矣。自故龍子至同美焉。沒要緊處。費了許多話說。只要振起一箇獨字。孟子曉人痛切處。正在此。此節說話。俱自不知足三字換出。留做却不至爲贅。卽此是履之相似處。卽此知天下之足同矣。蓋人與人同類。則足與足同形。足與足同形。則履與履相似。卽不知足而爲履。亦何至於爲簣哉。過下云。夫足與口耳目。皆人之賁存於一身者也。足既以人之同類而同矣。然則口耳目。猶不以人之同類而同乎。屢而爲簣。言其不似履也。只是傳履。以足同。不是以屢爲味聲色之類。

口之於味節。易牙句。只足口之於味。有同嗜意。卽此便是天下之口相似。其性不與人殊。凡以人與人同類。非若犬馬與我不同類故也。其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五

七

下只是一反一正。以明其決是如此耳。問憑何而決。曰。憑天下皆從易牙。同類二字。乃數節關鍵。故特出若犬馬句。乃提醒章旨之法。易牙師曠子都。在嗜好與人相投中。皆天下第一流。語脉自聖人字來。惟耳節。此下節節。要記得同類。亦然字。要說分曉。言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亦如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則是天下之耳相似。亦如天下之口相似矣。上節反覆口之於味。甚詳。故此節從省。惟目節。至於子都二句。須說亦如天下期於易牙。期於師曠。方見亦然之意。不知子都二句。足上句耳。言設有不知者。必其無目者耳。焉有有目而不知者。正是天下莫不知其效。故曰節。口之於味六句。須合。此方振起獨字。又須跟同類說來。方合

本旨。如云吾人由心而口而耳而目。有一非此身之所賡存者乎。茲而口於味耳於聲目於色皆以同類之故。有同嗜同聽同美之所。乃至於此心獨不以同類之故。有同然之所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理義正應上所字。須發出理義如何是同然之所。其根因則自類同而才同來。同類之人在心渾是生機。自生機之即心而具也。井然有條。其名曰理。自生機之從心而流也。截然得宜。其名曰義。問先得之說。曰人心自有理義。但氣拘物蔽。或有不盡然者。惟聖人清淑。間值物累消融。生而與理義相符契。豈不甚早。而聖人所然。人未有不然之者。懿德之好。無殊也。何也。聖人與我同類者。故理義二句。玩故字。從上文看出。是見成的說話。惟我心之所同然。聖特先得之。則謂聖心之所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五

六

然非我心之所然。不可聖心之所悅。非我心之所悅。不可。然則理義之悅我心。其猶芻豢之悅我口乎。心自才生。心之所然者同。則才之所降可知。

牛山之本章

此章先把人心與山木。分作兩大比。平平對去。恰似一般。無輕重。然意在引起末節。惟字。言人心在所養。與山木一般。而人心難與養。不與山木一般。以見養心不可不密耳。章皆歸重在末節。爲是大意。云人心已放之後。猶有幾希。如山木已伐之後。猶有萌蘖。猶思旦盡之又特。以致不遠禽獸。如牛羊之又牧。以致如彼濯濯。然則得養無物不長。失養無物不消。山木與人心一也。乃心之爲物。獨以神用。得失消長。間不容髮。

操舍存亡。迅不及瞬。孰測其出而亡。入而存之時。又孰測其山乎。外乎內之鄉。夫固物未必然而惟心爲然矣。自非念念惺存。時時收攝。安保得者之不隨失。長者之不旋消也。誠凜凜于孔子之言。養心其可以不密哉。

牛山節

牛山無材之誣。人所易曉。特舉以起下節。牛山曷嘗無材。

其至於無材。自是斧斤繼以牛羊之故耳。人遂以爲未嘗有材者。豈其然乎。此節正話。全在斧斤繼以牛羊。以致濯濯。人見以下。只是回顧牛山之未嘗美。先上意耳。嘗。曾也。追論之也。嘗美。昔曾有材也。人以爲未嘗有材者。誣矣。二嘗字。正相應。但見今日無材。遂謂當日無材也。郊於大國。言牛山爲大國郊。斧斤入山林。亦是常事。但郊大國而斧斤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五

六

伐之。則斧斤日尋。伐者衆矣。語意重郊大國。下節。且旦而伐。本此。是此也。謂山木也。其猶他也。非無二字。有意。言生意不以見伐而遂絕也。此節。此豈之此。緊頂未嘗有材。下節。是豈之是。緊頂未嘗有才。

雖存乎人節

雖存二句。直骨至節末。幾希復生。正以存乎人者。原有仁義之心故也。末節是豈句。回顧之也。人之情。本非無仁義之心者。而豈其未嘗有才哉。七其字。俱指存乎人之人言。雖字。承山木來言。

山木固必有材。雖存乎云。左傳叔向曰。雖吾公室。今亦幸世也。雖字亦如此用。仁義是生機。伐之是殺機。客情物累。日月日削。致成賊其生機。是殺機也。與斧斤且旦之伐何殊。自日而夜。構闢暫息。机巧暫忘。已放之良心。不無潛滋而暗長者。以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良

心發見與人情不相遠處。尚有微茫之存。端倪之露焉。則以存乎人。養原有仁義之心。故有根之管。即已彫已琢。未遂漸滅無餘也。日夜自目而夜重夜字。且晝自旦而晝。重晝字。夜靜故能息。生機晝動故能萌。生機靜則休息而清。動則紛擾而濁。況至人真修。雖動亦靜者乎。此主靜所以立人極也。前言放其良心如是之伐。已自是枯亡了。至此且晝之所為。依然紛擾而昏濁。是枯亡之後。更復枯亡。與斧斤繼以牛羊相似。此一有字。當與好辨章。邪說暴行有作之有。俱作又字讀。即此便是枯之反覆處。然則自日而夜之清氣。豈復有存乎。向也好惡與人相近。至此而與禽獸相近矣。平且句屬下。則字緊。雖有幾希。即有枯亡。若如桎梏之枯。良心有所係。緊不能自脫也。心害如旦旦之伐。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五

三

詎不已甚。而夜氣之幾希。猶有存者。直至枯之反覆。然後不足以存耳。須識反覆字。言若非反覆。豈至全然無存。全是昏濁之氣。便與禽獸近。幾希以後。極言本心之冤枉也。已不能生。而彼自生之。彼生之而我又亡之。猶謂心無才哉。如真以為未嘗有才。亦將謂牛山未嘗有材耶。山無好惡。故曰性。人有好惡。故曰情。故苟得其養節。問此節。言凡物惟在所養。其意何居。曰。見其與天之降才無關也。末節再緊一步。說人心之得失消長。其機獨神。非可與衆物槩論者。而謂其不在所養哉。此節全要看得故字分曉。夫物天生之人養之。天人若互執其權焉。或遂疑得養亦未必長。而其消不盡由失養矣。試即山木之所以濯濯。與人心之所以禽獸者思之。是天之於

物。無息不生。即既伐既放。而其機猶有存也。若得其養。寧復有不長之物。其或不免於消。自因人之失其養耳。天何故焉。此處天與人兩犯比肩。須如此分剖。方知喪心皆人之罪。須知得養不是毫有增益添入。第任其自然。便是如日夜之息。雨露之潤。何曾費人力。孟子所謂直養而無害。便是。

孔子節操。不是把持。死妄念便是舍。不是不把持。有妄念便是。但未可明露。二則字。緊緊相跟。歸善在舍則亡上。出入句。即從操則二句看出。莫知何。即從出入句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此之謂也。其嚴乎。此節。操則四句。輕輕虛說。只真誠惟心句。要發山所以操則存云之意。意謂。毫忽之間。心不在焉。神已不居其舍矣。危哉。養心。如執玉捧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五

三

盈可也。

無或乎章

通章。見人主常要親賢。首尾二智字。皆性靈也。首以今之所至。尾以初之所稟。言連用三箇吾字。慎毋忽略念過。乃剖白或字根因也。第三節。再設一譬。其意何居。以第二節。雖設一譬。仍有可或處。何可或也。蓋孟子責難陳善。善納。如奕秋然。其見王雖罕。乃竟無如王之有萌。故可或也。詎知寒者之衆。入乎王之心志。浸漬薰陶。習與性成。即孟子見王之際。已自心移於寒者。如鴻鵠之將至。然夫不專不致。自小數且不若人。況於智歸之大德乎。無或節。何或也。有孟子。而王猶然不智也。智非意識。乃性靈也。君

德只此一字盡之

雖有天下節。此節要發得無或二字明白。雖有字而語脈自無或來言。雖天下易生之物。且不能以一日之暴。勝十日之寒。而使之生。况王心之智。豈易生之物之比。顧能以吾見之罕。勝群小之寒。而達其萌乎。如是而猶或乎王之不智也。將明哲皇皇。更易於天下易生之物耶。易生而曰天下。世無如其易生也。暴陽和能生育。寒陰慘能肅殺。正人養之以理。亦生機。邪人誘之以欲。亦殺機。人也物也。上也下也。似分不分。皆一氣交通無間。吾見二句。不是兩件。言我見其然。其餘許多日子。皆群小寒之之時也。譬之果日。嚙出經旬陰雨。乃相足之辭。仁知無二物。故靈機之微。亦謂之萌。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五

三

今夫節。小數與易生之物同。語脈仍自無或而來。夾須算計。故曰數意一而無所分。曰專。精殫而無所餘。曰致。一心另有一條心。分其聽之心也。都是面對奕秋時話。正狀吾見時王心。為因也是此人。也其指此人而言。智弗若。在弗若之矣。前一步。問此固生來聰明弗若。故今奕弗若之乎。只用非然也三字。自答其問。便不再說就裏。多少涵蓄。而有餘味。為是其智二句。應無或乎王之不智句。為是句。似武者口語。非然。則斷其無可或也。借奕秋語王也。

魚我所欲章

此章本為苟受萬鍾者發。而論舍生取義。娓娓凡六節。有魚熊掌之罕。譬有欲惡甚之推原。有行乞人之譴。佐非故詳于客。而略于主也。以提

醒貪味之人。全在舍生取義之際。故其說之也詳焉。若曰異哉。若人。豈其于魚熊掌之味。不知其孰美耶。豈其于生死義之分。不知其孰甚耶。豈其于行乞人之節。不如其廉。而甘出其下耶。孟子不是教人舍生。正因人為富室等。苟受萬鍾。故覺之曰。人之本心。連身死。不顧。今乃以身外等富室失之。何哉。

魚我所欲節。須知開口從魚熊掌說起。而兩股對舉。意思何在此。見人之舍生取義。乃人之本心。情願如此。自欲自擇。自舍自取。直與舍魚取熊掌一般。非孟子教人如此也。若曰這箇正如那箇。若把上股只作引起之辭。失其旨矣。二三四節。反覆說舍生取義。只為義如熊掌。魚我句。言本意原不舍魚。熊掌句。言我之欲熊掌。猶之欲魚。豈其獨取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五

三

熊掌也者。第二者云。下比并同。不可得兼。乃所值事勢。不能兩全。得此必須失彼。後半節。要扯前半節。方得取喻之意。生亦二句。與我之欲魚亦欲熊掌者一也。如謂不可得兼之際。不舍生取義。何以舍魚而取熊掌。此處且留甚字。勿露。所欲有甚節。玩二甚字。非只謂理當如此。乃言舍生取義。是本心情願如此。非忍死而博名高也。此節生亦我句。自上節生亦我句來。言既說生亦我所欲矣。則所欲不獨在義矣。却乃舍生取義。不為苟得者。以生與義。雖皆可欲。而義之可欲尤甚。如熊掌之可欲甚于魚故也。死亦句。又接生亦句來。生既亦我所欲。則死亦我所惡矣。義生之根也。故舍生取義。歸根而已。

如使二節。此二節深明舍生取義只爲欲惡有甚於生死也。承上甚字說。如使欲惡無甚於生死。則人是那樣的欲生。那樣的惡死。豈以義之故。而有不用不爲乎。其如彼欲生惡死。而有所不用不爲者。只爲欲惡有甚於生死之故耳。醒人處。全在拈起生死要緊來說。而舍生取義。以欲惡有甚於生死之故決矣。二何字。正應二凡字。是說得生死重大之狠處。下節生字。要知是凡可以得而何不用之生。避患字。要知是凡可以避而何不用之患。如此重大。若非更有甚者。人豈有舍而取之者哉。生字要重看。言只爲所欲有甚。故雖所重如生人之欲。宜何如者。猶然有不用時也。辟患倣此。有字活。非全不用不爲也。問假令欲惡果無甚于生死事如何。說曰。若人雖欲義惡不義。而猶出生死下。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五

孟

或僅與生死等。是欲惡無甚於生死矣。

是故所欲節。欲惡甚於生死。從舍魚取熊掌推出。人皆有之。又從欲惡甚於生死推出。蓋人情何等欲生。何等惡死。而欲義惡不義。更有甚焉。又安有無是心者。世豈有不甚嗜熊掌者哉。看來皆字。從甚字來。一直說下。所以節首用是故字。既甚可欲。誰不欲之。既甚可惡。誰不惡之。彼仁人從容而就。志士慷慨而赴。特勿喪此同然者耳。

一簞節。一簞四句。言爲物微而所係重也。得生失死。而嗟嘽相待。此正生與義不可得兼之時。而弗受弗屑。所欲有甚于生。所惡有甚於死。故也。乃行道之人也。而弗之受。乞人也。而不之屑。豈不人皆有之乎。

萬鍾節。此節全要與上節相形說。夫一簞一豆之微。卽行乞不受。嗟

嘽辨禮義也。至於萬鍾之多。却乃不辨禮義而受之。夫簞豆雖微。而得生失死是我生將絕。而一豆能續之。我生本足。而簞豆能延之。簞豆誠於我有加也。今茲萬鍾雖多。而平居無事。雖得乎此。我不藉之而生。卽失乎此。我不因之而死。豈若簞豆之於我有加乎。乃受之不辨禮義。會不若行乞之嗟嘽。何爲者也。毋乃自我而外。如官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得我其用甚鉅。未易取盈。而萬鍾之多。庶有加於官室妻妾。窮乏而姑苟受之與。只說波爲身死。却其嗟嘽與者。此爲外物。受其非禮義者。似亦足矣。而必先出簞豆萬鍾字。而其說云何。蓋人之彼却此受。大抵從多寡上起見耳。乃簞豆雖寡。實有關於身死。萬鍾雖多。僅足資乎物外。卽謂簞豆爲輕。萬物爲重。亦將爲身死爲輕。外物爲重耶。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五

孟

顛倒迷謬。至于此極。真可謂大惑不解者矣。人情處危迫中。一切矜悅之念消釋。而清明時露。故生死頓能自決。迨晏安之日。然後計及官室妻妾所識窮乏。擾擾萬緒起矣。故苟受萬鍾。人情見多寡。不見輕重。

末節。鄉爲六句。辭煩不殺。深怪之也。鄉爲身死之故。其受似不可以已。然且皆已之矣。今茲爲此三者。豈亦不可以已乎。此乃本有不受之心。而還自失之。以故可已而不可已耳。借曰不然。鄉爲身死不受者。何心哉。重本心字。不重失字。若曰非彼本無良心。夫生也。而以所欲有甚於生之故。舍之。豈人之所欲。反無甚于官室之美。妻妾之奉。窮乏之得之得耶。死也。而以所惡有甚于死之故。甘之。豈人之所惡。反無甚于

宮室之美妻妾之奉窮乏之得之失則鄉爲節須同顧上文甚字

### 仁人心章

爲學問不求放心者發而末節。即從前二節悟出。不必他求。夫學問之求仁義人皆知之。乃不知仁義之爲何物。則雖終日學問。要亦不得其道者耳。而仁何物乎。即入之心。而是義何物乎。即仁心而行之爲路者。是彼有舍其路。非放其心。曾不若雞犬之知求者。其可哀爲何如也。乃今知心之外。別無所爲仁仁之外。別無所爲義義之外。別無所爲學問。第能求其放心。而仁無餘矣。學問都無餘矣。真學問之道也。尚可以他求乎哉。試思我自有心。而任其放去。豈不枉讀萬卷書。空問五車字耶。須知孟子本意。不怕人丢了仁義。只怕人丢了人心。此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五

夫

章步步相生。極爲直截。言仁義只是人心。人心何可不求。所以學問之道。只一箇求放心便了。路字緊粘在心字中。義所以實踐乎人心。即存入心之實際也。如謂義非人所當行。將人心亦可無存乎哉。衆庶里里迷其本覺。但怕身死。不怕心死。不知心死尤甚於身死。故歎其可哀。以深惕之。道字直訓要字不得。道猶路也。乃學問所向往處。與天下朝覲。皆以京城爲向往處相似。然而學問之事多端。乃向往處。只一箇求放心而止。大註不曰道。而曰要者。以此。心如何是放。凡一切念慮紛雜。意向差謬處。皆有飛揚馳騁之意。似把本心走了。大學以四有所爲。心不在是也。末二節一字不復及義。非略之也。義只是仁心之見于事。仁外更別無義也。

### 今有無名之指章

爲屈其心者發。昔每疑人縱能伸無名之指。誰去不遠秦楚之路。玩其語意。乃假設論指之辭。而作論心的影子也。言外若曰。指之屈。屈也。心之屈。亦屈也。其不若人。蓋相類也。況指之屈。非疾痛等事。心之屈。神索氣餒。應用悉乖。則疾痛等事。指之屈。而求伸。必須不遠秦楚之路。心之屈。而求伸。則不屈方寸之間矣。於指知惡。而於心不知。是尚爲能知其類也乎。看如有能信一句。方是不信者。不若人處。不若人者。即不若此人也。若大家都不能信。何不若人之有。余謂一箇指不若人一箇心。不若人分明描虎同形。即此便是類了。不知類者。言同類的。猶然不知。甚言其心之愚謬也。而註却添入輕重兩字。似非類之正解。只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五

毛

于文未補出可也

### 拱把之桐章

拱把非若合抱千霄。極狀其輕微也。取而比之吾身。奚啻相懸。然而苟欲生之。必欲養之。苟欲養之。必知所以養之。其愛此桐梓可知也。乃執此愛桐梓之衆。而詰之曰。若何以養若之身也。有不撫心而茫然者乎。蓋至于身而不知所以養之矣。豈愛身云云。甚字血脉。自拱把之桐梓來。驅命之重。靈俟深思。向非彼昏罔覺。不知思爲何物。靈至倒置重。輕令出拱把之桐梓下哉。養之所以引而不發。只從旁疑訝感歎。教他自家索取。凡人情在別處。或知點檢省念。獨至自家身上。毋論不能深思精思。即求其稍知點檢省念。亦不可得。蓋此心與此身。日相習

抑日習日玩日狎日忘故也

人之於身章

此章語意歸着處。只在養小必然失大一句。蓋世人營營逐逐。日惟養小是務。彼蓋曰。我身非此不生活。故養之也。却不知此身之中。更有貴而大。此特其賤而小者耳。養其賤而小者。即失其貴而大者。必無得兼之理。故其人與其養俱小。而謂之不善養也。古人却嗟來。餓首陽。祿之以天下弗顧。只爲此處看得分曉。通章要看首尾相應處。言人身當兼所養。即尺寸猶然。而養小乃爲小人。惟其失大故耳。如使無失。則尺寸猶當兼養。况口腹哉。

人之於身節 首三句是設疑以起下文。愛養申下。尺寸只足兼字。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五

无

宜一氣做。身生愛。愛生養。兼字。自身字來。已字。同顧身字而已矣。三字。要想到有着落處。蓋尺寸無遺。本以已之身。何彼何此。是其當兼養處。固于已之身取之矣。而善不善可考。仍以已之身。有輕有重。是其不當兼養處。亦于已之身取之耳。假如當兼養處。于已之身取之。而不當兼養處。不于已之身取之。却是他有所取。下不得而已矣。三字。考者。較量而別其善否也。

體有貴賤節 上節言考善不善。只於已取之。此節言在已之體。原有貴賤。小大。養小則爲小人。而其養不善。養大則爲大人。而其養善矣。考養之善不善者。豈不於已取之。體字。緊接上節已字。二有字。自上節兼愛生。夫已之體。雖所兼愛。乃其中自有分別。虛明之體。能起萬類而

其他。則役于物而賤。靈通之體。能參三才。而其他。則局于物而小。貴賤

小大。差等。攸分。養小必且害大。養賤必且害貴。勢有不可得兼者。養體者。慎無陷其害。可焉。蓋人具一體。體成人非有兩也。養其體之小。則其人亦渺焉小矣。惟養其體之大。其人始巍然大矣。不惟養道以之分途。而且人品以之懸隔者也。詎可以小害大。以賤害貴耶。看來上文善不善。非兩平話。蓋謂人身雖當兼養。其中却有不善者存。非謂既當兼養。不問養什麼體。無之而非善也。觀今有場師四節。通就不善一邊說去。可見養其小者。二句。當抑揚重養小一邊。至于下章。却重從大體爲大。一邊矣。不可執一而論也。露二害字。爲後面失大張本。而口語且輕輕說。養在知擇。引養其小者二句。至下三節。方是着實說。養小必至害大。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五

无

今有四節。此四節。深明養小之爲小人。只因養小必失大也。飲食之人。便是養其小的樣子。人皆賤。便是爲小人的樣子。此是當場正話。場師很疾二節。借喻以起此節。末節。反言以足此節。夫體之小者。亦吾所謂兼愛兼養之體也。而養小。即爲小人者。何哉。試觀場師養植棘之賤。必舍梧櫟之貴。以養之。則併其場師而賤矣。又觀人養一拊之小。至失肩背之大。而不知。則併其人而很疾矣。此無他。養賤小。必失貴大故也。彼飲食養小之人。人皆併其人而賤之。與賤場師很疾人等。豈非謂其養小以失大哉。向使飲食之人。不至失大。則尺寸之虞。猶當兼養。口腹豈止是者。而何養之。即爲小人也。

釣是人也章

人七尺耳。何以曰大大以心也。心一掬耳。何以曰大大以思也。思也者。通乎萬物之中。而遂超乎萬物之外者也。故其體獨大也。知其體之大。斯知其人之大矣。尋常只說大人。此章方見實際。此章先要認真思。字何以思。當聲色交而意欲視聽時。以性靈精研其幾。毋令錯也。卽慎獨之功也。此章說得思曰。虛作聖道理極透。醒人處在一物字通。重思字。孟子喫緊爲人處全在此。

首節 釣字要着可疑處在此。此節言既是一樣人。如何做兩樣人。下節言既是一樣人。如何有兩樣從。夫人有大小。以從有大小。從有大。小以體有大小。而公都子顛來倒去。不得明白。只爲不知體如何是大。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五

三

如何是小耳。須知孟子提醒公都子處。全在思不思上。分出體之大小。既知體之大小。便知從之大小。既知從之大小。便知人之大小。而兩養疑問一解都自了。此孟子之得竅處也。

或從其節。此節要與第二問關應分曉。大小兩人。厥初原自維釣。然能思之人。先立乎其大。而人亦大。與不能思之人。自別人釣。而從爾殊。豈非職此之故。耳目之官。不思言其自有司。所司不在思也。蔽以本體言。物未交時。本自不能察聲色之理也。引自接攝時言。頑冥不靈。是亦物耳。以物交物。引去何難。不須巧中強驅。只一勾引便去。故曰而已矣。自耳目之官。至不思則不得也。要辨得體之大小分曉。夫心與耳目。釣之爲體。釣之有官。乃至靈惟心。而耳目則不靈矣。耳目

惟其小靈。故其官不思。而物能蔽。且引之其物于物。如此是其體爲血

氣所局。塊然無幾者耳。小可知也。夫心惟至靈。其官則思。以故思則得之物。不能蔽且引焉。與靈丹能證正果相似。固見其不物于物也。不思則不得。與非靈丹不證正果相似。尤見其不物于物也。不物于物。則其體血氣不局。恢乎其無方矣。何大如之。豈與耳目之官。物蔽物引者等。耶。不思句。須如此善看。歸着到思上方見。心體之大。此天句。言體之大小。自天已定之矣。心官能思。便是先立。蓋在心與物交之時。研審于獨覺。以爲一身之主。如鎮定之帥。屹然端立于中央。奪字每難分曉。乃耳目不從大體。胡亂視聽。本心做不得主。是心官被耳目奪去。不能奪。則物不能蔽。物不能引。其人明目達聰。全體皆靈。超然萬物之表。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五

三

矣。豈不大哉。曰而已矣者。言巍巍大人。却只近取諸當身之內。從其大體而止。不必別求也。

有天爵章

此章發言之意。本在末節。而提醒人處。全在天人二字。曰天見可貴也。曰人見不足貴也。今人大惑不解。不如古人處。只爲不辨孰爲天。孰爲人耳。終亦何乃完足。則惑之甚句。只是餘意。如陳代章末句文字。更進此一步。纏痛到眞滿。不然。求營者甘心矣。

首節 劈頭出天人兩字。非兩平說。分明說一個是直可貴的。一個是不足貴的。欲貴者人之同心也。彼皆艷慕光榮。以爲是生人之樂地耳。然而浮名時聚時散。若浮雲然。鮮不棄之以倦者。豈知最樂莫如爲



善。至善莫如人心。人心之謂然能愛處。不有所爲仁乎。人心之毅然有制處。不有所爲義乎。人心之肫然無爲處。不有所爲忠與信乎。此其生理獨鍾。若悅若豫。真機所令。若洩若融。愈融愈怡。則愈深長。愈沉酣。則愈傳永。其適情也。無上。自三公于我。何加其快意也。無窮。將終身用之。不盡。雖欲乘之以倦。其將能乎。此章此天爵。此人爵。二句最喫緊。正固令人惑甚。故分剖而曉告之。蓋今人但知仁義二句之爲懿德。而不知其爲爵。又惡知其爲天之爵。至于公卿大夫第相與欣慕之曰。爵耳。爵耳。亦惡知人之不如天乎。孟子特一一指而告之曰。此天爵。此人爵。以見好爵錫自維。呈何人能予奪我。若彼人世之爵。雖若赫然貴顯。而予惟人奪。惟人其未得人。惡其權以難我。其既得人。操其重以制我。我如

回書窮抄定本

卷十五

木偶線索在手中。其與天爵相越。豈不遠哉。

古之節。凡人心所向。往進取處。在前。從者自隨其後也。言非心所向。往進取處也。看下節。可見古今人都修天爵。但古人之修天爵也。正知前頭有天爵。一意向之。而人爵自隨其後耳。至于今人修天爵。意非在天爵也。却以前頭有人爵。而以此去要之。前望榮進。其欲逐逐。乃我從乎人爵。豈人爵從乎我哉。此節言古人心全在天爵下。節言今人心全在人爵。兩節修其天爵。俱讓過說話。意全重從之以要四字。今之節。尋珠玉。易瓦礫。得瓦礫。擲珠玉。豈不迷謬之甚。只爲不知天人二字。修天爲要人。得人便棄天。是其心惟知有人爵而已。當其修天爵也。非真欲得仁義也。非真欲得忠信也。非真欲樂善不倦也。意

在柳柴于進姑以浮慕其名。勉飾其似耳。迨榮進既達。志意已酬。尚安用天爵爲哉。直弁髦棄之耳。天爵既棄。失其所以要人爵之具矣。彼爵而曰人。何可自必人以我之修而與之。安知人不以我之棄而奪之乎。然則豈惟棄其天爵。終且併忘人爵矣。則亦何益之與。有知今人修天爵之心。使知必有棄天爵之事。

欲貴章

全章只是人人一句。人之所貴二節。只是反一正。發明人人有貴於一句。世人欲貴。無非欲人之所貴。乃人之所貴。非我生自有之良貴也。惟非良貴。故以趙孟貴。亦以趙孟賤。身如木偶。線索由人。何足貴也。若乃仁義之德。非人人有之。于已者耶。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夫

回書窮抄定本

卷十五

飽乎我者。天下期於膏粱。而茲曰既飽以德。言仁義中亦自有飽也。夫所爲願人之膏粱。願其飽乎我耳。仁義既自有飽。又何願焉。以至施於身者。天下期於文繡。既飽乎仁義。自有仁義之令聞。廣譽施于身矣。夫所爲願人之文繡。願其施於身耳。今聞廣譽。既施於身。又何願焉。則信乎人人有貴于已也。已有之而又欲之。如珠玉滿懷。而探囊行乞。豈非弗之思耶。

首節。覺世人之迷也。欲字與有字相照。人人有貴于已。訝其不須欲也。而有復欲。故歸其咎於不思。一思即知有知有自不欲矣。次節。人人有貴於已。此天爵自有之貴。良貴也。一貴則不復賤者也。趙孟只是箇人字。

詩云節。此節須與人人有貴于己句。字字關應明白。言飽句。若說君子生理充足。能飽仁義。即失人人二字本旨。此謂人人自有之仁義。其中自飽也。夫人生而生理滿腔。請然截然。此仁此義。詎非人人自有於己者。而至味深長。永儘足供我咀茹。恣我屬厭。能令心恆氣暢。意慊情適。真爲無窮之旨趣。是人人有於己之飽。即人人有於己之貴也。今聞句做此。開飽之狀何若。大學所謂自慊是也。二人字對首節已字看。二不願。正見可貴。乃既飲天漿。不思村醪。非如得桃棄李而已。仁之勝不仁章。

全章首二句爲主。此章爲何而發。蓋因有等不仁之人。其初亦謂仁之能勝不仁。而爲仁以熄之。及其不熄。則曰仁心不勝不仁。爲仁則何。即書窮抄定本。卷十五。五。

蓋矣。于是孟子曉之曰。仁之勝不仁也。直如水之勝火。此乃必然之理。豈其有不勝者。第今之爲仁者。前日之不仁。分數太多。今日之仁。分數太少。以太少之仁。求熄太多之不仁。及其不熄。則謂之仁不勝不仁。與以杯水救車薪之火。而謂水不勝火者。何以異焉。若此者。豈惟不能勝不仁哉。且又與之矣。且又甚與之矣。何也。木有杯水之仁。則未有不能勝不仁之心。即不仁但如故耳。既有杯水之仁。因有不能勝不仁之心。既有不能勝不仁之心。因有肆不仁之心。豈不與於不仁之甚哉。既與於不仁之甚。則車薪之不仁。氣焰愈烈。而杯水之仁。寢微寢滅。終必併杯水之仁而亡之。而害滋甚矣。則皆不熄。而謂水不勝火之心。階之厲哉。

仁之勝節。仁之勝不仁也。與但言仁勝不仁者不同。若但言仁勝不仁。則爲創說之辭。今加一之字。則爲見成之辭。而語意尤重也。字有顛審審度之意。仁不仁。舊作兩人看。如梁王小惠望民加多之說。非也。如其說。則不仁之虐焰。愈熾愈難勝矣。桀紂何以爲湯武。殷也。近俱作理欲消長說。猶水勝火。言本分必勝也。何以必勝也。仁者人也。人身渾是生理。融液流貫。性本仁。故必勝也。性仁何以必勝不仁也。鹽性鹹。故常鹹。醋性酸。故常酸也。故當其洗心浴德。心下清涼時。固無復焦灼的意思。即客感薰其心。世利熱其中。而神有所不受。天理油然而自流焉。是勝固勝。不勝亦勝。夫豈互操其勝。又豈偶值其勝哉。信猶水勝火之必勝矣。今之爲仁者。直管至水不勝火方住。爲杯水之仁何也。四書窮抄定本。卷十五。五。

其初亦冀勝不仁也。熄者勝之徵。能熄便是勝了。不熄。眼前不能勝也。謂之水不勝火。遂謂仁之本體。原不能勝不仁也。不熄。就是仁不勝不仁了。此又二句。又進步極言其害。言不止於不勝。與奚啻食重。語意相似。所以深咎不熄。則謂水不勝火之謬也。看來世人仁之時少。不仁之時多。即仁如杯水。不仁如車薪。亦不足深罪。其深可罪處。全在不熄。則謂水不勝火一句。不熄。而謂水不勝火。乃以熄否決勝負。而不以多寡決勝負。故也。孟子設喻。痛切處。全在一杯一車四字。亦終必亡節。亦字。承不仁者來。仁勝不仁。既以理欲消長說。是就一人言也。玩註此人二字。却把與於不仁之不仁。另作他人說。似未必然。看來與於不仁。自然亦終必亡。如火熾則水乾。

五穀章

與掘井及泉之旨同。君子之志仁。如良農之望歲。未有不期於熟者。也。唯是美莫如仁。或遂謂不熟。猶愈於他道。獨不觀之五穀乎。五穀之種。莫美焉。而苟不為熟。不如稊稗。如此乎五穀之在乎熟也。仁於德。為懿於善。為長此之為美。奚啻一穀種然者。顧天下無不美之仁。而亦無不熟之美。相提而論。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而豈獨五穀為然哉。羿之教人章。

世蓋有厭薄下學。躐冀上達者。故孟子言此以定其志。羿大匠最重。他人教學。固無舍教與規矩者。惟曰羿曰大匠。則天下之良工也。似可巧相授受。妙脫成法之外。而不必至於教與規矩矣。然而必如此也。蓋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五

五

法可傳。而巧不可傳。則外格於勢之不能強焉。而必法非巧。而法外無巧。則內制於理之不可離焉。而必不得以羿與大匠故易之也。羿與大匠且然。天下豈復有舍教與規矩而教且學者。

告子下篇

任人章

此章乃聖賢維禮之意。任人第謂人生日用之間。飾貌合情。文物可觀者為禮。如今人作揖頤頤之類。而飲食男女。人以之生。相去懸絕。何可與之較重。却不知禮可以飾情貌。亦可以正綱常。綱常者。立於未有飲食男女之先。制於既有飲食男女之後。天理以之長存。人心以之不死。尤人之所以生者。故萬古以為重也。直以禮為理者。非也。理活物也。無之非是。其流行為食為色。而其防範為禮。故禮之常重。理重之也。食色之常輕。理輕之也。禮之重而時輕。食色之輕而時重。理重而輕之。輕而重之也。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五

五

任人節。禮不是懸空說。禮乃儀文度數。節男女飲食之欲。因天理而制之者。孟子素重禮教。故屋廡子亦云。蓋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欲而不節。流將何極。禮者。所以養廉耻。慎隄防。天經地義之所以長存。世教民風之所以不墜也。顧不重與。屋廡子蓋謂食色只是私情。礼是公理。故曰禮重。亦祖謙梗槩而已。

以禮食節。必以禮乎。必親迎乎。意為當此時。斷然不以禮食。不以親迎矣。未節二則將句意同。任人之言。自是理之所有。但不合以此遂重食色耳。言輕重之分。居常無以自辨。唯至於不可並存之際。勢必去彼存此。當自見其所為重者。使禮而果重。則宜無時不存。必不以食色放議去矣。而何於滅性廢倫之日。竟不可與食色爭衡也。以此知食色

性也。所以立民命。續人類。至重也。禮特人生以後。稍綢繆潤飾其間。耳。非所重矣。禮食之禮。只是日用。選讓之節。非若嗜欲之釐豆。可決生死者。

屋廬子節。任人所言。只是失其大分。若但就其言論之。就令聖賢處。此亦必不以禮食。不以親迎矣。如曾子謂謝也可食。舜不告而娶是也。故屋廬爲其所難。而不能對。明日之鄉。亦見急於析理。不憚越國。意越國而問難之也。於是答也。何有則易之辭。

不揣二節。先就高卑失平上。引到輕重失平上。次就金羽之輕重失平上。引到禮與食色之輕重失平上。言之序也。孟子譬喻多似此。如場師節言養木。狼疾節直就養體喻是也。有如本之不揣。而末是齊雞。

四書第抄定本

卷十五

无

有岑樓可使方寸之木高之矣。蓋以乖謬之甚。成倒置之極。一恒人之所辨也。乃天下莫重於金。非即岑樓之類耶。天下莫輕於羽。非即寸木之類耶。藉令取一鈎之金。衡一輿之羽。而謂之曰。金胡不重於羽也。吾不識金重於羽者。果謂一鈎金。一輿羽之謂耶。此其乖謬之甚。何異乎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則其倒置之極。何異乎方寸之木。而高岑樓也。只可說寸木高於岑樓。不可說岑樓卑於寸木。只可說金重於羽。不可說羽輕於金。兩節平對不得。方寸木乃高岑樓。鈎金豈敵輿羽。皆抑揜之辭。不可細講。宜輕活說。物之踏根處爲本。末乃其上頭也。言不揣量其踏根處。而但取齊於上頭。齊物失其平也。金重何重。一者字。金重於羽。誰不知之。此言金重於羽的去處也。

取食節。夫毫釐加多。錙銖微減。皆可曰重。彼驅命所關。棄倫所係。區區可損可益。可有可無之禮。會不足以當食色之什一。豈直於毫釐錙銖間。分低昂耶。奚翅句。不可講得。惹了。只是說他倒置舛計。大非常理。深明任人之所取。而此者不足憑也。若曰任人本意。不過明食之重而止。而以彼其說。又將不止於食重者。一何拂經悖理。至於此極也。

往應節。前三節。先把屋廬子心下。開譬分曉。此節方教以折任人之說。蒙引曰。任人之問。重在死字。及不得妻上。不會見終兄。據處子之犯大節處。故孟子出此一頭。與之並稱。就見得禮終是重矣。全要扯前任人之言。方得本旨。意謂或得食。或不得食。或得妻。或不得妻。其爲食之重者。色之重者。亦猶子之所云也。而終我之兄。據人之女。則越乎

四書第抄定本

卷十五

无

禮之重者。非若以禮食。以親迎之輕矣。兩重相形。尤重者見。據子必以禮乎。必親迎乎之說。則將終之樓之乎。

曹交章

此章須知論吾人。非論堯舜。所以章首出人字。其下有人之人。及徐行。豈人之人。皆與章首人字相應。而行止疾徐。衣服言行。及大路字。俱就吾人日用論之。皆極言其易爲也。故曰皆可。

曹交節。交感而問也。卽次節思不勝之意。有諸。問其有此語否。然者。然其有此語也。

交聞文王節。言湯文之體貌奇異。卓冠群倫。此豈人所皆有。乃交章與相埒。猶然碌碌。况其下者乎。何以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正破皆字。

交論形。不是自負。言交其聖人之體。而猶作飯袋。乃謂人人皆可為堯舜乎。正是不勝為患。故孟子曰。奚有於是。言作聖不係於此也。如何則可。言人必如何乃為堯舜也。交只就人上求。却不思人皆為堯舜。非言人皆可堯舜也。世寧有安坐而入堯舜者乎。故孟子仍拈起首節為字曉之。

奚有節。此節亦為與弗為。二為字相應。自有人以下。總是形容人之不若堯舜。只因不為。可見要若堯舜。亦為之而已矣。天下豈有力不能勝一匹雛者。分明故作不通之語。誣下徐行等字。故曰。夫人豈以不勝為患。不勝便與此力不能勝相應。不勝匹雛。舉百鈞。舉鳥獲之任。據目前舉不舉。說無力人。有力人是亦鳥獲。則本其當元天生的力量。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五

聖

說無力人。有力人是亦鳥獲及夫人。即回顧有人於此之人。始而匹雛不勝。似乎其人至無力量。而以不勝為患者。今乃一旦舉百鈞。則其人必原是有力者矣。設使進而舉鳥獲千鈞之任。則其人亦必原如鳥獲之有力者矣。既為有力人。為鳥獲矣。移其舉百鈞。舉鳥獲之任者。以舉匹雛。且不能千百之一也。然則向所謂無力之夫人。豈真以不勝此匹雛之任為患哉。弗為耳。過下云。至于堯舜之任。亦豈患不勝哉。夫人只指上有人之人。且譬喻說最妥。但時說不然。勝與舉不同。舉者。舉起也。勝者。其力能當此也。在舉前一步。

徐行節。徐行二句。且只說弟與不弟。自行之疾徐而分。其下方言徐行之易。跬步之節。何異匹雛之舉。言徐行之易。正見孝弟之易。孝弟

唯在徐行。而堯舜唯在孝弟。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人若疾行。心便不安。可見徐行一率性中事也。天下豈有性外之堯舜哉。問孝弟如何能盡堯舜。曰。堯之協和。則天舜之風動。協帝誠不止一家之事。乃論語稱孝弟為為仁之本。則協和風動。皆從親睦克諧中流出耳。故曰。親其親以及人之親。語下以階席杌在為道。即此意。猶言堯舜之道。徐徐而已矣。此節且只論堯舜可為。下為方着曹交身上。

子服節。要知服堯三句。若必垂堯之衣裳。傳堯之謦欬。踐堯之步趨。便錯了。只照人人當服當言當行處為之。便是。全重服言行字面。極言堯之易為也。却都從上節看出。言子欲為堯。何必他求。第取堯之文身者。落口者。措躬者。破服之誦法之踐履之。子即是堯。無餘事矣。蓋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五

聖

孝弟之外。別無堯舜。徐行之外。別無孝弟。而一服一言一行。要亦徐行之類故也。誰謂人不皆可以為堯哉。是堯而已矣。乃甚易之之辭。言即此子。便是堯了。至矣盡矣。無復幾微之渥。毫釐之差矣。桀一比。輕帶須扯堯說。言為桀只在服言行間。亦猶堯只在服言行間。不必求之深微。以深微在淺近矣。

交得見於節。得。倘得也。得字管到假館。言交若得見鄒君。而可以之借箇館舍。則願留而長奉教焉。味此言。若假不得館。則且休矣。當有若無。無篤於求教之意。分明是貴介氣質。故孟子不屑受。見鄒君其詞驕。可以假其詞。緩孟子自衣冠言動間刺之宜矣。

大道節。吾子漫言假館。胡為者也。將謂道難知。師難逢。非留而求之

不可耶。乃以予所稱堯舜之道。人皆可爲。行止疾徐而在。衣冠言動而在。夫固淺顯坦夷。舉足而是。彰明較著。迎眸而存者也。子以爲若大路乎。不若大路乎。難知乎。不難知乎。然則人之病。何病於難。病在不求之耳。子之求。何必於留。第在歸求之耳。行止疾徐。何日茂。有何日非門牆之親就。衣冠言動。何往不存。何往非函丈之稟承。此之爲師。真有用之不能盡者。子休矣。毋庸假館爲矣。子曰。就有道而正焉。陸師自是盛節。而孟子云爾。則以曹交氣驕意緩。求道不篤。姑申前說。以見不屑之教誨。有餘字。自歸字來。若曰。不出戶庭。不可勝用也。

### 小弁章

此章首節怨字。與末節慕字相響應。高子以小弁爲小人。爲其怨也。却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五

聖

不知小弁之怨。如垂涕道兄。正是以仁親親處。其異乎凱風之不怨者。特以親過之大。與親過之小不同。而其以仁親親。猶凱風也。以仁親親者。慕也。昔舜之號泣昊天。世亦有疑其怨者。而孔子獨知其慕。其言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如必以小弁爲小人。抑將以舜爲何如人哉。看此章。把箇怨字。歸着在慕字上。小人之疑自解矣。

小弁節。以怨爲小人。蓋曰。凡詩人教孝。其詞必溫柔敦厚。仁心藹然。怨非親親也。非親即非仁也。

罔哉節。差弟事親。勞而不怨。而至情悲切。自不容已。容有怨。乃爲孝者。不可執一論也。兄弟怕怕者。其常也。茲乃虐弟危語。憂傷迫切。似疾於棠棣之既翬。裴蕭之心。兄而關弓大變。出自同氣。寧忍緩頰而諛

笑乎。此其兄弟急難。一恒人知爲戚之矣。彼小弁雖曰怨之。其實親之。與此正相類耳。天倫滅絕。宗國將覆。何異角弓之變。而天性之親身。實罹之。其哀痛迫切。宜何如者。親親與仁字。界限要分曉。親親者。瞻依之念。怙恃之恩。依依戀戀。而不忍置諸懷也。以此想之。則雖悲傷號泣。而其肺腑。諒諒自在仁也。焉有小人而仁者乎。高子猶執其不可怨者。謂其不可不怨者。豈不固哉。

凱風節。凱風所遭。亦親之過。非越人關弓之類也。然特悼棘心思。聖善自痛夫我。無令人莫慰母心而已。

凱風親節。親之過字。面何自而來。蓋上文罔哉節。若曰。小弁之可以怨。以所遭爲親之過。非可視如越人故耳。丑曰。凱風非親之過。與何以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五

聖

獨不怨也。却不知小弁凱風。雖皆爲親之過。一箇親之過小。一箇親之過大。過大不怨。反爲愈疏而不孝。過小亦怨。反爲不可儀而不孝。兩詩之不可同日語。如水火然。如必執彼律此。其如詩人教孝之意何。越人節。重分之戚。此重過之大。毋氏不安其室。豈曰細故。但行在帷薄。尚屬隱匿。比於凶淫之周幽。穢德昭彰。覆亡無日。其過蓋差小焉。爲人子者。第可痛自刻責。至心感動。庶幾自悔自艾。豈得啗腐憤疾。若不相容。口出怨言。宣揚中善。令其不復可蓋藏哉。如子爲母隱之意何。凱風情亦不淺。蓋不以垂泣。而以飲泣。不以口道。而以心道。屬毛離裡。猶小弁也。非諛笑之道也。親有過而不怨。彼蓋以怨爲疏也。不知親過之大也。三綱顯絕。宗祀將滅。而爲人子者。視之如越人。道之以談笑。則

其疏更甚矣。疏字與前疏之也相應。愈疏不幸二句。與徒善二句同例。二不孝。皆非親親之仁。

舜其節。上節且只說小弁與凱風。不可例論。此節更進一步。言其然為孝。直與舜孝同心。仍與親親仁也相應。

宋經章

後面許多話說。都在我將言其不利而生。吾聞秦楚一節。却往何處着落。曰。此章有意趣處。正在此節也。若儀衍之徒。傾險反覆。其以言利亡人之國。又何足道。而經也奔馳兩國之間。幾幸罷兵之遇。此其志詎不大者。而以利為號。竟以亡人之國。不利執大焉。其如先生之志何也。惟以仁義之號。易之。而其究以秦楚王。斯其利莫大。而先生之大志遂矣。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五

墨

李之何不言仁義而言利也。問末二節孰重。曰。孟子本意。要以仁義之號。易利之號。則通章重末節為是。號等耳。其終則亡與王分矣。以仁義易利之號。慮其終也。

宋經節。宋經禁攻。廢兵。上說下教。其視衍儀諸人。較為彼善於此。

吾聞秦節。重二罷字。若曰。方今南入楚者。率合從以損秦。西入秦者。率連橫以難楚。遂令兵連禍結。膏生靈於原野。而未有寧日。吾每耻之。痛之。要湊說。見他方馳於南。復驚於西。皇皇以希一遇。要令人國安寧。生靈視禍而止。

軻也節。先生之言不利也。蓋曰。人情好利。吾姑以利為號。令二王悅而從我。其要則休兵息民。終成吾志已爾。不知志已所獨知。潛藏於先

生之心。號人所共聞。顯中於二王之心者也。以志若彼。以號若此。吾恐未受志之禍。先被號之禍。先生之號。適自敗先生之志耳。如之何其可也。號字最喫緊。與言字不同。藏於先生之心。為指出於先生之口。為號。號也者。一人傳譽。千人傳譽。舉國之大眾。靡不稟承而翕附者也。下文人臣人子弟。雲合景從。號故也。

先生節。先生以利以仁義。須承指字說來。言許多言語。主意在利。在仁義。言其不利。是欲其避而趨利也。豈非以利說之。天下擾擾戰鬪不休。其實皆為利耳。言利而罷其兵。譬之滅火而復留火種。旋復燎原矣。或曰。病急治其標。全置利害。枘鑿不入。恐今日之燎不息也。當若何。是此也。言不惟秦楚之王為然。即此三軍之士。亦樂罷而悅於利。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五

墨

矣。自先生以利至悅於利也。且說初說時光景。言先生之所說者以利。秦楚之王之所悅者以利。即三軍之士之所悅者亦以利也。為人臣以下始就後日貽害言之。是三軍之士。作此字看。乃進步話。言不但秦楚之王悅利。即此三軍之士。莫不以悅利而樂罷也。是父句。是與非字相反。是見成語。承上為人六句而總收之。問總收何意。曰。與節首先生字相應也。言厥初說二王以利。只一先生。今而為人臣。云。則其終舉國若君若臣。若父若子。若兄若弟之相接。有一人不去仁義而懷利者乎。而何止秦楚之然。為然哉。下節可類推。懷自悅來。既懷則悅之。上既悅利。下必從之。事君事父。事兄時。只要自家有便益處。即是懷利以事。非以此教其君父兄也。懷利事君。其陳在便已。懷仁義以事君。

其懷在忠君。餘可類推。為人臣三項。從三軍來。三軍之士聚矣。其間  
為人臣者。為人子者。為人弟者。何所不有。彼其樂罷。既以利則罷兵之  
後。所以事君。事父。事兄者。無之而非利也。立國以人心為本。人人皆  
思自利。自利將必爭奪于國內。離叛於境外。國欲無亡。得乎先生當日  
第謂利而誘之。雖暴必從。詎意流禍之慘。一至此極。所謂一言喪邦。始  
微而終巨。亡字。王字。俱着在秦楚之王身上。言先生當初以利說秦  
楚之王。異日必以亡國之害。反中於秦楚之王下。同。

先王以節。孟子嘗以國危說梁惠矣。又以後災說齊宣矣。即如此章。  
先王以利節。是亦言其不利也。先生以仁義節。是亦言其利也。看來就  
使孟子說秦楚之王。亦無全置利害之理。但其指歸。則欲其趨於仁義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五

聖

而已。問以仁義說如何。曰。搆兵而毒天下。二王之心。亦必有惻然不  
忍為。毅然不肯為者。以仁義說者。打動他自有之心而已。兩節要相  
形。此亦說罷兵。彼亦說罷兵。都幹的是好事。第以其指稍異。而與亡頓  
殊。幾微之際。可不蚤辨乎哉。其事君也。真有愛君急君之心。便是懷  
仁義。舊墨作引君行仁義。殊誤。舉國之人。盡為仁人義士。則不惟愛  
國奉公。相與愛戴乎主君。抑且氣求聲應。用能招挾乎天下。天下之人  
莫不歸其仁慕其義。願懷仁義以相事矣。以此制勝。何所不克。以此除  
殘。何所不服。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孟子居鄒章

通重重不見儲子一邊。孟子不見儲子之意。在書曰二節。而書曰三

節。至儲子得之平陸句方明。

居鄒節。居鄒不在任封域中也。處守則有監國之重。處平陸則非若  
居鄒在封域之外矣。為相則非若處守有監國之重矣。處守之處。居  
也。任君出行。而季子居也。以幣交。言未以身交。而以幣交。處平陸之  
處。與居不同。居久而處暫。曰交。則禮際相先。皆可受也。曰幣交。則皆  
不必於地。報者。雖地位各殊。孟子必有權衡其間。而此際則無別矣。重  
不報上。通節言地不同。位不同。乃其以幣交也。其初受之而不報者  
同焉。文勢是起他日不同。報答禮而見之也。

他日節。問與禹吾無間之問。雖俱訓辨。而彼以可非議之辨。言  
此以可窺測之辨。言此間與幽谷忽透天光相似。得者慶幸之辭。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五

聖

夫子之任節。為為相。亦不要說俗了。蓋言禮莫大于分。分非居擇禮  
亦因之殺矣。

曰非也節。多儀。非直指誠敬。迺禮文周詳。自誠敬中出者。物只是帶  
帛等而已。不及非全無儀。其中稍有簡畧處。比物加少。即與物不相稱  
不及矣。須誠敬蓄積洋溢。乃為多儀。惟用心於享者能之。若竭其精  
誠。是把心使在上邊。故曰役志。

為其不成節。孟子原未明言其不見儲子之故。故但釋書意如此。故  
屋廬子悅。而或問有解不解也。享全在志役志於享。則精誠充滿。無  
欠缺處。成矣。不役志。是志有用不到處。即享有欠缺處。故曰不享。享  
者合志與物而成之者也。



屋廬子悅節。悅與喜字相應。喜者謂可得孟子之意。今果得孟子之意故悅。屋廬何以獨知季子不得之鄉。儲子得之平陸也。以孟子之言知之也。夫見與不見。惟有以分以心之兩路。如以分則已。而孟子之釋書辭。其以心明矣。彼季子儲子皆帶交而非身交。何以有得不得之分。以其鄉與平陸可知也。須知鄉即承居鄉之鄉。平陸即承處平陸之平陸。得不得即從鄉與平陸上討出。鄉封外也。即相且不得之況處守乎。平陸封內也。即處守可得之焉。况相乎。得者無所牽制。勢得自由也。問儲子不成享受之何也。曰非全不敬。但未致敬耳。以此責人是已甚也。非仲尼家法矣。看交際章可見。

淳于堯章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五

哭

堯三問。總責備名實未加一句。孟子第一答。以仁不必同解之。第二答。以人莫我用解之。第三答。以愛齊深心。非堯所識解之。而始終無一字及齊。正是與孔子同仁處。首節。堯言仁藏諸心。懸空斷他不得。必須外有先名實之事。乃內有爲人之仁。即不然。而有後名實之事乎。亦不失爲自爲之仁耳。夫子如後名實。自當在岩穴之中。今在三卿之中。則不當以名實爲後。而當以名實爲先矣。却乃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是不與先名實者同也。既不同。名實者同事。豈有爲人之仁乎。堯若曰。子欲爲仁。必與先名實者同。乃可。玩堯本意。識孟子名實不加於仁。後名實是陪客。非兩半說。曰先名實四句。宜抑揚申下。以先名實爲主。後名實如何是自爲。曰

世間鴻名茂實。大抵皆濟世安民之事。如欲舍其操粹以善其身。且將翦其光而闇修。藏其用而潛養。安用名實爲也。玩去之二字。此章全從去齊說起。堯言外若曰。鄉吾勸子從權援溺。茲以得道之故。忍心坐視。致令名實不加一事無成而去。可謂仁乎。孟子愛齊。不欲顯白其事。第引三子畧畧說。我心自仁。名實不加何害。末節。則以孔子去齊之事終之。蓋孟子曉戀齊國。展轉難舍。固以王猶足用爲善。以其用意忠厚。不欲令人厚罪齊王。正是以微罪行的意思。充惡足以識之。看來此章仍說去齊心事。蓋發五章未盡之意。

居下位節。子謂必道同而後仁乎。古有伯夷伊尹柳下惠。一人是一箇道理。安見其同。乃其趣未嘗不一於仁也。看來後之君子。亦惟趨於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五

哭

一仁便了。何必其道之同哉。三子心事。雖然天下萬世誰不信其爲仁。須知此節本旨。重在道雖不同。竟不害其趨之仁。方與堯問相應。君子二句。亦須在而已。何必字着精神。方是。若只管講三子如何仁。君子如何仁。便失其旨矣。居下位至仁也。只說三子道全不同。無害於仁之同。不必說其爲先名實。其爲後名實。居下位三字。不閒起事字也。夫位居其下。自當以下事上。然而下自賢。上自不肖。方且謂其降吾志辱吾身。而塗炭視之。海濱避之矣。寧能倪焉而事之乎。道以身之所行言。趨以心之所向言。三子各占清任和一德。而孟子皆仁之何也。三子皆古聖人。觀孟子得百里節。其德甚盛。其心甚正。其各占一德。特其稟性稍稍偏勝。如堯之親。如禹之親。而毫無塵情物累。參乎其間。所謂

天全。不受人損。生意惡得而不完也。如孔子稱夷求仁得仁。惡自謂伐國不問仁人。尹一夫不獲時子之幸。其爲仁人可想。看來三子道不同處。祇因稟受較殊。遭逢各異。竟何害於趨仁之一哉。然則後之君子。亦求自家心上。絕無塵情物累。便了。若夫名實之加上下。浮華耳幻迹耳。先之可後之可不。先不後亦可。何必與先名實。後名實者同道。而後謂之仁乎。必字要看。假使同則仁。不同則不仁。是必同而後可也。今不同亦不害於趨之仁。何必同。此節一字不及齊。便是勝肉意思。魯繆公節。見孟子止說古人。不肯提起齊事。此後亦只論古人。隱諷之。公儀子拔園葵去織婦。子柳閉門。子思擇使。皆守道之士。髡以爲孟子與之相若。卽嫂溺草意。魯自宣公失政。削也舊矣。當繆公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五

辛

時諸賢共事。謂宜上之振起其式微。次之維持其積弱。而其削乃滋甚。賢字。自上文仁字來。其心仁。則其人賢矣。髡意。君子亦仁之云。孟子以賢自負。而乃名實未加。賢之迂濶無當甚矣。乃揶揄之辭。非真以孟子爲賢。爲政爲臣。脂影在三卿中。魯削滋甚。脂影名實未加。若是乎。甚之辭。許多賢者。顧使人國滋削。無益甚矣。虞不用節。虞秦不兩平。說秦正是說虞。百里奚一人之身耳。在虞虞亡。在秦秦霸。豈獨有益於秦。無益於虞哉。則用不用異也。言外若曰。名實未加。自是王不用子。豈子之無益于國哉。又因髡言魯削。故卽以亡字折削字。夫削雖不若霸而亡未至亡也。今觀虞事。則不用賢者。必且帶髡爲墟。廟社不臘而至子亡。卽求削得子。以斯知魯之不免

於削。乃用而不盡用之咎。而其得止於削。則不盡用而猶用之功也。於諸賢乎何尤。破髡之說。全在箇用字。宜拈起重說。夫所謂用者。非直使之登台衡充庶位也。蓋必托之事。任之久。不復從中制之。從旁挽之。乃謂之用。假令爲政爲臣。而或制之挽之。猶不謂之用也。賢者亦未由展布成大功矣。譬如孟賁雖得對壘。或制其肘。或繫其手。能取勝乎。曰昔者節。引王豹等三項。自孟子用不用之說來。言淇與高唐。特技士之一托述耳。善哭其夫。特女流之一種情耳。寧若秦穆之用五殺舉之牛口。而登之台衡乎。乃聲光節烈。耿耿不磨。若彼所謂有爵自然者。而用不用曷故焉。善謳善歌。善哭其善雖微。是亦能有諸內也。而河西齊右國俗。靡不翕然頹化。何哉。則其有諸內之善。感動乎人。人皆識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五

壬

而用之以有成功耳。况賢者仁有諸內。詎不能感動乎人。而使之識而用之。以成形外之功哉。是故云云。曰河西曰齊右。曰國俗。見萬衆無不感動。極言其易識也。必字。自前三項生。必形諸外。且虛說其下爲其事有其功。方說出形外之實。髡未嘗脂。卽必字也。爲其事二句。緊項有諸內來。非謂凡爲其事者。皆必有其功也。若曰名實與仁。原非三事。名實既未加。惡得賢。吾謂賢者無益。亦就號爲賢者言耳。非真賢也。孔子爲魯節。此節要知孟子口頭何如。又要知心裡何如。髡曰。有諸內。必形諸外。髡能識賢矣。孟子曰。如孔子外面。涉於爲肉爲禮。乃其內却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內外之不相符如此。有諸內。豈必形諸外

乎。不形諸外。子何由而識賢也。當時口頭言語。只是如此。而心裡的意思。則曰。我之名實。不加。自因齊之不用。如魯之不用孔子。而我甚愛齊。豈忍顯白其不用之失。寧令人謂我名實不加。如孔子甘受爲肉爲禮之譏耳。爲司寇。在爲政爲臣之間。此暗影在三卿之中也。女樂受間。三自罷朝。雖攝相如昨。而不用顯然。是亦不可以行乎。乃孔子遲遲吾行。低徊從祭。直至郊。不致膳。然後不稅冕而行。蓋前此原尋題目。既得題目。不行何候。非先入而後連也。微罪。還屬君相。就使微罪屬孔子。安能掩君相荒淫之失。蒙引似大費周折。荒淫棄賢。是則罪之大者。孔子不欲魯之被此罪也。惟謹以膳肉行。而後魯之罪始微。惟必以膳肉行。而後已之去不苟。惟魯之罪既微。已之去不苟。而後不知者以爲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五 聖

爲肉。知者以爲爲無禮。惟以爲爲肉。以爲爲無禮。而後荒淫棄賢之罪。魯得以自解於天下。蓋仁人去國。不潔其名。大聖用心。匪夷所思。如此不欲苟去更妙。若事雖日久。無故自去。人又或知其存厚。終不能爲君相掩矣。不欲與欲相應。看欲以微罪二句。孔子用心。何等深遠。而或曰。爲肉。或爲禮。卽此便是不識了。君子二句。若曰。人品相去懸絕。不識固其宜耳。無足怪也。固字。自君子衆人字面來。此君子與君子亦仁之君子。皆孟子隱隱自指。細思孔子深心。無非愛魯愛魯仁也。正與首二節仁字相應。究竟只是君子亦仁而已。一箇意思。五伯者章。通以三王爲主。三王之法。無他。天下尊一主而已。而五伯僭之。故罪。然

五伯雖僭王。其五禁猶知有王。今諸侯犯之。故罪。而逢迎今諸侯。使爲無王之罪人者。則皆今之大夫爲之。故罪。蓋天子之尊。無二上。王者之法。大一統。無古無今。無上無下。皆當稟承之。彼五伯固得罪於三王。而五伯之罪。諸侯諸侯之罪。大夫仍以其得罪三王者罪之。要以其無王故也。然則世之爲君臣者。詎可以不尊王哉。看孟子此章。全在尊王季泰伯誤矣。首節。首節不是三項另說。須知通以三王作主。天下共尊一王。其道在大一統。此三王之世。於今爲烈。而近代君若臣。所當兢兢稟承者也。乃自三王以還。此道愈趨愈下者。何哉。持世者惟五伯。而五伯皆爲三王之罪人矣。五伯之後。持世者惟有今諸侯。而今諸侯。又爲五伯之罪人矣。今諸侯之時。所與其持世者。惟有今之大夫。而今之大夫。又爲今之諸侯之罪人矣。盟主起。變有辟效尤。君公習非。臣鄰濟惡。紐解王綱。遂起陵夷之漸。波靡叔世。安知底止之期已矣乎。天下其不復見三王之盛已乎。天子適諸侯節。思昔先王之勢。主勢尊嚴。王綱整肅。萬國之治。行天子得而殿最之。五載之幽明。天子得而黜陟之。四海之利害。天子得而周卹之。其處之也。唯天子。其讓之也。唯天子。其貶削而變置之也。亦唯天子。書有文同而指異者。如孟子雪官章。述待述職。只是引起春省秋省。至此章。却說權在天子。不復重無非事意矣。諸侯守其土。持也終其事。職也。民勸其業。耕且斂也。然豈聽侯之自守自修。任民之自耕

自殷。十二年天子必適而巡之。五年必朝於天子而述之。春秋必省而補助之。黜陟之威權與發之德澤何莫不自天子出乎。碑無不田之土也。治無不易之田也。此見諸侯附循其民以農爲重。使得安土樂業。深耕易耨。上庠下庠。天子且致養焉。師臣實臣。天子且致尊焉。況下國乎。知者牧民謀國能者展采錯事。蒸蒸濟濟。布列嚴廊。土地人民皆諸侯受之。天子者。今若此。此皆承宣朝廷之德意。奉若聖明之休命。侯度修矣。國憲章矣。由是而慶。慶以地焉。將使康侯治行。益用展布。且風曉萬國曰。有爲我亮采有邦。不負所托者。吾能尊顯之。具如斯耳。聖明在御。而執玉有常。一旦忽愆其期。何樂爲也。尚可使之品秩位號。儼然自若乎。至再則惡益稔矣。如是而猶使之山河無改。土宇如昨。彼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五

聖

凡謂國家直能以空名相恐喝易與矣。故削之庶其懼亡而自悛耳。甚而不朝者三。此已怙終不悛。不復知有朝廷。盛復可以貶削。薄罰褻我皇靈者。是用典發大衆誅其人而變置之。令天下知自干天討。厥罰至於此極。繼自今無復以後夫。越厥志可也。天子討二句。不平意謂六師之移。天子寔居中制命。未嘗躬履戎行。諸侯特奉行天討。而征伐要自天子出耳。彼五伯之伐諸侯。討耶。伐耶。以爲討則伯者長諸侯者也。詎有天子之尊。以爲伐則擾者主征伐者也。若有天子之柄。蓋伐之名。始與諸侯共存之。討之實。實令天子陰失之。有諸侯之伐。無諸侯之討。僭令生乎三王之世。將毋六師之移。未移于失職之諸侯。而先移於專征之五伯哉。先丟省耕省敘。次丟巡狩。止於述職中接六師移之一

句說下。定五伯罪案。征伐且擅其應讓。則不足言矣。尚知有天子乎。不知有天子者。不容於三王之世。

五伯桓公節。大義服人。口血不辜。正見其甚。正家。揚善。厚下。

用人用刑。睦鄰尊王。此皆周天子明禁桓公爲申飭之據。我固

無王。此則猶知有主。五刑之屬三千。而不差爲大誠。謂人而無父。天

理人心。無復存矣。安所容於天地之間乎。故必誅毋赦。業已樹矣。向嘗

陳之祝史。論之中外矣。一旦外牽帷帶之愛。內開嫌隙之私。輕取而中

易之。毋論無以儀刑四方。規模後世。知國本之動搖何。妻者齊也。與主

君敵體者也。而以腰御雙龍之處爲之。不亦輕宗廟。蓋當世耶。尊崇

重之。育愛養之也。此只重顯揚有德。四命無世官。取士必得。乃是簡嚴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五

聖

精嚴主用人說。敬慈無忘。俱就心言。皆所以體天子尊高年恤孤弱。柔遠人之意。觀吾光者。實出吾塗者。故無忘者。殷殷在念。視遠人即吾人也。無世者。士必稱其官。不以任子冒濫。不攝者。官必舉其事。不以兼局耗廢。有弗取。取則惟賢惟能。務令士稱其官。官舉其事。而後已。所以塞佳實。清士路也。天討有罪。原當自天子出。况躬膺三命。其秩崇矣。古者刑不上大夫。蓋其重也。即不得已而殺之。毋亦請命於朝。取自上裁。於以見生殺雖在握。而其重者。尤不敢自擅也。王者有分土無分民。則鄰之患。吾患也。鄰之飢。吾飢也。而庶邦各私其土。各專其有。曾莫一相恤也。天王建國親侯。一視無外之意。其謂之何。土宇名。雖莫非王有其微者。如百司府或專置可耳。乃至裂土分封。爵人爲有

士之長而不告於天子可乎。有封二字相連言有其封免而告則不諸侯皆犯五禁絕不知有王矣。假令生當五伯之世。豈容其放恣至此極而莫之問乎。

長君節 君惡已形而從諛阿徇使之並縱如火已發而以風助之使熾故曰長。律重造意逆揣諸侯惡五禁之皆已而先意逢迎導之使犯人臣何事逢惡不如是不足深中其心而取榮寵也。要知必取長君相形者要見主謀全是此輩非如從賊可從求滅其罪殆浮於諸侯矣。故曰諸侯之罪人惡見上節故其辭省。

魯欲慎子章

此章殃民節即如傳奇之引子。末以殺人句應之如尾聲然。乃正經關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五

孟子

印全在越制一邊所以天子之制三節其詞獨詳蓋前段說話原歸着在然且不可上所以後段仍是申明然且不可句其殺人應殃民只是稍帶而已若慎子者正下章所謂君不何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者也。看前後兩章各有事君字面當以臣道為主。魯削滋甚蓋非一日兢兢自完尚懼弗克而又橫挑強脅之態寧有幸乎有如說之罷兵似可言其不利而孟子不屑也只是說天理說王法惟道惟仁而已此孟子所以醇乎醇而亦當世所以疑其迂者也。

不教二節 玩章首節使句文勢在振起下且莫駁彈他不是去魯謀元戎獨屬慎子蓋謂善戰莫如此人而慎子亦必謂我能為君戰必克于時氣盛心雄方意事君誰更如我者乃孟子攻之擊之挫之折之無

一語寬假所以慎子勃然云。不教節。蓋非仁意一戰節。蓋非道意。

然文勢前擊後應上節催下節絕不是兩段說話先說子以不教民戰此舉豈能勝齊空殃民耳殃民者不仁罪莫大焉此固甚不可矣。又進步說就令一戰勝齊遂有南陽乎利國而非殃民似乎無不可矣。然而於功甚奇於道甚拙要亦不容於堯舜之世猶之乎不可也。況必至于殃民乎。細玩二節總是不可二字而當場正話在一戰節其曰殃民若曰必不勝齊起一戰二句也其曰不容於堯舜之世若曰如之何其可起然且不可也語脈從上節倒向下節遂字自一字來。

慎子勃節

此節緊頂上言意謂如此不可當何若而後可。

吾明告子節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五

孟子

制天子規方千里以為甸服而六服群辟則各十取其一蓋皆稱其位分計其經用於分土時已令上足於待下足於守不令後之人復以匱乏故議損益亂成法也要識二字意足則不可復誼矣。不言其他煩費但言待諸侯者以待諸侯之費天子之所獨也故邦畿千里十倍於諸侯。祭祀會同之制載在典籍而宗廟藏之重其事也故曰宗廟之典籍。

周公節

二地非不足自周公太公來周之有天下二公之功最大而

封國不過百里似以地不足之故矣然而地非不足也。儉於百里是

推原為方百里意限於王制不敢過也。

今魯方百里節 王者與天子節相應百里侯封足守典籍王者之制

也。王者復起。則必損之而如舊矣。

徒取諸節。徒字與殺人相擊應。然且語脈仍自然且不可來。取而曰。徒是不役一卒不戰一士。非殃民之兵也。寧有殺人之事。第一彼一此。孰非先王之封國。彼何以取。此何以與。仁者且非爲矣。况又殺人以求之。蔑制之罪。加之殃民而滋大。仁者乃爲之乎。是使其君不當於道。併使其君不志於仁矣。君子之事君也。

末節。須知此節。只從上四節討出。不必深求。夫避制而並之。非道也。殺人而求之。非仁也。乃王制不可過。而殺人不可爲。然則君子之事君。務以鄉道志仁。引之便了。彼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今之事君者。則然耳。豈君子之所以事君者乎。當道是軌轍所域。裁然而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五

堯

止不旁逸。意志仁是惻怛所涵。盎然而流。不中關意。務引至而已。爲一句。近或分作兩句。是務字只管至當道而已。止示志仁。是何文理。務字與而已矣字相應。

今之事君章

此章爲今世之君。以富強之臣爲良者發。當日民不聊生。天下句句皆因崇尚富強所致。孟子自整而心憤之。若曰。此道不變。天下終無寧日。二我字從今字來。此臣以今亟需我。故其自負若此。充自辟來地。聖則賦加。克自與來。援舉而兵強也。良臣却是民賊。極言世王之迷謬也。或首大慈。可謂良乎。古公愛民。故謂民賊。暴征橫斂。其不恤民。可知。窮兵黷武。其不恤民。可知。不鄉道。便不志仁矣。君已桀而

又富之輔之。如烈火焚民。又投薪而助之。民不堪命矣。是民賊也。水師。即從民賊看出。以其爲世所由。故曰道。以其習而威。威。習俗。由其道。便是無變其俗。與者不食一粟。不戰一卒也。與一輔。說很自得。尚不能暫居也。居安居也。萬眾離心。土崩無日。即在方與天下之日。其勢已岌岌矣。譬之上有泰山。下無寸基。求一朝安居。何可得也。通章撥轉。若心處。全在離與之二句。

白圭章

此章始終說圭是貉道。而中以不足爲骨。看他開口曰。吾自負也。方謂前無往古。而曾莫知其道之爲貉也。何也。一人不可陶萬室。器不足用耳。必如二十取一。則財不足。因令禮度不足。官聯不足。究且不可以爲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五

堯

中國矣。彼其爲大貉之小貉。惟其輕之於堯舜之道也。寧獨重之於堯舜之道者。爲大桀之小桀哉。白圭節。圭意。賦法雖以什一爲制。吾猶以爲太重。吾謂忍人所不能忍之欲。則共出日省。用人所不能用之術。則其入日贏。即二十取一足矣。

萬室節。貉道也。下似宜即用夫貉節接去。却先入此節者。緣孟子一聞圭言。便算計到官職莊廢。萬事不理。病不在有餘而在不足。故先即陶罕譬。使知不足之類。及下俱承不足說去。歸着在貉道上。夫貉節。此節要與中國相形。貉早寒。所生者寡。與中國百殺生之不同。原自無可多取。無城郭三句。合說。言中國一切所有。貉皆無之。城

郭宮室宗廟土木之費也。祭祀之禮。燕管之費也。一說宗廟中祭祀之禮亦通。無諸侯句。言無待諸侯之幣帛饗養也。貉中無諸侯。安有待諸侯之幣帛饗養。胡地玄冰。不可耕食。其人逐水草。善遷徙。其送死不封樹。無喪期。其俗朝聘不節。晏享不行。其國廩祿不設。官職不供。

今居節。全重居中國三字。如之何句。即從此討出。上文城郭等共二十字。此節變文。爲人倫君子明其重也。綱常滅裂。是行禽也。何以成立乎。人類仁賢屏棄。是空國也。何以羽翼乎。朝常。尚可爲天地文明之限。帝王自立之地乎。何以去。何以無二十取一。如貉之賦。亦必如貉之無城郭。故也。問釣是地也。何貉無人倫君子則可。中國無之則不可也。曰釣是時也。何夜則昏。而晝則明乎。宇宙間地氣攸分。理道亦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五

空

異地氣荒僻。猶可任其荒僻。地氣文明。何可悖其文明。此處且只說不可以爲中國。留貉字在木節用之。不然則涉小貉矣。

陶以寡節。彼陶而以寡。尚未至於無陶也。而器不足用。且不可以爲國矣。况乃殷輔盡廢。位置盡空。更無一人爲君子者。子以爲足用耶。不足用耶。可以爲國耶。不可以爲國耶。此節只足上如之何其可意。可字與上可相應。

欲輕之節。特出堯舜字。而暗刺白圭心裡的話說也。白圭心裡若曰。吾術甚奇。吾賦甚輕。即堯舜莫我若也。却不知堯舜之道。觀天察地。居方辨俗。中正甘美。萬世可行。輕之不得。重之不得。輕之則爲大貉之小貉。重之則爲大桀之小桀。輕與重等耳。如謂子之道非貉道。亦將謂堯

之於堯舜者。不謂之大桀小桀耶。二伏字。與章首吾欲之祇相應。作文與徒善二句。愈疏二句同例。小貉不必別求。只就上三節看出。蓋上三節言二十取一無以爲中國。既無以爲中國。非大貉之小貉何道字。與貉道的道字相應。小貉內涵道字。

丹之治水章

此章節次較多。界限要明。子自謂治水愈於禹。蓋以子之道治水也。昔者禹之治水。何嘗以禹之道治之。亦惟以水之道治之。是故水以四海爲道。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子之道治水。則以鄰國爲壑耳。夫水本以四海爲壑。而子使之以鄰國爲壑。則水逆行矣。逆行。則非由地中行之水。而爲洛洞無維之水矣。而此澤水。子以爲何等水也。便是神禹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五

空

當日所治之洪水。所謂湯湯滔天。昏墊我下民者。仁人之所惡也。以仁人之所惡者。而自謂能愈於禹。吾子不亦過乎。

丹之治水節。合上章所問。圭乃好奇自多。以爲前無古人者。用術奇。故成功速。時何必八年。乘何必四載。

子過矣節。子之治水。乃自逞其智。自多其奇。道自子而出者也。若夫禹之治水。未嘗出其智巧。以與水爭。水自有所就。特利道之已耳。蓋不以已之道治水。而以水之道治水也。是故云。因水之道。以治水言。四海爲壑。以成功言。

是故禹節。海善下水就下。禹以水之道治水。故其水四海受之。吾子不以水之道治水。而以子之道治之。第求其水。不令吾國受之。而令鄰

萬受之已爾。夫此邦吾之國。厥初皆神州。赤縣先王剖符錫之。以棲焉。民宅四隅者也。曾可爲受水之區耶。此處且只說把邦國做受水處。下節方言與洪水同害。

水逆行節。前章不惟言其太輕。而且目之爲貉道。此章不惟言其貽害。而至擬之爲洪水。皆所以深折之也。四海爲壑。水就下而順行矣。以鄰爲壑。勢必下壑而倒流。是逆行也。逆行則不出地中行。湯湯無涯際。安得不謂之洪水。澤無邊岸也。洪大也。蒙引曰。不必謂其言之過。只言子過矣。以其失言也。

君子不亮章

亮者信之深。執者守之固。安有君子而不亮不執者。此蓋反言以決君

四書窮理定本

卷之四

奎

子之執從亮出耳。夫臨事而確有主。堅有依。據無少依違。還就如中流之砥柱者。執也。然必研諸慮。明諸心。深信其必合如此。而後能之。惜令君子之心。先自含糊兩可。無論志不欲。力不能。就使欲執能執。却着他執箇什麼。惡乎執。與不執不同。言無可執也。論語篤信章註云。守死者篤信之效。意正如此。

魯欲使樂正子章

此章人皆知重好善。却不知三石字最重。正其好之根也。惟我無從無智慮聞識。則無以有我其心休休。乃能好善。好善乃能來善。而以天下之善。優天下之治矣。夜地飽自謂予智者。正自有其強與知慮聞識者。也是故魯休有客。必先斷斷無他。然則上臣之相天下。其惟無我之爲

要義

魯欲使節。首句重樂正子三字。不雜之喜。正自此生。其人深常有平其心也。若曰以若而秉政。其事業寧有量哉。愉快何如。

公孫丑節。無他技。政有大主持。非強執與任之。而樂正子否。政有大機宜。非智慮孰與謀之。而樂正子否。政有大經理。非多聞識孰與給之。而樂正子否。

其爲人也節。然則奚爲句。要見公孫丑不識大體。夫爲政非庶府百司比。看來此一問。卽上三問之意。其爲人句。乃明言喜而不寐之故。且只就重相度上發之。而隱隱全下爲得好字。卽從三否字來。不曰子強。故好人之強。不曰子智。故好人之智。不曰子多。故好人之多也。我

四書窮理定本

卷之四

奎

不自有。則生機融液。物我無間。其與天下之善。油然而與之洽。怡然意與之契。雖欲不好。不可得已。善不專指強智慮多聞識。凡淵懿之識。忠良之論。與我之生機相合。而可以裨益我廟謨。裨福我生靈者。皆是。若欲能一官。致一職。則一己之長足矣。若欲佐天子。理萬物。則須以天下公共之心。納天下公共之善。才技無所用之。

好善足乎二節。好善。好人之善耳。自家無一長。而全靠好他人之善足乎。足者。滿乎魯國之中。優者。溢乎天下之外。治天下尚有餘。治魯國顧不足乎。

夫苟好善節。好善非力勉所及。我不自有。自然生機交相融液。是融液處。卽在冲虛處。想其抑抑謙謙。休休雅度。原有茹納四海之胸次矣。



約有嘉讓嘉猷。孰不樂爲知己者吐露。原爲悅我者傾輸也。四海宇  
輿上天下宇相應。休休似不越一塵。而風聲無遠弗届。固自足以收天  
下之善矣。以天下之善爲天下。豈不恢恢有餘地哉。何以輕也。知我  
之虛懷大度。有投必入也。

夫苟不節。何故訕訕。自有其強與智慮。聞識。謂人莫已若也。夫未知  
其人。姑往一試可也。彼其訕訕自多。不啻善言。予業已知之矣。就之何  
爲。予字還屬人將曰之人爲安。乃多士度不必往之詞。卽此便是士  
止。舊說指訕訕者心事。却與人將曰不相應矣。身在巖廊。而千里之  
外。已以聲音顏色拒人矣。千里與上節千里相應。彼則千里。獨風此  
則千里。却步一念。感召相越若此。訕訕不樂聞善。正與詔諛相投。

四書窮理定本

朱子

卷

日習諂諛。則不言而志已驕。有言而心常遜。益用自負自恣。而國是日  
非矣。觀一言喪邦。在惟其言而莫予違可想。國且不治。天下可知。  
問好善與強智。慮多聞識者。人品之實。曰虛實有無之分而已。負才者  
有我局於一膜之中。虛懷者無我。包乎六合之外。

陳子章

總是借古君子。明已未嘗難仕。陳子若曰。夫子之仕如此其難。蓋願學  
古之君子也。不知古之君子。必待何如而後仕乎。孟子謂就者如其意  
而仕也。去者乖所就而不仕也。若去就之際。各執一端以律天下。則亦  
爲難仕矣。乃古君子。委曲行道。何所不至。所就蓋有三焉。惟所遭乖其  
所就不得已而所去亦有三耳。夫仕非爲禮。亦非爲養。無非欲行其道。

耳。故古之君子。上焉者。既能致敬。有禮以迎。而言又將行其言。然後從  
而就之。倘將行而竟不行乎。卽禮貌未衰亦去矣。何也。言行道乃行。禮  
貌非所論也。斯所謂見行可之仕。而爲去就之正者哉。然而君子非必  
以此律天下也。其次言雖未行。有能致敬。盡禮以迎。則亦從而就之。及  
其禮貌既衰。始不得已而去焉。此以行可之仕。托於際可之仕。其曲爲  
道計。有如此者。而猶未也。其云。飢餓垂絕。猶免死而受其周。機會可  
投。寧必遽而立於峻良。以天下無邦。知已難遇。古君子之仕如此。夫豈  
難仕者哉。孟子若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古之節。須就兩箇三字上。討出不難仕意。

迎之二節。問中二節。言皆未行。亦皆有禮貌。彼何以去。此何以就。曰

四書窮理定本

朱子

卷

君子之就。本爲行言。厥初不惟有禮貌。業已將行其言矣。而言竟弗行。  
譬之強弩之末。不穿魯縞。尚復望其能行哉。故去之。其次言雖未行。而  
禮貌方新。蓋際可而有行可之望焉。譬之方芽之苗。可望日長。故就之。  
此無他。一後一先之分。弗行。謂脉自上將字來。厥初將行。而竟弗行  
也。雖未行其言。正是君子徐觀其後。不難仕意。末節又極言其不難  
仕也。

其下朝不食節。其下。不惟無行可也。不惟無際可也。併公養而亦無  
之。朝不食三句。言君不養賢也。極言至此。見君之棄禮至此。而一知  
悔過。周猶可受。古君子之不爲已甚如此。我土地三字。不可忽。可耻  
處正在此。免死而已。原受周之心。以存其身。冀異日之行此道也。

此節不分去就。若曰於此且受。豈難仕乎。

舜發於畎畝章

首節且叙古來聖君賢相。皆從困起。次節推本天心有意玉成。因言世  
人及有國者。皆不可無苦勞等。動之忍之。增益之者。說得困亨之理。歷  
歷不爽。才說然後知云。乃全章發言之本意也。

舜發於節。畎畝版築等字。甚言之也。天飛而自泥蟠。一何懸絕之甚。  
窮執眷歸。至勞賤也。泥蟠負販。至卑微也。幽囚圜牆。至困窮也。竄跡  
南荒。至僻遠也。五穀自帶。至誦辱也。若一二如此。猶曰偶然。今歷選自  
古明良。往往而是。尚可謂偶然之故耶。當必有深意微權。默爲之主宰。  
玉成陰陽。重有所倚托。若謂宸炭台衡之地。其始必不可少此一困者。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五

李

矣

故天將節。此節全重大任二字。故天句。時文多重將。却不知將字  
之重。正爲大字。試思必先以下。何故鄭重如彼大故也。夫天下者天  
之天下。而舜與傳說諸人。則皆天降之以任天下。任莫大焉者也。粵稽  
于田。胥靡而下。天之困之。抑何靡所不至乎。乃今知天之將降大任於  
是人也。豈遽然而降之哉。必且以心志之苦先矣。以筋骨之勞。體膚之  
餓。身之空乏。行之拂亂。所爲先矣。諸艱備嘗。而後元后允降。百官  
而後樞要游登。此其意果何以哉。吾想爲君良難。爲臣不易。若心若性  
若能皆大任中之所必需者。傾心稍逸。則任大之神不攝。而非困也。其  
奪其逸。是人即無逸心乎。猶必以此動之。爾性稍恣。則任大之氣不濟。

而非困孰與節其恣。是人即無恣性乎。猶必以此忍之。爾能稍短。則正

大之具不周。而非困孰與補其短。是人即不能乎。猶必以此曾之。丁  
不然。天之愛是人甚矣。胡然而先苦之。勞之。餓之。空乏之。拂亂之哉。  
物焦則苦。人在困厄中。憂危薰心。與焦灼何異。其苦可知。人情最是  
愁心難堪。故苦屬之心志。力則出自筋骨。故勞屬之食缺則體膚瘠。故  
餓屬之體膚瘠。則身無資。故空乏屬之。行繁言凡。一身之事。皆行  
也。所爲則就行中。指其專做處言之。拂逆之也。亂扶之也。所值之幾。與  
所爲之事相左也。如賣肉便斷屠。如應舉便罷試之類。心道心也。道  
心貴活。故動之使活。性人心也。人心貴死。故忍之使死。處逸欲時。人  
欲罔極。種種役心。能令自有良心。埋沒不得出頭。及險阻備嘗。一切妄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五

李

念水釋而清明之體露矣。問聖人亦藉外境乎。曰。此如草木逢秋。生理  
自固。內外一也。更不分別。譬欲在如意時。如何忍得住。處困欲無可  
遂。正是堅制其欲。而使之不動。增益句。還另說爲安。不必承動忍智  
慮以憂危而深長精力以頓挫而堅固。  
人恒過節。此下因上節而廣言之。如云。此猶曰聖賢之任。獨大。故聖  
賢之困。獨深也。而微獨聖賢。凡世之人。恒過然後改焉。何也。改之  
云者。將必奮然而作。以幾能改之實。豫然而喻。以遠能改之端。而其作  
其喻。夫豈偶然之故哉。吾想人非聖賢。誰有先事之防。其在無過時。已  
無弗如意。靡靡然焉。暗所爲作者。其有所作者。必其有過之後。事勢窮  
感困於心而衝於慮者也。人非聖賢。誰有知幾之哲。其在無過時。人莫

或子違。憤然為貽所為喻者。其有所喻者。必其有過之後。事理暴著。微於色而發於聲者也。夫此作者喻者。殆亦心之動性之忍。不能之。並者耶。而此固者衡者。微者發者。殆亦心志之苦。筋骨之勞。飢饉空乏。行拂亂其所為者耶。然則殷憂何獨啓聖。多難時非玉汝循環之理。其諸人人共之者乎。恒字微讀。直音至改字。困不通也。塞之而無可出也。如罔任然。衡不順也。阻之而弗克前也。如當任然。入則節。法家拂士。敵國外患。是亦微發於人之聲色。而能困衡于君之心志。即勞苦饑空乏拂亂之類。君心即為國脉。君心無微。國之亡無日矣。

教亦多術章

四書窮妙定本

卷十五

朱

此章人但知重多字。不知術字最重。術者。教之妙處。不教為教。所以為妙。不屑句加一之字。如子有那一種不屑的教誨。似乎不為教誨。不知因人有頑冥不靈。終樂不悅不得已。而以拒絕動其警省。棄置開其悔悟。全是安教誨他。絕無真个拒絕棄置的意思而已矣。不可畧。

四書窮妙定本卷之十五終



四書窮妙六補定本卷之十六

古邵王國瑚夏器甫著

盡心上篇

盡其心章

此章盡心二字貫到底。總說心外無天。心性並重者非。如云。人心原至靈。而今依然至靈。無少虧欠。只盡其心也。即此盡其心處。便是知其性處。蓋所謂性者。非謂有一心。又有一性。此心渾是生机。心便是性。所謂知性者。非謂有一性。又有一知。人心靈到至處。便是還照本來。而知其性了。夫所謂天者。非謂性外更有天。太虛中有生機。發之於心曰性。則性便是天。既知其性。豈不便是知天。而盡心不但可以知天也。盡心

四書窮妙定本

卷十六

一

者。心無一物。何由外馳。即是存其心矣。心不外馳。就吾生机。是即養其性矣。性外無天。養外寧復有事乎。且非獨於此也。世所稱天之命者。有大於天壽者乎。盡心者。中無一物。豈復把天壽看做兩樣。惟有存心養性。自修其身。無可取死之道。以俟天壽之自至而已。天壽且然。其他富貴貧賤。吉凶禍福。寧復有二其心。而不修身以俟之者。如此。則自家心裡。便是太虛。又不但以我知天。以我事天而已。命豈不自我立乎。看來一箇盡心。知天以之。事天以之。立命以之。天下尚有心外之天命哉。首節本謂盡心便可知天。而恐無憑難信。故以知性明之。心兮本虛。心而曰盡。則心體毫無虧欠。其為虛之至必矣。而虛之至處。便是靈之至處。譬如極空的鏡子。便是極明的鏡子。以其靈之至處。還而自照其

生理。何性之不知焉。卽心是性。卽盡是知。本來原是一物。究竟仍是一事。心之外無性。固未有盡其心不知其性者。性之外無天。亦未有知其性不知其天者。此節論心可通天。全憑性在其中。須知存其心。養其性。卽從盡心中抽出言之。都是見成的話。非謂既盡其心。又要存其心。養其性。借今放其心而不知求。可謂盡乎。安有盡心而不能存心者。又令害其心之性。而不知順。可謂存乎。安有存心而不能養性者。心乘乎氣。操之欲嚴。故其道曰存。性純乎理。居之欲寬。故其道曰養。問存心便是養性。亦有說乎。曰。今夫農大灌苗。飯夫噉飯。皆借外物爲養。若心則油油藹藹。渾是生机。但令他在腔子之中。則其滋息涵育。自有不可勝用者。非待借資于外也。故存心便是養性。養心莫善于寡欲。章意

四書第廿六本

卷十六

二

止如此。存心便是養性。養性便是事天。末節全就心上說了。不得出性字矣。可見此章只盡心二字卻了。

莫非章

聖賢與人言命。原欲息其妄爲之心。令人一意修身。然其流弊。反能令人不修身。聖賢曰。莫非命也。焉蓺。何蓺。君子不可以不修身哉。小人曰。莫非命也。焉蓺。何蓺。我何以修。身爲哉。修身則命无妄。我亦无妄。命信自我立矣。不修身則命无妄。我有妄。命不自我墜乎。子罕言命。意正如此。故孟子再出莫非命章。以立命在修身之旨。莫非句。是上章末節可疑處。順受句。則解其可疑處也。言人不問如何而死。莫非命也。則不問如何而死。莫非立命矣。乃立命必待修身以俟者。何以說焉。蓋

人心與天命。初无二體。但天無不正之命。人却有不正之心。人無不正之心。是命無不正之心。亦無不正。斯爲順受乎命之正者。藉令人有不正之心。不修其身。致陷於死。將併命爲不正之命。如清水入泥沙。併清水亦爲濁水。乃逆取其不正者耳。彼修身俟死。不參不正之心。正是順受其正。而不逆取其不正也。斯真能立命者哉。不立巖牆之下。乃心無行險不正之心。修身以俟。正是順受其正的樣子。故用是故字接下。夫命無不正。我亦無不正。非知命而何。蓋其道二節。因上文正命未明。故分割而解之。只要說明正命。非兩平說。蓋道我修其身。無取死之道。與不立巖牆之下者。同是正命也。若不修其身。自陷刑戮。與立巖牆之下何異。亦將謂之正命耶。逆曰取。順曰受。

四書第廿六本

卷十六

三

求則得之章

此章若作兩項平說。不惟少趣。又且失旨。乃因人之求在外者。徒求無益。而覺之求在我也。求則得之。二句。且輕輕說。重講全在求在我句。次節同。凡此出而覓彼之謂求。彼入而附此之謂蓺。惟以我求我。初無彼此出入。動念卽真。凝精卽是。焉往而非蓺。至於在外。則有彼此出入。此出而覓。吾安能必其效。彼入而附。吾安能決其來。

求則得節。二則字重。言求就是得。舍就是失。無少分別。無少停待。有並卽從二則字討出。假令求而未得。則求亦徒求。安可許其求以並。又令求雖得。而舍未必失。則得或偶得。安可歸其益于求。是求求字拈起另說。言如此則是其爲求也。乃可以必致其得者。豈不干得上有

蓋哉此果是何等求。而若是其有益。蓋其求乃在我的求故也。者字屬求。不屬我。須細辨下做此。求在我句。須發求所以有益于得。若只講如何求。共在我。即失旨矣。求之有道節。當其求也。必有路頭。如求舉必用經義之類。如無路頭。即求已無可庸矣。即使求有路頭。乃其得又有莫測之數。道命串下求之既制於理。得之又制於數也。重命上。求在外句。須發出所以無益之意。既在外矣。寧可即心為求。將必有所借塗。而求有道矣。既在外矣。寧可即求為得。將必有所除障。而得有命矣。求既有道。得既有命。尚可謂求之有益於得耶。

萬物皆備章

四書精義定本

卷十六

四

此章全要往裡面說。無非欲人求在我之意。世但見萬物芸芸。盈天地間皆是。不知一腔生意。萬象森羅。即我悉備。更無一物出共外矣。以故人只須反之我身。而毫無私偽。使自備萬物之生意。活潑無礙。樂莫大矣。不必求於我之外也。其未能者。亦只須強以我心。體萬物之心。亦將備萬物之生意。不終間隔。當身而取。求仁莫近矣。亦不必求於我之外也。何也。則惟萬物皆備於我之故也。若非萬物皆備於我。則仁亦矯偽不情之物矣。首節即仁體。誠字恕字。俱就我視萬物之心言之。誠者我心視萬物為一身。而能肫肫其仁也。恕者以我絮萬物之心。而所惡勿施于萬物也。次節妙處在身字。與莫大二字相照應。極小却極大也。以獨樂不若與人。與少不若與衆推之。則萬物中一物未通。其樂

未暢。乃親焉一身。其能幾何。就使反之而誠。初云樂莫大也。蓋誠非他。也。一腔之內。渾是生意。自有真切。飽煖處。爾而此一腔之生意。全備萬物之生意。真是宇宙同春。天地同和。世間何樂更有大於此者。伊尹驚驚不起。孟子王天下不與存。皆是物也。末節妙處。且要把仁字說到遠處。然後用恕字約到近處。仁者萬物一體。其分量甚遠。然但強我心之恕而行。便可漸與仁合。求仁就近於此何也。萬物皆備於我也。人之私情。每欲拂人。以便我。恕則推己及人者也。恕豈人所樂行哉。必須刻苦。淨磨力矯其私情。方能行恕。故曰強。

行之而不著章

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要如此章。孟子不是責人。乃與醒人心。使何日

四書精義定本

卷十六

五

用間認道也。末句自上二句看出。而孟子鄭重。在行之習矣。終身用之字面。蓋因世之不知其道者衆。而以此等字面提醒。令人自認道是何物。今以論路之俗語解之。曰人走的路兒。却不知其路。人常走的路兒。却不深知其路。所以終身由此路兒。不知路兒者。衆。職此故耳。問畢竟何物是道。曰終身之身便是。故曰道不遠人。行之習矣。不是空空說他行習。言其所行所習。便是道也。但自不着且察耳。人不可以無章。人而無耻。至垢辱。至污賤。恥莫甚焉者也。然使若而人者。忽有無耻之耻。即無復可耻者矣。何也。無耻之可耻也。以無耻也。既以無耻為耻。即為有耻矣。又何耻焉。是生平之垢辱。漸除於一念之慙惶。夙昔之污賤。

淨盡於一朝之愧悔。耻之轉移乎人。一至於此。人其可以無耻哉。

耻之於人章

大字所字。何字正是激之深處。無所與大字相應。極大却乃全無。如何了得大之云者。如有之。則登天堂。無之則墮畜道也。耻之於人。若是其甚。即有一不用之所。然且不可。乃為机變之巧者。絕無一用耻之所。焉何字。語脉自無所來。世間不若人之事。益亦多矣。然其他雖不知耻。猶止於一事之不若人耳。惟此机變之一事。如不耻其不若人。則更無一事如人者矣。何也。耻之於人。大而彼乃一無用耻之所。可與其他不耻不若人者。同日道哉。

耻之於人節。夫人之迷於衷。謬於理也。自師保不能箴。圖史不能喻。明書窮抄定本。卷十六。六。

埋不能化。悔威不能震。憊而惟有寂然不自安之一念。則幾希可存。性命可立。人心以之不死。人類以之不滅。所係於人。蓋甚不淺鮮也。為机變節。世間可用耻之所。非一而無如机變之巧之甚。彼其踪跡。情致詭秘之極。真令人無可施顏回。不能立人世者也。此猶覩顏為之。會莫知耻。更於何所用其耻乎。

不耻不若節。不耻不若人。不耻机變一件。不若人也。何若人有言。其他更無一件。若人也。一處低處。處處低。與一着錯。滿秤空相似。上節言他無一用耻處。此節言他無一若人處。

古之賢王章

故王公以下。自賢士樂道忘勢。生。賢士樂道忘勢。自賢王忘勢。生。賢王

忘勢。自好善生。賢王好善。自自家有善生。今世士奔走伏謁。以得臣

王公為幸。一何賤也。豈非趨其勢哉。乃其所由來。非士也。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道德一善也。古賢王自家原是善的。故與賢士之善聲。應氣求。中心好之。好其至尊貴者。自然不待較量。而不見已之勢為尊貴矣。上有好者。下必有甚者。故古賢士云。何獨句。要發出何字。獨字。好善忘勢。古賢王已先然矣。上能貴士。士豈自賤。寧有上然而下不然者乎。樂其道句。若只說賢士如此。即非立言本旨。蓋一代之教化。風俗。惟王之所鈞陶。以故王也好善。士也樂道。王也忘勢。士也忘人之勢。雖則古賢士內重外輕。堅持雅操。得深諺淺。獨樹高標。而古賢王。勵節維風。作人振德。相得益章。共成曠世之盛美。詎可謂其無所自來哉。

四書窮抄定本。卷十六。七。

欣慕在人。故曰好。暢快在己。故曰樂。好善。是忘勢之根。樂道。是忘人勢之根。善勢對不得。敬而禮之。為其善也。而弗致弗盡。其未能中心好之可知。即有王公之勢乎。固古賢士所樂其道而忘之者也。縱或一望其顏色。暫賂其丰儀。其後將深藏固拒。杳乎不可復親矣。欲數數然而見之得乎。見者君趨乎士。而永望其道範者也。臣者士趨乎君。而奔走其下風者也。兩者之相去遠矣。

子好遊乎章

通章。全重尊德樂義四字。真是涉世良方。允若茲。不問何等遭際。都做了好田地矣。此章節次頗多。部位易亂。須一一看得分曉。方是夫遊有蘊藉。尊德樂義是也。有襟情。當道是也。有操持。不失義不離道是也。

有樹立得已不失望是也。古之節說出得已不失望的實際。以見知遊之道。便是今之古人耳。然非有尊德樂義之蘊藉。安有慕慕之襟情。非有慕慕之襟情。安有不失義不離道之操持。得已不失望之樹立。居今而進之古乎。是時遊士大抵皆富貴功名之士。想勾踐宋桓二人稍可引進。孟子皆以道德進之。宋桓章是遊之挾持。勾踐章是遊之襟懷。子好遊二節。言今之遊者。大率陰陽作先合。顏頤取世資。冀一富知遇我。謂無問知與不知。一以慕慕處之。爾然污泥之中。脫然流俗之表。真是今之古人。非復縱橫捭闔者流矣。遊者之善物也。若人知而欣欣。人不知而戚戚。則心爲世役。失其所以爲我矣。慕慕者。我自自得處。不以所遭爲輕重也。凡天下之事。超乎其外。乃能善乎其中。如君哉。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六

八

齊也。便自有天下不與來。孟子論遊。意正如此。若他人論遊。則必曰何如揣摩。何如諫說而已。何如斯可節。慕慕不可強。必有自得之者。何如可以之間。甚善。尊樂二字。爲慕慕而設。凡遊者。人知卽欣欣。人不知卽戚戚。而不能慕慕然者。彼蓋以遇合爲崇高。以投契爲快足。所尊所樂。皆在人知故也。尊德則我有至尊。人知不足以爲尊矣。樂義則我有真樂。人知不足以爲樂矣。焉往而不慕慕。慕慕自尊德樂義來。故士三節。又從慕慕來。何謂德。此心中所得之真性。是有德則超然衆帝之先。其卓越何如。德自有尊。非謂德在此而着一尊之心也。何謂義。此德中所樹之高節。是有尊則灑然出塵之表。其欣悅何如。義自有樂。非謂義在此而着一樂之

心也。

故士節。士何士。卽尊德樂義。而可以慕慕之士也。慕慕且就心裡說此節。則言其窮達皆善。不做那墮登墮乞家修廷壞的營生。矢義者。心奔於窮愁。而鮮廉寡耻。喪生平之所守也。離道者。心蕩于濃艷。而溢志悖心。變未達之所守也。此無他。窮達動其心故也。士而人知之亦慕慕。人不知亦慕慕。寧復至此。

窮不節。已從太虛而來。原自嶄然不滓。不失義。則真已不失。所謂完故吾也。道與民何干。而不失其望。曰道非空寂之物。乃人心生機。湛恩閭澤所從出也。士得已。則道在我。自其未達時。民已望之。曰是異日皆澤我者也。達而不離。則膏澤果下於民矣。寧不有以酬夙昔之望耶。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六

九

民不失望。只是得已中作用。非有二事也。故曰修己以安百姓。民不失字。承得已之得字來。已既得矣。併民望亦不失焉。則慕慕之士。真所爲何用不臧者。古之節。古人不問得志不得志。做的都是好事。是窮固善。達亦善。何用不臧也。相承而下。俱串說。澤自道出不離道。則澤加于民矣。澤被生民多少。烜赫光顯。此古人得志於時者之所爲也。卽不得志乎。而身以義修。亦自滌除塵氛。砥礪名行。足以照耀當年。垂光來後。豈遂湮滅無所表見於世乎。修身見於世。則德義之善在一身。便是獨善其身了。已豈有不得者乎。澤加於民。則德義之善在天下。便是兼善天下了。民豈有失望者乎。

待文王章

此章還是孟子以豪傑自任。蓋孟子生於聖遠言湮之日。幸有文王在上。而五百歲聞知之。統直以其身承之。而無少遜避。此乃清明天授。振古豪傑。雖欲不與。而自不能。故曰雖無文王。猶與舊謂孟子激勵人做豪傑。夫待人激勵。纔做豪傑。仍是待文王後。與了。但學人到此。却不可無豪傑之志耳。凡民句。若只向庸劣猥瑣處說。便少興趣。須就生人何必有待上發之。無文王猶與。不是勉強可到。乃天生豪傑。更絕恒流。其契合有神解。擔荷有完力。用能開往古未成開之口。做舉世不敢做之事。即令文王不作。猶且作而與曰。百歲之餘。無有乎爾。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寧待克明者之鼓舞。丕顯者之策勵哉。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六

十

附之以韓魏章

此人過人遠處。不重款然字。亦不重韓魏字。全重一個附字。此時此際。乃可驗其人之真也。附者。貧賤乍離。富貴驟至。事屬望外。榮出非常。其自視當何如其盛滿溢克者。乃款然一無所有也。若人之于富貴。真能草芥之浮雲之矣。故曰過人遠矣。韓魏時已爲國。而猶曰家。其爲晉大家相傳已久。口頭語也。過人遠在前一步。以佚道章。

此章本味。全在勞死二字。言人主宰制萬衆。而聯屬其心。全在有便民的道理。如民之所惡。莫甚于勞。而其所尤惡。莫甚于死。然使人君以佚道生道。便利其民。則雖勞與死。亦不怨矣。矧以至仁之心。行順流之政。

則民之歡樂景從。豈顧間哉。王道本乎人情。霸者之民章。

通章語脈。全從王民皞皞。揆出。蓋從王民皞皞。揆出君子存神過化。從存神過化。揆出天地同流。從天地同流。揆出豈曰小補也。看書須知來處。此章到殺之節。皞皞之說已明。又說所存二句。何意。曰化曰神。要說與天地同大也。彼霸者之能令民喜。如補破釜破衣而已。豈不小哉。此章見治道令民相忘。方爲大德不德。

霸者節。曰雖虞小之也。霸者將結民之心。以濟已之事。日取其民。而吻之濡之。與之咻之。其民亦知而感。感而悅。驅虞之象成焉。雖則差愈於怨咨哉。而大道固已隱矣。若夫王者之德澤。一真性之自流。王民之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六

十一

熙洽。亦真性之自動。雖則民悅無疆。沒世不忘。而要皆天者機也。非私情也。無私自廣大矣。怨咨固非淳風。感悅亦非上理。上德無德。至仁無恩。

殺之節。此節本味在殺字。利字。日字。上。民之所惡。孰甚於殺。茲且併其殺而不怨矣。民之所好。孰甚於利。茲且併其利而不庸矣。大凡有其爲之。將必有其知之。其有不知者。或其暫時然耳。乃民日遷善而竟不知爲之者之爲誰。歲月自深。知識自泯。何令人之渾忘。一至此極也。總

是極言之意。夫君子節。上二節。且只說王民之應。所過二句。則即王民之應。而推王者感人之妙也。言人之相忘至於此。此乃君子感人不須久居其所。



此身一過已令民融而為一。而無少間隔。化何如也。亦不必顯出其事。此心一存。即令民融而為一。而無少待待神何如也。此神此化。總是王者虛極而靈。靈則無方無所。無之非是。直與上天下地渾合而派。不知其此為天。孰為地。孰為王者矣。豈小之乎。以此補彼者哉。時文說王者大有補於天地。便不是。纔曰補。未有不小。以二之故也。同流則一矣。王者一。天地矣。王道之所以為大也。

仁言章

愚意仁言不如仁聲。何須較量。此乃引起下文。本意只在崇善教上。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而人主入人果何施而能入人之深乎。凡得民處。即是入人處。善政不如善教。云善教得民心。夫至于得民之

西書第抄定本

卷十六

三

心。入人孰深於此。此仁聲所自出。而仁言弗如者也。治天下者。其惟崇教哉。

仁言節。入人感動乎人也。德音勸導。亦能感動人心。然必資德翔洽。而頌聲作焉。乃為淪肌浹髓。感動最深。其視空言之感動。不可同日語矣。君有所施。而民動焉。曰。民有所效。而君收焉。曰。得得民處。便是入人處。

善政節。政曰善政。教曰善教。皆仁心中作用。皆能入人。則皆能有得於民。但善政之所得于民。不如善教之所得于民。下節或得民財。或得民心。便是得民不相如處。

善政民畏節。民畏民愛。只是引起下文。語意歸着二得民上。與上節

得民相應。夫均之得於民也。而得民心。視得民財者何如。故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政教而曰善。孰不可以入人。但善而曰政。是以其嚴肅之意。防範乎民者也。民有凜凜然而畏之耳。善而曰教。則以其慈祥之意。陶育乎民者也。民且依依然而愛之矣。勅法而約束。其禁令凜如善政。原自畏心出也。故民還以其畏應之。因性而薰陶。其情思藹如善教。原自愛心出也。故民還以其愛應之。與影之隨形一般。得民財。言僅可得外面的東西。正說不能得心。善教之效。何不就民間化行俗美。與仁興讓處說。而僅說人君得民心之愛應。有節也。得其心。故得其名。仁聲所由作也。以此知首節只是引起次節。非兩平話也。細玩乃見。

西書第抄定本

卷十六

三

人之所不章

通章歸重達之天下一句。良知良能者。知能雖發於生後。而有生之初。天性中原有此知能也。今於有生之後。認所謂良知良能。吾惡乎別其為良哉。我想學慮皆人生以後事。知能得之學慮。或出于人為者耳。未必是良知良能者也。惟不學不慮之知能。意者為良焉。而孰為不學之知。不慮之能。試觀孩提稍長。何學何慮。而達之天下。無不知親親敬長者。則所云不學之能。不慮之知。其在親親敬長耶。而此親親敬長。其即天性之仁義。而為良知良能者耶。夫仁義具於有生之初。乃親親敬長。則發於有生之後矣。而吾以親親敬長為仁義者。豈有他哉。夫仁義性也。世間惟性靈潛通無際。達之天下。乃今孩提之童。莫不知愛其親及

其長也。莫不知敬其兄。則亦達之天下矣。此其所以爲仁義也。情也。其未發而謂之仁義。既發而謂之親親敬長耳。孩提知愛敬。便是能愛敬。此時分析不得。及其長句。重其字。其孩提也。長而未離乎孩提。猶然不學不慮也。問愛敬出自孩提。即可知其根於性矣。必言達之天下者何也。曰孩提節。且據外面驗之。及拈出達之天下。方知此能靈妙無方。分明畫出個性體。纔把就裡說破。先淺後深。言之序也。與孟子先言乍見後言仁義禮智之端。同和也者。天下之達句。玩此節。可悟其旨。

### 舜居深山章

解深山章。只須一句。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此章非有貽襲。非有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六

古

事實。總統大舜玄德上。想像他外際如此。中曲如此。舜何人也。重華協於帝。後作爲不可及矣。而深山之中。則荒陋無如之地也。以若人居若地。如鳳樓雞壩。宜何如其迥絕不倫者。然而崖岸不形。氣魄不立。無可少自表見者。弟見與木石居。與鹿豕遊而已。如斯外際。其去深山野人幾何哉。與木石二句。乃形容其別無可表見處。深山何有。非木石則鹿豕耳。木石之居。寂然無諠。舜亦與之爲寧謐。則木石即舜之家室也。而何不可與居。鹿豕之遊。熙然恬適。舜亦與之爲恬適。則鹿豕即舜之儔侶也。而何不可與遊。彼深山野人。醉閃沓移。日惟木石與居。鹿豕與遊。而舜依然與野人何殊。即聖凡殊途。自有所以異者。詎真如野人之間汶然。特一拘惺然相去能幾何矣。江河汪洋萬頃。一決誰能杆

格聖心沖虛之極。淵源萬善。有間必投。有見必入。略無安兒杆格之意。思豈不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乎。二一字非單指一件。言一有所感。無不相投極言之也。江河自沛。正自深山無異來。虛則無不通也。若論孟子當日口語。並無一字明露谷神之說。只是取舜之外面。裡而兩下相形。言外面直恁若昏若鄙。似個一無所有的人。裡而却乃至神至妙。似個無所不有的人。何內外之不相符一至於此乎。異哉殆莫測其所以然矣。豈與居與遊時爲一人。有間有見時又爲一人耶。無爲其所章。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六

古

此要語也。其實只是毋自欺全重二其字。言人何須他求。人心之體。渾是天理。即妄欲妄爲。紛然四出。而獨覺處。不欲不爲者自在也。人第於其不爲者無爲之。不欲者無欲之。如此之爲。卽爲極粹白之爲。如此之欲。卽爲極美善之欲。至矣盡矣。又奚必別求所爲與欲哉。如此句直就人之爲與欲論也。言人之爲也。豈必別求制事之法。人之欲也。豈必別求制心之術哉。德慧章。獨與恒相照。恒類然獨特然也。今人看此章。多是逐句說去。不知精神全在恒獨二字。如平人而無德慧術智。則亦已矣。如其有德慧術智。乎試詰其爲何如人。則非他人。必其有疾疾之人也。蓋往往而是夫固恒存之矣。藉曰不然。世之爲臣者。吾不知其幾何人。世之爲子者。吾不知其幾何人。而何操心之危者。獨孤孽也。而何慮患之深者。獨孤孽也。

而何操心危慮患深而達者獨孤孽也則以孤孽之爲疾疾而德慧術智恒存之也人。可以虛負此疾疾哉。

德慧術知慧皆人心之靈也。彼其靈機之出於性也。則爲德慧。彼其靈機之巧於謀也。則爲術智。切已之思。如沉疴在躬。有不能一息置諸懷者。故曰疾疾。宴安時氣。昏思疎。何從得此。疾疾與舜舜章。衆言困窮者不同。此乃關心之深。慮入人尤深。

獨孤臣節。我生不辰。天降鞠凶。至今猶嫌起於堂陛。恩愛割於庭闈。於禍爲不測。於避爲無所。臣子不幸遭此。宜何如其惴惴不自保者。由是思患豫防。而殫心其間。將必圖其大復。直其細。睹其端。更察其委。猶恐意未藏。幾先生變。慮何深也。夫然則動忍消其妄念。而清明漸露。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六

七

研審其源。而智巧日精。德慧術智。有非他人之臣子比者。達豈無故也哉。愚意臣不得君。便子孤立。即孤臣也。非必遠也。子不得親。便與孰待罪。即孽子也。非必庶也。母愛子抱庶子。豈盡不得於親乎。孽似作罪孽之孽。爲是。

有事君章

此章品題人臣。如登臺樓。一層高似一層。俱要下節托比上節。首節重君字。次節重社稷字。三節重天下字。末節只重已字。即此可識品題之意。

有事君師。二者字相呼應。下句正所以爲事君人。後倣此。此事君人者。謂當貴我者。惟君。龍榮我者。惟君。故其事君也。只倣步使君容。

我悅我的勾當。一腔之內。止知有承事其君。只是個事君人耳。

社稷節。社稷對上君字看。社稷爲重。君爲輕。爲悅二字。是誠心爲國處。憂國奉公之念。篤於天性。切於由來。蓋必皇圖鞏固。國祚靈長。然後自快於心。不但宣力任事。求塞其責而止。

有天民節。天民其抱甚大。乃天生之以任天下民。而代天者也。夫普天之下。天無不覆。而此民爲代天之民。苟非達可行之天下。寧肯輕行之乎。就使功在社稷。名爲國士。吾知其不屑於小就矣。

有大入節。此節須思比前進步處。何在。社稷物也。天下亦物也。悅在安乎。社稷達必行之天下。皆有正物之心者也。正已而物正。言其都無正物之心。其人大而化之。不可以涯際尋。不可以方所測。故獨大也。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六

七

三樂章

首節且空空說。末節方大發。所以王天下不與有處。與而無間章。同。三樂俱不就。遭際上說。通重君子有三字。三樂皆自家生意。其慶則此樂暢心廣。則此樂完。同人。則此樂溥。非始有也。林氏係天係人之說。不必用。

首節。王天下不與有。言其樂之無上也。而其根則自君子來。言樂爲君子有者。乃人世所未嘗有也。人世勢分之樂。至王天下而極。而君子所有之三樂。皆性分也。尤有高出其上者。不與有。言不得參列其中。父母節。君子一腔生理。何處不流。而父母兄弟。尤生理所關。鍾也有如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乎。天眷二人。既壽而康。亦既有瞻有依。有怡有。

情矣。而孔懷之倫相與依附下者又皆足以承其權無或貽之戚焉。和氣之祥畢致於生理獨鍾之地。庭闈之間融融洩洩。就令泰和盈宇。而常亦不與易矣。其在他人無論。人不克值此幸而值之。亦烏識此樂為何物也。信惟君子而後樂此哉。父母二句。若只就其慶既翁福履昌熾時說。便失旨。天倫樂事。知者幾人。一樂言為君子所有之樂。非樂論可樂也。

仰不愧節。愧作自獨覺處生。自家心神。與天人妙合無二。自家若無私欲。則心神獨覺之地。無有愧作。不愧作於心神。即無愧作於天人。如此則自慊於中。泰然自如。樂莫大焉。不愧作與二樂界限要分明。仰不二句。只宜說他襟期磊落。舉動光明。若如心廣體胖。優游汗渙等語。却涉樂句矣。

卷十六

六

得天下節。須知天下句不係於人。重君子能得方是。

末節。末節回應首節。要說得分曉。首節說君子有三樂。中三節既細教之矣。末節乃回應之曰。我謂君子有三樂。而天下不與有。即以其有此三樂。而天下不與有也。蓋此三樂。取諸天親何等親切。根乎真性。何等精實。垂之終古。何等悠久。雖曰中天下而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豈其施切精實悠久若此乎。則信乎天下不與有也。

廣土眾民章

此章論性之所也。何謂所。性之存處是也。性生理也。生理周流四海之物也。人見孔孟全不得志。則謂生理未能周流。或不免舜若矣。此由

讀書抄定本

卷十六

七

所字要有分曉。所本地也。

未識性之所。故為此說也。夫性之所。果惡乎存乎。彼廣土眾民。固是君子欲之所。非樂之所。即中天下乎。定四海乎。亦不過如草木含生。逢泰而舒。乃性之舒暢處。樂所存也。非性所存也。夫君子性存之所。雖十分得志。不增毫末。雖全不得志。亦不減纖微。緣自太極中分來。已自一成不易。後來大行第居。安能為之加損乎。乃君子性存之所。何如仁義禮智生理也。性也。其根底存於心。其色澤存於面。為貯存於背。為益存於四肢。為不言而喻。是自心而面而背而四肢。皆性之所也。彼中天下。定四海。特性之舒暢而樂處。豈性之所。即大行又何加。第居又何損焉。看來古求大聖賢。未有不全其性者。孔孟與堯舜一也。

廣土二節。先借所欲扶起所樂。却以所性壓之。與上孟天時節相似。

雖大行節。中天下而定四海之民。即大行也。窮居無尺土。無一民。與中天下。定四海。相反之極。大行二句。且只是描寫個所性不存。分定句。乃原其故。際大行之會。是於參贊間。儀生成萬類。似有加於性之初矣。乃性之動原。有此參贊。原有此生。成無以加也。窮居一無所行。特其退藏於密。而其可以參贊。可以生成者。未始不在也。夫何損焉。分字要分曉。乃週有生之初。從太虛中分來之生。後而言正與大行第居在有生之後者。相照有生之初。確然一成。則有生之後。無能移之者矣。後來有定。正為當元有定。可加可損。是不定也。

末節。性者生也。人之生而有者。內則惟心。外則惟性。惟性四體耳。

然則性之所安得不存於心於面於背於四肢乎。看來性之根原有於心性之色原存於而於背於四肢。君子窮如其初而已。仁義禮智性也。彼其仁之有義之正。禮之節。智之臨。至於中天下定四海。特性之流行發越處耳。乃性存之所。則虛明無物之地。無不苞而孕之。惺靈不昧之天。無不停而統之矣。時者生機之藹然處。盎者生機之充然處。不而而喻者。生機之自然處。皆仁義禮智之色澤也。面之不昧。其神瘳也。根心者神逸。背之不益。其氣餒也。根心者氣充。何謂喻。言其動乎四體。周規折矩。律身度。動與根心之仁義禮智相符。若曉心之意然喻也。只言根心性之所已明。必曰睟面盎背等者。以睟面盎背等者不待大行而有也。若魏乎成功。煥乎文章。則必待大行而後有矣。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六

主

伯夷辭紂章

全章語意何在。言善政莫如因民也。若必人各人養。其能幾何。未足以爲善矣。大意。老歸文王爲善養老也。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必歸矣。然必何如乃爲善養老哉。蓋非必解衣衣之。推食食之也。蓋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則老者得所。且併其家人皆得所矣。彼二老所謂西伯善養老者。亦只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能使老者得所而已。總見善養莫如因。以因之利溥也。

伯夷辭紂節。伯夷太公二比。宜重伯夷太公上。人君得人之跡。雖得仁人之歸。尤難文王之治岐也。其令汝墳遵化。有夏修和。無服其論。乃伯夷太公商周間有道仁人也。彼其於善政施仁之要。諒不明而就於

計哉。而自北自東。蓋靡西土。凡以西伯爲養老耳。看來天下若有如文王之善養老者。仁人必以爲已歸矣。曰仁人。見其歸之足重也。則仁人句。人或不能醒本意。本意不重。能得仁人。即其能得仁人。而知其能行仁政也。夫惟仁人能識仁政。乃仁人之歸善養老。則所謂善養老者。將必深得仁政之樞要矣。今天下之君。可不師文王之善養老哉。問此下二節。其意云何。曰仁人之善養老。則所謂善養老者。似宜有非常之殊恩。希世之盛事。然而無他奇也。第如五畝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爾當曰伯夷太公所謂西伯善養老者。亦只如此而已。蓋大德不德。至仁無恩。故孔子數五美。首及不惠之費。而益上九之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仁政之樞要。原不越此。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六

主

五畝之宅節。五畝節與下節何別。曰五畝節。且說欲令老者衣食。肉無饑。弟在制民之日。里教民之樹畜。導民之妻于養老。末節說二老頌西伯善養。亦惟如此而已。此節駁項天下有善養老。且玩足以可。以字。似是孟子曰陳養老之矣。末節方說所謂西伯善養老者。亦只如此而已。註却作文王之反行。文王所之。又殷人七十而助。文王似不敢改爲百畝。宅。民之宅也。民之牆也。桑。民之桑也。民之田也。民之田也。王者特能令之使樹畜之。使蠶耳。而頒白之叟。輕黃耆之扶杖。不實。豈而將之。解衣而衣之矣。條可類推。

末節。此節口氣難理。宜云伯夷太公之歸西伯。謂其善養老也。然果何所謂哉。亦惟如我所云。制其田百畝。里五畝。爾已教之樹畜桑。畜雞

庭爾已導其匹夫匹婦之妻子使養其老爾已夫老者不肉帛則不飽  
煖不飽煖則為凍餒文王之民以此制者教者導者初無凍餒之老焉  
當時伯夷太公謂其為善養老而歸之者此也無他奇也今天下有善  
養老人豈不以為已歸哉三其字指民言言非文王分已所有田  
里樹畜妻子皆繫指上文而言五節字文王之民二句重在文王  
之民上文文王之民何民也言其有樹畜各有妻子人人皆飽  
煖之民也人人皆飽而獨貶老者以儉人人皆饑而獨貶老者以凍此  
豈人之情也哉凍餒者乃喻飢寒生民疾苦頗速宜無甚於此而不  
飽不煖即此謂焉豈盛世所宜有哉制其三句是謂養老之政五  
十至老者言其能使老者得所見其善也

易其田疇章

卷十六

至

首二節且之論足民之道聖人以下方說聖人治天下信無不仁之民  
乃民之所以仁第如易其二節使民歲粟如水火而已不然何民非水  
火不生活而皆夜求之無不與哉須知肯以茲粟與人便是視人惟我  
仁也

首二節非必勞之以時巡非必勸之以田畷第誅求不擾徵發有時  
自將安生樂業深耕易耨土地闢而田野治矣年豐則供其正時誅  
則蠲其租易薄須令說生之數常饒而取之數常寡自是而三耕一  
餘積為大有蓄藏所由以厚儲蓄所用以充也易其二句總是聖民  
多財故曰可富食用供就用時說故曰不可勝用節用則用自裕也

食有常則故專言時用酌事宜故專言禮則不可句須頂上節說豐  
亨之民更教以儉則經費之所出不罄其儲蓄之所入矣

民非水火節生活所係宜何如愛重而昏暮有求必與曾不為生活  
計而自私自利則以水火至足既以為人已自有既以與人已自多無  
損於已之生活故耳是仁自足足生也聖人之治天下其視天下如  
一家一人然彼其易者薄者時者禮者使之陳陳相固而家無不給積  
穰多有而人無不足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貸之圃取之不虞其窮用  
之不愛其竭正與水火家家有之人人有之者相如且無待乎昏暮之  
求門戶之叩矣焉有二字全要照水火翻騰夫民之自私自利而甘  
為不仁也大抵以吝其菽粟不以與人耳而其吝菽粟不以與人也凡

易其田疇章

卷十六

至

以民非菽粟不生活耳聖人使菽粟如水火其民各寬然至足於生活  
何至重自吝惜不與斯人共生活也彼已無聞緩急相通聚海之內益  
如一氣之周流矣而民焉有不仁者乎詩云民之失德乾僣以愆可  
悟此章之旨

孔子登東山章

乍看此章首節與次節次節與末節文氣似不相蒙細玩方知次節自  
首節來末節自次節來步步相挨而下本意全在不成章一句此章  
末節連字正與首節登山相應首節只是說孔子道高天下百家無足  
道者非就作用上說如水之有淵日月之有光也次節只是說孔子之  
道大全大於本原之地如大德敦化本也

之耳。非謂大如淵與光本如源與明也。末節則言君子善觀聖道。知其大全在本。必須直從本上着力。如大學之毋自欺。造得文章成就。真有務本之驗。然後漸次融會本原。卽此是本。亦卽此是大。而上達於登東山。登太山之地位。看來成章只是務本之驗。達只是融會本原。而大在其中。非爲自本而達於大。如水之自原而達於淵。日月之自明而達於光也。細玩此章。全重個本字。問實際何如。曰本者誠也。聖心至誠。誠則神。神則無方而大矣。君子須下誠之工夫。又之誠中形外。斐然成章。乃可馴致於聖道之大矣。

孔子登節 登東山二句。要看到實際處。其小魯小天下。須從登東山登泰山討出。方得不是說天下魯小。只要見孔子大。大凡人之地位。

四書精義定本

卷十六

書

如其流迹倂偶之中。雜處等夷之內。卽有尺寸之長。丘陵之賢。終不能盡舉而小之。何也。彼未能超乎其外地。若我孔子。無論在魯在天下。皆能超出其外。而凡處其下者。無不爲其所小焉。以故聖人之門。聚言無不親會。彼羣言。心心有主。喙啄爭鳴。雖則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平而要不出其範圍。如海納百川。百川皆共細流。隨遊聖門。難爲言。乃小天下之實際處。論孔子之道之大。却歸着在言上。如論語學庸則述之六經皆是。天將以夫子爲木鐸故也。

觀水節 通章都是樹諸形容。意在言表。而觀水節。尤一字不及孔子。只是說水說日月。見其有所以大處。矧大哉孔子。何其行地之江河。經天之日月。獨無所以大乎。直以淵與容光必照作大處。說者非也。此

乃探本之義。係介乎內與外之間者也。水之原。渾渾在深淵之中。日月之明。超超在玄穹之上。不可得而觀也。茲欲觀之。將自其流行處。與其照臨處觀之乎。則森然莫可涯涘。輝映莫測窮際。吾且奚自而觀其真哉。其淵乎其容光必照乎。夫水而無源。則其流有時而匱。何以激爲源源之象。日月而無明。則其光或幾乎息。何以過徹微細之中。出是以觀。卽毋庸極深乎。凌虛乎。而源與明。居可知矣。此善觀之術也。術者觀之巧妙處。問水何以有源。日月何以有明。曰水與日月皆得天地不貳之真。而成形成象者也。真皆而爲淵。命之曰源。真聚而爲精。命之曰明。與聖心无妄之真。妙合而分。非有兩也。日月二句。只是文法變換。意則與水一也。

四書精義定本

卷十六

書

流水節 前篇亦言原泉混混。盈科而後進。此節亦重有本。進字語脉。自流字來。流往前行。故曰進。進字語脉。自志字來。志向上去。故曰達。在根本上用力。真積之久。光輝著焉。此誠中形外。真有所得之符驗。乃可漸至聖人地位。中庸尚綱是下手處。學之等級。如孔子所謂共學適道立權。孟子所謂善信美大聖神。一步凌躡不得。正如水之盈了一科。又有一科。君子從聖人之淵與光上。識得聖道真源。必漸次進去。譬如真個達到共學田地。自然有可共學氣象。然後從此而適而立而權終上達。登東山泰山地位。盈科成章。俱自積中發外。雞鳴章。

此章喫緊。全在一箇問字。而要識問字。先看分字。分非相遠之謂。須思

初分時。景况。曾之兩人同行。厥後或北走。或南走。越乃分手時。只在咫尺。咫尺者何。章末問字是也。雞鳴以前。一念皆未之起。方且忘乎其為利。并忘乎其為善。又烏知孰為舜之徒。孰為蹠之徒。而雞既鳴矣。此亦雞鳴而起。彼亦雞鳴而起。弟此之雞鳴而起。起之乎為善之孽。此其善念乍萌。豈其精一危微。遂如舜之積善。乃舜為善。此亦為善。斯已與舜為徒。彼之雞鳴而起。起之乎為利之孽。孽。彼其利念之方動。豈其暴戾恣睢。遂如蹠之貪利。乃蹠為利。彼已為利。彼已與蹠為徒矣。然則舜之遠于蹠。人知之。蹠之遠于舜。人知之。若夫舜與蹠分。蹠與舜分。處人或未之知也。欲知舜與蹠之分。豈有他哉。夫雞鳴而起之前。無其利。並無其善。雞鳴而起之際。可以善。亦可以利。所謂利與善之間。

四書精義

卷十六

美

也。此其間善而猶介乎利。如鐵芒然而舜之徒。從茲與蹠分矣。利而猶介乎善。如鐵毫然而蹠之徒。從此與舜分矣。淑惡決于一念。其間之發動。何微芳穢垂乎千古。其間之關係。何鉅。問乎。蓋可不知乎。何以獨舉雞鳴為末節問字設也。問字難分曉。乃一念初分之際。纔念而猶相挨處也。問末節與上二節。界限何如。曰上二節。且各自另說。末節合而言之。纔看出個問字。已看出個分字。

楊子章

三氏病痛。只為胸中有個一在。孔門一以貫之。正以無一為一。子曰吾何執是也。此章一着在舉一廢百一句。乃孟子所以惡三氏處。宜以道字作主。

楊子二節。楊墨非淺淺者。須看破就裡。何如。蓋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楊子所得。偏於陰靜。弟覺已為寧謐之已。與天下了不相涉。是故專其氣。致其柔。澹泊清淨。一意守已。不拔一毛。以利天下。非愛一毛也。誠謂拔此一毛。即已分擾馳騁。不復寧謐。是失此一毛之已。並失此全體之已也。故不為也。墨子所得。偏於陽動。弟覺此已活潑潑。天下皆我全體。區區頂踵。且全體中之一毛耳。損一毛之已。利全體之已。墨子又何愛焉。看來寧謐活潑。太極中何所不有。二氏各執其一。孟子只要去他個執字。自可復歸於太極矣。二節全重一毛頂踵字。而極言之也。若曰其偏執一至於此。二天下只當個人世字。不必又添所利之大意。

四書精義

卷十六

主

子莫節。近在中字。猶執一在執字。子莫蓋曰。吾道物我兼成。原非一於為我。一於兼愛者。而楊墨各執其一。非道也。于是其為我也。不至於一毛之不拔。其兼愛也。不至於頂踵之不惜。取其介為我兼愛之中者。而執之。不似乎不執其一。而與道相近者哉。顧中固不偏於一。而尤不用其執。夫固虛圓活潑。權輕重而付之者也。既已曰執矣。且得有權乎哉。既已無權矣。且得不猶執一乎哉。蓋此去楊墨之一。不去楊墨之執。未有執而不止于一者。謂子莫一楊墨可也。道無定局。即楊墨或可專用。但在恰當其可耳。如道門不入。禹稷不似墨乎。陋巷自樂。顏子不似楊乎。如必介楊墨之間。是救闕不問同室鄉鄰。常居被髮閉戶之間。是潛見一無所成人。已兩無所當也。豈惟吾道中無此人。即楊墨亦無此人。



之矣。問子莫之道有時可用乎。曰可。

所惡執一節。夫道無他心是已。心虛而靈。百物皆通。蓋一無所執。而亦一無所廢者也。三子執一。則僅舉其一。而百皆廢矣。正與心休相反。是賊心也。賊心即賊道也。君子之惡執一。斯其爲之所哉。百字重。甚言其所廢之多也。正是賊道而爲可惡之所處。世間只有人我兩端。如楊墨只是執一。廢一。何以廢百人。我雖兩端。其間盈縮低昂。不可勝原。與易中一陰一陽。千變萬化相似。吾道即在無執處。貫萬異端。即在有執處。廢百。吾道大矣。百家不能外也。故三子所執之一。亦可謂之舉一。夫事之所值。似有定在。理之所宜。若有成名。然以虛中無執之心行之。則靈源自無涯。生機自無窮際也。乃三子舉一自執一來。舉

四書章句

卷十六

天

饑者甘食章

此章孟子醒人處。全在從飢渴甘食飲說起。夫人處貧賤。慕富貴。至如飢渴之甘食飲。此是何如。陳說何如。傾注而能介然守正。不爲所害。其所養不大過人哉。須知不及人不爲憂。只就飢渴二字。討出方得善之本味。看來不及人不爲憂。孟子不肯說破。就裡予謂人生遭逢坎壈。若能深自刻責。而勤修分內之事。久之身心清泰。何甘如之。豈復以世味動其心哉。首節此一節。飢渴與甘。與未得正。節次易得眩惑。須細辨。而人心與口

腹相比對處。要分曉。講云。人莫不飲食也。而口腹之飢渴者。獨甘之既甘之矣。何暇擇其可飲可食與否。夫且然饕餮。極饜足而飲食不得其正矣。此其從飢渴得甘。從甘失正。然則未得飲食之正也。豈非飢渴害之耶。而非獨口腹有飢渴之害也。人亦孰不欲富貴者。而貧賤如飢渴者。獨甘之既甘之矣。何暇擇其可富可貴與否。夫且然寡廉鮮耻。如饕餮然。登飽乞墻。如饕餮足然。其與口腹爲飢渴所害。而未得飲食之正者何異。不將以飢渴之害。口腹者。移而爲人心之害哉。人能無以飢渴云。是未得至害之爲一句。是字頂上二句。管至害之也。中間也字。文勢未歇。自飢者二句看出。正字與易養正則吉。志正同。人在飢渴而甘時。口裏與肚裏一般。故言口兼言腹。

四書章句

卷十六

天

人能節。此害不可強去。既飢渴。飲無甘食。甘飲得乎。孟子曰。飽乎仁義。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人心無物。多少清泰。起灑可謂至充足矣。安有若飢若渴之意。害其心乎。人心有害。還就貧賤如飢渴說。不及人句。方人飽德。我能飽德。自不甘心世味。而飢渴不能爲心害矣。

柳下惠章

三公二字。來頭何在。緣惠爲魯士師。三黜不去。及不羞不平等語。有若戀戀此官者。故云不然。夷尹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何獨惠言三公。惠以仕爲隱。如真仙卧污穢中心。被迹潤。故特爲剖白如此。易換也。若爲三公之故。失其所守。是把介換了三公矣。

有爲者章

凡做事的都叫做有爲。其下則喻其必會真源而後止。首句且注着說其下。纔影出必要其成。不可少有退托意。全重及泉二字。極言之也。井不及泉。卽爲棄井。何論九仞。此誰不知者。細講卽俗稱矣。言掘井者九仞不及泉。猶然不免爲棄井。有爲者宜何如哉。當以正意爲主。

堯舜性之章

五霸外面亦自重仁襲義。殆與堯舜湯武相似。此乃從外面分割他就裡。通章喫緊。只在非有二字。首節且只還他個性字。身字假字。末節方就他假上嘆其非有。須知孟子本意。不重五霸不知。只是嘆惜他一生假偽。都非已有云爾。亦非說初假猶知久假乃不知也。道與世俱千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六

尋

古如一日。而胡帝降王。王降霸。霸之世。不復歸於帝王之世也。其有與非有之間耶。大有之云者。以心有之。非以事有之。如以其事而已。則堯舜此道。湯武此道。卽五霸何嘗非此道者。顧堯舜之道。道卽心。心卽道。渾與天命爲一性之者也。湯武卽未能性之乎。以心体道。終將復性。猶不失爲身之者焉。若夫五伯既非性之。又非身之。祇因此道可以率衆可以就功。而自外襲取。若從堯舜湯武處借來。是則假之而已。彼其假之也。今日襲取。明日襲取。亦見生平作事。多與道合。而曾莫知其非有。竟與久假不歸者相若耳。何也。凡在我則有。在人則非有。性。我之性。而堯舜性之。斯堯舜有之。彼其假之於堯舜。終當歸之於堯舜。猶然堯舜之有也。身。我之身。而湯武身之。斯湯武有之。彼其假之於湯武。終當

歸之於湯武。猶然湯武之有也。以堯舜湯武自視。則爲我以五伯視堯

舜湯武。則爲人道假諸人。惡得爲五伯之有哉。天命之謂性。在有生之初者也。堯舜雖大聖人。第謂之能盡其性耳。何以直曰性之乎。蓋其天命渾全。不假修復。雖在有生之後。渾如有初之初。故曰性之。何故不知。緣此關極微。五伯幹好事時。亦有煦煦子子意思。似真有者。却不知非真有也。須盡除偽妄。到生機自流時。乃曰真有。非毋自欺之深者。不能自性出爲真。不自性出爲假。

公孫丑曰伊尹曰章

此章全重伊尹之志四字。見天下非常之事。非有聖人之志。不可行也。孟子於此凜凜矣。政恐後世。如高歡宇文泰之徒藉口也。非替伊尹疏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六

三

伊尹曰節。湯以嗣王付我。而嗣王顛覆典刑。社稷將危。天下將亂。吾何忍常常見之。不順卽不賢也。當其不賢。直置其君於五流三居之列。迨其賢。輒復子明辟焉。乃其民無弗悅。無弗大悅也。前不議其放爲專。後不尤其始之放爲驟也。

賢者之爲節。伊尹雖賢。亦人臣也。太甲雖不賢。亦人君也。彼其放反自由。而民皆大悅。無非以尹之賢。太甲之不賢耳。然則賢者之爲人臣也。云論賢否。遂不論君臣乎。

有伊尹之志節。典刑顛覆。天下岌岌。此天心之所厭。而不欲使之安居其位者也。尹天民也。以天自處。直欲代天而放置之。此其志天下爲公。寧有一毫私意與其間乎。有伊尹之志。則可。乃難之之辭。非許之

之辭言君臣之分。天地與並。乃萬世必不可廢之倫。而放廢之舉。今昔罕聞。是曠代萬不得已之事。即通遭其窮。不幸為此。必須有伊尹之志。纔可耳。如無伊尹之志。則其臣雖賢。其君雖不賢。而稍萌便已之私意。即為篡國之賊臣。如之何其可也。曰則可。曰則其此如臨崖止有一步。過此即墮萬仞坑矣。間不容髮。其嚴乎。

公孫丑曰詩曰章

按此章之功。皆未然事。安見餐之非素。曰國有君子。可以福國庇民。譬之福星所照。其國即當崇奉。豈其若御傭奴。程其功而後授之食耶。是授餐者之不為濫也。則傳食自不為泰矣。是國二字不可忽。二其字緊頂是國而言。大君子不耕而食。亦傳食於所居之國乎。乃君子之居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六

三

是國也。與亮皇極。鈞陶雅化。能令是國之君。誕受多福。是國之民。徧為爾德。乃不可以授是國之餐乎。況公餐之需。其能幾何。而是國之君之子弟。受賜如彼其宏多。不素餐又孰大焉。君子以亡危戒。君方切淵水之懼。百姓之輯。寧合而為皇國之鞏固。一何安也。君子以殖貨防君。寧室坻京之積。百室之充盈。合而為天府之豐亨。又何富也。君子善下若谷。豈欲其君之自尊。而威靈赫耀。天下罔不翼戴焉。不自尊而尊矣。君子太白若辱。豈欲君之求榮。而光華焜耀。天下罔不跪羨焉。不求榮而榮矣。

孟子

首尾二事字相應。

見於行之謂事。存於心之謂志。志如形。事如影。士

抱仁義之志。即為莫大之志。此孟子之達觀也。

尚志節。王子意人皆有。事士獨無。事士抱空質而素餐人世。且不得與流俗伍矣。不知士之志。自有高出俗流萬萬者。即此便是事。不必見之行始為事也。

何謂尚志節。何謂尚志。意重尚。言志如何。乃為尚也。而已字。與尚字相應。言襟度如仁。操履如義。誰復出其上者。以此為志。便是高尚處。更不須他求矣。士未得志。何敢殺一無罪。可見此句及取非其有。皆以異日言之。其下曰居曰由。乃志所欲居欲由。亦以期待於異日者言之。非今日戒殺戒貪也。居以存心。言路以行事。言殺一無罪四句。其辭則嚴於論仁。論義本意。要明仁義為卓越之物。自尚志至大人句。後面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六

三

全要發出個尚字。蓋仁非沾沾之小惠。義非徑徑之小廉也。士異日得志時。生殺在握。予奪惟意。一無罪之殺。一非義之取。似亦未為大失。而即不可為仁義焉。乃士之為居為路。必在於是。是以萬物得所為祥。度有併包寰宇之思。以一介不苟為操持。有獨立風塵之想矣。就令此居仁由義之士。得志而為大人。不過不殺一無罪。不取一非有。襟度操持如斯而止。各世事業。何不完備。夫一介素素而備。巍巍大人之事。志既尚焉。志尚而事與之俱尚。可謂士無事哉。看來尚志之尚字。至大人何方完。備全也不少一件也。

仲子不義章

仲子之辨。世以為伯夷之清。而孟子詆之詞之。至曰矧而後可疑。于求

之大。此章正言其故。以足前章辟見離母。不食恭禱之說。若曰大倫蔑矣。小廉何爲云爾。當日佳章諸人。無不高仲子而賢之。彼見仲子視死如歸。斷然能舍齊國。遂皆信其爲舍齊國之義。而吾以爲冷草豆之義也。何也。彼其能舍齊國。正是亡親戚君臣上下。而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取此以繫齊國。真草豆耳。以其舍草豆之小義。信其爲舍齊國之大義。豈不誤哉。人皆信只說皆信其讓大。不必添個賢字。人莫大只說所亡莫大。不必添個罪字。舍齊國舍草豆。都無事實。齊國只當個大字。草豆只當個小字。伯夷以進。有親戚以餓。有君臣上下。仲子欲成高節。而辟見離母。不食君祿。則亡親戚君臣上下。卽於能舍齊國見之。非二層事也。人莫至上下爲一句。奚可只就上小大。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六

孟子

二字相形討出。若以大信大有何不可。

桃應章

此章陶之執。舜之逃。不可看得熟了。只要見人臣一點守法之心。直至於不知有天子。人子一點愛親之心。直至於不知有天下。註中用心之所極。極字妙甚。非謂行事直當如此。若論行事。自有八議權變。不須執與逃矣。

舜爲天子節。愚意則如之何。不兼舜卑陶兩項。言卑陶當如何處也。玩下文執之而已。舜就卑陶說可見。又第三問舜如之何。分明與此節則如之何。遙相照應。而加一舜字。則此處專屬卑陶明矣。大抵此章文勢相生相承。第一答生第二問。第二答生第三問。從卑陶說到舜上。不

可板對。難處在陶不執。既難乎爲法。執之又難乎爲舜。此處便說舜禁意。下文只是明問之。

執之節。如之何。難辭也。而已矣。易辭也。緣桃應算計的路頭多。孟子止照一條正路直截行去。要發出極字。言其守法直至于此。好事難做。只因顧慮管事。此言都無許多顧慮。合執就執。便了而已。要發的出親之當議。無論也。貴之當議。無論也。勢之撓法。弗計也。法之滅親。弗計也。但知殺人者死。執付有司。以彰天討之公而已。

然則舜節。第二問似宜卽問舜如之何。却先問此者。蓋舜若得禁。則陶不得終執。而舜亦不必逃矣。足上文生下文也。

曰夫舜惡得節。若法出於陶。君得而禁其臣。曰有所受。則陶不得自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六

孟子

由故曰執之而已矣。古聖人奉天討以立法。而歷代世守。陶特傳受而奉行之。非法之所自出也。詎敢以君之故。曲庇有罪者乎。向使法出於陶。安有人臣而執君之父者。

曰舜親節。舜雖有天下。不與而非敢有輕天下心。棄如敝屣。當此時自有所重故也。竊負至末。乃如棄敝屣之實。竊者。何其便而陰。潛其迹而間行。惟恐陶覺而執之也。遵海濱者。絕迹遠遁。極於無復可前之域。而後止。惟恐陶追及而執之也。俱要與執之句相關。終身句。要回顧棄天下如棄敝屣。舜如稍稍知有天下。則身雖棄之。未必心無懸戀。始雖棄之。未必終無怨悔。詎能前然樂耶。能終身前然樂耶。信乎棄天下猶棄敝屣也。

孟子自范章

此章機折全因孟子望見觸發起大哉居乎的意思而透露正意則在  
况居一句末節拈起居字再明一番深有感乎所居之大也即此可見  
重在居字正語只有况居一句而前後如許客語以意興全因此動  
故也何也崇高富貴附自生後而能務人之氣休聲音造化若不能自  
主熟可動人意興緣崇高富貴亦自有一以廣大處與繩樞甕牖之子  
鬼瑣猥陋者不可同日語耳孟子居仁之學直養無害其中闕入荒家  
六合而巖巖浩浩之風神度越一代以故望見王子不覺感觸若此  
乃今知有道君子氣象自別片面貌頗傾氣局踴躍皆充養未盛所致  
非盡以運命之乖蹇也惟有日日滌除妄念無以得失動心或庶幾耳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六

孟子

與言及此真可絕死看來孟子此章亦是觀人之法

孟子自范章望見時即觸發而况句意興故喟然而歎不然矣是羨勢  
位烜赫矣居之移人即以居之養移之故言居即言養非分居養作  
兩項也重在居上蓋即以崇高富貴之居養之若作奉養仍是下文官  
室車馬衣服之類矣酒家膳夫其休亦異於人乎俗矣移氣非移其  
吹息之風神如云氣魄者是移休非移其官骸之休移其官骸之色澤  
如云休貌者是蓋王公大人乎承能度自有一種出入處也氣凝為體  
氣移則休與俱矣夫天地絪縕萬物化醇若氣若體生而定之皆所  
謂一成而不可移者而有位此有居不過後來之煩赫有居此有養直  
一暫寄之榮榮乃能舉一成不移之氣休而移之雖皇若無以自止

物殆幾乎無權是何如旋轉何如關係而可小視之耶大字自氣休  
來夫非句要涵蓄未可依註明說恐犯下文盡皆也若他人是入子  
而王子獨不然是不盡為人之子矣與左傳人盡夫也之盡同  
王子宮室節官室等對居養言若彼要像通指語如云換人子肩膊  
之間襲人於車服之外可望而知天下之廣居須認到實落處不可  
含糊讀過生人所處孰不為居此居乃普天之下無一人不處其中蕩  
乎其無藩籬浩乎其無封畛非但一身一家之居而已王子只是感  
嘆因頭原無抑勢分意  
魯君之宋節呼堙澤與望見相照  
食而弗愛章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六

孟子

首節兩項不平先說食弗愛次說愛弗敬意在弗敬一邊言徒食而不  
知愛直為豕交即知愛而不能敬亦曰獸畜其簡賢賤士不以人禮相  
視一也甚言至此分明起君子不可虛拘句食乃賓筵延賢如易所  
謂大烹愛者當享之時有相親洽的意思不至漠然寡恩次節論  
恭敬直根究到幣未將時何意解首節可疑處也何可疑也夫人君之  
食君子而豈徒哉必且承筐是將而以幣交矣乃恭敬却在幣之未將  
時先有一段崇奉尊禮之意特因幣而相將非待幣而後有也蓋恭敬  
之實如此藉令人君淳慕恭敬而無幣之未將者有是無實也無實便  
是弗敬弗敬便是獸畜焉有君子而可敬者其奉身遠引不為此無  
實之恭敬所拘係明矣然則人君欲留君子其惟務恭敬之實哉拘

者被他。留字似解不盡。夫虛文相縻。而君子視顏荷淹。與園牢拘繫之物何殊。看來通章歸着君子不可虛拘。句正說人君不能留賢。

形色天性章

此章見形色之大。欲人即身求性也。人身形色。全是生機凝成。即此便是天性。更無理氣之分。故惟如聖人天性渾全。始能還形色之本然。如尋迹而踐者耳。詎可曰此血氣之軀而忽之哉。形體也。色乃體之光彩。蒙引作視聽之類。似於色不切。性即心也。以此心渾是生機。名之曰性。而生機即太虛中之生機。故曰天性。君子所性仁義禮智一節。便是個踐形的樣子。中庸修凝工夫甚大。究竟只是保身可深思。

齊宣王欲短喪章

四書集注定本

卷十六

元

此章劈頭出欲短字。末節以欲終字應之。是章首設獎緊處。曰孝全在心也。

齊宣王節

齊宣王執親之喪。一旦有短之欲。此已無欲終之心矣。

猶字自期字生。要發得出。言若短之太甚。則其情太薄。與已無異。丑意

喪自三年而下。惟期為久。短而為此。則短而不甚短矣。即通喪不獲自

盡乎。比於已猶為愈也。此調停之說也。已者全不為喪。

是猶節。設喻若曰。為期之喪。不愈於已。子不令如彼說也。亦教句。若

曰。只有孝弟之道。能愈於已。子但令如此說耳。此乃一正一反。上下相

足之辭。總駁為期猶愈之謬。問教以孝弟。其實何如。曰。直以天理人

情之至處。打動王之本心。便是。又問教以孝弟。乃曰而已矣。看何也。曰

本心既動。自然不能短喪。何等徑直完備。真個千了萬了。豈不竭盡而無餘哉。

王子節

教以孝弟之道。是個提法。蓋動其本心。自然不忍短喪。不惟

期之喪不必言。即三年之喪。亦不必言矣。安用曲為調停。今與姑徐之

說。同類而其議之哉。但此意孟子不曾明說。丑遂謂勉終三年。即為孝

弟之道。故援王子之事為解。而謂為期終愈於已。不知孝以心之存亡

論。非以時之久近論也。

曰。是欲終之節。要被得初問猶愈於已。明白言彼一日猶愈於已。此

即期年不愈於已也。全在欲終二字上分別。夫人子為喪。豈以齊疏軒

附為美觀哉。彼其哀哀孝思。不能自已焉耳。王子有欲終之心。孝思因

四書集注定本

卷十六

元

已存矣。有是心而不可得。則雖得請而加一日。即展一月。孝思與全不

為喪者固自不同也。不亦愈於已乎。惟此莫之禁而自不為。則忽然自

處。殊無欲終之心矣。既無欲終之心。則喪制雖有期年。孝思曾無一念

真全不為喪何異。安見其猶愈於已。不得以王子之事為解矣。

君子之所以教章

玩此章君子暗指孔子。大註節節以孔子實之可見。孟子蓋意在私淑

君子之所節。重五字。見曲成不遺。五教有次第。君子字不閉。謂之

君子。固將渾渾有羣品。陶鑄百代。與專門之教不同。

有如時雨節。重個時字。此如還丹九轉火候已足。一點即成大藥。乃

教之第一省力者

有成德者。有性行醇懿。而以德勝者。涵之育之。薰之陶之。完而成之。俾其體無不具。已爾。有識力矣。敏。而以才勝者。激之勵之。啓之發之。擴而達之。俾其用物不周。已爾。上節頓而此漸。上節全而此偏。有答問者節。又有無德可成。無財可達。而疑能思問。亦必隨叩隨鳴。冀其有所開發而成就。

有私淑節。亦若身沾時雨之潤耳。聆答問之誨。而與成德達財之徒。相爲後先者。併不得爲君子。徒者。亦不在教育之外矣。

此五者節。章末收語。乍見似贅語。細思却是要語。此章人都知重五字。却不知五字自君子來。非君子何以教思無窮也。所以首節說君子

四書第抄定本

卷十六

甲

之所以教者五求。又申言之曰。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乃耶連君子之辭。

道則高矣章

須知下個美字。本意何在。夫學人之志於道也。尊重愛慕。不啻瓊花玉樹。寧有不爲其美者。借令道而卑卑。有何美處。乃夫子之道。卓越峻絕。至于此極。其必至精至粹。良可愛慕珍重。明矣。然而正惟其卓越峻絕。至于此極。殆若天之不可階而升。一似究竟無可幾及者。如彼拙學小子。或且倦而自廢。是令人皆知其美者此高。而令人莫得其美者亦此高耳。夫子何不少貶此高。就其可幾及處。漸次引進。令彼拙學以爲庶可幾及。而日望學乎。高美不平。高處就是美處。看他開口。便用則字。

及二矣字。分明是讓過的引語。隱然要用第字。凡看書須要字字到

分曉處。如此章何不使彼爲可幾及之句。幾期必也。與言不可若是其幾之幾同。及到也。爲則心裏說也。言夫子蓋少貶其高。以其可階而升者引之。令彼拙學者流心裏說。是可期必其到。相與望學奮勵。惟目不足不猶愈於自奮不前。氣沮意倦。竟成中之廢棄者耶。登天之嘆。非謂孟子秘不肯發。如有隱之疑。乃就道之超絕處論之。而孟子不發。正以道之超絕處。雖欲發之不能耳。規矩數率。不可忽略念過。乃教之成法。千古不可移易者。故取譬。細玩君子一節。字字與羿不爲句。此對何謂數率。引滿其弓也。當此引滿時。矢雖未發。而發機宛然在目。如踴躍而欲出者。凡此皆發率中之機緘。羿不爲抽射變之者也。君子教

四書第抄定本

卷十六

甲

人其言下學也。非即君子之引乎。其言下學。不言上達也。非即君子之引而不發乎。其不言上達。而上達宛在下學中也。非即君子之不發而躍如乎。以此中道之立定之手。已以彼能者之從。俟之乎人。而吾道初不貶焉。則亦不變其數率矣。躍如乃道体欲出之狀。不發非故隱之要顯。顯不得也。躍如非故顯之要藏。藏不得也。虛圓活潑。非有非無。原在若隱若躍之間矣。夫道冥冥默然。啓口即非。而活潑潑迎。皆是有者也。登天之嘆。謂其不可階而升也。却不知道不以語顯。故君子引之而不發之。固未嘗以其高而美者。顯然盡告乎人。道不以默藏。故君子不發而亦躍如。亦未嘗不以其高而美者。隱然微示乎人。何至如登天之難哉。此處當重躍如一邊。中庸以中節爲和。和於中也。非高非

卑若顯若藏。正教之中節處。故曰中。反是則亢而大高。貶而太卑。淺而  
滋玩秘而滋疑。不中其節。不名為中矣。能者以人言。與拙者相反。平  
日涵養深。神識過者是也。從以今日妙悟言。因其所引。即得其所未發  
是也。以其意不相達。故曰從。此句重能者言。從之存乎其人。君子不與  
也。彼不能從者。君子亦付之莫可如何耳。惡得貶道而徇之哉。從字  
與使字相照。言彼自來隨。君子不能使也。

天下有道章

孟子本意。要令殉人者。思道為何物。而精神全在未聞二字。乃承首節  
而訝之之辭。若多講殉人。則贅矣。此章以道殉人是見成的。孟子胸  
中先有此一句了。天下有道四句。則剖別道當與身相殉。而明殉人之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六

四

誤如云。吾每訝夫。今天下之士。各持其道。求合於人者。一何其營營逐  
逐。至死不休。有若與人為殉也。我想道之在天下。當自有與殉者在矣。  
夫道外無身。蓋自有生之初。迄無生之後。不容有一息之離者。故天下  
而有道乎。固當以道殉身。即天下而無道乎。亦當以身殉道。總之此道  
此身。無時暫離。以身殉道。猶之于以道殉身者耳。索之何有。以道殉人  
者乎。生平學術。盡為梯榮于進之媒。畢世藏修。祇為希世取寵之地。豈  
身非道之身。抑道為人之道耶。異哉。吾始未之前聞矣。以道殉人。本  
是天下無道時事。首節宜串下為是。人字與身字相照。張儀被楚  
疑盜金。推幾死。問其妻曰。舌在不真。可謂以道殉人矣。道而殉人。  
此身那復有道。道離身矣。夫身外無道。離身尚可為道乎。曰未聞者。明

天下無有殉人的道也。未聞須如此會意發之。

公都子章

問答關毅。俱重若在所禮四字。問曰。何以反不見答。答曰。不答正以若  
在所禮。若在所禮而挾之。故不答也。勝人處。便是受病處。若在所禮。即  
從勝更在門四字中。討出以勝更論。則介弟也。華胄隆其間。問其若在  
所禮。一矣。以勝更之在門論。則折節也。貴介侍乎門墻。其若在所禮二  
矣。若在所禮。宜特致優隆。出從遊之上。不答。則偏見拒絕。顧不與從  
遊者等矣。五挾不汎說。或以爵。或以德。或以齒。或以功。或以舊。皆所  
謂若在所禮者。此處宜以貴賢為主。其餘串落講去。如云挾貴而問者  
不答。誠謂負其位而驕人。則貴不如無貴也。挾賢而問者不答。誠謂負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六

四

其能而驕人。則賢不如無賢也。由是而挾長也。云非挾貴挾賢之類  
乎。方在承聽之際。輒存憑恃之心。驕倨尊大。不似函丈下人矣。此而  
答之。適以滋驕氣。長淫志耳。何以峻吾道之坊表。將無襲師道之尊嚴  
而投之不入受之無地。又其小小者耳。孟子故意博舉五件。又不明  
指二為某件某件。乃辭氣渾厚。處作義不可明露貴賢。有二之云。若  
曰一之不可矧可再乎。

於不可已章

吾人作事立功。類從心之精神中出。而此心以中為休。太徐則甘而不  
固。太疾則苦而不入。要於知進知退。適如其可而止。彼知退不知進。以  
逡巡棄天下之事者。於其不可已而已。於其所厚者薄也。其無所不已



無所不薄。必矣。然則知進不知退。以躁急。天下之事。是又可以已而不已。不必厚而必厚。進之太銳者也。充亦無所不已。無所不薄而已。益精不用則鈍。而精太用則勞。神不用則耗。而神太用則敝。雖彼退此進。塗轍爾殊。而有退無進。究竟無兩。故君子奮迅激昂。愈砥礪而愈康彊。雍容和緩。愈溫養而愈壯固。向安有不振之事。而不就之功哉。於不可已節。不可已乃事之最急處。於此而已。其他當次第而及者。可知所厚乃情之最切處。於此而薄。其他當錫類而推者可知。言人須打起精神。該力行處。就力行。該用情處。就用情。不可推諉。退托。所厚者薄。如何是薄。家不齊。便是薄也。如是而國顧治。天下顧平。其為必無之理明矣。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六

望

其進銳者節。銳如錐尖之類。狀其用意太急。若舉天下之事。無一能頓其芒刃者。詎不自擬其有進無退哉。不知人止有此精神。精太用則竭。神太用則敝。必且未幾而倦勤。卒歸於無所不已。無所不薄而已。君子之於物章。

此章只有末二句。第二個親字。為上文所無。是個創出字面。正明上文物止於愛。民止於仁之故。此一思也。自其施切處為親。流貫處為仁。沾及處為愛。君子之於物。但用其愛。不用其仁。於民雖用其仁。而終不用其親。蓋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於性為真解。於情為最殷。故君子獨以其親用之於親。自親而一降之。則為民。第推親親之意。而流貫之。仁之爾矣。自親而再降之。則為物。第廣親親之餘。而沾及之。愛之爾矣。然

後知愛之弗仁。仁之弗親。乃施由親始。漸次殺去。差等自宜。如此平等。有所斬之惜之。故不盡用其思哉。末二句出一親字。前四句。方見分曉。知者章。

論智仁要在知務。智急當先。仁急親賢。斯可謂知務矣。

知者節。二無不起下急字。言知者無不知。仁者無不愛矣。無不知。無不愛。而非無不急也。無不知。無不愛。及二堯舜字面。不可作引語看。過乃語意所專注處。以見天下事。決無身親盡做之理。若不如說。破人將謂急先務。急親賢。只如矮人摘裏識力所限。究竟徧者為上。弊且紛擾馳騁。而夸父逐日之患生矣。知者仁者。靈源炯炯。何事不能兼照。生機融融。何人不欲並生。詎非無不知。無不愛者哉。而亦未嘗徧物。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六

望

徧愛為也。持先務為急。急親賢為務焉耳。以故堯舜之知。無不知之智也。堯舜之仁。無不愛之仁也。第如子所稱急先務。急親而已。况堯舜而下者乎。知與務不同。知以見理言。務以作事言。見理出於靈明。可以兼而照。作事憑乎精力。不可以兼而為。莫若當務為急。則挈其綱領。目可自張。循其次第。餘將漸舉。斯善矣。其無不知之智矣。愛與務亦不同。愛者情之動。務者澤之施。情之動也。虛片念。可以周旋。澤之施也。實一人難。以濟率。普莫若親賢為務。則俊父景從。而布德自廣。承宜協力。而推恩自宏。斯善成。其無不愛之仁矣。不然。人主之精神情思。其能幾何。而必事事躬親。人人喁喁。能無明窮而思竭乎。徧物徧愛。與無不知。無不愛不同。無不知。乃靈機能旁燭之。無不愛。乃生機能一視之以

神運者也。徧物則矻矻敝敝。每事而躬親之。徧物則煦煦沾沾。每人而與昧之。  
不能三年節。假借取類。非正說君道。反言以明知務者。與語上士而為有節同例。不知務者如此。則辨其輕重大小而急其重者大者斯知者矣。不知務者不知何務當急也。在不能二句前一步。使知何務當急。何至大小輕重倒置若彼。

盡心下篇

不仁哉章

此章意不在梁惠。亦不重不仁。若曰好戰之禍。一至於此。問何以知其重戰。曰下三章皆不貴戰之意。此類記也。  
首節。二以字要分曉。以為也。言恩及所不愛。為所愛者之故。禍及所愛。為所不愛者之故也。仁主於愛者也。仁者以所愛之故。錫類於所不愛也。是天下無不愛之人也。至哉仁子。如舜盡事親之道。一節周公成文武之德。一節是也。乃不仁者反以其所不愛。移禍於所愛。是天下無一見愛之人矣。豈非不仁之甚。本只論不仁必用仁者相形。言仁者直如彼。不仁者却如此。一何相反之甚。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六

四

公孫丑節。壞地為末。而乃膏血其生靈。林總猶疎。而又生殉乎骨肉。事愈敗而愈迷。禍愈延而愈慘。真因爪甲害肌膚。因肌膚害肺肝者。何異鄉吾弟。知不仁之殘忍。傷害何意。顛倒錯亂。至于若是甚也。豈不可為不仁之承監哉。將復恐不能勝。何以使子弟也。為子弟為我復讐。必盡力也。乃期於必復之意。諺所云父子兵也。殉之為言。不止說陷之死地。言使所愛子弟以死從糜爛之民。如俑與死者同葬穴中也。  
春秋無義章。  
意不在春秋。曰凡戰皆無上皆天理所無。無一可者。故以征字易之。義不義。只在征與戰上分別。嚴於一字。亦春秋之法也。  
春秋節。我治字義之也。問首節重何字。曰重戰字。纔是戰春秋便。

不求之矣。彼善二句。輕帶是丁句。不重帶重彼此字。猶諺云較好彼善於此。不是孟子自評。亦言春秋中所節取者。有與無相應。言彼善於此。則有若義之則無之矣。說有正是說無。蓋春秋之於戰。如召陵威濮之類。間亦有善之者。善之若義之矣。然特以彼較此。取其差勝者而善之。與接子中將軍相似。若以大義律之。則彼亦一戰也。此亦一戰也。春秋安得而義之哉。

征者上伐節。春秋首書春王正月。全為尊王而作。天王在御而肆然治兵相攻。征伐自諸侯出矣。安得而義之。正罪曰征。移闕曰戰。此節妙在特出一個征字。而戰之非義自見矣。言征者正也。自是伐人合義之名。非格闕而戰之比。然必何如乃可為征哉。蓋惟以上伐下。則分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六

兗

協理順而得其正。乃可謂之征焉。而春秋書戰率皆敵國敵國也。此不為上彼不為下。皆當飭兵於下。以聽上之所命者。安有相征之理。如其稱兵相伐。第可命之曰戰耳。既曰戰矣。春秋惡得而義之哉。

盡信書章

此章全為血流漂杵一句。當日史臣本意。只要張周家殺伐之功。顧人命至重。而若快意言之。實非仁人所忍聞者。故孟子斷然不信。以素殺世樂殺者之口實。而書列六經。世所傳信。恐人駭且疑也。故先言書不可盡信。又言武城取二三策。此乃開古今不敢開之口。

盡心書節。書史氏載事之辭。或侈於鋪張。而不計其說之誕。或曲為其擬而不核其事之真。讀者節取之意。會之可耳。必如盡舉而信之。則

當其無書。即有一朝之誤。未必不自疑之。自有書為口實。且偃然自信。而無復顧忌矣。當其無書。即有一人之謬。未必不眾疑之。自有書為明徵。且羣然共信。而莫敢矯正矣。卒令禍結而不解。毒流而不窮。易若無書之為愈哉。孔子刪書。何至有此。曰聖人不棄有瑕之玉。又不可改竄以亂其舊。故並存以俟善學如孟子者。

吾於武城節。當時史氏足不履牧野。目不睹太白。不過耳食之而筆載之。且也揚厲武略。未免誇張。馳騁文辭。寧無浮言。故二三策之外。吾無取焉。曰二三策者。甚言所取之無幾也。所取者以仁伐暴。以寬伐虐。要為生民立命。而無失乎上天作君之意。二三策大抵說武王仁民的心事。寧百姓清四海之類。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六

兗

仁人無敵節。孟子惡侈口說殺人者。故雖書列六經。炳如日星。其言本為商人倒戈。而直作周人殺傷人。非之真舊。不疑說春秋之意。同意全不在書上。所以深明民命之重。如使讀武城者。併此語而盡信之。吾恐無書以前。即有不仁如故耳。即或嗜殺如故耳。有書以後。將謂殺人之事。為自古多多益善之事。殺人之說。為自古津津有味之說。其有不仁之甚。當何如者。而豈若無書之為愈哉。

人曰章

國君以下與大罪如何相應。曰仁者全不用戰。則以善陳善戰自侈者。不仁甚矣。是則罪之大者。看來孟子此章。亦佳兵不祥之意。章內如後後之怨厥角之崩。總是無可用戰處。

有人曰二節有設詞。戰。殺人之事不勝。則用民爲棄民。卽勝則敵人亦吾人仁人所不忍爲也。必不得已而爲之。宜如何其自慘。但自慙沮者。今乃驕語自負。輒曰我善我善。是以誘衆殘民之內德。視爲快心得意之長技。不待盈城盈野而已。不容於死罪孰大焉。何也。殘忍不仁。莫此爲甚。故也。藉令國君而好仁乎。天下且莫與敵。而戰陳舉無所用之矣。然則以不仁助君之虐。豈若以君仁清戰之原乎。須知好仁之仁字。語脉自大罪來。有敵始用戰陣。好仁則天下無不歸心。無與之爲敵者。

南面三節。四面有征。則引領怨後。卽北狄西夷。無或二焉。一言寧爾。則稽首若崩。卽三百三千。毋庸試焉。一何無敵於天下。若此哉。則惟其

四書窮妙定本

卷十六

季

好仁之心。取信於天下者素也。征且怨其後。況與之敵哉。舊說紂衆如林。未易爲敵。而武王革車三百。虎賁三千。車徒僅僅若此。蓋以三百三千爲少。作義且用之可也。愚革車三百。虎賁三千。以亦不少。細詳文勢。蓋起下節。言厥初整飭車徒。亦虞殷人爲敵。而殷人望其兵威。亦有畏心者。迨武王一言慰藉。稍首恐後。詎有逆顏行而爲敵者。而三百三千。竟無所用之矣。武之東征。民猶有畏心焉。不若湯之怨後矣。亦征誅之變局也。

征之爲言節。上二節言湯武伐夏殷。都未曾戰。此節釋個征字。發明不戰之故。有征則無戰。此節先要看得正字分曉。其下自如破竹。王師有征。征且惡乎言者。彼其以至仁伐至不仁。凜乎不少寬假。言乎

其正而已。民方苦不仁之虐。其欲正已可知。民方各苦不仁之虐。其各欲正已可知。既已欲之。而又欲與之戰。非情也。既各欲之。而又各欲與之戰。尤非情也。當是時。民謂正已之國。卽以拯已之命。若望雲霓。若出水火。家各爲侯。人各爲伯。藉令有善爲我戰之人。介乎其側。夫且焉所用之乎。焉字。自各字來。諺云。人各爲已。

梓匠輪輿章

要學者自尋妙解。勿靠師傅。使字。自與字生來。言不能以與人規矩之故。使人巧也。學者之志於道也。不求所以自得。而憑藉師授。希冀妙明。非也。夫梓匠輪輿。其藝至渺小耳。乃其教人。第能以規矩與之。如以與人規矩之故。併使人巧。非梓匠輪輿之所能也。矧性靈之妙。至于

四書窮妙定本

卷十六

至

窮神知化。而謂師有玄解。能使我卓者。卓唯者。唯也。將梓匠輪輿。亦能以與人規矩之故。使人巧也。梓匠輪輿。與前章言大匠者不同。彼重師之良。此重藝之小。大道之淵微。何如審曲而勢。運斤斲輪者乎。要知全是曉譬之辭。驢不稱章。城門之軌二句。倣此。

舜之飯糗章

古來天子遭際。未有如舜之窮通。夏絕。而後懸殊者。厥初蓋飯糗茹草。而其究乃被袵衣鼓琴。二女果矣。此之貧賤。豈遂終身。而此之富貴。豈爲固有者哉。乃舜之心。則其前若將終身。而其後若爲固有。何也。至貧至賤。至富至貴者。舜之遇也。無貧無賤。無富無貴者。舜之心也。看來外而許多變態。都與聖心無干。聖心只有一個面目。與太虛同体而已。如

寒燠溫涼四時代變。天休曾有以異乎。曰。糗曰草。窮窘極矣。宜不能須臾處。而若將終身絕無羨慕也。曰。爲天子似足矣。必言被袵衣。云云極狀其享用。非飯糗茹草時所有。

吾今而後章

夫殺人之親。非細故也。然始吾但知於理爲凶德。於怨爲傷心。於禍爲叵測云耳。猶未深知其重也。乃今始知之矣。吾今見殺人之父。云云一聞耳。其實與自殺其親無異也。夫人而至於自殺其親。豈非大逆不道。天地之所不容乎。而殺人之親。乃至於此。其重何如。

古之爲關章

言初爲關時。便要爲暴。不論後日暴征。與結網本要打魚相似。關字。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六

聖

要發得破。暴客四出。先王慮其難制。於是擇險隘會集之地。設之爲關。彼暴客將焉往乎。我得坐而誡之矣。今人亦恐商旅四出。難取其貨。於是聚隘而築扼要而守。輻輳奇貨而權之。若曰百買舍此塗無出也。豈非憑此關爲暴。

身不行道章

不行於妻子。妻子亦如我之不行道也。不能行於妻子。使不動妻子也。不行於妻子。承身字來。不能行於妻子。承使字來。夫妻子至密。邇至親。即使身不行道。使人不以道乎。似可驅之而善。令之而從。無有不行焉者。豈知天下易行無如妻子。難行亦莫如妻子。彼其耳濡目染。其知最真。比之他人。尤不可以空言動。故身不行道。妻子且效之。尤。

亦不行道矣。況其遠者乎。恩深愛篤。其情易狎。比之他人。尤不可以威命劫。故使人不以道。妻子且衡其命。使之不行矣。況其遠者乎。蓋家難而天下易。此鳩內觀內寡。妻刑于帝王所爲兢兢也。

周於利者章

世以德爲主持。德以世爲符驗。彼有兢兢修德。而邪世不能不自亂者。必其德之未周焉耳。若夫周於德者。其識精嚴。何邪之能眩惑。其力強固。何邪之能蕩搖。其與周利之家。用之不竭。何以異哉。以周利推之。乃知所云周德。非但謂其識之明也。又非但謂其趨之正也。謂其涵養充盛。無少虧欠也。若少有虧欠。則邪世之妄機。得而侵之。德不足用。故也。以德之周。入世之邪。其德且益以堅凝。如動心忍性之說是也。以。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六

聖

世之邪。彼德之周。其世且因之顧化。如存神過化之說是也。況可得而亂之乎。

好名之人章

此是孟子恐人輕信能讓者而發。二人字要緊。意在核其人之真。不令好名者竄入其中。自貪鄙之成風也。其間或行能讓之事。世遂信爲能讓之人。不知能讓之事。非必出於能讓之人也。蓋有一種好名之人焉。謂不有所讓。則名不成。彼蓋亦能讓矣。謂不大有所讓。則名不必成。彼且能讓千乘矣。此雖非讓千乘之人。而能爲讓千乘之事。將以讓千乘之事。而易讓千乘之名。獨無奈非能讓之人何也。苟非能讓之人。則單豆幾何時。或見於色而不能讓矣。此非輕千乘重單豆也。廣衆共。

見之地。勉意彌縫。重者若見其輕。倏忽不檢之時。真情發露。輕者更見其重。要以其事則是其人。則非人與事。自不可並論也。不察其人。而信其事。不將以蠶豆。不食之人。為芥視千乘之人哉。

不信人賢章

此章須重一個國字。曰空虛。曰上下亂。曰財用不足。俱就國上論之。方見可危之甚。一如積金在市。無人經營。一如千軍臨敵。無法牽束。一如萬人待哺。芻糧不支。或問財用不足。如何便是危甚。曰此承國字而來。夫國之用度。何等浩大。而或米粟樵蘇。漂漂不繼。將見變故從生。危亡立至。豈如庶事之家。財用不足。猶自可支持哉。

不信人賢節。何代無賢。何地無賢。信乃真。有不信。則若無矣。雖則大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六

五

小充位。尸贖盈庭哉。吾猶以為虛無人也。此節且專就治人說。勿涉治法上。國有大分。秩而序之者何人。國有大計。經而紀之者何人。

無禮義節

禮義不是空說。個天理。乃就天理上定為品節。裁制以辨

上下。如命有名別有器。接有儀之類。以其有節。而曰禮。合宜而曰義。無此。則如八佾六佾等無別。君臣豈不倒置耶。

無政事節

財用固國之大計。而財者末也。國家之政事。豈其專為財

用設哉。唯是綱紀文章。精嚴詳密。能令人心肅然。靡敢遊惰耗靈者。不

求財用。財用自在其中矣。故曰善政。民畏之。善政得民財。辨分以道

勝。故曰禮義。理財以法勝。故曰政事。其實禮義亦政事也。

不仁而得國章

言往事以絕其望。不仁而或得國。能以智。智以力也。天下大物。大物豈可以易勝。亦神聖。神聖豈可以強取。後世如秦隋。亦皆一統。蓋世運方否。天故令彼為仁主。一驅除耳。非真以天下付之。然孟子以前。則絕無不仁得天下者。

民為章

今天下之君。一何虜使其民者之眾哉。彼蓋謂貴莫如君。輕莫如民。民其能如我何。豈知輕莫如民。而實貴莫如民。自民而外。君且不得為之次也。蓋社稷次之。而君獨輕焉。是故天下有三貴。其下大夫。其中諸侯。其上則天子極矣。乃丘民伏在草土。而得之遂為天子。彼得天子者。為諸侯。得諸侯者。為大夫。要無如得民之貴者。故曰民為貴也。若君也。而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六

五

可與擬乎哉。夫諸侯君也。諸侯方以社稷之故。變置之。而社稷又以民之故。變置之。是民且拔而處乎社稷之上。而何有於君。君且抑而伏於社稷之下。而何望於民。故曰社稷次之。君為輕也。而孰有若民之貴者哉。

民為節

本只較君民。抑社稷在中。以見相去懸絕。意原不在社稷。不

作三件看。

是故得節。不但曰民。而必曰丘民。見其伏在田野。至微賤也。而得之

乃為天子。至賤而實至貴矣。所以註特解之。

諸侯二節

本意非論社稷。蓋先用君扶起社稷。而復以民壓之。若曰

變置乎君之社稷。且以民故變置之也。而況於君乎。則君之貴不民如。

豈不絕矣哉。奈之何。輕視吾民也。若作二項說去。失其旨矣。緣本意在警人。君非警社稷故也。

### 聖人百世章

自古無以夷惠爲聖人者。聖之自孟子始。此章特發其意。首二句。要說得分曉。言惟聖人纔能爲百世師。而夷惠之作師如之。則聖人非他人必夷惠矣。其下一唱三歎。只在百世二字。要看二風字。夷惠往矣。獨其風存耳。已令人格其非心矣。夷惠感人不在于言語形迹間。如人在秋風。自覺心神清涼。在春風中。自覺襟懷和暢。有不自喻其何從者。真機潛通故也。百世之上。其去百世之下。何如遠邈。自非聖心之靈明神妙。不可度思。何以儀刑之悠遠。模範之久長。至於此極也。要知四書窮妙定本 卷十六 要

而況句。只是就若是二字中翻騰。明其非聖人不能。乃卽百世猶若是。而知親炙不止若是。因知非聖人不能若是。到底不離若是二字。仁也者章。中庸曰。仁者人也。孟子亦曰。仁也者人也。其意皆何在。皆在各起其下句也。看來親親爲大。卽從仁者人也中討出。合而言之道也。卽從仁也者人也中討出。卽此自有妙理。中庸若曰。修道以仁。而仁者人也。可見以仁修道。只在人如其人。乃與吾人最關切的。誰如一體之親。能親其親。然後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究且仁覆乎天下。然則以仁修道之中。親親不最大乎。孟子曰。凡所謂道。不過人如其人而止。乃仁也者。人也。人與仁。初無兩物。原是合的原。合而能合之。還固有率本來人如其人。

人便是吾人該走的路子。故曰道也。若人與仁支離而分。說不得是道。惟人與仁渾融而合。纔說得是道了。何也。仁者人也。原自渾融不分。故也。

### 孔子之去魯章

本旨重論道不重去國。同一其去。宜乎同一其道。乃去父母國一道。去他國又一道。道可執一論哉。

### 君子之厄章

不曰孔子而曰君子。見其不宜厄而厄也。不宜厄而厄。自是君臣皆惡。無所與交故耳。於君子乎。何與。故曰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匪兇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也。自子路子貢之徒。且疑之。故孟子特爲解之。四書窮妙定本 卷十六 要

### 貉稽章

此見士君子立身。不必求同於俗。則鄉愿之類而已。貉稽節。理猶諺云。分別個明白也。賴字會意解耳。

無傷節。要發憎字。做士的口語。偏多望重。則責備之者周。行高。則忌嫉之者衆。故也。多口皆自慍生。

憂心節。必言孔子文王。言大聖人且不免多口。子之不理於口。何傷。借詩咏之。感慨嘆息意也。若曰流俗難遷。至德寡和。從古而已然矣。正不必以此動心。慍於羣小。乃所以憂心悄悄處。非自亂也。譏人罔極。吾道方足。仁人能若是忍乎。當其時。叔孫公伯。子西晏嬰之徒。交口

不巳甚則且有廢棄之議。則木之迹亦足悲。流俗之迷傷人世之窮矣。多口誠不足動孔子。而畏天悲人能無憂危之感。是怕怕之憂。自羣小之慍生也。溫文王者。惟崇侯虎。而孔子則慍者多矣。故獨以羣小之謗屬之。羣小應首節大字。言孔子亦大不理於口。不負句。慍之也。崇侯諱羣。里囚。蓋自慍生也。即純亦不已之聖。詎能殄其來而適駿之聲。維清之頌。則自於今爲烈。想猶亦抱獨行。而不諧於流俗者。今以不理爲患。似有搖動意矣。故孟子言此以堅其志。重孔子文王賢者以其章。

反鏡索照。可爲此章的喻。以其就本原說身教也。使人就命令說言教也。賢者之使人昭昭也。將必於修教之間。化而之際。要他惺而能靈。

四書辨抄定本

卷十六

堯

靈而能覺與今之使人者。亦自一般。乃賢者本原之地。却先洗其心。浴其德。原自有惺而能靈。靈而能覺者。然後以此使人。與明鑑照人相似。今之人。誰知洗心浴德。烏有所爲。惺而覺者。不過科條之間。訓誨之際。使人昭昭。如反鏡而索照也。豈不惑哉。須知孟子本意。全要喚醒今之愚謬可笑。非但勸其不賢者而已。

山徑章

曉得高子肚裏的話。方知孟子口裏的話。高子與孟子遊。想亦曾由義理之路。其心迷謂我心已通。何因復塞。如已成之路。自可保其終耳。不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用而成路。不用而塞。塞在介然爲間之際耳。昔也子用而成路。今也子不用而塞。子尚謂子之心。猶然成路之心。

耶。曰。蹊則通之。易曰。山徑之蹊。則塞之亦易。人心操則存。舍則亡。此爲善喻。問猶言此中。今茅句。仍要照上往幾微處說。言始吾於子。亦有成路之望焉。弗道心微而易。晦。人心危而難持。今且瞬息不及持。而子徑寸中之靈明。條爲荒穢之所。毫忽不及檢。而子一胸中之清淨。頓成榛莽之區。此一茅也。所爲塞山之徑者。遂後而塞子之心矣。特乍通乍塞。其幾甚微。子不自覺焉耳。尚其念念掃除。息息操存。無令爲間不用可也。

禹之聲章

此章見聖王制作。精深未易窺測。而或自詫一曲之見。輕置軒輊。真蠢測也。

四書辨抄定本

卷十六

堯

首節。察一旋蟲。而兩朝制作。千古高下。居可知矣。人心聲氣之元。是奚足節。玩是奚足句。言情極深。而淺求之道甚大。而小窺之。恰似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一何不倫之甚乎。城門之軌二句。孟子的口語。便是高子肚裏的話。說而提醒高子處。却在城門二字。夫追猶軌然。禹之追獨蠡。猶城門之軌。獨深然。茲以蠡之故。尚禹之聲于文。將必曰禹追之。蠡一擊之力。與吾亦曰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如以追之。蠡而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亦將以軌之深。而曰城門之軌。尚城中之軌乎哉。孟子口裏。亦不肯明言城門之軌。自因日久。但令其說不可通。俟高子自悟其非。向使明言日久。反覺少味矣。尋常都被用之者。眾一句兩下相混。却不知蠡因用之者。眾自不待辨。此辨其因時之久而周之。



有樂非因憂之尚而用之者矣也。城門之說有何尚處。

齊饑章

皆字映照。蓋謂衆情難却。殆不可復。則言其獨見若此。其下有衆與衆皆之衆。正與此皆字相應。其取譬如虎。暗指齊王。若曰料虎頭。撥虎鬚也。其非魚水之歡可知。

齊饑節。陳臻想亦度此時臣主之交。而知其不可。

是爲馮婦節。孟子救民之仁。雖切而守已之義。自嚴。註中疑此時數句看得極好。孟子若曰。國人若觀王與吾之外際耳。豈知暗指之謂。今猶悔之一之謂。其可再乎。此亦善結。而日而非可懷特之時也。更能曲徇羣情而貽士林之笑哉。幸爲善士。悔其非而改行也。在

四書講抄定本

卷十六

卒

野則衆制之。負隅則虎扼其要。無所施其衆矣。不有挺身獨當之力。焉敢輕擾其鋒乎。曰操背隨之也。若曰非我莫能制也。衆字暗影國人士字。暗影陳臻等悅者。驛虞之意。與復爲發棠之意同。笑者揶揄之意。與殆不可復之意同。

口之於味章

天命之謂性。性命非兩物也。故必性與命合。命與性合。乃謂之真性命焉。性者。人之所秉。命者。大之所賦。前五者之同。自人秉之。詎可不謂之性。後五者之異。自天賦之。詎可不謂之命。然而命外無性。使其果爲真性。自當性而命亦與之爲同矣。何以性自同。命自異也。以此知前

者果有人欲之同否。是性而實非性。故君子不謂性也。尚可以爲性而

縱之哉。性外無命。使其果爲真命。自當命異。而性亦與之爲異矣。何以

命自異。性自同也。以此知後五者雖若是命。實乃後天之游氣耳。試思

太極之真原。立于氣稟之先者。果有定理之與否。是命而實非命。故君

子不謂命也。尚可以爲命而諉之哉。首節性同而命異。次節命異而

性同。口之於味。只空空說口之欲。屬於滋養。不必合個同字。仁之於

父子。只空空說仁之理。屬於父子。不必合個異字。同異字。在下命字性

字中。前五也字。後五也字。皆未了之辭。不謂性。防性之流也。不謂

命。還命之源也。總要與天命合一。皆好同人心之生機。然出自太虛。其

中錯綜變化。有自然之分限。有若天罔言之。以俾無涯之欲。不令還培

四書講抄定本

卷十六

卒

其根者。命也不可得而滅。亦豈可得而縱耶。父子間。顛而復。瞻而依。

都是諄然意思。君臣間。分相隣道相成。都是截然意思。賓主式燕。飾貌

合情。都是肅然意思。賢者之心術才品。數敘而鑒別之。都是惘然意思。

是仁義禮智。在父子君臣賓主賢者上也。仁義禮智。其原出於太虛。

天道也。聖人清淑間值。靈異獨鍾。武性或反。要有敦天之敘。庸天之秩。

窮天之神。知天之化。通極於太虛者。是聖人在天道上也。五者在人。

有全不能無偏。有性不能無反。此乃天賦氣質不齊。使然可謂非命哉。

顧氣象雖殊。而生機自備。如孩提知愛之類。實可補偏爲全。化反爲性。

浩生章

自首章至有諸已之謂信。問答似已完矣。又就上而添出美大聖神分

明意重末節。望正子止於至善也。通以善字貫下。善水也。人船也。水長船高。章內善大。在可欲有光輝前一步。其信美聖神。則各據其見在而名之。

浩生節。當日孟子口語。只是說他是個善人。且是個信人。曰善人。又曰信人。隱然謂其善而已。涉乎信。言善者有餘。信而未脫乎著。言信若不足。便湮末節中字在矣。

可欲節。善生機也。動詞。潤澤。自是與人情相配合的事物。其爲人也。而果可嘉可樂。可親可慕。其爲善人必矣。故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有諸已節。言諸已。言其善。言其要。則雖有可欲之善。而所得未深。易被

外物搖奪。如正子亦從子敖。是猶未與已也。如其善與已。則其中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六 奎

自慊。自有曉切真懇之意。自慊切直懇者。信也。有求善在可欲之前。得已之性。而後發人之情也。信有諸已之後。自得其性。而後自慊於心也。

正子一聞切實。即自認是有諸已之分數多矣。故亦曰信人。

充實四句。須領針說去。言自善信而上。愈進愈高。尚有此四等人。

有一善之真。即可謂之信。有一善之遠。不可謂之美。何也。人心萬善咸備。這一即不快足也。必也悉有衆善。充滿積實。然後生機飽滿。其中渙

洽融液。咀之而有餘甘。飲之而有餘甘。夫何美如之。美不涉情上。乃飽乎仁義。其中若悅若豫之象。充實實如何。分如粟盈一袋。充也。然

須頓之增之。直至周匝無少空隙處實也。此實字與信字不同。信即是善之真。實則言其善之多也。不能充實。何也。蓋萬

善雖自同原。而或以氣拘。或以物蔽。氣拘。則此不兼彼。物蔽。則初不克

終。往往有虧缺處。充實便有光輝。大即美也。以其有光輝。而又謂之

大耳。聖便不可知。神即聖也。以其不可知。而又謂之神耳。夫善生機

脉脉。何之不通。其体段原自廣大。唯是稍有虧缺。即有扞格。纔有扞格

即有限量。未大也。茲惟善之有諸已者。充滿積實。則義理浹洽。而神情

電滿。神情電滿。而精華流溢。爲辟爲益。爲著爲明。彰灼於睹聞之際。輝

煌於宇宙之間。有不可掩之光輝焉。即此而想其中藏。叩其底蘊。其依

然脉脉。無之不通。可知。豈不濟乎大哉。体段既大。則其意氣鋒穎。必

有漏洩不能退藏於密處。如孟子之有英氣是也。茲又渾渾淪淪。絕無

意氣鋒穎。併其大而化之。化者虛也。虛則其人靈妙而聖矣。聞有善

即靜窮抄定本 卷十六 奎

卜者。人纔動念。輒爲所知。若寂不動念。則亦不能知矣。人到靈妙處。靜

固靜。動亦靜。即所謂寂不動念者也。冥冥默然。人何從而知之。夫一謂

之人。未有不可知者。既不可知。尚可復謂之人耶。則亦謂之神而已矣。

神與何人的人字相應。則猶然人哉。入乎神矣。

樂正子節。以二論已介兩問。至于四。則又全出其下矣。見上面階級

甚多。今日所至。大非究竟處也。宜串落講意。在勉正子

遊墨章

此章首節受字。與次節辨字相擊。應夫受則不辨。辨則不受。兩者不容

並立。遊墨節。首二句。要發必字中下。愛有差等。天之性也。而役役徇天下。

或自厭其矯偽而歸之淡泊矣。顧萬物一休而置之若遺。於心能終安乎。又或逃而求中。總說歸儒次第。同生之類。久迷乍覺。則情可矜憐。大道之內。肯非今是。則理當禽受。歸斯命。當重而已矣。言當歸之時。只有就受一路。不宜復與之辨也。下節今之與楊墨辨者。正是少了而已矣三字。

今之節。時說以今人病痛。即在辨上。言楊墨既歸。猶然追其往而與之辨。曰。爾何以爲楊墨之無君無父也。恐人情必無此理。只是說今之與楊墨辨者。已歸不宜猜防。既又二字宜玩。今人與已歸之楊墨辨者。吾竊惑之。其殆如追放豚。既入其笠。而又招之者乎。看人笠字面。則與楊墨辨者。不是庵之門外。全然不受。乃既歸既受。而猶與之辨也。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六

孟子

孟子特設放豚之喻。極狀與楊墨辨者之已甚。所以明其不當與辨也。招之者何。防其復逃也。今之與楊墨辨。意正如此。却不思我防其逃。適足以速其逃耳。

有布縷章

有布縷三句合說。言三征俱有。起下君子却不並用。用止於一。而二則緩之。緩二足用一耳。所以用二用三。只接用字說去。用其二以下。語意謂。只此不緩其二。其賊民有不可勝言者。其過若微。其害實大也。如云上之用二與三也。蓋曰吾之所用。莫非維正之供。不過早收之。碩取之耳。詎知溝壑展轉。在倉皇過牛之中。骨肉生離。維且夕取盈之故耶。曰有疇。曰父子離。極狀其可憫也。父子不相顧。比爲道殣尤酷。

諸侯之寶章

三寶不平。本意要諸侯修政。勿顯貨也。開口說實。目寶珠玉來。諸侯二字最重。不可放開。言今諸侯言寶。必曰珠玉。我謂珠玉非諸侯之寶也。夫謂之諸侯。其身至顯赫。至尊重矣。當必擇所以顯赫尊重其身者寶之。而所以顯赫尊重其身者。詎非以天子剖符。世守先公之土地。故耶。何以守土曰人。何以聚人曰政。相須而有爲三寶焉。誠以有政。此有人。有人。此有土。而其身始長爲諸侯。故足寶也。彼寶珠玉者。貨賄昏心。必不能修政事。以和人民。將土地不守。蓄逃其身矣。曾足爲諸侯之寶乎。故曰匹夫懷璧其罪。況諸侯乎。吾願今諸侯。投珠抵璧。勤修其政事。而勿遺身殃也。寶珠玉與寶貨財者不同。應度金銀。猶不厭足。又貴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六

孟子

此異物。其窮者極欲甚矣。尚能修恤民之政事。俾其身常守此土地耶。曰殃必及身。見其不足寶也。

盆成括章

章旨何在。見恃才爲取死之道也。世間能取死者。無若恃才。括若無才。固無可恃。即有才能。閒道亦自不恃矣。今括有豈小才。却不聞大道。則彼才之小者。寧足修齊之政。立齊之事。剛剛足殺其軀耳。吾是以知其將兄殺也。問括未仕齊。何以不言曰仕齊。正恃才妄作之日也。但孟子本意。却不重此。只重括能取死。於時通籍事始。析圭方新。括固安然無恙也。而孟子預料之曰。死矣盆成括。此句須就人上講。言以若而人際若而仕。揚揚乎得志之日。其卽及岌乎履危之幾乎。只說言果如所

料也。孰殺之。小才殺之也。以彼不同道之小才。苟不至於殺身。其極弄馳騁。豈有已時乎。小大宇相應。所有者。瑣瑣伎倆耳。而宏遠之理未聞小字。只是起則足句。非謂大才不聞道。不足殺其軀也。夫大道冲乎無物。廓乎無我。聞之則雖智落天地。功蓋宇宙。無足於也。

孟子之滕章

首節 假館於斯宮。置履於斯宮。適值其失此履也。嫌議所自來矣。此只起下若是句。廟上非他。慢義也。

或問之節 是指從者來之勝也。作文若辨編履有無。便為可笑。只為或人數語。深得孟子至公至仁之心。故特記之。夫君子至止而輒以盜竊其從者。可不謂愚無識者哉。乃設科數語。則分明天地無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六

不容之氣象。沐浴唯何甚之家法。即孟子自道。當無出此。所謂聖賢之心。發於庸人之口。往者二句。似謂去者任其去。不迫他回來。來者聽其來。不拒他出去。與王用三驅之意同。但據註保往之說。却以往為往日之非。來則言其來求教也。作文只如註。往者四句。一氣滾下。不追昔日之非。故不拒今日之來。苟以二句。正是不拒處。或人意謂。夫子不計昔日之人。只取今日之心。兼收並育。何人不在教中。即不類之徒。無行之尤。夫子能保其必無乎。蓋因孟子平日。逐揚逐墨。且不棄乎異端。與深與進。一顧學乎孔子。大道為公之心。雖流俗皆知之。故或人之言如此。人皆有所章。

或問此章。前二節。論仁義兩項。後二節。却仔細論義。其說云何。曰。此人與已之分也。夫仁之不忍。無欲害人。自是同人的意思。而義之不為自家不做穿窬。却是守已的意思。同人主于宏大。雖坑堽總屬生成。將必垢納污藏。損際苛細。乃同天地之流。守已主于精嚴。即纖芥無容。假借將必條分縷析。照檢濶疎。乃揭日月之上。饒得別人。饒不得自己。守已之與同人。正可同日道。故借令以同人之宏大。易守已之精嚴。則含糊苟且之念。潛滋暗長。必不能克其無穿窬之心矣。何以為義之盡。而又何以為仁之至哉。董子曰。仁之為言。人也。義之為言。我也。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已。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意正如此。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六

奎

苟為時。其中自有藹然。然者在人。能一切如其本心。則藹然者。無所壅隔。截然者。無所屈撓。全是生意。全是正理。非仁義而何。看來工夫。只在慎獨。由所不忍。達所忍。由所不為。達所為。其機甚順。如火燃泉達達之於其所忍。所為。言只須推此皆有之心。無他奇也。人能充節。實上節也。人雖甚殘忍。誰安於害人。人雖甚貪黷。誰甘為穿窬。豈非予所云。人皆有不忍不為者耶。人只須克滿此心。便有不盡的仁義。欲害人三字。須拈起重看。與下穿窬之心一般。一則不仁之尤。一則不義之尤。皆世人最歪的心也。二不可勝用。語脈自此二句來。夫不殺人。不做賊之心。何人殘有。第能充滿此心。已自有用不盡的仁義。是崩聚不泯之良。便為仁義無窮之府。不必充耻內滿。餓首陽之心。

三後爲仁義也。然則能達人皆有所不忍不爲之心。豈不可以爲仁義哉。

無受節 此節須與上節人能充無穿窬二句字字比對。以見連受爾汝之心。都看做穿窬之心。而悉去之。方能充無穿窬之心。言欲充無穿窬之心。其工夫甚不容疎也。受爾汝之心。與穿窬之心。一般無受爾汝之心。實與無穿窬之心。一般充無受爾汝之實。則無所往而不爲義。與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者。一般此無他。凡以受爾汝之心。即穿窬之類故也。而穿窬之類。豈獨受爾汝哉。士未可。皆穿窬之類也。皆字語脉。自受爾汝來。已密更進一步也。稍涉貪昧。即累光明。一念隱忍。總屬曖昧。自非密檢而悉除之。寧能精於義而行之乎。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六

六

士未可節 士與穿窬相照。士亦有盜。安見攘竊不出於名教。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非有所貪昧隱忍也。視受爾汝之心。輕矣。二節字。言來情曖昧。却往重處說。穿窬接二節字。人之相與。未有我言而彼不言者。彼言則其意露矣。亦未有兩相待而終無一言者。彼言則其意亦露矣。故二節皆能探取人意。陰取人意。陰取人物。總屬暗昧。言近章。

爲極遠爲博者發。問言近指遠。何以爲善言。守約施博。何以爲善道乎。曰。近外原無遠。彼舍近而尋遠者。荒唐之幻說也。約外原無博。彼離博而求約者。馳騁之迷途也。蓋目前便是性命。我外別無經綸。且如階席某在。便是相師之道。目前豈不便是性命。文王用于寡妻。至于兄弟。

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我外不別無經綸耶。即自古聖賢之明學術。帝王之典事功。亦若是焉已矣。故曰。不下帶而道存。修其身而天下平也。問君子四句何意。曰。指近約之實也。問此章前二節論言道兩項末節。却只論道。其說云何。曰。言往近處說。較易。道往約處做。最難。

言近節 人事外無天理。合目前更無道。若乃離形去智。廢事絕物。而索之窮冥昏默。則幻矣。道器無二故也。古人視不下帶。言不下帶者。言所言皆眼前事也。如曹交章徐行。便是弟。便是兄弟之道是也。君子之守節。修其身。而天下平。豈看到實際處。即如官濫衆行法。雖亦有科條約束。化誨乎有衆。却全在自已平日臨時洗心精密。無一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六

六

妄念。自然事安民安。非以空言徒法求人。非人而已。看來坐于堂上。區畫綜理。無非修身之時。非但素日然也。

人病節 一客一主。猶言二者病則一般。借易曉者相形也。舍已由而芸人之田。未有不笑其狂惑者。其爲病易知也。試思天下之平。惟在此身。身之任。任孰重焉。茲而日以其綱紀文章。求平於天下。而曾莫一修其身。其視天下。若無與吾事者。輕重倒置。人已逆施。其與舍已而芸人之田者。奚擇焉。豈非人之病哉。此人與君子分別。全在幾微處。綱紀文章。未必不同。君子是率性。此人是強世。要有個求字。重。未必全求于人。求人之分數多也。輕。未必全不自任。自任之分數少也。病者狂惑迷謬。切已之深患。曰病者。言不得爲善也。今人居官。只在百計。

算計却不思全在自已。

堯舜章

章旨本以性者引起反之。歸重在反之上。乃次節論性者甚詳。末節論反者只一句接之何也。以反之的様子盡在性者之中故也。細玩而已矣。三字語意正是如此。夫反之無他。以人今天還如其性者而已。乃曰禮曰哀。曰經曰信。皆性者之所自出。此在善反其性之君子固當奉而行之。然而性者之法。非謂生非于祿。非正行也。絕天無人。命自我立。藉令君子行法。而或以之謀利。以之計功。是亦為生于祿正行之類。非能受命者矣。反之與性者皆隨世操修。何日而反其性乎。然則善反其性之君子。第可以行法者候命而已。不然。而何性者之禮之哀之經。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六

七

之信。未嘗有為生于祿正行之心乎。

首節 聖人之於天道。入淵無不自天生者。非也。夫天命之謂性。堯則天而舜協之。依然渾是天命。此性者也。自天生之者也。若湯武智勇雖錫。聰明雖肖。其初亦未通極天命。而制心制事。敬勝義勝。竟有以充復其性。而無異乎堯舜。聖人豈盡天生耶。本意在反之。性者只是引起。見聖人可學而至。前章重已有。故曰身之此章重性之可復。故曰反之。動容節 後二節。但不着四聖人身上說。本意要說反之之事。而反之於性也。故此節先狀性者。為末節反之張本。性合外內之道。故性者與反性者皆從外面說入裏面。轉身曰旋。周旋者其身轉周遭也。此乃動容之至細微處。然且一一與節度合。盛德之至。實際處只是

德性渾全。問盛德之至。何以能動容周旋中禮。曰盛德之至。言全得我心之生機。渾然毫無虧欠也。乃生機必從太虛中來。而盛德之至。則其心之極沖虛可知。既極沖虛。則其心之極恭謹可知。而禮在動容。若周折旋轉。至細微處。雖欲不中而亦不能。易傳所謂德言盛。禮言恭是也。又問極沖虛。如何便極恭謹。曰。試驗今人。滿假自是。的斷然驕泰自恣。此等就裏。全在學人潛心熟玩。看到實際處。未易以口舌爭。若夫莊列者。流不善致虛。並生機而滅之。遂致似倪一世。恍恍自恣。則以並滅生機。仍是妄機。故也。此又不可不辨。生者對死字。作兩人看。言其哀死。其意欲悅生者。還而哀。德不回。言語必信。又推說一切所為。亦動容周旋中禮之類。見無一不從性出。非以為生于祿正行者。言一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六

五

切所為。都從盛德之至來。與動容周旋中禮。一也。經德即人倫。人倫萬古不易。故曰經德。不回者。敦典庸禮。直道而行。不以邪曲參其間也。夫朝家詔馭富之祿。原欲旌直道之士。相與表正乎天常。維持乎人紀。第人之生也。直性中有何邪曲。性者盛德之至。天性渾全。率性而動。自然無偏無黨。無反無側。直道而行。不以邪曲參乎其間。乃即性即德。即德即經。即不回。豈其先有求祿之心。而後不回其經德。如今之修其天爵。以要人爵者耶。君子言言真實。不事浮誇。蓋曰必能行乃吾言耳。此正行之心。亦是好念頭。但聖人至誠无妄。啓口皆真。非待制於願行之心而後信。

君子節 須思此節。論反之事。一句便了。更無費辭。請脉自上節來。故

也。行法宜讓過說。歸重以俟命而已上。法者行之有節度處。自性而出者也。行法者君子攸行。動合節度。欲如性者之中禮哀死。不同必信也。世人循循守禮者。亦能行法。第其行法也。每每以之計功。以之謀利。若夫君子行法。惟以之盡其在我。俟天命之自至而已。循性之則。忘性之效。不以之計功謀利也。此其修身休道。雖未若性者之無心而無爲。而爲久之。亦將與性合矣。豈非善反其性者哉。

### 說大人章

看首節勿字。本是論世之說。大人者。次節却論我何也。曰。何人無我。何我無制。有制。則不爲彼無制之魏魏矣。我不畏。而人皆畏之。何哉。魏之可也。

###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六

五

說大人節。凡說之難。非有所以說之之難。而盡所以說之之難也。視人大則視已小。必且其意局。其氣索。即有所以說之。亦將濡忍蓄縮。而不獲自盡矣。我想士君子。拓其氣字。直可包羅儀象。出其緒餘。猶可陶鑄皇王。彼威靈之烜赫。氣酸之薰灼。直蔑如無有耳。曾足當一瞬乎。目中如無大人。方謂之藐藐。便是勿視。與脫而不視一般。

堂高節。若此者。非故以氣驕之。以意空之。我自足以忘彼焉耳。三句我得志弗爲。俱重我字。在我即承此我字說去。末句吾即我也。有守古制之吾在。又何畏乎。不足爲之彼也。俱要拈起我字重發。不可閒閒看過。官室之美。食色之盛。宴遊之侈。數目字。俱見其高且多也。一椽題而數尺其他可知。飲酒而般樂無厭也。田獵之樂在馳騁。堂高等

不止狀其魏魏。言其魏乎可畏處。政是肆然無制處。極情縱欲視訓典。若弁髦蕩檢淪闕。蔑典刑爲土苴。我方中心薄之。又且躬自蹈之乎。我得志弗爲。我所爲自有在也。古制渙在我字中。古制者。古人以其兢兢危微之意。自制其心。因以制入之心。自制其事。因以制入之事。雖有惛心淫志。極情縱欲。聚其度而不得逞焉。何畏乎畏魏魏也。魏魏高大也。而窮奢極欲。其實皆無制之非心耳。乃古之制。即心之制。我心有制。其神超然。而視彼無制之欲爲卑矣。其氣浩然。而視彼無制之欲爲小矣。夫且卑之小之。而又爲之乎。大且卑之不爲。小之不爲。而又畏之乎。若如時說。彼非有餘。我非不足。等語。却是兩下相當了。非孟子之本旨。玩一制字。見聖賢界限宏濶。却從制節謹度中來。不如是而

###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六

五

說大人。粗則貧賤驕人。精則批牒人世而已。失孟子之旨矣。養心章

此章喫緊處。須思寡欲之莫善處何在。要語若曰。人心本來。儘勾自養。只不令走了足矣。養外物之生。須外有所尋求。內有所添入。如澆花用水。秣馬用藁之類。獨有心之爲物。本來自有生機。原不需人之養。第清淨淡泊。寡所嗜欲。常令心神收斂。在腔子中。不以逐欲之故。外馳此之爲養。豈其毫有尋求。毫有添入者哉。乃自有之生機。儘足養自有之生。即心是生。即生是養。多少直捷簡易。切近精實。心之法。更有善于寡欲者耶。心馳于外者。不存也。不馳于外者。存也。多欲則馳于外矣。寡欲則不馳于外矣。此即從上幾而來。減絕不得。只要寡之便好。

人心活活潑潑。萬物皆備。而欲從心來。卽生機也。寧非心之所本有。如必矯異而絕之。則其心槁滅而未善。人心沉沉寂寂。一物不容。而欲令心放。卽妄機也。寧非心之所本無。抑或恬淫而縱之。則其心紛擾而未善。夫惟不絕欲。亦不縱欲。要以寡之。道養之。是活潑而沉寂者。自如沉寂而活潑者。仍在。氣息適協其宜。保令各調於適。養心之善物。何以加此。要從其爲人四句。發透莫善二字。寡則存。多則不存。是寡欲之外。更無可以養心者。養心執善于寡欲哉。世間嗜欲難割。其故安在。以一切人欲。厥初皆從生機中出。其流雖失節度。而生則惡。可已之機猶在。故難割也。乃知大人欲。聞不容聲。見不容色。君子欲。可以不慎。獨哉。一欲自心生。還而害心。如火生于木。而焚于木。此章意味。妙在以竹筴。

四書竊抄定本

卷十六

主

曾皙章

全憑一個獨字。發出不忍食之意。

曾皙節。首節且開闢說。觀物思親。中心慘怛。自有不能下咽者。下文丑有疑問。方以獨字明之。

膾炙節。膾炙一句。似順丑意而答之何也。若曰。真情之脆切。自有超乎人情嗜好之表者。在乃膾炙之美。則自若也。不足執以譏前賢也。同獨。各要養食不食意出。肥甘之足。芻豢之悅。詎謂非親所欲。而混之乎。脩伍。清之乎廣眾。雖孝思未始不涵。而無所以觸其心者。故其機自隱耳。維茲畢實之微。特好於吾親。口澤之遺。專寄於是物。夫且吮之而。

色變。觸之而心傷。又何忍食之。二獨俱屬親名所獨。亦就不忍發之。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不忍出諸其口也。詎若親與人同之。姓漢不關情。恕不動念者哉。

萬章章

狂狷是天之君子。鄉愿是人之君子。使天下不知不覺。日日敗壞。總是鄉愿的意思。爲之真可恨也。此章兩大段。前後兩段。蓋論在世做人的道理也。夫狂者。貌世狷者。絕世。往往與世不合。而孔子思之。以爲次乎中道。以其志氣節操。卓然獨立。絕無那媚世的意思。若夫鄉愿。生斯世爲斯世。世人本或非。則意不婉似。渾然之中道哉。乃其爲斯世處。全在無志無節。出沒入關。然媚斯世耳。此其似中道處。正是反中道處。

四書竊抄定本

卷十六

主

孔子安得不絕之哉。看來孟子本意。還重後段。若曰。與其做鄉愿。不若做狂狷耳。自堯舜執中。仲尼祖述。萬世奉之以爲經。經也者。無意氣有遠志。無圭角。有高節。正孔子所謂中道。

孔子在陳七節。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已自解思歸之意。章猶疑何思魯之狂士。何也。曰。此疑自狂字生也。夫謂之曰狂。乃放浪不羈。倘蕩不備。非深潛純粹者。流也。孔子異國與思。胡不思其最上者。而僅思此進取之狂士乎。孟子說于之此疑。孔子亦曾自解。觀其言曰。不得中道。云可見中道是最上的。孔子豈不欲得。無奈不可必得。而進取之狂。併有所不爲之狷。誠趣高明。操持取介。雖與中道不相肖似。皆可進於中道而爲之次。故思之也。其下兩番論狂。或紀其人。或狀其象。只是稍帶的。



辭說。非所重也。狂者又節。則因獵者有所不為。句而申論之。亦歸着在次字上。與前次字相應。大抵孟子正答章問。全在孔子不得一節。而嘆紫在一次字。

首節。前面言語。且只鋪敘述言。末二句。方重陳魯與狂字發。志有所祈禱。而欲收之於已。取也。進取者。不安於凡近。而往前取也。愚意人生之初。自太虛來。不忘其初者。其意常在太初。欲與太虛同体也。進往若此。卽此是進。而取處。此其所期非所至。安得不似風顛。見大不見小。安得不畧細微。看來進取。不忘其初。非謂狂簡。卽此可想其狂簡也。註却以不改其舊。謂不忘其初。作文只得從之。陳魯二字。不開寄迹。在陳而與思在魯。其係心良亦殷矣。謂宜有淵懿純粹之士。深當聖

西書窮妙定本

卷十六

美

心矣。

孔子節。孔子下。或不脫口字。古文多如此。此節與前節。要關應明白。章意道中而已。孔子何不思中道而思狂乎。孟子言孔子豈不欲中道。不可必得。故思其次於中道者耳。須知孔子豈不欲三句。卽從孔子之言看出。首節曰進取。此節亦曰進取。可見語脉歸着在次字上。言其進取之意氣。可與嚮往乎中道。故爲中道之次。與有所不爲之力量。可與擔當乎中道者同。此孔子所以思魯之狂士也。勿說壞次字。豈不得卧龍。故思風雛也。

敢問節。何如不泛問。言在魯士中。如何等才可謂狂。何如問是人。何以方問何行。彼其人。生死且齊。一劫世放瑣瑣。寧復當其一聯乎。孔子

所謂吾党狂簡。進取不忘初者。卽此等人也。自何如斯可。至其志節仔細論狂。前面虛虛數幾個狂士姓名。至其志節。方是所以爲狂。宜重講。

其志節。狂者進取。上文已明。如何又問何以爲狂。章蓋曰。世見虛僞恃氣者。則以狂名之。非美稱也。彼進取之士。孔子何以爲之狂哉。孟子曰。狂者嚶嚶不掩。恰似病風。故謂之狂。此節只要描寫出個狂人模樣。子不必十分回護。說好友失本色。恐狂者聞之。亦難顧矣。其志與其行作眼相照。此便是進取不忘其初。識高故也。然古人卽虛高望遠志。動心忍性。此便是進取不忘其初。識高故也。然古人卽虛是實。而狂者虛實如曾皙之後。有簡忽其食禮樂之意。是未能盡

西書窮妙定本

卷十六

美

如古人之渾合太初。志到行不到。如今人風顛說。都是天宮裡話。其實何曾到天宮。夢曰狂。志虛而行實。故在平處考行。易曰。知崇禮卑。掩字。要認得真。狂者高自稱許。要做古人。而古人之行無他。中道而已。藉令狂者行事平實。並嚶嚶之意氣而化之。是亦古人之中道也。行掩言矣。

狂者節。狂者高識。世上能有幾人。故不惟中行不可得。而此人又不可得。狂者已見大意。引進較易。獵者未免拘帶。獨其力量堪負荷耳。問又出此節何意。曰。前只說獵者有所不爲。尚未明說。不爲個什麼。則獨之義未明。而其爲中行之次亦未明。故此節特出不屑不潔四字。其下二字。俱緊頂說去。言卽此是獨。亦卽此爲中行之次也。蓋若潔的

肩為不潔的亦肩為却是無所不為了。如何是狷。今肩為其潔而不肩為其不潔。是有所不為也。非狷而何。而即此不肩不潔便是力量剛健。可以擔當中道處。豈不與狂者同為中道之次乎。緣中道即心休。心休出自太虛。毫無染着一屑不潔。即有染着而不能還之太虛。何以進於中道。有所不為之為。以外之所行言。不肩不潔之肩。以心之所言言。孔子節。過門正照在陳彼國。而曉懷此道門。而無所何難外也。孔子至仁。憐憫接引。未有聲言若此者。以字為鄉原與盜賊之賊。同以其害德而謂之賊。孔子洋外鄉原為其賊德賊德似宜。其何以深外之乎。大賊在闕而似處彼方。自謂中道不偏。尚可以化而入乎。是以深外之也。

四書精義

卷十六

七

何以節。即反上思狂狷意。與孔子之心不相入。鄉原譏狂狷。總與他不肯隨世。大註何以直晉至古之人。若一句然。與行何為句一般。最得口氣。此處且只輕輕淺淺說狂者不合室慕古人。當虛無實。狷者不合重絕今人。勝孤寡偶。至生斯三句。方出已意評論。只今如此為是。說到實落處。而兩何字之意方完。若前要發出所以。即涉生斯三句。動稱古人。正是言行不相顧處。總之成個夢。踽踽涼涼。俱屬我。我獨立而不與世偕。我寡情而不與世熱。緣他不肩不潔。不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其勢必至於此。問鄉原生斯世。要為斯世何故。曰。果亦欲以道術爭鳴於時。不可說得粗淺。蓋曰道無為。與生俱生者也。故為必亦如其所生。則為而無為。乃真與道合真焉。茲我之生也。不及當

乎古之世。亦不能出乎今之世。而所生之世。適在斯。所生之世。適在斯。則所為之世。亦在斯。何必遠慕乎古之世。重絕乎今之世。徒令為與生不相若。而自遠於道焉耶。此兩句。乃鄉原的心髓。上下二斯字。相擊應要緊。斯可二字。要看得分曉。言但使斯世。皆以我為善。即為可了。何必希古獨立。然後為可也。狂狷以志節遠世。其不為世所善可知。鄉原說善斯可矣。正說狂狷不為世所善之不可也。可之云者。生斯世能為斯世。為與生合於所生。為不乖於所為。為不謬也。凡看書作文。只於本文字而中求之。自然親切妥當。闕然正與鄉原踽踽相應。此節重此句。闕然猶世。是鄉原的秘藏。口裏原不曾說出。孟子就他言語。破失既欲斯世善。我則必媚世。既欲媚世。則肯寧寧高世。踽踽適世耶。

四書精義

卷十六

七

則必深自閉藏。絕不敢露出鋒穎氣。與世相擲。而以其闕然媚世者矣。此節全重闕然。正終何如斯。可為鄉原之問。言鄉原是箇闕然媚世的人。尚未明言其所以為德之賊。所以下節特問何以為德之賊。乃其所以為德之賊。仍自闕然媚世中來。闕然似似故賊也。看審步驟。最要分曉。一鄉皆稱節。無所往。自一鄉向生來。一鄉之人聚矣。而羣然稱原。由此推之。又何所往而不為原人乎。孔子字與無所往相照。人皆說他有德。孔子獨說賊德。然則彼皆非與。下文孟子說他賊德。正照無所往而不為原人。曰井之節。孟子既以鄉原闕然媚世。終何如斯。可謂鄉原之問。萬章

以一鄉皆稱原人節解之蓋謂鄉原雖則閹然媚世只是他涉世善柔與物無競能令在在以為誰原要與世上放恣刻薄顯然為非者不同何孔子深惡痛絕直斥其為德之賊子孟子曰凡放恣刻薄顯然為非者可非可刺不合不同與德絕不相似安能亂德非德之賊也惟此閹然媚世之鄉原既無非刺又能合同暗與中道中忠信廉潔之真者似尤非放恣刻薄顯然為非者之比故孔子惡其似忠似廉與斥其為德之賊也須知此定偽以孔子之言附孔子之意與前論無獨一嚴非之無舉六句歸在兩似字上似做賊非之六句舉一鄉皆稱原人而論之鄉原之非其人可非則鄉原之非論不險顯自寥寥

卷十六

鄉原則非之無可舉矣又將指摘之曰其事嗛嗛其非嗛嗛是刺有可刺也乃鄉原則刺之無可刺矣無可非刺安得不皆稱之同乎下四句正是無可舉刺處流俗者滔滔不返之俗汚世者汶汶不潔之世若說同流合污與世俗一樣食鹽相詐如何無可非刺此乃以其閹然者合同之也閹然者無嗛嗛之氣槩無嗛嗛之崖岸則模稜醅醅渾渾融融是與世俗之食鹽相詐合同處反與真忠信廉潔相背似矣須知此節全從閹然二字看出夫真能忠信廉潔者率性而動如性而止平易渾融不以己甚絕物而此之同流合污亦若平易渾融不以己甚絕物豈不與忠信廉潔相似哉似則人皆以為忠信廉潔而曰彼有德也彼亦自謂忠信廉潔而曰我有德也其實則非忠信廉潔非廉非潔不可

與入堯舜之中道惡有所謂德者故曰德之賊也何也似而非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一本心之神明不可欺何認假成真自以為是乎彼自有一段意見一場議論也上文生斯世為斯世是已堯舜字與前中道相照允執其中自堯舜始發之須知鄉原與堯舜皆謹厚善柔碌碌隨世之人不同其奸甚深其術甚巧蓋窺測道體之無奇而又揣摩世情之惡異特地在兩不相妨的路上令俗子樂於親就而正人亦莫可指斥古今詞便益的率屬此輩諺云黃河裏還尋塊乾土是此等人品不識楊墨甚學人到此最難辨的稍長禍即涉平闊稍引嫌又離乎中故君子必慎其獨

四書第幾卷

卷十六

全

賊之問非與真相類似也似則維樣混淆令人莫辨其孰真孰偽亂也亂將令人含真取偽如鋤苗存莠賊也德與苗義信樂朱為一類皆真也莠倭等承似字說莠便是似苗的倭便是似義的恐其亂苗亂義則明其所以惡也餘同全重末句倭之智巧熟持之有故言之成章有似乎據理而談者利口之唇吻捷話之不窮發之不殆有似乎根心而生者淫佚之聲悅於人之耳而為其所贊鼓者或見為天下之正聲靡麗之色美於人之目而為其所炫耀者或見為天下之真色至鄉原其奸深難識有甚於倭佞利口其齟齬易入有甚於淫聲美色真吾道之根莠哉竊恐人心是非之真雖不容終昧而以彼其似或令人入於非而不自覺矣

君子反經節。此節本意說息邪只在反經而此意透露處却在庶民二字。庶民愚而衆者也。愚則出蚩。鮮識于彼易欺。衆則紛紛多口。於此難勝。且此愚而衆之庶民。招此同類。轉相煽惑。則彼異端羣相羽翼。君子雖置百喙。烏能與之爭者。大惟以反經之故。經正中道。大明如日中天。彼庶民回心易慮。行著習察。靡不興起於經矣。既興則于此不復煽惑。而正路日明。于彼不復羽翼。而邪黨日孤。彼邪惡鄉原者流。如點雪在紅爐中。安所容之。夫且不攻而自無矣。反經真息邪之要術哉。反經實際處。只是昭揭真性。打動天下真心。如孟子之告夷之。所謂我亦欲正人心是已。愚乃惡之。藏于內者。似而非故也。經正以下。正發明而已矣之意。

四書窮理定本

卷十六

金

由堯舜章

五百餘歲字最重。百有餘歲正相應。世運屢遷。性靈不朽。有不朽之性靈與知。又奚擇乎聞見也。予之未得爲孔子徒也。似不足以與知。然子邇淵源。稽世數。又似未必不可與知者。粵惟由堯舜至于湯。由湯至于文王。由文王至于孔子。各五百有餘歲。此其曠世相遠。謂宜無與知者。乃五百餘歲之上。固自有禹。伊萊散望之見知。五百餘歲之下。未始無湯。文孔子之聞知。歷歷皆然。曾無一知爲世障者。予卽未得爲孔子徒乎。乃由孔子迄今。僅百餘歲。未至五百餘歲。曠世既如此。其未達聖居又如此。其甚近。然而聖人之道。遂無有與知者。况五百餘歲之後。寧復有知之者乎。而何湯文孔子。無與知者。伊萊散望之知也。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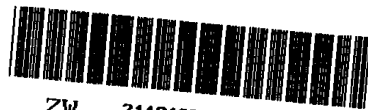
古推今。當令私淑者與有知矣。前三節各重末句。見知只是引起。如由若湯句。宜云湯生五百餘歲之下。與禹皋之說見堯舜者異矣。而想昭之德。妙契動華。未始不聞而知也。文王孔子。做此堯舜。其心至今在。知之何論世數。由孔子的由字。承前三由字來。由訓從來。訓至言從孔子之當年至今日也。乃算計世數之詞。章內紀五百餘歲者。三百有餘歲者。一本意原只論世章末纔一言居只是帶及看來去聖人之世四句。兩項相對不得。蓋以世數論則百年之聲振如新。其加少于五百餘歲之內。不當數倍。已不應無知之者。以居地論則宗國之宮墻伊邇。其相望于百有餘歲之間。最爲比隣。尤不應無知之者。末二句要味然而則亦四字。然而無有者不應無有且有也。則亦無有者。可

原缺

四書窮抄十六卷

山西巡撫  
採進本

國朝王國瑚撰國瑚字夏器號珍吾臨縣人是書卷  
首郭九有序稱爲四書主意而標題又稱爲四書  
窮抄六補定本疑其書非一稿故命名亦隨時而  
異歟其解頗與朱子立異然僅鑽研於字句之間  
無以相勝也



ZW

21181008591486